

##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 成观法师简介

成观法师：台北市人，1947年生。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美国德州克里斯汀大学英研所研究员。1988年7月于美国纽约庄严寺住持天台宗第45代传人显明老和尚座下披剃，同年于台湾基隆海会寺受三坛大戒。后历尽辛苦，东渡日本，求学唐密，学成后获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第五十三世传法灌顶阿闍梨。现为贤首宗兼慈恩宗第四十二世法脉传人。

现任：（台湾）“大毘卢寺”住持；（美国）“遍照寺”住持。

注解了《楞伽经》和《楞严经》等多部高难度佛教经论。所作《大佛顶首楞严经义贯》是台湾慧律法师讲解《楞严经》的蓝本之一。

**成观法师不光慧根深厚，通达经教，更是佛法的亲身实证者。**

### 《六祖法宝坛经》义解

台湾·大毘卢寺·成观法师·讲解

### 通告

本文本根据台湾大毘卢寺成观法师约1995年左右讲解的《六祖法宝坛经》视频字幕记录整理而成，成观法师讲此经，没有提前准备成型的文字讲稿，只依原经文临场当下发挥，法师面向台湾本地听众讲法，多用台湾本土语言，台语方言很重。法师慈悲故，为使大家尽可能听懂他所表达的义解，重复、反复和补充较多。同时法师讲法除原经文外，讲解部分多为即兴流露，没有照文宣读，多为口语。所以，整理成文字时，文句不太精练，并多口语。因我一个人照着成观法师讲解的录像整理文字，加上我是初学者，福慧浅薄。所以，文字整理过程中难免

有整理精度不高之错。望各位师兄阅读时，若有错误之处，全在整理者水平，不在法师讲解。若有见读者，悉能指正之。

2010年4月4日

## 行由品第一

### 第一集

今天开讲《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先诵此《钟声偈》。

「钟声传三千界内，佛法扬万亿国中。功勋祈世界和平，利益报檀那厚德。」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

南无六祖慧能大师（三称）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放掌。今天有缘跟大家在这里边讲「六祖法宝坛经」，首先讲一下我跟「六祖坛经」的一点缘，事实上这算是我第四次讲「六祖坛经」。第一次是在十多年前，我还在家的时候，在「达拉斯佛学社」讲了七个月，讲了七个月以后就闭关了，闭关三年，后来出家了，在庄严寺又讲了一遍，这是第二次，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也讲过，不过没讲完就是了，因为某种因缘，所以换成讲别的经。因此跟这部经呢，可以说是缘很深，本来我跟道庆法师说，我要讲一部我拿手的经，那是因为我的印象中，我最早讲的经，就是这一部，我讲这部经时，是在家的时候，在那以前我曾听过人家讲了几次经，那是在上高中的时候，也听不太懂，后来学佛以后，因为大部分都在美国，听经的机会不多，主要都在看书，所以我到「达拉斯佛学社」去，本来是抱着要去学习的心，没想到一去，却变成去那边讲经，我自己实在是没想到。这部经有一个

很大的特点，他看起来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用词、用字很简单，讲的道理好象也很简单，所以一般很容易把它讲成什么「励志」儒家的这些东西来看，所以很容易被误解。这回我跟道庆法师讲过以后，因为要讲，就再看一次，唉唷！不得了，怎么这么深呢！而且以前说是拿手，现在已经不敢再说拿手，连拿脚都不能说了。因为这里面都是禅师的境界，也是佛的境界，所以很深，现在什么都不敢说。不过答应要讲，所以就要勉强讲一讲。虽然有摄影机在这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那么紧张，还是照常像平常讲经一样，他们拍摄，就好象是偷拍的一样（众笑），这样比较好，比较自然一点。

因为要讲「六祖坛经」所以必须要介绍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禅」。因为「六祖坛经」大家都知道是禅宗的东西。禅宗从西天传来，总共传了二十八祖。然后，初祖菩提达摩大师到东土来，传给二祖慧可大师，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以前，包括五祖，他的师傅传给他时，都是以「楞伽经」印心。什么叫印心懂吗？这都是耳熟能详，但你究竟诘起来的话，又好象什么都不懂了。「印心」就是心里面与所证的理互相印证，叫做「印心」。这个「印」又有印可的意思，就好象董事长，人家写的签呈，董事长拿来一看，然后说「可以」，「照准」盖个章，那叫「印可」，所以那个「印」是这个意思。「印心」是什么啦？是师父修的一个境界，教给徒弟，徒弟照着去修，修完了以后，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就来跟师父对照一下，「对照一下」就叫作「呈」，呈出来以后，师父说「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这个就叫印可。印了以后，小则等于证明他开悟了，大的话就传给他祖师位，就这样子。

所以「六祖坛经」是禅宗的经典。在五祖以前所传的都是「楞伽经」，五祖以后就开给用「金刚经」来印心。印心刚刚讲过是心的印证，有时候要在经典的辅助，那经典就是「楞伽经」，五祖以后就是用「金刚经」，六祖以后再加一部经就是「六祖法宝坛经」。所以习禅的人，六祖以后的人都要修至少这两部经。当然还有许多经，譬如说「圆觉经」、譬如说「楞严经」、「大

乘起信论」这些都是必修的。未法时期有一个误解，以为习禅，什么都不要了，所谓「不由文字」嘛！这以后会讲到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你还要通达经教，这个佛的道理，你要懂得。

好！所以「六祖坛经」是一部禅经，因为要讲禅，所以先介绍，如何是「禅」？

这里讲到「禅」呀！不同的人就修不同的「禅」，因此有不同的禅的境界。「禅」对不同的人，意义也就不同，那「禅」的意义，就一般的意义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思维修」，「禅」梵文叫「DiaNa」，拉丁拼字是「Dhyana」，中文翻作「禅那」，但中国人很会省略，就把「那」字省略掉，简称「禅」，事实上全文是「禅那」。咦，怎么啦！我本来是要讲台湾话，讲得都忘了，这样子两款都讲，这儿讲讲、那儿讲讲，大家都听得懂，大家也都听不懂（众笑）。「禅那」台湾话叫「禅」（Siam），南部人说「闲」，同样的意思，但原音是「DiaNa」，北京话叫「禅那」，台湾话变作「显挪」，不好听呢！那日本人说是「Zen」，「禅」那个汉字日本话念作「Zen」。

这个「禅」的意思是什么？头一个是思维修，思维修的意思。因为你要了解这「六祖坛经」，你就要对这些事情先知道，才有可能说了解；第二个意思是「静虑」。先解释「思维修」。首先说「思维」，「思维」是什么意思呢？在佛法里面所说的「思维」，和我们普通言语所说的思维是同字，但意思不同。一般世间法说的思维，是思想的意思，在心坎里想，一直想，想说，明天这张票要怎么（支），才可以，那就是思维。但在佛法里不是想这些，也不可以想支票或汇钱，这些都不可以想，那不是思维。若真是「思维」，是「思维佛理」，把心理所有的污垢、垃圾、「垢迷」（日语垃圾）都要清一清，什么「垢迷」呢？标会、支票、还是所有那些事情都不要想，心先静下来，一心澄净后，「澄净」的意思就是澄清，就好象是水，放明矾下去就会澄清，较清以后再来思维，思维什么，思维清净的佛法，你若是用污染的心来思维清净的佛法，你思维不动，那以佛法说是「不相应」，所以先要静坐，让它澄清了以后，把垃圾清掉了，才开始思维佛法，思维佛法就会开智慧。所以坐下去让它澄清，澄清就叫做「定」，定后就是「止」，定后思维，这就叫「观」，观就是「智慧」，有智慧才会观。用什么来观呢？用「智慧之眼」来

观，有智慧之眼才能观，那个眼是指「智慧之眼」，不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眼睛，不是这个肉眼。所以，「思维修」即一般所说的「禅」的意思，（「禅」的意思）第一个就是「思维修」。就是坐在那儿，运用一些佛法，你要定、或止、或澄清你的心，有很多方法，那些方法现在无法解释那么多，当然简单地说，譬如数息观、念佛观、不净观，因缘观，这些都可以使我们的心的心停止，烦恼较少，那时再来思维佛法，那么这些道理，像那样子地修，就叫做「修禅」或「习禅」。所以「习禅」怎么习呢？就是思维修，用思维的方法来修，这是头一项「禅」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静虑」，其实这个意思和那个意思差不多，讲法稍微不同而已。这个「静」是让心先静下来，「虑」就是思虑，也就跟「思维」差不多。所以讲法不一样、用词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所以这是一般「禅」的意思。这「思维修」和「静虑」它的道理是什么？因为澄心以后，把心澄下来以后，然后去思维佛法，就转八识，薰转八识，也就是薰习这个心，然后把业力转过来，由于这个「思维」的力量，就可以把它转过来。那你问说，「这样就可以转呀」？「可以噢」！这「转」很利害。譬如说有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在想发财，一直在想钱，那么整个心就是个\$（美元标识），「欧卡内」（日语，钱），要不然这个也不错，这「¥」日本元（日元记号），整个心就写这个字，整个心也就被它转去，这就是说贪财的人，或有些好色的人，一天到晚都想那种事情，出口也那种事情。所以，这就是因为一直在薰习的关系，他常在想，常想就爱做那样的事，做那种事就成为那种人。所以，现在要反过来，去思维一些清净的法，用那清净的法，如同把它洗掉，把它矫正过来，那就叫做薰习。刚才谈至到「静虑」，「静虑」跟「止观」意思是一样的。「静」就是「止」，「虑」就是「观」。「止观」的「止」是什么？「止」就是止息烦恼，止息烦恼、妄想尘劳。烦恼大家大概知道，但一般不太清楚。「烦恼」在佛法里面是个特殊的名词，它代表的就是「贪、嗔、痴」三毒，主要是三毒。但是「烦恼」有很多种，有「根本烦恼」、「随烦恼」。「根本烦恼」是六大烦恼，「随烦恼」是二十烦恼，所以有很多。什么是「烦」？「烦」是你的心坎会烦烦的，那感觉就是「烦」，心不定的情况

叫「烦」，「恼」呢？「恼」就是气恼，心的动向比较大的时候就叫「恼」，像说「你把我恼到了」，所以「恼」是比较大的动向，「烦」是比较小的动向，但是心动就有苦，「起信论」里讲，「心动即有苦，果不离因故」。所以「烦恼」就是心动的现象，而「妄想」是心坎自个儿乱想，称为妄想。「尘劳」跟「烦恼」意思是一样的，「尘」就是「六尘」，外面的「五尘」和里面的「意尘」合起来称为「六尘」，「六尘」使这个心「劳动」，所以叫「尘劳」。一劳动就有苦，因为我们人不但是「身」好逸恶劳，这个「心」也是好逸恶劳，所以一劳动就觉得苦，所以「尘劳」是「烦恼」的代名词。

以上是介绍「禅」或「禅那」的一般意思，接下去来介绍「禅」的特殊意义。

「禅」的特殊意义有五种。第一个是「凡夫禅」，第二个是「外道禅」，第三个是「小乘禅」，第四个是「大乘禅」，第五个是「最上乘禅」。这五种「禅」合起来就叫做「五味禅」，五种味道。第一个「凡夫禅」，这就是一般凡夫所修的禅，一般凡夫没有什么佛法的信仰或是宗教的信仰，他常要静坐，静坐的时候，也就是想要静一静，因为在外边奔波、跑呀！他觉得很累，不但身体累，心里面也觉得很累，所以想松弛一下，那时候就坐一坐，现在日本的「会社」很多嘛！日本的公司很多都提倡这个静坐，教员工都要静坐，但他们这种静坐不是要修道或什么的，只是讲了一天很累了，稍微休息一下，有人说这个是「充电」，调节紧张，求这样的作用，这是一般「会社员」，（上班的人）修的，还有一种人是生病，生病了，打坐身体会好，因为打坐会令气血通畅，可以治胃病、肺病，可以治很多病，事实上。因此，这种的静坐就变成所谓的养生。「养生」也是「养身」，把静坐拿来当「养生」和「养身」，这样就是「凡夫禅」。怎么说是凡夫禅呢？因为照这样再怎么修也是凡夫。这缺点在那里呢？缺点就是「贪著色身」，他贪著这个色身，所求的就这样而已。接下来去第二种禅是「外道禅」，这种禅，譬如说波罗门教也坐禅，他们坐禅时要冥想，冥想和大梵天合而为一，因为他们的信仰是说，一切众生都是从大梵天出来的，上等的人是从大梵天的头顶出来的，中等的人是从大梵天的嘴出来，较下

等的人从大梵天的肚脐出来的，最下等的人是从大梵天的手脚出来，那些从手脚出来的人成为首陀罗，就是奴隶那类的人，即贱民，这就是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妄想。因为大梵天是他们的所自出、来处，所以将来要回到他们的所之处、所来处，要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地方。返本还原，儒家也有这样的思想，返本还原，认为那是最好的，道家也有这个道理。所以波罗门教他们修的，就是要和大梵天合而为一，耶稣教也是一样。他们叫 Communion，因为要和耶和合而为一，要回到「天上的父」那儿去，天主教也是一样。我们中国的道教、乩童，要冥想他的对象、外灵，冥想要取得和外灵沟通，希望那外灵来付附身，因为他这么想，所以他也就做得到，因为他用定力，心的定力是很强的，可以促使一切事成就，所谓「置心一处，无事不办」，对不对，世间法也是这样。外道禅的境界，就是使人能和外灵沟通，令外灵来附身，乃至所谓「起灵」，这都是外道禅的境界。像中国还有「道家」，不是「道教」，要冥想「与万化冥合」，与万化冥合是道家老子、庄子、抱朴子等这些人的境界，儒家也有类似习禅的事情，他们求的是「天人和一」，这都是「外道禅」的境界。还有一种介乎「外道禅」和「凡夫禅」，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即在静坐时练气功，这种气功有很多名堂，现在发达到不必坐著，站著也可以练气功，但是他们用的是道理是「修定」的道理，修「定」和修「观想」合在一起，然后达到那种禅的境界，然发动身中的气。例如有一种「五禽戏功」，还有一种听说现在很发达的，叫做「大日佛功」，听过没有？「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其实是练气功，坐在那儿练气功，他说是「大日佛功」，且说是大日如来传的，胡说八道，那位教主自称作「大日法王金刚上师」，哇！真是「糟透了」。还有一种很多人知道，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很多人知道这个名，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彻底，叫做「达摩易筋经」，听过没有？这不是达摩的，它里面的内容，修习的方法，道理，以及它所用的名词，都是道教的，都是道家的，所以根本不是达摩所传，不要被它骗了，你若要修，随你，你若要健身可以，但是你不要认为你是在修道就好，其实它那是用一些佛法中禅的道理，还有道家、及一些民间的拳术合在一起变成「达摩易筋经」，其实和达摩一点都

没关系，达摩因为太有名了，「真衰」（真倒霉）。

好!刚讲的练气功的那种，不是佛法，若有练气功的，绝不是佛法，你若要练功就好好练功，不要说你在打坐，若要打坐，你就打坐，要把它「划清界线」，这样以策安全，若要「揽来揽去」，那碗菜会很难吃，譬如菜，一道菜就是一道菜，你要把它混在一起，怎么会好吃，一定不好吃，就像是「喷」（馊食）一样，「喷」就是猪食。

以上是「凡夫禅」和「外道禅」。凡夫禅，就是执著我们自身的身体；外道禅是执著什么呢？是执著他的第六意识，依照他的第六意识去妄想分别。为何叫「外道」呢？因为「见心外有道」，故称「外道」。因为「见心外有道」，故称外道，因为道应该在心中，是心内之法，外道人见「心外有法」，而且说「心外有道」，故称外道。

接下去说「二乘禅」或称「小乘禅」。「小乘禅」是小乘的佛弟子所修的「四谛」、「八道」（「四圣谛」、「八正道」），从「五停心观」开始修，修到「四谛」、「八道」，达到灭心泯智、压伏六识，让它不会起现行，让六识硬把它压下去，让他不要起来，若要把它压下去不起来，说是「涅槃」。这是一种声闻乘修的，若缘觉乘所修的就是「远离行」，远离以后，让「根」和「尘」不相接，根尘不相接，就不会生「识」，那就还会生「烦恼」了。这种境界就把他是涅槃，那是不究竟的，所以称为「有余涅槃」。

接下来说「大乘禅」。「大乘禅」就是大乘菩萨所修的，是第四种禅，是「不味味不乱」，这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讲「禅波罗密」的时候说「以不味不乱故应修禅波罗密」。这个「不味」是什么？「味」就是「味著」。「味著」的意思是什么？就好象人吃东西，这是个比喻，吃东西时品味，说「很好吃」，愈吃愈好吃，这是品食之味，就象品茶的人，他爱茶爱到象命一样，那是因为「味著」那个茶。那么坐禅的人，坐到后来，也会象这个样子，开始坐时当然会很苦，因为脚会痛，坐到后来会产生一种境界，外道人称为「觉受」，很多觉受会产生出来。有很多知觉、很多感受。不管是身的感受或心的感受，都会产生出来，会「贪著」那

种感受，那个叫做「味」，这种境界叫做「味」，这是已经「尝到甜头」的意思。你若打坐，坐到后来，有那种觉得味道不错，但是会起贪著时，就叫做「味」，坐禅人像这样子的会贪著，这叫做「味著」，这种味著的人，就是心比较定。另一种人是乱，「乱」是什么？乱就是凡夫。而「味」的人一定是修行人，所以修行人和凡夫的境界是相对的，一个是「定」，一个是「乱」的境界。若是大乘菩萨，就要「不味不乱」，不能味著，不能贪著禅的境界，但是心亦不乱，这很困难对不对。你若做一件事做得很好，很顺手，你一定很爱做，你爱做的时候，当下要把那个「爱」给去掉，虽然去掉了爱，还是继续做，这样难不难？这样是很困难的，对不对。譬如说你开始学插花，刚开始的时候插得很难看，到后来插得很美，便越插越爱插，但是那个「爱」贪爱，要去掉，可是仍然继续要插，你的花艺还是继续进步，这就不简单了。所有的技艺、功夫，你开始学时很困难，到后来做得顺手时，变成很拿手了，一拿手你就变成会贪爱那个东西，或那件事情，那时候就要小心，要把那个「贪爱」给去掉。虽然去掉，但不是说就讨厌噢，只是去掉「贪爱」，没有变成「讨厌」，去掉这个贪受以后，但是技艺还是继续地精进，让它进步，「大乘禅」就是这样「不味不乱」、不著凡夫、外道、小乘的境界，不贪著凡夫、外道的「有」，也不贪著二乘偏空的「无」的境界，这就是中道实义的境界，这就是「大乘禅」，大乘菩萨所修的。

（第一集竟）

## 行由品第一

### 第二集

我们上一节介绍「五味禅」，已经介绍了四味，现在介绍最后一味就是「最上乘禅」，这是最上上根人修的，是「一乘根熟」的人修的。「一乘」就是「一乘佛」，「一乘佛」就是一心要

作佛，不求其它的，这叫做「一乘」。「根熟」就是他的善根都成熟了，「根」就是「五善根」，「信」、「进」、「念」、「定」、「慧」，这「五善根」都成熟了，这种人就叫做「根熟」的人，「根熟」福慧具足，福与慧全都具足了，「福德」与「智慧」。所以是上上根人的境界，这个境界里面，就是所谓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个境界。什么是「言语道断」呢？就是说言语到这里都断了，意思就是说，超越言语所说的，已经说不出来了，这样的境界，不只是说不出来，连想也想不到，叫「心行处灭」。「心行」就是思想的意思，那就是心里所想的，看你多会想，就是再会想，也会让你想不到就对了，已经超过言语和思维的范围，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他已经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就是称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如果简单一句话讲，就是「不可思议」，已经到达「不思议」的境界。「思」就是「思考」、「思维」，「义」就是「义论」，「义论」就是用嘴说。所以心里想的和用嘴说的，都不能去「Describe」（去描述），那种境界就叫作「不可思议」境界。那是什么样的境界呢？那就是如来的境界、佛祖的境界，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想也想不到、讲也讲不到，超过一般「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的境界以外的。所以那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种禅就是这样子，一切无所依，「无所依」，一切无所依，不依靠任何事情，就象「起信论」里面所说的，修这种禅是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诸想，这种境界就叫做「最上乘禅」。所以这「最上乘禅」就是所谓的「真如三昧」。「真如三昧」也称为「一行三昧」。所以这个是非常高、非常的深。要修这种的人，要先「悟」才可以修。

接下来简单介绍「楞伽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因为禅宗开始传心的时候，印心的时候是用「楞伽经」，所以简单介绍一下「楞伽经」。（楞伽经）也有讲四种禅，第一种就是「愚夫所行禅」，第二种就是「观察义禅」，第三种「攀缘如禅」，第四种叫「如来禅」。「愚夫所行禅」是什么呢？「愚夫」就是愚痴凡夫，愚痴凡夫所修的禅，「愚夫」就是代表外道、凡夫，

及二乘所修的，全都称「愚夫禅」。「楞伽经」里面说，这种禅是「依于人我无性，自共相计著，不离心想」这样的禅，这个非常深，所以稍稍讲一下就好，如果你要深入来讲，我有「楞伽经义贯」你去看这一部分，在第三卷，「楞伽经」第三卷有讲到四种禅，大慧菩萨请问如来四种禅。再来是「观察义禅」，「观察义禅」就是「离人无我，自共相计著」，这种叫做「观察义禅」，这种是「权教菩萨」所修，「权教菩萨」这「菩萨」两种，一种是「实教」，权教菩萨所修的，是比较不究竟的「禅」，就叫「观察义禅」，这离人无我和自共相计著，第三种就是「攀缘如禅」，这是「实教菩萨」所修的，实教菩萨所修的就是究竟的，但是他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如来禅」，佛如来的自行境界，这是最高的，还有一种禅叫「祖师禅」，「祖师禅」是后代的人说的，像达摩祖师所传的这样之法门，称「祖师禅」，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禅」，你们就会有一些的观念，另外就是「禅」一般都与「定」有关系，「习禅」就好象「修定」，可是要注意，禅宗的「禅」不是「定」的意思，其他的「禅」大部都是「定」的意思，尤其是「凡夫外道禅」，但是禅宗的「禅」主要意思都是「悟」，是「悟」的意思，所以「禅」就是「悟」。如果是外道的「禅」，就是「定」的意思，所以称为「禅定」。如果「禅宗」的禅就是「禅悟」，是「悟」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习「禅宗」，就是要求「悟」，这「悟」又有很多种，有「大悟」、有「小悟」，也有「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究竟」，成佛的时候就是「大彻大悟」，「小悟」就是一般在修行时，有「破惑证真」就是「小悟」。「悟」一般有三种，「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小悟」，即使是小「悟」也要「破惑」、「证真」，「小悟」就是局部局部很小的；「大悟」就是范围比较大；「大彻大悟」就是全盘的。可是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他悟了」，或是「有一天我悟了」，这是不可以讲的，有人说「我悟了」，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了解了」，「了解与悟是不一样的」，了解是「知见」，只是知道而已。「悟」有这三种，另外还有三种，称为「解悟」、还有「行悟」，还有「证悟」。「解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经文，要了解经文的意思，不只是文字，连道理也要了解，这样叫做「解悟」。例如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

话你都知道意思，称之为「解」，但是「解」不是「悟」，由「解」而生出的「悟」，这种称为「解悟」。这样了解吧？这种是在看经文的时候或是听经的时候，啊！我懂了！这种叫「解悟」，懂了以后而且能够对自己的身心有所改变，如果你「悟」了以后，过去行为的模式、思想的模式、语言的模式、都没有改，那不叫「悟」。如果说「悟」了，但依然是个大凡夫，就不能称之为悟，「悟」了以后一定和普通人或以前的你不一样，要有所改变，这样才算「悟」，也就是说能够对你的身心、言行举止、乃至语默动静、生活习惯都有所改变，这样才算是「悟」，否则不是。否则是什么？否则是言说境界、言说戏论，只是言说而已，用嘴说的而已，这不叫「悟」。「解悟」再重说一次，就是说你听经、或看经、或听开示，了解道理，了解后，对你的身心和生活，有起了改变，这样称之「解悟」。第二种是「行悟」，就是修行而产生的「悟」，譬如有人不知「经」的道理，只念佛或持某一个咒，持咒后他的心就「定」了，「定」了以后，因佛加持或菩萨加持，他就「心开悟解」，由于修行的关系，所以「心开悟解」，但是他没有去读什么经，这种称为「行悟」。「心开悟解」以后，突然就想到过去有那些过错，过去有什么事情做错了，从现在开始就不再犯了，那就有所改变，而且还了解很多道理，这种称为「行悟」。

「解悟」和「行悟」，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是读书的、一种是没读书的，有读书或没读书都可以「悟」，但是方法不同而已。另外一个第三种「证悟」，「证悟」是全盘性的、较大的，称为「证悟」，这种一般而言都必须「深入经藏」，而且也要有「修行」，「解」、「行」都要合一而去「悟」，这样得到的「悟」，称为「证悟」。当然「证悟」是最高的，这个「悟」是非常困难的，不是很简单的，所以不可以胡说的，也不可以随便说「我开悟了」，也不可以说「我悟到了」，也不可以说「某某人听说已经开悟了」，这不可以传的。如果传这话，也会变成大妄语的从犯，「说某某人已经开悟了」，「开悟」这什么意思呢？「开悟」就是「大彻大悟」的意思，「大彻大悟」就是「成佛」。如果「成佛」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能乱说的，那如果有听别人说「某某人已经开悟了」，你听听就好，不要乱讲，所谓不宣扬谣言，你没有得到

证实那就算是谣言，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大妄语，是所谓「僭圣」，抢圣人的位子，「僭圣」，但是现在未法时代，「开悟」的人满街跑，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开悟」的人，这个也悟了，那个也悟了，以前我们说大学生很多，你如果站在一栋大楼顶，拿一个桔子丢下去，就会丢到一个大学生，现在是这样，如果你拿一个鸡蛋或桔子丢下去，就会丢到一全开悟的人或金刚上师。所以「学佛」是非常困难，「修行」非常困难。要了解道理，才不会自误误他。「自误误他」，那个「误」不是那个「悟」。

现在我们开始正式讲〔六祖法宝坛经〕。

先说这个「经题」，「六祖」就是禅宗的第六代祖师。「禅宗」是佛法，中国佛法里面的一宗，「宗」的意思就是「派别」的意思。什么是「宗」呢？「宗」就是「主」的意思，「宗」就是「主」。什么是「主」呢？你修的方法以什么为主，就是称为宗。以何为「宗」？就是以何为「主」。你修什么，就像你主修什么，在大学里面主修什么。如果这个「宗」在英文里可以翻成两个字，一个就是「Sect」，「Sect」派别的意思，另外一个字就是「School」（宗派）都可以，但这里用「Sect」较好。这第六代祖师是「慧能大师」。头一代的祖师是谁呢？就是「菩提达摩祖师」，「菩提达摩祖师」他是从西天来的，他是西天第二十八代的祖师，来到中国时已经九十岁了，来传这个佛法，传给第二代祖师「慧可大师」，「慧可大师」再传给「僧璨大师」，「僧璨大师」再传给「道信大师」，「道信大师」再传给「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就是第五代祖师，然后再传给第六代的祖师就是「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以后这个佛法，「禅宗」就变成非常重要，如果说到「中国的佛法」，就是以「禅宗」最重要，最发扬光大，这个功劳是谁的呢？主要是「慧能大师」。在他之前，不是那些祖师不行，是他们因缘不好，因为政治的关系，时代政治的关系，所以「禅宗」就不能发扬，在以前的祖师大部分都躲起来，因为有「宗教破坏」、「宗教迫害」。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就是唐朝初年，那个时候唐朝皇帝是尊重佛法，虽然不是只有提倡佛法而已，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他们也提倡「道教」，所以那

时候「道教」和「佛教」常在斗法，有时赢、有时输。那个「道教」是指画符的那种，不是指老子、庄子哲学的那种，是画符念咒的那种。这「六祖大师」是中国的，是由「达摩祖师」第一代传下来的，但是达摩祖师是第二十八代，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讲义？我先说这个「禅宗」的第一代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传给初祖「大迦叶」，有一个「拈花微笑」，就是「大迦叶」，传给「大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再传给第二代祖师就是「阿难尊者」，一直传到二十八代的时候，顺便提到「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二十四代，再一直传，传到二十八代就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就传来中国，那时就变成「西来」，「佛西来大意」，就是达摩从西边来，不是到西边来，是从西边过来到中国，这是整个的传承。另外「慧能大师」开始，「禅宗」就很发达了，所以我们早晚课，出家人做早晚课，都叫做「禅门日诵」，那是「禅宗」的，整个都是「禅宗」发展的，不管你是「净土宗」或是什么宗的，都是「禅门日诵」，没有讲「净土宗日诵」，这样会被人骂，一定是「禅门日诵」。「禅门日诵」是怎样？是因为「禅宗」在中国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看这张讲义上面写的，这个字没有很清楚，如果有笔的，你们可以把它写清楚，南宗「慧能」，因为「禅宗」在唐朝就是五祖「弘忍大师」时，他传给两个弟子，一个是「神秀」，一个是「慧能」，「神秀」是没有真正得到「衣法」，但是他有另外一种修法，他是「渐修」的，而「慧能大师」是「顿悟」的，「顿悟」，他到南边来，所以称为南宗，「神秀」在北方，所以称为北宗。但是后代所说的「禅宗」主要都指「南宗」，就是「顿悟」派。「南宗慧能」传下来，传给「南岳怀让」。你看这名字都是四个字，四个字前两个字都是他居住的地方，叫「南岳山」「怀让禅师」，「怀让」是他的法号，和他同时另外有一个「慧能大师」和弟子，就是「青原行思」，「青原山」「行思禅师」。再来第二代「马祖」，「南岳」传给「马祖」，但我们讲的时候，为了尊重，一般都只说他住的山或庙的名，没有直呼他的名号。「南岳」传给「马祖」，「南岳禅师」传给「马祖道一」，另一边「青原行思」就传给「石头希迁」，再来「马祖道一」传给「百丈怀海」，「百丈禅师」就是订那个「丛林清规」，就是「百丈怀海」订

的，所以「禅宗」很重要。我们后代说「住丛林」，「丛林」是如何来的，就是「百丈怀海禅师」开始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就是从他开始的。什么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呢？因为佛法在中国如果要用托钵，你只能「托牙齿」，「托牙齿垢」（没得吃），你就不用吃了，因为中国本来就有「儒家」「孔子公」，（要）大家都要自食其力，如果你都不做事，只要吃饭，你就免吃，所以出家人也必须自己种田，所以在山里自己种田、种菜，那个就叫「丛林」，那个就是从「百丈禅师」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在「丛林」里修行，就必须有规矩，否则会乱，变成一个「Community」（社区）一样，这就要有规矩，要有法律，意思就是这样，才不会乱，那这个法律是如何规订呢？谁来规订？就是「百丈禅师」规订下来的，所以我们后代中国寺庙的「寺规」都是依照「百丈禅师」传下来的「百丈清规」，这本书现在还存着。「百丈禅师」再传下来就是「沩山灵佑禅师」和「黄檗希运禅师」，「黄檗」就是「黄檗大师」，他写了一部叫「传心法要」，这本书太「讚」「非常好」，「讚」到说不出有多「讚」，我在「习禅」里面，最受到益处的，除了「六祖坛经」以外，就是这一部「传心法要」。有一天，那时才学佛不久，我看经书都是看到天亮，不是故意的，那和读书时在夜间开夜车不一样，读书时，开夜车是硬拼的，但是学佛以后，看经书都是看下去就放不下来，就一直看，看到天亮。看这一部「传心法要」时，愈看愈欢喜，欢喜到不可言喻，然后欢喜到感觉天地都在震动，就是大法喜，七天七夜不散，所以非常感谢「黄檗大师」，这部经太棒了，我现在正在翻成英文，但还没有翻完，翻一半而已，但是会把他翻完。以后如果有因缘，也可以说这部经，但这部经主要是要「悟」的，虽然要「悟」的也可以讲，讲了有「悟」、没有「悟」，我就知道了。接下来「沩山灵佑」传给「仰山慧寂」，到「仰山慧寂」时，因为「沩山灵佑」，「沩山」、「仰山」就成为「沩仰」宗，变成一宗，这宗就叫「沩仰宗」。「黄檗希运」传给「临济义玄」，这个叫「临济宗」。所以我们台湾「临济宗」还有，「临济宗」如何来的？就是从「黄檗大师」来的，「黄檗大师」是「临济宗」祖师的师父，「临济宗」的祖师是谁？就是「临济义玄」，他的师父就是「黄檗大师」。再

来看「石头希迁」这一支传下来的叫「药山惟严」，「药山惟严」再传给「云严昙晟」，再传给「洞山良价」，这就是「曹洞宗」，「曹洞宗」就是这样来的。再来看另一边「石头希迁」还传给一个「天皇道悟禅师」，「天皇道悟」再传给「龙潭崇信」，「龙潭崇信」再传给「德山宣鉴」，「德山宣鉴」再传给「雪峰义存」，「雪峰义存」再传二人，一个是「云门文偃」，这个就是「云门宗」；「雪峰义存」再传给另一个「玄沙师备」，「玄沙师备」再传给「罗汉桂琛」，然后「罗汉桂琛」再传给「清凉文益」，「清凉文益」就变成「法眼宗」的祖师。然后变成什么呢？「南宗慧能」大师所传下来的变成「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宗。所以祖师在授戒的时候说「一花开五叶」就是这「五叶」。「五叶」就是这「五宗」。什么人传给什么人，考试的时候不用背，但有什么宗要知道。

接下来说「经题」的「法宝坛经」。「法宝」因为我们有「三宝」，对不对？「佛宝」、「法宝」、「僧宝」。「六祖大师」所开示的「法」，也是宝，所以叫「法宝」。「坛经」的「坛」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的时候，这「坛」都是用土做的，叫「土坛」。「土坛」古代要供养时，要拜佛、要供养如来时，或外道要修法时都一样用土做一个「坛」，即高起来的「土堆」，「坛」就是土堆高起来的，这个土堆可以是「圆形」、可以是「方形」的、也可以是「三角形」的、也可以是「半圆形」的都有，但作用不同，一般息灾、「息灾法」所用的是「圆形」、也可以用「方形」，如果用「降伏法」就用「三角形」，所以这「坛」的意思就是这样。这「坛」在梵文就称为「曼荼罗」，这「曼荼罗」主要意思有两种，一种是「轮圆具足」，「轮」就是能够「摧毁」的意思，能够「载重」的意思叫「轮」，「圆」就是「圆满」。另一个意思，这「坛」主要是供养的意思，要如何供养？你供养就要讲，对不对？所以要请所有的圣者、佛菩萨来，然后供养，请到「坛」的地方。所以你看西藏喇嘛教，他们说「坛城」，那个「城」是多加的，意思是说他的「坛」好象一个「城池」一样，自成一个世界。所以「曼荼罗」由于供养的意思，再进一步说就是「诸圣会集」的意思，所有的圣者会集在那个地方，就称为「曼荼罗」。因为你要供

养，一定要把那个「圣者」都请来，所以要请在那里？就请在那个「坛」里面，所以「曼荼罗」的意思，有这样的意思。那「六祖大师」所讲的「经」又叫「坛经」，就是供养的意思，供养什么？当然是供养佛菩萨、供养如来。因为是供养，所以也有「布施」的意思，「上供诸佛、下施众生」的意思，所以称「坛经」。

然后「经」的意思在梵文叫「修多罗 (Sutra)」，这个「Sutra」的意思是什么？一是「契」的意思；第二个是「串」的意思。「契(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契理」和「契机」。这个「契」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譬如有一块木头，我们把它做成三角形，把一块拿起来（在一块方木块上刻出一块三角形的木块，成观法师在此画图示意），这个三角形的叫「契」，就像我做「打榫」一样，所以这一块拿起来，以年后再接上去，刚刚好吻合，「刚刚吻合」就叫「契合」。以此引申古代两人签约，我们现在签约都是及拷贝的，对不对？但古代不是的，只有一张，两人签好以后，再撕下来，你拿一半，我拿一半，以后如果要対的时候，你那一半来对我这一半，如果可以对上，就是「契」。「契约」的意思就是这样来的，人家说「打契约」，就是这样「契」，有没有「契」，有「契」，好就是「契约」。如果说要拿来对，对不上，那就不「契」了。所以两个人「心有默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合的意思。这样你们听了有没有「契合」？这个「契」又是「合」的意思，能「合」。什么是「契理」呢？「契理」就是合于道理，合于什么道理呢？合于最高的真理叫「契理」。所以佛所说的一切言语、经书都合最高的道理，就叫做「契理」。「契机」的「机」就是「根机」，(就是)众生的「根机」，「根机」有很多种，有上、中、下，(细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下」、「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很多种，佛对什么人，就说什么道理，让他可以了解，这就叫「契机」。不然一个很聪明的人，你说一个很浅的道理，他听了不合，他会认为佛看他不起，说这样简单的，我也知道，不用你说。如果说一个很笨的人，你说很深的道理给他听，他听不懂，也没有用。所以道理是很好，但对人要能适合才有用，就像药很好，但要对症，才医病医得好，就像胃药再怎么

好，如果你用来治肺病，怎么会好呢！相同的意思。所以一切的佛法就象「法药」，「法药」是要治病的，所以「治病」要契合众生根基，听了会「感应」这样才有用，这就称为「契机」，「契机」很重要。但是如果只是「契机」，结果都不合道理，也不可以。所以现在末法时代，就有这个问题很大。「讲经」好象在开玩笑，哗众取宠，讲了大家听了很高兴，但其实都不合道理，这个是大问题。所以听「讲经」不是听讲「笑话」，听讲「笑话」你看电视就好了。但是「讲经」也都在看电视，坏了，真是的。所以「讲经」是要让众生远离烦恼尘劳、要开悟，要脱离生死的，所以不是「余兴节目」，所以不是开玩笑的场所，应该都是很严肃的，所以不要期望说，这个师父都这么严肃，没有说一些来笑一笑的，师父不是讲笑话的，那就变成小丑了。

(第二集完)

## 行由品第一

### 第三集

我们继续说六祖坛经。这个「经」早上说的是「修多罗」，「修多罗」是「契」的意思，契约的契，「契」就是契合的意思。契合就是契合众生的根机，跟契合道理，这二种不能偏废，要同时，不能说只是契合道理，而不契机，这样没有效果，白废唇舌而已，只是契机而不契合道理，那就变成妄语，对不对，所以变成虚妄，但是如来言无虚妄，如来是实语者，所以这二种都要兼顾到。再来，我们早上说到这个是法宝，对不对。我们佛经里面法宝有三种，就是三藏，经律论三藏，经就是开示一切修行的道理，我们说的「修多罗」就是经；那律呢？律就是讲戒律，经就是开示一切修行的道理，律是说我们生活以及修行时，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不能犯的那些事情，叫做律或叫戒律，跟我们的法律一样，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说，有哪一些事不

能做，什么样的事可以做，这就是像我们的法律说我们国民的权利跟义务，都在里面交待清楚，佛法的律藏也是这个意思，律有在家律和出家律，在家人就依在家律，在家律去修，就是在家戒，律就是戒。同样的意思，出家众就依照出家律去修，开示律、戒律的学问就是律藏，经跟律这二个藏（藏就是「宝藏」的意思）都是佛祖说的，都是释迦如来所说的；另外有一种论藏，这论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论是「讨论」的意思、「议论」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发挥」，「发挥」跟「解释」的意思，发挥、阐论、诠释的意思。刚刚说经与律是佛所说的，所以经跟律是绝对不能更改的，这个论一般来说是佛祖的弟子或后代的大菩萨，因为众生的智慧不够，所以对经跟律有不能了解的地方，他去发挥，就一个问题、一个题目他去发挥，就变成了什么论。所以佛祖说的就不是论，佛祖说的一定是经或律，其他的大菩萨或是大弟子所说的就是论，这是一般来说。但是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我们中土的「六祖大师」，只有他说的这部经，也只有这部经而已，这部经叫「六祖坛经」。其他再大的菩萨所说的都是「论」，譬如说马鸣大士所说的「大乘起信论」，对不对，其它许多的论，也是论，那些都是菩萨所说的，譬如说「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都是论，但是这一个例外，就是六祖大师他不是释迦如来，但是他讲的这一部经典就称为「经」。所以就有印度人说，六祖大师是东方如来，所以他说法称为「经」，其他的人都没有，所以这是这一部经特殊的地方。

#### 〔唐释门人法海录〕

「唐」是唐朝的时候；「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佛家的门人；「法海」是他的法号，意思是说他是出家人。这个法海你们有印象吗？《白蛇传》中金山寺法海禅师，对不对？那是小说，不要被骗了，那小说胡乱写，他并没有跟许汉文过不去，他是大禅师是教众生开悟的，没有去跟白蛇斗法。所以小说可以看，但不要被小说给迷住了。《西游记》也是小说，不要相信以为真的有一个孙悟空，更奇怪的是现在有人拜孙悟空和拜猪八戒，那根本是小说人物，小说人物却把它当作真的在拜，实在真是愚痴啊！「唐释门人法海录」就是这个六祖大师的弟子，

他把它记录下来，六祖大师说，然后他把它记录下来。

头一品〔行由品第一〕。

我现在讲经都是直接讲经，所以有时候讲的很快，有时候讲的很慢，讲慢是在讲道理的时候，你们可以了解的地方，我会很快的就讲过去，但是我的目的就是让你文字看懂，接下来道理也懂了，再接下来就是跟你们说修行的法门，看这个要怎么修，所以有时候会很花时间，就花在义理及修行法门上面，闲话就没有，没有闲话。所以这个要很有精神才能听，如果没有精神就茶多喝点。

经文：〔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义解：「时」那个时候、有一个时候。以一般的佛经来说，「一时佛在舍卫国」或是什么，那个「时」就是一时，有一个时候。这就是模仿佛经里面，没说那个时候是天宝几年几年，没这样说，只是说「时」。那个时候「大师」，就是六祖大师至「宝林寺」，这宝林就是宝林寺，现在称做「曹溪南华寺」，就是六祖大师的肉身还在那里，就是这个宝林寺，现在叫做南华寺。

「韶州」就是韶州府。「韦刺史」这刺史是一个官名，唐朝叫刺史，清朝时叫「知府」。韶州府的知府，知府是什么？就是府长，像我们现在说省长的意思是一样。「与官僚」官僚就是他的部下，像什么部长啦！一起入山去请大师出来，到城中的大梵寺的讲堂「为众开缘」，这个「众」就是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在家、出家男女合起来就是四众，来「开缘」开就是启发的意思，开什么缘？开学佛的因缘、修行的因缘。「说法」就是宣说法要。「师升座次」，六祖大师升座的时候，这个升座在佛经里面有规定，如果法师要讲经或是开示时，要升高座，要坐高，不能坐低，这样才如法，现在有人在讲堂或礼堂讲经或开示或是通俗演讲的时候，讲堂讲台比较低，观众比较高，这样子在那个地方讲经就「不如法」，不可以，佛祖说这样子不

行，要讲法的人不能站着，你不能站着讲，而听的人坐着听，或是你坐着而他躺着也不行，当然你不能躺着讲，除非你快要死了，所以这个说法有很多规矩，要如法。有人说方便嘛！不可以有那么多方便，太方便就变成「随便」，所以这「如是因，如是果」，一定要按照这个法去做。

「师升座次」这个「次」，就是那个时候的意思或之后，大师升座以后，「刺史」就是韦刺史跟所有的官僚三十多人，「儒宗学士」儒宗就是学儒家的，拜孔子公的，拜孔子公读书、作诗、填词的那些人，总共有三十多人，还有「僧尼道俗」「僧」就是出家，在佛法里出家的男众，「尼」就是出家的女众，「道」就是道教的或道士，「俗」就是俗家人，总共一千多人，「同时作礼」作礼就是顶礼，一般应该是顶礼，我们现在因场所的关系，所以问讯就好，这是没办法的，应该是要顶礼。「愿闻法要」愿就是希望，希望听闻佛法的大要、精要。

经文：〔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义解：单单这一句就没办法了，所以六祖坛经其实是非常深的，深到什么地步？深到没有底。「善知识」这是六祖大师尊称这些听的人。什么叫善知识？凡是能教我好的事情的人，叫做我的善知识。但是禅宗里面讲的善知识不一样，禅宗里所讲的善知识要能开示究竟的法门，简单一句话就是「能够引导众生开悟的人」，才叫做「善知识」。其它的人都不能说是善知识，只可以说「名为善知识」，这样而已。可以引导众生开悟的人，叫「大善知识」、「真善知识」，其他的只是称呼称呼而已，好象现在很流行称呼人菩萨，你也是菩萨、我也是菩萨，好象「泥鳅」菩萨。所以善知识，最究竟的道理，最深的法要、无上法，什么是「无上法」呢？就是可以使众生达到无上菩提的法，叫无上法。那个无上法一般来说，禅宗所说的道理就是无上法。我们开经偈里面说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那个最深的道理，能够开示这种道理的人叫做「善知识」。善知识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到修行人或是众生哪些修的好、或是不好，看得出来，这会点醒你的人就叫做善知识。其他一般的人就没办法这样，没有这种能耐，其他的人就只会称赞你，说一些让你高兴的，赞叹你而已，其他的就没办法点醒你。这个善知

识三个字，六祖大师这么说就很深了。怎么说，这个就跟他说的道理相吻合，他没有轻视当场在听他讲经的人，不然你看现在的法师在讲经，都说你们大家啊，怎样怎样，你们大家如何如何。「善知识」真是尊重，为什么？因为他是开悟的人，他看到大家都有佛性，所以很尊重，跟后来他会说的「不轻初学」，初学的人也不会轻视他。所以他是开悟的人，而又得到祖师位的人，是可以很跋扈的，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很神气啊，他很尊重大家。不只是这样而已，后面也是这样，全部都一样，来参访的人，也都很尊重，没有很跋扈、很神气。顺便提到「六祖坛经」是什么呢？在看来，就是说其实应该是「六祖的公案」。「公案」常常听到，对不对，这一部经就是，整部经就是六祖的公案，所以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名字叫六祖的公案，但是后来想想，写了也没用，因为已经说六祖坛经，就是六祖的公案了，从头到尾都是。什么叫「公案」？「公」就是公开，「案」就是案例，用英文说比较清楚就是，Public Case,「案就是」Case, Case 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什么 Case 呢？这就是开悟的 Case。什么是开悟？开悟就是说师父教徒弟、师父怎么教，徒弟怎么开悟，这个过程，把它记录，用简洁的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这就变成一个公案。「公案」的意思就是给大家公开去讨论的意思，给大家去讨论就是为了所谓的「参」啦，大家都可以「参」，而不是说私藏的、私传的「案例」。表面上是说公开的，但是，这禅宗的奥妙就在这里，怎么说呢？虽然是公开，但是你如果参不出什么，公开等于没有公开，很多公案你看起来，很象是笑话，很好笑，那笑一笑就过去了，其实那是一个祖师要教他的徒弟，用方便引导他，然后让他忽然开悟，看起来象「忽然」开悟，其实不是，那是因缘成熟，所以开悟。他在开悟之前，不知道走了多少辛苦的路，那没有写到，好象我去高野山，不知受多少辛苦，你们不知道，你们只知道我去高野山去学法而已，学一些法回来，师父会那个法，但是你们不知道，我去那边有多么辛苦，如果我都不说，我也很神气的，说去那边是很好啊，其实是叫做辛苦受尽，对不对。一切的修行人都一样，都是这么样啊，你要记得喔！「从苦中来」，从苦中来的。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你不要求很舒服，你若求舒服，没有一

个「道」是从舒服里面来的，除了阿修罗道或是地狱道以外，大概都不是从舒舒服服中间来，所以舒服不会生「道」。所以一切的英雄，以世间法来说，都是苦英雄，那一切的修行人有所成就或有点成绩的都是苦中来，都是苦修而来，这个苦修是有方法的，不是说你光是吃了苦就可以了、就是苦修，还要有方法，要不然你变成外道、乱修，也叫苦修，你说好！从现在开始我三餐都不吃，这样叫做外道。你说：好！从现在开始跟水果法师一样，我只吃香蕉。你要知道，水果法师也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吗？他是在因缘之下，没有东西吃，他才吃那个东西的。你不需要这样，你即使这样做也不会开悟，并且你也不会得定，这样知道吗？所以你要学要学对，修行的困难就在这里，要有智慧。但是你又说，就是没有智慧才要行修，看能否开智慧，那就麻烦。所以这六祖大师，他的心是怎么样，就是很平等，很简单，就是他已经起了「平等性智」，起了平等性智也就是去掉了第七识的我执，转第七识的我执为平等性智。刚刚说到这整部经都是六祖的公案，现在是公案的开始，每一段落都是公案，那公案就是师父怎么教徒弟，然后那个开悟的过程。可是有一个是很「Ronica」的，中文叫反讽，什么反讽？这个公案其实是「私案」啦，为什么？因为这个公案是一位特定的师父教一位特定的徒弟、在特定的时间跟地点跟因缘开悟的经过。所以怎么样？不能复制，这个有版权（笑），否则你就犯了 301。所以你要拿去拷贝，没办法，因为你没有一样的老师，你也不是那位行者，所以这公案等于是私案，等于是给你作参考用的，但是后世的人不懂，说所谓的参公案，参可以啦，你可以得到某个程度的悟解、解悟，但是你没有办法因为这样而跟他一样有同样的开悟，因为你到底不是那位行者，时间、地点、人、事都不一样，所以不能 Reproduced,不能复制、不能拷贝。但是这些公案或私案，是很有参考价值，因为是前人的经验。

「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这八个字就晕倒了，菩提是什么？菩提就是觉，觉跟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从头到尾这部经都讲「自性」，这自性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佛性或是「真如本性」，「起信论」里面马鸣菩萨是说「真如」二字而已，「圆觉经」里面是说「圆觉」或「圆

觉性」，在涅槃经里面是说「大涅槃」，用词不一样，但是它所涵盖的意义都一样。菩提自性，为什么说「自性」，注意那个「自」，「自」就是「自己」，那自己包括「自在」，自在的话就是「不依他」，因为在唯识学里面，有一个「依他起性」，什么是「依他起性」呢？就是因缘所生法，都是依他起的，依靠外法、因缘和合所起，一切因缘法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众生本来就有的具足的「本性」是「非依他起」，不会因为外境的改变而改变，「从本而然」这样叫做「自性」，所以你要深深的去体会六祖大师他用这个字，用这个词的意思，他说「自性」或「本性」，其实他也可以讲「佛性」，他也可以讲，涅槃经也把它称作为佛性，就是自性或真如本性，也称为佛性，但是如果他用佛性的话，就失去了禅宗的色彩，禅宗的色彩是什么？就是他不用大字眼，你如果读英文就知道，英文有很简单的字，也有很长的字，很长的字大部分是拉丁文或法文过来的，但是那个 Anglo—Saxon 他们的字都很简单、很短，禅宗是用的很简单的字，但意思很深，他都不用那个文字来嚇人的，因为什么？道理已经很深了，再用深奥的文字，这样障疑就更多，又再加一个文字障。所以这个自性，它的涵义，原因就是因为它「非依他起」、从本而然。「本来清净」这个「本来」就是「从本以来」，「从本以来」是什么呢？照这样说是「无始劫以来」，从无始劫那么久的时间到现在，这整个过程叫从本以来，简单说叫做本来。本来就是清净，这本来不是说从前清净，是现在也还是清净，这才叫本来。从「本」本就是古早以来一直到现在，从本以来到现在都是清净无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一般在修行学佛时，都说我们的业障很重，对不对？这个心是黑黑臭臭的、不清净，但是禅宗在看，他是看究竟的，就说大家都是清净的，不是说将来你成佛以后才清净，是你现在就是清净的了，不是现在才清净，而是从本以来从未污染过，这是说什么？是说「性」。一切法分为二部分：一部分叫「相」，一部分叫「性」。你的「本性」从本以来都是清净的，但是你现在出现了一个「相」，就是污染相，不是清净相，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缘所生的，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镜子放在那儿，你都没有用它，也没擦拭它，过几天后它就复盖上一层灰尘，对不对？那我们说这镜子上面有

一层灰尘，但是啊，这一句话是对的，但是也不对。怎么说呢？因为那层灰尘并没有粘在一面，所以镜子实在是没有灰尘，这样听懂吗？实在是没有灰尘，那你说有灰尘那个只是虚假的，因为那可以去掉的，如果去不掉的才可以说有灰尘嘛！好象我们说真药医假病，真病无药医，同样的意思。所以那个镜子实在上面没有灰尘，什么原因呢？就是说镜子跟灰尘「不和合」，听懂吗？它那个是这样，寄在上面而已，同样的意思，我们的心也跟这镜子一样，称为「心镜」，我们有这「心镜」，这「心镜」如果我们久不用它，它也会复上一层灰尘在上面，但是「心镜」上即使有灰尘，实在也未粘在这「心镜」上面，同样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心镜」与那个外尘「毕竟不合和」，如果和合的话，就分不开了。再一个比喻，这「和合」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要修行，就要对这些言词都了解，要很清楚，而且字字分明，把它们分开来看，这「和」就是和平、和谐，因为和谐的关系，所以可以「合在一起」，因为「和」所以可以「合」，譬如说牛奶和水，牛奶加上水时就水乳交融，那就合和，对不对？「和合」的东西你分不开，如果是「不合和」的东西，你就可以把它分开。所以如果牛奶你把它加上水，就无法分开了，只有全部喝下去而已，我们这个「心镜」上面的灰尘，实在是不「和合」，如果「和合」的话就永远分不开，如果永远不分开的话，就没有人能够「断烦恼」，也就没有人能够「证菩提」、「得解脱」，为什么？因为这个污染的事情就已经把你的心「究竟污染」到了，已经合在一起了，粘在一起就分不开了，分不开的话那你就永远这样子，你只会更坏不会更好，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消业障」，也不可能「断烦恼」，因为「烦恼」已经跟你的「心」和合了，这样听懂吗？

所以这个「心」跟这个「境」、「心」跟「外境」究竟是不和合的，表面上看起来和合，跟那个镜子上的灰尘一样，表面上搭在上面，好象和合，其实不和合，以这个「权法」来讲是和合的，所谓「根」「尘」相接而生识，和合，其实以「实法」来讲，实在不和合，楞严经里面也是开示这个道理，但是这个要根机很高的人才有办法，了解这个事情，因为实在不和合，所以它能够把它减少再减少，再减少、减少到后来整个都没有了，然后烦恼渐渐减少，甚至于

可以加新的好的东西进去，所以「心」与「境」不和合，所以心的「镜」本自清净，不管上面复盖了多少黑烟灰尘，它本来就都是清净的，你只要把它擦试干净，它就现出「本来的面目」。这本来面目，你也知道这是禅宗的词语，这个实在很难说，要说得让你们明白真的很难说，不过我就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不知道听得懂或不懂。

光是讲平个「本来清净」，我们这个心就像是一面镜子，本来清净，无量劫以来所造的恶业，不管是杀人放火、十恶、破戒、犯戒这都是「烟尘」，都复盖在我们清净的本心的那面镜子上，让你变成痴痴傻傻的或是业障很重，经也看不懂，也听不懂，有时候还眼盲跛脚，这都是所造的恶业，往昔所造的恶业所感的果，但是不管你无量劫以来所造恶业有多少、有多重，但是你的心也一样是清净，只不过是其所复盖的灰尘实在太厚了，要清除掉它可是要很拼，要有因缘、还要发心，如果能清除掉那么就开悟了，如果去掉了一点，那就有一些明白，不信你试试看。有的人念佛，你如果眼睛闭上，没多久就打盹了，所以佛祖就是知道我们的毛病，所以要我们三分眼，因为睁得太大会乱看，如果这样（闭眼）就睡着了，所以三分眼不会乱看不会分心，所以你知道佛祖的苦心，不是说坐禅或打坐，一定要三分眼，我五分眼难道不行吗？可以啊！如果你有那个境界，你就尽管把眼睛睁开，有时候尽管闭起来，因为释迦佛在打坐时，也常常是闭上眼睛的，像释迦佛要成佛时，那魔女来扰他，说你何必常常这样，眼睛闭起来坐禅，来啦！我们来快乐一下。所以这经文就表示说，释迦佛在打坐时他眼睛是闭着的。那你说佛祖闭着眼睛，我在学佛所以也把眼睛闭上，你闭着眼睛你就睡着了，睡着是怎么样呢？那个就是「昏沉」，为什么会昏沉呢？昏沉就是愚痴，愚痴障重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昏沉。那么愚痴障重的人怎么办？就要努力点拜佛，才会消业障。

「菩提自性」这个菩提，可以说是菩提与自性，这个「菩提」是说一个「觉性」，这「自性」是我们自己的「本性」，这个菩提是你要求的那个菩提、那个觉悟，跟那个自性都是本来就是清净的，这是一种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是说，我们这个「自性」是「菩提」，就是「自

性菩提」，这个「菩提」等于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自性」。这菩提是个形容词形容自性，所以菩提之自性，是本来就有觉性的。到底你现在能觉多少，就看你上面复盖的灰尘有多少，如果都没有整个都现出来，如果盖一分那么就现九分，如果盖九分那就现一分。

「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你看，这些字都很简单，但是却很难了解。「但」就是只要，只要「用」就是使用，只要使用这一个「心」，是「真心」的意思，你只要是用心这个真心去修去悟，就「直了」了就是悟的意思，「直」的意思，你要注意这个「直」，直直下去，不要弯弯曲曲的，直直下去，直直的依照这个「本心」然后去体悟，就能够成佛，这个经文非常的好，我们下一节再说。

### 第三集完

## 行由品第一

### 第四集

继续讲前一节所讲的。

「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但用此心」但就是指，只要用这个心、这个真心去直了，就能成佛。换句话说，不要用别的，不要用什么？不要用「达摩易筋经」，也不要用什么气功，也不要用什么「五禽戏功」，也不要用什么杂七杂八的，也不用「起灵」，也不用什么（其它的），都不用，乃至其它的法门都不用，只用此心。这就很难了，这个有什么难处呢？这个难处就在你要能够觉知自心，要能觉知自心、要能「观心」，而且能观到自心，这样才能用那个心嘛！你没有观到自己的心，你如何能够用此心呢！所以这个难是在此。所有以说这是「上上根人」修的，原因是在这里。但是不要紧，你现在先听这个道理，慢慢消业障或是赶紧消业障也好啦！业障消一消，心就会较明，心明，渐渐地就能用你的心去修了。现在统统不是用心在修，现在

统统是有时用嘴在修，有的或是用其它的、有的用烦恼在修，有的用身体在修，最「粗」的就是用身体在修，这就是指拜佛，这样拜拜拜！拜到最后心就会较明。所以「但用此心」这是最高的，照如此去修，就「直了成佛」，直悟成佛，这楞严经所谓「一门顿超」。那个「一门」是什么？「一门」就是「心地法门」。所以这整部六祖坛经统统是讲「心地法门」，都是教你怎么样在心地上用功，在心上用功夫，所以叫做「心地法门」。为何叫做「心地」呢？因为我们这个心好象「地」，这地就是大地，那大地有什么性质呢？大地的性质是这样的：第一个它能载；第二个它能生。能载就是负载，「载」跟「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大地，在经文里面讲的，不管你放什么样的东西在上面，它统统接受就对了。譬如说这大地、这地上你放金子它也帮你负载，你放破铜烂铁它也帮你负载，你如果在那里拉一把屎它也帮你负载，所以不管多好的它也接受，不管多坏的它也接受，这样叫做「地」。我们的这个「心」也一样，再怎么好的它也能接受，再怎么差的它也能接受，最好的，像佛祖所说的道理，它也接受，最坏的，杀盗淫妄它也能接受，对不。所以这个心如大地无所不载，所以，它统统载得动。再过来，「心」能生，好象大地，大地能生出很多东西，对不对？一切植物都由此生出，水果、稻、麦等等，统统是由大地生出来，对不对？这就譬如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地」一样，它能生出很多东西，只要你撒种，它就够生出来，你撒善种，就生善法出来，你撒恶种，就生恶法出来，对不对？大地也一样，你如果撒稻种，它就生稻子出来，你如撒荆棘或是撒芒草，它就生芒草，对不对？撒荆棘它就生长荆棘出来，同样的意思。所以大地「能生」，我们的心地也同样「能生」，所以你如果撒好的种子，在你的心地上，它就生出好的「法」出来。所以我们就称这个人是好心，如果撒坏的种子在你的心地上，它就生出一些恶法出来，我们就称这个人坏心，坏心好心都是所撒种子的问题。但是，你现在注意，虽然这块地你撒好的东西下去，它生出好的东西出来，撒坏的东西下去它生出恶的东西出来，但是那块地全部都没有改变，你注意到没有，对不对？那块地仍然是那块地，所差别的只是你撒的种子的的问题，这「所撒的种子的的问题」是什么？那

就是「因缘」，对不对？那块地就是我们的「心地」。所以这个心地无始劫来、从无量劫来都一样。但是因为因缘所生的关系，你如果撒善的种子，就生善法，撒恶的种子就生恶法，撒人道的种子就生出人道的法，撒菩提种就生出菩提法，撒饿鬼道的种子就生出饿鬼法，虽然它所生出的东西，统统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差别很多，但是那个心地从本而来没有改变，而且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那些种子，由种子而发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在那个地上，对不对？都在那个土壤上面，但是，那个植物和这个土地「不合和」，注意到没有，这不和合，为什么？如果和合，你就拔不起来了，是不是？所以恶人不会一直恶，好人也不会一直好，其原因在于此。善人不会一直善，为什么？他的心地和善法毕竟不合和，只是因缘所生而已。而因缘所生就是无常，所以你只要给他好的因缘，它自然就生出善法，自然生出好的法，自然消业障，开智慧，乃至证菩提，对不对，都是因缘的关系，而这因缘有很多种，其中一个就是「善知识因缘」，以下会讲。

所以恶法和我们的心就像的植物和地是不和合，乃至善法和心地也是不和合的啊！你不要认为只有恶法和心地不和合，不是的；善法乃至菩提跟这个心地也是毕竟不和合，这是最高的法。所以怎么样，所以以下会讲。

真修行者「一切法不即不离」、「不取不舍」。为何不取不舍？因为「不和合，因缘所生」，如此而已。连成佛也是一种因缘，对不对，「成佛因缘」嘛！有因缘才能成佛啊。但是这一部经所讲的是什么？「众生本来成佛」啊！本来就是佛。但是现在所出现的，只是「暂时的现象」，所以你现在看自己是聪明还是笨，是愚痴还是智慧，而愚痴和智慧的差别，也是非常多，有的比较聪明，有的比较不那么聪明一点儿，有的更加不那么聪明一点，有的更加笨一点，很多种。这都是过去因缘所生，到现在还在受这个业报，虽然在受这个业报，就象以前所种的种子，所开花结果出来，但是这个开花结果出来，如果是愚痴的话，这个恶果和你的心地那个「根」，那个恶果的根，跟你的心地毕竟不和合，所以可以拔除的原因就在此，所以，可以消除的原因

也在此。

所以。如果要成佛，就要「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最后一定要如此。开始不管你如何修，用很多方便法门去修，但是最后一定要用「心地法门」。所以说「但用此心」就是「心地法门」。这样一直在心地上用功夫，才能成够佛。

经文：〔善知识，且听慧能行由得法事意。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好！先看到这里。「善知识」就是众位善知识，诸位善知识，你们这些好朋友，暂且听慧能，就是他自己自称，六祖大师自称。慧能的行由，「行」就是行状，「由」就是由来，「行状」的意思就是他的自传叫做行状，他过去的经历，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就叫做行状和由来。「得法事意」，「得法」就是说他在五祖大师、弘忍大师那里如何得到「衣法」的这件事，「意」是大意，大概稍说一说。「慧能严父」就是他的父亲。「本贯范阳」贯就是籍贯，他本来的籍贯是范阳，慧能大师俗家姓卢。「左降」就是左迁。为何说左呢？这就是降职的意思，被人降职，因为古代是以右为大，以左为小，所以左降就是被降职，「流」就是流放，被流放到岭南，岭南就是五岭以南。「作新州百姓」，「作」就是成为，新州就是新兴县，作新兴县的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他的父亲很早就去逝了。「老母孤遗」，他和他的母亲，「孤」就是指父亲早死，没有父亲的人叫「孤」，「孤遗」是同样的意思。就「移来南海」，就移来南海这个地方住。「艰辛贫乏，于市卖柴」，「市」就是市场，在市场卖柴，砍柴来卖。

经文：〔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

好！看到这里。那时候、有一个时候有一个客人向我买柴，叫我送到他的客店，那个客人收柴以后给我钱，我得了钱就「却」，「却」就是退，就退出来，到门外时见到一位外客念经、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我一听到他所念的经文，我的心就开悟了。要注意这个开

悟不是大彻大悟，但是有所同而已。

经文：〔遂问客诵何经〕。

因此就问这个客人念什么经。

经文：〔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

好！看到这里。这个客人就说他念的是金刚经，这个金刚经是大般若经第五百七十七卷，叫做「能断金刚分」。「金刚」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种比喻。因为金刚就是钻石，是世间里面硬度最大的一种东西，它能够割断最硬的东西，但是自己不会断，所以比喻智慧。智慧能够破除一切烦恼，但是智慧不会坏，所以称为金刚。所以最高的智慧称为金刚，最高的禅定称为「金刚喻定」，就是「等觉」后心入金刚喻定，破最后一分烦恼，就证菩提。「复问从何所来」，又问他从哪里来，又能够持这部经。这个客人就说，我是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的，这个寺内是五祖大师、忍大师，因为尊敬的关系，所以只称一个字而已，应该是弘忍大师。譬如说广钦老和尚，我们因为尊称他就不称广钦老和尚，而称广老。只称一个字而已，不将他的名字全部说出来就是了。五祖忍大师「在彼」，在那个地方「主化」、主持，「化」就是法化或度化，在那里度化众生。「门人一千有余」，他的弟子有一千多人。「我到彼中」，「彼中」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在彼寺中，那个寺内礼拜，礼拜什么？礼拜弘忍大师，去向他顶礼、而且「听受此经」，去听他讲这部经，就是讲金刚经，「大师」就是五祖大师。「常劝僧俗」劝在家出家一切弟子，「但持金刚经」，「但」就是只要持金刚经。「即自见性」就能见性，「自见性」。注意这个「自」字，自见性就是指你自己会悟道、会见性。「直了成佛」，「直了」就是不会弯弯曲曲，直接就到了，好象直达车一样，直达车就不会弯路。

经文：〔慧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另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

礼五祖，慧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好！看到这里。「慧能」就是我，听他如此以后。「宿昔有缘」，可以加一个「以」字，就是因为，因为「宿昔有缘」，自古以来就和他结过缘，所以「乃」，「乃」就是就，就「蒙一客」，这「一客」是另外一个客人，另外一个出外人，这「客」是出外的人、旅客，「取银」拿十两银子给我，叫我「充」，充就是当做，当做我的母亲的「衣粮」，给她做生活费，「教便」，「便」就是马上的意思，立刻去黄梅去参礼五祖。「慧能安置母毕」，我将我的母亲都安排妥当以后。「即便辞违」就和他的母告辞。「不经三十余日」这「不经」不字是没有意思的，中文常常会这样子，就是指经三十余日，为了要形容很快，所以加一个「不经」，加一个「不」字，其实是经三十余日，中文很奇怪，譬如说「地上」就是「地下」，有东西掉在「地上」，就是东西掉在「地下」，「上」和「下」相反，对不对？但是就是这样子，很多这样的言辞。「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以下这开始了，这是第二个公案了。

经文：〔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若为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好！到此为止。他去礼拜五祖以后，五祖大师就问他说，你是何方人氏，好象演歌仔戏。

「欲求何物」你要求什么东西？为什么要问他何方人氏，就是问他的出身，为什么要如此问呢？因为你看公案里面都是如此。大师就会问你从何来或是你是那里人，大概知道你的程度如何，再来「欲求何物」，就是问你的「发心」，你来这里要做什么？问你的「意愿志向」。如果「意愿志向」一问就知道你是何等人、何等角色，这就是你的发心。「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在唐朝时岭南是很「内山」（偏僻），「远来礼师」我这么远跑来礼拜师父您，「唯求作佛，不求余物」你看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很深哪！这些字很简单，但是道理很深，为

何？这你要知道。你要看过「法华经」才知道，「法华经」内就是讲「一佛乘」，什么叫做「一佛乘」呢？因为佛祖讲法讲「五乘」，五乘的佛法有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第五个就是「佛乘」。「人天乘」就是教一般凡夫之人，他不能修行，叫他做一些好事，未来免于堕落恶道，来世还可以作人或者可以升天，去做天人受天福，这样叫做人天乘，这需要受持五戒和十善，中品的人就可以来世再做人，下品的来世就没把握了，上品的人就可以升天，这是凡夫。如果要修道的人，所以受五戒不一定是修道，你要知道受五戒有的是求福，但是你受五戒有大福。再过来就是「声闻乘」，声闻乘的人就是见到娑婆世界很苦，深深感到这个世界很苦很苦，苦得已经不能忍受，所以赶快要解脱，于是就修苦、集、灭、道「四圣谛法」求解脱，这种人叫做声闻乘。再来「缘觉乘」，声闻乘是见到「苦」，缘觉乘是见到「无常」，比较高一点。为何称作「缘觉」呢？就是修「十二因缘」，从这十二因缘里面得到觉悟，所以称为缘觉。十二因缘就是讲无常的道理，因为体悟到无常，所以他修「出离」。其实缘觉乘所修的无常，也是一种苦，但是苦有很多种，可是这个无常是「苦的根本」，为什么会苦，因为「无常」故苦。所以缘觉乘他是有更加高一层的原因，因为他不是在果上，而是在因上，为什么会苦？是因是无常，这个叫缘觉乘。接着就有「菩萨乘」，菩萨乘除了它要体悟到世间的无常和苦以外，为了要自求度脱，同时他还发大悲心要度脱众生，这种人叫菩萨，修六度万行，这叫做菩萨乘。接着菩萨再往上就是佛了，叫做「佛乘」。「一佛乘」就是说在法华经内说的，佛祖说这么多，一乘、二乘、三乘、四乘、五乘，讲这么多「乘」，到底佛祖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佛祖的意思、究竟的意思只是说「你们都应该要作佛」，我跟你们说修「人天法」，然后得到世间的福田，得到快乐，这只是暂且说说而已，为何要如此说呢？因为你没有那个根器，我跟你说那么高的法，你也没法修，所以你现在只要增加一些福报就不错了，如果根器、根机比较好的人，我就叫你修四圣谛、八正道，不再求世间的福田，因为世间的福田是「有漏」的，是无常的，这不究竟，也不能出离，也不能解脱，也还是在三界六道之内，所以你如果有这个根器，我就给你

讲四谛八道的道理，让你去求解脱，或是说十二因缘，让你有更高的体悟。如果有那种人，就是说他除了自己感到很痛苦以外，他又会感觉到别人也一样，所以他有发心要自度度他，这种人就叫做有发大悲心的人，我就和他说「菩萨法」。不是只是说「自求度脱」而已，因为二乘人就是自求度脱啊，但是菩萨是「自度度他」，这要有那个心才可以，也就是说菩萨比较不自私嘛！为别人考虑、为别人的利益而着想，为别人的利益而发心，为别人的利益而努力，为别人的利益而受苦，为别人的利益而受难，乃至于舍生命，这种就是菩萨。如果有这样的人，我就教他菩萨法，就修「六波罗密」，乃至于修「十波罗密」、「四摄法」，如此去修，修菩萨就修菩萨道，行菩萨行，这样已经「四乘」了，对吧！但是这个都不是如来的本意。如来的本意就是说「你们每人都要和我一样，将来都要成佛」这样的意思。因为怎样呢？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们如果不成佛，我们用一个白一点的话说，「不成佛白不成佛」，这样可惜啦！因为你的佛性你不用，你不用来成佛，你宁愿在外面抛头露面，在六道里面轮回，抛头露面，轮转受苦，这样可惜，这样白白浪费，这样枉受苦难。怎么枉受呢？这叫做冤枉，冤枉无处诉，冤枉啊！怎么说呢？你本来不用如此啊！你本来可以不如此，在这个六道里面轮转，可是因为你不用你的真如本性，你不用你的真心，你全是用你的「虚妄之心」在生活。虚妄之心是什么？就是贪、瞋、痴、烦恼啊！跟别人计较，天天就是点钞票，因此就轮回生死，贪、瞋、痴、嫉妒等等，这些恶法都是「虚妄之心」，你不用你的真心，而用虚妄之心在生活，所以永劫不得出脱，所以就枉受苦难，如此可惜啦！可惜你具有一个佛性，甚至于你有佛性你都不知道啊！所谓「不知不觉」啊！所以众生就是如来。如来是已经觉悟的人，对不对？他觉悟什么？他也没有觉悟什么，他所觉悟就是觉悟他的佛性，这样子。那我们不知不觉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不觉得自己有一个佛性，不觉得自己有一个真如本性，所以无始劫来，只是用自己的妄心在讨生活，所以就枉受辛劳，枉受辛苦啊！

好！那么现在回到这个正题。佛种种的方便言说都是什么？这个字「诱」、拐你，好象小

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你会对他说「来来来」对不对！你「来来来」他就走一步，又「来来来」他又走一步。我们就象那个婴孩一样，正在学走路，如来就拿一颗糖「来来来」，你因为想拿那颗糖，你就向前走，所以一步一步拐你，拐到你能够走，拐到你不用扶旁边的栏杆就能走，如此渐渐成熟。所以开始的时候用简单的东西，用人天五乘、人天法来诱你，引诱，再来就用小乘法、再来就用大乘法，最后就用入究竟的一佛乘，这是如来的本意。大家都要成佛，这是究竟，你不成佛太可惜了，意思是如此。

那有人发心，根器大的人一发心，就是我要求佛道，其它我都不要。譬如像世间苦，没有关系，我就是要求佛道，我不求小乘道。当然啦！那些什么世间法，那些东西都不求了，那练气功，唉！这个嗤之以鼻，根本看都不看，然后还有种种的那些世间贪著的法，根本看都不看，弃若敝屣，听得懂吗？好象一双破鞋子该丢掉了，你若是开始学佛的人，一双破鞋子要作何用，你有新鞋子不穿，每天穿那双破鞋子，等新鞋子坏掉了你才去穿它，对不对？所以学佛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觉知，然后「自求大乘」、「自求一佛乘」。但是一般的人不是如此，这六祖大师他说「唯求作佛」，我就是（要）求一佛乘，「不求余物」。但是我们（却）不是，我们很多学佛的人所求的很多，有的比较下等的就求一些世间之事，有的求发财、有的要求病能痊愈、有的求先生能乖些，不要喝酒、不要赌博，儿子会念书、生意好，求这些，这就是求世间的。如果比较高一些的，就求其它的，说这娑婆世界太苦，我要赶快出离，或者说我赶快去西方净土避难哪，不是说去西方净土不好，很好啦！但是现在是说最究竟的，最究竟发心的人，就没有此土彼土的差别，但是也不贪爱这一个世间，所以如果是真正发大心之人，所谓发大心，你要知道，说「他很发心」，发什么心，那真正发大心就是说「唯求作佛，不求余物」。你能这样吗？你自现在开始就不要妄求，世间人有一点可怜的地方就是妄求，虚妄追求或是「盲目追求」，看别人追求那个，就跟着别人追求，譬如有很多人如此，例如现在，好像在十多年前开始的样子，很多小孩都去学钢琴，或学小提琴，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学，我的孩子不学也不行啊！

所以都在比较，这就是虚妄追求。看别人如何，就要如何，还有的人还有更加可怜的，就是上大学或者结婚，也是一样，你为什么结婚，大家都结婚，我也结婚，你为什么生小孩，大家都生小孩，我不生不行啊！真的啊！不生就有社会压力，对吧，有社会压力，那你就过不下去啊！你已经有三个女儿了，还要生孩子是为何？就因为没有儿子，大家都生儿子，我不生不行，赶快生一个，要生一个，又说不够，再多生一个，因为生一个，好像不太安全的样子，再一个比较稳，可以传完满接代，所以这个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而活啊！每个人都在赚钱，每个人一个月至少三万五万，那我至少也要三万五万，我如果赚二万五，就比别人差，就不行了，其实我两万五已经是够用了，但是别人都是三万，我就不能两万五。所以别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因此就虚妄追求。那你如果是真学佛人，你真正有发心要学佛，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气魄，「从今以后不再虚妄追求」。那样叫做什么？这样叫做「息心不求」，你说要学「心地法门」，这个就是心地法门，这个就是最困难的，但是这个你必须做，你如果不做，你读再多的经也没用，我说再多让你们了解也没用，这就要真正在心内自己去用功，「息心不求」。如何谓之「息心」，因为我们的心跳动七十二，一分钟砰砰砰砰这样一直跳，跳不停，每一跳都是在追求，你看能不能让他慢一点，仍然要跳啦！但是不要那么凶，稍慢一点，这样你的烦恼可以减掉很多，而你的智慧会增加很多。我们的烦恼都是由心跳的太凶来的，乃至会有心藏病，也是心跳太快。好！所以这个就解释说「唯求作佛，不求余物」。

有人因为读「金刚经」，说我「无所求」，那都是骗人的，「无所求」你没有那么行，除非你是像六祖大师这样的人物，你才有可能无所求。你现在只要不妄求就不错了，然后再进一步，唯求一佛乘，这样才是正确的。你不要说你是无所求，那都是吹牛，这种大话都不要乱讲，因为讲这种话的人，大概都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自己在求的时候，当下也不知道自己在求，你知道，他会如此与的原因，就完全是无明，无明愚痴在背书，读了一些经书在背书而已。

以下「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你是岭南的人，全是獠獠。獠獠是什么意思呢？獠獠就是夷狄，夷狄是南蛮，我们所谓的「内山兄」。「若为堪作佛」，「堪」就是能，你怎么能作佛。这是激他，激将法，不是在笑他。「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人虽然有南北之分，南部的人和北部的人、台北的作下港的人，但是微型佛性没有南北之分啊，佛性都是平等的。「獠獠之身」，内山兄（乡巴佬）之身与和尚（和尚就是亲教师的意思，我们普通话就是师父）的身体虽然不同，但是佛性有何差别，这佛性有什么差别呢？都一样的啊！

经文：〔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

五祖大师还想跟我讲话，「与语」就是与我语，还要跟我说话，但是看到徒众全都在旁边，「总」就是全，于是就令，就叫我「随众」，随着大众去「作务」，「作务」就是作粗重的工作。

经文：〔慧能曰：慧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獠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

好！看到这里。五祖大师就叫我去做粗重的工作，「慧能」就是我，那是他的自称，就说「慧能启」，「启」就是启禀，启禀师父，慧能来启禀师父，弟子我「自心常生智慧」，常常都生出智慧，这常生智慧，智慧下面打两点冒号，（就是）常生如是智慧，常常都生出这样的智慧，什么智慧呢？「不离自性，即是福田」这样的智慧，就是指众生如果能够不离自性，这样就是福田，这样就是什么福田呢？出世第一福田。好，讲到此为止。

第四集完。

行由品第一

第五集

上节说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弟子」就是说我慧能啦，自心常常生出这样的智慧，什么智慧呢？「不离智慧，即是福田」。这字很简单，但是很深，什么是不离自性呢？这「不离」是「念念不离」，念念都没有离开，一直都是常见自性。常现在前，叫做「不离自性」。这是一个假设句，「若」或是如果众生能够不离自性，即是出世第一福田，就是出世间的福田，这个「福田」是出世间的，不是世间的。「福」怎么会是「田」呢？「福田」的意思，这是个比喻。要讲的主要意思是说那个福，不是那个田，那个田只是个比喻词，那你行这个行所得到的福跟田一样，因为你如果修一个福，那它只是有这么多福，譬如说五万块的福了，那就是五万块，那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五万块如果是说拿去生利息，那就不止了，对吗？所以「福田」的意思是能生的意思，可以生。因为田你若撒一粒稻种下去，它就能生出多少粒米啊！很多很多，对不对？不可数啦。所以你修的福，修一点小福能得到很大的福，那这种福就好象田一样，那个福能够生长，而且生长的倍数不只是十倍百倍千倍那种，乃至于万倍都有，这就好象一粒稻种，结籽以后那个稻穗有多少颗的米啊！那就不可数了，是不是？那这一种福，就叫做「福田」。那这个就不止只是一本万利了，所以若或作生意的人，就会作这种生意最好，一本十万利啊！所以你若是会打算盘的人，现在就是用电算机你稍算一下就会知道，这款的最划算哪！那若讲到这个，大家的嘴都笑嘻嘻，所以这个就是福田。但是那个福有很多种，有的种一得一，有的种一得二啊，那么有的种一得十、得百、得千，但是如果在出世间里面修福的话，那么他所得到的利益呢，不只千倍、百倍、万倍，不可比喻啊，所以只好比喻成福田，那因为能够得到出世间，什么叫做「出世间」啊？就是解脱的意思，解脱这个世界的生死痛苦，所以叫做出世间，不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意思呢！就是解脱这个世界的痛苦、生死轮回，如此叫做「出世间」，那若能得到这样的福田啊！那出世间的福田是什么？就是「不离自性」。你要得到福的利益，最大的是「不离自性」，念念都不离自性，不离这个真如本性。他就向五祖大师这样自呈境界。古早的人去参善知识的时候，都会这样，这「自呈境界」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求印可」，「求印可」不是「展宝」（炫耀）噢！「师父你看！我这么行」，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师父，我现在修行到这个地步，你看怎么样？」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修行人最苦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自己不知道站在哪里，对否？自己站在哪里不知道，自己修到这个地步，不知对或不对，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明眼人指点，说「嗯！这样对」，这叫做印可。所以这不是展宝，这儿附带讲一下，这很重要，你自己所修行的境界，不可以随便跟人讲，当然不可以很骄傲，到处去展宝，到处去吹虚说「我怎么样」、「昨天我又梦到阿弥陀佛了」、「我昨天观世音菩萨又去跟我说这样、怎样」，不可以这样，你所修的境界只能跟一个人讲，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你的师父。那个人是你的师父教你怎样修，告诉你对或不对，对在那儿，不对在那儿，若对，接下去要怎么修。所以六祖大师所讲的，跟五祖大师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呀，不是在展宝的哩。不是说「你看」，现在所有人，我现在所讲的意思就是这样，现在的人不是这样，看哪一位师父很行，就去讲「师父！我现在怎样、怎样」，好似说他很「洋」（自负），很利害。我若遇到哪种人，我都静静地、我都听他讲，我这功夫不错呢！其它的不会，这个还不错，若不要听我讲的，我就听他讲，有时候，呃！很会讲，讲两个钟头久，我也做在那儿听他讲，「噢！对、对」，你要作个好听众，这招不简单噢！这招我是从高中就开始修噢！你现在若要作修行人，你就要这样噢！现在就开始修，若听你讲话，能听进去的人、听得相应的人，你就多说几句，若你听不进去的，你就少说，甚至不要说，甚且要听他说，呕！他就长篇大论一直讲下去，讲得给你耳朵都痛起来。好！所以修行人就要知道「分别」，你是要，何时是听的时候，何时是讲的时候，你不要说，我要度众生，所以我就一直讲啊，若人家不爱听，也拉着一直讲，呕！疲劳轰炸。所以这就是说，你讲的时候，就要有自己有境界才讲，若不是自己的境界，你看书看来的或是听来的，你就少讲点，若不怎么懂的也不要讲，若经文有点懂的，自己不彻底的，也不要太讲，动不动就是什么「如如不动」、什么「真如本性」啦！你若真的有体悟到「真如本性」，你才可以说，但要讲，也要有机会呀。我简单一句话说，有

的弟子跟我这么久，你何时听我说「真如本性」，不曾对吗？因为这是佛祖最高的法宝啊！所以这不是每天拿来在展览的，所以不要这样说，稍微懂几招。这样好！

「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接下去，「未审和尚」不知道，这「审」是清楚的意思，清楚的知道，我不知道师父要叫我做什么事情。「祖云」五祖大师就说，「你这位内山兄根性大利」，你根性很利，就是根器很好。「汝更勿言」你不要再讲了，你有没有看到五祖大师，他也没对他讲「你这样对」或是「你这样不对」或是怎样。「著糟厂去」，「著」是「令」，叫他去糟厂，「糟厂」是马房，饲马的所在。「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行者」就是带发修行的人，叫做行者。一般人所知的行者，都是看西游记的孙行者，孙行者意思就是孙居士的意思，带发修行的人，居士。「差慧能」就叫我去劈柴，「劈柴」因为这间寺院有一千多人，以前劈柴要劈很多柴。「踏碓」就是舂米，舂米是很粗重的事情，舂米是将糙米把米糠给舂掉，这是很粗重的。

经文：〔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到此为止，翻回来。这六祖大师就劈柴舂米，经过八个多月。有一天，五祖大师忽然间看到慧能，就是看到我，就跟我讲，我因为想你的这个见，「见」就是「见地」，你的见地「可用」，「可用」就是可以，你的见地可以，你所修的可以，但是「恐有恶人害汝」恐有坏人害你，「遂不与汝言」所以就不跟你讲话，「汝知之否？」你知道否？慧能就说，弟子也知道师父的意思，所以不敢走到堂前那边去，所以令大家都不知不觉，没人知道，没人知道说我修的不错，也没人知道师父看得起我，这样的意思。「祖一日唤诸门人」五祖大师有一天叫所有的门人弟子都

来，这个「总」就是全，全部都来，下面就是五祖大师给大家讲的话。「吾向汝说」我向你们讲，「世人生死事大」世间人生死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事情啊！「汝等」你们大家，「终日」整日，只会求「福田」，求什么福田啊？求世间的福田，求世间的福田是什么？总说就是名利，出家人也有求名利的呀！有呀，怎么没有。出家人的名利和一般人有时相同，有时候不同，有的较世俗化的出家人，他所求的跟世间人没有什么差别，对吗？求发财，求名啊，什么的！若再说再较高个点的出家人，那他所求的，以名来说呀，种种的虚名啊，要出名啊，要求知名度啊，求庙大个点啊，求弟子多一点啊，或是庙再多一点呀！道场多啊，等等，求弟子多，供养多，这都是出家人所求的，若这样，这都是福。你说出家人庙较大，这样不对吗？这样对啊，怎么不对，这样有福啊，但是你若是用求来的，那样就不好啊，这样知道吗？你若是自己的修行自然感得而来的，这种的好啊，怎么不好，否则大家都去住在山洞里面，这样好吗？这样也不好，所以若是自己的修行自然感得的福，那是很多了呀！那因为自己的修行感得很多弟子，那也是很好啊，但是若是去求来的，心有所求，这样子就不好了，这样知道吗，但是有人不是，一天到晚就想着，现在我要度一百个人或是度一万人，或是度多少出家，在家要多少，现在我要盖几间寺，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些，也没想修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空心思去做各种事情，这样就不对了，对吗？譬如说广钦老和尚，那他老人家就坐在那儿，而弟子一大堆噢，那是好好啊！而你不是，到处去奔波，作广告，这样来的，对吗！所以如果是自己修行的德啊，「福德所感」、「自德所感」这样是很好，那如果是求的，那样就不好，所以福田不要用求的，用什么呀？用修的。你在修的当下，你不作有福田想，这样才是，而且不以得到这些福为荣为乐，这样听得懂吗？得到这些福，也不要说「我好高兴」，因为我有很多福，我的庙这么大间，我的寺这么大，我的弟子多少多少，这样，所以很高兴，甚至以此骄人，骄傲啦！这样子就不对呀！这样子就变成邪道去了，就不是佛道了，所以如果终日只求福田，在世间里面苦苦追求，「栖栖皇皇地追求」，那样就于道相违，我们世间人，我刚讲妄求嘛！虚妄追求，那每个人都

「皇皇如丧家之犬」，就象章回小说里面所讲的，只是求那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这种的不是说五祖大师在教训他的弟子这样，古早就有这种出家人，现在更加流行，不但流行，又给他合理化，说这样在行菩萨道，在世间里面贪着，他说是在行菩萨道，你要会分别。出家人这样，在家人更加普遍，更加的所谓「理直气壮」呀！对嘛！所谓在家菩萨嘛。「自性若迷，福何可救」你若是「自性若迷」，这个是倒装句，「若迷自性」这样也可以，你如果迷了你自己的自性，「迷」字是迷失的意思，你迷失掉你自己的自性，若如此，这世间的有漏之福，要怎么能救到你呢！救不到。「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我给你们讲，我现在讲这部经，我在作冒险，你们知道吗？什么冒险呢！我都直接讲，都没有顾忌，这样就是这样，所以都讲实话啦！这是个大冒险，希望有缘就来结一个法缘。「汝等各去」你们大家都离开，「自看智慧」这个「看」是观看，怎么观看？用自己的智慧眼来观看，观看自心的智慧、自心的菩提之性，然后「取自本心般若之性」，你从这个「本心」、真如本心里面的这个般若菩提的这个性，依照这个去作一首偈子来给我看，也就是自呈境界，看你修得怎样。「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你若是说已经悟到这个大意，「大意」是佛法大意，「佛法大意」这个「大意」不是简单的意思，是说重要的所在，最重要的所在你若悟到，这样我就把「衣法」、「衣」和「法」传给你，所谓「衣钵传人」哪！怎么说衣钵传人知道吗？

「衣」就是穿衣，对吗？但是这个「衣」不是，是「袈裟」，「钵」就是吃饭的钵。怎么传法的时候传给「衣」和「钵」呢？「衣」就是穿衣，对吗？「钵」就是吃饭，那就是说引穿衣和吃饭这两件事，这两件事是世间人一定要做的，所以出家人也是要做的，出家人也要穿衣和吃饭，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生活方式」，所以「衣钵」就代表生活方式，但是也代表「法」，怎么讲呢？因为「衣法」，这个衣的法，「衣」就是袈裟啦，袈裟法这个在戒律里面、出家戒里面很多，都是在规定衣要怎么做、怎么穿、怎么受供养种种，怎么割截等等。所以它那「衣」就是代表戒律，「钵」吃饭，这个也是戒律里面的，但是因为出家人一般就是说过中不食，对吗！然后

过中不食里面等于说包括修行、禅定，所以「戒定」都包括在里面，那所以付给你衣钵代表说「佛怎么吃饭我就怎样吃饭，佛怎样穿衣服我就怎样穿衣服，佛怎么样生活我就怎么样生活」，那「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吃佛的饭，穿佛的衣服」就如佛一般，所以学佛意义是这个意思，那你若把佛的衣钵传给你，你就好象佛一样、如佛一般。所以那个衣这里讲「衣法」，「法」就是以心传心那个「法」，就是见性之法，若传给你以后，你就作第六代祖师。「火急速去，不得迟滞」你们大家都快去，不可以迟慢。「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什么叫「思量」啊！「思量」就是用第六意识，我们有八识，对吗？会思量的作用就是第六意思，前五识是五根嘛，五根吸五尘变成五识，眼、耳、鼻、舌、身对吗？那第六识就是意识，那第六意识它的作用就是分别，所以第六意识又代表等于是妄想的意思，妄想、分别，所以你们不要用第六意识去思量，你若用第六意识去思量「即不中用」，就没效啦！简单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你不能用心去想的，你若用心去想，你的头会痛。在这儿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们听，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大二或大三的时候，大学生都会谈恋爱，对吗？我那时候没有啦！正在进行而已，有一个同学他已经有女朋友，他是很要好的一个同学，有一天他来我家，两个人躺在床上，在那儿「开讲」（聊天），那个大学生又是少年孩子，讲、讲、讲都么在讲女孩子，讲的时候他就引杂志上的句子，他讲说「我看杂志讲说，在测验你爱不爱一个人，有好几种方法」，有测验卷那种的，说第一种啊讲你是不是对他日思夜慕呢？因为有时候你自己讲，我已经爱上某人，自己都不觉得，甚至于不敢确定，对吗？众生愚痴就是这样，糊里糊涂的，爱都不知道自己在爱，甚至自己恨也不知道自己在恨，搞得糊里糊涂，所以那个心理学家就很慈悲呀！就弄出这个测试卷说「如果你有如下现象，就表示你爱上某人了」，这样，头一个他讲「你对某一个人是不是日思夜慕」，他讲「白天想他，晚上也想他」，但是你「白天想他，晚上也想他」不一定是爱他的，所以爱还有更多条件的；第二条他就讲「要是你去某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很美，你很高兴，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时候他若能在身边不知有多好」，那你若说有到这种感觉，

那就更进一步证明说你是爱他的；再过来第三个「你是不是认为说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不管他长得圆或扁，即使生得再丑，也觉得他很美」，情人眼里出西施啦！就表示说你爱他，更进一步证明啦！那第四个就说「你若是得到什么好的东西，你都会想说那都要跟他分享」，若有这样的现象就表示你爱他的，问题还有很多，最后一个他说「你是不是随时都准备为他作任何事情」。他就问我，「我对某人是不是有那个感觉吗？」我那时候的回答我不讲，因为这事过去了，不要讲。我们两个当时不是躺在那儿吗，我就返问说「你对那位粟小姐是不是这样呢？」他说「耶！我想看看啦」，因为他跟他交往已经差不多两年了，他说「我想看看嘛」（考虑），我那时候或霍然起身说「啊！你别想了」，你一想那就没有了，怎么办呢？你还要考虑啊，现在没有状况在前面，你已经要考虑了，等到有状况的时候，那更加不可能，对吗！所以我自早就有一点点的智慧（众笑）。这样他就问我「为什么不用考虑」？我说你没爱他。譬如说若是你家在「火烧厝」（房子着火），你太太在里面，你还想要说，嘿！我是不是要闯进去救她，你若那样想时，你就不会闯进去了，对吗？那要怎样，所谓「奋不顾身」对吗？我太太在里面无论怎样，我也要闯进去把她救出来，我会死也不要紧。那菩萨是什么？菩萨是不要说那厝在火烧的时候，在里面那一个不管是谁，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有人在里面我就闯进去救他，这样就是菩萨，你若想到是你老婆、亲人等想救的人才去救，那就是凡夫。

好！这是解释「思量即不中用」，「你若要用想的，那就没效了」，那等于说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一样，那你若是修到有到那个境界，出来的、所讲出来的，就是那样，不用修饰，也不用思考，那样就是那样，那就是禅宗所谓的「当下」。

因为现在佛法太昌盛，对吗？大家都多少看一些林清玄之类的书，一些名词都知道了，但是，是不是有了解这个字，你若用我刚才所解释的故事，你去想，我知道「当下」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也要配合这位五祖大师，所谓「思量即不中用」，就是不能用「头脑」去想，也不是用「心」去想的，都不能够想，这样挖出来就对了，挖出来的那就对啦！若挖不出来的，

那个就没有了，所谓的「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这样，好！继续再说一点点，「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真见了佛性之人、见了真如本性的人「言下须见」，就是你所讲出的话，就应该会出现你所修的境界，其实我们的佛法真是利害，为什么利害？你所说出来的，就足一代表你修行的境界，那真奇怪。你若修儒家或是修道家、或是修基督教，不管你修什么教，都不知道，默黝黝，纵使你说得口沫横飞，也不知道你真的修得怎么样。但是佛法，你所讲出来的，就代表你的境界，那若名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在哪里，一点都瞒不过，你若讲讲讲讲啊！就讲骗人的啊！就写两个字在这儿（额头），若讲讲说「有修」，啊！就在这儿（额头）（笑）。

你们，就说一般初学者，现阶段所观的大概都是妄心，但是可以观到妄心已经或是觉知妄心已经很不错了，那所谓「觉知妄心」就是「妄时知妄」，要这样，我们用白话说，就是说有自知之明，这就不简单噢！你自心和妄的时候要知有妄，而且要知道妄在何处，就是说这个妄法是什么样的妄法，要知道，但是我们一般都不知道，一般真的都不知道，这糊里糊涂啊！譬如说最常见的就是两个夫妻相骂的时候，他说「你怎么会这样讲」，一个气得要死，譬如说先生向老婆讲些话（后），老婆跟先生「你怎么会这么讲」，先生说，没有，我哪有那个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老婆）又向老公说「明明你就这么讲，我才会生气呀」！但是这个妻子生气是事实嘛，对不对？而先生使这个妻子生气也是事实嘛，对不对？但是先生自己没有觉得啊，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常常这样，讲一句话给人气得半死，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对他讲的时候，他也气得半死，说「我就没这个意思啊」！所以「恼人的时候不知恼人」，对吗！所以那个心要很微细，要所谓「法华经」里面「善分别一切法」，你这一句话讲出去的时候，对方会怎么想你就要知道。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咱们一般人都是讲出去的话啊，我若想到那儿就说到那儿，就进出去啦！先进出去，他若生气的时候再说，要吵就来吵吧！谁怕谁，对吗？所以你讲这话出去的时候，人家的感觉会怎样，这都要考虑到，这变成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先知

先觉」；一种人是后知后觉；另一种人是不知不觉。先知先觉的人是说，平一句说还没有讲出去的时候，就全部考虑好了，平个考虑不是说想半天哩！就这样「霹雳」一刹那就知道，「这句话讲出去有什么效果」，先知先觉，呃！所以都不会讲错话，所以如来的「十八不共法」里有一个「言无失」、「语业无失」、「一切语业无失」，一定没有失误就对，这是先知先觉的人；那「后知后觉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若是有时候有失误，讲出来的话去恼到人，被他恼到的人就会说「你怎么这样讲呢」！他会说「耶，我怎会这样说，啊！失礼、失礼」，对吗？这就是「后知后觉」，跟他说一下他就知道，他就承认。「不知不觉」的人就是说，「你怎么这样讲」，他就会说「没有啊，我不是这么讲的！」或者「我虽然这么讲，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若这么讲，就是这个意思，怎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用佛法，去观察这个世间人，很有趣。

所以你要先善分别一切法，然后你在观的时候，就是先观自己的心。这个「观心」哪！你就要了解「唯识学」，我们人有「八识」对吗？这八识大概就是这样，「前六识」大概都在表面上的，那开始观到的，大概都是前六识的作为，然后渐渐深入的时候，再观到第七识。第七识是什么？是我执、我执的中心，所以就会看到自己执着的所在，若看到自己执着的所在，就较不会执着了。但是一般人比较没办法作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在执着啊！顺便提到，佛说的一切法最重要的就是破执着，这是在讲这一部经我才讲的，这也可算是如来的秘密啊！今天「俗卖」（大减价）给你们，若有本钱的人「卖回去」，这很好用，都是为了破执着，这执着里面有很多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执」。因为有我执，所以产生「法执」，那法执又更微细，知道吗！我执是「二乘人」破的，二乘人就是声闻、缘觉，小乘人破的，而法执是大菩萨破的，但是你不要说「我这是法执」，其实一般在学佛的人都是我执，不是法执啦！或是「我、法」两个都执，还谈不到破什么法执，但是要破法、破执啊！就要先见到自心的执着，那个自心的执着就象什么呢？有如我们的心哪！就象大白鲨，你知道吗？大白鲨那电影有看分配吗？大白鲨那嘴、那一嘴牙齿十分锐利，若被它咬到，就不会放掉了，对吗！我们那个心就

和那大白鲨一样，若抓到东西就不放了，就不放、「坚固执着」，经里多么讲「坚固执着」噢！就一定不放了，死也不放，你如果讲他的话，它还要反咬你一口。所以先要看到，自心的这些虚妄相，因为见到自心虚妄相，虚妄相如果看到了，就放掉了，渐渐放掉。放掉虚妄，就没有虚妄，放掉虚妄，即无虚妄。如果是根器利的人，放掉虚妄，达到无虚妄，那就如经里面所说的「若梦醒时，即自无梦」，懂吗？若在作梦时，梦醒之后，就不再梦了，梦中是作梦，梦醒时就没有梦。如是，若「去妄」的时候，就没有虚妄，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就是说，真如本性自然现前。所以在用功的过程中，还是要先观这个妄心，这个妄心的下面就潜藏着真心，这是一个方便说法，其实若是最究竟的说法是什么呢？是说「这个妄心的本体是真心」，这样听得懂吗？这「妄心怎么样做成的」呢？它的材料是什么？它的材料是「真心」，这很深了！这样我说个比喻，就像海的波浪，「海」无事它不会起波浪，什么事情会令它起波浪？就是有风的时候，它会起波浪，对吗！若是小风、微风、微微风，它就起小涟漪，对吗！如果是中等的风，它就起一点点小波，如果大风它就起大浪，甚至是三十层楼高那么的大浪，可以把几万吨的船都吞掉，对吗！这都是因为风的因缘。但是，不管它是涟漪或是小波，还是大浪、还是巨浪，它的成份都是什么？成份都是水，对吧！水性有没有改变？没有，只有那相状改变而已，它那外表的形象改变。所以，那个水，如果这样摆动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涟漪」，「名为涟漪」，如果这样子的的时候（师父用手大幅度比划），我们称为波，如果这样子的的时候（师父用手更大幅度比划）我们称为浪、大浪，但是「其为水也、一也」，这个水是同样的水，「水性一如」啊！水性从本以来都一样，都没有改变，不管你怎么样起风作浪，水就是水，海水就是海水，咸度都没有改变啊。所以我们这个心也是一样啊！不管它做好事、做坏事、乃至智慧、愚痴，它的那个构成的成份，都是「真如本性」，没有其它的材料，材料都同一样，只是它做好了以后的那个形状不一样而已。因为形状不一样，所以它的作用不一样，这样能听懂吗！所以「其体皆同，以相不同，故用不同」，所以一切法有这三种就是「体、相、用」。「体」是一样，但

是因为现出来的「相」不一样，所以它的「用」不一样。譬如说我现在穿这一件袈裟，就变成所谓的法师，对吗，同一个人，我若现在把这袈裟脱下来，头发留起到，西装头梳起来，西装披上去，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时候就不会有人叫我师父了，是不是？或是穿别的款式的衣服，因为只是外相的不同，所以它起的作用就不同，对不对！同样的，我们「自心」也是一样，它起种种的相状，但是它的这个「其体」是一样的，那你要「观心」的时候，就这样去「观」。所以，我刚才讲说，你现在观到的虽然是「妄心」，但是妄心的根本，它的「本体」是真如，这一点啊，我们下一堂再进一步的发挥。呃，好吧！

## 第五集完

### 行由品第一

## 第六集

我们今天继续看「六祖坛经」。这本经的第四页第三行。

五祖大师对大家说，叫大家去作一首偈，拿来给他看。上次说到「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今天说下去。

经文〔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靠慢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看到这里。

「若如此者」，「如此」就是见性之意。如果是这样见性的人，「者」的话。如果是这样见性的人的话，「轮刀上阵」，「轮刀」就是挥刀，如同车轮这样转动，「阵」就是战阵，「战阵」就是在战场上，如同在战争的时候，挥着刀上战阵「亦得见之」，这样还是看得到。看什么？

看「本性」看得到，如果曾见到则「一见永见」，真正见到是「一见永见」，不是看到以后就没有了。如果是这样那一不是真正见到，有时我们在修行时，今天修行的很好，第二天就没有了，不知跑到那里去了，有时不是第二天不见的，有时是早上修得很好，下午就不知跑到那里去了，或是上午修得很好，下午别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就完全乱了，那就是没有真正的见到。所以如果真正的见到，应该是「一见永见」，「一见永见，念念现前」。因为见了以后，「性」如果是囊中之物，它就是在那里，你如果不去移动它，它就永远在那里，所以不用怕它丢掉，不用怕它不见，不用怕它跑掉，它不会长腿跑掉，如果你有这个知觉性，觉知它在的时候，那它就永远在那个地方，所以它永远在那里，不只是念经的时候在那里，坐禅的时候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也在哪里，走路的时候也在哪里，甚至大便的时候也在哪里，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也在哪里，甚至和人家讲话的时候也在哪里。更进一步如同五祖大师所说的，「轮刀上阵」的时候也在哪里，在枪林弹雨中，现在没有拿刀子的了，如果在打大炮或是机关枪在扫射的时候也在哪里。不只是在那里而已，也是看到自己的本性在那里，所以这「轮刀上阵」的意思就表示很危险的时候，性命很危险的时候，也一样看到「本性」在那里。如果大家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造次亦如是，颠沛亦如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造次」的意思是说心很乱的时候、慌乱的时候，心中慌乱的时候，也一样要守着「道」的意思，「颠沛」就是「颠沛流离」，那就是说落难的时候，一样要守着道的意思，这和五祖大师所说的一样，「轮刀上阵」也一样要看到自己的本性，你不可说刚才怎样，一念忽然忘掉了本性，刚才因为很危险，所以才忘记了，好像有一点理由或借口，那样不可以，那样的话，就不是究竟的真正见到「性」。这本经有古人写的注解，小字的「喻利根者，见机而作」，这你要用铅笔把它画掉，这个不对，这个牛头不对马嘴。「众得处分」，「处分」就是命令或吩咐。众人得到五祖大师的吩咐之后，「退而递相谓曰」，「递」就是「更」、「轮换」的意思，一个传一个叫「递」，避如说，我拿一部经典或讲义，你们传下去那就叫「递」，所以叫「传递」，或是「更替」都是同样的意思，「递相谓曰」，「交相谓曰」，

「更相谓日」，互相说来说去，说什么呢？「我等众人」，「我等」就是「我们」，我们这些众人呀！必须要「澄心」，「澄」就是「净」，把心清静下来，再来用意，「意」就是「心」，再用心来作这个偈，「偈」在梵文里有固定的字数，一句有几个字，而且有押韵，但是把它翻译成中文之后，这个偈颂字数可以固定，但就没办法押韵，如果还要押韵就很困难，就和做诗一样，所以一般佛经翻「偈颂」时，字数固定依照原文，但是没有「押韵」，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翻译佛经，主要就是要知道意思，不是在做「美学」、「美文」。「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这个「将」是拿去的意思，拿去「呈给」和尚看，呈给师父看「有何所益」，有什么「利益」呢？「益」是「利益」之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神秀上座」他已经是「上座」，就是他已经出家二十年以上，在教大家，就象老师一样，所以「教授师」（梵文即阿闍梨），如果在密宗里面，西藏翻做「上师」，密宗里全称叫「金刚阿闍梨」，在真言宗就不说「上师」，在正统的密宗称「金刚阿闍梨」，现在自己封「金刚阿闍梨」的很多，这「阿闍梨」不可以乱封的，也不是自己「封」的，这一定要有传承，有师父教你、认可，不是自己封的。接下来「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一定是他得到祖师位，「我靠谩作偈颂」，「谩」就是且莫，我靠且莫作偈颂。「枉用心力」，「枉」就是「白白浪费」之意，「白费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大家听到这些话，心都停下来了，「咸言」，这「咸」就是「皆」、「都」，都说「我等已后」，这个「已后」和那个「以后」是同样的意思。「依止秀师」，「依止」就靠他、依靠他，但是这个「依止」在佛法里是一个专有名词，就象你去住在一个寺庙里，那个寺庙里的住持师父，就是你的「依止师」，当然这是指「出家人」而已，如果「在家人」就不可以这样说了，你去「依止」的那个地方，俗语就是「掛单」。「掛单」是什么意思呢？「掛单」就是我们出家人有「三衣一钵」，如果要出门「三衣一钵」带着，「戒本」、「戒牒」带着，打一个结，包一个包袱，那叫「单」。去到一个寺庙以后，找「知客师」，「知客师」很大，「知客师」验你「戒牒」，合格说你正式受过戒，问你的师父是谁，你住在那里，在那里受戒，受戒多久了，

都要登记下来，就象住旅馆一样，然后才准许你「挂单」，不论你「戒腊」多大，都必须向那个「知客师」礼拜，然后才把你分到寮房去，到寮房以后，那里有一个勾勾，你就把你的「衣单」挂在那里，那就叫「挂单」。所以在家人如果到寺庙里去住，不可说「师父我今天在这里挂单」，因为什么？因为在家人没有「单」可以挂，你是「借宿」可以而已，所以不可说你去「挂单」。现在都有人乱说，不知意思。「师父我今天晚上要在这里借宿一晚」，这样可以。如果出家人去「挂单」的地方，那里的住持师父就是你的「依止师」。以后我们依止秀师就可以了，这里「秀师」就是「神秀师父」。但有人不知道，有刚刚学佛的人，听到出家师父，大的就喊较小的什么什么「师」，对不对，譬如说「法中师」，在家人也跟着称「法中师」，那样没礼貌，你要称「法中师父」才对。接下来：

经文：〔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看到这里，神秀法师就想，这个「思惟」就是「想」，这个「思惟」不是我们开始讲经时讲的「思惟修」的「思惟」，「如理思惟」，这个是「思想」的意思，「诸人」就是「大家」，大家都没有写偈拿给师父的原因，「者」就是「原因」的原因，就是「的……」，可以「的人」，「的地方」，「的原因」等等，在这时就是「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为我」这「为」就是「为了」，「我与他」，他是「他们」，这个「与」是「做」，我做他们的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我应该写一个偈，拿去给师父看，若我不呈偈，没有拿偈去，和尚如何知我心中的见解是深还是浅，「见解」有两种意思，「见」就是看见、「亲见」，就是「亲身的世界」，如果是「解」是比较「表面」的，是文字上的了解，就是「解」，真正到达了那个地步，就叫「见」。例如「念佛三昧」来说，这个词大家都会说，但是真正达到「念佛三昧」，就是「见到」，「见到」念佛三昧的境界，若能了解念佛三昧，其中有什么事，或要做什么事，要如何去修，这就

叫「解」，但是去「修」，「修」之后达到了那个境界，就叫做「见」。所以用字都很简单，所以就变成好象一个「陷阱」，禅宗都是如此，好象一个「陷阱」，乍看好象在吃什么，吃粥，咕噜咕噜一直下去，都不用嚼，结果都不了解。「我呈偈意，求法即善」，如果把「偈」呈出去，「意」就是「用意」，用意是「求法即善」，如果是为了「求法」，这个法是什么意思呢？「法」就是「传法」，因为如果「五祖大师」要传给他「祖师位」，他一定还有一些「诀窍」，有一些「秘诀」，会告诉他，你现在要当祖师了，我现在有一些「绝招」传给你，所以这些「绝招」只有祖师传祖师，其它人不可以讲的，所以说「求法即善」，「觅祖」这个「祖」就是「祖位」、「祖师位」，「觅」就是「求」或是「找」，如果是要找「祖师位」，那就是坏的、恶的，如果是为了求法的，那就是好的，那如果是为了要那个「祖师位」那就不好，为了那个祖师位，就变成求名、求利，但是如果「求法」就好，「却同凡心」，「却」就是「反」、「反而」，如果为了求「祖师位」，而去写一个偈给师父看，那样反而「同」、如同，「凡」就是「凡夫」，如同彼凡夫，就他那些凡夫的心一样，「夺取圣位」，「夺」就是「欲夺」，想要夺这个「圣位」，因祖师位就是圣人位，我们说「佛祖」、「佛祖」，「佛祖」不是合在一起说的，是分开的，在禅宗是分开说的，「佛」他「祖」，「佛」是「释迦佛」和「十方一切佛」和「祖师」的祖。如果要夺那个「祖师位」，就变成好象凡夫人一样，「奚别」那个奚，就是「何」、「何别」，有什么差别，「若不呈偈」，若是没有呈这个偈，「终不得法」，这个「终」就是永远，永远也得不到法，「大难、大难」，实在是真困难，他这个描述的好像短篇小说，描写他心理的交战，他的心理很冲突。

经文〔五祖堂前，有壁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着，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

看到这里。

这五祖大师寮房前面有步廊，步廊就是走廊，「三间」就好象三间房子那么长的走廊，「走廊」当然上面有盖的，「拟」就是「想」，想要请这个或是「预定」要请「供奉」，这个「供奉」是个官名，唐朝时如果有一才一艺的人，有特殊才艺的人，就在朝廷去供奉内廷，譬如会画画的人，就在内廷里面教那些公子或是太子画画，若会唱歌，就教他们唱歌，甚至会运动的就教他们运动，会打拳的教他们打拳，当然要很出名的人，这种叫「内廷供奉」，简称「供奉」。有一个「供奉」他名叫卢珍，要请他来画「楞伽经变相」，这个变相是佛在讲经时，前面都有一个「叙述」，说「一时佛在什么国，有什么人，和什么人在一起，讲什么经」，这是一个叙述当时的会场，例如「法华」，讲「法华经」就有「法华会上」，讲「楞严经」「楞严会上」，对不对？如果把「法华经」讲经那个会上的现场依照经文所叙述的，看有些什么人，把它画出来，这就称为「法华变相」，如果是「弥陀变相」、「阿弥陀经的变相」也可以，「阿弥陀经变相」就是阿难尊者、那些尊者都画出来，须菩提等等都画出来，世尊坐在那里讲经。如果是「地藏变相」就是那些诸大菩萨都画出来。如果是普门品的变相，就要有诸大菩萨、声闻弟子、在家弟子、还有一个「多宝佛塔」，这样就是普门品变相。这个是说「楞伽经变相」，就是佛在「楞伽山」，「楞伽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锡兰），在锡兰的「楞伽山」上讲这部经，把「楞伽会上佛菩萨」及天龙护法等等，都把他绘出来，这就叫「楞伽经的变相」，这在敦煌里面有很多「佛经变相图」。他就要请卢珍把这个楞伽经的变相图画下来，及「五祖血脉图」，「五祖」就是五位祖师，不是只有五祖「弘忍」，从「菩提大摩祖师」开始，这个「血脉」是传承之意，为什么称为「血脉」，因为是「嫡传」，「嫡传」的意思就是「大房」生的，意思就是「正传」，如果是「姨太太」生的就是「庶传」。因为是祖祖相传，都是正传，所以都是嫡传。为什么要画这两种呢？画「五祖血脉图」的意思是说，初祖达摩祖师如何传给二祖，如何从西天来，如何到广州，见梁武帝，因为不合，又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然后慧可大师去求法，然后如何教他

印证，如何得法，然后慧可大师又再次中何传给三祖僧璨禅师，然后僧璨大师再怎么样传给道信禅师，然后道信禅师再如何传给五祖大师，到五祖大师为止，都把它画出来，好象看图识字。他现在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表示以前祖祖相传，都是以「楞伽经」来印心，所以「楞伽经」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但五祖以后就换成「金刚经」，这是五祖大师的智慧，也是古代祖师所说的，这是菩提大摩祖师的一种「授记」，这楞伽经到二百年以后，就变成只在讲相上、变成在讲「名相」，所以就不在「性」上求，只专在「名相」，好象在搞「唯识」而已，所以就无法作为禅宗「以心印心」的特别经典，当然这个「楞伽经」是非常特殊的，它是「性」、「相」两宗都当作是根本的经典，因为相宗的东西在这经里面，也是一样重要，是「性」、「相」融合的东西，所以非常的深，但是传到五祖的时候，那时众生就渐渐地只求「文字言说」，所以在「楞伽经」里面所见的，就不是「真如本性」，而是只看到那个「相」。所以禅宗的祖师为了使众生不再著这「名相」，因此就换成用「金刚经」印心。「流传供养」，画下来以后，大家就可以流传来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写完了以后，好几次要拿这个「偈」去给五祖大师，结果心中恍恍惚惚，全身都流汗，「拟呈不得」，想要呈但没有成功，「得」就是成功，前后经过四天，总共十三遍，「度」就是遍，十三次要呈「偈」都没有成功，神秀法师就这样想，「乃」就是「就」的意思，「不如向廊下书著」，「向」是「在」的意思，「书著」是「写上」的意思，「从他和尚看见」，「从」就是「随」或是「任」，就是不去教他，也不去勉强，随便他，他看到就看到了，若看到时「忽若道好」，如果看到时忽然说这很好，「即出礼拜」，「我」就出来礼拜说，师父这是我写的，「若道不堪」，「道」就是「说」，如果他说「不堪」，「堪」是「忍」的意思，「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向」好就是「在」，冤枉在山中、在山里面修行这么多年，而且还受人礼拜、受人顶礼，写一首「偈」就让师父说这不行，见不得人，这样就很不好意思，「更修何道」，更说修什么道，每天都被叫师父，每天都被礼拜，结果写一首「偈」出来，师父说不行、见不得人，这样就很不好意思。

「是夜三更」，那晚三更，都没让别人知道，自己拿灯笼，去到南廊壁间，就把他的「偈」写下来。

经文：〔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若尘埃〕。

这是很深的哩。你不要以为五祖大师把这个说的一文不值，你也觉得一文不值，不是的，这也是一种很大的修行境界。「身是菩提树」，这个是一种文学说的隐喻，「隐喻」就是「譬喻」，这个「譬喻」为隐藏在里面，不是明喻表示出来的，有一个「好象」就叫「显喻」，如果不是显喻，反过来说，不说「你好象冬天的太阳」，而说「你就是我冬天的太阳」，用「是」的时候就称「隐喻」，「你好象我冬天的太阳」就是「显喻」，如果把那啊比喻变成一个等号，那就是「隐喻」。这个神秀法师所用的这就会「隐喻」，「我这个身就是菩提树」，这是「隐喻」，他不是说「我这个身好象菩提树」，不是，他说「我这个身就是菩提树」，所以是个「隐喻」。「心如明镜台」，我这个心好象明镜台，「明镜」和「台」是两个词，我这个心好象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又有个台，而且这镜子是很明的，很清晰的。「时时勤拂拭」，我若常常、很殷勤、很勤劳的去把他擦拭，去擦干净，这样就「勿使惹尘埃」，不要让这个镜子沾上尘埃，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意思，一般意思是这样而已。但是进一步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说「菩提树」，如果没有这样问，神秀这首偈就太简单了，什么叫「菩提树」？「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坐在哪里，坐在「菩提树」下，对不对？所以「菩提树」是佛成道所依的地方，「成道所依」，因为有那棵树让他依靠，他在那里坐禅，思惟个切的道理，所以他可以成佛，所以是成道之所依，但这个所依，是唯识学的名词，这个比喻什么呢？这是比喻我这个身体虽然会臭、会腐，但我要修行、要成道也是要依靠这个身体，就象世尊在修菩提时、在修行时他依靠那棵菩提树一样，所以我现在要修佛道，也是依靠这个肉身，所以这个「肉身」就是所依，所以他说的「菩提树」的意思是所依，不是真正在说一棵树，你必须了解，因为这是个譬喻。所以依于菩提树，而坐禅得成佛道，依于此身、此五蕴身而修道得成佛道的意思。「心如明镜台」，为何说「明镜

台」，这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在修行时有一个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对不对！有「四智」，在「四智」中最后一个智就是「大圆镜智」，转「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镜智」，这个是在成佛的时候，成佛的时候「转识为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解释一下「大圆镜智」，「大」就是无所不包，「圆」就是「圆满」，「镜」就是「能照」、「能现」，「能照、能现、能显一切，而自身不动」，后面这句很重要，「而自身不动」叫做「镜」。譬如「镜」可以显示一切事物，但是它自身都不动，自身没有改变，所以这也譬如第八阿赖耶识一样，它可以应一切外镜，而现一切像，但是它自身都不会改变，另外又表示这个「镜」，虽然能「现」、能「显」一切，可是与外镜终究不合和，因为不合和的缘故，所以不受染污，所以毕竟清淨，「毕竟清淨不动」，这就是「镜」的意思，所以你要依这个意义去了解，不论是修唯识也好，「习禅」也好，都依这个去了解，才能开智慧，所以「大圆镜智」的意思就是这样，「广大无所不包、圆满、能照、能显」这样的智慧叫「大圆镜智」。我这个心就象这样的镜子一样，「镜台」的「台」没有意思，他要说的主要是那个「镜」，所以我这个心就象那镜子一样，这个「镜台」你若好好用，让他显出他的功用、作用，充分显出它的作用，那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呢？要「时时勤拂拭」，就要经常去擦，意思就是说你每天都要用功，不是擦一天用三天，或是擦一天用一个礼拜，你一看并不脏，不脏就不擦它了。不是这样，天天都要擦，「时时勤拂拭」，不要让它惹尘埃，如此这个「明镜台」就一直都「明淨」，故这「时时勤拂拭」就是常常要保持清淨，这表示要「拂拭」，要擦我们的心，这个心要常常擦干净，不沾污秽。什么是污秽？贪、嗔、痴种种的烦恼，那些污秽都要擦干净，不要让他惹尘埃，「不惹尘埃」是什么？那就是「离欲清淨」，「离欲」则这个「心镜」上都没有沾「五欲六尘」的污秽，这样就永远清淨自在，他的意思是这样，你看这样简单吗？这不简单，所以不要祖师笑他，我们也跟着笑，不能这样，其实这是很深的。所以在历史上，他也是「北宗」的祖师，「六祖大师」是「正传」、「嫡传」，「大房」所传的「正法」是南宗，他是「北宗」等于是附属的，但还是很重要，他这个法是「渐修」，这个法门叫「渐

修法门」，「六祖大师」那个法门就是「五祖大师」所传的，是什么呢？就是「顿悟」。所以「北渐南顿」，北方的法是「渐修」的，南方的法是「顿悟」的。讲到这里。

## 第六集完

### 行由品第一

#### 第七集

经文：〔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惹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

先看到这里。

这神秀禅师，他已经将这个他写了以后，「书偈了」，「了」就是完毕的意思，「便却」，却就是退的意思，退回他的房中，「人总不知」，「总」就是全，所有的人全都不知道，「秀复思惟」神秀又再这样想，想以下的事：五祖如果明天看到这个偈，如果欢喜呢！「即我与法有缘」，那就是我与这个法有缘，「即」就是「就是」，就是我与这个法有缘，我能即「得法」，「若言不堪」，如果说这个「不能看」（台语），这样不行、「糟糕」（日语），「自是我迷」就是我迷，「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与「悟」、「开悟」正好相反的意思，你要知道禅宗可以说是所有宗派里面最严的一派，这和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正好相反，以为说禅宗最不严、最轻松、最自在、洒脱，其实不是，禅宗最严，严到怎样？严到起心动念都要注意。所以，那有说因为我习禅，所以我很潇洒，你潇洒，那你就要吃棒子了。所以他现在说，「迷」的意思是什么呢？凡是「未悟」都叫「迷」，要是没悟、没开悟的人都是「迷」。所以这是最严格的定义，对吗，「非悟即迷」嘛！所以你还要看禅秀禅师他那样讲，就瞧不起他，他的「迷」的意思，是很严格的定义。

那么什么样的人「悟」呢？成佛的人是开悟的人，除了佛以外的人都是「迷」、都是「在迷」，所以我们不是有讲，「十法界」那就是六道、（加）「声闻」就是第七个、「缘觉」八个、然后「菩萨」九个，这叫「九法界」，然后最后一个法界是「佛法界」、如来法界，那这个在佛以下的「九法界」，这「九法界」统统是叫做凡夫，也都还是「迷」、也都是众生，所以菩萨、即使是「等觉菩萨」也还有「一分无明」未断，所以还有无明未断，都还不能说完全大彻大悟，所以大彻大悟就名为「大觉」，就是「佛」。所以神秀他在这里说，「自是我迷」这个迷是说自己，谦虚啦！我还没有开悟嘛，还没有大彻大悟，所以是「我迷」、迷于自性。所以你不要看到这里，就说「那他也和我差不多，我是迷，神秀禅师也还是迷啊」，所以不要轻视他，他已经很高了。

「宿业障重」，这「宿业」的「宿」就是「宿世」的意思，宿世的业障很重。这「业」是什么业？就是身口意所造的三业，构成的障碍很重。「不合得法」，「合」就是应该，所以就不应该能得到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假如师父说我写的这偈、我这个境界太差、不行，那样我就不怨师父，这样听懂吗？不怨师父说我写的这么差，明明我就写得很好，你怎么说我写的那么差，不是这样，是师父对，不是他看错，那是我自己还有「迷」在，我自己业障重，这样子，所以不应该得到法。所以这修行已经很高，修养很高了，对吗！师父如果说好、一定好，那师父如果说坏，这样一定是坏，那是我自己还不够格，不是说师父偏心或怎么样。「圣意难测」，「圣意」就是圣人的心，那「圣人」就是指五祖大师，因为在圣位，和诸佛菩萨同一阶级，祖师和诸佛菩萨同一阶级，所以就叫「圣意」，「难测」很难测知，我们凡夫无法了解，说他们圣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但是圣人对我们凡夫心里面所想的都知道，嘴还没开就知道你的喉咙底（台语）。「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五更差不多三点左右，古时候说「五更早朝」，要去参皇帝，那都是天没亮。所以古时作官也不是很轻松的事，不像我们现在在朝九晚五（台语），九点才上班，九点他们已以下班了，作官的已经下班了。「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五祖大师已知道神秀禅师「入菩提门」、入无上菩提之门、入见性之门未得。那入门就怎样？入门

就看到了。这修行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入门；第二个就是登堂；第三个就是入室。所以头一个阶段就是入门，我们常常讲说，他是他的「入室弟子」，就是得到他的所有的秘密，就叫做「入室弟子」，那还有一种叫做「及门弟子」，我们如果「谦虚」，写信给师父，可以写及门弟子，「及门弟子」是谦虚地说「我只是到你的门口还未进去，门槛还没跨进去」，表示说「师父你真高，弟子我真无能，我有缘拜你作师父，但是我只到了门口而已，还未跨过门槛」，所以及门弟子，是到了门口尚未进去，但是能够入门已经很利害。你知道吗，一般都是找不到门路，对吗？在那里到处乱窜、乱转，连门路都找不到。所以他这个「入门未得」的意思，就是说「还不见性」的代名词，这见性也是分好几个阶段，我上次有讲过，有初见性，然后有毕竟见性，毕竟见性就是毕竟成佛啦！如果真正开悟，例如初地菩萨，就是见到「性」的地步，所以初地菩萨又称为「欢喜地」，为什么称作「欢喜地」呢？因为初见性，非常的欢喜，生大欢喜心，说「啊！自性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本性原来是这个样子」。下面就有了「何期自性」那就是这种感叹啦！开悟时候的感叹。好！这愈讲就愈高潮啦，下面慢慢再说。「入门未得，不见自性」，没见到自性，因他未入门，怎么看得到。这「自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切法的自性；一种就是自心的自性。那一般所说的自性是自心的自性；第二步就是一切法的自性。但其实这是相通的，你若看到自心的自性，当时就见到一切法的自性，因为一切法就是在自心里面现出来。所以你若只看到自心的自性，而没有见到一切法的自性和我自心的自性是一样的，这样就仍是没看到。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秘密啦！所以你若看到自心的自性，就应该也看到外面的自性、一切法的自性，山河、大地和一切众生、九法界的自性统统和我的自性是相同的，这样就是真正的见性，要不然就是叫做「一偏之见」，那样不是真正见性，要不然你只看到我有自性，别人都没自性，这样就不是真正见性，这样就会变成骄傲了，是不是？这样就是不平等了，所以你要是见性，就是见到「平等之法」。什么平等呢？就是我的自心和外面的性全部一模一样，完全相同，没有高下之别，所以「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金

刚经」里面所讲的，下面我们等一下再说清楚一点。所以神秀还没看到自心的自性和一切法的自性，统统都没看到。

经文：〔天明〕。

第二天天刚亮时。

经文：〔祖唤卢供奉来〕。

五祖大师就叫卢供奉来。

经文：〔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好！先看到这里。

第二天天亮时，五祖大师叫卢供奉来，「向」就是在，要在南廊壁间那里画图，忽然间看到这个偈啊，其实这是表演啦！他跟本就知道啦。忽然间看到这个偈。「报言」报就是对那个卢供奉讲，五祖大师对这个卢供奉说「供奉却不用画」，供奉你啊不用画了。「劳尔远来」，「劳」就是辛苦你啦！「尔」就是你，从这么远来，下面那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没说了。「经云」这是什么经啊？「金刚经」啦！「金刚经」上面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就是一切的意思，所以一切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什么叫做「相」呢？这个「相」也是佛法里的专有名词，「相、象、像」在古文里都是相同的意思，但是在佛法里都是写成下面的这个「相」，我们现在外面的照相馆，他们常常都写下面的这个「相」字，有的也写这个「像」的，其实本来是这个「像」，这个「像」是什么意思呢？「像」就是「相像」啦！就是「很相像」叫做「像」，但是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来是这个「象」，这个象的意思是形状，「相貌、相状、形貌、像状」全都相同的意思，所以这一切法它都有一个形状，不管是抽象还是具象，都有一种形状，你只要讲的出来的，它就一定有个形状。这经文里面说「只要一切有相状有形像的东西都是虚妄的」，

「虚」就是空的啦!「妄」就是假的,是空的是假的,这是「金刚经」所说的。这怎么说呢?因为一切形状都是我们的心所显现出来的,但是我们的心不定,我们的心不是永远是这样的,所以外面的东西所显的像,也跟着我们的心变化而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说,譬如说你看天上的云,你要是心情好,你看到的云都是非常漂亮的,有天女、有天人啊、有某种样的,各种形状都有,然后天上的云啊、风啊都在笑。要是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乌天惨地」啊!连那个云都在哭,是不是?云都现作邪魔鬼怪的形状,但是云还是一样的云啊!不只是云,譬如说有我们的地板啦、还是墙啦!要是有一些图案,你看它有的变成人像的样子,有的像一个很丑的、有的像甚至很帅的人啊,等等。对吗?但是,其实都是没有的,都是你自己想的,所以这一切外面的相状形像啊都是虚妄的,都是你自心所现的,这是一个比喻啦。但是,不只是这些云,而是说其它的东西,甚至于所有的山河大地,乃至众生,都是自心所现,依究竟的法来讲。所以,你只是这一句话、这四个字「自心所现」。你若是要学佛,学究竟的法,还是说修禅都好,你把这四个字「包起来」。但是进一步应该要怎样呢?你必须相信、你要信,这是佛祖所说的最究竟的法。你要是这四个字能真正悟到的话,那就是真正悟了,也就是开悟了。但是尚未开悟之前,要先信。信了之后常常去想,常常去思惟,渐渐开智慧,就渐渐会看到。这是最根本的,法都是自心所现,因为自心虚妄,所以它所现的法也是虚妄的,这样知道吗?

「但留此偈,与人诵持」。这五祖大师为何这么说呢?因为本来叫他画画嘛,画「画」就是「像」嘛!结果现在不用了,他就说「一切都是虚妄»,不用画了。「但」就是「只是」,只要留这个偈「与人」,「与」就是给,给大家诵持,若大家依这个偈来修,就可以免堕入恶道,恶道就是三恶道。

「依此偈修,有大利益」。若大家依这个偈来修,有很大的利益,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你看这就是祖师,他不是说「这是谁写的,写这些是什么玩意儿,这样也想得到祖师位,擦掉、全擦掉」,要是一般的师父,大概就是这样了,或是说「谁写的、谁写的」,叫他来,骂

一顿，「像这样丢人现眼，还写在这里」。这就是祖师啊！他根本就知道是谁写的。这个写的人是上座啊，所以也给他保留面子啊，对不？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写的境界也是很高啊，其它的弟子也都未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大家就说依照这个偈去修，若依照这个偈去修就是用什么啊？就是硬碰硬，硬碰硬去好好的用功。这样他给他这个偈子的「印可」是什么？其「印可」就是说这样修不会堕入三恶道，至于开悟就没说了，这件事就没说了。所以他没有说依照这个去修是会开悟，还是会见性，他没有这样说了，对不？只说就免堕入三恶道啊，这样就是修很好的法了，修「善法」了，对不？但是，不是「无上法」啊！若依照这个偈去修，会得到很好的好处，所以他的「印可」是这样子，这就所谓的评分啦，给他一个评分。

「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就叫这些弟子烧香，在那边烧香，还有大家都要诵这个「偈」，要背起来，再照这个偈去修。

「即得见性」。这「即得见性」是说以后的事，不是说修这个就可以见性了。

「门人诵偈，皆叹善哉」。大家都说，诵这个偈真好、真好。为什么？因为师父说很好嘛！所以一定是很好的嘛。所以有句话说，矮人看戏啊，矮人看戏怎样？因为大家都站在那，矮子在下面看不到，若是看到人家在鼓掌说真好、真好，那他也跟着大家鼓掌。所以「矮人看戏，人云亦云」，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人家看得笑他也笑。「门人诵偈，皆叹善哉」都说真棒、真棒，很赞叹。

经文：〔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

这五祖大师啊，三更时候就叫神秀到他房间内，这个偈是不是你写的啊，这神秀就说，实

在是神秀所写的，但是「不敢妄求祖位」。不敢说这样就要求祖师位的啊，希望师父您慈悲，看弟子有一点点的智慧没有。「少智慧」就是一点点啊！祖师说你写的这个偈啊没有见性，未见本性，只到了门外，还没到门内。所以刚才我写「及门」对不对？只到门外而已，你并没有摸到「寮门」，但是还没有起来啊！所以这「寮内」不知是养牛、养鸡你就知道了。「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你如此啊，就是「用如此见解」，你要用这种见解，「见解」我刚才讲过，「见」就是亲知亲见，亲自证到的境界，亲自己进入的境界叫做「见」；「解」就是了解。这样想要找这个无上菩提啊「了不可得」，这个「了」是完全，完全不可得。我们先看到这里。

你看五祖大师他的表现，在公案前的时候那样说，私下的时候就这样说，你看有一样吗？他的口气完全不同，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但是这里没有写。我现在说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做师父若要教训弟子，就把门关起来，像这样。若在公案前，就要给他面子，而你自己要忍住，这不简单啊，同样的，做父母的要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不是说要打孩子给别人看，打孩子给别人看，说我很会教训孩子，我的家庭教育很好的，你看，我的孩子不对，我就给他个耳光，在人前打得唉唉叫，这样叫做你会管教孩子？不是这样，在人前用说的就好，用说的也不是说用疾言厉色，破口大骂，看要是罚还是打，回去关起门再打，这就是你要自己能够控制得了自己，要不你当场就已经发作了。这是第一步的修行，就是当场你不能发作要控制住，控制到回去以后，他说「我要当场发作没有发作，回去就冷却了，就不会骂他，也不会说他了」，那就要看你的修养怎么样，你是不是真的为了孩子好，你若为了孩子好，你回去就不应说「我回去之后我就凉了，不去教他，也不去说他了」。不行，你要保持回去，在人前「假装不生气」，回去要「假装生气」，这样你看困难吗？非常困难的。做师父的也是一样的，所以做师父、尤其做出家的师父不可以在公众面前骂出家徒弟给大家看，也不可以处罚他，若要处罚，门关起来，看是要跪香、还是举椅子，都不要紧。

所以五祖大师这就是示现，让我们看怎样教弟子，公众的时候赞叹他，说大家要这样修，但私下骂得臭头。说像你这样就想得到无上菩提门都没有，「了不可得」啊！

「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心，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这段「昏倒」了，这段很深哦！慢慢来讲。

「无上菩提」如果要求无上菩提的话，「须得」必须要怎么样呢？「言下识自本心」。「言下」就是说「一讲话」叫「言下」，一说话就马上有了，那「言下」或者是禅宗里面常常说的「当下」是相同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我上次所讲的，不用再想了，思量即不中啊，说「我稍微想一下」，「稍微考虑一下」，不用考虑，你若考虑，那样一定不对，若是不用考虑，你都随时准备齐全在那里，如同上次所说「有吗？若有，拿出来」，那个就是了「当下即是」。他问说「有吗」？「不知道、不知道在哪里，我找找看」，找找看后拿出来的一定是假的，那一定不是真品。「言下识自本心」。这个「识自本心」和「识本心」不一样，差很多的。这个动作叫「识本心」（成观法师画图），「识本心」是「从外而内」识本心，然后这是在修的时候。修了之后起用，这个叫做起用，「起用」的时候是「识自本心」。这样知道吗？识本心的时候是说，用六识来修这个本心，然后「见自本心」，所谓「返闻自性」，这叫「返闻自性」。先用六识、六根、六尘的法去返闻自性，见到自性以后，要识别外界一切法，再从「本性」去识别一切法，这样知道吗？所以「识自本心」是这样的（从内而外），而「识本心」是这样子（从外而外）。所以识本心是「起修」或是「修」，「修」了以后、「修证」了以后（修然后证），证到本心以后，再用本心来起用，就是「识自本心」。所以一切法都不是用这五、六、七（第五、第六、第七识）这个前七识来妄想分别，而是用「自心自性」来识别，那就是「没有分别的识别」，好象一面镜子一样。这样了解吗？这要好好去想。「识本心」你就假设你那个「本心」是一个「目的地」，或是一个「目的」，然后你用其它的「七识心」来识别这个「本心」，等你识了「本心」

以后，也就是说「见性」，「见到了本心」以后，再依照这个「本性」来看这外在的一切，五根、五蕴、六尘乃至十二入、十八界、一切法界，全都从这个本心本性来看，这叫「识自本心」或「识自本性」，是相同的意思。这样了解吗？好了，我们用普通的法门来说，就说念佛。念佛你怎么念啊，念佛若说真正究竟的念法有两种：一种是念进去；另一种是最究竟的就是「唵出来」。「念进去」就是说每一声佛号都是念在心里面，不是在嘴皮上念，要每一声佛号都是念在心里面，如同是什么，如同你这里面有一个甕，心里面有一个甕，你所念的每一句佛号，每一声「阿弥陀佛」的圣号，都好象甘露水念下去，如一声阿弥陀佛，「哆」（水滴声）滴下去一滴，南无阿弥陀佛「哆」（水滴声）二滴。所以每一声佛号，都念到心里去，都存住了，都存在在那里。你不知道有没听过那个音乐，以前我听过古典音乐，有一首叫做「莫尔岛河」，那「莫尔岛河」开始的时候，就是那小提琴用钩弦的方法「登登」，小提琴应该用拉的，对不对？而他不是，他用「登登」这样，那就是叙述说，作家的意思是在描述他那条河开始在山里面，那时还没有河啦，就只是一些山里的泉水啊，树叶上面有露水，树下的小泉水很小，从那树叶上面有水珠滴下来「哆哆哆哆」，滴到山泉中，就这样慢慢慢慢积聚，聚到后来，就成一条小河啦，那小山涧愈来愈大。我们念佛也是像这样的意思，也是一滴一滴地积，所谓「积水成流」，这样一滴一滴，所以你每一滴佛号，都要滴在你心内，不要滴歪了，你若滴在嘴上就滴歪了，那就没有储在你的「心器」里面，所以你唵佛的时候，就要端心正坐，身口意都要正，因此你唵的时候，哆哆哆都滴进去了，心不能歪、口也不能歪，否则就滴不进去，就滴歪了。所以端心正坐念，每一滴都滴进去，这就是「每一个佛号都念到心里」，每一声佛号「念到心里」，然后等这功夫已经很坚强了以后，很坚固了以后，再每一声佛号都从「心里面念出来」，「每一声佛号都是心里的声音」，不只有在嘴上而已。这样我根你们说这些是最究竟的念佛的方法，但是这里有一个麻烦、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见到自己自心，你要是没见到自己自心，那你佛号要念到那里去？你问说：师父，我那「盘子」要放在哪里？是要放在这边、放在

那边，还是放在这边。麻烦了，对不？所以你要先见到自心，然后每一声佛号才能念到自心里面。所以你要真正念佛的话，还须先读「楞严经」里面的「七处征心」把心找出来，你心在哪里，先找出来。这也是禅宗慧可大师去参初祖大师的时候所说「弟子心不安，乞师安心」，达摩祖师说「将心来吾为汝安」，你把心拿来，我给汝安。然后二祖大师说「觅心了不可得」。他说我心不安，请师父给我安心。初祖大师说「哦，你心不安，这样，你把心拿来我帮你安」。那二祖大师就说「我的心找不到啊」，说「觅心了不可得」。菩提达摩大师就说「这样我已帮你安好了，你要是找不到心，就是安好了」。这就是什么？这个「念到心里面」就是「识本心」、「识本性」；从心里面念出来便是「识自本心」。这样懂不懂？我这是一个譬喻。当然禅宗的「识本心」跟「识自本心」类似而已，并不是就是这个样子，这只是个比喻而已。若是要求无上菩提的人啊！「言下」就要「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本心」就是「本性」，没有差别。然后「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彻见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当然心性是不生不灭，一切法全都是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在一切的时间里，不管是什么时候，早上也好、下午也好、晚上也好，坐禅、念经的时候也好，走路、赶车、吃饭的时候全都一样。怎样？「念念自见」念念之间都自见。这「念」是什么意思？「念」在梵文中叫做「克刹那」（Ksana），也就是刹那，一刹那之间，我们中文将它翻作「念」。但是这一刹那是多久呢？一弹指里面有九十刹那，每一刹那里面有九百个生灭。所以刹那很快，这一弹指或是不到一秒钟，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统统念念都是自见。这「自见」，你要很注意这个「自」，这个「自」不是别人让你见或是别人叫你见，而是你自己见。所以「自修、自证、自悟」这个自见。念念之中都「自见本性」，「万法无滞」，这个滞就是滞留。「滞」是什么意思？「滞」就是说如果有水流下来，有一个窟窿（如深坑），那水就不会再流过去了，那个窟窿就叫做「滞」，所以叫滞流。所以如果流不动时就叫做「滞」。但是一切万法都是流通的，不会说有一个窟窿把它留在那里，它一定是会流过。所以这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无所住」，一切

万法都不住，它不会黏在那里。例如，年轻无法永远年轻，一切都一样，健康的人不会永远健康，所以一切万法都是「无住」的，「念念无住」，所以「无所住」，那「无滞」就是「无住」，没有滞留。「一真一切真」，若证得「一真」，即见一切真，即证得一切真。要是证得有一项是真的，那个「一真」的「一」是什么呢？「一」就是「心」，要是证得你的心是真的，那样一切法都是真的，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好像绕口令一样、好像唱歌谣一样，「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这样，这是儒家才这样，要是佛家就不会这样，因为这样转（师示范儒生晃头背书样子），头会晕。如果证到这个「自心」，这个「一心」是真的，那就看到一切都是真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因为这外在、内在一切法都是自心所现，你如果见到这个自心是真的，那么一切都是真的。这个「真」是指什么？是指真如啦！「真」是什么意思？这「真」你要从相反的词来看，「真」的相反是「妄」，「妄」就是虚妄，我们在「权法」里面，说「一切法都是虚妄」对不对？但是到了最究竟、最究竟的时候则又说「一切法都是真的」，六祖大师说「一真一切真」，我们佛经中很大的一部经叫做「华严经」，经中说「一真法界」，那「一真一切真」就表示「一真法界」。所以你如果要真正了解「六祖坛经」，那「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都要看，「金刚经」当然要很熟啦！所以这些大经都要很熟，你看了以后，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都知道。但是六祖他不是「教下」的，而是「宗门」，也因为他是宗门，所以他即使提到经典，也只讲「经云」，不会说一直都在引经据典，然而经典就都含在其中，只是你看得出来不。

第七集完。

## 行由品第一

### 第八集

这个经典第七页第二行。

「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一就是「心」，如证得心是真如，「真」就是真如，那就是

说证到这个心不是虚妄的。我们上次说过，我们开始修佛法的时候，因为贪著，贪著这个世间法五欲六尘，所以这个心都被这个五欲六尘所覆盖，五欲六尘的这些幻相所覆盖，所以这个心不是虚妄也变成虚妄，因为表相都是虚妄之相。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所说的虚妄是指什么？是指那个表相是虚妄，好象拍电影一样，好象我们在看电影一样，我们在看电影都有一个银幕，对不！那银幕是什么颜色的？一般都是白色的，银幕上面有没有东西？银幕上面普通都没有东西，只是一个白色的银幕而已，对不！如果有一个放影机，电源打开一放下去，然后银幕上面就会出现很多影像，对不？所以你就看到银幕上面有很多影像，但是电源如果关起来以后，银幕又恢复原来的白色，一点东西也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那个心是虚妄是什么？就是心的那个因为外物的投影、外物的投影投在上面让你看到很多影像，所以那叫虚妄相。但是那个虚妄相虽然投在心上，可是这个心从来也没有被这些虚妄相真正的染污掉，它心的清净还是一样，清净本然，所以这个叫「一真」。因为我们自己贪著这些外尘，所以东拉西扯，吸引了很多外界的虚妄影像，投在这心上。所以佛就说，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一切法皆是虚妄，这是对开始修行的人所说的，然后这个虚妄，**不是说那个心是真正的虚妄，是讲心上的那些表面的事情是虚妄，然后让你体悟了这个心表面的虚妄以后，然后你再能够更深的一层去体悟的时候，这个心的「本体」它是真实的，那心的本体是真实的。**可是你必须要先体悟到那个心的虚妄相，然后才能够更进一步体悟心体是真性。所以相是表面的，相假，但是性是真的。所以，也就说是「相妄性真」。所以你若证到「一真」的时候，那一切法都是真的，都是真如。那讲到虚妄的时候，这个是开始修的时候，所以在二乘境界、声闻缘觉境界，就是修这个虚妄相，乃至权教菩萨所修，也是修这个虚妄之相。所以，我们有「一心三观」（即：空、假、中三观）。我们开始修的时候，修一切法都是空的，修「空」，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空」和「假」都是对治法，因为我们众生执「有」，执着那个「有」，所以佛说「空」来对治那个有，来治你这个对「有」执著的病，因为我们执著一切法都是有，因为执著「有」，所以会贪爱，为了要治这个病，所

以说「空」这个法。而这个空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叫做空，（而）是「自性空」，就是说你不能把握的那种叫做「空」，因为没有一件东西你能够把握的，不光只是说外面的东西你不能把握，这个「把握」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这样讲比较清楚，（如）「拥有」，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以佛的知见来讲是我们真正「拥有」的，乃至于什么，不要说财产啦、田产啦，乃至于说父母、妻子儿女都不是我所拥有的，乃至于这个身体也不是我所拥有的，为什么？我作不了主啊！譬如说，这个身体我若作得了主，那它就不会生病了，它如果生病，就说不要病，我是主人，不要病，它就不病了。但是你说的不算数啊！为什么？因为你作不了主啊，你不是主人，所以他不听你的。你若能作得了主宰，那样子的话，就是你真正所拥有嘛！「主宰」表示「拥有」，拥有一定是能主宰，对不？但是房子、田产、妻子、儿女乃至于这个身、心都不能主宰啊！那个「心」我们都不能够说要它怎么样。譬如说在「一直在想」，你叫它不要想，它也还是在想，它如果是在担忧、在烦恼的时候，你叫它不要烦恼，它也是烦恼烦恼啊！是不是？所以，你自己不能做主宰心的主宰。所以，因为不能做主宰，那么就是「空」的意思，就是没有主宰性、没有自性。没有主宰性、没有自性叫做「空」，所以这个「空」是一个专有名词。「假」是跟着「空」来的，「假」就是幻化的意思，虚幻变化，好像变魔术一样，这一切法就好像在变魔术一样，好像无中生有那样，所以叫「假」。然后从假再生出这个「中道」，中道就是兼顾了「空」跟「假」，就不偏于空，也不偏于假。空的话，就表示完全不取著，那假呢？假是偏于「有」，因为「假有」嘛！空是偏于无，假是偏于有。但是空也不是无，假也不是有，只是偏而已。因为现那个相类似那个样子，那中道呢？就是在那个中间。这些空、假都是什么？都是方便说法，都是方便，方便接引。那「方便」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那回事哦！方便还是真的，只不过是程度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你程度还没到那儿，所以就一步一步把你接引。如果一下子就要把你接引得那么深，你不能忍受，你不能接受，不要说受用，你根本就不能够领受，你会受不了，甚至于会惊怖，所以佛就慈悲，一步一步慢慢讲，由浅入深，那「空」是初步的，然后再讲「假」，

「空」等于差不多是小乘法，「假」是菩萨法，从空出假。所以菩萨就幻出一切的境界来接引众生，这都是菩萨的慈悲，所以「假法」代表慈悲。那「空法」呢？就代表二乘的境界，假法是菩萨境界，「中道实义」是大菩萨及佛的境界。所以「空、假」二法都是慈悲接引人，那「中道实义」才是真正的、究竟的。所以证到后来就是看到一切都真，不是开始所说的空或假，实在都是真的。但是，佛祖为什么一开始就（没）教我们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基础没学，那你就说一切都是真的，这样我就不用学了，这样我就不用修也不要紧，一切都是真的嘛！所以，我就钱愈多愈好啊，虚名也是愈多愈好啊！种种色、香、味、触愈多愈好，因为都是真的嘛！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就会坏因果，然后变成堕在世间里面的贪著，而说「一切都是真」，这你看现在学佛的现象，这佛教界就有很多是这样的，说这一切都是真的、真实的，其实他就没有从根基开始学起，然后也没有真正懂得无上义，就拿着这最高的法门来掩饰他最低的修行。听得懂吗？就这样，所以一真一切真「如」，如果证得一心是真如，这样就看到「一切法都是真如」，一切法皆是真如，「一切真」是一切皆是真如。那这「一切」是代表什么？「一切」代表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部在里面。不是说佛祖是真如而已，菩萨也是真如，乃至六道一切众生统统是真如。

「万境自如如」。这万境自如如，这「如」是什么意思？「如」刚刚我们说是真如。这真如是什么意思？梵文叫做「多陀伽他」(Tathagatha)。这个「多陀伽他」，我们中文翻做「如」。这个「如」是什么意思呢？是「平等」、「不动」这两个意思。「平等」、「不动」的意思就是「如」。那什么叫「平等、不动」呢？「平等」的意思就是没有差等，没有差别，没有差等。什么差等呢？就是没有「圣凡」的差等，没有「染净」的差等，这样叫做「无差等」。那凡夫和圣人都一样是真如，净法和染法都一样是真如，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也都是真如，这个叫都「平等的」、「一般」；然后「不动」是什么呢？「不动」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不生不灭」就是「不动」，如果有生灭就有「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叫做「不动」，有生有灭就一定「有来有去」。「生」

就是「来」，「灭」就是「去」。没有生灭就是「没有生死」，这样就真正的「不动」了，所以「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一个「如」是平等不动，那为什么有两个「如」（如如）字呢？两个「如」字就是「内法如，外法如」，谓之「如如」。什么叫做「内法」呢？「内法」就是我们的根身，「内根身，外器界」。根身就是我们的五蕴，五蕴六根，根身就是内法。「外」就是外器界，山河大地、六尘，统统叫做「外法」。所以不但是「内法」是真如所成，连「外法」也是真如所成。所以一切法都是「如」，所以「金刚经」里面说「如来者，诸法如义」，你听过这部经（后），连金刚经的重要道理也都听到了。「如来」是什么意思？如来者，「者」就是「的」的意思，如来的意思就是说「诸法如」，「诸法」就是一切法，一切诸法如义，「如」平等不动，「如来的意思就是说证得一切法都是平等不动的人，这样叫如来」。「诸法如义」的「义」就是道理，「如来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证得一切法、一切诸法全都平等不动的道理的人」叫做「如来」。这平等不动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讲平等的，「金刚经」里面又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法」是说什么？这是法是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说无上正觉、无上菩提的这个法，如果证得这个法的人，或者说这个法里面就一切法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也没有低。所以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看「金刚经」看到这句就减少我很多烦恼，有些人，我如果看到他们在分别的时候，我就感到很可怜，也很可笑，我说一些给你们听。例如有人说禅比较高，有的人说密比较高，有的人说净土比较好，又说末法时期只有净土可以度人。这都有高下的分别，对不？我如果听到这些话，我就用「金刚经」印心，说这都是「乌说」（骗人的）。如何说呢？因为「金刚经」里面分明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佛祖所说的，所以我就绝对相信这句话，实在是全都是平等的。再说「金刚经」里面说的，当要知道「如来说法如筏喻者」，「筏」就是船，以前要过黄河没有船，就用竹子把它编成一个竹筏，对不？就是要过渡用的，如来说法就好像那个过渡用的竹筏一样，那个竹筏是给我们过那个河的，过了河以后又怎么样呢？就舍筏登岸，对不？如果过了河以后，竹筏就不必用了，但有的人就觉得这个竹筏「太

讚」(太棒了,舍不得放弃),这样我们就应该背着它走,背着它跑,这样听懂了没有?这样就变成法缚、变法缚,被法绑住了。你要知道,法是使人解脱的,结果你觉得这个法「太讚」(太棒了),你就把它背着跑,那就变成执着了,法缚就是「法执」。这就使人想到伊索寓言里面一对父子、驴子,一只驴子要骑也不是,要骑也不是,统统被人批评,后来他们父子俩就背着那驴子走,这你们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听别人的话,而自己没主张,搞得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修行的人自己要有一些主张。继续讲下面。

「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如如之心这就是讲,如果证到「内法如,外法亦如」,如果证到这「内法」是真如、「外法」也通通是真如、「一切法都是真如」,那这个「心」就是「真实」,这个「真实」,「真」是真理,「实」是实际,这样就是真理实际。

「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若能够如是亲见,这个「见」是亲见,也就是「亲自证到了」,证悟到了无上菩提,证悟到了无上菩提的自性。

经文:〔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復两日,有一童子于碓房过,唱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獠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此偈,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先看到这里。

五祖大师开示到此,就吩咐他「汝且去」。「且」就是暂且,「去」就是离开,你暂且离开。「一两日思惟」去想一两天,你不用赶,一两天再作一个偈,拿来给我看,你的偈如果入门,就是「见性」了,我就交待「衣法」给你,神秀就出来顶礼,经过了好几天,作偈作不成,心中就恍惚,神思不安,心神和思想统统都不安,好像在作梦,「犹如梦中」,行坐通通不快乐,

又过两天，有一个童子、有一个小孩子经过碓坊，就是工作的地方，「唱诵其偈」，就听他诵神秀的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慧能就是他的自称，我一听到就知道写这个偈的人，没有见到本性，还未见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我虽然「蒙」，就是受到，我虽然没有受到人家教授，没人教我，但是，我早就知道那个意思了，这在佛法里称作「无师智」，或是「自然智」，无师智或是自然智，修行要修到这地步，才能说有些许成就，我在「古早」（很早）的时候，如果看经看过后，虽然没人教我，我就知道意思，就可以说给人听，如果没有什么注解的书，我看也能了解大部分啦，但是这和六祖大师比起来，还差很多。如何说呢？因为他不识字，他只听就知道了，而我要看，所以这差很多，因为我书读了一肚子，全是草，草装了一肚子，才能如此。所以，这个叫做无师智、自然智，所以，佛法里面这种境界确实是有的，这不是小说，也不是传说，真正是有的。还有我现在跟你讲一个「正知见」，很多道场或是寺院或是佛学院，都在说要「训练讲经人材」，在我个人的看法，这讲经的人是不能训练的，这「讲经」要怎么来呢？「讲经是从修行中来」。所以，这不是说你看看书你就能讲经，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没有修行的话，你只能作什么？你只能收集资料，对不？收集资料，然后把佛经当作世间的学问来做，那收集资料，然后把别人的意见讲出来如此。如果这样讲的话，就好像在作一个研究报告而已，所以，那如果以真实的意义来讲，就不叫讲经了。所以讲经有很多种，像以前的祖师，最高级的讲经就象六祖大师那样，他就没有书啊，也不必看书，而他说出来的就是经啊，他跟佛祖一样，对不？这是最高级的。第二级的就是说佛祖或祖师、大菩萨所说的经他把它拿来解释，而他拿来解释的时候，他也不用看别人的注解，他自己看，而依自己的境界就一直讲下去，这样子。第三种就是什么？就是他须要研究、要收集很多资料、很多注解的书，然后去研究、然后又再参究，「研究」和「参究」不一样哦！譬如说「楞严经」那不是只有研究就可以的，你文字上懂，但境界没到那里，你也讲不出来啊，更何况很多大德注的重要的地方都没注到，那就要靠你自己了。像圆瑛法师，圆瑛老法师他就是参楞严经，他

如果有不懂的或是不知道的、不了解的他都写在一张纸条上，一张张纸条在他的寮房贴了一大堆，好像是贴了两千多张的样子，就这样一直「参」，如果参到了一条，他就把它撕掉，这样参了差不多八年，所以他光是搞那部「楞严经」就搞了八年，而以前，他还没有出家以前，就参楞严，参到吐血，因为用功太猛。所以你不要说我用功就好了，用功太猛，然后那个气血攻心就吐血，所以修行不好玩，你必须要有善知识，然后这个快或是慢都是要调、要调整好。刚才讲了三种讲经，就是研究，然后再参究，然后就是研究后再参究，然后把参究的心得写下来或是讲出来，这样子。还有第四种呢！第四种的就是收集资料，只有研究，没有参究。第五种呢？就没有收集资料，只拿一十个经，拿一本别人写的注解的书，当作教材那样去讲，那个又更省事了，既然也没有研究也没有参研，只是就看。譬如说讲金刚经，就拿那个什么，拿那个居士，有一本这么大本的，江味农那本，如果讲楞严经就用圆瑛法师的，如果说什么经就用那个（注解）。譬如说如果说阿弥陀经，就用蕅益大师的，如此很省事啊，这是第五种，这是讲经。再下来就不是讲经了，再下来是讲大意，譬如说「金刚经大意」，那他就大概说一下而已，那就更省事了。再后来就是「专题演讲」，譬如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定这个题目来讲。又再过来呢，就是「通俗演讲」，譬如说「禅宗与婚姻生活」，这种的。现在都把它笼统称为讲经，但是境界就不同了。而我们现在在看这部经，这是六祖大师所讲的经，那我现在也称为讲经，我是在讲六祖大师所讲的经。

看下面「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就问这个小孩说，你在诵的是什么偈啊！这个小孩就说，你这个「内山兄」（乡巴佬）都不知道，大师说「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这世间人的生死是大事啊！所以大师要传衣法，叫所有门人都作一个偈给师父看，如果悟得佛法的大意啊，就付给他「衣法」，作第六代的祖师，神秀上座他在南廊的墙上就写了一个「无相偈」。这「无相」在这里有一个反讽的意思。他说神秀所写的是「无相偈」，事实上神秀所写的是「有相偈」。怎么说呢？等一下比较他和六祖大师所作的偈，你就知道了。现在我

们继续看下去，「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这句话，这个小孩就把五祖大师所说的话背起来，就象我前面说的矮人看戏，感到很好笑。

经文：〔慧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稀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若汝得法，先须度吾，忽忘此言〕。

好！看到这里。

六祖大师就向这个小孩说「上人」，他称呼他为「上人」。「上人」的意思就是师父、和尚。他为什么叫他师父呢？因为慧能大师那个时候，还是在家身份，对不，还未剃度，这是一点，所以就尊重佛祖所交待的，在家出家二众，在家人称呼出家人统统叫师父，这是一点；第二点啊就是表示六祖大师的心很平等，他不因为看那是小孩就看不起他，所以也是很尊重他。「上人」就是指师父的意思，所以不随便叫别人「上人」。如果尊重人说「问你师父是谁」？这是普通讲的话；「请问上人是谁」？这样就比较文雅，比较内行。「我此踏碓」我在这里踏碓、碾米已经八个多月了。你知道碾米那石头都很大、很重，所以那是艰苦的工作。还不曾走到前面盼望上人你，带我到偈前去礼拜，所以这个小孩就带我到那个偈前去礼拜。这时候「慧能曰」，我就说，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你替我唸一遍，读一遍。这时候有一个江州的别驾，「别驾」也是官名，这就是刺史的下，也叫做「通判」，名字可能做张日用，就大声的唸那个偈给我听，而慧能我听完了以后就说，哦！我也有一首偈，希望别驾你替我写。这个别驾就说，你也会作偈啊！你字也不识，没说出来而已，你连字也不识，偈也看不懂，你还会作偈，「其事稀有」这样很希罕啊！这也难怪他如此说。「慧能向别驾言」这慧能六祖大师就说，「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假如要学习无上菩提的人，不可以轻视初学的人。这在「圆觉经」里面也说

「当知菩萨不重久习，不轻初学。何以故？一切觉故」。「当知菩萨不重久习」，菩萨就是修行的人，如果修行菩萨道的人，就不会非常看重学习很久的人，而轻视初学的人，如何说呢？因为一切都是「觉」、「一切皆觉」，就是没有初学或久习的这样分别。但是我们一般人不是，如果见到师父就说，请问师父你出家多久了，如果三年、五年他就不睬你，如果二十年就说师父你很有修行。顺便讲一下，在家人不能问出家师父你出家多久，也不要问师父你持戒多久，有没有受戒，因为这跟你没关系，所以你为什么要问，你问就是分别，分别就是分别什么，头一步就是说，我恭敬你的程度就要分别，为什么，你如果出家二十年，我就向你顶礼，如果出家五年我就向你问讯，如果出家一、二年我就向你合掌，如果才出家，我就这样，就说「师父阿弥陀佛哦」，这就是妄想分别了。还有人动不动就说「我学佛三十年」或是说「我受戒几年」，如果出家人说「我戒腊几年，二十年，三十年」。但如果是修行菩萨道的人，就没有这样在分别，这年纪较大或受戒较久或是出家较久、较短，这都和修道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世间人，就是这样妄想分别，只看胡须，看胡须和看有没有驼背，如果是愈驼就是愈棒。「一切觉故」。我们先看到这里。

第八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行由品第一

#### 第九集

上节讲到「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圆觉经」上说「当知菩萨不重久习，不轻初学。何以故，一切觉故」，所以我们世间人最容易犯的是什么？最容易犯的就是「势利眼」，看到行的人，就很恭敬，看到差的人，就看他不起，这是普通哪，那再进一步，看到差的人就欺

负他，对吧！看到有钱的就把他奉侍的像祖公般，若看到没钱的人啊！就看不起他，这就叫「势利眼」，眼睛看高不看低。同样的，看到若是修行人哪，看到有修行的师父，噢，很恭敬，这是应该的啊！若是看到修行较差或是较没修行的，或是说较没名的，他那差别心就都出来了，这都不对。这个若是在唯识学就叫作「谄曲心」，「谄」就是谄媚，「曲」就是弯曲，那个心弯弯曲曲，不是直的，所以弯弯曲曲很多分别，直心的话就没有分别，那心中谄曲这种人无法修道，只能和佛法结缘，如此而已。但是正经地修道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心中分别心太重了，他分别有修行、没修行、出家多久、年少或年老、或说是男是女，他都分别，分别得很清楚，他的恭敬心、恭敬的表现有差别，乃至呢我们说较难听点，他供养的红包大小也有差别，若较大的师父他就较大包，小师父就小包，若小沙弥就无包。所以这种人分别，你学多久、你出家多久、你受戒多久，这种人没效（无用）。「只问有道无道，不你年老年少」，听懂吗！对于出家人不能问他出家多久，也不能问他几岁，问过了以后说「啊，师父你跟我同年哩」，有时候「啊，师父你少我两岁」，这都愚痴。当然啊，这是说在家人对出家人，出家人对在家人也一样，也不能分别这样。「下下人有上上智」，「下下人」就是说表示他地位很低的意思，这个「下下」是指地位，这地位很低的人，就有时候也有「上上智」，也有上上的智慧，莫看他是扫地的人，有时候他也有很高的智慧。（都）不一定哪，对吗？他现在是说运气较坏，没碰到好机会，没找到好工作，所以他现在在扫地，但说不定他修行很好，说不定他很有学问。所以不能看表面上就对啦。刚才所说的「久学」或是「初学」，这也是表面的啊！或是说年老年少、男女等等，这都是表面上的，不能依这个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修行如何，乃至说一个人他修行很好，和另外一个人个行没很好，你也不能这样分别你的恭敬心，你的恭敬心应该要平等，他的修行怎样，和你的恭敬心这是两回事，**你的恭敬心是你的修行**，你知道吗！你若平等恭敬，那就是你的修行，那你就比较容易快一点入「平等性智」。这样你知道吗？「下下人」地位很低的人，有时候他也有很高的智慧，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啦；「上上人没意智」，地位很高的人

有时候也有「没意智」。这个「没」就是埋没啦，「意」就是他的心，他的心智啊！有时候也会被埋没，就是说他的心智的智慧显露不出来，被埋没，有时候也会这样。意思就是说，地位很高的人，有时候也会愚痴啦！因为他的心光被埋没了。「别驾言：汝但诵偈」。这个经文很有趣，他就没说「你莫再说了，我知道了，你看有什么偈，你尽管说，我替你写啦，你若由于这个偈而得到法，你先要来度我噢，不要忘记噢」。「勿忘此言」，勿忘记这件事情。

经文：〔慧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个啊没什么学佛的人也知道，这个偈大家都好像唱，这首歌你知道哦！「爱你在心口难开」，但是这深意是什么？当然要对照神秀那首偈来看。

「菩提本无树」。这树，我们上回说「菩提树」是什么？菩提树是所依，是修行菩提、证道的所依。因为释迦牟尼佛依靠那棵菩提树、在菩提树下修道，所以（这树是）可以证到无上菩提的依靠。回过头来说，那个菩提树是什么？就是释迦牟尼佛祖的「道场」。「道场」的意思是什么？「道场」是修道或成道的场所，叫做「道场」。所以菩提树下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道场，他修道或成道的场所。再进一步说，这菩提树的来源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啊，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那种树的下面修道、成道，本来那树（原来）不知叫什么名字，可能也（还）没有名字，但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那种树下面成道、成菩提，所以便将那棵树称作「菩提树」。「菩提本无树」，这个「本」就是「从本以来」，从本以来啊这个菩提就无树。这「无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倘若要修无上菩提的人、或是说「菩提自性」从本以来就没有说有树。「树」是什么？是一个场所（或代表一切有相有东西）。因为我们刚才不就说释迦牟尼佛因为依靠那棵树，在树下修道、成道。所以那棵树是他成道的所依，也就是他的道场。但是啊，这菩提自性，前面这「菩提」要加两个字来讲，就是「菩提自性」，菩提的自性，本来就不说什么道场不道场，这样意思知道吗？那个树就代表道场。进一步来讲，就是说这菩提自性，它本来就是菩提呀！所以它不必依靠什么树或其它的事。譬如说依靠树或是依靠庙，或是乃至说依靠佛像，因为我

们现在就要有佛像才可以修啊！或是依靠经本和经书，或是依靠同修，这一切，本来就不必依靠这些，无所依，菩提自性应该是无所依的，应该是「无所依」，因为什么？因为它本性一切都具足，本来是这样，从本以来就是这样。但是你若这样讲，怎么释迦牟尼佛又要坐在菩提树下来修行来成道呢？所以这个「树」是代表什么？「树」表面上是道场，再进一步就是说一切修行所现出来的「相」，就称作「树」。一切修行的相，譬如与说，乃至代表出家、剃发出家、然后修行、证道、度众生、入涅槃这「八相成道」整个的过程，都是用「树」来代表。这「树」是什么？就是具象、是具体的东西，这「树」就代表一切。「树」本来只是说坐在菩提树下修道，但是他的广泛的意思就是代表这一切的修行。若以菩提来讲呢？本来就不需要依靠这棵树、或是依靠出家、或是说依靠剃发、或是说依靠受戒、或是说依靠经书等等，因为菩提自性本来就是菩提。但是释迦牟尼佛他怎会示现、也仍然这样出家、剃发、坐菩提树下、乃至苦行六年，然后再坐菩提树下得成菩提呢？我们在「三皈依」里面讲「大慈愍故」，起于大悲，经文里讲「起于大悲」、「以大悲而为上首」，就是因为慈悲的关系。所以示现「出家、修苦行、修道、坐菩提树下、降伏魔军、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都是慈悲啊！再进一步讲「法华经」里面讲，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说「我来这娑婆世界成佛，至今为止已经八千返」，八千遍了。那个「梵网经」也这么讲，释迦牟尼佛来成佛已经八千遍，所以他不是头一次来成佛，所以他本来就是佛，是慈悲所以来度众生。所以「菩提本无树」这是释迦牟尼佛，若依照释迦牟尼佛他本身来说，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菩提树，他甚至也不需要坐在菩提树下才可以成道，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做才能成道，因为他已经证到菩提自性，但是因为慈悲的关系，所以他就这么做。乃至说，他也不须要持那些戒律啊，但是就是慈悲的关系，所以他也持戒，所以他也日中一食，所以他也去托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必要吃那种东西，他若想要的话，天人供养很多啊！所以那些他都不需要，但是因为慈悲的关系。所以「菩提本无树」，菩提从本以来就不须依靠那个菩提树。

「明镜亦非台」。心中这个「明镜」（用明镜比喻众生能知、能觉的本性）、这个「心镜」也不是说有一个「台」（台比喻有一个什么有相的东西）。这个「台」是什么？就是「有相可取」，有一个「相」、有一个「具象」的东西可以得，依一个具象的东西而立、依台而立。（其实）不用依台而立，怎么说？（因为）我们心中这个镜是无相的，此镜无相，所以不须依台而立。所以这一个镜子并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镜子，因为它只是个比喻而已。

「本来无一物」，诸法自性本来无一物。这「无一物」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一件东西都没有称为「无一物」，这就是「清净本然」，这个「心镜」或诸法自性本来是清净本然，本来就是清净的、本不生，在密宗里面讲说「阿字本不生」。本不生，就本不灭，不生就不灭嘛！因为心体本来不生不灭，所以称为「无有一物」。这个心体好象虚空一样「无有少法可得」。怎么说「无有少法可得」呢？这心体如虚空，所以就好象什么呢？这一切法在这心中，有如云过月，「云过月」，云若遮在月亮上，云过月的时候，云过去了在月亮顶上不会粘著，所以一点痕迹都没有，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叫作「云过月」，那一切诸法在心里生生灭灭，就好象云过月，也象天马行空，「天马行空」天马在空中里面在奔跑，那马过去了以后会留下什么吗？没有啊，没有痕迹。所以这就比喻说「无有少法可得」，没有一点儿法可以得到，这「少法」就是一点点的意思，所以那个虚空就好像，我们的心一样，而一切诸法就是显现在我们心上的那些法，若过去就没有痕迹了，所以说「本来无一物」，本来就没有一物可得，没有一物可立，究竟清净，不生不灭，这个意思。这个心镜若是这样。

「何处惹尘埃」。这样这个「惹」，又是「反讽的反讽」，「惹」就是招惹，本来就没有少法可得，那里可以招惹尘埃呢，那里可以留下痕迹呢！所以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染污这个心镜。而这个心镜也就从来没有被污染过，没有「能染」、没有「所染」，一切本自清净。

如此这个偈就称为「无相偈」。什么叫作「无相偈」？就是导引众生入无相门的偈。你现在反过来看那个神秀讲的，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有相偈」。你看第五页「身是菩提树」，他把这个

身体比喻作「菩提树」，菩提树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啊，看得到、摸得著的，然后「心如明镜台」，不但是有形的身，他把它比喻作看得到、摸得着、具体的「树」，然后连「心」，这个看不到、摸不着的心，他也把它比喻作「明镜台」。所以把有形的、无形的都把它具体化了，所以这是名副其实的「有相偈」，不是「无相偈」。那什么叫作「有相、无相」呢？或什么是「具体」和「抽象」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老子所说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形而上」。「形而上」就是说「形上」，是「超过形相以上的东西」就叫作「形而上」。那超过形相以下的，叫做「形而下」。如果是「道」的话，全都是形而上的。这「形而上」英文就称作 Metaphysics；「形而下」就是「有相」的意思，我们佛教讲「有相」，「形而下」就是「器」，「器」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器具嘛。所以这个神秀的偈子是十足的「有相偈」。「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偈诵的境界在那里呢？第一个它是「有相颂」；第二个他是「入门的功夫、基础功夫」。这个入门的功夫呢，也必须要做，但不是一个开悟的境界就对了。那开悟的境界，像「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个是开悟的境界，而六祖大师这个偈，他了呈示自己的境界以外，他主要就是要破、破斥，破斥什么？破斥执着。那他怎么破法呢？那就是「将言破言，就地取材，不立一法」。怎么叫做「将言破言」？就是说他都利用神秀写的那些重要的字句，然后去破斥它，他自己本身没有立任何一法，这就是利害的地方，高明的地方。「就地取材，不立一法」，顺便讲，以诸佛祖师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法门，就是引导众生破斥众生的执着。那么六祖大师这个偈子也是破斥他对于有相法的执着。为什么？因为他执着菩提有个「树」，「有」就是执着修行一定要坐菩提树，这样你知道吗！修行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菩提树就代表很多啦！那这个明镜一定要有个「台」，要不然你的镜台怎能站得起来，怎么能梳头发？要梳头打扮也要有镜，要有镜台，对吧！六祖大师说这心中那个镜不一定有「台」，若要修菩提也不一定非要有一颗树，我在山洞里也可以啊，或是说我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啊！不一定非要有一颗树，那一颗树也不一定要是菩提树啊，我若要芭乐树也可以啊，这样的意思呀！一切法本来就沒一

点儿可以让你执着，本来无一物嘛！可以说这个是「我的」，这是「我证到的」等等，你怎么可以说在心镜上面可以惹尘埃，这心镜上面本来就没有尘埃啦！所以是破斥他的知见执着，这样知道吗！所以你听了不知有没有明白，若有明白以后就不必「哦哦耶伊耶伊」了。我现在说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好象祖师的智慧，你好象在唱山歌，这样。呃，看下面。

经文：『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看到这里。

这个江州别驾写这一首偈，写完了后，一切徒众大家都很惊讶，就互相都在讲，哦，真奇怪啊！「不得以貌取人」，不能看人的表面噢，「以貌取人，失之子予」这是「论语」

里面讲的。「子予」就是宰我，那是孔子的徒弟，叫做宰我，因为宰我长得不好看，孔子就说不能只看表面，孔子公自己也说「我以前也只是看他的表面，所以看不起他」，所以宰我真可怜，常常被孔子骂，所以孔子公也是很势利的。所以「不得以貌取人，连我已经是圣人的孔子的我，看我自己的徒弟子予，也看走眼了，只看他长得并不漂亮，所以就以为他智慧不高，因此不得以貌取人」，「取人」就是判别高下的意思。「何得多时」如何能够再过一些时候，使他成为「肉身菩萨」。「肉身菩萨」是什么呢？是说金刚不坏之身，才是肉身菩萨，因为我们全身都是肉做的啊，你不要说这块肉这么大块，放着不会坏，你去买一块肉放在家里，若是没放在冰箱，一天就坏了，对吗？何况说这么大一块肉，怎么会放着不坏呢？所以，怎样呢，就是

用这「法」、法就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修法，心修戒、定、慧，也就清净了，清净把这个会臭、会腐、会烂的五蕴之身那毒素全去掉了，都清净了，所以就不会坏了，那比防腐剂还好啊！所以也免像埃及的木乃伊，又浸药水、又包绷带，捆成一在捲，后来变成人干，就不用这样了。

六祖大师的肉身那是「正港的」（正牌的）肉身，他都不用「坐缸」，也不必用药，都不用，他坐在那儿要涅槃一涅槃了，全身都不会坏，所以是「正港的」（真的），那全身都是所谓「舍利」、「全身舍利」。这个人这么说，却给他正好说中了，因为他真的到后来就是肉身菩萨啊！「祖见众人惊怪」这位五祖大师看众人都这样惊怪，就恐怕有人会损害六祖大师，所以就拿起鞋子来把那个偈给涂抹掉，说「亦未见性」，这个偈也还没见性，还没到那个境界。「众以为然」这四个字真好笑哩，矮子看戏一样，师父讲未见性，所以一定是未见性。「次日」第二天，五祖大师就暗中「潜」，就暗中去那个碓房那儿看到我，「能」就是慧能，我慧能「腰石」就是在腰绑一块石头，因为舂米力量不够，重量不够，所以踏那个碓踏不动，所以绑这块石头加重才踏得动。就说「求道之人当如是乎！」说「欲求道的人都要像你这样才对呀！」那个「乎」是「呀、啊」惊叹词。「乃问曰」于是五祖大师就问说「米熟也未」？这个你看，昨台湾话就是中原的话，你看「米熟也未」这是咱们中原的话，都没变，唐朝的时候在中原讲的话，就是这样写的「米熟也未」，米熟也没啊？慧能大师就说「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米已经熟很久了，但是啊还没筛，就是因为他舂、舂完不就有粗糠了吗，粗糠要把它筛一筛，剩的就是白米了，白米便是要煮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初步的功夫已经好了吗」？他说「已经好了，但现在还欠人牵引」，欠人指点、欠人「牵引」批示，你来给我点一下，我就好了。所以欠师父您这个筛子把我筛一下，我就「妥当」了，「筛」就是筛子。「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五祖大师就拿他的拐杖敲那个他在舂米的那个碓子、把它敲三下，就离去了，那就像那在作情报员打暗号，慧能就了解这个意思了，就三更，「三下」就是三更，三更就进去这五祖大师的寮房，五祖大师就用袈裟，把窗子都围起来，因为古早那窗子都是纸窗，把它围起来，但是你要跟他讲法，你一定

要点蜡烛，用袈裟围起来，人就看不到了。「不令人见」，就为慧能大师讲「金刚经」，讲到那里呢？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讲到这儿「慧能言下大悟」。好，讲这个千古奇案，就是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也就是「哦哦耶伊耶伊」，什么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先要了解什么叫做「住」，这「住」是什么意思呢？「住」就是居住，居住在那儿地方叫作「住」，「住」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字、最初步的意思「著」。「著」是什么？「著」就是「贪著」，因为贪著所以会「住」。譬如说你住在你家，你一定就会贪著你那间房子，因为你贪著，所以会住在那里，那我们怎会一直「住在三界」呢？（在）娑婆世界都不去阿弥陀佛那儿呢？因为我们比较爱这里、比较不爱阿弥陀佛呀！所以就一直「住在这里」，贪著，因为「贪著这个娑婆世界」，所以就「住在这娑婆世界」，所以这个（著）是「因」，这（住）是「果」，所以「住」是因为

「著」，「著」是「贪」，「贪」是因为「爱」呢。然后我们再「十二因缘」来看，「十二因缘」里面有「爱、取、有」对吗？「爱、取、有」这三支，咱们若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心里「爱」就去「取」，「取」来了以后「拥有」了，拥有以后呢，就会「执着」，就「著」了，「著」了以后呢就「住」了，这「著」就像「粘住」了同样的意思，就象苍蝇被那粘苍蝇的纸「沾」到一样，拨不开，那个叫「著」，所以这个程序是这样子。所以众生为什么会「住于法」，那个「住」就是「贪着法」，那为什么会「住」呢？就是因为「贪著」，那为什么会「贪著」呢？就是因为「爱、取、有」而来，这样子。那「应无所住」也就是「无所住著，而生其心」，这「应无所住」就是说主词省略掉了，谁「应无所住」啊？是「菩萨摩訶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要从「金刚经」前面一开始讲，从那个地方看才知道，金刚经开始时，须菩提长跪合掌问佛说，「菩萨摩訶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或是「云何应住」？「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的回答是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应无所住」就是说，现在整个讲给你听，「应无所住」的意思就是讲「对一切法无所贪著」，这样就对啦！「应无所住」的意思就

是于一切法、对一切法都无贪著，这样叫作「无所住」，这是头一步。虚云老和尚他在九十二岁或许是一百零二岁的时候，写一个「应无所住」，这个很有名，那个书法很美，而我把它框起来，后来我在闭关的时候，一直看着它，因为虚云老和尚是习禅的，我看到后来，觉得好像欠一半，因为下面一半很重要，上面一半是西装的上装，下面那一半是长裤，没穿长裤难看。「而生其心」就是那个长裤，那个很重要。现在讲「而生其心」，什么叫「其心」呢？这你查不到啦！我把所有的金刚经五十家注本都拿来看，都没有，都没有讲到。我现在跟你讲，「讲破不值三个钱」，但是又很值钱。「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生什么「心」呢？「其心」就是「大悲心」，应该无所住而出生大悲心。那「无所住」是什么？「无所住」是智慧，那因为「无所住」所以能够自度、而且究竟自度，而且不但究竟自度、能够究竟涅槃，能够得无上大涅槃，这「无所住」，但是得到无上大涅槃是「自度」，但是你也还要「度众生」，所以「而生其心」。不是你自己度了以后就好了，所以穿西装不可穿一半，下面也要穿呀！才能看，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我们以经解经，「楞伽经」里面讲「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智慧已经证到一切法、而没有说「有」或是「无」，没有执着它「有」、也没有执着它「无」，那就真正的「无有少法可得」，那就是最究竟的大智慧，就是无上菩提。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以后，然后生大悲心，什么意思？广度众生。所以又回到三皈依文里面讲，「大慈愍故」。所以修行者、大菩萨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后，应该是对于一切法，对于世间、出世间、佛法、世间法都没有贪著、都没有住著，但是因为这样子而自己证得无上菩提而自得解脱，但是还要生出大悲心来广度众生。所以虽然「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但是还是坐菩提树、还是成菩提广度众生。

「慧能言下大悟」。我听到这句话，听到这儿五祖大师解释之后，我就大悟了。悟到了什么呢？悟到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一切万法都都不离自性啊！悟到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依靠这个自性发出来的，这「离」就是一切的万法都和这个自性不可分离，「离」

就是分开嘛！然后从自性所发。所以「遂启祖言」因此我就启禀五祖大师，讲了下面这些话，这些话就是「自呈境界」。若开悟之后，都有一个境界在，这也等于是印证的意思，又再一次的印证。他悟到之后说，啊！这样，诸法如是，师父，我的境界就是这样，不知对或不对，所以又讲一遍。好，休息。

第九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行由品第一

#### 第十集

现在再复习一下「应无所住」那个「住」，这样「爱、取、有、著、住」，「爱」是贪爱，「取」是执取、拥有或是占有，贪爱、拥有、占有、执著这整个的过程叫作「住」。所以你若对某一个法有贪爱，你就一定会想要把它取来，取来之后你就占有了，占有就是说「这是我的」，对吗？若是我的就不是你的了，若是你的也是我的，那就是「占有」、占有欲。所以这个「占有」是什么？其结果就会变成有很多「我的」，如我亲爱的、我的儿子、我老公等等，这个就是「拥有」，就变成所有权，所以太太是我的，先生是我的，「我家」的房子，拥有权，全部盖一个「所有权状」的章，这就是占有的那个「有」。既然占有以后就会「执着」、就会执取，到「执着」的那个时候就变成癌症末期了，就是没药医了。若开始「爱、取、有」，「爱」的时候，那是癌症初期，但是已经得癌了，那「取」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期了，到「有」的时候已经是开始末期了，若「著」的时候那就要死了，所以我们众生都是这样。都是什么？都是「住著」。所以「著」跟「住」可以互换，可以「住著」这样说，也全都没有药医，那个心已经很坚固执着了。若是修行的人呢「于一切法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以习禅的来讲，习禅者，

于禅法通达一切禅法而心不贪爱，这样才是「无所住」，要通达禅法而不贪爱；是若修密的人，他就要通达如来一切秘密法藏而不贪爱，这样才叫作「无所住」。这两个都要在一起，要「通达」而「不贪爱」，这样才叫「无所住」。你如果说没有通达而说「无所住」，这样那不是，那叫懒惰。你问说「咦，你怎么这样懈怠」？他说「没有啊，我无所住啊」！这不是「无所住」，你是「懒惰虫」，或是智慧太低、不能修，欲说是「无所住」，结果什么都没有学，你还说是「无所住」，这是「胡说八道」、骗人的啦。如果是修净土的呢？（要）通达净土法门，得念佛三昧，而不贪著那个三昧。这样听懂吗？所以这两个（通达、不贪著）都要有啊！要「通达」而「不贪著」才叫「无所住」。你没有通达之前，你说（你）无所住，你还不够资格说无所住。因为什么？因为您没有东西可以住，你懂吗？你还在「住」什么呢？你还在住「五欲、六尘」，懂吗！所以修行者，第一个是要先「不住」世间的「五欲、六尘」，对吗！不贪著「财、色、名、食、睡」，没贪名、没贪利、没贪吃、没贪睡，这些都没贪，没贪道场、没贪弟子、没贪供养，全都不贪。那个时候再进一步，因为已经不贪世间法了，再进修「佛法」，进修「佛法」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你会「爱法」，会爱法啦！不贪爱世间法的时候，去学、专心去学佛法的时候，就会变成爱法。「爱法」那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我现在心里什么都不想了，都没在想了，我若有得念佛就好了」，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若有阿弥陀佛可经念，这样就好了」，或是说那是一个代表啦，或是说「我若是可以修行、有经可以念那就好了」，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爱法。但爱法不要紧，你尽管一直爱下去，爱到后来，把整个法都弄通达以后，最后要把那个「法爱」去掉。在修行的过程中，开始的时候有「爱法」没有关系，那开始修的时候就怕你不爱（佛）法，怕你爱世间法，你先不贪爱世间法，专心下去修（佛）法，专心修（佛）法的时候你会产生「法爱」而爱法，那个时候你尽量爱，不要紧，但是修到后来，就要去掉这个「法爱」，那「法爱」去掉了就是去掉「法贪」。那为什么要去掉「法贪」呢？因为你已经通达了，通达了以后再去掉这个「法爱」、「法贪」，（这样）那也就去掉「法执」了。

这样知道了吗？那如果能去掉法爱、法贪，也就是去掉「法执」，现身就是大菩萨，现身就是大菩萨的境界。因为声闻弟子、二乘境界是去掉「我执」，菩萨、大菩萨才可以去掉「法执」。举一个例子来讲，声闻弟子证到涅槃，对吗！他就贪爱那个涅槃的境界，所以他要「住在」涅槃的境界里面，要入涅槃对吗！所以他贪爱涅槃。那如果菩萨呢？虽证得涅槃，但是也「不取涅槃」，就表示他没有贪爱涅槃，但是他虽然不入涅槃，并不是表示他没有那个能耐，他是以大悲愿力所持，不入涅槃。我们普通人，你不可说「我学菩萨行，我也不入涅槃」，你根本就沒资格说，还说什么「不入涅槃」对吗！你根本不知道涅槃生作圆或扁，对吗？你先要通达了以后，然后有那个能力，但是你（还能）并不贪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中道之行」，才是如来的境界，那个才叫做「无所住」。这个「无所住」就是「中道」，「中道」有一个比喻，是说什么呢？就好象走钢索，你看过马戏团吗？马戏团有一位在走钢索的，在高空上这走钢索很危险，对吗？我们学佛的路程在菩提道上，就像走钢索一样。怎么讲？不能偏哪！你偏一点点就摔下去了，对吗？你如果偏左边就摔到左边去，如果偏右边学摔到右边呢！一点点都不能偏，所以他一定要平衡。所以若功夫较行的，他就手举起来了，用手来平衡，对吗！若功夫较差一点的，他就拿一支平衡杆，对吗！那个平衡杆就是看那边要轻、那边要重。所以，走「中道」的「菩萨道」就是像走钢索一样，很危险，稍微一偏就掉下去了，就粉身碎骨了，所以不能有一点点偏差。还有「无所住而生其心」，在经里面常常称呼世尊「无所著等正觉」，就无所贪著，那就是「无所住」啦！但是世尊的「无所著」他是通达一切法以后啊、觉悟一切法了，然后而没有贪著。好！

慧能大师听到这五祖大师开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后，他就悟到说，一切万法都没有离开这个自性，都总是跟自性在一起。也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是自性所现。这个时候，他就向五祖大师讲了这些话，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好！现在解释这段。

「何期」「期」是期待啦！那我从来也没有期待、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从来就不曾想到说，这个自性啊是本自清净的。再另外一个意思较简单讲，就是一个惊叹词。「我从来就不曾想到说」或是「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啊这个自性本自清净；真想不到这个自性啊本来就不生灭；想不到这个自性啊本来就自己具足，这具足什么呢？具足一切功德；真想不到啊这个自性本无动摇，这个「无动摇」跟这个「不生灭」是同样的意思，但是这个「生灭」是较大的动摇，这个「动摇」是比较小的「变动」。我从来就不曾想到说这个自性啊能生万法，一切万法都是从这个自性生出来的。这个自性本自清净，就是都没污染，像我这前面所说的，从本以来就不曾说有污染过。这是「总说」、总说一切相。这个本性的「相」是什么？就是本自清净。而下面就是「别说」。总说这个自性的总相，是什么呢？就是「清净」、「本自清净」。这「本自清净」所摄、下面就是清净所摄的法。什么叫做「清净」呢？就要有符合下面（的条件）才可以说「清净」，一个就是说「本不生灭」，「不生灭」、「不生不灭」、「没有少法可得」这样子才叫作「清净」，如果有生有灭，那就不能说「究竟清净」。「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想不到这个自性啊本来就具足一切的功德啊！所以怎样呢？所以啊就不用「往外追逐」了，因为我们本心本性就已经有一切功德在里面，「本自具足」，本心里面全都具足，一切的功德都总具足，所以啊就不用往外追逐，「往外追逐」或是「往外驰逐」。（这）是怎么说呢？因为咱们家没有啊！所以就要去外面找，对吗！咱们家里若是有就不用出去外面找了，对吗！但是咱们家里统统都有了，怎么还须去外面找？所以，就不必到外面「四处奔走」。这样你知道吗！「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一切功德啊！所以只要自见自心自性，就自然一切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动摇」，这个自性全都不动不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个就是虽然它本身不动，这就是说「真如随缘」，「能生万法」就是说「随缘而生万法」，虽然它本身没动摇，但是若有那个因缘，它会生出「一切法」出来，善法跟恶法都可以生，若是有善缘它就生出善法，若是有恶缘它就生出恶法，若跟善知识在一起，它就生善法，若跟恶知识在一起，它就生恶法，所以，这自性可以生出一切万法。

继续看下去。

经文：〔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看到这儿。这五祖大师知道说，我已悟到本性了，就跟慧能说「若是不识本心」没有识得本心呀！「学法无益」，这是究竟来说，因为你若是没识得自己的本心，你所学的只是表面上的，只是跟佛法结个缘，那不是究竟的啦！所以只是表面上在学，其实都没学。譬如说我早上跟你们说，念佛来说念到心里面，再从心里面念出来，这两种境界对不对？但是，一般在讲的念佛是说「嘴念，耳朵听到」这样，这样就好了，对吗！都是这么讲啊，但那是不是究竟的，但是，不究竟也没办法呀！因为你若没看到自心的人，没见到自心的人，你说要「用心」，那就是一种「用心念佛」了，也办不到，所以只好跟你说「嘴念，耳朵听到」。但「嘴念，耳朵听到」这就是韩愈在「师说」里面讲说，这只是「口耳之学，口耳之间才六寸耳」，所以叫「口耳之学」，这「嘴」跟「耳」中间才六寸而已。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很肤浅」，这是比喻，韩愈在比喻「记诵之学」，他说你若只是背诵，他是背孔子讲的经，只是背四书、五经，都没了解它的意思，也都没照着做，那就象「嘴念，耳朵听见」，在嘴跟耳朵中间，就没有到四肢百骸、没有到心嘛，对吗！「口说，不应心」嘛！变成「口耳之学」，就是「嘴跟耳朵的学问」而已，这样嘴跟耳朵中间多长呢？才六寸而已，这样很浅哪！我们学佛的人，若变成这样，那就很可怜了。但是一千多年以来，大部分念佛的人都是这样念啊！「口耳之学」很可怜。因为嘴没有应心啊！所以「口念弥陀，心无弥陀」对吗！好好去想，这很严重噢，这是天下第一大事噢。你若「嘴念弥陀，心要有弥陀」，但是这又很深，这又很困难，你要心有一个弥陀，这不简单呢！这已经要修很多很多的善根下去，这要怎么修？以后再跟你们讲。没稍一下吊口味，这是法宝哩，这真的很「宝」呢！这比菜脯更「补」，也比当归补。所以你念佛就要「心里也

念阿弥陀佛」。同样的，你若念地藏王菩萨，心里也要有地藏王菩萨。所以不仅是「嘴念，耳朵听到」，甚至一般人不是说嘴念、耳朵听到，「嘴念，耳朵也没听到」，你注意，是不是这样啊？念了半天也不知道在念什么，念到那儿也不知，就好象一部念佛机一样，这张嘴就象「念佛机」上直念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死不死这样子，那不可以，念佛不可以这样，念佛变作这样，两个嘴唇皮、两件嘴唇皮开一下、合一下，也不知在念什么，自己也不知，也没听到，你不要说别人没听到，他自己也没听到，白费功夫在念，对吗！所以「不识本心，学法无益」，所念的都不能增加智慧，仅有一项，你若没用心在念，是仅用嘴在念的，或是说用嘴念，仅用耳朵听到，这样中只多一项，增福，增加福报，这样而已，增加一点儿福报，这是世间有漏的福德，他不能、不能增进无漏智慧，不可能。无漏智慧还要从无漏处去修，无漏在那里呀？无漏不在嘴唇上，在心上，一定要用心去修。所以祖师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这「益」是什么意思？「益」就是「增益」，增加啦。学法不能增加什么？不能增加你的智慧，不能增加你的「功德法身」，对你的「法身」没有增加，没帮助啦。「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所以这个不只是识本心，而且要「识自本心」，从本心来认识一切法，从本心里面「起用」，去认识一切法，然后从本心去「见一切法」，这是倒过来讲，这很奥妙！好好去体会。这样你了解吗？从自性里面去见一切法，从自性里面去认识一切法，去识别一要法，这样子的人才称为「丈夫」，这个「丈夫」是「调御丈夫」，「调御丈夫」是佛的十号之一，「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叫如来十号，这十号是如来所种的功德，他的法身的功德。「如来」，「如」就是「真如」对吗！真如平等、不动，这是佛祖的智慧，「来」是慈悲，虽然证到「真如平等」的境界，但还是为了大慈大悲而来度众生，叫「如来」。然后「如来、应供」，「应供」就是说如来已经证到十号十力，所以具足无量功德，一切的世间人应当供养，叫做「应供」，那「应该供养」的意思就是说，你供养了你会有福啦！不是如来要求你啦，而是说你如果供养的话会有福报，会生出福报。「正遍知」，「遍知」就是三世十方

无所不知，叫做「遍知」，「正」他是正的、不是邪的啦！像一些外道，他也知道一点儿事情，但是有时候是邪的，而也不能遍、不能普遍，普遍的知道了一切事情，叫作「遍知」。那「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依照自己的修行，然后得到圆通而知道，这个叫「正」。有一种外道，他利用外在的外灵、鬼魂等等来了解事情、来知道事情，譬如说有的会画符去捉鬼，那鬼也替他服务，跟他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他就好象知道过去、未来，知道一点点，但不是很多，那样、那种的就不正，因为那不是他本身修行的能力，那是依靠外在的。而如来不是的，他是他的心已经证入了真如平等之际，所以他遍十方三世他都知道，所以他的方法是正确的，所以是「正」，他对于时间跟空间都没有阻碍，叫做「正遍知」。「正遍知」梵文叫做「三藐三佛陀」。「明行足」，「明」就是三明，「行」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一切具足、三觉具足，叫做「明行足」。「三明」就是「三明六通」那个「三明」。「善逝」就是依靠善法、「以善法而逝」叫做「善逝」，也就是「涅槃」，那如果翻译成白话就是「好去」，「好去」就是「依涅槃法而去」，叫做「好去」。那「好去」这个「善逝」跟「如来」正好成一对，一个来、一个去，「逝」就是去。「世间解」这如来不仅了解怎么解脱，怎么修行，一切世间的法他都了解，所以叫「世间解」。甚至你若说欲种稻子的人不知怎么种，你去问世尊，他也会知道，因为在经里面就有写，有一位种树的他不相信如来是「一切智人」，他说「真的吗？我种树种了二三十年，他难道都会吗？我不信，我来考考他。」结果如来不但知道，而且比他知道的还要多，又教他什么树要怎么样避虫害等等之类都知道。「无上士」就是说，这个「士」有「下士、中士、上士」，「上士」就是菩萨，「中士」就是声闻、缘觉，「下士」就是一般修行人、凡夫，那菩萨之上就是「无上士」，这位就是「佛」。「调御丈夫」这词是怎么来的？这就是从骑马来的，这众生就像马一般，每一个众生都好象野马，而这野马怎么样，这野马到处乱跑，我们较老的人都知道，骂那女孩子说「好像野马」，意思就是说到处跑，家里待不住，这马若要骑之前，就要「调它」，要教到使它可以让人骑坐，但要先能放鞍上去，不是噢，要先钩这个啦，先钩鼻子这个，钩鼻子

之后再放那个马鞍，再把它骑上去，骑上去要先会走，要不然一下子就被它摔下来，但是我们都像野马，都不能够调伏，「调」就是调伏，而佛祖呢就好像是一位很会调教马的人，称为「调御人」。再怎么野的马他都能够调它，所以「调御丈夫」，所以经典里面称赞如来说「调御、大调御、能调无不调」，若可以调的，他都可以调伏他。「调御丈夫」，所以一切众生在调他什么呢？调他的恶性，我们众生都是刚强难调的，是吗！很倔强、刚强难调啊！而如来都可以将你调好，调得你「滑溜滑溜」。「天人师」天和人、天界和人界、天道和人道的师，其实是说「三界之师」，「天人师」是代表「一切三界之师」。「佛世尊」，「佛」就是觉悟，「世尊」梵语叫作「薄伽梵」，「薄伽梵」就是一切世界都要尊重，称为「世尊」。这就是佛祖的名号，也是他的功德。而这里「即名丈夫、天人师，佛」是只简单地讲这三项，也就代表如来的十号就是了。这样就是说，若可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就是成佛，这样简单一句话说。而禅师他讲话就比较特殊一点，而你就看得看不清楚。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我在三更受得这个法，都没有人知道，就传这个「顿教」，顿悟的衣法和「衣钵」，就讲「汝为第六代祖」，你现在就是第六代的祖师了。「善自护念」，要好好地「护」、保护，「念」就是受持的意思。「广度有情，流布将来」，要把它传到未来。「无令断绝」就是「勿令断绝」，不可教它给断绝了去，每一个祖师要传给另一位祖师的时候，都会讲这一句话「莫令它断绝了去」，那法要一直传下去，若法让它断绝了就变成罪人了。「听吾偈曰」这个叫传法偈，若祖师传给另一位祖师的时候，都会说一首偈。这个就是他的什么？「心要」啊！这就是他的「心要」。

经文：[[「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

这个偈实在很冤枉，因为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很深，字很简单，看起来意思好像也很简单，但是非常地深，这个才是真正的深。「有情」，这个「有情」是指大悲心，谁是「有情」啊？就是「大有情」。「大有情」是谁啊？「大有情」就是菩萨摩訶萨、大菩萨。大有情啊「来下种」，

「下种」是撒种。撒什么种啊？撒菩提种。菩萨摩訶萨、大菩萨因为他的大悲心来播这个菩提种。这菩提种啊播在何处？「因地果还生」。这个「地」是什么？「地」就是「心地」。「心地」是什么心地？是众生的心地。有菩萨来播种啊！然而也要有众生那个「心地」，好像你若要播田，你也要有田才能「播」，若没田你播在那儿？而这菩提种也要有「地」才能播。播到那儿？播在众生的心地里面。「果还生」，这个「果」是什么果啊？那「果」不是我们中午吃的那些水果，这是「菩提果」。有「菩提种」才会生出「菩提果」。因为众生他有一个「心地」在，所以菩萨才可以「播种」，播在他（众生）的心地，若有这个心地、又有菩提种，如此这个菩提的果就会生出来，这心地当然就代表这众生他本来就有这个因缘、本来就有这个菩提性在了，他的心地就有这个菩提性在了，所以这个菩提种种下去，它才会发出来。「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若是「无情」呢？「无情」的意思就是说若是菩萨无情，菩萨若无情就是说菩萨没悲心哪！菩萨若没发大悲心来，那么辛苦来播种呀，就「亦无种」，这个世间就没有「菩提种」了。「无性亦无生」，这「无情亦无种」是根据这个菩萨来讲的，那「无性亦无生」是根据这个众生、一切众生来讲的，众生若是他的心地没这个菩提性，「无性」就是「无菩提性」。众生的心若是本来就无菩提性啊！如此，那个菩提果也生不出来，是这个意思。好，这是头一层的意思。这五祖大师的这个意思（偈）有两层意思，这（前面讲的）是第一层，是表面上的意思。第二层是较深的意思、是究竟的意思，究竟的意思就是在第二句那儿，（即）「无情亦无种」。虽然这菩萨发大悲心，但是他也没有动什么情，他虽然是「大有情」，但是他也没有动什么「情」，所以是「无情」。那「亦无种」，所以究竟来讲他也没有播什么种，为什么？因为众生的心地本来就有菩提之性了，所以不需要菩萨来播什么种，他本来就有菩提种，本来就有菩提「种性」，这样懂吗？所以这个是究竟的意思。所以依究竟的意思来讲啊，菩萨「无动情」，没有动到「情」，而且亦「无播种」。而「无性」呢？一切法本来就无自性，那一切法「亦无生」，也不生不灭。所以一个是表面的意思，一个是究竟的意思，都在里面。这个就是说「权、实二谛」，五祖大

师所讲的这个偈里面「权谛」跟「实谛」都总包括在内。「权谛」就是表面上的，因缘所生法包括在内。「因缘所生法」是什么呢？众生因为妄造无明罪过，所以枉受苦难，这样就需要菩萨辛苦来播种、来传法、来度众生，这称为「权谛」。所以因缘所生法，因为众生有妄造恶业、枉受苦难的「因缘」，所以感得菩萨来度苦、度苦难的因缘，这全叫作「权谛」、「权法」；那「实谛」呢？以「实谛」来讲哪，实在「无情亦无种」，菩萨没动什么感情，也没下什么种，因为众生本来就有种了，「本自有种」，那一切法哪本来就无自性，也一切法都不生不灭，然后这就究竟入「一相无相」之门。呃，深噢吧！所以这（个偈）也不能当作山歌唱呀，你若光看字面「有情水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这样也未能了解，所以这就要深深下去体会。你听我讲这些，你听了以后，你就须要去思维呢，你不可以到外面去「吹牛」哦！听我讲几句你就到外面去卖弄，这样就变作「口头禅」，这个「禅」是在心中修的，不是在嘴巴上。所以「禅」有很多种，有「口头禅」、有「文字禅」、有「野狐禅」。所以这些是这么深的法，这些名词我平常很少讲，为什么？因为不要落于这个变成「口头禅」嘛！这么深的法、这么深的宝贝，不是随便可以讲的，你若要讲的时候都要怎么样呢？我根你讲，若要讲这么深的法都要先洗手、洗脸、漱口，坐好，这样才能讲，不能随随便便就讲的啊！所以越深越高的法，你就要越尊重，不可以边走边讲，不是随便什么时候、什么所在都可以讲，不可以哦！为什么？尊重法，「菩萨修行，重法故」，虽然这些是所谓表相，但是这个表相就是你心意的表现，你这个心意你都做不到，那你说「唉，我没有执著啊」！吹牛。好！

经文：〔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慧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江口。五祖曰：汝不须忧，吾自送汝。五祖送至九江驿，祖令上船，惠能随即把橹。祖云：『合是吾渡汝。』惠

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向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矣，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惠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

看到这儿。

这五祖大师就讲，古早的时候，达摩祖师他刚来我们这个「此土」，就是咱们这中土、中国，而「人未之信」，一般人就没信他的法。所以「故传此衣」，现在就传这衣，这「衣」就是袈裟，不是穿的衣，当作「信礼」，「信」就是征信，使人会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说他确实是祖师传给他的。譬如说五祖是四祖传给他的，要怎样才知道说这是四祖传给他的呢？就因为四祖拿这衣给我，这个袈裟给我，这袈裟还在这儿。那袈裟是谁的呢？那袈裟是大迦叶的衣。所以那是金刚袈裟哩！比我这件更美（师父笑），因那是安金的，我这是安布的、用布条，他那是金的，可能很重噢，要是没钱，敲一条下去卖（师父笑）。「以为信物，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敬传这个袈裟，当作是传法的征信，一代一代相承，这个法呢？就以心传心，这个就用「心」来传给「心」，这意思就是说「不能用一般的言语来讲，这是以特殊的言语在讲」（用心的语言讲）。传了之后「皆令自悟自解」，会使大家都可以「自悟自解」。好，今天讲到这儿。

第十集完。

六祖坛经义解

行由品第一

第十一集

上回说到这经本的第十页。五祖大师传给六祖大师这个传法偈，这称为「传法偈」，祖师传给祖师，都有一个偈子，称为传法偈。但是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来复习一下上回，就是五祖大师开示这个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在那时六祖大师开悟那个地方，现在稍微复习一下，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金刚法门」，「金刚法门」就是金刚经的「心要」。金刚经的「心要」是什么？就是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简单讲是四个字「无住、生心」，这「无住、生心」就是金刚经最重要的法门。因为金刚经开始的时候就是须菩提问说「菩萨摩訶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云何「住」？释迦牟尼佛回答说「应无所住」。如何「住」呢？就是「无所住而住」，所以叫「无住」、「无住而住」。云何生「其心」？那佛是答，应生「其心」，结果好像等于没有回答一样。但是你那个意思要从经文里面的上下文来看，所以这个就是金刚经的「总法门」。「无住生心」，那么「无住」是什么？无住就是「智」，那生心就是「悲」，所以是悲智双运」。那悲智双运这样修行的结果就会达到所谓的「福慧两足，自觉觉他」，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这样就是究竟圆满了。所以这就是「金刚法门」。那由这个「无住生心」，因为「无住」刚刚讲说是「智」，那么「生心」就是「悲」、悲心；那「无住」也就是「慧」，那生心呢！就是「福」；那「无住」是能够自度，「生心」能够度他；无住者自觉，生心即觉他。

接下来看这个「无住生心」，这金刚法门和六祖的大悟那个大悟偈境界有什么关系？六祖大悟的内容是本自清净，第一个就是「本自清净」，这个是悟得的总相，这一个是「体」，不生不灭、本不生灭也是「体」。接着「本不动摇」跟「本自具足」这一个是相。因为一切法分三种，「体、相、用」三种。真如本体的这个「体」是清净的、是不生不灭的。「本自具足」和「本不动摇」这是它的「相」，现出来的「相」，是「具足」跟「没有动摇」。然后他的「用」呢？「能生万法」就是它的「用」。所以，六祖大师所悟到的境界就是「真如本性的体、相、用」。

另外再说这个真如，就是「如来藏」。分做三种：一种是「空如来藏」；一种是「不空如来

藏」；一种是「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是不变的；「不空如来藏」跟「空不空如来藏」是随缘。那么，第一个「本自清净」跟「本不生灭」的那个「体」是指「如来藏」的第一个「相」，就是「空如来藏」它的「本体」；第三、第四句「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这个就是「不空如来藏」；第五句「能生万法」这个是「空不空如来藏」。

「空如来藏」的意思就是说，「如来藏」它的体「自性空」，所以叫「空如来藏」。因为「自性空」，所以它能够「容一切万法」，而且能够「生一切相」，如果「不空」的话就没办法了，所以他的「本体」是空如来藏；接着「如来藏」又有「不空如来藏」，出生这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指说，这个「如来藏」虽然它本体是「空」，但是它会有作用、它有作用，它出生种种的作用出来，就变作「不空」。所以本性虽「空」，但是能够产生「不空」的作用（作用不空）。那本体是「空如来藏」是不变的，那么这个「不空如来藏」能够「随缘变化」，就好象我们说水，因为外境的风大小，所以现出来的波浪也有大小不一样。「本不动摇」也是「不空如来藏」的一个现象；然后「能生万法」是它的总的功用，那么这个是「空不空如来藏」。那「空不空如来藏」以及「不空如来藏」这两个都是「如来藏」的「随缘之用」，而他所依据的「本体」是不变的「空如来藏」。

好，我们翻开第十页，继续上次所讲的。

「祖复曰：『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上回讲到这里，这还要重复讲一遍。五祖大师又说，古时候，「昔」就是古时候，古时候达摩祖师他当初来（此土）中国的时候「人未之信」，「人未之信」就是人未信之，这是倒装句，就是没有人信他。这个没人信是信什么？信「自心是佛」这最重要的道理，禅宗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深的，说你「自心是佛」这个是最难信的。这要有大根器才有办法信，（当时）就没有人信他所说的这一个。因为自心是佛，所以「直指人心」，就能够「见性成佛」。

「故传此衣，以为信体」，所以达摩祖师他除了传法以外、也传衣。「衣」就是「袈裟」，当做是「信体」，信就是说，这个「信」是征信，征信之体，让人家相信说这个法门真正是达摩祖师所传的。「代代相承」，每一代每一代祖师传给祖师，互相都相继承。「法则以心传心」，那所传的法就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悟自解」就是说「不由他悟」，在经上说「不由他悟」。怎么说「不由它悟」呢？因为这要自己去做，不能说全靠师父，师父是给你开示，开示完了你要自己去做，自己做你自己就会悟到。因为师父跟你开示的有一个程度，到某个程度为止，其它的你必须要自己去解，自己去悟。

「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若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启曰：向甚处去？祖曰：逢怀则止，遇会则藏」。看到这里。

自古以来「佛佛惟传本体」，佛祖和佛祖之间所传的就只传「本体」，「惟」就是只是，只有传这个「传心法」，这个「传」是传心法，传心跟法的本体，就是说传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其它较小的就自己去悟就好了，因为这禅宗是最高的，所以只有传那个最重要的地方，那较小的、不是很重要的，都要靠自己去悟，不是说每一件事师父都要给你交待得清清楚楚。「师师密付本心」，师父、每一位祖师，这个「师」就是祖师，祖师和祖师之间都是「密付本心」，「密」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公开的，都是私下传的。所以都是一对一，一对一那样那样传的，私下秘密。

「付」就是交付或是咐嘱。「本心」是什么？「本心」就是「本自清净」，自无始以来就无染著的心，就是「本心」。都传这个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这个袈裟是争夺的起端，所以到你为止，以后不用再传了，就是传到六祖大师为止而已。六祖大师接下来就没有七祖了，六祖是因为传衣传到嘛！传到六祖。所以不知后代怎么说有七祖、八祖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其实没有。因为如果有「祖」，那也只有一个，一个才可以称「祖」，那如果有好几个就不能称「祖」，你也祖、我也祖，到底谁才是祖。所以只有一个而已，同时时候只有可以一个祖师，同时时候可以一尊佛出世。所以不能同时时候有二尊佛、三尊佛、七尊佛，同时时候在同一个世界一尊佛而已。

这是正法，这是佛说的，法就是这样，「法如是故」。所以有听人家说，现在他也成佛、他也开悟，统统都是佛，那是不可能的事。依照佛说，一个时候只有一尊佛而已，未来佛还没有出世。释迦牟尼佛再下去是弥勒尊佛吗！就是弥勒佛还没出世，弥勒佛现在还是弥勒菩萨，他在兜率陀天，所以不要被骗。「若传此衣，命如悬丝」，你若再传这个衣，性命就好像「悬丝」，（比喻）很危险的意思。西洋也有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国王请他吃饭，准备好了很丰富（的东西）给他吃，他坐的上头掉一只剑，那一只剑用一条丝绑住，看他吃得下吗？所以那意思就是「悬丝」（很危险）的意思。再看下面，「汝须速去，恐人害汝」，你要赶快离开，这个「去」就是离开的意思，恐怕人家害你啊！「慧能」就是我，我就启禀师父说要向什么地方去？「向甚处去？」「向」就是往，往什么地方去？祖师就说：「逢怀则止」怀就是怀集县，你如果走或遇到那个怀集县的时候「则止」，就住在那边，就停止在那里，就不要再走了；「遇会则藏」那如果再遇到四会县「则藏」，「藏」就是躲藏起来，不要跑出来。这就是说五祖大师有「宿命通」，但是在禅宗里面因为是正法，所以不强调「宿命通」或是「他心通」等这些，但是他就是这样表现出来，好像很自然，你如果没注意也看不出来。但是他如果表现出来，不是要现宝了，不是要炫耀，而是要有那个需要的时候才这样作。「慧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五祖送至九江驿，祖令上船。慧能随即把橹。祖云：合是吾渡汝。慧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矣！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慧能辞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

「慧能」我啦，我三更领得这个衣钵以后，就说慧能我本人本来是「南中」、南方的人，「南中」就是南方，我本来是南方的人，六祖大师是广东人，那是移民去那里变成广东人，所以说的是广东话，他去五祖大师那里话不怎么通，所以很辛苦啊！同样在中国，但是广东话跟

我们中原话差很多，但是佛法就是这样奥妙，话不怎么通，也是通，也一样可以学法，这就是佛法利害的地方。像古代的大师，如果从印度西文来，都会讲中国话，那实在很利害，他也没有说事先去补习班补习、补习，那个时候又没有补习班，没有台大语言中心什么的，可以补。那实在是很利害。所以他们以前都是开悟的人，什么都可通。「素不知此山路」「素」就是本来的意思，本来统统都不知，素常统统不知道这个山路，要怎么出这个「江口」。这五祖大师就说，你不用烦恼，你不用忧愁，我自然会送你去。五祖大师就送六祖大师到「九江驿」，「驿」就是驿站，到驿站里，五祖大师就「令」我上船（叫我上船），可能是租了一艘船。「慧能随即把橹」，那时我就马上拿一只橹，「橹」就是桨。「祖云」五祖大师就说。「合中吾度汝」，「合」就是「应该」，应该是我渡你，应该是我把橹渡你才对啊！慧能就说（这句话很重要的），「迷时师度，悟了自度」，迷的时候就要师父来度，但是开悟之后，就要自己自度，不能统统都要靠师父。「度名虽一」这「度」的名字虽然是同一个，但是「用处」，「处」就是地方，用的地方不一样。一个是他人来度，一个是自己自度。慧能我出生在边方，「方」就是地方、边地。「语音不正」讲话的音都不正（广东方言），受了师父您「蒙师传法」，「今已得悟」现在已经开悟了，「只合自性自度」应该只是自性自度，「自性」就要自度，「自心」也要自度。所以佛祖跟祖师统统开示一个方法，我们自己要去做，我们自己没做，佛祖也没办法。「祖云：如是如是」五祖大师就说，这样没有错，「如是」就是这样，就是说印可他所说的话，「如果悟了自性，就要自性自度」。以后这个佛法「由汝大行矣」，因为你所以就「大行」，（佛法）会很风行。这六祖大师以前，佛法尤其是这禅宗没有很流行的原因是因为因缘不好，但是六祖大师的因缘很好，所以传的法得道的人很多。「汝去三年，吾方逝世」你离开三年之后我才过世。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一船说「预知时至」，如果在禅宗里面「预知时至」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那如果在其它的宗，预知时至好像很传大。上面那个说「以后佛法由汝大行矣」这是宿命通，知道以后会怎样，所以祖师就是祖师，不是做假的。「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你现在就好好去「努力

向南」(行)。三年以后五祖大师才过世，五祖大师过世时七十四岁。「不宜速说」不用再讲了，「不宜速说」就是不用再多说的意思。「佛法难起」佛法要起来(兴起)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慧能辞违祖已」慧能向五祖大师告辞以后，就向南行，二个月当中就(来)到大庾岭。接下来那些小字(法师所用经本中的小字)那是以前看经的人注解的，后来就变作经文一样。

经文：〔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

五祖大师送走六祖大师之后，回去好几天没上堂，就是没开示，大家都怀疑，就跑去问说，师父你是不是生病，有烦恼吗？五祖大师就说生病是没有啦，但是衣法已经去南部了。弟子就问，是谁得到传授。他就说「能者得之」，这个「能」是双关语。「能者」就是有能力的人，也是指慧能，所以是双关语。大家就知道是慧能得到的。

经文：〔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燥，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惠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

看到这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高潮，这个是很重要的高潮。

「逐后数百人来」在后面有几百人追来。「欲夺衣钵」想来夺我的衣钵，有一位出家人、一位僧人，他的俗家姓陈，名叫做惠明，他的名字叫做惠明。「先」就是以前，以前是「四品将军」，所以是个退伍军人、退伍军官。「性行粗燥」性行很粗。「极意参寻」非常想要找到我。「为众人先」比大家都跑得快。「趁及慧能」「趁」就是追，追到了慧能，就是追到我了，慧能我「掷下衣钵」，就把那衣钵丢下去，躲在草莽中，这个慧明就是那个四品将军，来了之后「提掇」「掇」就是拾起的意思，就要拾，拾不起来「提掇不动」。就在那里喊「行者、行者」行者

的意思就是说带发修行的人，就是「行者」。这个我们常常看过就是在「西游记」里面那个孙悟空，就是「孙行者」，对吧！因为猴子并没有剃头的，没剃头而在修行，那就叫行者，这行者不是走路。我们说在寺庙里面吃菜修行没有剃发，叫做「菜姑」，是吗！那男生不知要怎么讲，「菜姑」，「姑」相反的意思是什么？比较正式就叫居士吗。居士居士，我是为了法而来，这个行者是比较内行的话，如一般就说居士。我是为法而来，不是为了袈裟来。「慧能遂出」我就出来。「盘坐石上」就坐在那石头上。到现在那石头上仍慧能大师他盘坐的痕迹，所以下面有衣的印子，那也是示现神通，但是没讲而已，没向大家讲，你看我坐在这里印子你看！慧能大师就盘坐，「盘坐」就是跏趺坐，坐在石头上。「明作礼」就顶礼，就向他说，希望行者为我说法，他要拿衣钵拿不动，嗯，怎么那么奇怪，他一定很有力气，退伍军人、四品将军力大无穷，以前当兵和现在不一样，以前都要考十八般武艺，不是现在拿枪，没力气也可以拿枪，以前就不一样，以前一定很强壮。所以他那么有力气，又拿不动，他就感觉很奇怪了，这不是简单的事，所以心里就吓到了，就赶快说，我是为法而来，请为我说法。慧能就说，你既然是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屏」的意思原来就是屏挡，把它挡起来。屏风你知道吗？屏风就是挡起来的意思。这个引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有「六入」对吗！然后外缘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六入」跑进来，对不？那现在不要让它跑进来，把它挡住「屏住」，挡住让外面的「六尘、六境」统统不要进来，所以要「屏」，把它挡住之后就「息」就停了，你把它挡住它就停了，对吗！所以挡住，息止「诸缘」，「诸缘」就是外面种种的外缘，种种的外缘全都把它挡起来，不要让它跑进来。「勿生一念」不要出生任何一念，内心要让它清清楚楚，统统都没有杂念，心中统统都没有杂念叫「勿生一念」。「吾为汝说」这样我才跟你说，跟你说法。「明良久」这明就是「惠明」，惠明良久，良久就是很久，惠明就这样屏息外缘，就在打坐，就在打坐净心，心都静下来「勿生一念」，经过很长的时间。慧能我才告诉他，才向他开示，开示什么呢？「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不思善，不思恶」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怎么重要呢？现在先向你介绍这个「心」，我们假设这样，心的最外面最上面一层是「前五识」，然后在下面一层是「第六识」，再下面一层是「第七识」，最下面一层叫「第八识」，前五识就是就是根据五尘境界、吸收五尘境界而成的，所谓的「五尘落谢的影子」。那个五尘的落谢的影子是怎么来的？是眼根吸收色尘，然后耳根吸收声尘，这个眼根吸收外面的色尘，就在我们内心有一个「影」，像摄影一样，跟摄影一样，这个「心板」跟那个软片（胶片、底片）一样，底片一样，然后这眼根就好象快门一样，经过这个快门，然后吸收外面的色尘，然后在我们这个心板上，就有一个外象的影子在上面，譬如说照这朵花，如果眼睛对这朵花，那心里面就有这朵花的影子，这就是「摄受」，眼根摄受这个色尘，眼根摄受这一朵花，然后心里面就落谢一个影子，这个是花的影子，然后那个影子只是色尘的影子，有一个影子而已。所以眼根摄受色尘，这叫「根尘和合」，在唯识学里面称为「根尘和合」。「根尘和合」以后，然后就生出一个「影像」，但是光是这个影像没有用啊！那个心里面自然马上就会同一个刹那，就会生出一种「分别心」来，然后去分别说，嗯、这个影子是什么影子？我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一朵花。所以这眼根摄受外尘，摄受这朵花的影像以后，就在心里面有一个影像，然后心里面就去分别这个影像，然后就「觉知」，所谓的「识别」，识别说「此物是一朵花」，这样就是「前五根」摄受「五尘」，（即）「眼耳鼻舌身」摄受「色声香味触」，「五尘」在心里面有这个影子在，但你要注意这只是「影像」而已，所有「外尘」在心中都变成一个「影像」，并非我看到花，然后我就把那朵花装到我眼睛里面，再装到心里面去。不是这样的，对吗！要不然你装一朵、我装一朵，其实只有一朵而已嘛。但是一朵花每人都是可以装进去，对不！而这中间又没有冲突。你看，很有意思吧！虽然没有冲突，但是你装的花跟我装的花又是同一朵花，实在是很奇怪。所以同一朵花可以给无量的人受用，是不是？所以同一朵花每个人都可以把它带回去，装在心里面、装在眼睛里面，然后装在心里面带回去。这个就是「摄受外在的影像」，那「五根」摄受外面「五尘」得到的影像，然后心

里面又产生那个「识」。所以眼根摄受色尘的时候，就产生「眼识」，「耳根」摄受声尘的时候产生「耳识」，这样懂吗？然后这产生眼识的时候就是分别什么？第一道的分别，因为分别分很多种，这「前五识」就是最粗浅的分别，就象分别说「这是一朵花」，还是看到一个人说「喔！这是一个人」；还是看到一间房子说「喔！这是一间房子」，这样而已，然后看到一间房子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这房子的影像在心里面，对吗？但是还没有再进一步分别，若再进一步的分别，那就再根据这个前五识的影像，再进一步去把它分析，然后看到一间房子说「喔，这是一间房子」，看到一间房子心里就有一间房子，就分别「喔，这是一间房子」，但是又在几乎同一刹那，又会再产生「第六识」去分别他说，「喔，这是什么房子？」，「喔这，这是日本房子」、「还是洋房、还是高楼大厦」，这样区别，是再进一步的分别，这就是第六识，由「前五识」的资料作再进一步的分析、比较、研究产生的结果，就是第六识的分别（功能）。那第六识分别，不但是说再进一步分别说，这是大房子、小房子、日本房子、中国房子、乃至还会分别说「噢，这一房子很漂亮，那一幢房子很丑」，「种种的价值判断」，就是从第六识的分别中一连串这样下来。这个第六识之所以产生种种的分别，是根据什么呢？外则根据外面的资料，内则根据第七识，外面根据外面资料是「前五识」，里面根据「第七意识」，所以外靠「前五」里面靠「第七」，因为它处于中间嘛，这样懂了吗？所以这「第六识」是这样子，它一方面要靠外面的前五识，一方面要靠后面的、这个底下的第七识。为什么？因为光是它本身的话，没有办法作分别，能够做这些微细的分别都是根据外面的资料以及第七识。现在介绍「第七识」，第七识就是「我执」中心，又叫「末那识」。那这个「我执」怎么来的？这个我执有两种，第一个是「分别我执」，第二个是「俱生我执」两种。「分别」与「俱生」，那「俱生」就是与生俱来的意思，就是父母刚生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分别的能力，这个叫「俱生我执」；另外「分别我执」呢？就是一切的后天的，譬如说文化、教育，教育又分两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等，还有社会环境来教我们分别的，这个教做「分别我执」。所以「我执」就有这两种，「俱生

我执」和「分别我执」。那根据这两种我执，然后再来产生第六识的分别，所以第六识的分别心表面上看来只是分别心，事实上它里面就包含了「我执」。你如要了解这个「不思善，不思恶」，要真正的了解，就要（先）了解这些。等一下再继续讲。

第十一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行由品第一

### 第十二集

「前五识」吸收外尘的影子，然后我们就得到那个印象，譬如说看到一个人，噢，这是一个人，就可以分别知道这是一个人，不是一条狗，也不是一头牛，人就是人，对不！也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那进一步呢？根据这个资料，马上下一刹那就起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再去分别说，这个是日本人、还是黑人，是漂亮、还是不漂亮，美丑，也就是加上所谓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美丑、是非、善恶就是从这「第六意识」来的，然后再由「第七意识」再起爱憎之心，喜欢或讨厌从第七意识来，第七意识所起的这个喜欢或讨厌，是从第六识所分别的分别是非、善恶、美丑、高矮、胖瘦等等，这些分别（从）第六意识（产生），所以越来越微细，这样子。那么我们一般所说的「思想」是指什么？都是指「第六意识」这里。「第六意识」里面就分别，一切善恶、是非、美丑统统是「第六意识」在分别的，这「识」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识，即所谓「识别」。

再接下来，介绍这个「不思善，不思恶」（的「思」），这个「思」在唯识学里面就是「思心所」，就是五种「遍行心所」里面的「触、受、想、思、作意」的「思心所」。什么是「心所」呢？就是「心的作用」叫做「心所」，即「心所有法」。一切「心的作用」里面都有这五项，所

以叫「遍行」，普遍都有这五项就是「触、受、想、思、作意」，所以「思」是「心」的一个作用。

而「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指不用这「第六意识」去「思维」。因为「思心所」是「行蕴」所摄，「行蕴」的意思就是「迁流造作」，依于「我执」，跟「第六识」的分别同时而起。

现在再复习一下这五、六、七、八识。（首先）「前五识」的作用呢是「取尘」，就是「取外尘」。（其次）「第六识」的作用是「分别」。（最后）「第七识」因为是行蕴「造作」，「造作」以及「执著」，所以我们人如果会很执著的人，就是他那个「第七识」很强、非常强。不过一般来说呢，没有修行的人都是「第七识」很强，都是很执著的，他说这样就是这样，如果别人讲他也不听。（再说一次）「前五识」（的作用）是「取尘」，吸取外尘；那「第六识」是「分别」的作用；「第七识」是「造作」、或是「执著」的作用。

「不思善，不思恶」这「思」已经介绍了，「思」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作用，这个第六意识是根据前五识跟第七识，然后取种种「外尘」这样来「思维」。其次谈「善恶」。我们现在来好好分析一下这个「善恶」是什么？一般所说的「善恶」，就是说「道德标准」，对吗？有人说「如果不思善恶，那就变成没有善恶了」。不是这样，那是一般所说的，如果你要成佛或者说要开悟，就要超越一般的这种事情，就不是一般凡夫的境界。因为怎么说呢？什么叫善恶？所谓的「善恶」是，有一定的时间跟一定的空间，在一定的时间里，在一定的地方里面，然后在一定的人里面，以及在一定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里面他的一个标准，那个叫做「善」或是「恶」。譬如说一定的时间，十八世纪的中国，十八世纪的时候，一定的地点「如中国」，然后中国又可以分很多种，可分为中国南方，中国北方，中国中原，那标准又不一样了，对不？然后「一定的人」是怎么样的人，男人还是女人，读书人，还是做工的人，他的标准也不一样，一定的社的背景、文化背景，那些都是有一个一定的（标准），那如果超过这范围以外，他的「善恶」就不一样了。譬如说同样是十八世纪那时的人，中国人跟印度人所想的，就不一样了，

对吗？中国人与英国人所想的也不同，「是非善恶」统统都不一样，譬如就以美和丑来说好了，我们十八世纪的中国，女人「缠足」很漂亮，「三寸金莲」说叫做漂亮，但那是很难过的，不能走路了，是不是？譬如说十九世纪的时候，在非洲的女人，有的在鼻子上穿洞，对吗？好像是牛鼻子穿洞，两边再放上珠子，说这样很漂亮，古代我们山地同胞，脸上都有彩画，说这样很漂亮，如果我们看说那是番子，哪会漂亮，对吗？所以美丑标准就不同了，连是非善恶也在里面，如果女人没缠足，大家会说那是野女人，所以这就是「是非」跟「善恶」都有一个时间性，也有地域性，也有民族的不同就不一样。所以「是非善恶」没有绝对的。譬如说同样是佛教徒，我们中国人就要这样穿（僧衣）（师父指着自己身上衣服），如果不这样穿，大家都攻击你不如法，对不对？所以在中国的出家人都要按这样子穿。那如果住在中南半岛的出家人，他们穿衣服又不一样了。所以中国出家人穿外国出家人的衣服就感觉很奇怪，对不？怎么讲呢？因为你是吃中国信徒的饭，所以就要穿中国佛教徒的衣服，这样才对。而如果你去泰国，那你就穿泰国的衣服，也没关系，但中去泰国，又是穿中国出家人的衣服，也是可以啦！因为你是外国人嘛！对不？但是你跟人家共修呢，那就不一样，你如果去住在别人的寺庙，要跟他们共修，要跟他们学习，你就要跟他们穿一样啦！同样的，外国出家人要来跟我们中国人学习，他也要跟我们穿一样才可以，要不然你要来学习，结果你故意跟我们穿不一样，这样不行的。所以，这个「是非善恶」要有一个标准在的，那个标准每一个时间和每一个地方，所有的人全都不一样，甚至于怎样呢？甚至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也可能不一样。

所以修行人他有一个标准在，但是他依照的标准是比较高的标准，但是为了慈悲的关系，所以他们随顺众生。众生说是「善」，他也会说是善，他不会（故意）跟人唱反调。就是说，人家说是对，你就故意说「不对」，他就不会这样。因为不须要跟人家去辩论这个事情。你如果知道比较高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六祖大师现在所讲的「不思善，不思恶」，这是怎么讲的？这是超乎凡夫所说的「善

恶」的境界。但是这个超乎凡夫所说的境界，并不是说就「没有善恶」，你懂不懂？而是怎么样？而是不执着「善恶」，这样子！「心」无执着。因为达一切善恶都是有一个时间、地域、人、事、物等等，因这些标准有所不同。所以这个修法就是「不思善，不思恶」。但是又要回到那一个「心」的作用，因为我们那一个心本来是清净的，对不对！本来也没有什么「善恶」等等。但是因为吸收了外尘，然后去分别那个外尘，就好像你打电脑一样，把资料打进去以后，然后再用资料处理去处理那些资料，资料打进去以后那个就是「前五识」，里面就有资料了，对不？然后再去分别的时候，就是去处理那些资料，那就是「第六识」（的工作），以及第七识的作用。所以，本来这个「心板」上是一片清白的，没有这些所谓的「是非善恶」等等，这些影像都没有。所以现在为了要令你体验出你这个心的「本来的情况」，因此六祖大师就叫他（慧明）说「不思善，不思恶」，那么正在「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于是这个「心」就会怎么样呢？即所谓的万缘放下。因为你在思索一切善恶的时候，你的心很忙碌、乱想啊！而现在就不根据任何一点点外缘，这就叫万缘放下，也就是所谓的「止心」，「止息妄心」。所以那个「不思善，不思恶」，换一句话讲就是「止息妄心」。但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常听到「止息妄心」，那要怎么样止法呢？（就这个问题）六祖就开了一个方便，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管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全都不要去管它，也不要去想它，这样子。然后「正与么时」，「正与么时」就是刚好那个时候，正好在那个时候，「与么时」就是「那个时候」，这是唐朝那个时候的白话，就刚刚好在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你都没有想善，也没想恶」的时候，这没想善恶。「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什么？就是「止」（止息分别心，六识心息），那「正与么时」呢？「正与么时」就在那个时候，禅宗又有另外上句话就是「当下」，你「不思善，不思恶」的那个当下，「那个当下」或「那个当口」。因为「不思善，不思恶」是「止」，而「正与么时」呢？就是「观」，「正与么时」就是「观」。那是怎么「观」呢？现在我们打一个比方，（如）「云过月」，你观你这个「心」好象月一样，好像月亮，即所谓「心月轮」，这也是密宗

的观法之一，你观你的心好像一个心月轮，那你种种的烦恼就好像什么？好像乌云，乌云经过月亮，这样子。所以你那个心是一个「明月轮」，然后种种的「烦恼」以及「思维」都像黑云过去一般，「黑云」从你的这个「心月」上面过去，这样子。那个黑云在经过的时候，有时候黑云比较浓，有时候黑云比较不浓，那中间也有间隔，对不？然后你就这样「观」，你光是一心澄净地「观」。「观」什么呢？就是「不思善，不思恶」，然后观你那个「心」就像月轮一样。但是你虽然这样澄心啊！但是，种种的妄想杂念还是很多，那「妄想杂念」就好像「乌云」，好像乌云一般这样飘过去，但是你不要管它那些「乌云」，你也不要管它是哪些「乌云」，是什么样的「乌云」，反正就是「乌云」，反正「杂念」就是「杂念」（你不用去分别它），这个时候你就光是「观」，而不去分别，光是「观」而「不作分别」，因为你平常会想说「喔，我这杂念，是在想以前杀生或是现在想我过去跟某人吵架等等，种种杂念，有很多啊」，通常你会去观察，会去思维那一些杂念，但现在六祖大师，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不思善，不思恶」，（觉知）杂念是有，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去管它，你就光是有如退一步看你自己的心，这个就是「观心法门」。

你坐在那里「不思善，不思恶」，然后你那个「心月轮」上面种种烦恼、种种杂念就好像「乌云」一般，飘过心月，（你不用去分别）那些「乌云」是什么样的乌云，是黑不黑、浓不浓，你都不管它，就是看着乌云就对了。如此，你很客观地观察你心上的那些「乌云」、那些「杂念」，而不作任何分别。因为客观地「观」着那些乌云，而不作分别。可是那些「乌云」（之间）是有间隔的，譬如在这片乌云过去，另外一片乌云上来之前，中间有一个空隔，对不！（烦恼与烦恼之间有隔）两片乌云中间露出一个空隔的时候，那时候月光就会透过来，对不？好！那空隔就是「不思善，不思恶」的「正与么时」。这样听懂吗？这还要带点表演才行（师父作动作），「不思善，不思恶」就在（没有乌云的）那一刹那间「正与么时」，你就会看到什么？看到月亮。你就看到月亮了，「喔！原来月亮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圆圆扁扁的、而且光亮

的。「正与么时」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灵光一现」。你在观观观观的时候，喔！突然这个烦恼跟烦恼中间停止的时候「正与么时」，你看到那个灵光一现，也就看到了你那月亮、「心月轮」的本身。（就）OK！

那么所谓的灵光一现或是「灵光独现」，是因为烦恼止息（才能乍现），对不！但是因为还在凡夫地位，所以烦恼总还会有，可是烦恼与烦恼中间都会有间隔，甚至还有烦恼薄一点的时候，那时（心中的）乌云就没有那么浓，因此你还是可以矇矇眈眈地看到你那个「心月轮」。那就是所谓的「灵光独现」，也就是所谓的「现前」，即「真如现前」。

你若看到（真如）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是「现前」，所以就叫做什么？就是看到真如现前。而真如就是「本性」对不？因此你就看到「本性」了，也就是所谓的「见性」。

但是这个不可乱讲，你不要今天听我这么说，明天你去做做看，然后就跟人家讲「耶，我见性了哩」！那你就惨了。没那么快啦。你看到的也许只是「幻象」，你看到的也许是你自己妄想的，因为那个「见性」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不是真正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那是「智眼所见」，智慧之眼所见的，智眼所见。所以你不要看看看到就说，我「心中这里好象会发光呢」！那是不对的。

「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中那）是「那」个，这是肯定词，就是英文that，那一个就是「明上座」，「明」就是慧明，慧明上座「您」的「本来面目」。所以这整句来说，你如果没有用「六识」的妄想分别去「思善」或「思恶」，也就是说不去思维「善」或是「恶」而「超乎这一切善恶（的）一切凡夫分别境界」的时候，就正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丝「灵光独现」，那时候你所看到的那个「灵光独现」（明明朗朗）的那个境界，就是「慧明上座您本来的面目」，也就是你的「真心本性」所现出来的境界，那就是「见性」。

「慧明言下大悟」。慧明上座听了六祖大师的开示之后，马上就「大悟」了。

经文：〔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若汝

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慧明虽在黄梅，实未醒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又问：慧明今后向甚处去？慧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

看到这里。

这慧明上座他就大悟，就又问说，「上来」，这个「上来」不是「从上以来」（从古以来），有人解释说是「从上以来」，不对的。这个「上来」就是「您上面所开示的」（或上头），就是我们在作早课时有回向说「上来现前清净众」的那个「上来」。你刚才、你上头所开示的「密语密意」，怎么说「密语密意」呢？因为这个「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如果没有好好地解释，一般人是不会听懂的，对不对？这样就好象秘密了，是不是？也因为好像「秘密」，所以又叫「密语」。那密语中间包含了很深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又叫「密意」。而这正是禅宗里的秘密（秘诀），大家要注意，不是密宗才有秘密，「禅宗」也有秘密呢！禅宗也有「密法」呢。退一步讲啊，禅宗里面的「密法」才是真正的「秘密」。怎么讲呢？因为它都公开给你看，大家都可以看，结果都看不懂，对不？这才是真正的秘密。如果像密宗是说你不能看，不能看所以是秘密，对不？因那是秘密啊！但那是说密咒，「咒」是秘密。而禅宗（的秘密）并不是「咒」，是有意义的，虽是有意义的，而你就是看不懂，那才是真正的「秘密」了。所以这个是最「深密」。

这个「明上座」就问说，您刚才所开示的这个「密语密意」以外。「密语」就是刚才所讲的那句话，「密意」就是可能接下来六祖大师有跟他开示，那是什么意思，以及要怎么修，他才能开悟，并非只说了一句话「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说完，他就开悟了，不是这样子，六祖有再解释看要如何修行，他才开悟。所以（问）除有此「密语」以外，还有其它的「密意」吗？「还更有」就是还有其它的「密意」没有。意思就是说你刚教我的这些，这是很秘密的，就好像是绝招，对不！「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其它的绝招吗」？

意思就是说（师父）你可不要留一手，你还有的话，快点全部都教我。

「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若汝返照，密在汝边」。这句你可能要把它背起来。怎么说？这个确实是很深的道理，而且还可以破「执著」。「与汝说者」我所跟你讲的、如果是向你说出来的，就不是秘密了，另外一个意思就说，我如果能够跟你说得出来的就不能说是秘密了，因为如果真正是秘密的东西是讲不出来的，也就是超乎「言语的境界」。即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可以用语言「道」出的「道」即「非」恒「常」不变的「道」）。真正如来的秘密境界是「唯证方知」，不是用言语可以讲得通的，你要自己去做、自己去证到，才会知道，是「超过言语的境界」，所以「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我如果跟你讲、能够讲得出来的，就不是秘密了。这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这是秘密喔」，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只说「我跟你讲」，讲到这里就好，不用再说「你不要跟别人讲」，这句话不用讲，这句话是多余的。因为如果这是秘密，你就不应跟别人讲，甚至你也不要跟他讲，对不对？你既然跟他讲了，就不再是秘密了。所以「秘密」就是「对什么人都不能讲的」这样才叫秘密。什么人都不能知道，只有你知道就好了，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你知道，佛祖知道」，这样就好了，这样就是秘密的了。如果你讲出来，那就不再秘密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就称为秘密。如果你我以外的人也知道，这样就不是秘密了。所以「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若跟你讲了，那就不是秘密了，如果是真正的秘密是讲不出来的，那叫做「秘密境界」，那个要「自证自知」。对不对？

「汝若返照」。如果你自己「返照」、「返照自性」。怎样是「返照」？那你就需要了解刚才我所讲的「六根取六尘」，我们的「六根」都是「向外面去追求」，所以是「往外」的、是「外驰」的，我们的「六根」跟「六识」都是往外的，所以是「外驰」。现在则要反过来，要「往内」、「内摄」，「内摄」就是「返照」。「返照」什么？返照「自心自性」。你如果能「返照」你的「自心自性」，（就会看到）「密在汝边」，一切「秘密」啊全都在你的「汝边」、是你的身边，但这

不是身边，是你的「身上」，是指你的身上，你如果可以返照你的「自心、自性、自心」，那么，一切的秘密啊就在你的「身上」，这意思；还有另外一句话说一切最秘密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心」，一切最秘密最秘密的境界不是如来的境界，而是你自己的「自心」境界，是最深、最秘密的，没有比这个还要秘密的了。它秘密到什么程度？秘密到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看有多秘密，是不是。连你自己也不知道，意思是什么？连你自己在某一种情况下怎么会生出贪爱，你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有贪爱、怎么会有「嗔怒」、乃至会「得定」？你也不知道。你如果照这样去修，你就可得「定」，或你照这样去修你就会减少烦恼。为什么会这样？你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是最秘密的了。「心」最秘密了。

所以我现在讲一个补充的。你看我现在学密法，对不？但是我自从「古时候、古时候」的那个「古时候」（很久很久以前），就相信六祖大师所讲的什么？就是「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所以，你不要看我东奔西跑，到处去求「密法」，其实我是依这个「法」（坛经）来求「密法」。听懂吗？

所以我也不羡慕密法，也不贪爱密法。但是可以这么说吧，以慈悲故，以慈愍故，而努力受尽千辛万苦，而求密法（法师东渡日本求学东密）。但是心里深信最「秘密」的是什么？就是「自心」。那这不只是说站在禅宗的立场上看，事实上我现在向你们透露一点点，「密教中所修的也是这一个」，密宗中他要修的最后还是这个境界，只不过密宗的方便不一样，而且它有很多、种种的方便。反过来说，禅宗是「最高」的境界，但是它没有方便，它「以没有方便，为方便」，所以是「大根器的人」、是「上上根器的人」修的，所以（在禅宗）你悟了「就悟了」，没有悟了「就算了」，这样子。所以历代（禅宗）祖师徒弟那么多，开悟就悟了，没开悟就算了，你没开悟，师父也不烦恼；若能开悟的，他（师父）就尽量让你开悟，如果开不了悟，也好！这样子，大家都好！就是很自在。但是没有悟到的人却很苦恼，是不是？（这是说禅宗）。而密宗则是不管你是什么根器它都有办法让你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有次第的这样一直修上去。

禅宗就没有次第，禅宗不讲次第，「以无次第为次第」，「以无门为门」，这样你就楞住了，是不是？所以（禅宗）你能修就修，不能修就罢，如果根器差的就落入「文字禅、口头禅、野狐禅」了。而密宗就有很多方便，让你这样一步一步地正修行，渐渐的「渐修」上去，若能够顿悟的它也有顿悟的大法能让你这样修进去（顿悟之门）。

所以，如果通达这部经（坛经），通达这个法，学起佛来就方便很多，然后就少掉很多执著，其它不说，「知见」就正，少走很多冤枉路，少生很多烦恼。

再回头说一句，你说修「密法」，什么最「密」？「自心」最「密」。那密法只是帮助你的一个方便，他确有很多的方便来帮助你，去入那「如来的秘密境界」，这样而已。而禅宗呢？是一下就要让你上去，入「最高境界」，如果你爬不上去就算了。就以爬山来讲，禅宗的人就像什么？就像登山高手，他不用走的、也不用爬，他就拿那个好像泰山的「藤索」，（甩上去）咻咻咻咻——蹦——钩住了，（一拉住藤索）他就上去了。但那个要有力气才行啊，没力气，（爬）不到一半就掉下来，是不是？那如果是净土宗的，这是比较啦！净土宗的一样要爬到山上，禅宗的是这样——「咻」就上去了，净土宗就慢慢地开路，接着绕呀绕地（依路）绕山而上，绕、绕、绕、绕到后来那很稳啊！又不会跌倒，很稳啊，慢慢上去，但是很慢就是了，且要很有耐心，慢慢地绕到最后也是上山了；又如密宗，密宗就什么都有，看你是什么根器，他也能让你一步一步（地上去），但是他（密宗）那法门就是那样绕就是了，他可能是绕S型，有比较快一点，因为「持咒」吗！「咒力」是如来的咒力，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有快一点。但是「密宗」所修的最后的境界也和「禅宗」的境界一样，也就是禅宗开悟的时候的那个境界，这是正统的「密宗」。如果说是外道的「邪密」，那就不一样了，外道的邪密就追求种种的神通，贪著世间，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

好！这一句再重复说一遍。「与汝说者，即非密也。若汝返照，密在汝边」，如果是跟你讲的，就不是秘密了，就不是密法，那如果是密法就不能说了，就说不出来了，那真正是「密」

的，退一步讲，你如果说是自己「返照」，一切的秘密法门全都经你的「自心」里面。你不用求我说「还有什么秘密的法门」（没有），如果有什么秘密的法门，你「自心」里面都有、「一切具足」，只是你自己没有「返照」而已。好像什么呢？像「法华经」里面所说，那个「浪子怀金」的事，对不？就是这件事。「浪子怀金」简单讲一下，「法华经」里面佛祖说，有一个人他父亲很有钱，他要出去旅行，他父亲怕他在旅程中没钱可用，除了给一些现金之外，又在他的大衣的「缝里」缝了一块金了，但是这个人出去流浪太久钱花光了，却不知道他父亲缝了一块金块在大衣里面，以致他在外面流浪变成乞丐，由于不知有真金在衣服里面，所以就不能使用它，因此还是在乞讨，这譬如什么？那块「真金」就好像是我们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很宝贵的，像「真金」一样，所以具足一切功用，那众生因为不知道，所以穿一件破衣服。那「破衣」是指什么？就是指「六道」，于「六道」中现种种的「形」，「地狱、饿鬼、畜生、天人、阿修罗」等等，现种种的形。虽然现种种丑陋的形，但是他里面所怀着的那一个「真如本性」却是像「真金」一样很宝贵，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众生身体里面都有一块「真金」（即）「真如本性」在里面，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你如果可以「返闻照性」、「返照自心自性」，一切的秘密都在你的「自心自性」里面。因此你不用向我求，你要问我说「你上面所讲的密语密意以外，还有什么秘密没有」？（我告诉你）最秘密、最好的东西就在你的「自心自性」，只是须（要你）自己「返照自性」如此而已。

所以，不只是说我（成观法师自己）去学密法是这样学，甚至你如果能够的话，你从现在开始，你学一切法都用这一句话来学，这样就没有错，而且这样子的话，速得大智慧。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相反，学一靠子也不会增加智慧，学一靠子好像只是作学问而已，只增加很多的知识，但是不会开智慧。

「明曰：」下面慧明法师就说「慧明虽在黄梅，实未醒自己本来面目」，慧明就是我自己 在黄梅。「黄梅」就是五祖大师那里，也用这个地方代替那个人，这个叫「避讳」，不直接称师父

的名字，而称「黄梅」，以地方代人。实在未「省」，「省」就是「悟」或是「了」。实在没了悟自己的本来面目。「今蒙指示」现在受到你的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句话是佛经里面的话，这句话也很深的，就好像人在喝水一样。譬如说我现在在喝这杯水，你问我说「这杯水是冷还是热」？我说「热的」。你说「多烫」？我说「这么烫这么烫」。你说「到底是多烫」？要不然你自己喝看看你就知道了。对不？我说有多热，你也不知道，我说热得会烫舌头。你说「喔——这样我知道了，热得烫舌头」。其实那样也是不一样的哩！因为有的人会烫舌头，那要很热、刚煮开的，他才会烫舌头，有的人舌头不能忍受那个热度，所以稍微热他就感觉很烫啊！所以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说，你喝的水到底有多烫，每一个人所喝的感觉不一样。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修行是自己自证的境界、自证自觉的境界，外人没有办法体会、外人没有办法分享」，那在佛法里面又有一个词叫做「自受用」，是「自受用」的境界，譬如说你早上起来念佛一个小时，念完时说「哎呀，念得好舒服呀」！你朋友就问你说「有多舒服呢」！你就说「哎呀，那不好讲啦，十分舒服」，那到底有多舒服也不能说，对不？你就自己去念，结果他自己念了，也感觉很舒服，但是他的舒服跟你的舒服又不一样，对不？所以那是「自证境界」，自证的境界是「不得说与他人」的，就是说无法对别人讲的，真要跟别人讲，也讲不出来，如果讲出来的，也会有差啦！如果你能说得出，别人听了即使可以了解，也不能「领受」（那境界）。这就是「自受用」境界。所以一切念佛的境界、念经的境界、打坐的境界，这些都是说不出来的。你自己修自己知道，对吧！所以这个就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多热多冷你自己知道，但是别人不可能知道。别人所知道的是他自己的事，那又不一样了。

「今行者即慧明师也」！现在「行者」您呀，就是我慧明的师父。好！看到这里，下午再说。

第十二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行由品第一

#### 第十三集

刚下课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师父啊！这「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什么都不想吗」？不对啦，不一样噢！差很多。

「不思善，不思恶」跟所谓「什么都不想」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什么都不想的话，坐在那里像「木头」一样，那就不对啦！那个正好是六祖所说的「百物都不思想」，坐在那里就像木头、石头，那样不对。

「不思善，不思恶」是坐在那里修「止观」的功夫啊！修止观。「不思善，不思恶」已经不只是止观了，又更深一步。因为在「不思善，不思恶」之前，六祖就说，叫慧明法师要「屏息诸缘」，早上就说过，这个「屏息诸缘」是什么？就是「止」嘛！「屏息诸缘」就是「止」。什么叫做「缘」？现在再进一步解释这个「缘」。这个「缘」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先讲当动词好了，因为一般所知道的就是名词的「缘」，而当动词的时候就是「攀缘」的意思。怎么说是「攀缘」呢？就好象我以前曾经讲过，我们这个「心」好像蜗牛一样，又好象章鱼，章鱼比较（更）像，好像会生出怪手，所以坐在那里好好的，会生出怪手去抓东西，去抓取外面的东西，叫做「攀缘」。「缘」为什么要「缘」，因为要取吗！如果被它抓到的东西，它就会不放，那就跟章鱼很像啦！所以那个叫做「攀缘」。而现在你要修习「止观」、乃至于习禅啦！第一步的功夫就是要把那「怪手」收回来，不但怪手收回来，不去攀缘，而且好像要把它挡住一样，不让它出去，那就是「六识不出六门」，听懂吗？「六识不好六门」，那样就是「止息」，「止息」什么呢？止息「攀缘」的心，不往外驰逐，也就是这个心没有再出去，这是第一步功夫。你要修行的话，第一步功夫，这个心不能「出去」，要在家里，要「住在家中」，而「家」

是在「这里面」（师你指身内）呀！所以要先「屏息诸缘」，这样讲也许很清楚，但是有些人可能也还不太清楚。要举些例子，你坐在那「屏息诸缘」。

什么是「诸缘」呢？就是不要想你丈夫、你儿子、你妻子、还是你孙子，也不要想作生意，不想票会的事，后天「会钱」到期，大后天又有另外一个「会」，接下来，下星期又有利息钱，这些都不要想，这些全是「外缘」，这些「外缘」都要停下来。怎么说是「外缘」呢？因为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这是世间的事情，不要想，甚至出世间的事情也不想，也不要想师父、也不要想道场、也不要想法会，统统不要想，那些都是「外在」的事情。只想什么？只想我们「内在」的事就好，不是「全部不想」，而是要想我们自己「内在」的事。我刚才做了一个譬喻，就好像做生意，你不要再「进货」了，要先清「库存」，现在要开始先清除你的「存货」，看你「库货」中有多少东西，自己要了解。所以你若再「进货」，就好像再进新的资料，那就是再去「攀缘」，「攀缘」取新的资料回来，平常都是时时刻刻一直往外「攀缘」，现在就不要往外攀缘了，然后「观照自心」。

但是要「观照自心」之前，你先要「止」。「止」什么呢？就是「止息」，第一个是止息攀缘、「往外攀缘的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不思善，不思恶」。「不思善，不思恶」就是开始在「清理库存」的货时候，你要「了解」你的库存里面（你心里）有什么东西？那么，以「楞伽经」的话来讲，就是「觉自心现量」。「觉自心现量」就是说「念念都知觉你自心里面现出什么东西」。所以你在「不思善，不思恶」的那个时候之前已经有一个「止」了，那个「止」就是「前方便」，也就是在「正修行」的「前方便」，你要能够先「屏息诸缘」，然后「不思善，不思恶」才开始「正修止观」。

（所以）这「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方便随缘止」，「屏息诸缘」叫做「息缘止」。（这两者）同样是「止」，境界不一样。

「屏息诸缘」叫做「息缘止」，「息缘」后止息妄心；「不思善，不思恶」叫做「方便随缘

止」。都是「止」的功夫啦！所以（不思善，不思恶）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思想。

那个「不思」是「不妄想分别」的意思，但是内心「了了见，了了知」，内心里面「了了见自心相」，我不是比喻那「乌云」吗！你坐在那里「不思善，不思恶」，但是你一切的妄想、杂念你都清清楚楚，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只是不去分别这是什么样的「妄念」，这是好的、这是坏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是」还是「非」、是「错」还是「对」、是大乘的、还是小乘的、是凡夫还是圣人的都不去分别它，但是你清清楚楚（心中）有妄念出来，而且都看得很清楚，这样子。那么这个「看得很清楚」这之中既是「止」、也是一种「观」，因为你不去「思维」、不去分别它，所以「正与么时」这个呢就是「正修观」。而「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这个以「楞严经」的话来讲，就差不多等于「生灭既灭，寂灭现前」的境界。「不思善，不思恶」就可以「离生灭」，离了生灭以后，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自心自性」，然后就是「现前」，「现前」就是「寂灭」，一切究竟寂灭的境界现前。

所以「不思善，不思恶」并不是「什么都不想」，然后坐在那里跟木头一样，那是错误的，那绝对不是「习禅」。「习禅」我们在开宗明义（开始讲本经）的时候就讲说「思维修」，所以是要「用心」。而且不只是一要「用心」，而且是要「用功」的，要用功的，要很用功的。为什么？因为你那「自心现」（境界）是刹那、刹那（生灭），你如果稍微一放松，就观不清楚了，于是就不能「觉了」，接着就被妄想带着跑，然后就糊里糊涂了，就坠入「无明」，但是你要「念念明了」很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

「念念都明了自心」这叫做「明心」。「明心号菩萨」，对不！所以这是「菩萨境界」，很难、很深。

接着我们继续讲上午讲到的地方。不好意思，讲呀讲地，就讲成北京话去了。因为有时候讲到较重要的，要用台语讲，较不顺，台语的造意差，没办法。继续看下面，早上讲到「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这是比喻修行是「自证境界」，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告诉别人的意思。所以必须要「自证自知」，他人没有办法分享受用。

接着「今行者即慧明师也」。「慧明」法师就讲了，行者您就是我慧明的师父了。慧能大师就说「汝若如是」，你若是那样，「如是」就是这样。「这样」是指什么东西这样？就是这样悟到，你若「如是悟者」，「吾与汝同师黄梅」，我才真正与你一样，同拜黄梅为师父，同样拜五祖大师为师父。你若如此悟到，那么我们都同样是黄梅五祖大师的徒弟，如此我们都是师兄弟了，是真正的师兄弟，而不是假的，不只是有名，而是真的。因为五祖大师已经开悟，他教我悟到，你也悟到，那样大家都平等，所以我们都是同一个师父，你不用叫我师父。所以这样不简单，是不是？这样就表示六祖大师一点都没有自大。他要叫他师父，普通人就说，你要喊我师父，那很好呀！但是他就没有那样子。第一表示他「不自大」；第二「不乱僧伦」，「僧伦」就不乱了。我们都拜五祖大师做师父，所以我就不能做你的师父了。当然实际来讲，他是传他法的，实际上他是他的师父，但是名份上就不可以居那个名，所以他就不居那个名，有实无名。

「善自护持」你就要自己好好护持，「护」就是保护，「持」就是受持，保护受持。护持什么？护持你刚才所修的那个法，所听到的、所悟到的那个法，你须好好地护持。「明又问：慧明今后向甚处去」？我今后要向什么地方去呢？慧能大师就说「逢袁则止」「袁」就是袁州，你若碰到袁州就停止，不要再跑了，若碰到「蒙」就是蒙山，蒙山就是「蒙山施食」那个蒙山，我们说「放蒙山」就是这个。「放蒙山」这个词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蒙山」是不能「放」，「蒙山」是个地名怎么放？应该是「施食」，密教里面是称为「施饿鬼」。若你碰到蒙山，你就住在那里，「明礼辞」你看六祖大师他是开悟的人，所以他也一样有宿世通，会指点别人，看下面的小字。

经文：〔明回自岭下，谓趁众曰，向至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慧明后改道明，避师上字〕。

慧明法师就回到山下，「岭下」就是山下，因为追到山上，现在回到山下，就和要追的人在一起了，就跟他们那些趁众，追赶的众人。「趁」就是「赶」，跟他们讲。「向」就是刚才，「陟」就是升，「向陟崔嵬」「崔嵬」就是高的山路，山路很高的地方，又有石头，称为崔嵬。我刚才爬到那高山，又有石头的地方，「竟无踪迹」竟然没有看到那位行者的踪迹，「当别道寻之」我们应到别的地方去找，这些追赶的人，「咸」都，「以为然」「然」就是如此，都想那样是对的。「慧明后改道明」慧明法师后来就名为「道明」，「避师上字」就是要避讳慧能大师，他也是「慧」，一个「慧明」，一个「慧能」，因为他好像是他的师父一般，不能和师父同名，所以以后就改为「道明」。

经文：〔慧能后到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一是思维，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因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二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近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延至上席，征结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慧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

看到这里。

「慧能」就是我，后来又回到「曹溪」，现在叫曲江县，在曲江县东南五十里的地方，又被恶人「寻逐」，于是就在「四会」县避难，躲在猎人队里面，总共在猎人队躲了十五年，他躲在猎人队中，就是令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因为学佛的人，怎会和打猎的人在一起呢？所以就找不到了，这和老兵躲大炮，称为「蹲弹坑」一样，炮弹打过来，都有一洞，若躲在那个洞中，一定不会被炮打到，因为炮弹不会正好又打中那个洞。所以躲在猎人队里面，跟蹲弹坑是差不多的意思。「时与猎人随宜说法」「时」就是常常的意思，常常跟打猎的人「随宜」就是「随他机宜」、「合他的根机」来说法，打猎的人常常叫我照顾那网子，若看到「生命」活的动物，我

都把它放掉，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菜放在煮肉的锅子里，「或问」就是有人问，我就说我只吃肉边菜，他是不得已的，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若吃素就不要说我要吃肉边菜，就好比上次讲，广钦老和尚吃香蕉，你也学他吃香蕉一样，他吃香蕉可以得道，你吃香蕉并不会得道，因为你有饭可吃而不吃。六祖大师吃肉边菜是不得已，所以你不要学六祖大师吃肉边菜，不必这样。因为你也不在猎人队里面，而且你也没有得到衣钵，更没有人被追赶，所以学佛，不要「断章取义」。「一日思维」有一天我就这么想。「时当弘法」，这个时候我应该出去弘法了。「不可终遁」「遁」就是「逃遁」，不可常常躲着。于是我就下山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值」就是遇到、碰到，正好碰到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因二僧论风幡义」有二个出家人在讨论「风幡义」，「是风、还是幡」的道理，因为这两个人看到幡飘来飘去。其中一人说「这幡为何在动呢，因为风在动，风先吹动，所以幡才会动，若没有风，幡就不会动」对吧？另外有一位就说「这是幡在动，而不是风在动，若风在动，那是风的事情，风在动时，幡不一定就会跟着动」。就这样在那里议论不已。慧能我就向前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这是什么意思呢？「风动」是什么？风动是「因」，而「幡动」是果。这两个人一个只看到「因」，一个只看到「果」，各执一端，各执己见，那这样就没有「交集」了。所以就不能达到结论。慧能大师就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尊称）就是你们两位心动。这是怎么讲呢？这是说「一切因果皆在「自心」」。因为一个执因，一个执果，但是一切因果其实都在自心，所以这个「心」才是一切现象真正的原因，（一切现象、因缘）最终最后的真正原因就是「心」。所以，你们看到的那个风动或是幡动它只有一个「心动」以后的表面的表象之结果，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这句话「仁者心动」是一个双关语，是个反讽、也是破斥，但这个表面的意思。而较深的意思是「一切的因果都是自心」，所谓一切法皆由心生，「心生故一切法生；心灭故一切法灭」。所以是「仁者心动，万法由心造」的意思；第二个意思也是双关语，是反讽、讽刺他们说，是你们心动，因为你们心动，所以吵吵嚷嚷不休，「议论争执不休」也是一种「心

动」。「一众骇然」，大家听到了都非常惊讶！说讲这道理这么深。印宗法师就「延」，「延」就是请，就请我坐上席，「上席」就是上座的上面。「征诘奥义」，「征」就是征求，「诘」就是问，问我奥义，「奥义」就是「深奥」、「奥妙」的道理，就问我一些很深的佛理。「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印宗法师看我所讲的话，「言简」言语都很简单，「理当」道理都很适当，而且「不由文字」，「由」就是循、假借、执着的意思，「不由文字」不是「不用文字」，因为上面所讲的「言简理当」，「言简」的「言」就是文字了嘛！有「言语」就是「文字」了吗！所以「不由文字」不是「不用文字」。

所以很多人以为「不由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就都不用看经了，日本有一幅很有名的画，画中慧能大师把经书撕掉，你们曾看过吗？那是一幅很有名的画名画，（题名）「慧能大师撕毁经书」，那个是魔说、那个是魔道。慧能大师既没有教人撕毁经书，也没有自己撕。下面慧能大师就有说「不由文字」不是说都不用文字，若不用文字，怎么样传法呢。所以一定要用文字，只是「不执着文字」而已。而且他所用的字都非常简单，没有用很深的文字，但是道理都很适当、很深。所以禅宗「不由文字」，并不是说都不用文字，也不是说都不要经典，而只是不执着，还是要有经典的方便，才能够传法，所以言说文字是需要的。宗云，行者你一定是个非常人、不是普通的人、不是平常的人，我好久前就听说黄梅五祖他的衣法已经传到南部来了，「莫是行者否」？「莫」就是莫非，莫非就是你吧！慧能就说「不敢」。经文中「慧能」是他自己称自己的，而我们学佛的人，不要说「慧能」，我们要称「慧能大师」，最好称「六祖大师」才更礼貌。好像有人说「释迦牟尼」，你不能光说「释迦牟尼」，你要说「释迦牟尼佛」，要加个「佛」字。假若是菩萨，要加个「菩萨」，不要只说名字。有一部经叫「百喻经」，有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博士，把它翻作英文，称为「The Fables of ShaKamuni」，这个名字根本不对呀！有二个地方不对啦。第一「The Fables」「寓言」（这个英文字不对），第二个「Of Shakamuni」你不能光说「Shakamuni」「释迦牟尼」，应该说「Shakamuni Buddha」「释迦牟尼佛」，这样才对。

「释迦牟尼的寓言」这样不行，要称「释迦牟尼佛的寓言」才对，你如果是信佛的人的话，这是第一点。譬如我们称呼人，你也要称某某先生，若是老师也应称某某老师，不能直呼其名，对普通人都如此尊称了，何况是佛祖呢！第二点是关于 Fable 这翻的不对，应是 Parable。因为英文的 Fable 是指「伊索寓言」式的（寓言），那种动物的寓言才是 Fable。若是佛祖说的并不是动物的（寓意），不是说狐狸精或是青蛙做主角的，狐狸精或是青蛙做主角的那才叫是 Fable；若是人作主角就要说是 Parable，这点较不重要，较重要的是「释迦牟尼布达（佛）」。

看下面。

莫非行者您就是「衣法南来」得到衣法的人？慧能大师说「不敢」。你看我们中文真是奥妙，慧能大师说「不敢」，这「不敢」的意思其实是「敢」。「宗于是作礼」，「宗」就是印宗法师，印宗法师于是就向我顶礼，所以古时候有修行的人就是如此。「告请」叫我应该请出传来的衣钵「出示」给大家看，请大家瞻仰。为什么请大家看？因为是法宝呀，是宝贝，代表法宝。

看下面的经文。

经文：『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惠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看到这里。

印宗法师又问，黄梅五祖大师「付嘱」，「付嘱」是付嘱衣法，付嘱给你衣法。「如何指授」，「指」就是指示，「授」就是教授，如何指示和教授你？他传给你衣法，如何指示和教授。这就内行了，不是光看衣钵就好，主要是（要看）「法」，在「法」上他怎么开示。慧能大师就说了「指授即无」，若讲「指授」是没有的，只论见性而已。「不论禅定解脱」，这「禅定」是说

一般由修「四禅八定」而得到解脱，他就不说这些了。印宗法师就说了「为何不论修四禅八定，来得解脱呢」？慧能大师就说，因为这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这里是很麻烦的，现在我们看讲义。这解脱的「禅定」有「四禅八定」，「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叫做四禅；「八定」就是四禅的「色界定」上面又有「无色界定」也是四种（其实后四定就是后四禅，但前四个不称定而称作禅，后面的四个不称禅），（与四禅）合起来称为「四禅八定」，其实「定」只有四个，「禅」有四个，「定」也只有四个，可是一一般都讲「四禅八定」。「解脱」呢？待会儿讲「八解脱」就能了解了。「解脱」的「解」就是解「惑业的系缚」，「脱」就是脱「三界的苦果」，简单说就是解脱「惑业苦」，解掉「惑业」的系缚，「惑业」一解脱之后，就脱离了三界的苦果，这样叫做「解脱」，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解脱」的意思是指「八解脱」，看讲义就好。「八解脱」，第一就是「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第二个就是「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第三个「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是这样断句的）；第四个「空无边处解脱」；第五个「识无边处解脱」；第六个「无所有处解脱」；第七个「非想非非想处解脱」；第八个「灭受想定身作证具足住」。这些叫做「八解脱」。第一个「解脱」回过头来讲。（第二个）「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就是「内身」有「色想」之贪，简单说「心内」还有「色想」仍会「贪色」，「色」就是「物质」的意思。为了要除去这个「贪」，就观外色是「不净、青瘀」等色，也就是作「不净观」。「青瘀等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若看人的身体又白又嫩，那样就会生贪，现在则观人死了身体变成「青瘀色」、好像青黑瘀血（颜色）很难看，「青瘀色等」就是修「九想观」，因修「不净观」使「贪」不起，而得解脱，这种「解脱」叫做「内有色想」、「内有贪色之想」观「外色不净」而得「解脱」。好！今天讲到这里。

第十三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行由品第一；般若品第二。

### 第十四集

「八解脱」第二行，「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头一个是讲，「内」就是内心，内心仍有对色的贪念，因此观「外色不清净」，所以得到解脱。第二个就是内心已经没有对色的贪念，叫「内无色想」，对色的贪念，但仍观这个「外色」而解脱，虽然心里已经没有贪念了，但是为了要使得它更加坚牢，所以观外色「不净」的青瘀等色，使不起贪，而得解脱，就称为这（第二）种「解脱」。这是依「二禅」的定力，已经得到「二禅」的禅定，依「二禅」的禅定而起，虽然二禅的禅定，但所缘的色是「初禅」的色。以上这二种都是「不净观」。第三种「净解脱身作证」，这则是观「净法」，就是不是「不净观」，而是「净观」。观什么呢？观「净色」故名为「净解脱」。就是在定中除「不净」的想，唯观这八色等，（即）「光明、清静、光洁、妙宝」之色，「观」这八种妙宝之色，这是好的色，所以不是「不净的色」，是「净色」，观这「净色」而得解脱就是「净解脱」；「身作证」就是自己已经达到这个境界，叫「身作证」；「具足」呢？对这一种净解脱的境界都已经具足圆满了，所以叫「具足」；「住」就是「住于此定」而不动，叫「住」。接下来第四个「解脱」「空无边处解脱」，这「空无边处解脱」、「识无边处解脱」、「无所有处解脱」、「非想非非想处解脱」这四个其实跟「四空定」是一样的。刚刚不是讲「四禅」、还有「四定」吗？「四定」就是这四定，（即）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因为修「空无边处定」而得解脱，叫做「空无边处解脱」，那么这个是「四定」里面的第一个「定」。什么叫「空无边处定」呢？就是「观空」，「观这一切法如虚空一样」、而这「心量」也如虚空一样「没有边际」，因此就自在无碍而得解脱，那么这种解脱叫做「空无边处解脱」。那如果观「虚空没有边畔」这样子的「定」叫空无边处定，当然这是得到「四禅」以后的境界。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什么样的境界？如果得到「初禅」就不

用睡觉、也不用吃饭，所谓的「禅悦为食」嘛！如果得禅定就不会睡着了，他坐在那儿就是一种最好的修休息，所以不吃、不睡。然后到「四禅」以后，连呼吸都停止了，所以是那种境界，但是没有死呢！身体还是热的，但是脉搏已经很微弱了，这个是「色身」上的境界。那如果是「心」里面的境界呢？如果得了「禅定」以后，烦恼就很少很少了，「忿覆慳嫉恼害恨」这些粗的烦恼都已经几乎没有了，「忿」就是大怒那个「忿」，得禅定的人不会暴怒，「覆」心中不会「覆藏」事情，「慳嫉」这个「慳」就是慳吝，不会吝啬，「嫉」就是「嫉妒」，不会嫉妒，「恼」就是不会恼别人，「害」呢？也不会害众生，「恨」不会怀恨。所以入了「禅定」以后，「心」就变得比较微细，那粗的烦恼就压止下来了，止息「粗的烦恼」，刚刚讲的那些烦恼都没有了，就不会起「现行」，因为那个「定力所持」，它就不会起了，「忿覆慳嫉恼害恨」都没有了，所以你若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俱舍论」里面讲的。「俱舍论」全名叫做「阿毗达摩俱舍」，「忿覆慳嫉恼害恨谄诳憍」这些粗的烦恼都很薄、都不会太起了，所以用这些就可以做一个标准，若有人说他已经得「定」，那就用这个去看，看他这些毛病还有没有？会不会常常这样子，如果还会这样子，那他所谓的「得定」是骗人的，当然这些毛病、这些烦恼并不是说得定以后就没有了，而是不起现行了，知道吧！「不起现行」因为「定力所持」，「定力」把它压住了，「定力」把这个烦恼压住了。怎么压呢？因为我们修禅定，大家知道就是「摄心」，对不对？「摄心成为一个」（摄心一念），那怎么会有烦恼呢！烦恼都是因为（心）「散乱」，「心散乱」就有烦恼，心若收摄成一个的话，那个烦恼自然就收起来没有了。所以（心）「散掉」就有烦恼了，得定人他那烦恼就暂时止息，因为那个「心」收摄的关系，「烦恼相」就生不出来，是这个道理。所以一切修行的根本就是你要「摄心不乱」、「摄心不乱」。所以你「念佛」，为什么要念佛呢？也是初步就是说，因借着念佛的方便，然后「摄念」，「摄念」就是把你的「心念收摄」起来用这个念佛的方便，那因此「心」就不散乱了，「不散乱」就没有烦恼了，再进一步就「得定」，就是所谓得「念佛三昧」。看你修什么法门就得什么样的「三昧」、或是得什

么样的「定」。

刚刚讲说如果是得定的话，得定的人他就不会有些粗的烦恼，粗的烦恼就收摄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末法时期你要能分辨到底某些境界是真有、是假的，这样子你一看就知道了（指辨别那些说已得定的人）。所以你在坐禅有很多人他会产生很多种身体的现象，对不？身体的现象没有一定，那也没有标准，但是有一种一定是准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指「忿覆慳嫉恼害恨谄诳憍」这些烦恼是否还现行），这就是「心法」。（身法）没有关系，有的人说他会发冷、发热或怎么啦，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有也好，没有也好，那是有一个道理在的，（这）下次再讲给你们听。那是「身」的变化，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心」有变化，你修行修了半天，你的「心」有没有起变化，你要「转化」你的心有起变化，那才是修行有功效。那什么样的变化？当然是变好而不是变坏，变得烦恼淡薄啊！变得烦恼压下去、或是少了，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修行。那若其它的种种变化、乃至你可以呼风唤雨，可以见神见鬼，那都没有用。你说你有看见佛祖，有看见也不要紧，最好你自己变成佛祖，那是最重要的，你看见佛祖那也只是你所见到的，但并不是「你」，这样子（讲）了解吗？我现在跟你们讲，因为这部经（坛经）是究竟的经，所以我跟你们的讲的都是实在的话，就不会像拿棒棒糖给你，慢慢引你、诱你，现在讲的都是实在的。好！

「空无边处定」就是因为观「空」，「观」一切法空，然后达「自身空」、「他身空」、然后达「色空」乃至「器界空」，这叫「空无边处定」。那如果观出那个「空」以后，就得到「定」了，叫做「空无边处定」。这个「空」是「无情界」，对不对？是观「无情界」空，然后接着就「观」有情界的「识」，「识」就是观「八识」，「观」我们这个「八识」是「遍满一切处」就是「无边处」，我们这个「八识遍满一切处」，所谓的「法身遍法界」，观成的时候就叫做「识无边处定」，因为这个「法身遍一切处」，所以得「定」，称为「识无边处定」。那如果这样修的「定」而得「解脱」，就叫「识无边处解脱」。第六个呢？「无所有处解脱」，这个是从「无所有处定」

来的，本来是「空无边处」跟「识无边处」，现在变成「无所有处」，那就又更进了一步，就是说这个范围又更广阔了，「无所有处」。那修一切法「无所有处」那么就得「无所有处定」，那因此（定）而得「解脱」，就称为「无所有处解脱」。第七个又更进一步了，「非想非非想处」，「非想」因为一切众生都有「想」嘛！那就是「非想」，那如果「非想」的相反呢？「想」的相反是「非想」，但是这个定呢是「非想又非非想」，那么那就是在三界里面没有什么执着了，所以叫做「非想非非想」，那么修这样的观想而得到的定，叫做「非想非非想定」，那因此而得到的「解脱」，叫做「非想非非想处解脱」。那么以上其实是跟那个「四禅八定」的「四空定」是差不多的。第八个「灭受想定身作证具住」，「灭受想定」就是「第九次第定」，也就是「小乘」圣人所修的「灭受想定」，把「受」跟「想」都灭掉了以后，然后得到了解脱，「身作证」就是「身」已经达到、自身、亲自达到这样的境界，叫做「作证」，「具住」就是「具足圆满而不动」叫「具住」。那么以上这些叫做「解脱」，这样的修法一般就是说小乘的修法。

但是大乘的菩萨并不是说不会。你就要注意这里，六祖大师说「不论禅定解脱」，并不是说禅宗的祖师就「不会禅定」、「也不得解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不是以这个为最究竟这样的意思，不是以修「四禅八定」得「八解脱」为最究竟。那为什么呢？因为禅宗所谈的最重要的是「见性」，「四禅八定」得「解脱」这种比喻说是大学程度，「见性」就是研究所的程度啦！等于是这样子。再看下面。

「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稍等一会儿，我印给你们讲义，还有一份「八胜处」跟「十一一切处」，有没有？这个出家众可以看一看，这些都类似、都相关，因为这都是修禅定的东西，你看一看，可以了解一下。十一一切处那是「十」一切处，「一切处」是在一起的。虽然是有相关，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你自己去看一看就好，以后讲到的时候再讲。

「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印宗法师就问他说，怎么会不论禅定解脱呢？「慧能曰：为是二法」，因为「禅定」、「解脱」是二法。什么是二法呢？就是「对立之法」。什么「对立」呢？

因为「禅定」是对「散乱」；那「解脱」对「系缚」。有「解脱」就有「系缚」；有「系缚」才有「解脱」。那「禅定」是对「散乱」，因为有「散乱」才有「禅定」，所以是「对法」、是对立之法。但是在「本性」里面，这个「禅定、解脱、散乱、系缚」这些都是「本性」里面所现出来的「相」。因为是「对立」之法，有「定」就有「乱」啦，有「解脱」就有「系缚」，所以不是「佛法」。这是什么意思？「佛法」就是「佛所自行的境界」，即「佛的境界」。这里所谓的「佛法」是「佛自己的境界」，因为禅宗所学的是「佛的境界」，而不是一般的境界。所以接着又说啦「佛法是不二之法」，佛祖自己所行的法是「不二之法」，不是有两种。这个「不二」就是说「离一切分别对立」，怎么讲呢？因为佛性「真如本性」里面没有「对立」，所以是「不二之法」。佛祖的境界就是「没有对立的」，因为有「对立」就有「冲突」，有「冲突」就有「烦恼」。但是佛已经到达没有冲突烦恼的地步了，所以是「不二之法」。

「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印宗法师又问说，那么你所说的「佛法不二之法」是什么？慧能大师就说「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法师你现正在讲的「涅槃经」、你在解说这「涅槃经」，「明佛性」，「明」就是「阐明」，阐明佛性或是明了佛性，这就是佛法的「不二之法」。这「不二」就是「不分别」、「生佛不二、一真法界」的意思。「生佛不二」就是众生与佛是不二的，众生与佛不是二种、是一种，因为都是「真如所现」的。

「慧能曰」慧能大师就说，法师您在讲的「涅槃经」的「阐明佛性」这就是「佛法不二之法」。譬如说「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这是「涅槃经」里面的经文，高贵德王菩萨就跟佛世尊说「犯四重禁，做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假如众生犯「四重禁」，「四重禁」就是「杀盗淫妄」这四种重戒，「禁」就是「禁戒」，这四种重的禁戒。犯「四重禁」又造「五逆罪」，「五逆罪」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合和僧这五种的「逆罪」叫「五逆罪」。跟「一阐提」（叫信不具），意思就是说「不具足信根」，「不信」就是不信三宝，对三宝不相信（不信佛法僧），这种人叫「一阐提」，就是不信佛的人。这样犯了「四重禁」跟「五

逆罪」以及不信佛的人，是不是会断他的「善根」与「佛性」呢？佛世尊就回答说，「善根」有两种，一种是「常」；一种是「无常」，但是佛性非「常」、非「无常」，所以就不断。「佛性」跟「善根」不一样，佛性它不属于「常」，也不属于「无常」，它（佛性）不是「生灭法」，所以就不会断。「名为不二」所以就「不二」。「一者善，一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法」里面有「善法」也有「非善法」，但是这「佛性」不是属于「善法」、也不是属于「不善法」，不能说它是「善」还是「不善」，因为好人也有「佛性」，坏人也有「佛性」，所以「非善非不善」，所以「佛性」是「不二之法」。「蕴之与界」，「之与」就是「至于」，从蕴到界；蕴至于界，就是从蕴到界。「蕴处界」总说应该有三种即「蕴、处、界」，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中间省略掉一个「处」。所以从蕴到界叫做「蕴之与界」，简略的讲就是「蕴之与界」，那事实上是有三个，叫「蕴、处、界」，这三个叫做「三科」，这个代表（了）一切世间法，一切世间法就用这「三科」不代表。「凡夫见二」，对这一切的世间法凡夫人都看到两种，「看到二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染净、善恶、是非、美丑」等等

（对立的两面），他都把它分别成两种。「智者了达，其性无二」，若是有智慧的人，他了达这个真如本性，就看到这个「其性无二」，就看到一切法的本性是没有二种（对立）的，不是「两种」而是「一种」，这都是「真如所现」的。「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假如没有分别、没有差别的这个「性」就是「真如之性」，真如之性就是「佛性」。

经文：〔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惠能剃发，愿事为师。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这个印宗法师听到我这么说以后，很欢喜合掌，说「某甲」，某

甲就是我（印宗自称），印宗法师自己自称（某甲），我在讲经就好象瓦砾，好像碎瓦砾、破瓦这样子，而仁者您所论义、您所讲的道理就好象真金，很宝贵；我所讲的就好像破瓦砾，而你所讲的就好像真金。称赞他很高，而自己很谦虚。所以你看，修行的人就是这样，假如没有修行的人就不是这样，甚至于嫉妒还要加害他。「于是为慧能剃发」就为他剃发。「愿事为师」愿意侍候他当他的老师，就拜慧能大师作师父。慧能我于是就在菩提树下，开示这个「东山法门」，「东山法门」就是五祖大师的法门。

「慧能于东山得法」我在东山那里得到法之后，辛苦受尽，生命好象悬丝一样。「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今天能够跟你们这些官僚、这个知府官僚、出家人、在家人，在这里讲这个经，莫非是累劫所结的缘，也是过去生中我们大家一起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所以才能够听到我上面所说的禅宗顿教得法因缘。所以这以上就是六祖大师他的得法与第一次（正式）传法的因缘。

「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我慧能自己的智慧，你看，这个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说自己很行，甚至比佛祖更行，说这叫什么「无上师」，嘿！实在是真愚痴。因为这些法都是佛祖所传的，不是自己发明的。如果要听先圣，「圣」就是佛，要听先圣所教的法，就要自己要净身、净心，要令这个心清净。听完了以后，要各自除去这个疑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象先代圣人一样，就没有差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这些法众大家听了这个法以后，就很欢喜，作礼而退。

这是头一品「行由品」。

你们如果有看过这个「六祖坛经」，从头到尾看一遍，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去看这些品里面，最重要的是那一品，你去想一想看？然后（再想）为什么（这一品最重要）？还有这头一品因为是讲「故事」，对不？所以你们不要只是看一个故事而已，这不是只有看故事，要看里面的道理。所以「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好这是头一品。接下来讲「第二品」。

## 「般若品第二」

经文：〔次日，韦使君请益，师升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

先看到这里。

这「般若」梵文叫做 Prajna，这个「般若」意思就是「智慧」，但是为什么不翻成「智慧」呢？因为「智慧」会跟一般所说的智慧混在一起，跟世间的智慧会混在一起，所以就直接翻那个音，因为这个（般若）是「出世间的智慧」，那一般的智慧跟出世间的智慧、跟佛祖所说的智慧有什么不同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一般的智慧或是「聪明」不能「断烦恼」、不能「得解脱」。所以你看在这世间里面，说这个人很聪明，比如说他算术很棒、物理、化学很棒、或是说很会写文章、或是说很会做什么什么事情，乃至说他是很出色的哲学家，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断他的烦恼，甚至他自己的事情都没办法，甚至他的家庭生活，他个人的生活，他都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所以这就是一般世间的智慧，他可以数学很好，但是他的烦恼跟一般人一样，一大堆，他可以是科学家、还是数学家、物理家、化学家、乃至哲学家、历史家都可以，但是他心理的烦恼一大堆，譬如说以哲学家来说，以「罗素」，罗素也是哲学家对不对？但是他的生活就一团糟，他离婚三次，然后他以前常常要自杀，这是哲学家；那文学家呢？文学家他写文章是想要说教化众生，但是很多文学家、普通文学家也都是这样，烦恼一大堆，乃至自杀的很多，譬如说海明威是自杀的，对不？三岛由纪夫也是自杀的，像哲学家「尼采」他那么会写哲学，那么会教人，但是他自身在一生中都在疯狂的边缘，其他像画家那更不用说，画家发疯的也有，像「梵谷」，他就是一生都是在疯狂的边缘，甚至住在疯人院里面，「梵谷」也翻成「梵高」。所以世间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得解脱，没有办法超脱烦恼的，只有佛祖的智慧有办法，

乃至世间的圣人，譬如孔子来说他也很烦恼，你知道吗？你看「论语」、看「四书」就知道他也很烦恼，他烦恼什么？烦恼无官可做，所以周游列国就是要去当官，但无官可做，所以只好回去鲁国写春秋，这个你知道吗（史中有记载，史记「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又他（孔子）老人家也常生气，常常骂人啦，常常对他的徒弟也不公平，他喜欢的就称赞一大堆，那如果会跟孔子拍马屁的，譬如木氏、子贡、还是颜渊啦！他就对他们很好，像子由那个土公（粗人），他就把他骂得臭头，宰我常常都被他骂，这样子，所以（对弟子）有分别心啦！所以他（孔子）也会瞋怒，也会种种、甚至于你看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子见南子」你知道？「南子」你知道吗？南子是一个很美的女人，她是一个国王的妃子，虽然很漂亮但是很贪淫，孔子看到她的时候也惊动，所以那个林语堂就写了一个戏剧讽刺孔子，叫做「子见南子」。论语里面也有提到有人问孔子说，先生您见到南子的时候为什么「心动」（而失仪）？这样的问题。还有孔子也离婚，你知道吧！「孔子出妻」，那个「出妻」就是把她离婚（休妻），好象是李敖（作家）吧写了一本书叫「孔子离婚」。我以前就是这样子，什么都看，所以有的没有的装了一肚子。所以世间人的智慧啊！即使是说我们中国人所称的「至圣先师孔子」他也烦恼一大堆，这样子，甚至他也不是只有烦恼是无官可作，他也曾无饭可吃，他在陈蔡的地方，陈国跟蔡国的中间的时候，被人家围，三日三夜都没有饭可以吃，所以也是一种烦恼。世间人的智慧像哲学家、还是圣人统统都有烦恼，只有佛祖的智慧能够断烦恼，剩下的人都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从那里滚过来的，我就曾经研究哲学、研究了很久，为了要所谓「追寻真理」！东西方哲学都探索了一番，结果找不到（真理），最后还是觉得佛法最好，只有佛法才可以「断烦恼」，而且可以「安身立命」，其它的都没有办法，其它的，在说的人本身就没有办法了，那有办法教人，所以这个叫做「智慧」。

「出世间的智慧」能够「断烦恼、度生死、得解脱、证菩提」，出世间的智慧可以这样子，就是佛的智慧。但世间的（智慧）就没有办法（断烦恼）啦！

「次日」第二天。「韦使君」就是那个刺史。就「请益」请教。「师」就是六祖大师。「升座」以后就跟大家说。「总净心」，「总」就是大家、全部，大家都要净心。然后再来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密多」，「摩诃」是「大」的意思，「般若」智慧，「波罗密多」到彼岸，就是「大智慧到彼岸」；另外一个翻法就是「大智度」，有大智慧才能够「度」。才能够「度生死烦恼」，若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度」，若没有智慧，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度」。好！休息。

#### 第十四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般若品第二

#### 第十五集

继续说。「总净心念」大家统统「净心」然后再念，这「念」是心念，心在念。「念佛」、「念咒」的「念」不是口（边）（即唸），没有口字旁，表示是用「心」来念。这个「念」啊，你看这个「念」字，什么叫做「念」？是「今心为念」，现在此刻这个「心」，就叫做「念」。所以中文的造字也是很深奥的。净「心」来念「摩诃」，「摩诃」是梵文，是「大」的意思。「般若」上次已有讲过，刚刚讲过。「波罗密多」是到彼岸的意思，就是「以大智慧能够到达彼岸」，意思就是「度」，大智慧能够「度」。这个到「彼岸」是一个比喻而已，有「生死烦恼」就是「此岸」，如果能够「超越生死烦恼」就叫做「彼岸」。所以「龙树菩萨」他著一部「论」叫做「大智度论」，「大智度」就是「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就是「论」这个「大智度」。「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善知识」就是六祖大师称呼在场的所有的人，你们诸位「善知识」啊「菩提般若之智」，这「菩提」意思就是「觉性」，「觉性般若之智」。「世人」就是世

间人，一切世间人啊「本自有之」，本来就是有这个「菩提觉性」的「般若之智」啊！「只缘心迷」，这「缘」就是因，只因为「心迷」，「迷」就是迷路或是迷失方向叫做「迷」。这个「迷」是迷什么呀？有两种的「迷」，一种是「迷内」；一种是「迷外」。「内迷、外迷」。「外迷」什么？外迷「五欲六尘」；那「内迷」呢？内迷就是迷自己的「根身六识」。一切众生迷这两种东西，就是「迷内」跟「迷外」，「外迷」五欲六尘，五欲是「财色名食睡」，被「财」迷去啊、被「色」迷去啊、被「名」迷去啊、被「睡」迷去啊、被「食」迷去啊，被「财色名食睡」这五欲迷去，这就是「外迷」；或是被「色声香味触」（五尘）迷去，「迷色、迷声、迷香、迷味、迷触」这叫「外迷」；或迷「山河大地」，例如有的人爱看风景啊，所以常常去朝山，朝山还可以边看风景、边拜，真好！空气又好、景致又好，在拜的时候大家又可以作秀真好、带表演，这是「外迷」；迷「山河大地」、迷「房屋田产」、迷「汽车洋房」，这是「迷无情界」；那迷「有情界」，迷「迷父母妻子儿女」，这些都是「迷」，这是可以看得到的；那看不到的呢？迷「称赞、恭敬、名誉、供养」等等，这也是一种「迷」。所以世间人说「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其实这是妄想，你留名，而那「名」也是会变的，有时你这一世现在得好名，到下辈子可能你被人骂得要死，也未可知。例如孔子公他也有时候（境过）很好，有时候也不太好，如「批孔扬秦」的时候他就遭殃了，对不对？然后碰到胡适的时候，就提倡把孔子（孔家店的书）全部丢到茅屎坑里面去，对不对？（如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所以边孔子公也有「时候好」（景气）的时候，也有「时候不好」（不景气）的时候，连孔子公都这样了，何况是你我。所以有些文学家，有时候在某些朝代他就很风靡，有时候就籍籍无名，就没有人要研究他，对不对？所以那「名」啊！是依附「外在的」（条件），而且是虚幻的（不可靠的），所以你如果要求「留芳百世」那是妄想的，因为不可能，你的名声也是起起落落，那都有「市场」的啦！那市场有那个（景气）指数有时候高，有时候会低，像卖股票一样，所以有时候也会「跌停板」，所以很不可靠，而且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依靠别人的评判（而存在），那真可怜、非常的可怜。所以修行佛法就不应再求

这个（名）了，求那个就是一种系缚，「为名所系缚」嘛！被「名」绑死，众生就是空思妄想，为了求有名，不只要当世有名，还要流芳百世，实在是三八，没有那种事（指能流芳百世）。

所以你这样看儒家说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其实会不会朽呢？会朽，没有一样东西是不朽的，因为「一切法皆悉无常」，很明显地这个时代孔子公就没有很流行，对吧？那样就朽啦，对不！所以这个叫做「外迷」，「外迷五欲六尘」，「迷财、迷色、迷名、迷食、迷睡」，都是这个「心」被那些东西所迷惑了，这个「迷」就是「迷惑」，这是讲「外迷」。

那「内迷」呢？这「外迷」已经够难了，对不？你要克服这「外迷」已经够难了，要有那种智慧啊！知道这些都是虚幻的，都是「依靠外法」心就不自在了，这已经够难了，你说光是要看那个「欧卡内」（日语，钱）就很难了，对不？可是「欧卡内」只是一个东西啊！跟「欧卡内」有关系的太多了吗！我刚才说的房子啊、田产啦、洋房啊、汽车啊这些统统都是啊！这些东西统统都是跟金钱有关系的，财啊！那要看开这个「器界」啊！「有相的器界」的东西，（如看开）「房屋、田产、山河大地」这已经很困难了，这叫「器界」的就是「无情界」的。刚刚讲的那些「房屋田产」啊、「色声香味触法」等，那些都是「无情界」的。而「有情界」的就更加困难了，你要不被所谓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眷属」所迷这就更难了，可是这些仍是「外法」。

等到谈到「内法」那就又更难了，内迷「根身六识」或是「八识」，我们众生不但「迷于外」，而且还「迷于内」，迷自己的「身体」根身跟迷自己的心，「迷」身又迷「心」。那「迷」的根本是什么？「迷」的根本就是「贪爱」，因为「贪爱」所以「迷惑」。

所以我们贪「外法」又贪「内法」。「外贪」这个世界，「内贪」（自己的）身心，所以不得「解脱」啊！然后（把）外贪（的）这个世界当作是我的，内贪（的这个）身心当作是「我」。所以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所」。

所以「外迷」为「我所」，「内迷」为「我」；外迷「我所」，内迷「我」。

「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只因为心中迷惑，所以不能自己悟到。「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所以就要「假」就是依靠，就要依靠、假借大善知识，「示」就是指示，「导」就是引导，指示引导，才有办法「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就好像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玩，他因为迷路，所以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去要问人家说，总统府怎么去、在那里？有一个认得路的就跟你讲，总统府在那边，你就这样走。为你指示总统府在那边、那样走的那个人，就是「善知识」。所以因为你迷了路以后，你再怎么转也转不出去，再怎么转也转不到，所以你就要靠善知识给你指示。一切众生不能悟道就是迷啊！「迷」的相反就是「悟」，或者反过来讲，「悟」的相反就是「迷」啊！所以不能「开悟」的时候就是因为「迷」的关系，那「迷」的关系所以没有找到路，那因此就要靠「大善知识」来指示、引导你们（向）正确的方向。这个「指示」跟「引导」不一样，「指示」只是指给你知道就好；那「引导」呢？就是说甚至把你带到「目的地」，有时候若只是告诉你（怎么走），你听也听不懂，所以他就说「好啦、好啦，我带你去吧」！美国人和日本人经常会这样，我们台湾人不知会不会这样不知道，你若问他路，他跟你说了半天，你又听不懂，仍不知怎么走，他就会干脆带你去。「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你就要知道「愚人」愚痴的人和有智慧的人，他的「佛性」本来是「无差别」的，但是只因为他的「迷」和「悟」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有愚痴也有智慧的（人），种种的差别。所以有的人学习这个禅宗，很容易就坠入「断灭空」，他说「啊，没有差别」或说一切都不分别，虽然「不分别」，但众生还是有迷、有悟、有智、有愚啊！这「迷悟」和「智愚」还有很多差别，有的人很笨，有的人没那么笨，有的人小笨，有的人大笨，对不？以智慧来讲也是一样，有的人有一点智慧，有的人智慧很高，有的人有普通的智慧，这都有很多的差别，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虽然「真如本性」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现出来的「相」不一样，所以它的「作用」就有很多不同，差别就很多，虽然差别很多，但是究竟来说是没有差别；虽然「究竟」来说没有差别啊！但是因为因缘不一样的关系，所以也有种种的差别，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若要说「无差别」，另外一句

也要说,「因为因缘不一样的关系,所以也有现出来种种不同的差别出来」,所以有「智」有「愚」。不是只有有「智」有「愚」,也有「健康」也有「生病」的啊!也有长得很壮,也有缺嘴的,也有眼瞎的,生出来就这样子的,也有精神很正常的,也有发疯的,统统有啊!对不?这就非常不可思议,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都是众生的因缘不一样,它因缘不一样,它的「业果」就不一样。

「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我现在为你们解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所以你们大家统统可以得到智慧。「志心谛听」,「志心」就是「一心」的意思,「专心一心」来好好听,「谛」就是「真」,「以真心来听」,不要再妄想分别。「吾为汝说」我来跟你们说。

经文:〔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

先看到这里。

善知识,诸位善知识,这世间有一些人一天到晚就嘴里面一直在念、一直在说,说这个「般若」,如念一点「般若经」啊就一天到晚在说「般若」,就一直挂在嘴巴上。「不识自性般若」但是他实在没认识到他自性的「般若」,他所说的「般若」是外在的「般若」,不是真正的「自性的般若」,如果这样呢?「犹如说食不饱」,就好象「说食」吃的东西、食物,若只用说的,而没有去煮,也不能得到食物,只有用说的不会(吃)饱,这意思就是「画饼充饥」的意思,「说食不饱」和「画饼不能充饥」意思是一样的,你只用说的不会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只有嘴一直在说「空」,「口但说空」心实不空,而种种的迷执,贪著不舍,这样子的话,万劫也不能见性。「终无有益」这样只有说「空」,也没有利益就是,所以这一切佛法,都不是嘴巴在说的,都是要「心」来做的。「善知识」诸位善知识啊!「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梵」

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清净的语言，这是印度文的一种。「此言」，「此」就是此方，（此言）就是（指）我们中国话的意思，就是说「大智慧到彼岸」，因为他有大智慧，所以才能够达到彼岸。「此须心行」「此」就是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是须要心行，「心行」就在心里面修行，「不在口念」不是在嘴说的。「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果只是嘴念，而心没有照着做，不依行那就「如幻如化」，好像幻化一样，「幻化」的意思即不是真的，那就对本身没什么帮助，没什么利益。「如露如电」就好像「露」和「电」一样，露水太阳出来它就不见了，电也是很快、「电」是无常。所以意思就是说「刹那生灭」，这种智慧是不能久住的。「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如果嘴里面念，还有心中照这样去做。「则心口相应」心跟口就互相呼应，这样「口说心行」，互相照应，相符合。

经文：『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瞋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世人性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

看到这里。

这是六祖大师在解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密多」那个「摩诃」的意思，「摩诃」就是大，那什么样的「相状」叫做大，真正能称为「大」的东西是什么呢？六祖大师就这样解释，从刚才那个接下去看「本性是佛」，我们众生的本性是「佛」，如果离开这个本性，就没有别的「佛」，所以一切诸佛都是证到这个本性，所以才统统是佛。「何名摩诃？摩诃是大」什么是摩诃呢？「摩诃」的意思就是「大」的意思。那「大」的意思是什么呢？「心量广大」这个是最重要的

意思（大般若的人），「心量广大」好像虚空那么大。「无有边畔」就无边无畔，看不到边那么大，这（心量）才叫做「大」，这只是讲它的「尺寸」，它的尺寸就是看不到边（无法测量），那样叫做「大」，但（还）不只是这样而已，不只是尺寸。「亦无方圆大小」（大般若）也没有形状，如果有形状的话，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大，不能说他是四角的或是圆的或是大或是小（它超乎一切形状），这种东西（般若）才是「大」，还有（大般若）「亦非青黄赤白」也不是青色的、黄色的、赤色的、白色的，也就是说（大般若）也是「超越了颜色」，不是「属于」那一种颜色，而是「超过了一切的颜色」，这「青黄赤白」只是代表而已，代表一切颜色，也不能说是「属于」那一种颜色，它是超过一切颜色的，所以（这般若）才是「大」。「亦无上下长短」，「上下」是方位，也不能说它「大般若」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或者说它的方向在那里，还是长、还是短。「亦无瞋无喜」，「瞋喜」是「情」，（大般若）它也是「超过一切的情和感受」，「情」跟「受」，所以「无瞋无喜」，不能说（大般若）是「瞋」或是「喜」，超越这个「瞋喜」的范围，所以（大般若）才可以说是「大」。「无是无非」，「是非」是「分别」，（大般若）超过一切分别，所以它是真的「大」。「无善无恶」，「善恶」是「价值判断」，（大般若）「超过一切价值判断」，所以它是真的「大」。「无有头尾」，「头尾」是次第，（大般若）也超过一切的次第，要是有次第也不是真正的「大」，它超过一切的次第，所以（大般若）是真正的「大」。「诸佛刹土尽同虚空」（大般若的境界），一切诸佛的「刹土」就是佛土，就是「佛国」，统统好像虚空一样，「虚空」的意思是「无所住著」，不住不著，一切诸佛的「刹土」，一切诸佛的「佛国」，对它（大般若）来说，它都没有「住著」，「不住不著」，这样才是「大」。「尽同虚空」无所住著。「世人妙性本空」所以一切世间人的「妙性」，它本来就跟「空」一样。「无有一法可得」没有一点点的「法」可得，「得」的意思就是「执著」，你要把它「把握」起来，要把它「执着」起来，说那是「我的」，那样叫做「得」。所以一切妙法、世人的本性统统跟虚空一样，没有一点你能够把它「执着」起来，就是「无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众生的「本自有之的

佛性」叫「自性」，众生本自有之的佛性那个「真空」也是一样。「真空」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容纳一切」，可经容纳一切叫「空」，可以容纳一切而不取、不著、不染这样子叫「真空」。所以我们众生的心，本来应该就是这样，对一切他都能够「容纳」，而且「不著不染」，所以是「真空」。

「善知识」诸位善知识，你们不要听到我说「空」，就执著那个「空」，第一个不要执着「空」，「第一莫著空」不要执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若是「空心静坐」这个叫做「枯坐」，若是「空心」，把这个「心」都空掉了，然后在那边坐著叫做「枯坐」，所谓的「槁木死灰」啊！这样就「著无记空」，「无记的意思」是什么？「非善非恶」叫做「无记」。（关于）非善非恶，因为一切法有「三性」，就是「善、恶、无记」，一切法中有的法是善的，有的法是恶的，还有另外一些法，你不能说它是善或是恶的，那种叫做「无记」，就是没办法登记，没有办法记载说是属于善、还是属于恶，那叫做「无记」。譬如说（四种）「不定法」就是「无记」法，「悔、睡、寻、伺」是「无记法」，这「四不定法」也属于「无记法」。「无记」就是不能确定说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譬如以「睡眠」来说，你不能说它是好、或是坏，那便是「无记法」。怎么说「睡眠」不能说它是好或是坏？若是人疲劳的时候睡觉，睡了以后精神很好，这样就是「善」的，对不？同样是睡，若已经睡得很饱了，你还继续睡，这样就变成坏的了。所以同样是「睡眠」，贪睡就是不好的啦！但不管怎么样，那个睡眠本身是一种「无记」法。「无记法」是属于愚痴所摄，是一种愚痴。所以「无记法」做得太多的话，就变成「愚痴」。「空心静坐」也是一样，你坐在那里、傻傻的坐，好像木头坐在那里，不会增加智慧，反而越坐越笨，不会越坐越聪明，坐到后来，一个人混混钝钝的。

所以不是说「打坐就是修行，就能开智慧」你知道吗？也要懂得方法，你须知道坐在那里要怎样「用功」、怎样「用心」。智慧是要修的，不是说坐在那里，自然就会有智慧，（智慧）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是这样的，须知道这智慧要怎样「修」。还有打坐不是说坐在那里，有的

人开始坐的时候脚会疼，坐到后来脚比较不疼的时候，就说坐得好舒服呀！坐在那里不是要「求舒服」的，坐在那边是要「修道」，是要开智慧、是要断烦恼的，所以不要搞错了。

「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无记」就是愚痴，所以不要稍微念一些「般若经」，就一天到晚讲「空」。

「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这世界是「器世界」，器世界的虚空能含这一切万物，这万物的色像，统统在虚空之中。

「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善人恶人，善法恶法，乃至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山等等」统统是在这个「虚空」里面。所以一切法统统在「虚空」之中。这个比喻下面、比喻说世间人他的本性是「空」也是一样，他的本性「本有的佛性」能够含容一切善恶，「人、法、依报、正报」统统在这「佛性」里面。

「诸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所以叫做「大」，「万法」统统在诸人的「本性」里面，在诸人的本性里面显现出来。

下面「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心如虚空名之为大」。以上所说的，就是说「大」或是「空」的道理，现在这句所说就是说教我们怎样修这个「大」。这个「大」、这个「摩诃」要怎样修（才能达到「大般若」的「大」）？就是我们若见到一切的人、无论见到什么那种人，「恶之与善」，见到一切人他恶的地方也好、见到他善的地方也好，统统「不取不舍」。「不取不舍」的意思，换句话讲就是「不爱不憎」。甚至「不取不舍」比「不爱不憎」还要更进一步，因为你「取」的话就是「喜欢」嘛，「舍」的话就「讨厌」嘛！你「喜欢」的时候你就会「取」，你「讨厌」的时候你就会「舍」。因为「取舍」所以才有「爱憎」。「亦不染著」心也没有被染到，这个「心」好像虚空这样，这样叫做「大」，所以就称作「摩诃」。所以要怎样修这个（大般若的）「大」呢？怎样修这个「摩诃」（般若之大）呢？就是这样修。若看到（别人）好的地方，或是坏的地方统统「不取不舍」，不爱不憎，「不忻不悲」，这样叫做（大

般若之)「大」。所以世间人常说「我能爱能恨」或「我嫉恶如仇」(这是凡夫人的境界),但是修行人、修佛法的人,就不说「嫉恶如仇」了。学佛的人要怎样呢?要「不憎恶人」,这就很困难了,对不?不憎恶人,不但不憎恶人,甚至佛在佛经里说「于善不善等以慈」,「于」就是「对于」,对善人和不善的人统统平等地有慈悲叫「于善不善等以慈」,这就真的「大」了,「大悲大悲」是没有条件的,并不是说他是善人所以我对他好,他是恶人我就不对他好;他是善人我就对他慈悲,他是恶人我就不对他慈悲。

经文:〔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看到这里。

「善知识,善人口说」这「迷人」他只是「用口」说而已。若有智慧的人,他「用心」在修,他在心里面修。「口不乱说,心在修行」,要是没智慧的「迷人」、愚痴的人,就只有一天到晚嘴巴吱吱喳喳地说,心里都没在修;还有一种「迷人」,愚痴的人、迷惑的人「空心静坐」,他就要把这个「心」空掉,在那里「静坐」,「百无所思」一切都没有在想,说他能这样而自称很伟大,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可以把我的心都空掉」,其实这是愚痴,因为你不可能把那个心都空掉,即使你真的可以把心都空掉,也不会有智慧的,你知道吧?即使你能够空掉的话,也不会有智慧,也不能度烦恼,所以就称为「迷人」。「此一辈人,不可与语」说这种人啊!就不能和他一起说话,(不能)说什么呢?(不能)和他说这个「无上法」。「为邪见故」就是他「为著邪见故」,因为他心中有邪见。「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我们这个「心」的「量」本来很「广大」,可以「遍周法界」,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用即了了分明」,如果在应用的时候就「了了分明」,「了了」就是「清楚」的意思,很清楚又分明。「应用便知一切」若是应用这智慧的时候就「知一切」,就是如实知道一切法。「一切即一」对这个修行人来说,他就证得

「一切法」就是「一」，「一」就是指「一相」，「一相」就是「真如相」。「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一真如相」就涵摄「一切法」，所以它能够来去自由，「去来自由」就是「来去自由」，这样就是「生死自在」。「心体无滞」他的「心」的自体、「心」的自体没有障碍，「滞」就是障碍，就没有障碍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大般若」的意思。

第十五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般若品第二

#### 第十六集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这里接下去。

经文：〔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看到这里。

「善知识」就是六祖称呼与会大众，就好像佛称与会大众说「善男子，善女人」的意思一样，那这个「善知识」就包括所有的男子女人。「一切般若智」般若的智慧啊，「皆从自性而生」，「自心本性」而生出来的，为什么说「生」呢？因为「用」的时候就「有」，「不用」的时候就「空寂无相」，所以称为「生」。那这个般若之生呢？也是要与外面的因缘和合，所以会生起。就好像闪电一样，闪电也是因缘和合，「阴阳二极」和合的时候而生的。「不从外入，莫错用意」这个般若的智慧啊，不是从外面进来的，是「本性本心」本来就是有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莫往外追逐」，不要到外面去追逐「般若智慧」，「莫错用意」，这个「意」就是「意识」，（是）

第六意识，也就是说「莫错用心」，也是可以说的，不要会错了意思，然后不要用你的「意思」去妄想。「名为真性自用」你如果体会到自己「本心」的般若之智呢？就是自己的「真性」，然后自己「取用」。「一真一切真」如果你证到了或是体会到了这个「一真」，也就是你这个「自心」，这个「一真」的那个「一」就是指你的「自性」，证到自性是真的话，那么就见得「一切法」皆是「真如所现」。「一切真」就是「一切法皆是真如所现」，一切法之「体」都是以此真如为体，叫做「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心量是成佛的大事，这个「大事」是指「成佛」。那个「心」是什么呢？「心」是指「如来藏心」，「如来藏心」他要办的事情是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最大的事莫过于「成佛」，所以「不行小道」，不要修行小道，这个小道是泛指一切的「凡、外、权、小」，一切「凡外权小」的境界就叫做「小道」。什么是「凡」呢？就是凡夫、凡夫的境界；「外」就是外道、一切的外道；「权」呢？就是佛法里面的「权法」，也就是说不是「究竟」的法；「小」呢？就是「小乘」；「权」就是指大乘菩萨里面的「权法」，大乘菩萨道不是都是真实法，它有「真」有「权」，因为大乘菩萨道很广，真实的「真谛」跟「权谛」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如果要做这心量的大事呢，要成办心量大事，那么就不能行小道、不能行「凡外权小的境界」。要行什么样的境界呢？要行佛如来、以及大菩萨的境界。那么这个凡夫的境界呢？譬如说我们讲这个「坛经」就是讲「禅」，那这个「禅」有很多种，现在有很多像六祖大师所说的「空心静坐」，那这个算是凡夫的境界，那么有的呢？坐在那里就练气功，乃至于是美名之什么「大乘禅功」、什么「达摩功」啊、什么「如来禅功」啊、「大日佛功」啊，很多，然后也称之为修道很奇怪。当然修那个种种气、乃至于是气脉明点、精气神啦！那么这都是在「会臭会烂的东西」（臭皮囊、身体）上面修，这个就好象经里面讲说，譬如煮沙终不成饭，你去煮沙怎么能成饭呢？即使经过累劫你去蒸沙也不会把那个沙蒸成饭。还有人练这个什么「达摩易筋经」，这个也不是佛法，那个只是称为达摩，事实上跟达摩没有任何关系，达摩真歹运、真衰，因为那里面的道理、还有那个词都是道教的，所以很多不知道的出家法师，还

很神气的练「达摩易筋经」，「达摩易筋经」如果要「易筋」的话，那个「筋」是「无相的筋」，不是「有相的筋」，不是那种橡皮筋的那种筋，所以达摩（祖师）怎么易筋呢？「破相」就是易筋。听过这个没有「易筋经」？什么叫「易筋」？「易筋」的意思（本意）就是说把那个筋脉全部都改变了叫「易筋」，把这个筋脉（会变臭的身体）变成（他们所谓的）「超凡入圣」、那就是指「打通任督二脉」，这个筋就「易」过来了，就改易过来了，然后就可以达到「白日飞升」，「阳神出窍」、「阴神出窍」这种境界，这不是道教的境界是什么？所以学佛的人要有眼睛，自己要会看，不过世间睁眼瞎子很多，没办法。所以如果真要修「佛道」的话，是成佛的大事「心量大事」，是要成就「如来藏」的，因此「不行小道」。「行小道者」佛在「法华经」里面说叫「乐小法者」。「乐小法者」是有一种人、有一类人是喜欢小法的，但是如果修「无上菩提」的人须乐大道，不乐小法。

「口莫终日说空」不要一天到晚都喊着说「空」啊！「空」啊！但是心里面却不修此行，学佛折人一天到晚喊着空啊！空啊！就有一点像花花公子一天到晚碰到一个女孩子，然后就跟她讲「我爱你，我爱你」，但是「心中并没有真爱」，是同样的道理。但是他讲那个爱是很容易，跟顺口溜一样，很容易讲；同样的那学佛人，也很容易就开口就「四大皆空」，或是「如如不动」啊！像这些都变成「顺口溜」，要不然就变成什么「绕口令」这样的，「口头禅」啦！口说不应心，心口不相应，「相应」的意思，就是「同时俱起」叫相应，「同时俱起，同缘同时」，同一个缘，它所「缘」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么就叫「相应」，这个是「唯识」的一个名词。

「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就好像一般的老百姓，自己说自己是国王，那「终不可得」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名不应实」。「悲吾弟子」。如果是这样子，你光说不练，就不是我的弟子，我的弟子的话，一定要就是说「解行相应」，当然这个「解行相应」，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是很难得的。有人问达摩祖师说「如何为祖」，因为学禅的人就是要「成佛作祖」，有人问说「如何是祖」？达摩祖师答说，「「解行相应」名之为祖」。「有解有行」以外，「解」跟

「行」又要相应。下一段。

经文：〔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看到这里。

诸位善知识什么叫做「般若」？「般若」的意思啊，「唐言」唐就是唐朝，也就是中国话，中国话叫做智慧，「一切处」就是一切的地点、任何地方。「一切时中」就是一切时间、一切时候、无论什么时候的意思。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念念不愚」念念都不愚痴。这个「念」是什么意思？这个「念」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时间单位」，那个时间单位就是「刹那」的意思，「一刹那」就是很短；那第二个呢？是「空间」的单位，就是「念头」，我们心中的念头就称为「念」，所以说叫做「心念」。所以这个「念」，这里的「念念」代表两个意思：也就是说「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心中的每一个念头」就叫「念念」，念念啊不愚，念念「在很短的时间里，心中每一个念头都没有愚痴，都不生愚痴，都不会有愚痴出现」，这样子叫做「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这个常行的「常」不是说常常，是说「一直是这样」、「永远」的意思，永远叫做「常」，永远不变叫做「常」。永远都没有改变地修行智慧，这样就是「般若行」。

一直说这个智慧，到底什么是「智慧」？智慧有很多种，智慧有「声闻智」、有「缘觉智」、有「菩萨智」、有「佛智」、有「凡夫智」或是「世间智」，这些都是「智慧」。当然这个智慧是有高低。这个凡夫智是最低的，「声闻、缘觉」稍为高一点，菩萨又高啦，那佛制是最究竟的，那么再说什么是「声闻智」呢？声闻智就是「苦智」，代表的就是「苦智」，也就是「四圣谛」的第一个，苦集灭道那个苦智，如果能于世间一切苦啊生于（出）智慧就叫「苦智」，听得懂

吗？因为我们世间的人，在这个世间受很多痛苦，但是只有受痛苦而已，没有智慧，永远都没有智慧，白受苦而已。但是有声闻智慧的人，他就可以在受苦的中闻，他就观察，依照佛祖所教的法门去观察，观察以后就起了智慧，那个叫做「苦智」，这个「苦智」是什么意思呢？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一切世间皆是苦」，这个叫「苦智」，这是依佛祖所说的，一切世间都是苦，没有一点可以叫做快乐的，那你如果说有一点快乐的，那个快乐也很快就变成不快乐，那个（世间的）快乐要刚刚好的时间，刚刚好的量，才会是快乐，如果太慢也不会快乐，太早也不会快乐，那如果太多也不会快乐，太多也会讨厌，太少也不会快乐，太早的时候你会说不过瘾，不过瘾心中就会起烦恼，刚才说太早的时候，太早来，你心里没有准备，也不会快乐，太慢来，你在那里期待，也不会快乐，那就要你恰好需要时，它刚刚好来，这样碰巧就真快乐，但是那个快乐也是一刹那，那个刹那快乐过去以后它会「变坏」，那么变坏叫做「坏苦」。「一切法的本质是苦」，叫做「苦苦」。可是这个快乐会改变，它的性质会改变，会变坏，无常嘛！那会变坏，所以叫做「坏苦」。有一种苦呢，即使不是变坏，即使本身不是苦，也就是说不是「苦苦」，也不是「坏苦」，但是它会一直「迁流造作」，那叫「行苦」。「迁流造作，变动不居」那你把握不住，捉摸不定，那么这就是「行苦」。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善变的女人」，女人的脾气最善变，男人常常被女人搞得糊里糊涂的，那就是因为女人的脾气善变，所以男人就因为这个「善变」而很苦，这个叫做「行苦」。不过人就是这样愚痴啦！你若不让他这么受苦，他又觉得不过瘾，所以非得这样苦不可。那么所以佛说「众生颠倒，以苦为乐」，你如果不（令他）这么苦的话或说不是这么善变的话，又会说她「不够女人味儿」。所以「声闻智」就是「苦智」，是一切声闻智的根本。然后声闻因为要出离一切苦，所以从「苦圣谛」开始。这「苦」是「苦果」，「集」呢？是「苦之因」，由果推因，所以由「苦圣谛」到「苦集圣谛」，「集谛」是一个缩讲，它的全称叫做「苦集圣谛」。「苦集圣集」接著呢？是「苦灭圣谛」，「苦灭圣谛」就是「涅槃」。那要怎样达到这个「苦灭圣谛」的果呢？那就是求它的「因」，（其因）就是「苦灭道圣集」（道）。

这在声闻乘里面，所谓「阿含圣典」里面都是这么讲，「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圣谛」，简单的讲叫便是「苦、集、灭、道」。好！那么这之中都有一个「苦」字，对不对？它是为了要「离苦」而修的，「离一切世间苦」。这个「世间」是指「三界」，「离三界之苦」，这个是「声闻智」。接着「缘觉智」呢？「缘觉智」主要就是「无常」、「无常智」。「缘觉」是修「十二因缘」或「十二缘起」，「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病死，纯一大苦聚」，那么这「十二有支」表示三界「生灭的无常」，缘觉的修行人就体会到这个生灭的无常，所以是「无常智」，以「无常」为代表。接着「菩萨智」，菩萨的智慧主要「空智」，「空智」就是「人空、法空」。因为声闻智是证到「人空」，那缘觉智除了证「人空」还证到部分的「法空」，因为「以无常故空」嘛！那「菩萨智」呢？就「人法二空」。接着「佛智」呢？佛智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智」，那即是「空不空智」，也就是「一切中道智」。那「凡夫智」是什么？凡夫智就是所谓的世智辩聪。

那么这里讲说「常行智慧」，当然就不是指「声闻缘觉」的智慧，主要是指至少菩萨的智慧，菩萨跟佛的智慧，要常行这样的智慧。那么佛的最高的智慧呢？简单讲是「无有少法可得」，「于一切法不缘、不取、不著、不住」这就是佛智，如果能够常行这样的智慧呢？就是「般若行」。所以「般若」不是只是喊「空啊！空啊的！」因为所谓的「空」啊！是「空而不空」，是依「如来藏」而来的。

「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愚」就是若心中起「一念的愚痴」，假如心里起「一念」，那一个念头是愚蠢的，是愚痴的念头，这样你心中所有的般若，都断绝了，都没有了。

「一念智，即般若生」如果心中能够生起一念的智慧啊，那么就是「般若」生起来了，所以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心念」，这一点点的心念、心里头一点点不要说有「智慧之念」，说「善念」善念就好了，只是这善念、一刹那的善念，就不知道过去世修了多久才有办法，不然的话，一般的凡夫心里一天有二十四小时、一小时有六十分、一分有六十秒，这样一天有多少

秒啊，你看（心中）有几秒是善良的，有几秒的念头是「为别人想」的，有几秒的念头是「不为自己想」的，很少、很少，对不？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自己想，其它时间都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道，那这样子，一靠子就是昏昏暗暗、朦朦懂懂一靠子，那活了等于没活、白活了，所以凡夫就是这样子，心中没有智慧，没有光明，佛所谓「暗钝」。所以心中像防空壕，防空壕知道吗？（不见天日，很暗）。「一念智，即般若生」你若有一个「念头」是智慧的出现，那样你心中的「般若」就生出来了，但是不要小看这「一念的智慧」，是很难得（到）的，更何况你如果说这个「念念」能「相继」，都是（有）智慧出生的话，这样这个人过去世修行修的不错，已经在修行的上面受了很多苦，很用功，才有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内心」与外境有很多引诱、诱惑，让你去胡乱想、一直想，而且都是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事），但是都没有在想「正道」，你看有几秒在想「正道」，你测试看看，你去叫较棒的医生，在里心里面装一个表，开始测，现在如果有一个念头是在想修行的事，就跳一下，那如果在想「悲慈」就跳一下，那又「不能生气」就跳一下，那如果想其它的事就「叭」一下，这样可能整天都在「叭、叭、叭」。

「世人愚迷，不见般若」世间人啊都愚痴与迷惑，就好像没有眼睛，没有慧眼，所以不能看到般若，这个般若是什么？般若是「法」。「法」就要什么才看得见呢？要有「慧眼」的人才看得见，当然啦「法眼」更好，法眼就「见法」，对不！那至少要有「慧眼」，慧眼才看得到「般若」，那我们凡夫都好像瞎子，睁眼瞎子啊，都看「法」看不见，都看这个「五欲六尘」，种种形形色色看得到而已。「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嘴里面虽然每天都在说般若、般若，空啊、空啊、空啊，空到后来，整个人都「空空」（台语，呆呆），但是心中却常常都存著愚痴的念头，这个情形你注意看，有很多，尤其是念「金刚经」的，念到后来，很多都这样，落入断灭空，一天到晚都在说「空」，但是你注意看看，「金刚经」不是在说「空」的，「金刚经」所说的不是「空」，一切都误解了。我以前在美国有讲一部「金刚经」录音带，以后有因缘再给你们说

一遍，金刚经不是在说「空」，你们不要那么「空」，实在不是在说「空」。「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常常都说「我是修般若的」，常常听人家说，我父亲是持金刚经的，好像「金刚经」是一条金鱼一样，说他们在「饲」（台语饲与持同音）金刚经。（他所说）「持金刚经」是什么意思呢？早上念一部，晚上念一部，这样就叫做「持金刚经」，应该是说他是诵「金刚经」的，这样就可以了。「持」是什么呢？「持」就是「受持」，「受持」不是用「手」这样持（拿持），（不是）「拿经本」这样就叫做「持」，那也不是用「嘴念」叫做「持」，「持」是用「心持」。「持」是什么呢？「持金刚我的法门」，「持金刚经的道理」，「心里就照这样下去做」，这样才叫「持」，不然的话只能说他是「念金刚经」，或是「诵金刚经」的。有的人看「般若经」，或是般若系的（经），然后就说他是「修般若」的，接着「念念说空」，好像世间的人在读文学，读浪漫的文学，那一天到晚都在谈爱情、白马王子，这样子，每天到晚等于都在「打妄想」一样，「念念说空」实在是不识真空，对「真空」实在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其实呢「般若无形相」，「般若」的智慧是「无形相」的。

什么是「般若」呢？就是「智慧心」，智慧的心就是「般若」。所以意思就是说「心中若有智慧，就有般若」，那如果「没有智慧」呢？就没有「般若」，「般若」不是在「经」里面，「般若」是在「心」里面。「般若」不是在佛祖所说的「般若经」里面，是在「众生的心中」，众生的心中若有智慧，就有「般若」，若没智慧就没有般若。

「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假如可以做这样的「解」、理解，这样就叫做有「般若智」。

经文：〔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何名波罗蜜」什么叫做波罗蜜？「波罗蜜」梵文叫 Paramita 「波罗蜜多」，应该整个讲叫做「波罗蜜多」（全称），这是翻它的音。「此是西国语」，「西国」就是西方，就是印度的意思，西方的音；中国话的意思就是「到彼岸」，「彼岸」是一个比喻而已，不是说真的有一条海，

还是一条溪，「对面」就是「彼岸」，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一个「比喻」。譬如说什么，比如说彼边好地方，彼边，过河那边好地方，就叫彼岸。我们这边「生死痛苦烦恼的地方」就叫此岸；过了这条「生死河」，去那个「涅槃」、「菩提」的境界，叫「彼岸」，「没生死烦恼的地方」，那是一个比喻。

「解义离生灭」，「解」就是了解的意思，但是这个「解」有三种：一种是「理解」，一般的解是「理解」；第二种呢？是「悟解」；第三种是「证解」。这个理解是指一般「世间智」，凡夫的智慧去了解叫做「理解」，这是有烦恼的心，（用）有烦恼的心去理解一件事情，叫做「理解」；若没有烦恼心，没有烦恼心「与定心相应」、「善根相应」的叫做「悟解」，已经悟到的解叫做「悟解」，这个「悟」不是说「大彻大悟」啦！是一般的「悟」叫做「悟解」。这个悟有「通达」的意思；「证解」就是较高的境界。「解义」，「义」就是「道理」的意思，「佛理」的意思，假如有悟解到佛理就离「生灭」。所以这个「解」至少是「悟解」，或是「证解」。你若「悟解」到佛祖的道理，就可以「离处灭」。「离」就是离开，就是脱离的意思，「生灭」就是生死烦恼，「生死烦恼」叫做生灭。「著境」著就是贪著，贪著这个「境」是什么？就是「内外境界」，内外的境界叫做「境」。那内外的境界，「内」也可以叫「境」，「外」也可以叫境。「外境」就是六尘，那「内境」就是六根，贪著「外六尘，内六根」的境界，叫做「著境」。如果贪著了内外的境界，「生灭」就起来了，「生灭」就是「生死」，就有「生死烦恼」起了。「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如果这样贪著了内外境界的时候，生死起来，就好象水，这个「水」是指河水，好像河水里面有波浪，一条河如果有波浪的时候，这样就会阻隔航行，如果你要驾船，就比较危险，船就不能过了，所以这边就叫做「此岸」，那边就叫做「彼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假如「离」就是脱离，如果能脱离一切境，一切内外的境界没有贪著，这样就没有「生死烦恼」，就没有「生灭」了。如果能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好像河水常常通流，不会起波浪，这样子船都可以来来去去，通行无阻，这样的话就能够「到

达彼岸」，所以称为彼岸。你那条船要划到对岸，就划得到，叫做到达彼岸，所以叫做「波罗蜜多」。这一句、整句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波罗蜜多，什么叫做到彼岸」？「波罗蜜多」我们又翻成「度」，「六度」，那什么叫「度」呢？「度」的意思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离境」跟「着境」。如果「离境」的话就是波罗蜜多，如果是「着境」的话就是「生死此岸」。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贪著」与「离贪著」，如此而已。「贪著」就是「此岸」、就是「生死」，就是「烦恼」；「离贪著」就是「到彼岸」，就是「得解脱」。

经文：〔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

这一段很有名，但是很容易误解，这六祖大师厉害就在这里，每一个人看都很懂喔！这「六祖坛经」我都看得懂。看懂是看懂，不知是「几分目」而已（用几分目来看）。

「善知识，迷人口念」这个迷的人，凡夫人啊！只是嘴巴念而已，用嘴巴讲的、嘴巴唸的，用嘴巴讲的比较快。「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当他在唸的时候，「有妄」有虚妄，也「有非」，就是有过错。譬如说大家都念佛，大家都唸「阿弥陀佛」，见到师父就「阿弥陀佛」，见到同修也「阿弥陀佛」，但是在唸「阿弥陀佛」的时候，心里也是打妄想，对不？「妄想」即是「非」，那就叫做「有妄有非」。「阿弥陀佛」跟你的「妄想」结在一起，「相应俱时而起」，听懂吗？这叫做「有妄有非」。因为念「波罗蜜多」是清净法，好像念佛「阿弥陀佛」是清净法，你在念清净法的时候，还有「杂染」，污染法，跟一切杂七杂八的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变成你心中的「阿弥陀佛」，也不能超生，因为被你的「染法」包住了。所以（这样）莫说你要往生，连你「心中的阿弥陀佛」都不能往生。

「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如果念念，每一个念，都心里有在修行，这样叫做「真性」。「真性」是什么？就是「随于真性」，跟随真性来行（即）「随于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

此行者，是般若行」假如可以悟到这个法的人，他所修的就是「般若法」，如果修这个行的就是「般若行」。「不修即凡」若没有开始修行，就永远是凡夫。「一念修行」假如一念间发起，一念间「发起修行」就「自身等佛」，「等」就是平等，与佛平等叫做「等佛」，与佛祖平等，假如一念间发起修行之心，这样就与佛祖平等。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很跨张？没有。他（六祖）在说的是「究竟」的意思，这就是跟「华严经」所说的同样的意思，即「发心毕竟两无二」的意思。你一念间发起修行，就是「初发心菩萨」了，「等佛」就是跟佛祖一样，佛祖已经是「究竟」成佛，而我们只是开始修行而已，开始发心修行，但是这个发心是非常困难的，头一步是很难踏出去的。这（）有一个比喻不要说太远，（就说）早上开钟声的时候，要翻身爬起来那个时候，是很困难的，被窝里很温暖（比喻开始难），对不？休息。

第十六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般若品第二

#### 第十七集

继续上节所讲的。「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倘若没修行的话，永远就是凡夫，倘若一念发起修行，就自身与佛是平等的。这个你们就要注意，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都是最究竟的意义，所以你要以这个真实义，真实眼来看，真实心来听，而不能虚妄分别，不能像这个地藏经里面说的以「凡夫俗眼」来看，那样子的话，不但不能了解经中大意，而且还会起「疑、谤」，不信（就）生「疑」，「疑」生「谤」，这是层次的问题。

「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要参一靠子啊！参一靠子看能参得透、参不透，哪我现在跟你讲好了，那你依此去了解，解了以后依此去行，这样子啦！不

用再去猜，一般所谓「参」都只是变成「猜」啦！不是「参」变成「猜」，在那儿用「猜」的就对的啦，而猜来猜去也没有公布答案，你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不是自己才是对。好！现在跟你公布这个答案，唉，那如果我帮你公布答案啊！这就等于是前代的禅师祖师们所说的「譬如嚼饭与人」，就好像你没牙齿，我嚼一嚼，嚼烂了才喂吃这样。这样怎样？那很臭呀！对不对？不是很好的。

凡夫啊！如果是悟道的人，悟道见性之人，「见一切「凡夫性」都是「佛性」，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不是「凡夫相」，而是他的「佛性」。「烦恼即菩提」那么「一切的「烦恼性」或是烦恼的本身就是「菩提性」，「烦恼」与「菩提」无二无别。有的人以为说「烦恼即菩提」就是说，「现在烦恼没关系，我因为有烦恼，所以我修行，将来就会证菩提」这样的意思，不是啦，这样不对啦！那个就较慢了，这「烦恼即菩提」，不是说「现在烦恼，以后这个烦恼会变成菩提」，不是这样的，或是说「现在的烦恼是作为菩提之因」，（也）不是的，现在的烦恼不是将来会变菩提，（而是）现在的烦恼「本身」就是「菩提」这样。这要怎么说明啊？就是我以前所比喻的那个啊！说有一块金子，你拿去把它变成一个「像」，如果是做成一尊佛像，就能令人生起一个「恭敬心」，生起欢喜心，生起「清净心」，对不对？那你如果去把它（金块）做成一个「淫女像」，就是妓女（像），或说男女交合之像，（虽然）同样是金子啊！但你看就会生出那个染污的想法来，同样是纯金啊！所以他那个现出来的「相」不相同，作用就不同了。但是它那个金子、「金性」一点都没有减少，一点都没有损坏，对不对？你假如说是那个男女交合的金像，拿去再溶一溶，再做成一尊菩萨像，也是可以啊！是不是？不管那一块金子现出来的「像」是「佛像」、是「清净相」、还是「染污相」、是「凡相」、还是「圣相」，这样听懂不？是「凡、圣、染、净」、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智慧」、是「愚痴」、是「菩提」、是「烦恼」，它的「本体」都是一样的，「本体」的意思就是「本质」的意思，它的「本质」都一样是「金子」。所以佛祖的真身好（好比）是金子，而众生的「烦恼心」也同样是「真如本性（好

比金子)所成」。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凡夫俗眼所见只是「取相」,所谓的「见相不见性」,凡夫于一切法「见相不见性」、「取相不了性」。那见性悟道之人呢?他就正好相反了,于一切法于一切众生啊!是「不取相」,「见其性,不取其相」。因为「见其性,不取其相」,所以能够「于一切法平等」,所以能够「于一切众生起平等大悲」,因为没有「分别」嘛!没有分别你「高下」,没有分别乃至于是「愚痴」的,还是「聪明」的。不是说你是「聪明」的,所以像孟子所说的「君子有三乐,家有贤父兄,乃至于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一乐」啊!因为你一教,他就会成就啊!那你如果说,相反说「得天下蠢才而教之」哇,累了,是不是?那佛菩萨呢?就是于一切众生就不见他的这个「愚痴」或是这个「智慧」之「相」,所以「不取其相」啊!所以「平等大悲」、「等同摄受」、「都令他们有所成就」,那当然也「不取」说他是有钱、没钱啊、有势、无势啊!乃至于是美丑啊等等,(还有)教育高低啊,都没有这些「分别之相」。所以士农工商都能够成如来的弟子,男女贵贱都能够成为如来的弟子,平等教授,因缘成熟就证得阿罗汉,或说是更高的果位,成大菩萨等等,所以这就是「如来于一切法不著其相」,所以在「金刚经」讲啊,说「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所以刚才在讲啊,我才说「持金刚经」啊,「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什么意思呢),若只是唸呀唸的,也不知道在唸什么,「离一切相」,这「离」的意思就是「不贪著」、「不贪著一切相,不取一切相」,这样子的境界就是诸佛的境界。「即名诸佛」就是「诸佛的境界」的意思,「诸佛所行的境界」。所以这烦恼它的「本体」就是「菩提」,不是说烦恼灭了后才有菩提,也不是说「烦恼消失了后,才有菩提」,也不是说「因为有烦恼,现在努力去修行,以后烦恼没有了,才变菩提」。所以在经里面都说是「转烦恼为菩提」,「转」但是这个转啊!只是一个「名」而已,不是真正的怎么转啦!是什么「转」呢?是你的「心念」转啦!「心念一转」啊,那么「就烦恼变菩提」了,这样子。这好像很深的,说一个较简单的比喻,比如说有的人很罗曼蒂克啊!假使他的心情坏时,看了好像外面若有花开,就好像花也在哭啊!(感时花溅泪),其实花怎么会哭呢?那是你自己在哭

啊！对不对！所以那是你自己的「心相所现」，如果他心花开时，即使是雨天，他也很快乐啊！下雨天，他也出去外面跑，他也很快乐啊！所以那个都是自己「心相所现」，所以「外相」没有一个「自性」（缘起性空），乃至说自心里面的「相」啊、「一切相」都没有一个「自性」，一切的相啊！全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性」，比如说「好」或者是「坏」，还是说「快乐」还是「忧愁」，乃至于说什么？乃至我们说在打坐的时候脚会痛，对不？到底会痛、还是不痛呢？你若一直想脚痛，它就一直痛，你若不要想，「不作是念」，他就不痛了。有时你若没有想、或有时候你打妄想，（那时）也变成不会痛，因为忘记了，所以你那个「痛」若是「实在」的。你注意这句话，那个「痛」、那个「痛受」或是「痛触」，「痛」叫「触」，触觉的「触」，那个「痛触」由于「因触生受」，「接触」以后才会有「感受」，对不？如果没有接触就没有感受嘛，那怎么「触」呢？因为腿一盘起来接触嘛！所以「因触生受」，生什么「受」？生「痛受」，所以「痛触」生「痛受」。那如果「痛触有实」、是「实在」的话，那么应该「时时皆痛」嘛！不应该有时候会中断，不应该说，你一打妄想的时候就不痛了，就忘掉了（痛），你一专心听讲的时候也忘掉了（痛），你一专心、摄心在鼻息上的时候，也忘掉了、也不痛了，可是你一直在想它（痛）的话，念念「觉」触的话，那么那个「触受」就死了（消失了），所以「痛触」如果「有实」的话，应时时皆痛，但是「痛触」不是一直都在痛啊！所以可知「痛痛无实」、「痛触虚妄」，这样子就不是只有打座，像牙痛也是一样的，所有的「痛」都一样，乃至不是说所有的痛，「痛」是一种「受」，那么「痛受」或是一切「苦受」，或是乃至于「乐受」，或是乃至于「不苦不乐受」，也就是所谓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一切受」皆无有「实」，都没有「实在」啦！这样子。而受会（好象）「有实」的时候是怎么来的？是「取」而来的，你如果去「取」的时候，就会有那个东西在，那你如果「放掉」的时候，它就不见了，那这最容易观察的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尤其是双盘腿「痛」的时候，那个心好象有「手」会去抓那个「痛」，「抓来」以后再细细的「品尝」，喔痛、痛、喔好痛！痛到整个心扉都缩了起来，整个纠结在

一起，整个双肩都僵耸起来了，就好像猫一样，呼吸都呼不上来，那呼吸只有在上半截，啊都很紧张，这样子，那就是因为你去「执取」那个「受」、执取那「痛」，所以它就变成「有实」了，你若一「放开」就没有了，所以在静坐的时候，修「放下」也就是这样。怎么放？「身放」、「心放」要放下来。这从那里「放」啊？从肩膀先放，因为肩膀做什么用？肩膀是用来「担」的嘛！所以不是说一定有一个担子（扁担）才能担的喔，不用担子也照样担。不用担子只是脚痛、还是说那里痛，也是这样担（师父作耸肩动作）啊！不是说打坐痛才担，你若上班在紧张的时候，还是在「丫支票的时候紧张，都是在「担」」，喔！啊很紧张的，啊这两个肩膀就这样耸起来，就好像猫一样，而这眉头深锁，有的人甚至一蹙起来，额头纠结成一直线了，有的人眉头中间有一条直线，那都是在「担」嘛！担到后来才会变成那样子嘛，而不是只有做工作啦！有的没上班便担孩子，有的担孙子，都是在「担」，「担」到一个愁容满面的（样子），因为很重啊！对不？「担重担，跑大路」。

「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所以这个「凡夫即佛」，不是说「凡夫修行以后将来成佛，所以叫「凡夫即佛」」，不是这样子，而是「凡夫当下即是佛」、「凡夫当体是佛」。我讲到这里，我想讲一句话，但是这讲了是会被骂的啦！有的人一靠子担儿女，接着再加担孙子，一靠子担不完，真的很傻，他担，难道担得完吗？担不完啦！孙子担完了，还有曾孙呢，孙子现在是读书而已，以后还得「担」他上班工作呢，接着还得「担」他取妻生子、嫁妆等等的，会说「外婆不争气，都没有一点东西给你留念的」，所以就得标个会，是不是这样呢？都是这么「担」的啦！肩膀真有力。英国有个幽默大师，叫做萧伯纳，他说「我所讲的笑话都不是笑话」。我刚刚讲的也是这样子，好像笑笑著说，可都不是笑话喔。

经文：〔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

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好！看这一段。

「前念著境」。「前念」就是说你刚刚在想的那个念头，假如是「著境」，「住著于六尘境界」，或是「内外境界」，假如是贪著这个「境界」啊！这样就是烦恼，这样就会生出烦恼来，没人说「有贪著境界」而「不生烦恼」的。「后念离境」，「前念」若贪著境界生出烦恼，你不用烦恼，只要你后念「离境」，「离境」就是菩提。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假如是「前念著境」，起烦恼的时候，接下来，不是说著境烦恼，而是在烦恼说「我怎么要著境」，我刚才为什么要著境，而就在「后悔」这件事，这样听得懂吗？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后念你如果「离境」就好了呀！「前念著境」没关系吗，那「后念离境」就好了，那「离境」就是「菩提」啊！就是「趋向菩提」啦！这个「菩提」就是趋向菩提，这样你证菩提就有机会了。但是这是说「离境」其实本身就是菩提，离境「当下」就是菩提，这是最究竟的说法。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就是「大」，「般若」是智慧，大智慧到彼岸，大智慧到彼岸是，注意啊！这个「大智慧」才能到彼岸，「大智度」你常常去想这三个字。「摩诃般若波罗蜜」什么意思？我们早课唸唸唸唸到后面，都要唸这一句，心经后面「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唸这个到底是唸什么？不知道。「摩诃」就是「大」，对不？「般若」就是智，对不？而「波罗蜜多」呢就是度，「大智度」。什么叫做「大智度」啊？就是「以大智慧度生死」、「度烦恼」的意思。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度烦恼」啊！就是只有「大智慧」可以「度烦恼」。这「大智慧」是指什么呢？是指佛祖所开示的智慧啊！指佛祖开示的这些道理，叫做「大智慧」，才可以度生死烦恼。这包含着什么意思呢？包含着说「你若修其它行」是可以帮助你开智慧，这样而已，但是它本身不是智慧。所以你在佛道里面，修一切法的总目标，就是要开智慧。所以你修一切法能开智慧，那就是好的；若不能开智慧的话，那就是坏的。若越修越傻那不修也

好啊！是不是，可以开智慧就是好的。「开智慧」要做什么呢？开智慧不是为了要炫耀的，不是要「秀」给别人看的，开智慧是要「度烦恼」。所以只有智慧才能「度」，其余的都不能度。

「其它的」是指什么呢？例如说布施、还有持戒、忍辱、精进等等，这些都是帮助（开）智慧的。虽然说布施也是一种的「度」，「六度」之一，对不？但是「度」的「正体」是「智慧」，你不要说光是以声闻圣来讲，因为他没有起大般若智啊！所以他就不能真正的证到「无余涅槃」，更何况是其它的啦？所以只有「大智慧」能够真正的「到彼岸」。那其它的一切修行都是辅助这个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念「心经」，念到最后就是念这个，就是希望「回向一切都开大智慧」，这样的啦。

「最尊、最上、最第一」这个是最高的了。「无住、无往、亦无来」，「无住」是现在无住；「无往」是过去无往；「无来」是未来无来。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令修行者因为这「摩诃般若波罗蜜」，令一切「真实修行」的人「现在不住、过去无往、未来不来」。「住」和「来」是什么？「住」和「来」就是「生死」吗！「往」是死，「来」是生。那没有「生死」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烦恼」了，就是没有「轮回」，「轮回」就断了。那「无往」、「无来」就称为「无住」啦！所以「无住」是「总说」啦，「无往」、「无来」是「别说」啦。无住是总说，「住」就是「著」的意思、就是「停止」的意思。「无住」是指现在，「无往」是过去，「无来」是未来，那这就是「三世」，「三世」又称为「三际」，「三际」都「不系」。那「摩诃般若波罗蜜」能够令人于「三世三际不系」，三世不系，都绑不住他，「现在、未来、过去」这三世都绑不住他，那这样就「自在」了，「自在无碍」。若要得这样的「自在」，就唯有「摩诃般若波罗蜜」有办法而已。所以下面那一句「三世诸佛从中出」，三世一切诸佛，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现在、过去、未来的一切诸佛啊全都是「从中」、从这个「中」（其中），「从摩诃般若波罗蜜之中」出世。也就是说为何会有诸佛呢？就是因为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才有诸佛。摩诃般

若波罗蜜多就象是诸佛的生母一样，「诸佛之母」会生出诸佛出来；若没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没有佛了。若有其它一切，也都不能称为佛；就是因为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才能称为佛。若你说如果有「定」呢？外道也有「定」啊！对不？有持戒呢？很多修行人也都持戒啊！所以也不能称为佛啊！不能说持戒的人都称为佛啊！是不是？那得「定」的人是不是都成佛呢？没有啊。很多外道、小乘、菩萨也都得定啊！所以不是得定就能成佛啊！那么忍辱呢？连希腊也有「坚忍学派」啊，斯多格派啊，那个也提倡坚忍啊！所以忍辱也不能成佛啊！光是忍辱不能成佛啊。要怎么才能成佛呢？要有智慧才能成佛，对不？（至于）精进，光是精进也不能成佛啊！所以真正成佛的「体」是什么？智慧。就以智慧才成佛啊。佛之所以高于「一切世间」，就是因为他有「佛智慧」。就这样子，对不？所以「三世诸佛」都是从「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出生的。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三世诸佛之母，「母」的意思是「能生」的意思。顺便提到有一种邪密，不是真正的密法，正统的密法不这么说，（他们）说，佛母是母（女性）的，反正就是他无说，既然有「佛母」，那就有「佛父」啊！而这佛父、佛母还交配啦，那个是邪密，佛法里面没有这样。佛法中那个「佛母」，「三世诸佛从中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三世佛母」那个是比喻啦！不是真正的说男女交配，然后生出一个佛出来，佛父和佛母交配然后生一个佛出来，不是这样子啦，莫错用意。哎，众生愚痴啊！末法时期的众生，佛说是「愚痴坚固」。这末法时代的众生，佛说不只是「愚痴」而已，而且还「愚痴坚固」，「愚痴」兼「坚固」，（而）修行不「坚固」，但是「愚痴」却很坚固，你再怎么说他还是那样，说不动他啦！毫不动摇。「毫不动摇」你知道吗？以前当兵，早起的起床号「答滴答答」，（阿兵哥就把他称为）「不动不弹」，「不动不弹」就象我刚才说的。发心修行，你不用说发心怎么修行，比如说早上起床就爬不起来，对不？你就说，喔人家发心是昨天晚上发的，今天早上另当别论啦。所以昨天发心说，今天早上3点一定要起床，于是你将闹钟拨到3点钟，哦、不得了、发大心（大精进心），发了大心后。隔天早上较好的是听见铃声，有很多人3点开闹钟响了，都没听到，自

己没听到，都是别人听见的，若有听到的，有的就糊里糊涂中又把他按掉，也有的不是说只是放在床边把它按掉而已，有的还下床去把它按掉，然后又再去睡，自己都不知道。还有的人早上爬起来翻个身，将棉被盖在背上、身体爬着像只乌龟一样，要等待好久之后才会起床。那叫做什么呢？那就是「五盖」的「昏沉盖」太重了，所以你说你「发心修行」，你只要试着说，早上只要你下决心说3点钟起床，只要铃一响，就能马上「跳起来」那就差不多了，接近了发心。我平时若按了3点，我们都不必等到3点就起床了，都不用开闹钟，都是我主动去把闹钟先按掉，免得它等一下我在用功的时候吵我，有的时候都差很久，比如说按3点，有时候1点、2点就起来了，那没有什么稀罕的。虽然没有什么稀罕的，但也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做到的。所以你要是「发心修行」，先练这个早起，剩下的都是白讲，起来的时候不要东摸摸、西摸摸，结果就到5点半要早课了，那也没用，起来的时候要「一跃而起」，起来的时候顺便把被摺好，马上去洗脸，这样才可以。你起来的时候（不要）留恋那个被窝，（要）「一跃而起」这个不是比喻的喔！要真的要跳起来喔，然后你做久了以后，就变成「业习」、就成了习惯。若你每一次都伸出过手来，一按闹钟然后又睡去了，那也会变成「业习」。所以修行人就是在这一切境，甚至于睡眠也是一种「贪著」，你知道吗？睡眠也是「五欲」之一嘛！「睡欲」。我们佛祖的法很利害的，佛祖说，吃你尽量的吃，没关系，但是你不要尽量的睡，睡少一点、吃饱一点，这样子。但是也不能吃得太撑了，吃撑了就会变昏沉、就爱睡觉了，所以吃刚好就好了。看下面：

「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当」就是「应当、应该」，应该用这智慧来打破这五蕴的烦恼和尘劳，「尘劳」就是烦恼的意思。怎么说是「尘劳」呢？「尘」就是五尘，「五尘」你（平时）把它吸收起来，吸到你的心里面，而在心里面纷纷扰扰，那心就很劳动，「劳动」就是「烦恼」。我常说我们的这个心，就好像是「吸尘器」，都是四处去「吸尘」，所以这个心整个就像垃圾桶。

「如此修行，定成佛道」。等一下，这「当用大智慧」，这智慧要「用」啊！因为照佛祖和

六祖大师来说，人都是有智慧的，但都是没去用它，「没用」放着就生锈了，就像那个头脑一直放着便生锈了，我们（本有的智慧）都放着没用、太久没有用了，所以就忘记了，那智慧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所以就须慢慢的再学习、再恢复。倘若如此修行，一定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变」就是「转变」，「三毒」就是「贪、瞋、痴」，这「贪、瞋、痴」是很毒的。会毒什么呢？会把我们的心给毒坏掉，就像毒素一样，所以才叫作「三毒」，「戒定慧」是三无漏功德。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我这个法门是从「般若」而生出（的）八万四千个智慧。「何以故」是什么缘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为」就是「因为」，因为「世人」就是世间人，世间人啊有八万四千尘劳，「尘劳」就是烦恼。「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若无尘劳」的意思就是说倘若众生无「尘劳」，就没有烦恼，众生若无烦恼即得智慧常现，他本身的智慧就会显现出来。假如说是在白天时，若无云时、天上无乌云把太阳遮住，那太阳的光芒就可以照耀整个世间了。同样的，我们心中的智慧和太阳是一样的，非常光明炽热，虽然阳光炽热光明，但是心中若有烦恼，就会像乌云一样把心中的智慧之光遮住，那就黑黑暗暗的、黑黝黝的，而这心中就变成了像防空洞一般，里面有蜘蛛、青蛙，通通都有，老鼠啊一大堆。所以如果无尘劳、众生如果没烦恼，那他的「智慧心」或是「智慧的光芒」就会「常现」、就会常常现出，这个「常」是永远的意思。「不离自性」这样就可以不离开「自性」了，不离毁「真如本性」了，一切所行、一切「身、语、意」三业都不会离开自性，都合于自性，都合于本性，也就是都合于「道」，都合于「无上菩提」的意思。

「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若悟到这个法的人就是「无念」，这是最最令人误解的地方。这个六祖大师的法门里面，这个「无念」，现在我开剖给你们听。什么叫做「悟」？悟此法者，「悟」者「从吾、从心（悟字是由心部首和吾字组成的）」（人人吾，人人心，双人为从，三人为众），若有二个人，一个跟着一个，就叫做「跟从」嘛，所以跟从的从，古字就

是这么写的即「人人」(从),「人人(读从)吾,人人心」,这是「文字学」的说法。若在文字学中解释「悟」这个字,就会解释成「人人(从)吾、人人(从)心」,那意思就是说「悟字是一个吾、一个心(部首)」,「吾」是什么?「吾」就是我嘛!「我的心」就是「悟」(吾心即悟),你看是不是很有趣,所以我们中国的造字跟佛法是相合的,「如果我看到我自己的自心,就是悟了」,「见吾自心,即是悟了」。所以其它的「悟」都不是「真悟」,「见到自己的自心、本性」才叫「悟」,其它的都不算真的「悟」,你如果有(其它的)悟,也只能算是小悟啦!真正的大悟都是「悟本心」,悟到自己的自心本性。

好!若悟到这个法呀,就能够达到「无念」,那什么叫做「无念」呀?这个「无念」就是「没有妄念」、「无妄念、无邪念、无恶念」,「非无正念」,不是没有「正念」,叫做「无念」。也不是脑袋空空,像个石头这样子叫「无念」。所以有人说「我修无念,那就心中什么都不想」,这样一个像木头,不是这样子叫「无念」,六祖的「无念行」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心中无妄念」,这样(才)是真「无念」。心中没有「虚妄之念」,无「邪念」、无「恶念」、无「杂念」,无「染念(污染之念)」,所以心中「纯是一派正念」、「清净之念」叫做无念。那什么叫「正念」呢?「唯念般若」、「唯念真如」、「本性常现前」这叫「正念」。这个「正念」常常不失,叫做「不失正念」。如果这样,就可以具足无量功德。然后无量功德都能够具足圆满「起大用」,广度有情。「无忆、无著」,「忆」就是回忆,「著」就是贪著。好!休息一下。

第十七集完。

六祖坛经义解

般若品第二

第十八集

请打开经本 19 页，继续早上讲的。

「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早上讲「无念」就是「无妄念、无邪念、无恶念、无污染念，（但）非无正念」，再进一步讲呢，「无念」这是一个大法门。那什么叫「无念」呢？除了无（前面）这些「念」以外，总的讲就是「于一切法不起心动念」叫做「无念」。那什么是「于一切法」呢？也就是「于一切境」的意思。譬如说「于眼见色时，不起心动念」，「于耳闻声时」不起心动念，「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也就是在「五根接触五尘」的时候不起心动念，眼睛看到东西的时候不起心动念。不起「什么心」呢？不起贪心、不起瞋恚心、不起愚痴心、不起嫉妒心、不起忧心等等。不起这些「心」叫做「不起心」，乃至不起「执有之心」，「取」啊、执有。见眼色时不起心，「缘、依、取、有、执」（等心），在眼见色时，不起这样的心，不起「攀缘之心」，不起「依靠之心」，不起「要执取之心」，不起「要拥有之心」，不起「执著之心」，那么这叫做眼见色的时候不起「心」，那起什么心？就是起（以上）这些心。那不「动念」呢？「起心」和「动念」其实是一样的，念一动的时候，心就动了。「心」既然没有「相」，那什么叫做「起心」呢？即是「念动」。「念」若不动的话，心就没有「起」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叫我们修行的时候都是修「念」。念什么？念佛、念法、念僧，对不？都是「念」，所以佛如来的大法门就是一个「念」字。那么为什么要修「念」呢？因为「念即是心」，念就是心。离念无别心，离心亦无有念，听得懂吗？离念无别心，念即是心。

我们再来看这个「念」字的构造，「念者从今、从心」。因此念是什么？「念」就是「今心」，「今」就是现在、此刻，「此刻、当前」这一「念」、这一个「心」。所以「今心」就叫做「念」。佛要我们去体会我们这颗心，那怎么体会呢？实在没有办法去体会，因为心是「无相」的，所以就只得从「念」上著手，那就修「念」佛、「念」法、「念」僧，因为有「心」才有「念」，而且有「心」必有「念」，只是各种「念」的性质不一样，念的染境性不一样，念是清淨的、还

是污染的，这样子而已。一切众生皆有「念」，所以这个「无念行」，并不是说「没有念头」，只是说「没有污染的之念」，而不是说没有「清净之念」。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是个「观念」问题，是要「转」这个「污染之念」为「清净之念」，这样子而已，不是要把一切的念头全部斩断，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无念法」是指「无杂念、无妄念、无乱念、无邪念、无恶念」，当体于一切法、于一切境界不起心动念、不起邪念、不起恶念、不起贪念、乃至不起嫉妒念等等，称为「无念」。所以这个容易吗？这个当然就很难啦，对不！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达到无念）？你要先自能「观心」。可以观察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眼见色、耳闻声的时候要很「觉知」、「警觉」，乃至「警觉」、「警觉自心」。这个「五根」接触「五尘」的时候，马上「警觉」，要常常「警觉」着，那如果一起什么「恶念」、或是「妄念」、或是「邪念」的时候，马上「警觉」。但是我们凡夫都是很散漫的，所以起什么念也不知道，也不在乎。但是那个「念」就是什么？「念」就是我们的「法身」。知道吗？「念」就是「法身」。为什么？因为「念」就是「心」、就是「意业」。「法身」是在那里造？是在「心」造。所以修行者就很注重这个「意念」，很注重「意业」，很注重这个「念头」。而凡夫呢？不见棺材不落泪，在造恶业的时候，心里面在造恶业的时候，都没有关系，等到做出来的时候，或是讲出来的时候，成为口业或是身业，也不觉太要紧，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受苦的时候，才有点点（觉得）要紧，甚至于也还不太要紧，是别人急，他不急。好！（以上是）「无念行」。

「无忆」就是不回忆。我们凡夫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很喜欢回想。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很浪漫蒂克，他说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造成「一个美丽的回忆」，你看多么美妙的一个境界，美丽的回忆，所以他一靠子都在造梦、寻梦。这就是愚痴凡夫啊！「一切的烦恼都是由于回忆而来」，如果没有回忆就没有烦恼。为什么？一切事情「已过不可得」对不？如果过了，不可得，那你就不再去追寻的话，「追寻回忆」就是什么？炒冷饭，我们都喜欢炒冷饭，冷饭炒一炒，也蛮好吃的，天天都在吃冷饭。（关于）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有一部经

「文殊发菩提心经」，（经中有人问）什么叫「禅师」？何谓「禅师」？文殊菩萨说「**于一切法不忆想分别，名为禅师**」。「于一切法无忆想分别」因为你追忆或是回忆，什么叫追忆、回忆呢？（就是）执取「过去的影像」。因为已经过去了嘛！回忆一定是过去的东西，对不？过去所谓「六尘落谢的影子」，六尘落谢在你「心板上」的那个影子，然后你去执著它，这个叫做「回忆」，执取「过去的影像」叫做「回忆」。执着以后呢？因为「执着」就会「抓住」，抓住以后再来「分辨」它、「分析」它，这叫做分别。那你要「分别」之前就要先「抓住」。怎么抓呢？就用「忆」的这个功用（来抓），（这是）「心」的功用（之一），这是个心能，「回忆」是一种「心能」，（心）先抓住（影像）叫做「忆」，「把过去的影子抓回来」然后再仔细地分辨叫做「分别」。「忆想分别」这就是凡夫（心之运作），然后在「忆想分别」里面产生无穷的烦恼，自缠缠他。明明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还一直提、一直提，提个不完，那就很烦恼，所以有智慧的人就不会这样。什么叫做「禅师」呢？（禅师就是）「于一切法不忆想分别」，所以若能不忆想分别就能成大禅师，这是很难的啦！但是我们凡夫就很奇怪啦，你要他记的，他偏偏记不起来，而不让他记的，他偏偏又记得很清楚，所以很久很久以前一些琐琐碎碎、零七堆八的事他都记得，可是真正叫他念经、记经他又记不住。所以简单说，就是记一些垃圾。

「无著」这个「著」就是「贪著」。「著」的意思就好像黏著，就像用强力胶一样黏著，用那个快干胶一黏著，马上就拔不开，那个就叫做「著」。那「著」什么呢？我们这个心就像强力胶一样，一沾到东西就黏住了，也像是章鱼有很多触肢，有八只脚，现在如果什么东西被它网住，就拔不开了，那个叫「著」、贪著。

「不起诳妄」心中「诳」就是欺诳，「妄」就是虚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起用自己本具的真如本性的智慧来「观照」，「观」就是观看，「照」就是照见，要有智慧的眼才能「观照」。那这个观照就好像说，我早说的我们这个「心相」就像防空洞一样，防空洞中是黑黑暗暗的，你若拿著手电筒一照射下去，如同拿起佛祖的「般若智慧」的「手最筒」一照射下去，

马上就亮起来，一照下去，你心中的防空洞中那些「蟑螂、老鼠、蝙蝠」马上跑光光、马上闪避去，所以以智慧一照，马上洞见一切。

「于一切法不取不捨」。什么是「一切法」呢？一切法就是包括「世间法」与「出世间法」。

「世间法」就是「五蕴、六尘、十八界」这个叫做「世间法」；「出世间法」简单讲就是「佛法」啦！佛法即「戒、定、慧施、忍、进」（六度）、「禅净密律」等等，这些都叫做「出世间法」。

「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取」啊，就是抓来拥有。那为什么要「取」呢？因为贪爱，「以贪爱故取」，「爱、取、有」嘛！「爱」然后就是「取」，「取」然后「有」。「舍」为什么舍呢？「以瞋恚故舍」，因为讨厌所以要舍嘛！那如果是见性之人，以智慧观照，就不会贪爱，也不会讨厌，「不爱不憎」，所以「不取不舍」，因为「不爱不憎」所以「不取不舍」。那么这个「不取不舍」另外一个词就是「不即不离」，也是一样的意思，「即」就是接近，「离」就是离开（远离），这个就很困难，最难做的就是「不取不舍、不爱不憎、不即不离」，怎么讲呢？因为我们一般凡夫若不是最「爱」、就是最「讨厌」，（反之）若不是「讨厌」就是「爱」，很少是在中间的啦！若不是想要把它拥为已有，要不然就是讨厌到想办法把它舍掉。所以开始学习佛法修行之前，对世间一切名利乃至妻子、眷属等等，都很贪爱。等到学佛以后又觉得这些很讨厌，（常想障碍你修行）想要赶快舍掉，所以就「趋于两端」走（另一）极端，等到渐渐修习大乘智慧以后，才可能包容一切。虽然包容一切，但是也不拥有，而也不舍弃，所以才能够广度众生，广度众生而不厌不悔。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贪爱的话，你就会对它非常非常的关心，关心到你的心连他的心。所以他的心动一下，你的心也跳一下。相反的，很讨厌也会这样子，你很讨厌有人，他其实没怎么样，他只是稍微这样子看一下，你就说他在瞪我、他在瞄我呢，那你就觉得很讨厌，甚至于他讲话的样子也不对，走路也不对，反正就是没一样对的啦！都会令你起烦恼，那么那个就是因为心里面「憎」的关系。所以开始学佛以后，就对于这些境界（觉得）就好像是癌症肿瘤一样，赶快要把它舍掉，觉得很很污染，除非开了大智慧以后，才能够整个「融摄」，

整个「融摄」，但又不取著。虽然不取著，但是又平等的能够「广施」。这个很难呢！老子说啊「为而不有」，意思就是说，那个东西是我做的，「为」就是做、制造，制造了以后但是又不拥有，这个很难喔。或者说这些弟子是我度的，「我度的」那就变成「我的弟子」了嘛，是不是？（既然是）我的弟子，那就变成为「我所拥有的啦」！是属于「我所有」的。你若能够「度」而「不拥有」，这难不难？这很难，这就是如来。如来「度一切众生，而不拥有一切众生，亦不拥有任何众生」，所以即所谓「度而无度」。所以「金刚经」里面为什么佛说「莫言如来度众生」，你如果说如来度众生即是谤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这个（前面说的）意思。他虽然度你，但是他并没有说「你是我度的」，那就变成你是我的奴隶一样，否则你变成我所拥有的一件物品一样，如来不作是念，所以如来不说「我度众生」，或「我应度众生」。为什么呢？一切觉故。你如果能度，是因为你本来就有可以度的品质，（早）已经有了，本来就有那个品质，本来就有那个潜能啦！是我把你引发出来，如此而已。是我把你引发出来，但我也「不居功」，这就是佛与外道神的差别。对外道神（而言），那就是，你永远「主的奴仆」。所以于一切法、乃至于一切众生界皆「不取不舍」。「不取不舍」变成什么呢？「吊在半空中」。这样懂吗？吊在半空中，又不用绳子，这个叫「不取不舍」。要不然于一切法，你不是「取」，就是「舍」嘛！你要「不取，又要不舍」就是吊在半空中。所以「法华经」里面「从地涌出品」说「有菩萨从地涌出，住于空中」，意思就是这个，也就是说「不著一切处」。像「法华经」这部经，那文字看起来浅浅的，像在说故事似的，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深，你不能凭表面上的意义、不能看表面上、文字上面字面的意思。「从地涌出品」说「菩萨从地面涌出来，于空中住」，就这样子而已，也没有怎么解释，那个其实都是一种「密意」。「从地涌出」是什么意思啊？「从地」的「地」就是「心地」，那么也就是从众生位然后发大心，然后修行「顿法」顿悟法门，所以能够涌出来啊！涌出来以后因为修行顿悟法门，所以「于空中住」、「于一切处不著」。这样听懂了没？因为这个跟那个都有关系，所以你听一部经，就变成听了很多部经，如果你要看一部

经能看得通，你就必须看多部经，才可以全盘通达。「不取不舍，不爱不憎，不即不离」即是「见性成佛道」，这样才是「见性成佛道」。

经文：〔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能常观照故，不假文字。〕

善知识假若要进入甚深法界，这个「法界」是指整个「佛界」，及大菩萨的「法身大士」境界，（亦即）佛祖的境界或大菩萨的境界，叫做「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三昧」就是三摩地，就是「定」的意思，那「般若三昧」就是「般若定」。假如你要入「般若定」，就要修「般若行」。而这「般若行」要怎么修呢？就照前面那样。「若持诵金刚经」这「持」是指「心持」或是「修持」，不是单单用嘴念而已，假若「心持」或者「修持」，什么叫「修持」呢？就是在心中「念念念之」、「念念思维，依之修行」，这样称为「持金刚经」，所以这叫「持诵金刚经」。这「金刚经」是一部很特殊的经，这部经可以诵，也可以用「持」的。譬如「六祖坛经」就没有人用诵的，对嘛！所以不一样。「金刚经」与「法华经」是特别的，它可以诵，也可以悟的。又譬如「地藏经」与「药师经」、「阿弥陀经」这就不要是用「诵」的。但是假若法门是比较深的，一般就不只是用「诵」的而已，主要是要了解那个道理，假若不了解道理，只是用「诵」的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念经无罪，念经并没犯罪。那假若不了解道理，只是用念的那有效吗？有啦！但是要看效果在那儿？念就有功德，但是你若能了解其意义，再去诵，那较圆满；你若不知道意思，只是诵，那功德就比较少。所以不是说不知道意思，就不能诵，不知道意思也可以诵的，只不过功德较少就是了。但是这里说，持诵「金刚经」就可以「见性」，若要见性当然要了解意思，才能见性，是不是？你若不了解意思，只是念、只是诵经会有什么功

德呢？增福、消灾。若不懂经文的意思，只是念则可以消灾、增福。假如要开智慧，一定要了解意思，才能开智慧，因为智慧是从第六意识开始，然后去分别（理解），然后才能生出所谓的「胜解」，「胜解」才能开智慧，开智慧才能破烦恼，否则，如果完全都不了解（意思），只是「诵」，很拼命、很努力用功，也可以断烦恼，但是比较辛苦。怎么说呢？就如同「土法炼钢」一样，是「以时间换取空间」，用你的「信心」与「努力」支持下去。所以如果要开智慧，就应该了解那经文，照着经文的意义去修，这是开智慧一般的途径。若是消灾增福，就要用诵的。但是呢有的经你如果无法去一下就悟到，那你就常常念，常常一直（在心中）念，而这个「念」不只是用诵的而已，你除了在佛堂上拿着经本念以外，其它时间都常常在「想」它，也就是「思念」。常常「思念」经文的意思或是那个字句，这样叫做「念经」。所以「念经」不是说一定是拿起经文在佛祖面前才叫「念经」，当然那样也是「念经」。但是另外一种念经，就是不拿经本时，你依照自己的记忆，行住坐卧的时候，常常（心中）都在想着经文的意思，这也是「念经」，而这种念经比在佛祖面前念的，不能说较重要，但是很重要的就对啦！要不然你就是所谓「作功课」，功课作完就「下课」，啊，就没了，根那小学生写功课一样，「你有写字吗？」「有哇」。写字写完了，得了三个圈圈，这样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字写完以后要能记住，考试才能及格，对嘛！

「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就能见性，就能见到自己的本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这部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很多的。「经中分明赞叹」，「分明」就是很清楚，这部经里面很清楚的赞叹说，这部经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莫能具说」，「具」就是完全，现在无法完全跟你说明，这部经的功德有多大，讲也讲不完的意思。「此法门是最上乘」这个法门是最上乘，「乘」就是车乘的意思，是车的意思，古时候的马车，佛法里面有「大乘法」、有「小乘法」。「为大智人说」这个「金刚般若经」啊这个法门是为有大智慧的人就的，「为上根人说」。如果是小根、小智的人听了这个法门就心里面会生出「不信」。是什么缘故呢？就像是天龙下雨的

时候，下雨下在阎浮提的时候，「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所在。一切的城邑聚落，它如果是下了大雨，变成大水米灾，这城邑聚落都会被漂流，流走，就如同漂草叶般。

「若雨大海」但是如果雨落在大海中，但是大海却不增不减，因为大海很浩大，下一点雨丝毫没有影响。「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这个叫「法合」。上面是「譬喻」。

如果我说是发大乘心的人，有大智慧的人，听到「金刚经」啊就能够「心开悟解」，「心开悟解」应该是「解悟」，但是这样子比较顺，（其实）应该是「心开解悟」，因为是「解而后悟」嘛！

（不是「悟」而后「解」）不过因为文字这样比较顺，所以叫「悟解」。「心开」了以后才能够

「悟解」。那你就注意这个「心开」，因为我们众生的心都是「封闭」的啦！所以我们的这个「心」都没有「开」，所以「门」没有「开」，所以里面的空气不好，又黑漆漆的。所以现在「心门」

如果打开了以后，空气就流通了，空气好啊，也光明啊，即使你不能开门的话，至少也开个窗户嘛！对不？若只开个「心窗」也不错呀！才透光嘛（心中即有光）。「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

讲到这里。休息。

第十八集完。

##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 般若品第二

#### 第十九集

接着讲二十页。「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知」。假如是最上乘的人，「最上乘」是什么？就是「佛乘」。因为「乘」有很多种，有小乘、有大乘、然后有菩萨乘、有声闻乘。佛说总说有五乘就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但是最高的就是「佛乘」。所以人天五乘，那么最高的就是「佛乘」，「佛乘」就是发心趣求无上菩提

的叫「佛乘」，要求无上菩提的，这个叫佛乘。假如发心要求无上菩提，又有最大智慧的人，这个叫做「佛乘」、「最上乘」，佛乘就是「最上乘」。大乘已经是「上乘」，对不？声闻乘是「下乘」，缘觉乘「中乘」，菩萨乘「上乘」，佛乘「最上乘」。不是说只有发心就可以了，发心还要有智慧（才）可以相应，才会听得懂、才能够「依教起修」，所以那不只是用嘴巴说而已，（还要有那个智慧、那个根器。有那种「根器」就是上乘根器的人。假如听到「金刚经」，「闻说」就是闻人说，这个「说」就是解说。如果听人家解说「金刚经」就「心开悟解」，忽然间就「心开了」，心花开了就「悟解」了，所以因此而知道说本性里面自有般若之智。怎么说呢？因为如果心开悟解的时候，那就了解佛祖所说的主要的道理，大道理都了解了，那就开智慧了。这种智慧要修很久很久，才能修到。那么会忽然间被你悟到了呢？这就表示说，这个智慧不是从外面进来的，跟刚才说的一样。从外面进来的，这就要很久才能「输入」这么多，时间很长才可以的，那有办法说忽然间顿悟？然后就，喔完全都懂了，那表示说你本来就有的，那是现在一个「缘」，好象那个「引线」一样引一下，然后你马上就开通了。那本来就有，（由于）某种因缘、种种因缘，那「因缘」主要就是「烦恼因缘」，烦恼因缘的灰尘盖住了，所以让你感觉好像没有。例如说你父亲或是你先祖留下很有价值的钻石，这是很宝贝的，但是你不晓得放在那里，忘记了，哇！糟了，放在那里都忘记了，如果忘记了那就好象遗失了一样，对不？好象遗失了就不能用了，是不是？因为不能用，所以你就变成很劳，所以你就向别人借钱，对不？忽然间你打扫或扫厕所，忽然间在角落里找到，哇！在这里。忽然间发现了这个宝，马上你就忽然间变成很有钱，对不？其实不是忽然间变成很有钱，那些钱本来就是你的（比喻顿悟），所以「本自有之」，佛经里面讲的「本自有之」，「本来无失，今已无得」，这样听懂吗？（又如）有的人，譬如说很宝贵的东西，用报纸包一包、或用破布包一包，就装在旧的皮鞋里面，或装在垃圾筒里，放在这那里却忘记了，有一天小孩子在玩的时候，拉出来才发现，你就发现时，你就说，哇！忽然间变富有了。其实不是忽然间变富有了，你本来就富有的啊！是你没办法用

到而已，对不？譬如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的「本性」一样。我们的「本性」被烦恼的破布包围住了，为「种种烦恼破布缠裹」包住了，所以就现不出来了。因为现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变成憨憨、愚愚痴痴、呆呆的，什么都不会，忽然间如果有一个善知识或是什么的一个因缘，将你的破布都解开了，那你的「本性的钻石玛瑙」都现出来了，那就变成有如「宝王」一样。所以你的「钻石的那些宝贝」「本亦无失，今亦无得」，所以你能够忽然间一念「开悟」，然后就什么都通达了，原因就是说你本来就有的。那你如果本来没有的，那你就需要修很久很久很久，也（还）是不可能。所以「顿悟」这个法门是有的啦！不是没有。所以如果自己不能悟，不要说一切人都不会悟啦，还是有人能悟的啦！对不？

「自用智慧，常观照故」如果自己的这个智慧、刚刚讲过这个「用」啊！不要把它摆起来不用，我们就是因为有那个智慧不用，所以一直放着就生锈了，常常用就会发光发亮了，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假就是「借」，不「借文字」或是（不）利用文字，（不）依靠文字。「假」是借、或是利用、依靠。因为文字只是一个「缘」而已，它不是「智慧本身」。「智慧」是文字「所指」的，就是所谓的「所詮」，文字是「能詮」，如果光是讲究文字的话，就变成「言说戏论」。「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就好象雨水，不是天上自己掉下来的，（而）是龙王啊以种种因缘而下雨。

经文：〔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

这个天上的雨是龙王「兴致」，他（龙王）放下来的，使一切众生与一切草木、有情、无

情都可以得到它的好处，所有的百川河流，都流入到大海里面，那个水就汇作一体，众生的本性也是一样。百川众流，水沟等等，都流到海里面，水就变成同样的味道，等同一味。这表示什么呢？众生若他没有办法自己开悟，依照善知识开示以后，就可以悟到了。悟的时候虽然有大小，与性质不同，但是究竟来说，悟到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悟了以后它的「本性」是一样的，就好象海水，所有的水入到海里以后，它的水性都是一样的，咸度也度一样的。众生如果悟了以后，他的境界也都是一样，是这样的意思，这是譬喻。「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假如根器小的人，听到这个顿悟之教，就好像草与小树木，根性较小，如果遇到下大雨，那就被它淹倒了，水太多反而不能生长，水太多对它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同样，法门也是一样的，假如根器小的人，听到高的法门，他不但不能得到利益，反而好像被水淹死一样。

「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本来这个小跟器的人，本来的般若之智，与大智慧的人是没有差别，因何听到这个佛法而不能开悟，这是什么原因？就是「缘邪见」。这个「缘」就是因为的意思。因为这小跟的人邪见，心中的邪见、障碍很重、业障很重、「烦恼根」很深，所以虽然听到法，还有众生的本有的般若智慧全都有，但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开悟。「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这就譬如好像说，如果有很厚的云将太阳盖住了，假如没有风吹来，这云就不会走，日光就不会现出来。「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一切众生所本具的般若之智，本来是没有大与小的分别，但是因为一切众生，他自心「迷」或「悟」的程度不同，所以他现出来的智慧就变成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这就是说，什么叫做「小根器」的人，假如「迷心外见」，「迷心」迷于自心，迷于自心就是「不见自心」，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心，假如看不见自己的心，就象「迷」于自心，这样的人就是「外见」，就「往外求见」，向外面求见什么呢？要「见佛」啊！或者要「见法」，这个叫做「迷心外见」，往外要去「觅」、「求觅」要见。「修行觅佛」修行以觅，「觅」就是求，修行想要求佛，要见佛啊！而没有悟到自性，这样子的人就是「小根」，「小根器」的

人就是这个样子。「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假如开悟这个「顿教」的人啊！就没有执著是在外面修，就是说「执著外法」而修，就是在自己的自心里面，常常都起这个「正见」，他的烦恼与尘劳都不能染污他，世间的一切烦恼与尘劳，都不能把他的心污染，这很不简单，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有定、有慧、有戒。所以烦恼就不以染污他的心，这样就是「见性」。

经文：〔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内外」。「内」就是根身。内根身，外器界，于内根身，跟外面器界，「身心、世界」就是了，身心、世界都「不住」，不住的话就是不贪著。不住著人「住」是什么？住著，好象说租房子人租久了，他赶他都赶不走，是不是？而我们都是租房子（租色身）的，但我们都住久了，这个「客房」都住久了，就好像变成是他的房子，你如果要叫他走，还要拿钱给他，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李后主说「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不知道实是「客人」，却以为自己是主人。什么是「客」？「客」都「不住」嘛！「不住名客」。这在「楞严经」里面有讲，「不住名客」。如果是主人的话「自无攸住」，主人就不会说今天住一宿，明天就走了；而客人呢？客人就来来往往，「客者不住」。事实上我们都是「客」嘛！所以什么如「百代过客」。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客」，所以我们就常常要「住」，「强行占住」，强占他、占住他，就不走了，不走，到后来牛头马面就来将你托走了！不走，来，用链子把你拷起来走。「内外不住」于「内法、外法」都不住著、不贪著，那么就来去自由，这样才能「去来自由」。这个用讲的很好讲，这个就要做，你知道吗？这个就要做。怎么做呢？在内法外法都不住著。什么叫内法不贪著呢？最简单讲，「内」是根身嘛！如果不贪著、不贪著根身就不怕死，不怕死嘛，也找不死。（因为）不怕死嘛！那我今天赶快死，也不对。也不贪一切的著田产啦等等；名利，这些都不贪著，因为不住啊！虽然这样子，但是生意还是照做，该赚的时候还是照赚，那赚的时候也不生贪著，

那不赚的时候也不生忧愁，这样才是「去来自由」，这样才「内外不住」。那你说因我不住，所以我「不住赚钱」，那你愿「住赔钱」，也不对啊！乃至这个五欲六尘、眷属亲友都不住著，要这样修，这很难的。怎么不住著呢？「不爱不憎」。那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都是不是爱他爱得要命，也就是恨他恨得要死，今天他对你好一点的时候，你就爱他爱得要命，明天讲一句话恼了你，你就恨他恨得要死。那一切处、一切时都「不爱不憎，不取不舍」，然后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这很不简单的。但是你现在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但是也不让他发现，他也不知道，这个叫做「密修」。不然你回去跟他讲，跟你的同修说，师父说（让）我要跟你保持距离，那他就会说，这样你明天不能再去了。做儿子的也不能回去说「爸爸，我师父说要我跟你保持距离」。那要「自己自心自修」，于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师长、徒弟都「不爱不憎，不取不舍」，这样才不会「被转」。对不？不然你就要肩膀很有力，统统都挑起来，对不？不然你就常常变成猫了，才会常常这里（师父指胸、肩）痛，常常在按摩，还有脚底按摩啦，还有吃中药调理啦，辛苦啦！「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执」就是执著，执著的心可以能够除得掉，执著的心很难除，执著的心好象得了癫痫症一样，（筋骨痉挛）缩住了，没办法，放不掉，痉挛一样，那你要把他放掉，能够把那个执着的心除掉。「通达无碍，能行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这样子的话，就能够通达无碍，就能够一切法通达无碍，乃至「于三界中通达无碍」，乃至「于世间、出世间通达无碍」，这样子。这样就变成像「法王」一样，这就是真的「法王」嘛！成佛嘛，见性成佛道嘛！「能修此行」这样就跟「般若经」所开示的道理，本来就没有什么差别。这就很困难了，但是这就要修啊！不能说只是知道就好了。

经文：〔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中人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翻回来看。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修多罗」就是经藏。一切经藏与所有的文字，佛祖来开示道理的这些文字，「大小二乘与十二部经」都是「因人而置」，因人而设置，是因为要度众生才说的。若不是要度众生，就不用说这些经，对不？「因智慧性，方能建立」。但是也要有众生本来就具有、具有这个智慧之性，智慧的本性，才能够建立这些经教；若众生没有这个智慧，佛祖即使讲这么多经，也没用啊！众生还是不能开悟。所有可知，佛的智慧所流露出来的这些经教，与众生本具的智慧是相应的。所以好像佛祖在开示的那些经，就好像磁石一样，那我们众生的心就好像「铁」，磁石跟铁是会吸引的，如果众生的心不是「铁」，是「石头」或「木头」，就不会吸引了。对不？虽然说众生的心是「铁」，不管是「破铜烂铁」或是什么？反正就是它跟磁石能够「相应」，才吸得住，所以说那个「性」是相近的。所以啊一切众生是本有、本具有智慧的。所以能够跟如来所讲的经教的那么大的智慧能够「相应」，那因为众生的自心自性啊有「智慧性」，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切的经教。「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如果没有这些世间人啊，需要佛祖来度，这「若无世人」当然是省略，就是需要佛来度，这一切万法跟本就免了。「故知万法本自人兴」所以就知道佛祖所设的这「一切万法」都是为了人而兴起的，一切经书因为有人来解说，所以才有的。在这里所有的人里面，就是众生里面「有智有愚」，有的众生是很愚痴的，而有的众生是很有智慧的，愚痴的人就叫做「小人」，小人就是说，不是道德坏就叫小人，是说比较低下的人，意思就是「凡夫」啦！愚痴的人就是凡夫。「智为大人」大人就是佛菩萨，圣人的意思，愚痴的人就是「凡夫」，有智慧的人就是「圣人」，是大人、圣人。「愚者问于智人」愚者问「道」于智人，愚痴的人「问」就是问道，请教佛道于有智慧的人，就是于佛菩萨啊、或是有大修行的人。所以呢？智者就为愚人说法；那愚痴的人呢？如果因此而忽然「悟解心开」，忽然大彻大悟啊！「即与智人无别」，那么就跟有智慧的人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心开悟解」，若忽然开悟了，这不是只有大乘禅宗里面才有，在佛世的时候、在

佛祖的时代，很多弟子都是佛祖开示一句话、还是一段话，忽然间他就开悟了，然后马上就当下就证了阿罗汉，这个很多，对不？这个有老的、也有年轻的，男的也有、女的也有。

经文：〔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

善知识，假如没有悟到，「不悟」的意思就是「迷」，假如是迷的人啊！就佛是众生，他所看到的佛祖啊就像众生凡夫一样，他对佛没有信心，也没有恭敬心，他看佛就好象普通的众生，普通的凡夫一样。很多人说，佛祖就是古时候的那个「太子」，这样子。二千五百年前的那个太子（乔达摩），这样子。还有，现在有一派的人，做那个考据的，他们也没有信佛，他所信的也是二千五百年前的那个太子，他就说我们现在所信的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其实没那么行，那都是什么呢？他们说那都是后代的人把佛陀「神格化」，也就是将他看做好像神一般，其实「佛」并不是那么行，这样的意思。这个第一个表示不信；第二表示毁谤，就谤佛啦！这一派的人又不信「佛是一切智人」，「一切智人」就是「薄伽梵」嘛！但是啊你如果深入经藏，你就不会被骗了，不会被误导。怎么说呢？虽然他们这些人不信大乘佛法所说的「佛」，以及佛的「佛果功德」。但是你如果去看即使是所谓他们所说的，根本佛教就是小乘佛法里面那个「阿含经」或是「阿毗达摩」，也就是小乘经论，里面都有讲「如来十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而且讲的很清楚，像这个舍利弗所说的，所造的一部叫做「集异门足论」、「阿毗达摩集异门足论」，这一部论典事实上是舍利弗集的，但是是佛说的，里面讲的都是佛语「世尊言」，「阿毗达摩集异门足论」，这个「足论」，「足」是具足的意思，这个小乘里面有「六足论」，像「戒身足论」、「集异门足论」等等，总共有「六足论」。里面就是分明讲的很清楚，这个如来的「十号」功德等等，（故佛果功德是大小乘所共说、并非神格化）所以这个末法时期很可悲，大家都人云亦云，然后佛教的原典看的人少了，那看得懂的人又更少了，就随便人家说啦！人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因为他很有学

问嘛。所以我有一个发心，将来我就讲这个，就是这个「六足论」，把所谓的原始佛教，真正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说「是这个样子，小乘跟大乘所说的如来功德没有差别，汝等莫谤佛」。听到谤佛就很生气，佛祖就好像我父亲一样，如果说我父亲的坏话我就曾很生气。所以这个一定要、一定要把她纠正过来，这也是叫做所谓的「护持佛法」、「护持正法」，对不？这就是佛子的天生的义务。现在佛法越来越乱，就是这样子，大家都不知道，随便人家怎么讲，那种人说，如来不是「一切智人」，然后如来是后代人把他「神格化」等等，这都是邪见。

「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即佛」。所以因为这些人是迷啊，迷自己是凡夫。自己是凡夫，所以看一切人皆是凡夫，然后自己是狗屎，看一切人都是狗屎，你知道吗？所以有人说「这世间都是狗屁」，那么那个人他自己是狗屁，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是狗屁，所以他看一切都是狗屁。那么「一念悟时」如果自己悟了的时候呢，那么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为什么？一切法都是「自心现」，你所看的一切法都是你自己自心所现出来的，你如果「自心清净」的话，你所看到的都是清净的，你如果自心是污染的，你所看到的都是黑黑臭臭的，对不？你那可能看到清净法呢？绝对不可能，所以叫做「一切法皆自心现」。

「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本性」。所以啊我们要知道，一切万法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何不就在自己的心中，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你为什么要去外面到处跑呢？乱跑、乱闯。「到处跑」这是很深奥的哦！这个你要知道。

经文：〔《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实时豁然，还得本心。』〕

看到这一段就好。

「菩萨戒经」里面讲，「我本元自性清净」我的「本元」，本来的源头，这个「元」跟那个三点水的「源」是同样的意思，我本来源头就是「自性清净」的，所以如果认识自己的自心、又见性，就一定能够成佛道，这是「菩萨戒经」里面这么讲的；「净名经」就是「维摩诘所说

经」，说「即时豁然」豁然贯通，「豁然」就是贯通的意思。「还得本心」「还」就是返回的意思，「豁然贯通」返回然后得到本心，既然说是得到本心，所以不是「新得」的，是本来就有的。

经文：〔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方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

善知识，我在忍和尚，就是五祖弘忍大师那里，一听到他解说，我「言下便悟」，我就马上开悟了，「顿见真如本性」这个他可以讲，我们不能这样讲，你不能说「我那天听师父讲经，我就见性了」，你不要乱讲。「是以将此教法流行」所以将这个教法、这个顿教的法门来流通，使这个要学习佛教的人，都能够「顿悟菩提」，「菩提」就是「觉性」。可以「各自观心」，「观心」观看自己的心，你就要起智慧才能够观看自己的心，你听到「观心」，「观」是用眼睛看，对不对？但是这个眼睛不是这两个可以带眼镜的这个（肉）眼睛哦！那是「心眼」、心眼没有「近视眼」，所以不用带眼镜。所以你听说「听说」用眼睛看，就一直瞅着，本来没有近视，看得变近视。

自己观自己的心，这实在很奇怪，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吗？这个「心」无相，对不对？但是它（用）起来的时候，你如果真正「心眼」有开，你就看得到，看它现在是在「贪」、还是

在「愚痴」，都看得到，都在放电影，你看得到。但是用什么看？很奇怪那什么人在演呢？什么人在演给什么人看呢？「自己演，自己看」，这样才有趣。所以这非常不可思议，这个自己演自己看，不是只有看而已，而且还有声音，这是有声电影。不是只有声音，电影如果在厨房在煮的时候，那个味道你也闻不到，对不？我们这个（观心的电影）不只有声音、有影像、还有味道，「色声香味触法」全都有，非常的精彩。「观心」就是这样去「观」。「观」这个（师父指体内）里面「自心所现出来的，一切色声香味触法」。

「自见本性」这样就能够自见本性。「若自不悟」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办法悟。「须觅大善知识」就要去「觅」、找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他能够了解最高的法、最上乘的法的人啊！「直示正路」直接指示你那个路、那个正路让你去修。「是善知识有大因缘」这个善知识是有一个大因缘，这个「大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化导令得「见性」。「所谓化导」（这里）受词省略掉了，（受词）就是众生。所谓化导有情，令得见性，这是「善知识的因缘」。所谓「佛以一大事因缘，出兴于世」出现于世，这是「法华经」所说的，就是「开示悟入」佛之正法、「佛之知见」。善知识，或是佛祖出生在这个世间的因缘，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开示悟入」、「开示悟入一切众生」，「开示」道理令众生「悟入」佛的知见。

「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一切善法」这个善法就是说佛法里面最好的法，都是因为善知识开示，所以才能够发起。「三世诸佛，十二部经」本来在人的本性里面，都是「本来就具有」的，但是凡夫都没有办法自悟。所以啊就必须求善知识来指示，才能够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如果自己能够悟了，就不必向外去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假如执着说，一定要善知识来提拔，使我解脱，这样就不对了。因为善知识只是指点你一条路，但你要去自己修，那个「路」要你「自己去走」，「他（善知识）不能替你去走」。所以解脱的路，也要你自己去修。好！休息一下。

第十九集完。

##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义解

### 般若品第二

#### 第二十集

「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也就是说「自性自见，自性自修，自见自悟」。「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是什么缘故呢？自己自心里面就有「知识」，「知识」就是善知识（内心善知识），这就是我们的「本性」，「自悟」即应自悟，就要自己自悟。假如自心起「邪迷」，邪见与迷惑，自心如果起了邪见迷惑。「妄念颠倒」种种的虚妄的念头颠倒。「外善知识」外在的善知识，虽然对你有教授，虽然教你，但是也没有办法救你，虽然（外善知识）能够教你，但是也不能救你。因为教你修，但是你不修，你自己自心起邪迷，所以没有办法。「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如果能够起正真的般若智慧，观照「自心本性」，就一刹那间，所有的虚妄的「念」都灭去了。「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如果能够认识自己的自性，一下悟了，就能到佛地。「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徹，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如果用智慧观照，内外一切法都明徹，「识自本心」从本心里面去认识一切法，「若识本心」如果能够识得本心，就是「本解脱」，「本」就是根本，根本的解脱。「若得解脱」假如可以得到这种解脱，这种根本的解脱，就是得到「般若三昧」，就是「般若定」。「般若三昧即是无念」这般若三昧就是「无念」。「何名无念」什么叫做「无念」？如何而能称做「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如果见到一切法，「见一切法」就是不只是「见」而已，而是说只要跟外面的一切法接触，就（都）叫「见」，所以不一定是用眼睛看（叫见），用耳朵听也是一样的，假如眼睛看的、耳朵听的或是心里想的时候「心不染著」，心里没有被污染到，没有去贪著，就样子就是

「无念」。跟我刚才讲的意思一样的。

所以那个「无念」并不是说「什么念头都没有」，而是「心不被一切的法所染著」就叫做「无念」；于一切法不起贪取心，不起分别之念，乃至不起任何的妄念、杂念等等，就叫「无念」。

「用即遍一切处」那心不染著（就）得「无念」，那么就是所谓的「全体」。（佛法修证中）有两个词，即一个是「全体」；一个是「起用」。那个（全体的）「全」是动词，也就是「圆满证得」的意思，圆满的证得「本体」；证得自己的智慧本体或是般若本体、或是本心本性，叫做「全体」。圆满的证得这个本体以后呢？就能够「起用」。所以说「用即遍一切处」。那如果在「起用」的时候，就能够普遍到达一切处，皆能够起大用，亦不著一切处，虽然于一切处都能够运用，但是也不会住著在一切处上，所以这就很难了。

「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只是这个「本心」令它很清净，「使」是「假使」，假使这个「六识」啊出了「六门」，六门就是「六根」；如果这个「六识」出了六根的「根门」，然后在「六尘中」它好是「无染无杂」，还是一样的清净，因为不贪著的关系，所以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也不会受污著。那么这里面就「有定、有慧」。

「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因为「无染无杂」，所以就能够「来去自由」，「通用」普遍的运用，而没有滞碍。「滞」就是碍的意思。「即是般若三昧」这样子就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如果能够（象前边）这样子的「自在解脱」就叫做「无念行」。

经文：〔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定入圣位。〕

「若百物不思」如果说什么都不想，「当令念绝」，「当」就是一定，执著一定要「令」什么？令一切的「念头」都断绝，这样子才叫做解脱，这样子他才说叫做「解脱」，他才叫做清

净，「即是法缚」这样子就是被「法」、被小法所「缚」。有的人问说「我为什么念佛」或是打坐的时候还有念头呢？一定要有念头的，你不能说都没有念头，因为有「心」就有「念」。所以有「念」没有关系，有念头、但是要好的念头就好，若是坏的想法就要想办法对治；若是好的念头就没有关系。

所以不是说没有任何念头，就令一切「念」都断绝才是好的。假如说一切「念」都断绝，那就象木头一样，所谓的「沉空滞寂」这样子不是好的，这样子就变成「为法所缚」，变成被法缚住。

「即名边见」这个「边见」就是一遍这见，不是正见。所以「圆觉经」里面讲说「是故菩萨不为法缚，不求法脱」。

「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如果能够悟到无念的人啊，他就万法都通了，如果能够悟到无念的人啊！就可以见到诸佛的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如果能够悟到无念的人啊！就一定能够到佛如来所证的地位。「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假如后代能够得到我这个法的人，就要将这个顿教的法门「于同见同行」，同样的见解，同样修这种行的人的中间要发愿来受持，如此就跟供养佛祖一样的意思，「事」就是供养、服侍供养，如果能够这样子，「终身不退」就是终身不退转，精进不退，就一定能够到达圣位，一定入圣位。

经文：〔然须传授从上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

但是要将他所学到的，所悟到的、从祖师以来所传的，都要传下去，「默传分付」这个「默」就是暗中的意思，暗中传，「分付」就是「分咐」。自古以来一直传下来的，暗中传的，那你就这样子传下去，这个就是「法」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所以「法」不是自己发明的，那么一切都如旧，照祖师所传的这样传下去，这就是传承不断。「不得匿其正法」不能够隐藏「法」，不能隐藏起来。

经文：〔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

假如不是「同见同行」的，修同样的法的，那他是在别的法门里修行的，就不能够传给他。

经文：〔损彼前人，究竟无益。〕

对他有所损害，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经文：〔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

因为怕愚痴人不了解，会毁谤这个法门，他如果毁谤这个甚深法，就会使他百千万生，会断他的佛种，断他的善根。

经文：〔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听吾颂曰：〕

我这里有一首偈子，大家依这个下去修。如果没有依此修，只是背这首偈文，这样也没有什么用处。就要依此去修，只是用背的没有用。

经文：〔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说通即心通」这个「说通」就是「通达佛的经教」，叫「说通」，那「心通」又称为「宗通」。「佛」一切佛如来有「两种通」，第一个就是「说通」；第二个就是「宗通」；「楞伽经」里面称为「宗通」，「心通」就是「宗通」。这个「宗通」就是通达「佛心宗」的心要，叫做「宗通」，所以又称为「心通」。通达「佛心宗」，「佛心宗」就是禅宗。通达佛心所以叫做「心通」，也叫「宗通」。因为禅宗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叫做「佛心宗」。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能够得到这个「说通」即「心通」。这个「即」应该是这个「及」。「说通及心通」都可以的。就是说如果修行者，能够得到这两种「通」，就「如日处虚空」。这个「说通」是什么呢？「说通」就是「用」；「宗通」呢？「宗通」就是体。所以如果有「用」有「体」，那么就是通达一切啦！「用」就是运用；「心通」就是本体。因为有本体所以能够运用，「如日处虚空」这样就能够像太阳处

在虚空一样，你看这个太阳奇怪不奇怪。太阳它在空中，太阳它在空中，也没有一条绳子绑着，但是也不会掉下来，对不？它可以照遍一切世间，普施一切有情，这样子。一切世间如果没有太阳，统统都会坏掉了，所以这个太阳它处在虚空之中，也没有绳子绑起来。「没有绳子绑起来」是什么意思？「没有绳子吊起来」表示「无所依」，它没有依靠任何一个什么，无所著，不著于一切，处于空中，吊在半空中。前面说「法华经·菩萨涌出品」「于虚空中住」跟太阳一样，在半空中，也不会掉下来，无所依，无所著。虽然「无所依」，但是为一切有情「所依」，它自己无所依，但是为一切有情、乃至一切「无情」也依「太阳」。如果没有太阳的话，连无情也（会）败坏，因为太冷了。所以这个太阳是最不可思议的。无所依，无所著，为一切所依，所以我们佛的法身，叫做「毗卢遮那如来」，也就是「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之义为「日光遍照」，就是以这个为比喻，好象太阳一样，无所依止。

如果修行者能够达到两种「通」，那么他的「境界」就好象太阳处在虚空一样，不须要依靠任何一样东西，而能够普施一切，虽然能够普施一切，但也为不据（自己）所有。这样子，好象太阳一样啦！

「唯传见性法」我此法门，就只是传见性法门，传最高的法门。因为法门有很多种，但是这个「佛心宗」的这个法门就是「顿悟见性法门」。

「出世破邪宗」这个「邪宗」是什么呢？依这个禅宗的「无上法」来讲，「邪」的意思「不正」就是邪，「不正即邪」，如果偏一点点也是邪，一点点的差异就算做邪。不正就是邪，那什么叫「不正」呢？也就是说「不依经教」、「不依如来所教」，跟如来所说的法有一点不同的，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就是「邪法」。如果没有依照「正知见」来说的法，这样子就是「邪」的，「不如法行」这样子就是邪，一切「不如法」的也是「邪」。所以这个「见性法」就是要破这些「邪宗」。

「法即无顿渐」这个法门本身是没有「顿悟法门」或是「渐修」法门，但是因为众生「迷

悟有迟疾」。这个众生「迷」或是「悟」有慢或是快。

「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但是啊这个见性之门、这个法门，愚痴的人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全了解的，「悉」就是完全了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说」就是开示，开示的法门啊虽然有「万般」，有很多很多种，但是如果要「归」、「合」到这个理上去呢，还是归到一个真言里面去，一个真如本性上去。

经文：〔烦恼暗室中，常须生慧日。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在众生的这个烦恼暗室之中，须要常常的生出智慧的太阳一样，来观照自心。「邪来」「邪」就是邪念升起来，那个不是外来的，是自己自心里面的，若是自心里面有邪念起来的时候，这样子烦恼就来了。「正来烦恼除」若是自心里正念起的时候，这个烦恼就解除了。「邪正俱不用」假如可以邪正都不用，这「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这个叫做「对治法门」，因为以「正」来除「邪」嘛！所以叫「对治」，叫做「对治法门」。「对治法门」也是很好，可是啊这个不能究竟，因为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痛的时候才医麻！那什么时候要痛？你没有除掉「根本」、没有除掉「病根」，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痛，所以要怎么样呢？要求其根本，就是「邪正」俱不用；如果能够达到这个「邪正」都不用的时候，那么这个「邪」是什么？「邪」是烦恼因，烦恼的因就是「邪」，因为有邪、有邪见或是邪念，所以会起「烦恼」；那「正」呢？「正」就是正念，有「正念」啊，那么「正修行」、「正语、正思」等等这些，所以「正」就是「涅槃」因，「正念」就能够生「涅槃」。如果于这个「邪正」、也就是「烦恼、涅槃」俱不用，都不去「著」，都不去著的时候都（二者）超越了，那么就「清净至无余」，就能够达到清净的本心，到达这个无余，就是「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又称为「无余依涅槃」，也就是「无上大涅槃」。

经文：〔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菩提的觉性啊本来是自性本自具有的啦，任何起心劫念啊、有所求啊、「有所得」都是虚妄的。怎么会「起心」呢？「心」怎么会「起」呢？「心」如果起来，它就会这样动一下（师

父用手指抓(勾)了一下),怎么会动呢?就是「有所见」,那怎么会动呢?「动」就是要去「取」、要去(捉)。所以起心是「有所见」亦「有所得」,所以「起心」,那这个勾子就去勾住(师父用手指抓(勾)了一下,示意起心是心向外抓取),勾进来这样子,所以「起心」。那么「心相」有一点点起来的时候,就是「虚妄」。所以这个禅宗很厉害的,是修那个「起心动念」,这个「念头一动」就错了,祖师都会知道。你如果「起心动念」,他(祖师)就将你敲下去,(喝问你)「做什么」?

经文:〔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

这就是说,这个「净心」就是说「须信」、你必须要相信,「净心」是清净的本心,众生本有的清净本心在「妄中」,在种种的一切「妄念」之中,一切的虚妄境界之中,也就是「三界流转」之中。下面是什么呢?省略掉了「未尝失去」,「虽然于三界流转,但是从来也没有失去」,不但从来没有失去,「也从来没有被真正的染污过」,但是我们因为执取那个「相」,所以见「有染污」,所以我们要求「清净」啊!「但正无三障」,「但」只要你把你的念头弄正,这个「正」,最大的「正」是什么?就是「无所求」、「无所得」,那这样是最「正」的啦!这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正」,「无上正等菩提」、「三藐三菩提」,(到达)「无有少法可得」的时候,就「无三障」,这样就没有一切的障碍。这个「三障」是什么?就是「烦恼障、业障、报障」这三个「障」。这个「三障」都没有了,你只要真正的「于内外一切法,世间、出世间,不见有少法可得,无有所求」,那个要真的,不是假的,可是又「具足无量的功德」,最后这一句要加进去。不然你说好,无所求,开始睡大觉了,你一睡大觉,马上就起烦恼,是不是?一睡觉就是「懈怠」、「放逸」嘛!「懈怠、放逸」与「烦恼心」相应,马上就起烦恼。然后懈怠放逸马上就破戒、犯戒,然后就失定,烦恼丛生,坠入三途,那都是因为「邪见」所生。所以虽然说无所求,「但是勤修一切善法」,「因此能得证无上菩提」。你看这很困难的。所以要「吊在半空中」又不能用绳子,这样子像太阳一样,「于一切法不取不舍」,「但正无三障」。

经文：〔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

世间人若真正实在修道，一切都没有妨碍，这个「妨」就是妨碍。这「一切」是什么呢？一切的众生与一切的「境缘」，都还会去妨碍你。这有两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好好的修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有什么障碍，就只怕你没有真正的修行而已，你如果有真正的在修行，好好的在修行，都会没问题的，这是头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好好的修行，真正的在修行，你会感觉一切都很好，都不要紧，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快乐也好，痛苦也好，统统都好，都不会怕，也不会贪著，碰到好的不会高兴的跌倒，碰到坏的不会要哭要啼，这样子。所以「无爱无憎、无悲无喜」，然后就「如日处虚空」，所谓的「万境自如如」。

经文：〔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道心，闇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

看到这里。

「常见自己过」修行的人，要常常看到自己的过错。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反省的功夫」，那要「自见己过」。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一般人）自己不对，都不知道，「不知不觉」，你如果好心告诉他说，你那里作错了，他就气得跳脚，说要你管？多管闲事。所有自己的过错要「自见自智」，而且要「承认」，要认过。但承认自己的过错是很难的事。然后承认以后还要悔改，在改过，所以这个有好几个「次第」，「觉、知、见、承认、悔改」。「与道即相当」如果这样，就跟佛道（相近），「当」就是相近、相类似的意思。「色类自有道」，「色类」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有他的道，都有他的道理。「各不相妨恼」应该是都能够和平相处，要起「不害」之心，「不害、不恼」其他众生。如果「离道」而还要去别觅道，终身就不能「见道」，「离道」就是离佛道，离开佛道还要再去求什么「道」的话，那么终生是不可能见「道」。

「波波度一生」就是「栖栖皇皇」，章回小说里面常常讲说「皇皇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众生都是这个样子，「来来去去，栖栖皇皇」，「波波度一生」，一日过一日，闯来闯去，不知道在闯什么？在家闯，出家也是闯，闯来闯去。「到头还自懊」到后来就后悔了，后悔来不及了，忽然间有一天醒来的时候，「耶、耶！我现在快死了」这个还算好的，有的要死了还不知道，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子，要死了还不知道，要死之前还会回光返照，精神特别好，「哦！我没有事了，你们都回去吧」！他住在医院里，结果大家都回去后，他就死了。所以死到临头都还不知道。「若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假如要见到真道啊！这个「行正」，这个「正」是「戒定慧」，除了「戒定慧」以外呢？佛弟子所行的、尤其是出家众，那么都不能算「正」的啦！如果能够修行「戒定慧」就是修道啦！那如果出家众虽然造作种种事业，乃至种种企业，而不行「戒定慧」，然后不教人「戒定慧」，不自修「戒定慧」那个还是邪道。「自若无道心，闍行不见道」如果自己没有道心的话，这个没有「道心」就是没有修道之心、没有求道之心，那么「闍行」，就是好象一独自个人在暗中行走「盲修瞎练」，终生是不可能「见道」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一句也常常被误会，假如是真正的修道人啊！他「不见世间过」，这个「不见」的意思啊，就是「不寻」世间过的意思，「寻找」的「寻」，不会去挑人家的毛病的意思，也不会专门去找别人的毛病看，这个叫「不见世间过」。不是说，因为见一切世间，也就是说前面讲的嘛只「见其性，不见其相」。这一句常常被利用，利用作什么？你如果「规过劝善」的时候，（你对他人说）「你不要这样子，这样子是不对的」，那他应付顶你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如果是真正的修道人，你不能看到我的错，这样就不对了，那个是错解经意。这一切的佛经上面的话，都是让我们来自己自修的，不是拿来让我们辩论的。「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如果看到他人「非」，「非」就是不对的时候，这个时候「自非」，那么「自己的错误」啊「却是左」，那么这个「自非」是指什么？（就是）「分别爱憎」，如果看到别人的错误啊，那么自己对别人的错误生出「分别憎爱」的时候，那么这个错误就是，自己也

就是「左」，「左」就是「不对」的意思，自己也就是不对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那如果执着说「都是他人不对，而我没有不对」，这个时候，我的过错、我的非，就有超过于他，你如果说「都是他的错，我没有错」，那么你更错的意思啦，你的错比他大。「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那如果能够自己除却这个错误的心，就能够除去一切烦恼，把烦恼尘劳都打破了。

「憎爱不关心」一切的憎爱啊，这个「不关心」就是说与「真心无关」，「与真心没有相关」，一切的憎爱其实啊都跟你的真如本性，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因为憎爱都是「妄心」，所以跟「真如本心」都没有相关，实在是扯不上关系，就好像这个镜子上所现的影子一样，镜子上所现的人影或是树影、花影，「那些形象都跟镜子本身没有真正的关系」，只是在镜中所现，如是而已；那么同样的，一切的爱憎之心，也是在真如本心的镜子上面、「心镜上现出来的影像」、心镜上现出来的虚妄影像，心镜里面现出来的影像，所以跟「心镜」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爱憎一切的这些法，这个「爱憎」只是代表而已，事实上包括所有的「心」及「心所有法」。「长生两脚卧」憎爱都不关心，跟真如本性是没有关系，所以啊就「自在了」。

这个「长生两脚卧」是比喻啦！你不要认为说，真的六祖大师常常都把两脚伸长睡懒觉，不是这样子啦！

经文：〔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你如果想要度化他人，自己要有方便，这个方便是什么呢？就是「智慧的起用」，要有智慧，「智慧起用」才能够度别人，那如果没有智慧、又不能用，这样就不要说要度人。你要去度人，结果搞不好就不欢而散，常常这样子。所以要化他人，要先修方便，先修智慧，然后才能够用。

经文：〔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

不要使你要度的人会怀疑，疑什么？疑法、对法门有生疑，这样子就是「自性所现之智慧」。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就是你「自性所现的智慧的运用」。这个佛说「末法时期，邪师说

法如恒河沙」。那怎么样判别邪正呢？最简单的，假如说法的人能增加你的善根，这样（他所说的法）就是「正法」；那如果增加你的烦恼，增加你的恶根，这样子就是邪法。什么叫做「善根」呢？有「五善根」、还有「三善根」，善根有两种，一种叫做「五善根」；一种叫做「三善根」（不贪、不瞋、不痴）。五善根是什么呢？就是「信、进、念、定、慧」，先说这个「五善根」，假如听人家讲法，听了以后会增加你的信心，什么「信心」或是「信根」？「信佛、信法、信僧、信真如」这样子，这个法就是好的，就是「正法」；相反的，如果你听了人家的讲法以后，对「法」变成不信或是怀疑，这样这个法就是「坏的」。这个「信」在「唯识百法」里面有说，法有「善法」跟「不善法」，还有「烦恼法」，「信」是一种「善法」。因为怎样呢？信能让你「心安定」。那如果说跟「信」相反的呢？就是「疑」。如果你「生疑」就是生「烦恼」，因为你疑了以后，你就不可能修行。你如果怀疑，你怎么会去修呢？不会照样去修。所以要有「信」才会修。这个「信」是很大的「善根」，所以假如讲经说法，让大家对这个「佛法僧」三宝可以生起「信心」，这种就是好的说法，这种「法」就是「正法」。假如听人家讲经以后，可以增加你的「精进」，不是增加「懈怠」，这样子就是好的说「法」，「信、进、念」。假如听人家讲法以后，会增加你的「念根」，那个「念念不忘」，这样子就是好的。假如人家讲以后，你可以增加「定根」，你的心会比较稳定，想要修禅定，求禅定三昧，这样子「善根」增长，这就是好的。那如果听人家讲以后，「慧根」增长、智慧增长，不是「愚痴增长」，这样子就是好的。即是自性现。

下面这一段很重要，这个偈子把它讲完（再休息）。

经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这一段是所有的「坛经」经文中，最被误解的地方之一，这在这里了。「佛法在世间」就是「佛法」在世间「出生」，（故）你如果要修佛法啊、要觉悟啊！就要不能离开这个世间，因为这个佛法是在这个世间「出生」的。但是有的人就说，（因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所以呢？所以他就去「贪著世间」。六祖大师说的是「不离世间「觉」」，而不是说「不离世间「贪」」。你知道吗？是「不离世间「觉」」，你要在世间里面「觉」，而不是叫你在再回去世间里面「贪」，这样子懂吗？所以有的人看了这个偈子，然后就「拿着羽毛当令箭」，然后就当做借口，所以他就「在世间中种种贪著」，然后说他是在修「大乘」，或是说他在修「菩萨道」，那等于说就是在毁谤法门，变成愚夫行，而不是有智慧的人修行。所以这个「不离世间觉」，不是「不离世间贪」。你如果「不离世间贪」那还是「凡夫」、「具缚凡夫」。

经文：〔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

这个「离世」的「世」就是指「众生」，你如果「离开众生」，也就是说「离开悲心、菩提心」，「离开悲心」而想要去「求菩提」的话，那么就好象要求「兔角」一般。兔子没有角，对不对？那你要找兔角一定找不到。兔子的角是表示什么呢？「但有其名，并非其实」。

经文：〔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

假如有「正见」呢？这就是「出离世间生死」；那如果起「邪见」呢？就是「入世间轮回」。

经文：〔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假如可以「邪正」的「对治法门」都可以不用了，一切功德圆满的时候呢？菩提的自性就「宛然」，「宛然」就是「清晰」的意思。这个「菩提自性」就很清清楚楚的「现前」，宛然现前。

经文：〔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船〕。

这个偈子是「顿教的法门」，也叫做「大法船」。「大法船」是可以载众生到彼岸去的。

经文：〔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假如迷，心迷啊！听到之后就要经过累劫的修行，才能够悟到少许；那假如心「不迷」啊！假如有「觉悟」，听到了以后，因缘成熟之时，只在刹那之间，就能够「顿悟」了。

第二十集完。

##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义解

### 般若品第二;疑问品第三;

#### 第二十一集

上次讲到最后一行，还没讲。

经文：〔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

六祖大师又讲说，今日在这「大梵寺」讲这个顿教，开示这个「顿教」。「普愿法界众生」，「法界」是指「十法界」，但是（此处）是说「九法界」；法界有十法界，但这里面是指「九法界」，九法界就是「六凡」，「六凡」就是「六道」。还有，如果是「十法界」就再加上「四圣」，「四圣」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六凡」就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六道」众生又加上「三圣」（声闻、缘觉、菩萨）这样总共是「九法界」。如果说「法界众生」就是指「九法界」，那如果只有说「法界」而已，就是「十法界」。「普愿」这个「九法界」的众生，都能够「言下见性」。「言下」就是听到这个顿教法门，马上都能够「见性成佛道」，「见」自己的「真如本性」成佛道。这个「见」的意思就是「证」，亲眼所「见」，所以是「证」的意思。「证」的意思就是「亲眼所见过的」，所以是「亲身的经历」，「自己的境界」所以叫「见」。那「见性」就是自己已经入了本性的「境界」，所以称为「见性」。「入了本性的境界」以后呢？就一切都是「随本性而行」。若「随本性而行」就不会「违于本性而行」，一切都不会跟本性「违反」、「违背」。

「时韦使君」这时韦使君、韦刺史跟官僚道俗，听到六祖大师所说的，「无不醒悟」都醒悟了。「一时作礼」，「一时」就是同时，都同一时间，都顶礼。「皆叹善哉」都「叹」就是「赞」。

叹」，「善」就是说真好、真好，这样子，「哉」是语气住词，没意思。那只是说真好真好呀！

「何期」，「期」就是期望、怎么想得到、实在令人想不到，想不到说「岭南有佛来出世」，实在是想不到，令人很意外的意思，非常的意外、惊喜。「佛出世」是为了什么呢？这个「法华经」里面讲说「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或是表明兴于世。佛出兴于世一定有一个因缘，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因缘」呢？就是「一大事」。那什么是「一大事」呢？一大事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示悟入」，「开示」就好象佛的法，好象一个宝塔或宝山，就像宝山一样，里面有很多宝贝，钻石、玛瑙、金银统统都有，那是一座宝山，而那座宝山如果没人指示，我们是走不到的。所以就要有人指示说，那个宝山在那里。而那宝山，如果给你指示，甚至带你到那宝山的门口，那个门是关起来的，（因为）门关起来，所以你也看不到宝，因为那些宝都在里面。所以啊！就必须要有有人把那个门打开（开示的开），开了之后，但是里面也是很深的，那房子很大间、很深，那宝放在里面你也找不到，所以帮你开门之后，还要给你「指示」说，喔这个是什么宝，那个是什么宝，「示」开示的「示」，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开、示」。「开」、「示」了之后，你一看就看到了宝物，而说「喔！原本就是在这里呀」！这样就是「悟」。所以（这是因）「开示」而「悟」。「悟」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实物）放在口袋里面了，对不对？放在口袋里面做什么？就是「受用」，就可以用了，那就是（悟入的）「入」，「入」就是受用。因为在那个境界里面，（故其中）所有的好处你都可以「使用」，那就是「入」，所以叫「入佛的境界」就对了。所以（这就是）「开示悟入」。（接着）「佛之知见」是什么呢？「佛之知见」（简而言之）就是「佛的境界」，佛祖的境界，佛祖所知道的境界，所见到的境界，所证到的境界，即佛「所知、所证、所亲见」的境界，叫做「佛之知见」；那再另外一个讲法，就以我们白话来讲，就是「佛的所有能力」，能力或是能耐，就叫做「佛之知见」；那包括所有佛祖所证的所有功德，叫做「佛知见」。而这「知见」不是我们普通一般简单字面表面上的意思而已。（而是）包括佛的「十号」、「十力」、「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四无所畏」，这些统统是「佛

之知见」。还有进一步来讲，佛「知什么」？「知」就是「智」，「智慧」的「智」，因为有智慧才能「知」，没智慧就「无知」，无知就「无明」，而佛祖是「明」啊！所以是有「佛智」。而「佛智」是什么呢？最简单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三世通通知道。佛在「阿毗昙」里面，在「阿毗达摩」里面解释，我们一般在说「众生无明」，什么叫「无明」呢？「无明」佛祖说是「无知」，「无明」就是「无知」。现在你如果听我现在说，你就会很感慨。怎么说呢？因为众生真正「无明」，因为「无明」就是「无知」。无知是什么「无知」呢？「过去世无知」，「现在世无知」，「未来世无知」。真的这样吗？真的。「过去世」你知道吗？通通不知道，过去世你曾做过什么？不知；现在世你知道吗？也不知道，「恍恍惚惚」；「未来世」你知道吗？下辈子你变成什么你知道吗？也不知道。并非只是下辈子而已，下辈子、下辈子、又下辈子，也都不知道呀！所以「过去世」、久远劫以来的过去世都一无所知，这叫（过去世）无知；那现在世所行、三业所行、「心」、「心所有法」一无所知，叫做「现在世」无知；那未来世会生作什么？会到哪里去？乃至尽未来际会变成什么？也都不知道，这叫不未来世「无知」。（合起来）就是「三世无知」，这就是「无明」。还有什么呢？于「佛」无知，于「法」无知，于「僧」无知，于「因」无知，于「缘」无知，于「业」无知，于「果报」无知，所以通通是「无知」啊！对佛祖无知，对法无知，对「僧」无知，「僧」主要是指圣僧，菩萨僧与声闻僧，一无所知，通通不知道，他你的境界是什么，通通不知道。连对「僧」都不知道，「佛」当然更不知道，佛祖的境界到那里，一点都不知道，那「法」呢？对法也一点都不知道，佛祖讲了三藏十二部经典，知道多少？不知道。于「因」无知，对「因」及一切「业、因、果、报」通通一无所知，所以这种叫做「无明」。于「身业」无知，于「口业」无知，于「意业」无知，然后还有呢？于「欲界」无知，于「色界」无知，于「无色界」无知，即「三界」无知。对三界都无知、都不知道，所以叫做「无明」。那如果「明」了之后，就是「开悟」，而开悟一定是「明」。开悟最重要的道理是知道什么？这所有的一切都知道。所以不是只知道一点点事理而已，那也不用卜卦就知道

了。「开示悟入」，佛祖「开示」之后，我们众生「悟入」，这个「开示」的主词是佛祖，而「悟入」的主词是众生，佛菩萨「开示」、佛「开示」，然后众生「悟入」，佛菩萨「开示」法门，令众生「悟入」佛之知见，入佛的境地，这样子。这就是「佛出兴于世」的目的。另外一句话说，佛出兴于世的目的，就是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再另一句话就是说「佛出兴于世就是要」令众生皆证佛道。这样子。

接下去看第三品。

### 疑问品第三

经文：〔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先看到这里。

有「一日」「韦刺史」就替六祖大师设一个「大会斋」，就是供一切参加法会的人，听经的人「斋讫」，「讫」就是「完毕」，用斋完毕了以后，「刺史请师升座」，一般如果照佛祖规定的例子的戒律，就是说出家人受人供斋以后，就要讲些法，这样子。最少最少也要「咒愿」，咒愿的意思等于是「回向」。那再好一点就是「开示」，再好一点就是讲一部经，这样子，意思就是说等于是「回报」。那回报怎么样呢？因为在家居士「以财施我」，我「以法施他」，这样子。所以这是佛法在家出家两众，就是这样互动。在家众对出家众是用「财施」、财布施，这样就

可以得到「福报」；那出家众呢？出家众就没有世间「财」，却有「功德法财」，所以用「法」来布施，这样子就变作「平等」互施。这是佛祖所规定的，应该是要这样，如果照正法是要这样。但是未法时期常常都是相反，在家人法布施，出家人财布施，因为出家人钱很多，所以就相反，出家人和在家人争修福，争修世间「有漏的福德」。

「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同官僚士庶」，「士」就是读书人、儒士，读书人就是「士」，「庶」呢？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农工商」就是「庶」，就是庶民，庶民就是百姓。「庶」的意思本来是「众」，所以「庶民」就是「众民」，众民就是泛指一切的百姓。「肃」就是「整肃」，「容」就是「仪容」，「整肃」就是衣服穿好、整理好，这样整理威仪，再拜。如果要拜佛、拜祖师，拜师父的时候，衣服都要整理好，不能乱七八糟，也不能乱穿衣服，要穿威仪再礼拜，因为礼拜是一种修行，所以要所谓「具威仪礼拜」，所以是威严的事情，所以要很有威严。而受人礼拜的人，也要具威严。他人若要向你顶礼的时候，你也要穿衣整齐、整理好，很庄严这样，不能这里歪一边，那里歪一边，这样子就受人顶礼，或是穿件内衣，就受人顶礼，因为受人顶礼也是一种「修行」。受人顶礼的时候，也不能很高兴，因为我们以土话就是说，也要「担当得起，也要受得起」，而如果受人顶礼的时候，尤其是出家人，就要「观想」，观想他也不是对我顶礼，他等于是说「礼十方佛」的意思，我是一个代表。那如果是学过咒的人，就可以心中念咒，念「普礼真言」。如果没有学过咒的人，就用观想好了。

「肃容再拜」又顶礼，就问说，「弟子听和尚」，「和尚」就是师父，和尚的意思本来是「亲教师」的意思。听师父你说法，实在是「不可思议」，「思」是「思考」，「议」是「议论」，也就是说师父你所说的法，是超过了「语言」跟「思维」的范围以外，意思就是说「很高」的意思，「超过一般凡夫的境界」，叫「不可思议」。「超过凡夫的境界」称为「不可思议」。因为凡夫的境界是什么？凡夫的境界就是「身语意」嘛！那「身业」就不说啦！「语业」就是讲话，讲话就是「议论」；那这个「意业」呢？就是「思维」。所以「语业」的作用就是「议论」，「意

业」的作用就是「思维」。所以「凡夫讲不到也护不到的境界」就叫做「不可思议」（境界），所以是「超过凡夫的境界」称为「不可思议」。

「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现在我有「少疑」，「少」就是一点点的疑问，希望师父您大慈悲，特别向我解释。「师曰：有疑即问」你如果有疑问就问，我就替你讲、替你解释。「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祖师宗旨乎」？和尚你所讲的这些是不是就是「达摩大师」他的宗旨？「宗」是动词，「宗」的意思是「主」，以它为「主」就是「宗」，「宗主」，所以最主要的东西称为「宗」；「旨」呢？「旨」是「要」的意思，所以称为「要旨」。他主要的意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宗旨」。那这个「宗」就是主要的道理，主要道理里面，最主要的中心叫做「旨」。「师曰：是」六祖大师就说「是」，是这样没错。「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达摩在九十岁的时候从印度出发来中国，在梁武帝普通五年，他的年号是「普通」，梁武帝普通五年到达广州，他坐船从印度来，不是从旱路、不是从陆路来，是从水路来的。到广州，因为梁武帝那个时候，广州是他的都城，「后梁」的都城。「帝问曰」梁武帝就问达摩祖师说，「朕」是我的意思，这个「朕」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并不是帝王的专称，帝王说如果说「我怎样怎样」，在那个时候是说「寡人」，寡人的意思是什么？寡人就是「寡德之人」称为寡人，是一种「谦称」。所以在古时候，那个国王自称都是「寡人」。寡人的意思就是「我是没什么德行的人」，所以叫「寡人」。所以那个「寡人」不是说我很伟大的意思，是刚好相反的。还有同在那个时候，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也就有称为「朕」的，这个「朕」就是「我」的意思。而那个时候并非说只有帝王才自称为「朕」，任何人都可说「朕」，因为那也是一种「谦称」，「我」的谦称。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不好意思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就说「朕」（我之意）。后代人的（自谦）就说「某」，「某」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不好称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说「某」，「某」就是某甲、某人，这样的意思。但是到后代以后那个「朕」就变成、演化变成皇帝专用（秦始皇开始）。武帝说我一生「造寺度僧」，他盖了很多寺庙、还有度僧，就是说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如果要出家，在我们中国就要政府通过，要政府有发「度牒」，古代的「度牒」是政府发的，所以每一个出家人都有「度牒」，要政府审查合格才能出家。出家了以后，受训以后才可以发给度牒。不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也不是像几年前那个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只有中国佛教会能发度牒，那个样子，也不是这样子啦！那以前（古时）是国家发的，国家认可的，那现在那个因为所谓宗教自由吗，所以国家就不管宗教了，随你自己自生自灭，务必不管你怎么样搞，不过就是只要，不要思想有问题就可以了，这样子。「度僧」就是好象招考大学生一样，大学联考这样，做一个招考让人来出家，如果有人来报名，他就派一个主试委员、考试官，就去审查每一个人的户籍、学历、年纪，审查合格完之后，就受训。受训之后就发给度牒，这样叫做「度僧」。所以他才说他「度僧」，「梁武帝」才说他「度僧」，其实不是他亲自为人剃度，而是说，好！今年要度三千个，这样「左丞相」你去办这件事，或是说「文部大人」你去办这件事，这样的意思。所以因为他发的命令，所以说他「度僧」，并不是他亲自做和尚为人剃度，不是这样的意思。「布施设斋」那我又「布施」、设很多斋来供养出家人。这样你看我做的这些事「有何功德」？有什么「功德」没有？「有何功德」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有多少功德」的意思。拜托祖师您拿算盘来，帮我打打看，算算看这些功德有几两、或是有几公斤？这功德总共几斤？「达摩祖师」实在是很不识趣、很不识风趣，就说「实无功德」。但是你要注意，你那个经本上「实无功德」四个字，你要注意那个「实」字，「实」的意思依「实在」来讲，是没有（功德）啦；其次「实」的意思是说，以「第一义谛」、最高的道理来讲，是没有（功德）啦！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禅宗的祖师讲话都是这样，很简单，（你）如果没有那样的智慧就听不懂了，就变做「鸭子听雷」（台语，听不懂），但是在世间法里面是有功德的；而在「实在法」里面却无功德，这样听懂吗？所以是「「实」

无功德」，不是「实「无」功德」。当然梁武帝所听到的可能就是说「实「无」功德」，「无」读得较大声些。而达摩祖师所讲的，应该是说「「实」无功德」（在「实法」上无功德）。如果

是读儒经的人，头再甩一下「「实」无功德」（实字拉长读重）。「弟子未达此理」，弟子就是这个「韦刺史」的自称，他说我没有了解这个道理，没通达这个道理，为何「梁武帝」他修了这么多的「功德」，做了这么多「有功德」的事情，而达摩祖师这么无情，却跟他說「通通没有功德」，那是怎么回事？希望和尚您为我解释一下。而这六祖大师也是一样不识趣，不解风情，他也是说「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不要怀疑古代圣人所说的话，「武帝心邪」梁武帝他自己「心邪」，「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上次讲过说「不正就是邪」，禅法中「不正即邪」，如果有一点点不正就是邪，依禅宗来讲就是这样子，一点点都不能误差，你说差一点点、随便啦，差不多就好，不行的，即使差一点点也不行，没有打折。「不知正法」，因为他的心「邪」，而「邪」跟「正」正好相对，对吗？因为「心邪」，所以就不能解「正法」，对吗！「邪」与「正」不相应。如果「心正」，就能够「知正法」；因为「心邪」所以不能解这个「正法」。下面（六祖）解释这个道理。「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建寺还是「度僧、布施、设斋」，做「斋僧大会」等等这些，都叫「求福」。我们这佛法里面有「两门」（福与慧），这两个「门」可以互相帮忙，但是不能画成等号。「福」与「慧」可以左右各打一个箭头，这可以说「这条路」可以通「那条路」，「那条路」也可以通「这条路」，可以互相帮忙，但是这个「等号」却要去掉，因为二者不相等。「福」就是「福」，「慧」就是「慧」；「福」不是「慧」，「慧」也不是「福」。所以「有智慧」者不一定「有福」，不一定有「世间福」，那如果有世间福，也不一定有智慧，当然这个「慧」是指「般若」，指出世间智慧，不是说世间的智慧，不是说很会数学，或是会读读书那种「慧」。「布施设斋」这是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将」就是「把」，不能够把这个「福」就「当做」功德。下面六祖大师就解释「功德」，且设一个定义。「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什么是功德呢？「功德」是在那里呢？功德是在「法身」里面，「功德在法身」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想找「功德」就在「法身」里面找，「法身里面」才有功德，那如果离开「法身」，就没有功德了。所以什么是「法身」？我们上次有讲过了，考试了喔！「法身」

就是「五分法身」，对吗！「五分法身」还有另一种说法，称为「出世五蕴」，「不漏五蕴」，「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大家都知道，「色受想行识」对吗？那个叫做「有漏五蕴」。「五蕴」有两种，我现在说的这个是最深的了，你们一定是不容易听到的。另外一种「无漏五蕴」，这比研究所教的还要深。「有漏五蕴」就是世间的「色、受、想、行、识」；而「无漏五蕴」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法相中称）「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所以世间的凡夫所成就的，即是「色、受、想、行、识」这「有漏的五蕴」身心；而如果出世间的圣人他也是成就「五蕴」，但他的五蕴则是「无漏五蕴」，就是这「五蕴」，即「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这有漏「五蕴」，因为凡夫的「五蕴」就是「身」，所以称为「五蕴身心」嘛！而出世间的圣人他所成就的「五蕴」，也是他的「身」，无漏五蕴也是他的身，而他的身是依「五种法」所成就的，所以就叫做「法身」，「法身」的意思就是这样。「蕴」是什么意思？蕴就是「集」的意思。如果依现代白话来讲就是「集合」。例如这个「戒蕴」的「戒」不是只有一条而已，「戒」有很多种啊！所以才称为「戒蕴」；很多「戒」他都成就，就叫做「戒蕴」成就；如果能够称为「戒蕴」的时候，就是说「已经成就」这些戒，而变成他的「身」；例如，你如果修持「五戒」，那你就有五戒的「戒体」，对不！那个「戒体」在你的内心或在你的「身内」，是「身内」不是心内，这样「戒体」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就叫做「戒蕴」，那个「五戒」就是你的「戒蕴」；你若是修持菩萨戒的人，如你的「菩萨戒成就」，那菩萨戒的「戒体」便在你的「身中」，于是那个菩萨戒的「戒体」便称为你的「戒蕴」，这样就成就你将来要成佛时「法身」的一部分，这样以这个「戒蕴」来成就佛道。那如果你是修持菩萨戒，乃至比丘戒、比丘尼戒的时候，你修持比丘尼戒，比丘尼戒成就在你的「身中」，那个比丘尼戒就变成你的戒蕴，而以这个戒蕴再来修持「定」、「禅定」，禅定成就的时候，就有「定蕴」在身里面成就，就多一蕴了，就是多「一口活会」（机会）。这样，一蕴一蕴地成就了「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那「戒、定」都有了之后，如我们所拜的「大悲忏」里面，「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得戒定道」，「戒定」这个「道」就是成就「戒蕴」和「定蕴」。「戒蕴」和「定蕴」若成就了以后，就会开智慧，再继续修就开智慧，如果智慧很多以后，就成为一「集合」了，如果是讲「蕴」，就是讲五种「集合」，不是只有一条而已，也不是说一点点，例如你说「我受持一戒」，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是「戒蕴」？不行的，一定要「五戒具足」，才可说是「戒蕴」，在家人最少「五戒具足」，还要受持「八关斋戒具足」，还要受持「菩萨戒具足」，这样就是「戒蕴」。「蕴」就是「集合、聚集」。相同的，比丘和比丘尼如果受持出家戒，也是要全部「具足」，所以说「具足戒」嘛！对不？而「具足戒」如果有「受持具足清净」的时候，就是有「戒蕴」。而如果开智慧时，不是只开一点点智慧，而是开很多智慧，就叫做「慧蕴」，也就是「慧蕴成就」。「戒定慧」这三蕴如果成就，就是「无漏学」，「三无漏学」就成就了，「戒定慧」这三蕴如果成就，接下来就能够证到「解脱」。「解脱」是有很多法门，而你通通都可以了解，了知，这样就是「解脱蕴」。接下来就「解脱知见蕴」，若通通可以证到，这样就称为「无漏五蕴」成就。而「无漏五蕴成就」，也就是「成就法身」。到那时候，对于这具会烂、会臭的这个「肉身」，就不会再贪恋执着了，甚至于它就变成「最后身（最后的会腐肉身）」了。乃至在大乘里面，你这个「最后身」就变成「肉身菩萨」，它就不会再变坏了（腐烂），如果是「肉身菩萨」的话，虽来来去去，但他的肉身也都不会坏掉。因为他的那个「无漏五蕴」已经把那个「有漏五蕴」薰染得变成不会坏掉，就好像肉体去浸在药中一样。但是用佛祖的「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来浸，这种比浸药物还要厉害，所以「肉身」（经无漏五蕴）「处理」过了，所以不会坏掉。

「不可将福便为功德」，所以「功德」是在「法身」中，「功德」是「法身」。「功德在法身中」的意思是说，因为「法身」里面有无量功德嘛！除了「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以外，还有其它的功德。因为功德不只是这五种，所以「法身」、「以法成身」主要是那五项（即无漏五蕴）。但是「法身」里面的功德却是「无量」的，这样听懂吗？法身的功德是无量的，所以

你如果要找功德，要到那里去找呢？「法身」里面才会有功德。反过来讲，你若修「功德」即可成就「法身」。

「不在修福」，所以这「功德」不是说「修福」就是「功德」了。

经文：〔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

六祖大师又说，「见性」，自己如果「见性」，自己「自见自性」这样就是「功」，「功」就是「功夫」的意思，这「功夫」是指你如果要修行，就要「用功夫」，并不是说用钱，拿钱出去就有功夫。当然啦钱拿出去对某些人来讲，也是要有点功夫，才能拿得出去，要不然（钱）拿出去很心疼。「见性」是「功」，「功」在这里就是「体」，「功」是「体」，「平等」是「德」。那「平等」是什么呢？即「平等性智」，就是「见一切众生」通通是平等的，没有去分他的高下，所以「以平等性智待一切众生」，叫做「平等」。「以平等性智待一切众生」叫做「平等性智」。如此，就不会看到行的人便吹拍逢迎，看到能力差的人就欺负他，或取笑他。而这「德」是什么呢？「德」是「用」，「功」就是「体」；因为「德」是「用」，所以「功」呢？是你暗在自己心里面「用功」嘛！「用功」一定在自己心里面「用功」，不是要展现出来给别人看的，有些人「用功」一定要教人看到才算数。所以他若是拜佛的人，拜佛的时候一看到有人在那时候，就赶快拜，如果没人的时候，就休息一下，所以就要朝山啊，朝山的时候很多人在看，好象在做秀一样，喔，朝呀、朝呀，「朝」完之后，脚又起泡泡，要不然就是海青很脏啊，这个叫做「很用功」啦！如果你对他说，你如果要朝山，要不然你就在佛祖前面、佛堂上一天拜一千拜，也是一样啊！他就说，啊那样比较没趣味了，不但空气不好，又没景色啊！也没人看啊，而且很不热闹。但是你要知道，佛祖的法通通都是什么？都是「寂静法」，是寂静的，不是「热闹法」。但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通通叫做什么？叫做「相似（佛）法」，看起来好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嗯」这有像佛法，但只是相似、相像而已，很相似，但并非真正的佛法，所以叫做「相似法」。「相似」的意思就是「像」，所以才称为「像法」，「像法」的意思就是「相似

法」。所以既是「相似法」，就不是「正法」，而现在都是这种的，很多啊！

「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所以用功要自己在「自心」里面「用功」，不是要「用」给别人看的。所以如果用功，一定是人家不能去「看」的，除非什么？除非你跟人家讲说「喔，我好用功哩」，确实有这种情形。譬如有人碰到同修，就对他说「嚇，我这几天好用功喔」，对方就要说「哇，实在是令人赞叹哩」，那他就欢喜得不得了。若是用功的人，自己不要说自己用功。我告诉你，若自己用功，碰巧被人遇上或是看到的时候，人家赞叹你用功，「喔。师姐你这么用功呀」！你就要说「没有啦，还差得多哩」！要这样说才对；不可说「对啊，要用功啊，不然怎么行呢」！所以那个「功」是要「用」给自己知道的，不是要用给别人看的。

第二十一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疑问品第三

#### 第二十二集

好继续讲。「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功德」是在「法身」里面，也就是说「法身」里面才能置放「功德」、才能够产生「功德」、才有「功德」，而如果「修福」，「修福」不会「生出功德」，「修福」就「有福」，这样子，所以不一样。那什么样是「福」呢？「福」有很多种，「福」主要就是说有钱，因为「施财得财」嘛！主要的是这个。第二个呢，有「福」的人，譬如说家庭和好，这也是一种的「福」，或者说身体好，这也是一种的福，但是身体这一种福，不是从「布施」中来的，是从持戒来的，是从「不杀生」来的，对不！家庭和好这种「福」是从那里来的呢？也不是从「布施」来的，是修「不妄语、不离间」，常常劝人和好，修这样的善业，不欺诳，不骗人，这样子家庭就会和好；所以有的人说「我一切都很好，只是我们夫妻

不和好而已」，这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夫妻不和好，这可能是前世邪淫，这一世夫妻就不会和好，或是前世坏人家的贞操，那这一世就夫妇不会和，或是前世好争斗，爱与人相骂，都常常这里斗、那里斗，这一世的果报就是眷属不和，因为斗争嘛！那里在外面争，在家里就有争。所以虽然同样是「福」，但是「福」的来源就不一样。所以假如「布施」的果报就是有钱，因为「施财得财」，好像说种瓜得瓜，种瓜不会生其它东西嘛；如果是修「持戒」，那有持戒的功德，而种种「戒」又有种种不同的功德，所以「持戒」有「功德」。那所谓「功德」就是「能够成就法身」，叫做「功德」。「功德也者」就是「能成就法身」称为「功德」。

「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念念啊，每一念啊，心里面「无滞」，「滞」就是「住著」。若水不流，不能流动，叫做「停滞」；那如果念念啊，那个念头都「不住著」啊！就是没有令它停止下来。好像譬如一句话，假如有一条水沟，水本来都在流通，对不对？那如果拿一块石头把它堵起来，挡起来，那水就不流通了，是不是？同样的，我们的心念，那个心思也好像是一条小沟，一条渠沟，那个沟渠里面的念头就是「心行」，那些念头叫做心行，什么叫「心行」？一切心的作用都叫「心行」，所以「心行」的意思你只要看这个字面你就知道了，「心在走，在走动」，而那「走动」就是流动的意思。所以那个「心」，好象有一条水沟一样，有一条沟渠，而那个「心行」、那个「心思」，所谓「心所有法」在上面流动，所以它是一直在流动着的，应该是流动、畅通流动的，但是我们如果心里面起一个「执着」，看到这一条水沟在流的时候，看到其中某一点，你就把它「捉住」，不准它再动，这样听懂吗？这样就像那条水沟在流的时候，你拿一块石头挡住了，「水」不让它「流」的意思！所以那个叫执着，那个「执着」就是你把它堵住了，就叫做「滞」，水就停起来了。水若停起来时会怎么样呢？水若没有流动会怎么样呢？水会烂、会臭，对不？若是流动的水，就不会烂、不会臭，对不？因为是活水，对不！活水不会臭，但如果水不走动的时候，就会烂、会臭。这个比喻什么呢？我们这个「心行、心思」里面的流水，假如有流动就没有烦恼，那你如果执着，挡着石头就不

能动了，一开始不动时，水就开始臭了，开始臭、开始烂的意思，意思就是「烦恼就起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就要「念念都观察我们的心」，「让它流动，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去把它挡起来」，「不要去把它堵起来」，这样子。

「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假如让那个念头，「念念无滞」，无滞就是「无住」、不住，不要让它停住，「住」就是停住的意思，「滞」就是住的意思，但是这是很讽刺的意思，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心念，本来就没有停下来，那它为什么会停起来呢？它会停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强行把它停起来的，强行要它停止，所以它才会停住，它本来是「不住的」。所以说「法本无住」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法」本来是没有住的，是不会停住的，就好像那条水沟的水，本来就是一直在流，那怎么会变成不流呢？就是你把它堵起来，好象我们要造池塘，或是造一个水坝，把它挡起来，这样子它就不会流了。若不流动久了，它就会烂、会臭。所以应该是「念念无滞」让它不住，那为什么能「不住」呢？因为「不执着」的关系，所以才能「不住」，你「执取」的话，它就会「住」，这样子。「常见本性」假如这样子，你就可以见到「本性」。这是有关系的，上面一句与下面那一句，是相连的。怎么说呢？假如你在念念中，这个「念念」就是「念念分明」，「念念分明、念念观察」，因为你要观察，这个观察，当然是用「心眼」来观察，用「心眼」来观察自己的「心」，念念都分明，念念都知道。什么叫做「念念都知道」呢？就是说「心定知道心定」，「心乱知道心乱」，「心贪知道心贪」，「心慎知道心慎」，「心愚痴知道心愚痴」，「心散乱知心散乱」，「心懈怠知心懈怠」，「心放逸知心放逸」，「心忌妒知心忌妒」。如此「念念皆知」叫做「念念分明」。但是这个很不简单的，「不简单」在那里呢？不简单在那个「知」，这个「知」和「觉」意思是一样的，你要先「觉」才能「知」嘛！对不对？有「觉」才有「知」，先「觉」然后再「知」有感觉嘛！先「觉察」了以后再「知」，所以「知」是比较高，因为知已经到达了智慧的地步叫「知」，因为有「智」才「知」，那如果「不知不觉」就落于「无明」，但是这个又有一个问题啦，为什么说「知」很难？第一个，你常常因为「无

明」的关系，所以糊里糊涂的，所以「不觉」。所以即使有「心」起来了，你也「不觉得」，这个「觉」就是「觉得」，然后「觉知」以后呢？也就是说你要「知」之前，「觉」了以后你要怎么样？这个经里面没有写，这个就是「别传」，承认什么呢？「心贪承认心贪」，这是很困难的，承认说「我是一个贪心的人」，这不简单；心忌妒知道，知道心忌妒，这不简单。「我怎么会忌妒别人，我不会的」对不？不会承认的。所以因为认，所以叫「认知」嘛！对不？「认知」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承认，这个承认表面上看来很容易，其实很难啊！因为这个「认」的话就是，有包括「认过」的内容在里面，承认自己的过错，认过，「知过、认过」。这个还包括什么呢？这个包括一个勇敢、勇气，「有勇气面对自己」，这个很难，你要承认自己，「心贪的时候承认自己心贪」，但是通常不会承认，通常会替自己找借口，找借口、找合理化的理由，理由说了一盘，一盘随便你挑，都是我对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念念无滞」，如果说念念都觉知，念念都知觉自心，念念都知道，都「知」、都「觉」自心，「觉」是觉自心的「功」与「过」，「功过」都知道。看有多好自己知道，有多坏也自己知道，但是有多好也不必告诉别人，知道就好，所以念念自己都知道，然后让它都一直这样流通，都不去执着。若是好，也不执着说我好棒、好棒，修得有了什么感应，于是那个嘴里就一直飞出去了，若是不告诉别人，嘴巴会发霉或怎样，所以就赶快打电话，就打电话说「师弟，我今天见到佛了，怎样怎样你知道吗？」这样子。要不然就赶快去找人讲，若不说的话，就忍不住。到达「是可忍孰不可忍」那种境地。如果你说了以后，人家也说「哦，这样的（感应），我那天也有这样的感应耶」，你就（不服）说「你也有，骗我」，那就烦恼了。所以（关于）修行的境界，祖师大德一直教示人说，不要告诉别人，就是因为这样子。你若告诉别人，马上就受到报应，因为对方虽然没有嫉妒，但是「无形的人」会嫉妒，你知道吗？众生有很多，只是你看不到而已，但是众生会「随喜」的很少，你知道吗？会随喜的众生很少，都是嫉妒的比较多。所以如果善根较差的，被无形的众生利用了，顶你一句，你就烦恼不已，马上就变成米烧功德林，你就会说「唉！枉费我修得要命，

每次根你讲，我就倒霉，以后不告诉你了」，但是下一次，还是跟他讲。

「念念无滞」因为他一直在流动，所以保持那个（水）都是新鲜的，就因为没有执取、没有「执著」，「念念」都「分明」，就「念念」觉知，所以就能够「常见本性」，「念念都觉知」，对不对？为什么呢？你如果把它挡起来的时候，它就不动了，不动了以后就败坏了，（心念）败坏，那个本性就不会现出来，这样听懂吗？本来是流动的，你令它不动，就不行啦！所以就常见本性，这样的话，就能够起真实的「妙用」。「常见本性」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全体」。你常常看那个注解佛经的书，常常提到「全体起用」，「全体」这个「全」是动词，而且是及物动词，「全」是「圆满」的意思，「圆满证得」它的「本体」，叫做「全体」；圆满证到那个「本体」，就是自心自性的本体，就叫做「全体」，那如果圆满证得那个本体以后，就能够「起」这个「作用」，就可以有作用，就可以使用的意思，好像那个金子，金矿拿来炼好，锻炼好了变成纯金，就可以使用，这样子。说到金子大家都嘴巴笑呵呵。所以「全体」以后，证到本性全体以后，就可以起真实的妙用，这样才叫做「功德」。所以「功」是什么？「功」就是「见性」；「德」呢？就是「使用」，「德」就是运用那个本性来「作用」，这样叫做「功德」。你看这跟我们现在在平时说的「你做功德」，不是那个，不是师公（道士）做「功德」，跟那个不一样。所以「功德」的意思本来是很深的意义，所以「见性起用」名为「功德」。再下来呢？

经文：〔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不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

「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内」就是自修，内心里面自己谦下，「谦下」的意思就是「不慢」于人，「慢」就是对别人傲慢，自己内心里面自修，对别人没有傲慢，不会说因为他多念了几部经，就摆个架势（高傲），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或是说他现在受菩萨戒了，我

就要很威严、威仪，这样子。所以若「内心谦下」，「修行不为人知」，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修行都没有人知道，那别人都看不出来，那你也不会急着告诉别人。内心不轻慢于一切人，这样子就是「功」，外呢？内外是相对的，外对待人呢「有礼」，有礼就是恭敬，恭敬他人、尊重他人叫做「礼」。所以譬如说有钱人，一般的有钱人，他就喔我是有钱人，就有「有钱人」的派头，对不？那如果有学问的人呢？有学问的人也有有学问的人的派头，对不？那如果有修行的人呢？有修行的人也有有修行人的派头，都是这样子，走路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真正的大修行的人，你是看不出来的，他看起来「好像没有在修行一样」，但是他在修行是你不知道的，他好像没有在修行，那他对待人在应物接礼的时候，对什么样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大修行」。所以外行（xing）于礼是「德」，这样是什么？「德」是什么？「德」就是对待外（面），「对待内心」的时候就是「功」，「功」我刚才讲过了就是「用功」（只有用功才能见性），「用功」是自己自心里面「用功」，所以让别人看不到的；这个「礼」呢？「礼」是一定让别人看得到的，譬如说你向人家行礼啊！对不！或是向人打招呼，或是对人笑一笑，不是说「我现在在修行」，就不苟言笑，这样了，对不！当然啦！如果说他很威严老和尚，那你好像佛祖一样，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你如果要笑的话，这样子须弥山就要震动了，那个是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用装的（乍现威仪），因为我是大修行人、大比丘、老法师。

「自性建立万法是功」以自性来建立一切的法、来建立无量的妙法，万法就是无量的妙法，这就是「功」，「功」就是刚刚讲说功夫嘛！还要有「功夫」才有办法做的，心体里面是「德」，你的心体、那个「体」就是「本体」，心的「本体」时时都「离念」，「离」什么「念」呢？离妄念、离杂念、离邪念，离恶念、离愚念，愚痴的愚，离不正念，离不智念，没有智慧，这样子。这些念都离开，这样子就是「德」。「离」的意思是什么？「离」就是「不著」、「不依」、「不缘」。「不著」就是不附著、不贪著；「不依」就是不依靠，譬如说，心起杂念了以后，心就「依靠」那个杂念去，譬如说在念佛时，忽然间想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我到碧潭怎样，

那就「去了」，就跟它去了，这就是「依于杂念」，「那天到碧潭划船，怎样跌了一跤，然后怎么啦」，这样越想越远，即是「依于杂念，依于妄念」，在念佛时或是在念经时，忽然间起一个（其它）念头，那个念头是虚妄的。譬如说，啊！我现在来邀一个会，一个会，一个人一万，那如果邀五十个就五十万，那标到的时候就帮我孙子买个什么，那我就十万元来供养道场，二十万来去朝山，（就）这样一直想，越想越远，而会都还没邀呢！这就是「妄想」称为「妄念」，依这个妄念，便起另一个念，就变作「看到一个影，就生一个」（台语）。看到什么「影」呢？看到自心中一个「心影」，就生一个「心子」（心肝子），就一直下去了，跟着那个「心肝子」一直去了，这就是「依于妄念」，依于「自心的虚妄的念头」。「依于邪念」，（心）有时候也会依于邪念，有时候念经、念佛打坐的时候，邪念起来，这是很多的，这个末法时候特别多，看要做什么坏事，那都是「邪念」，或是说对于佛法，有时候明明看到佛祖很庄严，就说佛祖也没怎么庄严，我也是不错呀！这就是「邪念」；种种的对佛法僧不信不敬，然后「不精勤」种种念头，都叫做「邪念」；乃至说在念经打坐的时候，起贪念、起嗔恨念，譬如说打坐的时候，忽然间想到某一个人，心里起贪爱，那个也就是「邪念」，或者是起嗔恨也是「邪念」，那如果「恶念」呢？起恶念就是说想要害人，他对我很恨，我要报复他，那在打坐时，或是在念经的时候，忽然有那些恶念，主要是想要害众生的念头就叫「恶念」。「害」或是「破坏」，「害」在这个佛法里面，是一个「大烦恼」。什么叫「缘」呢？刚才说「依」，对不对！「缘」就是去攀缘；「依」就是说那个「念头」已经起来了，你依照它、跟着它去，叫做依。那「缘」呢？是那个「念头」还没起来，但是你去「攀缘」一个境界，譬如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弹钢琴，譬如说在弹一个什么曲子，你那耳根就去「缘」，「缘」了以后呢？就抓过来，然后心里就依这个「缘」，「缘影」就起种种妄想，这叫「缘」；或者说他在弹一首你很熟悉的曲子，然后你就依这一个曲子，就想到想当年，想当年我跟某某人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怎样怎样；又这个曲子，譬如说「姑娘十八一杂花」，这首曲子来说，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我那个时候

几岁几岁，就一直想，一直去了，这就是「缘」。这（缘）不是你「自心所起」的，若是「自心所起」的就是「依」；那如果是「外法」的就是「缘」，这样听懂吗？或者如果说，你刚好在念经的时候，忽然外面在收破铜烂铁啦，或是在卖臭豆腐啊！你就「缘」那个声，就想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什么事，跟这个有关系，就起一大堆的妄想，这样子就叫做「缘」。「缘外色声香味触法，而起种种的念头」叫做「缘」。「依、缘」，「著」应该是最后的阶段，「依缘」以后呢？然后再去「执着」，再去执着那个想法，那个念头叫做「著」。所以禅宗所说的叫做所谓的「心地法门」，从头到尾所说的都是「修心」，（心应）怎么修，对不？但是佛祖与大师都没有说的很清楚，所以我们看经时都是念过就好。所以你看这部经要慢慢的看，好像嚼槟榔一样慢慢的嚼，嚼一嚼要吞下去，不要吐出来。

「心体离念是德」所以以自性来建立无量的妙法是「功」，那如果「心体」能够时时都不贪著，不依、不缘一切的杂念及妄念、邪念、恶念、愚念、一切念，这样子就是「德」。所以「功德」是是这个意思。那如果简单地说就是「见法为功，离念为德」，这一句话就是说，「见法是功，离念为德」，这样叫做「功德」。「见」的意思是什么？「见」就是「成就」，你可以成就一切万法，很多的妙法。

「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这个不离自性啊！假如你可以不离自性，就戒定慧一时具足，这样子这就是「功」，因为你依靠「自性」、这个「本性」就一切万法都具足了，所以一切的戒定慧就一时具足，这就是「功」，这个「不离」啊，怎么「不离」呢？就是「念念不离」，譬如说你如果看到自性以后，那就是「悟」，对不！「初悟道」的时候就「见到自性」。但是「见到」了自性以后，常常会忘失，那如果「不失不忘」啊！才能够「不离」，如果见性以后，也还会忘失，那如果能够达到「不忘不失」的地步就是「不离」，「不离」的意思就是「不退转」。

「不退转」这就不简单，就变成我们那个回向偈说的「不退菩萨为伴侣」，对不？你就变成「不退菩萨」了。但是「不离自性」这是大菩萨的境界啦！「不离自性是功」，所以可以念念都还会

忘失，不离开自性，都依于自性，所有「身语意」都依于自性，所有身口意，都依照自性来行，这样子叫做「不离」，如果能够这样叫做「功」。若说「那个师父有功夫哦」，这就是「功夫」了。

「应用不染是德」如果能够不离自性以后，再依著这个「不离自性」起运用，运用于万方都不污染，好就是不受万法污染，不会受万法所影响。我们如果说与世间人一起，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就很容易起烦恼。但是啊！见性的人他就不会起烦恼，这样子叫做不染，这就很不简单了。但是如果还没有到达这种地步（见性）的人，最好是尽量远离「烦恼缘」，会让你起烦恼的就要远离。你不要说六祖大师教我们要「应用不染」，而你却没有到啊！对不。一切烦恼的因缘都要离开，远离。为什么呢？我们刚刚开始修行的人，自己一个人静静的都会起烦恼，更何况说与烦恼的人在一起，就变成烦上加烦。好，再下面。

经文：〔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看到这里。

「若觅功德法身」假如要找功德的法身，「但依此作」就要依此照我刚刚所讲的去修，就是真正的「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假如真正修功德的人，「修功德」就是「修法身」。「修法身」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就是「修断烦恼，开智慧」，不是修给别人看的，不是说要修比别人行。例如说，「喔，不行、不行，那个老师姐已经念三百部经了，我现在才念两百部，我要赶快拼、赶快拼」，这样想就不对了，因为输她嘛！那现在如果你念到三百部，或让你念到五百部，那你觉得很有面子，这样子，对不？不能这样子。所以修行不是要「与人比」的。「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心即不轻」就是心

里不会轻视别人，对一切的人都不会轻视，不会看不起任何人。但是我们一般的人都不是这样，一般的人都是眼睛，一只高，一只低，有的时候、有的人是（一只）眼睛长在头顶上，那种的就不用说了，一般都是「眼高眼低」比较多，看行的人就「有」（瞧得起），看差的人就「无」（瞧不起），对不？「看有的（富人）就有，看无的（穷人）就无」，这样子。那看到有修行的就很恭敬，「这个师父很有修行，我就包大一点」，我就向他顶礼一定要三拜，师父如果说一拜就好，「不行，师父（我）一定要三拜」；那如果说比较无修行的，就「师父阿弥陀佛」，「师父阿弥陀佛」这样子，那有时候（只）说「阿弥陀佛」，甚至于（只）「笑笑而已」，（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你也没什么修行，我干嘛要那么多礼呢？」或想「你刚才出家而已，我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客气干什么？」这样子。「你是沙弥」或沙弥尼而已，免了，不用那么「功夫」（客气），「我对你师父就应恭敬一点，倒是真的」，对不？那这个就是「轻视」，先把对方摆到秤上秤一秤，秤了以后，再看他有几斤、几两，那我对你恭敬的心就依照秤上的量，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比较重的，我就对你较恭敬、较尊重，那你如果说没什么「重」的，轻轻的，那我就不用那么恭敬也可以。

「常行普敬」，「常」就是永远的意思，永远就是普敬，「普」就是普遍，普遍的尊敬，普遍的尊重，就是无论是什么人，无论阿猫、阿狗或是说有修行、无修行的人，有钱、没有钱我都很是尊重他，这样子就叫做「普敬」。但是我们普通人就不是这样子，有地位的人当然我就对他比较好；不管他是不是能够给我好处，我都对他比较好，对不？那有修行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子，对不！那有钱的人也是这样子，虽然我向他借钱借不到，我也要对他好啊！

「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假如心里常常轻视他人，这样是什么？「吾我不断」，「吾我不断」的意思就是说有「我相」，这个（叠语）「吾我」，这是一个强调词，「吾就是我」，「我就是吾」，这个「我相不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金刚经」里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都变成口头禅了，到底什么叫做「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这可以有深的说法，

也可以较简单的说法。较简单、较浅的说法就是说「我相」就是「我见」，这个「我见」可以这样念（顺念），也可以逆念，这样念过去叫做「见我」，「我见」怎么会有我见呢？「我见」就是因为「见我」才有「我见」，因为「见我，故有我见」，这样听懂吗？因为「见到有我」，所以有「我」的见解，这样子。知道见到有「我」这个身，才知道说，有我这个某某人，所以啊有「我」这个「见解」在，那有「我」这个「见解」，当然「我」是最高了，一切就以「我」为中心，所以这所谓的「我相」就是「自我中心」的意思，用现代话简单讲就是「自我中心」，这样子。那如果讲深一点，（我相）就是执「我」这一个东西。这个「我」啊！执这个「我」，为有一个实在的「实体」，这是讲深一点的义理。（计我）「为有一个实在的实体」，这样叫做「我见」。等一下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下面有说到「四相」，到那个时候再好好讲一讲。至于这里「吾我不断」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都不断」，「自我为中心」这句话，如果再讲白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自私」，因为「自我中心」就是「为自己考虑」，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考虑，所以就是「自私的想法」，「自」就是「私」，就是「我」的意思。所以什么是「我」啊？「我者，私也」。「吾我不断」以自我中心，这种想法都不断，「即自无功」，那如果这样就无「功」，这样的人就没有「功夫」，自我中心不断的话，因为以自我中心不断，有「我」所以就会有「慢」，有「我」就有「我见」，有「我见」就有「我慢」，有「我慢」所以就不会尊敬他人，就不会尊重他人，所以不管什么事情我讲的算，我讲的才是话，别人若反对都不对，那我如果要怎么做，谁都管不着，这样就是「吾我不断」，这样就是「没有功夫」，（故即）「无功」。

「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那如果他的自性，虚妄不实，这个「自性」不是那个「本性」，这个「自性」是说「他的个性」，他的个性如果说是虚妄、不实在，那这个人就「无德」。

「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功故」，「为」就是因为，因为啊就是常常都「以自我为中心」，自己自大，自己最大，我最大，因为「自我中心」就会变成「我最大」，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中国」这个词就是「自我中心」，古时候不知有外国，知道的都是一些小国，我们在小

国里是最中间的，所以叫做「中国」，不知道有太平洋，太平洋过去还有大西洋，海洋以外还有很多国家不知道，以为我们在最中间叫做「中国」。「自我中心」，因为自我中心，所以就自大，因为我是「中心」呀！「中心」的意思就是「最重要」，才称为「中心」，因为「心」是在全身的「中间」，所以才称为「中心」，因此「中心」就是最重要的地方。若是「自我中心」就是以自我为最重要、最伟大，所以又叫「自大」。因为自己最重要，所以「常轻一切」，就常常轻视一切人，我最伟大。

「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念念暗自无间，「无间」是指「无间修行」，「无间」就是没有间断，没有间断的修行，那这种在这个声闻乘里面叫「无间道」，声闻乘的修行里面，修那个「五停心观」以后，然后到「四法」叫「煖顶忍」等四法，「煖、顶、忍」法以后就会证到「世第一」，「世第一」以后就入「无间道」，「无间道」以后在一刹那之间，就证到须「须陀洹」。

「无间道」是什么？就是「没有间断」地修道，等到得到「世第一法」的时候，然后在一刹那之间，接着丝毫没有停，所以叫做「无间道」，接着就请到「初果」，这样子叫做「无间」。此处「念念无间」是指念念都自己暗地里静静地在修行，无间地修行，「没有间断地修行」，这样就是「功夫」。你如果说我也是很用功，但是啊修一天休息三天，这样不是功夫，对不！因为修一天譬如说，连续念十部「地藏经」，那就感觉说，我赚这个就不得了，我这样可以休息十天没有问题。这样就不是功夫了。「功夫」就是要一直修都不停。

「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那如果心里面，「心」在用功，「平」就是平等，「平等」就是不轻视一切，通通都平等地恭敬，「直」就是不弯弯曲曲，心里面所行的都平等，「直道而行」这样子就是「德」。因为我们一般的众生，心里都是弯弯曲曲，很少是直的，都是歪的，歪来歪去，好像在走山路，九弯十八拐，这样子。九弯十八拐，转来转去，就昏头转顶了。

第二十二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疑问品第三

#### 第二十三集

「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早上讲到这里。

「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自修性」就是自己修自己的本性，这个「自」的意思就是说「不为人知、不求人知」的意思，自己「暗中修」，所以叫「自修」。假如自己暗地里用功，修自己的本性就是「功」。「自修身」是德，那这个「身」呢？就是「世谛」，与世间人有关系时就是「德」，因为与人发生关系。那如果是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功」。所以这个本性是出世间的「真谛」，所以修本性是「功」。那自修身呢？是「世谛」。一个是「真谛」（修本性）；一个是「世谛」（修身）。

「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

善知识啊！诸位善知识，这个「功德」啊！是须要「自性内见」，修自性然后自己「内」自己见证，所以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之所能求得到的，所以不是布施供养就能够得到「法身」的「功德」。那个「功德」你最好在上面加上「法身」两个字，这样子就不会误解了。所以「法身的功德」就要自己暗中下去自修自见，所以不是布施供养就能得到的。因为布施供养是有「福德」，「有福」会增加你的「福」，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不会增加「法身」，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能相混，那也不能替代，不能替代也不能相滥。

「是以福德与功德别」。这个「福德」你把它括号起来，那「功德」也括号起来。所以啊这个「功德与福德」是「别」，就是不一样啦！是有差别的，不是同样的东西。

「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这是梁山武帝他不认识真理，并不是祖师有过错，这样子；或是说祖师这「有过」的意思，就是说说错了，「有过」就是言语有过，也就是说讲错了

话。我们回顾一下，（来）总看一下，（以）「梁武帝」（的公案）我现在出一道题目，「武帝之言有何过」？我所说「梁武帝之言有何过」之意，就是说（他所说）「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这一句话有什么过错？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因为佛法的功能就是这样子，（若）利用佛法来看世间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好像透明的一样，（武帝）头一个过错（是）「讨功」，「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有什么功德」这就是「讨功」或是「邀功」，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讨功」呢？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功德，才会要讨功，但这就是一大错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世间人，众生在三宝里面（不论）修福德（或）是修功德都好，都不能向佛祖讨功，（无论）你有多大的功劳，都不应向佛祖讨功，也不能向三宝讨功，因为你所修的「福在其中已」，都有福在的，但是你却不能「讨」，你如果一「讨」就「无功」了，本来「有功」，（但）一「讨功」就「无功」了，这样听懂吗？或者就打折了。好象什么？例如人家做一个人情给你，或是你做一个人情给人家，那有一天你跟他「讨人情」，那一讨人情，本来有人情，一讨人情就没情了。所以人情做情给人家是不能讨的，一讨就变没有情了。本来是有情啊！有人情，一讨人情反变成仇人。（例如说）「喔，你当初艰苦的时候，我对你怎样、怎样，我那时候借你五千块，也没向你利息」。这个人情一讨了以后，马上就变成仇人。对世间人是这样子，而对圣人、对佛祖来说你更加不能讨人情，你哪有什么人情可以讨呢？你那有什么「功」可以「讨」呢？你如果讨功、马上讨了就马上没功了，那个「功」不是只有打折而已，而且变成都没有了，就变成零下了，就变成负的了，这样子。所以梁武帝的第一个过错就是「讨功」。那第二个，武帝有什么过错呢？他为什么要讨功？因为讨功了以后就现出了他的心态，第一个他是认为自己有功；那有功了以后，第二个他讨功就是要人家承认他有功，希望达摩祖师对他说「你有功」，希望人家「奉承」、希望人家「恭敬」，希望人家捧他，说「喔！你功德很大」，「陛下你这样功德很大，不得了，不得了」。（达摩）如果这样讲，他尾巴就翘起来了。这样变成怎样呢？他为什么修功德，他修功德就是「名心不断」。怎么说他「名心不断呢」？因为我们世俗人，有两

种心最难断，一个就是「名」，一个就是「利」。世间人修福的时候，不是为了利，就是为了「福」。怎么说呢？因为他知道说，在三宝之中修福，是一本万利，「舍一得万报」嘛！所以就求「一本万利」，为了要「舍一得万报」，所以「修福」，这是为了「利」；但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说「那没关系，我布施出去了，就是布施出去了，拿回来多少都没关系」，有的人是这样子的，他没有想要回收，但是他主要是希望说，人家誇他，他就高兴，人家赞叹他「喔！你真有功德，你这样功德无量」，这样他就很高兴。如果没有人赞叹他，他会觉得说，布施没有意义。所以这个梁武帝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他就是希望，在等待达摩祖师赞叹他说「喔！陛下你真有功德，你真好，善根很高」，这样就合他的意思了，他所等待的是这个，所以就是「恭敬」，得到人家的恭敬、奉承等等。武帝第三个（过错），也是因为执着「有功」，所以啊就生「慢心」，起「傲慢」。怎么傲慢呢？「我功德这么大你看、你看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嗯，有何功德」，这个时候（他一边）说时，（或许）头又能摆一下，这样子，「有何功德」？所以你看这个「我相」就很重，对不？至于「慢心」这种情况，尤其是末法时代特别多，在家居士供养布施，那就称为「大护法」，那如果是大护法，他就（认为）说我是老大，我是老大，因为我供养最多，两千万，或是说五千万啊，或是说这一块地都是我捐的，那寺院好像是我家一样。所以大居士、大护法，那师父都要很奉承他才可以，都要讨好他。如果这样那位居士就不对了，那师父也不对，出家人不能这样，尤其现在末法时期很流行，对于大居士、大护法奉承讨好，不能这样子。这样的话，就辱没了三宝。怎么说呢？他即使布施再多，他就是我刚讲的那一句话，他的布施供养「福在其中」，那个「福」已经在里面了，他布施供养「本身就有福了」，所以你不必说，因为他供养较多、布施比较多，你就对他比较好，这样就不对了，这个出家人的立场就失去了，那这样等于下面会讲到，跟那个「谄曲」有关系啦！在这个「唯识百法」里面，「谄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法相），「谄」就是谄媚，「谄媚」就是讨好，「曲」就是弯弯曲曲，心不直，这样的话烦恼很大，这个「谄曲」是一个「大烦恼」，那就「与道相违」。所以在家

居士都应该远离「谄曲」，更何况是出家人。所以曾经听过有人说，如果居士弟子，在家弟子供养比较多，他就看到他就牵着他的手说「来来来，某某人来，我们去泡茶」，那如果说没什么供养，没什么钱的、做工的，起来他说「师父阿弥陀佛」，他就装做没听到，这样就很好，这样就不对了，这样子就很好不对了。所以我刚刚在讲的「常行普敬」嘛！这不是说只有在家居士，出家人也是一样的，你对所有的弟子、所有的在家居士，都要平等。不是说他供养较多，就应该受到你的注意比较多，受到你的照顾比较多，这样子就不对。那如果这样子，头一个生气的就是「地藏王菩萨」。怎么说呢？地藏王菩萨疼、最疼「能力差」的人，能力越差他越疼惜，就是因为他能力越差，所以才越需要人疼他。那如果能力强的他自己会去打拼，没问题啊，他OK啊！所以心要远离「谄曲」。他供养、「供养」是一回事啊，「供养本身就有功德」，所以都一律平等，我们出家人对待所有的在家居士，要好象我们的亲戚朋友或是说、甚至说就象儿女一样好了，所有的儿女都是平等的，那比较差的儿子，你就不理他，不能这样子。这样子不止是佛祖生气而已，不是只有地藏王菩萨生气，佛祖也要生气，不能这样子。这样子就变成怎样呢？看钱很重，还有如果因为他供养比较多，所以我就（对他较好），（便说）「你这么发心」，把那个钱就当做是「发心」，当然「供养」也是一种（发心）啦！但是并非发心供养就是全部，喔，你就这么发心供养，我就多教你一些，一些秘诀多教你一些。这样不行的，这样就变成「把佛法当人情」，你供养是一回事，但是你有没有能力修那个法，是另外一回事。还是回到那一句话，你供养、布施供养「福在其中」，但是梁武帝就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就误会达摩祖师的意思。因此「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不是说我们的祖师有什么过错。接下去，这个问题更大。

经文：〔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

韦刺史又问说，弟子常常看到僧俗，出家人与在家人念「阿弥陀佛」要求往生西方，请和

尚给我解释说，是不是念「阿弥陀佛」就能够生在阿弥陀佛那个西方世界去呢？希望师父帮我破疑。

经文：〔师曰：「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六祖大师就说，韦使君「善听」，「善」就是好好的听，也就是说「不要以分别心来听」，要以「不分别心来听」。「惠能与说」我帮你解说，世尊在舍卫城里的时候，开示这个「西方引化经文」，也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引」就是接引，「化」就是化导，接引化导的经文，就是「阿弥陀经」。「分明去此不远」，「分明」就是讲的很清楚，里面很清楚的讲，讲说西方去此，「去」就是离开，离开此不远，「此」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佛是说「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十万亿佛土」以我们来说很远，但六祖大师是说很近，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也是说很近，因为确实是最近的一个净土。

「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假如说「论相」，这个法相来说，法相、表相来说那个里数，有多少里呢？十万八千里。这十万八千不是说（里程），而是十万八千「佛土」，十万八千「佛世界」。（其实）这个「十万」就是指十万亿，因为古时候「万」，也可以叫「万亿」，「亿」也叫万亿，常常会混在一起用。譬如说我们以前小学课本，说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民国有多少人口，说四万万五千万人，「四万万」也叫四亿，那个时候没有说「四亿」，说「四万万」。所以以前常常这样说，因为「万」上去是百万、千万、万万这样子，常常都这样讲。如果说佛法

里面，也常常是用这样的数字，那这里是把另一个「万」字省略掉了。

「即身中十恶八邪」，这个「十万亿佛土」跟「十恶八邪」就是说因为有十恶八邪，所以把这个佛土、清净土，「十恶八邪」是染法，对不对？因为心中有染法，把那个净土阻隔掉了，所以多一个染法，就多一万个佛土阻隔，这样的意思。「便是说远」，假如说心中有「十恶八邪」，这个「八邪」就是跟「八正道」正好相反。譬如说正语、正业、正命，与邪语、邪业、邪命，正精进与邪精进等等。「便说是远」，「说远为其下根」，如果说很远，就是说下根器的人，根器低的人就说很远。「说近为其上根」，「为其上智」，假如智慧高的就说是很近，因为智慧高的人他就可以，这个「智慧」就是说是佛法里的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因为智慧就可以灭烦恼，「断烦恼」，若烦恼断，身中的「染法」断了以后，那就跟「清净法」接近，与清净法接近，就是跟净土接近的意思。「人有两种，法无两般」，人是两种，「两种」就是上根跟下根，但是「法」是没有两种，只有一种而已。「迷悟有殊」，「殊」就是差别，人有「迷」的也有「悟」的人，有两种的分别。「见有迟疾」，「见性」或是「证道」有「快与慢」，有的人较快证到道，有的人比较慢证到道，所以有这个差别，但是那个证到的那个法都是一样的，好象说同样要去新竹（地名），如果我们都用走路来说，如果有力气的人他走的比较快，他就先到了，那如果身体比较弱的人就走得比较慢，但是目的地是一样的，里程也是一样的，但是到达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因为就是体力有强弱的差别，所以这个跟「迷悟」一样的意思。

「迷人念佛求生于彼」假如说心中迷惑之人，迷而不悟的人，这个「迷人」是指迷而不悟的人。「念佛」这个可以这样子解释，你们知道这一段很难解说，因为这一段会有冲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讲一下，那就是说「念佛」，就是说只能念佛求生于彼，因为你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他「迷」，若「迷」你要叫他修较高的法门办不到，所以就叫他先念佛求生西方，一切由佛祖去安排，这样子比较好。但是如果「悟人」，就是可以自悟的人，可以这一世就修法，就可以自悟的人，就是他能自己「自净其心」，这样子。如果能「自净其心」的人，因为你看

那个「自净其心」的那个「净」，这个「净」就是什么？就是「净土」的「净」，那「心净即佛土净」，对不？心如果「净」的话，就能够跟「净土」相应，对不？所以那个「净土接引」是怎么接引的呢？（那是）因为你的心清净，然后就可以因为业感而生，所以佛就可以接引你过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人，能够「自净其心」的人，就「不生而生」，但是「生」亦不著，这样子。所以最究竟的应该是要「自净其心」，但是你如果作不到，也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就是佛祖的慈悲，先将你接到西方去，去了再用功，这样子。好像我以前在教中学的时候，那有那个放牛班，对不！我教英文，那他就是不会，你（即使）将他打死他也不会，你不要说那一课要背起来，你只说那一课十五个单字，他背一靠子都背不起来。喔！怎么办？所以我的教法就不一样了，教那种班，我也有教那样的班，也有教最好的班，我就上课时教他们唱英文歌，很快乐的，唱一唱以后，就说今天教十个单词，一直念，念那个单词，念完以后，课堂上马上叫他们背，背完马上就考，考完就算子，这样子。十个单词，那一课，因为如果是好班的话，又要背课文，又要背单词，又要成语，又要文法，通通都要，对不？那他们都不用，「豁免权」好像外交大师一样，一课不管多少单词，他们如果能背十个，我就很欢喜了，这样子。但是我这一种教法，我们的放牛班都比别人的放牛班成绩要好一点，因为起码他还会写几个单词，因为有的读到初三了，连ABC二十六个字都写不完全，对不对？你要奈他何，你要撞死给他？也没有两条命，是不是？所以同样的，如果业障重的人，你要叫他说你要「悟」啦！怎么啦「悟好象悟」（台语，悟是何物），对不对？「好啦！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这样最简单，这样子他轻松，你也轻松，那不然要看经，看完又要考试，考试考不过又要拜五千拜，喔！这样，那他常常也在拜五千拜，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因材施教」，对不？我们说那个儒家里面，「大学」里面就有说「中人以下，不得语上；中人以上，不得语下」。「中人以下，不得语上；中人以上，不得语下」，因为这一部「六祖坛经」是究竟的法门，所以就「赤裸裸」的，没有打折，都是最真实的（法），所以我就不能遮掩，所以都说实在话，平常都不讲的话，现在都要露出来了，

因为一般就说「不好意思」、「面子」等等。「中人以下」如果是中等以下天资的人，也就是中下等之人，你就不能对他说上等的法；「中人以上」上等的天资的人，你就不可以给他讲「下等法」，这样子，意思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也是不能勉强的。中等以下的人，就是中下等的人，你跟他讲「上等法」，他听不懂，这样就不契机，白讲了，没有用；而中上的人，你如果跟他讲「下等法」，他会说「你讲的太浅了，我不要听」，这是头一点；第二点是（他会说「你瞧不起我，讲得这么浅，这个我也知道」，这样子。所以若智慧实在不能开（的人），业障很重，又再加上不识字，那你再怎么讲，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好啦，好啦，好啦，念佛，阿弥陀佛就好，再一天拜五百拜」这样子，这样子就好了。所以这就是非常真实的，因为这个「法」，确实有「上中下」的差别，佛祖讲的法有深的、有浅的，确实是有的，不是只有上中下，甚至于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等等，共九等，乃至有无量等的差别，对不？适合每一种根器的人，但是你要注意，佛祖在讲某一种法的时候，都是赞叹那个法，都是说那个法最好，对不？他不会跟你们说，我现在跟你们讲，我现在讲这一部经，讲完以后说「这一部经，是最差劲的人学的」，他不会这么讲，对不？因为所有的经都是佛祖的智慧里流出来的，所以都是很不简单。所以你听我这样讲不要去执着，佛祖就好象医生一样，那这些「经」就好象「药」，这些药啊都没有好与坏，通通没有好与坏，药只有对不对症而已，没有什么好与坏，不是说比较贵的药就是好的，对不？比较贵的药而对你不合，不合你的病症，你一吃就马上死掉，对不？那如果比较差的药，也不是说差，若有对症吃了病就会好，那这样子就是好的药，对不？那如果说只是贵，你只是要吃那个最贵的药，那也不一定有效。所以这个药啊！在医生来看没有好坏，假如合病人的病症，那个药就是好药，是不是？那如果不合他的病症，没有对症下药，那个药就不是好药，对那个病人来讲，对不？所以佛讲所有的「法药」，讲所有的「法药」，通通没有分别说高低，因为对佛祖来说，甚至他没有分别众生的高低，所以他只是看众生你有什么病，有什么病我就帮你医什么病，这样而已。不是说你只是伤风感冒而

已，小病症我就看得起你，那你如果说得到大病症，譬如说胃病、心藏病，那我就看不起你，有这样的医生吗？没有这样的医生。只要有病人，就是病人，他如果能够医你就医你，是不是？佛祖对所有的众生也是一样的，众生有种种的烦恼，佛祖就按照你的烦恼下去对治，教你法门，这样子。所以在佛祖来看，所有的「法门」都是「平等」的，以如来的「一切智」来看，所有的法门都是平等的，都是要引渡众生的，那个「引」也就是「度」的意思，那所以「金刚经」讲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法」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如果你在这个法里面，已证到这个法的境界，来看一切世间的话，就见一切世间是平等的，所以就没有高下的分别，但是众生因为自心执着分别，所以见有高下，因为自己「自心有高下」，所以「法才有高下」这样子，知道吗？但是以佛祖来看「净土法门」跟「禅法」是平等平等，这样子知道吗？所以，乃至说，虽然只是一声「阿弥陀佛」，（但是）那一声「阿弥陀佛」的念法，就是种种的次第不同，乃至说会念的就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来修这个法门，能够「返流照性」，修念佛法，乃至说以「禅」来修（念佛法），它（念佛）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禅观」，到后来也是「禅法」啦！到后来也是「密法」啦！对不？因为你修净土，就有「净土观」嘛！等下我会讲到。

那要修「净土观」，本来的「净土法门」不是这简单啦！但是因为众生的烦恼重、福薄、根器钝，所以法就越来越少，就因为你不会修，没办法修，（就修法）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现在只剩一点点，最后就剩「阿弥陀佛」一句，这样就好。这样子教的人轻松，学的人也轻松，这样最好。但是其实法有「八万四千种」，即使是净土法门也是一样的「八万四千种」。所以你看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不要心生分别说，喔！六祖大师在轻视「净土法门」，或是在排斥净土法门，不要这么想。所以他刚刚讲说「使君善听」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要说，喔！当然嘛六祖大师他是禅宗的，所以他就排斥净土。那如果这样子，他就不是祖师了，你知道吗？等一下会讲到，因为六祖大师也没有教人家不要念佛，这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很重要。

「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求生到西方去，那如果能够自悟的人「自净其心」，就能够「不生而生」，「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这个是「维摩诘经」里面讲的，如果「心净」，心清净「即佛土净」，即感得佛土净。因为，你不要说「感得佛土净」，就说如果你修到禅定以后，即使你将来不求生天，你还是会生天（生于天界），因为那是「业感」嘛！就好像那个「心」是有比重的，越重的就感得来生往下降，所以造「黑业」的人啊！「黑业」就是「恶业」的意思啦，造「黑业」的他就堕入「三恶道」，越重的恶业就堕得越低，对不？若修清净法的人，他如果没有求生西方或是求生佛国的话，那个他就生到色界、无色界天去了，这样子，因为他的那个心的业轻，所以「比重」轻，自然就往上升。「业」有两种，「清净业」和「染污业」。「染污的业」即「恶业」，恶业又叫做「黑业」，清净的业叫「白业」。

「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韦使君你是东方的人，东方就是相对于西方，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来看，我们就是东方的人，这个「但」就是只要，你只要心净，心若清净就无罪，没有罪呢，就是没有罪业，没有罪业就没有罪报，那没有罪报就不会堕恶道，这个意思。

「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但是虽然在西方世界的人，假如他心不清净啊！也是有「愆」，「愆」就是过错。在东方的人造罪，他可以念佛求生西方世界，那如果是在西方世界的人造罪，他现在就变成？六祖大师就设问「如果在西方的人造罪的话，那么他如果再念佛，要求生哪里（去呢）」？因为东方人造罪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还有救嘛，对不？就是说还有救，「有救」就是说（可以）救生西方，那如果西方人造罪的话，因为他已经到达尽头了，到西方就是尽头了，那你还要再念佛，要再到哪里去呢？生西方后再生西方吗？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是「作诚实语」。「法」里面啊有一个叫「权法」，有一种叫「实法」，「权法」就是方便法，「实法」就是究竟法。

那么佛劝佛弟子「念佛往生」是一种「方便接引」，不是「究竟」的，因为你生「西方」，「本身不是就是目的」，你知道吗？「生西方」是一个手段，对不对？不是说我只要生西方就

完了，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手段」跟「目的」要分清楚。

所以「权法」的意思就是它是「手段」，那「实法」的意思它就是本身它就是「目的」，这样知道吗？

所以生西方它也可以是一个目的，但是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目的，而不是「最终究的目的」，听得懂吗？可是六祖大师他教的，也就是禅宗所教的这个法门，就是「见性成佛道」，它是个「目的」，而这个目的是「最终究的目的」了，最究竟的目的，这个目的再上去就没有了。那如果说「生西方」呢？生「西方」是一个手段，这个「手段」再上去还有没有呢？还有，再上去，最终还是要「见性成佛道」。那或是说你到西方以后，时间成熟了以后，然后你就「花开见佛」，花开见佛以后怎么样？「悟无生」，对不？「悟无生」就是悟「无生法忍」，然后得「百法明门」，你如果有看经，你就知道，得「百法明门」，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百法明门论」。

「百法」你都了解，「百法明门」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们在讲经的时候，有发过的那个讲义有没有？那个「大乘五位百法」，那个百法都清清楚楚，每一「法」都知道，叫做「百法明」，以那个为门，而证道佛道，叫做「百法明门」，以这个「百法明」为「门」。所以「花开见佛」，见了佛以后，「见佛」也不是目的，「见佛」只是为了要「闻法」，见了佛以后，佛亲自跟你说法，然后你一听了就开悟，就悟到「无生忍」。「无生忍」等于就是「第八地」，「第八地」就是「不动地」，悟「无生忍」以后，然后就不动了（烦恼不动），然后就可以开始破微细的「法执」。所以，然后渐渐地再修，到后来就可以修到「具足法身」，但是「第八地」就已经是大菩萨啦！第八地就可以有「意生身」，（因为）「意生身」所以他能够在一念顷就到达十方世界，清早起来的时候就收集那个花，然后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回来吃午餐还很早，对不对？回来还可以「饭食经行」，所以那个就是生净土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所以生净土「本身不是目的」，但是现在修行的人，不只在「净土」的这个法门而已，（其他）很多都有所误解，不了解，就是「错把手段当目的」，不是说只在「念佛往生」（方面而已），譬如说打坐来讲，有的人不知

道打坐是干什么的，打坐「哦，我打坐很舒服」，以为打坐本身就是目的，但是「打坐本身不是目的」，甚至于有的人就念经，念经他念得很舒服，然后也有所谓一些感应等等，然后他就这个样子啦！以为这就是一切，那这就把手段当目的。甚至于持咒也是一样，有人持咒喔，那持咒很灵验，然后有一些感应，然后也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把它当做目的。喔，目的已达到了，但事实上那个都不是目的，那都应该是手段。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当然是无上菩提，应该是这样子，是求「菩提」的啦！求「涅槃」、求「法身」。好，接着看下面。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这凡夫愚痴，「不了自性」，不能够了解「自身自有净土」，这是很深的啦。所以啊就「愿东愿西」，好象「法华经」里面说「浪子怀珠，四方易处」。（六祖在）这里说「愿东愿西」，就跟「法华经」那个（经文）有关系。下课。

## 第二十三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疑问品第三

## 第二十四集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法华经」里面佛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族姓子，族姓长者子，（族姓）就是说有「门风」、「门望」的人，有一个大族，门第很高的长者，他有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在家过不惯啊，就想要到外面去闯、去流浪，他爸爸怕他出去没有钱用，所以就在他的那个大衣里面，给他缝了一块宝珠，那是偷偷帮他缝上去的，缝在那缝里里面，然后这个孩子出去玩了很久以后，钱花光了，就到处打工，打到后来没工可打了，然后就沦为乞丐，可是他不知道他爸爸在他的那个大衣缝里里面，缝了一块宝珠在里面。所以他如果知道他衣服里面有一块宝珠，他就不用去当乞丐了，对吗？他也是一个大有钱的人呀！

就光那块宝珠，他就可以变成大有钱人了，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大衣里面有宝珠，所以就变成乞丐，到处去乞讨，这样子奔波了二十年下来啊，结果人都憔悴了、都老了。然后有一天流浪，嗯，呆呆的，又流浪回到他爸爸那里去了，可是因为太久了，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他流浪到本乡那里去的时候，他爸爸知道那个就是他儿子，父亲认得儿子，儿子认不出父亲，他父亲是大员外，就叫一个人、叫一个家丁，问那个乞丐说「你要做什么」？他说「请你慈悲，分给我一点吃的」，就拿食物给他吃，又问「你要做工吗」？他说「好啊，如果你要雇我，当然最好啊，因为我当乞丐，当了很久，所以已很久没有人要请我做工了」，他（家丁）说「好，这样你去后花园那里，到那菜园里去挑肥、挑粪、浇菜」，他说「好」！很高兴，就去挑粪、浇菜，挑了二十年。二十年之后，表现很好，都很本份，很规矩，都好好的挑啊！「挑粪也都不敢偷吃」（台谚，很老实），这样子不像以前那样，花花公子那样。那个员外看说，这个孩子这样还可以造就，就教管理的人跟他说「你做得不错，这二十年来你做得不错。这样，我们那个仓库那里，管理仓库的人现在已经辞职了，正缺一个人。这样，你会算帐吗？」，「会啊，我会算帐」，「你识字吗」？「我识字啊」。因为以前他是公子，怎么不识字呢！就说「好，那你来管仓库进出货等，你来点货，算那些东西」，他说「好」，他就去看管仓库。挑粪升级，变成看管仓库，点货。点货又过了几年，表现又不错，他父亲又教他那个管理的对他说「喔，你现在做得不错。啊，现在那个掌柜缺人，你会算帐吗？那个帐目你会写吗？」他说「会呀」。于是就叫他去做（掌柜），又做了几年，也做得不错。有一天他父亲看因缘成熟，就跟他说，因为他还是下人吗嘛！那下人就该穿下人的衣服，对吗？公子有公子的衣服，不一样。就有一天，他父亲就叫所有的亲族都来，亲戚朋友都来，就当众说「这个人其实就是我儿子，而他以前到处乱跑，到外边去流浪，不顾家，所以在外面受苦受难，现在已经磨练了，已有改过自新，现在已经不错了，所以我现在就和他父子相认。而他现在也有那个能力来担当我这个家业，所以我现在这些钥匙都交给他。我也老了，都交给他。我的家业、家产都交给他，父子相认」。那

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佛祖不是在演歌仔戏哩！那个小孩子不顾家，出去外头流浪啊！「不顾家」那就是我们众生啊！不在家去外头流浪，去那里流浪，去四方流浪。「四方」在哪里？就是「六道」，到「三界六道」去轮回，轮回受苦受难。他有一粒「宝珠」，那个宝珠是什么？那个宝珠是我们的「真如本性」。自己不知道有「真如本性」，那是最宝贵、最有钱的，结果不会用，也不知道自己有，所以「没见性」。没见性「不能用」，就变成好像乞丐，做乞丐就到处去造业，四方去流浪，那流浪造作很多业，造到像愚痴愚痴啊！回到他老父亲那里也不忘掉了，这样就叫「不认本家」（本家即是佛家）。那个长者是什么人？「长者」就是「佛祖」啦！那个父亲就是佛祖。所以我们众生去流浪，不但不记得父亲、不记得佛祖，连见到佛祖也不认识了。所以不认得佛祖、也不认得佛家，因此就请他去挑粪，「挑粪」是什么意思？挑粪二十年啊「除粪二十年」，那就是消业障，消最重的恶业，清除「恶业障」叫做「除粪」。那些「粪」就是我们身心里面的「恶业」，那就要把它挑除，就要消二十年，那个恶业才能消除掉。恶业消完以后，再轻的业慢慢消、消、消，消到最后才「父子相认」。什么意思呢？就「见性」了嘛！就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所以就是说连「法华经」这么高的经，也是要说「消恶业」，先要「消业」。「消业」才「见性」见得到，并不是说喊着要见性就能见性。若欲见性，一定要先消业。所以啊六祖大师这句话「不认身中净土」，自己身中有宝贝不知道、不懂，「愿东愿西」就到处去流浪，希望去东边，希望去西边，就好像「浪子怀金」，这个故事就叫做「浪子怀珠」，浪子怀珠，不能受用，这样子叫什么？「白受辛苦」，枉受辛苦。为何是「枉受」呢？「冤枉」啊！冤枉无处讲。本来可以不用这样啊，对吗？

「悟人在处一般」好好的家不住，你就「愿东愿西」，如果是悟到的人，「在处」，「在」就是所在，所在之处皆一般，「一般」就是一如，通通一样的意思，没有分别，住在那里都可以，都好，意思就是说不论住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修行，通通好修行，平顺的时候也可以修行，逆境的时候也可以修行，那顺境的时候也可以修行，不顺不逆也可以修行；那如果不会修行的人，

快乐的时候他太快乐，他就不会修，那如果苦的时候，太艰苦，他也修不来，那如果没有快乐，没什么快乐，也没什么艰苦的时候，他又觉得无聊，那也不要想修，所以就麻烦了。但是如果悟到的人，就什么地方他都一样修行，这「修行」就包括「自修教他」，自修、教他人修，在处一般，都一般的修行就对。因为如果依照法界来讲，你看我们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很麻烦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依修行来讲，（人生的目的）就是「修行」**，那这个修行有没有止境呢？没有止境，即使到了成佛以后，还是在修呀！这样听懂吗？不是「成佛」以后就没有「修」啊！成佛之后就是度众生，对吗？度众生「也是在修」，就是修。佛祖如果没有在度众生，就是没有在修，对吗？佛祖如果成佛以后更加忙，好象说，我们现在都知道，没出家不怎么忙，出家反而忙，越忙啊！在家时照顾自己一个就可以了，出家了，喔！很麻烦，连感冒也要找师父。「自修教他」都是「修行」。事实上呢？「教他」或「度化众生」，是更大的修行，越难吗！是不是？困难度越大。假如说是自度的话，还容易一点啊。所以成佛以后才是真正的大修行，广度无量有情，化无量众生。「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佛祖在经里头说，无论住在那里都是「恒安乐」，「恒」就是永恒，常常都是很安乐，「安」就是安心，那个「心」会安下来，「乐」就是快乐。所以佛祖都是很安心很快乐，所以佛祖不会满脸忧愁，因为他「常受法乐」，常「自受法乐」。

「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韦使君啊，你若「心地」里面「无不善」，就是不生出「不善的法」，不生出恶心啊！这样，西方就跟你很近了。「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你如果心内怀着不善的心，而想要念佛求生西方啊！这样，那西方很难到，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不知道说求生西方，也要「好心」才可以啊！有的人说：我「带业往生」就好了，但是带业往生，业太重就会不动，会掉下来。所以念佛的很多，（要）去的人并不是都能去，即使当今有人赞叹念佛，说那个往生数字，多少（人）念佛多少去，那个不见得是正确的。

「念佛往生」不是很难，也不是很容易，所以不要把任何学佛的境界，当作太容易，不能

够「掉以轻心」，觉得说，喔「我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不要太自信。你如果胡作非为，然后心里面贪瞋痴念都不断啊！都放任自己，放逸自己，然后想要说念佛往生，怕就会有障难。所以这句话就是说，六祖教我们的是什么？是「求生西方的根本法门」，根本的，求根本，你不要「表面上念佛」，结果你「心都不善良」，这样在念什么佛，这样不用说你要求生西方，你就会被人家毁谤佛法，对吗？古时候我们隔壁有一个老太太，他拜佛、拜观世音菩萨，但是呀，很会咒骂人，古时候的人「咒骂人」很利害，好恐怖呀，以前佛法比较没那么兴旺，所以令人对佛法、对佛教就有一点偏见，他们就说，这念佛、拜佛的人，怎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六祖大师他教我们就是要「表里一致」，心内跟嘴巴、嘴巴修跟身体所修的，要一致，不要表面上在修就好，表面上修，心里面都没在「改进」，这样没用啦！那你嘴巴上求要往生，结果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把「阿弥陀佛」放在心里面，对吗？心都没有在「改善」，这怎么有效呢？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

经文：[[「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

所以我现在劝大家，你就要先除这个「十恶」，心中的十恶。「十恶」就是「身三、口四、意三」这十恶，这样就走上「十万佛土」了。「后除八邪」再来除这「八邪」，这样就又过「八千佛土」了。所以这有一个譬喻，我们显宗里面不是有说「菩萨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三大阿僧祇劫」就是「三大无量劫」啦！「阿僧祇劫」就是「无量劫」，要经「三大无量劫」的修行才能成佛。面达摩祖师的「破相论」里面讲，所谓「三大阿僧祇劫」是什么呢？就是「贪瞋痴三毒」。依上根人来讲，就是「贪瞋痴三毒」，那意思就是说，要消掉一个「毒」啊，须要「一大阿僧祇劫」才能消完啦！如果对下根器的人，「渐修」的人、慢慢修的人，要「一大阿僧祇劫」才能消一个「毒」，「三大阿僧祇劫」才消三个「毒」，因为要消这三「毒」，所以要「三大阿僧祇劫」，那所有这个「心毒」，全部都消完了以后，才能成佛。所以那个「三

大阿僧祇劫」可以说是时间，没有错，但是你如果是用功的人，他就不需要那么久，对不对！他就可以消得快一点，那就不用「三大阿僧祇劫」。但是并不是说三毒不用消，就可以成佛，只是你消得快而已，只是你比较用功，只是你比较精进，这样子而已。那因为你精进，所以你那个消的业障、消这个三毒恶业消得快，这样子。那里如果这样慢慢修，那当然就要「三大阿僧祇劫」，对吗！你若是很用功的人，拼下去啦！这样马上就超越超越，就很快了。但是那个不是用嘴巴讲的，那是要真正去做，才有用啊！譬如说你心中有没有「贪」呢？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对吗！有没有瞋呢？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没有愚痴呢？也是一样。但是这不只是「贪瞋痴」而已，（此外）还有贪瞋痴业的「习气」，这可麻烦啦！所以那个三大阿僧祇劫，是包括要灭那个「习气」，所以要很久。如果说光是一个「现行」（现行业），（只）灭「现行」跟（又要）灭「习气」，就不一样啦！譬如说我现在（要灭）「现行我贪」，或令我不起贪心，及不造贪业，这是可以达到的（较易达到），「身、语、意」都不造这个「贪」，这样是可以（办得到），但是你的「习气」若还在，就还是不能成佛。这「习气」是什么意思呢？就好象泡菜，如果有个泡菜坛子，你拿去小黄瓜，小黄瓜泡好了以后，你拿出来吃，小黄瓜已经吃完了，水都倒出来，你那个泡菜坛子拿起来闻看看，还有那个泡菜的味道吗？有，对吗！那你要把那些小黄瓜吃完是很容易，但是要把那个泡菜坛子的那个小黄瓜的「味道」去掉就很难啦！是不？你要用箸，要用刮的，也刮不起来，要用箸的也箸不掉，你要用那个什么沙拉脱，也没办法，所以要怎么样，要很久很久。所以就是「习气难断」，所以要「三大阿僧祇劫」的原因是这样子的。要断「现行」，「现行」就是什么？就是「业」，而断「习气」是它的根本。所以要三大阿僧祇劫。好！

「念念见性」如果念念都能自见本性，依本性而行，然后常常心行，这个「行」是心行，心行都「平直」，都没有歪歪曲曲的，奸奸巧巧，那这样的话呢！就「到如弹指」，好象一弹指就能够到西方，而且能够亲见阿弥陀佛。所以你看，这个六祖大师，这个很分明讲了吗，他

不是叫你不要去见阿弥陀佛，他跟阿弥陀佛也不是仇人，他不是叫你不要去见阿弥陀佛，他是叫你、叫我们要修「根本」一点，就是，念佛，然后心要平直，这样子，然后要自见本性，不要光是在修表面的。

经文：〔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惠能与诸人移西方于刹那间，目前便见〕

韦使君啊！你若常行十善，这样为何一定要去西方，因为常行善，那你「自性西方」，若「自性西方」，你要去西方就很快了；那如果不断十恶之心，这样有什么佛会来接引你呢？你如果自己自心十恶都不断，然后一直都在造恶业，但是嘴巴只是说我在念佛，这样你说佛祖会来接你呀！意思就是说这很困难啦。如果你能够悟到「无生」的「顿法」，「无生」就是「一切法本无生」，「法本无生」。为什么「无生」？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幻化」，这「因缘幻化」有一个譬喻，好像说在空中有闪电、打雷，空中闪电的时候是什么样？阴阳电相碰的时候，对不对？阴阳电相碰的时候，啪！一刹那，我们称为闪电，但是空中实在没有闪电，空中没有闪电声，实无闪电声，只是阴阳极相交的时候，那种现象，我们把它「称作」闪电，那个闪电「本来」也没有啊，「过去」没有，而现在一刹那也就没有了，就不住，「过去不生，现在不住，未来也没有」啊！所以就是说「无生」，「毕竟无生」。好了，（对于）这个可能你们还不是很了解。还有一个譬喻，譬如说你敲鼓，你拿一个鼓槌敲鼓，这样不就有声音了吗？这个鼓声是从那里来的？是从鼓来的、还是从槌来的、还是从两个合起来的？若是从鼓来的话，鼓应该自己做声，对吗？因为声从鼓来嘛！可是「鼓」如果没有「槌」的话，它不会有声音，对不？所以可知声音不是从鼓来的。那如果不是从鼓来的，那你就说，那是从「槌」来的，那也不对啊！如果「槌」没有「鼓」，不去敲鼓的话，那也不会有鼓声，对吗？所以可知，声音不是从「槌」来的。那你是说「鼓」加「槌」起来的，那鼓加槌如果这样子（师父示意将槌轻放在鼓上），这样子有没有声音？这样鼓加槌吗，对不？没有声音。所以，那么就说鼓加槌的时候，而且要这样子（用

力打下去)，一瞬间接触（鼓），然后就「因缘和合，如幻而生」，那「生」不在鼓，亦不在槌，亦不在两间，亦不在接触的那个地方，去参一参。这样能听懂不？（结论就是）「鼓声不生」，鼓声从来没有生起，「究竟不生」，实在是没有，所以叫做「鼓声不生」。接下去一句话就是「因缘幻化」，「因缘幻化而有」，因缘和合，幻化而有，这个解释只能讲到这里为止而已。你若要悟到这道理，你就要去参，还要修。那如果参（的时候），死参、活参、参到有的人参到吐血，你知道吗？古时候的人太用功了，用功过度之后，气血攻心而吐血，很多啊！若参不出来的时候，就要开始拜佛了，拜五千拜。

若能够顿悟这个「无生」的「顿法」，这「无生」就是「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本无生」，那么你可以加上一句好了，「依于真如本性」而「因缘幻化而生」，这样子。

「见西方只在刹那」如果可以如此，要见西方，是只在「一刹那」而已，很快的意思。「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如果没悟，念佛要求西方就很远，不能到达；那如果有悟到，一刹那马上就到。

关于这「往生」啊！我常常在讲，你们有念「普贤行愿品」吗？「十大愿王」，你如果修持这「普贤行愿品」，你要往生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不用佛来接引你，你心中的「十大愿王」就带着你、替你带路，然后就一刹那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坐「大宝莲花」，然后上品上生，不是只有生西方而已，而是上品上生，最大的那朵（莲花），不是那个小小朵的，小小朵的那个（往生后花苞未开），还要在那里经过几劫「蒸包子」，蒸到那个火候到了才「花开见佛」。面如果受持「普贤行愿」法门，「十大愿王」就带着你去，那个十大愿王不是别人的十大愿王，是你自己的十大愿王，你心中所修的十大愿王，就带你去，然后一刹那顷往生西方，然后就坐大莲花，然后马上就见弥陀、观音、文殊、普贤、地藏，统统见到，然后就「悟无生法忍」，这样子。那这个可说是往生西方的最快速、最方便的法门。可是不知道为何没人提倡，真奇怪。所以我如果说到往生西方，我都会说到这个法门。所以你如果真的有心，想要求生西方，你就

每天念一部，这个算是带保证的，就像念「地藏菩萨」，你如果说是要生孩子，要求安产，即不用吃安胎药，也不用安胎符，一定会顺产，那有带保证，而这（往生西方）也是带保证的，而且不用交保费，但是没人提倡，真可惜。

「慧能与诸人，移西方如刹那间，目前便见」我跟大家现在就去西方，这一刹那间，就目前就可以见到了。

经文：〔各愿见否？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瞋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贪欲，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销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六祖大师就说，要不然我们现在通走去西方，去看西方，你们有要西方的吗？大家说要、要、要，怎么不看，希望和尚师父您慈悲，现在，现西方给大家看看。六祖大师就说「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世间人这个自己的色心、色身是「城」一样，眼耳鼻舌这是好象「门」一样，城的門。「外有五门」这个城、肉身这个城有五个门，外面有五个门，里面还有一个门。外面的门有五个，内门有一个，里面那个门就叫意门，意门就是「心门」。「心是地」心就是地，就是这个「城」的地，这个「性」就是「王」，就是这个城的「城主」，这个城主住在这个城的「地」里面，心地的上面，那如果「性在王在」，这个「自性」如果在，这个「王」就在，「性」如果跑掉，「王」也就不见了，性在身心就存在，「性」就是「本性」，「性」如果在啊！这「身心」就能够保存。「性去，身心坏」这「本性」如果跑去以后，我们的「身」跟「心」就会坏掉。

「佛向性中作」这个佛是要在自己「本性」里面来「作佛」。「莫向身外求」不要向「自身」以外去求作佛，所以要（在自心）「自作佛」，不要向外去求作佛。为什么要「身外求」？就是说生西方求「见佛」嘛！所以叫「向身外求」。当然这个主要还是要看根器（如何）而言嘛！如果说根器好的，当然就要鼓励他自己「自修自悟，自见性，成佛道」，那如果实在没办法，那还是念佛求生西方，这样。就好象我前面讲的，放牛班的，对吗！他十个单字如能背得起来，就很高兴了，那个就算他一百分了。

「自性迷即是众生」，如果自性，迷自己自性，「不见自性」的就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如果有「觉知自己的自性」的，这样就是「佛」。所以什么是「众生」？什么是「佛」呢？就是在于「自性」的「觉」跟「迷」而分别。但是这个「自性」呢？佛有，我们众生也有。就好象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浪子怀珠」，那个宝珠是他父亲有，他也有啊！但是他不会用，他就变成乞丐了，他父亲有在用，所以他就有钱了，对吗！我们一样，我们有自性，我们不会用，我们就变乞丐，就流浪，所以就求佛祖啊，对吗！但是自己可以做佛祖，不要做佛祖，对吗？这样。

「慈悲即是观音」如果心中慈悲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之性」，慈悲即是观音之性。「喜捨」呢？即是势至之性。这个「慈悲」跟「喜捨」是我们「本性」就有的了，那如果把这个「慈悲」发挥出来，就是我们本性里面的「观音之性」显现出来；那如果说是「喜捨」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本性里面的「势至之性」、大势到菩萨的性给显出来。所以我们「自性之中」这「西方三圣」（之性）都具足，而这「慈悲喜捨」就是「四无量心」，对不！那大家知道「慈」就是「与一切众生乐」，「悲」就是「拔苦」啊！「与乐」加「拔苦」称为「慈悲」；「与乐」就是给众生快乐，这就是「慈」，而给「一切众生」快乐就是「大慈」；那「拔苦」就是「悲」，而拔「一切众生」苦就是「大悲」。那如果本性中的慈悲心把它发挥出来，那就是「观音之性」；那如果本性之中的喜捨，什么叫「喜捨」呢？「喜捨」一定要从慈悲来，先修「慈

悲」然后才生「喜」，「慈」就是说给一切众生快乐，然后「悲」就是拔一切众生的苦，而这些都是作「观」，「观」行成就之后，即使「慈悲观成就」，慈悲观成就以后，然后再修「喜」心，「喜无量心」就是说「见到一切众生都因为（你而）离苦得乐，因此你生欢喜」，因为一切众生受到你的施舍，受到你的救拔而能够「离苦得乐」，因此而生欢喜，所以这个「慈无量心」先修了以后，（即先）「与乐」，然后再修「慈无量心」，「拔苦」，然后再修「喜无量心」。因为有「与乐拔苦」的结果。所以你看众生「离苦得乐」而欢喜，这样子叫做「喜无量心」。等到（成就）「喜无量心」以后，再修「捨无量心」，为什么？因为你会「执为已有」，对不？执为「我所」，「我、我所」，因为众生是「我所救拔的」，所以那时候就要修「捨心」，就是不执着，不执着「我」，（能度）是「我的」功德，所以就修「舍心」，那样（修）就是什么？就「超越」了，这叫「舍无量心」。这个「舍无量心」就是说，对一切的功德皆不居为已有的意思。那么如果能够有这个「喜无量心」跟「舍无量心」，这样子，这个「性」发挥出来就是「本性」的「势至之性」。

「能净即释迦」那如果能够「清净」，达「自性清净」，那么就是本性里面的「释迦之性」显出来，「释迦」就是释迦牟尼佛，那就是「能仁寂默」，「能仁寂默」的性显出来。「平直」就是没有分别，亦即「平等」跟「直心」。如果人能够行「平等直心」，那么就是本性的「弥陀之性」，阿弥陀佛的性显出来。「人我是须弥」如果分别人跟我，那么就是跟须弥山一样，须弥山可以阻隔「你」跟那个「道」，把「正道」给阻隔起来，就象须弥大山一样阻隔一切道。「邪心是海水」这「邪心」就好象海水这样。什么意思呢？海水能够淹没「自性」，且含藏无量的恶法，这样的意思，在这里。「烦恼是波浪」你自心的烦恼就是像波浪一样，能够吞没一切善法，乃至能够吞没、翻覆度苦的船只一样。「毒害是恶龙」就是「三毒之害」好象海中的恶龙一样。「虚妄是鬼神」一切的虚妄的念头或是「做法」都跟牛鬼蛇神一样，是希奇光怪陆离。「尘劳是鱼鳖」尘劳跟那鱼鳖一样，是潜藏在海里面会咬人。那「贪瞋」就是「地狱」，「愚痴」就

是「畜生」。你如果说是心中愚痴，不但是将来感得「畜生道」，而且当下就好象畜生一样，因为畜生主愚痴嘛！

「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如果常常能够修行十善的话，天堂很快就到了，如是除掉「人我」啊！那么就是「不生人、我分别」，那么须弥山就倒了，去邪心的话，海水亦枯竭了，海水若枯竭，就「不度而度」了，也就没有此岸彼岸的差别了。「烦恼无，波浪灭」如果没有烦恼的话，这个「波浪」就是「识浪」，如果没有烦恼，那么这个心海里面就没有「七识的」波浪，没有「识浪」翻腾啊！「毒害忘，鱼龙绝」如果我们心中这个毒害之心「忘」，「忘」就是「亡」的意思，毒害之心如果没有了，那么所有的鱼龙等等这些恶类就都没有了。

「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如果这样子的话，一切障碍都除去了以后，自己「心地」之上觉性如来、本觉之性，因为这个「觉」有「始觉」、有「本觉」、有「究竟觉」三种，这里（的觉）是指「本觉」。什么叫「始觉」呢？就是开始修行时「最初的觉悟」，一般说来就是说我开始发心要修行时，就（是因为）有一点点觉悟，那叫「始觉」，但是如果是比较严格的讲法就是说「初见性」的时候才叫「始觉」。「本觉之性，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看到这里，休息！

第二十四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疑问品第三

### 第二十五集

「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如果这些所有的业障，都消除了以后，所有的恶心都去除了，就自心的心地上（心地两字要连在一起，读作自「心地」上）的本觉之性的如来，就

是「如来之性」，放大光明。「外照六门」因为放大光明，所以能够向外照见六门，都清净，「六门」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门都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能破除这个六欲诸天的贪著，因为「六欲天」就是「欲界天」，「欲界天」就是「四天王天、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四天王天」我们知道啦，就是「持国天、广果天、广目天、增长天、多闻天」，「忉利天」就是「三十三天」，就是「帝释天」，（其天王）为天帝释，然后「焰摩天」，再上去就是「兜率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化乐天」，「化乐天」是说它自己能够变化，它所需要的东西都能够自己变化出来，那因此而生快乐，这就是「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是什么呢？是比这「化乐天」又更高一级的天，他自己不用变化，他命令别人（化乐天）变化，命令别人变化给他受用，所以称「他化自在天」，「他化」给我受用，而我「受用自在」这样的意思，这样能听懂吗？这样故称「他化自在天」。那这个「化」（是化）什么呢？这都是化「五欲之乐」，通常都是化作男女，好象在演戏这样，化作男女，然后化作种种，有时候男的天众、天子化作天女，天女化作天子，然后变作种种形、种种色，因此而娱乐，这样子。还变作种种「色声香味触」五欲的快乐，因为还有欲望吗，「五欲快乐」，所以叫「六欲诸天」。这个「六欲天」不是六种「欲」，而是六层（五欲）天。

「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如果「外照」六门（六根门）的话，就令「六欲诸天」的贪著都破除了，那如果自性之光明往「内照」的话，就能够把「三毒」（贪瞋痴）都除掉了。「地狱等罪，一时消灭」那最重的恶业，地狱的罪业都消灭了。

「见外明徹，不异西方」那如果这种时候，内「根身」外「器界」，一切都明徹，光明透徹，那就根「西方」没有什么差别了。

「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如果你不这样修的话，怎么能够到「西方」呢？也就是说，你如果这样修的话，所「到」的西方是「实到西方」，是「实往」、「实生」西方；那你如果不作这样修，而到的西方，便是「权的」西方，而非「实的」西方，那也就是什么呢？你所到的是所

谓是弥陀的「化土」，而不是弥陀的「实报庄严土」，（这是）依「净土」（教理）来说。这样能听懂不？所以现在六祖大师教我们的是，教我们自「往生实报庄严土」。「实报」就是「自受用身」，成就「自受用身」，成就「法身」，然后就往生「实报庄严土」了，这样知道吗？所以（六祖）他不是叫我们不要往生西方，而是说「往生」有两种，我刚刚讲过「权」跟「实」两种，「法」里面有「权」跟「实」两种法。所以一个是「权生西方」，另一个是「实生西方」。

「权生西方」的意思就是说（那是）表面上的、暂时的，不是究竟的，所以那就是（往生）西方的「化土」，如来的「化土」，是变化出来的啦！不是实报庄严土，但是（就连）这个也勉强不来啦！因为你到底是能修「权生西方」的、还是能修「实生西方」的？那要看「根器」（而定）啊！所以勉强不来。你如果不能修「实生西方」的话，那么「权生西方」也好，阶段性的，这样子，但那并非就是究竟的「到了」西方；而「实报庄严土」就是「究竟到了西方」，也就是到了「弥陀法身」的境地了，这样子，（那是）弥陀「法身自居」的「土」，（因为是）「实报庄严」吗！所以是弥陀的「法身所在」之土。那么那个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的西方），那个「土」是什么？那个是弥陀「所化」的土，是弥陀「化生」的土，这样子，知道吗？

所以你不作此修，怎么能够到达那一个「实报庄严」的西方呢？

经文：〔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依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

大家听这样说以后，就「了然」（了然就是清楚），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自性，通通又礼拜。「俱叹善哉」都赞叹说，喔，真好！「唱言」就是大家都这样说。「普愿法界众生」（愿）听到的人，通通「一时」就「悟解」，都悟到了。「师言」六祖大师就说，善知识啊！如果要修行在家也可以，不是说一定要在寺院里来修，那如果在家可以修行，就好象东方人心善一样，那

如果在寺院里出家若不修，就好象西方的人心恶，这样就没救了。所以心如果能清净，就是「自性西方」，「自性」里面有「西方」，自性「生出西方」，因为（悟了）「自性」，你要生到「东方」也可以，（或者）「生出东方」也可以，它要生出东方的「琉璃世界」也可以，（甚至）要「生出」西方的「弥陀世界」也可以，乃至「生出」北方的（佛）世界、南方的（佛）世界通通可以啊！所以，这叫「自性西方」。那自性只要清净的话，了了见性就一切成办。

「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在家的人要如何修行，希望大师给我教授，六祖大师就说，我就给大家作一个无相颂，大家如果依照这个「颂」来修，就好象常常与我在一起一样，没有什么差别，那如果说没有照这样来修，虽然剃发出家，这样对修道来说，也没有什么帮助。「于道」就是于修道，这「道」是指修道。于修道也没有帮助。

现在，关于往生西方，我来讲一个道理，你就马上心理就会安心，这就是「顿顿」之法。这个「顿」是「顿悟」的那个「顿」，不是金字旁的那个「钝」。我们知道有「五方佛」，对吗！「中央」是什么？是「毗卢遮那佛」，对吗！然后东方呢？「阿閼鞞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这个是密法里面的啦。那么中央「毗卢遮那如来」又叫「大日如来」，「大日如来」然后，东方「阿閼鞞佛」就是（主）「菩提心门」，南方「宝生佛」是（主）「修行门」，西方「阿弥陀如来」是（主）「菩提门」，北方「不空成就佛」是（主）「涅槃门」。「菩提心门」又叫「发心门」，所以发心、菩提、涅槃，这个东南西北四方佛，（是）毗卢遮那如来（的）「四用」，毗卢遮那如来是「体」，四方的「四如来」是他的「四用」，「四种作用」（从大日如来）产生出来，这样知道吗？然后，四方的「四如来」或是说「五方佛」再各配「四菩萨」，中央的就是「四波罗蜜菩萨」，然后东南西北方再各配「四菩萨」，就成为「十六大菩萨」，那十六大菩萨就称为「十六大生」，在密教里面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十六大生」呢？也是从这个「四方佛」里面化出来的，这便是「用中之用」。所心你看、只要看这个，你就心中所有的分别都没有了，那有什么「宗派」的分别，中央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一般

都说这是修密的啦，对不！东方阿閼鞞佛是由大日如来发出这个「菩提心门」，就是发心了、开始发心，「发心」以后才能修行嘛！「修行」所以得种种「宝」啊！所以成就「宝生佛」，然后那因为修行的关系，就得「菩提」，因此阿弥陀佛主「菩提门」，然后再到「不空成就佛」，「不空成就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这只是不同的名称而已（其体则同），但是释迦牟尼佛也是「大日如来」的化身，那「不空成就佛」也是「大日如来」的化身，这样子，那就是「同体不同名」，也不同「用」，这样。所以你这么一看的话，那有什么「宗派」的分别，「一切都是大日如来的体及用」，这根器下劣的人「妄生分别」，如是而已。这样听了有安心吧！所以你还要去「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怎么样，要到那里去呢？「哦！我一定要到药师琉璃光如来那里去」，因为一切都是「大日如来」之「用」。

你最终要成就的是什么？最终要成就的是「清净法身」，若能成就「清净法身」，那就是「自性」成「大日如来」，「自成毗卢遮那如来」。所以，如果你到比较高的层次以后，往下面看的话，就觉得下面的「妄想分别」、「虚妄分别」都很可笑。可是众生执着，「听一个影，生一个子」（台语：捕风捉影），生了一个子之后，接下去又「生三个孙」，这样。所以那「执着」（一直）不放，你要破除他那执着，很困难，（一定）要跟你争得面红耳赤，所以这很困难。那你如果说往比较高的道理一看下来，就一切都冰消瓦解了。好！看下面。

经文：〔颂曰：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心平」啊！这个「平」就是平和无波的意思，平和、和平，心如果是平静，跟池塘的水没有波浪一样，叫做「平」。也就是说心中没有烦恼，没有恶心，没有邪念，叫做「心平」。所以没有恶心，没有邪念，那么就清净了，对不？平静无波嘛！那么「何劳持戒」，为什么要持

戒。可是你不要这么一听说，（就）「喔！那就不用持戒啦！」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看你有「心平」吗？你心还没有「平」嘛！所以还是要持戒，所以（持戒）没有「放假」。所以要到了什么（境界才叫「心平」）？（要到）心里面没有恼害心，没有恼心，没有害心，没有烦心，没有杂心，没有恶心，没有染心，才是「心平」，对吗？才是「平静无波」。那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呢？还是要持戒，可是你如果达到这个程度以后，自然就不用持戒。这意思就包括什么？包括那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如来说法如筏喻」，如来说法好象筏喻一样，那个「皮筏」或是「木筏」是要让你登岸的，到了岸以后，就「舍筏而上岸」嘛！你不要再背着筏走，这样子。所以，你如果心里已经「平」了以后，那戒律对于你的话就很自然啦！你也没有所谓「持」、「不持」了，对不对。（那时）你根本就「于戒法自在」了嘛！你不觉得持戒很痛苦啊！那如果开始持戒的人，哇！好象很束缚的，对吗？但是如果说已经「心清净」的人，那戒法本来就对他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叫他不要照着戒法来做的话，那他又反而变得很痛苦了，因为「污染」嘛！对不对？所以看经要会看，很多人看「六祖坛经」就生出种种的误解、曲解，而以为说「喔！那习禅的人都可以不用持戒，都可以乱搞」，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啦，习禅的人才是最严格的啦！为什么？「起心劫念」都要「了了分明」，都要没有过错，那举止动静（就）怎么会有错呢？对不！所以后世的所谓「狂禅」，那都是愚痴的人乱搞。狂禅好象「癫狂」一样，好象疯子，而且心里面很「狂妄」。

「行直何用修禅」，这个「行」是指「心行」，如果你的「心行」已经直了，「直」就是没歪曲，没有邪曲，那为什么还须要「参禅」呢？

那你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禅」？「禅」有跟那个「禅定」合在一起讲的，那么「禅定」原来叫「禅那」，「禅那」的意思「大智度论」里解说叫做「调直定」。因为我们众生的心都弯弯曲曲的，所以要把它调伏，调伏变成直直的。怎么讲呢？因为如果弯弯曲曲，那个心路如果弯弯曲曲的话，一样会藏污纳垢，而且不通畅，好象一条水管，你如果让它弯弯曲曲，水就比

较不通，比较会塞住，对吗？那如果一条水管直直的，水一洩就出去了，直直的比较流通，所以就不会阻塞吗，对吗？那一条管如果弯弯曲曲，就很容易阻塞。同样我们那个「心路」如果是弯弯曲曲的话，那么也很容易阻塞，会塞车，对吗？好像台北的路一样。如果直直的、宽宽的就不会塞，那一塞的时候就很烦恼，不通畅的时候就会烦恼。

我们为什么要「习禅」呢？「习禅」就是要把这个心调得直直的，那心路一通畅，就（觉得）舒畅，对不对！这个「龙树菩萨」作（了）个比方，我们众生的心就好象一条「蛇」一样。你看蛇走路怎么走的？一定是这样（弯弯曲曲S形）的走啦，蛇没有这样（直）走的啦，对不对？那龙树菩萨说就好象我们抓到一条蛇，我们把那一条蛇放到一根竹子里面，把那个竹子的竹结都打通，再把它放进去，那只蛇一定是直直的，这样懂吗？所以「习禅」就好象弄一支竹子，没有结的竹子，然后把我们的「心蛇」放到那个竹子里面，然后它自然就直直的（了），那条（心）蛇就不会装疯卖傻了，不会弯弯曲曲的，这样子叫做「调直」，把它「调伏」、让它变「直」。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巧妙，因为我们的「心」就象蛇一样，而且还有「毒」啊！也邪恶啊！走路的时候也都弯弯曲曲地，都没有直行的。所以（用）「习禅」把它（心）调直，调直以后才能「得定」，若「心不直」就不能「得定」。那「心」为什么「不直」？因为有种种贪欲，所以「不直」。

那如果要「习禅」就是要「得定」，「俱舍论」里面讲说「离欲得初禅」，如果离了「五欲」才能够得「初禅」。所以离了「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这五欲的贪著，然后才能够达到「初禅」的境界。「初禅」是什么？初禅就是「色界」，就是（已）出离了「欲界」。我们不是说要「超三界」、「度三界」吗？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你如果得了初禅以后，就已经出了欲界了。所以如果要超越「三界」，先要超越「欲界」，那超越「欲界」就得到「初禅」。

那为什么不能超越「欲界」呢？因为有种种「欲」。

为什么不能得到「禅」呢？那就是因为有种种「欲界系」，有种种「欲界系烦恼」。所以要

先调心，把这个「欲界系」的烦恼，调直了以后，然后才能得「初禅」。

所以他这里讲说，如果「心行」是「平直」的话，那何须要「修禅」呢？可是反过来跟上一句一样，那你说「喔！你看这一句话说，那我们就不用修禅了，六祖大师说我们（可以）不用习禅」，不是啦！你心行还没有「直」嘛！所以你还是要得借着这个「习禅」来令「心行调直」。这样听懂吗？

但是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不可思议的，这很奇怪，因为佛法里面有种种法，但是最不可思议，就是这个盘腿坐，你这个双腿结跏趺坐，然后精进的去修，当然要知道法门啰！很快你就自然的对这个「五欲」（能）离欲，就不喜欢了，很奇怪，你就自然不喜欢了，不晓得为什么？那用别种做法都没有办法，那念经啊、或是说其它的法门恐怕也可以达到这种地步，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盘腿坐」。盘腿坐，然后再思维佛法，很快就可以离开这「五欲」的贪染，你不用用心（说）「啊！我不要贪著五欲」，他自然就不贪著了，这很奇怪。然后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自然就不喜欢，不晓得为什么？就好象你念「地藏经」念多了，你自然就不喜欢吃肉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也是不可思议。

所以要「离欲」最直接、最快的方法就是「坐禅」。那么「离欲」可就是所谓的「出三界」，对不对？

而「坐禅」就可以先「出欲界」，出「欲界」的时候，就得「定」了，若「得定」就到了「色界」了。「色界」有「四禅天」嘛！然后得到「四禅」以后，再超过（四禅）以后，便得「四空定」，于是就出了「色界」，出了「色界」以后，就到「无色界」，等到了最高的「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定」的时候，然后接下去就证「四果」（阿罗汉），那就出了「三界」。所以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很快，也是很危险，因为太快了，速度太快，好像骑摩托车，骑二千CC的摩托车一样，那是很快的。但是，虽然很快能到达目的地，也很快死。这不用说怎么死，就说（在骑高速摩托时）路中间有一块小石头，你去踏到就完了，对吗？不能翻车，你

若（骑慢车）翻车了没关系，若骑五百 CC 翻倒了，那就稳死了。好！

「行直何用参禅」如果你的心已经调直了，那还需要「参」什么「禅」呢？就不用再执著什么「禅」。但是，问题是你「心行」否定没有「直」呀！所以还是要参禅，没办法，还是不能「舍方便」，（还要）不舍方便，这样啦！「菩萨修行不舍方便」。「方便」是什么意思？「方便」就是「法门」；「方便」不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方便方便」（图方便）那个「方便」，这个「方便」是「法门」的意思。

「恩则亲养父母」。「恩」就是有恩爱，有恩爱的话就要报恩，那就要「亲自、亲身」去奉养父母。不是说叫一个使用人去奉侍你父母，不是顾一个老妈子来照顾你爸爸妈妈，不是顾一个特别护士来照顾你老爸老妈，这样子叫做孝顺，叫做有报恩，不是啦！要自己（亲自）去做，自己帮他倒屎倒尿，就象以前他帮你倒屎倒尿一样，自己用饭给他吃，他若自己不能吃，要喂他，你要自己喂他，不要叫护士喂他，这样子才是有恩。

「义则上下相怜」，「义」就是「合宜」的意思。「有义」有合宜的事情，想要行「义」就要上下尊卑都怜爱，互相疼爱，上面的人要疼爱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要疼爱上面的人。「让则尊卑和睦」如果能够谦让的话，那么就是尊卑上下都能够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如果能够忍的话，那所有的恶都不会喧腾，就不会「起来」的意思，不会吵闹，因为你可以忍吗！「忍」就不会喧腾起来了。

「若能钻木出火」如果世间有「钻木出火」这种事情，有这种「坚定」的心，你要取火的时候，用木柴去钻木，有那种坚定的心，就可以把它钻出火来。那若以同样的坚定的心去修行的话呢？就「淤泥定生红莲」，就在淤泥里面一定能生出红莲，「红莲」就是生于淤泥而不著于淤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所以莲花代表佛教的意思是这样子。「莲花」是什么意思呢？「莲花」是从那臭泥巴里面生出来的，对不对？那个「臭泥巴」是什么？「臭泥巴」就是众生。因为「众生」是污染的，对吗！所以那个「淤泥」就是「众生」。那个「莲花」是什么？

「莲花」是佛祖的「慈悲」跟「智慧」，佛祖的「慈悲智慧」是从那里来的？依照众生来的。以有众生才有佛祖的智慧，若无众生，就没有佛祖的智慧。所以，有淤泥才有莲花。你把莲花种在很干净的泥土上，（会）稳死的。所以有众生的烦恼，才生出佛菩萨的「菩提」。但这个佛菩萨的「菩提」虽然从众生「烦恼」里面生出来，可是他又不著、不执著，（其花）并不是趴在（淤泥）上面，而是它那个「根」、莲花的根（确）是在那淤泥里面，但是莲花本身并不在淤泥里面，对吗？所以它的「根本」是在淤泥里面，但是它的「花果」却不在淤泥里面，这个你要注意，这是很重要的，注意啊！这也是一道很好的题目，考试题目。例如说「试解释莲花在佛法中的象征或代表意义」。哇！这样子就又「头上一个大洞了」（台语：头很痛）。还有呢？

「莲花」它不但「从淤泥出」而「不著淤泥」，（还）甚至于它也是依靠「水」，对吗？「依靠水而不著水」，它是在水上，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象征。所以「佛菩提智慧」是出于「众生烦恼」，虽依「众生烦恼」之根本而出，但是又不在「众生烦恼」之中。注意我刚才讲的话，「又不在众生烦恼之中」。那如果你把莲花从那污泥里面把它拔起来，把它的根从淤泥里面连根拔起，那个莲花很快就死掉了，对不？所以「莲花」不能离于淤泥而能生长，那也就是代表说「佛菩提」不能离于「众生烦恼」，而能够有佛菩提。那「佛菩提」它的「根」虽然生在「淤泥（众生烦恼）」里面，但是「佛菩提」并不就是（众生烦恼），那个莲花也并非就是「淤泥」，对不对？「莲花」与「淤泥」是有别的，有差别的。好好去思维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题。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好的药，古时候的药，都是苦的，你如果要吃甜甜的药，古时候是没有，要不然你就要加糖，或是加一点甘草。那逆耳的都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要怎么样才能改过，必须要先「知过」，先「知过」然后「认过」，先「不覆藏、发露、认过」，「发露」就是「认过」，然后最后才能改过，次第是这样子的。知道自己过错，真的知道自己有过错，知道以后，不覆藏、不掩盖，因为我们做错事情都会怕别人知道，对吗？做错事不能

怕别人知道，尤其是修行方面，不能怕师父知道，反而更须要跟师父讲，讲说（弟子）我那里做错，那条戒律或是做人，有不对的地方要发露，「发露」就是「忏悔」，发露是要自己（主动）讲出来，因此「发露」就是要「认过」，「认过」以后才「改过」，你若不承认过错的话，然后又讲一大堆理由，那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合理化借口」，一大堆借口，这样就无用，就不能真正改过。那如果能够改过的话，「改过」是什么意思？六祖大师这部经的麻烦就在这里，他用字都很简单，那「改过」的意思就是「除恶」，除恶或是「断恶」。改过除恶以后呢！就一定会生出智慧，那你如果不改，死鸭子嘴硬，一定就一直懵懵懂懂、糊里糊涂。「护短心内非贤」，「护短」就是护己之短，如自己有过错，然后就保护自己，替自己讲话，讲了很多借口，这种人心内非贤，「贤」就是「善」，他的心就不是好的，所以修行人「会」就说「会」，「不会」就说「不会」，「做不到」就说「做不到」，不要做不到，而说一大堆理由，甚至于说「啊！佛祖说的这个已经不合时代了」，这样说就是谤佛了，你知道吗？那你比佛祖利害了？你可以判断佛？对吗！你能判断佛说，那些合时代，那些不合时代，这样对吗？所以那样子的话，讲一大堆借口，自己做不到，又讲一大堆借口，然后又说「啊！这二十一世纪佛教，要怎样、怎样」，那如果是这样，如果说历代都这个样子的话，那早就没有佛教了，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需要，对吗？那佛法都要去迎合这个世间的无常败坏的需要，而且每一个地方的需要也不一样，对不对！怎么还会有佛法？（这样）早就没有的啦，对不对！所以不能把佛法拿去依着「时间地点」等而改变，不可以这样子。如来是「一切智人」了，他讲的这个「法」，是可以适合所有的时间、空间，所以才是「一切智人」嘛！所以（佛法）不会因时间、空间的改变而不合用，因为它是针对著「人心」、「本性」而来的，而人的「身口意」不管时间、空间如何，人的「贪瞋痴」不管时间空间的转变，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非洲人也好，他的「贪瞋痴」还是一样的。古代人的「贪瞋痴」也还是「贪瞋痴」，现代人的「贪瞋痴」还是「贪瞋痴」，只不过古代的「贪瞋痴」所「贪」的东西呢？或许有些不一样，因为现在还贪汽车、洋房、冰箱

等等，古代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古代自有他可以贪的东西，人有今古，但是那个「贪心」是一样的，贪的东西或许不同，而「贪心」则是一样的，「瞋心」也是一样的，「愚痴心」也是一样的，所以佛讲的这些「法」就是要度这个「贪瞋痴」，愚痴，忌妒等等这些「心」，那么「法」怎么会有因为时间改变而须改变的呢？没有。所以必须要如是坚定的相信这个「正理」。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日」啊就是平日、平时，「用」就是起用，起用什么？起用真性，起用我们的「真如本性」。如果悟了以后在平日就启用你的「真如本性」，然后来常行饶益。饶益什么？饶益众生，就要开始利益众生。不要说自己悟到以后，就只自己自受利益这样就好了，还要利益众生。「成道非由施钱」这句话很重要了，要成道不是说施钱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末法时代就很颠倒，变成都在把佛法「贬级」，把佛法「贬为世间法」，所以就做了很多公益事业，那跟佛法，说实在就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那是「世间福」。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这菩提的觉性，只应该向自心里面去求觅，令「自心自觉」，「何劳」为什么要劳动的去向外面去求玄，「玄」就是玄妙的道理，因为所有的玄妙道理都在你自性里面，你到外面去找的话，你是虚费功夫，冤枉勤劳，找错方向了。应该怎么样呢？所谓的回光返照，「返照自性」，这样才对！

「听说以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就是听我这样说、解说了以后，然后你就依着这样去修行，这样子，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会显现在你的眼前，（此即）「西方现前」。这个就是「顿生西方法门」。

第二十五集完

六祖坛经义解

疑问品第三，定慧品第四

二十六集

上一次讲到这个偈子完，今天继续讲。

经文：〔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时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这时候六祖大师又说了，「善知识」诸位善知识，「总」就是大家，大家都必须要依照这个偈子来修行，顿「见取自性」，这个「见」就是顿见，顿时见了自己的自性，成自受用身。「直成佛道」，这个「直」就是没有纡曲，也就是说不走冤枉路，也不绕道，不依余法，不依其它法门，就依这一个法，依「本性」这个法，直了成佛，「直成佛道」。「法不相待」，这个「法」是指一切法，那么一切法无常迅速，所以不待人，因此要努力赶快修行。「众人且散」大家现在可以散去了，讲经这一会完毕了。「吾归曹溪」我现在就要回到曹溪去了。「众若有疑，却来相问」大家如果有疑问啊，就来问，这个「相」是语助词，与「却来问」一样的意思，这个「相」不是「互相」的意思。「时刺史官僚」这个时候「韦刺史」跟所有的官僚，以及在会的所有善男信女，大家统统都得到开悟，「信受奉行」。

这一品「第三品」到此为止。接着讲：

#### 定慧品第四

经文：〔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若诤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闇。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在这个前面，越是前面的品，越讲的是原则上的。那现在渐渐讲的就是实修上的东西。所以前面是「总」，现在是「别」。要了解这个「总的」，然后才有「别的」，别相的修行。这个「定慧」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学佛就是学「戒定慧」，对不！但是六祖大师所讲的「戒定慧」在这里又不一样，依一般而言「慧」在这里，这样子。一般讲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定」是一个体「定体」，然后「慧」呢？是「慧」所发出来的「作用」。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它比较活泼一点的话，那不妨画几个这样、跟闪电一样发光（师父在手写板上画了个图），这个「慧」会发光，怎么发光？那个「定」好象「灯泡」一样，这样子。一般来讲这个「定」就是「禅定」，依于「禅定」而有「智慧」。那么，因为讲到「禅定」，所以就跟打坐有关系，这个打坐很容易出毛病。下面会讲到，有一些打坐上的毛病，等一下再一起讲好了。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我这个法门是以定慧为本的，虽然说是「见性法门」，但是我这个「见性法门」并不是说不要「定慧」，也是要「在定有慧」才能「见性」，所以并不是什么都不修就可以「见性」，不要误会。所以现在就讲到这个「见性」的「入手功夫」。前面是讲「总原理、总原则」嘛！那现在就慈悲开示这个「入手功夫」。

「大众勿迷，言定慧别」诸位大众啊不要生迷惑啦！「言」而说「定慧」两个是「别」，「别」就是不一样，不要说「定慧」是不一样的，这里就是说，六祖大师的意思是「定慧一体」，定慧是「一体」的，不是「二」，不是「二」就是说，不是「二体」，不是有「两样东西」。六祖大师所开示的这个「定慧」跟一般人所讲的又不一样，是比较高一点的、比较深一点的。一般讲的话是说，「定」是定嘛，「慧」是慧，两个就不是一样。但是他讲的比较根本的，「定」跟「慧」其实是「一体」的，是一样东西，不是说「一体两面」，而是同一样东西。

「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定啊是慧的「本体」，慧呢？是「定」的作用，「定体」上所发出来的「作用」。就好像我们人有「身体」，那就有种种的「行住坐卧」之「用」，乃至「语默动静」种种「作用」，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那「定」是「慧」的「本体」，也是一样的意

思。下面这句话又更深，而且更究竟了。

「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即」就是「在」的意思，在慧之时，在有智慧生起来的时候，即「定在慧中」，「定」是在有智慧生起来的时候，那么「定」就在「慧」里面；也就是说，当智慧生起来的时候呢，在这个智慧里面，「本身」就有「定」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法不孤起」吗？而这个智慧生起来的时候啊，它不是（单单）「只有」智慧，它一定是包含了「定」在里面的，（因为）如果没有「定」的话，就没有「定心」，这个「定」当然是指「定心」，若没有「定心」的话呢！那么这「智慧」也不会起来，这个智慧当然是指「出世间的智慧」（即）「无漏慧」。所以「智慧」里面一定是有「定心俱起」，唯识学上叫「俱起」，或是「相应」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当「慧」起来的时候，「定」一定是「与之俱起」，所以它不会「独起」。这样懂吗？这是究竟的讲法。「即定之时，慧在定」，相反的呢？如果有「定」产生的时候，或有「定心」产生的时候，那时候「慧」就在「定」中，（在）这个「定」下面你要加一个「中」字，变成「即慧之时，定在慧中；即定之时，慧在定中」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也就是「定中有慧，慧中有定」的意思。所以如果有「慧」的时候，不会光是全都是「慧」，「慧」里面一定有「定」。相同的，那有「定」生出来的时候，也不光是只有「定」，那其中也一定有「慧」。那现在再讲一个道理，我们平常不是讲说「由戒生定，由定发慧」，这个是什么（法）呢？这个是「权法」。「由戒生定，由定发慧」这个讲法是有次第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等于是「分解动作」，是修「定慧」的分解动作，那勉强给他这样子「分解」一下，是「由戒生定，由定发慧」。事实上「定慧」是「一体」的啦！就好像如果我教人家太极拳的时候，说要作什么「上步单边」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动作（师父比划动作），那我都要分解说，一二三这样子，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这样子做的（即在熟练之后还按分解节拍做动作），你做的时候绝对不会这样子（师父比划按分解节拍作），那变成机器人了，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嘛（很联贯的动作），所以这就是「连续动作」啦！若讲「定慧一体」就

是「连续动作」，而讲「由戒生定，由定发慧」这是「分解动作」。那世界上绝对没有一种东西是「分解动作」，所以这个「分解动作」是一个「方便」，是教学的时候的方便，是为「初学者」的方便，那真正在「实际上用」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分解，你不可能是那样「分解动作」，好！那么这个是从表面上说。

那我们再更进一步讲，你就更能够相信，而且知道这个「定慧」是「一体」的。我们不是有那个「五停心观」吗？五停心观「不净观，因缘观，念佛观，无常观」等等，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观」。但这些「观」拿来做什么用的？还有「数息观」，这些「观法」都是来修「定」的，对不对？还有「四念处观」也是啊！所有的「观法」都是拿来「修定」的。

那么「观」是什么？「观」是「慧」。所以这个就是以「慧观入定」，（如）我们以这个「数出入息法」然后「摄心」，因为「观出入息」而「摄心」，然后「摄心」而「得定」，所以这个「观」的时候就能得「定」。所以「观」就是「慧」，就是「即慧之时，定在慧」，「定在慧中」，你在「观」的时候就有「慧」。因为有「慧」、有「慧观」，然后更「摄心」，专注于这「慧观」，因此「定」就产生了，种种的「慧观」都是「修定」的「方便」。所以「慧」里面有「定」，不是很明显吗！那么再说呢？等「摄心不乱」了以后，用这个「慧观」摄心不乱「得定」了，然后再更进一步以这个「定心」来「观」更深的法、更高的法，所以等于是「层层相因」。这个先用「慧观」来「摄乱心」，然后「乱心止息」以后「得定」，再以「定心」去「观」更高的法，又得到更高的「定」以及更高的「智慧」，就这样子啦。所以，事实上「定慧」是不能「分家」的。但是因为众生越来越根器越差、越愚痴，所以都把它「分家」啦！

所以有的人修「戒定慧」；有的人光持戒，不修定不修慧；有的人光修定、光打坐，也不持戒，也不修慧；有的人光修慧，就看经，也不持戒，也不修定；那有的修两个，他持戒和修定，但是他不看经，那么便不能「思维正理」，不能思维佛的无上智慧；有的他持戒以及看经，但是他不打坐、不修定。（因此戒定慧三学）可以做种种的「排列组合」啦！但这样子都不对

的，因为「定慧」是不能分家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譬如以学英文来讲，不会学英文的人，把英文这个语言，分割成很多零件，他觉得我现在单字太弱了，就专门去背单字，背单字的时候很专一，其他什么都没有，他的单字里面不包括成语，甚至也不包括发音，也没有文法，就是光背单字，然后单字背完了再去买一本，说我现在要加强我的「成语」，就去买一本「成语大全」就来背了，他成语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成语，也没有单字，也没有文法，也没有例句，什么都没有，就是背成语，等等。那有时候他又觉得他的「文法」太弱了，单字、成语背过了，文法太弱了，就开始背文法啦，专门研究文法。所以这种人一定是一靠子学不通。会学的人啊！一定是读「单字」的时候，有发音、有例句、有文法；那读成语的时候也是有单字，也有文法，也有例句，什么都有啦！就是英文是「一体」的，不会给它「肢解」开来。那不只是学英文是这个样子，譬如说学音乐也是一样啊！你把音乐都是各种音符当做一体，那不会把它肢解。那学佛也是一样，这个学佛的「戒定慧」把它（要）当做「一体」来看，这整个都是「佛道」，所以不能把它「肢解」。甚至于不但「戒定慧」是一体，「禅净密律」也应该是「一体」的，这个请各位注意听，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诸法一相」，「禅净密律」也是「一体」的，不要把它「分家」，「不分家为上上根，分家分宗分派为愚痴人」，愚痴人就有这些「分家」的事情，那就好像这个愚痴的子弟啊要分他父亲的家一样，父亲过逝就要分财产，那一分当然势力就小了，是一样的。

所以「戒定慧」不要把它「分家」，那「定慧」更加不能「分家」，它应该是「一体」的。

「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如果了解知道这个道理，这样就是「定慧等」均等、平等，均等修学。那「定慧等学」就是「三昧」。

「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修道的人啊、学道的人啊，学什么「道」呢？学「无上道」、「佛道」。若是学无上佛道的人啊，切莫说是「先有定」然后「再发慧」，或是说「先有慧」而「后发定」。「各别」就是说这两个是有差别的，不要这样说，因为「定慧」二者是「俱

起」的，不能「单独而生」的。所以有「定」的时候必定是有「慧」，有「慧」的时候也必定有「定」，没有一个「慧」是说只有「慧」而没有「定」，也没有一个「定」说只有「定」而没有「慧」，这个是指「佛定」跟「佛慧」而言；佛道的「定」跟佛道的「慧」，一定是有「定」的时候必有「慧」，有「慧」的时候必有「定」。那会不会有「定」的时候没有「慧」，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有，（就是）外道、凡夫、愚痴人，那越定、越修越定、越定越憨，这样子；那么有没有一种相反的，有没有一种「慧」，只有「慧」而没有「定」的？也有，那也是凡夫、外道的「言说戏论」，那个「慧」不是真正的「慧」，是「狂慧」、「邪慧」，（它）没有「定体」，也没有「定心之体」为依据、为根本。

「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如果产生，这个「作」就是「产生」，产生这种见解的人啊！就是「法有二相」，就是「见法」不是「一相」啊！什么是「二相」？就是有「分别」，这个分别是指「对立」的意思，就是「法」相互对立，那样的话，法是「对立」的或是「有对待」的，有「对立」、「对待」的话，就是有「冲突」，那如果说有「对立对待」，法成「二相」的话，就会变成说「口说善语，心中不善」，嘴巴讲的是很好听的好话，但心里面却怀着不善之念，那如果心里面有不善之念，如果依这个「俱舍论」来讲，或是依这个「唯识学」来看，是绝对不会得「定」的。为什么？因为经里面一再的讲啊「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伺」，「初静虑具足住」。

「离欲」离一切贪欲、离五欲，及「恶」法以及「不善」法，然后心里面呢「有寻」，「寻」是心的粗的动相、「粗动」，「伺」呢？心的「细动」之相，「初静虑」就是「初禅」。「初静虑具足住」就能够得到初静虑具足住，那就得「初禅」。那如果再讲得更简单一点的话，就是说「离欲得初禅」，这个「离欲」就是指「离五欲」。那么这里主要讲的是那个「离欲恶不善法」，那么要「离不善法」，心中没有不善，才能够得「初禅」。所以要入「初禅」一定要心中没有「不善之法」。

那个「离欲」就是因为离了「五欲」，然后得「定」就出离「欲界」。不是要超「三界」

吗？「出三界」，得了定以后就出了「欲界」，来世就不会再来这个「欲界」受生，来受苦受难，然后再得更深的「定」，再继续修再更深的「定」就入「色界」，然后更深的「定」就到「无色界」。但是如果不修「佛定」的话，顶多是到「无色界」，那还是在「三界」里面，那还是会堕落下来，这样子。那除非是进修「佛定」，进修「佛定」不一定要修到那个无色界的「空定」，通常佛只鼓励你修到这个「色界」的「第四禅」，然后以「第四禅」的定力来修「四谛观」，或是修种种的「慧观」，然后就能破无明烦恼，然后入这个不管是小乘的「四果」，或是大乘的种种的果地，都是以四禅、色界的「四禅」、「第四静虑」这样子就够了。为什么？因为色界还是「有色」嘛！「有色」的话那么容易修，「无色」的话心「太定」了，太定了然后心会贪著那种「定相」，那就不想动了，所以「慧观」少，这样子。所以佛在入涅槃的时候，也是于「四禅」入涅槃。

「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嘴巴是讲了一些都是好话，但是心里面没有善念，「空」就是徒然，徒然有定慧，「虚有其表」啦！这个有定慧，不是真正的定慧，是假相的定慧。为什么？因为心中还有不善之念嘛！那不善之念就是心中有「恶」，有邪恶之念，那么不是真正有「定慧」，所以就叫「空有定慧」。「定慧不等」那这样子呢？因为虚其表啊！所以这个「定慧」一定是不均等的，一定是不会平等的。「若心口俱善」，「心」就是内心，所以内外都是善的，那么就内外一如，「内外一如」，「如」是平等的意思，那么是表里相应。「定慧即等」那么此人即是定慧即等，这个人就是「定慧相等」。

那么「定慧均等」就是「三摩地」。这个「定慧」本来是一体的啦！应该是「同时修」的，但是因为有些人根器太差，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分开修，分开修以后，好像一部汽车一样这个零件分开造，然后再把它拼起来，可是拼得不好的时候，还会掉下来。拼起来以后，螺丝要锁紧。但是你如果是「定慧一起修」的话，那就是「一体成型」，整个是「铸」出来的，这样比较牢固。那你如果是拼出来的，零件有的是韩国造的，有的是刚果造的，有的是巴西造的，

拼起来就走没两步都散掉了。所以你也可以拼装车（一样修）啦！先拼「定」啊！「定」拼好了以后再拼「慧」，然后接着再把「定慧」拼起来，那定慧拼起来是不是真正能够变成「三摩地」呢？因为「三摩地」是「定慧均等」的结果，也就是「集大成」，「定慧均等」的结果就是「三摩地」，但是你那个拼装的「三摩地」是不是能成真正的「三摩地」，可以走多远，那就看你拼装的过程怎么样！

「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自悟」就是说这个法门必须要自己「悟」（然后）依而修行，不在于跟别人争论，辩、辩了半天，到底是「慧先」还是「定先」，还是「定先慧先」或是等等，那么就钻牛角尖，那只是在争论，没有用，所以辩论到后来就是争意气啦！现在很流行举办佛学辩论会，你辩赢了不一定道理就在你这一边，只是表示你会讲话，或是说不是你会讲话，有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讲赢了不一定道理就在你这一边，所以争论没有用，更何况佛法是在于修行，「唯证方知，不在于口辩」。

「若争先后，即同迷人」如果跟别人争论说，到底是「定慧」孰先孰后，应该先修定呢？还是先修慧呢？有的人说你应该先饱读经书，亦即先修「闻慧」，然后再开始修「定」；有人说，你若不先修一点「定」的话，没有「定心」，你看经也看不懂。就这样争论不休，「即同迷人」这就是迷惑的人才会有这个样子。

「不断胜负」就是不断「求胜负之心」。什么求胜负之心？就是要辩赢人家，我看得对，你说得错。「却增」，「却」就是反而，反而增加了「我法」（即）我执跟法执。「不离四相」这样的话就「不离四相」，因为有法，我执跟法执，就一定是在「四相」之中。「四相」是什么呢？「四相」就是「金刚经」里面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当然这「四相」不一定是这四个，也有「生住异灭」也是「四相」，「成住坏空」也是「四相」，不过这里所指的「四相」是指「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什么叫寿者呢？又有一个翻译把他翻成「寿命」，寿者就是寿命，「寿命相」；什么是「我相」啊？「于五取蕴中见我，名之我相」，于五取蕴中

见「我」，或是见「有我」，称为「我相」。什么是五取蕴呢？「五取蕴」就是「五蕴」。为什么加个「取」呢？因为这个「五蕴」啊都是因为这个「取」而「有」，所以称为「取蕴」。在这个五蕴身心之中见有「我」之「相」，故称为「我相」。那么这个「我」啊本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你用这个哲学的思维来看啊，你去找那个「我」，那个我只是一个「概念」，印度人就是常要找这个「我」字，然后印度哲学中有的人，就把这个「我」字「具象化」、「具体化」，于是就把「我」当做一个「实体」，所谓具体化就是当做一个「实体」，那么这个「我」啊！有的印度宗派见「我在色中」，我在这个「色」就是「色身」里面，那有的见「我在色中，我大色小」，或是「色大我小」，或是「色在我中」，也有大小，「色大我小」、「色小我大」等等，然后「我在色中」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外」等等，「在内」、「在外」或是在「两间」，那就有种种的看法（印度96派哲学）。那么这些见解都是跟「我」与「色法」或是「我」与「五蕴」有关系。那么这个「我」跟「五蕴」可以是一样的，也可以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种种的分别。那么不管是怎么分别，总而言之都是「我见」。那么依于这个基本的「我见」，总共有六十二见（产生），所以「六十二见」都叫做「我见」，六十二见中的最基本的「我见」就是「萨迦耶见」。那么「于五取蕴中见有我」，因为见「有我」啊！就有我所，有的把「五取蕴」就当做「我」，乃至于是说「五取蕴」是「我所」，是我所有的，那个时候变成「我」是「主体」，「五取蕴」是他「所拥有的」。

那么因为有这个「我相」，那我是「主」啦！就有「人相」。人是什么？人就是「他」啦！别人，有「我」就有「他」，这个「他」当然包括「你」啦！就「我你他」都有啦！那个众生呢？众生就是「复数」的啦！以「我」来对「单数」的，就有「人相」，那么以「我」为主体来对「复数」的呢，就有「众生」（众生相），这样子，那么就是有「主」有「客」，这个「客」可以是「单数」或「复数」，「单数」的时候就是「人」（人相），「复数」的时候就是「众生」（众生相）。

那么这个「我相」呢？于「五取蕴」见有「我」就叫「我相」。那因为有「我」，所以就有「我见、我爱、我执」，所以「我相」的这个详细的细目啊、细分别啊，就是包括了「我见、我爱、我执」，这就是「我相」的内容。因为有「我见、我爱、我执」，所以成立「我相」。然后因为有「我相」，所以有「他相」，「他相」就是「人相」。因为有「他相」，所以也有「众生相」。那「寿都相」呢？就是一切众生的「寿命」有长短，乃至见自己的「寿命」有长短，因此有贪爱、有恐惧。那这个「寿命」是什么呢？「寿命」是一切福报的总说，「福报的总说」就是「寿命」。所以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或是「无量寿佛」，那么这个「无量寿」就表示他的「福德成就」的意思。所以一切「福」的最高成就，就是「寿命」。那为什么呢？譬如说一个人再有钱或是再富贵，但是他短命，没用啊！所以能够得长寿，是最大的福报，那当然这个长寿也包括健康啦！不会长寿又多病，那病奄奄的活到一百五十岁，那有什么用！变成植物人活到一百五十岁，所以这个「寿命」是包括健康。那么因为持戒清净、不杀生等等，得到寿命绵长，乃至于寿命的极至呢就是法身嘛！然后得「无量寿」，这就是「福报」的总说。

那如果见有「寿命相」，就是见有「福相」，有「福」就有「祸」啦！那就有「祸福之相」，「祸福之相」未断就是有「寿者相」。

佛讲这个（亡）「四相」，是给最大的最大的「大菩萨」修行的，因为大菩萨「不受福德」，「不受福报，不取福报」，所以「随缘度化」，他不管是生于那一道，不管那一道是这个福多福少，命长命短，他都没有关系，就只是为了度众生，就可以「随缘而受生」，这一般人是作不到的。好！讲到这里。

第二十六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定慧品第四

#### 第二十七集

继续讲「不离四相」。「四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金刚经」里面讲说要（修）「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相」就是没有「我见、我爱、我执」叫做「无我相」，不是把「我」灭掉，才叫做「无我相」，而是没有「我见、我爱、我执」，这就是「无我相」；那如果没有「我相」的话呢，那自然就没有「人相」；那没有人相，也就没有「众生相」，所以这个好像「骨牌定律」一样，「我相」一灭的话，那「我、人、众生、寿者」就跟着都灭了，因为这「四相」是依于「我相」而起。那么六祖大师是说，如果跟大家在这边争论，争论说那一个法「先」那一个法「后」，那么这个只会增加「我执」跟「法执」。因为有「我执、法执」，所以就不离这个「四相」的执着。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这个定慧啊，「犹如」就好象什么呢？「何等」就是「什么」，「定慧」好像什么呢？「犹如」好像「灯、光」，「灯」下面打一个顿号，好像「灯」跟「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假如有灯，就有光明，「有灯」就是有「灯体」，那么就有「光」，就有光明这「用」。「无灯即暗」那如果没有「灯体」之「用」呢就黑暗了。「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这个「灯」是发光的「本体」，那「光」呢是灯的「作用」，这个光明是灯的作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光跟灯这两个虽然「名」有两种，但是它的「体」、「本体」是同一个。「此定慧法，亦复如是」所以这个「定慧」、这一个法也是一样的意思。下面就是说「有体有用」，那么有「体」必有「用」，那如果「求用」就必须「具体」，有体必有用，求用必具体。有「体」就是有「定」，如果有「定」呢？有「定体」啊，那一定会有「慧之用」。这个「定」当然是指「佛定」，是真正的「定」，是依佛所教的种种的「观法」而得到的「定」。所以有这个「定体」，就一定有种种的「慧用」。那如果你要求「有所用」呢？那必须要具备「定之体」。所以，你要

有智慧呢？必须要有「定」才行。那再进一步讲呢？「离定无慧，离慧非定」，如果离开了「定」啊，也就是说「没有定」，没有「定」啊那一定没有慧；那离开了「慧」呢？那就一定不是真正的「定」，所以没有「慧」也不会有「定」（佛定）。所以「定慧」好像双胞胎一样，同时俱起。所以这个就是「定慧等修」的一个法门，「定慧一相」。接下来。

经文：〔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

《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着。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心不起，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常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六祖大师就开示大家说，众善知识「一行三昧」，这个「三昧」有很多种，有一种三昧叫「一行三昧」，什么叫「一行」呢？就是「修一种行」，修一种的行得到「三昧」，这样子叫做「一行三昧」，这个一行啊，通常是指这个「外相」上的。有一种叫做「常坐三昧」，有一种「常行三昧」，有一种「常立三昧」，都叫做「一行三昧」。「常坐、常行、常立」，「常坐」是比较平常的啦就说一直打坐、坐着都不动。最近有人在提倡日本有一种禅，有一位日本禅师提倡说「只管打坐」，听过没有？没有啊。这个学佛尽量少知道杂事比较好，但是有时候，这个佛教的「行情」也要知道一下。有一本书叫「禅门三柱」知道吧？是翻译的、洋人写的，一个老美啊，他忽然有一天想要修行，就跑到日本去学打坐，那其中的一个法门就是「只管打坐」。「只管打坐」教什么呢？什么都不教，就是「只管打坐」，就这样子。那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只管去死」，为什么？因为「大错」。必须要先有一点智慧，起「慧观」嘛！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七七四十九，反正就是「只管打坐」，你就是一直坐就对了，然后书里面讲说有几个什么「日本人开

悟的例子」，还有一章讲说有几个「西洋人开悟的例子」，那其中讲一个西洋人开悟的例子，就说他坐坐坐，坐到后来，忽然就，起先是脚痛，脚痛然后本来是双盘，太痛了变成单盘，本来是右单盘，右单盘太痛了，又换成左单盘，然后变成散盘，还是很痛，这样子。然后到后来，后来就有一点现象出现了，好像是肚子痛的样子，然后痛到满地打滚、上吐下泄，泻完了以后，然后就忽然觉得说不晓得怎么样，说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很轻松不怎样怎样，那身都轻了怎么样，然后见种种相，他名之为开悟。愚痴（师父说）。而写出书来，然后用英文写的，我们中国人还把它翻成中文。因为我讲我个「无上法」，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提出来，免得这个末法时期种种愚痴、愚痴的「相似法」太盛行。「相似法」上次讲过，「相似」的意思就是说「很相近，但其实不是，似是而非」，这样子就是「相似」。所以那个人并没有开悟，反而是「大迷」。其实他那个法门本身就不对嘛！那个打坐不能说光是坐，那个著「坐相」，你光是坐。那个其实是什么？那个是着魔。第一个是着魔；第二个是「业障现前」。什么「开悟」！糊里糊涂的。

那「一行三昧」中有「常坐」（三昧），所以不要「只管打坐」，你要了解「佛理」，然后「于坐中思维佛法」，这样子才对。「只管打坐」干嘛？练腿啊？所以有人甚至于很骄傲的讲说，我虽然最近坐的不怎么样，但是我的「腿功」大进。你又不是练武功，什么「腿功」。

那么还有「常坐三昧」，就是这个「三昧」是「常坐」。另外一种「三昧」是「常行三昧」，就是一直走（经行不断）不能停，一直不停地走，叫「常行三昧」。还有一种「常立三昧」，就是一直站着，不能动，也不能睡，你要睡的话，只能站着睡。

「常立三昧」就是「般舟三昧」。修「般舟三昧」知道吗？修「般舟三昧」不能够蹲下来，也不能坐下来，也不能躺下来，都不可以，只能站着，你如果要打瞌睡可以，但是要站着打瞌睡，这个功夫我在当兵的时候练过，但是我练得不够高就是了，我只是在排队的时候打瞌睡，行进中的时候还做不到，有人可以一边齐步走一边打瞌睡。「般舟三昧」怎么修呢？就是从屋

顶上吊一根绳子下来，然后就一直站着，那如果你受不了的时候，就拉着那个绳子，如果在打瞌睡的时候，也是拉着那个绳子，那不能靠墙，这样子。「般舟三昧」修成的时候，就「一切佛立」。所以「般舟三昧」又称为「一切佛立三昧」，前面有很多的佛都站在你面前。

「一行三昧」有这三种（即前面所说的三种）。那六祖大师所说的「一行三昧」并不是指这个「外相」的「三昧」，不是「外相」（上）的「一行」，那这「一行三昧」是指什么？是指一切处，不管是「行住坐卧」，「行住坐卧」就是「四威仪」，也就是说「四种姿态」，四威仪的意思就是四种「姿态」，都很有这个「威严」、很庄严叫四威仪。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你不是在走路啊！要不然就是坐，要不然就是卧。那个「住」是什么意思？「住」就是「站」的意思，站立。所以这身体的姿态啊！除了坐、卧、走路跟站以外就没有了，就是这四种。不管你的身体是取什么的姿势啊！「常行一直心是也」，都心里面、都是「一直心」。「直心」是什么呢？「直心」就是正而不斜、不曲叫做「直」，宽大、没有滞碍，这叫做「一直心」，因为路很直嘛！这个「心路」很直，所以宽大，所以不会障碍，不会塞车。

「如净名经云」这个「维摩诘经」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菩萨道场」，这个「净名经」上面是要加两个字，「直心是菩萨道场，直心是菩萨净土」这样子。这特别着重这个「菩萨」，为什么？因为菩萨的道场一定是要「直心」的，直心本身就是菩萨的道场，菩萨没有其它的道场，直心就是他的道场，也就是说舍去直心以外，那菩萨就没有道场了，所以菩萨心一定是「直心」，这个直心跟我们普通讲说「心直口快」不一样，「心直」可以，但「口不要快」，「心直口慢」这样最好，「心直口快」一定伤人，所以「心直口快」是没有脑筋，不动大脑，讲话都没有经过大脑，所以就「啪，一下就出来」，说什么「心直口快」，其实是没有脑筋，所以一出口就伤人。有人说啊「他是嘴巴不好，心不错」，其实嘴巴不好，心也不会太好。因为你心怎么想，口才会怎么说，对不对？「言为心声」嘛！心里的声音就是嘴巴说出来的声。所以有时候不讲话，但是心里面一直在吱吱喳喳地念，那念出来的时候，就是口说的，若没有念出来的，就

是心里面在唠叨。所以如果「口不好」，那人心也不会好，所以要注意。因此如果说「那个人他心很好，只是嘴不好而已」那是骗人的，不可能。除非怎样？他真的修行那么高，可以分身化身，所以心口可以分成两段，这样才有可能。但是既然口会不好，一定是没有修行，所以不可能这样子（即心口不同质）。

「直心是菩萨道场」，什么是「道」呢？心中有「道」的话，此心就是「道场」（道所在的场所）。那么直心是菩萨的净土，「净土」就是清净的国土。所以心要直，就不会弯弯曲曲，不会奸奸巧巧，不会要害人啊！不会有什么奸计等等，这就是「直心」。

「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不要说只有在心里「心行」，心里的「行」是「谄曲」，「谄」就是「谄媚」，「谄媚」就是巴结人家，爱捧人家的「屁股」，这样子就是「谄」，那会谄媚的人就是「势利眼」。那为什么会势利眼呢？因为心中有高有下，看到行的人就谄媚他，既然看到行的人就谄媚他，那看到差的人他就会欺负他，所以这种人不能修道，没有办法修道，这种人不但没有智慧，而且没有慈悲心，然后不但有高下心，虚荣心也很强，有虚荣心很强的人才会谄媚人。为什么谄媚，因为要巴结，巴结他认为比他行的人，然后也从中好像「与有荣焉」一样，也得到利益一样，「曲」就是弯弯曲曲。所以修行禅定智慧啊，一定要直心。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讲说「禅那」就是「调直定」。因为我们心弯弯曲曲，要把它调成直直的，「大智度」里面在解释说，什么叫「调直定」呢？因为我们这个心像一条蛇一样，那蛇一定是弯弯曲曲的啊！那我们要用如来的法，来把它调直，那如来的法（禅定法门）就好像一个竹筒一样，然后把我们的「心蛇」纳入这个竹筒里面，那一条蛇一定是直的，如果那样子的话，一放进去，那么一调直，那就「定」了，这样子。所以「心定」一定不会「谄曲」。「口但说直」这样子是不行的，这个「但」是「只是」，「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嘴巴只在说「一行三昧」，那心里面却不行「直道」啊！也没有什么益处。

「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着」，「勿有执着」。那如果修行的话，只要「行一直心」，在

一切法上面都没有执着，这样子才可以。

「迷人着法相」迷惑的人啊，执着、贪爱这个「法相」。什么「法相」啊？所谓「一行三昧」的这个形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直」就是「不断」的意思，惑是「断定」说修道必须要「常坐不动」，要修禅定的话，要常坐不动，那这个「妄」就是令「妄念」不起于心，这样就是「一行三昧」，这是迷惑的人所说的。

「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做这样子解释的人啊，这样子的了解的人啊！就好像「无情」，就是象木头一样。「却是障道因缘」就变成不但不是「修道」啊！反而是在「障道」。为什么？因为心执着一种「法相」。

「师示众云，善知识，道须通流」这个佛道，是必须要令心通流的。「何以却滞」为什么反而滞碍不通呢？「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如果心不住着于法相啊，那么这个道才能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如果心住着在任何法相上面呢，这样就是自己绑自己啦！

「心住法」，其实啊这个法本来是「不住」的啦，法是念念生灭，念念流动的，那我们强行要把它令它住下来，法是这样流动、流动的，那我们强行把它抓住，让它不动，就好象水都是流通的，你强行要让河水不流通，可不可以？其实是办不到的，除非你把它堵起来，可是堵起来它也会漫过去，是不是？但是我们众生就常常心住于法，然后要令这个法不动。所以要令「刹那」变成永恒，令「无常」成「常住不变」，这都是不可能的事，这变成执着啦！那事实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因为一切法皆悉无常。但是凡夫愚痴颠倒啊，要令「无常」变成「常」，要令「无住」的东西「住」下来，那所以要「追寻」所谓「永恒」的东西，要令「无常法」「住」下来，最明显的是什么呢？照相啦。没事就照照相，把那一刹那的影相留下来，成为「永恒」的纪念。

「若言坐不动是」如果说修行啊，是坐着都没有动，「是」就是「即是道」，「坐着不动」就是「道」。「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宴」就是「安」，安坐于林中，却被维摩诘诃斥，所以

连舍利弗这样子的大阿罗汉，在林中安坐、打坐啦，都被这个维摩诘诃斥，更何况其它的人。

「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着看心观静」，「教」就是教人，教人坐着看心，然后观「静相」，这全确实有这样的事，但是很奇怪，因为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明明已经讲了，就是「观静」是不对的啦。但是台湾有一个以修禅为闻名的一个大法师，教美国一个大居士「观静」，怎么样「观静」，然后那个大居士又在法会里面教大家「观静」，那我一听就知不对，大家又学得很高兴，那个「楞严经」不是有说「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吗？不要着「动相」也不根着「静相」。你若「观静」就变成什么？变成修「道家」，你知道吗？不是修佛家，观静相就是庄子所说的「天籁」，道家言总共有「三籁」，「天地人」三籁（天籁，地籁，人籁），「籁」是什么？「籁」就是声音的意思，这是道家的名词，「籁本来是竹孔」，风吹竹孔所发出来的声音，叫做「籁」。那「人籁」呢？就是人出一声音就是「人籁」，人从孔、嘴巴、当然不只是嘴巴，放屁也是从孔出来，也有声音，那么从「孔窍」出来的声音，就叫「籁」。那么擤鼻涕也有声音，鼻孔也可以出声，打喷嚏也有声，这样子。这就是人的声音叫「人籁」。那么大地也有声音，叫「地籁」，大地的声音最多啦，各种林、泉、河流等等，都有声音，乃至草木啊！那有声音，那些都是「地籁」。那「天籁」是什么？「天籁」依道家而言是「无声之声」，「无声」也是一种「声」，那么叫做「天籁」。那么依照「庄子」而言说要（达到）「真人」才可以听到「天籁」，「真人」不是那个「假人真人」的「真人」，是已经修到「入真之人」，亦即入道家的「道」的那种人，「真人」又称「道人」，所以他们称说「贫道」，就是指这个啦！是已经「入真的道人」叫做「道人」，那自称「贫道」。庄子说这个「天籁」是要「真人」才能听到，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听到了，当你在很静很静的时候惑地方，然后你会听到那种一种「没有声音的声音」盈盈于耳，咿咿叫（毫无间断），那就是所谓的「天籁」，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我想要听到的时候就可以听到，那个是跟心的「静不静」有关系，你心很静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听得到。但是这个道家所重的，并不是修佛道之本，因为这是什么？「依于外相」，

对不对!

那佛法呢? 则是要「返闻照性」、要「观自心相」, 不是去捕捉「外在的」管他是什么「籁」, 到头来还是「籁」, 对不对! 既然是「籁」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好啦! 所以不要去听什么「天籁、人籁、地籁」乃至「观静」, 「观静」就是所谓的「观天籁」, 知道吧! 由此可知「观静相」是错的。

那么刚刚又讲到,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说有几种打坐的那种错误的, 现在讲出来, 因为末法时期, 很多人都想修行啊, 可是乱修, 有一大居士啊, 很大的居士在台湾, 应该是中大型的居士, 他很有名、很会打坐, 他那个筋骨练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们打坐的时候那个双盘, 都要用手搬, 对不对? 他可以不用手搬就盘上去了, 我是可以不用手搬可以放下来, 他是不用手搬可以放上去, 而且他可以把两只脚搁在自己的脖子上面, 所以他花了很多功夫练那个腿, 所以腿功不错。然后他给我讲说, 他打坐的时候就在床上坐, 然后常常一坐, 然后静下来的时候, 就忽然身体就会动, 起先的时候就是打拳, 不自然而然的就打拳, 他其实没有学过拳术, 打到后来就起来了, 腿就松掉就起来, 就打了一趟拳, 他自己也不知道打那个是什么拳, 那就打提很舒服, 打得全身是汗, 打到后来就差不多了, 就回去就再盘起来, 再盘一阵子以后, 觉得够了就把腿一松, 他因为在床上坐嘛, 腿盖着棉被, 腿一松, 伸一下就进到被窝睡觉。他说因为打完以后, 那个很舒服啊。这个对不对啊? 这个不对。打坐变成打拳这个奇怪, 有一点点类似那个什么? 卢胜彦那个什么起灵, 起灵了以后, 就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就起来打拳, 有的起来乱奔乱跳, 有的变成济公啊, 有的变成猴子, 猴子不是猴子, 是猴齐天(孙悟空), 八仙过海都来了, 那这个都是错的。那另外再讲一个, 有一个居士啊, 这个是小居士, 这是学佛没有多久, 你们听听看, 这样子对不对? 他说他参禅, 他怎么参呢? 他参那个「地水火风, 四大因缘假合, 本来是空」, 参这个。这个起先开始来头很大, 观这个「四大因缘和合, 本来是空」, 那他怎么参呢? 重要的是他怎么参? 他就坐在那里, 然后他说我现在是五十五岁, 然后就参今

年有什么得意啊，有什么失意啊；参完了以后，再参去年五十四岁，有什么得意，有什么失意的，然后有什么快乐的，有什么忧伤的，种种的遭遇；参完了参五十三岁，五十三岁参完了，一直参参参，参到最后，记忆不能记住了为止；然后再努力再往下参，参到他在娘胎里面，再往前参就是受精卵了，然后他又说「我再继续参，参到受精卵之前是什么」，他说「唉，受精卵之前没有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他说「嗯，佛经上讲得对，因为受精卵之前什么都没有嘛」，所以这个「四大本空」，这样子。然后这是往前参，他又把它定了一个名，一个是「前参」，一个是「后参」，现在是「后参」，后参就是「往下参」，就是现在是五十五岁，接着是五十六岁，那五十四岁是经过了，发生一些什么忧喜啊，什么都知道了，那五十六岁呢？他就用大概是用推测的，那一直五十六岁，然后再五十七岁，然后就渐渐越来越老啊！然后到后来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讲到这里好像有一点意思了，死掉了以后就看见自己躺在床上，然后就被抬去放在棺材里面，然后就拿去烧，一烧就完了，「唉，什么都没有了」，唉！对啊，四大本空，四大假合，一切是空。然后他讲完了。讲完了怎么样呢？讲完了他就讲别的，就跟我讲「红楼梦」，那我后来就等他讲了一段后，我就把他打断了，我说「等一下，你刚刚参的那个，我们来参一下」。你看他这样参，对不对啊？不对。但是因为在讲经，这也可以做一个题目呀，是不是！好吧，我跟你们讲答案好了，免得你们瞎猜。那位居士这个不叫「参」。

「参」是什么意思呢？「参」之意这个要背起来。（就是）「如理思维」名为「参」。就这位仁兄他在做什么呢？他所做的不是「参」。他所作的第一个呢？他是坐在那里打妄想，那么他从五十五岁想五十四岁，那个是什么呢？是「回忆」，他在「回忆」啦！所以他不是在「参」，是在「回忆」，是在回忆什么？回忆一些「得失喜乐」，对不对？那么都是在世间法里面打妄想，那里是「参」。还有呢？还有说「四大」，如果说是参「四大和合」的话，不是这样子参法，四大是什么？就是「地水火风」嘛！那么这个身体里面有「四大」，四大有两种，一种是「内四大」，一各「外四大」；「外四大」就是山川大地，那「内四大」呢？就是我们的色身。这个四

大「地水火风」是四大元素，一切的有情与无情都是「四大元素」所组成的，所以这个四大元素又称为「能造」，「能造四大」，那我们这个身体呢？是「所造四大」。

那如果真正的「正参」这个「四大和合、因缘人合，本空」，那是怎么「参」法呢？所谓的四大的第一个「地大」，「地」的意思是「坚硬」的意思，一切坚硬的性质的东西，都叫「地大」。那么「水大」呢？痰、唾、涕、泪这些都是「水大」。然后火大，火大就是这个养分燃烧以后，得到的那种「暖」（温度），一切的有「暖性」的都叫做「火大」。然后「风大」呢？一切「流动之性」的都叫做「风大」。那么要「正观」或「正参」这个「四大和合」呢？就是「观我这个身体，就是这四大拼起来的」，那因缘和合的时候，这四大合起来就有这个身体，等到这个寿命尽的时候，这四大就分散，因缘尽了，四大分散，「缘聚则合」嘛，「缘散则离」，四大分散，所以就再也没有这个身体可得，这就是「正观」这个「四大」。

第二十七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定慧品第四

#### 第二十八集

「只如舍利佛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早上有讲到那个修禅定，打坐种种怪现象。现在再讲一个，台湾有一个很大很大、超大型的居士，专门习禅的，他如果带禅七的时候，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坐飞机来参加，那是若干年前，非常不得了。很多年前我在美国那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佛学社，我去那里讲经，他们跟我讲说，这位大居士他有很多弟子，也有很多出家弟子，出家人拜他为师跟学，习禅，也修一点点密，他们跟我讲说，其实我也知道，不过他们看到了跟我讲说，这位大居士的那一位弟

子，有一个弟子也是出家人，刚好闭关完了，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请他开示，结果因为他刚出关，从远远过来，全身包着棉被，那时候是七月，怕感到风、怕漏风，全身从头到尾包着棉被，在室内、外也是一样，不晓得搞什么鬼。他这一门禅呢，不只是禅，他也兼有那个什么道教、道家，也有一点点密，所以很奇怪，佛法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都是着这个身相，着这个五蕴会臭会烂的「身相」，在那边修着相修行。所以这就是很令人感慨，末法时期，你看都是顶顶大名的，在家出家，甚至于都是以禅为业的，都这个样子，很多怪招，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如果有善根的人，一看了「六祖坛经」，对这些种种的怪现象、怪招，一看就知道不对，就知道是错的。好，我们继续看。

「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不动」就是要「身不动」，然后「念不起」，令这个「念」都不起来。「从此置功」，这个「置」就是弃置，放弃的那个「弃」，弃置一切功，「功」就是「功用」，弃置一切功用，就不再起功用了，就是所谓的「沉空滞寂」，就好象变成木头一样啦！「迷人不会」，这个「不会」就是「不领会」，不悟的意思啦！没有领会、不悟，因此就耽着这种定中之乐，所谓耽着「禅乐」，「便执成颠」就因此而执着，变成颠倒，这个「颠」就是颠倒或是「颠狂」。你看七月天在包棉被，不是好像疯了，对不？又不是像小孩子出麻疹，实在是非常漏气，大家不知道还以为他功夫很好，不然你包包看看，包得住吗（七月很热）。

「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像这样子颠倒的（人）很多，那如果这样子互相展转相教的话呢？那就知道，那是大错啦！

虽然说光是这样子宴坐，然后坐着不动，是不对，坐着不动，然后耽着那个不动之乐，是不对的，但是「六祖」并不是说叫我们不根打坐，你不要搞错了。打坐还是要打啦，还是要坐，所以他这一品是「定慧品」，所以还是要修定的，不是叫你不要「定」，是叫你不要「乱定」、「定错」了。所以这个修定很不容易，不要「乱坐」、「乱定」，甚至于有大德啊，（说）坐坐坐就「定去了」（出不了定），「定去了」也不能这样子，学佛不能「定去了」，不能去了，也不能

来了，不能「定去」了、「定来」了，都不可以。定了就定了，「定去了」那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自主，那这个很麻烦，那你「定去了」，你就出不了「定」，出不了「定」那就很麻烦，有时候甚至就这样子圆寂了，连自己都还搞不清楚，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更何况你的弟子，也不知道你是「入定」还是死掉了。因为你「定去了」，然后很可能你那个神识会出去，会出去玩啦！出去玩忘记回来就完了，或是找不到门径回来，会这样子（的）。所以「修禅定」，种种的关于禅定的书，都要看一看，必读的。那你如果看那个「大智度论」的，里面那个「禅定品」也有讲，「阿舍经」里面也有一些禅定的，很多啦！有的人容易「入定」，不容易「出定」；有的人容易「出定」，不容易「入定」；有的人不容易「入定」，也不容易「出定」；有的人容易「入定」也容易「出定」，有种种的不同，那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所以要会控制，那要知道「善知入出定相」，所以这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说「只管打坐」，那等于是说不会游泳的人，那你说要游泳，他说好，你「只管跳海」就好了，那一跳下去就会游泳了，不一定啦！通常即使不溺死，也喝了一大堆盐水。所以有关于禅定的知识要具足，关于这个佛教的道理，也要差不多知道，然后才能够起「慧观」嘛！否则你在修什么？你不知道嘛！对不对？基本的道理都要知道。因为我们学佛，就是要「开智慧」、「破烦恼」，所以要有智慧才行。

经文〔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

六祖大师又开示大众说啦，诸位善知识「本来」正法之教，如来正法之教「无有顿渐」，是没有「顿」跟「渐」的分别的，「法」就是一个啦！「人性自有利顿」因为人的性质啊，它有「利」有「钝」。「迷人渐修」如果是迷惑深的人的话，那他必须要「渐修」才行，你迷惑深的人你叫他要「顿悟」，那绝对「顿」不起来。「悟人顿契」悟性高的人呢，他可以「顿契」，「顿契」就是「豁然」就「契入」，一听到然后就「相应」，一相应「一念相应」就契入、相合，「契入」如来的「法理」里面。「自识本心，自见本性」自己能够了知自己的本心，然后亲见自己

的本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即无差别」就即无「顿渐」的差别，到头来都是一样。那差的只是什么呢？这个「迷人渐修」那就要花多一点功夫，多一点时间去「修」，根器差的、资质差的，那必然要多花一点功夫，那你如果肯花功夫的话呢？那么也是一样可以达到「究竟」，那你达到究竟的时候呢，跟根机高的人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都有希望，就看你自己肯不肯下功夫。那如果是根性高的人，他不肯下功夫也是没有用啊！「所以立顿渐之假名」，「所以」就是表示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要立这个顿渐的「假名」，这个「假」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真实的，这个「顿渐」只是一个「假」的名字，假的名称，不是真正「法」有什么「顿渐」。你那个法，你如果修来慢慢修，同样一个法，你慢慢修，那就变成「渐修」了，那你修的很快，那就是「顿悟」了，就是这样子。譬如说这一部经来讲，那我看一次，我当初看一次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但是很多人要看十几二十次，才有一点点了解，那对我来讲可能就是「顿的」，那对那种人来讲可能就是「渐的」，所以本来「六祖坛经」，六祖开示的法门是「顿教法门」，但是渐修根器的人一看，也变成渐修啦，对不？也「顿」不起来嘛！也要慢慢去「知、解、受持」、「依而修」、「修而受用」。

经文：〔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诸位善知识，我这个法门啊，善知识！我此法门，「法门」就是这个「法」的「门」，「门」的意思就是「引人进去」的意思，有一个门，你才可以进去，所有的法，都有一个「门」，开一个门你才可以进去，「法」好像城一样（正法城），那这个「城」一定要有「门」，有这个门，你才能够进这个城。「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从上」就是从诸佛祖师，诸佛祖师以来统统都是「先立无念为宗」，「宗」就是「宗旨」，「宗旨」就是总原则；「以无相为体」，无相为本

体，为这个法门的「本体」，总方针总原则是「无念」，那它的本体是「无相」；「无住为本」，那「无住」是修行的「本源」、修行的方法。方法要怎么「修」？那就是「无住」。「无相者」，现在就接着解释「无相」、「无住」跟「无念」。什么叫「无相」呢？是于相而离相，「于」就是「即」的意思，「即相」而「离相」，这个「离」是什么？「离」就是不著，「即相而离相」，在这个相上而不著一切相，不是「空无一物」叫做「无相」，这个「于相而离相」就是说，你不可能真正的「离开」一切相，因为「一切法」就是「一切相」，那众生呢？或是任何一物一定是在这个「相」里面，所以不可能离一切相，真正的「离」，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相」。怎么说呢？这十法界全都是「相」；十法界是什么？六凡四圣嘛！六凡就是「六凡相」，凡夫有「凡夫相」，乃至圣人呢？圣人有「圣相」，那罗汉有「罗汉相」，菩萨有「菩萨相」，佛有「佛相」，所以不论如何都还是有「相」；那「悟人」、悟道的人「不怕有相」，但只是「不著相」，所以不可能完完全全真正的所谓的「无相」；那么这个所谓的「无相」，只是「不著相」、「不贪著」那个「相」，也就是说具体而言，于凡夫的时候，不著凡夫相，于凡夫的时候，不贪著凡夫相，当做人的时候不贪著「人相」，乃至不贪著「畜牲相」，那如果在天道的时候，也不贪著「天相」，做菩萨的时候呢？也不贪著「菩萨相」，乃至成佛的时候，也不贪著「佛相」，这样子。所以虽然成就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但是也不贪著这些「相」，所以「有如是相，而不贪著」，叫做「于相而离相」。这才难，因为你不可能「毁掉一切相」。

那「无念者，于念而无念」，那什么叫「无念」呢？这无念也不是说真正一点点「念头」都没有，那就变成死人啦！一点点念头都没有叫「无念」，不是这样子。一点点念头都没有，就是死人、木头，木头没有念头，石头也没有念头；但是「无念」不是石头或木头，是「于念而无念」，在种种「念」里面，而不贪著种种「念」。那么这个「无念」呢？是不贪著、不起种种的「妄念」，在种种念、种种「净念」里面，因为修行于种种「净念」里面，不起贪著，不起贪著之念，叫做「无念」。

「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那什么叫「无住」呢？「无住」就是，这是人的本性甚至说不只是「人的本性」，也是「法的本性」，法的本性是「无住」的，是念念不住，它不会住下来的，「于世间善恶好丑」对于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善恶，好就是美，美丑「乃至冤之与亲」，那个「之」没有意思，乃至于冤亲，「言语触刺」跟自己的「冤家」，乃至于自己的亲人亲属，在讲话的时候，接触或是「刺」激、「欺争」欺侮，「争」争夺的时候，「并将为空」，「将」就是「当作」，都把它当做是「空」，「空」是「空寂」不生的意思，都观这些「冤亲言语刺触」等等，都是空寂不生的。「不思酬害」，「酬」是报的意思，报就是「反报」，虽然有人欺我、然后刺激我等等，都不想要这个报复他，「害」呢？「伤害」。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关于这个「不思酬害」，也就是不报复，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但是虽然做不到，不要找借口，也不要否定这一句话，有的人做不到，然后就说这个是骗人的，这样就不好，就坏了你的善根，你如果在佛法里面，不管是佛说的、菩萨说的，你不能信受的时候，静静的，免开尊口，你如果不开尊口的话，你就不造业，那将来还有机会能够得「悟入」，那你一开了口，不管是借口也好，不管是发出疑问或是诋谤都好，那么就破坏你的善根，然后你根法的因缘就（又）隔了一层。所以做不到的，就不要讲，不要讲反对的话，也不要讲说「这个我不信」，不要讲，你不信，你先放在心里面（存疑）。「念念之中，不思前境」，在这个「念念之中」不去思想这个「前境」，「前」就是刚才、过去的「境界」，已经过去的境界就不再去想。

「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如果「前念」就是过去的念，「今念」现在的念，「后念」未来的念，现在、过去、未来「三世之念」，令他「念念相续」，就一直都没有断，让他相续不断的话，那么就称为自己系缚自己，「自心系缚自己」，因为三世相续不断，就象一条绳子一样，绑着自己。

若「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那么这个三世念念相续的系缚，怎么样能够断掉，

而没有系缚呢？那就要在这个「诸法」上，念念都不住，念念都不住著，不要抓住它，那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这样就没有束缚了，没有系缚。事实上照理说是没有任何法可以绑住我们，那主要是我们自己要令这个法「住」下来，所以就反而把自己绑住，那这个是很「反讽」的，譬如我们说「你是属于我的」或是说「我是属于你的」，那么如果说「你是属于我的」，或是说「这个房子是属于我的」，好像是「我拥有这个房子」，对不对？当我在讲说，「我拥有这个房子」的时候，就等于是说「我被这个房子拥有」，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相同的「拥有金钱」，跟「被金钱拥有」是一样的，「拥有妻子」也是同样「被妻子拥有」，「拥有弟子」就是「被弟子拥有」。所以弟子越多，绳子越大条，绑得越紧。不过这个弟子，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是「缘」啦！那如果有「缘」，那也没办法，欠他的债嘛！至于收弟子就是要「缘」，有的人说我要发心要度多少，要度一百个，甚至还说要度一百万、两百万的，这个就很奇怪，这要看「缘」，就好像有人说，结婚之前我发心要生二十个，这可以吗？这由不得你，是不是？要因缘的。那如果有生二十个的因缘的话，那你也没有办法；那如果没有（缘）的话，你勉强要生也生不来，是不是。所以那还有，有的人绝对不收弟子，那又是另外一个极端，绝对不收弟子，绝对不做那个，绝对不做什么，这都不好，都是走极端，所以「随缘度化」。讲好听就「随缘度化」啦！讲不好听就是「随缘还债」啦！因为儿女是债，对不对？弟子也是债，你要晓得，所以（弟子）收得越多，你别高兴，表示你欠人家越多，若不起心（认）作「我所有」，就没有系缚了，那你虽然收了很多弟子，但你说「这些弟子都不是我的」，这样就没有系缚，这样要走东走西都可以，但是你说「我有好多弟子」，你不用说多，只要有二个就好，你就走不了（舍不得走），弟子如是，房子田产也是一样，例如说「我有一幢房子在台北」，若想到美国去住也舍不得，就会一直在挂念那房子会怎么样，更何况有很多金银财宝，那更是纪挂了，那些如果没放在保险箱中，一定是很担心，那个时候，你不是拥有很多金银财宝，而是你被很多金银财宝拥有了，所以很不自由，那实在是很冤枉，那么多金银财宝，那你又不肯用，不舍得用、不敢用，那只

放着，在那边担心，你看冤枉吗？冤枉被小偷偷了，冤枉被你儿子拿走了，或是被你老公或是老婆拿了。好，看下面。

「此是以无住为本」这样就是以「无住」为本，于法都「不住著」，所以这个是最高的心地「法门」，最难啊。

这个前面讲说「无念」、「无相」、「无住」，那么具体的修行就是用「无住」来做。为什么呢？因为「无相」就没有「相」，无相「不可得」嘛，对不对！这个只能「体会悟入」，没办法、「几乎没办法做」，那只有「无住」可以实际的去做。

经文：〔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在外「离」就是「不贪著」，「不贪著、不执取」一切相，叫做「无相」，所以并不是真正「泯绝」，在禅法里面常常讲说「泯绝一切相」，泯绝一切相叫做「无相」，但是那个「泯绝」不是真正的「泯绝」，那只是方便说啦！事实上就是「不贪著而已」，不贪著、不执取。「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如果不贪著、不执取相的话，那么「法体」，「法体」就是本性，自心本性的法体，自心本性的法体就清净了。「此是以无相为体」这样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以无相为体」的意义。

经文：〔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误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鼻舌当时即坏。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义而不动。』』]

看这一段。

「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在种种的境，「境」就是「境界」，种种的境界，心都不染著，「不染」就是「不贪染」，这叫做「无念」。所以「无念」并不是说脑袋空空，这样子叫做「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在这个自心的念上面都常常不贪著诸境，「不于境上生心」不在种种的境界上呢生出种种心，譬如说于好的境界就生出「贪心」或是「取心」，相要取得，于种种的不好的境界，于这逆境啊就生出「瞋心」，乃至于「无记」的境界上就生出「愚痴的心」，或是生出「嫉妒的心」，看到别人比我好，就生出嫉妒的心，于种种境「生心」，那修行人就不可以这样子，就不可以在「种种的境界」又生出「种种的心」出来。「若只百物不思」如果习禅的人啊什么都不想（百物就是一切物），然后「念尽除却」，然后想要把一切的「念」，全部都把它除掉，这样就错了。有人说「师父啊，我在念经杂念都很多」，一定是有杂念的，你如果没有杂念的时候，你就快「入定」了，但是念经念到入定状态的人比较少，你如果念经念到入定，会让人嚇一跳，这很难啦！但是念经念到「心很定」，然后你接着就打坐，然后「入定」这是可能的。如果有杂念，没有关系，不要怕，只要不是恶念就好了，也不是邪念就好，杂念妄念渐渐的修行，渐渐就少了，心就会比较清净，比较定，但是你不要寄望说连一点点都没有，你不要说忽然「瞥然念起」，「瞥然念起」就是忽然间就有个念起来了，你也不要讨厌它，也不要害怕，因为不可能都没有念。所以「六祖坛经」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不见性，即使不见性，最大的好处就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正知见」，然后知道正知见，这个方向把握住，自己不会走错路，也不会被骗，那别人被骗的时候，你也看得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虽然不是修得很好，但也不会是个外行。但是这个很难，因为这部经大家都看了，可是刚刚讲的那些，都是所谓的「老参」，你知道吗？也是当代的大善知识，然后也讲经，甚至于也讲「六祖坛经」，也讲「楞伽经」这种深的经，所以不一定一部经，一种米怎么说呢？「一种米食百种人」，同

样一部经给一百个人读，就会有一百种感受，所以就看你的这个善根如何！但是善根如果少的话，有因缘、因缘好，也是好，那么现在就是因缘大概不会太差啦。

「一念绝即死」所以你看，光看这一句就知道啦！很多、这很流行，我们坐在那里，然后觉得好舒服，然后什么都不想，那你如果看到「六祖坛经」，然后得正知见，就知道了，这一个憨人（愚人），「百物不思」吗，对不？这里就有了，那他还说得很得意，「我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甚至于他又更进一步说到了「物我两忘之境」，「物我两忘」知道吗？道家的境界嘛！所谓「物我两忘」乃至于说到了「忘我之境」，我告诉你，如果以佛法来看，实在没有「忘我之境」，怎么说？因为这个「忘我之境」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你说你「忘我」，对不对？那么「谁忘我」呢？你答说「我忘我」，对不对？那既然是「我」「忘我」，那就还有「我」嘛！哪有「忘」呢？这样能听懂吗？所以没有忘我，那是骗人的「自己妄想」，所以道家所说的「忘我之境」，实在「没忘」，实在那个「我」还在，而且大的很，那只是「自心妄想」如是而已。所以你看佛法、佛祖很利害吧，非常利害。因为外道修了半天，觉得很高的境界了，但以佛法的智慧一观照，啊！破铜烂铁，不值三文钱。「一念绝即死」那六祖大师很慈悲啊，他讲说要「念尽除却」，因为很多人他打坐的目的，是要做这个事，他要把自己所有的念都「除掉」，那事实上是「不可能」也「不必要」，也就是说你身为众生，一定有「心识」，对不对？那么（既有）心识，有心必有念，那你只要有「善念」就好，不要有「恶念」这样就行了，不要说把所有的念全部都「打却」，才叫做说「我心很清净」，有的人误认为这个「心清净」的，那又在禅法里面所谓的「纤尘不染」，愚痴的凡夫不懂这个意思，或说「不立一尘」，这些都是禅法里面的话，但是愚痴人不知道这个意思，以为说那都「不能有一点点念头」，所谓「起心即妄，动念即乖」，所以他一学禅啊，就吓得连动念都不敢，所以他就修「不动」，「乘」的意思就是「违」的意思，违什么呢？违反道理，「违反正理」，殊不知这些话并不是说叫你「都不能够有念头」，也都是叫你「不能够有坏念头、有恶念、有邪念、有妄念」的意思，而不是说都不能有念头，

因为真正没有念头的时候，就死了。好，所以愚痴的人，于法不通达，就断章取义或依文解义，然后就拼命的要修，让自己的念「清净」，（让）「心」完全没有「念头」，那不可能，而且是愚痴的，一念绝就死掉了，如果所有的「念」，都在一念之间全部都断绝掉了，那就死了，人就死了。「别处受生」就马上到别的地方去「受生」去了。「是为大错」因为「念断」命亦「断」，所以这个是错的。学道的人就要「善思念之」，要好好的想一想。「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劝他人」如果不了解这个「法」的意义啊！那自己错了「犹可」还没有什么关系，那如果你又去教他人「你要这样子做啊」，那就更糟糕啦！「自迷不见，又谤佛经」因为自己心迷惑啊，不见正理，也不见自性，然后你就教人这个「歪理邪法」，那这样等于是毁谤佛经，因为你所教的是歪的、是邪的，那么就跟佛经是相违反，所以就是等于是「谤佛谤经」一样。「所以立无念为宗」所以啊诸佛祖师从上以来，就是「立无念」，以无念为主要的指导方针，总原则总方针。

「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为什么要立这个「无念」为宗呢？「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只缘」就是因为，因为一般人，也就是说有一些「禅和子」，愚痴凡夫啊，纵使口说见性，虽然他这个嘴巴讲的是「见性」，但是因为迷的关系，「于境上」于种种境界上，就会仍有种种的念，种种的念生起，然后在种种的念生起以后，又在念上更起种种的邪见，「邪见」就是不正见，不正见就叫做邪见，起贪心、贪著之见，乃至说要求「觉受」。「觉受」知道吗？这是有一派人他修习禅，是要求「觉受」，身体或是心里，尤其是身体起种种的「感觉」，那求那个东西，因为坐禅坐久了，身体会变化。我现在讲的你不要去执着，会变化那是不一定的，但是坐久了，有境界。所谓「有境界」以后、有功夫以后，会起种种变化，那么那个变化跟你们讲破好了，让它不值三文钱。那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变化是因为一坐了以后，这个「四大重新组合」，因为我们这个「四大」原来是污染的、不清净的，然后经过习禅以后，它这个污染的四大会重新组合，趋向于清净法，这样懂吗？因为趋向清净法，所以

原来这个「四大」里面所夹杂的那些污染的东西会放出来，那四大「重新排列组合」的时候，也会有「能量放出来」，这是用科学语言讲啦，会能量放出来，所以有种种现象发生，什么现象？不告诉你，告诉你那你又想「师父那我没有这种现象，那我不是很差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等你有的时候，我们再来研究，我再告诉你。有了就有，也好；没有也没有关系，你就依于正理，好好的修行。主要是心上，主要是「心」，你如果「心」把握的好，那么就有种种的妙用；那如果说你心没有把握好，没有入于正理的话，即使你有身体上起很多种变化，也没有用，因为这个身体会烂会臭的嘛！所以不是在「这个」臭皮囊上面求，但是在这个末法时期嘛！所以很多都是走错啦，就求这个「觉受」，有的求觉受啊。有的就打坐的时候就修「吐纳」，修什么「气功」啊，然后有的深呼吸，深呼吸就是「吐纳术」，然后什么吸到丹田，吸到丹田用术语讲就是「气沉丹田」，然后或者到「气海」，这样子，那个都不对的啦！都不是佛法，那个是修道或是习武、练武功，然后要打通「奇经八脉」，「任督二脉」乃至「中脉」，那个都不是佛法所求的，那个都是在这个「臭皮囊」上用功夫，那就是什么？错用心。你用功夫要用在「心上」。用在心的什么？用在「心上」的种种「念上」，心上的「贪瞋痴嫉妒骄诳」等等，这些「心念上」，不是要打通什么「奇经八脉」，那干什么？那个变成武功天下第一。

第二十八集完

六祖坛经义解

定慧品第四、妙行禅定品第五

第二十九集

「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上一节讲到「邪见」，众生就是有种种的邪见，以种种「邪见」行种种「邪行」。现在再讲两种修行「禅定」，这是在美国很

流行、很冲动，分支道场十几个，有一派是从印度来的，他们教的是吊起、浮起，就是说他们可以坐到，从坐上浮起来，我以前在庄严寺教静坐的时候，就有洋人去那里学过，他们就是教人静坐了以后，然后会浮起来，会离坐而起。可是信众多半没有办法离坐而起，但是会好像「著猴耍」（著邪），不但坐的时候会这样子，那离坐的时候也会这样子，起坐了以后，就好像蛤蟆一样会跳，跳久了以后就没办法停，就好像现在不是有修那个「五禽戏功」吗，一样，他不由自主，只要稍为心一定下来，不一定要坐着，你就会这样跳、跳、跳。然后他在我面前跳了几次，我就揍了他两次，我说「你再跳，我就再揍」，就不敢跳了，我说你如果要青蛙跳的话，他说他们去的人多半都不能升起来，但是都会像青蛙那样跳，我说那要青蛙跳那还不容易，根本不用打坐就可以青蛙跳，我以前教中学的时候，他们功课不好的时候，考的不好的时候，我就教他们青蛙跳，唉，真是。那去参加的这个洋人、华人都有，硕士、博士一大堆，都是去那里学青蛙跳，你看看。还有另外一派，也是从这个老美，但他是到印度学的，这一派叫 Sensation，这个道场又更多啦，这个看来好像是正的，怎么样呢？他们一进去是十天，我们是「禅七」，他们是「禅十」，一进去的时候要受「五戒」，然后持「八戒」，八关斋戒，先受五戒，再受八关斋戒，过午不食，好像很好嘛！然后再开始修禅观，修禅观怎么观呢？观「触」，听起来也很好，观「触受」，观「触觉」啦！那观什么「触觉」呢？他是观「痒触」，「痒」是一种触，是一种「身触」，他们这个触呢不是真正有的，是你观想的，但是因为观想成就的关系，所以它就真正会生出这种「触」，他是教你先观从「人中」这里痒，然后渐渐的这个嘴角就痒起来，整个都痒，这里痒了以后，然后再观这个额头痒，然后再观整个（面部）痒，然后再观头痒，然后再观一直痒下来，到全身都痒，这样子。博士、硕士一大堆去，有的人乐此不疲，每年都去，然后有的人就说啊，因为那个修行报告，第二天开始发痒了，那痒一点点，然后第三天没有痒了，心里就很难过。所以，哎。你看有这样子的愚痴，你痒了又怎么样嘛？痒了只是痒而已，痒了又不能抓，你看这个多痛苦，这个真是「愚不可及」。所以不晓得为什么，末世众生

就是这样子的「愚痴坚固」呢！实在是可怜，依于种种「邪见」而修种种「邪法」，那他们这个受五戒跟八戒，我问就是说那是不是有法师传五戒或八关斋戒，那个领导的人是不是出家人？他们说不是，是在家人。那我说如果领导的人是在家人，那有什么五戒、八戒，那根本不能说有五戒、八戒，所以根本都「不如法」，而且也没有佛像，那好像就是说不著相，这样子，那也没有佛像，也没有出家人，那就没有「佛」、没有僧嘛！没有佛、没有僧那你修什么法？无佛无僧而修法，那修的是什么法？那就不是佛法，那就是外道法、凡夫法，愚痴法。好，往下看。

「一切尘劳妄想」就「从此而生」，从这些邪见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一切法的自性啊本来是清净啊，本来就没有「一法」可以「执取」而「得」。这「无有一法可得」是「无有一法可以执取而得」，一定要加上这些字，这样子才能真正了解。因为一切法都不能让你「执取」，所以既然没有取，就没有得嘛！「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若「以为」有所得，以为说「我得到什么东西、什么法」，然后再更加依这个「有所得」而妄说「祸」或是「福」，那么就是「与尘劳相应」的邪见，「尘劳」就是「烦恼」，因为这个六尘，「尘」就是六尘，「劳」就是劳动，「六尘劳动自心」，这个六尘扰动我们的心，令心劳苦叫做「尘劳」，因为「心劳苦」就是「烦恼」啊，所以这个就是「与尘劳相应」的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因为这些缘故，所以我这个法门就立「无念」为一切的「宗旨」，「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

「善知识，无者无何事」这个「无念」的「无」，是「无」什么事，无念的这个「无」是说没什么事；「念者念何物」这个「无念」的这个「念」字，是说念什么呢？「无者，无二相」所谓「无」啊，这个「无念」的「无」啊是说「无二相」，见「法」没有「二相」，就是「照见一切法都没有二相」。「二相」的意思是什么呢？「二相」就是「对立」的意思，「对立之相」，「对立」的意思就是「冲突」啦，也就是说有「正相」跟「反相」，那「正反」两个那么就是「冲突」啦，所以「无二相」就没有「尘劳」，就没有烦恼，有二相、有对立、有敌对，就有

烦恼。那「无尘劳之心」这就是「无」的意思；那么这个「无念」的「念」是什么呢？「念者，念真如本性」是要「念」真如本性。那什么叫做「念」呢？在「阿毗达摩」里面讲，这个「念」的意思啊，就是「诸念随念，无忘性，心明记性」叫做「念」。这个「念」是我们心的一种「功能」，那这个「念」的功能它有什么性质呢？就是「诸念随念」，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诸念」，种种的念头，「随念」都是随着这个「念」的功能而行，「无忘性」如果「念根」成就的人，那么他就不会忘掉，说这个人念力很强，或是「念根」很强，那就是他不会忘掉，「心明记性」这个心对于那个「法」都明明白白的「记住」，叫做「心明记性」，这叫做「念」。那么应用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心里面念著真如本性，念念都不会忘掉真如本性，而且心里面都一直明明白白的记著真如本性」叫做「念」。

「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啊是「念」的自体。我们的「心念」它的「自体」是什么？自体是「真如」。回到前面讲的那个「灯」跟「光」，「灯」是自体，「光」是作用，对不！那么「真如」是「自体」，「念」是真如的「作用」，这样子，乃至不但是「念」是「真如」的作用，一切的「心」、心所有法，都是「真如的作用」，听得懂吗？「心、心所有法」就「五位百法」回去翻一翻，所有的「五位百法」里面除了这个「色法」跟「无为法」以外，都是心、心所法；一切的心、心所有法，「心法」跟「心所有法」都是真如之用，那么「心法」就是「八识」。「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这个心念是真如之用，为什么会有念？因为有「心」故有「念」，那么「心」的作用就是「念」，但是这个「心」呢是「心相」，八识就是心相，但是心相呢？它的「自体」就是「真如」（师父在此画了一个图，三个同心圆看作一样大，最底层的黑色代表真如，中间的绿色代表心，上层的红色代表念），那么「真如」是一切的体，一切的「自体」，它（真如）所现出来的「相」呢就是「心」，这个「心」就是包括「八识」，就是「八识」；所以「八识」相对于「真如」的时候，八识就是「八识相」，那真如就是「体」，八识就是它的「相」跟「用」，这样懂吗？那如果说以「八识」为体的话，以「心」为

体的话，那么「念」就是它的「相」跟「用」，所以「念」是最表层的，；「念」的「体」是心，「心」的「体」是「真如」，这也是方便说啦。事实上那个「心」跟「真如」应该是合而为一的，是一样东西，只不过它还有一点点层次的问题，所以「念」即是「真如之用」。

「真如自性起念」在真如自性中起念，「起念头」起种种心念，这个「念」就是「心念」，这个「念」讲得很简单，其实就是包括所有的「心所有法」都叫做「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正起念的是「真如本性起念」，并不是眼耳鼻舌本身能够有「念」。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打坐，观会不会痛啊，谁在痛？是腿在痛吗？「腿不会痛」，一定是「有心」才会痛嘛！那个能觉者为「心」，所以腿是不会痛的，那么这里就印证、就是说，不是眼耳鼻舌「能念」，或是能「有觉」，都一样啦，「能念、能觉、能受」，真正能够「起念」的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所以起念」，因为真如本性它是「有体性」的，这个「性」就是「体性」，所以能够起念。「真如若无，眼耳鼻声当时即坏」如果真如本性「无」，「无」就是离开了，真如本性离开了我们这个「色身」，「无」就是离开色身，那么我们这个色身里面的这「六根」，眼耳鼻舌都坏掉，眼耳鼻舌身当时就坏掉了，然后「色」跟「身」所摄受的这个「色」跟「声」等等这些法，也都是当时都败坏掉了。

「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这个真如自性啊，一切众生都是由真如自性里面起念，那「六根」虽然有「见闻觉知」，那如果修无上道的人呢，也不染万境，因为他已经悟到真性，所以虽然眼睛能够看到东西，耳朵能够听到东西，然后心能够觉知种种事，但是也不会染著一切的境界，就不会贪染一切的境界。「而真性常自在」虽然在种种境界之中，但是呢？他的真性常常自在，因为不染的关系，所以就自在。「故经云」这个经是指「法华经」。「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能善分别」这个分别是「慧」的功用，智慧的功用，有智慧所以能够分别种种事情，因为有智慧，从能够分别「是非善恶」到种种「美丑」等等，都是智慧之用，那没有智慧的人，「是非不明，善恶不分」，乃至修道的时候，「应

修法」、「不应修法」都搞不清楚，所以就乱修、盲修，所以就「不善分别诸法相」，那如果能善分别诸法相，就是「有智慧」啦！然后于第一义，第一义就是最高的道理，就是「不生不灭，不动不坏」的道理，不生不灭，无来无往，不动不坏的最究竟的道理。「而不动」就是说「坚住不动摇，不退转」。为什么能够「不动摇、不退转」呢？因为有信心、有定力、有慧力、有三昧力，所以能够对于第一义谛，不动不退。所以「于第一义而不动」，这个就是「定」，但是不只是「定」，这个是「有智慧的定」，这个「定」里面就包括「智慧」，不只是智慧，而且是最高的智慧。

「善能分别」这里再讲一下，有的人学了一些佛法，然后碰到什么事情以后，就说「哎呀，你不要分别」或者说「啊，我没有分别」，常常都是「错解佛意」，这个「不分别」不是说憨憨（愚笨），然后糊里糊涂叫做「不分别」；「不分别」的意思也就是「不贪著」的意思，「不贪取」叫做不分别，不是说心懵懵懂的，然后糊里糊涂的，对于种种事情都不能够分辨，叫做「不分别」，不是。而是对于种种事相，不只是能够分辨而已，而可以分辨到很微细，但是「心不生贪著」。譬如说一般讲「惭愧」，但是惭跟愧不一样，那知道「惭」跟「愧」有什么分别，这是智慧，乃至说以瞋恨来讲，「瞋法」所摄的「瞋、忿、恨、怒、恚、恼、烦」这些都是「瞋法」所摄、所包摄的，连「害」也是，这些都是瞋法所摄、所包括的东西，这些都不一样，那你都能够善分别，都能够了解其中的意义，不只是了解其中的意义，因为这些意义就是「法相」，知道这些法相后，应用在自己的自心上，自心上有没有起这个「忿」法，有没有起「恨」法，有没有起「恚」法，有没有起「害」法等等，都了了知，这叫做「善分别法相」，乃至「善分别自心相」，这就不容易，也就是所谓的「念念明觉」，这些在「唯识百法」里面，都有很清楚的研究。譬如说「瞋」是总说，而「忿」呢？第一个分别相「忿」，就是「大怒」，而且是发出来，大怒、破口大骂，拍桌子拍椅子，那就是「忿」，然后大声的臭骂人；「恨」呢？就完全相反，是那种「瞋」的心不发作出来，但是很强烈，暗中的、不让人家知道的，怀着这个「瞋

心」，那这个叫「恨」；然后「怒」呢？怒是跟忿差不多的，但是比较程度上低一点；然后「恚」呢？跟「瞋」是差不多的，但是「瞋」是比较表现出来，「恚」比较没表现；「恼」呢？是心中有「瞋」，然后有比较大的那种动荡叫做「恼」；「烦」呢？心中有「瞋」，那个动荡比较小的叫做「烦」。所以这些都是有分别的，那你都完全了解，所以你自己心「烦」的时候，知道「烦」，「恼」的时候知道「恼」，「忿」的时候知道「忿」，但是一般都不知道啦，一般都糊里糊涂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善分别诸法相」，乃至「善分别自心相」，因为「善分别诸法相」，所以才能够「善分别自心相」，那虽然「善分别诸法相」有智慧啦，但是呢「于第一义而不动」，「定慧等持」，于第一义不动就是「定慧等持」，所以就用这一句话结束这个、做这个「定慧品」的结论，那这个意义就很深远啦！

什么叫「修定慧」呢？就要能够「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所以啊，不管你修什么法，修到后来要达到这个结果，才是对的。那如果修到后来，也还是什么「善法」都没有增加，对于「法相」也没有比较了解，对于「自心相」也没有比较了解，还是懵懵懂懂的，然后这个对于「无上义谛」呢，不但说没有「不动摇」的信力、定力跟智慧力呢，乃至说还是糊里糊涂的，那就不是修习佛法了。好，接下来讲下一品。

### 妙行禅定品第五

什么叫「妙」啊？什么叫「妙行」啊？妙行就是「行而无行，无行而行」，故称为「妙」。那么，什么叫「行而无行」？「行而无行」就是说「虽然很精进、很用功在修行，但是不觉得自己在修行」，就叫做「妙行」，叫做「行而无行」；很精进在修行，而不觉得自己在精进修行，叫做「行而无行」。那「无行而行」呢？就是「表面上看来好象没有在修行，事实上他是在心里面在做大功夫、大功用，在大用功」，叫做「无行而行」；所以表面上看不出来，事实上他是

很用功的，叫做「无行而行」。因为「行而无行」再加「无行而行」，所以称为「妙」。所以真正的修行、真正的大修行是让人看不出来的，能够让人家看出来的修行就不是真正的「大修行」了；能被人家看出来的修行，可能是修行，但那不是「大」，那可能是「小修行」或是「中等的修行」，但是绝对不是大修行。

经文：〔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着心，亦不着净，亦不是不动。若言着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着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着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看到这里。

「师示众云」六祖大师开示大众说。「此门坐禅」我这一个法门的坐禅。「元不著心」，什么叫做「坐禅」呢？「坐」的意思就是「不起」的意思，坐者，不起也；「不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息」的意思，「息」就是停止、「止息」的意思；那这个「坐」呢？坐有两种，一个是身坐，一个是心坐；「身坐」就是「身止息」，「心坐」就是「心止息」，身不动、心不动，「不奔、不驱、不驰、不行来走去、不来不去」这叫做「坐」，因为坐下来就一定不值奔跑；那么不奔跑、不驱不驰、不会奔驰、不奔走呼嚎、呐喊、不行来走去、不来不去，那么这个叫做「坐」。不但身要坐，心更要坐。所以在形相上要坐，然后在实质上也要坐下来，令一切烦恼、尘劳、虑念都坐下来，都坐了，这样子就渐渐能够达到法身常住、不动不坏，这样子就是「大坐禅」。什么叫做「大坐禅」呢？「修佛定」就是大坐禅。

「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原来「不著心」的意思就是说「不贪著于种种心相」；「亦不著净」也不贪著种种净相，「净相」就是说要求「所有的念头都不起」叫做「净相」；那著「心」呢？是有念头，譬如说修种种观行，然后成就种种观，譬如「观佛相好」，或是观种种清净的境界，观「地水火风」，成就「地观、水观、火观」乃至于成就「空观」，成就「无常

观」，这些都是「心所现」的境界。六祖大师所教的这一个境界，就是不著「心」，不著这些「心所现」的种种境界，叫做「不著心」；那不著「境」呢？也就是说刚刚是心的话就是「有相」的，不著心所现的「有相」，也不著心所现的「无相」，就是「净相」（净相即无相）。

「亦不是不动」也不是说光是身子坐着不动，就叫做「坐禅」。那为什么呢？「若言著心，心原是妄」如果说要著心的话呢，要「起心修种种观」的话，这个「心」原来是虚妄的。所以在心中，依这个虚妄的心去修种种观法，即使成就，还是如幻。所以「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因为知道我们这个「心相」是好像「幻化」一样，变化无常，所以就「无所著」，不著这个自心所起的一切现象，譬如说你念佛，然后看到观世音菩萨，这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著，因为「是心如幻」，但是也不用讨厌，相反的。所以看到「善相」、看到佛，乃至看到「恶相」也不著，所以就「无所著」。「若言著境，人性本净」那么，那如果说「著净相」啊，就是要令整个心都「清净」，都没有一点点念头，但是啊，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清净的啦。「由妄念故，盖覆真如」因为有「虚妄的心念」，而盖覆我们的真如本性，所以就假名为污染，因为那个念头盖覆我们真如，我们就把它假名为污染。「但无妄想，性自清净」我们只要没有妄想，那么这个本性其实自己本来是清净的。

「起心著境，却生净妄」如果起心，心是欲望的意思，起了一个欲望，想要著净，就好象有的人有洁癖，一点点染污都不可以有，一点点肮脏都不可以有，那同样的，如果说习禅的时候，心里面都容不得一点点念头的話，那就是「著净」，就变成「净妄」，这个「净妄」就是「过份求净而变成虚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这个「妄」啊，所谓的「妄」啊，没有一个实在的处所，但是因为心执著，这个「心执著」啊！本身就是妄，亦即这个虚妄的所在，换句话说，如果「心」不执著的话，那么这个虚妄就「无在」（没有所在），若心不执著，这个「虚妄」就不存在了。「净无形象，却立净相」这个「净」，清净本来是无形相，「无形相」才叫「清净」，但是因为「虚妄」的关系，所以想要建立一个清净之相状，清净的相状。「言是功夫」却说这

个是修行的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如果有这样子的见解的人，反而障碍了自己的本性。

「却被净缚」反而被「清净所缚」。这讲了一大段是讲什么，你知道吗？他在破斥「小乘」，小乘要把「六识心」全部压伏都不起，知道吧，「把六识心压伏，让一切心念都不生起」称为「清净」。

## 第二十九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妙行禅品第五，忏悔品第六

## 第三十集

继续讲三十九页。上一品是「定慧品」，这一品又更进入修行的主体，就是「禅定」，但这个「禅定」是「妙行禅定」，不是一般的「禅定」。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戒定慧」三学，这三学里面的中心就是「定」，也就是说一切修行的「枢纽」就是「定」。修行首先是「持戒」，「持戒」就是令「身口」清净，身口清净以后，再修「心清净」。心清净怎么修呢？修「定慧」。修「定」可以产生智慧，也因为「定」的关系，因为「心有定」，所以就能够在「持戒」坚定不动，「戒心」就不会动摇，所以「有定」持戒容易清净，有「定」之后，又因为智慧的关系，所以那个智慧是「与定心相应」的，所以达到「无漏」这样子。所以这个「定」等于是「戒定慧」三学的那个「枢纽」，或是「管鑰」关节一样，所以是挺重要的。修到后来就是要得这个「定体」为主要。那么再进一步讲，怎么样超凡入圣，就在「定」与「乱」之间决定，凡夫的心一定是「散乱」的。那怎么样能够没有烦恼呢？要摄心不乱，摄心不乱得「定」，摄心不乱就是「得定」，「得定」就没有烦恼，至少烦恼伏、伏烦恼，以「定力」可以把烦恼压伏下来，所以你即使不能断烦恼，也能够伏住，令它不起，令「不起现行」，所以就是所谓「定力所持」。

那真正要断烦恼的时候，还要在「定中」里面修习智慧，起慧观，然后由「智慧照破」，叫做断「烦恼」。所以「定」是那个「由凡转圣」的一个转捩点。

好，刚刚讲到「却被净缚」这里。「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那么这个是，主要是要破这个小乘的「执着定相」，执着清净以及「压伏六识」之相，叫做破这个「净相」。

经文：〔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

不动就是「修不动行」，修不动行的人啊，是怎么样的情形呢？「但见一切人时」，「但」就是「只要」，只是在见到一切人的时候，「见一切人的时候」就是说「起功用」，见一切人的时候在种种境界的时候「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这个「不见」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不去看」，「不去看」就是所谓的「不寻」，「不寻人之过恶」，再去评判他；然后第二个呢「不去执取、爱憎」，这叫「不见」。所以「不寻、不执取」这叫「不见」，不是真正眼睛「没看见」，眼睛还是看见，只是看见的时候「不去挑他毛病」，不去挑它、也不去执取它，因为不挑它、不执取它，所以就「见若不见」，「见好像没有见一样」，因为「见若不见」，所以称为「不见」。那因为不见的关系，所以「不言」。不见、不言，然后当然也不思。「不见、不言、不思」，这是修行人才能这样。但是一般的人呢就正好相反，一天到晚就是找人家的过错，挑人家的毛病，然后挑到了以后，就永远记住，那记住了以后就到处去讲啦，到处去宣扬，所以「见而言」，而且呢？常常一天到晚所想的，都是想的别人的错处，那「别人的过错」就好象是垃圾一样，所以自己一天整天在想的都是想着垃圾，然后讲的也都是讲的垃圾，结果变成还是别人的垃圾，是自己变成垃圾，就是这样子。

「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即是「契合」自性「本不动」，如果这样作的话，就是能够契合，在真正的实际的运用上「契合自性本不去」的道理或是「理体」，那么这就是说「于动用中不动」。

经文：〔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着心着净，

即障道也。】】

迷惑的人啊，身虽不动，也就是说常常「坐禅」，他虽然常常「坐禅」，但是一开口，不坐禅的时候，一开口就讲别人的坏话，就讲别人的长短是非，这样的话，所行就跟这个「佛道」相违背。

「若著心著境，即障道也」那如果静坐的时候，「著心」就是「著心相」，著心相里面的种种的现象啊，或者是「著净相」，「著心相」或「著净相」去求呢，那就是障了无上道。

经文：〔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六祖大师又开示大人说，诸位善知识啊，什么叫做「坐禅」呢？「此法门中无障无碍」我这个法门里面所说的「坐禅」是「无障无碍」的。外于一切法、于一切的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叫做「坐」，也就是说处于，「于」就是「在」，处在这个一切的「善恶境界」里面，心都不随著而起种种的妄念，叫做「坐」，这个就不同于小乘修「远离行」。「远离行」一定要远离一切的善恶缘，然后才能够修。当然六祖这个法门，是对大根器的人才会有办法这样子。但是我们这个「初心」的人修行，还是要先「远离境界」，然后等到行了以后，最后的这个目标就是要能够到种种的善恶境界里面，然后「心念不起」，这样子。但是不要好高骛远，说一开始就能这样子，那是不可能的，也不要说我一开始就是这样修，那是很难的，任何人都很难，因为这是最高境界啦！你在「运用」了（而非初修）。

「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于内见自己的自心本性而「不动摇」，与自性的「本不动」相应，这个称为「禅」，所以「坐」跟「禅」的意思是这样子。「坐」就是「心念不起」，在这个善恶境界里面不随之而「起心念」，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外不起「念」，内不动摇，这样叫做

「坐禅」。「外不起念」名为「坐」，「内不动摇」名为「禅」。

「善知识，何名禅定」？什么叫禅定呢？「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所谓的「禅」呢？是「外离」，「离」就是「不贪、不著、不取」叫做「禅」，外不贪著执取种种「相」叫做「禅」；「内心不乱」叫做「定」。

「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如果在「外」啊「取著」于诸境的相，那么内心一就定会「乱」，所以不能「贪著外相」，不能「取著外相」。所谓「外相」就是「六尘之相」，不能说坐禅的人而贪著外面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如果「在外」能够不贪著、执取种种的「六法」之相，乃至于一切相，那心就不会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一切众生的本性，本来是「清净」、而且本来就是有「定」的，但是因为「见」了种种境界，而且「思量」种种境界，所以就「乱」了。「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那如果能够在见到种种境界的时候，心不动摇、心不乱，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定」，这个「真定」就是「佛定」，也是大菩萨的「定」。那么同样的，我们如果开始着手「修定」的时候，还是要先远离一切能够「令心动乱」的因缘，然后的目的是能够「见诸境心不动摇」。

经文：〔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外离相」外不贪著、执取、攀缘种种相，这样叫做「禅」，内心的种种「虑念不乱」叫做「定」，外禅内定叫做「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性元自清净」有一部菩萨戒经上面说，我的本性，「我」就是一切众生，本性本来是清净的。「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诸位善知识啊，若能于念念之中，自见自己的本性，「菩提清净之心」如此自修，自己修行，「自修、自行、自成佛道」为什么说「自」呢？「自」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不依他」，第二个「无他求」，所以叫做「自」。「不依他」的意思就是不依其他的「法门」，也不依其他的种种的「知见」，乃至于不依其他的「发心」，什么其他的发心呢？譬如说

修行不是为了要求名、求利、求恭敬，这样子叫做「不依他」，不为了要求得别人的种种的恭敬供养而修，这叫做「自修」；那「自行」，那「无他求、不依他」，所以叫做「自行」；「自成佛道」，所以不是「依他起」，这个「佛道」一定是要「自修自成」的。

接着讲第六品「忏悔品」

### 忏悔品第六

经文：〔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

「忏悔」啊，也翻作「忏摩」。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世庶」这个时候大师看到这个「广」就是「广州」，「韶」就是「韶州」，「洎」就是「及」的意思，广州、韶州「以及」四方士庶，「士」就是读书人或军人叫士，「庶」呢？就是其他的百姓，「庶」就是「众」的意思，就是农工商。「骈及山中听法」，「骈」就是聚或是「齐」的意思，「聚集」在山中听法，于是就升座，升座是升高座，既然讲「升」一定是升高座，所以讲法一定要升高座。那个高座是什么「座」呢？就是「师子座」，所谓「师子座」，「师子」就是「狮子」，但是通常都没有那个「犬」字旁。那么「师子座」代表「佛」的意思，「佛座」。为什么「佛座」称为「师子座」呢？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那么取这个狮子「威猛、无畏、权威」，因为狮子很「勇猛」，这是没问题的，然后他很有「权威」，而且「无所怖畏」，所以叫做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所以它一吼的时候，所有的禽兽啊都吓得不是到处乱跑，都不敢跑了，腿都软了，所以虽然老虎跟狮子一样的，都是很威猛，但是老虎它要找

食物的时候，它没有声音的，而且它用颠脚步的（偷吃步）、跟猫一样，到很接近的时候，忽然扑出去偷袭，把它的那个猎物抓住吃掉，狮子不是，狮子出来的时候有风，跟龙一样，出来有风，然后大吼一声，然后所有的那个鹿啊、羊啊吓得腿都软了，都不敢跑了，等着被吃，这样子。所以狮子很威风，它猎取食物不用偷吃，也不用偷袭的，它就大大方方一去就把它抓过来，这样子。那么这代表什么？就是「佛」啊！好像狮子很有威风，然后他一叫、那个一吼啊，这个所有的「天魔外道」全部丧破胆。所以「宣说正法无所畏，好像狮子一样」，超过一切世间天人这样子。所以犹如狮子坐在那里说法很有威严，所以那个座就叫做「师子座」。所以狭义的说佛的座叫做「师子座」，那么广义的说就是，一切讲经说法的法师所坐的「座」都叫「师子座」。所以讲经说法的时候一定要坐，因为是「师子座」嘛！所以一定要坐着讲，这个「坐」当然是指「盘坐」，「与定心相应」比较不会乱。「于是升座」升高座。「告众曰」就告诉大众说。「来，诸善知识」大众你们来，我跟你们讲。「此事须从自性中起」，「此事」就是「佛道」或是「修佛道」，佛道或是修道这件事情呢，必须要从自心自性里面开始修起，也就是说「在自性中修」，不是在别的地方修，你如果在别的地方修，就「修错地方」，再怎么修也没用啊。譬如说前面讲说的修那个这个「鼻子痒痒」，那不对啊，那修错地方啦！乃至修坏肚子，让热热的，那也不对啊，修错了；修什么肚子充气，那又不是要吹气球，所以那都不对；还有修什么「禅功」、种种禅功那都不对。这件事情要在「自性」里面修。「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那怎么样在「自性」里面起修呢？这个「起」就是「起修」，怎么样在自性里面起修？就是在「一切时」就是任何时候，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念念自净其心」，每一念、每一刹那的时候都要「自净其心」。怎么样「自净其心」呢？就是不令自心里面有一念不善起来，不令自心有一念「不善」起来，或是说「心纯是善」，整个心「纯是善」，这样叫做「念念自净其心」。那什么叫做「心纯是善」呢？所谓「善」是什么？就是「戒、定、慧、慈悲、喜舍」这些都是叫做「善」，令心里面存著「戒、定、智慧、慈悲、喜舍」，这样子叫做「心纯是善」。那如果能够

这样「修心」的话呢，叫做「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自修、自行、不待、不依、不求」，不求什么呢？不求为人知，自己修行，不必去敲锣打鼓作广告、要天下人都知道我在修行、且要天下人都知道我在修什么。不求名、不求利、不求恭敬、不求赞叹。「不待天下修，而先自修」这叫「不待」。为什么「不待天下修而自修」呢？因为有的人只会烦恼别人没修，但都不烦恼自己没修。所以不要管别人有没有修，自己先修，自己修了再说。「自修、自行，见自己的法身」，因为「不待天下修而自修」那「见自己法身」，所以能够「为世轨范」，为世间人的轨范。「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不假」就是不虚，不虚到此、不虚此行，你如果照这样做，那就能够「自度」。「自度」就是「度脱自心」，度脱「自心的一切恶念」，然后「自戒」，因此就能够不虚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既然你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然后一起在这边见面，都是有缘的啦，大家都互相有缘。「今可各各胡跪」现在可以大家都一起胡跪，「胡跪」就是右膝着地，右膝着地人然后跪着。因为是西方人，就是印度西域，他们都是这样跪，西方（我们）称为「胡」，所以叫做「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首先为你们传授这个自性的「五分法身香」。什么叫「法身」？「以法成身」叫做「法身」；那以什么「法」呢？以「五种法」来成身，以「戒法、禅定法、智慧法、以解脱法、解脱知见法」这五种法来「成身」，成就自己的身，这样叫做「五分法身」，这个「分」是部分的意思，五种部分或是五种「成分」，那「成就法身」我们知道，就是学佛的目的。「法身」怎么成就呢？法身很抽象，把它分解一下呢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所以从持戒开始，就是成就法身，以「戒法」来成「身」，那么这是第一步，「五分法身中的五分之一」，「法身」得到五分之一，然后再修定，得「定」了以后（就得）五分之二，再得智慧就五分之三，这样子，因为修「戒定智慧」所以能够得到解脱，那时候「解脱」就是「不受系缚」，那么就五分之四了，再成就「解脱知见」就「圆满法身」。那讲到「香」啊！为什么叫五分法身「香」？这个「香」只是一个比喻，这顺便就提到很多初学人有这个疑问，说为什

么佛教要「烧香」？不信佛的人说这是迷信，殊不知这个佛教烧香是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什么意义啊？第一个「香」的意义是「熏习」、「熏修」；第二个表示「次第修行」；第三个表示「燃烧不断」，燃烧不断就是「修行来断、修行无间」；第四个除去恶臭（除秽）；第五个「令心香洁」；第六个是「众人乐闻」，这是主要的；此外还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提神」，提神醒脑；第二个「避邪」。烧香有这么多作用，闻所未闻。那么第一个「熏修」，「香」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熏」的意思，就是「熏修」、慢慢的熏，熏久了就有那个味出来了，所以修行是要「慢功夫」，硬功夫，然后一直不断的修，不断的熏、熏、熏，熏久了也会有一点味道，这样的意思，所以是「熏习」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烧香的时候，就想到说要一直不断的努力去熏、去修。那么，再进一步讲，这个「熏」什么？「熏转八识」，用清净法来「熏转八识」，令「转染为净」的意思；第二个「次第修行」，这个香在燃烧啊，一定是一直烧来，它不会跳（跃），不会说这一节烧一节，换烧那一节，一定是照顺序一直烧下去，所以是修行要像「烧香」一样，这样次第下来，所以有一个「次第」，那不能偷工减料，不能跳；第三个「燃烧不断」，就是要「修行无间」，这个香一直烧，都不会间断，从头燃到尾，顺便提到，你要烧香，就要买好的，烧一支就好了，不用一次烧一大把，烧香又不是在熏蚊子，所以烧香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修行」，提醒你修行，修行要跟烧香一样，要「不断的一直烧，不断的一直修行」；第四个能够「去恶臭」，那个「恶臭」是什么？就是「染污法」，身与心的污染法，统统要去掉，就好象用香水来熏一样，熏的让他整个身心香喷喷的；第五个这个能令心、不只是心，「身」也是一样，令「身心香洁」，因为烧香会香，所以身体是香的，但是主要不是让你「身体」香，「心」要「香」，身体香、心里臭臭的那有什么用，所以主要意思是要「指」到你的「心」里面去，要令这个「心」香喷喷的；第六个「众人乐闻」，众人乐闻的话，就大家都欢喜，看到你「修行」都「有香味」，所以喜欢跟你接近。那另外两个是一般的，烧香有「提神」的作用，提神醒脑，好的香才会这样子，那如果坏（质量差）的香烧得眼泪都滚下来，那有什么用，还会打喷嚏；然后还有避邪

的作用。所以有这些原因，佛教才烧香。还有一个原因呢？「供养」。这个供养也是用这个「有形」的来代表「无形」的，表面是用这个「香」来供养，事实上是要用这个「心的香洁」，就是因为「心」摄取修行的关系，所以这个心「清净而生香」，然后来供养诸佛菩萨。所以我们说「有烧香有保佑」，那如果是学佛修行，烧香不是为了保佑，烧香是为了（前面讲的）这些。所以你们看，只是一个简单的「烧香」，怎么这么深，「佛法」就是这样子，不可思议，所以这一条考试也是很好的题目。

「次授无相忏悔」，这个五分法身因为「香洁」，所以叫做「五分法身香」。所以这个「五分法身香」不是真正的「烧香」那个「香」，这是一个比喻。「次授无相忏悔」，什么叫「无相」？

「无相」是「凡夫肉眼看不到的」叫做「无相」；什么是「相」啊？就是「相状」。所以「相」的意思就是「相状」或是「形象」，凡夫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呢圣人的、圣贤的「法眼」或是「慧眼」可以看得见，这就是「无相」。「无相的忏悔」，那么就是说「不是看得到的忏悔」，但是不是看得到的忏悔，不是「没有忏悔」，是那种忏悔是「更高深的」就是，不是「表面上的忏悔」，而是很深的忏悔叫做「无相忏悔」。又下课了，讲几句话结束。一般的「忏悔」啊都是通常是「有相忏」，有相忏像这个依戒法而忏，所谓作「羯摩」，「作羯磨」而忏这是「有相忏」，或者是「礼佛忏悔」，也是「有相忏」，或者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拜忏」也是「有相忏」，那么都是眼睛「看得到的」，但是真正的大忏悔呢是「心里面忏」，那么这个是大忏悔，那么是「无相忏」，无相忏呢是看不到，但是是最深的。那么「无相忏」跟「有相忏」有没有冲突啊？没有。「无相忏」跟「有相忏」可以互相的「辅佐」，但是「有相忏」是为了要导引你入「无相忏」，那如果能够一步马上就修「无相忏」的人，那当然最好啦！但是能够一步就修「无相忏」，如果也能够修「有相忏」，那又更好啦，但是能够修「有相忏」的人，不要说只修「有相忏」就好，要知道它的目的，是要修「无相忏」，那能够修「无相忏」的人，也不要说因为我已经修了「无相忏」我就不用做「有相忏」啦！那也不对；因为「无相忏」就是「性」，「无相」就是

「性」，这「无相忏」就是「性忏」；那么「性忏」跟「相忏」是要互相配合的，配合起来就圆满，那就是真正的「大忏悔」。那怎么样配合？我们下回分解。

第三十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忏悔品第六

#### 第三十一集

接着上次讲。

经文：〔众胡跪。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瞋、无劫害，名戒香。」〕

这个「戒」是「无上心地戒」，以「无上心地戒」的这个「香」，来熏修，以无上心地戒的戒法来熏修，「即自性中无非」，「即」如果用这个无上心地戒，无心地戒的这个香，来内熏、来熏，就可以体悟，令体悟且合于自性中的无非，「非」就是「过」，就没有过错，这个自性里面是本来就没有过非、无过非。「无恶」本性里面也是无恶。「无嫉妒」这个嫉妒是所有的恶法里面很恶的一个，这是跟「魔心相应」的法。什么是「魔」呢？「魔」就是嫉妒，若「心嫉妒」就变成「魔」，这个「魔」就是嫉妒修行的人，所以会破坏修行的人。「无嫉妒、无贪瞋」没有贪欲，没有瞋恚。「无劫害」，「劫」就是「盗」，无劫害就是无偷盗，「害」是什么呢？害就是伤害的意思，这个会害众生的命叫做害。「名为戒香」如果用这个无上心地戒里面的法，去熏修自己的自心，这样子，久久就能体悟到自性中本来就没有这些恶法，不但是体悟而且令自己的这个「身口」乃至自心都能够合于自性本自清净的「本体」，这样子叫做「烧戒香」。

经文：〔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

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

第二个就是「定香」，「定香」这个要以无上的定法，无上的禅定也就是「佛定」、「首楞严大定」的这个「香」来熏自心。这个无上的定法是什么呢？就是「睹诸善恶」，「睹」就是看，看到一切的善恶境界的相，虽然看到这个一切的善恶境界的相。「自心不乱」但是自心也是不乱；如果没有看到不会乱，那个境界还不够高；真正能够称为「佛定」，就是说在于一切的境界里面心不会乱，这才叫做佛的「大定」。所以不是只是「离境」而能「不乱」，而是「即境」也「不乱」，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定」。当然刚开始修的人是没办法一定要离开境界修，要修到后来才有办法说在境界里面一样心不乱，不乱就是「定」。「三，慧香」第三个是慧香，以智慧、以无上智慧来内熏自己的心、自心自性，这个叫做「慧香」、烧「慧香」。这要怎么「烧」呢？这个慧香就是说体悟到自心无碍，自心本来是无碍，所以现在开始也不「自生障碍」，不会自己自生障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常常都以智慧来，「观」就是「观察」，「照」就是照见，观察照见自性清净无染。「不造诸恶」因为自性本来是清净无染的，所以啊就不造诸恶，就随顺这个清净的真如法性，而不去把它污染，就是不造诸恶，因为造了诸恶就是把它染污。「虽修众善，心不执着」虽然修众善，众善就是无量的善法，这个善法当然是佛法，修戒定慧等等，虽然修很多的善法，但是心中不会执着，不执着就是不贪爱。所以「敬上念下」，「敬上」对长者就尊敬，「念下」就是护念在下面的人，因为不执着自己修的功德，所以就不会「自我膨胀」，所以能够对上的人能尊敬，对下面的人能够护念。「矜恤孤贫」，这个矜就是「怜」的意思，「恤」也是怜恤的意思，矜怜、体恤孤贫，「孤」是孤独的意思，但是这个「孤」字，在古文的意思是，小时候父亲亡，这样的人叫做「孤」，幼时丧你名之为孤，「贫」是贫穷的人，可怜

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的或很贫穷的人，「名为慧香」，如果这样修就是在「烧慧香」。「第四，解脱香」就是自心无所攀缘，「攀」就好象藤，藤子会攀来攀去，或是像蛇一样，但是我们的心也是跟蛇惑藤子一样，攀来攀去的，「缘」就好像猴子一样，好像长臂猿两只手可以伸很长，然后就会在这个树枝里面做种种的缘取。「不思善，不思恶」因为不思善、不思恶的关系，所以于一切善恶境界都不生爱憎，对于善的境界或是恶的境界统统不会生出这个爱憎二法。「自在无碍」因为自心离于善恶爱憎，所以就自在，因此就没有障碍，这样叫做「解脱香」，叫做「烧解脱香」。所以这个香都是抽象的，看不到的、不是真正的说烧这个看得到的香。「第五个，解脱知见香」，什么叫做烧「解脱知见香」呢？「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如果已经达到说不会攀缘善恶，那么就是「息心」，息心就达到诸法空的这个境界，但是息心达到「空理」以后呢？却不可以沉空守寂，就要「从空出假」。什么叫做「从空出假」呢？就是从「空寂的自性」生出这个假法，这个「假」的意思就是「幻化」的意思，不是说它是不真的、骗人的，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幻化之法，能够广度众生。所以不可以「沉空」，沉在空寂里面，沉在空、守着寂，那就变成「二乘」。「即须广学多闻」这个时候因为自心已经达到「空理」，就应该再广学多闻，「多闻」是指佛法啦，不是去学世间的法叫「多闻」，各种经律论三藏都要通达，然后「识自本心，达诸佛理」。所以六祖大师也是教我们要「广学多闻」，不是说通达禅宗以后，然后就把经书都烧掉，甚至于说通达本性以后，然后这个经书都是，就有人说都是「草纸」，那样就是「谤佛谤经」，有一幅画，那个是写六祖大师把经书撕掉，你们有没有看过？是日本人画的，那真是毁谤佛法。所以六祖大师没有说叫人不要学，也不是说通达本性以后就什么都不要了，不是这个样子，反而这个时候要「广学多闻」，然后才「识自本心，达诸佛理」，通达了诸佛的道理以后呢？「和光接物」，「和光」是指「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就是说，跟一般的俗人看起来一样，把自己的光芒都收起来，变成令自己的光芒很柔和，本来开悟以后应该是说会有很大的光芒，也会很有智慧，但是那个智慧就不露出来，把那个光芒、锋芒都收起来，变成很柔和

的光芒，因此呢不会耀眼，也不会刺眼，所以才能够跟凡人在一起，然后跟凡人在一起锋芒不会很外露，那大家都能够接受，也能够接近，这样子叫做「和光」；「接物」呢？「物」的意思是「人」，「人」就是指一般的凡夫，跟一般的凡夫都能接触，叫「和光接物」。那「和光同尘」呢？「尘」就是指「尘埃」，也就是说染污，那表面上跟凡夫的染污法一样，同样的染污，但事实上它不是，那么这个就是修菩萨「四摄法」里面的「同事摄」，「同事摄」主要并不是说他犯戒你就跟着他犯戒，这个叫做「同事摄」，主要是说这此基本的需要，譬如说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人生需要修行的人也跟着一样的做，本来修行人他可以达到说、就是说已经到了入圣位以后，可以不吃、不喝、不睡，但是为了要度化众生，他还是示现吃喝睡觉，因为他可以长期的入「禅定」，又没有烦恼，但是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就示现跟凡夫一样。但是不是造凡夫的「杀盗淫妄」，名为「和光接物」，名为同事摄，不是。「同事」如果是依「阿毗达摩」来解释的话，就是说为了令他也修道，所以就把自己的标准稍为降低一点点，然后慢慢的引导他去修道，叫做「同事摄」。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同事他赌博，你也跟着他赌博，他喝酒，你也跟着他喝酒，这叫「同事摄」，不是这个意思。

「无我无人，直至菩提」，「无我」就是「无能度之我」，这个「我」是能度者，「无人」是「无所度之人」，所以「无能、无所」，如是「直至菩提」，如是修行，一直到「无上菩提」，成就「无上菩提」。「真性不易」，「易」就是「改」，坚住真如本性而不改，就称为「解脱之见香」。

经文：〔善知识！此香各自内熏，莫向外觅。〕

善知识啊，这五分法身的香，就要自己内熏，要向自己的内心来熏。「莫向外觅」不要向外面去寻，这个五分法香，一定是在里面成就的。怎么说是在里面成就的呢？因为就要向内熏，「熏」就是「熏习、熏修、熏陶」。

经文：〔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

现在再来跟你们大家传授这个「以无相忏悔」，希望能够灭三世的罪，「三世」就是「现在

世、过去世、未来世」，三世的罪恶都统统能够灭去，使这三业，「身口意」三业都能够清净。

什么叫「无相」？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叫做「无相」，「无相」的意思是「不着表相」叫做「无相」，「不着表相、不着外相」叫做「无相」，不是什么都没有。那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就连「忏悔」也没有了，对不对！那就不用「忏」了，那不用忏那就变成「无相」了，那是不对的。上次又讲到说「忏悔」有两种，一种是「有相忏」，一种是「无相忏」，这个六祖大师这里讲的是「无相忏」。那「有相忏」又称为「取相忏」，「取相忏」有三种，第一个是「羯摩忏」，依戒法做羯摩忏；第二个就是「礼佛忏」；第三个是「拜忏」，有相忏或取相忏有这三种。羯摩忏就是集僧众，然后在僧前忏，依戒法「有作戒法」去忏悔；第二种「礼佛忏」就是在佛前礼拜，这叫「礼佛忏」；第三个是「拜忏」，拜忏就是后世的祖师大德所编的这些忏本，像药师忏、大悲忏、三昧水忏、乃至梁皇宝忏，这些都叫拜忏。拜忏又分两种，一种是依经的忏，最有名的就是「大悲忏」，还有「药师忏」、「金光明忏」（依金光明经所做的忏），还有「地藏忏」，还有一个「金刚忏」亦即「金刚宝忏」，那是依「金刚经」的；另外像「梁皇宝忏」跟「三昧水忏」这个是取经义而编的忏，而不是依那一部经。如果是以「有相忏」来讲，威力最大的就是「羯摩忏」，其次就是礼佛的忏悔，可是这个礼佛是要自修的；第三种忏就是拜忏，是依于形式及依于唱诵，所以它那个效率会比较冲淡了一些。然后再讲「无相忏」，无相忏就是「心忏」，在心里面忏，怎么说在心里面忏呢？用我们的这个白话讲，就是说你心里面觉得难过、抱歉，做错了事情觉得难过，比如说以前爱钓鱼、杀生，现在学佛以后想到说，喔，杀了那么多鱼，心里觉得很难过，这个就是忏悔的第一步；忏悔要觉知那个事情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生「惭愧心」；所以「忏悔」的根本它第一个「依于觉知」，第二个「依于惭愧」；那如果不起惭愧心的话，就没有真的忏悔，「觉知、惭愧、难过」，然后发心改过、补偿，那么这才叫做「忏悔」。这些都是在心里面的，这心里面的「忏」是最重要的，所以前面所讲的「有相忏」，依羯摩来忏，但是如果你心里面并没有真正发起刚刚所讲的那些法，那还是忏得不是

很根本，那礼佛乃至拜忏，都是为了要「引起忏悔的心」，那如果即使拜了十万拜，或是集僧众忏悔，但是自心并没有「真正觉知」，也没有「觉得难过」，也没有「觉得惭愧」，那么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忏悔。这个「惭愧」是什么意思？「惭」跟「愧」是两个不同的法，惭就是内自惭，对自己内心自惭，「愧」叫？愧对他人。就是说做坏事或做不对的事，自己心里不好意思那称为「惭」，对别人不好意思的时候称为「愧」，这是比较普通的意思。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呢？依「阿毗达摩」讲，「惭愧」是指对于无始劫生死以来，所造的生死业，都不生惭愧之心，称为「无惭无愧」。譬如说，无始劫来我们都在造轮回的重业，造杀生、偷盗，「杀、盗、淫、妄」这些业，而不生愧悔，无愧无悔，叫做「无惭无愧」。如果对于轮回生死的业生出愧悔，「杀盗淫妄、贪瞋痴」等等，觉得不好意思，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惭愧」，所以佛所说的惭愧，是指这个而言，不是一般的「惭愧」。

那么，所以要了解「取相忏」跟「无相忏」的关系是什么？「取相忏」或是「有相忏」它只是一个手段，它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引我们到这个无相的「心地」的「忏」，要引起我们心中真正的忏悔，所以如果礼佛也好，拜佛也好，或者是作「羯摩忏」也好，那么不是说做完那个忏法也就完了，不是，如果作那个忏法以后，心里面没有起惭愧心，然后没有起忏悔心，那也是枉然。

「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现在就传给大家这个「无相忏悔」，这个忏悔是「无相」，是看不见的。怎么看不见呢？因为是在心里，所以看不见，这是凡夫看不见，圣人看得见。就可以灭三世的罪恶，使大家「三业」得以清净。

经文：〔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

起。』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

诸位善知识，「各随语」就各随我语，你们大家都跟着我说，说下面这些。「一时道」，「一时」就是「同时」，大家一起齐声来说这个话。弟子等这时可以再加上「三个字」，愿我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这个「三世之念」，念念皆不到被愚迷所染，都不被愚痴或迷惑所染污，念念统统不被愚迷所染，那如果不被愚迷所染，愚的相反就是智慧啦，所以念念都能够有智慧，念念都不迷，不迷就是「觉悟」，有智慧而且觉悟。「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以前所做的一切恶业和愚痴迷惑等等的罪，统统忏悔，希望一时马上统统消灭。「永不复起」永远都不会起，就是说不会「再造」。「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弟子等，愿我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这三世之念，这念念之中都不被憍，「憍」就是憍慢、我慢，「诳」就是欺诳，不被憍慢欺诳所染，自心常行实法。「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以前所做的一切恶业，憍诳、憍慢、欺诳等等的罪，统统忏悔，愿一时都消灭，永远不会再起。接下来，「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这个三世之念里面，念念都愿不被嫉妒所染，心中不起嫉妒，以前所有的恶业嫉妒的罪，统统忏悔，若心里起嫉妒就会破坏人，也会害人，会毁谤人。「悉皆忏悔」统统忏悔，愿一时都消灭，永远不再起。「善知识，已上是为无相忏悔」所以已上，这个「已」就是「以」，以上就是无相忏悔，无相忏悔就是在自心中用功，外表上看不出来，所以叫「无相忏悔」。

经文：『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愆不灭，后过又生。前愆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

「去何名忏」什么叫做「忏」呢？什么叫做「悔」呢？「忏者忏其前愆」，「忏」的意思就

是忏以前所做的过错，「愆」就是「过错」，忏以前所做的过错。「从前所有恶业」以前所做的恶业，愚迷、僇诬、嫉妒等等的罪统统尽忏。「永不复起」令永不复起，这样才叫做「忏」。「悔者，悔其后过」，「后」就是「将来」的意思，「悔」就是说悔将来的过错。「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僇诬、嫉妒等罪，今已觉悟」，那个「已」不是「己」，现在已经觉悟了，统统要使它永远都断了。「更不复做作」这样才叫做「悔」，所以称为「忏悔」。凡夫愚痴、迷惑，只知道要忏其愆，忏以前的过错，不知道说忏了以后，下次不能再做。因为没有说以后不再做，「以不悔」不悔其后过。所以，前愆不灭，前愆未灭，后过又生，所以没有说以后不再做，「永不复造」，所以以前所做、所犯的错还未灭，又再造新的过错，前愆既然没有灭掉，后过又生起来了，这样怎么叫做「忏悔」。善知识，既然忏悔完毕以后，现在就与诸位善知识再发「四弘四愿」。

经文：〔各须用心正听：『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尽誓愿断，自性法门无量誓愿学，自性佛道无上誓愿成。』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

发四大弘愿、四弘誓愿，这个「弘」就是「大」的意思，发四个大誓愿。「各须用心正听」这四个大誓愿就是「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是从「自心」生出来的，所以才说「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这个烦恼也是从「自心」生出来的，所以才称为「自心烦恼」；「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这个「法门」是从「自性」生出来的，所以才称「自性法门」；「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这个「佛道」是从「自性」出来的，所以才叫做「自性佛道」。

前面两项「众生」与「烦恼」是世间法，或是「污染法」，是从这个心、从「自心」里面

生出来的；「法门」跟「佛道」是清净法，「清净法」是从「自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自心」跟「自性」就有这样的差别。这个四弘誓愿的内容，「众生、烦恼」然后「法门、佛道」，就是以这个「心」跟「性」来分别。

也就是说「心」能够产生「污染法」，而「性」则产生「清净」法。

诸位善知识，「大家岂不道」大家不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如果这样说呢，是不是说我「慧能」能够度众生，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慧能」度众生。

诸位善知识啊，这个「心中的众生」是什么意思呢？心中的众生就是说，我们自心中的「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等等这些心，统统是「众生」，所以这些「众生」都是在我们「自心」里所现出来的，所以啊「各须自性自度」，所以就要自己自性来自度，这样才是真正的「度」，才是「真度」。所以「度众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自己在自心里面度。

「何名自性自度」什么叫做自性自度呢？就是在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的众生「将正见度」，「将」就是用，用正见来度它，自心里面如果有邪见、烦恼、愚痴的众生，就用「正见」来度这些众生。

「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既然有「正见」，心中生出来正见来，「使」就是「令」，就令这个般若的智慧，去打破愚痴迷妄的众生，令他们个个都自度。休息一下。

第三十一集完。

六祖坛经义解

忏悔品第六

第三十二集

「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凭么道，且不是慧能度」，大家不是都说「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是不是说我慧能能够度、能度众生，不是这个意思。诸位善知识，所谓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每一位众生自己心中，度自己的众生，这样叫做「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心中的众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心中里面的「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等的心，统统都叫做「众生」，每一种的「心」就是一种「众生」。「众生」的意思，在「阿含经」里面所说的定义，叫做「数数生」，又叫「数取趣」。「数数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叫做「数数生」，很多的生灭，无尽的生灭，叫做「众生」，也叫做「数取趣」。「数取趣」是什么？「趣」就是趣向、就是「道」，就是指「六道、六趣」。在六趣里面，生生灭灭轮回，叫做「数取趣」。这些众生、这些心，邪迷心、诳妄心，等等这些「心」都是生生灭灭的，不断，所以叫做「众生」。因为这些「心」的生灭是无量的、无数的，所以叫做「众生」。无量无数称为「众」的意思。因为这些众生统统都要怎么样？要自己去度，自己「自性自度」。为什么叫「自性自度」？因为这些心都是从「自性」里面生出来的，所以要「自性自度」。那你自己不度，佛祖也拿你没办法，这样知道吗？这样子才是「真度」。因为你自己如果不「度」，佛祖也「没法度」；佛祖是可以教你怎么「度」，那你如果不去度也「无法度」（没办法），听懂吗？所以，这个样子的「度」，叫做「真度」。所以不能说等祖师来「度我」，说你如果成佛（后）记得来来度我，记得回来度我们，不是这样子，这样子不是真度，「真度」是要「自己度」。

「何名自性自度」，这个「名」是称为，什么叫做「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就是说在自己自心里面，所生出的一切的那些「邪见」，这些「烦恼」，这些「愚痴」，各种的「心」，这个「众生」就是「心」，这些一切的「心」啊！统统用「正见」来度它。「度」的意思是什么？度的意思就是「化」，度化嘛。所以把这些自心里面，所生出来的种种的邪见，烦恼，愚痴等等这些「心」，都用「正见」来把它「度化」，来把它化，这个「化」

是「教化」跟「幻化」都有，因为这些「心」都是「幻化」出来的，所以「以幻度幻」。

「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既然本性里面就有「正见」，所以就使这个「般若智」、般若的真智去打破这个愚痴迷妄的众生，「自心里面」愚痴迷妄的众生，使它「各各自度」，这样子。怎么说它们「各各自度」呢？因为你发一个「心」以后，你用那些正见去「化」它们，它们自己就「度」了，就像「变化」一样就「化」掉了，所以「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所心邪来的时候，「邪」就是说「邪心」，邪心若起来的时候，自心中如果有一个邪心起，「邪念」来，就用「正」度，就用「正念」来将它度化，所以，现在所说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对治法门」。假如有邪念的时候，「邪念起来」的时候，就用「正念」将他度化。「迷来悟度」那如果迷惑的时候，迷惑起来的时候呢，就用「觉悟」来度它、来度化它。「愚来智度」愚痴起来的时候，「愚痴的念」如果起来的时候，那就不用智慧心来度化它。「恶来善度」那如果恶念起来的时候，恶念起来的时候，就用善念、善心将它度化。这样来度呢？「如是度者，名为真度」如果这样度啊，就叫做「真度」。所以这个度要怎么「度」呢？度就是要「自心自度」，你不能靠别人度你，度不到啊！你的心在你里面，佛祖要挖你的心也挖不出来，挖起来，你又跑掉了。所以度不尽，那如果一定要「度尽」，一定要自己度，如果自己不想要度，佛祖也无法度，所以要发誓愿、誓愿度。你注意这个「誓愿度」吗？普通都是什么？不是说「没法度」，而是「不要度」、「不想度」，你们好好思维这个意思；譬如说，你说「啊，我为什么都不精进」？所以你要修时，都会懈怠。懈怠要怎么度？就要用精进来度，但是我们都不会改，不是说不会改，是你不肯改，不想要改，觉得目前这样子也不错，所以就不会改了。所以都是一个「愿心」，你如果想要做，就做不到，那如果「做不到」就是「你没有真正的想要做」，所以做不到，所以就没有发那个愿，这个愿再大一些的就是「誓愿」，这个愿已经很大了，再加一个「誓」的话，就更不得了，所以如果「发誓愿」了，就一定可以度，所以这个佛祖在经里面，就教我们说如果真正要修行，就要发「誓

愿」，所以诸佛菩萨修行都发「誓愿」，「发誓愿」了以后，就因为「誓愿」的力量才做得到，不然的话，就一天过一天，没有那个力量去做。

经文：〔又烦恼无尽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

还有呢「烦恼无边誓愿断」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将」就是「以」，就是「用」，用这个自性般若的智慧，「除却」去掉这个虚妄的思想心，这样子就是叫做「烦恼无边誓愿断」，虚妄的思想心，虚妄烦恼心就是「妄想」。什么叫做「烦恼」呢？在这里看烦恼就是「自心的妄想」，就是烦恼，「自心」如果不生「妄想」就没有「烦恼」啦，所以这个烦恼都是从「妄想」生。怎么样能够除掉这个烦恼、断烦恼呢？那就是「以自性的般若智慧，来除掉这个妄想心」，这样就断烦恼了。

经文：〔又法门无量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佛道无上誓愿成，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

「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最究竟的意思就是说，要自己见到「自性」，常常都行「正法」，这样叫做「真学」。你如果说学很多法门，也是在学，但是最究竟的就是，要见到自己的「自心自性」，再依照「正法」去做，这样子才叫做「真学」。假如说学了很多经法，但没有在「自心」里「用功」，也不能算说是「有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既然已经常常能够「下心」，「下心」这个「下」就是「谦下」，能够把自己的心弄得谦下，不会把自己的心抬得很高，不是这个心自己抬得很高，以为自己很高。「行于真正」所行的都是真正的道理。「离迷离觉」，「离」就是远离，远离迷惑，也远离这个「觉」，「觉」是「妄觉」，不是「真觉」，远离「迷惑」又远离「妄觉」，虚妄的觉悟，不是真正的觉悟，真正的觉悟就不用离啦！「常生般若」常常都生出般若的智慧。「除真除妄」所说的这个「真」，是指自己以为在修真正的「真」，自己以为

是「真的」，于是就会有一种分别心、一种执着，这种依于自心的分别的这种「真」，要把它除掉，因为这个「真」是依照下面那个「妄」来的，除了要除去自心的「虚妄」，因为自己自心所生出来的「虚妄」，它的相反呢，以为又见到有「真」，但是这一个「虚妄」既然是幻境，那它的这个另外的一端，所谓的「真」也是「幻境」，所以「趋于两端」，所以都不符合于「中道」的正见。那么这一个「真」也就是、并不是那个「真如本性」的「真」，所以这个不要误会了，这个禅经里面最容易错解的就是像这个地方，刚刚那个「离迷离觉」那个「觉」也不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然后「除真除妄」这个「真」，不是「真如本性」的「真」，「真如本性」的「真」你不用除，你要会「真如本性」都来不及，怎么会要除掉呢！所以这个「真」不是「真如本性」的「真」，而是「虚妄相」所显的、跟它相对的那个「真」，「二法之真」。那如果除掉这些「虚妄的真」跟「虚妄的妄」、「虚妄的真相」跟「虚妄的妄相」就能够见到「佛性」。所以你看这个上下文，就可以知道那个「真」不是真如本性，如果是「真如本性」，那么一除的话，怎么能见「佛性」呢，对不对！因为「真如本性」就是「佛性」嘛！所以就可见这个「真」不是那个「真」，不是「真如本性」之真，而是「幻化之真」，依于分别、虚妄所起「幻化之真」，那么这一切「幻法」，都要把它除掉，这一切「幻相」不管是「真」的还是「妄」的，那么这都是「幻化之相」，都去掉了以后呢，就能够见到「佛性」。「即言下佛道成」这样子言下佛道就成就了，「言下」就是「不思議当下」，「当下」就成佛道了。「常念，修行是愿力法」须要常常「念」，就是思维的意思，要常常这样念、这样思维说，常念什么呢？念这个「修行是愿力法」这样子，要常常思念说，修行是第一种「愿力的法」，就是说有「愿力」才能够修行，若没有「愿力」就不能够「修行」，所以才教我们说如何发这个「四弘誓愿」。

经文：〔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

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完了，现在再给大家传授这个「无相」的「三归依」。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下，这段开始的时候是，先传这个「五分法身香」；那「五分法身香」

是什么呢？是最究竟、最高的「五分法身」，就是要我们修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得「五分法身」，那是最后的等于是佛果，佛果功德；但是这个佛果功德要怎么来呢？先把这个「佛果功德」呈现出来以后，然后再从根本做起，这个佛果功德不会凭空而来，那要怎么而来呢？要先「忏悔」、先修忏悔，「忏悔清净」以后，然后再发愿「修行」；你如果「忏悔」没有清净的话，那个「愿力」起不来，真正的愿力起不来；你如果「忏悔」没有忏悔清净，你在发那个「愿」，「愿力」就不会真正的起来，譬如说「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就很难做了，因为自心烦恼很多，有没有「真正的发愿」要「度」这些烦恼，第一个当然是很难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很难的，那为什么「众生无边」放在最前面，因为修行菩萨道，最终是要「度众生」的，那么这个「众生」呢，要先从近的度起，自心中就有无量的众生，故先度「自心的众生」，「自心」的众生能度了，就能够度「外面」的众生。但就度众生要从那里度起呢？从「断烦恼」度起，如果能够断自心烦恼呢，那就能够度「众生」，但是这个都要发愿，要有那个愿力才能够做得到，然后「断烦恼」。要怎么样才能断烦恼？那又要往前推啦，就要「学法门」，有「法门」才能够「断烦恼」，这个法门也要发愿学，你不能说我只想断烦恼，不学「法门」，这样不行。所以要「发愿修学法门」。那修学法门到最后的、最终就是「成就佛道」，等到成就佛道的时候，那么就是前面三个都可以做到。这个都要发愿，忏悔清净以后，这个叫「菩提愿」，菩提的愿心就可以发起来了，「菩提愿心」发起来以后呢，然后现在接着就讲这个「无相三归依」。

而在再传授给大家这个无相「三归依」，「归」就是「回来」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依」就是「依循」；回光返照，依于本心本性，这叫做「三归依」。六祖大师这里，所讲的「三归依」是这个意思。

经文：〔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

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

善知识啊，「归依觉，两足尊」，六祖大师说「归依觉」，因为一般是讲说「归依佛，两足尊」，「佛」的意思就是「觉」，所以他把他讲做「觉」，「归依觉悟」就是「两足尊」，「两足」就是「福慧两足」，这个「两足」不是说「两只脚」，那个「足」是「具足」的意思，福德与智慧都具足叫做「两足」。有的人不知道说「两足尊」的意思，就说因为我们人都是两双脚，佛祖是两双脚的人里最尊贵的，所以称为「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正就是离欲尊，「欲」就是「五欲」，离开一切的「五欲」与「贪欲」，这样就是「归依正」，「正」就是「法」，因为佛祖的法是「最正」的、「正法」，所以说「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归依僧」僧众都是清净的，所以是众中尊，「众」就是「众生」，一切僧众是众生里最尊贵的，所以叫做「众中尊」。

众今日天始，「去」就是「开始」，从今日开始就称「觉」做师，称「觉悟」叫做「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就不再归依邪魔外道，因为这个邪魔外道统统是「依于不觉」，归依佛法就归依觉，所以就「不归依不觉」，「不知不觉」的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自己要常常依自性三宝，来自己「自证自明」。「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我现在就劝诸位善知识，要归依「自性的三宝」，不是归依其它的「三宝」，要归依「自性的三宝」，这就是「最究竟的归依」。他要劝大家归依「自性的三宝」，不是说外面「有相的三宝」就不用归依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性」跟「相」两个都要归依，现在教我们的

是归依「性的三宝」，这个「有相三宝」也是一样要归依，因为没有冲突嘛！归依有相的三宝是方便，归依「自性三宝」是「究竟」。归依「有相三宝」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要归依「自性三宝」，是这样子。「佛者觉也」，「佛」就是「觉」的意思，「法」就是「正」的意思，「僧」就是「净」的意思。「自心归依觉」就邪迷都不会生出来了，如果你自心有归依觉悟，就不会起邪念，不会起迷惑。「少欲知足」，「少欲」就是这个欲望要少一点，虽然还没成「正觉」，还不能「无欲」，但是至少要「少欲、寡欲」，不能「多欲」，所以若欲望很多的话，一定没有「智慧」，因为那些欲望就会把智慧覆盖起来，「知足」要知道满足。什么叫「知足」呢？什么叫「知道满足」呢？就是说目前所拥有的东西、乃至所拥有的因缘，都觉得很满足，这样叫作「知足」。譬如说，不论你现在所住的寺庙是大还是小，都觉得很很好，很满足，又不论你现在的师父或同修，是多高或多低，但都觉得很满足，这样叫作「知足」；所有一切的环境、所有的饮食、衣服、卧具等等，你可以得到的这些一切的因缘，统统都感到满足，这样子叫作「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那如果能够远离「财」与「色」这两种「贪欲」，这样就叫做「两足尊」，福慧两足。怎么说呢？因为「寡欲、少欲」就有「福」；那如果「邪迷不生」就有「慧」，所以有福、在慧就是「两足尊」。

「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若自心归依「正」，正道正法，就念念、每一个念，都没有邪见，统统是「正见」。什么是「正见」？「正见」就是「一切世间皆是无常」，「一切法皆是苦」，「苦、空、无常、无我」这些都是「正见」。「以无邪见故」因为无「邪见」，所以就没有「人、我、贡高、贪爱、执着」，这样叫做「离欲尊」。

「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若自心归依「净」、清净的法，就一切尘劳与爱欲的境界，这些境界，自性都没有去贪染、执着，这样叫做「众中尊」；如果修这种行就叫做「自归依」，所以我们说「三归依」，但是经典里面佛都说是「三自归」，那个「皈」也是叫做「归」，这个字的造字也很有意思，「皈」（白反）就是「返回白法」，从「黑法」

里面返回白法，叫做「归」，「黑法」就是世间的法、污染法，「返回白法」那就是回到「出世间法」，那就称为「归」。「若修此行，是自归依」如果修这种行就是「自归依」。「凡夫不会」，「会」就是「领会」、体会，凡夫没有体会这个意思。「从日至夜，受三归戒」常常从白天到夜晚都在受三归戒，尤其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到处都去归依，不知道说要归依自心的「三宝」是最究竟的，到处都去归依，归依证好像圆牌一堆，那就是愚痴，要知道这个「归依」是非常庄严的事，不能拿来结缘的，有的人说归依结缘，跟那个师父结缘，那个叫做「攀缘」、不是「结缘」；你如果要跟师父结缘，就向他顶礼、问法，这样就是「结缘」，结什么「缘」呢？结「法缘」，你如果「结法缘」没办法做到，那你就向他顶礼、再供养，这样也是结一个缘，但不是说再归依一次，再拿一张归依证，这样叫做「结缘」，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提倡环保，少发一张归依证省很多物资。因为按照佛法来说，归依是一次就好，不用那么多次，好像说什么，结婚是一次就好，不是越多次越好，像伊丽莎白泰勒结婚六七次，那不是比较好，是比较差。看下面。

「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如果说归依佛，「佛」在那里呢？这一句话你要好好想，「佛」在那里？你要归依那一尊佛？这一个是禅语。「若不见佛，凭何所归」你如果没有「见到佛」，这样你在归依什么？所以要见到了，才能真正归依。所以你说「归依佛」，你所归依的「佛」在哪里？若「自心没有佛」就都没有佛了，所以佛应该在自「心里」，「自心里面要有佛」，这样才能「归依」，若自心里面没有佛，这样怎么归依呢？

「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自己都要观察，以智慧来观察，不要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所以经文里面就「分明」、很清清楚楚的讲「自归依佛」，不是说「归依他佛」，要自归依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所以要归依「自佛」，不能归依他佛。

「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今日既然如果有自悟到，就要归依「自心的三宝」。「阿含经」里面说「应自炽然（炽然于法），勿他炽然」这跟大乘经讲的意思是一样，就是「自归依」的

意思。所以要各自都归依自心的「一体三宝」，最后的目的是要这样子；归依外面的「有相三宝」是一个「方法」、一个手段，但是它的「目的」都是要指向我们的「自心自性」。「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在内心里面调伏自己的心性，在外面尊敬他人，这样子就是「自归依」。

经文：〔善知识！既归依自三宝竟，各各志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

诸位善知识啊，既然已经归依自心三宝以后，「各各志心」，「志心」就是一心。「吾与说」我就为你们解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一体三身的自性佛，今你们大家统统可以见到这个「三身佛」。「了然自悟自性」，「了然」就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悟到自己的自性。「总随我道」大家都跟着我说。「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在自己的「色身」里面，归依自体的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在自己的色身里面，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在自己的「色身」里面就归依圆满报身佛。这一句话，就很有那个密教的味道。怎么说呢？就是说在密法里面、密教里面讲「六大缘起」，「六大」就是「地水火风空识」，这六大都是「真如本性」，所以这个「色身」也是「真如本性」。这个色身，即我们这个肉体就是

「真如本性」，这是最究竟、最究竟、最高的。若从「权法」来看，我们这个肉体应该是会臭、会腐、会烂的，对不对？是「染污法」；但是在最究竟里面，说我们这个肉体也是「清净的」，那怎么会臭、会腐、会烂呢？本来是不腐、不臭、不烂，但是我们自己将它污染了，变成会臭、会腐、会烂；圣人证到真如本性以后，这个肉体就转变成「清净的法」，所以就变成不腐、不臭、不烂，就变成「肉身菩萨」，所以这个肉身「本身当下」，它就是清净的「法身、化身、报身」统统在一起。所以凡夫是会臭、会腐、会烂的，但是圣人证到以后，它就不腐不臭，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证明。所以这个色身，在凡夫是会臭、会腐，但是在圣人它是不腐、不臭。

所以前面教我们修那个「五分法身」，这个「五分法身」怎么修呢？我们现在这个「父母生身」它本身就可以转成、变成「清净的法身」，也可以是「千百亿化身」，也可以是「圆满报身」，这样子。

所以这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就是最究竟的法。所以最究竟的法，讲来都是很简单，但是你要体会它都是很难。譬如说「烦恼即菩萨，众生即佛」，那你这个讲来都很简单的样子，但是真正要体会的话就很难。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很深的。

那我们要归依这个「三身自性佛」，怎么归依呢？就归依「自身的法佛、报佛、化佛」。时间到了，休息。

第三十二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忏悔品第六

### 第三十三集

请打开经本四十五页，最后一行。

「善知识，色身是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性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

「色身是舍宅」色身好像房子一样，本来是不可以说归依的，因为色身好像房子一样。「向」就是「刚才」，刚才所说的「三身佛」在自性之中，世间人「总有」就是统统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为」就是因为，因为是自心迷惑，所以不见内性，不见内性的这个真如本性。「外觅三身如来」所以才会去外面去找这个三身如来，众生因为不见自身之中有「三身佛」，「三身」就是「法、报、化」三身。「汝等听说」你们大家现在听我说以后，就令你们大家在自身之中，能够见到自性有「三身佛」，这「三身佛」是从自性中生出的，不是从外面得到的，就是说我们自性自己生出这三身佛。

「何名清净法身佛」什么叫做清净法身佛呢？「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世间人的性、本性都是清净的，这个万法都是从自性生出来的。「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如果「思量」就是「想」，想一切的恶事，就会生出恶行，若心里这样想，渐渐的就会照这样去做，就生出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就会生出行。Here

「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如是」就像这样，一切诸法在自性之中，譬如好像天空，常常都是很清净的。「日日常明」日月本来就一直是光明的。「为浮云盖覆」但是如果被浮云盖住了。「上明下暗」就变成天空上面是光明的，下面就变成黑暗的，就是被盖住了。「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如果忽然间遇到风，将云吹散了，就上面与下面都现出光明，一切万象统统现出来。「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世间人的「性」、这个心性都常常浮游，好像这个天上的云一样。「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着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诸位善知识啊，这个智慧，「智」佛智，就好像太阳一样，那「慧」就好像月亮一样，一般来说智与慧是一样的意思，但是如果分别，「智」是比较高、「慧」是比较低，「智」是佛的，「慧」是菩萨的，佛智、菩萨慧；所以佛智

较高，好像太阳，菩萨的智慧就较小，所以比较不亮，就好像月亮一样。「智慧」世间人的智慧本来就是「常明」，常常都是光明的，但是啊世间人如果「于外著境」，在外面贪著了外境，被这个妄念的浮云来盖住了这个自性，这样自性的光明就不能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徹」假如可以遇到善知识开示，听到真正的法，真正的正法，就可以「自除迷妄」，自己就可以除这一切的迷惑与虚妄，内心的迷惑与虚妄，就使这个内外都可以明徹，「内外」就是内心与外境，一切法统统很清楚、彻底、明徹、光明、明朗。「于自性中万法皆现」，在这个时候，自性之中就一切万法统统可以现出来，在自性中见一切法。

「见性之人，亦复如是」若见到真如本性的人，也同样是这样子，就是在自心中除去一切迷惑与妄想，这样内外明徹，见到一切法，都是自心所现的，这样的人就是「见性之人」。「此名清净法身佛」这样子就叫做「清净法身佛」，因为法身对一切法都没有贪著，所以叫做「清净法身」。

经文：〔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

诸位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就是归依真佛，因为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佛祖，所以归依自性就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就是除去自性（自心）中一切不善心、恶毒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吾我心」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心，常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样的心叫做「吾我心」。「诳妄心」欺诳虚妄之心。「轻人心」轻视他人的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以及一切时中所起的不善心行，这个「行」就是「心行」。「常自见己过」常常都自己见到自己的过错。「不说他人好恶」，「不说」就是不会说别人，不去评论、也不传说他人的好还是坏，这样就是「自归依」。

经文：〔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归依。〕

常常都要将自己的心降低下来，「下心」将心降低下来，不要将心抬得很高，这样就是「高心」，「高心」就是贡高之心。「普行恭敬」普遍去行这个恭敬心，尊重一切人，这样就是见性通达一切法。「更无滞碍」就没有什么挂碍。这个就是「息归依」。

经文：〔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何名千百亿化身」什么叫做「千百亿化身」？假如没有思量万法，这个心性本来就是好像天空一样，好像太空一样，就没有一点法在上面，但是「一念思量」，假如一念去思量诸法，就叫做变化。所以那个「化身」的「化」，就是「变化」的意思。假如思量恶事，自心就马上化成地狱，整个心里都是恶的，所以就好像地狱一样。「思量善事」自心就马上化成天堂一样。

「毒害化为龙蛇」假如思量毒害，要毒害众生或是要伤害别人，想一些毒计要害人，这样就化成「龙蛇」。没有学佛的时候，看那个「三国志」或是「战国策」，看了就很欢喜，因为里面都是说了一些计谋，你争我斗，一天到晚都是一些说客，想一些计谋，一些军师这样子。等到学佛以后一看，搞什么呢！一天到晚搞这些干什么？但是愚痴凡夫看到那个喔，很欢喜！这个计棒！那如果修行的人心清净一看，搞什么吗，看了就累，所以就不一样，很奇怪。所以「三国志」也好、「战国策」也好，「三国演义」里面所说的都是一些计谋，一天到晚都是想计谋害人，一害不是害一个人，一害都害几千人、几万人。所以修行与无修行的人就是差很多。那如果那个计谋害越多的人，凡夫看了越是欢喜，喔这个计棒！所以你如果从佛修行的角度来看，整部「战国策」不值一文。所以若毒害，就化成龙蛇。所以你看那个「春秋战国」，叫做「苏秦、张仪」的等等那些策士、说客，到后来都不得好死，因为就是用这些毒计在害人，为那些国王想一些毒计，虽然可以一时富国强兵等，但是都在害人，所以到后来都没有好下场，甚至像那

些国王用那些毒计，到后来大部分都没有好的下场。「慈悲化为菩萨」假如思量慈悲的事情，自心就化成菩萨。所以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智慧化为上界」假如思量智慧的事情，那这个心就化成「上界」，「上界」是什么？就是「色界、无色界」叫做「上界」。「愚痴就化成下方」假如思量「愚痴」的事情，就化成「下方」，就是「欲界」里面的畜牲，阿修罗这样的事。「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自性」我们的自心自性变化是非常的多，但是世间的「迷人」不能够省觉，不能够觉悟。「念念起恶」假如念念起恶念、起恶心。「常行恶道」就会常常在行这个「恶道」。「回一念善」假如将「一念之善」把它「回」过来，将一念「回作善法」，「回」就是转过来，转一念为善。「智慧即生」这样子智慧就马上生出来。这样就是叫做「自性化身佛」。

经文：『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

什么叫做「圆满报身」呢？譬如好像有一盏灯，若有一盏灯，它就可以除去「千年之暗」，假如有一间房间，一间房子，那间房子里一千年以内都没有灯火，黑摸摸的，不管那个黑暗有多久，一千年或两千年都好，忽然间一千年以后，有一个人拿一盏灯进去，马上就将房子里那个一千年以内的黑暗统统除去了，所以一盏灯就可以除去一千年的黑暗，这个一盏灯叫做什么呢？就是「一念的智慧」，一念的智慧，不管你的「无明」是多久，因为我们的无明是无始劫以来就有「无明」，不管你的「无明」有多久都不要紧，无始劫以来都是「无明」，一点光明都没有，但是你如果遇到善知识，修行佛法，忽然间发「一点点」的智慧，好像打火石一样「嚓」的一下，马上你心中的「无明」，就在一刹那中都没有了，因为就有一盏灯火亮的关系。「一智能灭万年愚」一点点的智慧就可以消灭万年的愚痴，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怕说「我这么愚痴，要怎么办」，你如果说忽然间生出一点点的智慧，不管你多愚痴及愚痴多久，统统马上可

以消灭掉。「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前」就是以前。「已过不可得」已经过去的就不可得，就不要再去想它了，这就是「不回忆」。「常思于后，念念圆明」常常要想说从今以后，「后」就是从今以后、自此以后，就要「念念都圆明」，圆满光明、自见本性，这比较重要，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从今以后统统都要「念念圆明，自见本性」这最重要。「善恶虽殊，本性无二」善恶这两法的「法相」虽然不一样，「殊」就是「不同」，这个善恶的法相虽然不一样，「相」虽然不同，（但）本性无二，本性是一样的；善法的性，恶法的性，本性是一样的，只是现出来的「相」不同而已；无二之性就叫做「实性」，「无二之性」就是说，若见到一切法的「性」统统是没有两种，而是一种，这样就是叫做「一真」，「一真的法性」就叫做「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若在这个「无二」的「真实法性」中，「实性」就是「无二的真实之性」，无二的真实的法性之中，假如没有贪染善、或是贪染恶，就叫做「圆满报身佛」；不只是有这个「恶法」会贪、会染，连善法也会「贪染」，假如在「善法、恶法」都没有「贪染」，这样子就叫做成就「圆满的报身佛」；怎么说「不染」？不染就是「戒」的意思；不染、不染污就是「持戒」，这个持戒就是「无上的心地戒」，持心地戒的最高的果报就是成就「报身」，报身就是「圆满的报身」；所以这里才说在实性之中不染善恶，这样就是成就「圆满的报身佛」。

经文：〔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

假如自性之中，起一念的恶，起一念之恶「灭万劫善因」，就马上会灭去万劫的「善因」，所以这个「恶念」一点都不能起，如果起一点点的「恶念」，这样就万劫的「善因」都被你灭去了；譬如说对「恩人」应该要有报恩的心，应该要感恩，但是如果对自己的恩人，有生出不敬的心，乃至要要害他的心，这样子就是很恶的，这样子的「恶念」只有一刹那，你所有的、所修的不论你有多大的功德都化为乌有，所以这个「恶性」、这样的「恶念」，虽然一点点就好

像「砒霜」，会将你的「法身」乃至「报身」统统都毒死，这是举一个例子，但是这个「恶念」有很多，有的要起心去害人，或是说要报复等等，像刚才所说的毒计，想一些恶计、毒计，让两个去战争，战得死亡遍野，那都是造罪很重。「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自性如果起「一念之善」就像恒河沙那么多的「恶」都统统马上尽了，这样直至「无上菩提」，一直到无上菩提，统统可以走得到，就是因为自性之中起「一念之善」，因为这个「一念之善」它会扩散，善念与恶念都一样它会繁殖，甚至于以这个「等比级数」繁殖，很快，「善念」生「善念」越生越多，那如果「恶念」呢？「恶念」就生「恶念」越生越多，所以「一念之善」啊那功德就无量，虽然是一念之善，也是修很久很久，才能起「一念之善」，这个「一念之善」得来不易，都是累劫修行才有一点点，修行所得到的精华、精髓，譬如说你拜一万佛，可能才能令你生出「一念之善」，你可能拜「大悲忏」，拜一千遍或是一万遍，才能生出一念之善，可能是这样，才能生出那一点点精华（善念）。所以不要小看自心中的「一念之善」，或是「一念之恶」，自心中的「一念之善」都是价值连城，而自心之中的「一念之恶」那也是非常不好的事，相反的嘛。所以「一念之恶」一定要把它去掉，而「一念之善」就应该要令它念念增长，因此就可以直至无上菩提，乘着这个一念之善所得的功德，然后渐渐的增上，然后就可以提升我们一直到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念念之间都「自见」、自见本性，自见本性「不失本念」，「不失本念」是「念」自己的「法身」，不失这一个「念自己的法身」就称为「本念」，这样子就是称为修性的「报身」。

经文：〔善知识！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

诸位善知识，如果从「法身」来思量，从「法身」起思量就是起变化，这样就是「化身佛」；那如果念念之间都能够自性自见，这样就是成就「报身佛」；如果能够自悟自修，成就自性的功德，这样才叫做「真归依」；所以归依不是说只念那个「归依文」或是说做一个仪式就是归

依，就是这样才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这个皮肉是「色身」，这个色身是舍宅，好像房子一样，不能说是归依，只要是悟到自性的「三身」，就可以识到这个「自性佛」，所以要体悟这个自性佛，就要去体悟这个自性的「三身」。

经文：〔吾有一无相颂，若能诵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销灭。颂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吾祖惟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绝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见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我这里有一个无相的颂，这个「偈颂」如果能够诵持，就可以使大家累劫的迷罪都一时消灭。这个颂是说：「迷人修福不修道」这个世间迷惑的人啊，只是修福、不修道，「修福」就是修「世间有漏的福」，不修无上的佛道，这个「道」就是「无上的佛道」。「只言修福便是道」而说「修福」就是道、修福也是修道，就混在一起。「布施供养福无边」若布施供养所得的福是很多，这种人他修布施供养，得到很多的福。「心中三恶元来造」但是他们得到福的时候，那个「心中三恶」，「三恶」就是「贪瞋痴」三毒，「元来造」，「元」就是照原来的那样子，照原来那样子做，虽然布施供养，「布施」就是对下布施，「供养」就是对上供养，得到很多的福，但是不会修心，在心里面一样是「贪瞋痴」三毒、三恶，统统照原来那样子做，都没有一点改善。「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想要将这个修福来灭罪，后世得到福（但）罪还是在；譬如你修福，会比梁武帝较多，梁武帝修最多，对不对？到后来他（梁武帝）饿死，这个你知道吗！所以我不喜欢拜「梁皇忏」，就是这样。「拟将修福欲灭罪」想要修福来灭罪，修福是一件事情，灭罪是另外一件事情，要有「智慧」才能够「灭罪」，「福」是能够享受的，但是智慧才能够灭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后世得福罪还在」所以后世得到福，但罪还是在的，因为罪就是要用那个智慧才能够灭。「但向心中除罪缘」只要向心中除去造罪的「缘」，

「缘」就是因，「向」就是「在」，只要在心中除去这个「罪因」、「造罪之因」，这是指什么？就是指那个「心念」，我们的「心念」如果是罪恶的，这样就是「罪因」。「各自性中真忏悔」这样就各自在「本性」之中修「真忏悔」。「忽悟大乘真忏悔」忽然间悟到大乘的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这样除去心中的「邪」、邪心、邪念、行正就无罪了。「学道常于自性观」学道之人常常在自性里面努力去观察，努力的去观察自性，「自性观」就是「观自性」。「即与诸佛同一类」如果能够常常观自性，就跟诸佛是同一类，就是很快能够成佛。

这个「大乘本生心地观经」里面就说，「能观心都，得解脱，不能观心都永受缠缚」，所以修行一定要会「观心」，要「观看自己的心」，当然里面那双眼睛要开了，「智慧之眼」、「慧眼」要开。你听我这样说，不要去看「第三只眼睛」那样的书，这跟那个不同；你如果去看「第三只眼睛」那种书，你马上眼睛会变成「斗鸡眼」。所以学道之人，要常常能够「观自性」，这个「观自性」、六祖大师在这里所说的「观自性」，比上面所说的「观心」更高一步，因为「心」再上去才是「性」。所以，但是要先会「观心」才能够「观性」，那如果能够「观心」就能够「了自心」，这个「心」有「真心」与「妄心」二种，先观「妄心」，然后再观「真心」，那「真心」通达以后，再观「自性」，这个「心地法门」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先观「妄心」；「观妄心」是观什么？就是观「唯识百法」那些心，这就是「观妄心」；观「唯识百法」里面的这个「心、心所法」，就是「观妄心」；然后「妄心」观明了、通达了以后，才能再进一步「观真心」，那「真心」又通达了以后，才能谈得到「观本性」；那如果说以「八识」来讲，「妄心」就是「前七识」，那么「真心」呢？可以说是「第八识」阿赖耶识，那不是完全一样，其实阿赖耶识也还是「真妄和合」，依唯识来讲是「真妄和合」，但是「阿赖耶识」是妄的比较多，虽然说是「真妄和合」，但是它的「虚妄」部分比较多，然后等到观「第八阿赖耶识」完了以后，再往下观，观「如来藏识」，如来藏识就是「真如本性」。好，看下面。

「吾祖唯传此顿法」，「吾祖」就是「我们这一宗」，禅宗的诸祖师，不是只有说「五祖弘

忍大师」而已，是从诸佛祖师所传的只有这个「顿悟法门」，怎么叫「顿法」呢？这个「顿法」就是说不兜圈子，直接了当，直接在「自心」上下功夫，所以就不跟你啰嗦，一些有的没有的「零零落落」的都不说了，直接就捅到你的心上去了，捅到去的时候很痛，虽痛就是不怕你死，就捅进去了，你会死会活就看这一下，但是有的人捅下去不知不觉，就没办法了；所以直接在心上用功，所以叫做「直指人心」；所以你看从开头到这里，所说的全部是「在心中用功」，都不是在「依照外相」在用功；所以统统没有「其它的方便」，都是很「直接的」；所以「破恶、造善」统统都是在「自心」里面做，没有说一些其它的；譬如我说一个最简单的，譬如说要消业障来说，我不是教大家念「地藏经」，但是六祖大师就不教人家念这个，啊，那个太慢了，你念经念到后来，也是要「念到心里面去」，那个太慢了，那是「渐修」，慢慢的修，但是因为你自心又看不到，所以要怎么办呢？就要「地藏王菩萨慢慢牵引你」，将你牵牵牵，牵到「自心」里去；所以我们众生很可怜，自己的心在里面，但自己却看不到，还要别人指引我们才知道；还有譬如说「忏悔」，忏悔不是有「有相忏、无相忏」对不对！但是那个「无相忏」要大根器的人，他直接就到那里了，可是根器差的众生就没办法，就要靠那些音乐、靠那些唱诵，那样唱得很欢喜，慢慢、慢慢的「喔，要这样忏悔呀」！慢慢才想到，你如果叫他直接忏悔，做不到，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那个都是「方便」；但是六祖大师所说的这都是最直接的，直接了当，他马上就「到家」了（到自心中）。

「普愿见性同一体」普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见性」，「同一体」就是「同」这个「一体的法身」。「若欲当来觅法身」如果想要「当来」，「当来」就是「将来」，「觅」就是「求得」，如果想要将来求到这个「清净的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刚刚铃响了，休息一下。

第三十三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忏悔品第六，机缘品第七

#### 第三十四集

继续看六祖坛经第四十九页。

「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假如想要将来求得清净的法身，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离诸法相」，「离」就是「不贪著」，不贪著一切的法相，且于自心中「洗」，「洗」是洗什么？洗除一切的罪因，所以不贪著「法相」，是什么法相呢？内外一切法相，不贪、不取、不著一切内外法相，在自己的心里面，就努力洗除一切的罪因，「罪因」是什么？起心劫念不要有造罪的恶念、邪念、妄念，这就是罪因。「努力自见莫悠悠」要努力自己去自见自己的过错，自见自己的本性，这个自见，见两种，见自己的过错，见自己的本性，「莫悠悠」悠悠就是忽忽，悠悠忽忽，糊里糊涂的一天过一天，这不是说只有在家人，出家人也是一样，好不容易出家啦！一天过一天，你可以这样想，去年的今日到今年的今日，你有进步吗？你如果有进步，这样就没有悠悠忽忽了，今年的今日到明年的今日，你有什么计划有设一个功课，看自己会进步吗！这个功课不是说只是念经而已，经也是要念，经不能够不念，戒当然要持，但是更重要的是心里要修，你不能说表面上在念经，心里面没有在修，还是一样在打妄想，没有在努力，这样也不行，所以这个作功课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说做要出风头，主要就是要在自心里面会改进，所以在家出家都一样，不可以悠悠忽忽，一日过一日；应该怎样做呢？若修行的人每一日都要有进步，那你自己回想啊，回想从你开始学佛以后，是不是有每天在进步，每天在进步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啦，但不知进了几天就停了，就停在那里了，所以看你的根器多大，有的人就进、进、进到一个阶段就不动了，那一辈子就是在那个地方，就一直不能够超越；那为什么不能超越、不能进步？就是有障碍在；障碍就是「业障」，三障、心中有三障；所以就要想办法，如果因障碍停在那里时，就没有再进步，就悠悠忽忽了。「后念忽绝一世休」假如

「后念」忽然间有一天断绝了以后，就一世休了，就是忽然间「无常」（死亡）来的时候，就走了（死了），这一辈子都没了。「若悟大乘得见性」如果悟到大乘啊能够见到本性。「虔恭合掌至心求」就要很虔敬恭敬的合掌，至心去求得真正的见到自性。

现在再回来说这个偈颂，开始说「修福」跟「修道」，这个六祖大师是很慈悲，一再提醒大家，不要只修福不修道；那什么是修福呢？这个福有两种，一种是「世间福」，一种是「出世间福」；那么「世间福」就是「有漏福德」，「出世间福」是无漏的，所以福不只是说，只是世间的而已，出世间也有福，出世间无漏的福；所以福有两种，一种是「有漏」，一种是「无漏」；一种是「有漏福德」那就是所谓的「人间果报」，一种是「无漏福德」，佛菩萨修的就是「无漏福德」，有漏福德通常就是「布施供养」，拿钱出来这种的叫做「有漏福德」，这个布施供养，拿钱出来这个可以算做「修福」，但是不能得解脱；我们不是说佛法里面要修「福」与「慧」，那怎么说我们不要修福呢？不是叫我们别修福，福要修，但是福有两种，一种是布施钱财，那是「世间福」，另外一种也是布施，但是这用「六波罗蜜」来说，六波罗蜜里面「布施、持戒、忍辱」这三种是「福门」，这个福是「出世间福」，就是这里所说的「无漏福」；什么叫做「无漏」？就是能够成就「法身」的叫做「无漏」；这个「精进，禅定、智慧」算作「智慧门」，也叫做「解脱门」，因为这个才能够灭烦恼，所以如果依布施来说，「布施、持戒、忍辱」这个「施」是什么施？这个「施」是说「法施」跟「无畏施」；「法施」就是「施法、说法」给人听，这种叫做「法施」，「无畏施」就是使众生不会生恐怖，这种布施叫做「无畏施」；那如果说要修道、成就「法身」，就要做这种的布施；「施财」要做吗？施财可以做，但是那是在家人的事情，出家人没有钱可以布施，因为出家人的钱都是从在家人来的，所以等于是你如果化缘再拿去布施，那等于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就没有意义，所以佛祖开示的法，是说在家人就修在家人的法，出家人修出家人的法，在家人的布施就是「布施钱财」、布施供养，那出家人应该要「布施法」，这样才是布施；所以假如出家人布施钱财，就变成颠倒，因为就变成好

像出家人在做在家人的事，因为在家人布施钱财，那个钱财是他赚来的，出家人应该是不赚钱才对，若没赚钱，怎么有钱可以布施呢？那出家人有钱，什么钱呢？「功德财、法身功德财」，因为出家人的「功德财」很多，所以布施这个，出家人要努力去赚这个「功德财」已经很忙了，所以就没时间可以去赚那些、那个世间的「财」，所以他就不可能去布施那个（世间财）；再进一步讲呢，那个布施钱财，那是一个方便，不是「究竟」的，不能使众生断烦恼、证菩提，但是可以引众生趣向「利他行」，利益他人；所以如果要真修行就要这样子，但是在家人在布施的方面，你听我这样说（后）不要说我现在就不布施了，这样又错了，因为在家人就是要布施，在家人你就一定要布施供养，这样才是佛祖所说的，在家弟子应该做的；这样在家出家一个施财、一个施法，然后这样佛法就能够常住于世间。好，看下面：

经文：〔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

六祖大师就说，诸位善知识，「总须诵取」你们统统都要诵这个偈颂，依照这个来修行。「言下见性」假如你能够「言下」，就是听我这么说以后就能够见性，虽然离开我，这个「去」就是「离开」，离开我有一千里这么远，但是就好象常常在我身边一样，因为我所说的法就在你身上，所以就好像在身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相反来说，如果我说了以后，你听了就不悟了，都不了解，这样子就好像虽然在对面，但是也离我一千里那么远。「何勤远来」这样何必那么辛苦，跑那么远来呢！「珍重好去」大家各自珍重，「珍重」的意思就是「珍重本心本性」，本有的佛性，祖师所说的珍重，都是指珍重你的本具的真如本性，不是叫你要「保重身体，吃饱穿暖」，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好去」是什么？「好去」就是说回去好好的修行，不是说你走路小心一点，不要跌倒，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古时候的禅师最后都会说珍重，都是这个意思，珍重自己的真如本性，珍重此身这个身体，还有珍重今世能够听到这个无上的法门、这个因缘，那好好修行，这个叫做「珍重」。「一众闻法，靡不开悟」，「靡」就是「无」，无不

开悟，这个所有的大众，听到这个法统统开悟了，开悟有大小；都欢喜奉行。

下面继续看「机缘品」，这一品比较有趣。

### 机缘品第七

经文：〔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有魏武系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

「机缘品」这个就是当机说法，看你什么根器、什么因缘，六祖大师就跟他讲什么法，让他悟、开悟，所以这一品也就是「公案」，六祖大师的「公案」，当然前面也有很多公案，那这一个更是公案，一段一段都是公案。

「师自黄梅得法」这个六祖大师从黄梅，就是五祖大师那个地方叫做黄梅，得到法以后，就回到韶州曹侯村。「我无知者」都没有人知道，因为是要逃避那些追他的人。下面（经文中）那些小字（一般经文中无，多为后人注解）是等于那个参考其它的本，有一个旧本说这个大师，去（学法）时至曹侯村，去曹侯村住九个多月，但是大师说、自己说，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就是说差不多三十几天就到黄梅，「乃见求道之切」就是可以了解说他求道的心真切；怎可以说他在逗留，所以他没逗留，所以现在就依这个今本，将作回来这个韶州曹侯村。

「时有儒士」那个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儒士」就是读儒书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刘志略。

「礼遇甚厚」对这个六祖大师非常的礼遇，对他很礼貌的供养，供养很多，这个刘志略有一个姑姑，出家当尼师，这位尼师的名字叫做「无尽藏」，她常常都诵「大涅槃经」。「师暂听」，「暂」就是「稍为」，六祖大师稍为听了一下她念「大涅槃经」。「即知妙义」就知道这个「大涅槃经」

里面奥妙的意义，奥妙的道理。「遂为解说」因此就替她解说这部经，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就拿这个卷问他一些字，因为这个「大涅槃经」里面的字，有很多也是很深；六祖大师就说，「字即不识」这上字我不认识，但是你如果要问这个道理，你就请问，那个比丘尼就说你字都不识，怎么会知道道理呢？六祖大师就说诸佛的妙理与文字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比丘尼就很「警异之」很警惶，就眼里中的「耆德」，「耆」是老的意思，老而有德行叫「耆德」，向大德说这位是有道之士，所以我们大家要请他出来供养，这个时候有魏武侯的玄孙，「魏武侯」就是曹操，曹操的玄孙名字叫曹叔良，以及那个地方的居民统统都来瞻礼。

经文：〔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遯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揜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

这个时候宝林古寺自隋朝后期因为兵乱，所以被放火都烧光了，所以就在这个宝林古寺的基地那里，重新再盖一间寺，请六祖大师在那里住。「俄成宝坊」，「俄」就是「忽然」，忽然又变成宝坊，这个道场的意思，大师在那里住了九个月，恶党又来找他，六祖大师就躲在前山。

「被其纵火焚草木」他躲在山里，那个恶党就放火烧山，要将他烧出来，六祖大师就「隐身揜入石中」，就躲到石头里面去，身体就躲到石头里面去了，这样是什么？神通嘛！他整个人能躲到石头里，所以烧山也没有烧死他，「得免」。这个石头上面到今日为止，还有大师他在那里盘坐膝盖的痕以及衣服的痕，都在石头上面，所以这个石头就叫做「避难石」；六祖大师因为想到五祖大师所吩咐的「怀会止藏」，叫他「遇怀则止，遇会则藏」这个吩咐，所以就在两个都市之间隐藏起来。

经文：〔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静。悟此法门，由汝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

「僧法海」有一个出家人他的名字叫做「法海」，这个法海就是将这个经写起来的，记录下来那一个，前面有说「门人法海录」，这个「白蛇传」有一个「金山寺法海禅师」，那是传说，那是写小说，这个「法海禅师」没有那么多闲功夫去捉蛇，去捉白蛇不会这样子，与「许汉文」也没关系。有一个法海出家人，他是韶州曲江人，初去参六祖大师的时候，「初」就是「第一次」，就问六祖大师说，「即心即佛」这是什么意思？希望大师你指示我。什么是「即心」？「即心即佛」这一般都没有解释。「即心」就是「即此心」，「即佛」当下即是佛，「即此心，当下即是佛」、「即此心，当下就是佛」，或者也可以将这个「即」、头一个「即」不要也可以，「心即是佛」，但是意思又不太一样，等一下再讲更清楚给你好听，这个「心」当下就是「佛」。这样是什么意思？请大师指示我，六祖大师就说，「前念不生，就是心」，「前念」是什么意思？「前念」就是「第一念」，「第一念不生」这样就是「本来清净的心」，因为最初一念，「前念」就是「最初一念」，第一念就是「最初一念」，最初一念就「没有生起」这样就是「本自清净之心」。「后念不灭即佛」，「后念」就是「第二念」，「第一念没有生，那第二念就没有灭」，对不对！因为「第一念」既然没有「生起」，那当然没有「第二念」可以「灭掉」；所以后念无灭，第一念没有生起，那就是「清净的本心」；那第二念「实不灭」，实在没有灭，那这样就见「自性佛」，见自己的佛性；这句话你可以再排一下，「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那就是「前念后念，不生不灭，即心即佛」，也就是「前念后念」都是「不生不灭」的，那如果能够见到这样的道理，便达「即心即佛」；这个「即」有「近」或「就」的意思，「就」就是「近」；这一句又可以这样讲，「前念不生，后念不灭，心念不生不灭，那个心即是佛、此心即是佛心」。「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如果能够成就「一切相」就是「心」，怎么说呢？因为「一切法皆由心生」，一切法都是从心生出来的，所以成一切相的就是「心」，而如果「离一切相」的就是「佛」，这个「离」就是不染着、不贪著，若能「不染着一切的相」这样就是「佛」。「吾

若具说，穷劫不尽」我如果要「具」就是「具足」的说，若说得很详细累劫也说不尽，所以我用最简单的讲法，来说一个偈。「即心名慧」，「即心」就是「能即心」，那么这个「即心」包括「明了自心一切相」，能够明了自心一切相，这样叫做「即心」，能够明了自心，这样就是「即心」，这样的「即心」就是「慧」，就是有智慧，因为有智慧才能够明了一切相。「即佛乃定」那如果「即佛」呢？就是说有「三昧」之定，如果有三昧之定（等持定），这样就是「即佛」；能够体会到这个「即心即佛」就是「有慧有定」。「定慧等持」若「定慧」两种都「平等受持」。「意中清净」，「意」就是「心」，心中就能够证到了「清净的法身」，定慧等持、平等受持的时候，这个心中就能够证到「清净的法身」。「悟此法门，由汝习性」那你如果能够悟到这个法门，是因为你宿昔所修的本性，所修这本性的法门，才能悟到，所以虽然是「顿悟」来说，但是也是过去世修很久了。「用本无生」，这个「起妙用」，本性起一切的妙用，本来也是无生无灭，不生不灭，都是不生不灭的体所生出来的。「双修」就是「定慧」双修，「定慧双修」这就是「正修」，就是正法正修。这个法海法师听了这样说以后，马上就大悟，就以偈来称赞。

经文：〔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

「即心」原来就是「佛」，就是说「我的本心原来就是佛」。「不悟自屈」我自己没有悟到，没有悟到才「自屈」自己屈辱自己，所以啊轮转、奔波、造作，没有悟到自己是佛、自己是「法王」，所以在外面奔波造罪。「我知定慧因」我现在既然已经知道定慧之因，「定慧之因」是什么？就是会生出定慧的是什么？会生出定慧的就是「本性」，修定慧的「因」就是「本修因」，本修因是什么？就是「楞严经」所说的「如来密因」，那也就是这个「圆觉经」所说的「本起因地」，都是「因」，所以这个「定慧之因」是什么？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定慧之因」，也就是「本修因」。「双修离诸物」假如能够「定慧双修」，就能够离诸物，「离诸物」，「物」就是「相」，离诸相，就是顿超一切世间出世间叫做「离诸物」；所以「楞严经」上面说「一门顿超无上菩提妙庄严路」。

经文：[[僧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师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无比。』」]]

又有一个出家人，他的法名叫做「法达」，是洪州人，「洪州」就是「南昌」，七岁的时候就出家，常常诵「法华经」，来参礼六祖大师，他在顶礼的时候头不至地，顶礼下去头没有碰著地。「祖诃曰」六祖大师就喝斥说「礼不投地」，顶礼的时候头不着地。「何如不礼」这样宁可顶礼较好，你若要顶礼就要情愿的，顶礼的那不情愿，头又不着地，这样做什么？我看你心中一定有一种东西在，「汝心中必有一物」，「必有一物」就是说一定有一种东西。「蕴习何事也」，「蕴」就是「积」，你是积习，就是说常常修什么事？你都修什么功课？法达就说「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他说我念「法华经」已经念三千部了，现在的人也有顶礼头不着地的，但是他不是念「法华经」三千部，因为她是头发作过后怕弄坏掉、弄乱、弄脏这样子。「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这个六祖大师就说，你如果念「法华经」不要说念三千部，你如果念到一万部、又得到了经义，就是说对经义都很了解，接着呢「不以为胜」又不觉得自己了不起。「则与吾偕行」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就跟我一样高，就跟我偕行，「偕行」就是做伴同行，做伴行、平起平坐，不输我了就对啦！你要不输我就要你念到一万部，又知道「法华经」是什么意思？又要不觉得你很行，不觉得你念一万部很行，能了解「法华经」很行，这样子就可以跟我相提并论了，其意思下面就没说了；其意为「你现在才念三千部而已，法华经的意思可能也不懂，才会这么傲慢，所以啊你否定差得远」，下面这一句只是没说而已。

第三十四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机缘品第七

#### 第三十五集

继续看六祖坛经五十二页。

六祖大师就喝斥这个法达，说你顶礼头不投地，这样何必顶礼，宁可不顶礼，「何如不礼」，因为你顶礼没有诚意，没有敬意，「礼」本来就是表示敬意的，那你心里没有敬意、又顶礼，何必这样功夫、这样麻烦，免了、免礼，照我这样看，你心中一定有个什么东西在，那你是修什么呢？法达就说，我念法华经已经三千部了，六祖大师就说，你如果念到一万部、接着又知经文的大意，经文的意义都知道，接着又不觉得自己很行，不觉得「胜」，「胜」就是比别人行的意思，超过别人叫做「胜」，不觉得比别人更行，这样你就跟我平立、平行，「与吾偕行」平起平坐。

「汝今负此事业」，「负」就是「担负」，两个意思，一个是「提负」，一个是「辜负」，你现在就辜负这个事业，这个事业是什么？「出世间的事业、成佛的事业」，为什么？因为法华经是要成佛的，那你辜负这个事业，你又不知道过错，所以你听我说这个偈。「礼本折慢幢」这个「礼」、一切的礼义，这个「礼」就是礼义，礼义本来是要「折」，「折」就是「折伏」，折伏这个「慢幢」，这个礼义本来是为了要折伏众生的慢，「慢」就是我慢、傲慢、骄慢，折伏众生的骄慢、傲慢的幢，这个「幢」是什么意思？「幢」就是「旗子」，旗子的意思是什么？旗子一定是高兴举，对不对？旗子一定是不会放在下面的，一定是高举，这就比喻傲慢心很高，好像旗子举起来一样，大家都看得见，旗子一定是要举给人看的，那傲慢心很高，所以叫做「慢幢」，礼义本来就是要折伏这个我慢，很高的我慢心。「头奚不至地」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怎么会顶礼的时候头为何不到地呢！「奚」就是「为何」。「有我罪即生」你为什么头不至地，你就感觉你很行，所以就有「我」，「我相」很高、很大，这我相很大，所以就是「有我」，那

如果「有我」，一切众生若「有我」，一切罪恶就都生出来了，一切罪恶、罪过统统是从这个「我」生出来的，所以「有我」罪过就生。「忘功福无比」，「忘功」忘记自己有功劳，这个忘记不是说真的忘记，是说不去「计」，不去「计算」，不去计算自己有多少功德，譬如有人拿一个记事本，譬如说五月布施道场五百无，六月份七百五，九月份九千五，都把它写起来，每一月统统都有计算，点灯多少，打斋多少，都清清楚楚的计算起来，我一个月修很多功课，真好，真好！

「忘功」就是什么，相反不去计算，这样叫做「忘功」，不去计算自己所修的功德，也没觉得自己修那些功德很行，这样子叫做「忘功」，不是说真的忘记了，又不是老人痴呆症，所以不是真的忘记了，是不去执着、不去贪爱、不去张扬、不去展览，这样叫做「忘功」，不是真正的忘记，不要记性那么差，修行修到记性那么差，统统忘记，这样就不用修了，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不去计算自己的功德，这样不去张扬自己的功德，这样就「福无比」，这样所得的福就不能比较，就很大很大、无量，那如果有计算自己的功德，那个功德就很小了，所以这个功德就跟前面讲的那个梁武帝一样，他就念念都不会忘掉、都一直在想「我有多少功德」；而那只是说布施而已，那个梁武帝那是「世间福」，世间的功德，那这个法达是念经，念经应该是出世间福，但是如果说时时刻刻都觉得「我很有修行」，这样就变成没修行了，我上次不是说「若邀功、讨功就没有功」，那如果讨人情就没有人情了，同样的他这里觉得自己有修行，念「法华经」三千部，自己觉得很有修行，那就变成没有修行了，就是说「一念之间」而已，那你如果说念「法华经」三千部，你「不觉得自己我很在修行」那就是有修行；那反过来讲，念「法华经」三千部简单吗？也是不简单，因为「法华经」从头念到尾，都不喝茶，也不能跑厕所，也不休息一直念，八小时可念一部，所以你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只念一部「法华经」，就已经不简单了，那一天念一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才念三百六十五部，那三千部就要念十年，所以不简单，难怪他觉得「我很有修行」；你看他念「法华经」三千部呢！我叫你们大家都要念「地藏经」念三百六十部，大家都哇哇叫，「地藏经」一个多小时就念完了，所以「法华经」

是它的五六倍，所以我看是不是「地藏经」也改成三千部；一切修行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得少为足」，或都说「喜于少足」，「喜于少足」就是一点点就很满足，又很欢喜，这都是「没有发大心」；所以没有发大心的没关系，所以稍为修一点就已经满到了咽喉。

经文：〔师又曰：「汝名甚么？」曰：「名法达。」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

六祖大师又问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做「法达」，六祖大师说，你的名字叫做法达，你是否通达「法」？「何曾通达法」，根本就没通达，六祖大师又说这个偈颂「汝今名法达」，你现在的名字叫做法达，「勤诵未休歇」你很努力勤诵这个「法华经」，都没有停。

「空诵但循声」但是你只是「空」就是「徒」，徒然、白白地，「徒然诵」只是诵而已，这个「但」也是「只」的意思，只是循着声音，你只是念、只是出声在念而已。「明心号菩萨」但是如果「明了自己的心」这样才叫做「菩萨」，那你意思就是那个真的在骂人的话都没有说出来，「你只有在念而已，都没有在修自己的心，都没有明了自己的心，你的心暗暗的黑洞洞，所以自己很我慢这么大，也不知道，所以于自心都不明了」，意思就是说「枉费你在念」；所以禅师骂人这种难听的都不会说出来，我现在都将它说出来了，说出来你才会知道；所以你念经，不只是有念经就好，你要照那个经下去修，这样才能明了你自己的心，那你只有念经而已，也没有在修心，这样那有什么用呢？没有用。

「汝今有缘故」你现在有「缘故」、有缘，有那个因故，「缘」跟「故」要分开来，你现在「有缘」，「缘」就是与法有缘，又有一个因故，「因故」就是古时候你所修的「因」在里面。所以「吾今为汝说」我现在就向你解说。「但信佛无言」你只要相信说、深信说以究竟来说佛是「无言」的，你如果能够信这个深法，这个「无相的深法」，就是说佛是「无言」的，这个佛就是「法身佛」，所以看经要会看，如果不会看，就说都是冲突的，既然佛「无言」怎么会

说这么多经？这个「佛」是「法身佛」，法身佛是不说我们这种普通的言语；那如果能信这个法「莲花从口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够信受这个深的法，那你诵经或是说法的时候，莲花就从你的嘴里出来，这个「无上奥妙的法」就从你的嘴里出来，因为你心里面信受这个无上的法，所以你在讲经说法或是今经的时候嘴里会出莲花；这个莲花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是念「法华经」，「法华经」的全名就是「妙法莲花经」；所以你如果能够信这个无上的法，这样你诵经的时候，这莲花就从你口中出来，那你所说、所念的就是真正的「妙法莲花」；但是因为你心里有稍微念一些三千部而已，才三分之一不都到，要三千三百三十三，才能算一万部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都没到，还那么傲慢，对佛理又不通达，那个名字又做叫法达，这样你念这个经，因为心「无明」，念出来的经当然也是黑黑暗暗，所以你如果是「心通达」，于「法通达」，于法通达的意思就是通达这个「佛法僧」乃至「法身佛」是无言，「无言、无事、无说」，「一切法无生」，这个佛无言的意思就是「一切法无生无灭」，这样你就「通达法身了」，那个时候你所诵的经，出来的声、那个经声就好像是「莲花」，从你的口出来同样的意思，那如果那个时候，你所念的经，你如果说我要度众生，马上就度到了，你如果要超度别人，也可以超度，意思是这样子。

经文：〔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

这个法达听了这个偈以后，就「悔」就是「忏悔」，「谢」就是「道歉」的意思，这么说「而今而后」从今以后我就一定会「谦恭一切」，对一切人都谦虚恭敬。「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都不了解经义，心中常常都有疑，这个疑不是一般的疑，是法里面不能通达叫做「疑」，疑的相反就是「信」，「信」了以后就没有「疑」，所以心中常常有疑，这个疑在「五位百法」里面是个「大烦恼」，是「六大根本烦恼」之一，因为有「疑」不能「信」，就不能够修行，所以是个「大烦恼」，和尚你智慧广大，希望你稍为为我解说经中的义理。

经文：〔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  
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

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  
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  
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

六祖大师就说，法达「法即甚达」，「法」本来就是很通达的，只是你自己的心没有通达而已。「经本无疑」佛经本来里面就没有什么疑问的，只是你自己的心里面有疑问。「汝念此经，以何为宗」你念这个经的时候是以什么做宗旨，意思就是说这一部经最重要的意理都在那里？所以这一句话我也可以这样问你，你也可以这样自己问自己，就是说你若念「地藏经」的时候，你知道地藏经最重要的道理在那里？「宗旨」在那里？那你如果是念「金刚经」的，你知道「金刚经」最重要的宗旨在那里？这个最重要；所以不要念了老半天，不知道这一部经的「宗旨」是什么？念任何经统统都一样，那你如果念「普门品」，你知道「普门品」的「宗旨」是在那里？一定要知道，不知道就问，这样才能开智慧，没有的话憨憨地念就无效。「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这个法达就说，「学人」就是自称，谦虚说学人，有时候说「学生」，我根性暗钝，从来只是依照经文在念而已。「岂知宗趣」怎么会知道它是什么宗趣呢，「宗旨」跟「旨趣」，宗旨的趣向，这个六祖大师就说，我是不识这个文字，「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之一遍」你拿经来，诵一次我听听看。「吾当为汝解说」，我就为你解说，法达就高声念经，既然说念经就是越大声越好，不要吵到别人就好，如果不会吵到别人越大声越好，你不要说要省力气，都念在嘴里这样不通，念经应该是越大声越好；那如果念经最好是用跪的，不要坐在沙发中，坐得很舒服，那不行的。「至譬喻品」他念到「譬喻品」这一品的时候，这个六祖大师就说「止」，「停止，不要再念了」，这一部经原来是以这个「因缘出世」为宗，它的宗旨就是「因缘出世」这四个字。「纵说多种譬喻」假如再说很多的譬喻「亦无越于此」，也不会超越

这个「宗旨」，所有的道理统统都在「因缘出世」这个宗旨里面。「何者因缘」这里所说的「因缘」是什么「因缘」呢？「经云，诸佛世尊，唯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与世」这就是「法华经」里面说诸佛世尊就是只有一大事因缘的原故，来出现于世间，就是说这个佛祖怎么会来世间出世，来出现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大事因缘」。「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所说的这个「一大事」是什么？这个一大事就是「佛之知见」，佛的知见是一大事。

经文：〔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

世间人在外面「外迷」，在外迷的时候就「著相」，向外的时候看到种种的「相」就「著相」，执着「相」，执着「法相」。「内迷着空」那如果内迷呢，因为世间人两种「迷」，即「迷内」与「迷外」，较粗的人就「迷外」，迷外就是迷外面的东西，看到外面的东西「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碰到六境和法相他就「著迷」；那如果较高的人就「迷内」，迷内什么？迷内就「著空」，「空」是什么？空就是「无我偏空」这个就是小乘人；上面人（迷外）是凡夫，凡夫迷外，二乘迷内，迷内就着无我的「偏空」。「若能于相离相」，凡夫迷外相，所以在「五欲六尘」里面打转，五欲六尘里面「求活计」，「凡夫迷外，于外面的五欲六尘讨生活，叫做求活计」，所以凡夫如果没有「五欲六尘」就活不下去了；那二乘声闻、缘觉乘已经不贪著外面的「五欲六尘」，虽然不贪著「五欲六尘」，但是于自身这个「内心」又起贪著，著这个「空无我」，所以「内迷」就「著空无我」，这就是「偏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那就是菩萨了；所以「世人外迷著相」这个凡夫、以及外道也是，「内迷著空」这是声闻缘觉，「若能于相离相」这是菩萨；「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光是「离相」比较容易，但是要「于相」而离相不是把「相」灭掉了，叫做离相，而是要「在一切相里面，而能不贪著相」这叫「于相离相」；然后「于空离空」呢？就是已经「体悟了空，而不贪著那个空」叫做「于空离空」；如处在一切相、一切法相之中，而没有贪著就是叫做「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呢？就是已经体悟到「空」

的道理，已经体悟到「空」的境界，「入了空的境界」，但是「心中又不贪著，自己所证到的这个空的境界」这样叫做「于空离空」，这样就是「内外不迷」；这样好像比较抽象，我讲一个比较切身的，比如说法达他念三千部的经，已经很算有修行了，算做一种修行，那他「在修这个行的时候，他又不贪着这个修行」这样就叫做「于相离相，于空离空」，「于修行，离修行」这样子，「于诵经，离诵经」，我再讲一个较俗语，「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意思是差不多；所以你在修一切行的时候统统要做这个功夫，「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这要怎么修呢？还是一样，就是说「你拼命地修，修到很好的时候，而没有觉得自己很行」这样就是「于相离相」，这不简单；譬如说一个篮球国手，他很会打球，但是他又不觉得自己很会打球，这样有可能吗？实在是很不可能，但是就要做到这个地步，他才是很会打球。「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假如能够悟到这个「法」，在一念之间他的心开了，这样就是叫做「开佛知见」，「心开」是什么？「开」就是「开悟」，若没有开悟的人，那个「心」是关起来的，「心关起来」所以里面就暗摸摸的，那如果开悟的人，心就「开」了，心开了，所以里面阳光充足空气流通，这样叫做「开佛知见」，佛的知见，「知」跟「见」是不一样的，「知」就是「智慧」，见呢是亲自见到叫做「见」，所以「见」比「知」还更高一步。「佛犹觉也」佛的意思就是「觉」的意思。

经文：〔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寢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

「佛犹觉也」佛的意思啊，「犹」就是，佛就是觉。这个又分做「四门」，分做四部分来说。「开觉知见」就是「开佛知见」，要开这个「觉悟的知见」。「示佛知见」指示这个「觉悟的知

见」，悟「觉悟的知见」、入「觉悟的知见」；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了，「开示悟入」，开示悟入就是好像说，佛祖的佛果功德，是好像一个宝山一样，那个宝山你如果要进去拿那些宝贝，就要有人向你指示，光是指示也没有用，还要带你去，那个宝山好像有一个门，那个门佛祖帮你开了，开了就是「开」，开了也没用，因为这个宝山很大，你也找不到宝，所以「门开」了以后，那个法门、「法的门」，开了以后还要再指示你说，在那边、那些宝在那边，指示了以后叫做「开示」，所以「开示」是两个动作，两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说「师父开示」，这个「开示」跟那个「开示」有一点不同，「师父开示」大概意思是说，师父讲几句话这样的意思，而佛祖开示了以后，众生看了以后就「悟」到了，说「喔、喔，原来是在这里，原来就是这样，这些宝原来是在这里」，在哪里？在自己的心中，「开示」悟到了，说「喔！原来是在这里」；知道「原来在这里」以后，就要「入」，「悟到」跟「入」不一样，「悟到」只是知道这个境界是这样，但是自己还未「契入」，自己还未契入那个境界，这个要「契入」，要怎么样呢？就要「除业习」、要「转业习」，转业习就是把那个「迷的业习」、以前「迷的业习」统统「转」，转变成「悟的业习」，「悟」也会变成业习，变成一个业习以后，就进入那个「佛的知见」那个境界里面，所以叫「入」；「入了佛的知见」就跟佛「同知同见」，跟佛祖「同知同见」，这样就跟佛一样；「知」是什么？知是「心知」，「见」是什么？见是「眼见」，但是这个「眼」也不是这个「眼睛」，而是这个「心眼」，心眼所见；所以「入佛知见」意思是什么？就是「入佛的境界」；所以再回头来讲、相反来讲就是说「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是什么？就是「开示悟入佛的境界」，「佛祖的知见」就是「佛祖的境界」，那如果这样就是什么？就是所谓「即身成佛」，那就是「顿悟成佛道」，这样就是「开示悟入」，「入」就是完全相合叫做「入」，亦即「契入」，「契入」就是完全相合的意思。「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佛」就是「觉」，如果能够觉悟，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

「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如果听到佛祖或菩萨「开示」，

就能够「悟入」，「悟」而且「入」，「悟」佛祖的境界，「入」佛祖的境界。「即觉知见」这样就是觉悟了知见。「本来真性」这「本来的真性」就能显现出来了。「汝慎勿错解经意」你要小心，不要误解经文的意思。「见他道开示悟入」你看到这经文说，「他」就是指经文，看到经文上说「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你就说「啊，那开示悟入佛祖之知见」那是「佛祖的知见」嘛！「我靠无分」我们是无分的，因为我们凡夫呀，众生凡夫，佛祖的知见那么高，我们哪有份呢？「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假如你做这样的见解，就是毁谤经、也毁谤佛祖。「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为什么呢？因为他既然已经是佛了，就已经具足了佛祖的知见，那何必再「开」，所以那个「开」是「为众生开」，不是为佛祖「开」，佛祖本来就有那个境界，怎么须要「开」呢？「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你现在就要相信说「佛的知见」就是只有你自己的「自心」而已，你的「自心」就是「佛的知见」。「你的自心就是佛，更无别佛」除了你的自心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佛了。「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盖」发语词，没意思，因为一切的众生「自蔽光明」，自己遮蔽自己的光明，「贪爱尘境」贪爱这个五尘的境界。「外缘内扰」即外面的种种「尘缘」，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扰乱。「甘受驱驰」自己甘愿受这个「五欲六尘」来驱驰，「驱驰」就是「为它所奴役」的意思。「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因为这样啊，所以就要劳烦世尊从「三昧」起来，以种种的「苦口」劝我们要「寢息」，「寢息」就是「息心」的意思，「寢」是睡觉，这表示息心的意思，或是止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所以啊你只要不向外面去求，如果要求、要「求自己的心」，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不要贪爱种种的「六尘」，不向外面去追求，这样就跟佛菩萨一样，就无二。「故云开佛知见」所以经文里面说「开示佛祖的知见」，意思就是这样子。今天讲到这里。

第三十五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机缘品第七

#### 第三十六集

经文：[[「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瞋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

「吾亦劝一切人」我常常劝所有的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在自己的自心之中常常都开佛的知见，这个佛的知见，不是在外面找的，就是要在自己心里把它「开展」出来。「世人心邪，愚迷造罪」但是啊世间人「心邪」，「心邪」的意思就是说，「心不正」就是「邪」，有种种的「不正」的「念」、不正的「思维」、不正的「想法」、不正的「观念」，所以叫做「心邪」。

「愚迷造罪」愚痴迷惑，造种种罪，因为愚痴又迷惑，才会造种种的罪，若以佛法来说，众生造罪原因都是两种，一种就是愚痴，一种就是迷惑，若没有愚痴、迷惑，就不会造罪，因为如果没有愚痴就有智慧了，如果没有迷惑就是悟道了，所以「不迷则悟，不愚则智」，如果有智慧又没有迷惑，心中有开悟，这样子当然不会造罪；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想到一句话，那是我自己想到的，那个时候多少看一些佛经，但是没有很深入，我那时候就发现说「世人非愚则妄」，不是愚痴就是虚妄，所以有种种的苦难，也都是因为愚痴跟虚妄，（这）「虚妄」那就跟六祖大师所说的相应，「虚妄」就是「迷惑」，「迷惑」所以「虚妄」；迷惑、愚痴所以造罪，但是虽然造罪，有些人还「口善心恶」，嘴里讲得很好听，不是劝别人就是讲很好听的话，但是心里面都很多恶念，都想一些坏的事，所以这个就是心口不一，心与口不相应。「贪瞋嫉妒」这个口善心恶，也就是说心口要相应，这个很难，假如心口相应，就要变成什么样子呢？所谓的「解行相应」，解与行统统都有相应，这样才不会「口善心恶」，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因为佛的境

界很高，如果光是只念佛经，而心不行的话，就很难解行相应。「贪瞋嫉妒，谄佞我慢」贪瞋跟嫉妒，嫉妒是一个很恶的法，它是很容易侵犯他人，「谄」就是「谄曲」，「佞」就是像古时候的那些「佞臣」，也就是谄媚的意思，谄佞就是谄媚，「我慢」就是依于「我、我见、我执」而生出的「慢心」。「侵人害物」，「侵」就是侵犯，侵犯他人，「害物」，这个「物」可以当作是「人」的意思，人或是生物都叫做「物」，如果以最究竟的来说，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物」也是包括「无情」的，就是说草木山林统统包括，就是说修行人不只是不杀生而已，也不能随便开垦，也就是说很配合现在所说的环保，所以尽量都保持这个自然环境原来的哪个样子，所以就不侵害这个外物；所以不只是不侵犯人，所有的动物或是植物统统都不去侵害他。「自开众生知见」因为有上面所说的，种种这些邪迷愚妄，口善心恶，贪瞋嫉妒等等这些，所以就变成「自开众生知见」，「知」是那个意识，意识的那种作用，意识的作用是「知」，这个「见」呢？就是「前五识」，因为「见」本来是「眼识」嘛！眼耳鼻舌身这前五识由这个「见」来代替（代表），然后第六识由「知」来代替（代表）；因为众生有种种的愚痴与迷惑，所以就自开众生的知见，堕入「众生的境界」，众生知见的意义，就是「众生的境界、众生所行境界」，这个众生就是「凡夫」的意思，就是「自开凡夫烦恼轮回的境界」叫做「众生知见」，众生所行境界，凡夫所行境界叫做「众生知见」，凡夫所行境界。「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之见」你就要念念都自己开，这个「开」就是自己开，自开佛如来的知见，这个佛如来的知见不是说佛祖给你的知见，是你自心自性「本有」的智慧，「开」那个「知见」，这个就是照刚才所讲的，佛知见就是「佛如来所行境界」。「勿开众生知见」不要开这个众生的知见；如果开佛的知见「即是出世」，就是出世间，出世间是代表「涅槃、菩提」，假如开佛如来所行的境界，这样就是在行这个「涅槃菩提的境界」。「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世间」就是「三界六道」，假如是开众生的知见，这样就是行「三界六道，轮回的境界」。

经文：〔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牝牛爱尾？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

经耶？」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你如果说，「劳劳」就是很勤劳的意思，因为他念三千部、念十年每天都念很用功，所以很勤劳在念，「执念」这个「执」就是「执着」的意思，你都执着说一定要念经，一定就是念经而已，这样当作是功课，你的功课你若是这个「功课」的意思就是修行，你只念经而已，把只念经而已当作是修行，其他都没有了，光是念经而已，意思就是说你的修行就只是念经，而没有修心，是只有「修口」没有「修心」这样的意思，你都没有在修心；「修心」怎么修呢？所谓修就是「调伏、转变」的意思，好像说我们种树或是种花，那个枝就要修、修剪，否则很乱、不好看，无论是什么样的树，从观赏用的树、到果树统统要修剪，所以那个修剪的意思就是把不需要的、不好看的、没有用的、坏的都把它修掉，都把它剪掉，叫做「修」；那修行的意思也是把行为上「不好看的、没有用的、坏的」都把它剪掉，这样叫做修行；那这个「行」有两种，一个是「内行」，一个是「外行」，外行就是身与口，身体的动作、口就是说的话，这是外行看得到的，「内行」就是「心行」、就是心里面的行；不管是眼睛看得到的或是看不到的，如果眼睛看得到的「外行」，「身行」与「口行」，或是心里所行的「内行」，这统统都有要「修剪」的地方，你不能「随它去长」，任它怎么长就怎么长，但是你如果让它自然去长，它一定会长出很多不须要的，譬如说这个树枝有的长在很下面，那这小小的一棵又不好看，既吸收养分，浪费养分那就要剪掉，所以多余的、不用的、没有用的、丑的、坏的所有的内行、外行都要把它修剪掉这叫「修行」，所以修行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开始要拿一只剪刀常常去剪修，粗的要用电锯去锯，锯剪的时候血迹斑斑，修行并不是快活的，所以这里讲到了「会舍不得」。「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你只是说念经这样就是功课，就是修行，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你向师父请法，请法以后说，师父我要做早晚课，什么叫做早晚课？早晚课就是早上跟晚上的修行，但是修行不是只有念一念就好了，念一念都没有在修，

没有在修，也没有在修，这样好象在唱山歌，那多少念久了总会有一点味道，但是你如果没有在思维，那个法味不会太重。「何异牦牛爱尾」牦牛就是青康藏高原上面的一种牛，牦牛的尾巴很美，牦牛也知道自己的尾巴很美，好像说人如果生的很美，他知道自己生的很美，知道美就会骄傲，那个牦牛也知道自己的尾巴美，所以他很爱他的尾巴，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尾巴」是什么意思？尾巴是很不重要的东西的意思，「不重要，又没大作用」，牦牛的尾巴是没有什么作用，其他的动物尾巴是有作用的，譬如说猴子，它尾巴就有作用了，它在坐的时候或是有时候跟别人打架，可以用尾巴扫人，还是要捣乱的时候也是用尾巴，但是牦牛的尾巴是没有什么作用，只可以赶蚊子而已，所以没什么重要的事，没什么重要的东西，它还很尊重，这样意思是什么？就是「舍本逐末」，意思是什么？你只是念经，念经是很好没有错，念经也是修行的一种，没有错，好像说「牦牛的尾巴」，也是它身体的一部分没有错，念经也是修行的一部分，但是啊！只有念经，没有在思维，没有在解，没有照着修，没有在修行，没有在修心，没有在修「身口意」，这样就变成「将不重要的事当作非常重要」这样子，「把它当作全部」，这样就变成「牦牛爱尾」的意思。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这个法达就说，「若然」如果是这样的话，「但」就是「只是」，只是要「解义」、「解」了解，「义」就是意思，只是了解经文的意思，「不劳诵经耶」就不须要去诵经吗。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就是这样，你告诉他说「你只是诵经不行的」，他说喔，那经就免诵了。六祖大师就说「经有何过，岂障汝念」经有什么过错呢，那有障碍你去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只是说「迷」或是「悟」是在个人，「损」就是「减少」，「益」就是「增加」，有用或是没有用，统统是看自己，所以诵经有用，这个意思就是说诵经是「有用」、还是「没用」，是看自己、看个人而定，同样在诵经你如果有去了解意思，又照那个意思下去修，这样就有帮助，就有「益」，那如果只是当作功课，好像小学生在写功课一样，都没有照着去修，因为功课做很多，所以变成很骄傲，变成自己好像很伟大，这样「增加我慢」，

这样就有「损」，所以这个「损益」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诵经「有损」或是「有益」这是不一定的，有的人诵经「有益」，但是依照你本来这样诵变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有损，增加我慢就是「损」，所以诵经有损、还是有益，统统都是「由己」，统统是看自己，看我们自己。

「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如果口诵心行，口里诵经，心里又照这样去修行，就是「转经」，这个「转」就是转动的意思，「转经」的意思就是说，把经当作好像「法轮」一样，就是「转法轮」，所以如果嘴里诵经，心又照样去做，这样就是「转动经法之轮」。那如果是「口诵心不行」这样就变成「被经转」，变成被经转走了，不是在转经。所以「听吾偈曰」：

经文：[[『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义作雠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心迷法华转」众生的心如果是「迷」，如果是「迷惑」的话就「法华转」，「法华」就是「法华经」，这样就是说「被法华转」，心迷就被法华转，心如果悟到了就「转法华」，就变成「转法华经」；这要做一个譬喻你们才容易了解，我们常常说读书，但是一般人都不是「读书」，都是「被书读」，怎么说呢？读书的时候你整个心都被书摄走了，然后心就不得自主，都「忘了自己是在读书」，读书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整个人「投入」在书里面，结果「人都不见了」，所以一切的苦乐悲喜都在书里面，「自己」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我就「迷失」了，我就迷失在这个「书」里面，所以就变成「被书读」，不是在「读书」，那这个还不是很明显，再更明显就是「写字」，我们一般人写字的时候，不是「写字」而是「被字写」，怎么说呢？因为都没有「自觉」，是「写字」还是「被字写」，差别就在一个「自觉」，如果有「自觉」的时候，你就是知觉「我在写字」，如果相反的，你都没有自觉的话，即使你写得很好的人他还是在「被字写」；那「被字写」跟「写字」的人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以书法家来讲，「被字写」的顶多变成一个「书匠」，变成一个匠、匠人，那如果是写字的而有自觉的，那么他就「于书法得自在」，他就有「控制」，就是好像「主权在我」，然后「时时觉知」，那个时候他就变成所谓的「艺术家」

或是「书法家」，所以那个差别就是有没有「自觉」，有自觉或没有「自觉」；再譬如我们看电视，其实不是看电视，是「被电视看」，你看看到后来都忘了、都迷了，也不知道停止，那个就是「被电视看」，那你如果说看到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所说的「能发能收」这种境界，有的那个气功打过去，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发觉不对又马上收起来，「能发能收」那种境界随时都可以，那个就是「看电视」，而不是「被电视看」，所以看看看到什么时间，马上说这个时候应该要停了，因为要作什么事情，然后就停下来了，那这种就是「看电视」，否则的话一直看下去就被电视看，「被电视看」了一晚上；相同的，譬如说打球也是一样，本来是要打球呀，可是打到后来就沉迷了，沉迷了以后就不知道停止，就变成「被球打」了；相同的，赌博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是赌博，到时就「被博赌了」，所以这差别就在于一个是有「自觉」而没有「忘失自我」，另外一个「没有自觉」，以不自觉的缘故，不知不觉，所以「忘失自我」。所以这不只是在「出世间」修行是这样子，连世间的事也是一样，所以在禅法里说，要在行住坐卧、在实生活之中都要培养这个知觉能力，所以「吃饭」的时候不是「被饭吃」去了。

那么再用一个比较又更深入一点例子，以前我在跟大家讲这个「静坐法门」的时候有讲过，就是「安那般那法」里面修「出入息观」，修「出入息观」有几句话，「息入知息入，息出知息出」，这是从这里开始修起，首先修「息入知息入」，这「安那般那法」里面那个「数出入息」，都不是指「数一二三四」，是指「观出入息」，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没办法「观出入」，就只好先从「一二三四」开始，但是现在的人连数「一二三四」都数到糊里糊涂，所以要先把一二三四到十数到清楚，以后再开始「观出入息」，「观出入息」然后「息入」的时候，「息入」、现在「息入了」（师示范），「知道息入」，知道现在「息」进来了，然后接着「息出」，当然是没有声音的，我现在是故意弄点声音，然后「息出了」，「知息出」；那这知息出不是说息入、知息入，不是这样一下下而已，因为这个息入有一段时间，所以是每一念念，你要训练到「每一念」都知道「息入」，这样「息入」，很多的刹那，都一直在「入」，每一刹那都在入，息入、息入、

息入、息入、息入，息出、息出、息出、息出、息出这样子，每一刹那、每一立方公分的空气的「进出」都「觉知」，这样叫「息入，知息入」，「息出，知息出」这样训练，一直这样观察，念念就是「观察」这个「息的出入」，然后这个已经观察纯熟了以后，念念都不忘失，一刹那一刹那都不忘失，都观得清清楚楚以后，然后再观下面一个「念自入，知念息入」，这就难了！

「念息入」是什么？「息入」光是「息入」，那么现在「念息入」，因为「息入知息入」是有一个「在知」者，对不！那么现在「念息入，知念息入」，是就「观」有一个「在念」的，一个「能念所念」，那么现在就是以有一个更「被念」的主体，来观这个「能念」跟「所念」，这样听懂吗？就念息入，本来是「息入，知道息入」，那现在「念息入」，「我现在念，我现在息入了」，「那我知道我现在在念息入」，这样听懂吗？息入知息入，那么这是我在念这个息入，然后现在我「念息入」，「知道」我在「念这个息入」，这个「念」就是「观」的意思，「我在观我一息入」，那「我知道我在观我的息入」，不是光是「观」而已，「我在观息入」而「我知道我在观」，这样听懂吗？所以「螳螂捕蝉黄鹂在后」，那么这个所谓「螳螂捕蝉黄鹂在后」的意思，就是说现在那个「觉知」更深一层，那个「觉知」有深浅、有表面的；那么「息入知息入」是「表面的觉知」，「念息入知念息入」那么这个「知」又更深一层，这样听懂吗？那么，其实是这样子，「息入知息入，息出知息出」，接着呢再观「息长，知息长」，「息短，知息短」，然后再观「息暖，知息暖」，「息冷，知息冷」，就是「出入、长短、冷暖」，这个都一一都观得明了以后，然后再加一个「念」字，「念息入，知念息入；念息出，知念息出；念息长，知念息长；念息短，知念息短；念息冷，知念息冷；念息暖，知念息暖」，光是这个就够打一个「禅七」都还不够，你就光修这个，有因缘我们来打一打；所以这个已经渐渐变成「不传之密」了一样，这个是「天台止观」里面有讲到一些，然后那个「阿舍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好！那么这个「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有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觉知」；你有觉知的时候，那么有觉知的时候在诵「法华经」就是「转法华」，如果没有「觉知」，糊里糊

涂在诵，那就是「被法华转」，就是这个意思。

「诵经久不明」虽然是诵经诵了很久了，但是心里都不明白，也不明白经义；这个「明」包括两个，一个是「明经义」，一个是「心明」；经义不明，然后心也不明。「与义作讎家」诵经诵很久，但是对意义都不了解，都不明白，心也不明，心也黑黑暗暗，这样就「与义作讎家」，这个「讎」就跟那个「仇人」的「仇」一样的意思，音也一样的，「义」就是意义，跟意义做仇人一样，既然仇人就不是朋友，但是经文的意义，如果是你的朋友就跟你很亲了。「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无念而念」，「无念而念经」，以「无念」的道理、「无念」的这个心法、心地法门来念经，这样子就是「正念」，最高的「正念」，「有念，念成邪」那如果认为自己有念，「有念」，用「有念」的这种方法，就是认为自己在念经，这样子念经，以有念，以为自己念而念经的话，就变成「邪」了，因为会成就种种「邪见」，邪见，最重要的那个邪见就是「我慢」，会成就「我慢」，说我念经念几部了，念三千部了。「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如果「有无」都没有在「计著」，「有念」或是「无念」都没有在「计著」，这样就变成「邪正」统统超越了，超越一切邪正，这样就是「常御白牛车」，「白牛车」的意思就是「无上乘」，就是「佛乘、一佛乘」，这个「一佛乘」法华经里面把它比喻做「白牛车」，下面会讲到，那时候再讲更清楚。

经文：〔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

「达闻偈，不觉悲泣」法达听了这个偈，不知不觉就非常悲伤，流眼泪。「言下大悟」六祖大师说完以后，他马上就大悟，就悟到了；这个「悟」一定要有悟到什么，以前曾听过一个

居士在说，悟了以后是什么境界，悟了以后整个人都楞住了，然后整个人都傻掉了，这样子；我跟你讲，那如果说一悟了以后，人都傻掉了，那我宁愿不要悟；而且又说，悟了以后，你说不出来你悟到什么，这样就不对了；悟了以后就很清楚，而且一定知道悟到什么东西，从小乘的「悟」到大乘的「悟」都有所「悟」，并不是无所「悟」，看你是悟到「无常」、还是悟到「无我」、还是悟到「空」、还是悟到「真如」，这些都是「悟」，这都是大悟；所以那你今天一听就知道了，如果有人说到他悟了，那你悟了什么？所以，「无常、无我、空」，如幻、如化等等，真如，这些都是「所悟」，「能悟」当然都是「心」，然后最高的「悟」那当然就是悟到「本心本性」，这个是「根本」。法达就言下大悟，就悟到了，悟到了就跟六祖大师说，我法达从昔以来，从古以来实在都不曾「转法华」，实在乃是「被法华转」，转得一大圈。「再启曰」就再说，又再启禀「经云」，这个「经」就是「法华经」，「法华经」上讲诸大声闻弟子乃至诸菩萨，在经里面大家都共同在度量，「度量」都在测，量什么？量佛祖的智慧，看佛祖的智慧有多少，大家合起来在讨论、在思维、在测。

「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善根，未免疑谤」那么多大声闻僧都是阿罗汉跟大菩萨，都在共同，那么多智慧合在一起，譬如「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更何况这些都不是「臭皮匠」，这些都是「好皮匠」，结果测佛智还是测不通，现在就使这些凡夫，说只悟到「自心」，可以说是「入佛知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样六祖大师你这样讲，固然是对，对上上根人是对，但是「自非上根」，若自己，「自」就是「自己」，自己如果不是上根的人，「未免疑谤」这样未免有时候也会怀疑，怀疑说我可以吗？这样就要「入佛的境界」，可能不是那么简单，那如果怀疑就毁谤了，意思是这样子。好，休息。

第三十六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机缘品第七

#### 第三十七集

上一节讲「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事实上「三个臭皮匠，凑成三个臭皮匠」，就好像三个「声闻」或是三个「菩萨」，三个声闻不可能凑成一个菩萨，三个菩萨也不可能凑成一尊佛，所以三个臭皮匠还是三个臭皮匠，就好像三根朽木凑在一起，还是三根朽木，不会三个朽木凑在一起，变成一支桧木对吗！

「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六祖大师你说凡夫可以悟了自己的自心，那就可以说是，便「名」，名就是称，就称为佛之知见，称为已经入了佛的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如果这样说，可能像六祖大师你们上上根的人也许有可能的，但是「自非上根」像我们这样自己并不是上根之人。「未免疑」未免会生出怀疑，因为怀疑，所以就会毁谤，疑会生谤。

「又经说三车，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这个「经」就是「法华经」，「法华经」中又说有三种车，羊鹿车与白牛车如何分别？「愿和尚再垂开示」希望「和尚」就是师父再开示一次。

「师曰，经义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六祖大师说，经的意思，「分明」已经很明白了，「汝自迷背」但是是你自己迷惑，「背」违背、背弃真义，所以「经」没有不明白的地方，是你自己不明白，是你自己迷，所以才被弃、或是违背真意，所以才不能明白，「诸三乘人」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三乘人啊不能测量佛如来的智慧，「者」就是「原因」，不能测量佛如来的智慧的原因，「患在度量也」，「患」就是过错，他的过错就是在于度量，诸三乘人他们不能测出佛如来的智慧，原因在那里，过错就是完全是在「度量」，「度量」这两个字就是「分别」的意思，用意识去「分别」，用意识去妄想、分别，所以不能测量出佛祖的智慧，因为佛祖的智慧不是意识妄想分别可以达到的境界，远远他超过这种境界，所以不能用测量、不能用度量的；「度」有刻度，几分、几尺、几寸，或是看度量衡的

刻度。「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饶」就是「纵使」，「伊」就是他们，「尽思」竭尽他们的思维，纵使竭尽他们的思维，「共推」共同来推测，「转」就是「反」，「悬」就是「离」，共同推测反而更加的离得远了，那整句讲就是，纵使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心思全部都竭尽了，然后一起来共同推测、推量佛的智慧有多深、多浅，却越推测就越离得远。「佛本为凡夫说」所以佛的智慧是不能给凡夫去推测的，不是只是不能推测，是连三乘圣人都无法推测，虽然三乘的圣人他们推测佛祖的智慧也不正确，因为佛祖的智慧是超乎推测的范围之外。「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佛」这个字或「佛的境界」本来是对凡夫来讲的，「为」就是「对」，对凡夫而说的，不是对佛说的；对凡夫来讲就有佛，对佛来讲就没有佛或无佛。「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如果不肯相信这个道理的人，「从」就是「任」或「随」的意思，随他退席。

经文：〔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

坐了白牛车，明明你自己坐在白牛车一面，「更与门外觅三车」却要去门外找三车；这是什么？这你要看「法华经」才知道，「法华经」里面讲说，有一栋很大华丽的房子忽然间失火，所有的门都烧着了，没有门可逃，有一些小孩子在里面，房子烧起来时，房子的主人在外面，他的一些孩子在里面不能出来，是不肯出来，小孩子不知道火灾很危险，他们觉得很好玩、火灾很有趣，就在那边玩火玩得很高兴，外面的大人很着急，叫他们赶快出来，要不然就烧死了，但是小孩子在里面玩，不出来，在外面的长者（大人）说你们赶快出来，我准备了三辆车要给你们玩，一辆羊拉的车，一辆是鹿拉的车，还有一辆是牛拉的，那牛不是普通的牛、是白牛，这种牛很少，所以你们赶快出来玩，你们出来这三辆车都给你们玩；那些小孩子一听到，就统统冲出来，冲出来要找车子，出来后一看，咦！怎么都没有？只有一辆牛车而已，没有羊车、也没有鹿车，只有一辆牛车，这是什么意思呢？那间大房子就是「三界」、「六道三界」，火灾就是「三界」的痛苦，那位大人（长者）就是「佛」，那些小孩就是我们「众生」，三界六道的痛苦，好像火灾如熊熊烈火正在燃烧着，很痛苦、很危险，随时有可能被烧死，但是我们这些

众生还如小孩一般玩得很开心，没有想到要出离；所以佛就设方便说，你们赶快出来，我有三种车给你们玩，三种车是什么？三种车就是「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乘就是「三乘」，我三种车给你们玩，也就是我教你们的种种「法门」的意思，一出来以后，「出来」就是「出离三界」，出离三界之后一看，其实并没有三种车，只是一种车而已；那是什么车？那是一辆「白牛车」，白牛车就是「一佛乘」；所以没有三种车，只有一种车而已，另外一种车是方便的，其实「实在有的」只是「一乘」，而「一乘」为何称为「一佛乘」，而且又叫做「白牛车」呢？因为牛有力气，走的又很稳，其它的动物走起路来都没有很稳，牛最稳，一步一步慢慢走，很稳，就好像「佛乘」一样，度众生比较多，所以一佛乘；羊没有力气，羊又拉车，自己走都不太能走了，还拉车，羊车没有力气就像「声闻乘」，那鹿呢？鹿跑的比较快，但是拉车也是没够力气，就是不能度众生的意思，所以声闻、缘觉不能度众生，可以玩一玩，所以羊车跟鹿车玩着好，玩可以，但是真正要实用还是牛车；所以你必须要看「法华经」，这里（坛经这一段）你才看得懂；所以看「坛经」，「法华经」要看过、还有「涅槃经」也要看过，再来看这个就比较轻松一点，你如果先看了这部经，再回过头来看那两部经也可以。

「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殊不知你自己已坐在白牛车（自心自性）上了，也就是说「自己本身就是一佛乘」，为什么？因为自心皆有本性、佛性嘛！那佛性就是「一佛乘」，还要去门外找「三车」，这就迷惑了。

经文：〔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

更何況这经文，「明」就是「明明」，经文里面明明就告诉你了，说「唯一佛乘」，是只有一佛乘而已。「无有余乘」没有其他的乘了，不是有二乘或是三乘，乃至无数的方便，「方便」

智慧方便所化出来的法门，这「方便」是「智慧的方便法门」，和种种的因缘、譬喻、言词，「是法」就是这些法，这些法都是为了「一佛乘故」，都是为了一佛乘。「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你为何不了解，「省」就是「明白」，你为何不了解三车是假的，为「为昔时故」，是为了以前、以前怎样，「以前」就是「正在迷惑时」，昔时迷的时候，因为以前迷的时候所以告诉你有三车，因为你迷啊，要在三界中、危险的境界中，贪爱三界的「五欲六尘」，迷在其中觉得很好玩，因为迷了，就用三车骗你出来，这样知道吗！骗出来了以后，你「发心出离三界」了以后，一看才发现只有「一佛乘」而已；所以「声闻乘」是什么？声闻乘就是佛所设的法门（以）令众生出三界，出离三界烦恼的法门；出离了三界烦恼以后呢？实在也没有声闻、缘觉乘可得，真正有的实在是佛要导我们向无上菩萨的意思，「无上菩提」就是「一佛乘」；所以「一乘是实」，「一乘」就是「一佛乘」，一佛乘就是教我们大家都要求「无上菩提」，这是实在的。「为今时故」为今时已经悟了，不再迷了，所以讲「一佛乘」；以前迷的时候跟你讲「一佛乘」没有用，所以只好讲说「三乘」，方便说「三乘」，等到悟了的时候从「三乘归一」，归到实在的「一佛乘」。「只教汝去假归实」，「去」就是「离开」，这样只教你离开假的「三乘」，（而）归于实法的一佛乘。「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如果归于「一佛乘」之后，此「一佛乘」也没有一个「名」在。「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在此我再讲个「法华经」上说的，「法华经」上讲「三乘」在「化城品」里，这是常常看到，你们在看经应该常常会看到的，「三乘并皆化城」，什么是「化城」？譬喻「化城品」中说，有一个旅行的人他要到远地去，但是他要到的目的地很远，一时到不了，所以他要分好几站，到了一个地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喝个水、吃个饭，换个马匹等等，然后再往下走，这个是指长途旅行的人；在佛「菩提道」里，菩提道（同样）是很远，要走很久，所以佛祖为了慈悲，因为菩提道路遥远，所以如果不是很有力气的人，没有办法一口气一直走，走到目的地，从出发点一直到终点站一直都不停，这种人很少，中间大部分都要停停，所以佛在菩提道上设了好几站，让比较没有力气的人或是资粮较少的人，在中

途休息休息，所以中间几个休息站，「声闻」是一站，「缘觉」是一站，「菩萨」又是一站，所以总共三个大站，有三个大车站，这是大站；如果根器又再更小一点的，这三个大站的中间还有小站，譬如声闻乘就有「四果」，那就又好几个站，至少四站，那么四站又可以四二得八，「四双八辈」，光是「声闻乘」就有「八个站」，那「缘觉乘」又可以分好几个站，那菩萨呢？菩萨有「五十二个阶位」，有五十二站，要不然至少「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至少五个大站，如果小一点可以分成「五十二站」，所以这些站就是佛方便所设；如果你不是那么有力气的人，你就要休息啊！你不能一出发就能从头走到尾，但是这些站都是佛的智慧所变化出来的，好象是佛的智慧变化出来的城市一样，所以叫「化城」；佛就象魔术师一样变化出来一个城市，给你休息一下，休息够了再向前走；所以为什么叫「化城」呢？意思就是暂时给你休息一下，所以这不是终点站，这是暂时休息的；所以声闻的四果也好，缘觉的独觉果或是菩萨的五十二阶位，这都不是「究竟」的，这都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方便，那么究竟还是「无上菩提」；所以佛的本意是都让我们要求无上菩提，因为他的智慧方便化做很多城市给我们稍为休息一下；所以我以前看「法华经」头一次看是英文版，因为在美国没有中文版可以看，一看到这里我马上就决定（一佛乘），啊！原来是这样，「大乘」绝对是超过声闻、缘觉乘，就「决定一佛乘」，那时候一看到这里就没再怀疑了；所以这「法华经」的功德威力非常的大，就是将「佛的本意」讲得清清楚楚，将佛的所有的经教都讲得很彻底，所以你就不会修错了。

「一乘是实，为今时故」这「一佛乘」是实在的，是为了现在你已经悟了、不再迷时，「不再迷」的意思不再贪著世间的「五欲六尘」，已经悟了的时候，所以教你只求「一佛乘」。「只教你去假归实」归实之后，此实也没有一个「名」，因为「名」是虚的，应该要知道所有的「珍珠财」，珍珠财宝「尽属于汝」统统是你的，珍珠财宝是指「功德法财」，佛祖所证到的功德法财统统属于你的，由你来受用。「更不做父想」由你来受用，因为佛就像那一栋房子的那个父亲（大人），我们就象儿子，「更不作父想」但是虽然佛所修的功德法财都是我们在受用，但是也

没有做「父想」，父就是佛，没有想这是我父亲的，也就是说这是「佛的」。「亦不作子想」，「子」就是众生，也就是说，也没有想说这些是众生的。「亦无用想」也没有当作是「受用」，也不起「受用之想」；所以这些一切的功德法财，这些一切的佛果功德，也没有想是「佛的」，也没有想是「众生的」，也没有想是「我在受用」。「是名持法华经」这样才是持法华经。所以照六祖大师说什么叫做持「法华经」？因为法达他一定说「我是持法华经的」，他一定有资格说他是持法华经的，因为他已经念「法华经」三千部了，但是照六祖大师来讲，「持」的意思是怎么说？是要象（前面讲的）这样才是持；要了解三乘三车，去假归实，不作佛想，不作众生想，也没有受用想；「没有受用」是什么？这就是跟那个「金刚经」所说的「菩萨不受福德」这句话是相同的意思；为什么「菩萨不受福德」？因为没有贪著；这样才叫做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你如果可以这样，就从一劫到另外一劫，很久很久的时间，尽未来际的意思，尽未来际，手不释卷，从清早到夜晚里「无不念时」，常常都在念「法华经」都没有停。

经文：〔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

「蒙」就是「受」，法达受到开发、启发、开启，然后智慧就开了，就欢喜踊跃。「以偈赞曰」。

经文：〔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经诵三千部」我「法华经」已经诵了三千部了，「曹溪」就是六祖大师，用地名来代表六祖大师，古时候以地名代替人名这是一种尊称，那曹溪的六祖大师他说了一句话，就令我把诵经三千部（而）执着有功德的想法都亡了，都却掉了；这个「亡」就是我诵了三千部的功德，我说有功德，而他只跟我说一句说，而我这种执着就没有了，这叫做「亡」；不是三千部都没了，不是这个意思。「未明出世旨」虽然诵经诵了三千部，但是不明白「出世间」就是佛法、

出世间「佛的要旨」；「宁」就是「怎么」，怎么能够「歇息累生」，「累生」就是「累世」，「累世」就是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从无始劫来的「狂」、疯狂，因为不明白了「出世间」佛法的要旨，怎么能够使无始劫来有如疯狂、发狂可以停下来；这个疯狂奔走有如「楞严经」中说演若达多，「演若达多」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有一天早起照镜子，忽然间发现自己没有头，就到处奔波去找自己的头，说「我怎么没有头」？就这样发狂了；那我们也一样。「羊鹿牛权设」，「羊」就是「羊车」，羊车、鹿车、牛车都是权设，「权」就是「权且」，权且设立，不是「究竟」的意思，不是「究竟的目标」。「初中后善扬」虽然是权设，但是初善、中善、后亦善，佛所说的法不管是「权法」、不管是「实法」都是「初中后善」（三善），「开始」的时候是善的，「中间」所讲的也是善的，「最后」也是善的，所以都是「甘露」，都是如甘露水一样，「扬」就是「宣扬」，宣扬正理。「谁知火宅内」谁知道「三界」的火宅里的众生，里面的「迷位众生」，谁知道三界火宅之内的迷位众生原来是「法中王」，「法中王」就是「佛」，原来都是「佛」，这三界火宅之中的所有的一切迷位众生原来都是佛，这是「众生即佛，烦恼即菩提」的意思；就是「圆觉经」所说的「始知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这句话，如经里面这类的经句都很好，你把它背起来，常常念，忽然间你如果碰到很大的烦恼时，自然就解了，忽然之间心头好像绞成一团，「始知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哪好像突然间灯光打开一样，整个心头都光明了。

经文：〔师曰：「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达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

六祖大师说，你从今以后才可以说真正（是）在念经的人，真正是念经僧；现在的念经和以前的念经不同，（法达）现在念经是「用心念」，而以前是「用口念」，现在开始用「心念，口也念」，「达」法达从此以后就领悟，领悟到「玄」，「玄」本来的意思是「黑色」，引申为「深奥」的意思，深奥的要旨，虽然领悟到深奥的大旨，但还是没有停止念经，又继续念经，这样就「不落断灭」，不是悟了以后就不用念经了，还是要照常念经，这样的念经还比较有趣味，

越念感觉越好；有人说，哦我悟到了，都不用念经了，如果这样那就有问题了；有一个人他闭关，他修的是一种密法，闭关之后他说他开悟了，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马上去看戏，去吃了一顿大餐，去玩等等，那就错了；如果是悟了就不会这样，悟了就对「五欲六尘」根本不会觉得欢喜，所以那是修邪法才会这样；所以你如果是修正法，对这些一切修行法门及所现的境界，你不每一样都来问，你一看就能自己判断，是「正」还是「不正」，是「对」还是「不对」。

经文：〔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

有一位出家人，他的名字叫智通，他是安徽寿州安丰人，开始修行的时候就看「楞伽经」千余遍；以前的人修行都很不简单，看千余遍都要看多久呢？「楞伽经」不是很容易看的；「而不会」，「会」就是领会，没有领会「三身四智」的意思。「礼师求解其义」就来顶礼六祖大师，求他来解释其中的意义，六祖大师说「三身」，就是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本性，「汝之性也」就是你的本性，你的本性之体；「圆满报身」，「圆满报身」是什么？是「汝之智也」就是你的本性的「菩提之智」；「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那千百亿化身是什么？就是你的本性所起的「无量妙行」，依著本性所起的无量妙行，就是「千百亿化身」。「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如果「离开本性」，意思是「无本性」，如果「没有依照本性」，要来「别说」，「别」就是另外说有「三身」，也就是说「三身」和「本性」不在一起，或者没有关系，这样就变成「有身无智」，就变成「有身」而「无智慧」，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要有「本性」才有「三身」，有「本性」有「三身」就是「有身有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本来就是没有「三身」的自性，「三身」本身是没有「自性」，它（三身）的「自性」是什么呢？它的自性是只有一个，即我的真如本性，我们的「真如本性」就是「三身的自性」，

「三身」没有「别的自性」，不是说法身有「法身的自性」、报身有「报身的自性」、然后「化身有化身的自性」，不是这样子；而「法身」的自性是「真如本性」，「报身」的自性也是「真如本性」，那「化身」的自性也还是「真如本性」；所以「三身」自己本身是没有自性的，那它的「自性」都是一个「真如本性」，如果能够悟到这个，那么就叫做「四智菩提」，就能够有「四智菩提」了，因为「四智菩提」也是依「真如本性」而起。

经文：〔听吾偈曰：『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

「自性具三身」，「自性」就是「真如本性」，我们的「真如本性」是具足了「三身」，具足了「法报化」三身，也就是说，如果你成就了「真如本性」，那么就自然可以成就「法报化」三身；「发明成四智」如果由发明真如本性，那么就能够成就「四智」；什么是「四智」？就是「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镜智」。「不离见闻缘」虽然不离「见闻之缘」，「见」的「缘」是什么呢？「见」是要依「眼根」跟「色尘」是「见缘」；「眼、色」有见，那「耳、声」成闻，眼及色是「见的缘」，耳跟声是「闻的缘」；那也就是说，虽然不离开「眼耳，色声」的缘。「超然登佛地」亦可超然登佛地，不是说必须要把「眼耳，色声」这个其实是代表「六根六尘」的意思，即「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全部都在里面了，就是「六根六尘」，虽然没有离开「六根六尘」（这）一切的「缘」，但是也能「超然登佛地」，意思就是你要登佛地，不是要把「六根六尘」全部都把它「灭尽」了才「登佛地」；有如「声闻乘」不是从「四禅八定」入「第九次第定」然后最后入「灭受想定」，要证阿罗汉之前，要先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是什么？就是把「受、想」（受蕴、想蕴），五蕴中不是有「受蕴、想蕴」吗？「受蕴、想蕴」都把它灭了，依这个定力，「第九次第定」的定力入于这个定，入于「灭受想定」，然后把「受想」这两个「蕴」都灭了，叫做「灭受想定」；因为「灭受想定」是「受跟想」都灭了，就代表「五蕴」都灭了，就是「色受想行识」全都灭了，所以又叫做「灭尽定」，所以

「灭受想定」又叫「灭尽定」，就把一切都灭尽了，就是「五蕴」都灭尽了，那「五蕴」灭尽的话，「六尘」也一定「尽」了，「五蕴六尘」都灭尽了，那就「十八界」都灭尽了，一切都灭尽了叫做「灭尽定」，依这个定力把「五蕴、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全部都「灭尽」了，所以叫做「灭尽定」，这个是「声闻乘」的定，声闻乘所修，那时候灭尽了以后那么就证阿罗汉果；也就是说「声闻乘」依「定力」，然后把「五蕴」全体都压下去，都「不起现行」，称为「灭尽、寂灭，涅槃」。但是六祖大师在这一句话说「不离见闻缘」，也就是说并没有一定要「离开见闻缘」，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压伏、灭尽「见闻缘」，「见闻缘」就代表「六根六尘」，不灭尽一切世间的「六根六尘」，依然可以「超然登于佛地」，那么这个就是「大乘菩萨道」所修，跟「声闻乘」所修不一样（的地方）；但声闻乘只是也是一种虚妄，因为你「灭尽」，事实上有没有灭尽呢？不可能尽。好！讲到这里，休息。

第三十七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机缘品第七

#### 第三十八集

继续早上所说的。「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那这个「不离见闻缘」，「离见闻缘」是二乘所修境界，那「不离见闻缘」就是「不依二乘」所修的境界，那指什么呢？因为「离见闻缘」具体而言就是「灭受想定」；现在再把「灭受想定」稍为仔细讲一下，「五蕴」是「色受想行识」，那为什么「灭受想定」又叫做「灭尽定」呢？这「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灭受想定」又称为「灭尽定」，这原因是说，因为「受想」这两个蕴灭掉以后那就全部灭了，「受想」是「受想行识」这个心法里面和众生的生死最有关系，就是这两个，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三受叫「受蕴」，我们之所以会觉得生死苦，生死或种种的不如意的因缘，会觉得苦是因为有「受蕴」这个「蕴」，因为觉得苦，是因为是由于有「受蕴」，觉得苦所以想要超脱「苦」，所谓「离苦得乐」，这个「乐」也是「受蕴」（乐受），所以「苦受」或「乐受」都是「受蕴」，所以众生的生死都是因为在这个「受蕴」上打转，所以把「受蕴」灭了以后呢，「想蕴」就灭了；为什么「受蕴」灭了「想蕴」就灭了呢？因为「受蕴」是依于「想蕴」而来的，如果遇到「苦」的时候，你「不作苦想」不起苦想，那么就没有「苦」了，所以「苦受」是依于「苦想」而来的，那么乐受也是依于「乐想」而来的，你碰到一个境界起一种「乐想」时，那么这就有「乐受」了，所以「乐受是依乐想而来，苦受是依苦想而来」，所以如果「乐受」灭「乐想」就灭了，或是反过来「乐想」灭了「乐受」也就灭了，所以「受想」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那跟众生的「生死」最有关系，「受灭了，想就灭了」，「想灭了，行也就灭了」，「行」是什么？如果说「苦受」灭了，「苦想」就灭了，苦想灭了，因为没有「苦之想」，就没有「苦的心行」，那个「行」就是「心行」，所以「想蕴」灭了「行蕴」也灭了，「行蕴灭了」就是「没有苦的心行」，就没有那种分别的「识」，心识就不起，所以「行蕴」灭「识蕴」也灭，因此说「受想灭，行灭、识灭」，所以「一切灭尽」，故称「灭尽定」；所以「离见闻缘」就是说「灭尽定」，或是「二乘所修境界」，「不依二乘所修境界」也可以「超然登佛地」，「超然」就是「超越」，超越一切法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我现在为你解说，「谛」就是「真实」的意思，「谛信」你真实起信心，就永远都没有迷惑了。「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不要像一些向外驰求的人，和他们一样一整天「说菩提」，「说」就是「口说」，只有嘴上说求菩提或修菩提，有些人嘴里一天到晚说，我在「修菩提」、我在「求菩提」，都「向外在追求」，追求什么？追求种种的「五欲六尘」，意思就是说不知道这「菩提」原来就是在我们的「自性」里，反而向外在虚妄追求，向外虚妄的追逐。

经文：〔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

这个谛通法师又启禀说，「四智之义」这四智的意义。「可得闻乎」我可以听到吗？六祖大师就说「既会三身」既然已经领会、了解「三身」的意思。「便明四智」应该就明白「四智」的意思。「何更问耶」那里还要再问呢？「若离三身」如果离开「法报化」三身。「别谈四智」另外还说有四智。「此名有智无身」这样就是「有智无身」。「既此有智，还成无智」那这样虽然说「有智」也变成「无智」。这「四智」就是「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大圆镜智」是转第八识，第八识一转就成了「大圆镜智」，如果证了大圆镜智时，就证了本性清净，「本性」本自清净，若证得大圆镜智的时候，就证到了「本性」本自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如果证了「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就是转第七识「末那识」，「末那识」是「我执中心」，所以如果把「我执」转了，因为「有我」就「有人」，如果「有我」就有「他人」，这样就「不平等」了，有「我」就有「他人」，那一定是以「我」为中心，「我」比较主要，「他人」比较次要，所以「我」为中心，以他人为附属，这样就「不平等」，那如果一转「末那识」就变成「平等性智」，「我」跟「人」都平等，所以就「转识为智」，转第七末那识变成「平等性智」，证得「平等性智」的时候，就证到了「心无病」，「心」就是「心海」，我们的「心海」就无病了，没什么「病」？这种病就是「七识浪」，「七识浪」的病，因为「末那识」是第七识，所以叫做「七识浪」，「心海」里就不会起七识的浪涛，「七识浪涛」是什么？就是有「我执、我见、妄想分别」等这些「病」。「妙观察智见非功」如果证得「妙观察智」时，就识自本性，而见实非有种种的功用行，如果证得妙观察智，那时就「识自本性」，因为按本性来看，就见到实在来讲，都没有种种功用，所以一切都是依缘从体幻化出来的，「无能无所，无人无我」，

无「能修所修，能度所度」，都是本性的「如幻」之用，所以「见非功」，「见」没有种种的「功」，「功用」或是「功德」，因为一切「本自如如」。「成所作智同圆镜」如果证得「成所作智」的时候，就证得心同圆镜一般，这个心像圆镜，「圆」是「圆满」，「镜」镜子是能够照，「圆满鉴照」的境界，这样叫作「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是转「前五识」。「妙观察智」是转「第六意识」，「五八六七果因转」，「五八」就是前五识和第八识，「六七」第六识和第七识，「果因转」就是「五八」是果中转，「六七」是因中转；什么意思？就是说「前五识」和第八识是证到「果」的时候、证到佛果、证到菩提、成佛的时候转成智慧，第六识和第七识在「因中」就转，「因中」是什么？「因」就是「菩萨」，还没有面佛之前就转了；所以「转」的时候也就是说，「六七」因中转，第六识就是「意识」，「意识」就是「分别」，开始修行的时候，第六识和第七识，第六识是分别的中心，那第七识是「我执」的中心，第二个开始修行时就「转」了，就是在「当菩萨时就转了，因为第六识就是「一切妄想分别」，都是依第六识、第六意识，「末那识」呢？我执，再继续修下去「我执」就可以转，转成无我执，比较不会执着，有修行的人就知道，渐渐地就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执着，所以在因中我执就转了，但是前五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这六项，就要在「成佛果」时才转。「但用名言无实性」但是这个「转」是只用「名言」，「名言」的意思就是「假名」，是只有一个「假名」在转而已，「无实性」而无「转」之实性，那个「转」并无实在的性，我们说「转识为智」其实「本体」无转，只是转个「名」而已，所以没有「实性」；怎么说没有「实性」呢？你看这要只是「楞严经」来讲，楞严经上面佛说，这是个拳头对吧！这样是拳（手指握紧），这样（手指伸直）是什么？这样叫「掌」，事实上这（手伸直）是妄想分别，这样我们就把它叫做「拳」，那这样子就叫做「掌」，而事实上都叫做「手」，它的本体是手，所以只是这样，这只是一个「相」上的转变而已，「本体」不变，还是一只手，那这样叫做手「朝上」，这样子叫「朝下」，但是「手」那有什么「上下」之别呢？只是「方向转变」一下，这样是「向上」，这样是「向下」，所以实在没有「实性」，「拳」与「掌」没有实

性，只是「五指的曲伸」而已，「曲」名之为拳，「伸」名之为掌，手「向上、向下」都没有实性，那「五八六七果因转」也是一样（实体未变），它虽然是「转」，但只是好像拳的「曲伸」一样而已，所以只是一个「假名」没有「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如果在转的地方，「转的地方」就是「证到」的时候，如果「证到」的时候「不留情」，这个「情」是贪爱的意思，如果证到的时候不贪爱，「不留情」就是「不贪爱」。「繁兴永处那伽定」，诸法叫做「繁」，诸法兴起，这「诸法」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解、修、证、悟」这些种种的「修行的境界」叫做「繁」，很多「法」生起来，种种的修行的境界叫做「繁」，修行的境界乃至「世间法」，「种种世间法」，所以在诸法「世间，出世间种种法」兴起的时候，都「永处那伽定」，「那伽」就是「龙」，龙因为它身体很大，用来比喻「定很深」，定力很深，叫做「那伽定」；所以不管是修行时的种种境界，或者在世俗世间的种种法兴起来，统统一样，都「入于深定」，都不会动心；为什么？因为「转处不留情」，在证到无上的佛果或是很大的修行境界时，也是没有贪爱，所以才可以说「繁兴永处那伽定」，在种种的修行境界时，都入了深定。

经文：〔如上转识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其名而不转其体也。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

以上是「转识为智」。「教中云」经教里说转前五识「变作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转第八识成「大圆镜智」；「虽六七因中转」虽然第六识和第七识是在「因中」转，在「初见地」，「初见地」就是「初悟」时，最初悟道的时候，以及在修行的过程中，还没有成佛之前都是叫「因地」，「因」就是「因地」，还在「菩萨位」时转；「五八」前五识和第八识是成佛果时转。「但转其名」但是在转时只转那个「假名」而已，没有转那个体，这就象是另外一个譬喻，就像「万花筒」，你好看过万花筒吗？万花筒就是里面有很多小碎纸，那你一动时，它就有很多花样出来，你再动一下它又有很多花样出来，变成其它的

花样，那事实上那些纸片都没有变，都还是那些纸片，只是你一摇的时候，它「排列组合」的方式不一样而已，这个也可以当作解释说「但转其名不转其体」的解释，它本体不动，「本体还是那些纸片」，只不过「排列的方式」稍为变一下而已。「通顿悟性智」智通法师就顿悟到性智，所以就讲出这个偈说。

经文：〔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师晓，终亡染污名。〕

「三身」法报化三身，「元我体」原来就是我本性之体，「四智」这四智，「本心明」应该是从本心本性去发明的，所以不应该在心外去追求。「身智融无碍」如果能达到本体，就「三身四智」就能够融合，而没有障碍。「应物任随形」如果达到这个境界，就应该能够「应物」，「物」就是「众生」，能够应众生的所需而「任随形」，这个「形」是因缘，随著因缘以及众生，而起种种妙用。「起修皆妄动」起心想要说「我有所修，我能修」，这些都是「妄动」，「动」就是造作，都是「虚妄的造作」，因为以究竟而言是没有「能修所修，能证所证」，所以起心作有「能修所修，能证所证」都是虚妄的造作。「守住非真情」不过反过来说，如果守住不动，那「都没有修证」，那也不是「真情」，「真」就是「真如」，「精」就是「精妙」，也不是「真如精妙的道理」，不是依于「我执」而见「能修所修」，那也不落于「断灭」而「守住不动」，这样就对了。「妙旨因师晓」微妙奥妙的道理因为大师的开示而晓悟。「终亡染污名」终于能够，「亡」就是去除染污的假名，就是从心中去除，而顿见实在没有染污，本来实在没有染污，叫做「终亡染污名」；因为那个「染污」只是「假名」而已，实在是「本体」没有染污。

经文：〔僧智常，信州贵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依望和尚慈悲指示！」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

『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

有一位出家人法名叫「智常」，他是信州贵溪人，「髻」就是「垂发」，十八岁以下头发都没有绑起来，所以叫垂发，如果十八岁以上就开始绑起来，就像现在的老人家，绑了一个发髻，十八岁以上戴上帽子那叫弱冠，绑发叫做「束发」，束发时叫做「弱冠」，先束发之后可以戴上帽子叫做「弱冠」，差不多是十八岁到二十岁是成年，成年以下是髻年，垂髻幼年的时候就出家了。「志求见性」，「志」就是「发心、心之所趣」，「心之所趣，名之为志」，发心要求见性。有一天来参礼六祖大师，大师就问他「汝从何来」你是从哪里来的？「欲求何事」想求什么事？

「曰：学人近住洪州白峰山」我最近住在洪州的白峰山。「礼大通和尚」礼大通和尚为师父。「蒙示见性成佛之义」受到他开示「见性成佛」之道理。「未决狐疑」但是我还没有决定，心中还没决定，「狐疑」就是还有疑问，疑问为何叫「狐疑」？因为狐狸最会怀疑、怀疑心最重，所以就把怀疑心重叫做「狐疑」，我还有很多怀疑还没决定。「远来投礼」从很远的地方来投礼。「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希望和尚你慈悲指示我。

「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他有说什么话、有什么言句？讲什么话？你说说看。「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我去他那里，总共经过三个月。「未蒙示诲」都没有给我开示或教诲。「为法切故」因为我求法的心很切。「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有一天晚我去「方丈室」，为何叫「方丈」呢？就是「维摩诘经」中说的，住持所住的房间「一丈见方」（长宽各一丈），所以「十尺见方」就是方丈，所以，以后主持住的那间房间就叫做「方丈」，有一天我去方丈室，请问他「如何是某甲」，「如何」就是「什么」，「某甲」就是「我」，我的本心本性到底长的什么样子？「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大通和尚问我「你有看到虚空吗」？「虚空」就是「空间」，智常法师说「有，我看到」。「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

否」他又问说，你看这虚空有什么相貌吗，若有，它是长的什么样子？「相」就是「相状」，「貌」就是「形貌」，有什么相状形貌吗？「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虚空是无形的，那有什么相貌呢！「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正知」他就说，你的本性就像虚空一样，「了」就是「完全」，完全没有一物可以见，这样就是正见，这样就是正见你的本性，你的本性上都没有一点点东西在，这样叫做「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没有一物可知这样叫做「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无有青黄长短」这个是简略的说，无有青黄赤白也就是说没有颜色的意思，长短高下，没有长短，也没有高下，也就是说他没有颜色、形状、方位等等。「但见本源清净」但见他的本源是清净的。「觉体圆明」这样就是「见性成佛」，这样也叫做「如来知见」，大通和尚对他的解释到此为止。「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学人」就是我，因为还在学习的人自称「学人」，我虽然听他这样说法，但是「犹」就是「尚」，尚未决了，还未决定，「了」了悟、决定了悟。「乞和尚开示」希望和尚你给我开示。

经文：〔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六祖大师说，那位师父所说，还存着「见知」，所以使你还不能了悟，我现在跟你说个偈。

经文：〔『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

「不见一法存无见」如果说不见一法，这样是什么呢？这样就是存了「无见」，把「无」括号起来，这样就是还存着「无见」，就变成「存无见」也就是「著无见」、「执着无见」；你看他说「了无一物可见，名为正见」，其实他是「著无见」，也就是说「落于无见」。好！休息一下。

第三十八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机缘品第七

#### 第三十九集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假如说「不见一法」，这样就是执着，执着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这样就跟这个「浮云」，天空的浮云遮住了这个太阳的脸一样，如果云遮住了太阳，会变成怎样呢？就变成黑暗了，就不能见到太阳，太阳就被云遮住了，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无见」就变成一种障碍，会障碍见到「明见本体」、明见到本性的本体、「本性的太阳」、本性的那个光明一样。「不知一法守空知」那如果说是「不知一法」，一法都不知，这样就是「守空知」，这个「空」又可以把它括号起来，「守空知」就是说「落于空」，「落于偏空」，这个是「偏空」。「还如太虚生闪电」那如果是这样就跟这个「太虚」、太虚空里面「生闪电」，就无端生出闪电，没事无端就生出闪电一样；这「闪电」是什么？就比喻「空华相」，「空华相」知道吗？虚空华，那么空中本没有华，因为自己无端「捏目成华」，「捏目见华」，好端端的眼睛没有毛病，然后眼睛把它捏一捏，然后再看耶，空中就有华，所以这个什么？闲来无事就把眼睛捏一捏，就看到空中有华，这就是「捏目见空华」，这个闪电就是像这样的「空华」，就是那个「空华」的意思就是比喻「虚妄所生」，虚妄所生、实无本体。「虚妄所生，实无本体」叫做「空华」，那么「闪电」也是这个意思；「太虚」是什么？太虚比喻「本性」，「闪电」比喻种种的「妄想」，那么「守空知」，这个「空知」也等于是「太虚的闪电」，像「本性所起的妄想」一样。「此之知见瞥然兴」像这样的知见，「瞥然」就是忽然，瞥目所见，所以叫做忽然之间兴起来。「错认何曾解方便」那如果认错了，错认什么「是道」、什么「非道」？错认什么是「可修」、什么是「不可修」？这样就「何曾解方便」，怎么可以说是解的方便呢？「解」就是了解，了解什么叫方便。「方便教化的法门」意思就是说那个大通和尚，他是错认

了这个「不见」跟「空见」，那么「落入断见跟空见」，所以执着「一切都无」，所以自己都搞错了，怎么可以说他是知道「方便」呢？「知」就是解的意思，「解」就是「知」的意思。「汝当一念自知非」你应该就要「一念自知非」，「非」就是所造的一切过错，身语意的过错，「非」就是「过错」。「自己灵光常显现」如果知道自己所做的过错，这样改过以后，自己的灵光、这个「本性的灵光」就常常会现出来，这个「不见」跟「空知」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你看他执着说「了无一物可见」、「无一物可知」，他以为说「什么都没有」，这样叫做「见到本性」，这样知道吗。所以他可能是看「般若经」或什么，以为说「无」就是「空」、就是看到「本性」，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无」跟「空」只不过是「不执着」、「不贪爱」，并不是说「统统没有」，并不是说「都没有佛果功德」，这个佛果功德是「无量」，具足无量的功德、无量的悲心、无量的智慧，所以这个「本性」不是里面「空空」、「空壳子」里面一项都没有，好像龟死了里面空壳，不是这样子，那个「佛果功德」是「具足无量的庄严」。

经文：〔常闻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无端起知见，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自性觉源体，随照枉迁流。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

这个智常法师听了六祖大师，说这个偈以后「心竟豁然」，心意就豁然贯通，豁然开朗，「豁」的意思就是「通」的意思，这个「豁」本身的意思是通的意思，所以豁然贯通，整个心都通了，意思都通了，就说这个偈出来，「无端起知见」，「无端」就是没有来由、没什么理由、没什么来由，「起知见」忽然间就自己起一些「知见」，这就是众生，就是这样子。「著相求菩提」，「著相」就是著「无相」跟「空相」，如果「著相求菩提」，著「无相」跟「空相」去求菩提，就是起一些「知见」，就是这样子。「情存一念悟」心里想着有「一念」，「一个希望」要求开悟，情存欲求一念之悟。「宁越昔时迷」那如果是这样，「宁」就是如何，「越」就是「超越」，如何能够超越「昔时迷」，昔时之迷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能够超越以前的迷惑。「自性觉源体」自性是「觉悟本源」之体，「源」就是本源。「随照枉迁流」，「照」就是「用」，好像本

性这个光芒所照就起了「用」，随着这个本性的「照用」而枉受迁流之苦。「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如果我没有入了祖师的、就是六祖大师的室内，就是听祖师开示的意思，就「茫然趣两头」，「两头」就是指「空、有」两头，一边是「空」，一边是「有」；本来没修行的时候凡夫是执着种种「有的境界」，那在学佛以后变成跑到执着「空」，其实不是「有」，也不是「空」，变成「两头」这样都不对；所以「有」是凡夫的境界，空「偏空」的话是二乘或是外道的境界，那「中道」是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去「趣两头」都不对，「两头」又称「两端」，「茫然」就是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的在「两头、两端」、「空与有」之间跑来跑去，叫「趣两头」。

经文：〔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这位智常法师有一天又问六祖大师说，佛祖说这个「三乘法」、又开示说有「最上乘」的法，弟子不了解，既然说「三乘」又说有「最上乘」，到底有几乘？搞糊涂了；所以不了解希望和尚你教授我。

「师曰：汝观自本心，莫著外法相」你就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本心」，不去执着外面的「法相」，什么叫做外面的法相？三乘、最上乘这都是佛祖所开示的法，但是这都是外面的，但是依照这最究竟的法来说。「法无四乘」这个法本来是没有四乘的。「人心自有差等」，人，人心是人心「自生」，这个「有」就是「生」，自己生出等来，这个法是没有四种，没有「四乘」的差别，是我们自己的心生出差别。「见闻转诵是小乘」，「见闻」就是听闻而口诵，不解其义，去「转诵」就是只是诵经，或是种种的唱诵，这样子就是叫做「小乘」，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小乘」跟一般所说的「小乘」不同，因为只有诵经，（而）不了解，所以真正能够「度」的人很少，所以叫做「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那如果悟到法，了解它的道理，「义」就是道

理，就叫做「中乘」，「中乘」就度的比较多。「依法修行是大乘」依法修行就叫做「大乘」，所以「解法」又「依法去修行」，修行就是「修心」，这样子就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统统都具备、具足，但是啊一切都不染著、不贪爱。「离诸法相」离开一切的法相，不著、不染、一无所得，不执着说「我有所得」，这样子叫做「最上乘」。「乘是行义」，「乘」本来是「车」的意思、车乘，车乘是能载、能行，将我们载着众生走到远地去，上菩提道，行于菩提道，所以「乘」是行义，「行」就是「修行」的意思。「不在口争」你就要自修，不要说只问我就好了。「一切时中，自性自如」，这个智常法师就「礼谢，执侍，终师之世」就是六祖大师在世的时候，他都在他的身边侍候他。

经文：〔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

另外有一个出家人，他的法号叫做志道，是广州南海的人，他有一天就请问六祖大师，说学人我自出家以后就看这个「涅槃经」，已经看十几年了，但是「涅槃经」的大意不是不清楚，希望和和尚你给我开示教诲。

经文：〔师曰：「汝何处未明？」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师曰：「汝作么生疑？」〕

六祖大师就问他说，你是哪里不明白？志道法师就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一句话我有疑惑，不清楚。这六祖大师就说「汝作么生疑」？「作么」就是「怎么」，你怎么「生疑」，你怎样有怀疑？

经文：〔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

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

「曰」就是志道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统统有两种身即「色身、法身」，这两种的「身」就是说「色身」与「法身」；什么是「色身」呢？「色身无常，有生有灭」这个志道法师他的解释，就是说这个「色身」就是「无常」的，「色身无常」所以「有生有灭」；什么是「法身」呢？志道法师他自己了解就是说「法身有常」，法身是常，常住之法。「无知无觉」但是法身「无知无觉」；那怎么说「无知无觉」呢？因为「法身」与「色身」不一样，「色身」就有「眼耳鼻舌身」，「法身」是没有眼耳鼻舌，所以就「无知无觉」，这样对吗？这样好像怪怪的，这样不对啦！所以他这个叫做「想当然耳」。

「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个文里面又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不审何身寂灭」，「审」就是清楚的知道叫做「审」，「不审」就是学人不审，就是说我没有很清楚的了解，「何身」，因为「身」有两种是「色身」与「法身」，到底寂灭，这里所说的「寂灭」是哪一个「身」寂灭？那「寂灭为乐」是那一个身「受乐」？「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如果说是「色身」来说，这样「色身」灭的时候，四大分散那个时候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苦」是不能说有「快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那如果说是「法身」寂灭，这样寂灭的时候，就像草木瓦石一样，「谁当」还有谁，「当」就是「可以」，还有谁可以受乐；这个智道法师他的最大问题就是说，他以为「法身」是「无知无觉」的，好像草木一样；「色身」灭的时候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这是没有错；还有他又有一个错误是什么？他以为「寂灭」就好像死去一样，他把「死」当做是「寂灭」、当做「涅槃」；「涅槃不是死」，还有这个我们知道人死的时候，这个「八识」要离开身体，那如果是修行的人，他那个「八识」很快就去了、马上就去了，所以他就没有那个「八识」跟身体脱离的那个痛苦，所以八识走了以后，即使身体败坏，他也不会受苦嘛！所以他（智道法师）就不了

解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说什么「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如果修行人就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没有经过说色身在「坏」的时候「四大分散」的那种痛苦，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八识」就已经离开了。「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还有呢，「法性」生灭的「本体」，五蕴是生灭的「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一体五用」，「五用」是什么？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由于「一体」，而生「眼耳鼻舌身」的五种用处，所以生灭是「常法」，「常」就是「常法」，就是「永远是这个样子」。那么「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所以众生如果生出来的时候就「从本体起用」，那灭的时候就「摄用归体」，把那个种种的「用」归到「本体」去。「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听」就是准许、允许，如果允许说「更生」、再生起，这样就一切有情之类虽死，但是永远相续不断、不灭，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永远没有「解脱」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是「落于常见」，这个地方就「落于常见」。「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如果说「寂灭」以后，就不会再「生起」，也就是说入于「涅槃」，寂灭入于涅槃以后就不会再「生」，那就等于说「一了百了」、永远死掉的意思，这个「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这样就变成众生到后来入涅槃以后就变成好像无情之物一样，好像草木瓦石一样。「如是则一切诸法」这样就一切诸法皆「被涅槃之所禁伏」，就变成都被涅槃禁住了，将它压下去。「尚不得生，何乐之有」入涅槃以后就不能再「出世」，不能生出来，这样有什么快乐呢？这样意思是什么呢？他（智道法师）虽然读「涅槃经」，但是他怕「得到涅槃」，得到涅槃之后就不能再作人了，又怕「入于不生不灭」，但他不是把涅槃当作「不生不灭」，只当作「不生」而已，当作「什么都没有」，所以是在害怕得到涅槃，因为他没有了解什么叫「涅槃」，以为涅槃了以后什么都没有。

经文：〔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着世乐。〕

「汝是释子」你是释迦如来的弟子，你是出家人「何习外道」，「何」就是「为何」，为何学习外道。「断常邪见」这「断常」两种的「邪见」，怎么说「断见」呢？他前面就说「若不听

更生，则永归寂灭」，这个就是「断见」，怎么叫做「常见」？（前面他说）「一体五用，生灭是常」这就是「常见」。「而议最上乘法」依照这个「断常」两种邪见，「议」就是论议、或是议论，议论最上乘的佛法；这个外道的「法」有两种，最害人的一种就是「断」、「断见」，一种是「常见」；什么叫做「断见」呢？「断见」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一了百了」，这个叫做「断见」，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叫做「断见」；什么叫「常见」？「常见」就是说一切都是「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这样叫做「常见」；像耶稣这种的就是「常见」，一切统统没改变，婆罗门教也是「常见」；一般不信神、不信佛的人，说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这种就是「断见」；这两种都不是「正见」的，因为不知道这个「八识」是生死轮回，统统不会停的；所以如果是出家人，佛祖的弟子，应该就不能学习这个外道的「断常二见」，依照这个「断常二见」来议论「最上乘」最高的佛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那如果照你所说的，就是说在这个「色身」以外别有一个「法身」，「别」就是「另外」。「离生灭，求于寂灭」所以你才要离开这个生灭的法，要求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又再推论「涅槃」是常乐，你说有一个「身」去「受用」这个「涅槃之乐」，他所感觉的那个「乐」，涅槃的乐，就好像吃东西很快乐，听音乐很快乐，这种「五欲的快乐」的那种，所以有一个「身」去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著世乐」但是你所说的「涅槃之乐」，实在不是真正在说「涅槃之乐」，实在你是怕死，你怕死「执吝生死，耽著世乐」，又贪爱这个世界的快乐，所以你所说的「涅槃之乐」统统骗人的，不是真正的，你只是怕死，又贪着世界的快乐，这样而已；你看，真没面子，读「涅槃经」十几年，所以你看，你如果是外行，看他讲得好像很有道理，长篇大论，那如果是外行人一听给他唬的一楞的，好像有点像我上次讲的那个他在参这个「四大本空」那种的，「四大本空，五蕴非有」，从五十五岁、五十四岁、五十三岁，从「前参、后参」，他还给他一个专有名词，他自己已定出来的「前参」，前参就是五十五岁一直参到五十四、五十三，一直到他出生之前，好像很利害；然后「后参」，就是往后参，然后说的好像头头是道，然后

其实都是自己「妄想分别」。

经文：〔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驰求。〕

「汝今当知」你现在应该就要知道，「佛为一切迷人」佛祖是为了一切迷惑的世间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认」就是「妄认」，「妄认」这个「五蕴和合之身」为「自体相」，将他当作是「自体」的「相状」。「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进而虚妄分别一切外法为「外尘相」，先执著、妄认执着这个「五蕴和合之身」是自己「自体的相」，再进一步虚妄分别「一切外法」是外面的「尘相」，那这样就有「内相」跟「外相」，那么以「内相」去贪著「外相」，以内「五蕴六根」之相去贪著外「六尘」之相。「好生恶死」因此呢喜好生而厌恶死，就是贪生怕死，所以才贪生怕死。「念念迁流」念念都迁流造作。「不知梦幻虚假」不知道这个内外诸法都是如梦如幻、虚假不实。「枉受轮回」冤枉受轮回之苦。「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所以却以这个本性法身常乐的「涅槃相」，因为这个法身涅槃，本自涅槃，我们本性法身，「本自涅槃之相」，「翻」就是「反」，反而把它变成六道的苦相。「终日驰求」，整天「驰求」奔驰追求，整天都好像在跑马，在求东西，求什么，他现在在求「涅槃」，可是求涅槃又怕涅槃，因为他为什么知道他要「求涅槃」，要不然他为什么读「涅槃经」读了十几年，读「涅槃经」十几年又怕得到涅槃，你看这样怎么有药救呢？因为他误解了「涅槃」。

经文：〔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

「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佛世尊为了怜愍，「此」就是「此众生、这样的众生、这些众生」，佛世尊为了怜愍这些众生的缘故，「乃示涅槃真乐」所以才开示涅槃真乐的境界；所以佛祖为子怜愍这些众生的缘故，才开示涅槃的真乐境界，然后「涅槃真乐」下面打两点，什么

是涅槃真乐呢？就是「刹那无有生（灭）相」，不但是「无有生相」，就是连一刹那之间的短暂时间都没有「生相」，一刹那之间，那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也没有「生相」，一刹那那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也没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那也没有「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这样叫做「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寂灭现前」的意思就是已「证到寂灭现在眼前」，「当现前时」也就是说当「寂灭现前」的时候，当证到「寂灭现前」，也就是「证到涅槃」，当证到涅槃的时候，「亦无现前之量」，这个「量」就是「秤量」的意思，当这个「涅槃」现前的时候，也没有现前之「量」，也就是说离开「见闻觉知」，离开「思议」，离开「言说思量」。「乃谓常乐」这样叫做「常乐」，常乐的境界。「此乐无有受者」这个「乐」啊是没有受的人、没有受者。「亦无不受者」也没有不受者；「无有受者」就是无有一身、没有一个「身」去受这个乐，「亦无不受者」也不能说不受者，是「离于有无」的意思，讲「有身受」是不对的，讲「无身受」也是不对的；其实这个地方是六祖大师在开示他，在破他的执着，那事实上以真实义来讲是怎么样呢？是一切如来都是所谓的「自受法乐」，那这个「自受法乐」就是所谓的「自受用身」，是有一个「自受用身」，但是这里是为了要破他的执着，所以就不说「有受者」，也没有「不受者」，这样子。「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但是这个「受」，这个「自受法乐」这个「受」，跟凡夫的那种「感受」不一样，不是那种「眼耳鼻舌身意」那种感受，所以哪有「一体五用」这个「名」呢？所以你所了解的统统不对。「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更何况你说涅槃是「禁伏诸法」，「令诸法永远都不生起」，这样这个「涅槃」好像罪很重，如果入涅槃以后都完了，就不会再生出来了，这样是什么？这样就是在「谤佛毁法」，毁谤佛而且破坏法，所以这个学佛是很危险的事，他以为他想的很有道理、很通，但是很通，想到后来也好像不太通，所以才会来问，其实乱想、自己乱想，在「谤佛毁法」统统不知道。好！休息。

第三十九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机缘品第七

#### 第四十集

经文：『听吾偈曰：『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外现众色像，一一音声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

「无上大涅槃」无上的大涅槃。「圆明常寂照」，「圆」就是圆满，「明」就是「明觉」，「常寂照」，「寂」就是「寂静」，「照」就是「照耀」；这无上的大涅槃，它那个境界是什么样？那个境界是圆满、明觉，那个「体」常常都是寂静、寂灭、照耀；这个有一个比喻，最好的比喻就是如同「大日」，好象大太阳一样，所以毗卢遮那佛就是「大日如来」，如同大日一样，这个太阳它是圆满的，在「虚空之中」它都「不动」，但是一直都在「照耀」所有的万物，那「不依靠」其它的一切万物而为一切实物之所依赖；所以这个涅槃的境界、无上大涅槃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所以就是「如来法身的境界」，就是「无上大涅槃的境界」；所以死了以后不是什么都没了，这样子；反过来，反而是可以成就、成熟一切，因为太阳有这个热度，所以一切的众生统统依靠这个太阳的温度在生活，如果没有太阳的温度，这一切世间统统灭尽，所以佛祖的无上大涅槃，就是这个境界。「凡愚谓之死」凡夫愚痴之人将它当作死了，称为说「涅槃」就好像死了一样，其实「涅槃」与死不一样，「涅槃」不是死掉，「涅槃」是进入「圆明常寂照」这样的境界。「外道执为断」外道的人将这个涅槃执着说是永恒的「断灭」，「断」就是「断灭」，

永远的断灭就是说什么都没了，他把它当作涅槃，其实「涅槃」不是说永远归于「断灭」。「诸求二乘人」求二乘「声闻、缘觉」的人。「目以为无作」将它当作是「无作」，「无作」的意思就是没有造作，没有造作就入于这个「寂灭」，也当作好像在休息、休息的意思，所以一切都停止、停息，所以没有种种的功用，所以二乘人入于涅槃以后，就不度众生了嘛！你说那二乘人有没有度众生？有，二乘人还没有入于涅槃之前也有度众生，他们也有出去讲经说法，只不过他们不再来「受生」然后来度众生，所以（二乘人）入涅槃以后就再见了，所以这样就变成「心很狠」，就看我们在水深火热，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他就再见了！「尽属情所计」像这样统统是属于「情」、愚情、愚痴的这个情所计，「情」就是跟这个智慧相对，像上面所说的这些看法统统是属于愚情所计，「计」就是「计著」。「六十二见本」统统是「六十二见」的本，什么叫「六十二见」？「六十二见」我们来看这个「讲义」，「我见」、「身见」或是「萨迦耶见」，「六十二见」另外一个讲法是「我见」，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身见」，如果梵文叫做「萨迦耶见」，这个就是从「五蕴」来说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印度的这个外道执着我们说「五蕴」中有「我」，然后这个「我」有大、有小，有的宗派执着说那个我是很大的，有的宗派执着我是很「小」的，有大有小、有内有外，有的执着那个「我」是「在外面」的，有的执着「我」是「在里面」的；那个「我」是什么？那个「我」本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我」如果有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等于跟「灵魂」（神我）的意思一样，所以第一种就是说执着「我在色中」，那我在色中的时候是「色大我小」，就是说我这个色身比较大，然后那一个「我」就是灵魂，在我的身体里面，所以我的身体比较大，把我的灵魂包住了，就是「色大我小，我在色中」；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的灵魂比较大，「我大色小」，这个灵魂比较大，色比较小，然后灵魂把这一个「色身」包住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离色是我」，这离色是我就是说，这个「我」跟「色」是分开的，那么这个灵魂、这个「我」是在「色」之外，「离色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在色之外」，那么「即色是我」就是说「我是在色身之内」；所以，

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以下那个「受想行识」都是一样。受大我小，我在受中，我大受小，受在我中；所以每一种「色受想行识」，每一种都有这四个「观念」、四种「见」；然后「四种见」乘「五蕴」，就变成二十见，「二十见」再乘「三世」（现在、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怎么说呢？譬如以「色蕴」来讲，在每一个都加一个「现在」，「现在色大我小，我在色中」，「现在我大色小，色在我中」，「离色是现在我」，「即色是现在我」，然后第二个以色来讲过去，「过去色大我小，我在色中」，「过去我大色小，色在我中」，「离色是过去我」，「即色是过去我」，然后在未来，「未来色大我小，我在色中」，「未来我小色大，色在我中」，「离色是未来我」，「即色是未来我」，这样就三四一十二，五蕴，一十二再乘五就六十见；所以每一蕴有四个，四个乘三，每一个蕴都有「十二见」，那「五蕴」就有「六十见」，「六十见」然后再加「断常」二见，那么就有「六十二见」，那么这些都是「邪见」，所谓六十二见都是「邪见」；那么依于「五蕴」而见「有我」，然后再上「断常」，那么「断见」是什么？就是说这些虽然是，譬如说，虽然有「色大我小，我在色中」等等，但是一切最后都归于断灭，这叫断见，然后那执「常见」的人呢？就是说这个「色大我小，我在色中」、「我大色小，色在我中」等等，这些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叫「常见」；所以总共「六十二见」，那么这是一切邪见的根本；既然讲「六十二见」，就再讲「一百零八见」，又称为「百八见」；「百八见」是什么？就是「内十八见」跟「外十八见」，然后「内十八见」是什么呢？就是「依于苦乐」，看右下角（讲稿）我写了一个「一百零八见」主要是在内六根与外六尘上面分别计著苦乐、好恶，这样子的「见」叫做「一百零八见」；譬如说「眼」，「眼苦、眼乐、眼不苦不乐见」，然后「耳」，「耳苦、耳乐、耳不苦不乐见」等等，那么这个「六根」六乘于三就有「十八见」，然后这个内十八见，因为眼苦，「眼」的话就有「苦见」，眼乐见，眼不苦不乐见，这样就有三个见；耳呢？耳苦见，耳乐见，耳不苦不乐见，所以三六一十八，然后外六尘呢？这个色好、色恶、色平见，「色平」就是「色不好不恶」，色不好不恶见，然后声好见、声恶见、声不好不恶见（声平见），「色声

香味触法」六个乘三就是十八见，「内十八见」再加「外十八见」那就「三十六见」，「三十六见」再乘「三世」（现在、过去、未来）（就是一百零八见），那现在、过去、未来又怎么排呢？就以「眼见」来讲，「现在眼苦，现在眼乐，现在眼不苦不乐见」，过去「过去眼苦、过去眼乐、过去眼不苦不乐见」，这样就三世，「三世」乘「三十六见」就「一百零八见」；所以这个印度人的心思很细密，即使是「外道」的邪见也讲得人一愣一愣的，种种妄想分别，结果对于修行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有障碍，所以这就是「六十二见」，「六十二见」就是一切邪见之本，那么「六十二见」就是「身见」，以「五蕴身心」为起见，叫做「六十二见」。

「尽属情所计」上面所说的就是凡夫外道跟声闻缘觉乘，他们把这个「无上大涅槃」都误解了，所以都属于愚情所计著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愚情计著涅槃呢？就是因为以这个身见六十二见，以自身的见为本。「妄立虚假名」虚妄的立了一些「假名」。「何为真实义」那些「名」都是「假名」，这样哪有真实的意义呢！「唯有过量人」，「惟有」就是「只有」，只有「过量」，这个「量」就是可以「秤量」，刚刚讲过，那么也就是代表「思议境界」，「量」就是思议境界，「可以思议的」，只有超越，这个「过」就是「超越」的意思；只有超越「思议境界」的人、有这样智慧的人；是只有假如可以超越这个境界的智慧的人，才能「通达无取舍」，才能够在一切实法里面通达，虽然通达，但是也「无取无舍」；因为众生如果不是「取」就是「舍」，所以你叫他「不取」的时候他就「舍」，所以你叫他「不取不舍」就很难，你叫他「不取」他就「舍」，你叫他「不舍」他就「取」，所以「不取」又「不舍」这就很难；那唯有这个超越了可以思议境界的人，也就是说「入于不思議境界的人」，所以这个「过量人」就是「入不思議境界之人」，才能够于一切法皆「通达」，而能够「无取无舍」，所以才有办法通达一切法，又无取无舍。「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以」就是「因为」，因为已经了知「五蕴」之法，「及经蕴中我」以及五蕴之中所妄现出的「我相」，这个「我」就是「我相」。「外现众色像」以及外面所现出的众色像，就是尘相、六尘之相。「一一音声相」就是代表「色声香味触法」了，以「音声相」

来代表「色声香味触法」。「平等如梦幻」一切都是悉皆平等，好像如梦如幻一样，无有少法可得。「不起凡圣见」所以对于一切法都不起「凡见」或是「圣见」，而入于万法皆真、平等一如。「不作涅槃解」因为一切本自涅槃，不生不灭。「二边三际断」，「二边」就是断常，断常二边，「三际」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断，就是不起这样的执着，断常「二边」跟「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统统没有这样的执着，没有这样的执着与分别。「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虽然能够应了诸根妙用，但是也没有起「能用、所用」之想，而离于「能所」。「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所以，以大智慧、能以大智慧分别了知一切法之「体、相、用」而不起种种的虚妄分别之想，谓「我能分别、我有智慧」等等。「劫火烧海底」劫未的时候起「劫火」，那个时候「劫火」烧海底，连海水都烧干了。「风鼓山相击」这个劫风如果起来的时候，可以鼓劫而令山互相相击，所以这个风大令山相击，就令大地一时都粉碎，所以那个就是到「坏劫」的时候，「城住坏空」那个「坏劫」。「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如果悟到本性是「真常」，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切都是「本自寂灭」的大乐，「涅槃相如是」，「无上大涅槃」的形相是像这个样子的。「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我现在是勉强跟你讲，因为这个「涅槃经」是不能讲的，我现在是勉强跟你讲，因为你了解，又起邪见，所以没办法，被迫的，所以勉强跟你讲，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就是令你能够舍邪见。「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你不要「随言生解」，依文解义，不要这样子，你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我就准许你是知道了少分，知道一点点。

经文：〔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师曰：「汝曾作甚么来？」曰：「圣谛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号弘济禅师。〕

「行思禅师」这就是「青原行思」禅师，青原山的行思禅师，他以后去住在青原山，是出

生在吉州安城，他本姓刘，听到曹溪法席很盛，「径」就是直接，就直接来参礼，「直接来」就是没有人介绍他自己来，没有人将他引见。「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所务」就是做什么，就是修什么，「当」就是「应该」，应该要修什么即「不落阶级」？「不落阶级」的意思就是超过一切阶级，什么是「阶级」？「阶级」就是说你修行、修法统统都有阶级，悟到什么、证到什么、都有阶级，一级一级，一直上去；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都超过所有的「阶级」，就是超过「小乘」跟「大乘」的阶级，那么也就说什么呢？直达「无上乘」；你看他问得很奥妙，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什么方法可以「一跃就到佛地」，意思就是这样子，直接直达佛地；那他没有那样子问，而是问要修什么，师父要修什么才可以超过一切阶级，不会落到现在这些阶级；六祖大师就说「汝曾作什么来」你是修什么的、你都在修什么？他就说「圣谛亦不为」，圣谛是什么？「圣谛」就是「四圣谛」，「四圣谛」就是「声闻法」，他说我连「四圣谛」都不修，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都修「菩萨法」，但是他不说我都在修菩萨法，他如果说「我都修菩萨法」就很自大，自以为是菩萨，所以就不能直接讲说「我都修菩萨法」。「师曰，落何阶级」六祖大师就说「这样说来，你就是修菩萨法的，那你修到什么阶段了呢」？六祖大师就是利用他的词语来说。他就说「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这连小乘的「四圣谛」都不修了，那有什么阶级呢？「师深器之」六祖大师就非常地器重他。「令师首众」就是命令这行思禅师「首众」作大众的首座。「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你应该要分化一方。「无令断绝」不要让他断绝了，就表示他已经得法了，得法了以后就教他说不要让它断绝了。「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他，「既」就是已经，已经得到法以后，就回到这个吉州的青原山去「弘法绍化」，「绍」就是「继承」，绍隆佛种，度化众生。「谥号弘济禅师」，这个「谥号」就是皇帝赐他的，古时候如果人死了以后，有地位的人这个皇帝都会赐给他一个句号，叫做「弘济禅师」。这个「青原禅师」你看这个传承表、「五宗传承表」，六祖慧能大师下来就分成两大支，一个就是「怀让禅师」，一个就是「青原禅师」，然后再一直分下来变成「五宗」，所以「青原」

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派；另外一个「怀让禅师」就是下面（讲）的。所以这个是六祖大师的「法嗣」，继承六祖大师的法，就是六祖的「法嗣」的两大支派。现在看这个「怀让禅师」。

经文：〔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甚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讖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狱，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

「怀让禅师」他是金州姓杜的，他最初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参谒嵩山安国师，「安」就是「惠安法师」，惠安法师是为皇帝作国师，这个惠安法师他是五祖的弟子，跟惠能大师是师兄弟，这个「怀让禅师」开始的时候，是去拜这个惠安法师为师父，后来这个惠安法师「发至曹溪参叩」，「发」就是叫他去曹溪找这个六祖大师，古时候的人心是很宽的，如果弟子在这里学，学到后来已经差不多了，他就会叫他再去别的地方去参、去修，但不是说才来就叫他去，也不是自己来自己去，自己来自己去就变成跑道场，那都是师父说你这样学的差不多了，我这里出师了或是说不能再教你了，你要再去那里找善知识，那个弟子就照他的吩咐，就去找那个师父，所以那个师父也不是自己找的，不是自己说今天这里参一参，明天去那里参一参。「让至」这个「怀让禅师」到这个曹溪以后，就「礼拜」顶礼，六祖大师就问说「甚处来」，你是什么地方来的？「曰，嵩山」他就说，我是从嵩山来的。「师曰：什么物，凭么来」，「什么物」这意思就是说你修到什么境界了？「凭么来」那怎么会发心来这里？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心中所修所悟到的是是什么？然后是怎么能够来的、是以何方法来的？这是比较第一个幽隐一点的意思。「曰，说似一物即不中」他就回答说我所悟到的，如果说似一物，「似」就是「相似」，像什么东西都不对，意思就是说「说不出来」，我悟到的那个东西，意思就是说「本性」，我所悟到的这个「本性」，你说那个「本性」是「像什么」，「什么都不像」，

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像本性」，所以就「不中」，所以「都不对」。「师曰：还可修证否」六祖大师又问说，那如果是这样你已经悟到本性了，这样还可以修证吗？意思就是说「这样你还须要再修吗」？你已经悟到了，还要再修吗？所以都没有讲的很清楚，外头人听了一头雾水。「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他说虽然悟到本性，但是「若修证」如果继续修下去，修证下去，不能说没有，一定是「有」，「有」什么？「佛果菩提」对不对！「污染即不得」那假如将他污染了，这样就不能证得了；虽然悟到了「本性」，但是你如果将他污染，故意去糟蹋它，这样就一切都「不能证得」了。「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六祖大师就说不要说别的，只说你所说的这个「不污染」，这个「法」就是诸佛所护念的法，这个「不污染」就是「离染」，「离染」就是「清净」，这个「清净」是什么清净呢？就是「身语意」清净，「身语意」不污染，然后因为清净的关系，所以「法身」清净，法身清净，所以一切清净，所以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汝既」解悟如是，你既然是解悟如是，我也是一样，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修证的境界没有错，这是印证、印可。所以古时候的人他们在修，修到后来，这都是求「印可」而已、求「印证」，他来的时候不是说才要再修而已，而是自己修的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印可」，盖一个印章，说「照准、可以」，但是如果没有禅师印可，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对的；那有的是指点，那这个是「印可」，「怀让禅师」这个是「印可」，那个「行思禅师」也是印可，所以这两个大弟子都是在「印可」的境界；接下去那个永嘉禅师就比较低一点，所以他还有指点；所以比较高的根器的大弟子是「印可」而已。「西天般若多罗」这个「般若多罗」就是第二十七祖，「达摩祖师」是二十八祖，所以是「菩提达摩祖师」的师父，「达摩祖师」的师父就是「般若多罗」，「西天」就是「印度」，「讖汝足下」，「讖」就是「预言」，预言说你的「足下」就是你的弟子，你的弟子里面「出一马驹」，有出一只马「踏杀天下人」，「踏杀」就是「踏尽」，「踏尽一切天下的人」就是广度众生的意思，广度众生好像一只马，这个「驹」是「神驹」就是千里马，一只千里马它踏尽一切天下，广度无量的众生，你有一个弟子是这样的，这个是谁

呢？这个就是「马祖道一禅师」，「马祖禅师」因为他的俗家姓马，后代的人因为他是祖师，所以称他为「马祖」，这个「马祖」不是那个「妈祖」，这个是「千里马」，这个「马祖道一禅师」他的法号叫做「道一」。度无量众生「应在汝心」，这都是应在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已经开悟，有发心要广度众生了，所以传你的法，因此就度无量的众生。「不须速说」就不用再说了，「让」这个怀让禅师的「让」，这个怀让禅师就「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所以就在六祖大师的身边，「左右」就是身边，来侍候他十五年。「日臻玄奥」所以，越来越就他所证到的越深，深又奥妙，「玄」就是「深、深奥」；这古时候的人如果听师父开示以后，开悟了，都感谢师父，就侍候他有的靠子、有的几十年，当然在那里可以再跟他学习，但是主要的是感恩，因为感恩的关系，所以要服侍他；服侍他是怎么样？倒屎倒尿，折被子，拿拖鞋，盛饭端汤，这样子服侍他。「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所以这个怀让禅师，后来到南岳去了，所以叫做「南岳怀让」，禅宗就因为他的弘扬，所以就大发了，那他死了以后，皇帝赐给他一个号，叫做「大慧禅师」。好，今天讲到此为止。

第四十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机缘品第七

#### 第四十一集

经文：〔永嘉玄觉禅师，温州戴氏子，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曰：「愿仁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

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觉遂同策来参。】

「永嘉玄觉禅师」一般都说「永嘉禅师」就是这一位。「温州戴氏子」是温州姓戴的，他俗家姓戴。「少习经论」从小就学习经论，这指的是佛经。「精天台止观法门」对天台宗的「止观法门很精」；「天台止观法门」就是修禅定的，最大部的是「摩诃止观」，还有「小止观」，「摩诃止观」就是「大止观」，「摩诃」是「大」，是很大的一部经，因为太大部了，所以智者大师又把它编成「小止观」，现在传的有一部叫做「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摩诃止观」是智者大师写的，「辅行」是别人写的，「传弘诀」又是另外一个人写的，而在一般看的都是「天台小止观」，份量比较少。「因看维摩经」因为看「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所说经。「发明心地」你如果看禅经，里面常常讲到「发明心地」，「发」就是「开发」，「明」就是「显明」，开发显明，开发显明心地的意思；「心地」是什么？是「真如本性」的意思，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是「开发显明自己的本性」，也就是「初见性」，所以你看禅经里面讲说「发明心地」就表示「悟了，有所悟」，悟到自己的本心本性，但是这个「悟」是初悟、最初的悟，悟到自己的本性。「偶师弟子玄策」，「偶」偶然，「师」是六祖大师，六祖大师的弟子叫做玄策的这个人，「相访」去找他、去拜访他。「与其剧谈」和他一起谈，「剧」就是说谈的表示很热烈，热烈的谈。「出言暗合诸祖」，「出言」就是指「永嘉」，永嘉禅师他出言，都暗暗与祖师所讲的相符合。「策云，仁者得法师谁」你所得的法，「师」是动词，是拜谁为老师，你得法是拜谁为老师。「曰」永嘉回答说。「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我以前要听「方等经」（例如般若经、维摩诘经等等，叫做「方等经」，「方」是指遍于十方的意思，「等」是平等，十方平等，这些经是了义经的意思），我如果听那些经，都是有师承，都是有人教的，不是我自己看的而已，后来呢？「后于维摩诘经，悟佛心宗」后来看维摩诘经时，才悟到「佛心宗」，「佛心宗」就是「禅宗」，禅宗又称「佛心宗」，因为这个「禅」是指「无上禅」，是「传佛心要」，所以称为「佛心宗」，禅宗所传是「诸佛的心要」，所以称为「佛心宗」；我后来看「维摩诘经」是自己看的，那时是自己看的，去悟

到了「佛心宗」，这个「宗」不是宗派的意思，是「宗要，佛心的宗要」，这是我自己悟到的。

「未有证明者」却没有证明的人，而且没有人来为我做证明，证明说「哦，你这样悟得对」，因为自己悟错了，也不一定知道，自己还以为自己都对了。「策云」玄策就说「威音王已前即得」，这「威音王」是「威音王如来」，这一尊佛名为「威音王如来」，不是国王是名为「威音王」，「法华经」里有一品是「常不轻品」，「常不轻品」中说「乃往古昔，过去无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所以这个「威音王」是古佛，过去无量不可思议劫，是指「空劫初成」出世的佛，所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佛，照理说在威音王之前，「空劫」以前的佛，所以玄策说，在威音王佛这尊古佛以前，如果得道，因为那时无佛，所以没有佛法，所以就没有人可以为你证明，所以「即得」就可以，「得」就是可以，在威音王之前如果自修、自证，不求人证明，也没得求，所以可以；但「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如果威音王如来以后，无老师自己悟，没有老师教，自己悟、自己证。「尽是天然外道」这样就是天然外道，不可以，如果自己悟道了，如果因缘不好，应算是福报不好，如果必须自己学、自己修、自己悟，到最后都没有人教你，这是二种情形，一种是根器很好、根器很大，第二种就是福报不好，福报不好，所以没有「善知识」可以指示你，如果说在那过程中，都没有人给你指示，那还不要紧，到最后最后，至少要找一善知识给你指示说，这样到底是对不对，如果都没有，那就变成外道，那不行；所以在学习时自修、自证是还可以，到最后必须要别人给你证明，要不然就变成外道了；是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是「佛佛相传，师师相承」，所以都有「师承」；其它的都还先别说，光说戒法，戒律，也是师师相承，所以你要受戒，一定是从出家人受，才有戒，「戒律」是这样的，那「经律论」全部都一样，和所有的修证都是从师父那里学，不可以自己盲修瞎练，自己拿了一部经就在那里看，就说我在修行，这样不行，这样是外道，如果是佛道一定要有师父。

「愿仁者为我证据」希望「仁者」这是永嘉禅师说的，请玄策法师为他作证明，「做证据」做证明根据，那个「据」是根据，为什么说是「根据」呢？因为他若跟你说了以后，就根据他所

说的再继续修，去修「或者」去改，如果有做错的地方，所以说「根据」，「证明」就是证明你对，给你盖个印的意思就是「印可」，也可以说是「印可」。「策云，我言轻」玄策说，我说的话轻不够份量。「曹溪有六祖大师」在曹溪有一位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四方僧俗都「云集」大家都向那儿集合，像云一样都聚在那里。「并是受法者」而且者是去接受他的法的，去听他讲法。「若去，则与偕行」如果你要去，我就各你一起去，「偕行」就是一起走。「觉遂同策来参」，「觉」就是「玄觉」，玄觉禅师就和玄策一起来参六祖大师。

经文：〔遶师三匝，振锡而立。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

这六祖大师他们来参的时候，玄策「绕师三匝」，右绕，绕六祖大师三圈，这是古礼，最大的礼就是右绕三匝，右绕的意义我以前有讲过了，那是另外一堂课讲的是吧，现在再说一次；右绕，如果是佛道就是右绕，外道是左绕，右绕是正道，佛道为什么要右绕呢？因为一切的天体都是右绕，例如地球的自转、公转，月亮的绕地球都是顺转，就是「右转」，「顺时针」转，我们为什么要绕佛，「绕佛」的意思是什么呢？「绕佛」就是以佛为中心，以佛为中心而行，所以就表示说「有一定的轨道在走」，以佛为中心而行，不即不离，这就是「右绕」的意思；所以绕佛一般都是三匝，「三匝」就是佛法僧「三宝」，「供养佛法僧三宝」，「皈依佛法僧三宝」，然后「修习戒定慧三学」，所以「右绕三匝」是最大的礼，意义很深；一般都是右绕三匝之后才顶礼。「振锡而立」，「锡」就是「锡杖」古代人都拿锡杖，锡杖是外出用的，锡杖有声音，会把野兽吓跑，或是把虫儿赶走，才不会踩死他，也可以当拐杖，上面有铃铛；他振锡站在那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考试，师父还没有考他，他先考师父，这是在「斗法」，这是我们看不到的，看不到的斗法。「师曰」六祖大师达说了「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夫」发语词，「沙门」出家人要具足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戒律」，戒

律那是什么意思呢？六祖大师为什么提到「戒律」呢？意思是要「有大有小」，戒律是「有大有小」，对不！这身份「大小」怎么分呢？按戒律来分，六祖大师的意思是其它先别说，光是出家人的时间我就比你久了，你为什么那么「神气」，是怎么回事！但这些话都没明讲，而说得很含蓄，对不！「大德自何方而来」大德你从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这么傲慢、这么大，也没礼拜，他只是绕三匝，也没有顶礼，他自认为已经悟到了，要来求他做证明，先考考他，看他是否有资格为我做证明。「觉曰」玄觉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这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世间人，生死的事情是很重大的，而无常是很快的，这意思是什么？所以我没有时间和你讲究那些细节，要讲那些礼数，没时间；六祖大师说「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何不体取，「体」就是「体悟」，「取」就是「证得」，「体悟证得无生」，「无生」就是「一切法本无生」，因为他前面说「生死」中有「生」嘛！因为「有生」，所以「有死」，那你就怕不知什么时候要死了，所以就没有时间和我讲究礼貌了，那我就告诉你「无生」，「无生」的话就「无死」，「了无速乎」，「了」就是「了达」，「速」就是「迅速」，因为他说「无常迅速」，因为「体取无生」的关系，一切法本自无生，所以就了达「并没有迅速的无常」，所以「无常」只是「幻相」，你如果「体取无生」，就「无常」也是「幻相」，所以并没有这回事，那你为什么要那么急干什么？所以你应该要好好顶礼，意思是这样，但是这些都没有说出来。「曰」永嘉说，「体即无生，了本无速」，「体」这有很多意思，这意思很深，「体，即无生」第一个意思是六祖大师说，「体」有「体悟」，连这个「体悟」也是「无生」，你既然讲「无生」，那么连「体悟」这回事也是「无生」；第二个意思，这个「体」就是当作「真如的自体」，「真如自体」也是「无生」，真如自体是「不生不灭」的境界的意思，「了本无速」，「了」是了达，这个「了达」就是指「本性」，「本性」本来就没有「迅速」与「不迅速」。「师曰：如是如是」就是「对，这样对」。「玄觉方具威仪礼拜」这个时候玄觉禅师才「具威仪礼拜」才顶礼，开始时才绕三匝，现在心服口服了，就「具威仪礼拜」，什么叫做「具威仪礼拜」？就是整理衣服，把袈裟穿好、

整理好，然后顶礼，如果他本来没有穿袈裟，这时候就披衣、这时候就披袈裟顶礼，这样就是「具威仪礼拜」，所以你在礼拜时，至少至少一定要穿海青、穿大袍，不可以穿短衫裤就顶礼，这个不须要，免了，若是在家人你也要穿得齐整，不要穿个短袖内衣及短裤在佛前礼拜，这样不通，至少要穿长裤，不要穿个T恤就礼拜了，也就是要穿得整洁，这样才叫「具威仪礼拜」，因为礼拜本来就是一种「礼」，所以穿衣也要「有礼」，你如果穿着睡衣拜佛，这样能行得通吗？

经文：〔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后着《证道歌》，盛行于世。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

「须臾告辞」就过一下子他就要告辞，因为悟到了，就要回去了。「师曰」这六祖大师就跟他讲了说「返太速乎」，「返」就是「回去」，你这样就回去了，不是太快了吗？「曰：本自非动」他就回答说，本来就没有「动」这件事，就没有动了。「岂有速耶」怎么说有「迅速」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如果现在回去也没有很快，因为「本来就没有动」。「师曰：谁知非动」六祖大师就问说，是谁知道有「非动」？「谁」知道有「非动」这回事？你说你没有动，那谁知道没有动？谁知道你没有动？这样就很难回答了，如果回答说「我知道我没有动」，这样就输了，就将军抽车倒棋了（指下棋）。他回答「仁者自生分别」他就倒退，用马将，就要抽车（指下棋），「仁者」就是你，你自己生分别，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讲的而是你讲的，你自己生分别，所以才会问「谁知道我没有动」。「师曰：你甚得无生之意」六祖大师就说，不错嘛！你对「无生」之意、「无生」的道理相当有了解。「曰：无生岂有意耶」他就说「无生」怎会有意义、有意思呢？既然都「无生」了，哪有意思「生出来」呢？「师曰：无意谁当分别」六祖大师就问他，如果无意义，那是谁在分别？你注意到了吗，如此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中，六祖大师所问的有几个机关在，现在先往下看，「无意谁当分别」，「当」是「在」的意思，如果没有意义，

如果「无生」没有意义，那是谁在分别呢？「谁在分别」就是「谁在了知」的意思，「分别」就是「了知」，是谁在分别了知「这无生有意义、无意义」？玄觉禅师就说「分别亦非意」，那如果是分别的，就非「意」，就是「非真意」的意思；我说六祖大师藏在一个机关，那个机关在那里？那个机关就在「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你把那个「谁」字圈起来，「谁」知非动，然后接着又说「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所以两个箭头指的都是「谁」，所以指到的那个「谁」是什么呢？就是达摩说「直指人心」，就是指这个「谁当分别」，「谁知非动」，到底是「谁」？所以后世参禅参到后来，变成只剩下一个「话题」说「念佛是谁」？大概就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吧，「谁」就是那个「主题」（心），也就是所谓「能所」的「能」，参那个；但是这两个「谁」永嘉都把它跳过去了，没有正对面接招，听得懂吗？一招打过来，内力太强，撑不住，闪过去。「师曰：善哉，少留一宿」这样很好，你住一夜。「时谓一宿觉」那个时候的人，「时」就是「当时」，当时的人就称他为「一宿觉」，给他一个外号，那个外号就是「一宿觉」，就是睡一夜就悟到了的意思，后来他写了一首「证道歌」很风行。「谥曰」，「谥」就是圆寂后皇帝对他一个封号就是「谥号」，「谥号」无相大师。「时称」，「时」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当时，当时的人就称他是「真觉」。我们看佛经要会看「字里行间」，看字里行间，「言外之意」。这永嘉玄觉禅师他去参六祖时没有顶礼，只右绕三匝，振锡而立，六祖大师就说「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当初我一看就知道，「学禅」和现在的人所说的非常不一样，古早的禅、最初的禅是这样，是什么样子的呢？不是说你习禅的人很潇洒，「很潇洒」就是说不修边幅、乱七八糟，这样叫习禅很潇洒的样子，不是这样的，反而是「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就是所有的经戒律都要持得很好，这样的人才是「大根器」，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修习「无上法」；但是现在的人不是这样，因为我习禅「一切皆空」，然后「本性」怎样，然后乱搞一气，这样都是错的，你看（永嘉）才稍为错一点而已就被祖师骂，所以不是因为习禅很潇洒，所以规矩没有关系，都不需要，不对的；反而因为你习禅，是学习佛之

「心印」，所以佛祖的规定、家规你反而要守得更严格才对，这样才是习禅的人，所以后世的人不知道，乱来，因此习禅习不成，就变成跟外道一样，因为一切的佛法都是要从规矩上来，要中规中矩；我常说习禅反而是最严谨的，因为「起心动念都要注重」，更何况是外表；虽然说习禅要中规中矩，意思并不是说死板，但是不是乱来，不是所谓的「潇洒自在」。

经文：〔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甚么？」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无对，〕

有一位禅者、习禅的人他叫智隍。「初参五祖」最初的时候他去参五祖弘忍大师。「自谓已得正受」他自己说已得「正受」，就是「得定」，「正受」就是「得定、得三昧」，所以有时候也说「三昧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他常住在庵里坐禅，每天坐很久，如此坐了二十年。

「师弟子玄策」六祖大师的弟子玄策，游方到河朔之间。「闻隍之名，造庵问云」到了那里，听人提到智隍这个名字，就到他住的庵去，「造」就是亲身访问，到庵里去访问他，问他「汝在此作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智隍说「我在入定」。「策云」玄策问他，你说入定「为有心入耶」？以有心而入定耶？你说你入定，你是以「有心」而入定。「无心入耶」或是以「无心」而入定呢？怎么会这么问呢？因为如果修禅定一定要「用心」修，你是「有心」而入定，或是「无心」而入定？「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如果你是以「无心」而入定「者」的话，你如果是以「无心」而入定的话，则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合」就是「应该」，应该都可以得到定了，怎么说？因为一切草木瓦石它们都无心，如果你是以无心入定，那么那些草、树也都无心，那不是也都入定了吗？所以一切无情物都入定；意思是说，你如果用「无心入定」那就错了，你就跟树一样了。「若有心入定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如果

你是以有心而入定，那一切有情，「含识」就是有「八识」、含藏八识、具有八识的意思，「含」就是「具有」，具有八识的、具有神识「之流」之靠，「流」就是「靠」，一切有情、有八识、有神识的众生都应该得定了；怎么说呢？因为一切众生都「有心」呀！那如果以「有心入定」，一切「有心」的人应该都可以「入定」，一切有心的众生都可以入定才对。好！看到这里。

第四十一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机缘品第七

#### 第四十二集

如果你是以「无心入定」，这样一切无情之物应该都可以得定才对师嗣，如果你是以「有心」而入，这样一切有情、有神识的众生，应该都可以得定对对回响，这样讲的话就变成都不对了；你「有心入定」也不对，你「无心入定」也不对；若「无心入定」你就变成无情物，若「有心入定」你就变成凡夫。「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无」之心，智隍禅师说，我正在入定之时没有见到「有无」之心，你把「有无」括号起来，我正在入定、正在入定的中间，并没有看见「有或无」的心，意思就是说，没有看到是「有心入定」或是「无心入定」的意思。「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他就说「不见有有无之心」，意思就是说「不见有有无之心，而入定」，这样就是「非有心，非无心」的意思，就是「非有心非无心而入定」，因为他问说「你是有心入定、还是无心入定」，他答说「我不见「有心」，还是「无心」」，那就是「非有心，非无心」，那样的话就被他避开了，他想说我这样回答就都闪避过了，就没有硬接一招。玄策就说，你如果说「不见有有无之心」，这种「定」应该是「常定」，就是「常定」，「常定」就是「永远的定」，「永远的定」都没有改变称为「常」，永远而没有改变叫做「常」，

恒常嘛！恒常之定，若是恒常之定的话「何有出入」，哪为什么「出入」呢？如果是这样，你说有「入定」，那既然是「恒常之定」，就没有说「入定」，既没有「入定」就没有「出定」，因为这个「定」是有「入定」有「出定」，你既然有「入定」有「出定」，你怎么能说你「不见有有无之心」？这样就是你「自语相违」，「自语相违」就是「自相矛盾，自相冲突」。「若有出入，即非大定」如果说你的「定」有「出入」，有「出定」有「入定」那就不是「大定」，「大定」就是「佛定」，佛祖与大菩萨的「定」是没有「出入」的，因为他们永远都在「定中」，所以就没有「出入相」；而我们众生、凡夫有「出定」、有「入定」，所以不是「大定」。「隍无对」。

最下面这一句是「总破」，怎么说是「总破」呢？因为他一来的时候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入定」，而他说「我在入定」那是什么意思？我说那是「总破」，「破」什么？破他最初的「执着」以及「最根本的执着」，根本的执着是什么？执着「一定要坐」，而且「一定要入定」；他最后一句话说「若有出入，即非大定」，就是破他「入定」之执，因为你的「定」有「出」有「入」，你说你在「入定」对吧？那就是「有出入」，「有出入的定」就不是「大定」，「有出入」就不是「佛定」的意思，「大定」就是「佛定」。所以，这就是「接引」，「接引」就是「破执着」，主要就是「破执着」。「隍无对」智隍禅师就没有办法应对，无话可以对答。

经文：〔良久，问曰：「师嗣谁耶？」策曰：「我师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

「良久」，「良」就是「很、非常」，很久以后「问曰：师嗣谁耶」，才问「师嗣」，「师」不是称呼玄策，而是说你的师父，「嗣」是得法的意思，你的师父和你得的法是什么人？这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但是也可以同一人，玄策说「我师曹溪六祖」，上面那句「师嗣谁耶」的「师」是动词不是名词，你是以谁为师，「嗣」是继承的意思，你是继承谁的法？你是接谁的法？「策云，我师曹溪六祖」他说「我师」就是以谁为师，我是拜谁为师，我是拜曹溪六祖大师为师父，我师的「师」是动词，我「师嗣」六祖大师，这个「师」就是「师嗣」，我师嗣六祖大师。

「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智隍就问说，六祖是以什么为禅定？他还是对禅定最有兴趣。

经文：〔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隍闻是说，径来谒师。〕

智隍禅师就问，六祖大师是以什么为禅定，也就是说他的禅定法门是怎样的，他的「禅定法门」是什么呢？玄策就说「我师所说」，这里的「我师」就是我师父了，这就不一样了，我师父所讲的「妙湛圆寂」，「湛」是澄清的意思，他所说的法微妙、澄湛、圆满、寂灭。「体用如如」，「本体」与「作用」都「如如」，「如」是「真如本性」的如，「如」的意思是什么？是「平等、不动」的意思，这「如」有两个意思，「平等不动」叫作「如」，那「如如」呢？「如如」就是「内法如、外法如」，「内法」是平等不动、「外法」也是平等不动叫做「如如」，习禅的人要清清楚楚，像这种基本的东西它也是很深的，这些都要记得，常常去思维；所以六祖大师所说的法，是「真如本体」的「体」和「用」，都是「平等不动」即「如如」。「五阴本空」，「五阴」就是「五蕴」，众生的五蕴「本空」，因为无自性所以「本空」。「六尘非有」，「非有」就是「空」，不是真的有，「六尘」是显出来的「相」而已，所以「非有」，「非有」是非真有，不是真的有，是幻相。「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不出不入」，「不入」（指禅定）是很简单，对吧，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不入」呀，但是你要「不出」就不简单，所以不是「不入、不出」，所以先「不出」再说「不入」，「不出」的意思是一直都在「禅定」之中，才叫做「不出」；「不出」禅定也「不入」禅定，这就不简单了，永远都在禅定之中，但是「不作禅想」，不作「我在禅定之中」的想法，所以称为「不入」；「不入」的意思再讲一次，还是倒过来再讲，「不出」就是不出禅定，不出禅定就是「永远都在禅定之中」，虽然「永远都在禅定之中」，不出禅定，但是也「不入禅定」；怎么说是「不入禅定」呢？虽然永远都在禅定之中，但是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我在禅定之中」，但是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我在禅定之中」，这叫做「不生禅想」，我刚才用「白话」来讲的；「不生禅想」，「没有生出我在禅定之中」的想法，所以叫做「不

入」。因为「不出、不入」，所以「不定、不乱」；这「不定」是很简单，我们大家都「不定」，但是又要「不乱」就不简单了，所以照理说要先讲「不乱」才好讲，「不乱」一心不乱，「不乱」就是「定」，「不乱」但是也不象「二乘」一样都入于禅定之中，入于「禅寂」之中，这叫「不乱、不定」；「乱」是凡夫，「乱」是凡夫的境界，「心乱是凡夫的境界，定是二乘的境界」，所以「离于凡夫的境界」就「不乱」，「不乱」就「离于凡夫的境界」，「不定」就「离于二乘的境界」，所以「离于二乘、凡夫的境界」就是「菩萨的境界」、中道的「不定不乱」。「禅性无住」又体悟到「禅」的性是「无住」，「无住」就是「住著」，「无可住著」，因为入禅定的人，就是「住在禅定之中」，「住禅」嘛！「心住于禅定之中」；但是真正的「无上禅」，现在讲的是无上的禅，无上禅是「无住」，禅的性本来就是「无住」的。「离住禅寂」因此行者就离于「住在禅中」的「寂静」，因为坐禅的人，会贪爱禅定的「寂静」，他已经坐了二十年了，所以就很好静，有一点点动乱他就会受不了，他就会很讨厌，当然我们今天的人就不会这样了，当今的人就越动乱越好啊！所以你不可以一看到这里，就说「这样啊，这样就是六祖大师叫我们不用坐禅」，这样就错了，因为人家已经坐了二十年了，那你都没有坐过，你就不要坐禅，那你那有可能修。「离住禅寂」离住禅中的「寂静」。「禅性无生」禅性的性是「无生」，「一切法本不生」。「离生禅想」所以也没有生出「禅」的「想」，「离生禅想」就是说没有想说「我在坐禅，我在入禅定」，这叫做「生禅想」。「心如虚空」因为都没有一点点住著，所以心就如同虚空一样。「亦无虚空之量」好没有虚空的量，「量」就是可以秤量的范围境界，好没有虚空的范围和境界。

你们抬头看这里一下，本来我们是在五欲六尘里面，现在就用习禅来，这个是「五欲六尘」，这个是「习禅」，用「习禅」来离「五欲六尘」，所以就变成以「禅」来取代「五欲六尘」，然后等到「习禅」了以后，又要「不生禅想」；因为我们在「五欲六尘」里面都是生「五欲六尘之想」，现在不生「五欲六尘之想」（而）习禅，习禅以后就会生「禅想」，「禅想」就是「我一心一意要习禅」这叫「禅想」，「一心一定要入定」这叫做「禅想」，等已经入了「定」以后，

然后心里又要舍「禅想」，舍「我现在正在入定」、「我心已定」这个「想」，到最后又要舍掉，然后等到这个舍掉以后，就「心如虚空」了，心如虚空以后，你会想「我现在心如虚空」，那你就去描摹虚空那个相状、那个范围，会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又要离虚空的相状；结果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会）越来越广阔，执著越来越小、越来越少，然后心就越来越广阔，广阔到「等虚空、遍法界」，也没有「虚空」的执著，「亦无虚空之量」，就是「没有虚空的执著」的意思。

「隍闻是说，径来谒师」智隍禅师听了玄策如此讲以后，就「径」就是直接，直接就来参拜六祖大师。

经文：〔师问云：「仁者何来？」隍具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时也。」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

智隍禅师来看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就问说「仁者何来」，你是从哪里来？「隍具述前缘」，「具」就是完全，全部把前面所说的因缘再说一遍。「师云」六祖大师就说「诚如所言」，「诚」就是「实在」，实在就是照你所说的那样，没有错，为什么呢？「汝但心如虚空」，「但」只要，你只要心如虚空那样，「心如虚空」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统统没有执着；为什么能没有执着？就是没有贪爱，才能无执着；我们现在一般人常常叫人「不要执着」，那就要知道怎么才能不执着，就要知道「执着」是从哪里来的，「执著」是从「贪爱」来的，如果有「贪爱」就一定有「执着」；所以只要你的心如虚空一样，（就）没有一点点的「贪爱、执着」。「不著空见」，「著」就是执著或染著，就是没有染著「空见」；你的「心如虚空一样」，但是又没有执著「虚空之见」，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样，就是没有执著「虚空的境界」，那就是「空见」；那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我的心犹如虚空」这就是「空见」，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是「我的

心要像虚空一样」，没有一点东西，如果有一点东西出来就不高兴，这就是「空见」；「执著心中一定要什么都没有」，正如「无菌」，就好像是都没有细菌一样，那叫做「执著空见」；还有一个意思，「空见」就是「断灭」，执著「断灭之见」就是「空见」。「应用无碍」这样就能应用无障碍；「应用」是什么呢？因为体会到「本体、本性」，以「本性」起作用，所以叫做「应用」；而都没有障碍。「动静无心」，「静」就是「坐禅」的时候，「动」呢？就是「行住坐卧」的「行住」就是「动」，离开坐禅之外的时间都叫做「动」，「不管是有坐禅、还是没有坐禅」，这「动静」，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不管是有坐禅的时候，或是没有坐禅的时候，统统都无心，「无心」就是「没有贪著之心」，这个「无心」不是真正「没有心」，不是刚才讲的好像草木那种「无心」，这个「无心」是「没有贪著、执取之心」，叫做「无心」。「凡圣情忘」凡圣之情都「忘」，就是去掉、去除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不见有凡有圣」，叫做「凡圣情忘」；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坐禅之后就入于「圣法」，就觉得自己超凡入圣，这个时候就不要说「我已经超凡入圣了」，不要做这个「想法」，这就叫做「凡圣情忘」；而不是在某个情境时说「佛祖也不是圣人」，这样想法就不对了，不是这个意思，「凡圣情忘」不是这个意思；「凡圣情忘」是「不作我已经超凡入圣的想法」。「能所俱泯」，「能」能证所证，「能证」是谁？能证是人，那人就是我；「所证」呢？所证是「法」；或是能修所修，「能修」就是「我」，「所修」就是「法」，「所修」就是「禅定」；「能修」的我和「所修」的禅定，统统都「泯」、泯绝，全都没有了，如此「性相如如」，就看到了一切的「性」和「相」全都是「平等、不动」，如果都可以这样，就「无时不定也」，就是时时都在「禅定」之中；这种「禅定」是没有什么形相可看到，「坐」的时候是「禅」，「不坐」的时候也是「禅」；但这要注意，这不是说不会坐、不能坐，不是这样，而是说不管有静坐、还是没有静坐，全部都有「入禅定」，这才难；所以「无时不定」，这样才能「无时不定」，因为一般的「小定」就是一定要「打坐」才能「定」，但是「佛」的「大定」，不管是打坐、或是不打坐都有「定」；我们来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佛祖入涅槃时是怎么入涅槃的？他是吉祥

卧对吧！但是他用吉祥卧「入四禅」，你看这是不是有功夫，这就很困难了；打坐「入禅定」很简单，但是躺着「入四禅」然后「寂灭」，这就不简单；这就证明说「佛定」是没有「坐卧、行住坐卧」的形相，不是看外表的，外表你看不出来。「隍于是大悟」这个智隍禅师就大悟了。「二十年所得心」二十年所修、得到的「心」，这是什么「心」？「定心」啦！所得到的「定心」；因为这二十年定心的定力很大了，应该说很有功力了。「都无影响」全都跑得无影无踪，全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影」就是「影子」，「响」就是「声音的回响」、回响、余韵的意思，二十年所修的定心定力，全都没有一点「影、响」，都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因为他本来是执着那「定心」和「定力」，那现在就不执著了，所以忽然间觉得好像那「定心和定力」都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可是这个「定」又更大了，因为不执著的关系；这我有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如我们准备要去考大学，或是考什么试，读很久的书，读着读着，到要考的前一天，稍休息一下，忽然间觉得，嗯，我好像全都没有读到，全都不知道，那种感觉，其实你已经读很久了，所以可以去参加考试了，这「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因为他都一直执著着自己所修的成绩，然后把它「握住」，那现在呢？就不执著了，就把它放掉了，「心」就没有执著就「开」了。「其夜」那一个晚上。「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河北的「士」读书人，「庶」就是「老百姓」，读书人和老百姓都听到空中有声音说。「隍禅师今日得道」智隍禅师今日得道。「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智隍禅师顶礼告辞之后，去河北「开化四众」。

接下来这一段很有趣。

经文：『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看说。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曰：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

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

「有一童子」有一个孩子，这个真的是个小孩子，这不是「文殊师利童子」的童子，有一个孩子名叫神会，是襄阳姓高的人，他十三岁从玉泉来，参礼六祖大师。「师曰」六祖大师就说。「知识远来艰辛」，「知识」你从很远来很辛苦。「还将得本来否」，「将得」就是「悟得」，「本来」就是「觉悟」、「觉悟自性」。「若有本」就是「若修学有本」，你的修学如果有本，「本」是「根本」，你的修学如果有根本。「则合识主」，「合」就是「应该」，这样就应该「识主」，「主」是主人公，「主人公」是什么？「主人公」就是「本性」，你的修学如果有得到根本，若有悟到根本，就是「见性」，那你就应该「识」认识，那就应该能认得「主人公」。「试说看」那你说来，我听听看。「会曰」神会就说。「以无住为本」我就是「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我这个「见」，「能见」就是我的「主」。「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因为十三岁而已，是沙弥，「争合取次语」，「取次语」就是随人语，跟着别人的话说，就是「人云亦云」，也就是「耍嘴皮子」；他为什么知道要这么说呢？因为一听就知道，他那是自己证到的境界，或是耍嘴皮子，「口头禅」常常听到别人说那些说，他也就把它背起来，禅师问他时，他就用这些话来应。「会乃间曰」，祖师说的意思是，将你自己所修的境界说出来给我听听看，他没有讲，他就背书给他听，所以祖师说「取次语」，你怎么「争合」，「争」就是「怎么」的意思，这神会就问说「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父你坐禅，是有见到、还是没见到？「见」到什么？「见到本性」啦，你坐禅的时候是有见到本性，还是没有见到本性？这和永嘉禅师「右绕三匝，振锡而住」同一个意思，就是很傲慢。「师以拄杖打三下」六祖大师拿他的锡杖、拐杖打他三下，就问他说。「吾打汝是痛不痛」我打你，你是痛还是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他说「可以说有痛，也可以说不会痛」，这个孩子很俏皮可爱，其实他说的「亦痛亦不痛」有二种意思，一种是他问「痛还是不痛」，那他因为生性喜欢耍嘴皮子呀，所以他说「亦痛亦不痛」，因为他知道说「痛」这就不对

呀，「痛」这样是自己功夫不够，才会痛；如果「不痛」就再打，如果不痛那你不就有如木头，才打不痛，所以都不对；他为了要双避、「双遣」，这叫做「双遣」，在禅法里面叫「双遣」，其实他是在用「双遣」的方式，但是他不是「双遣」，「双遣」是好的意思，他是「双避」，两边都要逃避，都捉不到他，所以他说那「我亦痛亦不痛」；我如果说「痛」也不对，说「不痛」也不对，所以「我亦痛亦不痛」，那你就对我「无可奈何」，所以真聪明。「师曰：吾亦见亦不见」六祖大师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你问我有见性、还是没有见性，我见到亦没有见到，我是「见到」也「没有见到」。神会就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那你说的「亦见亦不见」那是什么意思呢？六祖大师就说「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我所见到的就是常常见到自己自心的过错，「过愆」就是「过错」，这就是「见」。「不见他人是非好恶」如果「不见」呢，是「不见」他人的是非或是好坏，这是「不见」。「是以亦见亦不见」所以我说的「有见到」也「没有见到」，「见到」是见到自己的错，「没见到」是没看到别人的对或是不对。「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你说的「会痛」也「不会痛」是什么意思呢？「汝若不痛，同其木石」你如果说你「不痛」就如同木头和石头一样了。「若痛，则同凡夫」你如果说会痛，就跟凡夫一样。如果和凡夫一样「即起恚恨」，如果和凡夫一样，因为被我打得痛，你心里就会不高兴，会瞋恚。「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向前」就是「刚才」，你刚才所讲的「见不见」，就是「见与不见」，意思就是你刚才所问我的，你「有见到」还是「没有见到」是「二边」，是「著两边」；为什么？因为「见」是「边见」，「见」与「不见」是二种「边见」，「二种边见」就是二个「极端的见」，二个极端的见解。「痛不痛是生灭」，后来我问你的时候你说的「亦痛亦不痛」，这样是执著生灭法，因为「痛」、「不痛」是「受」，痛受与不痛受，这样是执著生灭法；所以「见」、「不见」是「二边」，这个是「外道」，落于二边的话是「外道」，那么「痛」、「不痛」是生灭，生灭的话是「凡夫」，所以你的境界就落在「凡夫」跟「外道」的境界。「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你自己的自性都没有见到，还敢想要捉弄人，还想问我说「你有没有见性」。「神会礼拜悔谢」这个时候神会

才礼拜、顶礼、忏悔、谢过、谢罪。

经文：〔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 〕〕

六祖大师又说「汝若心迷不见」你如果自心迷、没有见性。「问善知识觅路」你就应该找善知识指示你一条路，让你去找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你如果自心有悟到，就会见到自性，当见到自性以后才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你自己自心迷，没见到自心。

「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反倒过来问我说「你有见性还是没有见性」。「吾见自知」我如果有见到自性，我自己知道。「岂待汝迷」那里需要等待你的迷，就是说我如果有见到自性，而你迷，我见到是见我的，而你迷是迷你的，所以你的迷不会影响到我；众生迷是迷，而佛祖觉悟不会因为众生迷佛祖就不能觉悟。「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反过来说，你如果自己有见到自性，那也不能等候我迷；意思就是说，不会受到「我的迷」的影响，「待」就是受影响的意思，也不会受到「我的迷」的影响。「何不自知自见」那你为何不要「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乃」就是「反而」，反而来问我「你是有看到、还是没有看到呢」？

经文：〔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神会这个小孩子拜了一百多拜，求忏悔。「服勤给侍，不离左右」就奉侍六祖大师，不离左右。

第四十二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机缘品第七

#### 第四十三集

经文：〔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箇知解宗徒。〕〕

「一日，师告众曰」有一天六祖大师跟大众说。「吾有一物」我有一个东西。「无头无尾」没有头、没有尾。「无名无字」没有名、没有字。「无背无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后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那个神会就出来说，这就是诸佛的本源，神会的佛性，神会是他自己，我的佛性。「师曰」六祖大师说「向汝道」，我已经跟你讲了，说它是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你就将它称作「诸佛的本源佛性」，就「无名无字」了，怎么又变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这个「茆盖头」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好像说「挡箭牌」的意思差不多，跟刚才讲的那个说叫做「口头禅」差不多的意思。「也只成个知解宗徒」你如果这样，充其量只成一个「知解宗徒」，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无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头无尾」叫做「前后三际断」，「前后」就是「而在、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叫做「三际」，也叫做「三世」，那这个头，「头」就是「过去」，尾就是「未来」；没有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的分别，所以叫做「无头无尾」；「无名无字」离于一切名相，这个东西是离于一切的名相，这个东西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一切三世平等，这个东西又「离一切名文」，「名」就是「名称」，「字」是「文字」，离一切「名称、文字」，离一切「名相」；「无背无面」没有「表里」的差别，「表里」就是「里面」跟「外面」，表面跟外面统统是一样的，「表里一致」，「表里」那就是「性相」，「表」就是「相」，「里」就是「性」，「表里、性相」那就是「背跟面」，「面」就是「外面」，可以让人看得到的「面」嘛！「背」就是后面、人看不到

的，看不到那就是「性」；所以离一切「表里」、「性相」分别，那「性相一如」，「性相一致」。

「诸人还识否」你们大家认识吗、知道吗、知道这是什么吗？当然这就是说是「真如本性」，所以他这样讲反而比较深，听不懂，他本来讲得变成很浅，越浅反而变成越深；神会站出来说「我样我知道，这就是诸佛的本源，神会的佛性」，但是他这样就中计了；怎么说呢？前面就说「无名无字」，（既然）「无名无字」你又将它说「本源佛性」，那你这个「本源佛性」就变成好像「口头禅」一样，所以已经「无名无字」，就离一切文字言说，你就不能开口，你如果知道也不能开口，你如果开口就不对了；所以你要站出来那就中计了，所以你就拿一个挡箭牌「本源佛性」或说是「口头禅」，这样只变成一个「知解宗徒」，「知解」是什么？在文字上求知解，这个「知解」是指文字上、文字表面，只是文字表面上，好像了解那个意思，其实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只是会耍嘴皮子，所以这个就变成后代所说的「文字禅」或是「口头禅」，所以不是「真参实修」，真参实修就不是弄「文字禅」。

经文：〔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着显宗记，盛行于世；是谓荷泽禅师。〕

祖师入灭以后，六祖大师入灭以后，这个「会」就是神会，神会就去「京洛」，「京」就是「西安」，那个时候叫做「长安」，「洛」就是「洛阳」，「西安与洛阳」，去大弘曹溪的顿教。「著显宗记」他写了一部叫做「显宗记」。「盛行于世」世间很流行。叫做「荷泽禅师」、「荷泽神会禅师」。

经文：〔一僧问师云：「黄梅意旨，甚么人得？」师云：「会佛法人得。」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不会佛法。」〕

这个常常看到，像这样的在那个公案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开剖给你们听；有一个出家人，问这个六祖大师说，「黄梅」就是「五祖大师」，黄梅五祖大师「意旨」，他的「意旨」就是说「佛法的大意」、「禅法的大意」，「他的法」是什么人得到。「师云」六祖大师就回答说「会佛法人得」就是懂得佛法的人得到了。「僧云」这个出家人就问说。「和尚还

得否」和尚你有得到吗？「师云」六祖大师说「我不会佛法」，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把那个「我」括号起来，这样就知道了，「我」不会佛法，那这个「我」，因为「有我」嘛！就不会佛法嘛；谁会佛法？「惠能会佛法」，但「我不会佛法」，这样知道吗？这样就好像分身，这个「会」是体会的会，就是悟到了的意思，所以如果「有我」就「没有悟道」，「有我就不会悟到」，所以「我」不会佛法；那谁会佛法？「惠能会佛法，所以惠能得法」，而我不会佛法，这样知道吗？

经文：〔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

六祖大师有一天「欲濯」想要洗，「所授」就是五祖大师所传授的那件袈裟，「衣」是袈裟。「而无美泉」但是也没有好的泉水，「因」就是所以，不是因为，因此就到这个寺后五里外的地方，见「五里许」就是五里余或五里多。「见山林郁茂」就看见这个山林很茂盛。「瑞气盘旋」有瑞气在上面盘旋，六祖大师就拿他的锡杖在地上敲几下，敲一敲以后「泉应手而出」一敲下去地上就喷出泉水。「积以为池」就变成一个水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六祖大师就跪在那里，在石头上面洗那件袈裟。

经文：〔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辩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见传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礼。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师乃出示。次问：上人攻何事业？曰：善塑。师正色曰：汝试塑看。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

六祖大师在那里洗那件袈裟的时候，「忽有一僧来礼拜」忽然间有一个出家人来礼拜他，就说「方辩是西蜀人」说我的名字就是叫做「方辩」，我是西蜀人，蜀是四川，四川西部的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我昨天在南天竺国见到达摩大师；达摩大师在一百年前在中国就示现往生，对不？那个时候是南朝的时候，一百年前，达摩大师被人下毒药毒八次没有死，第九次他死掉了，第九次他就决定要死掉了；这个你们知道吗？好像不知道是不是？达摩大师

到中国来，很多人都嫉妒他，拿毒药要害他；为什么会嫉妒呢？嫉妒也害怕，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的佛法，「禅法」统统是「小乘禅」，所以只坐禅，没有讲这个「心地法门」，所以不是「正法眼藏」，还有那个时候中国很盛行就是「华严宗」和那个「天台宗」，所以都叫「教下」，所以是讲求这个经教文字，讲求学问，因为这个佛法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宗门」，一种叫做「教下」，「宗门」就是禅宗就是宗门，「教下」就是其它的都叫做教下；所以教下那个如果再分「大小乘」，如果是「小乘」就是南传的，大乘就是「天台宗」、「华严宗」等等这些，那是我们中国自己发展出来的，那个时候很发达，讲求这个学问，但是没有真正的「正法眼藏」；达摩大师来的时候，就教人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就为诸方所忌，所以就很多都这样，可能是这样子；信徒都被你抢走了，所以就将你害死，将他毒九次，前八次都没有死，不是没有吃，吃了没死，第九次的时候，他就说因缘成熟了，他要死了，所以就吃下去，前八次吃了就吐出来，吐出来石头马上就化掉了，被毒药毒到连石头都散掉，所以有多么毒，所以八次他都知道，第九次他就没有避免，没有再吐出来，然后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就埋葬，因为皇帝也知道，所以皇帝很尊重他，所以就举行国葬，过了三个月以后，有一个人从印度回来，在葱岭，「葱岭」你知道吗？在那个地方，新疆的旁边西南那个葱岭，看到了达摩大师，达摩大师没有穿鞋，他有一枝拐杖，拐杖上面挂了一只鞋，那个人就问说「大师你现在要去那里」？他说「我要回西天去」，他又问说「你要去那里」？他说「我要回中国」，两个就打召乎，就回去了，那个人回到中国以后，到了长安就听人家说，达摩祖师已经过逝了，他说那有那回事，我在两个礼拜前才看到而已，已经过逝多久了，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说怎么那么奇怪，就去晋见皇上，皇上觉得很奇怪，不可能的事，明明就很多人将他埋了，这么多人都有看到，皇帝就下圣旨说开棺看看，棺材掀开看里面，已经没有达摩大师了，统统没了，只剩一只鞋，所以可能是不是说忘记了或是匆忙只带一只鞋回去了，这个也是「示现」而已，所以那只鞋还是封在里面，再把他埋回去，所以历代画达摩大师的像的时候都挂一只鞋，意思是这样的。那现在这个方辩，

这不是三个多月，这是一百年后再看到达摩大师，达摩大师又回去了，达摩大师那个时候来中国的时候几岁呢？九十几岁，所以跟方辩这个时候，就是六祖大师的时候，已经一百九十几岁，快要两百岁了，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说，要活一两百岁那是很简单的事。「见达摩大师」我见到达摩大师。「嘱方辩」嘱咐，告诉我说。叫我要「速往唐土」快来中国。「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这是达摩祖师所说的话，说我所传的这个大迦叶尊者的「正法眼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

「拈花微笑」的那个「正法眼藏」。以及「僧伽梨」跟那个僧伽梨，僧伽梨就是「袈裟」。「见传六代」已经传了六代了。「于韶州曹溪」现在第六代的祖师在韶州的曹溪。「汝去瞻礼」你现在快去瞻礼。「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方辩就是我，我走这么远的路，希望要见祖师传下来的衣钵，达摩祖师来中国的时候是梁武帝普通五年，那个时候是西元 520 年，那六祖大师是贞观十一年出世，贞观十一年差不多是西元 637 年，六祖大师去逝是开元的元年，差不多是西元 713 年，这样就一百多年。「师即示出，次问上人攻何事业」这个六祖大师就拿给他看，就问这个「上人」，就是问这个方辩，你是主要修什么事业？他就说「善塑」我很喜欢雕刻佛像，雕刻的。「师正色曰，汝试塑看」六祖大师就马上神色正色说，这样那你试雕刻看看，这个「塑佛像」，这个六祖大师说，那你塑塑看；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只「塑像」不「塑性」，这样知道吗？你所塑的是「外相」对不对！那你塑的都是别人的佛像，「你自己的本性」都没有塑，所以你刻刻看。「辩罔措」这个方辩就茫然不知所措，就不知道要怎么办。「过数日，塑就真相」过了几天以后，他就真的刻了一尊像，这一尊像是六祖大师的像。「可高七寸，曲尽其妙」那个像有七寸，刻得很唯妙。

经文：〔师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师舒手摩方辩顶。曰：「永为人天福田！」〕

这个六祖大师就笑，笑着说，你只了解「塑性」，塑性就是「雕塑之性」，雕刻的性，雕刻这个工作的性你知道，但是你不了解佛性，六祖大师前面告诉他说你雕刻看看，这不是真的让你雕刻一尊佛像，而他真的雕刻了一尊佛像，那是六祖在引他，接引他悟佛道，而他却真的

刻出来，所以六祖大师才笑，你只知道刻「佛像」，但是不知道佛性，六祖大师就「舒手」伸手出去。「摩方辩顶」给他摩顶，就说「永为人天福田」，这是授记，因为他刻祖师的像，很有福，所以看到这里，也是不错，祖师跟你摩顶，也是不错，不管祖师摩顶或是捧喝，都很棒，我们都没有人来给我们捧喝或是被祖师骂，也不错，也没有人捧喝我们，也没有人来摩我们的顶。

经文：[[仍以衣酬之，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佑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辄应。)]

「仍以衣酬之」这个六祖大师就拿一件袈裟，来报酬，报酬给他、送他，这件袈裟不是五祖大师所传的那一件，是他另外的袈裟，送他一件，这个方辩就拿这件袈裟分成三部分，分成三块，一块披在塑像的上面，一块自己留着，一块用棕箕那个叶子将它包一包，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塑胶，所以就可以用棕箕叶可以隔水，包一包「瘞」就是「埋」，将它埋在地底下，就发誓愿说「后得此衣」我来世如果得到这件衣服，就是埋在地下的那件衣服。「乃吾出世」就是我再来出世，要在这里住持，重建一间庙宇。「宋嘉佑八年」那个时候他讲过这个话的时候是唐朝的时候，到后来，宋仁宗「嘉佑八年」，宋仁宗是什么时代？嘉佑八年是1064年，我说这个你就知道了，包文拯就是这个时候，嘉佑八年的时候，这样三百多年以后他又来出世，就是说有一个出家人，叫做惟先「修殿掘地」，为了要盖大殿，就掘地上「得衣如新」，得到那件衣服、那件袈裟好像新的。「像在高泉寺」那个方辩所刻的那尊六祖大师的像在高泉寺。「祈祷辄应」很灵感，若有所求都很灵感。

经文：[[有僧举卧轮禅师偈云：「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有一个出家人，「举」就是拿出来，有一位卧龙禅师所说的偈，那个卧龙禅师有一个偈说「卧龙有伎俩」，「卧龙」就说是我，我有功夫，「伎俩」就是「功夫」，什么功夫？「能断百思

想」我能够断尽种种，「百」就是「种种」，种种的思想，种种的思想、妄想，我都能够把它斩断。「对境心不起」我如果「对境」、对外境，假如我的眼耳鼻舌身对着外境的时候，我能够将我的心「压伏」，令那个心都不会起来，因为「心」对「境」应该会「起心」，「根境相对」的时候会「起心」，但是我见到的时候我有那个功夫把它压下去，这样子就相当有修行了，所以我就常常这样做。「菩提日日长」所以我的菩提就一日一日增长。

经文：〔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这个六祖大师听了这个偈就说，这个偈还没有开明这个「心地」，所以如果依照这个「锡」来修行，就会增加「系缚」，不但不会解脱，还会增加「系缚」，还绑住了，「因」就是所以，所以就开示一个偈，这个偈就是他要破他的法，「破斥」然后「导入正途」，不是只有破斥而已，「破斥」的同时就「导入正途」，所以「随破随导」，也可以说「随破随立」。「惠能没伎俩」惠能没有功夫，你如果说你有功夫，这样你就变成傲慢，那就有「能」，有「能」就有「所」，所以就变成很傲慢，所以我慢就很重，我很行呀，我功夫很棒，所以不作念说「我有功夫，我有道行、我有修行」，那你如果说「我很有修行」这一句话一说出来，马上就变成「没有修行」，这种话是不能够讲的。「不断百思想」我没有斩断、我不会去斩断种种的思想；为什么？因为一切的「思想」、这「心所有法」相似相续，一切的心、心所有法，「心心所有法」就是包括「心体」跟「心念」，这个「心」就是「八识」，那「心所有法」就是他的所有的「作用」，都相似相续，前念后念相似相续，「前念」跟「后念」不是完全一样的，若是完全一样就不应该称为「前念」跟「后念」了，所以有「前念」跟「后念」，所以那么它「后念」跟「前念」是「相似」，而不是「同一个」，因为不是「同一个」所以才会「相续」，那因为「相似」所以「相续」，譬如前念叫 A、后念叫 A，那么 A 一定不等于 A，但是前 A 跟后 A 一定是「相似」，如果不相似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就不能称为「前念后念」，那因为「相似」所以它能「相续」，

所以看起来也「相续」，那如果不相续的话怎么样呢？「不相续」则「生死断」，那「生死断」的话，那就没有众生了，那一切众生都没有了，因为「生死断」嘛！所以一定是「前念后念，相似相续」，那因为相似相续，所以也无所谓「断不断」，因为是「相似」嘛，所以不是同一个；那你如果断了后念，譬如说断了A，那不能说你断了A，那么你断了A，不能说断了A，因为A不等于A，就是「后念」不等于「前念」，所以你不能说「你有断」，而且也「不待你断」，因为它「念念生，念念灭」，所以它自己就断了，那断了以后、灭了以后又生，所以不待你灭，它自己就灭，自然就会灭；那它不灭的关系是什么呢？不灭的关系是因为你去执着它，你去执着它的影像，它灭掉了以后，你还执着它的影像，所以就好像没有灭掉一样；那你一方面执着它的「影像」，把它抓住，然后再想办法要去灭那个影像，那说你是「断」，你是「断」那个「影像」，那不是愚痴吗？所以说「不断百思想」，不用断，你「了」了以后，自然它就断了。「对镜心数起」你看这个「镜」跟那个「境」不一样，前面那个是「境界」的「境」，卧龙那个「境」是「境界」的「境」，这一个呢？这一个是「镜子」的「镜」，是镜子，那我呢？我对着这个镜子，「镜」是什么？是「心镜」，大圆镜智那个「镜」，我对着这个「心镜」，那么我那个「心数」，「数」就是「心数法」，「心数法」就是「心所有法」，这里不是有「心心所」吗！「心所」又称为「心数」，所以「心心所法」又称为「心心数法」，那为什么称为「心数」，因为这个「心所法」、「心所有法」有很多，所以叫做「心数」；那么我对着这个「大圆镜」的「心镜」，我的「心所」还是就是「依缘而起」；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于动用中」虽然这样子，但是「于动用中，不失定慧」，为什么？因为「对镜」、对着这个「大圆镜」，所以了了分明，「了了照见」，这个「对镜」的意思是「了了照见」的意思，虽然有这个「心数」、「心所有法」都起来了，但是我「了了照见」，所以「于动用中，不失定慧」。「菩提作么长」这个是个问句，要打个问号，「作么」是「怎么」，这个唐朝看话，「菩提又怎么能生长呢」？你说「菩提日日长」，那你那个菩提还没有究竟嘛！才会「日日长」，菩提如果达到究竟，那就是「不增不减」嘛，所以你

的菩提怎么会长的呢？「菩提」怎么有「增减」呢？那么这个「长」的话，你就可以加一个「消长」，菩提怎么会有「消长」呢？菩提怎么会长又会短呢？菩提会长会短，那你这个是什么菩提？佛祖的菩提没有这个样子，没有说会长会短、会伸会缩，下水就缩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破执著」，然后「传达正知见」。好，休息下。

第四十三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顿渐品第八

#### 第四十四集

六祖大师破斥这个卧龙，那么顺便就也开示，应该要怎么样，修行要得究竟，就应该是「无能、无所」，无能，无「能断所断」、「能修所修」，那这卧龙一开始就「有技俩」，那就是「有能」，然后「有能」而且「有所」，「能断百思想」，「有所断」的「有能断」，那就「我相、人相、众生相」统统都有了；那「无能无所」、「任运、动用」，在这个「动用」之中，都能够起用，这是究竟的；而且最后开示说「菩提作么长」，这「菩提」是「不增不减」；所以你不要认为你的菩提「日日长」，那这个知见就不对了，那么「菩提」有「日日长」的话，那么就有「高下」了，那「心」就有「高下」。

### 顿渐品第八

经文；〔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

这个时候六祖大师住在曹溪的宝林寺，神秀大师住在荆南，荆南是现在河北当阳县的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这个时候两宗都很盛。「人称南能北秀」那个时候的人就将他称作「南能」，南方就是「惠能大师」，北方是神秀大师，所以南能北秀，所以才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顿教与渐教的区别。但是啊「学者莫知宗趣」一般在学习的人就不是真正清楚的知道说，南北二宗真正的道理，「趣」是旨趣，（不）知道他们那个旨趣彻底怎么样。

经文、〔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这个六祖大师就向大家说「法本一宗」，「法」本来只有「一宗」而已，只有一种，但是「人有南北」，人有分成南北两种。「法即一种」法是只有一种。「见有迟疾」，「见」是「见性」或是证道，有「迟疾」就是「快慢」，要见性是有快有慢的，不是大家都一样快。「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什么叫做顿教与渐教？法本来是没有「顿渐」两种，但是「人」人根，人的根基有利、有顿这两种，所以才称做「顿教」与「渐教」；如果「利根」的人就比较快的见到性，所以叫做「顿法」，如果「渐根」的人，依这个法去修他就比较慢，比较慢所以叫做「渐教」，但是法本身是一样的，是你吸收的快或是吸收的慢，你修了快成就或是较慢成就这样而已，但是法是一样的。

经文：〔「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

但是这个神秀的徒众，他那些徒弟往往讥笑说南宗的祖师，惠能大师「不识一字」，一字都不识「有何所长」，有什么专长呢？

经文：〔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这个「神曰」神秀大师他就向大家说。「他得无师之智」，「他」就是六祖大师、惠能大师，他已经得到无师的智慧，「无师之智」就是「无师智」，「无师智」是一个专有名词，「无师智」

也就是说一切法由自心自性起吾，所以到那种境地以后就不须要老师教了，叫「无师智」。「深悟上乘」他对无上乘已经深深去悟到了。「吾不如也」我不如他。「且吾师五祖」还有呢，我的老师、我的师父五祖「亲传衣法」袈裟与法。「岂徒然哉」怎么会没有原因呢？「徒然」就是白白的，白白的就把衣法传给他呢？所以不可能是这样子，我就怨很说，我不能亲身从这里去亲近他。「虚受国恩」因为神秀大师那个武则天叫他去皇宫，对这个皇帝与武则天讲经说法，尊他为国师，然后经历四朝、四位皇帝他们称神秀大师都是国师；顺便讲到这个国师，在我看来可能是这样，国师也是一种福报，但是国师不是说一定是最棒的，当然他是不错，但是不是说他是当时最棒的，这好像什么呢？这好像英国他们的诗人，有「桂冠诗人」，对不！那个皇室会颁给有成就的诗人，叫他做「桂冠诗人」，全国这个写诗写得最好的，但是往往桂冠诗人写的诗，不是最棒的，当时还有很多比他行的，但是就是说他的因缘、还有他很会做人，他会交际，这都有关系；所以历代有国师，那个国师不一定说是当代修行最好的、最有道行的，不一定，但是当然他不是说绝对没有道行，也是不可能，但是不能说他是当代修行最好的，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这个不一定，这是每一个人的因缘。「汝等诸人，毋滞于此」你们诸人不要就住在这里就好了。「可往曹溪参决」你们可以去曹溪宝林寺去找六祖大师去「参决」，「决」是「决疑」，不是跟他决斗，参是参究，参究决疑，你们如果有什么疑问，去求他给你们开示，然后做一个决断，这样叫做「决疑」。

经文：〔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听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

有一天神秀大师就命令他的弟子叫做志诚，向他说你很聪明，又很有智慧，你可以替我去曹溪去听法，如果有听到什么「若有所闻」，「尽心记取」就尽量把它记起来，以前听法的人是不能拿笔做笔记，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所以你如果听了记起来就记，忘记了考试就零分。「还为吾说」回来就说给我听。

经文：[[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

「志诚禀命至曹溪」这个志诚领命就去曹溪。「随众参请」跟着大众在「参请」，参求请法，但是啊，没有说他是从哪里来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那个时候六祖大师就跟大家说「现在这里有盗法之人，有人来偷法、盗法，躲在这里」，这个志诚就出来顶礼，就将这个事情，「具」就是具足，「陈」就是陈述，清清楚楚的说出来，说是我师父叫我来听的、来参究，这样子，因为那个神秀大师没有得到那个五祖大师的亲传，那个「正法眼藏」，他想说这样，叫他的徒弟来学一些。

经文：[[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那个六祖大师就说，你从玉泉寺来，这样应该是细作，「细作」就是奸细，来卧底。他说「不是」，我不是。六祖大师就说，怎么说不是呢「何得不是」？他又说「未说即是，说了不是」这样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还未说的时候是，现在已经说了就不是。

经文：[[师曰：「汝师若为示众？」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六祖大师就问他说「汝师若为示众」？「若」是如何的意思，你师父是如何来开示大众呢？他就回答说「对曰」。「常指诲大众」深深都指示教诲大众，就要「住心观净」就是将这个心停住，把「心」停住下来，「压下去」这样的意思，观清净的法，这样子。「长坐不卧」就是不倒单。「师曰：住心观净，是病非禅」如果说这个住心、把心「压制住」，再来观这个「心」是不是有清净，如果心有法起来，就是没有清净，心有法起来，就是有离念妄想，有杂念、有妄想起来的时候，那就是心没有压住了，那先把心压住以后，让这个心念都不起，然后接着又好像自己当自己心的警察一样，然后常常监视着这个心，让他不起来叫「净观」；那如果这个心起

来以后，又把它压下去，这叫「净观」，这样六祖大师说那是病，不是「禅」；这个是什么病呢？这个就是执「法有染净」之病，第一个是「法有染净」之病，那这个二乘「观染」，神秀「观净」，「染」就是「不净」，这个二乘有这个「不净观」嘛，那神秀是教「观净」，是「净观」，一个是「观染」，一个是「观净」，但是都不离「染净二法」，所以「趋于两端」，因此就不得究竟；趋于两端就是两个极端；那如果法是「趋于极端」的话，那么就是「病」了，不是「中道」，「中道」就没有病了，所以不是「禅」；「禅」的话就不应该有执著「染净」，然后不应该压制这个心。「长坐拘身」如果长坐不起、也不卧啊，这样就拘束这个身。「于理何益」对这个道理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你听我说一个偈。

经文：[[『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过？』]]

我们众生啊，生来的时候是坐着，不是倒着，那如果死的时候是躺着，就不能坐了。「一具臭骨头」一身是自骨头，何为在其上或是依之而「立功过」，怎么会依靠这个臭骨头来立功过呢？什么叫「功过」呢？因为他要「长坐不卧」吗，所以啊，（比如）他的门徒互相在问说你怎样用功时，说师兄你昨天修的怎样？他说喔，我昨天坐了三个时辰，他说，师兄还是你比较行，我才坐了一个时辰而已，这样就师兄比较有修行，就有「功」呀！那另外一个说，我昨天都坐不下去，然后只坐了半个小时而已，那这样就有「过」，所以「功过」就看坐多久、多长时间来定，所以那怎么坐呢？就是靠这个臭骨头在坐；所以这个就在执著这个坐相，那就是说「著相修行」；但是这里也要顺便再提一下，并不是说六祖大师叫我们别坐禅，或是说不要打坐，不是这样的，只是叫我们不要执着「打坐」、执著静坐，但是坐还是要会坐，而且也还是要坐，「坐」是一个方便，是一个法门，方便的法门是令我们达到究竟，所以方便是手段，不要把手段当目的，只是这样子。

经文：[[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

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志诚就再礼拜，跟六祖大师说，弟子我在神秀大师那里「学道九年」，已经学道九年了。「不得契悟」但是还不能悟道。「今闻和尚一说」现在听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就马上契合我的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弟子看到生死事大，所以希望和和尚你大慈悲，再更加来教示我。这个六祖大师就说，我听说「汝师」你师父，教学人要修这个「戒定慧法」，不知道你师父所说的「戒定慧」的法行相是怎样？你说给我听听看。

经文：【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这个志诚就说了，神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就是戒，诸善奉行就叫做慧，就是智慧，臭净其意就叫做定，他所说的就是这样子；不知道和尚你是用什么法来教诲人。

经文：【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六祖大师就说「吾若言有法与人」我如果说我有「法」可以给人。「即为诳汝」这样就是骗你的。「但且随方解缚」但是我是只有「随方」随着方便来解开众生的系缚。「假名三昧」把这种随方解缚的这一个过程，就假名称作「三昧」之用，「三昧」就是「定慧」，定慧之用。「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像你师父所说的戒定慧。「实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样是赞叹；所以祖师就是祖师，这就是都不会讲人家的坏话的，也是给他赞叹。「吾所见戒定慧又别」但是我所见到的这个戒定慧又不一样。

经文：【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这个志诚就说，戒定慧「只合」，「合」就是「应该」，只应该是一种而已，戒定慧应该是

只有一种而已。「如何更别」怎么会说你的戒定慧跟我的师父说的戒定慧又不一样呢？「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你师父所说的戒定慧是接引这个大乘人，接引修行大乘的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我所说的这个戒定慧是接引修行最上乘的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因为这是悟与解，「悟」跟「解」是分开来讲的，开悟跟理解的速度不同，这是速度的意思，速度与层次不同，「见有迟疾」，「见」就是「见性」，「迟疾」就是「快慢」。「汝听吾说，与彼同否」你现在听我说说看，与他所说的一样吗？「吾所说法，不离自性」我所说的「法」统统是不离「自性」，统统「不离自性」就是「依自性」来说，「自性」就是「本性」，以真如本性来说。「离体说法，名为相说」如果「离体」、离开「体」就是真如的本来来说法，这样就变成「相说」，「相说」就是说执著、取著外相的说法，这样就变成取著外相的说法。「自性常迷」这样如果取著外相就自迷、常常是迷，就不能够见自性了。「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你须要知道一切万法，全部都应该要从自性、本性起用，得到本性的本体以后，从本性起用，这样才是真正的戒定慧的法。「听吾偈曰」你听我说，说这个偈。

经文：[[『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

你听我这个偈，这个偈是什么呢？「心地无非自性戒」若体悟了心地「本自无非」，如果你体悟到这个心地本自无非，「非」就是「过错」，这个心地本自都是没有过错，这样就是什么？清净，「心地本自清净」，然后要加一串字，「而契入此心地本清净之性，身语二业就随顺这一个「本性」而行，不违这一个「本性」，那么就称为「心地自性戒」，这个自性戒加一个「心地」，变成「心地自性戒」；所以如果悟到心地本自清净无非，还要能够这个「身语二业随顺而行」，「随顺这个真如本性的清净之性而行」这样就是「自性戒」，因为什么？因为戒法就是「身语」二业；体悟了这个「心地无非」以后，「心地本自无非、清净」那就要契入这个本净的心地之性，然后身语二业再随顺这个性而行，这个叫做「自性戒」、「心地自性戒」。「心地无痴自

性慧」同样的，若体悟了「心地本自无痴」，如果体悟到心地本自没有愚痴，就是心地本来就是「本自智慧」，然后再契入这一个「心地本慧之性」，「身语二业随顺此性而行」，不违此性，就称为「心地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若体悟心地本自无乱，如果体悟到「心地本自无乱」，「无乱」就是「定」，契入这个「心地本定之性」，身语二业、身业与语业都随顺此性而行，不违此性名为「心地自性定」。「不增不减自金刚」若了悟一切法本自「不增不减」，如果了悟一切诸法都本来就是「不增不减」，什么叫做「不增不减」？就是「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在凡」凡夫虽然他在迷，凡夫虽然迷，但是他的本性也没有减少，叫不减；凡夫虽然迷，但是他的本性没有减少，没有较少，在圣虽悟不增，圣人虽然修道证道，但是他的本性也没有增加，没有说他越修他的「本性」越大、越多，没有这样子，所以万法皆如；「自金刚」就是如是则「自成金刚心」、「自成金刚智」、「自成金刚身」，这样叫「金刚」；「如是自成金刚智、金刚心、金刚身，念念皆金刚宝座，不可动摇，念念都坐这个金刚宝座，不可动摇」这样叫做「自金刚」；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见性成佛道」或是「即身成佛」。「身去身来本三昧」虽然有这个化身或是报身，「身去身来」，「身去」就是人死以后，「身来」又来出世，「本三昧」本来都是依靠这个「三昧力」而行，这是说「成道」了以后的境界，不管是来出世，如果来也是「依愿而来」，依照他的「本愿」来的、来受生，那走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缘尽」了，然后依「三昧力」而行；这个就是「契入本性的戒定慧」，所以六祖大师所说的「戒定慧」，就是「性戒定慧」；那这个神秀大师所说的戒定慧叫「相戒定慧」。

经文：〔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曰：五蕴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这个志诚他听了这个偈以后，就「悔」忏悔，「谢」谢罪，就说个偈。「五蕴幻身」五蕴乃是幻身，五蕴本来就是只是幻化之身，只是幻化之身；意思就是说，我怎么会依靠执着这个「幻身」在修呢？因为说要「长坐不卧」嘛！这样才说是修行，一定就要「长坐不卧」，这就是不了解说「身」是「五蕴幻身」；顺便讲到，因为幻身所以是「假」，有一派的人，不一定是那一

派的人，但是有的人听到了，就人云亦云，「取次语」说「借假修真」，听过吗？很多这样讲，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如果讲这样的话的人，你就要知道，他就是「执著这个假身」贪爱，所以他就说这个是假，「虽然是假身，但是我还要借这个假的来修真，所以我还是要疼它惜它」，这样就对了，所以非常的宝贵他这一个臭骨头，然后讲这个话的人你就知道他这个「身见」很重，贪爱这个五蕴幻身，所以「借假修真」这一句话其实不对，怎么说呢？你看「圆觉经」就知道了，「以幻修幻，还入于幻」，你以幻身来修幻法还是幻，所以那你说「借假要修真」，「假」的要把它修成真，那就好像「楞严经」说的「犹如蒸沙煮饭」，你拿沙要来蒸成饭，怎么蒸也不会变成饭，所以借假要修真，无有是处，不可能，假的已经够糟糕了，又要借假来修真，颠倒至极，愚痴不可及，所以知道这是不对的，那只是一个「贪爱这个假身」的借口而已，这样知道吗！贪爱这个幻假之身不能舍，所以说喊出这样子的话出来，这当作一种合理化的借口，因为我还要再借这个「假的身」来修「真的法」，所以我这个「假身」也是很宝贵的呀！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知道这样子的人就是非常贪爱、尤其是贪自己的身；但是众生怎么会得到这个身呢？就是因为贪爱这个五蕴的身，贪爱这个五蕴之身，所以才会堕落轮回；所以这个法失觉察了，差一点点就不对了，差一点点就差很多了，这就要很「利」、很内行又很「利」才会知道怎么分别，那如果不会分别就被拐走了。「幻何究竟」，「幻」就是幻法，「幻法」何能达到究竟呢？这个幻法如何能达到究竟，所以依这个「幻身」来修「幻法」怎么能达到究竟呢？因为上面那句话说「五蕴幻身」，五蕴本来就是「幻化之身」，那如果依这个幻化的身要来修「幻法」怎么会得到究竟的菩提呢？「迴趣真如」，「迴」就是这个迴念，迴念就是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回转道、回车，将它倒回过来，「回头是岸」那个「回」，「趣」就是「转趣」，回念转趣于真实如如之法，如果回念转趣这个真实，「真」就是「真实」，「如」就是「如如」，真实如如之法。「法还不净」这样就见到说如果有什么法可修证，还是「不净」，还是「没有达到究竟的清净」，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见有能所」，「有能所」所以就「未离幻法」，没有「离幻」，

没有「离幻身、幻境、幻我、幻能、幻所」，还没有离开这「一切诸幻」，所以「不净」。

#### 第四十四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顿渐品第八

#### 第四十五集

经文：〔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师然之」六祖大师就「然」就是，称许、赞同。「复语诚曰」再跟志诚说。「汝师戒定慧」你师父所说的戒定慧。「劝小根智人」是劝诱小根小智的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我所说的这个戒定慧，是劝导大根大智的人；因为小根智的人要「依相而修」，所以要修「相戒定慧」，大根大智的人呢是不著相而修，不依相而修，而「契入本性」，所以是要修这个「性戒定慧」。

「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如果说悟到自性，也不用再立「菩提涅槃」，就不用再建立这个「菩提涅槃」，亦不用再立「解脱知见」；怎么说呢？因为「菩提涅槃」都是「依自性而立」，所以呢这个「菩提涅槃」的「根本」就是「自性」，那如果悟到「自性」，就已经到达「根本」，所以这个「自性」不但是「菩提涅槃」的根本，也是一切法之本；还有这个「菩提涅槃」也是为了要示导众生「契入自性」而设，所以啊除自性外，无一法可得，所以因为这个菩提涅槃也是为了要接引众生，可以启悟自性、启悟本性，本来就无一法可得，如果能悟到这一点，就「方能建立万法」，才能够建立万法，一切的教法才能够建立起来。「若解此意，亦名佛身」如果能

够理解这个道理，这样就叫做得到「佛身」，见到「佛身」。「亦名菩提涅槃」这样也是叫做证到「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也是叫做「解脱知见」；所以一切统统都在本性上面。「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若见性的人，要是建立法也是可以，那不建立呢也可以。「去来自由」要去要来都很自由。「无滞无碍」没有什么障碍。「应用随作」，「应用」应用这个本性，随缘而作，「随」就是随缘，随着因缘而作；顺便讲一下，这个「随缘」应该是「随缘修行」，不是随缘「造恶」；所以你如果听人家说，有人说，大家都在喝酒，「你为什么否定喝」？「我有受戒」，「啊，随缘啦，随缘啦」，「随缘喝一下」，就随缘破戒；如果说「随缘」就要加这两个字「随缘修行」，随着因缘来修行，「看什么因缘修什么行」，这样子，做好事，「随缘做好事」，不是「随缘造恶」；譬如说大家今天要打麻将，三缺一，你说「我在念佛，又要打麻将，不好意思，不要啦」，「啊，随缘啦，你学佛的人，那么执著，这样就不对了」，「你说随缘，好吧，就打一圈好了」，这样就是「随缘造恶」，这样就不对了，这样就被拖去死了，拖你下水，你要「随缘自修」，「随缘」叫他们说你们不要打，打麻将浪费时间，来念佛，或是念经不是很好吗？或是坐禅也好啊！这样才对的，这样就是「随缘」，这样就是「随缘自度度他」；不是说「随缘」，我们现在在说「随缘」都是随缘做坏事，叫做「随缘」，「做好事」都不说「随缘」，所以现在说「随缘」，都是「随缘乱七八糟」这样子，叫做「随缘」。「应用随作」随缘而做。「应语随答」，「应」着对方所说的话「随」着他的根基而「答」，「随答」就是随着他的根基而答，看他的根基来回答他。「普见化身」普见本性的化身。「不离自性」而不离自性，普见一切统统是「本性」的「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这样就可以得到自在的神通，「游戏三昧」这个「三昧」是定慧等持，但是菩萨在这个「三昧法」已经得到「自在」，「自在」的意思是什么？「自在」是通达，通达才能自在，然后已经都达到这个通达自在，所以就好像「游戏」一样，我们如果要修「禅定」是真艰苦的，但是菩萨把这个「禅定三昧」好像「游戏」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很简单，而且很有意思的意思，游戏就是「不是很困难」，而且又「很有味道」，不

像说我们修行很辛苦的，菩萨修行是很快乐的，我们是很辛苦，我们每一样都很辛苦，持戒也辛苦，修定也辛苦，看经也辛苦，统统很辛苦。「是名见性」如果能够得到这种境界就是「见性」。

经文：〔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

「志诚再启师曰」志诚就再启禀这个六祖大师说。「如何是不立义」什么叫做「不立」？「不立」的这个意义，怎么会问这一条呢？你翻过去看，上面不是说「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所以这个志诚他就有怀疑了，他说如果「不立一切法」，就「没有一切法」，「没有一切法」那怎么修呢？就没有法可以修了，那这个就麻烦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没有立一切法，就不能修了，所以他有这个疑问。「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自性要常「体」，「常常体悟」自性本无非，常常要体悟这个「本性」，自性是无非、无过错，「无过错」这个就是「戒」，「无非」就是「戒」，「无痴」就是「慧」，「无乱」就是「定」，所以常常体悟到「本性」，是本自无非、「本自有戒」、本自无痴，那就「本自有慧」，本自无乱，那就「本自有定」，所以自性里面「戒、定、慧」具足，所以这个「戒定慧」是本心「本自有之」，那如果能够体悟到这个「戒定慧」我们「本性」里面「本自有之」。「念念般若观照」念念都以般若的这个「智眼」、以般若之「智眼」来观照，「观」就是「观察」，「照」就是「照了」，以般若的「智眼」来「观察照了」。「常离法相」常常都离，「离」就是不贪不著，「不贪著一切内外的法相」。「自由自在」，自由就恢复本性的「自由」，「自在」呢就「不依他起」，因为不依他起啊所以是自在，「不依他起」就「不由因缘」，因此就是达到「圆成实性」。「纵横尽得」，「纵」就是直的，「横」的这样子，不管你要怎么样走都可以。「有何可立」所以有什么可以「立」呢？因为本性里面「戒定慧都具足」，所以那须要再「立一切法」呢？「自性自悟，顿悟顿修」这个「自性」就要「自

悟」，「顿悟」以后「顿修」，顿修就「顿契而不违」，「顿契不违」就是「顿证」，所以「亦无渐次」也没有「渐次的分别」，也没有「次第的分别」，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因为一切诸法「本自寂灭」，「本自寂灭」不生，有什么次第可得呢？这个志诚就礼拜、顶礼。「愿执侍，朝夕不懈」就愿侍候这个六祖大师，早晚都不懈怠。

经文：〔一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时夜幕，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有一个出家人叫做志彻，他是江西的人，他本姓姓张，叫做行昌。「少任侠」任侠好义，好像「江湖人」这样，「自南北分化」南宗与北宗分开来教化。「二宗主」南北二宗的主人，就是六祖大师与神秀大师。「虽亡」，「亡」就是无，虽然没有「彼我」，「彼我」就是彼此的差别。

「而徒侣竞起爱憎」但是啊那些徒众就纷纷起这个爱憎之心。「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这个时候北宗的徒弟就立这个「秀师」神秀大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但是忌讳祖师、六祖大师「传衣」、得到五祖大师所传的衣、衣法天下人的都知道，所以他们很忌讳这一件事情，他们那些门人就私下叫这个行昌这个人，那个时候那个行昌还未出家，叫他来暗杀六祖大师，这个六祖大师他有心通，就事先知道这件事情，就将十两金子放在他的座旁边。「时夜幕，行昌入祖室」那个时候晚上时行昌赶往祖师的室内，刚要加害他的时候，六祖大师就「舒颈」脖子伸得长长的要让他杀，这个「行昌挥刃者三」就杀了三刀。「悉无所损」统统没有损害到；怎么「挥刃如影」他那个脖子变成如影子一般，刀子杀下去三遍都没有伤到，都没有怎样，是剃下去头没有断掉。

经文：〔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

受。」行昌禀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

六祖大师就说「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我只是欠你金子，没有欠你的命，这是过去世的因缘，过去世可能六祖大师也是有杀他，这个行昌「惊仆」吓得倒下去、昏倒了。「久而方苏」很久才醒过来。「求哀悔过」就求忏悔；你看这个祖师就是这样子，他有神通，他都没有在显神通，就是在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以及要度众生的时候，非这样子不可的时候才现出来。「即愿出家」就希望要出家，这个六祖大师就将金子拿给他，因为那是他欠他的，就说「汝且去」你暂且避开，怕那些徒众会反过来要害你，那你「他日」以后。「易形而来」穿上不同的衣服，就是出家了，出家了以后你再过来。「吾当摄受」我就会摄受你了，这就是以德报怨，又「转怨为亲」，这是不简单的，如果普通的就叫了，来人啦，刺客！官府就把他抓走了，那他就死了。「行昌禀旨宵遁」行昌就遵照六祖大师的旨意晚上就跑掉了。「后投僧出家」后来他就去出家了。「具戒精进」就持戒非常的具足，精进的在修行。

经文【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覲。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

有一天他就想到六祖大师的话，就从很远的地方来顶礼，这个六祖大师就说，我念你已经念很久了，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他就说我「昨」是过去，过去受到和尚你赦罪，现在虽然出家修苦行，但是啊，也没有办法报答你的恩德；关于这个苦行，若是修苦行一般都是感觉自己罪障很重，想要洗罪，所以就喜欢修苦行，因为觉得如果不是这么样苦的话，就没有办法弥补这个过错，所以就内心里面有这样子的需要；但是随着修苦行，都感觉没有办法报答你的恩德，如果要报答祖师你的恩德。「其维传法度生乎」，「维」就是「只是」，要「报德」就是只有传法度众生，是这样才能够报答恩德。

经文：【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师曰：「吾传佛

心印，安敢违于佛经？」]]

他说，弟子常常看这个「涅槃经」，「大般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但是啊不了解这个「常」与「无常」的道理，希望和尚你慈悲大概给我解说一番，六祖大师就说「无常者即佛性也」，「无常」就是「佛性」，「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有常」就是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曰」这个行昌他就说，和尚所讲的「大违经文」，跟这个经文大大的不一样，好像有违背了的样子哦！「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我是传这个诸佛的心印的人，怎么敢「安」如何，如何敢违背佛经，我怎么敢违背佛经来讲话呢？

经文：[[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这一段确实很困难，你们要注意听。这个经中明明说「佛性」是「常」，佛性是「真常」，这个大家都知道，和尚你说是「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善恶诸法统统是「无常」，乃至菩提心也是「无常」；怎么说菩提心「无常」？因为菩提心会进会退，会退菩提心，乃至因为失菩提心，对不对？人说，啊我最近退心了，退什么心？就是退菩提心嘛！所以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这样就是「无常」嘛！所以善恶诸法，「善法」会增长，「恶法」也会增长，「善法」会减少，「恶法」也会减少，所以是「无常」；和尚你说这是「常」，这样不是倒反了，「此即相违」这样就相违，相违背。「念学人转加疑惑」所以啊使学人我反而疑惑。

经文：[[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

六祖大师说，这个「涅槃经」我以前听过，这个「无尽藏」比丘尼他读了一遍，我就向她解释，解说得没有一字或一个道理不合经文，乃至现在跟你讲也是「无二说」，没有两种的说法，统统是一种的说法而已。「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他就说，学人我识量很浅，「昧」就是不明的意思，暗昧、心暗昧，所以希望和尚您「委曲」，「委曲」就是用方便、

种种方便叫「委曲」，来开示给我知道。

经文：〔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甚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

「汝知否」你知道吗？「佛性若常」如果说佛性是「常」，「常」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改变」的意思，全都「恒常不变」叫做「常」，全都没改变。更说什么「善恶诸法」这样还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乃至穷劫，也不会有一个人发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固定了，「常」就是「永远没有改变」，就是「固定」、固定这样，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凡夫就是凡夫，所以我们都是凡夫，都是凡夫心都「没有改变」，这样就「没有人发菩提心」，没有人发菩提心，因为那个「心」都「固定」了（常）；但是啊，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事实上是也有人发菩提心，有很多人发菩提心；所以这个「性」不是「固定」的，不是「固定不会改变」。「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所以我所说的「无常」啊！真正就是佛祖所说的这个「真常之道」，所以这个「无常」的意思是什么呢？「无常」就是「随缘」的意思，在这里；所以这个「佛性」啊，就是能够「随缘而变化」、随着外面的「因缘」来变化，这样叫做「无常」；所以这个佛性不是死刻板板的永远不会改变，不然那就「固定」是一个样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从来也不会改变；但是啊「佛性」不是这个样子，佛性会「随缘而生一切善恶诸法」。

经文：〔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

还有呢，若一切诸法的法相「若无常者」，若「真正是无常的话」，真正是无常「即物物皆有自性」这样就「物物」就是每一个物、每一样东西啊统统有一个「自性」，「自性」是什么？

「自体性」，有一个不同的「自体性」，因为「无常」嘛！每一个就有自己的「自体性」来「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这样来说，就「真常之性」就不能普遍，为什么？因为「常

性」不能遍于「无常之物」，也就是说在「无常」的东西里面找不到「常性」，所以「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所以我说的「诸法常」，那么正好是佛所说「真正的无常」之义，因为啊这个「究竟之性」是「常」，那只「现出」这个「无常之相」，凡夫没有了悟，所以只看到这个「外相」，佛为了要随顺这个凡夫而开演，所以说「诸法无常」，实在诸法是「常」的（本性所现），那这个只是这个悟的次第、层次不一样。

经文：「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

这个佛如来是为了要凡夫跟外道，凡夫跟外道「执于邪常」、执著这个「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二乘的人在「有常」里面，为什么？因为一切法皆是「真如本性」，所以就是「有常」，依这个最究竟来讲，所以一切诸法皆是「真如本性所现」，所以就是「有常」，所以真正不是「无常」，无常是它所「现出来的外相」好像「无常」一样；众生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究竟，没有办法一下就看到究竟的东西，所以你跟他讲说「诸法有常」这样，他就会把这个佛所说的「真常」跟外道的执著说「一切法都没有改变」叫做「真常」混在一起；所以二乘人就在这个有「真常」里面计「无常」，所以「共成八倒」，就是「凡夫、外道」的「四倒」，四种颠倒，再加上二乘的「四种颠倒」，叫做「八倒」，那什么叫做「四倒」？就是无常就「常乐我净」四法，「无常计常、无乐计乐、无我计我、无净计净」这样子；「无常计常」是一个「倒」，「无乐计乐」是第二个「倒」，「无我计我」是第三个「倒」，「无净计净」是第四「倒」，「凡夫的四倒」再加上这个「二乘的四倒」总共八倒。「故于涅槃了义经中破彼偏见」所以世尊在涅槃经这个了义教里面，就为了要破这个偏见，破二乘的偏见，二乘跟外道的偏见，所以就「显说真常」，就很明显的说出「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你现在只是依照这个言语，但是违背这个道理来看。「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以

「断灭」的无常，跟「确定」的这个「死常」，「死常」就是说死板板的「常」，这个「死」不是真正的「死」。

第四十五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顿渐品第八，护法品第九

#### 第四十六集

这个地方再讲。

「佛比为凡夫外道执著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佛比为凡夫外道执著于邪常」，「邪常」于凡夫外道，于无常计常，凡夫与外道在「无常计常」，这个「计」就是「妄想、分别」，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计」；「无常计常，无乐计乐，无我计我，无净计净」凡夫与外道有犯这个过错，四个过错，这四个过错是「四种颠倒」，这个「倒」就是「颠倒」；头一种就是说在无常的地方分别计著、分别妄想执著说「有常」；这主要就是说，譬如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但是凡夫与外道都产生一些「妄想」，将「无常」的事情当作是「常」，譬如说有的外道，像我们中国也有，像看风水地理，那是「无常」的，但是将它当作是「常」来看，把它当作一种「常法」，「常法」就是说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是「常」的意思，但是啊这个地理风水或是说「八字」这种的执著，不知道那个是「无常」的，所以认为说那个是「有常」，所以能够当作一切法的「生因」，那有的呢是计著像「天象」，譬如说像西洋有那种「星宿学」，以这种星宿，譬如说你在什么时辰出生的，那就属于那一种星宿，所以你的命运就是那个样子，还有把那个星宿的这个变动，当作是「有常」的，那事实上星宿是变动，也是「无常」的；还

有呢，有计说「微尘」，「微尘」有常，「微尘能生一切法」，有计「灵魂」，以灵魂为一切法的「生因」，这样就是「无常计常」；所以这是很深的哲学道理，但是这个凡夫与外道有这样的分别与执著，所以这样的颠倒；那「无我计我」，在「无我」的地方分别妄想执著说「有我」，像我们上次发的那种「六十二见」，就是在五蕴里面执「有我」，譬如说有的执著在「色法」里面有我，有的执著在「心法」里面有我，有的执著有「眼」里面有我，「我在眼中」，这个「我」是什么？这个「我」换做现在的话，就是「灵魂」的意思，那我们佛法不讲灵魂，讲「神识」，但是他是讲那个「灵魂」跟佛法的「神识」又不一样，他那个「灵魂」是有一个「实体」，而且是永恒不变的，这而且「不可以分割」，这个叫做「灵魂」；那佛法呢？那个「神识」并不是不可分割，它是可以分析的，可以分成「八识」，然后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若是永恒不变的话，那就没有人能够修行，发菩提心，乃至成佛，对不对？所以那因为执著「灵魂不变」，所以永远就是这样子，就不会改变，而人就不会进步了，众生也不会进步，那如果是堕入三恶道就永远是三恶道，那如果是在人道，永远是作人，那所以变成那个「我」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在「无我中计有我」，这样的颠倒、一种颠倒，所以是「第二倒」；那第三种颠倒就是「无乐中计乐」，在没有快乐的地方分别妄想执著说「有快乐」，譬如说我们凡夫最重要的就是在「五欲」里面，「色声香味触法」，在「五欲」里面妄想分别「有快乐」，在「色欲」里面觉得那个「色」是一种快乐，在声欲里面，「声」就是种种音声，不只是音乐，当然是以音乐为最重要，乃至种种音声，男女讲话的声音，当做有快乐可得，叫做「无乐计乐」；在「声欲」中无乐计乐，「色声香」也是一样，「味触法」在这「五欲」里面没有快乐，而妄想分别「有快乐可得」，叫做「无乐计乐」；那第四种颠倒是在没有「清净」的地方妄想分别执著「有清净」，这个叫「无净计净」，譬如说种种外道，修种种法，其实那些法都是「不清净」的，他将它当作是「清净的」，这样叫做「无净计净」；这个就是凡夫跟外道的颠倒；那个「二乘的颠倒」是什么呢？刚好相反，二乘的颠倒是「常计无常」，那「乐计无乐」，「我计无我」，「净计无净」这样子，那

这是什么意思呢？凡夫跟外道是在「五欲六尘」里面，染污法里面，无常计常，无乐计乐，无我计我，无净计净，等到修佛法以后，就离开「欲染」，离开欲污以后，他就跑到另外一端去了，就矫枉过正，等于是那「常计无常」，这是体悟的层次而言，「常计无常」是真如法，一切法都是「真如法」所现，那二乘他不见「真如法」，所以呢？「于真如所现的一切常法」他计为「无常」；那「乐计无乐」一切法都是真如所现，那二乘人不见真如本性，而于真如所现的一切有乐之处，（都）计「无乐」，所以二乘人见一切法只见是「苦」，所以一切法都是「苦」，所以急着出离；那「我计无我」一切法因为都是真如所现，所以这个「我」呢？不是凡夫外道的「我」，而是「真如」的那个「我」，真如的那个「相」以「我」来代替，同样一个「我」字，但是并不是那个「我」的意思，这是层次的问题，那二乘于真如所现的这个「真如的本相」，这里把它称为「我」，而见说「无我」，而认为一切法都是空、空洞没有的，一切法皆是空，连真如本体都没有，所以称为「于我计无我」；然后第四种「二乘人于这个真如本净之法，一切法皆真如本净之法，计不净」那么这就成第四种颠倒，所以二乘于「真如所现的常法，计无常」成第一种颠倒，「然后真如所现的我，计无我」成第二种颠倒，「真如所现的乐，计无乐」成第三种颠倒，然后「真如所现的一切清净本然的法，而计不净」成第四种颠倒；所以凡夫外道的「四种颠倒」加二乘的「四种颠倒」，就变成「八倒」。「共成八倒」所以凡夫跟外道的四种颠倒，跟小乘、二乘的人所修的四种的颠倒，合起来总共是「八倒」、八种的颠倒。

「故于涅槃了义经教中破彼偏见」所以啊世尊在「涅槃经」这个「了义」、了义的这个经教里面，就破斥他们的偏见，「偏」就是偏在一边的见解，叫做「偏见」。「而显说真常」，「显说」就是明显的说出来，说这个「真常、真乐、真我、真净」的究竟的法。

「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你现在「依言背义」就是只看言语表面上的意思，依着言语表面上的意思，但是违背它真正的意义，违背这个经义，真正的意义，而以「断灭」的「无常」，「断灭的无常」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所谓的「一了百了」，假如人死了就都没有了，这样子叫做「断灭」，无常及确定的「死常」，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是「无常法」，外道的「无常」，就是说一了百了叫做「无常」；另外一种外道的法跟「无常」相反的，正好是「常」，「无常」的相反是「常」，那个「常」是「死常」，就是死板板的，把一切法都变成死掉了一样，就是永远不会变，这个「死」是「完全不会变动」的意思，叫「死常」，这个「确定」是不变的意思，不会变动的死常，来错解佛的「圆妙」，圆满微妙的最后的微言，所以你是错解佛世尊最后的这个「微言」，圆满奥妙的微言；六祖大师他就是知道这个行昌他虽然看这个「涅槃经」，但是他就是有这个疑问，没有真正解「常」跟「无常」的意思，所以用这样解释来破斥他的执著跟偏见。「纵览千遍，有何所益」如果这样子，虽然让你看一千遍，那有什么所益，有什么增加的利益或是增加智慧。

经文：〔行昌忽然大悟，说偈云：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这个行昌忽然间就大悟，悟了以后，就将他的心得说出来，说这个偈：「因守无常心」因为我死守这个「无常」的心，死守这个「无常法」的这个心，所以不能够开悟。「佛说有常性」佛说有「常」之佛性，佛世尊开示说这个佛性是「有常」的，就是说这个「有常」的意思，就是说「不会不见了」，永远都会存在的叫做「有常」。「不知方便者」假如不知道有方便的法门去修证、而修证者，就是不知道方法乱修，就不会开悟，不会得到。「犹春池拾砾」就好像在春天的池塘里面去捡石头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在春天的池塘里面去捡石头，池塘里的石头是很少，去捡石头是表示说去找最不重要的东西，最没有用的东西，春池里面可能有很多花果，你可以去摘取，但是你不摘花果，而去捡石头，所以变成说「本末倒置」。「我今不施功」我现在，「施」就是妄施，虚妄的「施」，施一切功用，「功」是功用，妄施功用，就是乱修的意思，不知方便而乱修。「佛性而现前」佛性因此、因而、反而就现前，你乱修反而没有用，你如果

顺着法性那个「佛性」就自然现前。「非师相授与」此佛性、这一个佛性并不是师父授给我的。

「我亦无所得」这个佛性不是师父给我的，所以啊我也无所得，怎么说呢？因为「本自有之」，「无所得」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从师父那里得到的，所以叫做「无所得」，「本来就有」的所以「无得」；如果是本来没有的，就叫做「得到」，是「本来有」，师父指示我现在见到了，这样叫做「无所得」；所以这个「无所得」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无所得就是「悟到了」，这样就对了。「师曰」这个六祖大师就说，你现在已经彻了，已经彻底了，所以你的名字应该叫做「志徹」；志徹就礼谢而退。

经文：〔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六祖大师看到这个诸宗的人「难问」，就是「问难」。「咸起恶心」因为六祖大师有得道了，得到法，有的人嫉妒，要用抢的，又抢不赢，有的就等于是来故意刁难，等于是要跟这个「比试比试」，然后找一些难题要来问他，这不只是六祖大师这样子，世尊的时候也很多外道是这样子，所以要来试他的功夫；「咸起恶心」所以他们都是以「恶心」来的，因为生嫉妒心、眼红，所以都是依恶心而来。「多集坐下」在他的座下。六祖大师就「愍而谓曰」就怜悯他们，看他们这样不起善心，而起恶心而来。就说「学道之人，一世善念恶念，应当尽除」假如学道的人啊，一切「善念」跟「恶念」统统应当尽除，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这个「善念」的意思就是说「你自以为是善」，但是不一定是善，因为你要看当机，譬如说有的是从那个神秀大师那里来的，或是有的是学其它宗派的，他来找六祖大师来问难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在「护法」，他们在护持他们的法，所以他们来问难的时候是护持他们的法，所以他们以为是「善念」，其实不是善念，是「自以为是」善念，其实并非善念，所以六祖大师就开示说，你一切你认为「你自己认为是善念」的或者是「恶念」统统要尽除。「无名可名」乃至啊见到实在，「无名」

这个「名」是什么？「善恶之名」，没有「善恶之名」可「名」，这第二个「名」是动词，可以去「名」一切法，乃至见实无「善恶之名」可名一切法，乃至见到说实在并没有「善恶之名」，可以「名一切法」，可以去称呼「一切法」，说这个是「善法」、这个是「恶法」。「名于自性」这个第三个「名」是「假名」，但「假名」于自性，一切法但是「假名」这个「从自性显现出来的法」，所以只是安一个「假名」。「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二」是什么？「二」就是「相对的法」，「相对的法」就是「两个」，「善恶、染净、凡圣」等等叫做「二」，就没有「善恶、染净」等等「二法之相」的「性」，叫做「实性」，叫做「真如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佛世尊就是在这个「真如实性」上建立一切「教化之门」。「言下便须自见」假如做这样的了解以后，「言下」就是随说以后，随听了以后马上就要「自见」、「自见自性」，不用再想了，不用想太多，你当下就是，你如果「一念相应」当下就悟了，「悟」就是悟了，若没有悟就是有障碍在，你没有悟，又拼命一直想也没有用，你如果没有悟，怎么办呢？没有悟，就这一句话，一直念、一直念，都不要想，只要一直念，譬如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这一句话一直念，好像在念咒的意思，其实不是念咒，这样去念、念念念，慢慢的，这很难体会，也不是去想，那也不是不想，怎么说不是去想呢？只是一直拼命地想，也想要，那如果都没有想也不对，因为这是「思维」，不是依照自己的「了解」，因为你以前所有的了解都没有用，到此地步都没有用了，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让你攀缘，你就是硬对硬、硬碰硬，然后面对面，你的「本心」面对这一个「法」，然后你正对面去「思维」，如果能够「一念相应」，一念相通就悟了；所以那如果你真正可以用的呢，就是照那个法上它本身所透露的意思去「思维」，除此以外的，你都不要去攀缘，也不要自己去找比喻、找证据、找例子，什么都不用，就是那一个法本身所透露的意思，就像我在解说「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所说的那些，你再去多听几遍，照这样去「思维」，那不要节外生枝，节外生枝，然后自己以为这样好像不错，这样说叫做悟到了，这样就坏了，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有的人在教人「参本性」，

他说「本性是什么呢？本性就好像是 Energy」，Energy 知道吗？能量、「能」啦！什么叫做「本性」呢？「本性就是 Energy」，而现在在学科学的人，或是新派的知识分子听了，就说「哦！棒，这个棒」，说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本性」，我这个听了我就知道了；怎么说本性就是 Energy？因为 Energy 就是「能量」嘛！那「本性」可以产生一切的「作用」，所以它能产生作用，所以是「能量」，那「能量」很像，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这个物质、我们这个宇宙万物之所以会运作，都是因为能量，我们这一个地球会这样子运作，也是地球本身有能量，我们人有人的能量，然后这个植物也有植物的能量，乃至矿物也有矿物的能量，那所有的天体也都有能量，那个能量互相吸引、互相作用，然后又因为磁场的关系，吸引力的关系，然后所以产生每一个小能量，就是一个「小宇宙」，跟其它的那个它所在的地方变成一个大的能量，那就变成一个大宇宙，那环环相扣，这样就是能量，所以「本性」就是像这样子，你听了怎么样？好像是真的，对不对？这个叫做「似是而非」，何以知这样是错的？因为本性是超过世间法，但是能量是「世间法」；那能量是「可以秤量的、可以计算的」，所以说「能量」不等于「本性」，所以故知是「大错」、是「自误误人」；然后这就是另外一个例子「无常计常」，凡夫的颠倒，然后也是「无我计我」，为什么？因为那个「本性」就是「我」嘛！于这个没有我、没有本性的地方（能量）「计有本性」，那就是「无我计我」；所以你要「参」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不要自己节外生枝，妄想分别，然后勾肩搭背，那这变乱搞，那这样子终是不悟。所以要怎么样？「言下须见」，那如果不见的话，那你就一直念，然后一直静坐思维；可是实在是没办法怎么办？那就要拜佛啦！消业障，要不然就诵经，种种大乘经典都很好，我还是觉得诵「地藏经」最好，因为「地藏经」消粗重业障，还有地藏经又很长，训练你的这个信心、这个毅力、耐力，最好是跪着念，跪久了腰会有力气。

「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所以他们这些人听这么说以后，统统作礼，就顶礼，希望要做他的徒弟，侍奉他做师父；所以你看为什么会忽然说「请事为师」，

就是因为每一次讲经的时候，都不同的人来，这一次来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一些其他宗派的人来，所以六祖大师就这样开示，要不然你看到这里，「请事为师」怎么搞的，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好！看下面一品。

### 护法品第九

经文：〔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几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请迎，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

「神龙元年」就是唐中宗的神龙元年，差不多等于西元705年，一千二百多年前。「上元」就是元月十五上元，「则天」武则天跟这个「中宗」，好现在是做太后，就传诏，「诏」就是下圣旨，下圣旨说「朕请安、秀二师」，「朕」就是皇帝的自称，奉请这个「安」就是「嵩岳惠安国师」，「秀」就是「神秀」大师，二位国师来宫中供养。「万机之暇」就是皇帝治理万机，这个「万」就是「万事」，「机」就是「机微」，万事的机微之下，就是办这个国事有空的时候。「每究一乘」，「每」就是「每每」，就是「常常」，常常「究」参究，参究一佛乘。他如果办公办完了以后，有空闲的时间，就常常跟这两位大师参究一佛乘，「一佛乘」就是最上乘法，就是禅宗。「二师推让云」这两位国师推让说，南方有一位能禅宗，「能」就是惠能所领导的禅宗。「密授」弘忍大师的这个衣法。「传佛心印」他是传这个佛祖的「心印」的人。「可请彼问」所以陛下你可以请他来问问道，请问他的这个佛道。「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所以就叫这个内侍；隋朝的时候置内侍省，「内侍省」就是太监、宦官，宦官来做内侍省的内侍，就专门管「后宫」；这个太监名叫做薛简，他是内侍，等于是「内务总管」的意思。「驰诏迎请」就骑马，很快拿着皇帝的诏书，去迎请这个六祖惠能大师。「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希望这个六祖大师

慈悲，快去京城就是长安。「师上表辞疾」这个六祖大师就「上表」，这个「表」就是做臣子、百姓或是当官的人给皇帝的信叫做「表」，「辞」就是拒绝，「疾」就是因为生病，生病所以拒绝，这个「辞」就是婉辞，委婉的辞掉。「愿终林麓」希望「终」就是终生，一生都住在林麓、山林里面，就是不去上京，就对了。

经文：〔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

这个内侍大人就说，六祖大师未去，所以他就问法。他就说这个京城的「禅德」，习禅的大德叫做「禅德」，习禅的大德都说「欲得会道」，「会」就是「体会」，「道」就是「佛道」，想要体会这个佛道，必须要坐禅习定，没有这样是不行的。「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如果说没有因为这个禅定，就是说没有坐禅而可以「得」就是能够解脱「未之有也」，是未曾有的，「未这有」就是从来没有，从来也没有这样的事，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啦！「未审」，「审」就是清楚，不清楚或是不知道，不知道大师你说的法是怎样？

经文：〔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

大师就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这个道、佛道是从心开悟的，不是在坐，我拿一个证据什么呢？除了这个佛世尊他开悟是坐菩提树以外，佛世尊教导那么多弟子，大部分开悟的都是佛世尊在给他讲道的时候他开悟了，所以都是当面佛世尊一开示，他言下悟道，然后不只是言下悟道，就当下就证果，那当下就甚至于从凡夫马上就证到阿罗汉的很多，那个时候当然他是坐着听，但不是在打坐，也不是在「入定」，所以就是说道是「由心悟」的，不是一定要在「坐」，不一定说要「禅坐」，你如果「有禅」而没有「悟」，也没有用，「有坐」没有「悟」也没有用，那如果「有悟」也不管说「坐，不坐」都无所谓，那么「坐」的原因是干什么？坐的原因是让

你摄心不乱，然后「摄心不乱」，因为「生定心」故，以「定心与道相应」，所以是一种方便；所以我一再讲，那个禅定它是一个「方便」，所以不要把「方便」或许把那个「手段」当「目的」，这一句话很重要，不要把「手段」当目的；但是众生很容易就迷失掉，做一件事情以后，然后就一头栽进去，就出不来了，不管修什么都这个样子，然后一头栽进去就不知道说这个忘掉「原来的目的」是什么？以为这个就是「目的」，所谓入了「化城」，记得吧？「法华经」所说的「化城」，那么这个「禅定」也是佛的「化城」，但是这个化城也不是没有作用，可以一步一步带领你到「涅槃城」，但是「涅槃城」还没到的时候，不要把「化城」当作「涅槃城」；那如果讲「涅槃城」，可能还怕有误解，应该是带领我们到「法王城」；所以道是「由心悟」的，不是在「坐」，但是「坐」有助于道，但是「坐并非道」。「经云」这个「经」是「金刚经」，「金刚经」上说「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人行邪道」，应该加一个「人」字，「是人行邪道」，因为如来不取坐相、也不取卧相，所以你如果说如来应该是坐的，或是如来应该是卧的，乃至于行住坐卧，那么都是于行住坐卧的外相「见有如来」这样就是「邪见」，所以称为「人行邪道」。

「何故」是什么缘故呢？「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因为啊如果体悟契入、体悟到「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一切法本来就是「不生不灭」，这样才是如来的清净禅，如来的禅就是「佛禅」，如果这样子坐才是真正的「坐禅」。「诸法空寂」那如果体悟契入了诸法本来就是空寂的。

「是如来清净坐」这样子才是如来的「清净坐」，这个「坐」的意思是什么呢？「坐者不起也」所以体会到诸法本来就是「空寂」，「不生」所以就「不起」，所以叫「坐」；一切诸法本来就是清净，所以就是「如来的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那如果体悟到这个真如，就达到「究竟无证」，因为「无证」就是「无得」，「证」就是「证得」嘛！究竟没有证得，因为「本自有之」；所以众生从「迷」，然后开始「始觉」，到最后进入「本觉」；本来是「迷」，「迷于」五欲六尘乃至于六根，然后「始觉」，「始觉」就是开始觉悟，就开始修行了，开始觉悟就是开始一点点「灵光显现」，见到一点点道理，这样叫做「始觉」；最后进入「本觉」，如果「始觉」会

了「本觉」以后，「始觉」是什么？「始觉」就是「般若智」，然后「本觉」呢？「本觉」就是「真如」，以「始觉的般若智」照见「本觉」的时候，照见「真如本性的本觉」的时候，那就得到「究竟觉」；到了「究竟觉」以后，那么虽然是绕了一大圈，然后到了「究竟觉」以后，其实所证到的就是自己的「本觉」，所以就是「无证无得」；虽然是「无证无得」，但是并不是没有「去烦恼」，并不是没有「了生死」，还是有「去烦恼」、有「了生死」。「岂况坐耶」岂况有坐、还是有坐可坐。所以这个薛简，北方所传的就是渐悟法门，渐修法门，所以就一定要坐禅；但是就没有讲这个「顿悟法门」。

经文：〔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

这个薛简又继续说，弟子这一次如果回京。「主上必问」皇帝主上他一定会问我，问我说叫你去请大师，请不来，大师如何开示，你讲一些给我听；那他如果没有说，他的头会落地；所以你看这个神秀禅师跟那个惠安国师，他们的器量也是很大，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他总是觉得（这是我想是这样子）很纳闷，不知道那一天晚上袈裟遮起来的时候，不知道说些什么事情，一直想要知道，派人去偷听又被人抓出来，所以现在就用皇帝的力量将他请过来，其实是要骗他来，看能不能听到五祖弘忍大师所说的话，因为在皇帝面前，他在想六祖大师应该不敢说不讲，但是不知道六祖大师他这么有风骨，没有要去贪享这个荣华富贵；你看看如果皇帝要请他去皇宫，你看多么威风，请他去就变成国师了；你知道怎么请去不是说坐一辆破车，一定是坐最少也要八只马拉的车，乃至十六内马拉的车，然后那个侍卫、御林军不知有多少，很这个威风，入宫以后，皇帝会出来迎接，向他顶礼，你看多有面子；譬如说假如现在的法师李登辉总统诏见，喔！你看多神气，意思一样的，然后又拍照片，挂在大庭上；但是六祖大师他没有这样想，为什么他不去呢？我们等一下再说。

第四十六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护法品第九

#### 第四十七集

上一节说六祖大师为什么不去京城呢？你们看到经文里面只是说他不去了而已，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但是你如果会看经，你就要能看字里行间；我现在讲另外一件事情，「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古时候有一次、有一位住持，皇帝也去朝山，他知道皇帝要来时，吓得屁滚尿流，全身颤抖，我们出家人以佛法来讲就是为天人导师嘛！所以是超过世间，即使是所谓贵为天子，也一样都是世间人；你看到这里时，你们有没有这样想，六祖大师为什么不去京城？这样可以度更多众生，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六祖大师没去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是「不与人争」，因为已经有两位「国师」在那里了，你还去做什么？去凑热闹，去了以后大家都是国师，会变成什么样呢？虽然你们相互之间不比，大师和大师之间不会比，但是下面的人和旁人都会比；怎么比、比什么？比六祖大师皇帝给他住什么地方，给他多少人使用，给他吃什么、赐给他多少衣服，多少布，这些下面的人都会比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皇帝会叫三位国师在一起问道，问道时就是「仙拼仙」了，就等于是「斗法」一样了，六祖大师他明明知道他所得到的法是「正法眼藏」，所以他就不须要再跟别人比了，如果一比就会起烦恼了，虽然上面的人有度量，但是下面的人，如果他的师父比输了会不舒服；还会比另外其它世间的吃的、穿的、还有比「名」，因为皇帝会赐给他们什么名称，如果给六祖大师的名高过于他们，别人会起嫉妒，你怎么后来居上，如果给六祖大师的名不如他们的话，人家就会笑，你说你是得到「正法眼藏」，结果你不过如此而已嘛！所以就干脆不要去；那不去还有一个原因，这个不容易你知道吗？古时候皇帝要召你去，你敢不去啊，那是违旨啊！「违旨」要杀头的，如果有什么命令，下面的人就一定要领旨，而且照着去做，还要谢恩，不管给你是好的、坏的都要「谢恩」哟，即使是拿毒药要给你吃，你也要领了，说谢皇帝圣恩；你一位出家人，你没有什么把

握，没有人敢「违旨、不应召」，没人敢，所以要很有风骨才有办法做得到，而且不怕死；譬如说慈禧太后，她也有召一些出家人进宫，有的人不受召，她就大怒，所以你要知道「天威震怒」的时候，那是不得了，整座佛寺都把你灭掉，那是他举手之劳，而且佛寺被毁掉以前就有「法难」过了，所以不是新闻；但是六祖大师他就能够这样子，就是「不畏权势，不慕荣利」，所以这祖师不是当假的。

薛简问，因为北部京城里的禅德，都说要坐禅，六祖大师就说「道由心悟，岂在坐耶」你看这样说是不是很简单，我跟你说，不简单！怎么说呢？那薛简是什么？薛简就是钦差大臣，你敢反对，抄家灭族；所以他就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六祖大师就「如法说法」，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薛简就说，弟子这次如果回京，主上一定会问，六祖大师你有什么教示吗？愿大师慈悲，指示心要，「心要」佛心的要旨。传奏两宫及京城的学道者，「学道」就是学习佛道，都可以知道，如果这样就譬如一灯，有一盏灯，燃百千灯，就可以点燃百千灯，那「一灯」就是在讲他自己，现在六祖大师教我，我回去讲给别人听，就像点燃很多盏灯一样。「冥者皆明，明明无尽」，「冥」就是「暗」，暗的就变成明起来了。

经文：〔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六祖大师就说，这个比喻，是很多都这样讲的，「传灯」嘛！「传灯」一灯燃千百灯，这是有很多这样的讲法，但是六祖大师告诉他的，是更加的无上法，这是「楞严经」这样讲的，现在所讲的是「楞严经」的法义。「道无明暗」佛道是没有明暗，「明」和「暗」，「明暗」是代谢义，「代谢」就是二境，明是一种「境」，暗也是一种「境」，「明境」和「暗境」是互相代谢，「代」就是代替，「谢」就是没了，如果「明来」就「暗去」，「暗来」就「明去」，互相取代，互相来去，所以这是「代谢」之义；所以「明暗」就是互相代谢，你起我亡，我亡你兴，明来时暗就去了，譬如天亮时「明相」起来了，那「暗相」就走了，到傍晚的时候「暗相」起来了

「明相」就走了，那「明相」跟「暗相」都是一种境，都也是一种尘，所以「互相代谢」，就是「有生有灭」，所以这个是「生灭法」；他说「明明无尽，也是有尽」，你所说的「明明无尽」其实也是「有尽」，你本来是说「无尽」，但是你的「无尽」也变成「有尽」，这就是「不究竟」；为什么？因为「依生灭」依于生灭法，依天于生灭法而建立，就变成其本身也是「生灭」，所以你本来是要建立「不生不灭」永远「无尽」的法，但是你所依的是「有生灭」的现象，所以你的法也就变成「有尽」，你的法也变成是「生灭的」、不究竟的。「相待立名」，「相待」因为明暗是互相对待，互相对待就是「二法」，「明暗二法」互相对待而建立，「待立」就是对待建立，因为明和暗是互相「对待」来建立的，所以「净名经」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上面说「法无有比」，「比」就是并、比较；刚才说六祖大师不去京城，就是不跟别人比，因为我不跟别人比，所以没有人能够跟我比，「我不跟人比，所以没有人能够跟我比」，这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也要这样，不要跟别人比，就没有人能够跟你比，你不要常常跟别人比念多少经、受多少戒、坐多久，你如果比就有高下，如果没有比就没有高下，就没有人有办法跟你比，因为你不跟别人比嘛！就变成「无有比」；「无比法」是什么？无比法就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的意思就是「无比法」，「无比法」又称为「未曾有法」，「法无有比」无有比并，是不和别人比较的，所以叫做「绝待」、绝一切对待，「绝待」就「无比」；刚才说「比」那是说修行出家（的人比），在家人也一样，不要跟别人比，不要比薪水多少，或比先生赚多少，你儿子赚多少，你们家有多大、你是开什么车，那有「比」就有烦恼，没有「比」就没有烦恼。「法无有比，无相待故」无「二法」相待，无二法相对待，这就是祖师的风骨；不是说你是钦差大臣、是大人，所以他讲的都对，他如果讲错了，也不敢告诉他。

经文：〔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

薛简就说，「明」我刚才所说的「明」，是比喻为「智慧」，而「暗」则比喻为烦恼，修道之人，如果没有用智慧来照破烦恼，那无始的生死「凭何出离」？「凭」就是「凭借」，凭借

什么可以出离生死烦恼呢？当然这些讲的都是「权法」，「权法」就是「不究竟的法」，所以是「对治法」，但是这个「不究竟」。

经文：〔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六祖大师就说「烦恼即是菩提」，这是究竟的，这是非常的深，烦恼的「体」是「真如本体」、「真如本体所生出来的」，所以说也是「菩提」，「菩提」也是真如本体所生；请各位注意，这个「菩提」不是「本性」，「菩提」也是「本性」所生，因为「菩提」有对待，「菩提」的相反是「烦恼」；「本性」有没有对待？「本性」没有对待，「本性」就是「本性」，所以是「绝待」，「本性」就是一切法的「本体」，所以烦恼的本体是「本性」，那么菩提（的本体）也是「本性」，都是「一体所生」，皆是一体之用，所以「烦恼」是什么法呢？烦恼是「因缘法」，有「烦恼的因缘」就生出烦恼嘛！「菩提」是什么法呢？「菩提」也是「因缘法」，有「修菩提」的因缘，所以最后「证菩提」嘛！但是「本性」不是「因缘法」，本性是「本自有之」，「本性」就「绝一切的对待」，如果有烦恼因缘，这个「本性」就「转本性」为烦恼，那如果有「菩提因缘」就「转烦恼」为菩提；所以因为他本性都是一样的，所以「无二无别」没有二样，「菩提」和「烦恼」不是二项东西，其实是一项东西，不是二项，而也无差别；这个比喻我再说一遍，就好像上次我讲的，由金子来打造成佛像就是清净之相，那同样的金子，你再把它溶化后打造成淫女之相，就变成「染污相」，不管是「清净相还是染污相」其实都是一样那块金子，但是只是它所现出来的相不一样，所以让众生看到的时候，它「所起的作用」不一样；或者这么说好了，如果一个女人，她打扮得很正经的样子，那么就好像「淑女」，那如果她打扮的很妖冶，穿的很暴露，就变成好像「淫女」，那就使人产生很多的遐念、邪念，所以同样是一个女人，因为她外表的装扮不一样，就令人有不同的想法，就起不同的作用，那么更何况是那个金子，这相状真正是完全改变，所以这一切都是「表相之用」，所以你看待一切法的时候，就专从他

的三方面来看，「体相用」这三个方面，它的「本体」是相同的，「本体」如果显出什么「相」，它就有什么作用出来，但是它的「本体」其实都是相同的；还有另外一个比喻，是经里面常常讲的，这个你要好好的思维，你如果思维通了，智慧就开了，就好像「海水」和「波浪」一样，海水起波浪，浪有大小，也有小浪、也有涟漪、也有微波、有巨浪，但是会起浪的那个东西都是「海水」，那个「水」都相同，一样咸、一样湿，这个湿性一样，咸性也一样，所以海水的「本体」没有变，水还是一样的水，只是因为风的因缘，所起的浪的大小不同，但是海水本来它自己都没有分别，「海水」它本来都还是一样，就好像那个金子还是金子一样，曾无改变，永远都是一如，你好好去思维这个意义，就知道所谓的「烦恼即菩提」，「烦恼」譬如那个「海浪」，「菩提」比如说浪停止以后，风平浪静的时候，有浪的时候，我们称它为「烦恼」，没有浪的时候我们称它为「菩提」，事实上「水」是完全一样，所以那「水」代表是「本性」，本性「真如本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真如本性如果遇到「风的因缘」的时候就「起浪」，我们称为「烦恼」。

「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如果要用智慧来照破烦恼，这是「二乘」的见解，就是对治的，那就是说不是究竟的。「羊鹿等机」这个接引「羊鹿」，上次有讲过羊车跟鹿车的根机，就是火灾时「三界火宅」，在「三界火宅」里面的众生，那些孩子不知道危险，不知道要出来，佛祖就用羊车跟鹿车要骗他们出来，骗他们「出三界火宅」，出生死烦恼痛苦，所以说有「羊车鹿车」，其实那都是「化城」，「羊车鹿车」都是「化城」，依「实在」来讲都没有，依实在来讲只有一只「白牛车」。「上智大根，悉不如是」如果有上等智慧、大根器的人，都不是这么看的，都不是这么修的。

经文：〔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去不来，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这薛简又问，什么是「大乘」的见解？六祖大师就说「明与无明，凡夫见二」凡夫人看了说这是二种法。「智者了达」如果有智慧的人了达「其性无二」，就知道「明」与「无明」的本性是「无二」、是一样的，就是它的本体全都是一样的。「无二之性」就是「实性」，就是「真如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这个「真如实性」虽「处于凡愚」、虽然是凡夫的人，凡夫愚痴的人，造很多邪妄，造种种的邪妄「而不减」，其「性」也丝毫不减，虽然是凡夫愚痴，造种种邪妄，但是这个「真如之性」，丝毫没有减少，「真如」还是「真如」，虽然凡夫造五逆十恶，但是他的「真如」没有减少。「在圣贤而不增」虽然圣贤他有修证无上的法而悟道，但是他悟道的时候，或是修道的时候，他的真如本性，也没有增加，意思就是说凡夫的本性，和圣贤的本性没有差别，没有说凡夫的本性是较少一点，而圣贤的本性较多一点，不是这样的。「住烦恼而不乱」这本性虽然在凡夫之位、在「凡夫位」的时候，然后在烦恼之境，他的本性也不乱。「居禅定而不寂」虽然是修禅定的时候，它的「性」也没有说因此而变成死寂，就变成跟死掉了一般，一切都停止，不会这样。「不断不常」这「本性」是不会断绝的，不会断灭、断绝，「不常」也不会像死了一样，就停了，都没有变化，「常」就是完全没有变化。「不来不去」本性的「性」是不来不去，所以不来不去，所以在三界中，如果有悟到的人，就不会贪生怕死，因此于三界中去在自由。「不在中间，及其内外」这本性不是在心和身的「中间」，或者在「里面」或是「外面」。「不生不灭」它的本性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它的性和相都是「平等不动」。「常住不迁」，「迁」就是「变迁」。「名之曰道」这样叫做「道」。

经文：〔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简曰：师曰不生不灭，何异外道」薛简就说，你说的「不生不灭」和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有什么分别、不一样的吗？六祖大师说「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外道所说的「不生不

灭」是什么呢？「将灭止生」你可以把「将灭」的「灭」括号起来，「止生」那个「生」括号起来，这样比较清楚；他们所说的「不生不灭」是用「灭」这个法去止「生」，「止住令其不生」，用这种「灭」的法，去「把一切的生法灭掉」这样叫做「不生」，譬如这样，你如果有一念头起来时，你用一个方法把那念头杀掉、灭掉，那叫做「灭」，因为有「一念头生」，我们不看那个「念头」，就说那是「生法」，这个「生」的时候，就用一个「灭」的法来把它灭掉，这叫做「将灭止生」。「以生显灭」又「以生」，「生」也可以把它括号起来，「显灭」，「灭」也把它括号起来，然后呢又以「生」的法，来显出「灭」法来，那么他是「将灭止生」，用「灭」的法把「生」法灭掉，「生法」灭掉以后他又用一种法、也就是另外一种法来显出他所灭掉的法，因为灭掉以后就没有法了，灭掉没有法了以后，他就再「产生」另外一种法，然后来显出他「有所灭」，所以叫做「以生显灭」，那个显就是对照的意思。「灭犹不灭」那如果是这样，这个「灭」括号起来，「不灭」两个字括号起来，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就「灭犹如不灭」，因为什么？因为你把它「灭了」以后，你再去「生」一个法出来，那等于没有「灭」嘛！那你何必那么麻烦，意思就是这样。「生说不生」，「生」括号起来，「不生」括号起来，如果这样的话，他所说的「灭」其实跟「不灭」是一样，那么「生」呢其实是「有生」，却说是「不生」，「说」就是「却说」，却说是不生，事实上是「有生」；所以那意思是说，他们所说的「灭」其实并没有「灭」，他们所说的「生」其实是「没有生」，所以说是「自语相违」、妄想执著；我所说的「不生不灭」是「本自无生」，本来就无生，不是说「有一个法生出来以后，我再把它灭掉，说是「不生」。「今亦不灭」本来就「不生」，所以现在我不需要使用什么手段去把它灭掉，因为本来就「不生」，所以就「不用灭」；那「不用灭」不是我不去「灭」他，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东西可以「灭」，所以就「今亦不灭」；所以「我今亦不修法去灭它」，所以「我现在不使用任何功夫」，所以前面说「惠能没技俩，不灭百思想」，就是这个；所以不同外道，所以我所讲的法「不生不灭」，就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你若要知道诸佛的「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这个「但」

就是「只要」，只要一切善恶、你所讲的善恶，因为这个善恶是没有凭准的，你以为是善恶，但是不一定真的是善恶，一切的善恶都不要去思量它，「思」就是「思索」，「量」就是度量，一切的善恶你都不要去思索、度量它。「自然得入清净心体」这样，因为这思量是第六意识起作用，你就不要再用第六意识去思量、推敲种种妄想分别了；「远离第六意识的妄想分别」渐渐自然可以入到清净的「心体」、清净没有妄念的「真心本体」。「湛然常寂」那就契入「湛然常寂」的本体，「湛然」就是有如水池的水很清，可以见到底一样。「妙用恒沙」如果你能体悟到这个你就可以达到它的妙用、好像恒河沙那么多。

经文：〔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

这位薛简受到六祖大师的指教，他就豁然大悟。「礼辞归阙」就礼拜告辞回去，「阙」就是「宫阙」、皇宫。「表奏师语」奏给皇帝知道六祖大师所说的话。「其年九月三日」那一年九月初三时。皇帝「有诏」有圣旨。「奖谕师曰」褒奖六祖大师。

经文：〔「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

皇帝下圣旨说，大师你「辞」就是辞谢，辞谢君诏。「老疾」老又生病、身体不好。「为朕修道」替我修道；其实六祖大师不是为他修道，是为众生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大师你好像「净名」，「净名」就是「净名经」就是「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托疾毗耶」，因为托有生病而住于毗耶离，就是「维摩诘」说他生病，所以住在「毗耶离」这个国里。「阐扬大乘，传诸佛心」你阐扬大乘的宗旨，传诸佛心要。「谈不二法」阐扬不二法门。「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薛简有传来大师您指授的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我因为积善、修很多善，所以有余庆，「余」就是多，「庆」就是「福」，有很多的福报，宿世都种善根。就可以「值师出世」，「值」就是遇，遇到大师你出世。「顿悟上乘」能顿悟上乘。「感荷师恩」就

是很感谢大师你的恩德。「顶戴无已」顶戴无已。「并奉磨衲」，「磨」的意思就是「无垢」，这个「磨」就是紫磨，紫磨袈裟，紫磨袈裟及水晶钵，就是衣钵，皇帝赐给他衣钵；这「磨衲衣」是高丽所产、是韩国的，以很精致的织品制成的。「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命令韶州的刺史修理佛寺，又赐给六祖大师所住的佛寺叫做「国恩寺」，「国恩」有两个意思，一个「受国之恩赐」，一个是「国受其恩」；所以你看嘛，皇帝赐给他磨衲袈裟及水晶钵，如果有去京城，当面皇帝给他这两样东西，另外二位国师没有这两样东西，或者比较差，那不就嫉妒，是不是！所以祖师就是祖师。

第四十七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付嘱品第十

#### 第四十八集

经文：〔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

六祖大师有一天，叫「门人」弟子，海海、志诚、法达、神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告诉他们说，你们和其它人不一样，我如果灭度以后，你们各为「一方之师」，现在我教你们如何说法，才不会失去的宗旨。

经文：〔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

如何说法呢？「先须举三科法门」先要拿出「三科」，三科就是「蕴、外、界」，「蕴处界」

这三项有个名字就叫做「三科」，「蕴」就是五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先拿出「三科」，再动用三十六对，「三十六对法」等一下会解释。「出没即离两边」，「出」就是始，「没」就是「终」，就是最后，开始就是「立宗」，「没」终，就是结论，开始时要立个「宗旨」，「开始」跟「最后」，「立宗」跟「结论」，「即离两边」，「离」就是「不著」，不著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说」就是「解说、开示」，解说开示一切法的时候，「莫离自性」，「莫离」就是「依于」，开示一切法的时候，都要依照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如果忽然间有人问你的法。「出语尽双」说话时都是要一又一对的。「皆取对法」都取「成对之法」。「来去相因」，「来」就是「上」，「去」就是「下」，上下始终，「相因」互为因果。「究竟三法尽除」那如果讲到究竟的时候，「三法」就是「三科」，三科都尽除，「尽除」就是「无依」，无依靠。「更无去处」，「去」就是「著」，就没有「著」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虽然提出三科亦「不著三科」，这样的意思虽然提出来，但是到后来也不著那个「三科」。「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就是「蕴」，蕴界入，「入」跟「处」是一样的意思，「阴」就是五阴，五阴就是五蕴，「界」是一样。

经文：〔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

「三科法门」是阴界入。「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就是五蕴、五阴，「入」是十二入；为什么叫做「入」呢？「入」就是因为一切的外境从这「十二处」，十二个地方出出入入，所以叫做「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和「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就是「十二入」，「界是十八界」，「十八界」就是「六尘、六门」，「六门」又称「六根」，因为「根、门」同样的意思，「门」的意思是「六尘」出入从「六根」，所以说是「六门」；六尘、六门、六识三六一十八，所以叫十八界，「十八界」就是十八个「范围」，「界」就是范围的意思。

经文：〔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

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对法外境，无情五对：】

「自性能含万法」自性能含藏万法，所以是「含藏识」，「含藏识」就是「如来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如果起思量的功用的时候，即是转识，即是「转生诸识」，「转」就是「生」的意思，就是从「如来藏」转变成诸识，转「如来藏」变成「阿赖耶识」，第八识「阿赖耶识」，再从「第八识」转生一切识。「生六识，出六门」从第八识生出「六识」，出六门，出「六根」的根门，「见六尘」可以见到「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因此这一十八界全都是从自性来「起用」的。「自性若邪，起十八邪」如果在自性上妄想分别就变成邪，就会生起「十八邪」，就是「十八界」都变成邪的，所以是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自性如果依照正法而行，就可以起十八正。「含恶用，即众生用」如果含藏恶用，就变成众生之用。「善用即是佛用，用由何等」运用是由于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可以运用呢？「由自性有」，「自性有」就是「有自性」的意思，因为有自性的关系，所以才起用。接着解释「对法」。

经文：【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

先讲「无情」的五对。天和地是一对，日与月是一对，明与暗是一对，阴与阳是一对，水和火是一对，如此「无情界」总共有五对。

经文：【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

「法相语言」，「法相」的语言总共有十二对，头一对「语与法对」，讲「法相」一定要依照言语，「语」是什么，语是「能诠」，「法」是「所诠」，「能诠」的语言跟「所诠」的法成一对；「有与无对」，「有」跟「无」是一对，这是「总对」，「有无」以下是「有色、无色」一对，「有相、无相」一对，「有漏、无漏」一对，「有漏」就是凡夫界，「无漏」就是圣贤界；「色与

空对」色与空是一对，动与静是一对，「清与浊」，「清」就是「清净」，「浊」就是「染」，清与浊就是「净与染」，清与浊是一对，凡夫和圣人是一对，僧和俗是一对，老和少是一对，大与小是一对，如此十二对，这是法相十二对。

经文：〔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瞋对，舍与慳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

从自性起用，总共有十九对。长与短一对，邪与正一对，愚痴与智慧是一对，痴和慧是一对，愚和智是一对，乱跟定是一对，慈悲和毒一对，戒和非是一对，「非」就是「过错」，犯错是一对，直和曲是一对，实跟虚是一对，「险」是险恶，「平」是平正，险恶与平正是一对，烦恼和菩提是一对，常跟无常是一对，悲与害是一对，喜与瞋是一对，舍跟慳是一对，进与退是一对，生与灭是一对，法身与色身是一对，化身与报身是一对，如此总共十九对。

经文：〔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现在接着解释，解释这三十六对怎么使用。「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如果了解，又会用，这样就是「道贯」，一切的经法都能贯通。「出入即离两边」不管是「出」或「入」，开始或最终，「出」就是「开始」，「入」就是「最终」，「即离两边」，「两边」就是左右两边，正负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如果动用自性与人讲话时。「外于相离相」最重要的是要外「于相而离相」，「外」就是在这世间，「于相」就是于一切相，皆悉通达，但是又离于诸相的执著、取著，虽然生在诸相之中，而且又通达一切相，但是又离开诸相的贪著、执著。「内于空离空」，

「内」就是在自心中，自心中体悟空法，又离于空法执取，也离于空法之相，所以于空离空。外「于相而离相」不是说只是离相而已，还要在相上，要「在相中」而「离相」，不是完全「没有相」，完全「没有相」那倒容易，但是要在相中离相，那就难了；那「内于空离空」内体悟空法，但是又不贪著空法，这就是「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就是完全，如果完全著相「即长邪见」，那样就会增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如果完全执著空，就会增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有一些执著空理的人，有谤经的人，「直言」就常常说，不用文字；有一种人，稍微读些般若经就说「一切都空」了，所以都不用文字，这样就毁谤佛经，因为佛经是用文字写的。「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既然说不用文字，那人都不能讲话了，人就都不应该讲话，「合」就是「应该」。「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就是你所讲的语言，言语就是文字、文字之相，因为有人说「不用文字」，「不用文字」这句话就是「文字」，你说不用文字的那句话、那四个字「不用文字」就是文字，所以就「自语相违」，不可能都没有文字，所以有的人误解禅宗，以为「不立文字」，就是都不用讲话了，不是这样的。「又云，直道不立文字」还有人说，「直道」就是佛道，直的道，是「不立文字」的。「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就只是「不立」这两字，也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所以如果听到有人说话，「见人所说」就是有所说，如果有听到人说话时，就毁谤他是「著文字相」。「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你们要知道，自己迷的还不太要紧，但是你又谤佛经，因为你说「著文字相」，但是佛讲经都用文字，那佛不就「著文字相」了吗？所以就错了。「不要谤经，罪障无数」不要毁谤佛经，那罪障是很重的、无量；所以曾听人家说，那是邪见说，其实佛法是很简单、很单纯，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的佛经，而那么多的佛经都是后代人讲的，后代的人造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学问的说法，看起来比较有学问的是说，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这样就是毁谤佛经了，毁谤得非常利害，还有譬如我在日本高野山时，看到一本日本人写的书，书名是「大乘佛法的发展」，初期发展还是什么的这一类，我们台湾

也有一个人，也写一部这类的书，那本书我看过，书名和这本书类似，就是「初期大乘佛法的起缘与开展」，里面大部分是说「大乘非佛说」，这一类的言论，我去日本时看到这一本书，咦，怎么书名差不多，日本的那一本我没有买来看，下一次去的时候再买来看看，到底我们台湾那本是参考那本的，还是抄那本的就知道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其实是害人精，毁谤佛法，自害害他；写那本书的人说他写了十几年，那十几年都在生病，还都不能悔悟，还不知道，你看是不是很可怜；现在补充说明，刚才说的三十六对法，这三十六对法，「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这三十六对法是什么呢？就是简单一句话讲「兵来将挡，水来火淹」，如果问「明」的你就跟他说(暗)，这些后面会讲到，好，等一下会讲。

经文：[[「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各人反生邪念。]]

「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如果执著外相，在外面「作法」，在外相上种种造作叫做「作法」，而「求真」要求真如本性，在外求。「或广立道场」或是设很多道场。「说有无之过患」但是都是说「有」或「无」这类的，犯这一类的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说有无之过患」譬如说这部佛经有这么说，还是没有这么说，都是在辩论这些，这就是犯「有无之过患」，于是就做了很多的考据。「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像这类的人，累劫都不能见性，譬如说好好的一部经「六祖坛经」，胡适之就提出来这个本子有问题，这是后人写的经，不是真正六祖大师说的经，一些愚痴的人，也是佛教徒，也跟著去考据，然后提出好多个本子，这个叫扰乱佛法。「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但听」，「听」就是听法，只要听法，又依法去修行，这样就对了，「又莫百物不思」另外就是不要「百物不思」，就是什么都没想，什么都不想，说这样是很「清净」，这样不对，因为要「思维佛法」才对，「思维佛理」、「静坐思维」，不是在那里「乱乱想」，也不是「都没想」，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而于道性窒碍」这样在道性里反而掛碍，「窒」就是「阻塞住」的意思。「若听说不修」如果听法

之后没有修。「令人反生邪念」反而令人生出邪念。

经文：『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但依法修行」只要依法去修行，修行要依法，依照法，不能你自己想，不能我自己想自己的好，照自己的意思这样去做，要依照法去修才可以，要不然就变成「乱修」了，这法都是有根据的，你不能没有根据。「无住相法施」先自己依法修行，再来教他，自修、教他，「依法修行」就是「自修」，「无住相法施」，「金刚经」是说「无相布施」，什么是「无相布施」？就是「无住相法施」，这个讲的更清楚，这个「法施」旁边可以用双圈圈起来，怎么说呢？无住相的法施，没有住著种种相的「法布施」，因为六祖大师现在开示给他的大弟子听，所以都是出家人，教出家人要法施，所以布施对出家人来讲是「布施法」，不是布施钱财，不是叫他去化缘，然后再来布施，这样不对，所以「金刚经」上面所讲的「布施」都是指「法施」，因为「金刚经」是成佛的法门，所以都是讲法布施，为什么？因为一切布施、一切以法为上，「法布施为上」，法布施是布施里面最高的，因为其它的布施是「世间」的，可以得到「世间的福报」，但是只有法布施可以使人开智慧，所以可以「出离生死，证菩提」，只有法布施的功德最大，所以出家人就不要说没办法布施，没有钱，所以就没有办法布施，其实出家人的本分就是，不是布施钱财，是布施法，那为什么有法可以布施呢？那是因为修，才有法可以布施嘛，没有修的话，那有法可以施，跟钱是一样的，钱要有赚，才有得布施，一样的意思。「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你们如果有悟到，就依这个「法」、依此而演说，依此而起用，「依此行」依此而自行，「依此作」依此而作种种利益众生的事。「即不失本宗」这样就没有失去「本宗」的「宗旨」。

经文：『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

如果有人问你「有人问汝义」，问你道理，「义」就是「道理」，「问有将」，「将」就是「以」，若问他「有」，那就以「无」来对，「对」什么？「对破」，「对」就是「对破」，「对破」什么？对破他的执著；譬如说，他问「有」的时候，你不要一直跟他解释「有」，你解释半天也解释不清，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对「有」有执著，那你又跟他解释「有」，那就两个人都钻到「有」的牛角尖里面去，出不来了；所以怎么样？就要导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问题，所以问「有」用「无」来对，就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那个问题，所以因此就可以把他原来问题显现出来，这样的意思；所以一方面是「对破」他的执著，另外一方面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那个问题，所以问题就更清楚了，然后执著一破，就能够因此入于「中道」；所以问「有」就用「无」来对破，问「无」呢？就用「有」来对破；问「凡」呢就以「圣」来对破，问「圣」呢就以「凡」来对破；譬如就问「圣」来讲，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说「如何是圣谛第一义」？那达摩祖师怎么回答呢？就说「廓然无圣」；那你要想达摩祖师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他知道梁武帝是执著「圣谛」，执著这个「圣」，所以达摩祖师就用「无圣」来破他，叫他不要执著所谓「圣」，你所谓「圣」的境界，那「廓然」呢？就是「廓然如虚空」，「一切法廓然如虚空」，「没有圣与凡之差」就是「廓然无圣」；所以达摩祖师所说的跟六祖大师所说的一样，只不过六祖大师很慈悲，把他的秘密都讲出来，达摩祖师就没讲，你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算了，听不懂我就去嵩山少林寺坐九年；所以你看六祖大师有多慈悲，把他看家的法宝讲得清清楚楚；这不只是六祖大师的看家法宝，所有的祖师都是这样子嘛！你看达摩大师回答的都是这样；所以我曾经讲过嘛，说法最重要的就是「破众生的执著」，诸佛出世说法就是「破众生的执著」；那不只是说，说法是破众生的执著，事实上「修行就是破执著」；那什么是「执著」？为什么会有「执著」？「执著」是因为有「贪爱」；那为什么会有「贪爱」？「贪爱」从哪里来？如果给你一个题目去参，贪爱从哪里来？「贪爱从妄想分别来」，所以因为妄想分别而生贪爱，因为贪爱而生执著；所以已经到「执著」以后，就变成癌症第三期，就无药可治，快要无药医治了，快死了，所以要

「破执著」是最难的；因为既然执著，那就很像什么呢？好像得了癫痫，癫痫发作的时候，全身都抽筋，那众生的执著就像那样子，你怎么去板他，都没办法；所以佛用无上清净之法，来救我们众生的癫痫，所以这很不容易，所以「执著」就是最难破的了；那你怎么样去（掉）执著呢？那那执著没办法直接去掉，要先去「贪爱」；那贪爱怎么去呢？贪爱也没办法（直接）去掉，你说我明明知道不要贪爱，可是他就是还是要贪爱，那就要先去掉「妄想分别」，所以还是要回到「讲道理」，要让他「明理」，那「明理」以后，就渐渐能够不生贪爱；那可是「明理」，有一些是可以马上就可以放下，那有一些是因为「业习」，这「习气」很久了，积习很久了，要慢慢修，慢慢的与这个理能够相应，然后渐渐就「贪爱」减少，「贪爱」减少，「执著」自然就少，「执著」一少，那么就放掉了，「放掉」就是所谓的放下，放得下，那放得下以后，放下就自在了；所以一切法都在于「执著」与「不执著」，那一执著，这个心就是封闭的，一不执著这个心就是开放的，一开放就有「智慧」，一「执著」就没有「智慧」，一执著，这个头就像石头一样，硬梆梆的，又不透风。「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将圣对，问圣以凡对」，所以什么是「圣谛第一谛」？「廓然无圣」就对过去了、破了，但是（若）听不懂（就）没有办法，那达摩祖师他只接引最高根器，所以，唉，不跟你啰嗦了，我去坐禅比较实在。

「二道相因」二个道互相为因缘，互相为「生因」，你生我，我生你；就是「凡生圣，圣生凡」这样，「有生无，无生有」二道相因、相成。「生中道义」互相为因缘，就生出中道了。

「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所以都一样啦，有问「一」的你就「一」来对，其它都一样。就「不失理也」就不失去道理。六祖大师不但这样子，还举出例子。

经文：『没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

假如有人问你「什么是暗呢」？那你就回答说「明是因，那暗是缘」，因为一切法都有「因缘」，「明」如果没，「明」如果没有了，就变成「暗」，「明相」如果去了，就变成暗了。「以明

显暗」这「明暗」两个「相」是互相显出来的，依「明相」来显出「暗相」，依「暗相」来现出「明相」，所以是互相显发。「来去相因」，「明暗」两个相来去「互相」为因，明来了就暗去了，暗去了则明来了。「成中道义」这样就不会落于「明」或「暗」的两个极端，就止于「中道」，你就不会执著；因我们用浅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说「观前顾后」，因为我们如果走路直直走，眼睛都没有看旁边，这样会被车子撞了，所以没有「观前顾后」，那如果修法的人，常常也是在道理上只往一端走去，就忘了另一端，因此就一头栽进去，栽进去以后就钻入牛角尖，所以你如果在参「明」的时候就忘掉「暗」了，参「暗」的时候就忘掉「明」，参「暗」的时候就一头钻入「暗相」里面去，然后就出不来了，所以就顾不到「明」，那因此就「落于一极端」，忽然有人提醒的时候，又往另外一边跑，也忘掉另外一边了；所以两头都顾到的时候，就离开两个执著，两个极端的执著，就「不落于极端」，这样子；所谓的「两边」，就是「极端」的意思，那修行人不应该「落于极端」。

第四十八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付嘱品第十

#### 第四十九集

经文：〔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来去相因」那就「成中道」，「成」就是「建立」，建立中道的道理；其它的问题统统是这样来处理，这样来回答，你等以后要传法的时候，就这样来说。「转相教授」就一代传一代，这样来教授。「勿失宗旨」本宗的要旨「宗旨」。所以他这「对法」就是这样子，「兵来将挡，水来火淹」；所以一切的凡是「法」或是事情，一切的思维观念，自修教他，统统是从这两种

不同的观点来考量思维，所以就不会执著或是落于一边，或是一个极端，这样就能够得到「正中」，而离于一切执著；还有刚才讲的那个达摩祖师，回答梁武帝的话说「廓然无圣」，他问「圣谛第一义」，「圣谛第一义」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用白话来说，什么是最高的「法」？这样的意思，「圣」就是「如来」，「谛」就是「道理」，「第一」最高的，「如来的道理」里面最高的是什么呢？所以他的心很大，但是能力可能没那么行，眼高手低，（就是问）如来的法、佛祖的法里面最高的是什么呢？达摩祖师就说「廓然无圣」；第一点这个当然是破他的执著，第二点也是指出真正如来的法里面最高的法那就是「廓然无圣」，就是「心廓然如虚空」，无所执著，那连凡圣都不执著，到达「凡圣情忘」的境界，这个是如来的法最高的；但是可惜，梁武帝听不懂。

经文：〔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

六祖大师在太极元年，就是唐睿宗太极元年，是西元712年，睿宗太极元年壬子七月的时候，就命令他的弟子去新州国恩寺去建塔，叫人赶工，到第二年夏末的时候就落成了。

经文：〔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

在七月初一的时候，就集合所有的徒弟就告诉他们说，我八月的时候就要离开世间；这是「预知时至」，其实这个不是「预知时至」，他这个「来去自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汝等有疑」你们如果有什么疑问，要早一点问，我替你们破除这个疑问。「令汝迷尽」使你们的迷惑都尽，我如果离开以后，「去」就是离开，我如果离开以后，就没有人可以教你们。

经文：〔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

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汝

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

「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法海禅师等等听到说大师就离开世间，都涕泣，就流眼泪、哭，就只有神会和尚「神情不劫」也没有哭；这个六祖大师就说「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善不善等」善与不善「平等」，他已经证悟到善与不善都平等。「毁誉不动」毁谤或是称誉都不会动心。「哀乐不生」悲哀或是快乐都不会生起，只有他得到而已。「余者不得」其他的人都没有得到。那如果这样「数年山中，竟修何道」在山中修行，这样是在修什么道呢？「汝今悲泣，为犹阿谁」你们今天这样子悲哀、在哭，是烦恼什么人？「阿谁」就是谁，那个「阿」没有意思，那是唐朝的白话，你们是在烦恼什么人？「若犹吾不知去处」如果说是烦恼我，不知道要去那里。「吾自知去处」我自己知道我要去那里，你们不用烦恼，意思就是这样，你们不用烦恼说，啊师父现在一去不知道去哪里？好像唐明皇在烦恼杨贵妃死了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去求仙、让他做梦，做梦说让他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可能也去「观三姑」那种的，「牵亡」。「吾自知去处」我自己知道我要去那里，是怎么呢？「吾若不知去处」我如果不知道我要去那里，这样我就没办法现在告诉你们「我要去了」，因为我知道我要去那里，所以我才会告诉你们，我才会知道我要去了，因为要去一定是知道要去那里，才会知道要去，所以不只是知道时间，连地点也知道；因为没有说只知道时间，我什么时候要去，而不知道说要去那里，没有这样的事；所以知道时间，一定知道地点，知道地方。「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你们会这样悲伤流眼泪、会哭，「盖」就是因为，因为你们不知道我要去那里。「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这个前面那一行「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你可以在旁边画单圈，用红笔画个单圈，这一行字「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这很重要，接着这一行「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这一个也画单圈，你们如果知道我要去那里，这样你们就更应该会哭，因为我去，既然知道我要去那里，这样我要去的地方一定不是坏的地方，那如果不是坏的地方，你们在烦

恼什么，那有什么可以哭呢？有一本书叫做「密勒日巴传」，密勒日巴他说他悟到了，造了很多房子又拆掉，悟到了，后来又跟他的老师要分开的时候，他的老师叫他「马尔巴」，两个师徒那一晚挤在一张床上，然后两个人相抱而大哭，哭了一晚上，生离死别，众生就是「生离」，或是「死别」的时候最痛苦，这样不知道有没有悟到，不知道。「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法性」本来是没有生灭、也没有来去，所以你们大家都坐下，我向你们说一个偈，这个偈叫做「真假动静偈」。

经文：〔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众僧作礼，请师说偈。〕

所以你们大家都诵这个偈，「与吾意同」就跟我的「心意」一样，「与我同心」啦！这跟师父同心，就是最简单的，做徒弟的人，跟师父同心，做儿子的人，跟父母同心，这最简单，你不要说你有多么孝顺，你如果「跟父母同心」就是孝顺，你如果跟父母不同心，再怎么孝顺还是差一截。「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依照这样去修，就不会失去「宗旨」。「众僧作礼，请师说偈。」大家都做礼请他作偈。

经文：〔偈曰：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一切无有真」，「一切幻法」统统没有真，统统是虚妄的，「一切世间法」统统是「无有真」都是虚妄。「不以见于真」但是啊这个「以见」，「不以」这个种种的这个「虚妄的法」来「见真」，不以种种的虚妄的法来见真，这个「于」没有意思。「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见于真」就是「见到真」，如果见到「真」的，见到「真法」的人。「是见尽非真」这样那个「见」也不是「真」，就是说你不能说「我见到了」，你如果说「我见到了」，「有所见」就不是

「真正的见」。「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如果能够「自心中有真」，有真如之法，「离假」，「假」就是虚妄，能够「远离虚妄的假法」，这样「心」就是真的，心就入于真正之道；为什么？因为「离妄即真」，离开虚妄即是真，因为「妄」就是妄念，或是一切虚妄之相，没有一切虚妄之相来覆盖，那这个「真」就显现出来了。「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自心如果不离假，这个「假」就是指一切的「虚妄分别，贪爱执著」都是「假」，一切的「凡、外、权、小」也都是「假法」，「无真何处真」自心如果无真，那里会有真呢？「有情即解动」如果「有情」就可以「解」就是解了，「解了动用之义」，这个「有情」是「大有情」，不是普通的那个「有情」，就是「菩萨若有情」那个「有情」，菩萨的「有情」，菩萨若有情就解了动用之义，那「无情」呢？就是无情物，无情物就是不动，那如果有情就能够了解动、动用之义。「若修不动行」如果修身心都「绝对不动」，即「同无情不动」，就跟无情的器世间之物、无情的草木一样是不动的。「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若觅真」就是若于外相貌、若于外之现象求觅真法，而内、于内「体」一切法实在是不动，就是在外相觅真，「觅真」就是修真，在外相看起来有在修真，修真法，但是啊，他内心统统不动；所以外面「示现有修行之相」就是「觅真」，但是他的内心实在是没有动。「动上有不动」这样就是于「动上」而有不动，这句话还是你们看这里，我比一下，你们较清楚，觅真「若觅真不动」，「觅真」就是外表上，外表上有种种的修行的相，打坐、参禅、诵经、礼佛等等，都是在「觅真」，外相上有种种的「觅真之相」，那么「求见真法」，那自心已经体悟了，但自心实在不动，而且体悟实在没有动，所以「外相示现有所动，内心实在没有动」，这就是菩萨大行，「普贤大行」，这样就是「动上有不动」，比一下你就看懂了。「不动是不动」若只求「不动」，这个怕，这个「外相动」即是不动，即是「不动的无情物」，有的人他只求这个「不动」，那如果稍为有一点动相的话，他就受不了，他就很讨厌，那么这种人已经修到变成好像木头、石头一样的不动，意思是说，这种修行是没有用的。「无情无佛种」因为这一句是接那前面一句的，你如果只求「不动」，稍为动一下，你就起这个厌

恨之心，那么就变成跟无情的「不动」一样，那如果是「无情」的话，那就「无佛种」，因为无情就是不会动，没有「心」嘛！不会动，所以不会动，那「无情」就没有「佛种」，因为「有情」才能够度众生，「无情」是不会度众生的。「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能善分别」这个动与不动、净与染、凡与圣、悟与不悟、悟与迷，皆有差别，这一切相统统有差别，愚痴或智慧、凡夫或圣人、悟或是迷、染或是净、动或是不动，这一切相都不一样，都有差别，而能够善分别；什么是「善分别」呢？「善分别」就是「有智慧」，能够判别这个法的微妙差别，叫做「善分别」，但是又不贪著叫善分别，「能够判别它的判别又不生贪著」称为善分别，所以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将他记起来，常常思念这一句话；「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那如果「法华经」上面是说「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因为怎么样？这可以治一个病，治一个很重的病，就是有的人以为自己在习禅，或是在读「般若经」，那如果人家说「啊，我不分别」，或说「你不要分别啦」，那都不对，你如果跟他说什么，他就说「不要分别」，或是说「我没有分别」，那是不对的；这个没有分别，他说「不分别」不是说「不了解」，而是说「不贪爱」，是「不贪爱」叫做善分别；不是说憨憨的，法相都分不清楚，一切法相都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但是不贪爱；所以不是憨憨愚痴，什么法都不懂，这样叫做「不分别」；能善分别一切法相，于「第一义」，「第一义」就是最高的道理，但是于第一义就成金刚三昧而不动，所以这个自住于这个第一义，住在第一义里面，成金刚三昧而不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假如能够得到这样的见解，这样就可以于「真如」而起用。「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报」就是告，跟你们诸位学道的人说，要努力自己「用意」、就是用心，用心下去修行，修这个行。「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不要在大乘的法门里面，在执著生死之智，「生死之智」就是生、有生灭，「死」就是灭，执著有生灭的智慧，有生灭的智慧就是「凡外权小」，凡夫跟外道还有「分段生死」，那二乘呢？「有变异生死」，所以凡夫虽然有智慧，但是还是不会出离这一个「分段生死」，那二乘呢也有智慧，但是呢还是有生死之事，也就是说因为他还有「变

异生死」，所以他的智慧还是有「变异」，还是有生死的，所以要通达大乘的「无生智」，「无生法」才能离开生死，就是所谓的「二死永亡」，就没有生死了，那就真正的无上大涅槃。「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如果言下相应啊，「即共论佛义」就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讨论这个佛祖的道理，佛法的道理；那如果实在是不相应，就不勉强，就合掌令欢喜，合掌，阿弥陀佛！这样就好了；不要说在那边辩论一大堆，变成「辩话骨」这样有什么意思？所以「有相应」才来讲，「不相应」就不要讲。「此宗本无诤」这宗就是禅宗，本来是无诤，「诤」就是诤论，就是烦恼，就有冲突，所以佛法里面是免辩论，辩论没有用；因为见解不同，所以才会有辩论，那如果见解相同，就不用辩，那见解相同就相应，见解不同，再怎么辩也没有用；再说这个法是离开「语言思辩」，所以是「不可思议境界」，所以不用「诤论」。「诤即失道意」如果是诤论的话，就跟道理相违背，那个道理就失去了；所以修行人就不与人诤，不与凡夫诤，不与外道诤，不与小乘人诤，也不与权教人诤。「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执逆」，「逆」就是相违背，相背逆，如果互相执著相背逆的说「法」呢，而争论，那么就令自性出入生死；就像「楞伽经」所说的，这「如来藏」为破衣所裹，「转如来藏出入六道」。

经文：〔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

这个时候所有的徒众，听六祖大师说这个偈以后，就大家统统作礼，体会到大师的意思，大家都「各各摄心，依法修行」，就不敢再争论了；这「争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六祖大师说他要走了，那他们大家就要和他「辩话骨」，说「您不要走啦」这样。「乃知大师不久住世」就知道说大师住世不会很久了；这法海上座就再礼拜，「再拜问曰」说和尚你若入灭以后，这衣法要交给谁呢？「衣法」就是说要传法给谁。

经文：〔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

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

六祖大师就说，我在大梵寺开始说法到今天，这里所说的法「抄录流行」，你们将它抄起来，记录起来，下去流通，「目」就是题目，题目就是叫做「法宝坛经」。「汝等守护」你们大家要守护。「递相传授」大家这样传递下去，互相传授。「度诸群众」度众生，「群生」就是众生。「但以此说，是名正法」如果依照这部经所说的，就是正法；照说这一部经就是禅宗里面最重要的一部经之一，那如果一般来说持这一部经应该可以见性才对。「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现在只是向你们说法而已，这个「衣」就不传了，传到我为止而已。「盖为汝等信根淳熟」，「盖」就是因为，因为你们大家信根都很「淳熟」，「淳」就是「纯」，都很纯熟。「决定无疑」这个「信心决定」了，统统没有这个怀疑。「堪任大事」可以做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度众生的事情，就是「荷担如来家业」。「然据」但是啊，根据这个先祖达摩大师他传授的偈意，这个「衣」就是法衣。「不合传」，「合」就是「应该」，就不应该再传下去了，所以只传法不传衣；这个偈是这个达摩祖师所说的。

经文：【偈曰：『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我本来「来兹土」，「兹」就是这个，「这个土」就是中国，来这个地方，我本来来这个地方，就是来传法、救众生的迷情，意思就是「使众生开悟」。「一花开五叶」，「一花」就是达摩祖师自己，五叶就是接下来的「五代祖师」，从二祖大师、三祖、四祖、五祖、六祖这样就五代，这就是五叶。「结果自然成」结果就是接下来所传的这个禅宗大兴，叫「结果自然成」，这样这个就是「授记」，也是预言。

经文：【师复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澹泊，此名一相三昧。】】

六祖大师又说，诸位善知识，汝等大家各各都净心，听我说法，说下面这个「法」，汝等

如果要成就「种智」，就是「一切种智」；这智慧有三种，「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乘贤圣总共有三种智慧，第一种就是「一切智」，「一切智」就是声闻智，声闻的智慧叫做「一切智」，这「一切智」就是了知一切法的「总相」，这个总相就是「空性」；第二种叫做「道种智」，「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就可以了知一切法的种种「差别之相」，就比较微细；第三个就是「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佛智，佛祖的智慧，是通达一切「总相、别相」，然后这个一切智慧的「种」，都在佛的智慧之中，所以叫「一切种智」；所以成就「种智」、成就「一切种智」就是成就「佛道」、「成就佛智」；你们大家如果要成就佛世尊的「一切种智」。

「须达一相三昧」要通达一相三昧；什么叫做「一相三昧呢」？就是「见法一相，无有生灭等四相」，无「生信异灭」或是「成信坏空」等四相、乃至一切相，依此观察而得「三昧」，称为「一相三昧」；什么叫「一行三昧」？就是「依于一真而得三昧」，依于一真而行所得的「三昧」叫「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如果在一切处没有住著这个「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在那个相中没有生出憎恶或贪爱。「亦无取舍」因为如果爱就取、憎就舍，所以不生贪爱或是憎恶，就不会有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也不会去想世间或出世间的种种利益或是成坏等等的事情。「安闲恬静」，「安闲」修行人就要安闲，但是现在的修行人都很忙，都不闲，出家人也很忙，常常不知道在忙什么，都忙一些不相干的事，跟修道直接不相干的事，办种种法会、活动，匆匆忙忙，仓仓惶惶，称为度众生，称为修菩萨道，实在可怜；「恬」就是「安」，「心安」叫「恬」，心安而静、安静。「虚融淡泊」，「虚」就是冲虚，「融」就是融洽，淡泊名利、恩爱，叫「淡泊」，对于名利、恩爱，不只是说世间的恩爱，乃至出世间师徒的恩爱，也都淡泊，叫做「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这样叫做「一相三昧」；所以啊这「一相三昧」就知道怎么修了嘛！

经文：〔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

什么叫做「一行三昧」？假如一切处、一切地方，不管是行住坐卧「纯一直心」，统统是

一个「直心」；什么叫「直心」呢？「直心」就是不歪、不邪、不攀缘、不向外驰，这叫「直心」，因为「向外奔驰」就一定不是「直心」，「向外攀缘」也不是「直心」。「不动道场」成就「自心的不动道场」这样就是「真成净土」，真的是「成就净土」，这个「自身自心自成净土」，「净土者，清净国土也」。「此名一行三昧」如果修这种法就叫做「一行三昧」；这个「一」是什么？「一」就是「真如」，所以这个依「真如」这一个法而修行所得到的「三昧」，就叫做「一行三昧」；那么「马鸣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把「一行三昧」又称为「真如三昧」。

经文：〔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

「若人具二三昧」若人具此二种三昧，假如有人具足这两种的「三昧」，就是「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一相」是外相的，那「一行」呢是「心行」，这个「行」是「心行」；若这两种三昧都具足，就好像如地里面撒了种子，如地里面撒有种子，播了种。「含藏长养」那如果撒了种子以后，就「地」把这个「种子」含藏起来，渐渐地长养它。即得「成熟其实」就渐渐地能够成熟那个「种子」。「一行三昧，亦复如是」，「一相」就是「一相三昧」，「一行」就是「一行三昧」，「一相三昧跟一行三昧」也是相同的意思；「一相如地」一相三昧如「地」，「一行三昧」如「种」，那么「地中有种」就能够成就。「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我现在所说的法就好像即时的雨。「普润大地」使这个大地都滋润。「汝等佛性譬诸种子」汝等所「本具的佛性」就好像种子一样。「遇兹霑洽」，「霑」就是「濡」就是「润湿」，就是「滋润」，碰到这个法雨就能够得到滋润。「悉皆发生」统统开发、生存。「承吾旨者，决获菩提」继承我的宗旨的人，就一定能够证到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如果依我所说的法去修，就一定可以证到妙果。

第四十九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付嘱品第十

#### 第五十集

经文：〔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心地若这个含藏了诸圣种，「种」是圣种，这心地如果含藏了圣种，圣法的种子，「含藏」就是说有播种，如果有了圣法的种子以后，就是菩提种「普雨皆悉萌」，如果遇到普降的法雨，妙法之雨「悉皆萌」，就萌发出菩提芽来，「萌」就是萌芽，就会发芽，「菩提种」就会发芽出来了。「顿悟华情已」顿悟以后，就开出这个菩提之花，「情」哪就是「凡情」，这菩提开花以后，这「凡情」就「尽」了，「已」就是「尽了」，凡情就没有了，所以说悟到以后，就不会随便掉眼泪了。「菩提果自成」菩提的「果」就自然成就了，开花就会结果嘛，所以顿悟以后就开花，开花就凡情尽了，就圣果成就，所以已经悟了之人，就不应该有「凡情」，跟凡夫一样的这个执著于「私情」，是「大有情」悲悯一切众生，但是不是为了「私情」，就无私情，因为私情是依于「迷」而来的，依于「我执」而来的，「我执我见」依于「拥有」而来的，「贪著执著」。

经文：〔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尔时，徒众作礼而退。〕

这大师说这个偈以后，就又说「其法无二」这佛祖的法没有两种，就是「不二法门」，「无二」就是「不二法门」，唯一真理。「其心亦然」菩提心也是一样，这「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也是一样，只有一种，不能有两种，有两种就三两意，就不对了。「其道清净」佛祖的道是清净的，也没有诸相，没有种种的杂相在。「汝等慎勿观静」你们大家就不要说要「观静」；这「观静」的意思就是说，「静」是「一法不生」叫做「静」；为什么会「观」呢？因为向往，向往那个「一法不生」的那个「静相」，然后所以去「观」那个「静相」，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

不要「观静」，也就是说不要希望你的心中一法都不生起，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必如此，如此就著「静相」。「及空其心」而这「空」就是「灭尽」，「心」就是「心念」，要把所有的「心念」都把它灭尽，那这样子也是不对；其实讲这「静」，「观静」那个「静」，跟「空心」的「空」，「静跟空」其实是一样的，其实几乎是同样一回事。「此心本净」这个心本来是清净的，所以这个清净的「净」和「观静」的「静」是有相关，因为「有法生起」就不是安静的静，你就会觉得不是清净。「无可取舍」无有少法「可取可舍」，若有少法「可取可舍」，就心有爱憎，那心有爱憎呢，就如同凡夫；所以修无上法的人，就必须要有「无有少法可取可舍，心无爱憎」。「各自努力，随缘好去」无有少法可取可舍，因为心中无爱无憎，大家各自努力。「随缘好去」这个「随缘好去」这四个字，禅家常常说；「随缘」不执著，「好去」呢就是好好去自修、度众生，「自修教他」叫「好去」，乃至最后「好去」，就是「入于涅槃」也是「好去」，「随真如之相而去」叫「好去」，「现在好去」自修教他，「将来」因缘成熟也「好去」，就「善逝」啦！如来那个「善逝、世间解」；所以禅师、禅家所用的词、字句都很简单，但是意义都很深，随着因缘，没有执着的好去；所以我上次讲过，「随缘」是「随缘修善」，不是「随缘造恶」。「尔时徒众，作礼而退」那个时候，所有的徒众就作礼而退。

经文：〔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众哀留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

大师在七月初八的时候，忽然间就向门人弟子说，我想要回去新州，你们赶快准备船。「大众哀留甚坚」大家都很悲哀，就向他坚留。大师就说「诸佛出现，犹示涅槃」即使连诸佛出现于世，还是会示现涅槃，因缘到的时候还是要示现涅槃，所以是不会永远住于世；那为什么佛祖不永远住世度众生呢？因为「不坏法相」；佛也可以住世一劫或是两劫，或是更久，但是就「不坏法相」，所以就不住世这么久，示同跟当地的众生一样。「有来必去」，如果有来，就一

定会有去，有「来」就是生，「去」就是死，有生必有死。「理亦常然」这道理就是通通是如此，永远如此，「常」永远，「然」这样。「吾此形骸」，「骸」就是「骨头」，我这个身躯。「归必有所」一定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大众还是说，师父啊你现在去「早晚可回」，这「晚」字没有意思，就是「早点回来」，可以早些回来；大师就说「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口」是口说，「来时」是「诸法起」的时候、「诸法生」的时候，诸法生的时候本来就无言说，本来就离于言说。

经文：〔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

这正法眼藏是传给什么人了？

经文：〔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

大师就说，是「有道」的人得到，「无心」的人就通达，这样就是又是「有无」一对，「有道」就能够得，「无心」就能够「通」，就通达了；所以「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就是谁得法了？问得法的人，那有道就得了，无心就通达了。

经文：〔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

我如果离开以后，七十年后，就有两位菩萨从东方来，一位在家、一位出家，同时都兴教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缔」本来是修补，或是修建的意思，这里就当建，建立伽蓝，建立伽蓝就是起寺，建佛寺。「昌隆法嗣」昌隆我的法嗣，「嗣」就是继承、后代；（前面说的）这二菩萨，有二种说法，一种说法出家是「马祖道一」，在家是「庞蕴居士」；另外一种说法出家菩萨是「黄蘗大师」，在家菩萨是「裴休」。

经文：〔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

继续又问，就是问这个「正法眼藏传承」，从「未知、从上」，这「上」是「古早、从前」，从古时候以来，「佛祖」是佛和祖，诸佛祖师，「祖」是「祖师」，「诸佛祖师」应现已来，传授有几代了，希望大师开示；六祖大师就说，古佛应世已经无数量了，无法去计算，太多了，这诸佛无量无边，所以现在就以「七佛」作开始来讲，过去那个劫叫做「庄严劫」，「庄严劫」有一千尊佛，最后的三尊佛就是「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这三尊；庄严劫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劫」叫做「贤劫」，「贤劫」有一千尊佛，开始的四尊佛，现在已经四尊出现了，这四尊就是「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再接下来未来的那个劫叫做「星宿劫」，「星宿劫」也有千佛，所以有「三世千佛名经」，就是说这个千佛，未来劫叫做「星宿劫」；因为过去千佛太多，讲不完，所以用最后三尊来代表就好，现在这个劫千佛已经出现了四尊了，所以合起来七尊，所以过去和未来、过去和现在就有一个连接，所以所有的佛弟子应该都会背这七尊佛（过去劫后三尊，现在劫四尊）的名字，要可以念、可以忆，能够「忆持念诵」这七佛名号，所以要常常念「南无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常常这样念，要会背，这也是「念佛之一」，念佛有很多种，那这个是念过去未来、过去现在诸佛，千佛代表，这就是「正法眼藏」的传承，过去七佛传到这个劫，释迦牟尼佛首传迦叶尊者，所以迦叶尊者就是初祖。

经文：〔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优波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第七婆须蜜多尊者，第八佛驮难提尊者，第九伏驮蜜多尊者，第十胁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罗睺罗多尊者，十七僧伽难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鸠摩罗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二十二摩拏罗尊者，二十三鹤勒那尊者，二十四师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璨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惠能是

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

这个三十三祖，我按照那个「传灯录」来讲，「传灯录」那就很长了，这样才是讲，要不然只是这样念一念就没有意思，如果只说一点点也没有意思，如果照「传灯录」来讲，那就很有意思，「传灯录」就是「景德传灯录」，所以自古诸位祖师。

「各有禀承」他们都各自禀受传承，所以意思就是说都有师承。「汝等向后」你们以后就如此传下去，不要让他「乖误」，「乖」就是「违、违背或是错误」；所以这三十三尊祖师就是如此的次第，你不能把它弄乱，也不能写错误。

经文：『又问：此后莫有难否？』】

又问，以后是不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经文：『师曰：吾灭度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欲取吾首；听吾偈曰』】

大师就说，我灭度以后五六年，就有一个人要来拿我的头；听我说一个「偈」。

经文：『『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

「头上养亲」就是有一个新罗出家人叫做金大悲，他想要请六祖大师回去供养，但是不可能，所以就要用偷的，不是用偷的是用抢的，就是要拿六祖大师的头，回去朝鲜去供养，叫一个人拿刀子，来取六祖大师的头；所以，头上「养」就是奉养，「亲」就如同父母亲一样，这样奉养。「口里须餐」这就是说他用二万钱，雇一个叫张敬满的人来拿他的头；所以这张敬满为了要吃钱（贪财），所以做这个事，所以叫「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满」就是张敬满。

「杨柳为官」如果遇到张敬满要来拿我的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县令杨侃，那个刺史叫做柳无忝，那个时候的官吏是这两个人；这个叫做讖语，预言之语叫做讖语。

经文：『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

大师就在先天二年的时候，那时就是西元713年。「癸丑岁」癸丑年八月初三，在国恩寺

吃斋完了后，就向徒众说，你们大家都坐好，依照位去座，我要和你们离别了。

经文：〔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

门人法海就问说，和尚你要留什么教法，使后代「后人」、凡夫、迷人能够见到佛性。

经文：〔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吾今留一偈，自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

六祖大师就说「汝等谛听」，后代、凡夫迷人，如果认识众生。「若识众生」就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如果不了知众生，虽然经过一万劫要去找佛，也是找不到，也是遇不着；我现在教你们来认识自心的众生，如果认识自心的众生，就能够见到自心的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如果要求要「见佛」，就只要认识众生，就能够见佛。「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但是啊因为只是众生迷背于佛性。「非是佛迷众生」并不是说佛迷背于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如果悟到了，众生当下即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如果是迷呢，即转佛，「是」就是「成」，即「转佛成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如果平等，如果悟到自性而达到平等的境界，就是能够证到众生本来当体，就能够证到众生本来当体就是佛，当体即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那如果自性生出「邪险」邪险之心，「佛是众生」即转佛为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你等心如果「险曲」行险谄曲，即佛在众生中，即「佛性」堕「堕落」，即佛性堕有众生的身中。「一念平，即是众生成佛」如果一念、一念心生平直，一念生除平直、平等直心，这样就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我本具的清净自心，

清净的本心自有佛性。「自佛是真佛」，「自佛」也就是说「非他佛」、「非外佛」，而是「自内佛」才是真正的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自己心内如果没有佛心，要到那里去找、去求真佛呢？「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这里用三个圈把它圈一圈，在右边用红毛三圈，「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要相信这个，如果现在还没证到，但是要相信这个，自心是佛，不要再狐疑，种种的怀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外面一切相、一切法，没有一种、没有一点东西能够建立。「皆是本心」没有一点东西能够自己建立，自己建立，那都是怎样建立的。「皆是本心，生万种法」都是依照本心来建立的。「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心如果生起来，生出来以后，那种种的法就生出来了；所以有什么「心」就生出什么「法」，意思是这样；那你的那「心」如果灭了以后，那种种的法就跟着它灭了；所以「心生种种法生」，这「种种法」不是只说「世间法」，「出世间法」也是一样，世间、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因为心生而生出来的；那这个种种的心如果灭了以后，那种种法也就跟着灭了。「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我现在留一个偈和你们作别，这个偈叫做「自性真佛偈」；后代的人如果知道这个偈的意思，就能「自见本心，自成佛道」。

经文：〔偈曰：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真如自性是真佛」只有真如自性才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种种的邪见和「贪瞋痴」三毒，都是心中的魔王、或魔王的化身等等，「魔」的意思是破坏，「破坏善法」称为「魔」。

「邪迷之时魔在舍」心中如果起邪迷的时候，邪见和迷惑的时候，就是「魔在舍」，「魔」在这个「心舍」，或是「身舍」、「身心之中」，意思就是「魔出世」了。「正见之时佛在堂」如果正见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佛在正堂，就是「佛出世」；所以邪见生起的时候是「魔出世」，正见生的时候是「佛出世」。「性中邪见三毒生」本性里面如果有邪见和三毒心生出来就是魔王，来往

在我们的身心的舍宅里面，身心的舍宅里面。「正见自除三毒心」如果心起正见，自己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就能令魔转变成佛，「真无假」这个「法」是真的，绝对不会是假的。

「法身报身及化身」这个「法报化」三身。「三身本来是一身」，「三身」本来是「一身」，所以就不要再执着「三身」，所以「成就一身」就是「成就三身」。「若向性中能自见」如果自己向「性中」，「性」就是本性，自己，这个「向」就是「在」，自己在本性之中，能够自见「三身佛」，「自见」就是自见三身佛，自见「自性三身佛」。「即是成佛菩提因」这样就是成佛的菩提因。

经文：〔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今生若遇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

「本从化身生净性」这个主词加一个「菩萨」，菩萨本来就是从「化身」生出种种的「清净之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所以「净性」本来就是常常都在「化身」之中。「性使化身行正道」本性之，「使」就是「用」，「本性之用」是于化身而行正道；因为自性要起用的时候，不是直接起用，要有一个「变化身」出来，而这变化身行于正道，就是「本性之用」；所以以佛来讲，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依佛他的圆满觉性起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生出种种「正道之用」，因为他的这个「法身佛」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他的那个本性，它是太幽隐，没有办法显现，所以要显现的时候，要生出一个化身佛，这样子再来显现。「当来圆满真无穷」，「当来」就是将来，将来如果圆满，圆满什么？圆满佛道的时候，所证「真无穷」，「真」就是「真如本性」，所证的真如自性，就运用无穷；将来圆满佛道的时候，所证的真如自性就运用无穷。「淫性本是净性因」，「淫性」本来是清净的「法性」之因。「除淫即是净性身」

所以如果能够除去这个「淫心」，就是清净法性之身，「净性身」就是清净「法性生身」，清净「法性生身」，这个「淫」代表一切的「染心」，以这个「淫」为代表，如果能够除去「淫心」就能够得到清净的「法性生身」。「性中各自离五欲」所有修行者如果能在自己的「自性」里面，各自离去五欲的贪著，离去五欲的贪著。「见性刹那即是真」这样见性于刹那，就在刹那之间就能够见性，那这样就是「亲见真如」，「即是真」就是即是「亲见真如」。「今生若遇顿教门」今生如果能够遇到顿教这个法门。「忽悟自性见世尊」忽然间有一天、一朝因缘成熟，能够悟到自性，这样就是亲见世尊，就是「亲见自心的佛性」。「若欲修行觅作佛」如果要修行要找要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要到何处去，「拟」就是「欲」、想要，不知要去那里可以去求真如本性，你要到那里找呢？一定不在别处，一定是在自己的心中，所以不要到别处找。「若能心中自见真」如果能够自己在「自心」的当中，自见自己的真如本性。「有真即是成佛因」这样，见到自己本身就有的真如本性，这样就是「成佛之因」；如果不能够见到本身有真如之性，这样要求要作佛，那是不可能的。「不见自性外觅佛」如果不见「自己的佛性」，想要在外面去找佛，要见佛、求佛。「起心总是大痴人」如果起这种的心，总是大笨人。「顿教法门今已留」顿教的法门现在已经留下来了。「救度世人须自修」如果想要度世间人，想要救度众生，需要自己自修，你自己没修，想要度众生，要如何度，要用什么度，这样就「没法度」了，所以要度众生，先要自己要修；那要如何修？就这样修。「报汝当来学道者」跟你们将来要学道的人讲。「不作此见在悠悠」如果不作这种的见解，作其它的见解就是「大悠悠」，「悠悠」就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糊里糊涂的来，就糊里糊涂的去，依于无明而来，又依于无明而去；所以如果要度众生就要自悠，而自修，就要照这个「心地法门」来修。

这样又一次可以讲完，不知道因为传灯录很长，我最后又要讲一个「总结论」，「如何习禅」，敬请期待。

第五十集完。

## 付嘱品第十

### 第五十一集

经文：〔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

六祖大师他说这个偈以后，那个「说偈已」。就向大家说「汝等好住」你们大家都好好的住在这个世间。「吾灭度后」我如果灭度以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不要像这世间人那样的感情的表现，像世间凡夫的那种感情的表现，而「悲泣」，悲哀的涕泣掉眼泪。「受人吊问」或是受人吊问，人来捻香，来安慰你，这样子。「身著孝服」带孝，我如果死了，你们不用带孝，一般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风俗，就是说人死人亲属都要带孝，那这个师父就「如父」一样嘛！所以虽然出家了，也是一样的带孝，但是禅宗的祖师就交待弟子们，不要服孝服；为什么？因为禅宗不把死当作死，就是「不住生死」、「不著生死相」，所以不要跟这个世俗凡夫一样，而且既然出家，就要抛弃这个世间的一切风俗等等，要依于佛法，要依照佛法来行，不要像世间人那样带孝，又哭长哭短，这样就不像佛弟子。「非吾弟子」如果这样就不是我的弟子。「亦非正法」亦非如来的正法，如来的正法就不能够这样；在「涅槃经」里面也是一样，佛灭度的时候，得道的弟子都不会哭，但是没有得道的凡夫，就哭，哭的像一只牛，像阿难就是这样，那时候还没有证果，所以哭得很可怜。「但识自本心」你们如果真正的思念我，或是记念我，要怎么样呢？「但识自本心」，「但」就是「只要」，只要「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从真如本性来见一切法」，见一切法从真如本性来「照见」，照见一切法呢「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这样才是真正的记念我，如果这样就好像我没有走一样，你如果没这样念就好像说师父死了。

经文：〔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

我就是怕你们心迷，没有体会我的意思，所以现在再一次吩咐你们，使你们能够见性，使你们都可以见性；刚刚那些句子，因为前面已经解释很多了，所以这里就不再详细发挥。

经文：〔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

我如果灭度以后，你们大家都依照这个来修行，这样就好像我在的时候一样，那就好像我还在；如吾在日的意思就是说，我还在的意思；我在的时候你是这样修行，那我不在的时候你也是这样修行，那等于是我还在；因为什么？刚刚讲的那个是什么？是「法」；因为依照这样修行，就是「法身常存」，就见得我的「法身」；那你现在只看到「我的报身」有来有去，那就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是佛圣弟子；所以圣弟子要「见自法身」这样子，「见如来法身，见祖师的法身，也见自己的法身」，这样就不会去执著，不会去贪著这个肉体、这个「肉身」，这个肉体「有来有去，有坏有烂」。

经文：〔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

如果违犯我的教示，虽然我在世间，也是没有什么利益，对你们没有什么利益；因为我如果在世间，我说我的话，你们都不听，都没有照我说的去做、去修，这样子我住世再久也没有用。

经文：〔复说偈曰：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着。〕

这个发现一种千古奇案，什么叫？所有的经，历代都有注解的人，就是偏偏这一部「法宝坛经」从来没有人注解过，一直到民国初年有一本，不知对不对，接着以后还有几本，但是都是参考那一本，那有时候是把它稍微变造一下，更动一点点，然后就变成另外一部著作；但是呢？真正注解「六祖法宝坛经」的没有，一本都没有；所以呢，被人家误解很深，所以不知道禅宗是什么？禅宗越来越堕落的原因，可能是这样子。因为禅宗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没有人注解。别说什么，只说这「四句偈」，就搞不清楚，错误一大堆。

「兀兀不修善」，「兀兀」是怎么来的，韩愈的「进学解」里面有一句话说，「焚膏油以继

晷，恒兀兀以穷年」，「焚膏继晷」就是很用功的意思，这个「焚膏油以继晷」后来演变成四字成语，就是「焚膏继晷」，晚上赶夜车，点灯赶夜工，所以是日以继夜，很用功的意思。「恒兀兀以穷年」就是经年累月，一年到底都很「兀兀」，「兀兀」注解里面说叫做「矻矻」，「兀兀」的意思是「矻矻」，那「矻矻」又是什么意思？就是「劳筋苦骨，终日矻矻」，就是健作之貌，「劳筋苦骨」就是筋骨劳苦，「健作」，「健」就是「很勤劳、精进」的意思，「作」就是「造作」。

所以这里「兀兀不修善」，「兀兀」就是「勤勉劳苦」的意思，勤勉劳苦而不修善，「我虽然很勤勉劳苦地修行，但是我也不作念说，我在修善」这样的意思；我虽然是勤勉劳苦在修行，但是我也没有作念「我是在修善」，意思就是说我并没有觉得我很行，还有就是说「无有少法可得」，因为一切皆是「真如所起」。再来「腾腾不造恶」，「腾腾」是「兴起之貌」、「兴起貌」，那个「貌」的意思就是「样子」，兴起貌也就是动、动貌，动的样子，用白话讲就是「动荡不安」的时候；如果在诸法腾腾动荡不安的时候，在一切诸法、一切的缘与境，「腾腾」好像说热腾腾，热腾腾就是热滚滚，诸法动荡不安的时候，不造恶，我也不造恶，也不会犯过就对了，也不会犯戒；有的人说时机不好，环境所逼，所以我开个方便，也不会这样子；所以这就等于是所谓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说什么是道呢？道就是说不可以须臾离也，一眨眼的时间都不能离，这才是「道」，如果可以离开说，今天休息一下，这样就不是「道」，「道德没有放假」的时间，那么修行有没有放假，佛祖我今天很忙，我向佛祖请假；可以，你可以请假，但是不会准假，佛祖不会说「照准」，他会说「不准」，所以修行不能够停；所以「造次必于是」，你说我今天心情很不好，稍为休息一下，今天就不念了，这样没有「开缘」，每天都一样，每天都要修行，所以「造次必于是」；「造次」就是「动荡不安」的时候，就是「造次」；就是说这个时机很紧急，因缘很紧急的时候，譬如说空袭，或是说有坏人要来杀你，或是跑警察、跑小偷，都是危险的事情，都叫造次；假如说有人要你的生命的时候，或是颠沛流离的时候，叫做「造次」，很紧急，心里扑通扑通

跳，那叫做造次；虽然那个心里扑通扑通跳，逃命的时候也不离那个「道」，我们依佛教来说是什么「道」？就是不离开「戒定慧」，所以也不违背「戒定慧」来做事情，所以造次，再怎么动荡的时候也是一样「必于是」，也是「住」在那个地方；「颠沛」就是颠沛流离，就是说疏散，空袭时「疏开」，颠沛流离，逃难的时候，也是一样住在戒法里面，譬如说现在就在逃难了，哪有时间在持戒，稍为休息一下，你好心点，让我休息一天；不能休息的，你休息，你自己去休息，休息一小时就去十八层地狱，去休息久一点；所以腾腾不造悲，虽然动荡不安的时候，也是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这个「寂寂」就是其心，他的心很寂静，寂静到极点，所以称为「寂寂」，重复加强语气，「断见闻」断一切的见闻觉知，分别取著的意思，「见闻」就是「见闻觉知」，就断了一切「见闻觉知」，那个心已经对一切的「见闻觉知」统统不去分别，这样子才会寂静，所以那个心静到那个境界，静到一切的「见闻觉知」统统不起心，都不会去分别、贪爱等等。「荡荡心无著」，「荡荡」就是「广大」的意思，广大如大海，像「诗经」里面说的「浩浩荡荡」，这个心象黄河、大海一样「浩浩荡荡」、空荡无著；所以你们如果手边有其它的注解的书，你们查这个看看，看了一头雾水，又说不对了，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所有的经里面这一部经最可怜，都没有人说、又没有人注解，如果比较勤快一点，查一查应该都可以查得到，也不一定就是了，也要知道怎么查；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不错，这个偈再从头说一遍，因为这个是最后一个偈，那就等于总结。

「兀兀不修善」我虽然勤够劳苦、打拼地在修行，但是我亦不作念，我自己是在修善，但是啊我心里也没有作念说，喔！我很用功，我在修善，见到人就说「我最近很用功」，不能够这样「自己赞叹自己」；如果人家问你说，师兄你最近有没有用功，你也不能说「我最近很用功」，你如果真的很用功，你要说「还好啦」；那不是说客气不客气，因为用功到什么程度，你是跟谁比呢？「腾腾不造恶」虽然一切法、一切万境、环境，一切万境跟环境都动荡不安，喧腾腾来安的时候，我也没有说因为这外面的环境动荡不安，所以我的心也是动荡不安，这样去造

恶；因为外面外境动荡不安的时候，我的心会乱，「乱」就会去做坏事，但是虽然外面外境不安，我也不会去做坏事，不会被外境所影响到；这样就是什么？「定力、定力所持」。「寂寂断见闻」我的心已经寂静到了极点，了断了一切的「见闻觉知」所生的分别执著，我的心已经寂静到很彻底，寂静到断一切的见闻觉知所产生的分别执著，没有去依照这个一切的见闻觉知来妄想分别。因为有前面这三种，所以这个一步一步一直深入，所以「荡荡心无著」，所以我的心「浩浩荡荡」像大海一样，没有一点点的贪著、执著。所以头一句是「修善」，但是「修善不作修善想」；第二句呢？在动乱的时候也不造恶，那就是「离善离恶」，「于善恶两法皆不执著」，但是还是一样的，努力的「断恶修善」，然后呢？最后在这个心，因为断恶修善到极点了以后，这个心已经很寂静了，寂静到最后「返闻自性」的时候，不依这个「见闻觉知」的虚妄分别，那因为「不依见闻觉知」的虚妄分别，所以这个心「浩浩荡荡」，没有任何执著；所以这个就是禅宗或是六祖大师的法门最精要的四句，所以这就是禅宗或是六祖大师的「心要」，里面的「总结」、总结论。

经文：〔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

六祖大师说这个偈完了以后，就「端坐」，就是打坐、静坐，坐到三更的时候，忽然间就对门人弟子说，「吾行矣」我要去了。「奄然迁化」，「奄然」就是忽然的意思，忽然间就「迁化」就是去了，「迁」就是演变、迁变，就去了。「于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异香满堂，整个室内都是很好的香味。「白虹属地」有那个白色的虹照在地上，「属」就是「照」的意思，白色的虹照在地上，所有的林木都变成白色的，因为那个白虹照到大地，所以草木树都变成白色的，就是说连无情都在哀叹，「禽兽哀鸣」。

经文：〔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缁白，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龕并所传衣钵而回。〕

十一月的时候广韶新，就是广州、韶州、新州这三州、三郡的官僚，「洎」就是及、以及，以及门人弟子。「缁」就是黑色，也就是出家人、出家众，「白」就是素，「缁素」出家与在家二众。「争迎真身」就大家要请这个六祖大师的真身，六祖大师的这个「肉身菩萨」，这尊肉身菩萨和普通菩萨的又不同，因为这尊菩萨不用「坐缸」，他坐在那里，不用坐缸，那就当下「全身舍利」；层次低一点的就要坐缸，没有把握，三年开关，开缸看有没有坏掉，如果坏了就烧掉，如果没坏就把它供养越来，六祖大师就不用这样子，这样大麻烦；所以这是真身、他的真身。「莫决所之」不能决定这个要去那里，「之」就是「往」的意思，不知道要住那里去。「乃焚香祷曰」所以就烧香祝祷，就说这个香烟如果飘到那里，这样就是六祖大师他要去那里，所以就没有掷茭，不可以掷茭，因为我们没有掷茭，我们只是用两枝草仔，一枝长一枝短，这样也是一样，或者我们用两张纸去抽签，用抽的，放在袋子里面，用三支签，三支写三个，去拈一个出来，这样跟掷茭不是一样吗！所以如果是佛弟子，这些都不能作；你不能说，啊方便，就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才方便，都是借口，要于正法正住。「时香烟直贯曹溪」那个时候那香烟就直接贯到曹溪那里去。「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的时候，就把那神龕及所传的衣钵，全都迁回去曹溪。

经文：〔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

「次年」就是第二年，第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辩就用香泥将他涂抹，涂一涂；弟子门人就想到说，六祖大师说有人会来拿他的头，「授记」，所以他们就先用铁片用漆，漆一漆，上面用布包起来，绕在六祖大师的颈子那里，将他保护着，再入塔。忽然间这个塔里面就白光出现，一直冲到天上去，三天才散掉。

经文：〔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衣、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

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这个韶州的州府，就听到说塔里面有白光出现，冲到天上去，三天才散掉，就秦明皇帝，皇上就「奉敕立碑」就下圣旨要立一个碑，记这个大师的道行；这个碑文上就写说，六祖大师的春秋，住世总共七十六年，二十四岁的时候得法，「传衣」就是得法，五祖大师传衣钵给他。「三十九岁祝发」这个「祝」原来是「断」的意思，断发，到后来就当做「剃发」的意思，最古的时候，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祝发」当做「断发」的意思；三十九岁的时候就剃发，剃发受戒。「说法利生三十七载」说法利生三十七年。「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得旨」得到「如来心要」，「旨」就是「心要」，佛祖的心要，「嗣法」继承六祖大师的法、就是法旨，有开悟的四十三人，这四十三人我念一遍：第一个是西印度崛多三藏，第二韶杨法海，三儒林智成，四扁担山晓了，五河北智隍，六钟林法达，七寿州智通，八江西志徹，九信州智常，十广州志道，十一广州印宗，十二青原行思，十三南岳怀让，十四温州玄觉，十五司空山本净，十六婺州玄策，十七曹溪令韬，十八西京光宅慧忠，十九荷泽神会，二十韶杨祇陀，二十一抚州净安，二十二嵩山寻禅师，二十三罗浮定真，二十四南岳坚固，二十五制空山道进，二十六善快，二十七韶山缘素，二十八宗一，二十九秦望山善现，三十南岳梵行，三十一并州自在，三十二西京咸空，三十三峡山泰祥，三十四光州法净，三十五清凉山辩才，三十六广州吴头陀，三十七道英，三十八智本，三十九清苑法真，四十玄楷，四十一昙崔，四十二韶州刺史韦据，四十三义兴孙菩萨，这样刚好四十三人开悟得道。「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有悟道的、超凡的，就是没有大徹大悟，但是已经很高的，超过凡夫的境界，这个不知道有多少，数不尽。所以六祖大师就是在我们中国佛教界里面，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度这么多人的，使这么多人开悟的，不是说度这么多人的是很多人，但是使这么多人开悟，不简单，比孔子还利害，所以他的影响最大。「达摩所传信衣」达摩祖师所传的信衣，跟中宗皇帝所赐的这个「磨纳宝钵」，跟方辩所刻的这个六祖大师的佛像，跟其它的道具，「道具」就是修道之具，等等这些东西。「主塔侍者尸之」，

「尸」就是「主」，就是「主祭」，主塔的施者在那里做主祭，保管；因为主祭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在那里烧香要拜，所有的宝物都要捻香、要拜，不是说六祖的真身而已。「永镇宝林道场」所有的宝贝永远都放在宝林道场里面，再流传这个「六祖坛经」。「以显宗旨」来显这个禅宗的宗旨，兴隆三宝，普利一切群生。

经文：〔师入塔后，至开元十年，壬戌八年三日，夜半，忽闻塔中如曳铁索声，众僧惊起，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寻见师颈有伤，具以贱事，闻于州县；县令杨侃、刺史柳无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于石角村捕得贱人，送韶州鞠问〕

这个六祖大师入塔以后，到开元十年就是西元723年，因为六祖大师713年涅槃的，然后经过十年723年的时候，壬戌八月初三的时候，在半夜里忽然间听到塔里面，「曳」就是拉，有人在拉铁索的声音，就是开铁门，这个众僧警恐就起来了，看到一个孝子，穿著好像戴孝的，孝子就是戴孝的人，就是我们说的孝男，从那个塔里面走出来，「寻」就是「马上」的意思，马上就看到这个六祖大师颈子上有伤。「具以贱事」，「具」就是完全，就完全将这个贱事「闻于州县」，「闻」就是「上闻」，就是报告的意思，报告给那个州县，县令知道，县令老爷叫做杨侃，这个刺史叫做柳无忝，这个就是前面六祖大师在谶语里面有说，刚好他们俩个在做官的时候，「得牒」，「牒」就是「讼词」，讼词就是告状，因为这个，宝林寺就去告状，说有坏人进来，这两个官就「切加擒捉」，努力去抓；在八月初五的时候，在石角村就抓到这个坏人，将他送到韶州「鞠问」，「鞠」就是「勘验狱词」，「勘验狱词」意思就是问口供；他就说。

经文：〔姓张名净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师首，归海东供养〕

这个坏人他说他姓张叫做净满，汝州梁县的人，在洪州开元寺受一个，「新罗」就是现在的朝鲜，朝鲜的一部分叫做新罗，新罗的出家人叫做金大悲，他的名字叫做金大悲，拿两万的钱给他，叫他去取六祖大师的首级，要请回「海东」，就是在朝鲜要供养，因为你要请整个真

身不可能请得动，所以将头砍下来，回去再做一个身体，你看空思妄想，他以为这样很发心，要供养大师呀！

经文：〔柳守闻状，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问师上足令韬曰，如何处断？〕

柳太守听了他的口供，就没有给他加刑；以前我们中国人如果抓到坏人，不管好人坏人，反正就是先打，不是说你有做坏的，先下堂威，堂威先用喊的，喊威武，你就先尿尿，打的让你叫爹叫娘，再来问你的口供；这个柳太守听了他的口供以后，就没有将他加刑，「躬」就是亲身，亲身去曹溪去问大师的「上足」，「上足」就是「高足」，就是他的弟子，六祖大师的弟子令韬，问他看要怎样「处断」，要怎样将他处理。

经文：〔韬曰：若以国法论，理须诛夷；但以佛教慈悲，怨亲平等，况被求欲供养，罪可恕矣！〕

这个令韬就说，若以国法来说，就应该要他的斩首、要杀。「但以佛教慈悲，怨亲平等」但是因为，「以」就是「因为」，因为佛教是慈悲，怨亲平等，不是那个冤枉的「冤」，因为「怨跟亲」是相对的，你跟他是「结怨」还是「结亲」，「怨亲平等」不是「冤亲平等」；何况他是为了要供养，所以他那个罪也是可以原谅，「怨」原谅。

第五十一集完。

## 六祖坛经义解

### 付嘱品第十

### 第五十二集

经文：〔柳守加叹曰，始知佛门广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肃宗遣使，就请师衣钵归内供养；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缙云：联梦感能禅师请传衣

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

这个柳太守就感叹、赞叹，说「始知」现在才知道说，佛门实在很广大，就是慈悲广大。

「遂赦之」所以就赦了他的罪，放了他。「上元元年」就是西元760年，唐肃宗上元。「肃宗遣使」这个唐肃宗就派人去请，「就」是「去、进」的意思，去请师衣钵，去请大师的衣钵「归内」，「内」是大内，就是皇宫，请到大内来供养。「至永泰元年」永泰元年是西元765年，五月五日的时候，这个唐代宗就梦到六祖大师「请衣钵」，就是说他要请衣钵回去，不要放在皇帝那里，怎么办呢？要给老百姓供养，给所有的百姓供养，这样福报比较大；所以不是说只有皇帝你供养就好了，所以这个六祖大师慈悲。「七日敕刺史杨缵」五月初七就命令这个刺史杨缵说，说我梦到这个「能禅师」，惠能禅师他来请衣钵跟袈裟，「却」就是回，要回曹溪去，现在就派这个镇国大将军刘崇景将他送回去。「朕谓之国宝」这些东西我将他当作国宝。你如果看到这些，再去比较日本的，你就会很感慨，怎么办呢？这是祖师所传的，本来就是国宝；那些日本人从我们中国拿到的祖师的，他也国宝第几号，放在那里供养越来，何况那是祖师的衣钵，当然是国宝，所以他这句话被日本人看到说，很奇怪；那不要说日本人，如果西洋人，出这样的大人物，他曾住过的地方都封起来，统统变成历史博物馆，都不能动它，照他以前所用、所吃的，所放的地方，统统在那里，不能动它，保存原来的样子；但是如果我以前跟大家说过的，我们中国人最「毁类」（暴殄天物），全世界最毁类的。「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寺院里面好好的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专门派僧众亲身，「亲承宗旨」就是受到六祖大师所亲传，「承」这个禅宗的宗旨，这个是皇帝的圣旨；禅宗的宗旨得法的弟子「严加守护」好好的守护，不要失落了，「遗」就是「遗失」。

经文：【后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获，如是者数四。宪宗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其余事迹，系载唐尚书王维、刺史柳宗元、刺史刘禹锡等碑。守塔少门令韬录。】

后来这个六祖大师的衣钵，也曾经被偷盗过，但是都拿不远，就再找回来，这样「如是者数四」，这样总共数目有四次，就是曾经被偷了四次。唐宪宗再加谥号大鉴禅师，就是将六祖大师封做一个名叫做「大鉴禅师」，那个塔叫做「元和灵照」，六祖大师那个塔「元和灵照」。其它的事迹统统有记载在，唐朝的尚书王维、跟一个刺史柳宗元、还有刺史刘禹锡他们所写的这个「碑」。守塔沙门就是出家人令韬都有记录起来。

经文：〔宋太祖开国之初，王师平南海，刘氏残兵做梗师之塔庙，鞠为煨烬，而真身为守塔僧保护，一无所损。寻有制兴修，功未竟，会太宗皇帝即位，留心禅门，诏新师塔七层，加谥大鉴真空禅师，太平兴国之塔。〕

这个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初的时候。「王师」就是宋太祖的军队，去打南海的时候，刘氏他们的残兵，就反抗，不肯顺服。「师之塔庙」六祖大师的塔与庙。「鞠为煨烬」就是烧光了，所以你看中国人就是「毁类」，都不怕死；所以年年兵祸就是这样子，都不会尊重修行人。「而真身为守塔僧保护」这个六祖大师的真身被守塔的出家人保护，所以统统没有损害到。「寻」就是马上，马上就「有制」，「制」就是皇帝的命令，圣旨的意思，就有圣旨来说要重修，修这个六祖大师的寺与塔。「功未竟」就是还没有盖好，接下去就是，「会」就是碰到、遇到，碰到这个宋太宗即位，宋太祖接着就是宋太宗，他非常的注意这个禅宗，所以就下诏，再盖一个大师的塔七层，因为旧的塔烧掉了，再加他的谥号，本来是「大鉴禅师」，再加两个字，加一定要加在下面，因为后代的，不能加在上面，叫「大鉴真空禅师」，他的塔叫做「太平兴国之塔」。

经文：〔宋仁宗天圣十年，具安輿，迎真身衣钵入大内供养。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宋神宗加谥「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本州复兴梵刹事迹，元献公宴殊所作笔记具载。以后宋太宗加谥广照，肉身迄今犹存。〕

这个宋仁宗就是包文拯那个时代，宋仁宗天圣十年的时候，就找那个「輿」，「輿」就是「轿」，用轿迎请这个大师的真身与衣钵进去「大内」，就是皇宫里面供养，加他的谥号叫做「大鉴真

空普觉禅师」。再到宋神宗的时候，就再加「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本州这个复兴、就是再建造这个「梵刹」就是佛寺「事迹」的事情。「元献公晏殊」所做的这个碑记里面都有记载很清楚；以后宋太宗再加这个他的谥号叫做「广照」。六祖大师的肉身到现在还在，现在如果我们要去还看得到。

我们这个六祖坛经讲到这里圆满，但是最后经本我们要重印。怎么办呢？它最后写了一个字，「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终」，把那个「终」去掉，如果依照这个经本是没有写这个字。所以我们这个经本要再重印，因为那很多标点符号也不对，但是它这一本是字比较大、比较清楚，所以我们要重打字、重印较好。

好！这个经文是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去就是那个祖师「传灯」、「佛祖传灯」，那个时候我们是用念的而已，现在接下去要讲较清楚一点，但是我们这里先做一个回向。

「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并愿以此听闻受持六祖法宝坛经功德，回向于法界，普愿见闻者，速悟无上禅」。

成观法师讲解「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义解」（共1集—52集）字幕文字稿整理竟。此是初步整理，未校对版。

这套讲义还包括还有两个附录：附录一：《景德传灯录》（53集—73集）；附录二：《如何习禅》（74集—77集）未整理。

台湾成观法师《「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义解》视频文字整理

这是一位同位整理的文字我代传一下，这是第一稿还没有校对，希望有校对的同修与慧律法师讲座文字整理群上留言。

南无阿弥陀佛。

附录一：

### 景德传灯录

注：本讲座整理原文以大毗庐寺课本为依据。讲座标点参考中华书局《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本。

接下去，我们讲这个《景德传灯录》这个讲义。你看这个有《景德传灯录》，这个“景德”就是宋真宗景德年间，景德年间所编的一本“传灯录”，“传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佛祖传灯”、“传法灯”，传法灯。“传法灯”就是传法的意思，灯灯相传，令“法灯”不灭这样的意思。所以“传灯”就是传法。

这一本就是道元禅师所编的，是最早的一本。（接下去，）这本叫做《传灯录》，接下去有一本《广灯录》，有《续灯录》（，也有《广灯录》），也有《五灯会源（元）》，所以有好几本，但是这一本是最初的，最早的。

我要说，因为我发心要讲这一部、这一部，可以说“经”，这一部是什么呢？就是历代以来从六祖大师传下来以后，这个“法”就一直传下来。我们一般所说叫做“参公案”，对不对？参什么呢？就是参这一本，依照这一本去参，所以你如果参禅宗的公案，这一本就是“标准本”就对了，当然一般人是没办法参那么多，最多一辈子参一、两个，这样子详细地参，自从六祖大师以后，禅宗变成说《金刚经》、《六祖法宝坛经》跟这一本，所以这是正统的禅宗的修法，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本来是要将这部《六祖坛经》说清楚，在准备这一部的时候，忽然间很欢喜，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要从“七佛”开始说起，“七佛”传给这个“迦叶尊者”，一直传到“菩提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来变成“初祖”，“菩提达摩大师”对不对？再一直传下来传到“六祖大师”，六祖这一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就讲“西天东土三十三代祖师”，“七佛三十三代祖师”，这就非常地殊胜。

你如果说听完、或是看完这个《传灯录》最主要的部分就在里面，接下去那个就是余绪，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讲义的时候，越准备就越欢喜，所以历代以来，我想有人讲种种的经，但是讲这部经的还没有，所以我很欢喜，你们也很有福气，你们看这个讲义，我看这个原文，同样的，里面没有多的，你们不要怀疑说我这个里面有多多的。以前我曾在说这一部经的时候，我拿原来的他们拿影印的，有的人就怀疑说，师父你在说的跟我们的不一样吗？是不是你的写的比较多，我们这个没有？同样的，你们那个就是从这里印出来的。要做一个开始我们来念“七佛名号”，做佛弟子要会背。合掌！

南无毗婆尸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释迦牟尼佛！

第二称：南无毗婆尸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释迦牟尼佛！

第三称：南无毗婆尸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释迦牟尼佛！

###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看到这个《传灯录》所写的，看了觉得讲这一部很好。第一个固然是说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禅宗，头一点。第二点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是可以破斥现在末法时期的很多邪见，然后增进对正法的正信，这样子。而且那你这样子从头到尾到三十三祖，那你就知道什么是正法，所以你如果碰到邪法，你就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希望如此 Hopefully (hopefully[ˈhəʊpfəli] 希望如此)。好！

### 景德传灯录卷第一

#### 宋沙门道原纂

《景德传灯录第一》。

#### 七佛

原文【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

#### 天竺一十五祖(内一祖旁出无录)

原文【第一祖摩诃迦叶、第二祖阿难(旁出末田地迦)、第三祖商那和修、第四祖优波鞠多、第五祖提多迦、第六祖弥遮迦、第七祖婆须蜜、第八祖佛陀难提、第九祖伏驮蜜多、第十祖胁尊者、第十一祖富那夜奢、第十二祖马鸣大士、第十三祖迦毗摩罗、第十四祖龙树大士】

#### 叙七佛

原文【古佛应世，绵历无穷，不可以周知而悉数也。故近谭贤劫有千如来，暨于释迦，但纪七佛。案《长阿含经》云：“七佛精进力，放光灭暗冥。各各坐诸树，于中成正觉。”又曼殊室利为七佛祖师；金华善慧大士，登松山顶行道，感七佛引前、维摩接后。今之撰述，断自七

佛而下。】

“古佛应世”。我说一个这个因为这个很长，所以我要说快一点，里面的义理就不再发挥那么清楚，就是让你了解里面的意思，（你）会悟到、不会悟到，你要再去看，那个六祖大师的《坛经》，那我就尽量把它交代清楚，文字上让你都能够了解，然后你再去思惟、去参，这样子。所以要注意听。

“古佛应世，绵历无穷，不可以周知而悉数也。故近谭贤劫有千如来，暨于释迦，但纪七佛。”看到这里。

【古佛应世，绵历无穷，】：古时候的佛来应世，来这个世间出世，有很多很多都继续。

“绵历”就是说继续的意思。“无穷”没有停止的意思。【不可以周知】：没办法周知，没办法统统知道，因为佛祖太多了，所以没办法统统都知道。“周”就是统统、全部。全部都知道。

【而悉数也。】：统统算出来、统统拿出来，没办法，因为佛祖太多了，诸佛太多了。

【故近谭贤劫】：“故近”，“近”就是取最近的，因为这个“劫数”很多很多，那我们就取这个最近的劫数，就是叫做“贤劫”，这个最近的“谭”就是现在要说的，现在要来说这个“贤劫”，“贤劫”就有一千尊的如来。【有千如来。】

【暨于释迦，】：“暨”就是到，到这个释迦如来的时候。【但纪七佛。】：只有“纪”这个七佛而已。因为这个七佛，七佛就是：到这个“释迦牟尼”总共有七佛，以前无量的我们就不说了，用七佛来代表，这样的意思。

【按长《阿含经》云：“七佛精进力，放光灭暗冥。各各坐诸树，于中成正觉。”】：这个长《阿含经》是小乘的《阿含经》，小乘的《阿含经》总共有四部，四大部：第一个是《长阿含》、第二个是《中阿含》、第三个是《增一阿含》、第四个是《杂阿含》，总共有这四部，这个《阿含经》里面也这样说：七佛的精进力，非常地大，他们放光，他们放出的智慧光明，能够灭去这个众生的暗冥，无明的愚痴，他们各各都坐在树下，树下来成正常，所以这个很重要，引这个《长阿含经》，因为现在有人邪见说这个“大乘非佛说”，就主张人家看《阿含经》，他以为说《阿含经》里面只说“释迦牟尼佛”而已，以为信小乘的人就是只拜“释迦牟尼佛”而已。其实不是这样子，连《阿含经》里面也说：有十方三世诸佛，所以这是“正见”。【又曼殊室利为七佛祖师，】：这个“曼殊室利童子”是七佛的祖师。【金华善慧大士登松山顶行道，感七佛引前，维摩接后。】这个“金华善慧大士”，就是这个菩萨，也登这个松山的顶，来行道的时候，就感到七佛在前面领他，在前面，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在后面，跟在后面。

【今之撰述，断自七佛而下。】这“七佛”是什么呢？“七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劫，叫做“贤劫”，叫做贤劫。过去那个劫叫做“庄严劫”，庄严劫。现在这个劫叫做“贤劫”，未来那个劫叫做“星宿劫”。这“三劫”统统有千佛，所以总共有三千佛，过去的千佛，过去的“庄严劫千佛”，我们就取最后，最后三尊，最后三尊来代表，最后三尊，倒数第三尊就是“毗婆尸佛”，现在“贤劫千佛”已经出现四尊，所以加越来越有七尊。

### 一、毗婆尸佛(过去庄严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

所以【毗婆尸佛。】，这个小字上面说是：【(过去庄严劫，)的【第九百九十八尊)】。

【偈曰：】就是“毗婆尸佛”他有传法，传法的偈就是这样：

原文【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象。

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身，我们此身从“无相”中受生，是从无相之中，“无相”就是指这个“真如”，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无相，从真如本性因为种种的因缘，所以“受生”。

【犹如幻出诸形象】：犹如幻化所出的种种形像，我们这个身、五蕴之身就像幻化所变出来的种种的形像一样。

【幻人】：就是幻化所变出来的人，叫做幻人。幻化所变出来的人，他的【心识本来】就是没有的。因为是幻化所变的，(所以)怎么会有呢？就好像是变魔术一样的意思。

【罪福皆空无所住】：所以啊，罪福本来就是空，所以啊，修行人就无所住，“不住罪”亦“不住福”，这样子。“不住罪”就是不造罪。“不住福”亦不觉得自己在修福，这样子。

原文【《长阿含经》云：人寿八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刹利，姓拘利若，父槃头，母槃头婆提，居槃头婆提城。坐波波罗树下，说法三会，度人三十四万八千人。神足二：“一名鸯茶，二名提舍；侍者无忧，子方膺。】

【《长阿含经》云：“人寿八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刹利，姓拘利若。】这个《长阿含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人寿八万岁的时候，这尊毗婆尸佛就出世，他是刹利种，“刹利种”就是做国王的人，他姓拘利若。他父亲的名字叫做盘头，【父槃头，母槃头婆提。居槃头婆提城。坐波波罗树下，说法三会，度人三十四万八千人。】他父亲叫做盘头，他的母亲叫做盘头婆提，他们是住在盘头婆提城，这个毗婆尸佛后来修道的时候，是坐在一棵叫做“波波罗树”（下），因为“释迦牟尼”所坐的是“菩提树”，那他是坐“波波罗树”下面来成道。“说法三会”，说三会的法，总共度三十四万八千人。

【神足二：】就是他的弟子里面有两个神足第一，【一名鸯茶，二名提舍。侍者无忧子方膺。】他的两个神足第一的弟子，一位名叫鸯茶，第二位叫提舍，他的侍者就好像释迦牟尼佛的侍者是阿难一样，他的侍者名叫无忧，他的儿子叫方膺。就是在他以前也曾娶妻生子，他的孩子叫方膺。

这是第一尊佛，叫毗婆尸佛。

## 二、尸弃佛(庄严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

第二尊佛就是【尸弃佛。】，“尸弃佛”就是现在【(庄严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

原文【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

他的“传法偈”就是说：**【起诸善法本是幻，】**就是一切佛祖大菩萨、诸佛祖师，起种种的善法，让众生渡脱，这些善法也是“幻化”而成之法，**【造诸恶业亦是幻。】**就是说修行人、圣人、圣贤之人，所起的善法是“幻法”，凡夫或是造许多恶业，那些恶业也是幻化，所以善恶，圣人的“善法”和凡夫的“恶法”，全部都是“幻化”的，**【身如聚沫心如风，】**这五蕴之身就好像泡沫所聚起，也就是说是“无常”也是“没有体”的，我们的心就像风一样，“风”就是没有主体的，**【幻出无根无实性。】**这种种的“幻化”，全部都是从这个“无根无实性”，幻化出来的。

原文**【《长阿含经》云：人寿七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树下，说法三会，度人二十五万。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无量。】**

**【《长阿含经》云：“人寿七万岁时，此佛出世。”】**这《长阿含经》里说，释迦牟尼佛说：人寿七万岁时，这尊“尸弃佛”就出世，**【种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树下，说法三会，度人二十五万。】**他也刹利种，做国王的人，他姓拘利若，他父亲名叫明相，他母亲的名叫光耀，住在光明城，坐分陀利树，他所坐的树，叫分陀利树，成道度众生。说法三会，度众生二十五万。**【神足二：】**有两位神足弟子，**【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无量。】**神足第一名叫阿毗浮，第二名叫婆婆，他侍者的名字叫忍行，他儿子的名字叫无量。大部分诸佛在出家前，都有娶妻生子，生子之后，又度他们母子出家得道，都是这样。

### 三、毗舍浮佛(庄严劫第一千尊)偈曰：

**【毗舍浮佛。】**是**【(庄严劫，第一千尊)】**最后一尊，**【偈曰：**

原文**【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

(**【假借四大以为身，】**)他的“传法偈”是说：我们是假借四大，借这四大，“地水火风”来做我们的身躯，这四大是借来的，不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心本无生因境有。】**我们这个“心”啊，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是没有的，本来是无生，但是因“境”而有“生”，因为有境界的关系，依照这境界而起心，**【前境若无心亦无，】**前面所对的“境”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个“心”也就没有了，所以前面的境界如果灭掉，我们如果现前的境界没有的话，那种种的分别的心也会没有，**【罪福如幻起亦灭。】**这一切的罪福啊，罪和福，全都是幻化所起，起了之后“亦灭”，起了以后，也是终归于灭，起了之后，最后也是没有了，也就是灭掉，所以说，不会说只有“生”而无“灭”，有“生”会有“灭”，一切法皆是如是，那“心”亦如是。”心“有起必有灭”这样子。

原文【《长阿含经》云：人寿六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灯，母称戒，居无喻城。坐婆罗树下，说法二会，度人一十三万。神足二：一扶游，二郁多摩；侍者寂灭，子妙觉。】

【《长阿含经》云：“人寿六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灯，母称戒。居无喻城。坐婆罗树下，说法二会，度人一十三万。】《长阿含经》经上说：人寿若六万岁时那个时候，这尊“毗舍浮佛”就出世，他的种（姓）也是刹利，他姓拘利若，他父亲的名叫善灯，他母亲的名叫称戒，住在无喻城，无喻城，坐在婆罗树下说法两会，度众生一十三万人。

【神足二：一扶游，二郁多摩。侍者寂灭子妙觉。】他有两个神足弟子，一个叫扶游，一个叫郁多摩，他的侍者叫寂灭，他的儿子叫妙觉。

#### 四、拘留孙佛(现在贤劫第一尊)偈曰：

接着【拘留孙佛。】拘留孙佛是【(见在贤劫，第一尊)】佛。【偈曰：】

原文【见身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

他的“传法偈”说：【见身无实】啊，你如果见到这五蕴之身，是不实在的，【是佛身，】这样就是见到佛身，见到“身无实”就是见到“佛身”，【了心如幻】，你如果了达这个“心”有如“幻化”，这样就【是佛幻。】这样就能了达这一切是“佛所幻”，就是“佛性所幻”，一切都是佛性所幻的。【了】达这【得身心本性】都是【空，斯人与佛何殊别？】那么这个“人”与“佛”有什么差别呢？也就是说和佛一样。

原文【《长阿含经》云：人寿四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婆罗门，姓迦叶，父礼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树下，说法一会，度人四万。神足二：一萨尼，二毗楼；侍者善觉，子上胜。】

【《长阿含经》云：】《长阿含经》上说：【“人寿四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婆罗门，姓迦叶。父礼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树下，说法一会，度人四万。神足二：一萨尼，二毗楼。侍者善觉子上胜。】《长阿含经》上说：人寿到了四万岁这时这尊佛，那个时候“拘留孙佛”出世，他的种是婆罗门，他姓迦叶，他的父亲叫礼得，他的母亲叫善枝，他们住在安和城，拘留孙佛的坐在尸利沙树，“尸利沙”这树下说法一会，度众生四万人，他的神足弟子有两名，一名叫做萨尼，一名叫做毗楼，侍者的名叫善觉，他儿子的名叫做上胜。

#### 五、拘那含牟尼佛(贤劫第二尊)偈曰：

【拘那含牟尼佛。】这是【(贤劫，第二尊)】佛，【偈曰：】

原文【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

这个偈：【佛不见身】佛是不见有身，如果是佛啊，就不见“有身”，因为身是幻化，【知是佛，】这样就知道是真佛，知是真佛，如果不见“有身是实”啊，有实身啊，这样是真佛，这样是真佛，【若实有知别无佛。】如果“实有知者”除此之外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如果说有智慧的人就知道一切罪性是空，【坦然不怖于生死。】所以啊，坦然不怕生还是死。

原文【《长阿含经》云：人寿三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婆罗门姓迦叶，父大德，母善胜，居清净城。坐乌暂婆罗门树下，说法一会，度人三万。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郁多楼；侍者安和，子道师。】

《长阿含经》云：】《长阿含经》说：【“人寿三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婆罗门，姓迦叶。父大德，母善胜。居清净城。坐乌暂婆罗门树下，说法一会，度人三万。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郁多楼。侍者安和子道师。】《长阿含经》说：人寿三万时，“拘那含牟尼佛”出世，他的种姓是婆罗门，姓迦叶，他父亲的名是大德，他母亲的名是善胜，住在清净城。他是坐在“乌暂婆罗门”树下说法一会，度三万人。他有神足弟子二人：一个名叫舒槃那，另一个叫郁多楼，他的侍者叫安和，他的儿子的名字叫导师。

#### 六、迦叶佛(贤劫第三尊)偈曰：

【迦叶佛】是【(贤劫，第三尊)】佛。【偈曰：

原文【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  
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

他的“传法偈”说：（【一切众生性清净，】）一切众生啊，他的本性是清净的，（【从本无生无可灭。】）从本以来无生，亦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只有这个身心是“幻化”所生，这【幻化之中】啊，实在是【无罪福。】可得。

原文【《长阿含经》云：人寿二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婆罗门，姓迦叶，父梵德，母财主，居波罗奈城。坐尼拘律树下，说法一会，度人二万。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罗婆；侍者善友，子集军。】

这【《长阿含经》(云)：】上说：【“人寿二万岁时，】这尊【(此)佛】就是“迦叶佛”【出世。”】他的【种】姓是【婆罗门，】他【姓迦叶。】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梵德，】他【母】亲的名字叫做【财主。】住在【(居)波罗奈城。】“迦叶佛”是【坐】在【尼拘律】

这种【树下，说法（一会，）度（人）】众生【二万。】人。他有【神足】弟子【二】名【：一】一个叫【提舍，（二）】一个叫【婆罗婆。】他的【侍者】叫【善友】他的儿【子】叫【集军。】

## 七、释迦牟尼佛(贤劫第四尊)

【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第四尊)】佛。

原文【姓刹利，父净饭天，母大清净妙。位登补处，生兜率天上，名曰胜善天人，亦名护明大士。度诸天众，说补处行；亦于十方界中，现身说法。

《普耀经》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华，自然捧双足；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

【姓刹利，父净饭天，母大清净妙位。登补处，生兜率天上，名曰胜善天人，亦名护明大士。度诸天众，说补处行，亦于十方界中，现身说法。

《普耀经》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华，自然捧双足。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先看到这里，“释迦牟尼佛”他是刹利种姓，也是做国王的，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净饭王，他的母亲叫“大清净妙摩诃摩耶”，“位登补处”他是补处菩萨，本来是生在兜率天上，生在兜率天上叫“胜善天人”，也叫做“护明大士”，他度诸天众，在兜率天上说补处菩萨之行，也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普耀经》这部经上说：这佛祖啊，“释迦牟尼佛”初生在刹利王家时，放大智慧光明，照十方世界，地上涌出金色的莲花自然捧他（释迦牟尼佛）的双足，“东西南北各走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于是说这句话：“上下及四维”啊，没有人能比我更尊重、更尊贵的。

原文【即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也。

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当复何遇？”即于四门游，观见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终可厌离。”于是夜子时，有一天人，名曰净居，于窗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时至，可去矣。”】

【即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也。】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就是周昭王（周朝）二十六年甲寅岁四月初八。

【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到周昭王四十四年二月初八，释迦牟尼佛才十九岁，想要出家，【而自念言：“当复何遇？”即于四门游观，见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那个时候他自己在想：“当复何遇？”以后会发生怎样（的事）呢？所以到四个城门（去）游观，看到四种事情，心内生出悲喜，而作此思惟：【此老、病、死，终可厌离。

于是夜子时，有一天人名曰净居，于窗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时至，可去矣。”】他就这样在想，这个生老病死，终可厌离，所以在那晚子时，有一天人他的名字叫净居，净居天人在窗户旁叉手合掌，“叉手”就是合掌，告诉太子说：出家时候到了，你可以去了。

原文【太子闻已，心生欢喜，即逾城而去。于檀特山中修道，始于阿蓝迦蓝处三年，学不用处定，知非便舍；复至郁头蓝弗处三年，学非非想定，知非亦舍；又至象头山，同诸外道，日食麻麦，经于六年。故经云：“以无心意无授行，而悉摧伏诸外道。”先历试邪法，示诸方便，发诸异见，令至菩提。故《普集经》云：“菩萨于十二月八日明星出时成佛，号天人师；时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岁也。既而于鹿野苑中，为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而论道果。】

【太子闻已，心生欢喜，即逾城而去，】这个太子听见“净居天子（人）这么说，就心生欢喜，就往城门走，去出家。好！说到这里，休息一下。太子闻已，心生欢喜，即逾城而去。

【于檀特山中修道。始于阿蓝迦蓝处三年，学不用处定，知非便舍。】“释迦太子”听这个天人啊，净居天人说了以后，就心生欢喜，然后就爬了城墙出去了，“于檀特山中修道”，在“檀特”这个山中修道，“始于阿蓝迦蓝处”，开始的时候是在“阿蓝迦蓝”这个（大师）的地方，“三年学不用处定”，“不用处定”就是“无所有处定”，开始的时候是在阿蓝迦蓝，那个（大师）的地方，三年“修不用处定”，“不用处定”就是“无所有处定”。（我这个要变成双声带讲两次，一次讲国语，一次讲台语，因为曾经有人抗议所以不能光讲台语。）“知非便舍”，知道，后来已经学会了这个“无所有处定”以后，知道那个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不是究竟的法，就舍弃了，他把学会了“无所有处定”以后，知道那是不对的，那样是不会开悟的，所以就舍掉，就没有再修了。【复至郁头蓝弗处三年，学非非想定，知非亦舍。】后来呀，又到“郁头蓝弗”这个（大师）的地方，用三年的时间，修这个“非想非非想定”，也知道这个啊不是究竟的法，不能够开悟，于是又舍。最后又到“郁头蓝弗”这个（大师）的地方，用三年的时间去修，这个“非非想定”就是“非想非非想定”，“非想非非想定”这个定，就是“四禅八定”那个最高的那个定，就是“无色界定”，无色界的定，知道这不是究竟，也是又舍弃。【又至象头山，同诸外道日食麻麦，经于六年。】又到象头山这个地方，跟外道修这个苦行（héng），每天只吃“一麻一麦”，一粒麻、一粒麦，修了六年。又到这个象头山和外道修苦行，一天吃一粒麻、一粒麦，这样经过六年。【故经云：“以无心意、无授行，而悉摧伏诸外道。”先历试邪法，示诸方便，发诸异见，令至菩提。】所以啊，经上说：“以无心意无授行”，以自己没有心，没有那个心意要去接受或是说受持外道，但是还是去修了，然后“悉皆摧伏诸外道”。所以经中说：释迦如来啊，虽然自己没有那个心意要受持外道，但是为着要摧伏外道，所以都去修他们的法，修到全部都会了，“先历试邪法，示诸方便”，先“历”就是全部经过、全部都经过，都试过了，都学会了这些邪法，“邪法”就是外道法，然后“示诸方便”，所以释迦如来啊，他先将外道邪法全部都学会了，“示诸方便”表示出方便，“发诸异见，令至菩提”，就开发这些异见之人啊，开发这些异见，“异见”就是外道见解的人啊，让他们到证菩提的地方，你看释迦如来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去修外道，修十二年呢？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要破斥外道，要救这些外道的修行人，如果说他只是说你们做是不对的，他们是不会听的，为什么？他们会说：你自己都没有修过，你怎么知道我不好，怎么知道不行啊？他说：我都修过，我不只修过，我都会，所以我知道你那个不究竟。那你如果说你自己不会而说人家不究竟，人家不会服啊。所以佛菩萨用心良苦啊。我也修这种种的密法，所以也知道什么是正统的密法，什么是邪的，这个发心之处也是跟佛学，所以“常随佛学”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空口说白话，说

你这个不对，人家不会信受。你如果说：你这个我学过嘛，对不对？我都知道，你的缺点在哪里，我知道啊。所以你要破斥人家，你必须要了解人家，就好像你要破敌，你就要了解敌人，对不对？不能空口说白话，而且不但要学过，还要深入，透彻，这最好，但是如果说是佛法行人，为了要破斥外道，你要先自己先学会了以后，然后再去研究外道，可是自己如果还没有站稳的时候就少去碰，免得影响你自己的知见，反而被拉去了。好！往下看：【故《普集经》云：“菩萨于十二月八日，明星出时成佛，号天人师，时年三十矣。”】所以这个《普集经》这部经上说：“菩萨”就是释迦菩萨，在十二月初八明星出来的时候就成佛了，就号称“天人师、佛、世尊”。那个时候释迦菩萨，就是释迦如来已经三十岁了，【即穆王三年癸未岁也。】就是周穆王，周朝的周穆王，癸未岁的时候，

【既而于鹿野苑中为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而论道果。】接下来，就在鹿野苑这个地方，为这憍陈如等这五人，最初的五比丘转四谛法轮，而论道果。

原文【说法住世四十九年。后告弟子摩诃迦叶：“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汝当护持。”并敕阿难副贰传化无令断绝。而说偈言：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

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说法住世四十九年，】说法住世四十九年，【后告弟子摩诃迦叶：“吾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汝当护持。”】这就是释迦如来传“正法眼藏”，所谓的“正法眼藏”这句话，另外有别的书是说“拈花微笑（拈花一笑）”，就是讲这个（事），传给他的时候，释迦如来对迦叶尊者说：我现在以清净的法眼。“清净法眼”：因为眼睛是能看的，能见，那能见什么？“照见诸法”，照见诸法本自清净，所以才称为“清净法眼”。“涅槃妙心”：涅槃妙心啊，“这个涅槃的心体”，是如来心体，心的本体，那这个涅槃的心体是很微妙的，所以才称为“涅槃妙心”，那“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所以是涅槃妙心。“实相无相”：这个法是实相，而且是无相。“微妙正法将付于汝”，传给你，你应该护持。这释迦如来传给第一代的祖师，就是大迦叶，而传给他的时候，在那个传法（中）就这么说：我现在以清净的法眼，“清净的法眼”就是说：因为“眼”是能够见，见什么呢？可以观看到“诸法本来清净”，所以叫做“清净法眼”。“涅槃妙心”：这“涅槃妙心”是诸佛如来的智慧的心体，心的本体，那是以这个涅槃的心为体，而这“涅槃心体”是非常微妙，所以叫做“涅槃妙心”，而这“涅槃妙心”是因为“圆明寂照”，圆满、寂灭、而且常自照明，所以叫做“妙心”。“实相无相”微妙的正法，现在付给你，交给你，你要护持。【并敕阿难：“副贰传化，无令断绝。”】并又命令阿难，“副贰”就是接下来第二代的祖师，就对了，要做他的二手，接下来再去“传化”，“无令断绝”，这诸佛祖师在传法的时候都有说这句话，交待说：这个法你不能令它断绝了，这样，所以祖师都有这个责任在，所以诸佛祖师都是为法而活，为了法而活的，所以很多祖师他传法之后，马上就涅槃了，找到继续法的人，他就涅槃了，所以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法而活。【而说偈言：】

“这是释迦如来”传法给大迦叶时所说的“传法偈”：【法本法无法，】“法”原本的法，本来是无所谓“法”的，这个原本的法，本来是无所谓是“法”或是“无法”，【无法法亦法。】

无法之法也是可以将它称为“法”，这个和《金刚经》的说法很相同的，“亦名为法”，【今付无法时，】现在在传付“无法的法”的时候，现在在传给你这个“无法的法”啊，这个时候，【法法何曾法。】“法法”就是种种法啦，种种的诸法，何曾有法，因为一切性相，本自寂灭不生，所以种种的法啊，何曾有一法是有实性啊，因为一切法的性相本来就是寂灭不生。

原文【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迦叶：“吾将金缕僧伽梨衣传付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

迦叶闻偈，头面礼足曰：“善哉善哉，我当依教，恭顺佛故。”】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复告迦叶：“吾将金缕僧伽梨衣传付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这个时候啊，释迦世尊说了这个偈子，“传法偈”以后啊，然后又告诉这个大迦叶，我把这个金缕的僧伽梨，就是袈裟，金缕袈裟传给你。然后传给补处菩萨。“补处菩萨”就是下一尊菩萨，那就是弥勒菩萨。“至慈氏佛出世”，要在这弥勒菩萨成佛，要成佛之前，他出世要成佛了，不要让它朽坏掉了。这个时候世尊，释迦世尊说这个传法偈之后，就跟这个大迦叶说：我现在把金缕的僧伽梨，僧伽梨就是袈裟，大的袈裟传给你，而你要传给下一任的补处菩萨，就是慈氏菩萨，弥勒菩萨，等弥勒菩萨出世要来作佛的时候，你再传给他，不要让它坏掉了。

【迦叶闻偈，头面礼足曰：“善哉！善哉！我当依教，恭顺佛故。”】这个大迦叶听到这个偈之后，就顶礼佛足，说：善哉善哉，我会依照佛祖、佛世尊你所交待的，恭顺佛如来的关系，我会照那样去做。

原文【尔时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诸大众：“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连河侧娑罗双树下，右胁累足泊然宴寂。复从棺起，为母说法，特示双足化婆耆，并说无常偈曰：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尔时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诸大众：“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连河侧，娑罗双树下，右胁累足，泊然宴寂。】这个时候，世尊就到拘尸那城，Kushna, Kushna, 这个城，到“拘尸那”这个城，“告诸大众”，就告诉大众，跟大家讲，说：“吾今背痛”，（我现在，）这是“示现”的啦，示现说他背痛，想要入涅槃，于是就到这熙连河旁的娑罗双树下，“右胁而卧”，“右胁（胁 xié）累足而卧”，吉祥卧啦，“泊然宴寂”就入涅槃了，就入涅槃了。【复从棺起，为母说法。】又从这棺中起来，为他母亲说法，【特示双足化婆耆，并说无常偈曰：】又特别示现双足，化最后一位弟子叫做“婆耆”，说这“无常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原文【时诸弟子即以香薪竞荼毗之。烬后，金棺如故。】

【时诸弟子即以香薪竞荼毗之，烬后金棺如故。】这个时候，众弟子就用香的木头，譬如

说檀香木、或者桧木等等，这些有香味的木头，然后要焚如来的法体，叫做“荼毗”，要把他火化，然后“烬后”，木头已经烧完了，“金棺如故”，那金棺全部没改变，就是这些弟子用香材，要将他荼毗，要将他火化，但是木材烧完之后，金棺全都没变，烧不动，因为什么？因为如来的法体是“金刚不坏身”，所以世间的火，烧不燃他，所以《涅槃经》里面就有交待，说：如来他的棺里面怎么做，要放多少麻油，身躯用白色的布包几层，再灌麻油下去，再灌其他的油，因为有油在里面，所以引火应该会着起来，对吧！但是也烧不越来。接着，我们看下面：

原文【尔时大众即于佛前以偈赞曰：

凡俗诸猛炽，何能致火熬。  
请尊三昧火，闍维金色身。】

【尔时大众即于佛前，以偈赞】这个时候大众就赞佛啦。【曰：

【凡俗诸猛炽，何能致火熬。】说：凡夫俗子的这个诸猛炽之火，怎么能够烧得起来呢？怎么能够令如来这个法体烧得起来呢？【请尊三昧火，】“请尊”，请世尊自己以三昧之火啊，来荼毗，【闍维】“闍维”就是荼毗啊，荼毗自己的【金色身。】所以大众就在佛前用偈，称赞如来，说：凡夫的猛炽的火，这凡夫凡间的火啊，那有可能烧如来的法体，能烧得起来呢？所以敬请世尊自己用三昧之火来闍维，来荼毗自己的金色之身。

原文【尔时金棺从坐而举，高七多罗树，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须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

【尔时金棺从坐而举，】这个时候，金棺就从座上浮起来，这个金棺，譬如说这是金棺放在此，这金棺里面有如来的法体，本来是停在这里，大家用偈称赞如来后，这个金棺就自己飞去，飞到上面去。【高七多罗树，】那么高，其实你们想知道释迦如来涅槃，那件事情，看《涅槃经》或者以后有因缘我说那个部分，给你们听，看了非常令人又高兴、又感伤。“高七多罗树”，金棺整个飞起来，高如七多罗树，七棵树那么高，【往返空中，】在空中来来去去，好几遍，在空中【化火三昧。】化出火光三昧。“火光三昧”就是火光三昧。这“三昧”有很多种，有火光三昧、有水光三昧，有种种三昧，那如果化“火光三昧”的时候，就会起火，那他用自己的三昧真火，我们所说的“三昧真火”就是这个，世尊入这个，或是修行人入这观火啦，作火观，他作火观就会真的起火，那叫“火光三昧”，“不动明王”入的那个三昧，也是火光三昧，所以全身都是火。他自己用火光三昧起火，烧自己的身体，【须臾灰生，】片刻之后啊，就烧成灰烬，就【得】到【舍利】子【八斛四斗。】这么多。所以“舍利子”全都是小的，像芝麻一样，小小的，不是大的才好，小的才好，而现代人说有什么“舍利花”对吧，那是骗人的，那骗人的，若是舍利子，不是那么简单的，“舍利子”是“戒定慧三学成就”，清净法体，普通都是开悟的人才会有，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邪法很多，也有烧的焦焦的，说是舍利花，焦焦的像木炭一样，说是舍利花，也不曾念佛，请法师来念一念，烧一烧，就有焦焦的，像木炭，说是舍利花，没那么简单。那“舍利子”是什么呢？是“戒定慧成就”的“金刚不坏

之体”，我来说一个“舍利子”的功德给你们听听，如果你们去拿一个铁的，如来的舍利子丢下去，它会透过去，那是真的舍利子，但是如来的舍利子有多少呢？你不要认为说，现在你所请的是如来的舍利子，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如假包换的，没有那么多的舍利子能让你得。还有顺便说，你如果请到舍利子，你要问说：“这是谁的舍利子？”你不要拿到一粒舍利子就一直拜，有的是流通处用塑胶的，塑胶的，和你结缘，就是为了要卖你舍利塔，他去弄一大堆塑胶，压克力（“压克力”是“有机玻璃”）的，告诉你说是“舍利子”，他就可以卖你一个舍利塔，你请到舍利子一定就要舍利塔来供养啊，对不对？所以你们要知道。世间没有白吃的午餐。我告诉你：舍利子已经两千多年，在这四大洲颁布这么多，如果有的话，大部分都已进塔了，不可能轮到你的手，所以不要妄想分别，好好修行就好了，不要想拜什么舍利子啦。拜托，阿弥陀佛。如果你们要拜的话，就去印度或是泰国塔里的，那才是真正的，如果说：我们去师姐家拜舍利子。不要拜托，你所拜的结果是王永庆出的塑胶的，那就糟了。

原文【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也。

自世尊灭后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后汉永平十年戊辰岁也。】

【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也。】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

【自世尊灭后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世尊灭后一千多年，这“中夏”就是中国，法就传到中国来了。【即后汉永平十年戊辰岁也。】那个时候是后汉永平十年，后汉就是东汉，东汉永平十年（西元68年）的时候。

接下来：

### 第一祖摩诃迦叶

原文【第一祖摩诃迦叶，摩竭陀国人也，姓婆罗门，父饮泽，母香志。

昔为锻金师，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传》云：尝于久远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后，四众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坏。

时有贫女将金珠往金师所，请饰佛面。】先看到这里。

【第一】代的【祖】师【摩诃迦叶，】他是【摩竭陀国】的【人（也），姓婆罗门，】他的种姓是婆罗门，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饮泽，母】亲的名字叫做【香志。】

【昔为锻金师，】很早以前是打金子的师傅，【善明金性，】对金性非常了解，【使其柔伏。】知道如何让金子柔软，好打金饰。【《付法传》云：】《付法传》中说过：【尝于久远劫中，】在过去久远劫中，这【毗婆尸佛入涅槃后，】在家出家【四众起】佛【塔。】这经中说佛塔全是，佛塔供舍利子的，而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骨灰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坏。】这个塔中有佛世尊的像，像面有一点金色坏掉。

【时有贫女】那个时候有一个很贫穷的女孩，她（【将】）拿【金珠】，（【往金师所，】）去打金子的师傅那里，（【请饰佛面。】）要他拿那金珠去补佛祖的面。

原文【既而因共发愿：愿我二人为无姻夫妻。

由是因缘，九十一劫身皆金色。

【既而因共发愿：愿我二人为无姻夫妻。】接着因为修补佛面的这个因缘，这个补金师傅和这个女孩二人就发愿，共同发愿说：希望我们两个从现在开始，生生世世做无真正婚姻事实的夫妻，就是无行房，有夫妻之名无实际的

因为这个因缘，【由是因缘，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因为用金子去修补佛面的因缘，所以感得九十一劫来，全身都是金色。

原文【后生梵天。天寿尽，生中天摩竭陀国婆罗门家，名曰：迦叶波。此云饮光胜尊，盖以金色为号也。

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诸有。

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除，袈裟着体。常于众中称叹第一。

复言：吾以清净法眼将付于汝，汝可流布，无令断绝。】

【后生梵天。天寿尽，生中天摩竭陀国婆罗门家，】后来就生到梵天去了，做梵天的天人，天寿尽后，就生中天摩竭陀国，就是中天竺，“中天”就是中天竺，“中天竺”中印度啦，中印度的摩竭陀国的婆罗门家中，【名曰迦叶波。】迦叶波 kasapa 就是迦叶的梵名，【此云饮光胜尊，盖以金色为号也。】“此云”就是中国话的意思。就是叫做“饮光胜尊”，kasapa 的意思，就是饮光胜尊，这就是以金色为号。

【繇（繇 yóu 古同“由”，自、从。）是志求出家，冀度诸有。】因为这个因缘，发心要出家，“冀”就是希望，希望要度诸有情。

这个迦叶就云找释迦如来，要出家。【佛言：】就是释迦佛，就说这四个字，【善来比丘。】这“善来比丘”，非常令人很高兴，又很羡慕。这“善来比丘”是一种“比丘”，这种比丘就是诸佛如来都有这种弟子，有时候一个，有时是一大群。迦叶，大迦叶出家时是带着他的弟子，总共五百人一起去出家。佛祖说：“你们要出家，好！善来比丘！”只说了这四个字而已，马上每个人的头上，就“须发自落”，（【须发自除，】）头发全部掉落，胡须也没了，（【袈裟着体。】）袈裟着身，自然袈裟着身，衣钵在手。自然也不用去订做，也不用量身，本来身上所穿的俗世服装，马上变做袈裟，手上拿钵，马上受“具足戒”，就受完了，“三坛大戒”全受过了，不用三十二天，不用三十二天，（法师笑）每晚都“拜忏摩”，“拜忏摩”也不错，有的拜一阵子就起魔障，拜不完（法师笑）。所以他只有向佛世尊说：我要出家。佛世尊就说：好！“善恶比丘！”就“须发自落，袈裟着身”。我现在念这个给你们听：什么叫做“善来比丘”呢？《阿含经》中说：（《丁福保佛学大词典》（杂语））“由当人之愿力与佛之威神力，”这我用念的，你们若记得起来就记，写得起来就写，这“当人”就是当事人，他的愿力和佛祖的威神之力，“佛向愿出家之人称‘善来比丘’，”这佛世尊向着想要出家的人说“善来比丘”四字说完，“便为沙门，”就马上变为沙门出家人了，“剃发染衣之相自备，”剃发和染衣，“染衣”就是袈裟“之相”自然就都完成了，“身成具足戒也。”马上身就受具足戒，就完毕了。所以很快，也不用“香花迎、香花请”拜了半天。“《增一阿含经》”上说：“（十五曰：）

“诸佛常法若称善来比丘便成沙门。”“诸佛”不是只有释迦佛而已，是诸佛的常法都是这样，如果佛祖说“善来比丘”的时候，那个人马上变成“沙门”。（“久远修了”）。“是时世尊告迦叶曰：善来比丘！此法微妙，善修梵行。是时迦叶及五百弟子所着衣囊尽变作袈裟，头发自落，如似剃发以经七日。”这个时候世尊跟大迦叶说，因为他已经须发自落变做比丘了，佛世尊就解释说：“善来比丘此法微妙”。“善来比丘”这个法是非常微妙啊！“善修梵行”就是说求出家的弟子是善修梵行的人，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这时候，大迦叶和他的五百弟子“所着衣服”，所穿的无衣服全部变成袈裟，“头发自落”，头发自己就掉下来了，就不用剃头，也不用“圆顶”，太麻烦了。不是只有这样，头发自落以后，“如似剃发已经七日”，好像剃头已经剃了七天。所以这是大乘经典还有《阿含经》都这样写，使人羡慕。“善来比丘，须发自除，袈裟着体”，所以“大迦叶”头发跟胡须全掉了，所以出家一定要剃胡子，不可以留胡须，留胡须就变外道。所以以前曾看过有人送释迦佛的法相，还有胡须，而那张像看起来很像耶稣，那不是真正的释迦佛祖，那张不能拜。“须发自除”，袈裟就穿在身上了，）【常于众中称叹第一。】释迦如来常常在大众之中，称叹“大迦叶”是修行第一。常常称叹他修行第一。这个“称叹”是受词“迦叶”省略掉，加上去。

【复言：吾以清净法眼将付于汝，汝可流布，无令断绝。】又说我现在以清净的法眼，我现在以清净法眼交给你，你要流布，“无令断绝”，不要令它断绝。

原文【《涅槃经》云：尔时世尊欲涅槃时，迦叶不在众会。

佛告诸大弟子：迦叶来时，可令宣扬正法眼藏。

尔时迦叶在耆闍崛山宾钵罗窟，睹胜光明，即入三昧，以净天眼观见世尊于熙连河侧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来涅槃也，何其驶哉？即至双树间，悲恋号泣。佛于金棺内现双足。】

【《涅槃经》云：尔时世尊欲涅槃时，迦叶不在众会。】这《涅槃经》上说：世尊要涅槃时，大迦叶没有和大众在一起，因为他都常常一个人修行。

【佛告诸大弟子：迦叶来时，可令宣扬正法眼藏。】佛世尊告诉诸大弟子说：这大迦叶来时，要他宣扬“正法眼藏”，正法眼藏，“正法眼”就是清净法眼，“藏”呢？就是“万德含藏”的意思，含藏万德，万德含藏，所以啊，万德密藏、万德密藏，所以称为“藏”。诸法，如来万德的密藏，都是含藏在里面，所以叫做“藏”。正法眼藏。

【尔时迦叶在耆闍崛山宾钵罗窟，睹胜光明，即入三昧，以净天眼观见世尊于熙连河侧入般涅槃，】这个时候大迦叶在耆闍崛山“宾钵罗”这个山洞里面，看到一个殊胜的光明，所以就自己入定，入三昧，以他的天眼、净天眼，看到世尊在熙连河侧入涅槃了，（原书和网上的通行本为“睹胜光明”而本讲座为“罢胜光明”，疑为字幕有误。）【乃告其徒曰：】就告诉他的弟子说：【如来涅槃也，何其驶哉？】如来已经入涅槃了，“何其驶”，“驶”就更快的意思，怎么会这么快就入涅槃呢？【即至双树间，悲恋号泣。】就到这个所在悲恋号泣。【佛于金棺内现双足。】因为他来的时候，佛祖已经涅槃了，已经放入金棺内了，佛世尊。大迦叶来的时候，佛世尊从金棺内伸出两只脚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很多意思，第一个就是“我知道你来了啦”。（第二个，）我知道你来，所以也是等于告诉一切众生说，世尊虽然涅槃，但是世间人在做什么他都知道，所以我知道你来，也知道一切世间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如来

悉知悉见”。头一条，所以“如来虽入涅槃，但是于诸世间众生悉知悉见”。第二个、“如来涅槃亦不曾离去”，如来虽然涅槃，但是他也没有真正地走掉，所以他如果走掉，他就不会伸出（足）来了，对不对？所以他并没有走掉。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样，众生大众可以放心啦，他没有真正地走掉。第三个、就是说因为脚伸出来，所以表示说：希望你们大家都踏着我的足迹，照我所作的这样去行，“如如来所行而行，行于如来之行”。

原文【尔时迦叶告诸比丘：佛已茶毗，金刚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当结集法眼，无令断绝。乃说偈曰：

如来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当赴结集。】

好，继续看《传灯录》。

【尔时迦叶告诸比丘：佛已茶毗，金刚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当结集法眼，无令断绝。】这个时候迦叶尊者，就跟诸比丘说：说“佛以”，“以”就是已经的“已”是相同的。佛已经啊，“茶毗”过了，这佛祖已经茶毗了，“金刚舍利”，佛祖这金刚舍利子，“非我等事”，不是我们的事，所以你就知道，光看这句你就知道出家人所要管的不是这佛祖的“金刚舍利子”，是什么呢？“我等宜当结集法眼”，我们就应该“结集”，结集这“法”、“法眼”，佛祖所传的“法”，这才是出家人要管的，所以不是舍利子，所以我们出家人啊，不要再像这世间的迷人一样，又到处去请舍利子，到处去拜舍利子，愚痴。就要怎样呢？要在法上面精进，这样才对啦。说：喔！我又去请一个，一粒舍利子，还有一座那个什么？舍利塔，有多么庄严呢？有多庄严。再怎么庄严，如果那里面所供的真是佛祖的舍利子，也是佛祖的，也不是你的，对吗？要是你真的要做佛祖的“孝子”，就要自己在“自心”上修行，“返闻照性”、“返观自照”，不是往外追逐，你往外，你去拜舍利子是“往外追逐”，这样听懂吗？所以，那个就“错用心”，所以，拜舍利子，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人的事情呢？那是世间凡夫不能修行，拜佛祖的舍利子，给他增加一些福报，这样而已，如果真正修行，不是拜舍利子，就是修法，这才是正，这才是正事。那个都是“余事”，所以，我讲这部经就是这样子，都“如法说法”，讲了又会被骂。“金刚舍利，非我等事”，这金刚舍利子不是我们的事，“我等宜当结集法眼”，我们要赶快结集这个佛世尊留下来这些法，不要让它断绝。【乃说偈曰：

如来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当赴结集。】这个“迦叶尊者”他就说此偈说：如来的弟子，大家先不要涅槃，“且莫涅槃”，因为这如来的大弟子，这些弟子很多，都是阿罗汉，所以看到如来涅槃，他们也要涅槃。迦叶尊者就叫大家不要涅槃，先把这个法都结集起来，再涅槃。“得神通者，当赴结集”，如果有得到神通的人，通通来结集“正法眼”。

原文【于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宾钵罗窟。

时阿难为漏未尽，不得入会；后证阿罗汉果，由是得入。

迦叶乃白众言：此阿难比丘，多闻总持，有大智慧；常随如来，梵行清净；所闻佛法，如水传器，无有遗余，佛所赞叹，聪敏第一；宜可请彼集修多罗藏。

大众默然。】

【于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宾钵罗窟。

时阿难为漏未尽，不得入会；后证阿罗汉果，由是得入。】于是，这得到神通的弟子全都集在“王舍”，就是王舍城，耆闍崛山“宾菠（钵）罗窟”，这个洞，山洞里面。这个时候阿难“漏未尽”，烦恼未尽，还未证到，“不得入会”，就不能进去集会里面，后来就证到阿罗汉果，“由是得入”，所以才能进去。

【迦叶乃白众言：此阿难比丘，多闻总持，有大智慧；常随如来，梵行清净；所闻佛法，如水传器，无有遗余，佛所赞叹，聪敏第一；】这个时候迦叶乃就跟大家说：这个阿难比丘，他是“多闻总持”，有大智慧，常随佛如来，就是因为是如来的这个使者，所以是“常随如来”，还有“梵行清净，所闻佛法如水传器”，所听到这佛法，“如水传器”，就是好像水倒在一个器具里面一样，佛的这个甘露水啊，就倒在阿难的那个杯子，这样的意思，“传”就是倒过去，“无有遗余”，通通没漏，没有剩下、没丢掉、都在。“佛所赞叹”，这是佛世尊所赞叹，他是“聪敏第一”，【宜可请彼集修多罗藏。】所以他就可以请他结集。修多罗藏。【大众默然。】大众默然。“默然”就是“许可”的意思。这佛祖和这个大比丘，如赞成的时候，都是静静地没讲话，静静地没讲话，就是赞成。

原文【迦叶告阿难曰：汝今宜宣法眼。

阿难闻语信受，观察众心而宣偈言：

比丘诸眷属，离佛不庄严。

犹如虚空中，众星之无月。】

【迦叶告阿难曰：汝今宜宣法眼。】这个大迦叶就跟阿难说：你现在就要宣说，这个如来所传的法眼。

【阿难闻语信受，观察众心而宣偈言：】阿难听到大迦叶这样讲，他就信受，观察大众的心，因为他已经“漏尽”，所以得三明六通，就能够观察众心，有他心通，观察众心，然后宣说偈言：

【比丘诸眷属，离佛不庄严。犹如虚空中，众星之无月。】“比丘诸眷属”就是僧，比丘就是僧，“离佛不庄严”，“僧”如果离佛，就不庄严，所以“僧”不能没有“佛”，这个佛，这个僧宝不能离佛、佛宝，有僧宝没佛宝，这样不庄严，要有佛、有僧，这样才庄严。“犹如虚空中”，好像虚空之中，在空中，“众星之无月”，若只有很多天星，没有月亮，看起来不好看，不庄严，那个月亮就是代表佛祖，众星就是代表这僧宝，所以有很多众，这天星很多，就好像僧众很多，但是如果如果没有月亮，没有佛祖这个月亮，这样这个天空也不庄严，所以“众星拱月”，要有月亮才会有庄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比丘僧就要奉持这个佛祖，就好像众星拱月，这样才对。

原文【说是偈已，礼众僧足，升法坐，而说是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某处说某经教，乃至人天等作礼奉行。时迦叶问诸比丘：阿难所言，不错谬乎？皆曰：不异世尊所说。迦叶乃告阿难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将正法付嘱于汝，汝善守护。听吾偈言：

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

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说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鸡足山，候慈氏下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岁也。】

(五年当作四年自此至第十三祖迦毗摩罗年数错误今皆依史记年表中六甲改正)

【说是偈已，礼众僧足，升法坐，而说是言：】说这个“偈”完以后，就顶礼众僧，这才升高座，升法座，就讲这个话：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某处说某经教，乃至人天等作礼奉行。】就开始说：佛世尊在世的时候，所说的那些经教，一部一部一直念出来，就开始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说什么经，乃至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天都作礼奉，欢喜奉行，就这样。

【时迦叶问诸比丘：阿难所言，不错谬乎？】这个时候，迦叶尊者就问诸比丘，说刚才阿难所念这部经，这样有错吗？有没有错误？

【皆曰：不异世尊所说。】都说：跟世尊所说的都一样，没差。

【迦叶乃告阿难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将正法付嘱于汝，汝善守护。】就跟阿难说：我现在不在这世间久留了，我现在把正法交给你，那你就“守护”。【听吾偈言：

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这样子，一头雾水。“法法”：种种的法、一切诸法、一切诸法。“本来法”皆是本来之法。一切诸法，通通是本来之法。也就是说，通通没改变，它都是本来的“本相”。“无法无非法”：“无法”，就是无有一法，没有说，没有一个法“无非法”，“无非”就是不是，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没有说世间上有一个法不是佛法。“何于一法中”，何于法界一法之中，怎会在法界，一法相之中。“有法有非法”：而分别有法，有佛法，有不是佛法，因为凡所有法，皆是佛法，这《金刚经》所说啦，所以凡所有法，通通是佛法。怎么还分别说有法，也有非法，有不是佛法，所以，一切意思是说：“一切分别，都是妄想分别”，这样。

【说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鸡足山，候慈氏下生，】这个大迦叶尊者，说这个“偈”以后，就拿了个“僧伽梨”，就是释迦如来他所交待给他的那个袈裟，要传给弥勒佛的那件袈裟，就进入“鸡足山”入定，去入定，不是没入涅槃，他是去那里打坐，现在还在那里坐，如有缘的人去，看得到，当场你就要，真的有福报，非常的福报，大根器的人才看得到，那你如果有福报的人，听说是这样，去那里，那个山自然会裂开，因为这个迦叶尊者，他入那个“鸡足山”的时候，到那里，那一个山就自己开了，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那个山又合起来，这样，所以让你找不到，你如果故意要找，也找不到，那如果有缘的人它就开了，曾经有人去过，打开了，让他进去，进去了看到大迦叶尊者，这样子。那如果去了，看过一遍，就好像看过佛世尊一样，对吗？成佛就很快了，要不然随便头也把你摸一下。等候“慈氏菩萨出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岁也。】这个就是周朝孝王五年丙辰岁。

## 第二祖阿难

原文【第二祖阿难，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饭王，实佛之从弟也。梵语阿难陀，此

云庆喜，亦云欢喜；如来成道夜生，因为之名。多闻博达，智慧无碍，世尊以为总持第一，尝所赞叹。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传器；佛乃命为侍者。

后阿闍世王自言：仁者，如来、迦叶尊胜二师，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睹；仁者般涅槃时，愿垂告别。阿难许之。后自念言：我身危脆，犹如聚沫，况复衰老，岂堪长久。又念：阿闍世王与吾有约。乃诣王宫告之曰：吾欲入涅槃，来辞耳。

门者曰：王寝，不可以闻。

阿难曰：俟王觉时，当为我说。

时阿闍世王梦中见一宝盖，七宝严饰，千万亿众，围绕瞻仰。俄而风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宝瓔珞悉坠于地；心甚惊异。

既寤，门者具白上事。王闻语已，失声号恸，哀感天地；即至毗舍离城，见阿难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

王乃作礼而说偈言：

稽首三界尊，弃我而至此。

暂凭悲愿力，且莫般涅槃。】

【第二祖阿难，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饭王，】第二祖就是阿难尊者，是王舍城的人，姓刹帝利，他也是刹帝利的种姓，他的父亲就是斛饭王，【实佛之从弟也。】他就是，其实阿难本身也是释迦如来的“从弟”，就是“隔腹兄弟”，堂兄弟、堂弟。【梵语阿难陀，】这阿难，如果照讲应该是“阿难 Da”（梵音），所以阿难陀，【此云庆喜，】我们中国话的意思就是庆喜，【亦云欢喜；】也就是欢喜的意思，怎么会说是欢喜呢？就是【如来成道夜生，因为之名。】因为啊，阿难是在释迦如来成道那夜出生的。所以，因为如来成道，所以大家都欢喜，所以他那夜出生，所以就取名“欢喜”，这样子。【多闻博达，智慧无碍，世尊以为总持第一，尝所赞叹。】他呀，是多闻博达，智慧无碍，世尊就常常说，他是总持第一，常常都赞叹他，【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传器；】还有更加，他宿世有受大，真大的功德，所以，他受持法藏，虽然他还没得“道”，但是他的记忆力很好，听到经教，听一遍，通通记住，都不会丢半个字，受持这个法藏，就好像拿水倒在一个碗，或一个杯子里面，都不会有差错，【佛乃命为侍者。】所以，佛世尊命令他当侍者。

【后阿闍世王自言：仁者，如来、迦叶尊胜二师，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睹；仁者般涅槃时，愿垂告别。】这个，那个时候国王就是“阿闍世王”，就跟“阿难尊者”说：说仁者，释迦如来跟迦叶尊者二位，这师尊，通通已经涅槃去了，但是我因为很多事情，“悉不能睹”，通通看不到，他们涅槃，我都没看到，“仁者”就是说，你，如果尊者你如果要“般涅槃”，要涅槃的时候，希望你跟我讲我要向你告别。

【阿难许之。后自念言：我身危脆，犹如聚沫，况复衰老，岂堪长久？】阿难就答应他，但是，后来他就自己想，这样想说：“我身危脆”，我这个身，是危脆，就像“聚沫合在一起一样，还有我已经老了，身体又衰弱，怎么能住在这世间很久呢？【又念：阿闍世王与吾有约。乃诣王宫告之曰：吾欲入涅槃，来辞耳。】所以，他就想到阿闍世王跟他有约，因此他就去王宫跟他讲，我现在要入涅槃了，我来向你告辞。

【门者曰：王寝，不可以闻。】这个看门的人就说：这国王在睡觉，我不能替你，不能替你通知他。

【阿难曰：俟王觉时，当为我说。王本来时，你就替我跟他讲，说，我交

【时阿闍世王梦中见一宝盖，七宝严饰而风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宝璎珞悉坠于地；心甚惊异。】那个时候，因为阿闍世王还在睡。阿难来跟他就梦到一个宝盖，这个宝盖“七宝严很多人，围住在看那个，那个七宝的宝的风雨突然间来，“吹折其柄”，把这伞，对吗？雨伞那只柄，那只柄就吹断了。我不会画图，随便画一下，这里有一只，好像雨伞，对吗？这只就是柄啦，那风吹，把这个吹断了，这样子，看懂就好了。这吹断以后，“珍宝璎珞悉坠于地”，这宝盖上面的宝贝通通掉在地上。他心里就很惊异。



阿难就跟他讲说：等到这个国代你这个事情。

严饰，千万亿众，围绕瞻仰。坠于地；心甚惊异。】那个时辞别，那他没见到，他在梦中，“饰”，非常庄严，“千万亿众”，盖。突然间，作风下雨，很大个宝盖，宝盖就好像一只雨

【既寤，门者具白上事。】醒来之后，看门的人就向他报告，阿难来告辞这个事情。【王闻语已，失声号恸，哀感天地；即至毗舍离城，】这阿闍世王听完这个话之后，就放声大哭，他的悲哀感动天地。就马上去“毗舍离城”，【见阿难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他就看到阿难在那个恒河中流，那恒河是很大，这边看过去那边的岸，是看不到，那么大的河，比那个淡水河，不知多出多宽，差不多跟长江、黄河（一样），那么大的大河。阿难就坐在那河中，中间，结跏趺坐，坐在水面。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普通的事，没什么。坐在河中那有什么稀罕，空中都在坐了，对吗？在恒河中流跏趺坐，坐在水中，因为那恒河是大河，所以，那个水流也是很快的，他可以坐在河中，所以，这个也是示现神通啦。

【王乃作礼而说偈言：】这个阿闍世王就作礼，顶礼，又说了一个偈：

【稽首三界尊，】因为，阿难也是祖师，所以三界之尊，跟佛是一样的，“稽首三界尊”，【弃我而至此。】你，放弃我，将我舍弃，来这里要涅槃。【暂凭悲愿力，且莫般涅槃。】希望你暂时，依照你悲愿的力量，不要般涅槃，不要涅槃。

原文【时毗舍离王亦在河侧，复说偈言：

尊者一何速，而归寂灭场。  
愿住须臾间，而受于供养。

尔时阿难见二国王咸来劝请，乃说偈言：

二王善严住，勿为苦悲恋。  
涅槃当我净，而无诸有故。

【时毗舍离王亦在河侧，复说偈言：】这个时候，毗舍离城的国王，也在那河边又说了一首偈：

【尊者一何速，】“一”是没有意义，助词。尊者，你为何要那么快，【而归寂灭场。愿住须臾间，而受于供养。】就要去寂灭，要涅槃，希望你又住在这世间住一会儿，来受我们供养。

【尔时阿难见二国王咸来劝请，乃说偈言：】这个时候，阿难看到二位国王劝请他住世，他就说了这个偈：

【二王善严住，勿为苦悲恋。涅槃当我净(旧本作“静”此依《宝林传》《正宗记》易此一字)，而无诸有故。】二王你们就要好好地在这里，庄严，住在这个世间，不要为了我来痛苦悲恋，涅槃，我如涅槃的时候，我就会得到“常乐我净”，这“我净”就是“常乐我净”，省略了常乐。“而无诸有故”，没有诸有的羁绊，没这个诸有的，这个羁绊。

原文【阿难复念：我若偏向一国而般涅槃，诸国争竞，无有是处；应以平等度诸有情。遂于常河中流将入寂灭。是时山河大地六种震动；雪山中有五百仙人，睹兹瑞应，飞空而至，礼阿难足，胡跪白言：我于长老当证佛法，愿垂大慈，度脱我等。阿难默然受请，即变旃伽河悉为金地，为其仙众说诸大法。阿难复念：先所度脱弟子，应当来集。须臾五百罗汉从空而下，为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众中有二罗汉，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地迦；阿难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来以大法眼付大迦叶，迦叶入定而付于我。我今将灭，用传于汝汝受吾教；当听偈言：

本来付有法，付了言无法。

各各须自悟，悟了无无法。

阿难付法眼藏竟，踊身虚空，作十八变。入风奋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罗龙宫，一分奉毗舍离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宝塔而供养之。乃厉王十一年癸巳岁也(当作十年)。】

【阿难复念：我若偏向一国而般涅槃，诸国争竞，无有是处；应以平等度诸有情。】阿难就心里面又这样想：那我现在如涅槃的时候，如果说，我偏向那一国来涅槃，那样，这样各国就会，就会在那竞争，竞争什么呢？说：阿难尊者是在我们这一国，涅槃的，所以那个舍利子，应该是我们的，这样子，这样“无有是处”，就会，这样就不好，应该是我依平等的心来度众生。【遂于常河中流将入寂灭。】所以，他就在恒河的中间。因为那恒河是各国的界河，就在那个中间，入涅槃。

【是时山河大地六种震动；雪山中有五百仙人，】阿难就入涅槃，将要入涅槃，那个时候，山河大地就六种震动，大雪山里面就有五百仙人，这“仙人”就是修外道的人，【睹兹瑞应，飞空而至，】听到，看到这个“瑞相”，就从空中飞来，【礼阿难足，】顶礼阿难，【胡跪白言：】就跪着向阿难说：【我于长老当证佛法，愿垂大慈，度脱我等。】就说我在“长老”，就是阿难您，这个地方应该就要证到佛法了，希望阿难尊者您，可以度脱我们。【阿难默然受请，即变旃伽河悉为金地，为其仙众说诸大法。】阿难就默然地受他们的请，受他们，受他们的请。就把这个恒河，“坑(旃)伽河”，就是恒河，把恒河变作金地，就为这五百仙人来说

大法。

【阿难复念：先所度脱弟子，应当来集。】阿难这个时候就想说：他以前所度的这些弟子，应该都通通要来集会才对。

【须臾五百罗汉从空而下，为诸仙人出家受具。】阿难才这个作念而已，只是这样想而已，他的弟子通通都是大阿罗汉，所以知道他们的师父在想什么，就马上来，都有他心通嘛，就马上五百位阿罗汉通通从空中而下，“为诸仙人”，为那些五百仙人，出家受具足戒。所以阿难不是，不是佛祖，所以不能说“善来比丘”就可以了，所以也要这些，他那些弟子来，向他们剃度，这样子。【其仙众中有二罗汉，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在这些仙众里面有两位阿罗汉，一位是“商那和修”，一位是“末田底迦”。【阿难知是法器，乃告之曰：】阿难知道他们是法器，“法器”就是可以受法的根器，称为“法器”。就跟他们说：

【昔如来以大法眼付大迦叶，迦叶入定而付于我。我今将灭，用传于汝；】跟他们讲说：以前这佛世尊如来，以“大法眼”交给这个大迦叶，大迦叶去“鸡足山”入定，所以把这个法又交给我，我现在要灭度，我还是把这个法又传给你，【汝受吾教，当听偈言：】你听我的教示，听我这个偈，这个“传法偈”：

【本来付有法，付了言无法。各各须自悟，悟了无无法。】本来“付有法”，本来传付的时候是说“有法”，“付了”的时候呢？就说“实无法”，实在是没有法。本来传法的时候，传付的时候，是传付说“有法”，“有法”才能够“传”对吗？所以“付了”就“传付”之后，传法之后，就说“实在无法可传”。“各各须自悟”，大家都要自己自悟，“悟了”以后“无无法”，“悟了”，亦无“无法”，“无法”就是“空”，如悟了以后，也无“无法”，也无“空”，“悟了亦无空”，这样的意思。所以不是“有”也不是“空”。连“空”也没有。

【阿难付法眼藏竟，踊身虚空，作十八变。入风奋迅三昧，分身四分：】阿难传这个“正法眼藏”以后，罚没“踊身虚空”，身体就跳到虚空中，“作十八变”，作十八种的变化，又入这个“风奋迅三昧”，这是一种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罗龙宫，一分奉毗舍离(旧本作毗舍离龙王今依宝林传正宗记除龙字)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宝塔而供养之。】他就把自己的身体分作四份，分作这个是舍利子，分作四份，一份给这个忉利天，忉利天王去供养，一份给娑竭罗龙宫去供养，一份给毗舍离龙王去供养，第四份给阿闍世王供养，他们各国都作宝塔来供养。【乃厉王十一年癸巳岁也。】

### 第三祖商那和修者

原文【第三祖商那和修者，摩突罗国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胜，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诺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罗汉圣人降生，则此草生于净洁之地；和修生时，瑞草斯应。】

昔如来行化至摩突罗国，见一青林，枝叶茂盛，语阿难曰：此林地名优留荼；吾灭度后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于此地转妙法轮。

后百岁果诞和修，出家证道，受欢喜尊者法眼，化导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龙，归顺佛教；龙因施其地以建梵宫。

尊者化缘既久，思付正法。寻于吒利国得优波鞠多以为给侍。因问鞠多曰：汝年几耶？

答曰：我年十七。

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

答曰：师发已白；为发白耶？心白耶？

师曰：我但发白，非心白耳。

鞠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

和修知是法器，后三载遂为落发受具。乃告曰：昔如来以无上法眼藏付嘱迦叶。展转相授而至于我；我今付汝，勿令断绝。汝受吾教，听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无心亦无法。

说是心法时，是法非心法。

说偈已，即隐于罽宾国南象白山中。后于三昧中，见弟子鞠多有五百徒众，常多懈怠。尊者乃往彼，现龙奋迅三昧以调伏之，而说偈曰：

通达非彼此，至圣无长短。

汝除轻慢意，疾得阿罗汉。

五百比丘闻偈已，依教奉行，皆获无漏。尊者乃作十八变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鞠多收舍利，葬于梵迦罗山。五百比丘人持一幡，迎导至彼，建塔供养。乃宣王二十二年乙未岁也。】

【第三祖商那和修者(《正宗记》云：梵语商诺迦此云自然服。以生时身自有衣也。洪觉范志林云。谓僧伽梨衣与云岩同也。而传灯曰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未详)，摩突罗国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胜，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诺迦，此云自然服，】这个第三尊的祖师“商那和修”，他是摩突罗国的人，他的名也可以说，另外一个名是“舍那婆斯”，他姓“毗舍多”，他父亲的名字叫“林胜”，他的母亲的名字叫“憍奢耶”，他在胎里面六年才出生，“梵云商诺迦”，商诺迦，这中文的意思就是“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罗汉圣人降生，则此草生于净洁之地；和修生时，瑞草斯应。】这个西天有这种草，九枝的秀草，那名字是“自然服”，如果有罗汉圣人出生时，这种草就自然生长在清净的地方，清净的地方，这商那和修尊者出世的时候，这个瑞草就出现了。

【昔如来行化至摩突罗国，见一青林，枝叶茂盛，语阿难曰：此林地名优留茶；吾灭度后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于此地转妙法轮。

后百岁果诞和修，出家证道，受欢喜尊者法眼，化导有情。】“昔如来行化至摩突罗国”，以前这个释迦世尊，他到这个摩突罗国的时候，见到一片的青林，这个枝叶很茂盛，他就跟阿难说：这个林地叫做“优留茶”，我如果灭度以后一百年，就有一个比丘叫做“商那和修”，会在这个地方转妙法轮。“后百岁”，后来经过一百年，果然就“商那和修”出世，出家证到佛道，接受这个欢喜，就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的“法眼”，化导有情，来度众生。

【及止此林，降二火龙，归顺佛教；】又在这个林中降服二只火龙，使他们来归顺佛教，

【龙因施其地以建梵宫。】这二只龙，就布施他的地，这个地，来建设这个佛寺，“梵宫”就是佛寺。

【尊者化缘既久，思付正法。寻于吒利国得优波鞠多以为给侍。】这“商那和修尊者”，他度化众生已经很久了，所以他就想要传法，要把正法传给别人，“寻于吒利国”，就没多少就在吒利国，得到这个优波鞠多，这个人当作他的侍者，这个当作他的侍者，【因问鞠多曰：汝年几耶？】就问这个优波鞠多：你今年几岁？

【答曰：我年十七。】这优波鞠多就回答尊者说：我今年十七岁。

【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这个“商那和修”就问他说：你是身躯十七岁，还是你的本性有十七岁？

【答曰：】优波鞠多就回答说：【师发已白；为发白耶？心白耶？】他就问说：师父您头发已经白了，您是头发白，还是心白呢？

【师曰：我但发白，非心白耳。】这“商那和修尊者”就说：我是只有头发白而已，心没有白。

【鞠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这优波鞠多说：那如果这样，我就是我的身躯十七岁，但是不是我的本性十七岁。

【和修知是法器，后三载遂为落发受具。】这商那和修尊者知道这优波鞠多是法器，所以三年后就替他落发，“受具足戒”，【乃告曰：昔如来以无上法眼藏付嘱迦叶。展转相授而至于我；我今付汝，勿令断绝。】他就跟他讲说：以前这如来世尊以无上的“正法眼”交代给迦叶尊者，“展转相授而至于我”，一直转，传到我现在来，到我，我现在呢，就再传给你，你就不要让它断绝了，【汝受吾教，听吾偈言：】这听我这个偈：

【非法亦非心(旧本作“非法亦非法”。今依《宝林传》《正宗记》改作“非法亦非心”也)，无心亦无法。说是心法时，是法非心法。】“非法亦非心”，佛道非法，“也不是法，也不是心”，“若佛道”“不是法，也不是心”，“无心亦无法”，但是，这个“若无心，也无法”，若无就是说，若没有“菩萨发心”，也没“法”可传，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而以实而言，实在没有“心”也没有“法”。“说是心法时”，我现在在说这个“心法”，就是“心地法门”，我现在讲这个“心地法门”的时候，“是法非心法”，我刚一讲出来的当下，这个“法”就已经变作不是“心法”，因为“心法”是应该在心里呀，心法应该在心里，对不对？那已经讲出来以后，就不是在心里面了嘛，所以就变成不是“心法”了。这样听懂吗？

【说偈已，即隐于罽宾国南象白山中。后于三昧中，见弟子鞠多有五百徒众，常多懈怠。尊者乃往彼，现龙奋迅三昧以调伏之，】他传法了以后，讲这个偈之后，就到罽宾国那个地方云隐居，隐居在南象白山中，后来这个尊者，他在三昧之中，看到优波鞠多有五百个徒弟，常常都懈怠又傲慢，那这个“商那和修尊者”就去那个地方，现出“龙奋迅三昧”来调伏，调伏这些傲慢的徒弟，傲慢又懈怠，就这样讲，【而说偈曰：

通达非彼此，至圣无长短。汝除轻慢意，疾得阿罗汉。】就说：你如果通达“非彼此”，就不是分说“彼”还是“此”，没有分这个或是那一个，“彼此”就是这个或是那一个。“至圣无常短”，如果已经证到至圣之道，就没有说常短，没有说你比较行，你比较行，或是他比较行，意思就是说，不说我比较行，那你师父比较不行，因为怎么办呢？因为“商那和修”是直接从这个“阿难尊者”传下来的，对吗？所以他的徒弟，那个五百，五百弟子就感觉说，“商

那和修”比较行，优波趺多就比较不行，所以就比较没听他的话，就比较傲慢，所以因为“商那和修尊者”传给“优波趺多尊者”，优波趺多尊者他也证到圣道了，所以“商那和修尊者”就是说，他们的师父其实跟我是一样的，一样高的，所以你不要分长和短，说：我就比较高；而你们的师父就比较差劲。“汝除轻慢意，疾得阿罗汉”，所以你如果可以除掉自己的轻慢，“轻”，轻视、轻法、慢人，“轻法、慢人”，这我慢、傲慢，这个“意”就是心，傲慢的心，如果可以除去，你就很快得到阿罗汉。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傲慢，就是我慢，对不对？我慢，“我慢”就是从“我”起来的。“我慢”是从由于“我”而来的，那如果有“我慢”，就跟“无我”相违背，所以因为有我慢，那我执我慢呢？所以就跟“无我法”相违背，就不能入“无我法”，所以就不能证道了，所以，如果把“慢心”去掉，很快就可以得到阿罗汉道，这样子。所以，这五百弟子，虽然随师出家，随这个优波趺多出家，虽然跟他出家，但是心不调伏，没听他们师父的话，不但没听他师父的话，又看不起他师父，对吗？所以，是为什么心有高下？因为心有高下，看他自己的师父不起，所以就障难，最主要的障难就是那个“我慢”就起来，就没有办法“证道”了。刚才说，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看到第四祖“优波趺多尊者”的五百弟子因为分别心所以轻慢又懈怠，所以去调伏他们，“商那和修尊者”就说了那个偈。

假如有通达法，就没有彼此，或是你比较高，我比较低，如果到了“至圣”的地步，就没有长短的分别了，所以你们要各自除去轻慢的心，那样很快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所以刚才就说，他们这些弟子跟着师父出家，竟然不尊敬他们的师父，妄想分别，当今有些人亦如此，必须要别人来肯定自己的师父自己才会心服，例如别人说：你的师父真行！然后你才知道，原来我的师父是很行的。譬如说我们台湾人当中若有天才的人，而我们台湾人自己就不知道要尊敬，必须要等到欧美的人说：这个台湾人很了不起！那时我们台湾人就捧他，把他捧上了天，这样，这都是愚痴呀，所以愚痴的弟子也一样，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师父好，要别人来肯定自己的师父好，或是有别人来请教时，才知道原来连这么有修行的人也来请教我师父，可见我师父是很不错的哦，然后才很尊敬他，这就是愚痴。我在这里说个小故事给你们听：

我以前在家时曾闭关三年，出关时马上有人来找我，是一位在家女众来找我，那年她五十五岁，来找我，她想学佛，因为她过去可能经营甲种营业，这是心里的补偿作用，心里想补偿，想要赶快修行，怕有恶报。这也算是好的了，知道要赶快弃恶从善，所以她来找我，但是她只受日本教育，才读了一年，所以可以说几乎不识字一样，她来找我，要我教她读经，但是她不会国语，必须用台语读经，而她根本都不识字，所以可以说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教她读台语。我是怎么教的呢？因为她有读过一年日本书，所以她识得AIUEO，但是不会ㄅㄆㄇㄏㄏㄏ（bpmf），恰好我会AIUEO，所以我用AIUEO替她，注台湾音，所以《心经》、《普门品》、《药师经》，乃至《地藏经》可以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读台湾音，后来我有说你们听过的，就是她们家隔壁发生鬼搬家的事，请我去捉鬼的，也是这一位，后来她女儿去以前给人“排流年”，说她到某个年龄会死掉，所以要我教她修法，回向给她女儿，就是因为有这一因缘，后来我出家，我出家了以后她也都有来，之后我回到台湾，回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在美国住了很久的时间，有十几年之久，所以回台湾后就没地方住，而她有公寓两层，是三楼和四楼，她住三楼、四楼借我住，后来她觉得她想要学的东西，全部都从我这里学到了，她自认为她都学到了，所以她又去外面参访参学而大开眼界之后，有一天，她跟我不给我住了，我必须搬走。我在搬家的那一天，她送我到楼下时，她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师父呀！那一天如果你

成了大法师时，我再来护持你。你这一句话如果不讲就很好，这一句不要讲，你有困难，不给我住，没关系嘛，而你却说了这种话，所以这是愚痴的人。有一天我当了大法师，她再来护持我，也就是说我有名的时候，我有名的时候她才来护持，那她来护持时是护持我或是护持我的名呢？说得难听一点，有一天，如果我真的当了大法师时，我也不需要你的护持了，是不是这样？这世上“雪中送炭无，锦上添花有”，所以这是一种愚痴的人。另外有一种人，是我的以前的在家弟子，跟我说，依他看，我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意思，将来一定不是池中之物，所以他护持我修行。他是这样跟我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将来会出名啦，所以他现在护持我，那也就是说对我有希望，好像这样很瞧得起我，其实这正好“颠倒”，怎么说呢？你如果护持一位师父或拜一位师父，不可以因为你觉得这位师父将来会有名，或将来会有成就，所以我护持他，不能这样，而刚好应该相反才对，可以说师父觉得这弟子将来是可造之才，才收他为徒弟，而好好教导他，这样可以，但是不能反过来，这样你们可以分别了吗？你看这位师父将来一定会出名，所以来皈依他，我来护持他，这样你在做什么？在投资吗？将来你师父如果出名了，你也“与有荣焉”，说：某某师父就是我的师父啦！唉，这不是真正皈依师父，这是在“皈依虚名”，这样知道吗？有了解吗？

所以这也一样，优婆塞多他也已经证了圣道，他也是祖师呀，而他的弟子妄想分别，以为他不是阿难尊者亲传，所以看不起师父，真是愚痴。所以我顺便在此奉劝出家师父，如果有人要求你出家，你要好好仔细观察，其他的都不看，但是你一定要观察：这个人是不是真正有心一心要皈依你，一心对你有尊敬，这样才能收，他如果再笨，没关系，如果对你不尊敬，绝对不可以收，你气都气死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因为他有分别心，他那分别心，除非你能像祖师一样厉害，会用火光三昧或什么三昧去调伏他，要不然你就（台语）完蛋了。奉劝诸出家同道大家要注意，不要看人发心出家，我就赶快度他，这要注意。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调伏，诸佛之法，你开始要学佛，要修行，先调伏你的心，你那个心“刚强难化”，你若不能化他，你就不要收，如果你收了，你死定了，而你死不是假死，是真死哦，因为你如果不能调伏，不能调伏就不能教化，不能教化于如来法，摄受弟子不能教化，“师当入地狱”，你听了以后怕不怕，如果不怕就可以收（法师笑），所以世间法也有讲，“养子不教谁之过？”是不是？所以养弟子也一样，不是养他这样就可以了，给他吃、给他穿、给他睡就可以了，还要教他法，但是要教他法之前，他须对你要能恭敬，能信服，要这样你才教得了他，否则如果他对你态度不好，两肩膀一高一低，像这样，你怎么去教他。所以讲这部经很好，你看是不是？有很多种境界都看得到。继续看下去，顺便啦，刚才说的是奉劝出家同道，在家弟子如果听到刚才我说的，大家自己引作借鉴，你做在家弟子或出家弟子的人都一样，你如果要学佛、要修行，你最起码的条件是：对你的师父要有尊敬心，这尊敬的心不是假的，不是装出来的，要真正地打从心理尊敬你的师父才可以，如果没有尊敬的心，所谓敬信三宝，没有敬信师尊之心，学佛一定不可能有成就的。好，继续看下去：

**【五百比丘闻偈已，依教奉行，皆获无漏。】**这五百比丘，听了“商那和修尊者”说了这个偈之后，就依教奉行，都得到“无漏”，就是证到了阿罗汉。**【尊者乃作十八变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商那和修尊者”就腾空作十八变，化火光三昧，自焚自己的身，**【鞠多收舍利，葬于梵迦罗山。五百比丘人持一幡，迎导至彼，建塔供养。乃宣王二十二年乙未岁也。】**“优婆塞多”收取他的师父“商那和修尊者”，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的舍利子，葬在梵迦罗山

这个地方，第四祖“优婆趺多尊者”的五百比丘弟子，每一个人都拿着幡，迎请商那和修的舍利子，建塔供养。当时是中国周朝宣王22年（西元前805年）。

#### 第四祖优波鞠多

原文【第四祖优波鞠多者，吒利国人也，亦名优波崛多，又名邬波鞠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证果。随方行化，至摩突罗国，得度者甚众。由是魔宫震动，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观其所由。波旬复伺便，密持璎珞糜之于颈。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尸，化为华鬘，软言慰谕波旬曰：汝与我璎珞，甚是珍妙；吾以华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颈受之，即变为三种臭尸，虫蛆坏烂。波旬厌恶，大生忧恼，尽已神力不能移动；乃升六欲天告诸天主，又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变，我辈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则奈何？梵王曰：汝可归心尊者，即能除断。乃为说偈令其回向曰：

若因地倒，还因地起。离地求起，终无其理。

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宫，礼尊者足，哀露忏悔。鞠多（告）曰：汝自今去，于如来正法更不作娆害否？波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断不善。鞠多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归依三宝。魔王合掌三唱，华鬘悉除；乃欢喜踊跃，作礼尊者，而说偈曰：

稽首三昧尊，十力圣弟子。  
我今愿回向，勿令有劣弱。

尊者在世，化导证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筹置于石室。其室纵十八肘，广十二肘，充满其间。最后有一长者子，名曰香众，来礼尊者，志求出家。尊者问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来出家，非为身心。尊者曰：不为身心，复谁出家？答曰：夫出家者，无我我故。无我我故，即心不生灭。心不生灭，即是常道。诸佛亦常。心无形相，其体亦然。尊者曰：汝当大悟，心自通达；宜依佛法僧，绍隆圣种。即为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尝梦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复谓曰：如来以大法眼藏，次第传授，以至于我；今复付汝。听吾偈言：

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付法已，乃踊身虚空，呈十八变；然复本座，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内筹，用焚其躯；收舍利，建塔供养。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岁也(当作三十年)。】

【第四祖优波鞠多者，吒利国人也，亦名优波崛多，又名邬波趺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证果。随方行化，至摩突罗国，得度者甚众。由是魔宫震动，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第四祖优婆趺多是吒利国的人，他的名字是优婆崛多，又名邬婆趺多，他

姓首陀，其父名善意，十七岁出家，二十岁就证圣果了，随方行化到摩突罗国，得度的很多，因为这个原因，而魔宫震动，魔王波旬就愁怖，忧愁恐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所以就尽他的力量，尽他的魔力要来妨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观其所由。】优婆耆多尊者就入三昧，观察到底是什么原因，正法常常被阻碍。【波旬复伺便，密持璎珞糜之于颈。】波旬就趁一个机会秘密地拿着璎珞有如项链之类，“糜”就是系、是绑的意思，是第缚的系，将他绑在优婆耆多尊者的脖子上。

【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尸，化为华鬘，软言慰谕波旬曰：】当优婆耆多尊者出定时，把人狗蛇这三种尸体化成花鬘，花鬘是可以戴在头上的花圈，“软言慰谕”，对波旬说：【汝与我璎珞，甚是珍妙；吾以华鬘，以相酬奉。】你给我项链真好，现在我将这花圈奉送给你。

【波旬大喜，引颈受之，即变为三种臭尸，虫蛆坏烂。】波旬很高兴地将颈子伸出来，以接受花圈，花圈一接到以后，马上变成三种臭尸，都长虫又腐烂，【波旬厌恶，大生忧恼，尽己神力不能移动；】波旬魔王就非常地厌恶而生忧恼，用尽自己的神力，没办法将这三种臭尸拿走，【乃升六欲天告诸天主，】就飞到六欲天去告诉诸天主，【又诣梵王求其解免。】又去梵王那里求大梵天王将其臭尸移走。

【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变，我辈凡陋，何能去之？】这些天王都告诉他：这是“十力”，“十力”是佛、如来，如来是十力具足。十力如来的弟子所作的神变，“我辈凡陋”，我们这些都是凡夫都很笨，“何能去之”，那有办法解救你将这些臭尸移走呢？

【波旬曰：然则奈何？】波旬说：那要怎么办呢？

【梵王曰：汝可归心尊者，即能除断。】梵王告诉波旬：你可以能归依尊者，这样就可以除去。

【乃为说偈令其回向曰：

若因地倒，还因地起。离地求起，终无其理。】如果是因为地而跌倒的，就须因这“地”而爬起。如果离地而求起，终是无此道理。

【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宫，礼尊者足，哀露忏悔。】波旬接受梵王教示以后，他就接受，所以从天宫下来，顶礼“优婆耆多尊者”之足，就哀露忏悔。

【鞠多（告）曰：汝自今去，于如来正法更不作烧害否？】第四祖优婆耆多尊者问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对如来正法，你还要再妨害吗？

【波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断不善。】他说：我已发誓要回向佛道，永远要断去不善的行为。就是阻碍别人修行的事情就不再做了。

【鞠多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归依三宝。】如果是这样，你可以三自归，口念归依三宝。

【魔王合掌三唱，华鬘悉除；乃欢喜踊跃，作礼尊者，而说偈曰：】波旬合掌说三皈依念三遍，说完后，花鬘即时除去。在此顺便告诉大家，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这威力非常大，非常非常大，根据佛经所说，每一个归依有十二尊护法神在护着，而三皈依就有三十六尊。我试过好几次了，如果家里面有蝴蝶、蜜蜂、或蚊子、苍蝇，赶不出去时，你将门打开，念一遍三皈依，它们马上会出来，很好用。但是佛如果知道我用三皈依来赶蚊子……。以前，有一次在一位居士家，当时我还没出家，有一只蜈蚣有这么长（法

师比起来有10多公分)，姿色是花花的，不是单色的，喔！很漂亮，但是越漂亮越吓人，大家都喊打，我说不要打，当时找不到工具，我就用一小小块纸张，念三归依，一遍。在用那一小块纸张将它拿起，而他都没有动一下，它如果动了马上会咬到我，而它一直都静静地没动一下，好像死了的。我对它说了一些话，我说：我怎么那么笨，你来这里你会被打死，你赶快走！我就说了这些，那里我还没出家，如果出家了那就更厉害了，还没有出家，可以带它受三归依，出家以后可以授它三归依，那又不一样，所以我用念三归依来赶蚊虫会很灵，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有出家。然后就把它请出去，都乖乖地，有时候譬如看到蛇或是其他的，也都一样你一念《三归依》，它都静静地乖乖地，不知为什么？那不是我厉害，那是三归依厉害。所以“魔王”就念了三归依，三归依一念完那些臭尸就都消失了。“花鬘悉除，乃欢喜踊跃，作礼尊者，而说偈曰”，波旬欢喜踊跃顶礼尊者，而说了偈子：

**【稽首三昧尊，十力圣弟子。我今愿回向，勿令有劣弱。】**“稽首三昧尊”，因为优婆耄多尊者他有三昧，他也是尊者，所以称为“三昧尊”，十力佛祖的圣弟子。我现在愿意回向，回向佛道，这里的“回向”是回向佛道，不会再造恶了。“勿令有劣弱”，希望你加持我，使我的心所发的菩提心，不会有下劣和衰竭，就是不会退心的意思。

**【尊者在世，化导证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筹置于石室。其室纵十八肘，广十二肘，充满其间。】**这位尊者优婆耄多，他所度的众生证果的很多，他每度一个人就拿一根“筹”。“筹”就是竹支，很像竹一样，叫做“筹”。就拿一枝放在石室里面，石室里面长和宽就是十二肘乘十八肘，室内“筹”充满其间，很多很多。

**【最后有一长者子，名曰香众，来礼尊者，志求出家。】**最后，有一长者的儿子，名叫香众，他来顶礼尊者，发心要出家。

**【尊者问曰：汝身出家？心出家？】**尊者就问他说：我是身出家？或是心出家。

**【答曰：我来出家，非为身心。】**他就回答说：我来出家不是为了身及心。意思就是身和心都是幻化的，不是实在的，所以我不是为了无常的身心而出家的，所以这样的发心很不错呀。

**【尊者曰：不为身心，复谁出家？】**你若是不是为了身心要出家的，那又是谁要出家的，除了身心之外，其他还有为了什么事情而出家的，所以这问题，一参下来可就深了。

**【答曰：夫出家者，无我我故。无我我故，即心不生灭。心不生灭，即是常道。诸佛亦常。心无形相，其体亦然。】**香众就回答：“夫出家者”，出家这件事情，“者”就是这件事，出家这件事，“无我我故”，是无我，无我我，是“无我、我所”，是无我及我所的缘故，因为看到实在是无“我”及“我所”，才要出家的。“无我我故，即心不生灭”，因为“无我、我所”，所以心就不生不灭，心不生不灭就是常道，诸佛也是常，心是无形相的。“其体亦然”，这身体也是一样，那就是无形相，就是无相。

**【尊者曰：汝当大悟，心自通达；宜依佛、法、僧，绍隆圣种。】**优婆耄多尊者对他说：你将来一定会大悟，心自然会通达，你应依佛法佛、法、僧三宝来绍隆圣种。

**【即为剃度，受具足戒。】**就为他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尝梦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就跟他说：你父亲曾梦见金色的太阳而后生下你，所以你现在可以名叫“提多迦”。**【复谓曰：如来以大法眼藏，次第传授，以至于我；今复付汝。】**还对他说：如来以大法眼藏，次第传授，现在到我这里，我现在又交给你，**【听吾偈言：】**你听我说偈：

**【心自本来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心自本来心”，心自本以来，

不生不灭，都是本来那个心，“本心非有法”，本来清净的心，其中没有一个法可生，没有一个法可取可舍，所以“本心”非有法可得、可舍，“有法有本心”，但是如果“有法”，是有佛所传的法，有佛祖所传的无上正法，“有本心”，众生才能证到本心，“非心非本法”，但是你如果“非心”，非是本心，你所见到的法不是本心，譬如你所证到的是其他的法，不是你自己的“心”，这样就不是“本法”，这样就不是“本来的法”。佛祖所传的法，是要能证到你“本来的心”，这样才是“本法”。

【付法已，乃踊身虚空，呈十八变；】传法完后，就纵身至虚空中，做十八变。【然复本座，跏趺而逝。】接下来又坐在本座，结跏趺坐入涅槃。

【多迦以室内筹，用焚其躯；】提多迦尊者，就用优婆耆多他度众生所计算用的筹，来焚烧他的身躯，【收舍利，建塔供养。】收舍利子建塔供养。

【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岁也(当作三十年)。】这时候就是周平王 30 年（西元前 740 年）。

### 第五祖提多迦

原文【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国人也。初生之时，父梦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诸宝严饰；山顶泉涌，滂沱四流。

后遇鞠多尊者，为解之曰：宝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无尽也。日从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

尊者本名香众，师因易今名焉。

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也。

多迦闻师说已，欢喜踊跃而唱偈言：

巍巍七宝山，常出智慧泉。

回为真法味，能度诸有缘。

鞠多尊者亦说偈曰：

我法传于汝，当现大智慧。

金日从屋出，照耀于天地。

提多迦闻师妙偈，设礼奉持。

后至中印度。彼国有八千大仙，弥遮迦为首，闻尊者至，率众瞻礼，谓尊者曰：昔与师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师逢十力弟子，修习禅那。自此报分殊途，已经六劫。

尊者曰：支离累劫，诚哉不虚。今可舍邪归正，以入佛乘。

弥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记云：汝却后六劫当遇同学，获无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缘邪？愿师慈悲，令我解脱。

尊者即度出家，命圣授戒。余仙众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于是俱发菩提心，一时出家。

乃告弥遮迦曰：昔如来以大法眼藏密付迦叶，展转相授而至于我；我今付汝，当护念之。

乃说偈曰：

通达本法心，无法无非法。  
悟了同未悟，无心亦无法。

说偈已，踊身虚空作十八变，火光三昧自焚其躯。

弥遮迦与八千比丘同收舍利，于班荼山中起塔供养。即庄王七年己丑岁也(当作五年)。】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国人也。初生之时，父梦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诸宝严饰；山顶泉涌，滂沱四流。】第五祖师“提多迦尊者”，他是摩伽陀国的人，他刚出生时，他父亲梦见金色太阳从房间出来，照耀了天地，前面有座大山，山里有珠宝庄严，山顶又有一处泉源，那泉水流得到处都是。

【后遇鞠多尊者，为解之曰：宝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无尽也。日从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后来遇到优婆耆多尊者，为他解这梦的意思，说：你父亲所梦到的宝山，就是我的身，就是优婆耆多尊者本身。“泉涌者，法无尽也”，还有梦见山上的泉水，就是法无尽的意思。太阳从房子里出来，是你现在入道之相。“照耀天地者”是你智慧超越。

【尊者本名香众，师因易今名焉。】提多迦尊者他本来的名叫香众，优婆耆多尊者将他改名为现在“提多迦”此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也。】我们中国语的意思是通真量。

【多迦闻师说已，欢喜踊跃而唱偈言：】他就欢喜踊跃说这个偈：

【巍巍七宝山，常出智慧泉。回为真法味，能度诸有缘。】巍巍的七宝山常常出智慧之泉，回向为了要得到真法之味，能度诸有缘的人。

【鞠多尊者亦说偈曰：】优婆耆多尊者他又说偈：

【我法传于汝，当现大智慧。金日从屋出，照耀于天地。】我的法传给你，而你常常现出大智慧，“金日”，金色的日从屋子里出来，照耀天地。

【提多迦闻师妙偈，设礼奉持。】这提多迦尊者听了这妙偈后，设礼奉持。

【后至中印度。彼国有八千大仙，弥遮迦为首，】后来这提多迦尊者，就到中印度，那个地方有八千名“大仙”，就是修行外道的“大修行人”，其中有一人名叫弥遮迦，【闻尊者至，率众瞻礼，谓尊者曰：昔与师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弥遮迦”率领众人来瞻礼尊者，向尊者说：从前我与你，同生于梵天那地方，我遇到阿私陀仙人，他传给我仙法，【师逢十力弟子，修习禅那。】师父你遇到十力佛祖的弟子，拜他为师父，修习禅那，修禅，【自此报分殊途，已经六劫。】自那时到此时，已经经过六劫了，很久了。

【尊者曰：支离累劫，诚哉不虚。今可舍邪归正，以入佛乘。】这尊者就对他说：我们分开累劫，实在真的很久了，而你现在就可以舍邪道来归正道，入佛性。

【弥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记云：汝却后六劫当遇同学，获无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缘邪？愿师慈悲，令我解脱。】弥遮迦就说：从前我外道的师父阿私陀仙人，他给我授记说：你以后。“却后”，以后。六劫以后你会遇到你的同学，而且还会证到无漏果，我们今天会相遇，就是宿世的因缘，希望师父您慈悲令我得解脱。

【尊者即度出家，命圣授戒。】尊者就为他剃度，要圣者为他传戒。因为尊者的那些弟子，有很多都证到圣果了，所以说“命圣授戒”。

【余仙众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于是俱发菩提心，】其他仙众就不像“弥遮迦”那样，开始时生我慢，尊者就示现大神通，所以接着他们都发了菩提心，【一时出家。】同时一起出家。

【乃告弥遮迦曰：昔如来以大法眼藏密付迦叶，展转相授而至于我；我今付汝，当护念之。】他就对弥遮迦说：以前如来以大法眼藏，秘密交付给迦叶尊者，展转相传到我，我现在再交给你，你要好好护念。【乃说偈曰：】说这传法偈：

【通达本法心，无法无非法。悟了同未悟，无心亦无法。】“通达本心法”，假如可以通达本心的法，这“法”有很多种，但是如果能够通达本心这种法，就是“直指人心”，直指你的本心，就是本心法，“无法无非法”，如果可以通达本心的法，即了“无法”亦“无非法”，就可了达“无法”而且也“无非法”，“没有一法”也没有说不是法，也就是“离于有无”。“悟了同无悟”，如果是真的大悟的时候，那就彻见实同未悟，实同未悟的时候，因为真如无有增减，虽然悟了但是真如还是一样，没有增减，凡圣一如，“无心亦无法”，因为心与法皆是真如所现，本不生，如果通达本心的法之后，就会了解“无法”而且“无非法”，假如真的大悟之后，那时候就能彻见到“悟”时与“不悟”时，全都是一样，因为真如是凡夫和圣人都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无心亦无法”，因为心和法是真如本性所现，所以“无心”，无心，“心心所法”。

【说偈已，踊身虚空作十八变，火光三昧自焚其躯。】说完这偈子之后，就踊身到虚空上，做十八变，入火光三昧，焚烧自己的身躯。所以祖师们都是有功夫的，不是随便的，所以咱以后也要到山中修行，不要在这里这么痛苦。

【弥遮迦与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所以从这里，这些祖师们都不是只用嘴讲的，都是有真实的功夫，也不是只“预知时至”，而且还“来无踪去无影”，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不要跟着末法时期，“人云亦云”，修行为本，这是我们的职业，对不对？我们是职业修行的，“普洛的”（pro 专业的），要好好修行，不要在世间翻来覆去，说是修行大乘菩萨道，那是愚痴道，好好修行才是道。好，继续看下去：“弥遮迦与八千比丘同收舍利”，这弥遮迦与八千比丘，都收他的舍利子，【于班茶山中起塔供养。

即庄王五年己丑岁也。】这时候正是周朝庄王五年（西元前 691 年）。

## 第六祖弥遮迦

原文【第六祖弥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传法已，游化至北天竺国。见雉堞之上有金色祥云。叹曰：斯道人气也，必有大士，为吾法嗣。乃入城。于闾闾间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问曰：师何方而来？欲往何所？

师曰：从自心来，欲往无处。

曰：识我手中物否？

师曰：此是触器而负净者。

曰：师还识我否？

师曰：我即不识，识即非我。又谓曰：汝试自称名氏，吾当后示本因。

彼人说偈而答：

我从无量劫，至于生此国。本姓颇罗堕，名字婆须蜜。

师曰：我师提多迦说：世尊昔游北印度，语阿难言：此国中吾灭后三百年，有一圣人姓颇罗堕，名婆须蜜，而于禅祖当获第七。世尊记汝，汝应出家。

彼乃置器礼师，侧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尝作檀那，献一如来宝坐，彼佛记我云：汝于贤劫释迦法中，宣传至教。今符师说，愿加度脱。

师即与披剃，复圆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于汝，勿令断绝。乃说偈曰：

无心无可得，说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始了心心法。

师说偈已，入师子奋迅三昧，踊身虚空，高七多罗树；却复本坐，化火自焚。

婆须蜜收灵骨，贮七宝函；建浮图，置于上级。即襄王十四年甲申岁也(当作十五年)。】

【第六祖弥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传法已，游化至北天竺国。见雉堞之上有金色祥云。叹曰：斯道人气也，】第六位祖师叫做弥遮迦，他是中印度的人，他传法之后，就游化到北天竺国，“见雉堞”，“雉堞”就是城墙上的短墙，那个短墙叫做“雉堞”。短墙之上有金色的云，就赞叹说：“斯道人气也”，这就是有修道的人的气所成，【必有居士，为吾法嗣。】一定有大士，菩萨在此，要当我法子。

【乃入城。于阗阗间有一人，手持酒器，】此时入城，在“阗阗”就是城门。在城门的地方有一人手拿酒器，就是盛酒的酒杯，【逆而问曰：师何方而来？欲往何所？】就问说：师父您是从何处来？而且要云哪里？

【师曰：】“师”就是弥遮迦尊者说：【从自心来，欲往无处。】弥遮迦尊者回答他说：我是从自心来，要去无处。

【曰：识我手中物否？】就问他：你认得我手中所拿的这东西吗？

【师曰：此是触器而负净者。】弥遮迦尊者说：这是“触器”，接触的东西，也就是脏的东西，这是污染的东西。“负净者”，辜负清净的东西。“净者”在此就代表本性。你本性本来是清净的，那你辜负了你清净的法，因为你拿酒杯是做什么？就是要喝酒呀。

【曰：师还识我否？】师父您认识我吗？

【师曰：我即不识，识即非我。】弥遮迦尊者说：“我即不识”，“我”是双关语。“我”，我不认识，那如果认识，就不是我。【又谓曰：汝试自称名氏，吾当后示本因。】又对他说：“汝试自称名氏”，你现在试说自己的名字看看，我等一下就会为你说你的本事因缘。

【彼人说偈而答：】此人说了一偈子：

【我从无量劫，至于生此国。本姓颇罗堕，名字婆须蜜。】我从无量劫以来到现在，就生长在这个国家，我本姓颇罗堕，名字是婆须蜜。

【师曰：我师提多迦说：世尊昔游北印度，语阿难言：此国中吾灭后三百年，有一圣人姓颇罗堕，名婆须蜜，而于禅祖当获第七。】弥遮迦尊者说：我的师父“提多迦尊者”说：世尊

释迦如来在古早时，在北印度时就对阿难说：在这国中，在我灭度三百年，会有一圣人他的姓婆罗堕，他的名字是婆须蜜，在禅宗的祖师中，他会当第七名祖师，授记。所以这释迦如来都有授记，不可思议，对吧。【世尊记汝，汝应出家。】五祖，这个就是禅宗第五代祖师，“提多迦尊者”跟第六代祖师“弥遮迦”说：释迦如来，世尊授记，“汝应出家”，已经授记你要做第七代祖师。这是弥遮迦尊者授记这个婆须蜜尊者要做第七代祖师。说你应该要出家。

【彼乃置器礼师，侧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尝作檀那，献一如来宝坐，彼佛记我云：汝于贤劫释迦法中，宣传至教。今符师说，愿加度脱。】他就“置器，礼师侧立而言曰”，他说：“我思往劫”。这个婆须蜜尊者就说：我在过去劫里面，“尝做檀那”，做过檀那，檀那就是施主，布施的人，献给世尊如来一个宝座，那尊佛给我授记跟我说：你在贤劫释迦如来法里，宣传“至教”，至上之教，“今符师说”，现在跟师父您所说的全都一样，意思就是，这个婆须蜜尊者，他也有得到宿世通，“愿加度脱”，希望您将我度脱。

【师即与披剃，复圆戒相。】这弥遮迦尊者就替婆须蜜尊者剃度，“复圆戒相”，就是传给他戒，传给他比丘戒，【乃告之曰：】比丘戒和菩萨戒都传，就是三坛大戒，就跟他讲：【正法眼藏今付于汝，勿令断绝。】如来的正法眼藏，现在已经交给你了，你就不要让它断绝了。

【乃说偈曰：】接着就说“传法偈”：

【无心无可得，说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了心心法。】“无心无可得”，“无心”，为什么叫“无心”呢？以无“心心数法”，一切的“心心数法”都是幻化，所以说“无心”，这个“心”没有实体，所以说“无心”，都是幻化。“说得不名法”，这一切的“心心数法”，“心心数法”就是“心心所法”，都是幻化，所以说无心，这个“心”是指“心心所法”而言，不是指“真心”而言，“无可得”，无有少法可得，因为一切法都是“心真如”所化，“心真如”所化，“说得不名法”，如果说可以得到的话呢，那个得到的东西就不名为“法”，不名为如来的“无上正法”，如果你能得到的，如果说你有得到的，得到什么“法”，那个“法”就不是如来的“无上的正法”。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是在传法呀，传法，不只是“传法”，并且是“传心”，所以“传心、传法”。“传心、传法”就先讲“心”再讲“法”，所以虽然我现在传给你，但是你若说你“有得到”，这样，所得到的那个就不是如来的正法，因为要得到什么？要得到你自己的“本心”，那才是如来的正法，那个“法”不是人家可以传给你的，因为那应该要自己“自见”，“本自有之”。“若了心非心”，“了”，了达，也就是悟了，或是悟了，悟了，悟到说“心非心”，这个“心”就是“心、心心数法”，“心、心心数法”的“心”啊，“非心”，非真心，“心心数法”的那个心，就是说“五位百法”的那个“心”不是“真心”，不是“真如本心”。“始了心心法”，倘若有这样了达之后，才能真正能够知道：“心”与“心法”，这“心心法”是“心”以及“心地法门”，“心法”是心地法门，心地法门。

本来说今天要圆满讲完，但是我看这样赶是行不通的，赶急了会得心脏病，所以我看还是顺次地讲，不要太赶，虽然没有发挥很多，但是也要让你们听得懂啊，用赶得，赶到最后，我知道，你们不知道，这样也没效，对不对？这样就不用讲了，对不对？所以上回讲了很紧张，这样不好，所以，不要说一定要讲几次把它讲完，要讲清楚，不要发挥太多，这样就好了。

【师说偈已，入师子奋迅三昧，踊身虚空，高七多罗树；却复本坐，化火自焚。】“师”就是弥遮迦尊者，他讲了这个偈之后，就“入师子奋迅三昧”，这是佛祖才能入的三昧，这是《华严经》里面：释迦如来以及诸佛如来常常入这个“三昧”，所以祖师都是和佛祖同样境界，

对吗？这都不是嘴巴随便讲讲，吹牛就可以做到的。“入师子奋迅三昧”，“师子”就是狮子，狮，“奋迅”是很精进的意思，精进显大神通，叫做“奋迅三昧”。“踊身虚空，高七多罗树”，那“多罗树”有如棕榈树，材质很硬，生产在印度南方，那树木很高，一棵树差不多有五六级楼高，所以“七多罗树”差不多三四十层或四五十层楼那么高，那么高，做各种变化，“却复本座”，再回到本座，“化火自焚”，自己起三昧真火烧，不用汽油，也不须要用火柴点燃。

【婆须蜜收灵骨，贮七宝函；建浮图，】这“婆须蜜尊者”就把这灵骨，舍利子，放在七个宝函里面。“建浮图”，“浮图”就是塔，建塔，【寘于上级。】“寘”，这个字和放置的“置”同样的音，写法不一样，是古字，是放在最高的那一层，放在塔的最高一层。

【即襄王】襄王就是周朝，【十四年】我们周朝襄王十四年的时候，【甲申岁也。】西元前637年。

### 第七祖婆须蜜

原文【第七祖婆须蜜者，北天竺国人也，姓颇罗堕。常服净衣，执酒器，游行里闲，或吟或啸，人谓之狂。及遇弥遮迦尊者，宣如来往志；自省前缘，投器出家，授法行化。

至迦摩罗国，广兴佛事。于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称：我名佛陀难提，今与师论义。

师曰：仁者，论即不义，义即不论；若拟论义，终非义论。

难提知师义胜，心即钦伏，曰：我愿求道，沾甘露味。

尊者遂与剃度而授具戒。复告之曰：如来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当护持。乃说偈曰：

心同虚空界，示等虚空法。

证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

尊者即入慈心三昧。

时梵王、帝释、及诸天众，俱来作礼，而说偈言：

贤劫众圣祖，而当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请为宣佛地。

尊者从三昧起，示众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识佛地，离有无故。说此语已，还入三昧，示涅槃相。难提即于本座起七宝塔，以葬全身。即定王十九年辛未岁也(当作十七年)。】

【第七祖婆须蜜者，北天竺国人也，姓颇罗堕。常服净衣，执酒器，游行里闲（闲 hàn：1. 里巷的门，又泛指门：“里闲对出。”2. 防备：“乃作水门……以闲寇偷。”3. 乡里：“陈之，归乡闲。”4. 墙垣：“闲庭诡异，门千万户。”闲 bì：古同“闭”。），或吟或啸，人谓之狂。】第七尊的祖师叫（就）“婆须蜜尊者”，他是印度北方的人，他本姓姓“颇罗堕”，常常都穿着“净衣”，一般来说即是白衣，拿“酒器”，就是拿着酒杯，“游行里闲”，“里闲”，这“闲”就是“闾”，那个字读 hǎn，就是“闾”的意思，“闾”的意思是里门，就是

一个庄头，而庄头都有个门，那个叫做“闲”，也称做“闾”，就是在庄头里，拿着一个酒杯，走来走去，好像洒癫一样，边走边喝酒，“或吟或啸”，有时候念歌唱曲，或是大声乱喊，“人谓之狂”，大家都说他是发疯，发狂，【及遇弥遮迦尊者，宣如来往志；自省前缘，投器出家，授法行化。】后来遇到弥遮迦尊者的时候，弥遮迦尊者向他宣布，“如来往志”，“志”就是跟“记”一样，以前佛给他授记，授记婆须蜜尊者，说你当做第七代的祖师，他就“自省”，“省”就是了悟，就知道远古的因缘，突然间就“开悟”了，“投器”，器就是酒杯，就把酒杯丢弃，而出家，“授法行化”，就受弥遮迦尊者的传法，他就去“行化”度众生。

【至迦摩罗国，广兴佛事。于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称：我名佛陀难提，今与师论义。】他行化于印度各国，到了一个叫做“迦摩罗国”，这个国家的时候，“广兴佛事”，就是度很多人。有一天，在法座前面，忽然间有一位有智慧的人，他自称：我的名字是“佛陀难提”，现在要与法师您来谈论道理，“义”就是道理，谈论“道理”或是“真理”。

【师曰：仁者，论即不义，义即不论；若拟论义，终非义论。】这位“婆须蜜尊者”就向他说：“仁者，论即不义”，你若“论”呢？“论”就是讨论，讨论就不是道理了，“义”就是道理，这个“义”还有一个意思，“义者宜也”，“义”的意思是合宜，合宜，如果你是讨论的话，那就不合宜了，所以你若讨论就不合道理，就不是道理了，“义即不论”，那如果是道理的话，就不须要讨论了，也不可讨论了，不须要讨论，这个讨论是争论，是辩论，这个“论”是辩论的意思，“若拟论义”，“拟”就是想要，起心动念，想要，你如果想要辩论这道理，“终非义论”，这样，终究来说，你所辩的都不是“义论”，合于义理之论，你所辩的啊，说来说去，那些话，全都不是合于义理之论，不是合义理的论。

【难提知师义胜，心即钦伏，】这位“难提尊者”，“佛陀难提尊者”，他知道这位“婆须蜜尊者”他的道理比较深，比较殊胜，所以就钦服了，【曰：我愿求道，沾甘露味。尊者遂与剃度而授具戒。】要沾如来的甘露味，尊者就给他剃度，又授他戒，授他具足戒，你看，以前的人根器大，授戒最高的就是“善来比丘”对吗？接下来就是像这样子，所以现在的人根器太差，所以一定要三师七证，若没有三师七证，就不得戒，不只要三师七证，都还要按照仪轨来做，所以若有一点点不合仪轨，那个“戒”就“不清净”，但是以前的人，福报，福德智慧都比较高，所以咱们都比不上。往下看：

【复告之曰：如来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当护持。】又向他说：如来的“正法眼藏”，我已经交付给你了，你要好好地“护持”，“护”就是保护，“持”就是受持，保护受持，【乃说偈曰：】就说这人传法偈：

【心同虚空界，示等虚空法。证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心同虚空界”，这个“心”是一切众生的心，一切众生之心，一切众生之心，“同虚空界”，本同虚空界，一切众生之心，本来是跟虚空界一样的，清净无染，无量无边的意思，这个“同虚空界”，是“清净无染，无量无边”，本来是如此，但是现在变成不是了，就是说，现在不是“清净无染”，就变成“有染污”，不是“无量无边”，那就是“有限量”，“示等虚空法”，“示”是示现，虽然本来是跟虚空界一样，但是又示现出这个“等虚空”之法，因为它跟虚空界是一样，所以能够示现出“等虚空”之法。“证得虚空时”，修行者如果证得这个“心”如同“虚空”的时候，“如同虚空”那就是“等虚空遍法界”，那就是“等虚空遍法界”，这样就是“法身”嘛！当证得这个“心”就是“法身”的时候，所以“证得虚空”是“证得法身”，证得法身的时候，“无

是无非法”，就彻见，即彻见“无是法”、“无非法”，即彻见无是“无是无非”，“无是”后面要点个逗点，那个“法”是要双用，就是“无是法”、“无非法”，那“法”省略了一次。如果证得“法身”的时候，即彻见“无是法”、“无非法”。就是说，那是什么？“诸法一相”，就见到“诸法一相”。在“法”上面再讲一次好了，怕你们不懂，“无是法”，这个“是法”跟“非法”，跟那个“是非”没有关系，说人的“是非善恶”，那个“是非”不是那个“是非”，“无是法”就是这个“是法”是肯定的，就是说“无正法”，无正的佛法，“无非法”，没有一个法不是法，也没有一个法是法，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的意思。到了证得法身，证得法身的时候，就没有去分辨说：那一个法“是法”，哪一个法“不是法”，那一个法“是法”的时候，我“应取”，哪一个法“不是法”，所以我“应舍”，那时候就没有这个分别，那“诸法一相”。

【尊者即入慈心三昧。】尊者就入慈心三昧，慈心定。

【时梵王、帝释、及诸天众，俱来作礼，而说偈言：】这个时候梵王，“梵王天”和“帝释天”，以及诸天众全部来顶礼，说这个偈：

【贤劫众圣祖，而当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请为宣佛地。】“贤劫众圣祖”，这贤劫的众圣祖中，你是第七尊，“婆须蜜尊者”是第七尊，“尊者哀念我”，请尊者您要怜悯我们这些众生，“请为宣佛地”，请您要宣告佛祖所证的境界。“地”就是境界。

【尊者从三昧起，示众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识佛地，离有无故。】这尊者就从“三昧”起来，向大众说，向这些诸天梵王说：“我所得法”，我所证得的法，我所得到的，就是我所证到的法，我所证得的法，“而非有故”，“有”就是拥有，我所证得，但是我没有拥有，不是那个法，不是“我的”法，“若识佛地”，若我识佛地，如果我认识这个“佛地”，佛所证得的境界，因为佛祖的境界很高，他现在谦虚，没有说，我已经证到佛祖的境界，所以我知道佛祖的境界，所以他就没敢直接地说，他就没有直接讲，他就用假设语气说，你既然问“佛地”，那么说，如果我知道佛地的话，如果我知道的话，意思是说，依照我来看，依照我的浅见来看，“佛地”是什么“境界”呢？“离有无故”，是为离于“有”跟“无”，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若要证到佛祖的境界，就要“离有”跟“离无”，这是第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若识佛地”，若你要“识佛地”的话，你们如果要知道“佛地”，你们如果要认识佛祖所证得的境界，就必须“离于有无”，“离有”跟“离无”，“空有双离”、“不著有”、“离于两边”，得于中道。这样就证到佛地了。“离有”就离于“凡夫外道”。“离无”，离于二乘。离于“凡夫、外道、二乘”，那就是入“佛菩萨无上境界”。

【说此语已，还入三昧，示涅槃相。】说完这个偈以后，就再入同样的三昧，又示现入涅槃之相。所以我们知道，诸佛祖师都是常常“入三昧”，所以，这不是“言说戏论”，是有真正的境界。

【难提即于本座起七宝塔，以葬全身。】他的弟子第八祖“难提尊者”就在“本座”那时，婆须蜜尊者的“本座”处，起一座七宝塔葬他的全身。

【即定王十九年】就是周定王十七年（西元前 589 年），【辛未岁也(当作十七年)。】

## 第八祖佛陀难提

原文【第八祖佛陀难提者，迦摩罗国人也，姓瞿昙氏。顶有肉髻，辩捷无碍。初遇婆须蜜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领徒行化。至提伽国城毗舍罗家，见舍上有白光上腾，谓其徒曰：此家当有圣人，口无言说，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触秽耳。

言讫，长者出致礼，问何所须。

尊者曰：我求侍者。

曰：我有一子，名伏驮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

尊者曰：如汝所说，真吾弟子。

尊者见之，遽起礼拜。而说偈曰：

父母非我亲，谁是最亲者。

诸佛非我道，谁为最道者。

尊者以偈答曰：

汝言与心亲，父母非可比。

汝行与道合，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

欲识汝本心，非合亦非离。

伏驮蜜多闻师妙偈，便行七步。

师曰：此子昔曾值佛，悲愿广大；虑父母爱情难舍，故不言不履耳。

时长者遂舍令出家。

尊者寻授具戒。复告之曰：我今以如来正法眼藏，付囑于汝，勿令断绝。乃说偈曰：

虚空无内外，心法亦如此。

若了虚空故，是达真如理。

伏驮蜜多承师付囑，以偈赞曰：

我师禅祖中，当得为第八。

法化众无量，悉获阿罗汉。

尔时尊者佛陀难提即现神变，却复本坐，俨然寂灭。

众兴宝塔，葬其全身。即景王十二年丙寅岁也(当作十年)。】

【第八祖佛陀难提者，迦摩罗国人也，姓瞿昙氏。顶有肉髻，辩捷无碍。初遇婆须蜜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领徒行化。至提伽国城毗舍罗家，见舍上有白光上腾，谓其徒曰：此家当有圣人，口无言说，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触秽耳。】先看到这里。第八祖“佛陀难提”，他是

“迦摩罗国”的人，他姓“瞿昙氏”，和“释迦世尊”同姓，顶上有“肉髻”，那是“三十二大丈夫相”之一，“辩捷无碍”，辩才很敏捷，辩才敏捷，无障碍。“初遇婆须蜜尊者，出家受教”，最初的时候，遇到婆须蜜尊者的时候，就出家受他的教化，“既而领徒行化”，接着就领众到各处去行化。“至提伽国城毗舍罗家”，到了一个国家，叫做“提伽国”，那个城，以前都是跟城邦一样，有一家人叫做“毗舍罗”，在那个地方，“见舍上有白光上腾”，看到他们屋顶上有白光，“上腾”，往上升腾出来，尊者就向他的徒众说：“此家当有圣人”，这一家会出“圣人”，“口无言说”，虽然口没言说，但是是“真大乘器”，是大乘的根器。“不行四衢，知触秽耳”，他没到四方，“四衢”，就是大道，“衢”是大道，没有到各处乱跑，因为他知道外面都是染污，“秽”，就是污秽，染污。

【言讫，长者出致礼，问何所须。】这位尊者说完以后，那间房屋的长者就出来“致礼”，问说：有没有缺少些什么东西？需要些什么东西。

【尊者曰：我求侍者。】那位尊者说：我要求一位侍者。

【曰：我有一子，名伏驮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

尊者曰：如汝所说，真吾弟子。

尊者见之，遽起礼拜。而说偈曰：

父母非我亲，谁是最亲者。诸佛非我道，谁为最道者。】看到这里。

这位尊者说：我要求一位侍者。那位长者就说：我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伏驮蜜多”，已经五十岁了，但是，都还没开口讲话，都没讲过话，“足未曾履”，从来没穿过鞋。

尊者就说：如你所说的，一点也没错，这位就是真正我的弟子。

尊者见到伏驮蜜多以后，这里的“尊者”是指佛陀难提，佛陀难提尊者见到尊者以后，就起来礼拜。并且说：

“父母非我亲”，父母不是我最亲的人，“谁是最亲者”，若连父母都不是我最亲的人，那谁是最亲的呢？“诸佛非我道”，诸佛所行之道，不是我所行的道，如是这样的话，“谁为最道者”，什么人所行的道才是“最道”？最高之道，什么才是最高的道呢？

【尊者以偈答曰：】尊者就回答他说：

【汝言与心亲，父母非可比。汝行与道合，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欲识汝本心，非合亦非离。

“汝言与心亲”：你所说的话，如果与你的心相亲，你所说的话，“汝言”，汝之言，汝之言，你所说的话，如果“与心亲”，与你的“心”相“亲”，也就是合你的“心”，也就是说，你的“话”不要跟你的“心”相违背的意思。你所说的“话”，如果和你的“心”是相亲近，相同，同心，你所说的话与你的心是相同，不相违背。

“父母非可比”：如是，那个“亲”则不是“父母”所能够相比的，那种“亲”是最亲的，（莫于外觅亲）。

“汝行与道合”：你所做的，你的行为，“行”是行为，你的“行为”如果与“道”相合，不要违背道而行。

“诸佛心即是”：如此就跟“诸佛的心”是相同的，因为诸佛的心也是合“道”的。

“外求有相佛”：如果你向外求有相之佛。

“与汝不相似”：这样，跟你也不会全部相同，因为有相之佛不是真佛。

“欲识汝本心”：你若是认识你自己的“本心”。

“非合亦非离”：这样，你和道、跟佛道不能说“合而为一”，也不能说是“离开”，并不是合而为一，也并不是离开，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你说与道“合”，不见得是最高，不是与道“合”，但是你说与道相“离”，那当然不对啦，所以最高的“不是合，也不是离”，“合”就是“即”，不“即”不“离”，“合”就是“即”，不“即”不“离”，因为“即”的话，就会贪著执著，“离”的话，那就违背于道，当然是不对呀。

【伏驮蜜多闻师妙偈，便行七步。

师曰：此子昔曾值佛，悲愿广大；虑父母爱情难舍，故不言不履耳。】看到这里。

“伏驮蜜多”听到祖师说完偈以后，他就行七步。

祖师就说：此儿往昔曾值遇佛，他的悲愿非常广大，“虑”烦恼的意思，烦恼，他在烦恼恐怕父母的情爱难舍，“故不言不履”，所以他才不讲话，也不穿鞋。怎么说他不讲话呢？因为如果讲话，感情交流嘛，感情交流就会感情增加，互相了解，越讲越亲，越讲越亲，那以后要出家时，就会越加难过，所以就不想出家了，你看，五十年没讲话，这不可思议。“不履”，“履”就是穿鞋，穿鞋的“履”。这个就是受父母恩的意思，穿了鞋子以后就表示父母恩多，恩多难报，就不容易舍，所以，“多言即情增，纳履即恩多”，所以“不言不履”。

【时长者遂舍令出家。尊者寻授具戒。】那个时候长者就“舍”，“舍”让他出家，五十年来，父子从未讲过话，所以现在要让他出家，也是很简单的事，如果讲话常常“亲亲锵锵”，他要出家就比较困难了。尊者就“寻”就是马上就传给他“具足戒”。

【复告之曰：】又对他说：【我今以如来正法眼藏，付囑于汝，勿令断绝。】我现在以“如来正法眼藏”，交待给你，你不能让它断绝了。【乃说偈曰：】就说这个“传法偈”：

【虚空无内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虚空故，是达真如理。】

（“虚空无内外”：）虚空是“无内外”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内外”就有范围，有范围才有“内外”，你划个圆圈圈起来，如此就有内外，划一个圆圈，就有一个范围，但是虚空是没有任何范围的，无量无边。

“心法亦如此”：“心法”也是一样，是“无内外”如虚空，无有边畔可得。

“若了虚空故”，如果了达了这个虚空的境界，如此就能通达“真如”之理。

【伏驮蜜多承师付囑，以偈赞曰：】这“伏驮蜜多”接了法之后，就讲这个偈来称赞：

【我师禅祖中，当得为第八。法化众无量，悉获阿罗汉。】“我师禅祖中”，我的师父，第八祖，在禅宗的祖师里面，“当得为第八”，是第八尊的祖师。他的“法化”，所化的众，“无量”，很多，都得到阿罗汉果。

【尔时尊者佛陀难提即现神变，却复本坐，俨然寂灭。】这个时候第八祖“佛陀难提尊者”，他就现出神变，再回到本座，这都是传法后，要走之前才现神变，平常都不如此，在最后变一下给你们看看，开开眼界，如此而已，若是现神变完了，就要走了，不然，不然会怎样？不然大家都会来供养，对吗？供养，那你现神变，就是为了名、为了利，对不对？所以，一现神变就走了，要供养，就供养不到了，他就没有贪著嘛，所以不会有“贪著之讥”，“讥”就是嘲笑的意思。所以，要涅槃的时候，现神变，这是诸佛的“常法”，诸佛都是如此，祖师也是一样。广钦老和尚茶毗的时候，听说空中有瑞相，是不是？有图片，我是没有看过那图片，看到的人都很欢喜，但是有人愚痴，生毁谤，把那个，说：这个是魔。叫大家把它烧掉。我听了之

后“气莫急，恶类”（感觉很不好），因为那又是件“小事情”而已，如果依佛法来讲，茶毗的时候，只是天空有瑞相，那是小事一椿，你就问他说：现大神变，就能现身踊上虚空，那并不是大神变，对不对？那只是小事一椿而已，少见多怪。傻呀，谤彼前人，罪障无数呀。“却复本坐，俨然寂灭”，现神变之后，又回到本座，接着就“俨然寂灭”。

【众兴宝塔，葬其全身。】大家就为他起了一个宝塔，葬他的全身。

【即景王十年丙寅岁也。】那是在周景王十二年的时候(西元前 534 年)。

### 第九祖伏驮蜜多

原文【第九祖伏驮蜜多者，提伽国人，姓毗舍罗。既受佛陀难提付嘱，后至中印度行化。

时有长者香盖，携一子而来，瞻礼尊者，曰：此子处胎六十岁，因号难生。复尝会一仙者，谓此儿非凡，当为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

尊者即与落发授戒。羯磨之际，祥光烛座，仍感舍利三十(一作七)粒现前。

自此精进忘疲。既而师告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付于汝，汝护念之。乃说偈曰：

真理本无名，因名显真理。

受得真实法，非真亦非伪。

尊者付法已，即入灭尽三昧而般涅槃。

众以香油、旃檀闍维真体；收舍利建塔于那烂陀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岁也(当作三十三年)。】

【第九祖伏驮蜜多者，提伽国人，姓毗舍罗。既受佛陀难提付嘱，后至中印度行化。】第九尊的祖师伏驮蜜多者，是提伽国的人，他姓毗舍罗。他受到佛陀难提的“付嘱”，就是得法之后，他就到中印度去行化。

【时有长者香盖，携一子而来，瞻礼尊者，】那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叫做香盖，他带了一个儿子，来瞻礼尊者。【曰：此子处胎六十岁，因号难生。复尝会一仙者，谓此儿非凡，当为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哇！愈来愈奇怪了，他的父亲就说：这个孩子在他母亲的胎里面六十年，刚才那位是五十年没讲话，现在这位处胎六十年，所以给他取名叫“难生”，真的是很难生。“复尝会一仙者”，又曾经碰到一位修仙道的人，说这个孩子是“非凡”，不是凡夫，不是平凡的人，将来一定会成为“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今天遇到尊者，你现在可以叫他出家。以前的人，这样做是可以的，现在的人，你说父亲叫他出家，这样做行不通，这是不行的，这是父亲叫他出家的，以后，如果出家之后，在常住有一点点不欢喜的事情，就会回去向他父亲哭诉，说：不要，不要，我不要出家了，我要回家，都是你！所以现在的人出家一定要自己发心才可以。

【尊者即与落发授戒。羯磨之际，祥光烛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现前。自此精进忘疲。】这个时候，尊者就替他落发，授给他戒。在作羯磨的时候，授戒作羯磨，那个时候，“祥光烛座”，就有很吉祥的光照耀，“烛”就是照，照耀整个座位，又感得舍利仍感舍利三七二十一粒的舍

利现前，粒现前。“自此精进忘疲”，从那时开始，就精进都不觉疲劳。（烛火出现祥光，在烛座上出现舍利。）

**【既而师告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付于汝，汝护念之。】**接着，他的师父告诉他，这如来的“大法眼藏”，我现在就传给你了，你要好好护念。

**【乃说偈曰：】**这“传法偈”是这样说的：

**【真理本无名，因名显真理。受得真实法，非真亦非伪。】**

（“真理本无名”：）真理本来是“无名”的。

“因名显真理”：虽然真理本来是“无名”的，既然连“名”都没有得讲，所以就不能够“指称”，“名”是“指称”用的，所以你如果要讲什么事情之前，一定要先有一个名词，要有一个“名”，你连“名”都没有，你就无法“指出”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是什么？先指出来，然后再去描绘它的相状，对不对？它的“性能”跟“相状”，连“名字”都没有的话，那你根本就没办法说，所以，离“名”的话，就离“言”了，“离名”就“离言”了。既然是无“名”就无“言”了，既然“无名”就是“离名”，离名”就“离言”，真理本来是“无名”，所以，也就是“没有言说”的意思。没有言说，“因名显真理”，但是也因为“赋与它一个名字”，而能够显出真理的体相用。

“受得真实法”：如果受得真实的法。

“非真亦非伪”：就知道这个法“非真”，须是合于自心之法，所以“非真”也“不是伪”。（等一下再说好了。）

“真理本无名”：真理本无名言。加个“言”，真理本来是无名无言，没有“名言”，离于名，“无”的意思是“离于”的意思，离于名言（名相和言语）。

“因名显真理”：但是它也是因名，“因”就是“依”的意思，以此为因，或依此之因，依照这个“名”的“因”，因为有设了一个“名”，这个“名”是设的，所有一切法的“名”都是“设”的，那个“设”就是“假设”，所以称为“假名”，那么也因为假名而“显真理”，因为它设了一个“假名”，有一个“假名”可以“指称”，然后来描绘叙述，然后才知道真理的相状是什么，所以因此显出那个真理。显出真理的什么？“体、相、用”，因为种种假名，方便假名，而显出真理的“体、相、用”，因为种种的假名、假名，才能显出真理的“体”、“相”、“用”，真理的“本体”和它的种种的“相”和它的“作用”，所以“体、相、用”。

若“受得真实法”，“受得真实法”就是若是得到真实的法，无上真实的法。

“非真亦非伪”：那就要莫执唯有此法是真，这叫“非真”，“非真”就是非，不要执只有这个法是真，其他的都不是真，叫“非真”。不能执著说：我现在，只有我现在得到的法是真的，是真法，其他的法一切都是假的。“亦非伪”，但是也不能说：我这个法是假的。虽然不是说，只有我这个法是真的，但是也不是说：我这个法是假的。所以，超乎“真”、“伪”两法，超出这个世间的一切真伪分别的法。

**【尊者付法已，即入灭尽三昧而般涅槃。】**尊者说了这个传法偈以后，就入“灭尽三昧”，就是“灭尽定”，“灭尽定”就是“第九次第定”，就是阿罗汉所入的定。“而般涅槃”，入涅槃。所以你看，祖师都是这样，传法传完，他工作完毕，功课完毕要回家，就回家了，就不用在那儿拖了，对不对？所以也没有贪爱，就是“为法而来，传法而往”，真干净利落，真爽快！不像我们这样，要死不像死，要活不像活，喔！实在真辛苦。

【众以香油、旃檀闍维真体；】大众就用香油和旃檀的香料，香，“闍维”就是茶毗，茶毗他的“真体”，【收舍利建塔于那烂陀寺。】就收舍利子在那烂陀寺建一个塔，“那烂陀寺”就是玄奘法师去留学的那个寺。

【即敬王三十三年甲寅岁也。】即周敬王三十三年甲寅岁也(西元前486年)。

接着这尊：

### 第十祖胁尊者

第十祖胁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难生。

初尊者将诞，父梦一白象，背有宝座，座上安一明珠，从门而入光照四众。既觉，遂生。

后值伏驮尊者，执侍左右，未尝睡眠；谓其胁不至席，遂号胁尊者焉。

初至华民国，憩一树下，右手指地而告众曰：此地变金色，当有圣人入会。

言讫，即变金色。

时有长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

尊者问：汝从何来？

夜奢曰：我心非往。

尊者曰：汝何处住？

曰：我心非止。

尊者曰：汝不定耶？

曰：诸佛亦然。

尊者曰：汝非诸佛。

曰：诸佛亦非尊者。因说偈曰：

此地变金色，预知于圣至。

当坐菩提树，觉华而成已。

夜奢复说偈曰：

师坐金色地，常说真实义。

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谛。

尊者知其意，即度出家，复具戒品。乃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付于汝，汝护念之。乃说偈言：

真体自然真，因真说有理。

领得真真法，无行亦无止。

尊者付法已，即现神变而入涅槃，化火自焚。

四众各以衣裓盛舍利，随处兴塔而供养之。  
即贞王二十八年己亥岁也(当作二十七年)。】

这位是很有名的，【第十祖胁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难生。

初尊者将诞，父梦一白象，背有宝座，座上安一明珠，从门而入光照四众。既觉，遂生。  
后值伏驮尊者，执侍左右，未尝睡眠；谓其胁不至席，遂号胁尊者焉。】

第十尊祖师叫做“胁尊者”，他是中印度的人，他本来的名字是“难生”，本来的名字叫做难生，因为在胎六十年。

当初这位尊者，胁尊者，要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梦见一只白象，那只象上面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上面有安一颗明珠，“从门而入”，这只白象从他家的门进来，“光照四众”，放光遍照四众，“既觉”，他的父亲本来以后，胁尊者就出世了。

“后”，后来。“值”就是遇。遇到伏驮尊者，就出家了，“执侍左右”，“执侍左右”就是服侍，服侍师父，在师父左右，以前的出家人都一样，都要服侍师父，替师父做一些身边的事，所以“执侍左右”，现在服侍师父较简单，以前都要倒粪倒尿，有尿壶，对不对？有夜壶，当然也要帮师父铺床、收床，收床具、扫地、泡茶，那些都要做，那也是修行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都没有，都是自己做。“未尝睡眠”，都不曾睡觉。“谓其胁不至席”，“胁”就是这里（两胁），我们这个地方叫“胁”，“不曾至席”，“席”就是床，所以就称他为“胁尊者”。

【初至华民国，憩一树下，右手指地而告众曰：此地变金色，当有圣人入会。

言讫，即变金色。

时有长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

看到这里。

当初他到华民国的时候，在一棵树下休息，就右手指地，用指头指地向大众说：这个地的颜色变成金色时，就会有圣人来到我们众会里面。

说完以后，地就变也金色了。

那个时候有一个长者的儿子叫做“富那夜奢”，就合掌站在尊者面前。

【尊者问：汝从何来？

夜奢曰：我心非往。

尊者曰：汝何处住？

曰：我心非止。

尊者曰：汝不定耶？

曰：诸佛亦然。

尊者曰：汝非诸佛。

曰：诸佛亦非尊者。】看到这里。

尊者就问他：“汝从何来？”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富那夜奢就说：“我心非往。”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我的心不曾去。意思是什么呢？他用“来”问，他问他“来”，他用“来”问，他以“往”答，所以既没有“往”，当然就没有“来”，是这意思，知道吗？所以，我的心都不曾有去，所以，以前没有往，所以“现亦无来”的意思。今亦无来，所以你问我从哪里“来”，我今亦“无来”的意思。可是你如果说，

他如果答：我今“无来”。这样就会又有毛病，你知道吗？这有“语病”，你既然“无来”，那你怎么又“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答得很妙啊，“我心非往”，而且他答的是“我心非往”，不是“我身非往”，你有没有注意，我心没有作念说：我有去。所以啊，我亦不作念，我现在亦不作念说：我有来。这样说明不明白。所以，身虽来，但是心不作念说：我来。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不必问我“从哪里来”，当然不能这样答啊，你如果这样答，头就难保不被祖师敲，对不对？就像那神会和尚一样，被祖师敲三下，所以境界不同，对不对？

“汝何处住？”“尊者曰”。所以还是稍微讲清楚一点，较有趣，“尊者曰：汝何处住？”尊者就问说：你住哪里？曰：我心非止。你住哪里？他说：我的心都没有“止”下来，没停止。没停止，那个“止”跟什么，跟“止观”的“止”有关系嘛！对不对？但是，富那夜奢他那个“止”，不是止观的“止”，但是尊者把它当这个意思。

下面：“尊者曰：汝不定耶？”尊者就问说：这样的话，你的心是“不定”喽？

“曰：诸佛亦然。”他说：诸佛也是一样啊。诸佛的心也是“不定”啊。这个“定”是指执于“定相”那种“定”，不是那种大定。

“尊者曰：汝非诸佛？”尊者就说：你又不是诸佛？你怎么知道诸佛“不定”呢？

“曰：诸佛亦非尊者。”他就说：诸佛也不是尊者，但是这不能反过来讲，不能说，尊者亦非诸佛，若说“尊者亦非诸佛”，那又要被敲（头）了，所以他说：“诸佛亦非尊者”，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注意到，但是差别就不同了，可以讲“诸佛亦非尊者”，可以，但是说：“尊者亦非诸佛”，这样就不行，就犯上了，犯上，不但是犯上，而且有慢心，对不对？不行。但是“诸佛亦非尊者”，可以。

【因说偈曰：】就说这个偈：

【此地变金色，预知于圣至。当坐菩提树，觉华而成已。】

（“此地变金色”：）这个地方的大地若变成金色时。

“预知于圣至”：就可以预示知道，预先知道，有圣人会到这里来。

“当坐菩提树”：这位圣人将来会“坐菩提树”。

“觉华而成已”：觉悟之花就能够成就。

【夜奢复说偈曰：】富那夜奢就说：

【师坐金色地，常说真实义。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谛。】

（“师坐金色地”：）“师”就是胁尊者。他坐在金色的地上面，就是已经入了佛的境界，入了佛的境界。

在佛的境界里面，而“常说真实义”。在诸佛世尊的境界金色地里面，自己坐在那里，“坐”的意思就是不动，自己坐在那个境界，入那个境界里面“不动”，常常都演说真实的道理。

“回光而照我”：智慧之光回过来照我，就是度我，度我。

“令入三摩谛（三摩地）”：令我可以入三摩谛。“三摩谛”就是三昧。“三昧”就是佛的三昧。令，入佛定，得佛慧，定慧等持。

【尊者知其意，即度出家，复具戒品。乃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付于汝，汝护念之。】

“尊者”，胁尊者知道“其意”，“意”就是心，知道他的心，境界到哪里，就度他出家，又传给他具足戒。就告诉他：如来大法眼藏，现在已经传给你了，你要好好地护念。

【乃说偈言：

真体自然真，因真说有理。领得真真法，无行亦无止。】

（“真体自然真”：）“真体”真如之体。“自然真”，自然本具而真。真如之体是自然本来就具足而真，这“本具而真”不是因为修而真，“非修而真”，它本来就是真的，好像金子，它本来就是金，不是说你锻炼它才变成金，锻炼是把它的杂质去掉而已，原本不是金子你去炼它，炼“铜”就会变成“金”，不会这样啊，

“因真说有理”：因此本具之真，而说有诸佛之理，因为有这个本具的“真”，本具的真如本心，所以才说诸佛的真理。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本具的真心，就没有诸佛的真理了，这样明白吗？所以诸佛的真理，也是从这个“本具之真”而显现。

“领得真真法”：如果能够。“领”就是领会。如果能够领会这个真真之法，这个真如的真实之法，“真真法”就是“真如真实之法”。

“无行亦无止”：这样的话就能够体会，不能够体得，“无行”实在没有修行，实无修行，“亦无止”，但是也没有停止修行，虽然体会实在没有修行，但是还是继续地修行，没有停止。以无所得故，以本具故，非修而得，不修亦不得，这样实在是 Dilemma，两难式，二难式。

【尊者付法已，即现神变而入涅槃，化火自焚。】这个尊者，胁尊者传法以后，他就现神变入涅槃，化真如三昧真火，自己烧他的身体。

【四众各以衣裓盛舍利，随处兴塔而供养之。】四众弟子就用衣裓装舍利子，在很多地方盖塔来供养。

【即贞王二十八年己亥岁也。】这是周贞王二十八年的事情（西元前 440 年）。

###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

原文【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华氏国人也，姓瞿昙氏，父宝身。既得法于胁尊者，寻诣波罗奈国。有马鸣大士迎而作礼，因问曰：我欲识佛，何者即是？

师曰：汝欲识佛，不识者是。

曰：佛既不识焉知是乎？

师曰：既不识佛焉知不是？

曰：此是锯义。

师曰：彼是木义。复问：锯义者何？

曰：与师平出。

又问：木义者何？

师曰：汝被我解。

马鸣豁然醒悟，稽首归依，遂求剃度。

师谓众曰：此大士者，昔为毗舍离国王。其国有一类人，如马裸露。王运神力，分身为蚕；彼乃得衣。王后复生中印度，马人感恋悲鸣，因号马鸣焉。如来记云：吾灭度后六百年，当有贤者马鸣，于波罗奈国摧伏异道，度人无量，继吾传化。今正是时。

即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付于汝。即说偈曰：

迷悟如隐显，明暗不相离。  
今付隐显法，非一亦非二。

尊者付法已，即现神变，湛然圆寂。众兴宝塔，以闕全身。  
即安王十四年戊戌岁也(当作十九年)。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华氏国人也，姓瞿昙氏，父宝身。既得法于胁尊者，寻诣波罗奈国。有马鸣大士迎而作礼，因问曰：我欲识佛，何者即是？】看到这里。

第十一代祖师“富那夜奢”，是华氏国的人，他姓瞿昙氏，与释迦如来同姓，他的父亲名叫“宝身”。得到胁尊者的法以后，就去波罗奈国。那个时候有一位“马鸣大士”，马鸣菩萨，来迎接他，向他顶礼，又问他说：“我欲识佛”，我想要了知诸佛，“何者即是”，什么是佛呢？

【师曰：汝欲识佛，不识者是。】“汝欲识佛”，你想要认识佛，你想要了知佛，“不识者是”，“不识”前面加几个字，“现在还不识”，现在还不认识的那个就是。现在还不认识的那个就是佛。你想要知道佛，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个就是佛。

【曰：佛既不识焉知是乎？】马鸣菩萨就问他说：“佛既不识”，佛既然都不认识了，那怎么知道？现在还不知道的，这个就是佛呢？听得懂吗？这要用比的，你看我这里，马鸣大士说：我欲识“佛”。这个富那夜奢尊者就说：你要知道“佛”，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个就是佛，明白吗？这位马鸣大士就说：“佛”既然还不知道，“那个”佛都还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个”就是佛，这样听得懂吗？看下面，这个叫做“比手划脚学佛法”。

【师曰：既不识佛焉知不是？】富那夜奢大师就说：既然不知道是佛，这里要加一个字，主词“汝”，你，你既然都不知道是佛了，那怎么知道，这又要再看这里了：你既然不知道“那个”是佛，那怎么知道“这个”不是佛，听得懂吗？所以，于“外”不知佛，那么“内”当然也不知佛了，内外无知，所以你既然不识“外佛”，焉知这个“内佛”不是佛的意思。即不识“外佛”，焉知“内佛”不是佛？

【曰：此是锯义。】这真有趣。马鸣菩萨就说：这不是跟踞子的意思一样了吗？这叫做：拔河。拉来拉去，锯子是要拉来拉去的，你这样就像锯子一样辩论嘛，锯来锯去。意思就是说，没什么意思。“此是锯义”。

【师曰：彼是木义。】富那夜奢就说“彼是木义”，你说那是“锯子”，那这个就是“木头”，什么意思呢？锯子可以将木头锯成灰，是不是？就是说，你心中的那个结还打不开，我把你那个结都锯碎掉了，就粉碎你的疑意，粉碎你的狐疑，你心中的怀疑我都把你锯掉。【复问：锯义者何？】马鸣大士就问说：你的锯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曰：与师平出。】他就说：“与师平出”。“与师平出”，这也很有趣，锯子是这样拉来拉去，对不对？他说跟师父平出平入的意思。平出平入，平起平坐的意思，那就是“与师平等”啦，所以你拉一下，我也拉一下，就是这个样子，拉来拉去。所以，那这是什么意思？凡圣平等。所以你看这公案，那样子，好像在讲笑话，又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卸了就很好笑，其实这都在说很深的道理。你们不要好像在看笑话一样。“与师平出”就是凡圣平等。虽然你拉一下，我也拉一下，但是你拉的，和我拉的不一样，可是还是平等的。因为是同一支锯子，同一支锯子，要来锯那个木头而已。把你那个冥顽不化的头，就是木头，锯掉。

【又问：木义者何？】又问：“木”是什么意思啊？

【师曰：汝被我解。】“木”的意思就是：“解”就是解剖，就是用锯子锯，锯得精光，那就是我帮你解脱了的意思。把你的狐疑啦，疑网啦，全部都“解”掉了。

【马鸣豁然醒悟，稽首归依，遂求剃度。】马鸣大士就忽然间全然省悟，于是就顶礼归依，所以，所谓“正信出家”就是这个意思啦，依正信正解而出家，不是憨憨地出家。“遂求剃度”，于是求剃度。

【师谓众曰：此大士者，昔为毗舍离国王。其国有一类人，如马裸露。王运神力，分身为蚕；彼乃得衣。王后复生中印度，马人感恋悲鸣，因号马鸣焉。】先看到这。“此大士者”，这个“富那夜奢尊者”就跟大众讲：这位大士，“昔为毗舍离国王”，他以前曾是毗舍离的国王，前世啦。那个国家里有一种人，像马一样，都没有穿衣服，“王运神力，分身为蚕”，这个国王就用他的神通力，把他的身体分散掉，变为蚕，蚕会吐丝，吐丝，他们就拿去织衣，所以“彼乃得衣”。所以这国家的人民全都得到了衣服。“王后复生中印度”，这个国王下一世，又出生在中印度，“马人感恋悲鸣”，这些“马人”感恩悲恋，所以常常会叫，因此就称他为马鸣。

【如来记云：吾灭度后六百年，当有贤者马鸣，于波罗奈国摧伏异道，度人无量，继吾传化。今正是时。】“如来”就是释迦世尊，他授记说：我灭度以后六百年，有一个贤者叫“马鸣”，马鸣菩萨，在波罗奈国这个国家里，摧伏外道，“度人无量”，度很多人，“继吾传化”，又继续我所传的法，“今正是时”，所以，佛世尊，释迦世尊所说的话与现在这个时候正好相合。

【即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付于汝。】就告诉他说，富那夜奢尊者就跟马鸣大士说：释迦如来所传的“大法眼藏”，我现在交付与你。【即说偈曰：】这个传法偈：

【迷悟如隐显，明暗不相离。今付隐显法，非一亦非二。】

“迷悟如隐显”：迷悟啊，“如”，真如，“隐显”好像太阳一样，好像大日，有隐亦有显，有隐藏亦有显现。众生的“迷”与“悟”，就好像太阳一样，有隐藏也有显现，若是众生自心的大日，若是隐藏起来时就是“迷”，若是开悟时就是“显”，大日就显出来。

“明暗不相离”：明暗二法，本不相离，虽然这迷和悟，是大日的“隐藏”与“显现”出来，但是明暗这两个法，“不相离”，是与本体不相离的。

“今付隐显法”：现在交给你，交付开示这个隐显之法。隐密，这个“隐”就是隐密。这个“显”，显现真如的法，这个“显”是显现真如。

“非一亦非二”：但是这两个，隐法跟显法，“隐”是指真如的本体，“显”呢？是指真如之用，“隐”就是真如的本体，真如的本体是没现出来的，是隐藏起来的，有很大的智慧才看得到。显就是，“显法”就是依照这个，隐藏的真如本体，所起的智慧的作用，智慧的作用，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就是“显”，所以这“隐”，就是代表真如的本体，“显”就是真如的作用。“非一亦非二”，但是这个“本体”跟“作用”，就是“隐”跟“显”二法，然此二法，然此“隐”、“显”二法，“非一”不是一个，不是同一个，不能说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叫做“一”，它的本体跟它的作用，不能说全都一样。“亦非二”，但是也不能说是两种，明白吗？那么就是说，“体”即非一，“相”即非二。体”即非二，“相”即非一。往回讲好了：“相”即非一，体”即非二，因为它现出来的相有种种，所以“相即非一”，那“体”啊，其实是一个。

【尊者付法已，即现神变，湛然圆寂。】“尊者”，富那夜奢尊者，他传法以后就现出神变，接着就“湛然圆寂”，就圆寂了。

【众兴宝塔，以闕全身。】这个“闕”，是跟关闭的那个“闭”意思是一样的，也是同音，就兴宝塔来“闭”他的全身。（闕 bì1.古同“闭”：君之门兮九重闕。”2.掩蔽：“缩愈恐，闕匿。”3.止；尽：“我思不闕。”4.幽静：“肃肃僧寮清，穆穆禅宫闕。”。闕闕(幽深的样子)。5.古通“秘”，便秘：“其病癯闕。”6.古通“秘”（a.神秘。b.秘密）。7.慎重；珍重：“……而闕惜英断，以重违天下之心哉？”）

【即安王十九年戊戌岁也。】就是周安王戊戌十九年的事情。（西元前382年）

## 第十二祖马鸣大士

原文【第十二祖马鸣大士者，波罗奈国人也，亦名功胜。以有作无作诸功德最为殊胜，故名焉。既受法于夜奢尊者，后于华氏国转妙法轮。忽有老人，座前仆地。师谓众曰：此非庸流，当有异相。言论不见。俄从地踊出一金色人，复化为女子，右手指师而说偈曰：

稽首长老尊，当受如来记。  
今于此地上，宣通第一义。

说偈已，瞥然不见。  
师曰：将有魔来与吾校力。  
有顷风雨暴至，天地晦冥。  
师曰：魔之来信矣！吾当除之。

即指空中现一大金龙，奋发威神，震动山岳。师俨然于座，魔事随灭。经七日，有一小虫。大若螭螟，潜形座下。师以手取之，示众曰：斯乃魔之所变，盗听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动。

师告之曰：汝但归依三宝，即得神通。遂复本形，作礼忏悔。

师问曰：汝名谁耶？眷属多少？

曰：我名迦毗摩罗，有三千眷属。

师曰：汝尽神力，变化若何？

曰：我化巨海，极为小事。

师曰：汝化性海得否？

曰：何谓性海？我未尝知。

师即为说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旧云六神通依正宗记除神字)由兹发现。

迦毗摩罗闻言，遂发信心，与徒众三千俱求剃度。

师乃召五百罗汉与授具戒。复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当付汝。汝听偈言：

隐显即本法，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离。

付法已，即入龙奋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轮相，然后示灭。

四众以真体藏之龙龕。

即显王三十七年甲午岁也(当作四十二年)。】

【第十二祖马鸣大士者，波罗奈国人也，亦名功胜。以有作无作诸功德最为殊胜，故名焉。】

第十二尊祖师叫做“马鸣大士”，就是马鸣菩萨，这尊者是，这祖师这么多，但是西天里面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大迦叶”，再来就是“阿难”，对不对？接下来就是“马鸣大士”，再下来就是“龙树大士”，龙树尊者，这是，可以说是比较重要的，当然那些（祖师）都很重要，但是对这个法的传承来说，阿难尊者以后，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马鸣大士了。“波罗奈国人也”，他是波罗奈国的人，他的名字又可称为“功胜”。什么叫“功胜”呢？“以有作无作诸功德最为殊胜”，因为他所做的这些，“有作”与“无作”的种种功德，最为殊胜，所以就称他为“功胜”，这个名字。

【既受法于夜奢尊者，后于华氏国转妙法轮。忽有老人，座前仆地。师谓众曰：此非庸流，当有异相。言讫不见。俄从地踊出一金色人，复化为女子，右手指师而说偈曰：】看到这里。马鸣大士他，“既”，是已，已经的意思，“既”是已经。已经受法，就是受夜奢尊者传法以后，就在华氏国转妙法轮。有一天，忽然有一个老人，在他的法座前面，“仆地”，就是跟“提手”旁的那个“扑”的意思一样。就在前面，扑在地上顶礼。

“师谓众曰”，马鸣大士就向大众说：“此非庸流”，这不是平庸之流，不是普通的人，平庸的人。“当有异相”，待会儿一定会有异相现出来。不同凡响的相叫“异相”。“言讫不见”，他说完以后就“不见”。这个“不见”念“不现”。“不见”的意思就是就看不见了，就隐身而去。

“俄”就是忽然。“俄从地踊出”，忽然间就从地下踊出来，踊出来一个金色的人，这个金色的人又化成一个女人，右手的指头就指着这个马鸣大士说这个偈：

【稽首长老尊，当受如来记。今于此地上，宣通第一义。

说偈已，瞥然不见。】

他就说这个偈：

“稽首长老尊”：就是礼这位马鸣大士。

“当受如来记”：你将会受如来的授记。

“今于此地上”：“授记”就是当来会成佛。你现在在此地。

“宣通第一义”：最高的道理。

“说偈已”，说完这个偈以后，就忽然又不见了。

【师曰：将有魔来与吾校力。

有顷风雨暴至，天地晦冥。

师曰：魔之来信矣！吾当除之。

即指空中现一大金龙，奋发威神，震动山岳。师俨然于座，魔事随灭。经七日，有一小虫。大若螭螟，潜形座下。师以手取之，】看到这里。

这个金人，这个女人，说了这个偈以后，忽然就不见了。马鸣大士就说：“将有魔来与吾校力”，有魔来跟我，“校”就是比较（较量），就是跟我比较，斗法。

“有顷”，经过一段时间叫“有顷”。一段时间以后，就“风雨暴至”，刮风又下雨，很大，

大风大雨，天地都暗了。

马鸣大士就说：“魔之来”，魔来。“信矣”：一定的意思。“信”是一定。魔来了，这是不会有错的。“吾当除之”，我会把他除掉。

“即指空中现一大金龙”，他就手指空中，现出一只大金龙，“奋发威神，震动山岳”。

马鸣大士他就坐在他的法座上，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俨然不动，接着魔事就消灭了。经过七日以后，有一只小虫，一只虫子，“大若螭螟”，“螭螟”就是一种小虫，躲在他的，马鸣大士的法座下面。马鸣大士就用手把它取出来，给众人看。

【示众曰：斯乃魔之所变，盗听吾法耳。

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动。】就说：这是魔所变出来的，要变在我的法座下面，要来偷听我说法，所以就把它捉出来，放它出去，但是虽然放他去，那只虫也不能动。

【师告之曰：汝但归依三宝，即得神通。

遂复本形，作礼忏悔。】马鸣大士就跟它说：你只要归依三宝，你就能恢复你的神通了。所以他就恢复他的本形，作礼忏悔。

【师问曰：汝名谁耶？眷属多少？】马鸣大士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眷属有多少？就是魔子魔孙有多少？

【曰：我名迦毗摩罗，有三千眷属。】他说：我的名字，这个魔说：我的名字叫“迦毗摩罗”，“魔罗”就是魔 Mara，梵文 Mara 就是魔的意思。“有三千眷属”，他说：我的眷属有三千名。

【师曰：汝尽神力，变化若何？】马鸣大师就说：你若尽你的神通力，做变化，这样，最高能变到什么程度？你用神通力作法术，可以变到什么程度？

【曰：我化巨海，极为小事。】他说：我若要变化一个大海出来，那是小事一件，移山倒海啊。

【师曰：汝化性海得否？】你可以变化大海是件微小的事，那么你如果要来变化“性海”有没有办法？“性”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真正的大海。你变的那个是假的，那是假的大海，现在这个真如本性的大海，你会变吗？你变得出来吗？是这样的意思。

【曰：何谓性海？我未尝知。】魔就说：什么叫做“性海”？我未曾听过。

【师即为说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兹发现。】马鸣大士就跟他说：“性海”是什么呢？一切山河大地都是依靠这个“性海”来建立的，一切三昧、六神通，都是从性海来开发，开发显现。“开发”是开发显现。

【迦毗摩罗闻言，遂发信心，与徒众三千俱求剃度。】这毗迦摩罗，迦毗摩罗听到这样的开示以后，就发出信心，对三宝发出信心，与他的徒众三千名皆要求剃度。

【师乃召五百罗汉与授具戒。】马鸣大士就叫五百名的罗汉，都是他的弟子，马鸣大士的弟子五百名的罗汉，来传给他们具足戒。

【复告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当付汝。汝听偈言：

隐显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离。】

就跟他说：如来的“大法眼藏”，我现在交给你了，你听我说这个传法偈：

“隐显即本法”：隐密与开显，隐密的真如本体，与开显的真如之用啊，皆是“本法”，皆是本有之法，皆是本具之法。隐藏隐密的真如本性和它所开显出来的真如本性的用，“体”与

“用”全都是本有之法，本来具足之法。

“明暗元不二”：“元”是跟“原来”的那个“原”一样。“明与暗”就是“迷跟悟”，“明跟暗”，迷跟悟，原来并不是两种的法，并不是两种的法。

“今付悟了法”：现在付与，就是传付，现在传付给你悟了之法。

“非取亦非离”：非可取得，亦非能离，这个悟子之法不是可以“取得”的，但也并不是可以“离开”的。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如本体”，本来就是有的，是我们“本有”的，所以，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所以“非离”。

【付法已，即入龙奋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轮相，然后示灭。】传法以后，就入龙的“奋迅三昧”，奋迅三昧，“挺身空中”，就腾身空中，“如日轮相”，发大光明，好像大日轮一样，然后才“示灭”，示入寂灭，就是灭度了。

【四众以真体藏之龙龕。

即显王四十二年甲午岁也。】

在家出家四众就把他的真体放在龙龕里面。

这是周显王四十二年的事情。（西元前 326 年）

好，休息一下。

（螭螟 jiāo míng：焦螟。传说中一种微虫名。晋·葛洪《抱朴子·刺骄》：“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弥天之大鹏。”清·屈大均《孤竹吟》：“独智世不容，接輿久佯狂，神龙为螭螟，白刃莫能伤。”清·赵翼《静观》诗之十七：“大视小则蒙，小视大则瞭，虽有离娄明，不知螭螟皎。”参见“焦螟”。焦螟 jiāo míng：焦螟亦作“焦冥”。传说中一种极小的虫。《晏子春秋·外篇下十四》：“东海有虫，巢于蠹睫再乳再飞，而蠹不为惊……东海渔者命曰焦冥。”《列子·汤问》：“江浦之间生么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晋·葛洪《抱朴子·逸民》：“犹焦螟之笑云鹏，朝菌之怪大椿。”）

### 第十三祖迦毗摩罗

原文【第十三祖迦毗摩罗者，华氏国人也。初为外道，有徒三千，通诸异论；后于马鸣尊者得法，领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云自在，仰尊者名，请于宫中供养。

尊者曰：如来有教，沙门不得亲近国王大臣、权势之家。

太子曰：今我国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师可禅寂于此否？

尊者曰：诺。即入彼山。行数里逢一大蟒，尊者直进不顾，遂盘绕师身。

师因与受三归依，蟒听訖而去。

尊者将至石窟，复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问讯。

尊者曰：汝何所止？

答曰：我昔尝为比丘，多乐寂静。有初学比丘数来请益，而我烦于应答，起瞋恨想，命终堕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载。适遇尊者，获闻戒法，故来谢耳。

尊者问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

曰：北去十里，有大树，荫覆五百大龙。其树王名龙树，常为龙众说法，我亦听受耳。

尊者遂与徒众诣彼，龙树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龙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

师曰：吾非至尊，来访贤者。

龙树默念曰：此师得决定性，明道眼否？是大圣继真乘否？

师曰：汝虽心语，吾已意知。但办出家，何虑吾之不圣？

龙树闻已悔谢。尊者即与度脱；及五百龙众，俱受具戒。

复告龙树曰：今以如来大法眼藏，付嘱于汝。谛听偈言：

非隐非显法，说是真实际。

悟此隐显法，非愚亦非智。

付法已，即现神变，化火焚身。龙树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赧王四十一年壬辰岁也(当作四十六年)。】

【第十三祖迦毗摩罗者，华氏国人也。初为外道，有徒三千，通诸异论；后于马鸣尊者得法，领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云自在，仰尊者名，请于宫中供养。】第十三代的祖师迦毗摩罗尊者，是华氏国的人。开初的时候他是修外道，有徒众三千人，他通达这外道的论。“通诸异论”的“异”，就是外道、外道论。后来在马鸣尊者的地方，得到法。领他的徒众到西印度。那个地方，有一位太子，叫做云自在，他很尊重这“迦毗摩罗尊者”的名，就请他到宫中，供养他。

【尊者曰：如来有教，沙门不得亲近国王大臣、权势之家。】这个尊者就跟太子说：佛世尊、如来有教训，说沙门“出家人”不得亲近国王或大臣、有权有势的人，不得住在他家。

【太子曰：今我国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师可禅寂于此否？】那太子就说：我国中有个城北，有一个大山，山内有一个石洞，那大师你可以在此“禅寂”，坐禅、休息，可以吗？

【尊者曰：诺。即入彼山。】这尊者就说：可以。所以就入那山内。

【行数里逢一大蟒，尊者直进不顾，遂盘绕师身。师因与受三归依，蟒听訖而去。】入那个山以后，走数里，走很多里之后，遇到一条大蟒蛇，这尊者，也一样直直向前，没停，也一样向前走，那只蛇就盘绕在那尊者的身，这个“迦毗摩罗尊者”就授它三归依，这只蛇听到这三归依完之后就离开了。

【尊者将至石窟，复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问讯。】刚要到那个石洞的时候，有一个老人穿素服出来，就合掌问讯，

这尊者就问说，【尊者曰：汝何所止？】

【答曰：我昔尝为比丘，多乐寂静。有初学比丘数来请益，而我烦于应答，起瞋恨想，命终堕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载。适遇尊者，获闻戒法，故来谢耳。】这尊者就问这老人说：“汝何所止？”你是住在那里？“止”就是住，你住在那里？

这个老人就回答说：我古时候是做比丘，“多乐寂静”，我很喜欢寂静。“有初学”的比丘常常来请教我，我就感觉很烦，要回答你们就感觉很烦。因为，你们要知道，坐禅，坐久了，心一静，就不想说话，讲话心就动，听到声音，心也会动，听到声音就是一种刺激，很不舒服，

所以，就会乐于寂静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你除非发那个大乘心、菩萨心，然后才能够于众生的色声，心不起，不会起心动，不会，也不会起嗔心，这个就是这样。你看，我因为还要回答你们，感觉很烦，“起瞋恨想”，心里面就起瞋恨，“命终堕为蟒身”。你看，所以这个很厉害，他喜欢坐禅，人家来请教他，他起嗔心，应该是修行很好的人，但是因为这样，就命终，就堕为蟒蛇的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载”，因为是蟒蛇，所以住在那山洞里面，已经经过一千年了，“适遇尊者”，“适”就是刚才，刚才遇到这尊者，又听到戒法，所以来跟您道谢。

**【尊者问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这尊者又问他说：这个山内还有什么人住在这里？

**【曰：北去十里，有大树，荫覆五百大龙。其树王名龙树，常为龙众说法，我亦听受耳。】**这尊者就说：这山还有什么人住呢？这只蛇就说：离开这里十里的地方，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很大，那个荫可覆盖五百只大龙。那树王名做龙树，常常为这龙众在讲经说法，我也常常去听。

**【尊者遂与徒众诣彼，龙树出迎尊者曰：】**这个尊者就跟他的徒众就去那个地方，那个龙树就出来迎接这个尊者，就这样说：**【深山孤寂，龙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这个龙树就说：这深山里面，是真的孤寂，都是龙跟蛇所住的，那您大德至尊之人，怎么会来到这里？

**【师曰：吾非至尊，来访贤者。】**这个迦毗罗，迦毗摩罗尊者就说：我不是至尊，但是我来访问您贤者。

**【龙树默念曰：此师得决定性，明道眼否？是大圣继真乘否？】**

**师曰：汝虽心语，吾已意知。但办出家，何虑吾之不圣？】**

这个龙树听他这样说以后，就心里这样想，说：这个师父已经得到这“决定性”了吗？“决定性”就是说，得到那个“见性”的意思。“明道眼否？”他已经开明他的道眼否？有大悟了吗？“是大圣继真乘否？”是不是大乘继承真乘的人否？

这个尊者就说：你虽然心里面在讲，没讲出口，但是我已经知道你心里面的意思。那你就准备出家就好了，不用烦恼，我是不是圣人？或不是圣人？

**【龙树闻已悔谢。尊者即与度脱；及五百龙众，俱受具戒。】**这龙树听完之后，就“悔谢”。“谢”是“忏悔”的意思，道歉的意思。“尊者即与度脱”，这个尊者就度他出家，与“五百龙众”通通授他们具足戒。

**【复告龙树曰：今以如来大法眼藏，付嘱于汝。谛听偈言：】**就跟这龙树说：说我现在以如来的大法眼藏，交代给你，你听我的“传法偈”：

**【非隐非显法，说是真实际。悟此隐显法，非愚亦非智。】**

“非隐非显法”：真如本非隐，亦非有开显之法，真如，本来并没有隐去啊，有，还是在那里，没有，没有说，被隐藏起来，这样子。那本来没有隐去，这真如本性，本来就没有隐藏起来，所以啊，现在也没有开显出来，因为没有“隐藏”，所以就没有“开显”。

“说是真实际”：“是”是“此”，刚在说这个“真实本际”，“际”是“本际”，在说这个“真实本际”的时候呢？

“悟此隐显法”：若能够悟此，隐显之法，如能够悟到这个“隐密”以及“开显”众生佛性之法，隐密的真如法性，以及开显众生的佛性之法。

“非愚亦非智”：那就决定是不是“愚”，不是凡愚，如能够“悟”到这个“法”，当然就不是“愚痴”的人，不是愚痴的凡夫，“亦非智”，也没有，也不能说“有圣智”，不能说“拥

有圣智”，如今方得，所以，因为是“本有”吗？所以不是“今得”，所以“非愚亦非智”，虽然决定不是凡愚，但是，也不能执著，今日获得“圣智”。

【付法已，即现神变，化火焚身。】传法之后，就现神变，化三昧真火，自己焚烧自己之身。

【龙树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

【即赧王四十六年壬辰岁也。】

这“龙树菩萨”他就收这个五色的舍利子，建塔“瘞”，（“瘞”）就是埋葬的意思，就建塔供养他。

这就是周赧王四十六年（西元前 268 年）。

（瘞 yì：基本字义：掩埋，埋葬。瘞埋。瘞藏（cáng）。（殉葬的金玉器物）。瘞玉埋香（旧指美女死去）。详细字义：〈动〉1. 埋物祭地。有年瘞土，无年瘞土（《吕氏春秋》）。高诱注：“祭土曰瘞。年，谷也。有谷祭土，报其功也。无谷祭土，禳其神也。”伊年暮春，将瘞后土（汉·扬雄《河东赋》）。2. 瘞坎（古代行祭地礼时用以埋牲、玉帛的坑穴）；瘞地（祭土地神）；瘞玉（古代祭山礼仪，治礼毕埋玉于坑）；瘞土（祭土地神）；瘞毛血（古时祭宇宙和孔庙的一种仪式）；瘞位（设瘞坎之处）；瘞埋（古代祭地礼仪之一）；瘞缙（古代埋缙帛以祭地）3. 埋葬。天赤子于新安，坎路侧而瘞之（晋·潘岳《西征赋》）。4. 瘞土（用土埋葬）；瘞埋（埋葬）；瘞葬（埋葬）；瘞藏（指殉葬品；埋葬）5. 埋藏；隐藏。瘞，藏也。（《玉篇》）。瘞，幽埋也（《说文》）。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瘞钱（《史记·酷吏列传》）。瘞，幽隐也（《集韵》）。寇准瘞谷敌兵畏（魏源《城守篇》）。寇准瘞谷敌兵畏（清·魏源《城守篇》）。6. 又如：瘞钱（古代葬礼置于墓中陪葬的钱财）。〈名〉坟墓。埋我，以竹杖柱于瘞上，若杖折，掘出我（晋·干宝《搜神记》）。）

#### 第十四祖龙树尊者

原文【第十四祖龙树尊者，西天竺国人也，亦名龙胜。始于毗罗尊者得法，后至南印度。彼国之人多信福业。闻尊者为说妙法，递相谓曰：人有福业，世间第一；徒言佛性，谁能睹之？

尊者曰：汝欲见佛性，先须除我慢。

彼人曰：佛性大小？

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广非狭，无福无报，不死不生。彼闻理胜，悉回初心。

尊者复于座上现自在身，如满月轮；一切众唯闻法音，不睹师相。

彼众中有长者子，名迦那提婆，谓众曰：识此相否？

众曰：目所未睹，安能辨识？

提婆曰：此是尊者现佛性体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盖以无相三昧，形如满月；佛性之义，廓然虚明。言讫，轮相即隐。复居本座，而说偈言：

身现圆月相，以表诸佛体。

说法无其形，用辨非声色。

彼众闻偈，顿悟无生；咸愿出家，以求解脱。尊者即为剃发，命诸圣授具。其国先有外道

五千余人，作大幻术，众皆宗仰；尊者悉为化之，令归三宝。复造《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垂之于世。

后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来大法眼藏，今当付汝。听吾偈言：

为明隐显法，方说解脱理。  
于法心不证，无瞋亦无喜。

付法论，入月轮三昧，广现神变；复就本座，凝然禅寂。迦那提婆与诸四众，共建宝塔以葬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岁也。】

【第十四祖龙树尊者，西天竺国人也，亦名龙胜。始于毗罗尊者得法，后至南印度。彼国之人多信福业。闻尊者为说妙法，递相谓曰：人有福业，世间第一；徒言佛性，谁能睹之？】第十四尊祖师“龙树尊者”，他是西印度，西天竺，西印度，西天竺国，那个国名叫做西天竺国的人。他的名字也可以叫“龙胜”。“龙胜”开始的时候，他在那个“毗罗尊者”那里得到法，后来到那个南印度，在那个地方的人全都信这个福业，就是只有想修世间福而已，不想修智慧。听到这个尊者所讲的这妙法，这互相在说：“人有福业”，我们做人啊，如果有这个福，福业，有福报，就是世间第一了。“徒言佛性”，就只有在说这个“佛性”，“谁能睹之”，谁看得到呢？所以只说佛性，也看不到，那有什么用？

【尊者曰：汝欲见佛性，先须除我慢。】你如果要见佛性啊，就要先除你的我慢。因为“我慢”，有“我”才会“起慢”，有“我”才“起慢”，所以这个“慢”是依“我”而来，那“我”呢？是凡夫的“污染性”，那凡夫性跟佛性是不相应的，会障碍“见性”，所以要先除“我慢”。一切修行最后的障碍，就是这个我慢，所以必须要先除我慢。

【彼人曰：佛性大小？】那他们的人就说，问说：那佛性是大小？大还是小，佛性是大还是小。

【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广非狭，无福无报，不死不生。】这尊者就回答他说：这佛性不能说大，还是说小，也不能论说它是广，还是狭，广还是狭，其中也没有在讨论说，是有福报，还是没福报，这佛性是不生不死，离于生死。

【彼闻理胜，悉回初心。

【尊者复于座上现自在身，如满月轮；一切众唯闻法音，不睹师相。】这尊者啊，他们这一批人听到这个理啊，这道理是非常殊胜，通通发这个初心，回向，回向他的初心，就是初发心。

龙树尊者双在那个法座上面现自在身，那他的自在身如这满月轮。一切，一切的大众都只听到他在讲话的法音，看这大师的像，看不到，只看到一个好像满月轮这样而已。这个龙树菩萨他也是过去成佛，他的佛号叫做“妙云相佛”，所以他是乘愿再来。

【彼众中有长者子，名迦那提婆，谓众曰：识此相否？

众曰：目所未睹，安能辨识？】

这大众里面有一个长者的儿子，叫做迦那提婆，就向大众说：你们看这个相，看这个“满月轮相”，看得懂吗？有认得这个相吗？

大家都说：从没看过，怎能云辨识，怎能知道什么意思？

**【提婆曰：此是尊者现佛性体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盖以无相三昧，形如满月；佛性之义，廓然虚明。**

**言讫，轮相即隐。】**

这个提婆就说，说这就是尊者现出“佛性”的“体”和“相”，佛性的体跟相，“以示我等”，来表示给我们看。那怎么会知道呢？“盖”就是因为。因为以这个无相三昧形如满月，因为这个“无相三昧”。那个形就像那满月，佛性的意义就“廓然虚明”。廓然，“廓”就是开廓的意思。那“虚”就是空、空明。所以这佛性的意义就用这个满月的这个月轮表达出来，所以因为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佛性”，这样就是佛性，就像满月一样，一切圆满，福德具足，光明自在。这样就是佛性的显现，所以在“真言宗”里面，修法里面，有一个观“月轮相”，那是很重要，月轮上面加一个“阿”字，也叫“月轮阿字观”或是“月轮观”，或是“阿字观”都可以，有时候是合在一起，可以观，观这个，样观月轮，观“心月轮”，这月轮是“自心月轮”，观自心如满月，然后这观行成就的时候，就整个心就洞然明朗，如虚空，这样。有人说，本来都很容易昏沉，但是，又昏沉后想睡，不是打坐的时候，是平常，修月轮观，观月轮就昏沉就顿然简少（减少），看经就看得比较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方便，但是，这个是“真言宗”的修法，所以正式学“真言宗”就可以修这个方便法门，如成就，就可以妙契这真如本性。

“言讫”，这个他讲完之后，这样解释以后，这个轮相就不见了，就隐去了。

**【复居本座，而说偈言：**

**身现圆月相，以表诸佛体。说法无其形，用辨非声色。】**

这个“龙树菩萨”也是一样，又坐在他的本座，说这个偈：

（“身现圆月相”：）说身现出圆明的月相，（“以表诸佛体”：）来表示诸佛的自体。（“说法无其形”：）说法的时候是没那个“形”，无其形。“用辨非声色”：用就是起用，起作用，“辨”是可辨，可以辨别，它如起作用时，可以辨别，就是可以辨别，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本来是无相的，对吗？本来是无相，所以你就不能辨别，但是它如起作用时，你就看得到，有时候也听得到，但是呢？“无声色”，虽然看得到，听得到，有时候也摸得到，然亦非世间的生灭“声”跟“色”，但是，也不是世间，有生有灭的“声与色”，“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就对啦，所以佛性本来是“无相”的，但是它“起作用”的时候，可以“辨别”，可以称量，但是也并不是世间的，有生灭的六尘，这意思。

**【彼众闻偈，顿悟无生；咸愿出家，以求解脱。】**那些大众听到这个偈之后，就突然间顿悟到“无生”这个意义，全都发愿要出家，要求解脱。

**【尊者即为剃发，命诸圣授具。】**“尊者”，龙树尊者就为他们剃发，叫“诸圣”，就是他的弟子，全是圣人，就传给他们具足戒。**【其国先有外道五千余人，作大幻术，众皆宗仰；尊者悉为化之，令归三宝。】**那个国家本来还有外道五千多人，“作大幻术”，他们可以作法术，大众都很宗仰他们，这尊者知道以后，通通教化他们，教化，使他们都归依三宝。**【复造《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垂之于世。】**龙树尊者又造这个《大智度论》、《中论》

（《中观论》，《中论》就是《中观论》）跟《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是主要是取诸经论，然后来解释摩诃般若，摩诃般若，解释大般若，但是不是解释《大般若经》，要知道。但是他常常引《大般若经》没有错，可是他不是解释《大般若经》，他是发挥《大般若经》的要旨，然后取诸观论，所以这个有人误解以为，说《大智（度）论》是解释《大般若经》，这是错误的。《中论》是《中观论》，中观，《中观论》就是发挥“八不中道”。《十二门论》呢？是以“十二门”来破凡夫外道尤其是外道的邪见，这样子。“垂之于世”，上面这三部是很重要他的著作，所以，后世不是有“三论宗”，这“三论”就是以此三论为主体，这样，但是到后世以后，那个“三论宗”，常常变，演变成只有言说议论，都在辩论，变成世间学术，就很糟糕。我就眼见有西洋的学者，很喜欢这个“三论”，但是他又不信佛，就很奇怪，然后去日本学“三论宗”，得到博士学位，但是他没有归依佛法，然后就变成佛学教授，不知什么意思，（日语）实在搞不懂。

**【后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来大法眼藏，今当付汝。听吾偈言：】**后来就把他上首的弟子，大弟子迦那提婆，刚才那个在解释月轮的那个，那个尊者：如来的“大法眼藏”，我现在就付于你。你听我这个“传法偈”：

**【为明隐显法，方说解脱理。于法心不证，无瞋亦无喜。】**

“为明隐显法”：为“示明”表示的“示”，为示明隐显之法，隐密与开显的佛法，表示真如，真如本性的“隐密”，以及“开显”的作用，“隐密”的自体，“开显”的作用之法。

“方说解脱理”：为了要表明，要明示这个真如本性，“隐密”的自体，还是“开”以及“开显”它的作用，这个无常法。“方说解脱理”，再开示这个解脱的道理，这解脱的道理，就是一个方便，为了要明示这个隐显法，真如本性的隐显法。

“于法心不证”：在这个无上法里面，心不作念说“我证得”，心不作念说“我证得”，虽然修无上法，但是在这法之中，心里面没作这个念，没作这个念头说“我已经证到了”！

“无瞋亦无喜”：因为无作念说“我已经证到了”，所以究竟无所得，以无所得故，心无瞋，也无喜。所以无瞋无喜就离于瞋喜二法，所以得时不喜，不得时亦不瞋，离于凡夫，权教的瞋喜之法，永断“二死”，所以“入大法藏”。

**【付法訖，入月轮三昧，广现神变；复就本座，凝然禅寂。】**“付法”以后，就入这月轮三昧，广现神变。又回到他的本座，“凝然禅寂”，入这个涅槃。这龙树菩萨，所谓“八宗的共主”，就是我们那大乘佛法里面，八宗全都说他是祖师，不是只有禅宗的祖师而已，“三论宗”，他固然是祖师，然后这个“法相宗”，也是，他也是祖师。总共有八宗都奉他为祖师，所以他就是为了要破斥外道，所以再这个依本愿而来示现，所以弘通各种教法，“真言宗”，他也是祖师，传承八祖之一，所以他这个现这个“月轮三昧”就是跟他这个所弘传的“真言宗”就密切的关系。

**【迦那提婆与诸四众，共建宝塔以葬焉。】**

**【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岁也。】**

迦那提婆和四众的弟子就建塔把他葬在那里。

那个时候就是秦始皇三十五年的时候，（西元前 186 年）。

景德传灯录卷第二

天竺三十五祖

- |           |           |
|-----------|-----------|
|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  | 第十六祖罗睺罗多  |
| 第十七祖僧伽难提  | 第十八祖伽邪舍多  |
| 第十九祖鸠摩罗多  | 第二十祖闍夜多   |
| 第二十一祖婆修盘头 | 第二十二祖摩拏罗  |
| 第二十三祖鹤勒那  | 第二十四祖师子尊者 |
|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 |
|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 |           |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

原文【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国人也。姓毗舍罗。初求福业，兼乐辩论；后谒龙树大士，将及门，龙树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满钵水置于座前。尊者睹之，即以一针投而进之；欣然契会。龙树即为说法，不起于座，见月轮相；唯闻其声，不见其形。尊者语众曰：今此瑞者，师现佛性，表说法非声色也。

尊者既得法，后至毗罗国。彼有长者，曰梵摩净德。一日园树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长者与第二子罗睺罗多取而食之，取已随长，尽而复生；自余亲属皆不能见。

时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

长者问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养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虚沾信施故，报为木菌。惟汝与子(正宗云与次子)精诚供养，得以享之；余即否矣。

又问：长者年多少？

答曰：七十有九。

尊者乃说偈曰：

入道不通理，复身还信施。

汝年八十一，此树不生耳。

长者闻偈，弥加叹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师；愿舍次子随师出家。

尊者曰：昔如来记此子，当第二五百年，为大教主。今之相遇，盖符宿因。

即与剃发执侍。

至巴连弗城，闻诸外道欲障佛法，计之既久。

尊者乃执长幡入彼众中。

彼问尊者曰：汝何不前？

尊者曰：汝何不后？

又曰：汝似贱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尊者曰：我酌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尊者曰：元道我得，汝实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无我故，我自当得。

彼词既屈，乃问师曰：汝名何等？

尊者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闻师名，乃悔过致谢。

时众中犹互兴问难，尊者析以无碍之辩，由是归伏。乃告上足罗睺罗多而付法眼。偈曰：

本对传法人，为说解脱理。

于法实无证，无终亦无始。

尊者说偈已，入奋迅定，身放八光而归寂灭。

学众兴塔而供养之。

即前汉文帝十九年庚辰岁也。】

继续看第十五祖：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国人也，姓毗舍罗。初求福业，兼乐辩论。后谒龙树大士。将及门，龙树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满钵水置于座前。尊者睹之，即以一针投之而进；欣然契会。龙树即为说法，】第十五祖师是“迦那提婆尊者”，他是南天竺国的人，姓毗舍罗，开始的时候，只求福业，就是只爱修福，像很多人只想修福，不想修智慧，像那《了凡四训》，那就是求世间的福业，不是佛法，“兼乐辩论”，又爱辩论，所以这个完全是世间法。后来他去见龙树大士，快到门口的时候，龙树大士知道他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就事先叫侍者，拿一个钵装水，装满，放在座的前面。“尊者睹之”，这是“提婆尊者”，就拿一只针丢入那个钵里面，丢入那钵里面，再拿那个钵，拿给那个龙树大士，龙树尊者，“欣然契会”，龙树就跟他说法。这是什么意思？那“钵”是代表佛法，对吗？装水啊，佛法智慧，佛如来智慧如大海，那个钵装水，那水就是海水，跟他说：而那个意思都全在里面了，你只在求福业，做世间法，你应该要求佛法，求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就像这钵里面的（水），（钵）就代表佛法，衣钵，对吗？这是佛，佛才有的，要求佛的智慧，一切智，“萨婆若海”一样，他又拿一支针丢进去，什么意思呢？他就了解了，了解，他就拿那只针，那只“针”就代表提婆，代表那个提婆的智慧，他自己的智慧，就只像海底的一只针而已，很少的意思，尊者你的智慧，就像这个大海，我就像那只针，这样而已，所以，服他了就对了，服他了。所以，拿一只针，送上去，表示就是说，他欢喜，要归依，所以龙树菩萨就跟他说法，【不起于座，见月轮相；唯闻其声，不见其形。】接下去，就是看龙树菩萨，他没起座，在那个座上面，“见月轮相”，那个“见”就是“现”，要念“现”，现出月轮之相。我们在唱那个“药师宝忏”里面，不是“佛身如满月”吗？就是这个，来源是这个“佛身如满月”，所以他现出“月轮相”，圆满，“月轮”是代表圆满、光明。只是听到声，听到说法的声，没有看到尊者的形，“不见其形”，那个“形”就

是身体，只有看到一个月亮，【尊者语众曰：】这个尊者就向大众说【“今此瑞者，师现佛性。表说法非声色也。”】就向大家说：这个“瑞者”，就是瑞相，现在这个大师现出这个瑞相，就是现出佛性，来表示这个说法，所讲的这个法不是世间的“声色”，生死的声色。

【尊者既得法，后至毗罗国。彼有长者，曰梵摩净德。一日，园树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长者与第二子罗睺罗多取而食之。取已随长，尽而复生。自余亲属，皆不能见。

时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

长者（乃）问其故。

尊者曰：汝家昔曾供养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虚沾信施故，报为木菌。惟汝与子（正宗云与次子）精诚供养，得以享之；余即否矣。】

这个尊者“提婆尊者”得到法之后，就到这个毗罗国去，这毗罗国里面有一个长者，他的名叫做“梵摩净德”。有一天他家里花园里面，有一棵树，就生出那个菌，香菇，那个什么菇，生出一种菇，真大棵，好像耳朵那么大棵，味道很好吃，就只有这个长者，跟他第二个儿子，叫做罗睺罗多，常常去摘这种菇来吃，如摘完之后，马上摘，它马上再长出来，吃完了，它马上又生，但是，其他这亲戚通通看不到有这种菇，这个尊者就是“提婆尊者”，知道这个“宿因”，就到他家里，这尊者就问他这缘故，问他说：这事情是什么原因，怎会有这种菇出现？我们两个父子都常在吃，而别人都看不见，是什么原因呢？这菇又这么好吃，又吃不完，为什么呢？这尊者就跟他讲说：你们家以前有供养过一个比丘，但是这个比丘“道眼未明”，就是还没有开悟，还没悟到，“以虚沾信施故”，但是，可能假装说自己开悟，受人，受你们的信施供养，把他当做，当做开悟的人来供养，当做大修行的人来供养，所以“虚”就是“不实”，等于一种骗人。所以，现世就是这世，就受报，生为木菌，生成这种菇，因为过去世是你们父子两个“精诚供养”，就非常虔诚供养，把他当做大修行的人来供养，那他可能是装做好像是说：我很有修行。这样，这样来受供养，所以，你们很精诚来供养的关系，所以，这世他受，受报应了，生作这个木菌，只有你们父子看得到，又吃得到，而其他的人，他们没有供养，所以就吃不到，这样。你看这很恐怖吧。所以如果没开悟，就不能跟人家讲说开悟，跟人家讲说开悟，还是说，他证到什么。人家很高兴，就马上供养他，不要高兴，下辈子变成香菇（法师笑），还有顺便讲，出家人拿到钱，钱若拿越多，要越烦恼（担心），不能越高兴，因为出家人不能拿钱，所以钱（日语：钱越多是越糟糕哦。）。但是末法时代，就是这样，“卡娃依受”（日语：可怜！）。下课铃响，叫我不要说了，是吗？

【又问：长者年多少？

答曰：七十有九。

尊者乃说偈曰：】“提婆尊者”就问这位长者说：你今年几岁？他说：今年七十有九。这个“有”要读做“又”，和这个“又”一样，七十九岁。尊者就说了这个偈：

【入道不通理，复身还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树不生耳。】“提婆尊者”就说了这个偈：“入道不通理”，“入道”就是出家，出家又不通佛理，不通达佛理，“复身还信施”，所以还要用自己的“身”，用自己的身体去“还信施”，还这些布施的人。“汝年八十一”，等你到八十一岁的时候，这棵树就不会再生木耳了。

【长者闻偈，弥加叹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师；愿舍次子随师出家。】这长者听了这个偈，“弥”就是越，越加叹伏，“加”是没有意义的，越加赞叹，降伏，就说：弟子我已

经衰老，不能侍奉师父，所以我愿意舍我的第二子，随师父您出家。

【尊者曰：】尊者就说：【昔如来记此子，当第二五百年，为大教主。今之相遇，盖符宿因。】这尊者“提婆尊者”就说：以前释迦如来曾授记说：这个孩子要在佛祖灭度以后第二个五百年，就是一千年的时候会做大教主，佛教的教主。今日相遇，就和以前所授记的那个“因”，相符合，就符合了宿昔的因。

【即与剃发执侍。

至巴连弗城，闻诸外道欲障佛法，计之既久。

尊者乃执长幡入彼众中。

彼问尊者曰：汝何不前？

尊者曰：汝何不后？

又曰：汝似贱人。

尊者曰：汝似良人。

又曰：汝解何法？

尊者曰：汝百不解。

又曰：我欲得佛。

尊者曰：我酌然得佛。

又曰：汝不合得。

尊者曰：元道我得，汝实不得。

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

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无我故，我自当得。】看这一段。

“即与剃发执侍”，这个提婆尊者，就替他剃发。“执侍”做侍者。侍奉提婆尊者。“至巴连弗城，闻诸外道欲障佛法”，听说外道想要障碍佛法，想要障碍佛法。“计之既久”，已经想啊设计啊，想了很久，设计了很久。“尊者乃执长幡”，他就拿着一支长的幡，走到他们大众里面。

那个外道就问尊者说：“汝何不前？”你为何不再向前走一点呢？尊者就说：“汝何不后？”你为何不退后？尊者就问说：你为什么不退后？因为他走到他们的中间，如果再往前的话，就出去了嘛，对不对？但是他不走，他就站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他们说：你为何不再向前走？向前走，就是离开他们，不要妨碍他们。他就说：你为何不退后？

外道说：“汝似贱人。”你好像“贱人”一样。

尊者即说：你好像“良人”。你好像是很好的人。

“又曰”，那个外道说：“汝解何法？”你了解什么法？你是解证了什么法？

尊者说：“汝百不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外道又说：“我欲得佛。”我想要做佛。

尊者就说：“我酌然得佛。”“酌然”的意思就是：择善而取叫“酌”。择善而取，择善而取就是有选择，选择那个好的东西，这样叫做“酌”，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斟酌”，斟酌就是秤一秤看，秤一秤看，看它是重，还是轻，把好的选出来，这叫做“斟酌”，这个意思就是“隐喻”，隐喻叫他，暗示说：你要斟酌，然后舍外道，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是择取，“择善而修，因此而得佛”，所以你也要“择善而修，才能得佛”，不能说你仍在修外道，还想要做佛，

那是不可能的。

“又曰：汝不合得。”这外道又说：汝不合，那个“合”就是应该，你不应该说你能得佛，能够得到佛。

尊者就说：“元道我得，汝实不得。”“元”就是原来，原来就是本来。本来是“道”，就是“说”，本来我说这个“道”，就是刚刚说，我刚才就跟你说过，是我得，你实在是没有得到，所以你就不用再说，说我没得，我不应该得，因为我已经得了。

外道又说：“汝既不得，云何言得？”这外道说：你既然没有得到佛，你怎么说你得到了呢？

尊者就说：“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无我故，我自当得。”因为你呀“有我”，所以就不能得到佛，我啊，是“无我”，所以我自然就，“自”就是自然，自然应当得佛，这样子。

【彼词既屈，乃问师曰：汝名何等？】

尊者曰：我名迦那提婆。】

他觉得自己讲不过尊者，言词已经“屈”了，所以就问大师说：你叫什么名字？尊者说：我叫“迦那提婆”。

【彼既夙闻师名，乃悔过致谢。】

时众中犹互兴问难，尊者析以无碍之辩，由是归伏。】他听了这个名字就说，“既”就是已，已经。“夙”就是早。很早以前就听过大师的名字，所以他就忏悔，悔过、道歉。这个时候在他们大众之中，就提出很多疑难的问题来问尊者，尊者全部都将其分析，而用无碍的辩才来回答，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大家都“归伏”了。

【乃告上足罗睺罗多而付法眼。】就告大弟子罗睺罗多，付给他正法眼藏。【偈曰：】

【本对传法人，为说解脱理。于法实无证，无终亦无始。】（“本对传法人，”本来就是对着这个传法的人，对这个传法的人，“为说解脱理”，为他演说解脱之理。（“于法实无证，”）但是于法实在是都没有证得，“无终亦无始”，这个“法”是没有终了，也没有开始，就是不生不灭。“终”就是灭，“始”就是生。就是不灭不生。

【尊者说偈已，入奋迅定，身放八光而归寂灭。】尊者说完这“传法偈”以后，就入“奋迅三昧”，“定”就是三昧，身放八种光芒，就圆寂了。

【学众兴塔而供养之。】

即前汉文帝十九年庚辰岁也。】

这大众就起一座塔来供养，这就是西汉，“前汉”就是西汉。

汉文帝十九年（西元前160年。）时候的事情。

## 第十六祖罗睺罗多

原文【第十六祖罗睺罗多者，迦毗罗国人也。行化至室罗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复现五佛影。】

尊者告众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圣者僧伽难提，居于彼处；佛志一千年后当绍圣位。语已，领诸学众泝流而上。

至彼，见僧伽难提安坐入定；尊者与众伺之，经三七日，方从定起。

尊者问曰：汝身定耶？心定耶？

曰：身心俱定。

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

曰：虽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体常寂。

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无动静，何物出入？

曰：言金动静，何物出入？许金出入，金非动静。

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

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

尊者曰：此义不然。

曰：彼理非著。

尊者曰：此义当堕。

曰：彼义不成。

尊者曰：彼义不成，我义成矣。

曰：我义虽成，法非我故。

尊者曰：我义已成，我无我故。

曰：我无我故，复成何义？

尊者曰：我无我故，故成汝义。

曰：仁者师于何圣，得是无我？

尊者曰：我师迦那提婆，证是无我。

曰：稽首提婆师，而出于仁者。仁者无我故，我欲师仁者。

尊者曰：我已无我故，汝须见我我；汝若师我故，知我非我我。

难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脱。

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系。

语已，即以右手擎金钵，举至梵宫，取彼香饭，将斋大众；而大众忽生厌恶之心。

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业。

即命僧伽难提分座同食；众复讶之。

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当知与吾分座者，即过去娑罗树王如来也；愍物降迹。汝辈亦庄严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证无漏者也。

众曰：我师神力，斯可信矣！彼云过去佛者，即窃疑焉。

僧伽难提知众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无有丘陵、江河、沟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国土丰盈，无八苦，行十善。自双树示灭八百余年，世界丘墟，树木枯悴；人无至信，正念轻微；不信真如，唯爱神力。

言讫，以右手渐展入地，至金刚轮际，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会所。

大众见之，即时钦慕，悔过作礼。

于是尊者命僧伽难提而付法眼。偈曰：

于法实无证，不取亦不离。

法非有无相，内外云何起。

尊者付法已，安坐归寂。

四众建塔。

此当前汉武帝二十八年戊辰岁也。】

【第十六祖罗睺罗尊者，迦毗罗国人也。行化至室罗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复现五佛影。

尊者告众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圣者僧伽难提，居于彼处；佛志一千年后当绍圣位。】

第十六尊祖师罗睺罗多尊者，他是“迦毗罗国”的人，他行化到室罗筏城，这个城国有一条河叫做“金水”，金水河，金水河的水质很好，水的味道非常好。“中流复现五佛影”，在那河中现出五佛的影子出来。

这尊者就向大众说：这条河的源头有五百里，有一位圣者叫“僧伽难提”，他住在那个地方，佛世尊曾授记说：佛入灭以后一千年，他会“当绍”，“绍”就是继承，继承“圣位”，就是祖师的位子。

【语已，领诸学众泝流而上。

至彼，见僧伽难提安坐入定；尊者与众伺之，经三七日，方从定起。】

这位尊者讲了这些话之后，就领众“泝流”，“泝”就是这个“溯”，就是逆流，逆流而上。“至彼”到了那个地方，就看见僧伽难提“安坐入定”，罗睺罗多尊者就和大众在那里等，“伺”就是等候，在那边等他，经过“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才出定。

【尊者问曰：】尊者就问：【汝身定耶？心定耶？

曰：身心俱定。】罗睺罗多就问难提尊者说：你是身入定，还是心入定？难提就回答说：我的“身”、“心”全部都定，全部都入定。

【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尊者又问说：你既然身与心全都入定，全都定了，怎么会有“出入”呢？既然都已经“定”了，就没有“出入”了，怎么还会“有出入”呢？

【曰：虽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体常寂。】他就回答说：虽然有的“出入”相，但是“不失定相”，也没有失去那个“定相”，“如金在井”，好像金子在那古井里面，这金子就代表“本性”，“金”就是表示是“本性”，“井”就是表示我们的“身体”，那就好像“本性”在我们的身中一样，“金体常寂”，这金子在那古井里面，它的“金体”常常都是寂静的，没改变。

【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无动静，何物出入？

曰：言金动静，何物出入？许金出入，金非动静。】

尊者就说“若金在井”，“若”就是或，或金在井，或者这金子是在古井里面，“若金出井”，或者这金子是离开这个古井，出这个古井，就是离开古井，“金无动静，何物出入？”虽然这金子是在古井内，或出古井，这金子“既无动静”，它的本身，既然全都没有动，全部都没改变。“何物出入”，究竟是什么东西，从这古井里进进出出呢？

“曰：言金动静，何物出入”，你既然谈到金子动静，是什么东西从这井里进进出出，“许金出入，金非动静”，“许”就是虽许，这“许”就是承认的意思，或是承认它全于道理叫做“许”，承认、承认他是合于道理的叫做“许”，既然可以允许说这金子是有出入的，这是合道理的，

“金非动静”，然金实非有动静，金子，它这个“相”虽然有出入，但是它金子本身的本体并没有改变，就是“金非动静”的意思。

【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尊者又说：如果这金子，“在井”，实是堕在井中，如果这金子实在是真的，落在这古井里面，“出者何金”，这样的话，“出”就是出缠，出缠，出缠的是什么金？“若金出井”，若金子，也就是真如本性，实在有堕在井中，实在有堕在众生的身中，真如本性实在有堕落，跑到众生的身中啊，那么佛性“出缠”的时候，也就是离开众生身的时候，“何金”那是那一种金呀？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呀？“若金出井，在者何物？”若实有金出井，还在井中的，还没有“出缠”的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说：如果实有真如本性堕在井里面，堕在众生身中的话，那么还没有“出缠”的佛性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用台语再讲一次：“若金在井，出者何金？”如果实在有金子堕落在古井中，就是说，真的有真如本性，堕落在众生的身中，身体里面，“出者何金？”这样，出缠的，也就是解脱，“出缠”就是解脱，解脱的，“出”就是出缠，出缠就是解脱，解脱的是什么金子，是何种的金子？何种的佛性呢？“若金出井”，若是金子实在有出井，就是实在有解脱，这佛性实在有解脱，离开众生身的时候，这样，还没解脱，还在者，还在井中者，还在井中还没有出缠，还在这众生的身中，还没有解脱的，那个“佛性”是什么？那叫什么东西？

【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他就回答说：金子如果离开这个古井，“在者非金”，“在”就是其余的，其余的就不是真的金，金子既然离开了这个古井，那还在井里的那些，就全都不是金子了，因为金子已经出来了嘛，也就是说，真如本性如果解脱，离开众生身的时候，这样众生的身里，还没解脱的那些，就都不是真如本性了，所以“在者非金”。“若金在井，出者非物”，金若仍在井中，如果金子还在这古井里，“出者非物”，如此可以出离，出脱的，能够解脱出离的，就一定不是“非物”，非真物，不是真正的真如本性了。

【尊者曰：此义不然。】他这样说就不对了。所以尊者说：你说这“此义”，这道理，“不然”，不对。

【曰：彼理非著。】他就回答说：我说的这个道理。“非著”，不是执著的，所以没有错。

【尊者曰：此义当堕。】尊者就说：你这个道理“当堕”，“堕”就是“堕负”，堕负就是输的意思，不对的意思。

【曰：彼义不成。】

尊者曰：彼义不成，我义成矣。】

他就说：“彼义不成”，“彼义”的意思就是：你所说的这个道理，不成就。

尊者就说：“彼义不成，我义成矣。”那个道理不成就，但是我的道理有成就。

【曰：我义虽成，法非我故。】他就说：我的道理虽然是成就了，但是“法”不是我，法非我。

【尊者曰：我义已成，我无我故。】尊者就说：我所讲的道理已经成就了，怎么说呢？因为“我无我”，我是“无我”。

【曰：我无我故，复成何义？】他就问说：既然我是无我，那么这又变成了什么道理呢？

【尊者曰：我无我故，故成汝义。】我无我啊，所以啊“成汝义”，所以就能够，“成”就是含容，所以就能够含容你的道理，因为我的道理已经成就了，那“我”是“无我”，所以能够包容你的不究竟的道理。所以就能够“随缘成染，而不相碍”，所以我的究竟的道理，能够

包含你的不究竟的道理，也没有相碍。

【曰：仁者师于何圣，得是无我？】他就问说：你是拜什么人？哪一种，什么样的圣人做老师？能够成就这样的“无我”之法？

【尊者曰：我师迦那提婆，证是无我。】我就是拜迦那提婆为师，所以能够证到这种无我的道理。

【曰：稽首提婆师，而出于仁者。仁者无我故，我欲师仁者。】他就说：“稽首提婆师，而出于仁者。”我要稽首的就是您的老师，提婆尊者，因为有他，才能够出生像您仁者，您这样的智慧。“仁者无我故”，仁者您啊，因为证到“无我”的关系，“我欲师仁者”，所以，我就要拜仁者您为师。

【尊者曰：我已无我故，汝须见我我；汝若师我故，知我非我我。】这尊者就说：“我已无我故”，我，已经是无我了，因为这个关系，“汝须见我我”，所以你不要说拜我做老师，你应该怎么做呢？“汝须见我我”，你必须见到“我”之“本我”，后面的那个“我”是本我，你要“见自己的本我”，所以“以自己本心本性为师”，“不要以我为师”，是这个意思。“汝若师我故，知我非我我”，你如果说要拜我做师父，你如果拜我做师父，“知我非我我”，你就应该要知道我不是我本来的我，我不是本来之我，就是说现在所现的这个“我”相，并不是本来的“我”相。

【难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脱。】这难提尊者就心意豁然开朗，开悟了，即求度脱。

【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系。

语已，即以右手擎金钵，举至梵宫，取彼香饭，将斋大众；而大众忽生厌恶之心。

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业。

即命僧伽难提分座同食；众复诮之。】

这尊者就说：“汝心自在”，你的心已经得到自在了，“非我所系”，不是我能够把你系得住的，讲完之后，就用他的右手拿金钵，将手高举至梵天的宫中，举到大梵天王的宫中里面，“取彼香饭”，取梵王的香饭，香的饭，“将斋大众”，“将”就是“以”的意思，用来给大众吃，就拿香饭要给大众吃，“而大众忽生厌恶之心”，但是这大众忽然间生出讨厌，厌恶之心。

这尊者就说：“非我之咎”，这不是我的过错，“汝等自业”，是你们众人，自己个人的业，所以同样的，佛祖有法宝，众生不能，因为有业障障碍住了，所以无法受用。所以不可埋怨佛祖。乃至在修行时起种种的障碍，也不可埋怨佛祖，埋怨三宝，要知道自己的业。

“即命僧伽难提分座同食”，就叫僧伽难提两个人分开座，吃那个香饭。大家都很惊讶。

【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当知与吾分座者，即过去娑罗树王如来也；愍物降迹。汝辈亦庄严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证无漏者也。】尊者就说：你们都不能吃到这些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生出这厌恶之心，你们应该知道现在跟我分座而坐在这里吃饭的这个人他就是过去已经成佛，名叫娑罗树王如来，“愍物”：“物”就是人，众生。就是怜悯众生。“降迹”，再示现，再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汝辈”，你们大家在过去“庄严劫”里面也已经修到三果了，但是还没有证到四果的无漏。

【众曰：我师神力，斯可信矣！彼云过去佛者，即窃疑焉。】这大众就说：我们大家看了大师您得神力，这我们可以相信的，如果说这位是过去的佛，我们大家还是心有怀疑。

【僧伽难提知众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无有丘陵、江河、沟洫；水悉甘美，

草木滋茂；国土丰盈，无八苦，行十善。自双树示灭八百余年，世界丘墟，树木枯悴；人无至信，正念轻微；不信真如，唯爱神力。

言讫，以右手渐展入地，至金刚轮际，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会所。

**大众见之，即时钦慕，悔过作礼。】**

僧伽难提“知众生慢”，知道众生轻慢，不相信他过去是成佛的人，“乃曰”，就这样讲：世尊在世时，那个世界是平正的，土地都很平，“无有丘陵、江河、沟洫”，没有这些山凹凸不平，这些江河、还有水沟、大沟小沟，这么乱七八糟，很不美观，所有的水都很甘美，所有的草木都很茂盛。国土都很丰盈、充满，世间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没有八苦，众生都行十善。自从世尊在娑罗双树间示灭，娑罗双树间示灭八百余年，八百多年来，这就变成有“丘墟”，树木都常常枯萎了，“人无至信”，众生全都没有真正的信心，“正念轻微”，正念都非常微少，“不信真如”，都不信真如本性，“唯爱神力”，只是贪爱神通力。

“言讫”，这样讲完之后，就用他的右手“渐展入地”，将手伸入土地里面，伸到“金刚轮际，取甘露水”，用一个琉璃器装甘露水，拿到众会的中间。

大家看见就非常地钦慕，“悔过作礼”。

**【于是尊者命僧伽难提而付法眼。】**这个时候尊者，罗睺罗多尊者就传法给僧伽难提，付给他正法眼藏。**【偈曰：**

**于法实无证，不取亦不离。法非有无相，内外云何起。】**这传法偈说：究竟来讲：“于法实无证”：于法实在是无证无得，无证无得。“不取亦不离”，虽然，虽然不取得，但是也不曾离开这真如本性。“法非有无相”，法不是“有”相，也不是“无”相，离于“有”、“无”。“内外云何起”，这“法”因为没有“有、无”相，有（又）没有“内外”，所以“内外”的这种妄想分别是怎么样起来的呢？

**【尊者付法已，安坐归寂。**

**四众建塔。**

**此当前汉武帝二十八年戊辰岁也。】**

这罗睺罗多尊者传法之后，就安坐圆寂。

在家出家四众就建塔奉侍。

这刚好是汉武帝二十八年（西元前112年）的时候。

### 第十七祖僧伽难提

原文**【第十七祖僧伽难提者，室罗阇城宝庄严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赞佛事。七岁即厌世乐，以偈告其父母曰：**

**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幸愿哀愍故。**

父母固止之；遂终日不食。乃许其在家出家，号僧伽难提。复命沙门禅利多为之师。积十九载，未曾退倦。

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宫，胡为出家？

一夕，天光下属，见一路坦平，不觉徐行约十里许，至大岩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即摈禅利多，出国访寻其子，不知所在。

经十年，尊者得法受记已，行化至摩提国。忽有凉风袭众，身心悦适非常，而不知其然。

尊者曰：此道德之风也，当有圣者出世，嗣续祖灯乎！

言讫，以神力摄诸大众，游历山谷。

食顷，至一峰下，谓众曰：此峰顶有紫云如盖，圣人居此矣！

即与大众徘徊久之；见山舍一童子持圆鉴，直造尊者前。

尊者问：汝几岁耶？

曰：百岁。

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岁？

曰：我不会理，正百岁耳。

尊者曰：汝善机耶？

曰：佛言：若人生百岁，不会诸佛机。未若生一日，而得决了之。

师曰：汝手中者，当何所表？

童曰：诸佛大圆鉴，内外无瑕翳。两人同得见，心眼皆相似。

彼父母闻子语，即舍令出家。

尊者携至本处，受具戒讫，名伽耶舍多。

他时，闻风吹殿铜铃声，尊者问师曰：铃鸣耶？风鸣耶？

师曰：非风非铃，我心鸣耳。

尊者曰：心复谁乎？

师曰：俱寂静故。

尊者曰：善哉善哉，继吾道者，非子而谁！

即付法偈曰：

心地本无生，因地从缘起。

缘种不相妨，华果亦复尔。

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树而化。

大众议曰：尊者树下归寂，其垂荫后裔乎？将奉全身于高原建塔，众力不能举，即就树下起塔。

当前汉昭帝十三年丁未岁也。】

【第十七祖僧伽难提者，室罗闍城宝庄严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赞佛事。七岁即厌世乐，以偈告其父母曰：

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幸愿哀愍故。】

第十七尊祖师叫做“僧伽难提”，他是室罗阇城的城主、国王宝庄严王的王子。“生而能言”，出世没多久就会讲话了，常常称赞佛事。七岁的时候，他就“厌世乐”，对这世界的快乐讨厌了。他就用这个偈向他父母说：

“稽首大慈父”，稽首我的父亲，“和南”，和南是顶礼的意思，“骨血母”。我现在希望出家，“幸愿哀愍故”，希望您们要哀愍我，让我出家。

【父母固止之；遂终日不食。乃许其在家出家，号僧伽难提。】他的父母因为是国王，就不让他出家，他就整天都不吃饭，就是断食，他父王就允许他“在家出家”，在家中行出家法，叫做“僧伽难提”。【复命沙门禅利多为之师。积十九载，未曾退倦。】又叫一位出家人叫做禅利多的当他的师父，十九年都没有退心。

【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宫，胡为出家？】

一夕，天光下照，见一路坦平，不觉徐行约十里许，至大岩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

尊者常常就自己这样想，说：这身体住在王宫里面，为什么不出家呢？这样实在是不太好。

有一天晚上，看到天上有那天光，“下照”，就是下照，向地面照下来，光照下来就看到一条路很平，他就不知不觉、慢慢地走，走了大约十几里路的时候，到了一个大山岩的前面，山岩那里有个石洞，于是他就在在这个石洞里，“燕寂”，“燕”就是安的意思，就是燕安，就是在那里坐禅。

【父既失子，即遣禅利多，出国访寻其子，不知所在。】这个父王已经失去他儿子的关系，所以就把这禅利多，他的师父赶出去，叫他去找他的儿子，去找王子，但是都找不到，不知道他在那里。

【经十年，尊者得法受记已，行化至摩提国。忽有凉风袭众，身心悦适非常，而不知其然。】

尊者曰：此道德之风也，当有圣者出世，嗣续祖灯乎！】经过十年之后，这位尊者——僧伽难提尊者已经得到法及授记以后，就行化到这个“摩提国”。忽然间，有一阵凉风吹过来，大家都感觉身心非常地舒服，非常地舒服，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尊者就说：这就是道德之风，意思就是：应该有圣人出世，来继续传这个祖灯。

【言讫，以神力摄诸大众，游历山谷。】

食顷，至一峰下，谓众曰：此峰顶有紫云如盖，圣人居此矣！】说完之后，就以他的神力、神通力，摄受大众去游历山谷。

过了差不多吃一顿饭的时间，就到一山峰下，他就跟大众说：这个山顶有紫云，好像“盖”一样，这表示有圣人住在这里。

【即与大众徘徊久之；见山舍一童子持圆鉴，直造尊者前。】所以他就跟大众在此徘徊，过了许久，就看到一间“山舍”，山里的茅舍间，屋子，有一个孩子，一个童子，“持圆鉴”，“鉴”就是镜子，拿着一面圆镜，“直造尊者前”，“造”就是“就”的意思，就是“向前”的意思。一直走到尊者的面前。

【尊者问：】尊者就问说：【汝几岁耶？】

曰：百岁。】尊者就问这孩子：你几岁了？这孩子说：我一百岁了。

【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岁？】尊者就问说：你看起来就像小孩的年纪，怎么说你一百岁了？

【曰：我不会理，正百岁耳。】他说：我就是，“会”就是悟，我就是因为没悟到道理，所以到现在才刚刚一百年，刚好一百岁。

【尊者曰：汝善机耶？】

曰：佛言：若人生百岁，不会诸佛机。未若生一日，而得决了之。】

这尊者就问他：“汝善机耶？”“机”是什么？“机”就是禅机，你对这禅机是不是很……。 “善”就是通达，是不是很棒？就是“Good at”（善于），你是不是 Good at (it)。对这“禅机”会不会呢？

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学佛就是“学法”，所以这个最重要“尊重法故”，一切都是“以尊重法故”，所以种种的庄严，不管是装饰，或是行为的庄严，都是为了要“尊重法”，为了要“庄严法”，所以如果能够尊重法，这个人一定会得到法，所以如果和尊重法刚好相反的，就是变成“轻法”，那“轻法”还好，比轻法更严重的是“慢法”。“轻法”很明显地就是说对“于法不尊重”，没有看重法，那“慢法”呢？就是于法的地方“生慢心”，所以没智慧的人，对法不尊重，会常常生出轻慢之心，会说这法没什么，这很简单，我都看懂，我都会了，这样，他看轻法，随便看一下，就说这我都会了。那就没有去深思它，没有去深入这个经文里面，然后生于“轻慢”，这种人罪障很重，一定不会得智慧的，也不会有福德。所以我们学法，最重要的就是对法要有尊重心，尊重法，这种人一定开大智慧。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所以如果在修法或听法的时候，就跟一般世俗应该要不一样，就照佛法来（行），所以在一般世俗的教室里可以做的，在佛法讲经的时候“法坛”，法坛的时候就不能做，譬如说，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不能随便出入，不能说我要走就走，走时没有打招呼，就不行，你最少要礼佛三拜，才可以走。如果在当场不能解说原因，事后一定要讲，不是说我要进就进，要出就出，这样子随便出入，这样子就是“于法生轻慢之心”。有的人是说：我是不了解。虽然不了解，但是因为不了解就是“无知”，“无知”也是有犯到，不是说“无知”就没有犯，这样知道吗？譬如说：你若没有看到红灯，你闯过去，也是“闯红灯”，警察不会说你看到红灯就算你没犯，没有这样的事，对不对？所以“无知而犯”，还是犯了，还是算犯，不能就算无犯，这样子。那所以在，还有讲经的时候，当然，大家知道吗？还有很多这样的规矩，可是一般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譬如说，讲经的时候，当然不能随便讲话，谈笑等等，这是较简单的，那当然也不能随便饮食，你不要说讲经时不能这样，你在学校里的时，教师在讲课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吃东西吗？不行的。你对老师没尊重，对你学的科目没有尊重，所以那是不行的，对不对？像中学学生到第三节的时候，便当就拿出来偷吃，可以吗？不行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在讲经的时候一样，你也是不能这样的，对不对？不是因为听经听得很无聊，当做消遣，边听边剥花生，这样可以吗？当然是不行的，还是喝什么的，也是不行的。这个要知道。

好，往下看：

“尊者曰：汝善机耶？”“这个“机”就是禅机，你对禅机是不是很内行？很在行，就是“善”。

“曰：佛言：若人生百岁”，佛说若人生活到一百岁，“不会诸佛机”，也不能体会到诸佛的禅机，“未若生一日”，就不如说只住在人间活一天而已，“而得决了之”，但是可以决定了知。“决”就是决定，“了”就是了知，所以人生若活到一百岁，对佛祖所开示的佛机，不能够了

解，这样不如只能活一天，但是可以了解到佛祖所开示的佛机。

【师曰：汝手中者，当何所表？】这难提尊者就问：你手拿的那个圆镜，“当何所表”，表示什么呢？

【童曰：诸佛大圆鉴，内外无瑕翳。两人同得见，心眼皆相似。】（“诸佛大圆鉴”：）诸佛的大圆鉴，大圆镜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内外无瑕翳”，内外都没有瑕疵，也没有翳眼。“两人同得见”，两个人通通看得到，“心眼皆相似”，心和眼通通都相似。

【彼父母闻子语，即舍令出家。】这个“两人同得见”，这个“两人”是谁啊？这个“两人”就是“真心”跟“妄心”两个，真心跟妄心称为“两人”。这个小孩的父母听到他这样讲，就教他出家。

【尊者携至本处，受具戒讫，名伽耶舍多。】这个尊者就把他回去，尊者本来住的地方，受具足戒完毕以后，给他取名叫伽耶舍多。

【他时，闻风吹殿铜铃声，尊者问师曰：铃鸣耶？风鸣耶？】“他时”，另外的时候，听到风吹大殿铜铃声音。尊者就问大师说：“铃鸣耶”，是铜铃发出的声音，还是风出的声音呢？

【师曰：非风非铃，】不是风出的声音，也不是铃出的声音，【我心鸣耳。】是我的心出声。

【尊者曰：心复谁乎？】再说这心是谁呢？

【师曰：俱寂静故。】他就说统统是寂静。什么呢？就是说“能觉知”的那个“心”，跟有在鸣叫，能动的这个声音，也都是本来是寂静的啦，统统是寂静的。

【尊者曰：善哉善哉，继吾道者，非子而谁！】这尊者就说：真好！若要继承我的道的人，不是你，是谁呢？“非子”，“子”就是你。不是你谁呢？就是说你的意思。

【即付法偈曰：

心地本无生，因地从缘起。缘种不相妨，华果亦复尔。】

“心地本无生”，心地上本来无一法生起，我们众生的心地，本来是无一法生起的，“因地从缘起”，这因地是从众缘而生起的。“缘种不相妨”，“缘”就是外缘，种种的外缘，“种”是菩提种，种种的外缘和菩提种“不相妨”，是不会互相妨害的，“华果亦复尔”，开花结果，开花结果也是一样，统统没有互相妨害的。

，华果亦复尔。

【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树而化。

大众议曰：尊者树下归寂，其垂荫后裔乎？

将奉全身于高原建塔，众力不能举，即就树下起塔。】

尊者传法以后，就右手攀这个树，这样来坐化。

大众就这样说，大家议论说：尊者在树下圆寂，意思就是说要“垂荫后裔”，就会庇荫，荫覆后代的人。

所以就要将他的全身（，连那棵树一起）拿到高的地方建塔，但是大家要移他的身体，移不动，所以只好在树下建一个塔。

【当前汉昭帝十三年丁未岁也。】那就是西汉昭帝十三年（西元前73年）。

##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

原文【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国人也，姓郁头蓝。父天盖，母方圣。尝梦大神持鉴，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诞。肌体莹如琉璃，未尝洗沐，自然香洁。幼好闲静，语非常童。持鉴出游，遇难提尊者得度。

领徒至大月氏国，见一婆罗门舍有异气。

尊者将入彼舍，舍主鸠摩罗多问曰：是何徒众？

曰：是佛弟子。

彼闻佛号，心神竦然，即时闭户。

尊者良久，自扣其门。

罗多曰：此舍无人。

尊者曰：答无者谁？

罗多闻语，知是异人，遽开关迎接。

尊者曰：昔世尊记曰：吾灭后一千年，有大士出现于月氏国，绍隆玄化。今汝值吾，应斯嘉运。

于是鸠摩罗多发宿命智，投诚出家。

受具讫付法，偈曰：

有种有心地，因缘能发萌。

于缘不相碍，当生生不生。

尊者付法已，踊身虚空，现十八种神变；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

众以舍利起塔。

当前汉成帝二十年戊申岁也。】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国人也，姓郁头蓝。父天盖，母方圣。尝梦大神持鉴，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诞。肌体莹如琉璃，未尝洗沐，自然香洁。幼好闲静，语非常童。持鉴出游，遇难提尊者得度。】第十八代祖师“伽耶舍多尊者”，他是摩提国的人，他姓郁头蓝，他父亲名叫“天盖”，他的母亲的名称叫做“方圣”。“尝”就是曾经。她（他的母亲）曾梦到一个大神拿一块镜子，因此才有怀孕，七日就生小孩，孩子的皮肤和身体统统非常光莹像琉璃一样，虽然没有洗澡，但是他自然不用洗澡，自然就很香，又很干净，从小的时候，就爱闲静，讲话跟普通的小孩都不一样。常常拿一块镜子出去外面玩，后来遇到难提尊者就得道。

【领徒至大月氏国，见一婆罗门舍有异气。

尊者将入彼舍，舍主鸠摩罗多问曰：是何徒众？

曰：是佛弟子。

彼闻佛号，心神竦然，即时闭户。

尊者良久，自扣其门。】

这个伽耶舍多尊者，他就领众到这个大月氏国（月氏（读作“越知”yuè zhī，或“肉知”rou zhi）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一个民族名称。早期以游牧为生，住在北亚，并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其后西迁至中亚。这时，月支开始发展，慢慢具有国家的雏型。由于大月氏位

处于丝绸之路，控制着东西贸易，使它慢慢变得强大。到后来被匈奴攻击，一分为二：西迁至伊犁的，被称为大月氏；南迁至今日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被称为小月氏。《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月氏“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说明月氏的语言很可能属于汉藏语系。）这个地方，他看到一位婆罗门的房子，他们的家有“异气”，有特殊的气味。

尊者就要进去他们的家，他们的房主叫做“鸠摩罗多”，就问说：你们是什么徒众呢？

尊者就说：我们是佛弟子。

那个人听到佛的佛号，心神就很惊慌，马上把门关起来。

尊者就敲门，敲很久。

**【罗多曰：此舍无人。】**这个罗多房主就说：这房子没有人住。

**【尊者曰：答无者谁？】**尊者就说：回答房子没有人的那个人是谁？既然没有人住，怎么会有人回答“没有人在”？

**【罗多闻语，知是异人，遽开关延接。】**这个罗多听到他这么说，知道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所以就马上开门，把他请进来。“延”就是请，请进来。

**【尊者曰：昔世尊记曰：吾灭后一千年，有大士出现于月氏国，绍隆玄化。今汝值吾，应斯嘉运。】**以前的时候，世尊就授记说：我如果灭度后一千年的时候，有一尊大士在月氏国出世，他会绍隆玄化，你现在遇到我，就和这个授记刚好相合，

**【于是鸠摩罗多发宿命智，投诚出家。】**

**【受具讫付法，】**于是这鸠摩罗多就发“宿命智”，宿命通，“宿命智”就是宿命智通，就发心出家，受具足戒后就“付法”，就传给他法，**【偈曰：**

**【有种有心地，因缘能发萌。于缘不相碍，当生生不生。】**“有种有心地”，“种”是佛种，有佛种，又“有心地”，又有本具的心地，有佛种就是有菩提种，有菩提种，又有本具的心地。“因缘能发萌”，由于善知识等的接引因缘，能令他发出萌芽来，有菩提种，又有众生本有的心地，又由于善知识开示的因缘，就可以使他发芽出来，这菩提种就会发芽。“于缘不相碍”，若于众缘不相碍，要是众缘统统没有妨碍，也就说内外没有障碍，“当生生不生”，应当就会生成，这个“不生”就是“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智慧，不生不灭的菩提涅槃之法，当生出这个生生不息的不生不灭之法。

**【尊者付法已，踊身虚空，现十八种神变；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尊者传法以后，就踊入虚空，现出十八种的神变，化作火光三昧，火光三昧，用这“三昧火自”，自己烧自己，焚化自己的身。

**众以舍利起塔。**

**当前汉成帝二十年戊申岁也。】**

大众就用他的舍利子起塔，把他供养起来。

那个时候是西汉汉成帝二十年的时候的事情（西元前12年）。

### 第十九祖鸠摩罗多

原文**【第十九祖鸠摩罗多者，大月氏国婆罗门之子也。**

**昔为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见菩萨瓔珞，忽起爱心，堕生忉利(欲界第二天。)闻憍尸迦**

说般若波罗蜜多，以法胜，故升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说法要，诸天尊为导师。以继祖时至，遂降月氏。

后至中天竺国，有大士名闍夜多，问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宝，而尝萦疾瘵，凡所营作皆不如意；而我邻家，久为旃陀罗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

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恶之报，有三时焉。凡人恒见仁夭暴寿，逆吉义凶，便谓亡因果，虚罪福；殊不知影响相随，毫厘靡忒，纵经百千万劫，亦不磨灭。

时闍夜多闻是语已，顿释所疑。

尊者曰：汝虽已信三业，而未明业从惑生，惑因识有，识依不觉，不觉依心。心本清净，无生灭、无造作、无报应、无胜负，寂寂然、灵灵然。汝若入此法门，可与诸佛同矣！一切善恶，有为无为，皆如梦幻。

闍夜多承言领旨，即发宿慧，恳求出家。

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灭时至，汝当绍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

性上本无生，为对求人说。

于法既无得，何怀决不决。

师曰：此是妙音如来见性清净之句，汝宜传布后学。

言訖，即于座上以指爪髻(髻 l)面，如红莲开，出大光明照耀四众，而人寂灭。

闍夜多起塔。

当新室十四年壬午岁也。】

【第十九祖鸠摩罗多者，大月氏国婆罗门之子也。

昔为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见菩萨瓔珞，忽起爱心，堕生忉利(欲界第二天。)闻憍尸迦说般若波罗蜜多，以法胜故，升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说法要，诸天尊为导师。】

第十九代的祖师“鸠摩罗多尊者”，他是大月氏国婆罗门的孩子。

他往昔的时候，是做“自在天”就是欲界第六天的天人。因为见到菩萨的瓔珞真美，所以忽然起爱心，就堕落生到忉利天(欲界第二天。)听“憍尸迦”就是忉利天主“帝释天”，在演说“般若波罗蜜多”，因为这个法很殊胜，所以听这个法的因缘，就又生到梵天(色界。)里面。因为他根器很利，所以很会讲法要，诸天人就尊他为导师。

【以继祖时至，遂降月氏。】

【后至中天竺国，有大士名闍夜多，问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宝，而尝萦疾瘵，凡所营作皆不如意；而我邻家，久为旃陀罗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

“以继祖时至”，因为要继承祖师的位子的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降生到月氏国。

后来就到中天竺国去，有一位大士叫“闍夜多”，就问他说：我家父母都信三宝，是很好的弟子，常常生病，都不会好，所作的事，都不能如意，做事情都不会顺。我家隔壁他们都是“旃陀罗行”，就是贱种，他和种姓都是下贱的，但是他们一家人“身常勇健”，身体都很勇很健康，他们所作的事情，都和合而成，和合而成，都没有什么障碍。“彼何幸而我何辜？”他们有什么幸运？我们有什么……，“辜”就是过错。我们有什么过错？他们有什么幸运？怎么

能够身体这么好？而做事情才能顺(利)？我们是有什么过错？怎么会身体这么差，常常生病？还有事情都不顺利？但是我们都信佛，他们没有信佛，这是什么原因？

【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恶之报，有三时焉。凡人恒见仁夭暴寿，逆吉义凶，便谓亡因果，虚罪福；殊不知影响相随，毫厘靡忒，纵经百千万劫，亦不磨灭。】这尊者就说：“何足疑乎”，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何足以疑乎？”有什么好怀疑呢？“且善恶之报”这个“且”发语词，没有意思，“且说”的意思。再说到善恶的报应，“有三时焉”，有三世。“三时”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世的报应，不是说只有一辈子而已。而我们看，就只有看到一辈子而已。“凡人恒见仁夭暴寿，逆吉义凶”，凡夫的人，“凡人”就是凡夫之人。“恒见”，“恒”就是常常。常常都见到仁夭，“仁”就是有仁心的人，心肠很好的人，但是“夭”就是短寿，“暴寿”，心肠很坏的人，又很长寿。“逆吉义凶”，这个“逆”就是坏人，坏人都遇到好事情，都遇到吉祥的事，“义凶”，“义”就是好人，好人常常遇到坏事情。常常看到这种事。“便谓亡因果，虚罪福”，所以说：没因果，也没罪福。怎么说，因为你做好事，没有好报应，好人没有好报，作坏事也没有坏报应，坏人也没坏报应。“殊不知影响相随，毫厘靡忒”，“殊不知”，他不知道“影响”，“影响”就是报应的意思，报应是相随，因果都是相随的，“毫厘”，一分一厘。“靡”就是“非”，“忒”就是变差，毫厘不差。一分一厘都没有差到。“纵经百千万劫，亦不磨灭”，虽然经过“百千万劫”，这因果也不会不见，所以不要说，只看到这一世表面上这样，就说，好因没有好果，善因没有善果，不能这样想，也不能说看他这世很好，怎么会短寿。有人说我孩子十几岁，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十几岁怎么做什么坏事，对不对？就死了，就很伤心，十六、七岁的小孩没做什么坏事，怎么会死掉呢？我又很虔诚在拜佛，有的是拜神，我又这么虔诚在拜神，神又没有保护让我孩子长寿，所以我就不拜了，所以说我退心。这就不对了，怎么说呢？不管你是拜佛，还是拜神，那不要说拜神，我们说信佛，拜佛来说，你拜是拜你的，你儿子的业是你儿子的。如果你要你孩子长寿，还是要转业，他就要自己修，不能说你拜，让他长寿，那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你吃饭，要让他吃饱，各人吃饭各人饱，所以说你要他能消灾，消业，希望他会没灾难，这样他就要自己修，来有另外就是说这“修”，也有很多种，譬如说“长寿”和“短寿”，这跟杀生有关系。你若说修，只是布施钱财，这样跟长寿短寿没有关系，布施钱财是会有钱，如果说你到寺庙里效劳，这样要让他长寿，这样也不相干。你要持不杀生戒，不杀生对众生都要有慈悲心，这样就会长寿，那是有关系的。所以其他一切布施、供养，乃至看经书说要令他长寿，那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何况说如果你是拜外道，譬如说，拜“妈祖”或是拜“恩主公”，要求长寿什么的，或是无灾无难，那就更远了，那是很少的事，你个人能得到，就已经很少了，更何况你修的要给你的儿子，或是给你丈夫，还是给你孙子，这是不太可能，因为“自作自受”嘛，自己造的善业，自己会得到，自己造的恶业，自己也会得到，别人不能代替你，所以要了解因果。我会讲这些就是刚好经文有这个，在座的有人有这种事，有这个疑问，但是当事人没有直接听到就是了，他要是听到这个录音带，或是看这录影带，他就会听到，希望他就开悟，心里不会怨叹，不会怨叹说我拜神拜到这样，怎么我的小孩，那么小就让他死，这不相干。那是他过去世自己造的业。

【时闇夜多闻是语已，顿释所疑。】所以这不是说只有凡夫会有这样的问题，像“闇夜多”这样大修行的人，他也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所以这不是普通的事，所以我就花多一点点时间在这边解释这个事情，就听这话以后“顿释所疑”，他心中的怀疑，“释”就是“放”，就放掉了，

就没有疑问了，释放。

【尊者曰：汝虽已信三业，而未明业从惑生，惑因识有，识依不觉，不觉依心。心本清净，无生灭、无造作、无报应、无胜负，寂寂然、灵灵然。汝若入此法门，可与诸佛同矣！一切善恶，有为无为，皆如梦幻。】“尊者”就跟他说：你虽然已经信这三业：“身、口、意”三业，就是有“业”就有“报”，但是“而未明业从惑生”，但是你还不明白说这“业”是从“迷惑”生出来的，“迷惑”就是无明，“业”是从无明生出来的，“惑因识有”，迷惑无明是因为“识”而有，因为诸识才有的，那“识依不觉”，这“诸识”是依，“依”就是依靠，依靠这个“不觉”而生出来的，这“诸识”的妄想分别，是依靠这个“不觉”生出来的。“不觉”是从那里生出来的呢？“不觉”是靠这个“心”生出来的，但是啊，“心”本来是清净的，“无生灭”，也“无造作”，“无报应”，也“无胜负”，“寂寂然”，没有寂灭，“灵灵然”，湛然清明。你若能够入这个法门，就跟诸佛一样，“一切善恶”，“有为法”和“无为法”，统统好像“梦幻”一样，如梦如幻，像做梦，像幻化一样。

【闍夜多承言领旨，即发宿慧，恳求出家。】这“闍夜多”听他的话，就领情他的宗旨啊，马上发出“宿慧”，就是宿世慧，宿世通，就恳求要出家。

【既受具，】已经受具足戒后，【尊者告曰：吾今寂灭时至，汝当绍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

性上本无生，为对求人说。于法既无得，何怀决不决。】

他就说：我现在要寂灭的时间已经到了，你就要继承我的“化迹”。就传他“法眼”，那传法偈说：“性上本无生”，这本性上啊，本来是一切法无生的，本性上，一切法本来就无生。“为对求人说”，但是，为了对这个有所求的人来说，所以说：有种种的“法”生起，有种种的方便法门智慧生起。“于法既无得”，站在“法”的究竟来说，既然无所得，“何怀决不决”，怎么会心中怀着“决”，就是决定，有所决定，还是没有决定，也就是说，有什么可以迟疑的。或者再进一步讲，就是这“法”就是当下就是一个决定相，没有什么而值得怀疑的啦。

【师曰：此是妙音如来见性清净之句，汝宜传布后学。】大师就说：这个偈啊，是过去“妙音如来”，他见性清净的法句，所以你应该要传布给以后，修学的人。

【言訖，即于座上以指爪髻(髻 lí，法师读 hao)面，如红莲开，出大光明照耀四众，而人寂灭。】他说完后就在座上，用他的手指，“髻面”，就是抓他的脸，“髻”那个字念 hao，抓他的脸，那个脸像开出红莲花一样，“出大光明照耀四众”，这样来寂灭。

【闍夜多起塔。

当新室十四年壬午岁也。】

这“闍夜多”就建个塔，供养他。

那个时候刚好是新朝，“新室”，王莽篡汉十四年的时候（西元 23 年）。

## 第二十祖闍夜多

原文【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国人也。

智慧渊冲，化导无量。

后至罗阅城，敷扬顿教。彼有学众，唯尚辩论。为之首者名婆修盘头(此云遍行)，常一食

不卧，六时礼佛，清净无欲，为众所归。

尊者将欲度之，先问彼众曰：此遍行头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

众曰：我师精进，何故不可？

尊者曰：汝师与道远矣！设苦行历于尘劫，皆虚妄之本也。

众曰：尊者蕴何德行，而讥我师？

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颠倒；我不礼佛，亦不轻慢；我不长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杂食；我不知足，亦不贪欲。心无所希，名之曰道。

时遍行闻已，发无漏智，欢喜赞叹。

尊者又语彼众曰：会吾语否？吾所以然者，为其求道心切。夫弦急即断，故吾不赞。令其住安乐地，入诸佛智。

复告遍行曰：吾适对众抑挫仁者，得无恼于衷乎？

曰：我忆念十劫前，生常安乐国，师于智者月净，记我非久当证斯陀舍果。时有大光明菩萨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礼谒。师叱我曰：重子轻父，一何鄙哉！时我自谓无过，请师示之。师曰：汝礼大光明菩萨，以杖倚壁画佛面，以此过慢，遂失二果。我责躬悔过以来，闻诸恶言，如风如响；况今获饮无上甘露，而反生热恼邪？惟愿大慈，以妙道垂诲。

尊者曰：汝久植众德，当继吾宗。听吾偈曰：

言下合无生，同于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通达事理竟。

尊者付法已，不起于座，奄然归寂。

阇维，收舍利建塔。

当后汉明帝十七年甲戌岁也。】

【第二十祖阇夜多者，北天竺国人也。

智慧渊冲，化导无量。

后至罗阅城，敷扬顿教。彼有学众，唯尚辩论。为之首者名婆修盘头(此云遍行)，常一食不卧，六时礼佛，清净无欲，为众所归。】

第二十代的祖师叫“阇夜多尊者”，他是北天竺国的人。他智慧很深，化度众生非常地多。

他后来去罗阅国这个城，敷扬这个“顿教”，“顿教”就是禅宗，那个地方有“学众”，有一些修行的人，学习的人，“唯尚辩论”，只是喜欢辩论而已，带头的人叫做“婆修盘头”，这个人啊，常常吃一顿饭都没有躺下来睡觉，“门里礼佛”，常常拜佛，“清净无欲”，大众都归依他。

【尊者将欲度之，】尊者想要度他，【先问彼众曰：此遍行头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这尊者因为要去度他，就先问他们的道众说：这个“遍行头陀”，因为“婆修盘头”叫做“遍行”，这“头陀”是苦行，苦行行(xíng héng)者，可以修这个梵行，他可以修这个苦行，那他可以得到佛道吗？

【众曰：我师精进，何故不可？】他们大众就说：我们师父这么精进，怎么可能不会得到

佛呢？

【尊者曰：汝师与道远矣！设苦行历于尘劫，皆虚妄之本也。】尊者就跟他们说：你们师父啊，跟这个佛道距离很远，“设”假设，假设他若苦行做很久，像尘劫那么久，统统是“虚妄之本”。

【众曰：尊者蕴何德行，而讥我师？】他们的道众就说：“尊者”你是修什么德行，“蕴”就是“集”，你有修集什么德行，这样来讥笑我们的师父呢？

【尊者曰：】尊者就说：【我不求道，亦不颠倒；我不礼佛，亦不轻慢；我不长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杂食；我不知足，亦不贪欲。心无所希，名之曰道。】尊者就回答他说：“我不求道”，我不向外求道啊，但是我心里也不颠倒，心不起颠倒梦想。“我不礼佛，亦不轻慢”，我虽然不像你们师父这样礼拜，但是我心里也没有“轻慢之心”，所以“礼佛”是修什么？就是修“轻慢”之心，去“轻慢”心，众生因为会堕落生死，都是这个“轻慢心”，这“轻慢心”是从那里来的呢？寻从“我”来，所以拜佛是做什么？实际上要去掉你这个“轻慢”的心，去掉你的“我相”、“我执”、“我见”，令你速入“无我法，得无我智”，这样。所以拜佛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普贤十大愿成佛法门：一者礼敬诸佛。”为什么把“礼敬诸佛”当第一个呢？因为你要入佛智，先去除“我慢”，这样子，那如“有我”故，如果有“我相、我执、我见、我慢”那就与智慧相违，于慈悲相违，所以不入佛智，不得解脱，所以要先“礼佛”，去“我执”，因为有“我执、我慢”的人，就不能够向别人行礼啊。“不长坐，亦不懈怠”，我没有常常说坐着不动，虽然说我身体没有坐着，但是我心里也没有懈怠，所以我行住坐卧都摄心，没有懈怠，我不一定要坐着。“我不一食，亦不杂食”，我虽然不是只吃一顿而已，但是我也没有“杂食”，大概就是不会过午，不会过午乱食。所以“我不知足，亦不贪欲”，那我没有说：去掉所有的欲望，“不知足”，就是去所有的欲望，但是我也没有多贪欲，我心里也没有说有很多贪心。“心无所希”，心中没有什么希求啦，这样叫做“道”。

【时遍行闻已，发无漏智，欢喜赞叹。】这个“遍行”就听他这样说后，就发出“无漏智，欢喜赞叹”。

【尊者又语彼众曰：会吾语否？吾所以然者，为其求道心切。夫弦急即断，故吾不赞。令其住安乐地，入诸佛智。】这“尊者”就跟他们大众说：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所以会这样说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求道的心太过于急切。“夫弦急即断”，这琴的弦如果太紧会断掉，“故吾不赞”，所以我就没有赞叹他的苦行。他和苦行虽然很好，但是他用得紧，我若再赞叹他，他就用的更紧，反而会断掉，所以我就没有赞叹他啊！只是提醒他，让他放松一点，才可以住在这安乐的地，才能入诸佛的智慧。

今天讲到这里。……接着上次讲的。

“会”就是体会，你们大家都能体会我的意思吗？“吾所以然者”，“所以”，就是原因的意思，我所以会这样说的原因，“为其求道心切”，因为他求道的心很急切、急切。“夫弦急即断”，弦线如果已经很紧，而你在位的时候，又拉得很急很快，弦的线就会断掉，“故吾不赞”，所以我不称赞他，不赞叹他。本来弦线就已经崩得很紧了，再加上拉得很快，我如果再赞叹，他便又再加紧，所以就更急了，这样就会断了。如果修行者心太急，急切是好，但是太急的话，所谓的“走火入魔”，一般是这样说的，但是有一个现象是这样的，走火入魔，你也看过，有很多人，就那样“锈透”了（脑筋短路），另外一种是会吐血，因为气血攻心，太急了，气血

攻心，整个心都卡紧了，所有的血都往心挤，然后就会，用生理学来讲，就会把微血管都暴裂了，所以就会变内出血，内出血由嘴巴出来就是吐血，这是有的。举一个例子，愍虚法师（他在自传中说）：他以前没有出家的时候，修《楞严经》，修楞严法门八年，修到吐血，就是心太急了，又没有善知识给他指导，给他纾解，所以就吐血了，不只是愍虚法师，还有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用功很好，但是太过于急切就不行，要快慢适度，所以修行要有善知识的原因也是这样。要有人为你调整Pace（步调），不快不慢才可以。“故吾不赞，令其住安乐地，入诸佛智”，所以能够住“安乐地”，才可以“入佛智”，“安乐地”，“安”就是安心，心得安。“乐”呢？得法乐，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得法乐”，你很喜欢求佛道，求解脱什么的，都很好，但是要得到“法乐”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大修行，诸佛就是这样子，诸佛菩萨都是“自住法乐”，那“法喜”呢？法喜是一下下的，不久住的，“法喜”是忽然间的、很快的、很大的一个快乐，但是很快来，很快就走的，但法乐是常住的，是恒常的，那就不简单了，“法喜”是偶尔。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是最好的啦。

【复告遍行曰：吾适对众抑挫仁者，得无恼于衷乎？】他就对遍行，就是婆修盘头说：“吾适”，“适”就是刚才，“对众”，对大家，“抑挫仁者”，“抑”就是压抑，“挫”就是挫折，将你压下去，我刚才在众人面前，将你压下去，“仁者”是你，“得无恼乎？”“恼”是恼恨、怨恼，你怨恨我吗？“得无恼于衷乎？”“衷”是心，衷心、心中。你心中可曾怨恨我吗？是否有懊恼呢？

【曰：我忆念十劫前，生常安乐国，师于智者月净，记我非久当证斯陀舍果。时有大光明菩萨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礼谒。师叱我曰：重子轻父，一何鄙哉！时我自谓无过，请师示之。师曰：汝礼大光明菩萨，以杖倚壁画佛面，以此过慢，遂失二果。我责躬悔过以来，闻诸恶言，如风如响；况今获饮无上甘露，而反生热恼邪？惟愿大慈，以妙道垂诲。】这诸佛菩萨的境界实在是无量无边，这个遍行，就是婆修盘头，他就说，就回答说：我忆念“我忆念十劫以前”，十劫是很久很久的，十劫以前，我生在“常安乐国”，有一个国土，有一个佛国，名叫“常安乐国”，“师”就是你，闍夜多尊者，“师于智者月净，记我非久”，你在智者月净那里，授记我，对我说：“非久”，不用多久，会证得斯陀舍，就是三果。（后法师更正：斯陀舍）是二果，不是三果，三果是“阿那舍”）三果就是“一往还”。“时有大光明菩萨出世”，那个时候有一尊菩萨出世，那尊菩萨的名字叫做“大光明菩萨”，那个时候“我以老故”，因为我已经很老了，所以我就拄着拐杖，“策杖（策杖：执持拐杖。又称扶杖、拄杖。）”，我手拄着拐杖。所以我，这个“策”就是放掉，把拐杖放掉，就向他顶礼，“谒（谒 yè：拜见。）”就是见面的意思，顶礼见面。“师叱我曰”，师父您就骂我说：“重子轻父”，你重视子而轻视老父，“一何鄙哉”，“一”就是发语词没什么意思，你这样实在相当low（差）。那个时候，“时我自谓无过”，“时”就是那时，那个时候，“自谓”我自己想，我自己想，我没有过错，我想我又没有做错什么，“请师示之”，就请师父您为我开示，我是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骂我？还骂得那么厉害？“师曰”，那您就告诉我说：“汝礼大光明菩萨”，你顶礼大光明菩萨，但是啊，“以杖倚壁画佛面”，但是你用你的拐杖靠在墙壁上，墙壁画有佛像，墙壁挂着佛像在那儿。你的拐杖靠在墙上，就放在佛像上面，将佛像刮到了，这样就变成重菩萨、轻佛祖，“重子轻父”的意思便是如此，“子”就是菩萨，大光明菩萨，“父”就是那佛像，所以你就是颠倒。“以此过慢”，“过”就是过错，过错就是将拐杖放在佛祖的脸上。那“慢”呢？“慢”就是轻慢于佛，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

也算不注意，不注意也算是有过错，因为这是这样而已，“遂失二果”，所以应该要证得三果的，结果就损失了二果，变成一果了，听懂了吗？“我责躬悔过以来”，我自己“责”就是责备，责备自己，“躬”就是亲身，责自己之过，又悔过以来，“闻诸恶言，如风如响”，从那时候，那就是十劫以前，若听到“恶言”，就是不好听的话，就好像“风”，也好像“响”那样子，就心中都不会动到，就对了。因为师父那时您骂我，也是骂得很难听，自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我不对，于是感得这个果，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悟，要是听到难听的话，我是不会生气的。“况今获饮无上甘露”，何况今天，现今我能得到可以饮无上甘露，“而反生热恼邪？”怎会反过来生出“热恼”，“热恼”，“恼”，烦恼一定会令身体发热，因为烦恼，那“恼”是嗔法，嗔就是嗔怒，嗔怒一定会发烧，所以叫做“热恼”。所以刚师父那样说我，我绝对是不会起烦恼的意思。“惟愿大慈，以妙道垂诲”，希望师父您再以大慈悲，用微妙的道理，来为我开示训诲。

【尊者曰：】所以你看，这师徒都不是普通人，十劫以前的事情都要知道，因有宿命通，宿世通，生生世世都记得，但是这个“无上法”就是这么厉害。尊者曰：【汝久植众德，当继吾宗。】尊者就跟他说：你已经很久就种植众德，就当继续我这个宗，继承我的宗。【听吾偈曰：言下合无生，同于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达事理竟。】“言下合无生”，“言下”就是当下的意思，一说你就马上合，不用再去想，想半天，越想越远，越想越偏，就不用再想了，若能合，当时就会合，就像青年男女要婚配，合八字，八字合不合，当下就知道，不用再算了，对不对？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言下”合不合立刻便知。“言下”若能“合无生”之道理，“同于法界性”，这样，这“同”就是智慧，他的智慧就和法界的性相同，“法界”是怎么样？“法界”是等虚空，所以“等虚空、遍法界”，等虚空、遍法界的智慧。“若能如是解”，假如能够作如是理解。“通达事理竟”，就对事和理，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事”和“理”两项，“事”就是事相，“理”就是道理。事相和道理就都通达，“究”，究竟，究竟通达。在此顺便，因为提到用拐杖靠在佛祖像上，这样就不行了，（你说：）哦，这样就不行了，当然这样就不可以了，况且他又是为了要顶礼，要向菩萨顶礼，这样不行，顺便说，若是在经书上有灰尘，不可以用嘴去吹，要用手擦拭，若经书破旧损坏，不能烧掉，佛弟子烧经书，《大比丘三千威仪经》中说：就好像烧父母，“如烧父母”，所以若经书坏了，怎么办？要收起来，该放在那时呢？你们家那么大，还怕没地方可以放吗？一定有的啦，放在佛龕下面，或是放在书架的最上层。好，往下看，

【尊者付法已，不起于座，奄然归寂。】这位尊者，闍夜多尊者，他在传法之后，就没再起座，没起座，就“奄然”，“奄”就是忽然，“归寂”，就是寂灭了。

【闍维，】就是荼毗，【收舍利建塔。】所以，就来去自如，说来就来，说去就去，非常“阿莎力”（干脆），没有拖泥带水，实在很痛快。

【当后汉明帝十七年甲戌岁也。】（西元75年）。

下面这位尊者：

## 第二十一祖婆修盘头

原文【第二十一祖婆修盘头者，罗阅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盖，母严一。家富而无子，父母祷于佛塔而求嗣焉。】

【一夕，母梦吞明暗二珠，觉而有孕。经七日，有一罗汉名贤众，至其家。

光盖设礼，贤众端坐受之；严一出拜，贤众避席云：回礼法身大士。

光盖罔测其由，遂取一宝珠跪献贤众，试其真伪；贤众即受之，殊无逊谢。

光盖不能忍，问曰：我是丈夫，致礼不顾；我妻何德，尊者避之？

贤众曰：我受礼纳珠，贵福汝耳；汝妇怀圣子，生当为世灯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

贤众又曰：汝妇当生二子，一名婆修盘头，则吾所尊者也；二名乌尼(此云野鹞子)。昔如来在雪山修道，乌尼巢于顶上，佛既成道，乌尼受报为那提国王。佛记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罗阅城毗舍佉家，与圣同胞。今无爽矣！后一月果产一子。

尊者婆修盘头年至十五，礼光度罗汉出家，感毗婆诃菩萨与之授戒。

行化至那提国。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诃罗，次名摩拏罗。

王问尊者曰：罗阅城土风与此何(有本作同)异？

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国有二师化导。

曰：二师者谁？

尊者曰：佛记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继圣。即王之次子摩拏罗，是其一也。吾虽德薄，敢当其一。

王曰：诚如尊者所言，当舍此子作沙门。

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与受具付法，偈曰：

泡幻同无碍，如何不了悟。

达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众仰瞻，虔请复坐；踟蹰而逝。

茶毗得舍利建塔。

当后汉殇帝十二年丁巳岁也(当作安帝十一年盖殇帝在位止一年耳)。】

【第二十一祖婆修盘头者，罗阅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盖，母严一。家富而无子，父母祷于佛塔而求嗣焉。】第二十一尊祖师叫做“婆修盘头尊者”，他是罗阅城的人，姓毗舍佉。他父亲的名字叫做“光盖”，他母亲的名字叫做“严一”，他们家很有钱，本来他们很有钱，父母都很富有，却没有儿子，父母就在一座佛塔那儿祈祷，祈求能有后嗣。【一夕，母梦吞明暗二珠，觉而有孕。

经七日，有一罗汉名贤众，至其家。】

光盖设礼，贤众端坐受之；】有一晚，他母亲梦到吞两颗一珠子，一颗光明，一颗暗的珠子，醒来之后，就怀孕了。经过七日，有一位罗汉名字叫做“贤众”，来到他们家。“光盖”就高礼，顶礼，贤众就坐在那儿受他礼拜。光盖就是尊者的父亲，“婆修盘头”的父亲。【严一出拜，】“严一”就是他的母亲，出来向他顶礼，【贤众避席云：回礼法身大士。】“严一”就是尊者的母亲，在向他顶礼的时候，那“贤众”，就是这位阿罗汉，就赶快站起来，快站起

来，反过来向她顶礼，说，在顶礼的时候说：我回礼法身大士。

【光盖罔测其由，遂取一宝珠跪献贤众，试其真伪；贤众即受之，殊无逊谢。】“光盖”，就是这位父亲，“罔测”，“罔”就是不。不测，不知道，想不通。“其由”，那道理。想不通其中的道理。所以拿一粒宝珠跪着献给阿罗汉“贤众”，要试试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刚才那样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贤众”阿罗汉便接受那颗宝珠，那颗珠。收那颗珠也无半点谦虚。“逊”是谦虚。也没有向他道谢。因为出家人接受在家人供养时，不说谢谢。所以假设出家众，在家人供养时，就不要一直说“谢谢谢谢”。不可以这样子，很俗气，而且也不对，因为他是在修行，你也是在修行呀，你要谢什么谢？要是较大包才说谢，小包的就说好好好。

【光盖不能忍，问曰：我是丈夫，致礼不顾；我妻何德，尊者避之？】光盖就不能忍受，忍耐不住了，就问，问这阿罗汉：我是她的先生耶，我是丈夫啊，我是她的先生，向你顶礼，你就不要紧，我太太是有什么道德呢？尊者您反而躲避她的顶礼？不让她顶礼？还向她回礼。

【贤众曰：我受礼纳珠，贵福汝耳；汝妇怀圣子，生当为世灯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这“贤众”就说：我受你的顶礼，又接受你的宝珠，“贵福汝也”，“贵福”两个字是动词，及物动词，是要让你修得富贵及修福的，“耳”，而已。只是要让你得到富贵及福德。“汝妇”，你的太太，“怀圣子”，因为怀胎的那个孩子是圣子，“生当为世灯慧日”，“生”就是出生以后，出世以后就会成为“世灯”，世间之灯，照明世间；“慧日”，智慧的太阳。“故吾避之”，所以我才逃避她，他是圣人，我不能让他顶礼，不是因为我尊重女人，而不尊重男人，我是尊重她腹中所怀的圣人，这真正是非常地厉害。

美国有一位弟子，她在现在已经怀孕了，怀孕害喜很厉害，就会吐，很爱吃些有的没的，而她怀第一胎的时候，也是这样，生出来以后，就不会这样子，爱吃的东西，也不再爱吃了。孩子出生以后，他在胎中爱吃的东西，出生以后，仍然爱吃那些东西。另外有一位朋友，她在做电脑程式设计师，她有位同事很爱吃 pickle, Sauerkraut ([saurkraut] 美国泡菜的一种) 叫做美国泡菜，那个黄瓜、泡小黄瓜，酸酸的，有一点点甜，脆脆的，很好吃。她闲来无事就吃那个当做零嘴。每一次在吃的时候，都说 Heavenly. It's heavenly ([ˈhɛvənli] 极好)。说好像在天堂一样，太好吃了，她就跟我那朋友说，我告诉你，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我妈妈好吃这种 Sauerkraut，但是我生出来之后，她就不爱吃了，变成我爱吃。所以那有业习，胎儿影响到母亲，其实不是母亲爱吃，而是那个孩子爱吃。所以这就是：（不是那个孩子，）不是那位母亲尊贵，是那个胎儿尊贵，所以阿罗汉跟她顶礼。

【贤众又曰：汝妇当生二子，一名婆修盘头，则吾所尊者也；二名乌尼(此云野鹊子)。】这位阿罗汉又对他说：你的妻子会生两个儿子，一位叫做“婆修盘头”，就是我所尊重的这位就是；第二位叫做“乌尼”，【昔如来在雪山修道，乌尼巢于顶上，佛既成道，乌尼受报为那提国王。佛记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罗阅城毗舍佉家，与圣同胞。今无爽矣！后一月果产一子。】看到这里。古时释迦如来在雪山修道时，“乌尼巢于顶上”，“乌尼”是一种鸟，就是鹊，喜鹊。那个时候“乌尼”是做鸟儿，在世尊的树顶上结个巢，住在那里，释迦如来成道以后，乌尼就受报，做那提国王，做国王。“佛记云”，佛世尊就替他授记说：你到第二个五百年，就是一千年以后，佛世尊涅槃之后，一千年后，就会生在罗阅城毗舍佉家，给那位国王授记，你生在那家中，“与圣同胞”，跟一位圣人同胞兄弟，“今无爽矣”，所以佛世尊所授记的，“无爽”，“爽”是差。无差。那就是对了。所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佛世尊是“一切智人”，无

所不知，所以所有的祖师，乃至三世千佛，全都说出来了，都没有一点差错。一个月之后，果然就产下一子。

【尊者婆修盘头年至十五，礼光度罗汉出家，感毗婆诃菩萨与之授戒。

行化至那提国。】这位婆修盘头尊者，他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去找“光度罗汉”，这一尊罗汉的名字叫做“光度”，在那里出家。“感得”，“感”就是感动，感应。感应到这位“毗婆诃菩萨”，这尊菩萨来为他传戒。而他接下来就行化到那提国。【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诃罗，次名摩拏罗。

王问尊者曰：罗阅城土风与此何（有本作同）异？

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国有二师化导。

曰：二师者谁？

尊者曰：佛记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继圣。即王之次子摩拏罗，是其一也。吾虽德薄，敢当其一。】

他行化到“那提国”的时候，“彼王名常自在”，那提国的国王的名叫做“常自在”，这位国王有两个儿子，一位叫“摩诃罗”，第二个儿子，第二个王子叫做“摩拏罗”。

这位国王问尊者“婆修盘头”说：尊者，这罗阅城，也就是你的故乡，“土风”就是风土人情。“与此何异？”风土人情和这里有什么差别呢？

尊者就告诉他说：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三尊佛出世，但是国王您贵国会有两位师父在此化度众生，两位大师。

他就问：这两位师父是谁呢？

尊者就说：释迦如来曾授记说，第二个五百年时，有一尊大神力的大士，“大士”就是菩萨，会出家继承圣位。这位菩萨就是国王您的第二子——摩拏罗，他是两尊大师的其中一位。而我呢？虽然“德薄”，我的道德很薄，“敢当其一”，我就是其中另外一位，就对了。

【王曰：诚如尊者所言，当舍此子作沙门。】国王就说：“诚”，真正的，假若真正是，这是假设语气。假若真正是如尊者您所说的，这样我就要舍这个儿子，让他去做出家人。“沙门”，出家人。

【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与受具付法，】尊者就说：“善哉大王”，你能遵照佛祖的意旨。就为那个孩子剃度，传给他具足戒，又传给他法。传法偈。【偈曰：

泡幻同无碍，如何不了悟。达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泡幻”，如泡如幻，“泡”就是泡沫。一切世间法，就好像泡沫一样，“泡沫”的意思是什么呢？两种意思：头一个就是“无常”；第二个意思就是“无体”，没有实体。那“幻”呢？“幻”也是一样。“幻”也是无常，幻化无常，幻化无体。所以一切世法，如泡如幻。“同无碍”，但是如泡如幻的世法，同于无碍，“无碍”是什么？无碍的真如法，如泡如幻的世间法，跟一切的无碍的真如法是一样的，等同。就是如泡如幻的世间法，跟一切无碍的真如法是一样的，所以“真俗等同”。真俗一样，没有差别。“如何不了悟”，主词是众生，众生“如何”，为什么。不能了悟呢？不了悟这一点呢？这点就是至高的道理——“真俗等同”。“达法在其中”，“达”，通达。“法”，无上法。“在其中”，身在其中。身在什么中呢？在幻化之中。若通达无上法，而身处在这个幻化的法中，假设人能通达此“无上法”，但是他的身，仍然处于幻化之中，没有离开，因为你不可能离开，若离开就心不贪著，那才叫“离开”。“非今亦非古”，这样就不是今，也不是

古，就是说，若悟到法，令人和古人一样，今圣和古圣——圣人，今圣和古圣是一样的，没有差别。无去无来，无古无今，那如果“古今”是什么？“古今”就是时间嘛，那时间就没有“三际”的差别，那时间没有差别的话，地点就更加不用说了，所以“时空”都没有“今古来去”，没有十方，没有三世，所以“非今亦非古”是这个意思。没有十方，亦没有三世，都是纯一真如，法界一相，法界一相，无今无古。

【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众仰瞻，虔请复坐；跏趺而逝。】这尊者传法完毕后，就“踊身高半由旬”，这相当高了，就踊身到半空中，“四众仰瞻”，“四众”，在家出家的四众弟子，大家都仰头一直向他瞻礼，虔诚请他慈悲再下来复坐，尊者便下来坐，“跏趺”结跏趺坐，然后便圆寂了。

【茶毗得舍利建塔。】所以这祖师实在是令人真钦羨。茶毗之后就得到舍利子，建塔供养。

【当后汉殇帝十二年丁巳岁也(当作安帝十一年盖殇帝在位止一年耳)。】这正是东汉，东汉殇帝十二年时的事（西元118年）。

## 第二十二祖摩拏罗

原文【第二十二祖摩拏罗者，那提国常自在王之子也。

年三十遇婆修祖师，出家传法。至西印度。彼国王名得度，即瞿昙种族；归依佛乘，勤行精进。

一日于行道处现一小塔，欲取供养，众莫能举。王即大会梵行、禅观、咒术等三众，欲问所疑。

时尊者亦赴此会。是三众皆莫能辩。

尊者即为王广说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录)，今之出现，王福力之所致也。

王闻是说，乃曰：至圣难逢，世乐非久。

即传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证四果。

尊者深加慰诲，曰：汝居此国，善自度人。今异域有大法器，吾当化令得度。

曰：师应迹十方，动念当至，宁劳往邪？

尊者曰：然。

于是焚香遥语月氏国鹤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国教导鹤众，道果将证，宜自知之。

时鹤勒那为彼国王宝印说修多罗偈，忽睹异香成穗。

王曰：是何祥也？

曰：此是西印度传佛心印祖师摩拏罗将至，先降信香耳。

曰：此师神力何如？

答曰：此师远承佛记，当于此土广宣玄化。

时王与鹤勒那俱遥作礼。

尊者知己，即辞得度比丘，往月氏国，受王与鹤勒那供养。

后鹤勒那问尊者曰：我止林间已经九白(印度以一年为一白)。有弟子龙子者，幼而聪慧，我于三世推穷，莫知其本。

尊者曰：此子于第五劫中生妙喜国婆罗门家，曾以栴檀施于佛宇，作槌撞钟；受报聪敏，

为众敬仰。

又问：我有何缘而感鹤众？

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尝为比丘，当赴会龙宫，汝诸弟子咸欲随从；汝观五百众中，无有一人堪任妙供。

时诸子曰：师常说法：于食等者，于法亦等。今既不然，何圣之有？汝即令赴会。自汝舍生趣生，转化诸国，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于羽族。今感汝之惠故，为鹤众相随。

鹤勒那闻语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脱？

尊者曰：我有无上法宝，汝当听受，化未来际。而说偈曰：

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

随流认得性，无喜复无忧。

时鹤众闻偈，飞鸣而去。

尊者跏趺寂然奄化。

鹤勒那与宝印王起塔。当后汉桓帝十九年乙巳岁也。】

【第二十二祖摩拏罗者，那提国常自在王之子也。

年三十遇婆修祖师，出家传法。至西印度。彼国王名得度，即瞿昙种族；归依佛乘，勤行精进。】第二十二尊祖师名叫摩拏罗，他是那提国国王常自在王的王子。

三十岁的时候，遇到婆修祖师，出家，（婆修祖师）传法给他，摩拏罗尊者便到西印度，去度众生，那位国王名叫做“得度”，他也是瞿昙的种族，就是与释迦如来同一种族，“皈依佛乘”，他是皈依佛法的，非常精进。

【一日于行道处现一小塔，欲取供养，众莫能举。王即大会梵行、禅观、咒术等三众，欲问所疑。

时尊者亦赴此会。】看到这里。有一天他“行道处”，他修行的地方，出现一座小塔，他要将此座小塔取来供养，但是没有人举得起来，没有能取得动它。这位国王即大会“梵行、禅观、咒术”，就是叫他国家中修梵行的人，和修禅观的人，以及修咒术的，这三种人，全都来集会，要问他们他心中的疑惑：为什么这（塔）会举不动呢？

这时摩拏罗尊者也到那里。

【是三众皆莫能辩。】在那时三众全都没法分辨。“辩”，是分辨的“辩”，分辨，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

【尊者即为王广说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录)。】尊者就向国王讲，说得清楚，“广说”，是广为解说，解说很清楚。说这座塔的因缘是什么。【今之出现，王福力之所致也。】

【王闻是说，乃曰：至圣难逢，世乐非久。

即传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证四果。

尊者深加慰诲，】因为这座塔是阿育王所做的塔，阿育王所做的塔里面，供养释迦如来的舍利子，今日出现是国王您的福力所获致的，所造成的。这位国王听了他这么说，就说：“至圣难逢，世乐非久。”这世间的快乐不是永久的，所以就将他的王位传给太子，然后在祖师那

时出家，出家之后七天，七日，就证得为四果——“阿罗汉”。“尊者深加慰诲”，深深为他安慰教诲，【曰：汝居此国，善自度人。今异域有大法器，吾当化令得度。

曰：师应迹十方，动念当至，宁劳往邪？

尊者曰：然。

于是焚香遥语月氏国鹤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国教导鹤众，道果将证，宜自知之。

时鹤勒那为彼国王宝印说修多罗偈，忽睹异香成穗。

王曰：是何祥也？

曰：此是西印度传佛心印祖师摩拏罗将至，先降信香耳。

曰：此师神力何如？

答曰：此师远承佛记，当于此土广宣玄化。

时王与鹤勒那俱遥作礼。

尊者知己，即辞得度比丘，往月氏国，受王与鹤勒那供养。】看到这里。

尊者就对他说：“汝居此国”，你在这个国家里，要好好地度众生，“今异域”，现在另外一国中，有很大的法器，我就应该前去为他化度。

他就说：“师应迹十方”，师父您可以应迹十方，“动念当至”，一动念就到了，就是“意生身”，“宁劳往邪？”，何必这么辛苦，非得亲自去呢？

尊者便说“然”，没错。

于是他便焚香，“遥语”，在遥远的地方说。向月氏国鹤勒那比丘说，比武侠小说中所写的“传音入密”还要厉害，“传音入密”知道吗？那是用气功。“汝在彼国教导鹤众”，你在那个国家教导鹤众，这个“道果”将要证到了，你自己应要知道。

“鹤勒那”正在为那个国家的国王名叫“宝印”，在解释“修多罗”的偈，“修多罗”就是经。经偈。忽然间看到“异香成穗”，香烟仿佛稻穗一般。

国王就问这是什么祥兆啊？吉祥的征兆啊？

鹤勒那比丘就说：这是西印度传佛心印，传佛如来心印的祖师摩拏罗尊者将要到来了，要来之前他先降此“信香”。以表示他要到了。

“曰”，国王就问他：这位师父的神力怎么样呢？

他就说：这位师父是“远承佛记”，远远继承佛如来的授记，应当会在这个国土，在大王您的国家里面广宣佛化。

那时王便与鹤勒那尊者，就遥遥作礼。

摩拏罗尊者知道他们在向他顶礼，就向“得度比丘”告辞，前往月氏国，接受国王与摩拏罗尊者的供养。

讲到这里，休息。

刚刚又讲到那个“意生身”，是这样写：就是由“意生”即“生”，意到，身即到，这样子冥觉，这比“神足通”还要快觉，意念到了，就到了，一刹那顷。还有个订正，抱歉，这个刚刚讲“斯陀舍”，“斯陀舍”是二果，不是三果，三果是“阿那舍”，请订正，“斯陀舍”是二果，不过“斯陀舍”是二果，是“一往还”，一往还，就是再到世间受生一次，一往一还，就证阿罗汉。阿那舍是“不还”，不还果，就是这辈子此身报尽，就到“无顶天”受生，在无顶天证阿罗汉果。

好，继续看：

【后鹤勒那问尊者曰：我止林间已经九白(印度以一年为一白)。有弟子龙子者，幼而聪慧，我于三世推穷，莫知其本。

尊者曰：此子于第五劫中生妙喜国婆罗门家，曾以栴檀施于佛宇，作槌撞钟；受报聪敏，为众敬仰。

又问：我有何缘而感鹤众？

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尝为比丘，当赴会龙宫，汝诸弟子咸欲随从；汝观五百众中，无有一人堪任妙供。

时诸子曰：师常说法：于食等者，于法亦等。今既不然，何圣之有？汝即令赴会。自汝舍生趣生，转化诸国，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于羽族。今感汝之惠故，为鹤众相随。】好，看这边。

“我止林间”，鹤勒那尊者就问，问尊者说：我住在这树林中，“已经九白”，“九白”就是九年了，“有弟子龙子者”，有一个弟子叫做龙子，他自小时便非常聪明，我在这里三世推穷，就是入定，入定以后去观，观过去世，三世，去观，都莫知其本，不知道他的根本是什么？因为这个“宿世通”也是有一个程度在，有高有低，若外道最高，可观到八万劫，外道若入“非想非非想定”以后，然后发动神通，可以观到八万劫，八万劫以外就看不清楚了，所以称为“冥觉”。所以他们看不清楚了，他们以为，称作“冥觉”。而老子(则)称之为“浑沌初开(混沌初开)”，就是八万劫以外，外道都看不清楚了，但菩萨就不仅止于此了，八万劫又更多，菩萨阿罗汉更多了，佛世尊是过去，未来无量劫，清清楚楚。而这位尊者，就是鹤勒那尊者，他也拥有宿世通，而他入定来观这个弟子，看他到底是何根本呢？是怎么来，怎么去的，他搞不清楚，于是请问尊者，请问摩拏罗尊者。

摩拏罗尊者就告诉他说：这个小孩子在第五劫的时候，曾生于“妙喜国”婆罗门的家中，这个小孩在那个时候，曾用栴檀，栴檀是非常贵的，非常稀有的檀香，来布施给“佛宇”——就是佛寺，用那种檀木来做一个槌子，来撞钟，钟槌，那檀木是非常贵，非常贵的，来撞钟，是不得了，一定要是很大支，譬如我们普通那种沉木就好了，一小支沉木要刻一尊佛祖，就很贵了，更何况佛寺的钟，一定是很大，那槌子一定要很大，那就不得了，做那个钟槌，所以啊，“受报聪敏”，他受到的果报，就是说，很聪明，怎么办呢？因为撞钟，“钟”有觉醒的意思，就是觉，对吗？钟就是“觉醒”的意思。什么人可以觉醒呢？有智慧的人才能觉醒，“觉悟”，所以因为供养那一支钟槌，所以他得到的果报，就是聪明。“为众敬仰”，大家都真正敬仰他，因为大家听到钟(声)都很欢喜，钟声敲下去都很庄严，所以大家都敬仰他，所以这是观供养钟槌的果报。

“又问”，又问：我有什么因缘，是什么缘故可以感得这些鹤众？这些鹤，鸟儿，来皈依做为他的弟子？

尊者就跟他讲：你在第四劫时曾做比丘，出家人。“当赴会龙宫”，那时要去龙宫赴会，所以都是证到圣果的人，才可以去龙宫，要不然我们一下水就淹死了，“汝诸弟子咸欲随从”，你有很多弟子都要随你去龙宫，大家都要去海龙王的贵客，是不是？你就观看这五百名弟子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堪任妙供，堪受龙王来供养，就是道德不够。

那时候那些弟子讲：师父啊，你常在说法时讲：“于食等者，于法亦等”，“于食等者”，“等”

是平等，出家人吃饭时是平等的，都吃一样的，没有说师父吃的比较好，弟子吃的比较差，不可以这样子，要平等，“于法亦等”，法也是平等。所以很多出家人，若作方丈，做住持，就坚持要跟弟子吃的一样，不是因为师父老和尚，吃得比较好，弟子就比较随便，所以要这样子才好，这是佛祖的教示，为什么食要相同呢？因为法是平等，食平等，法就平等，食如果不平等，法就不平等，因为众生“依食而住”，依食而住，有吃饭都能活，没吃饭就不能活，对吗？所以食是必须的，所以食平等，法才能平等，如果在施食，因为食都是众生布施的，如果施食时不平等，那就表示你的法就不平等，法不平等，就是心不平等，对吗？所以，他的这些弟子，就用这些话来回他们的师父，讲师父您在说法时说：食物平等，这法才平等，“今既不然，何圣之有？”现在既然不是这样，就是说：你要让海龙王请，就不要带我们去，这样。既然不是这样，“何圣之有？”这样那有什么“圣德”呢？意思就是讲：师父你就不是圣人了，这个意思。“汝即令赴会”，你就带他们去龙宫赴会。“自汝舍生趣生，转化诸国”，自从那时候开始，“舍生趣生”，就是这样来来去去，在这世间来来去去的时候，在“转化诸国”，在各国的国土上，都去度化众生。当初那五百个弟子，跟你去龙宫受供养的，因为他们的福德过于微少，“福微德薄”，福德很微薄，又受人供养，“生于羽族”，生于有羽毛的族，就是生做鸟仔，为了贪爱要吃那一颗，所以生生世世变成鸟仔，你看，这是真正恐怖。上次说变成香菇，所以出家人要注意喔，实在是，受人供养，收人红包是愈小包愈好，不能愈大包，恐怖！但是也不能不收，不收他讲师父不爱我，所以不收我的红包。“今感汝之惠，故为鹤众相随”，但是因为那时，感激你以前对他们的恩惠，这些的鹤众都一直跟随你，你看，跑不掉，受不了。

【鹤勒那闻语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脱？】鹤勒那就问尊者说：要用什么方便，“方便”就是方法，可以使他们解脱。

【尊者曰：我有无上法宝，汝当听受，化未来际。而说偈曰：】这尊者就讲：我有一个无上的法宝，你就要听受，度化未来际，尽未来际的众生。就说这句偈，【

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复无忧。】

“心随万境转”，我们这个心是随这个“万境”，“万境”就是外面的境界。（随万境）来转，如果化作好的境界，我们就生贪爱，如果化做坏的境界，我们的心就生嗔恨，嗔恚，心里面不舒服。“转处实能幽”，转处实能至于幽微难测，“幽”是幽微难测，我们这个心在转的时候，是幽微难得测量出的，只有那圣果的智慧的人，才会知道众生种种心里的拐弯抹角，否则我们都傻乎乎的，都不知道自己正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都转来转去，转到自己都迷糊了。“随流认得性”，若能随流而认得本性，这个“性”是本性，“流”就是随诸法之流，随诸法之流，然后返流照性，“随流”就等于是随着诸法之流返流照性，就认得本性。“无喜复无忧”，若认得本性之后，可以达到无喜也无忧。

【时鹤众闻偈，飞鸣而去。

尊者跏趺寂然奄化。】这时鹤众听完此偈之后，就飞走了，就飞走了，化去了。这尊者就结跏趺坐，就坐化了。

【鹤勒那与宝印王起塔。当后汉桓帝十九年乙巳岁也。】

鹤勒那尊者便与与宝印国王建塔，那时是东汉桓帝十九年的时候（西元166年）。

接着看下面：

## 第二十三祖鹤勒那

原文【第二十三祖鹤勒那者(勒那梵语，鹤即华言。以尊者出世常感群鹤恋慕，故名。) ，月氏国人也，姓婆罗门。父千胜，母金光。以无子故，祷于七佛金幢，即梦须弥山顶一神童持金环云：我来也。觉而有孕。

年七岁，游行聚落，睹民间淫祀，乃入庙叱之曰：汝妄兴祸福，幻惑于人；岁费牲牢，伤害斯甚！

言訖，庙貌忽然而坏，由是乡党谓之圣子。

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罗尊者，付法眼藏。

行化至中印度。

彼国王名无畏海，崇信佛道。

尊者为说正法次，王忽见二人绯素服拜尊者。

王问曰：此何人也？

师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为说法，故来礼耳。

良久不见，唯闻异香。

王曰：日月国土总有多少？

尊者曰：千释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亿迷卢日月；我若广说，即不能尽。

王闻忻然。

时尊者演无上道，度有缘众。

以上足龙子早夭，有兄师子，博通强记，事婆罗门。厥师既逝，弟复云亡，乃归依于尊者，而问曰：我欲求道，当何用心？

尊者曰：汝欲求道，无所用心。

曰：既无用心，谁作佛事？

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无作，即是佛事。经云：我所作功德，而无我所故。

师子闻是言已，即入佛慧。

时尊者忽指东北问云：是何气象？

师子曰：我见气如白虹，贯乎天地；复有黑气五道，横亘其中。

尊者曰：其兆云何？

曰：莫可知矣！

尊者曰：吾灭后五十年，北天竺国当有难起，要在汝身。吾将灭矣，今以法眼付嘱于汝，善自护持。乃说偈曰：

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

了了无可得，得时不说知。

师子比丘闻偈欣惬，然未晓将罹何难；尊者乃密示之。

言訖，现十八变而归寂。

闍维毕，分舍利，各欲兴塔。尊者复现空中，而说偈曰：

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摄。  
吾身非有无，何分一切塔。

大众闻偈，遂不复分，就驮都之场而建塔焉。  
即后汉献帝二十一年己丑岁也。】

【第二十三祖鹤勒那者(勒那梵语，鹤即华言。以尊者出世常感群鹤恋慕，故名。) ，月氏国人也，姓婆罗门。父千胜，母金光。以无子故，祷于七佛金幢，即梦须弥山顶一神童持金环云：我来也。觉而有孕。

年七岁，游行聚落，睹民间淫祀，乃入庙叱之曰：汝妄兴祸福，幻惑于人；岁费牲牢，伤害斯甚！

言讫，庙貌忽然而坏，由是乡党谓之圣子。】

第二十三尊的祖师名字叫“鹤勒那者”，他是月氏国的人，他的种姓是婆罗门。他的父亲名字叫做“千胜”，他的母亲名字叫“金光”。因为没有儿子，就在七佛金幢那时祈祷，就梦到须弥山顶上有一神童拿一个金环说：“我来也”，我来了。他的母亲醒来后，就觉得有孕了。

七岁的时候在庄头上玩，看到民间“淫祀”，“祀”就是神，神庙，就进到庙里面喝叱，说：“汝妄兴祸福”，你虚妄地兴起祸福，这样“幻惑于人”，以幻化来迷惑众生，“岁费牲牢”，一年就要浪费很多畜牲，来拜你，这样伤害很多，伤害人命，伤害众生的命的很大，钱财也伤害很多，这样子不对。

他说完之后，这庙忽然间就坏了。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庄上的人，“乡党”就是庄头的人。（庄上的人）说他是圣子。

【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罗尊者，付法眼藏。

行化至中印度。

彼国王名无畏海，崇信佛道。

尊者为说正法次，王忽见二人缙素服拜尊者。】先看到这里。

他二十二岁的时候，二十二岁的时候出家，三十岁的时候碰到“摩拏罗尊者”，传给他“正法眼藏”。

他行化到中印度。

中印度的国王名叫“无畏海”，他很尊重，也信佛。

尊者和他“说正法次”，“说”是演说，演说这个正法，“次”是“的时候”啦，这个“次”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在讲正法的时候，这个国王忽然间看到两个人，“缙素服拜尊者”。

【王问曰：此何人也？

师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为说法，故来礼耳。

良久不见，唯闻异香。

王曰：日月国土总有多少？

尊者曰：千释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亿迷卢日月；我若广说，即不能尽。

王闻忻然。

时尊者演无上道，度有缘众。

以上足龙子早夭，有兄师子，博通强记，事婆罗门。厥师既逝，弟复云亡，乃归依于尊者，而问曰：我欲求道，当何用心？】先看到这里。

他刚才在讲法的时候，这个国王看到两个人，“绯素服”，这个“绯”是红色啦，红色的，红色和素色的两个人，就来拜这个尊者。

国王就问尊者说：这是什么人呢？

尊者就讲：这就是日月天子。我古时曾为他们说法，所以现在来顶礼。

很久都没见到他们，只有闻到香味。日月天子来时就有这种香味，天子都是香的，如果“天人五衰”，如果他要去世的时候，才会发出臭味，平常都是香的，不用香水，自然便有香味。

国王就问道：日月国土总共有多大啊？

尊者便说：一千尊释迦佛所化的世界，总共各有一百亿的“迷卢日月（“迷卢”（Meru，也即汉译佛经中的“须弥山”，或作 Sumeru，译成“苏迷卢”）。唐代释道宣《释迦方志》卷上：苏迷卢山，即经所谓须弥山也，在大海中，据金轮表，半出海上八万由旬，日月回薄于其腰也。外有金山七重围之，中各海水，具八功德。由此可解为总共各有百亿“须弥、日、月”世界。），“我若广说”，我若是详细说明，是说不尽的。

这位国王听了就“忻然”，欢喜。

这时尊者便演说无上道，来度化有缘的众生，法而得有缘才听得进去。

因为他是“上足龙子”，他的高足、徒弟叫做“龙子”的早已过世了，而龙子的哥哥名叫“师子”，“博通强记”，学问广博，记忆力极佳，但是他“事婆罗门”，是拜婆罗门的，“厥（厥 jué：代词，他的。）师既逝”，他的师父过世之后，而他的兹也已经死了，所以这位哥哥就来皈依尊者，他问尊者说：“我欲求道，当何用心？”我想要求道，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来求道才对呢？

【尊者曰：汝欲求道，无所用心。】尊者说：你如果是要求道，你就必须“无所用心”。

【曰：既无用心，谁作佛事？】

“无所用心”就是说：那个“用心”是用妄心嘛，用你的意识起心，就不要用意识起心了啦，所以叫“无所用心”。

他就问说：既然是“无所用心”，那么就变成“无心”了，若“无心”的话，又是谁在做佛事呢？“做佛事”就更修行的意思，那什么人在修行呢？若“无心”则什么人在修行呢？

【尊者曰：】尊者便讲：【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无作，即是佛事。经云：我所作功德，而无我所故。】尊者就对他说道：“汝若有用”，“有用”是有用心，“心”省略掉了，你假若有“用心”，就是“用”你的“六识妄心”，“即非功德”，那样就不是功德了，因为你就说你自己有功德，有那样的用心，就没有功德了，“汝若无作”，你若起“无作智”，无作智，无作的智慧，你若起这“无作”的智慧，“无作”就是无漏，“无作”的智慧，如此才是佛事，才是正宗的佛事。因为“无作”便是无漏，无漏才是真正的佛事。经书上曾说：“我所作功德”，我所作的功德，“而无我所故”，我都无所拥有，没有拥有，我所做的功德，都不把它们当成是属于我的。

【师子闻是言已，即入佛慧。】这位“师子”听完这番话之后，立刻便入了佛的智慧。

【时尊者忽指东北问云：是何气象？】

师子曰：我见气如白虹，贯乎天地；复有黑气五道，横亘其中。

尊者曰：其兆云何？

曰：莫可知矣！

尊者曰：吾灭后五十年，北天竺国当有难起，婴在汝身。吾将灭矣，今以法眼付嘱于汝，善自护持。】这个时候，“时尊者忽指东北问云”，这个时候，尊者忽然间用手指自东北方说：“是何气象？”问说这个气象，这个现象，在天上有一个现象，这是什么气象呢？这位弟子叫做“师子”他就说：我看到气彷彿白虹贯天地，又有黑气五道横在中间。尊者便说：这征兆是什么呢？师子就答说：这我就知道了。尊者就告诉他说，这意思就是说：在我灭度之后五十年，印度北方北天竺国，北天竺国有难，有灾难会发生，这会婴（婴：缠绕，反复盘绕其上。）在你身上，在你身上会有徵兆出来，我现在就要灭度了，现在以“正法眼藏”，交付于你，你要好好护持。便说这个“传法偈”。【乃说偈曰：

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可得，得时不说知。】（“认得心性时”：）假若能识得本心本性的时候，“本心”就是真如心，识得本心本性的时候。“可说不思议”，“可说”是方可宣说，若是真正了知本心本性的时候，才可以宣说“不思议”的法门，不可思议的法门，意思是若尚未认得本心本性时，此不可思议之法门，就没有资格可以宣说，不能演说这种法门。“了了无可得”，“了了”就是清楚，了了然，亦实无可得，虽然一切心性，一切法，法界，十法界，一切都了了，如对眼前，但是也实在“无有少法可得”，但是还是“无有少法可得”，十方世界，了了如在目前，但是亦实证知“无有少法可得”。“得时不说知”，如果“得”就是证得，证得菩提的时候，证得本心本性的时候，也不说“我知道”，如果证到“无上法”的时候，也不会说“我知道了”，也不会说“我不知道”，也不说“我知”，也不说“我不知”，说“我不知”是妄语，说“我知”是有我慢，我见，所以这“法”，这“无上法”就是这样微妙，走一步差错，就都不对了。

【师子比丘闻偈欣惬，然未晓将罹何难；尊者乃密示之。

言讫，现十八变而归寂。

闍维毕，分舍利，各欲兴塔。】

这位师子比丘听到此偈，很高兴，但是不知道将来会遇到，“罹”就是遇，碰到。会遇到什么灾难。尊者便秘密为他开示。

开示完毕，现十八变，便腾空做十八变，当然是入三昧了，归寂。“十八变”有很多种，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全身出火，全身出水，全身出火就是入“火光三昧”，全身都出火焰，全身出水就入“水光三昧”。樊梨花移山倒海根本不算什么，全身出火出水没关系，有时候上身出火，下身出水，那就不知是如何做的，就想不透了，就是“火光三昧”和“水光三昧”同时来，有时候倒过来，刚刚是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反过来，“上身出水，下身出火”，所以上身是修“火光三昧”，下身修“水光三昧”，你知道这水火是不相容的，对吧！所以这是不可思议，做这种种变化，完了以后就归寂，寂灭。

在场的人一定看得目瞪口呆，我们都不曾见过，实在真可惜。

“闍维毕”，荼毗完了后，就分舍利子，起塔。

【尊者复现空中，而说偈曰：

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摄。吾身非有无，何分一切塔。

大众闻偈，遂不复分，就驮都之场而建塔焉。】

这个时候因为大家在抢着分舍利子，尊者便又现在空中，说这句偈：

“一法一切法”，若了达“一法”但通达“一切法”，如果了达一法，这“一法”就是“一真如法”，若了达“一真如法”，即通达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一切一法摄”，而一切，“一切”就是一切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一切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一法摄”，都是由“一真如法”所摄，都是一切世间法与出世间法都是一个“真如之法”所摄受的。“吾身非有无”，我的身体不是“有”也不是“无”，那意思“身”就是指舍利子，在世时是肉体，过世之后化为舍利子，所以我这舍利子，不是“有”也不是“无”。“何分一切塔？”若这样，大家为何要分，又分不平均，你五粒，我十粒，你为什么多两粒，我为什么少三粒，分配不均，所以你看，还得让祖师这么辛苦，再出来，说：别分了吧，“何分一切塔”，何必分到塔呢？

大家听了这个偈子之后，就不再分了，合在一起，舍利子不再去分了，合在一起建了一座塔，放在那时供养。

【即后汉献帝二十一年己丑岁也。】就是汉献帝己丑岁的时候，那时中国约在三国，曹操的时候、汉献帝（的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西元210年。

## 第二十四祖师子

原文【第二十四祖师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罗门。得法游方，至罽宾国。

有波利迦者，本习禅观。故有禅定、知见、执相、舍相、不语之五众。尊者诘而化之。

四众皆默然心服。

唯禅定师达磨达者，闻四众被责，愤悻而来。

尊者曰：仁者习定，何当来此？既至于此，胡云习定？

曰：我虽来此，心亦不乱。定随人习，岂在处所。

尊者曰：仁者既来，其习亦至。既无处所，岂在人习。

曰：定习人故，非人习定。我虽来此，其定常习。

尊者曰：人非习定，定习人故，当自来时，其定谁习？

彼曰：如净明珠，内外无翳；定若通达，必当如此。

师曰：定若通达，一似明珠；今见仁者，非珠之徒。

彼曰：其珠明彻，内外悉定；我心不乱，犹若此净。

师曰：其珠无内外，仁者何能定？秽物非动摇，此定不是净。

达磨达蒙尊者开悟，心地朗然。

尊者既摄五众，名闻遐迹。

方求法嗣，遇一长者引其子问尊者曰：此子名斯多，当生便拳左手；今既长矣，而终未能舒。愿尊者示其宿因。

尊者睹之，即以手接曰：可还我珠。

童子遽开手奉珠；众皆惊异。

尊者曰：吾前报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尝赴西海斋受鬘珠付之；今还吾珠，理固然矣！

长者遂舍其子出家，尊者即与受具；以前缘故，名婆舍斯多。

尊者即谓之曰：吾师密有悬记，罹难非久。如来正法眼藏，今转付汝，汝应保护，普润来际。偈曰：

正说知见时，知见俱是心。

当心即知见，知见即于今。

尊者说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国随机演化。

斯多受教，直抵南天。

尊者以难不可苟免，独留罽宾。

时本国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学诸幻法，欲共谋乱。乃盗为释子形象，潜入王宫，且曰：不成即罪归佛子。

妖既自作，祸亦旋踵。

事既败，王果怒曰：吾素归心三宝，何乃构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毁伽蓝，祛除释众。

又自秉剑至尊者所，问曰：师得蕴空否？

尊者曰：已得蕴空。

曰：离生死否？

尊者曰：已离生死。

曰：既离生死，可施我头。

尊者曰：身非我有，何吝于头。

王即挥刃断尊者首，涌白乳高数尺。

王之右臂旋亦堕地，七日而终。

太子光首叹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祸？

时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为光首广宣宿因，解其疑网(事具圣胄集及宝林传)。遂以师子尊者报体而建塔焉。

当魏齐王二十年己卯岁也(当作高贵乡公六年。盖齐王芳立十五年而废矣。正宗记云。宝林传误作己卯。当是齐王芳丁卯岁也。然则乃是八年也)。

师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为正嗣外，傍出达磨达四世二十二师。】

【第二十四祖师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罗门。得法游方，至罽宾国。

有波利迦者，本习禅观。故有禅定、知见、执相、舍相、不语之五众。尊者诘而化之。

四众皆默然心服。

唯禅定师达磨达者，闻四众被责，愤悱（愤慨。愤悱 fèn fěi：1.谓积思求解。语出《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集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2.愤慨（愤愤不平），怨恨。）而来。

尊者曰：仁者习定，何当来此？既至于此，胡云习定？

曰：我虽来此，心亦不乱。定随人习，岂在处所。】看到这里。

第二十四尊祖师名叫“师子比丘”，师子比丘，他是中印度的人，“姓”，这姓是种姓，不

是他姓，他的“种性”是婆罗门。他得到法之后，便游方到达罽宾国。罽宾国是现在的喀什米尔，“喀什米尔”就是我们书上所写的“中印缅”三国未定界的那个地方，中国、缅甸和印度，这三国的交界所在，国界分不清楚，自古以来就已如此。

“有波利迦者”，有一个人叫做“波利迦”，他本来就在修习“禅观”，“故有禅定”，“故”是本来，本来就有禅定了，“知见、执相、舍相”，他的知见不正，很执著于相，“执相、舍相，不语之五众”，这修行时有种种的相，他都不去跟五众说。尊者就诘问（诘问 jié wèn：追问，责问，质问。诘：追问。）他，而将之化度。

四众的人都“默然心服”，都很服气。

只有一个禅定师，有一位禅定师，就是教禅定的人，叫做达摩达的，听说四众被他责备，就很生气跑来。

尊者就说：“仁者习定，何当来此？”你既然是在修禅定，你怎么会跑来这里呢？因为看你气冲冲的，既然是修禅定的人，心应该是不动的啊，为什么气冲冲地跑来这里？“既至于此，胡云习定？”既然跑来这里，又怎能说你是修禅定的人呢？

他就说：“我虽来此，心亦不乱”，我虽然跑来这边，但是我心并没有乱啊，“定随人习”，这是骗人的，对不对？他已经气冲冲得跑来，怎么可能心不乱呢？“定随人习，岂在处所？”定是随修行的人在修时，才有的，所以不是一定得在什么地方。不是说在那里就有定，而跑来这里就没有定了啊！这是强辩。

【尊者曰：仁者既来，其习亦至。既无处所，岂在人习。】“尊者曰：仁者既来，其习亦至。既无处所，岂在人习。”“仁者”就是你。你既然已经来了，则你所修行的定，应该也到这里来了，既然你说“无处所”，这样，又那里一定要有人去修呢？因为照你这样说，“定”就“无所不在”啊，定若无所不在的话，这样就不一定要什么人修啊，大家都有定啊，意思是这样。这样，若大家都有定，那你为什么说你修禅定呢？因为大家都有定（就不用修了）。

【曰：定习人故，非人习定。我虽来此，其定常习。】“定习人故，非人习定”：“定”就是禅定，禅定由学习之人，就是随于修习之人，“非人习定”，并不是说“人”真正能够习定，意思是譬如说好像是：我们说“人两只脚”，是钱跟随人，而非人追钱这样子，而他现在说的是那是“定”在跟着“人”，不是人在跟着定，意思是这样。

“我虽来此，其定常习”：所以我虽然来这里，“定”也随着我到这里，所以我走到哪里，“定”就随我到哪里，这样讲对吗？一定不对的嘛。但是假如是外行人，就被他唬得一楞一楞的，所以修行很难，众生有很多不正知见，但是自己却以为很对。

【尊者曰：人非习定，定习人故，当自来时，其定谁习？】既然你说“人非习定”，不是人在修定，“习”就是修，不是人在修定，“定习人故”，定随人，定随人在修，这是你说的。下面那两句是反驳：“当自来时”，那样就变成说：那定不是你修来的，是“定”自己来的，所以当自来时，当“定”自己来的时候，“其定谁习？”那是谁在修呢？就没有人在修定了啊。是定自己来的，哪有这种事情。

【彼曰：如净明珠，内外无翳；定若通达，必当如此。】这个又说了：就好像一颗清净的明珠，它的内外全都“无翳”，统统没有遮障，假若“定”通达的时候，就一定像这情形一样，内外没有遮障。

【师曰：定若通达，一似明珠；今见仁者，非珠之徒。】大师就说，师子比丘就说：“定”

若是通达的时候，就跟明珠一般，内外明徹，完全没有障碍，但是我看您，仁者您不是有珠之人，不是有明珠的人，顺他的话破他自己。这一棒敲下去，就跑得裤裆都裂开了（台谚）。

【彼曰：其珠明彻，内外悉定；我心不乱，犹若此净。】这个珠“明彻”，这宝珠是明徹的，清明透彻，内外都定，内外都是定，我和心不乱就和这颗珠一样，跟这颗宝珠一样，内外都很清楚，全都是定。你看往自己脸上贴金，脸不红气不喘。可是他要来的时候是气呼呼的。

【师曰：其珠无内外，仁者何能定？秽物非动摇，此定不是净。】“其珠无内外，仁者何能定？”这颗珠既然你说是没有内外，那仁者您为何能得定呢？“秽物非动摇，此定不是净”，“秽物”，肮脏的东西，跟清净的明珠不一样，不是有动摇，这样。你如果这肮脏的东西没动摇，这个“定”就不是清净。怎么讲：你那秽物就应该要清除呀。意思就是讲：你的心里面有污秽，而你说你心都没有动，那么心里的肮脏都没动，心里都是污染的，你如果有得到定，这定也不清净，这样听得懂吗？

【达磨达蒙尊者开悟，心地朗然。】尊者净他开悟后，他心底就很清楚了。

【尊者既摄五众，名闻遐迹。】

方求法嗣，遇一长者引其子问尊者曰：此子名斯多，当生便拳左手；今既长矣，而终未能舒。愿尊者示其宿因。】

尊者已经摄服这五众，“名闻遐迹”，四方都闻名。

他正在求法嗣，“法嗣”，求要接他法的人，遇到一位长者，领着他的儿子，问尊者说：这小孩名叫斯多，出生之后，左手就紧捏着拳头，“便拳左手”，就是左手握拳，一直捏着拳头，都不放。到现在已经长大了，左手都不曾放开过。希望尊者您开示，他这个宿世因缘是怎么样？怎么会这样呢？

【尊者睹之，即以手接曰：可还我珠。】

童子遽开手奉珠；众皆惊异。】

尊者看到，就把手接住说，就跟他说：你现在可以宝珠还我，这个小孩就忽然间将左手打开，里面就有一颗宝珠，就还给那位尊者，大家都很惊讶。

【尊者曰：吾前报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尝赴西海斋受覈珠付之；今还吾珠，理固然矣！】这位尊者说：我前报，前世的报身，“前报”是前世的报身。前世的报身是做出家人，有一位童子名叫婆舍，我曾去西海，去受斋，斋完受覈珠，“覈珠”就是人家又供养一颗宝珠，而我这颗宝珠，就交待给这个小孩，而他却把它吞掉，因此偷去又没还，而这世现在还我宝珠，“理固然矣”，这道理应该就是这样，“固然”，应该。

（注：“吾尝赴西海斋受覈珠付之”，覈chèn：《玉篇》覈，钱也。《正字通》供斋下覈礼。《广韵》与“覈”同。覈，施也。此处为“施”义。此处原为“覈”字，由于此字无法输入，故字幕为“覈”字。chèn梵语“达覈”简称，指布施（僧尼）。）

【长者遂舍其子出家，尊者即与受具；以前缘故，名婆舍斯多。】这长者就舍去这个小孩，让他出家去，尊者就授他具足戒，因为前世的缘故，所以给他取名，法名，叫做“婆舍斯多”。

尊者就跟他说：【尊者即谓之曰：吾师密有悬记，罹难非久。如来正法眼藏，今转付汝，汝应保护，普润来际。】尊者就跟他说：我的师父有秘密为我悬记，“记”就是授记，说：会遇到灾难，不久就会遇到，如来的正法眼藏，我现在就转给你，交待你，你要保护着，普遍“润”，滋润，滋润来际，未来际，“来际”，就是未来际，将来的众生。【偈曰：

正说知见时，知见俱是心。当心即知见，知见即于今。】就说传法偈：“正说知见时”，正在说“知见”的时候，“说”，开示演说。“知见”一切知见的时候。“知见俱是心”，知道一切知见全部是心所现。“当心即知见”，“当心”就是当下的自心，当下返求自心，“即知见”，这个“知见”跟前面的“知见”不一样，这个“知见”就是“佛之知见”，当下返求自心，即是佛知见。“知见即于今”，“于”就是“在”。当下如果返求自心，这个“自心”就是佛的知见，这个“佛知见”“就在今”，“今”就是当下的意思。

【尊者说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国随机演化。

斯多受教，直抵南天。

尊者以难不可苟免，独留罽宾。】

尊者说完偈之后，就把这个“僧伽梨”就是祖衣，传给斯多，“俾”，使的意思，利益的意思，使 he 可以去别的国家，去随机演化如来的法教。

斯多受到他的教训之后，就直接到南天去。

尊者因为那个灾难无法避免，“苟”是苟且，苟且避免，无法苟且避免，所以就独自留在罽宾国。

【时本国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学诸幻法，欲共谋乱。乃盗为释子形象，潜入王宫，且曰：不成即罪归佛子。

妖既自作，祸亦旋踵。

事既败，王果怒曰：吾素归心三宝，何乃构害一至于斯！

即命破毁伽蓝，祛除释众。又自秉剑至尊者所，问曰：师得蕴空否？

尊者曰：已得蕴空。

曰：离生死否？

尊者曰：已离生死。

曰：既离生死，可施我头。

尊者曰：身非我有，何吝于头。

王即挥刃断尊者首，涌白乳高数尺。

王之右臂旋亦堕地，七日而终。】看到这里。

“时本国有外道二人”，那个时候罽(jì)宾国有两个外道之人，一名摩目多，另外一个都落遮，他学习要幻法，“幻法”就是种种的法术，“欲共谋乱”，想要作乱，“乃盗”，“盗”就是偷，偷偷(改扮)“为释子形象”，“释子”就是佛弟子，就是出家人，作佛祖出家的形像，就是假装是，装，假装为僧人，“潜入王宫”，偷入皇宫里面，他们就互相而言：若事情会成功就好，如果事情不成，这个罪就归给佛弟子。

“妖既自作，祸亦旋踵”，这个妖法，既作之后，灾祸“旋踵(xuán zhǒng.掉转脚跟。形容时间短促。2.转身。指畏避退缩。)”就是马上的意思，马上就跟着到了。

这事已经失败之后，国王就很愤怒说：“我素”，这“素”就是一向，我一向都归心三宝，“乃构害”，“构”就是制造，制造祸害，“一至于斯”到这个程度。怎么佛弟子会做这种坏事情，做得那么坏，就命令说把所有的僧伽蓝，这佛寺全部把它破坏掉，把所有的佛弟子，就是出家人都解散去。自己就拿着一支宝剑，去尊者那个地方，就问他说：“师得蕴空否？”大师，你已得到五蕴皆空吗？尊者就说：已经得到五蕴皆空了。

再问：有没有离生死？尊者又说：已经离生死了。

再问：既然你已经离生死了，那你就把头布施给我。尊者说：“身非我有，何吝于头？”就是吝嗇的“吝”，同样的意思，这身体不是我所拥有，我怎么会吝嗇这颗头呢？

这国王就拿起刀断尊者的头，头斩断之后，“涌白乳高数尺”，喷出来的不是血，喷出来的就像白色的牛乳，高好几尺。同时，国王右手，就是拿刀那只手，也马上断掉，过七日之后，这位国王就死了。

【太子光首叹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祸？】

时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为光首广宣宿因，解其疑网(事具圣胄集及宝林传)。遂以师子尊者报体而建塔焉。

当魏齐王二十年己卯岁也(当作高贵乡公六年。盖齐王芳立十五年而废矣。正宗记云。宝林传误作己卯。当是齐王芳丁卯岁也。然则乃是八年也。)

这位国王的太子，名叫光首，他就感叹说：我的父王为何要这样“自取其祸？”

那个时候，象白山有一位仙人，他知道因果，就跟这位光首说：这个宿世因缘。而来解破他的疑网，接着就用这位师子尊者他的报体，把他建塔。

这时候是魏齐王，中国的魏齐王二十年（西元260年）。那时候的事情。

【师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为正嗣外，傍出达磨达四世二十二师。】

这师子尊者，他离开传法，付给婆舍斯多心法与信衣，“信衣”就是法衣，来徵信用的，这是“正嗣”，正传，以外呢？有另外傍出“达磨达”，总共有传四世，二十二位大师。

##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原文【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宾国人也，姓婆罗门。

父寂行，母常安乐。

初母梦得神剑，因而有孕。既诞，拳左手。遇师子尊者显发宿因，密受心印。

后适南天，至中印度。彼国王名迦胜，设礼供养。

时有外道号无我尊，先为王礼重，嫉祖之至，欲与论义，幸而胜之，以固其事。乃于王前谓祖曰：我解默论，不假言说。

祖曰：孰知胜负？

曰：不争胜负，但取其义。

祖曰：汝以何为义？

曰：无心为义。

祖曰：汝既无心，安得义乎？

曰：我说无心，当名非义。

祖曰：汝说无心，当名非义；我说非心，当义非名。

曰：当义非名，谁能辨义？

祖曰：汝名非义，此名何名？

曰：为辨非义，是名无名。

祖曰：名既非名，义亦非义，辨者是谁？当辨何物？

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于时祖忽然面北，合掌长吁曰：我师师子尊者，今日遇难，斯可伤焉！

即辞王南迈，达于南天，潜隐山谷。

时彼国王名天德，迎请供养。

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长婴疾苦。祖乃为陈因果，王即顿释所疑。

又有咒术师忌祖之道，乃潜置毒药于饮食中。

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祸，遂投祖出家，祖即与受具。

后六十载太子得胜即位，复信外道，致难于祖。

太子不如密多以进谏被囚。

王遽问祖曰：予国素绝妖讹，师所传者，当是何宗？

祖曰：王国昔来实无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

王曰：佛灭已千二百载，师从谁得耶？

祖曰：饮光大士亲受佛印，展转至二十四世师子尊者，我从彼得。

王曰：予闻师子比丘不能免于刑戮，何能传法后人？

祖曰：我师难未起时，密授我信衣、法偈，以显师承。

王曰：其衣何在？

祖即于囊中出衣示王。

王命焚之；五色相鲜，薪尽如故；王即追悔致礼。

师子真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

祖问太子曰：汝欲出家，当为何事？

曰：我若出家，不为其事。

祖曰：不为何事？

曰：不为俗事。

祖曰：当为何事？

曰：当为佛事。

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诸圣降迹。

即许出家。

六年侍奉，后于王宫受具，羯磨之际，大地震动，颇多灵异。

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当善护正法眼藏，普济群有。听吾偈曰：

圣人说知见，当境无是非。

我今悟真性，无道亦无理。

不如密多闻偈，再启祖曰：法衣宜可传授。

祖曰：此衣为难故，假以证明。汝身无难，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

不如密多闻语，作礼而退。

祖现于神变，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得胜王创浮图而秘之。

当东晋明帝太宁三年乙酉岁也。】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宾国人也，姓婆罗门。

父寂行，母常安乐。

初母梦得神剑，因而有孕。既诞，拳左手。遇师子尊者显发宿因，密受心印。】

第二十五代的祖师婆舍斯多尊者，他是罽宾国的人，他的种姓是婆罗门。他父亲的名叫寂行，母亲名叫安乐。当初他的母亲梦到神剑之后，就怀孕了，出生之后，左手一直捏着拳头，到了遇到师子尊者的时候，曾他显发宿世的因缘，接着就密受他的心印。

【后适南天，至中印度。彼国王名迦胜，设礼供养。】后适，“适”就是到，到达。接下来去南天竺，南印度，到中印度的时候，那国王名叫迦胜，就设礼供养。

【时有外道号无我尊，先为王礼重，嫉祖之至，欲与论义，幸而胜之，以固其事。乃于王前谓祖曰：我解默论，不假言说。

祖曰：孰知胜负？

曰：不争胜负，但取其义。】看到这里。

这时候有一个外道，他的号叫做“无我尊”，他先到这个国家，受到这国王的礼重，他忌嫉祖师来这个地方，想要跟他辩论道理，想要“幸而胜之”，“幸”就是侥幸，想要侥幸看能不能赢他，“以固其事”，可以坚固别人供养他的事情，四事供养之事，“乃于王前”，就在国王面前跟这位尊者婆舍斯多说：“我解默论”，我所解的，我所理解的，是“默论”，“默”就是不说话，静静地，“不假言说”，不说话就可以了。

祖师就问他说：“孰知胜负？”如果不说话，怎么会知道什么赢？什么人输呢？

“曰：不争胜负，但取其义。”他就说：这不在争取赢或者输，是只有取那“义”而已，取那个道理。

【祖曰：汝以何为义？】祖师就问他说：既然这样，你是以什么做道理，以什么做“义”，中心的道理？

【曰：无心为义。】他说我是以“无心”为义。

【祖曰：汝既无心，安得义乎？】祖师问他说：你既然是无心，“安”怎么样，怎么样得到“义”，既然“无心”，怎能够得到“义”呢？因为“义”是从心生出来的。

【曰：我说无心，当名非义。】我所说的“无心”，就称做“非义”，应该称做“非义”，就是跟“义”是不同样的。

【祖曰：汝说无心，当名非义；我说非心，当义非名。】你既然说你所说的是“无心”，称做“非义”，而我所说“非心”就“当义”，“当义”就是适合于义，就是“当义之名”，“当义”就是合于道理，“当”就是合，适合的合，合道理，但是“非名”，非虚名。我所讲“非心”是合道理，但是没那个虚名，虚名。

【曰：当义非名，谁能辨义？】他反问说：如果合道理，但是没有有一个虚名，“谁能辨义”，那谁能够分辨它的意义呢？

【祖曰：汝名非义，此名何名？】祖师就问说：你说那“非义”，这个“名”叫做什么名呢？你那个“名”是“非义”，那这个“名”叫做什么“名”？

【曰：为辨非义，是名无名。】我那个“名”，就是为了要辨别“非义”，“是名”，“是”就是“此”，此名，这个“名”就“无名”。

【祖曰：名既非名，义亦非义，辨者是谁？当辨何物？】既然“名”不是“名”，“义”也不是“义”，那么可以辨别的人是什么人呢？所辨别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能辨”是什么？“所辨”是什么？

【如是往返五十九翻，】这样辨来辨去，辨五十九遍，【外道杜口信伏。】这位外道“杜口”，就没话说了，嘴巴就停下来了。

【于时祖忽然面北，合掌长吁曰：我师师子尊者，今日遇难，斯可伤焉！

即辞王南迈，达于南天，潜隐山谷。

时彼国王名天德，迎请供养。】

这时候祖师忽然间就面向北方，合掌，长声一叹说，这字读丁口：我的师父“师子尊者”今日遇难，这是非常悲伤的事，就向国王告辞，向南方去。到南天，南天竺，就隐居山谷里面，那地方的国王名叫天德，就来迎请，要去供养。

【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长婴疾苦。祖乃为陈因果，王即顿释所疑。】

这位国王，有两位儿子，一位凶暴，个性很坏，但是体力很好，身体很强，另外一位个性很柔软，和合，但是常常生病。祖师就跟他们说这因果，这国王就马上没怀疑。

【又有咒术师忌祖之道，乃潜置毒药于饮食中。

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祸，遂投祖出家，】还有咒术的咒术师，他就嫉妒祖师有道，就偷偷在他的食物里面放毒药，祖师是知道，故意吃它，吃了却没怎样，反过来，他却受祸，后来就投入祖师这儿，出家。【祖即与受具。

后六十载太子得胜即位，复信外道，致难于祖。】这祖师就收他为弟子之后，传给他具足戒。后来六十年之后，这太子得胜，就做国王，后来又信外道，就为难祖师。

【太子不如密多以进谏被囚。

王遽问祖曰：予国素绝妖讹，师所传者，当是何宗？

祖曰：王国昔来实无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

这太子名叫不如密多，因为劝另外那位太子，却被关了起来，关在牢房里。

国王就问祖师说：“予国”，我们这国家，本来是都没有这个妖道，与这个非法的事情（无关），师父你所传的是那一宗？

这祖师说：“王国”，就是你这个国家。国王你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实在就没邪法，而我所得的，就是佛宗。

【王曰：佛灭已千二百载，师从谁得耶？】国王就说：佛祖灭度已经一千二百年了，而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法呢？

【祖曰：饮光大士亲受佛印，展转至二十四世师子尊者，我从彼得。】祖师说：饮光大士他亲身受到佛祖的心印，展转传到二十四世，师子尊者是我的师父，我从他那边得到法。

【王曰：予闻师子比丘不能免于刑戮，何能传法后人？

祖曰：我师难未起时，密授我信衣、法偈，以显师承。】

这国王就说：我有听说师子比丘，他都没办法避免刑戮，“刑戮”，就是他被杀死了，怎能传法给人呢？

这祖师就说：我的师父他的难未起时，就还没遇到灾难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当传给我了，还有信衣和偈，这样来显明这是师承，所以是有师所传的。

【王曰：其衣何在？】

祖即于囊中出衣示王。

王命焚之；五色相鲜，薪尽如故；王即追悔致礼。】

这国王就说：那么祖衣在那里呢？

祖师就在他的包袱里面拿出法衣出来，给那位国王看。

国王说：拿去烧。结果呢？这法衣的五色相都很鲜明，柴已经尽，那法衣都没损害到。所以国王就反悔，就顶礼。

【师子真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这师子尊者的真正法嗣，法子，既然有明白了，那么，所以就赦免这太子，这太子就求要出家。

【祖问太子曰：汝欲出家，当为何事？】这祖师就问这太子说：你想要出家，那是想要做什么事情呢？

【曰：我若出家，不为其事。】他就说：我若出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

【祖曰：不为何事？】

曰：不为俗事。】祖师就问说：你不做什么事？他说：不为何事？

他说：不为俗事，不做俗事。所以出家人不能做俗事。这样子知道吗？出家人“离俗”，“离俗为僧”，若不离俗而为僧者为“俗僧”，着僧伽梨，在世俗中打转，名为“俗僧”。什么称作“世俗”呢？就是跟世间的名利相关、相应、相结合、相勾搭的种种事业、组织、活动，这些都叫做俗事，出家人穿袈裟做这种事情，就称作“俗僧”或称作“名字僧”。“名字僧”就是说，出家中是一个“名”而已，“但有其名，并无实义”，“名字僧”就是说，出家只是一个“名”而已，但有其名，并无实义，所以一切俗事与世俗人有关系，与世俗的名和利、权、势有关系，所有的组织、所有事业、所有的活动，全都称作“俗事”，全都称作“世间”，这样就“离俗”，就没有离俗，那还是在俗世间，还是在“生死流转业”，不管你的事业再大，愈大是愈糟糕，所以“不为何事”？“不为俗事”。那如果你出家，你要做什么呢？你说：没有，没有要做别种事情。那要做什么事呢？他说：不为俗事。

【祖曰：当为何事？】祖师就问他说：你是“当”就是将来，将来想要做什么事呢？

【曰：当为佛事。】“当为佛事”，这佛事，不是帮人家念经超度那种佛事，这佛事是修行的意思，“惟求作佛”之事，这称作“佛事”，当然啦，出家人假设说，整天只是赶经忏，做佛事，是真悲哀啦，但是，那也是没办法，因为，根器嘛，还有，这世俗人死了，总是要有人做这种事情，但是，不要专业做这种事情，是真的啦，做这种事情，则悲哀，枉费出家，这样就辜负，辜负佛祖，也辜负自己出家的因缘，出家不是一种“职业”，不是赚钱，我在这里真斗胆说这样，但是这是真实义，有缘的人听，听懂就好，听不懂，不要怪我，我是“如法说法”，但是虽然说，赶经忏不好，总比刚刚所说做那些俗事更好一点点，因为他再怎么讲，他也是在念经，其他那些做那些俗事，叫做“边际佛法”或“边缘佛法”，已经在佛法，那个圆周的最外边了，快要与佛法没关系了，这样，因为那可以说已经是世俗法，是穿袈裟做俗事那样而已。

【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诸圣降迹。】

即许出家。

六年侍奉，后于王宫受具，羯磨之际，大地震动，颇多灵异。】这祖师就说：太子，你的智慧，“天至”，天生而至，“必诸圣降迹”，一定是圣人降迹的，就是“乘愿再来”，所以就马

上允许他出家。

六年中间侍奉祖师，后来六年以后，在王宫受具足戒的时候，羯摩的时候，大地震动，很多灵异的事情。

**【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当善护正法眼藏，普济群有。】**我已经衰朽，已经衰老了，怎能永久留在世间呢？所以你就要好好护持正法眼藏，来普济群生，听我说一个偈，

**【听吾偈曰：**

**圣人说知见，当境无是非。我今悟真性，无道亦无理。】**

“圣人说知见”，圣人所说的“知见”，佛之知见，圣人就是佛，圣人所讲的，佛的知见。“当境无是非”，“当”就是处，身处在这个境界里面，你身处在这境界之中，“境”就是境界，本身处在境界之中，“无是非”，也没是非，也不会去做坏事情，也不会贪爱，也不会嗔恨，这称做“是非”，不生三毒。“我今悟真性”，我现在悟到真性了。“无道亦无理”，所以这真性里面也不需要再另外需要“道”，或是另外需要“理”，因为真性本身就是“道”与“理”，一切“道与理”，“真性”，真如本性，都在这“真如本性”里面。

圣人说知见，当境无是非。我今悟真性，无道亦无理。

**【不如密多闻偈，再启祖曰：法衣宜可传授。】**

**祖曰：此衣为难故，假以证明。汝身无难，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

**不如密多闻语，作礼而退。】**

“不如密多”听完偈之后，又再启禀祖师说：这法衣可以传授给我？

祖师说：这个“衣”是因为有灾难的原因，所以“假”，假藉，当做一个证明，假藉作为一个证明。你这个身没有什么灾难，所以不需要什么认来为你证明，你可以“化被十方”，十方的众生都会自然地相信你。

“不如密多”听了这句话，就作礼而退。

**【祖现于神变，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这祖师就示现神变，“神变”，神通变化，又化出三昧真火自己烧自己的身体，就火化，平地上面，他的舍利子，堆积起来有一尺高，**【得胜王创浮图而秘之。】**

**【当东晋明帝太宁三年乙酉岁也。】**这得胜王就建一个浮图，“浮图”就是塔，建一座塔来供养，“秘”就是藏，藏他的舍利，是我们中国东晋明帝（西元326年）那时候的事情。

##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原文**【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胜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东印度。**

**彼王名坚固，奉外道师长爪梵志。**

**暨尊者将至，王与梵志同睹白气贯于上下。**

**王曰：斯何瑞也？**

**梵志预知尊者入境，恐王迁善，乃曰：此是魔来之兆耳，何瑞之有？**

**即鸠诸徒众议曰：不如密多将入都城，谁能挫之？**

**弟子曰：我等各有咒术，可以动天地、入水火，何患哉？**

**尊者至，先见宫墙有黑气，乃曰：小难耳。**

直诣王所。

王曰：师来何为？

尊者曰：将度众生。

曰：以何法度？

尊者曰：各以其类度之。

时梵志闻言，不胜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于尊者顶上。

尊者指之，忽在彼众头上。

梵志等怖惧，投尊者。

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随灭。

乃为王演说法要，俾趣真乘。

又谓王曰：此国当有圣人而继于我。

是时有婆罗门子，年二十许，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谓之瓔珞童子。游行闾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轻之类。

人问：汝何行急？

即答云：汝何行慢？

或问何姓，乃云：与汝同姓。

莫知其故。

后王与尊者同车而出，见瓔珞童子稽首于前，尊者曰：汝忆往事否？

曰：我念远劫中与师同居，师演摩诃般若，我转甚深修多罗；今日之事，盖契昔因。

尊者又谓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势至菩萨是也。此圣之后，复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缘在震旦，四五年内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罗，付法眼藏，偈曰：

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

应缘而化物，方便呼为智。

尊者付法已，即辞王曰：吾化缘已终，当归寂灭。愿王于最上乘，无忘外护。

即还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

王收舍利，塔而瘞之。

当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岁也。】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胜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东印度。

彼王名坚固，奉外道师长爪梵志。

暨尊者将至，王与梵志同睹白气贯于上下。

王曰：斯何瑞也？

梵志预知尊者入境，恐王迁善，乃曰：此是魔来之兆耳，何瑞之有？】

第二十六的祖师就是“不如密多尊者”，他是南印度“得胜王”的太子。而他得到法之后，就到东印度。

那地方的国王名叫作“坚固”，他是奉外道之师，称作“长爪梵志”。

“暨尊者将至”，“暨”就是即，到。到了尊者快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国王跟梵志同时看到一股白色的气，“贯于上下”贯于天空，在天空贯上下。

国王问说：这是什么“瑞相”？

梵志他知道这尊者，因为他也有一点通，知道尊者要进来，要入境了，害怕国王去供养他，就假装说“此是魔来之兆耳”，这是魔要来的征兆，那是什么“瑞相”？

【即鸠诸徒众议曰：不如蜜多将入都城，谁能挫之？】“鸠”就是合，集合的意思，就集合他的徒众，大家在议论说：“不如蜜多”将进入这个都城，谁可以去降伏呢？“挫”就是挫折。

【弟子曰：我等各有咒术，可以动天地、入水火，何患哉？】他们那些弟子说：我们大家全都有咒术，可以动天地、入水火，“何患哉？”，“患”就是怕，有什么可怕的呢？

【尊者至，先见宫墙有黑气，乃曰：小难耳。】尊者来了以后，就看见王宫的墙上有黑气，就说：这是很小的灾难而已。“耳”，而已。

【直指王所。

王曰：师来何为？

尊者曰：将度众生。】就直接到国王那里，国王就问说：师父你来想要做什么呢？尊者就说：我想要度众生。

【曰：以何法度？】国王问说：你要用什么法来度众生呢？

【尊者曰：各以其类度之。】尊者就说：“各以其类度之”，他们是属于什么类，就用什么法来度。

【时梵志闻言，不胜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于尊者顶上。

尊者指之，忽在彼众头上。

梵志等怖惧，投尊者。

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随灭。

乃为王演说法要，俾趣真乘。】这时候，这些梵志听到他与国王这样在说话，就非常地生气，就用他的法术化一个大山，在尊者在头上。尊者就用手一指，忽然间那个大山不是压在尊者头上，是变作压在他们自己的头上。

梵志这些人就非常地惊吓，“”，就投地，顶礼尊者的意思，向尊者顶礼。

尊者就怜悯他们愚痴，再用手一指，那化山就没有了。因为如没再指，那化山就会把他们压在头上，会压死掉。所以他们是化那些大山，想要将尊者压死，想不到那山变作要压自己。尊者就把那化山，化消失掉。

所以就为这国王演说法要，希望他能够趣入“真乘”。

【又谓王曰：此国当有圣人而继于我。

是时有婆罗门子，年二十许，幼失父母，不知名氏；】又跟这国王说这个国家当有一位圣人出现来继承我。这时候婆罗门的儿子，二十几岁，小时候就失去父母，不知道什么名字，姓什么，名什么都不知道。【或自言瓔珞，故人谓之瓔珞童子。】因为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他自己说，他的名字叫做“瓔珞”，所以大家都叫他“瓔珞童子”。好，看到这里。“或自言瓔珞，故人谓之瓔珞童子。”【游行闾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轻之类。】所以大家都叫他作，“谓”就是称呼之意，所以大家都称呼他为“瓔珞童子”，“瓔珞童子”。“游行闾里”，在闾里间游行，“丐求

度日”，就向人乞讨度日子，“若常不轻之类”，“常不轻”是《法华经》，《妙法莲华经》里面“常不轻菩萨品”有一尊菩萨叫做“常不轻菩萨”，所以他就有如《法华经》里所说那尊“常不轻菩萨”那样的人一样。

【**人问：汝何行急？**】有人问他说：你为何走那么快呢？

【**即答云：汝何行慢？**】他就回答说：你为何走那么慢？

【**或问何姓，乃云：与汝同姓。**】有人问他说：你姓什么？你叫什么姓？他说：我与你同姓。“姓”与“性”是同音，同一佛性。

【**莫知其故。**】不知他说此是何缘故。

【**后王与尊者同车而出，见瓔珞童子稽首于前，**】后来国王与尊者坐同一辆车子外出时，看见瓔珞童子车子前面，向他稽首，顶礼。【**尊者曰：汝忆往事否？**】尊者问他说：你还记得古时候的事吗？

【**曰：我念远劫中与师同居，师演摩诃般若，我转甚深修多罗；今日之事，盖契昔因。**】

唉，看到这种事，使人非常感慨，对不对？“我念”这“念”就是于定中观称之为“念”，我在定中，但是他没说那么清楚，不过意思已包含在里面了，我在定中观看，在久远劫之前，很久很久以前，我和大师您“同居”，住在同一间寺庙里，同居在一间寺庙里面，“师”，大师您演说“摩诃般若”，摩诃般若法门，“我转甚深修多罗”，我则在那里转甚深的修多罗经的经义，“今日之事，盖契昔因”，“盖”可以说。“契”就是合。有合于古时的那个因缘。

【**尊者又谓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势至菩萨是也。**】尊者又说：这童子不是别人，就是大勢至菩薩，【**此圣之后，复出二人：**】这个圣人之后，又出现两个人，所以这些祖师们都是诸佛菩薩乘悲愿又来度众生的，所以才能够这样，“此圣”，这个圣人之后，又出现两个人，

【**一人化南印度；**】一个度化印度南方，【**一人缘在震旦，**】另外一个他的缘在“震旦”，震旦就是中国，【**四五年内却返此方。**】在四五年之内，就会回到此地，这“四五年”就是九年，九年，四年加五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说那个“菩提达摩祖师”。此后复出两人，这是二十六祖，对吧，接着二十七祖，接着二十八祖，二十八祖就是“菩提达摩祖师”，“达摩祖师”。【**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罗，**】所以就因为古时这个因缘，就给他取法名叫做“般若多罗”，【**付法眼藏，**】交付给他“正法眼藏”。【**偈曰：**

**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呼为智。**】这个“传法偈”就是：

“真性心地藏”，心地的宝藏，“真性”，真如本性，就是心地的宝藏，“无头亦无尾”，“头”就是“起”，“尾”就是“灭”。“起”就是生。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实在是“无头”，没有起头，也没有灭。“头”也可以当做“凡”，凡夫。“尾”就是圣。无凡，亦无圣。“应缘而化物”，应众生的因缘，应这众生的因缘来化物，“化”就是度化。“物”就是人。“物”就是人的意思，不是东西，是人的意思。应这个众生的因缘来度化众生。“方便呼为智”，种种的，这真如本性所起的种种方便，就把它叫做智慧，把它称作智慧。所以智慧是安给它的“名”，但是全都是度众生的“方便法门”。

【**尊者付法已，即辞王曰：吾化缘已终，当归寂灭。愿王于最上乘，无忘外护。**】尊者传法传完后，就向国王告辞，就说：我的化缘，“化缘”是度化的因缘，所以这个“化缘”不是说拿一个缘簿去向人家要钱，叫做“化缘”。“化缘”，这个名词是很有意思的，拿一个钵去跟众生乞讨，叫做“化缘”。“化缘”是什么意思呢？“以这个乞讨当作度化众生的因缘”，

这样懂吧。所以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一个因缘。后来就把乞讨当作“化缘”，把请人布施叫做“化缘”。那是后来引申出来的啦，后世的人，没有信佛的人，看见化缘的人，就吓和赶紧关门。所以我的度化因缘“已终”，我的度化众生的因缘已经没有了，已经终了，所以我要归于寂灭。“愿王于最上乘”，希望国王你在于“最上乘”，佛祖最高的佛法，“无忘外护”，不要忘记外护，“外护”的意思是当做外边护持的力量，因为佛法中也有“护法”，佛法中的“护法”就是那些护法韦陀菩萨等等，那就是叫做“内护”，伽蓝、韦陀是“内护”，金刚菩萨是“内护”。那国王大臣、有力的护持者叫做“外护”。佛法内的叫“内护”。出家以外的叫做“外护”。

【即还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他就回去他的本座，跏趺坐化，坐化，接下去，坐化以后，已经圆寂了，又再化“三昧真火”，将自己的身体烧掉。所以你看这个有没有奇妙呢？（都）已经圆寂了，已经圆寂了，然后还（能）化三昧真火把自己烧掉，因为你化三昧真火，一定要有“心”来定，对不对？以心入定，以心入定，才能够定，才能“入三昧起真火”。对不对？可是你已经“圆寂”了，应该就是神识就走了嘛，可是“神识”已经走了，为什么还能够“入三昧”，然后又起“三昧真火”把自己身体烧掉。嘿！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王收舍利，塔而瘞之。】这个国王就收起舍利子，盖一个塔将他埋在里面。

【当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我们中国东晋孝武帝时候的事情，【戊子岁也。】西元392年。

##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

原文【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者，东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养，度越伦等，又施无价宝珠。

时王有三子，其季开士也。

尊者欲试其所得，乃以所施珠问三王子曰：此珠圆明，有能及此否？

第一子目净多罗、第二子功德多罗。皆曰：此珠七宝中尊，固无逾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

第三子菩提多罗曰：此是世宝，未足为上；于诸宝中，法宝为上。此是世光，未足为上；于诸光中，智光为上。此是世明，未足为上；于诸明中，心明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辩于此。既辩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宝。若明其宝，宝不自宝；若辩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辩世珠；宝不自宝者，要假智宝以明法宝。然则师有其道，其宝即现。众生有道，心宝亦然。

尊者叹其辩慧，乃复问曰：于诸物中，何物无相？

曰：于诸物中，不起无相。

又问：于诸物中，何物最高？

曰：于诸物中，人我最高。

又问：于诸物中，何物最大？

曰：于诸物中，法性最大。

尊者知是法嗣，以时尚未至，且默而混之。

及香至王厌世，众皆号绝，唯第三子菩提多罗于栴前入定，经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

尊者告曰：如来以正法眼付大迦叶，如是展转乃至于我；我今嘱汝。听吾偈曰：

心地生诸种，因事复生理。

果满菩提圆，华开世界起。

尊者付法已，即于坐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虚空，高七多罗树，化火自焚。

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

当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岁也(正宗记云。宋孝武之世也。又注云。以达磨六十七年算之。当在宋孝武建元元年甲午也。】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者，东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养，度越伦等，又施无价宝珠。】看到这里。第二十七代的祖师叫做“般若多罗”，这是“达摩祖师”的师父，是东印度的人。得到法以后啊，他就行化到南印度。那里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做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佛法，尊重供养，“度越伦等”，“度越”就是超越。他所供养的啊。“伦”就是类。超越一切的种类啊，所以一切供养的种类里面啊，他最高，还又布施无价的珠宝。

【时王有三子，其季开士也。

尊者欲试其所得，乃以所施珠问三王子曰：此珠圆明，有能及此否？

第一子目净多罗、第二子功德多罗。皆曰：此珠七宝中尊，固无逾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看到这里。

“时王有三子”，这个时候啊，这国王有三个儿子，“其季”，“季”就是时候的“时”，那个时候啊，“开士”，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叫做开士。本来“开士”的意思就是菩萨，“开悟之士”，那个时候的有智慧的人。

尊者就要试他们所得到的智慧是有多高啊，就以这个他们父王所布施的这个宝珠来部这三位王子，“三王子”就是三位王子，问说：“此珠圆明”，这颗宝珠圆明啊，“有能及此否？”有比这颗宝珠还要再圆明的吗？

头一个太子叫做“目净多罗”，第二个太子叫做“功德多罗”，都这么说：这颗宝珠是七宝里面最为尊贵的，“固无逾也”，“逾”就是超过，固然，本来，“固”就是本来。本来就是没有任何一样宝贝能够超过这颗宝珠。所以啊，非尊者的道力啊，若不是尊者你的道力，“孰能受之！”什么人能够受用这颗宝珠呢？你若没有这种的道德，是受用不起的，否则就会变成香菇啊。

【第三子菩提多罗曰：此是世宝，未足为上；于诸宝中，法宝为上。此是世光，未足为上；于诸光中，智光为上。此是世明，未足为上；于诸明中，心明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辩于此。既辩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宝。】看到这里。第三个太子叫做菩提多罗，他就说：“此是世宝”，这是世间的宝，世间的宝，“未足为上”，不能说是

最好的啦。“上”是指最上，不能够说是最好的。“于诸宝中，法宝为上”，在所有的宝里面，是法宝最高，“为上”，为最上。“此是世光，未足为上”，这个宝珠所发的光芒、光明是世间的光明，“未足为上”，不能说是最好的。“于诸光中，智光为上”，在所有的光明里面，这智光，智慧之光是最高的。“此是世明，未足为上”，这是世间的光明，不能说是最高的。

“于诸明中，心明为上”，在所有的光明里面，心明是最高的，心若能明，就是最高的光明，心若无明，你得到的宝贝再明，也无法使得你的心明。“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辩于此”，这颗宝珠的光明啊，不能自己照自己，因为宝珠的光明可以照别人，但是不能照自己，要怎样呢？要假借智慧之光，就要有这个智慧之光，才能够“光辩”，“辩”就是辨别，才能够分别、辨别，这个宝珠的光明，若没有智慧就不能分别啦。“既辩此已，即知是珠”，倘若分别以后，就知道这是宝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宝”，若知道是珠，就能明白这个是宝。

**【若明其宝，宝不自宝；】**“若明其宝”，若须要人来明其宝，倘若须要人来辩明它是宝呢？“宝不自宝”，那宝就不知自己是宝，这个宝就因不知自己是宝，因为它须要别人来说它是宝，它才是宝，自己不知自己是宝，这样听懂吗？**【若辩其珠，珠不自珠。】**倘若须要人来辨别说，它是珠，这样这颗珠，就自己不知自己是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辩世珠；】**这个珠既然自己不能分辨自己就是珠，而要假借智慧之珠来辩世间之珠，这个珠自己不知道自己就是珠，这个宝珠自己不知自己是宝珠，就要使用智慧之珠来辨别世间的宝珠，**【宝不自宝者，要假智宝以明法宝。】**这个宝若自己不知道自己就是宝，就得使用这个智慧之宝，都能明白这个法宝。**【然则师有其道，其宝即现。众生有道，心宝亦然。】**“然则”，但是。但是师父“有其道”，师父您有道行，“其宝即现”，因为您有道行啦，所以这个宝贝就现出来呀，所以就有人供养您宝贝呀。“众生有道”，倘若众生有道呢？“心宝亦然”，众生若有道，他的心宝也一样会现出来。

**【尊者叹其辩慧，乃复问曰：于诸物中，何物无相？】**这尊者就赞叹他的辩才的智慧啊，又问他说：在“诸物”，在所有的东西里面啊，“何物无相？”是什么东西是无相的呢？

**【曰：于诸物中，不起无相。】**

**又问：于诸物中，何物最高？】**

**曰：于诸物中，人我最高。】**

他说：在这诸物里面啊，是什么东西无相呢？他就回答说：在这诸相中“不起”是无相。“不起”就是不生，不生的话才是无相。

**又问说：在诸物中，什么东西最高啊？】**

他就回答说：在这诸物里面啊，人我最高。“人我”就是分别人我，也就是有我，有我就有慢，对不对？“我慢”最高的意思啦。我慢最高，若有我慢的人，他以为他自己最高，这样的意思啦。“人我最高”，这个“最高”不是最高的意思，变成这样啊，我慢的人以为自己最高，其实不是最高的意思。

**【又问：于诸物中，何物最大？】**又问说：在这诸物里面啊，那一样东西最大呢？

**【曰：于诸物中，法性最大。】**回答说：在这诸物里面啊，这法性是最大的。

**【尊者知是法嗣，以时尚未至，且默而混之。】**

**及香至王厌世，众皆号绝，唯第三子菩提多罗于枢前入定，经七日而出，乃求出家。】**尊者就知道说他是法嗣啊，可以继承他的法，但是因为时间还未到，所以就“默”，“默”就是

静默，“混之”就是将他与其他的人全部混在内啊，没跟他说清楚，没将他点出来，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根器。

到这个国王香至王厌世，“厌世”就是过世，大众，大家都在哭，只有第三个王子，第三王子菩提多罗在棺材前面入定，经过七日才出定，出定以后，就要求出家。

【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来以正法眼付大迦叶，如是展转乃至于我；我今嘱汝。听吾偈曰：

心地生诸种，因事复生理。果满菩提圆，华开世界起。】受具足戒以后啊，“既”就是已经。已经受了具足戒以后，这“具足戒”就是“诸事都具足”，叫做具足戒。“威仪具足”，“威仪”主要是语、默、动、静，言行举动，都有威仪，这样叫做“具足”。

尊者就跟他说，说：如来以正法眼藏交付给大迦叶，这样辗转就传到我，我现在就交付给你，你听我的“传法偈”：

“心地生诸种”，心地生出“世出世间”的种子出来，“诸种”，“世间”跟“出世间”的种种种子。因为众生有心地，所以生出世间跟出世间的诸种，种种的种子。“因事复生理”，因为种种修行的事情，这个“事”是修行事，因为修行一定要作事，修行不是不用作事情，修行都要作事情的，这事情是只是他是寂默，寂灭的事，不是热闹的，寂静的事，诸寂静事，寂静之事就叫佛事。因种种修行的事情，“复生理”，复生出种种的妙理。因为种种的修行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又生出种种的妙理出来。“果满菩提圆”，军菩提果若满的时候啊，这菩提就圆满了。“华开世界起”，菩提花如果开的时候啊，“世界”，佛世界，佛世界就生起了，所以就有一尊佛都有“化土”啊，就有他所化的，佛世界的净土出来。

【尊者付法已，即于坐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虚空，高七多罗树，化火自焚。

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

尊者传这个正法以后，就从座中起来，站起来，“舒”就是开。开左右手，就左右手张开，放光明二十七道，那光明有五色的光彩。还又“踊身”在虚空中，高七多罗树，七多罗树很高啊，接下来才化火，化“三昧真火”自己自焚，在空中就化火自焚啊，所以就从空中，那舍利子从空中掉下来，就像下雨一样，大家都在捡，我们若有看到也去捡，捡两粒回来供养。“收以建塔”，收那些舍利子建塔供养。

那个时候，【当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岁也(正宗记云。宋孝武之世也。又注云。以达磨六十七年算之。当在宋孝武建元元年甲午也)。】“当”就刚刚好是宋孝武帝，这是魏晋南北朝的那个宋，不是赵匡胤的那个“宋”，孝武帝那个时候的事情，西元457年。

好，继续下去。最高潮、精彩的。

景德传灯录卷第二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1 册 No. 2076 景德传灯录

景德传灯录卷第三

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师

第三十祖僧璨大师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师

## 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

原文【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至本国受王供养。知师密迹，因试令与二兄辨所施宝珠，发明心要。既而尊者谓曰：汝于诸法已得通量；夫达磨者，通大之义也，宜名达磨。因改号菩提达磨。

师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愿垂开示。

尊者曰：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竺。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设大法药。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于日下。

师又曰：彼有大士堪为法器否？千载之下有留难否？

尊者曰：汝所化之方，获菩提者不可胜数。吾灭后六十余年，彼国有难。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时，南方勿住。彼唯好有为功业，不见佛理。汝纵到彼，亦不可久留。听吾偈曰：

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凄凄暗度江。

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桂久昌昌。

复演八偈，皆预讖佛教隆替(事具宝林传及圣胄集)。师恭禀教义，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尝废阙。逮尊者顺世，遂演化本国。

时有二师，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胜多，本与师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罗尊者，舍小趣大，与师并化，时号二甘露门矣。而佛大胜多更分途而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无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得宗，第六寂静宗，各封己解，别展化源，聚落峥嵘，徒众甚盛。

大师喟然而叹曰：彼之一师已陷牛迹，况复支离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缠邪见。

言已，微现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问曰：一切诸法何名实相？

彼众中有一尊长萨婆罗，答曰：于诸相中不互诸相，是名实相。

师曰：一切诸相而不互者，若名实相，当何定耶？

彼曰：于诸相中实无有定。若定诸相，何名为实？

师曰：诸相不定便名实相，汝今不定，当何得之？

彼曰：我言不定，不说诸相；当说诸相，其义亦然。

师曰：汝言不定，当为实相；定不定故，即非实相。

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实相；知我非故，不定不变。

师曰：汝今不变，何名实相？已变已往，其义亦然。

彼曰：不变当在，在不在故。故变实相，以定其义。

师曰：实相不变，变即非实。于有无中，何名实相？

萨婆罗心知圣师悬解潜达，即以手指虚空曰：此是世间有相，亦能空故。当我此身，得似否？

师曰：若解实相，即见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当于色中，不失色体；于非相中，不碍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实相。

彼众闻已，心意朗然，钦礼信受。

师又瞥然匿迹，至第二无相宗所，问曰：汝言无相，当何证之？

彼众中有智者波罗提，答曰：我明无相，心不现故。

师曰：汝心不现，当何明之？

彼曰：我明无相，心不取舍。当于明时，亦无当者。

师曰：于诸有无，心不取舍，又无当者，诸明无故。

彼曰：入佛三昧，尚无所得；何况无相，而欲知之。

师曰：相既不知，谁云有无？尚无所得，何名三昧？

彼曰：我说不证，证无所证。非三昧故，我说三昧。

师曰：非三昧者，何当名之？汝既不证，非证何证？

波罗提闻师辨析，即悟本心；礼谢于师，忏悔往谬。

师记曰：汝当得果，不久证之。此国有魔，非久降之。

言已，忽然不现。

至第三定慧宗所，问曰：汝学定慧，为一为二？

彼众中有婆兰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

师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

彼曰：在定非定，处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

师曰：当一不一，当二不二，既非定慧，约何定慧？

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复然矣。

师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谁定谁慧？

婆兰陀闻之，疑心冰释。

至第四戒行宗所，问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当此戒行，为一为二？

彼众中有一贤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无染，此名戒行。

师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违背，不及于行。内外非明，何名为戒？

彼曰：我有内外，彼已知竟(浙本已字作已依广灯也。邵本作无字依宝林也。洪旧本作已字。正宗记作以字。未详孰是)。既得通达，便是戒行。若说违背，俱是俱非。言及清净，即戒即行。

师曰：俱是俱非，何言清净？既得通故，何谈内外？

贤者闻之，即自惭服。

至第五无得宗所，问曰：汝云无得，无得何得？既无所得，亦无得得。

彼众中有宝净者，答曰：我说无得，非无得得。当说得得，无得是得。

师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

彼曰：见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见不得，名为得得。

师曰：得既非得，得得无得。既无所得，当何得得？

宝净闻之，顿除疑网。

至第六寂静宗所，问曰：何名寂静？于此法中，谁静谁寂？

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动，是名为寂。于法无染，名之为静。

师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静；本来寂故，何用寂静。

彼曰：诸法本空，以空空故；于彼空空，故名寂静。

师曰：空空已空，诸法亦尔，寂静无相，何静何寂？

彼尊者闻师指诲，豁然开悟。

既而六众咸誓归依。

由是化被南天，声驰五印；远近学者，靡然向风；经六十余载，度无量众。

后值异见王轻毁三宝。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见，寿年不永，运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恶报应，皆因多智之者妄构其说。至于国内耆旧，为前王所奉者，悉从废黜。

师知己，叹彼德薄，当何救之？又念无相宗中二首领：其一波罗提者，与王有缘，将证其果；其二宗胜者，非不博辩，而无宿因。

时六宗徒众亦各念言：佛法有难，师何自安？

师遥知众意，即弹指应之。

六众闻之云：此是我师达磨信响，我等宜须速行，以副慈命。

言已，至师所，礼拜问讯。

师曰：今一叶翳虚，孰能剪拂？

宗胜曰：我虽浅薄，敢惮其行。

师曰：汝虽辩慧，而道力未全。

宗胜自念：我师恐我见王作大佛事，名誉显达，映夺尊威。纵彼福慧为王，我是沙门，受佛教旨，岂难敌也。

言讫，潜去至王所，广说法要，及世界苦乐、人天善恶等事。

王与之往返征诘，无不诣理。

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

宗胜曰：如王治化，当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

王曰：我所有道，将除邪法。汝所有法，将伏何人？

师不起于座，悬知宗胜义堕，遽告波罗提曰：宗胜不禀吾教，潜化于王，须臾即屈，汝可速救。

波罗提恭禀师旨云：愿假神力。

言已，云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

时王正问宗胜，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愕然忘其问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

答曰：我非邪正，而来正邪。王心若正，我无邪正。

王虽惊异，而骄慢方炽，即摈宗胜令出。

波罗提曰：王既有道，何摈沙门？我虽无解，愿王致问。

王怒而问曰：何者是佛？

答曰：见性是佛。

王曰：师见性否？

答曰：我见佛性。

王曰：性在何处？

答曰：性在作用。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

答曰：今见作用，王自不见。

王曰：于我有否？

答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

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

答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

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

波罗提即说偈曰：

在胎为身，处世名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

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

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

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

王闻偈已，心即开悟。乃悔谢前非，咨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

时宗胜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岁，八十为非，二十年来，方归佛道。性虽愚昧，行绝瑕疵。不能御难，生何如死！

言訖，即自投崖。

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岩石之上，安然无损。

宗胜曰：我忝沙门，当与正法为主；不能抑绝王非，是以捐身自责。何神祐助？一至于斯！愿垂一语，以保余年。

于是神人乃说偈曰：

师寿于百岁，八十而造非。为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

虽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见诸贤等，未尝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静。聪明轻慢故，而获至于此。

得王不敬者，当感果如是。自今不疏忽，不久成奇智。

诸圣悉存心，如来亦复尔。

宗胜闻偈欣然，即于岩间宴坐。

时异见王复问波罗提曰：仁者智辩，当师何人？

答曰：我所出家，即娑罗寺乌沙婆三藏为授业师；其出世师者，即大王叔菩提达磨是也。王闻师名，惊骇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请。

师即随使而至，为王忏悔往非。王闻规诫，泣谢于师；又诏宗胜归国。

大臣奏曰：宗胜被谪投崖，今已亡矣！

王告师曰：宗胜之死，皆自于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

师曰：宗胜今在岩间宴息，但遣使召，当即至矣！

王即遣使入山，果见宗胜端居禅寂。

宗胜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贫道誓处岩泉。且王国贤德如林——达磨是王之叔，六众所师；波罗提法中龙象。愿王崇仰二圣，以福皇基。

使者复命未至，师谓王曰：知取得宗胜否？

王曰：未知。

师曰：一请未至，再命必来。

良久使还，果如师语。

师遂辞王曰：当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

经七日，王乃得疾。国医诊治，有加无瘳。贵戚近臣忆师前记，急发使告师曰：王疾殆至弥留，愿叔慈悲，远来诊救。

师即至王所，慰问其疾。

时宗胜再承王召，即别岩间。

波罗提久受王恩，亦来问疾。

波罗提曰：当何施为，令王免苦？

师即令太子为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宝；复为王忏悔云：愿罪消灭。

如是者三。

王疾有间。

师心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乃先辞祖塔，次别同学，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当勤修白业，护持三宝。吾去非晚，一九即回。

王闻师言，涕泪交集，曰：此国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缘，非吾所止。唯愿不忘父母之国，事毕早回。

王即具大舟，实以众宝，躬率臣寮，送至海壖。

师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也。

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

帝览奏，遣使赉诏迎请。十月一日至金陵（嵩禅师以梁僧宝唱续法记为据作正宗记言。达磨以梁武普通元年庚子岁至此土。其年乃后魏明帝正光元年也。若如此则与后入灭启圻等年皆相合。若据此称。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至南海。十月一日至金陵则甚误也。盖普通八年三月已改为大通元年。则九月不应尚称普通八年也。南海者今广州也。去金陵数千里。刺史奏闻而武帝诏迎。岂可十日之间便至金陵耶。又按南史萧昂本传。不言昂为广州刺史。但王茂传末有广州长史萧昂。然不知何年在任。今止可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元年。广州刺史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帝览奏遣使赉诏迎请。十月一日至金陵）。

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

师曰：并无功德。

帝曰：何以无功德？

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帝曰：如何是真功德？

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师曰：廓然无圣。

帝曰：对朕者谁？

师曰：不识。

帝不领悟。

师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广灯回作过字)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居于洛阳，当后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当云后魏孝明正光元年也。若据太和十年乃后魏文帝时是年即南齐武帝永明四年丙寅岁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

时有僧神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当造玄境。

乃往彼晨夕参承。师常端坐面墙，莫闻诲励。

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

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师悯而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

光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

师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

光闻师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

师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

师遂因与易名曰慧可。

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师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

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师曰：将心来，与汝安。

曰：觅心了不可得。

师曰：我与汝安心竟。

后孝明帝闻师异迹，遣使赉诏征，前后三至，师不下少林。

帝弥加钦尚，就赐摩衲袈裟三领，金钵、银水瓶、缯帛等；师牢让三返。帝意弥坚，师乃受之。

自尔缁白之众，倍加信向。

迄九年己，欲西返天竺。乃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

时门人道副对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

师曰：汝得吾皮。

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闍佛国，一见更不再见。

师曰：汝得吾肉。

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

师曰：汝得吾骨。

最后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

师曰：汝得吾髓。

乃顾慧可而告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展转囑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并授汝袈裟，以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

可曰：请师指陈。

师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后代浇薄，疑虑竞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凭何得法？以何证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后难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无碍。至吾灭后二百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潜符密证，千万有余。汝当阐扬，勿轻未悟；一念回机，便同本得。听吾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师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此盖依宝林传之说也。按宣律师续高僧传。可大师传云。初达磨以楞伽经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若如传所言。则是二祖未得法时。达磨授楞伽使观之耳。今传灯乃于付法传衣之后言。师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则恐误也。兼言吾有。则似世间未有也。此但可依马祖所言云。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则于理无害耳)，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试之，置石石裂。缘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际会未谐，如愚若讷。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别记云：师初居少林寺九年，为二祖说法，只教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慧可种种说心性理道未契，师只遮其非，不为说无念心体。慧可曰：我已息诸缘。师曰：莫不成断灭去否？可曰：不成断灭。师曰：何以验之云不断灭？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师曰：此是诸佛所传心体，更勿疑也。)

言已，乃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止三日。

有期城太守杨炫之，早慕佛乘，问师曰：西天五印，师承为祖，其道如何？

师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

又问：此外如何？

师曰：须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祖。

又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适听师言，罔知攸措；愿师慈悲，开示宗旨。

师知愚到，即说偈曰：

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  
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  
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  
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炫之闻偈，悲喜交并曰：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有。  
师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万差，多逢患难。  
炫之曰：未审何人？弟子为师除得。  
师曰：吾以传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无此理。  
炫之曰：师若不言，何表通变观照之力？  
师不获已，乃为讖曰：

江槎分玉浪，管炬开金锁。  
五口相共行，九十无彼我。

炫之闻语，莫究其端，默记于怀，礼辞而去。师之所讖，虽当时不测，而后皆符验。

时魏氏奉释，禅俊如林。光统律师、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鸾凤也。睹师演道，斥相指心。每与师论议，是非蜂起。师遐振玄风，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竟起害心，数加毒药。至第六度，以化缘已毕，传法得人，遂不复救之，端居而逝。

即后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岁十月五日也(依续法记。则十月五日乃孝庄帝永安元年。即梁大通二年戊申岁。其年即明帝武泰元年也。二月明帝崩。四月庄帝即位。改元建义。至九月又改永安也。后云。汝主已厌世。谓是岁明帝崩也。据传灯云。丙辰岁即东魏文帝大统二年。西魏静帝天平三年。梁大同二年。与厌世之说全乖也。又太和十九年。乃后魏文帝时。即南齐明帝建武二年乙亥岁。殊相辽邈耳)。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

后三岁，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

云问：师何往？

师曰：西天去。

又谓云曰：汝主已厌世。

云闻之茫然，别师东迈。暨复命，即明帝已登遐矣。

迨孝庄即位，云具奏其事。帝令启圻，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若依续法记。则后三岁乃庄帝永安三年庚戌岁。当梁武中大通二年也。其年十二月庄帝方崩。奉使回时帝尚在耳。若据传灯。则后三岁乃己未岁。即西魏文帝大统五年。东魏静帝兴和元年。当梁武大同五年也。如此则岂复有孝庄帝耶。又称宋云遇师于葱岭。尤误也。宋云使西域回时。已在魏明帝正光年中矣。然则遇师于葱岭者。盖是魏末别遣使往西域回耳○但当云。后三岁魏使有自西域回者。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问师何往。曰西天去。又谓使曰：汝主已厌世。使闻之茫然别师东迈。暨复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而孝庄即位。奉使具奏其事。帝令启圻。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举朝为之惊叹。奉诏取遗履。于少林寺供养。至唐开元十五年丁卯岁。为信道者窃在

五台华严寺。今不知所在。

初梁武遇师。因缘未契；及闻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师碑，而未暇也。后闻宋云事，乃成之。代宗谥圆觉大师，塔曰“空观”。师自魏丙辰岁告寂，迨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当云自魏至庚子岁告寂。迨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七十五年矣。凡此年代之差。皆由宝林传错误而杨文公不复考究耳)。

【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

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至本国受王供养。知师密迹，因试令与二兄辨所施宝珠，发明心要。既而尊者谓曰：汝于诸法已得通量；夫达磨者，通大之义也，宜名达磨。

因改号菩提达磨。】

第二十八尊的祖师就是“菩提达磨尊者”，他是南天竺国“香至王”的第三个王子，他的种姓是刹帝利，就是国王的啦，王族的种姓，他的本名叫做“菩提多罗”。“菩提”是觉，“多罗”，多罗菩萨，就是眼睛，或是眼球的那个眼瞳，“瞳”的这个意思，观世音菩萨有一尊化身，叫做多罗菩萨就是 Tara。

“后遇二十七祖”，接下来遇到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到这个本国受国王的供养。般若多罗尊者知道这“菩提达磨祖师”他的密迹，“密迹”就是秘密的本迹，“迹”就是踪迹，就是行踪，就是他的宿世因缘，他的化迹，“因试令与二兄”，所以就试跟他二位兄长去辨别那颗宝珠，所以就发明心要。

接下去，那尊者就跟他们说：般若多罗尊者就跟他们说：你在这诸法已经得到通量啊，这“达摩”是通达的意思，所以你就应该叫做“达摩”，因此啊，“因”就是于是的意思，于是就改名，叫做“菩提达摩”。

【师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愿垂开示。】这“达摩祖师”就问尊者说：我已经得到法了，这样我得要去那一国作佛事啊，就是度众生啊，希望你给我开示。

【尊者曰：汝虽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竺。待吾灭后六十七载。当往震旦。设大法药。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于日下。】尊者就跟他说：你虽然得到法了，但不能去太远，不能远游，暂时啊，“且”就更暂且。暂时住在南天竺，等我寂灭，灭度后六十七年，你才去中国，去“震旦”——去中国，“设大法药。直接上根”，你就设大法药啊，“大法药”——大法门，直接就接引上根器的人啊，但是啊，你就要谨慎，不要马上去。“速行”就是马上去。你不要马上去啊，“衰于日下”，“衰”就是不幸啊，“日下”就是目前，这目前会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

【师又曰：彼有大士堪为法器否？千载之下有留难否？】达摩祖师就又问这尊者说：“彼”，就是彼中土啦。那个中国那个地方啊，可有大士能够作法器否？又千载以下有留难否？有困难否？对法会有问题否？

【尊者曰：】尊者就说：【汝所化之方，获菩提者不可胜数。吾灭后六十余年，彼国有难。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时，南方勿住。彼唯好有为功业，不见佛理。汝纵到彼，亦不可久留。】这般若多罗就跟他说，说：你所化的地方得到菩提的人数不完，“不可胜数”，很多啊。我若灭度后六十几年，“彼国有难”，那个中国就有灾难，“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时”，你到那个地方，“南方勿住”，南方那儿不可以住，“彼唯好有为功业”，“彼”就是到地方的那

个人，就是指梁武帝啦，只是喜欢有为的功业啊，不见佛理啊。你虽然有到那个地方啊，但是也不能在那儿住很久。

**【听吾偈曰：**

**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凄凄暗度江。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桂久昌昌。】**就跟他说这个偈：说“路行跨水”，往路行还要坐船，“复逢羊”，“羊”就是广州——羊城，到广州。独自凄凄，“凄凄”就是默然的意思，独自默然地渡江。因为他和梁武帝说不合。“日下可怜双象马”，“双象马”就是从二祖到五祖，因为没因缘度众生，那个时候有“法难”啦。“二株嫩桂久昌昌”，“二株”就是从六祖以后啊，就分出“青原”和“南岳”两枝，就是“二株”，接下去就分为五宗，禅宗就大昌啊，所以就久昌昌。

**【复演八偈，皆预讖佛教隆替(事具宝林传及圣胄集)。师恭禀教义，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尝废阙。】**接下去又跟他说八个偈，全部都是“预讖(chèn指将要应验的预言、预兆)”，预言啊，这佛教将来要怎样“隆替”，“隆”就是兴隆，“替”就是废替。会兴盛，还是衰弱的事情啊，全部都在这八个偈子里面。授记啊。菩提达摩祖师就很恭敬地禀受教义，“服勤左右”，奉侍这“般若多罗祖师”啊，四十年，“未尝废阙”，没有一点，“废”就是停止啊。“阙”就是缺少啊，一切的事都做得很圆满，就对了。**【逮尊者顺世，遂演化本国。】**“迨”就是及、到。到了尊者“顺世”，“顺世”就是逝世。逝世以后啊，所以这达摩祖师就开始演化本国。所以就是师父还未逝世的时候，尊重师父，所以就没有出来演化啊。

**【时有二师，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胜多，本与师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罗尊者，舍小趣大，与师并化，时号二甘露门矣。】**那个时候啊，有两位法师啊，一个名叫做“佛大先”，一个名叫做“佛大胜多”，本来是和“菩提达摩祖师”，一起学“佛陀跋陀”的小乘的，这个坐禅的禅观啊，这个“佛大先”这个人啊，遇到这个“般若多罗尊者”以后，就舍小乘趣大乘，所以就再没学小乘了，就开始学大乘了，“与师并化”，就和达摩祖师一同度化众生啊。那个时候的人称呼他们两个人为“二甘露门”，两个甘露门。**【而佛大胜多更分途而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无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得宗，第六寂静宗，各封已解，别展化源，聚落峥嵘，徒众甚盛。】**这个“佛大胜多”他的门一又分成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无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得宗，第六寂静宗，“各封”各自都封。“封”就是对封界，自己的，都有一个界线在的啊，“别展化源”，互相地在竞争，啊，那个徒弟很多。

**【大师喟然而叹曰：彼之一师已陷牛迹，况复支离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缠邪见。**

**言已，微现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就感叹着说：只有他们一个师父就已经，“已陷牛迹”就是像似牛在走路，路途有陷下去的地方，然后牛又蹋下去，就陷下去不能动弹啊，只有一个师父就这样了，更何况现在又分成六宗，这样越分，又反而不行，我倘若不去帮他们解除，永远也都待在邪见。他说这样，说完后，就稍微现一点神力，就到这个“有相宗”那儿，**【问曰：一切诸法何名实相？】**

**彼众中有一尊长萨婆罗，答曰：于诸相中不互诸相，是名实相。】**这“菩提达摩祖师”就问说：一切诸法啊，什么叫做“实相”？因为这宗叫做“有相宗”，(所以)他就问他们这个“相”的事情。

他们这个“有相宗”里面，有一位尊长，名叫做“萨婆罗”，就回答说：“于诸相中，不互

诸相”，不互相显现为“诸相”，是名“实相”。

【师曰：一切诸相而不互者，若名实相，当何定耶？】达摩祖师就说：一切“诸相”如果不互相显现出“相”的话，那么“若名实相”，“若明”就是若欲明，如果想要明白这个实相，“当何定”，“定”是定夺，怎么样定夺这个“相”呢？你若不能够“互相显现”的话，那怎么样定夺什么是“实相”呢？

【彼曰：于诸相中实无有定。】他就说：在这“诸相”里面啊，实在没有“定相”啊，【若定诸相，何名为实？】“若定”：“定”就是确定。倘若确定这“诸相”啊，这样怎么叫做“实相”呢？因为实相是不定，所以他这就执著一个邪见，叫做：虽然“有相”，但是他那“有相”，是“诸相不定”，“法无定相”，有人读《金刚经》啊，就以为《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法无定相”，他就执著这个话，但是没有真正了解，所以“法无定相”，这样就“没有确定”了，这样叫做“实相”。

【师曰：诸相不定便名实相，汝今不定，当何得之？】“诸相不定”，若言“诸相不定”，倘若你说这个“诸相不定”啊，就叫做是“诸法实相”，“汝今不定”，汝今之言若不定，而你现在所说的话倘若不定，“当何得之？”因为你说“诸法不定”叫做“实相”，而现在你所说的话，若没把它“固定起来”，这样“当何得之”，“当何得之”的意思有两个意思，就是说：那你怎么说得出来呢？你的“言词”如果是“不定”的话，你怎么说得出来呢？言词如果“不定”的话，根本就“没办法说出口”嘛，第一个意思是这样。第二个意思呢？那如果你的话是“不定”的话呢？那么你的意思啊，怎么样来决定，因为你的“话”不定，那你的“意思”也应该“不定”了，所以这个叫做“当何得之？”刚才说到，“诸相不定，便名实相，汝今不定，当何得之？”接下来：

【彼曰：我言不定，不说诸相；当说诸相，其义亦然。】“我言不定”这个“不定”，你可以把它用双引号引起来，我说的“不定”啊，在讲“不定”的时候，“不说诸相”，不是在说“诸相”，不是指“诸相”而言，我所说的“不定”，不是指“诸相”不定来说的，并不是在说这“诸相不定”而言。“当说诸相”，当我在说这个“诸相不定”的时候，“其义亦然”，当我在说这“诸相不定”的时候，“其义”，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的言语啊，跟诸相“不相到”、没相干，“不相到”的意思就是没相干。当我在说“不定”的时候，不是指“诸相”而言，不是说“诸相不定”，我再接着讲，当我在说“诸相不定”的时候，那么它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说“不定”的时候，不是在说这个“诸相”是不定的，当我在说“诸相”的时候，那么我的言语啊，跟这个“诸相”是没有相干的。

【师曰：汝言不定，当为实相；定不定故，即非实相。】达摩祖师就说：你所说的“不定”啊，“当为实相”，如果“当”一定是，一定是实相的话呢？“定不定故”，但是你的“定”实在是“不定”，你所说的“定”，实在是“不定”的缘故，“即非实相”，所以就不是“实相”。

再讲一次：你所说的“不定”，如果真的就是“实相”的话，可是你所说的“定”啊，实在是“不定”，所以你的“不定”啊，一定就不是“实相”，因为你的“定”就已经是“不定”了。那你的“不定”就更加“不定”了。所以就一定不是“实相”。那么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实相”应该不是变幻不定的，变幻不定就变成了“无常”，变幻不定就是无常，那你的“不定”就是“无常”，那是“无常法”，所以就不是“实相”。

【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实相；知我非故，不定不变。】“定既不定”，“定”既然是“不定”

啊，这样就不是“实相”，这个是没有错。“知我非故”，然知道我非故，“非”就是“非定”，然知我“非定”的缘故，“不定不变”，所以啊，只有“不定”，这个“不定”，可以把它括号起来，只有“不定”，这个法是不变的。所以它这种是有一种“双重否定”，只有“不定”这个法是不会变的。他意思就是说：“定”是会变的，但是“不定”这个法是不会变的，因为没有一个是“不定”的，这样听得懂吗？这是个“逻辑概念”，“论理辩论”，它主要的谕就是说：一切法皆“不定”，那么只有这个“不定”是“定”，这样懂吗？这个很、很狡猾，很狡猾的一个“辩论法”，一切法皆“不定”，惟有此“不定”法为“定”，“为定说”。这样的意思好像是无论如何它都包赢就对啦。但是，事实上，这其实是错误的一咱论辩。这以理上来讲，那是错误的啦。

**【师曰：汝今不变，何名实相？已变已往，其义亦然。】**你现在所说的“不变”，那么什么叫做“实相”呢？怎么能够称为“实相”呢？那“已变已往”，如果是“已变”，已经变化了，那么就已经过去了，“变化”就过去了嘛。“往”就是过去了。“其义亦然”，你现在是“不变”，没有错啦，你现在是“不变”，但是什么叫做“实相”呢？因为你现在虽然“不变”是“实相”啊，但是过去已经变了，对不对？若过去了，就已经变了，是不是？过去已经变了，那就已经没有了啦，已经，“已往”，就不见了嘛，过去已经变了，那就没有了，这个意思也是一样呀，就已经没有了，那“实相”在那里呢？因为那个“相”已经没有了，就没“相”了，是不是？无相，就没有一点东西了，这样哪有什么“实相”呢？“实相”在哪里？“实相”何在？也就是说并没有所谓的“实相”，你所说的“法”里面，并没有“实相”，因为如果“现在不变”，就不能算是“实相”，那已经变了，就过去了，也不能是“实相”，所以现在没有“实相”，过去也没有实相，那你也并没有“实相”可得了嘛，是不是？所以你说的，都不能称为有“实相”，现在、过去皆没有“实相”。

**【彼曰：不变当在，在不在故。故变实相，以定其义。】**他又说：不变把这个“不变”引起来哦，“不变”之法当在，“当”是“一定”，“不变”的法一定是在，一定是存在，那在哪里啊，你看，他又狡猾起来了，“在”于“不在”，“在不在故”，就是“在”于“不在”故，这个“不变”的法，一定是“存在”的，存在那里呢？存在“不存在”的地方，那不知道在说什么？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啦，那只有“言说”，“但有言说，都无实义”，现在哲学称为“形式逻辑”，英文叫做 Formal Logic 形式逻辑，也就是说它那个“逻辑辩证”啊，都是一个形式啦，那不管你那个形式所代表的，于事实上，是不是真正的“存在”，就是他的那个 Validity（妥当性），他的 Validity 是不是真正“有”（存在），不管，只要他那个式子能够写得出来，这个“推衍”得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也不管“真理”如何？只要它那个“式子”能够解得出来就可以了，有那个“形式”叫做“形式逻辑”。那如果以佛法的看法来讲，这“形式逻辑”，换句话说，有文字游戏啦，或者是“言说戏论”嘛，言说戏论。古今中外都是这个样子，从“东方”到“西方”，从古到今都是一样，从古代的“亚里斯多德”的“论理学”开始，“三段论法”乃至到十九世纪“唯物辩证法”，都是“形式逻辑”，都是，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言说戏论”，乃至中国的“杨朱”，“坚白石义”、“白马非马论”，那些都是逻辑。有的人很感叹说：我个“中国人”很可惜，没有发展这个“白马非马论”，然后“形式逻辑”没有发展下来，所以我们中国的“论理学”不发达，“科学”也因此不发达。我说：那样也好嘛，那么讲了一大堆，都是口沫横飞，都无“实义”，“但有言说，都无实义”，没什么用嘛，所以

你看这个就是这样嘛，这个就是很具体的，这印度的“理论学”啊，超过西洋啊，西洋的跟他比起来啊，那简单是小孩子一样，你只要看这个就知道了，讲得你们一楞一楞的。“彼曰：不变当在，在不在故。”这里哦，找到了，一切都是，一切都是这“不定”的，“不变”只有一种东西“不变”，什么东西“不变”呢？这个“不变”的法，一定是在，在那里啊，在于“没有存在”的地方。“故变实相，以定其义”，“故”就是是故，是故以变化之“实相”，来定它的“义”，以“变化”这个“实相”，“变化”是一个“实相”，以变化这个“实相”，来决定它的意义，以“变化”来决定，这就是一种 ambiguity “暧昧之说”啦，以变化来决定，“变化”那能“决定”嘛，对不对？应该是“有决定”，才能决定嘛，但是他现在是以“变化”的实相，来“决定”它的意义，所以这个都讲得口沫横飞，但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师曰：实相不变，变即非实。于有无中，何名实相？】这达摩祖师就说：“实相”是不变的啦，“实相”是没有变异的，就不应该是像“无常”变化一样，但是他就执著说：“实相”是变化的，主要的论点在这里，“变即非实”，那么如果会变化的，那就不是“实相”了，“实相”是不会变的，若会变的，就不是“实相”，会变化的，就不是实相了，因为若“变化”就成为“无常”，“实相”不是无常，所以应该不会变化。“于有无中，何名实相？”若在有无的变化之中，因为若会“变”，就有时有，有时无，生住异灭嘛，“生”的时候就是“有”，住异灭，“灭”的时候就是“无”，所谓“变化”就是生灭变化嘛，若一有变化的话，就是有“有”、“无”啦，在有“有”、“无”之中呢？怎么可以说是“实相”呢？因为有“有”、“无”，有生灭变化，就不能称为“实相”了。

【萨婆罗心知圣师悬解潜达，即以手指虚空曰：此是世间有相，亦能空故。当我此身，得似否？】

师曰：若解实相，即见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当于色中，不失色体；于非相中，不碍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实相。】

这个时候，这萨婆罗就知道这个达摩祖师的圣智，能够悬解一切“潜达”诸法，就以手指虚空说：“此是世间有相”，若这虚空界是“世间”的有相，“亦能空故”，但是啊，这个“虚空”，也能够变作空的。“当我此身，得似否？”而我这个现在这个身体啊，这个身躯啊，能不能变成跟这个“虚空”一样呢？能不能将我这个身，也“空”掉的意思啦，那么他这个“空”，跟般若的那个“空”不一样，他这个“空”就变成那个“有相”的，所以它是“有相宗”嘛，所以我这个身体能不能像虚空一样把它空掉，那执著那个“虚空之相”，要把这个身体“空掉”。

“师曰”，达摩祖师就说：“若解实相”，你若能够得到胜解，知道这个实相，“即见非相”，就能够见到“非相”，“非相”就是“非有相”，“非有相”也就是“空相”，你若能够了解这个“实相”啊，就能够见到，“见”就是“亲见”，“亲见”就是“证”啦，就能够亲见这个“空相”。“若了非相”，如果能够了达这个“非相”，“非相”就是“空相”。如果能够了达这个“空相”啊，“其色亦然”，对一切的色相啊，也都一样，你对一切的色相也都能了达，全部都是“空相”这样，一切色相“本体”就是“空相”。“当于色中，不失色体”，你就要怎么样呢？你就应当在这“色”中，这个色体之中啊，没失去这个色体，而悟于空，要加一句话啦，而悟于空，没有失去色体，在这个“色体”当体之中，而悟到“空理”，而不是把这个身体灭掉以后，才悟空理，所以修行的人不是说：嗯，好！就把它“了结”算了，那样子您还是不能悟啊，是没办法“了悟”的，所以要不失去这个色体，而悟“空理”，那么这就是大乘的一个很重要的道

理啊，叫做“不坏法相”，“不坏法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非灭色为空”，“当体见空”，不是灭色为空，当体见空，知道“相”本是“空”这样子，所以不必等到“相”灭去了以后，才变成空啊，所以《般若心经》跟我们讲说：“是诸法空相”，“空相”连在一起（读），那“相”本是“空”叫做“空相”。“当于色中，不失色体；于非相中，不碍有故”，“于非相中”就是空相，“非相”是空相，“于空相中，不碍有”，就是“空不碍有”，“空不碍有”就是“空有无碍”，“空”跟“有”是没有相碍的。“若能是解，此名实相”，应该要在这个“色”中，没失去这个色体，而还能悟到空，这样才对，而不是把色体灭掉，而才见到“空”，若要把色体灭掉后，才看得到的，那也不是“空”，不是真正的“空”，因为“当体是空”，这样才是真正的“空”。“于非相中”，“非相”就是空相，在空相里面悟到“不阻碍有”，不阻碍“有相”，于“非相”中不碍“有相”，那个“有”加个“相”字，所以“非相”就是“空相”，“空相”与“有相”，是不相障碍的。如果能够这样了解，这样就称为“悟到实相”，“实相”是什么呢？“实相”是“空有无碍之相”，称为“实相”，“空有无碍之相”，称作“实相”。

**【彼众闻已，心意朗然，钦礼信受。】**彼众闻已，心意朗然，钦礼信受。

**【师又瞥然匿迹，至第二无相宗所，】**那里的大众听了这些话以后，心意就“朗然”，“朗”就是明朗了、清楚了。就很钦服，顶礼信受。达摩祖师就“瞥然”一刹那间，一刹那间就“匿迹”，暗中，这是“意生身”，忽然间就到了，就到了第二个“无相宗”，所以我们的“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的，要渡江，“一苇渡江”，对不对？说要拿一个树叶放在长江，就站在树叶上，渡过长江，长江是很宽广的，有好几里，这边要看到对岸那边，都看不到，这哪有什么稀罕，这个这样啪一下就到了，而都没有（让）人知道，这叫做“匿迹”，匿其形迹。“匿”，就是匿藏。人们都不知道，看不见，一下子就到了，“意生身”就到了，光是羡慕也没办法啊，也不用坐飞机，或是坐火车，又省钱哩。第二个是“无相宗”，第一个是“有相宗”，第二个就跟它打对台称“无相宗”。**【问曰：汝言无相，当何证之？】**他问他们大家说：啊，你们说“无相”，要如何证明是“无相”呢？什么是“无相”？证明给我看看。

**【彼众中有智者波罗提，答曰：我明无相，心不现故。】**在他们大众之中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波罗提，就回答说：“我明无相”，我要发明，“明”是发明，“发明”就是阐明。我要阐明这个“无相”的道理。如何阐明呢？“心不现故”，我的心没现出来，这样叫做“无相”。“心不现”称为“无相”。

**【师曰：汝心不现，当何明之？】**达摩祖师问他说：你若心没有现前，没出现，没现前，你要如何表明呢？连心迹都没有，“心相”都没有，你怎么表现呢？心都没有的话，有言语吗？连心都没有，更加没有言语了，那没有言语的话，你如何表明呢？如何表明什么？如何表明你的“无相”？

**【彼曰：我明无相，心不取舍。当于明时，亦无当者。】**他说：我若要表明这个“无相”，那就是说，我的心没有取、也没有舍，“当于明时”，“当”就是面对，我若在面对这个“明”的时候，“亦无当者”，亦无能对者，“当”就是能对。所以我若在表明“无相”的时候啊，要表明“无相”，这“明”的受词省略掉，就是明“无相”，当于明“无相”的时候，当我在明“无相”的时候，我面对，要表明“无相”的时候，“亦无当者”，也没有能够被我表明的啦。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无相”是“无相”到底了，“无相”透顶了啦，当我的表明“无相”的时候，连被我表明的地那个东西都没有，嗯，他不知在说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跟前面那个一

样，都是“文字言说”啦，那又好像在走那个迷宫一样，转一个弯，就找不到回来的路了，他自己也找不回来，所以他在说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师曰：于诸有无，心不取舍，又无当者，诸明无故。】**

**【彼曰：入佛三昧，尚无所得；何况无相，而欲知之。】**看到这里。

达摩祖师就说：“于诸有无，心不取舍”，（对）这“有”及“无”，心都没有取或舍，“又无当者”，又没有给你表明的这“无相”，就是说：没有能够表明的那个对象，“当者”就是所表明的对象，“诸明无故”，倘若如此那你所要表明（的），就都没有了。你所表明的都没有了，这样怎么称作“无相”呢？这连你所讲的“无相”也没有了。所以并没“无相”这个东西。

“彼曰：入佛三昧”，他就说：如果“入佛三昧”时，“尚无所得”，尚且全都无所得了，何况是无相啊，“而欲知之”，又还想去知道这“无相”，哪有可能呢？所以意思是说：“无相不可知”，这样的意思。“无相”不可知，所以你要知道“无相”是不可能的。这也是《金刚经》没有读通，就这样了，所以这样稍微有点闪失就走岔了，就跌到万丈深渊里面，出不来了，那不是“入牛角尖”，“入牛角尖”还好啊，跌到万丈深渊的话，会怎么样？粉身碎骨呀，把这法身慧命都跌得粉碎哦。

**【师曰：相既不知，谁云有无？尚无所得，何名三昧？】**达摩祖师就说：“相既不知”，连“相”既然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有，“谁云有无？”那么，“谁”就是能知者。哪一个是能知者，而能够“云”，“云”就是说：而能够“说”有无，把“有无”括号起来，而能够说“有无”这件事情，“尚无所得”，如果你说“一切都无所得”的话，那么，怎么还能够说入佛三昧呢？对不对？既然“一切都无所得”的话，那怎么能够入佛三昧呢？那么，这一句再讲一次：连这个“相”就不知道，不知道有，怎么有人能够知道，（且）可以“说”“有”跟“无”，尚且就无所得了，一点法都没有了，怎么会有“入佛三昧”，这件事呢？

**【彼曰：我说不证，证无所证。非三昧故，我说三昧。】**我所说的“不证”就是“没有证到”，“没有取证”是什么意思呢？是“证无所证”，是“证到无所证”这样而已。“非三昧故”，这就是说，“所谓三昧者，非三昧也”，这是《金刚经》的话啦，“非三昧故，我说三昧”，“所谓三昧者，非三昧，是名三昧”。这样啦，他这就在耍嘴皮子啦。

**【师曰：非三昧者，何当名之？汝既不证，非证何证？】**达摩祖师就说：“非三昧者”，既然“不是三昧”的话，“何当名之？”既然不是三昧啊，那你要用什么来称呼它呢？你要用什么名来称呼它呢？既“不是三昧”了，你为何又称它作“三昧”呢？对不对？既不是三昧了，你又把它称作“三昧”就不对了，假如不是“三昧”，（便）不能称（它）作三昧，那你要称它作什么呢？“汝既不证”，你既然都没有证到了，“非证何证？”那“非证”就是不证的意思，你这个“不证”是何种“证”，（是）哪一种证呢？你这种“不证的证”是那一种“证”呢？这就是“胡说”了，你那个“没有证的证”，那就“不是证”对不对？“没有证”就不能算“证”嘛，那“没有证”的“证”称为什么“证”？就“不是证”的意思啦，所以你所说的“证”，没有这回事啦。你所说的“不证”，把“不证”的，称为“证”，没有这种事哦。或说“无所得”，什么都没有得到，把它称为“得”，那是骗人的啦，佛的“无所得”不是“什么都不会”，叫做“无所得”，你知道吧。这个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尤其是现代啊，跟那里那个外道一样的意思啊，很多人搞不清楚啊，讲啊，“无所得”，“无所得”最高，所以他就都不要修行，这样说他最高。假使这就跟六祖大师所说：“譬如，凡夫自称国王”这样啦，好像凡夫人，他根本什么

都不是，他却说自己是国王，这样，在现代是没关系的，若古时候讲他是国王，是会被杀头的，对不对？那是稳死的，不只是死而已，甚至抄家灭族呢？对吧。而那是什么？就是虚妄嘛，你就是凡夫，你是老百姓，而你说你是国王，同样的，你就什么都不会，而你说你“无所得”，且“我最高”这样，同样的意思啦，“譬如凡夫自称国王”，那你又打着（招牌）说，因为“无所得”，所以我已经因“无所得，因此而得”，“得”什么，什么都不会嘛，对不对？那个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没有一样是会的，这样却说是“无所得”，佛的“无所得”是什么呢？是“福智圆满，万德具足，无所贪著”，这样才叫做“无所得”，“万德具足，无所贪著”，这样才叫做“无所得”，不是说什么都不会，叫做“无所得”，倘若这样那大家都是佛祖了，对吧，大家什么都不会啊，连猪仔，狗仔也是佛祖啊，它什么都不会呀，所以知道这个就是不对的。“汝既不证，非证何证？”

【波罗提闻师辨析，即悟本心；礼谢于师，忏悔往谬。】怕“波罗提”客人到这个达摩祖师这样辩论分析，就悟到他自己的本心了，于是就顶礼，“谢”是道歉的意思啦，忏悔的意思，忏悔他往谬，过去的错谬，不对的地方。

【师记曰：汝当得果，不久证之。此国有魔，非久降之。

言已，忽然不现。

这个“达摩祖师”就给他授记说：你没多久就会证到圣果了，而这个国家会有魔出现，没多久就有魔出现了。

讲这样以后，话说完，忽然间就不见了，这样就不见了，这比隐身法还厉害哦，这是“意生身”啦。

【至第三定慧宗所，】就到这个“定慧宗的所在。【问曰：汝学定慧，为一为二？

【彼众中有婆兰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

他到这个“定慧宗”的所在，就问说：你们所学的“定慧”，是一项东西，还是二项东西？

他们大众里面有一位叫婆兰陀这个人就回答他说：我们这个“定慧”啊，“非一非二”。他问说：是一项或是二项？他说：不是一项，也不是二项。

【师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达摩祖师就问说：啊，既然不是一项，也不是两项，这样怎么能够称为“定慧”呢？怎么说呢？假若是一项，也可以称为“定慧”，因为“定慧一体”，所以是“一”，那如果是“二”呢？就“定”“慧”分开，这样，就“二”了，“定”“慧”分开修，这样子，那有次第，那“定慧一体修”的话，就是“一”啦，“定慧一体修”，“同时修”就是“一”；“定慧分开修”，有次第，先“定”后“慧”这样就是“二”。所以你说不是一，也不是二，这样怎么能够称为“定慧”呢？这是什么东西。

【彼曰：在定非定，处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所以他说：我们这种“定慧”是什么呢？“在定非定”，在“定”的时候不是“定”，“处慧非慧”，假使在智慧的时候啊，也不是智慧，所以“一即非一”，所以“一”就不是“一”，“二亦不二”，“二”也不是“二”，这个是什么？此派是“定慧不明”，“一二不分”，“定慧不明、一二不分”，所以什么？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啦。

【师曰：当一不一，当二不二，既非定慧，约何定慧？】这达摩祖师就说：“当一不一”，应当是“一”的时候，你不是“一”，“当二不二”，应当是“二”的时候，你又不是“二”，“既非定慧”，如是说来，既然不是定慧，“约何定慧？”“约”就是“以”，以什么而言，以什么而

成为“定慧”呢？

【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复然矣。】他就说：“不一不二”，不一不二啊，因为这个法不定嘛，所以不是“一”也不是“二”啊，但是虽然不是“一”也不是“二”，但是不是“一法”，也不是“二法”的意思。“不一不二”，不是“一法”，也不是“二法”，所以呢？但是这个“定慧”能够知道，能够知道这个“不一不二”的这种状况，这种 Situation 能够知道，你看这头脑像浆糊一样。“非定非慧”，所以啊，这个“非定”，也不“定”也不是“慧”，也是一样的意思啊，“不是一，不是二”就可以知道，“不是定，不是慧”，也是一样可以知道，就对啦，但不知他知道些什么呢？

【师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谁定谁慧？】达摩祖师就说：“慧非定故”，“慧”，如果不是“定”，慧若非定，“然何知哉”，“然何”，“何”就是如何，“知”就是能知，因为慧啊，“智慧”不是“定”，如果不是“定”的话，那么，如何能知呢？“不一不二”，如果这种状况没有（能）决定，“不一不二”，不是“一”也不是“二”，那就没有一个主体，那么是谁在“定”，谁在“慧”呢？谁得定，谁有智慧呢？因为“不一不二”啊，搞不清楚，哪有定慧呢？“不一不二”就是“不定”，（没有确定）对不对？若“不定”的话，谁（得）定呢？就没有人能“定”了，那么，所以谁能定，就没有人能“定”，“不一不二”，就不能分别，对不对？若“不能分别”，你说有智慧吗？就没有智慧嘛，所以“谁慧”叫劲？谁能有智慧，所以“不一不二”，就（不但）没有人“能定”，也没有人“有智慧”。

【婆兰陀闻之，疑心冰释。

【至第四戒行宗所，】婆兰陀听到这番话之后，疑心就都没有了，好像冰一样融化掉了。于是达摩祖师就到这个第四宗“戒行宗”那儿去。【问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当此戒行，为一为二？】（对）这个“戒行宗”，他就问说：什么称为“戒”呀？又什么是“行”啊，因为它是“戒行”嘛，所以就问他说什么是“戒”，什么是“行”？“当此戒行”，对这个“戒行”来讲，“戒”跟“行”是一，还是二呢？为一法，还是二法呢？

【彼众中有一贤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无染，此名戒行。】他就说：“一而二，二而一”，这样的意思啦，“一二二一”，就是“一而二，二而一”啦，我们这个“戒行宗”的“戒行”啊，是“一而二”，虽然是“一个”啊，但它可以化做“二个”，那虽然是“二个”啊，但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体”，这样，所以还是很狡猾啦，都是他包赢的，这样，“皆彼所生”，“彼”，是戒行，但是全都“戒行”所生出来的，（即）不管是一，还是二，通通都是“戒行”所生的，“依教无染”，依照这个教法来行“无染”，没有污染，就称为“戒行”。

【师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违背，不及于行。内外非明，何名为戒？】达摩祖师就讲：你讲这个“依教”，“依教”的意思就是“有染”，染什么，染到这个教法嘛，你用教法，这个清净法来“染”，对不对？这“染”不是讲世间那个“污染”的那种“染”，只是把它染了，“一二俱破”，为什么说“一二俱破”？（因）你所说的“一二”，这两个法，全部都破了，怎么说“破”呢？因为你说“一而二、二而一”，那样（即）“一就不是一，二也不是二”，那不是“一二”，都破掉了吗？对不对？你如果说：我建立一个“一”，“以‘一’为宗”，这样也可以；“以‘二’为宗”也可以。（但）你说“一而二、二而一”，那到底是“哪一个”（才对）？那就没有一个是，所以就“一二”都破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而二、二而一”，那就是“一不是一、二也不是二”，也就“一二俱破”了。“何言依教？”

那你的“一二”两法都破掉了，怎么能够说“依教奉行”呢？你就“没有教”可以“依”了，因为你要“依教”的话，看你是要“依一法”或“依二法”，“依于一法”或“依于二法”，但是“一”“二”两法，都被你破掉了，哪有“法”可以“依”呢？所以你也沒有资格说“依教奉行”的“依教”了。这样懂吗？“此二违背，不及于行”，“此二”啊，你这两种（法），这都是“与道相违背”，“不及于行”，不可能及于“行”，不可能拿来修行，你这个说法跟道理都相违背，所以你这个道理不可能拿来实行。“内外非明，何名为戒？”你这内外全部都是无明，“非明”就是“无明”，不明，“内”是什么？内是“依教奉行”，“依教”，依教不染，“外”呢？外是“一二诸相”，那么“内”的依教不染，你做不到，那么“外面”的“一二诸相”，你又搞不清楚，所以叫做“内外非明”，那你把什么称为“戒”？就没有“戒”了。所以“内心”里面的“依教不染”，你这个做不到，而外面“一二诸相”，你也不能够（分）明，这样怎么称为“戒行”呢？所以什么叫做“戒”？你所讲的，全都破了。

今天讲到这里。——接着讲：

【彼曰：我有内外，彼已知竟（浙本已字作已依广灯也。邵本作无字依宝林也。洪旧本作已字。正宗记作以字。未详孰是）。既得通达，便是戒行。若说违背，俱是俱非。言及清净，即戒即行。】看到这里。

“彼曰”：那个“戒行宗”的贤者就说：“我有内外”，我有内外，有内，也有外，“彼已知竟”。“彼”就是彼内外。彼内外，如是即已知竟。那个“内”跟“外”，就这样，就已经了知。“竟”就是完毕，究竟。“既得通达，便是戒行”，既然可以通达，就是内外通达，内外都通达，那既然可以这样，就是戒行，“若说违背，俱是俱非”，“若说”，“说”就说，“与言说”。若与言说违背，相违背，如果“行”与“言说”，如果“行为”与“言说”相违背，这样就“俱是俱非”，可以说是都对，还是都不对。“言及清净”，若言能及于清净，如果说，“言说”，可以及于清净，可以达到清净的境界，“即戒即行”，这样，那就是戒，那也是行。即是戒，即是行，“戒”与“行”，同时都成就了。所以他们称为“戒行宗”。

【师曰：】达摩禅师就说：【俱是俱非，何言清净？既得通故，何谈内外？】他说：“俱是俱非”，你如果说是，也是对，也是不对，“何言清净？”是对，是“是”或是“非”都对，这样就变成“是非不分”，是非不分，那是非不分，那如果“是非不分”呢？那怎能说是“清净”呢？“既得通故”，既然可以通达，“何谈内外？”因为就通了，“通”就没“内”跟“外”的分别了，内外都打通了嘛，如打通，就没有说内外这个差别了。所以你所说的“清净”跟“内外”，统统不对。

【贤者闻之，即自惭服。】

这个“戒行宗”的贤者听到他——“达摩禅师”这样说，就自己惭愧，就降服了。

【至第五无得宗所，问曰：汝云无得，无得何得？既无所得，亦无得得。

彼众中有宝净者，答曰：我说无得，非无得得。当说得得，无得是得。】

接下去。达摩禅师就到那个第五宗，叫做“无得宗”那里，这个“无得宗”这派，是著“空无所得”，但是他那“空无所得”有点就是“断灭空”那种，达摩禅师就问说：“汝云无得，无得何得？”你们所说的这“无得”是……。这个无得宗的“无得”，是“无得可得”，“无得”为何“证得”，是怎么样的“证得”叫做“无得”，因为这个“无得”是一种“取证的果”，叫做“无得”，那你们所说的这个“无得”是叫做什么？是得到什么，叫做无得。“既无所得，亦

无得得”，那你们既然叫做“无得”，就是“无所得”，就是“无所得”，那如果是“无所得”，就是，也就是“无得得”，就是没有“无得”可以得，没有这个“无得”可得。那如果没“得”可得，便连这个“无得宗”也没有了，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们（立这个，）立这个“宗”，立这个“宗”就是错误的啦。既然已经说“无所得”了，你还有一个“无得宗”可以立，那就是自相矛盾。重要的就是最后那一句，既无所得，亦（无）“无得”可得，这样子。“亦无得得”是亦（无）“无得”可得。既然无所得，也是要变成（无）无得可得。

“彼众中有宝净者”，有一个，他们大众之中，有一个人叫做宝净，这个贤者就回答说：“我说无得，非无得得”，我所说的“无得”，不是说，无得之得，非无得之得，非无得之得，“当说得得”，当我在说“无得”，那个时候的那个“得”，当在说“得”时之得，“无得是得”，“无得”即是其“得”，这样子。这样，如果照这样说，这个“无得”还是有“得”嘛。那么，就是“得其无得”。

【师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这如果没看经文，只有这样听，这会头昏的。“得既不得”，此“得”即是“不得”，这个“得”，既然是“不得”，“得亦非得”，这样那个“得”也是说：没得到，就非得。“既云得得”，既云得“无所得”，既然说“得到无所得”，“得得何得？”那你得到的那个“得”，究竟是什么“得”，你得到那个“得”啊，究竟是什么“得”。

【彼曰：见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见不得，名为得得。】这头脑如果没很清楚，真的会很昏，“见得非得”，见“得”实“非得”，也就说：亲见，明明了了见，这个“得”，所谓的“得”实在是“非得”，清清楚楚地见到，所谓的“得”，实在是“非得”，“非得”就是没得到。“非得是得”，“非得”就是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是得，是“实得”，是“实在的得”，所以，可是这个“非得”，没有得到是真正的得到，是真正、真实的“得到”。“若见不得”，若见此“不得”，如果能够这样亲见这个“不得”，名为“得得”，就称作“得得”，称作得得。那个“得”称作“得”，第一个“得”是真正的得，第二个“得”是“得无所得”，这样子。第二个字的那个“得”是“无所得”的“得”，那“得”什么？“得”无所得的“得”，所以是“得得”，这样。

【师曰：得既非得，得得无得。既无所得，当何得得？】达摩祖师就又说：“得既非得”，你所说的“得”既然是“非得”，“得得无得”，那么你所说的“得得”，即应是“无得”，你所说的这个“得得”，得得，就是就是“无得”。“既无所得”，既然是“无所得”，“当何得得？”应当就要以何……。当以何名为“得得”？既然是“无所得”，应当就要以什么来，来叫做“得得”？

【宝净闻之，顿除疑网。】

所以，这就变成你看，老鼠入牛角，钻不出来，钻牛角尖，钻来钻去，都是在搞文字游戏，绕口令，跟世间的，变成跟世间的那个“逻辑辩证法”一样，搞来搞去，“白马非马”。“白马非马”，知道吗？“白马不是马”，这是中国三代的那个“论理学”，就是“逻辑”，“白马不是马”，听到这个，听到会怕人，对吗？怎么会说“白马不是马”，意思就是说：白马是一种，“白”是一种叙述词，对不对？限定词 Modifier 既定马，所以“白马”是以其中的一种，对不对？所以是其中的一种，一类而已，那“白马”这一个“别类”，“不是马”，不能够来代替所有的“总类”，这样子。这样，不知在搞什么？你如果说“白马不是马”，他这样辩论之后。哦，对，对，

白马不是马，所以就被他骗了，是不是这样。变做“黄人不是人”，对吗？“黑人不是人”，对吗？“公鸡不是鸡”，就乱讲了，都乱讲了。所以这就说可以把活的说成死的，死的说成活的，这样子。那同样的“活人不是人”也可以，“男人不是人”，“女人不是人”，都不是人，这就是“理论学”，信口雌黄，乱讲一气，那然后，辩来辩去，你都辩输他，可是明明知道它是不对的，玩这种文字游戏，所以这个，这里“得得无得”、“得无所得”等等，都是这个样子，差不多啦。所以，这种叫做“学佛法成外道”。有一派叫，在《楞伽经》里面说：学佛法成外道。本来是佛法是很好的，就搞搞，搞了变成跟外道一样。

**【至第六寂静宗所，问曰：何名寂静？于此法中，谁静谁寂？】**接下去，这“达摩祖师”就到第六“寂静宗”那个地方去，“问曰”，问说：你们这个“寂静宗”，什么叫做“寂静”呢？什么是寂静呢？“于此法中”，在这个法，你们说这个“法”里面，“谁静谁寂？”是什么人得到“静”？什么人得到“寂”？

**【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动，是名为寂。于法无染，名之为静。】**这个“寂静宗”就有一位尊者回答有达摩祖师说：“此心不动”就叫做“寂”，“此心不动”就称为“寂”，“于法无染”，在种种法里面——世法、出世间法，在种种法里面全都没有污染，这样叫做“静”。

**【师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静；本来寂故，何用寂静。】**达摩祖师就回答说：“本心不寂”，假若本心不寂，假使这个“本心”，如果它是不寂静，“要假寂静”，就必须假借寂静之法来令它寂静，本心，如本来是不寂静，就要使用这个“假”，（“假”）就是假借、使用，使用这个寂静之法，来让它变成寂静。“本来寂故”，但是这个本心本来就是寂静的啦，“何用寂静”，这样，那怎样还须要再使它寂静呢？本来已经寂静了，要再令它寂静，那反而变成不寂静。

**【彼曰：诸法本空，以空空故；于彼空空，故名寂静。】**这个尊者就说：“诸法本空”，一切诸法本来就是空的，“以空空故”，“以空”，这个“空”就是动词，第一个“空”是动词，以空其空故，那第一个“空”可以当做是“了知”或是“令空”这动词，因为把它那个“空”，空掉了，所以，是“诸法本空”，他这个解释就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是“诸法本空”，就不要在，不用再“空”了，不用再把那个“空”给空掉了，如果已经“本来就是空”，就不用空“空”，彼于“于彼空空”，于彼被空了的“空”，在那个被这他的“空”。“故名寂静”，因为那个“空”已经被空了，所以叫做“寂静”。

**【师曰：空空已空，诸法亦尔，寂静无相，何静何寂？】**达摩祖师就说：“空空”既然已经是“空”，“诸法亦尔”，那么一切诸法也是一样，“寂静无相”，“空空”即是寂静无相，那既然是寂静无相，因为空空嘛，寂静无相，那么“何静何寂？”“何静何寂”就是何求静何求寂？那为什么还要求“寂”跟求“静”，因为这一宗叫做“寂静宗”，那么“寂静宗”就是要修“寂静”，才称为“寂静宗”，讲求怎么修（而）得到寂静的的方法，那既然本来就已经“空”了，“空了”就是“无相”，“无相”就是“寂静”，本来就“寂静”的话，那还修什么“寂静”？所以，本来就是寂静的，因为空空、无相，“无相”就是“寂静”，那怎么还要去求“寂静”？所以，你立这个“宗”也是不对的，这样。就“自语相违”，

这一派是“著寂静”，“著静”。

**【彼尊者闻师指诲，豁然开悟。】**这个尊者听到达摩祖师这样指示和教诲以后，就豁然开悟了。这达摩祖师到这个，这六宗（之处）主要的意思，就是要破他们的知见，让他们知见能够不偏，然后得正知见，知见正了以后，才能够“开道眼”。所以一切修行，最主要就是那个

“知见”，“知见”简单说就是“思想”或“观念”的意思，那思想观念正了，就是知见正了，知见正了，所立的宗旨就正了，宗旨就是大意。接着看下面。

**【既而六众咸誓归依。】**

**【由是化被南天，声驰五印；远近学者，靡然向风；经六十余载，度无量众。】**

接着，“六众”就是“六宗”。接着，这“六众”，六众就是六宗，都发誓要归依，归依达摩祖师。

由是他的“教化”就被于南天，“南天竺”，整个南天，“南天竺”统统受他的教化，“声驰五印”，他的声闻、名声，就“五印度”统统知道。远和近的这学者——修行人，“学者”是修行的人统统“靡然向风”，都向他这里来，经过六十几年，度无量的众生。

**【后值异见王轻毁三宝。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见，寿年不永，运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恶报应，皆因多智之者妄构其说。】**后来遇到一个王，叫做“异见王”，他“轻毁三宝”，轻慢、毁谤三宝。“每云”，就常常说，这个异见王常常在说，说：我的祖先统统是信佛道，但是，统统生出邪见，寿命都不久，短命。“运祚亦促”，运祚就是做王，坐在王位也是很短，“且我身是佛”，但是，这佛，他就引这个佛所说“众生即佛”，我身本来就是佛，这样，这样为何还要向外去求呢？这就是邪见。就是说不用修了，因为本身既然是佛，这样就不用修了，现在很多，这种见解的人非常多。“善恶报应，皆因多智之者妄构其说”，那如说这善恶的报应，都说是那些有智慧的人胡说的，乱说，“构”就是创造的意思。这善恶报应，都没有那回事，是那有智慧的人在骗傻子，这样说的，这样。所以（这，）这句话就是“破坏因果”，所以，异见王就罪恶很重。**【至于国内耆旧，为前王所奉者，悉从废黜。】**至于国内耆旧，为前王所奉者，悉从废黜。

**【师知己，叹彼德薄，当何救之？】**他们这辆年纪大的，还有旧的大臣，如果是以前的国王所用的，有修行的人，以前国王所护持的，统统把他们赶走了。这达摩祖师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感叹说：这个异见王福德真薄，就想说：要怎样救他？**【又念无相宗中二首领：其一波罗提者，与王有缘，将证其果；其二宗胜者，非不博辩，而无宿因。】**

**【时六宗徒众亦各念言：佛法有难，师何自安？】**

**【师遥知众意，即弹指应之。】**

**【六众闻之云：此是我师达磨信响，我等宜须速行，以副慈命。】**

**【言已，至师所，礼拜问讯。】**看到这里。

达摩祖师又心里面想，“念”，就是想。心里面在想说：这“无相宗”里面有两个首领，其中一个叫做“波罗提”，跟这个“异见王”是有缘的，这个“波罗提”将要证果，证到胜果。“其二宗胜者”，那二宗，比较好的那二宗不是说“不博辩”，（第二个叫“宗胜”的，）不博学审辩，但是没有宿因。没有这个因缘。宿世跟这个“异见王”没因缘。

这个时候，这六宗的这徒众都统统这样想说：“佛法有难”，我们的师父达摩祖师要怎么自安，“自安”自处。包含说要怎么做的意思。

这个达摩祖师“遥知众意”，就在很远的地方就知道大众的意思，“即弹指应之”，就弹指，就是这样一下（法师打一下响指），回应他们。

那六众的徒众听到这弹指的声，就说：这就是我们的师父达摩祖师他“信响”，用这个信音来回答，这“响”就是回应。回应我们的意思。“宜须速行”，就要赶快去，“以副”，“副”

课题副合。副合这个“慈命”，师父的意思。

讲完之后，就大家都去他师父那里。顶礼问讯。

【师曰：今一叶翳虚，孰能剪拂？】达摩祖师说：现在有一枝叶子，“翳虚”，“翳”就是遮翳。“虚”就是虚空。有一枝叶子遮在虚空，什么人可以把它剪掉？

【宗胜曰：我虽浅薄，敢惮其行。】宗胜就说：“我虽浅薄”，我虽然修行这么浅薄，但是“敢惮其行”，就“惮（畏难，怕麻烦。）”就是肆惮（有胆量不畏难去做）。我现在就要做这件事。

【师曰：汝虽辩慧，而道力未全。】达摩祖师说：你虽然辩才的智慧是有，但是你的道力还未全。

【宗胜自念：我师恐我见王作大佛事，名誉显达，映夺尊威。纵彼福慧为王，我是沙门，受佛教旨，岂难敌也？】这宗胜就说，就自己想，说：我师父可能是恐怕我见到了这个王已经做大佛事。因为这个“异见王”也很会说话，破坏佛法，但是，好像在做大佛事。像现在很多叫做邪师在说法，邪师，也在佛学院讲课什么的：度无量众，做大佛事。但是正好是跟 Counter Buddhism，跟“大佛事”，刚刚好相反的大佛事，就是反佛的大佛事，跟“异见王”所做的一样，做种种异说，破坏佛法，说啊：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可能是古代传的时候传错了，现在我们都把改一改。现在就很多这种的，那他们也称为大佛事，也“度无量众”。那就是“一盲引众盲，相继入火坑”，一个瞎子牵了一大堆瞎子，大家都跌进火坑下去了。我师父恐怕说我因为看到这个“异见王”已经在做“大佛事”，他的名声已经很显达，已经“映夺尊威”，“尊威”是佛的尊威（我师达摩祖师恐怕我见到“异见王”改变他对佛教的观念，成就了大佛事，而后名声和荣誉在世间显赫闻达，超过了师父）。“纵彼福慧为王”，虽然纵使他有那个福慧当王，但是，我是沙门，受佛的教旨，怎么会说斗不赢他呢？岂难敌也？（宗胜师还有我相。）

【言讫，潜去至王所，广说法要，及世界苦乐、人天善恶等事。】

【王与之往返征诘，无不诣理。】

所以，他就“潜去王所”，“潜”就是偷偷地去。因为达摩祖师没答应他去，那他就偷偷地去，就偷窃到那国王那个地方，就跟他广说法要，以及这个世界的苦、乐、人天、善恶等等，这因缘的事。

这国王——“异见王”就跟他“往返征诘”，一问一答，“无不诣理”，都合道理。“诣”就是合，及于，合。这个接下去说。

【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

【宗胜曰：如王治化，当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

这个国王就问说：你现在所解的，所理解的这个法到底是在那里？

这宗胜就说：“如王治化”，像国王所（，所）治化，治理教化的国家，治化的国家，“当合其道”，应当就要有合这个道理，那国王你所有的这个道是在那里呢？

【王曰：我所有道，将除邪法。汝所有法，将伏何人？】那个国王就说：我所有的这个“道”，是要除邪法，其实他自己邪，他不知道自己是邪，那他说他在除邪法。所以，“汝所有法”，那你所有的这个法是要降伏什么人？

【师不起于座，悬知宗胜义堕，遽告波罗提曰：宗胜不禀吾教，潜化于王，须臾即屈，汝可速救。】“师”就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他没起座，就“悬知”，远远就知道说：这个宗胜“义

堕”，他的道理，“堕”，堕就是输。他的道理讲输了，讲输这个国王，“遽告波罗提”，突然间就给这个波罗提说，说：“宗胜不禀吾教”，这宗胜没听我的教导，他偷偷跑去国王那里要去度化他，“须臾”，很快。（很快）他就讲输了，“汝可速救”，你赶快去救他。

**【波罗提恭禀师旨云：愿假神力。】**

**【言已，云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

波罗提就很恭敬禀承大师的意旨，就跟达摩祖师说：“愿假神力”，我希望假这个大师的神力。

讲完之后，就在他的脚就有这个云生出来，这可能比那个，那个什么猴齐天筋斗云还厉害，“至王前”，就站在这云的上面，就到这个国王的面前，“默然而住”，就在空中，住在空中。

**【时王正问宗胜，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愕然忘其问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这个时候，这国王刚好在问这宗胜的时候，宛然间看到波罗提坐云坐到，就“愕然”，楞住了，就忘记了跟他（宗胜）在问答。就问他说：乘空而到的人，“乘空之”，“之”就是到的意思。（乘空而至，）乘空而至的是正还是邪的？

**【答曰：我非邪正，而来正邪。王心若正，我无邪正。】**他回答说：我不是邪正，我已经远离“邪”跟“正”的意思，超越了的邪正。“而来正邪”，这个“正”是动词，及物动词。我已经超越这个邪跟正，所以“我非邪正，而来正邪”，来“正”就是端正（校正）。来把这个“邪”，邪说，邪心。来把它端正起来。“王心若正”，国王你的心如果是正的，（如果是正的，）这样我就“我无邪正”。

**【王虽惊异，而骄傲方炽，即摈（摈 bin：排斥，弃绝，排除，抛弃。）宗胜令出。】**这个国王显然很惊惶，但是他那个时候还很高，所以就把这个宗胜，把他赶出去。

**【波罗提曰：王既有道，何摈沙门？我虽无解，愿王致问。】**

波罗提就问，跟他讲说：国王你既然是有道之士，那怎能把沙门赶出去呢？如有道之士，普通人就不能赶，怎能赶修行人？“我虽无解”，我虽然没有什么胜解，但是希望国王你“致问”，来问我。

**【王怒而问曰：何者是佛？】**国王就问说，很生气问说：什么是佛？

**【答曰：见性是佛。】**他就回答说：见性。这个见性是“能见之性”，能见之性是佛，这个“见”不是动词，能见之性是佛。“能见之性”就是“本性”。本性是佛。

**【王曰：师见性否？】**这国王就问说：大师你已经见性没有？

**【答曰：我见佛性。】**他就回答说：“我见”，有“佛性。”那所以自己见性，不说自己见性，所以他回答是：“我见”，有“佛性。”

**【王曰：性在何处？】**这个国王就问说：这样，这个佛性，这个“性”就是佛性。佛性在何处？

**【答曰：性在作用。】**这个佛性就是本性，在作用处显现。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这是什么“作用”呢？为何我今不见呢？为何我现在怎么没见到呢？如既然有作用，大家都看得到，那我怎没看到呢？这样你在骗我。意思就是这样。

**【答曰：今见作用，王自不见。】**“今见”，今“见”正在作用，现今日，目下“见”正在作用，但是，国王只是你自己不见，这个“不见”就是“不觉知”的意思。是你自己不知不觉而已，不是这个佛性没作用。它在作用，它刚好在作用。现在就在作用，但是你自己不知不觉。

【王曰：于我有否？】

答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

他就回答说：“王若作用”，王若起作用，国王你如果起作用的时候，“无有不是”，你起任何的作用，“无有不是”佛性之用。这段你们大家注意，这段是很重要，非常地重要，“王若作用，无有不是”，国王你如起作用，并非说有一种作用，不是，不是佛性之用（，不是佛性之用）。“王若不用”，国王你如不起作用，不用的时候，“体亦（自）难见”，这个佛性之体，本来就“难见”，就看不到了，就是要起作用的时候，才看得到，所以由，“由用而现相”，所以这“体、相、用”，由“本体”而现“相”，然后起“作用”。好，讲到这里。

【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国王就问说：“当用时”，当佛性在起作用的时候，“几处出现？”在几个出现呢？当这个佛性在起作用的时候，是有几个地方出现呢？

【答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波罗提就回答说：如出现的时候，就有八个地方。

【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国王就说：这八个出现地方，你跟我讲看看。

【波罗提即说偈曰：

在胎为身，处世名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当出现时，就有八个、八处。这八处就是八识，那佛性就化为八识，这八处就是八识，佛性就化作八识来出现，那他就为他说这个出现，是怎么出现呢？“在胎为身”，在胎的时候，在母胎的时候，就为胎身，“处世名人”，“处世”就是出生以后，在世间，出世以后在世间就叫做“人”，就称呼作“人”。在母胎的时候，叫做胎身。出世以后，在世间就叫做“人”。这都是这个佛性的作用。“在眼曰见”，那如佛性在眼起作用，就称呼做“见”，能见之性，这个“见”叫做“能见之性”。“在耳曰闻”，在耳起作用的时候，在耳根起作用的时候，藉着耳根而起作用的时候，就称为“闻性”，在耳根，那地方起作用的时候，这“耳”，就是耳根，起作用的时候，就叫做闻性。“在鼻辨香”，在鼻根起作用的时候，它就可以辨别这个香味、香味。“在口谈论”，如佛性在口，在嘴，在口起作用的时候，它可以谈论。“在手捉执（执捉）”，佛性如在手起作用的时候，它就可以执捉，可以拿东西。“在足运奔”，佛性如在足，如在脚，起作用的时候，它就可以让我们奔、奔走，这些统统都是佛性起作用，在不一样的地方就起不一样的作用，就可以做不一样的事。“遍现俱该沙界”，那如果遍现，就一时遍现，一时都遍现的时候，都俱该沙界，这就是证道以后，证道以后，他那个佛性就可以遍现一切处，就“俱该”，“该”就更包含的意思，就可以包含这个，如恒河沙的法界，这个“沙”是恒河沙，如恒河沙一样的法界，统统可以包括在内，如果圣人证到这佛性的时候，他在遍虚空，遍虚空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包含如恒河沙的这个法界，“收摄在一微尘”，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可以无量，大到遍法界，“收摄”，那如果小的时候呢？小的时候，可以变成收摄在一个微尘里面，在一个微尘之内，这样子。所以，大可以无量，小可以无量小，“识者知是佛性”，所以这个佛性就可大可小，整个遍法界，虚空界，可以是一个佛性，那么，乃至一个（法界），这个是最大的，那极大跟极小，极小乃至一个微尘，“微尘”，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原子，这么小的东西，也是佛性之所变现，所以，它可以极大，也可以极小，极小，像一只蚂蚁，也是佛性的显现，所以你看那一只蚂蚁，就很奇怪，你去把它思惟看看，一只蚂蚁这么小，这么小，它还要吃东西，那要吃到那里去，怎么消化，蚂蚁已经这么小，那它吃了也要大便，它的大便不知长得什么样，那也要小便，蚂蚁有小便，不知道在那里小便，

也不知道，看得到吗？那么小，要有嘴，要消化，也要有肠子肚子，对吗？那要大便，也要有屁股，那都长在那里呢？真奇怪！那它不但有吃东西，它也有爱，也有恨，你看，多么不可思议呀，它也有爱，也有恨，它也有工作，它也有团体，也有社会，也有婚姻，也有性欲，是不可思议，所以那个为什么？可是它这么，这么小，可以说，鼻嘴眼都分不清楚，对吗？可是它就，我们所做的事情，它都做，对不对？那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说，蚂蚁也有佛性，它才有可能做这些事情，都是佛性的作用，所以，如果你不用说证到，你只要有这样理解，然后看到众生皆有佛性，你就连蚂蚁，你也不会去杀它，所谓，蝇飞蠕动，统统不会去碰到它，那，因为一切皆是佛性，一切皆有佛性。“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所以，即使小如微尘也佛性之所显现。“识者知是佛性”，如果懂得的人，就说，就知道这是佛性在作用，“不识唤作精魂”，那如果不知道，那是外道，外道就把他称为灵魂，这样。

【王闻偈已，心即开悟。乃悔谢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这个国王听这个，波罗提这样回答以后，心就开悟，那就忏悔，“谢”是道歉，这个“谢”是道歉的意思，不是谢谢。道歉之前的错误，以前的错误。“咨詢”，请问这个法要，早晚统统忘记疲劳，“迄于九旬”，到“九旬”，就是九十天，九十天，三个月。

【时宗胜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岁，八十为非，二十年来，方归佛道。性虽愚昧，行绝瑕疵。不能御难，生何如死！】

言訖，即自投崖。

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岩石之上，安然无损。】这个时候，那个宗胜就让国王赶走以后，他就退藏，躲到深山里面，自己这样想：我今百岁，他那里已一百岁了，“八十为非”，八十岁，到八十岁为止，都还在做坏事，做坏事，不是说什么杀人放火的坏事，如没有信佛法，一天到晚都是在做坏事，像杀蚂蚁或是杀老鼠，说想买那个粘粘的，要粘它。他说：我又没杀它，只是买一块那个粘它而已，它自己来粘的，这是你买的，它才会被粘住，那粘住，就死了，你知道吗？我在美国那大觉寺，大觉寺隔壁人家丢下来的，就是那个老鼠被那个粘住了，那我要把它拨开，拨不开，那拨开之后，它那个脚手鼻眼什么都粘住了，不能走，也不能活，也不能走，活活被饿死，就对了。所以，那是很残忍的，所以，有想这种点子的人要忏悔，怎么会有老鼠，你知道吗？那些老鼠或是蟑螂还是什么，那些统统都是感应来的，老鼠的性是什么性？老鼠的性是偷吃，所以，众生如果爱偷吃的人，就会感到老鼠来了，那什么是偷吃，譬如说：出家人如果吃晚餐，那就是偷吃，就是没持斋，就是吃偷，那寺庙如果说没持斋就会有老鼠，还是持斋不清净，那如果持戒不清净，就有很多蟑螂、蜘蛛，有的没的都会来，它会感应，那些众生都是不清净才会感应，你如清净的地方，就不会感应，不是说那些清净，不是说只有你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这样而已，那只是“表相”，那主要是“心”里面要清静，“心、口、意”统统要清静，就没有那些有的没有的来，所以去买，买什么要黏的，还是买，叫做MOTEL，MOTEL叫做什么“汽车旅馆”，美国有一种汽车旅馆，那种专门给蟑螂住的，台湾不知道有吗？好，看这里。“我今百岁，八十为非”，我今年已经活一百岁，前八十年都在做坏事（应为邪知邪见），统统做不对的事情，二十年来，二十年来，才归依佛道，那我的性虽然愚痴，愚痴闇昧，但是，“行绝瑕疵”，但是，我的（行）行为，是统统没瑕疵，都很清静，持戒清静，但是，“不能御难”，不能抵御法难，不能抵抗这法难，生，就是不能护法，保护佛法，“生何如死！”活着哪会比死好呢？“生不如死”的意思，生不如死。

“言论”，讲完以后，就自己投崖自尽。

“俄”，忽然，忽然间，就有一个，有一尊神，就用他的手把他捧着，跌下去以后，就把他捧着，就放在一个岩石上面，就“安然无损”。

宗胜就说，说：我忝为沙门，我……。

【宗胜曰：我忝沙门，当与正法为主；不能抑绝王非，是以捐身自责。何神祐助？一至于斯！愿垂一语，以保余年。】这宗胜就跟这神说：我“忝（忝 tiǎn：辱，有愧于，常用作谦辞。）”就是“辱”的意思。有此辱，有此辱，就是不好意思。我感觉很不好意思，我自己是做出家人，当为正法为主，“当与正法为主”，应该做正法之主，“当”是应该。应该替，这个“与”是替。替正法作主。不能这“抑”是压抑。压抑屏绝这个国王的过错，所以我就捐身自责，就用我的身体捐出来，自己这样来自责，你是何方的神圣，来帮助我、保护我？帮助我到这个程度，“一至于斯！”一至于到这个程度，“斯”是程度，这个程度。“愿垂一语”，希望你跟我讲一句话，“以保余年”，这样我才能够保我的余年。你如不告诉我，我不能安心。我还是要再跳。

【于是神人乃说偈曰：

师寿于百岁，八十而造非。为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见诸贤等，未尝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静。聪明轻慢故。而获至于此。得王不敬者，当感果如是。自今不疏忽，不久成奇智。诸圣悉存心，如来亦复尔。】这个神就跟他说，说：

“师寿于百岁”，师父你的，你的，大师你的寿命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岁，“八十而造非”，八十岁都在做不对的事情，“为近至尊故”，因为你亲近至尊，就是亲近佛法，“熏修而入道”，所以熏修来入这正道，“虽具少智慧”，虽然你有一点点智慧，“而多有彼我”，但是你，“彼我”就“人我”分得很清楚，怎么说“人我”分得很清楚，因为，你的师父叫你不要去，你就故意要去，没听师父的话，师父没叫你去，就是要叫别人去，你就不服，这样，这就有“彼我”了。“所见诸贤等，未尝生珍敬”，你见到这贤者，都没有生，生出这“珍敬”，“珍”就是当作很珍贵，很富贵的意思，对有贤德的人，当做很富贵，很尊敬，你没这样，所以你不能尊敬你的师父，所以你师父讲的话你不听，对吗？你认为你自己很行，师父说你不行，那你不就，我故意要去试看看，我就不信，这样。所以这个好胜，这样子。“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静”，虽然你修二十年的功德，但是你的心还没“恬静”，“恬”就是安。你的心还没安静。“聪明轻慢故。而获至于此”，你有一点点聪明，但是轻慢，“轻慢”就是轻师慢法，轻师慢法，轻师慢法，自作主张，自作自专，师父叫你不要去，你就偷偷暗中去，师父没答应，你就偷偷地暗中去，这样就没有尊师重道，所以，你想说，你修二十年很有功德了，所以连师父跟你说的话都不听。“而获至于此”，所以因为你轻慢的关系，这轻慢你可以用四个圈把它圈起来，旁边划四个红圈圈，这个学法人最忌，最忌就是这两个字“轻慢”，你如有这轻慢之心，你累劫修都修不成，你再怎么修都不行，因为“轻”则“不重”，“慢”则“有我”，“慢”就是“有我”，“有我”一定跟“无我”是相抵触，所以永远就不入这个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是“无我智”呀，“无我智”。以慢心故，所以因为“轻慢”的关系，所以，“而获至于此”，而获至于今日的地步，所以你今日才得到这种的地步，统统是因为轻慢。“得王不敬者，当感果如是”，你使国王没尊敬你，所以把你赶走，好像赶使用人一样，“当感果如是”，就会感到这个果，就这样。怎样？你没尊敬你的师父呀，所以国王也不会尊敬你，你没敬人，人就不会敬你，这样。那你“不敬师”呢？一切人都不会尊敬你，这样。“自今不疏忽，不久成奇智”，讲到这“敬师”，当然

这个宗胜他的师父是很行，对吗？对，达摩祖师很行，所以，应当要尊敬，应当要尊敬，就没尊敬，又何况产，如果没这么行的人，他怎会尊敬，对吗？这尊敬不是说，对方行才尊敬，再来说，说尊敬师父，不是说师父行才尊敬他呢？犹如尊敬师父就好像做儿女的人，孝顺父母一样，还是说，做儿女的人，尊敬自己父母一样，不是父母行，才尊敬他，父母不行的很多呀，对吗？甚且，儿子读大学或是读到硕士博士，那他，那他父母不认字，有吗？很多，但是那些儿女很尊敬他那不认字的父母，有吗？很多，对吗？所以不是讲老父老母比，比儿女行，那儿女才尊敬他，不是这样，所以也不是说做师父的很行，做徒弟的人才尊敬他，一样的意思，听懂吗？所以，如会尊敬他人的人，不是依对方来看，讲：哦！分别说：他是不是，他是不是“值得我尊敬”，我才尊敬他，这样子来看。这就是“依于外缘”，对吗？说：哦！那你就看到人以后就会起分别：哦！他是不是有学问？阿，有学问，嘿！“值得尊敬”。他是不是修行？嘿！有修行，“值得尊敬”。他是不是有钱？嘿！有钱，“值得尊敬”。他是不是有名？哦！他很有名，“值得尊敬”。他是不是道场很大？哦！道场很大，“值得尊敬”。种种，种种，这样下去分析，结果“值得尊敬”，所以“我就尊敬他”，那如果说，这个，知道以后来分析说，他有学问，但是学问不是很饱，这个“普通尊敬”就可以了，那学问才一点而已，那稍稍尊敬一点点就可以，那都没有学问，阿，那不用理他，这样。还是，如依名声来说也是一样。哦！有大名称的。哦！这很有名的法师，我一定要很尊敬他，我就见到他的面，我就要拜九拜才可以，那如没，那普通有名的，那就拜三拜，那没什么名的，问讯就好，那如果根本就没听过的，看都不想看，那个不要紧啦，不怎么要紧，没什么重要的人，对吗？殊不知，这尊敬他人是在我们自己的“心”，不是看对方，那是修我们自己，对吗？所以，所以如有孝顺，会孝顺的人不是说他父亲或母亲行才孝顺，如果孝顺，他父亲很行，他也很孝顺，他母亲很（行），他父亲很不行，他也很孝顺，一样孝顺，对吗？一样很尊重他，如果不孝的人，他父亲如果能力很差，他当然不会孝顺，他父亲若很行，他也不一定会孝顺，所以，那都没关系，那都是自心的关系，所以有尊重师父，还是没尊重师父，一样的意思，不是说，看师父行或不行，还是看师父有成就没成就，还是要等师父有一天有成就的时候，他才要尊敬，也有这种的，好像“守株待兔”，好像买股票，投资，在那里等，等到我师父有一天，如成就或是成名，或是成道的时候，我才来尊敬他，可能你先死。好，所以你没尊敬你的师父，所以这国王也不会尊敬你，所以，就把你赶走，赶走，你就受不起这个打击，你，你很爱面子，对吗？所以，就要投崖自尽，你看，修了二十年，修到这样，你看可不可怜，对吗？那个都是由于“一念不敬”而来的，“一念不敬”自己的师长而来的。“自今不疏忽”，自今以后，你如果不疏忽、不懈怠，“疏”，疏忽。“怠”，懈怠。“疏忽”，就是讲，你要尊敬师父，奉侍师父，要很小心注意，就好像你去，去做总统的侍卫，你敢不敢不小心？不敢，绝对不敢。你如果去做，那么以前国王的禁卫军，你敢不小心吗？一定不敢，不敢疏忽，所以，侍奉师父一样是不疏忽，也不懈怠，不懒惰啦，“不久成奇智”，所以，大在在处处，统统不疏忽、不懈怠，有恭敬心这样子，凡事不随随便便，“不久成奇智”，如果你可以这样修，这个就针对你的缺点去做，所以“性从偏处克将去”，从你最缺乏的那个地方，最弱的那个地方去克服，这样，你如可以克服你最弱的，弱点，就是“不敬”，不敬他人，因为连师都不敬了，那还会敬谁呀，那一定没有人，没有人你能够放在眼里，对不对？甚至于你的师父在这个情况，达摩祖师他已经成圣了，那你都不敬了，那你还敬谁？你，没有一个人你能看在眼里，那，所以，因为你这个“轻慢心”能够除，除轻慢心，然后修这个“尊重心”、

“虔敬心”，而这个不疏忽、不懈怠，“不久成奇智”这样，不多久，你就可以成就。“奇”就是不可思议的智慧，不可思议的智慧。“诸圣悉存心”，“诸圣”，诸佛，“诸圣”就是诸佛，诸佛菩萨，统统“存心”，统统悉知悉见，统统有看到，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都没人知道哦，大家都看见，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你投崖自尽，不是只有我看到而已，来救你，这诸佛菩萨都有看到，所以，很漏气，对吗？“如来亦复尔”，如来也是一样，统统知道。（整理者解：圣人都是存心恭敬的心，如来也是一样的。）

**【宗胜闻偈欣然，即于岩间宴坐。】**

宗胜听到这个偈就很高兴，“即于岩间宴坐”，就在那个石岩那里，在那里“宴坐（yàn zuò 静坐，安坐佛经中指修行者静坐。又作“燕坐”。安身正坐之意，指坐禅。《佛光大辞典》）”，“宴”就是安的意思。“安坐”就是静坐，坐禅。

**【时异见王复问波罗提曰：仁者智辩，当师何人？】**这个异见王就问“波罗提”说：“仁者”就是你，你的智慧、辩才这么行，“当师何人？”你是拜什么做师父？

**【答曰：我所出家，即娑罗寺乌沙婆三藏为授业师；其出世师者，即大王叔菩提达磨是也。】**说：我所出家的地方，就是这个娑罗，娑罗寺，乌沙婆三藏，三藏法师为授业师，就传给我法的，教我法的人，教我这一般普遍的法，“其出世师者”，“其”这个不是说（别人），这个“其”就是指我的，不是别人，不是那个（乌）沙婆三藏，是我的出世师，就是教我这个出世法的师父，就是“大王叔”，就是大王你的叔叔——菩提达摩，他本来是王子。印度这种的人很多，就是做王子出家，那我们中国都不是，我们中国如做王子（都，）都要竞争，都要做国王，那如果当不成国王，就把自己的兄弟害死，自己当国王，这样很多，那有说当王又去出家，才没那么傻，对吗一？

**【王闻师名，惊骇久之。】**这个国王听到这个达摩祖师的名，很久很久都很惊骇，**【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

遽敕近臣，特加迎请。

师即随使而至，为王忏悔往非。王闻规诫，泣谢于师；又诏宗胜归国。】

这个国王就说：“鄙薄”，鄙就是指我。我甚为俗鄙浅薄，俗鄙浅薄，“忝”，辱为，继嗣为国（王）位，“而趣邪背正”，但是我趣邪背正，“忘我尊叔”，忘记我的尊叔，我的阿叔。

所以，就很快就赦免他，本来那些近臣、那些大臣、亲近的大臣，还特加迎请。不是“赦”。是“赦”，对不起。“遽敕近臣，特加迎请”，就很快，就“赦”就是命，命令他亲近的大臣去迎请达摩祖师。

这达摩祖师就跟这个使者到王宫，这个“异见王”就忏悔，为这个异见王忏悔，他以前的过去（过错）。这个国王听到他的规诫以后，就“泣谢于师”，就对这个达摩祖师一面哭一面道歉、谢罪。“又诏宗胜”，又下圣旨叫这个宗胜回来。

**【大臣奏曰：宗胜被谪投崖，今已亡矣！】**

王告师曰：宗胜之死，皆自于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

师曰：宗胜今在岩间宴息，但遣使召，当即至矣！】

这大臣就启奏：这个宗胜被国王你赶走之后，已经投崖自尽，死了，现在已经死了。

这个国王就跟大师说：宗胜之死，统统是因为我的缘故，大师如何？用什么大慈，大慈悲的方法，“令免斯罪？”令我可以免去这个罪，令我免斯罪，就是令我可以免去这个害死宗胜

的罪。

“师曰”，这个大师就讲说：宗胜他没死，现在在那个岩间，在“宴息”，在静坐，你只要派人去请他，他就会来。

**【王即遣使入山，果见宗胜端居禅寂。**

宗胜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贫道誓处岩泉。且王国贤德如林——达磨是王之叔，六众所师；波罗提法中龙象。愿王崇仰二圣，以福皇基。】

国王就派人去山里面，去请宗胜，果然就看到宗胜坐在那里，入于禅寂。

宗胜受到国王的召请，就说：“深愧王意”，这对国王这个心意非常抱歉，惭愧，因为岔道已经发誓，要都住在这个山里的岩泉之间。还有，国王的整个国家里面，王国里面贤德的人很多，还有达摩祖师是国王——大王你的叔叔，是六众（，六众）所尊重的师父，“波罗提”是法中龙象。希望国王你“崇仰二圣”，“崇仰”这两个圣人，就是达摩祖师和波罗提，“以福皇基”，使国王的皇基得到大福。

**【使者复命未至，师谓王曰：知取得宗胜否？**

王曰：未知。

**师曰：一请未至，再命必来。】**

这使者还没，还没到，还没回来复命的时候，这个达摩祖师就问国王说：你知道去请这个宗胜有请到吗？

这国王说：我不知道，还不知道。

这个达摩祖师就说：请一遍不来，如再请就一定会来。

**【良久使还，果如师语。**

**师遂辞王曰：当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

很久以后，这个使者就回来，果然就像达摩祖师所讲的话一样。达摩祖师意思就是说：有请来了。

达摩祖师这个时候就向这个国王告辞说：“当善修德”，你要好好修道德，“不久疾作”，不很久你就会生病，“吾且去矣！”我就要去了。

**【经七日，王乃得疾。国医诊治，有加无瘳。贵戚近臣忆师前记，急发使告师曰：王疾殆至弥留，愿叔慈悲，远来诊救。】**

经过七日以后，这国王果然就生病，这国医“诊治”治疗，“无有加”，“加”就是更的意思，“瘳（瘳 chōu：1.病愈。2.损害，减损。）”，就是愈，没有好一点，“贵戚”，这皇亲国戚还有这近臣就想到这大师“前记”，前面所“授记”的话，就是上次所授记的话，“急发”快派使者去把这个达摩祖师讲说：“王疾”，国王生病，“殆（殆 dài <形>：1. 危险。殆危(危险)2. 困乏，疲惫。3. 假借为“怠”。懒惰 <副> 1. 表推测，相当于“大概”、“几乎”。2. 如：殆其(大概)；殆庶(庶几,近似)3. 表示范围，相当于“仅仅”、“只”。4. 表示肯定，相当于“当然”、“必定”。5. 表示时间，相当于“将”、“将要”。)”，危险，很危险，到“弥留”，弥留就快要死了之前的时候叫做弥留。希望这皇步能慈悲，这个，来给诊治救复。

**【师即至王所，慰问其疾。】**这大师就到这国王的地方，去慰问他的病。

**【时宗胜再承王召，即别岩间。**

**波罗提久受王恩，亦来问疾。】**

这个时候宗胜，又受到国王的召见，因此就离开这个岩间。

波罗提因为受这个国王的恩很久了，所以他也来“问疾”，来看他的病。

【波罗提曰：当何施为，令王免苦？】

师即令太子为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宝；复为王忏悔云：愿罪消灭。

如是者三。

王疾有间。

师心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乃先辞祖塔，次别同学，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当勤修白业，护持三宝。吾去非晚，一九即回。】

这个波罗提就问达摩祖师说：“当何施为”，要怎么做才能使这个国王可以免去这个痛苦？大师就命令这太子替国王“宥罪（宥 yòu：〈动〉1. 广厦容人曰宥。2. 宽仁，宽待，宽恕。如：宥世（以宽仁之政治理国家）；宥德（宽仁之德）宥免（宥恕，宥赦，宥过。宽恕别人的过错）；宥愆（宽恕罪过）3. 赦免。如：宥善（赦免善良的人）；宥罪（赦免罪过）；宥释（赦免释放）〈形〉宏深；深邃如：宥地（机要之地）；宥密（深密；机密）；宥弼（形容取司机密、重要）”，就是赦免有罪的人，就是大赦，大赦天下，“施恩”，布施，“崇奉僧宝”，尊敬僧宝。“复为王忏悔”，又替这国王忏悔，“云：愿罪消灭。”说希望他的罪可以消灭。这样三遍。“王疾有间”，“有间”就是有顷，这个国王生病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达摩祖师以内应念这个“震旦”，就是中国，念这中国，跟中国缘已经熟，成熟，“行化时至”，他要去行化的时间已到，所以就先跟这“祖塔”拜别，这“祖塔”是佛祖的塔，不是那个在家的，佛塔啦，祖塔就是佛塔，也跟这些同学统统拜别。然后再到这国王的地方，“慰而勉之”，就跟他安慰，又鼓励他说：“当勤修白业，护持三宝吾去非晚，一九即回。”你就要精进来修这个“白业”，“白业”就是善业，清净业，要护持三宝，“我去”，离开，“非晚”，不会很久，我离开，“去”是离开，我离开不会很久，“一九”就是一个九个，就九年就回来了。

师心念震旦缘熟，行化时至；乃先辞祖塔，次别同学，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当勤修白业，护持三宝。

【王闻师言，涕泪交集，曰：此国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缘，非吾所止。唯愿不忘父母之国，事毕早回。】

这国王听达摩祖师这样讲，就流眼泪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有什么罪？那他那个国家——就是中国，有什么吉祥的事，可以得到大师你去度化他们？叔叔你既然跟他们那边有缘，就不是我可以阻止的，希望不要忘记我们这父母之国，如果事情办完毕，就要赶快回来，早去早回。

【王即具大舟，实以众宝，躬率臣寮，送至海壖。

师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也。

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

帝览奏，遣使赉诏迎请。十月一日至金陵（嵩禅师以梁僧宝唱续法记为据作正宗记言。达磨以梁武普通元年庚子岁至此土。其年乃后魏明帝正光元年也。若如此则与后入灭启圻等年皆相合。若据此称。普通八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一日至南海。十月一日至金陵则甚误也。盖普通八年三月已改为大通元年。则九月不应尚称普通八年也。南海者今广州也。去金陵数千里。刺史奏闻而武帝诏迎。岂可十日之间便至金陵耶。又按南史萧昂本传。不言昂为广州刺史。但王茂

传末有广州长史萧昂。然不知何年在任。今止可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元年。广州刺史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帝览奏遣使赉诏迎请。十月一日至金陵。】

国王就准备大船，放很多众宝，宝贝，亲自领大臣官僚到这个“海孺”，就是河边、海边，河边之地叫做“孺”，或是海边之地叫做“孺”。

这个大师就“泛”，泛就是“泛海”，坐船的意思，“重溟”，“溟”就是海的意思，在航海，经过很多的海的意思。重，一重又一重的海，经过“三周寒暑”，经过三年，就到南海，那个时候就是“梁普通”，梁朝普通，梁武帝普通八年。另外一个，另外的地方（记载），“梁普通五年”的时候，正好是西元525年。525AD的那个时候。

到广州，这广州，这刺史萧昂就“具主礼”，就准备这主人的礼，就是国王的礼，依国王的礼，现在就是说仪仗，又放二十一响礼炮，这样去迎接，就送“表”，献“表”去跟，跟梁武帝讲。

梁武帝览，“览奏”，“览”就是看，看这个“奏”就知道，就派这个“遣使”，派使者，“赉”就是送或是持，拿到这个“王诏”去迎请，迎请他到金陵，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

好，讲到这里。继续往下看：

【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帝”就是梁武帝。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说：“朕即位以来”，“朕”就是皇帝的自称。说：我自从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造寺”就更建佛寺。“写经”，那时候经都是用写的比较多，叫大家抄、抄经，流通。“度僧”，以前若要出家必须朝廷通过发给度牒，才算出家。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佛教会发度牒，以前都是官厅或朝廷发的。“不可胜纪（计）”，无法算的。不知道多少，无法计算的，做很多很多就是了。建很多寺，写很多经，“写经”，当然是叫别人写，不是他自己写。度很多出家人，就是发很多度牒，这样“有何功德？”

【师曰：并无功德。】达摩祖师就回答他说：并无功德。

【帝曰：何以无功德？】梁武帝就说：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达摩祖师就回答说：“此”，这个。“但”，只是。这个（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这是有漏的福报，世间的，不是无漏的，所谓“有漏”就是还有烦恼的意思，“漏”课题烦恼，“如影随形”，好像“影”跟随着“形”走，影虽然有，但是“非实”，“虽有非实”，树的影子是有，看到影子，但树影不是真正有的，如幻如化。

【帝曰：如何是真功德？】梁武帝就说：那这个如果不是真实的，“非实”就是不是真实的功德。非实功德。梁武帝说：那不然什么是真实的功德呢？

【答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达摩祖师就回答说：“净智妙圆”，（“净智”）清净的智慧。清净的智慧，奥妙，微妙圆满。“体自空寂”，那个体，“自”，就是本来，本自。本自空寂。那清净的智慧，它的（体），本自是空寂的。“如是功德”，若得如是功德，若欲得如是的功德，若要求这种的功德，就是净智妙圆这种功德，“不以世求”，“以”就是于。不是在世间，不是在世间。“有漏法”里面求的啦，不是在世间“有漏”的事情上，可以求得这个“无漏”的智慧，所以造寺、建庙、写经、度僧、布施，这只是有世间的福而已，有世间的福在，但是得到出世间的智慧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出世间的智慧也是要修，“出世间法”才有可能得到，你如果修“世间法”，布施、施财、供养，这会有“福

报”在里面，但是不能超脱，不能得到“解脱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的佛法都变成这种的，都变成“人天小果有漏之福”，在求这些的比较多，要修“净智妙圆”这种的，“体自空寂”这种出世间功德的佛法现在比较少，大家都在求那种看得到、眼前的、世间的东西，都在世间中求，在“于世”，世间求，所以这就叫做“迷人”，迷人。

**【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梁武帝又问达摩祖师说：“如何”，什么，是什么。什么是“圣谛第一义”？“圣谛”就是佛的道理。“圣”就是佛。“谛”就是真理。佛的真理的“第一义”，最高的道理。佛的道理里面，佛祖所说的道理里面，最高的道理是什么呢？

**【师曰：廓然无圣。】**达摩祖师就回答说：“廓然无圣”，“廓然”，“廓”就是开阔的意思，开阔无圣。“无圣”就是没有圣，没有凡圣的差别，已经到达“无分别智”，这种就真的是最高的。“廓然”，廓然如虚空，智慧跟心量，廓然如虚空，等虚空遍法界，这“廓然”两字就代表这意思，等虚空遍法界，“无圣”，没有凡没有圣的差别，取著，这样就是“圣谛第一义”，因为他问最高的嘛，（所以）他就跟他说最高的。

**帝曰：对联者谁？】**但是梁武帝不是那种根器，他一听到这样就吓到了，就生出疑惧跟恐怖，疑惧梁武帝就问说：“对联者（是）谁？”他说：那样（的话）。“对”就是面对。面对“朕”。朕就是我，面对我的是谁？因为前面他说“廓然无圣”。梁武帝的意思是说：既然是无圣，就是“没有圣人”，那你不是圣人，是不是，对吧，如果你是圣人，那你又说“无圣”，又说无圣人，既然无圣人，那现在目前面对我的到底是谁？“谁”者是何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是顶撞他（达摩）就是了。（整理者注：目无尊卑这样大胆的人是谁？）

**【师曰：不识。】**“不识”就是说：我不认识，不认识。这个“不识”就是“我不识”。我不识，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识圣人”，我不认识那个圣人，因为如果我，有“我”，“有我”就“没圣人”，对不？听懂吗？如果“有圣人”就“无我”，对不对？这样听懂吗？这是很微妙的，说如果“有我”就“没圣人”，对不对？如果“有圣人”就无“我”，对不对？所以我不认识，“我”不认识那个“圣人”，这样听懂吗？因为“我”跟“圣人”是不同的东西，听懂吗？“我”不能是“圣人”，“圣人”不能是“我”，这要用官话来讲较听的懂。“吾，非是圣人，圣人非吾。”这样听懂吗？如果有“吾”就不是“圣人”了，对不对？这样听懂吧。如果有吾，就不是圣人，所以吾，就不是圣人，所以“我”不是“圣人”，“我”不认识“圣人”，“我”不是“圣人”，“我”不认识那“圣人”，这样听懂吧，这很微妙啦。这是头一个意思，第二呢？“不识”是说“你不识”，刚刚是讲说“我”不识圣人，我不认识那个圣人，第二个是说，“你”不认识那个“圣人”，因为圣人即使摆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这样听懂吗？所以这个“不识”的话就是有两个意思，就是主词是“我”不识或是主词是“你”不识。（所以“对联者谁？”我不识，）“对联者谁？”你不识，你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再怎么说你也不听不懂，怎么会认识？（整理者注：在我的心中没有圣人的观念，而您有凡圣的观念，所以您不了解、不明白“第一义谛”的道理。）

**【帝不领悟。】**

**师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广灯回作过字)江北。】**这个梁武帝没有领悟那个意思。

达摩祖师知道他的根机没有契合，没有契合，话不投机，所以十九日就暗中回去江北。所谓“一苇渡江”就是这个时候。

**【十一月二十三日居于洛阳，当后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当云后魏孝明正光元年也。若据太**

和十年乃后魏文帝时是年即南齐武帝永明四年丙寅岁也)】十一月二十三日到洛阳，那时刚好是魏孝明帝太和十年的时候，【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就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整天都不讲话，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叫说他是壁观婆罗门。

【时有僧神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当造玄境。】“时有僧神光者”，那时有一个出家人叫神光，他是旷达之士，就是“旷”是开阔，心胸很开阔，“达”是通达。开阔通达之人。他住在伊洛的地方已经很久了，“博览群书”，看很多书，各种书都看，“善谈玄理”，常常感叹说：“孔老之教”，孔子跟老子的教化，就是儒家跟道家啦，“礼术风规”，他们的礼术跟风规是都不错啦，“庄易之书”，《庄子》，“易”是《易经》，《庄子》跟《易经》也是都不错，但是“未尽妙理”，孔子、老子、庄子、《易经》这些都不错，但是却“不究竟”，没有完全达到妙理。最近听到一位达摩大士，住在少林寺，“至人不遥”，“至人”就是高人，高人。这位高人离我并不远，“当造玄境”，“造”就是亲自到那里去，亲自。我应该要亲身。“玄境”，去他的地方，达摩祖师所住的地方。

【乃往彼晨夕参承。师常端坐面墙，莫闻诲励。

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

“乃往彼”，于是就去到那地方，早上到晚上都在“那里”参，“承”就是承侍、服侍的意思。“师常端坐面墙”，达摩大师就一直打坐，面对墙壁，“莫闻诲励”，就是都没有教他什么。

神光就“自惟”，自己思惟，就自己思惟说：古时候的人要求道的时候，“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布发掩泥”是那个释迦佛往昔的事情。“投崖饲虎”，这也是释迦佛往昔做菩萨时的事情。这“布发掩泥”就是（“借花献佛”的那件事。燃灯）佛祖要打从前面过，但是有一滩水，那他就趴在那里，把头发散开，把头发盖在泥巴上面，然后让佛踩过去，这样佛祖的脚才不会弄脏了。“投崖饲虎”是释迦佛往昔行菩萨道时，看到虎子没得吃，所以他就投崖，跳下去，让虎来吃。“古尚若此”，古时候有道德的人尚且就如此了，那我是什么人呢？我何德何能这样就要求道？所以意思就是鼓励自己，我应该要更精进才对。

【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师悯而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

那个时候刚好是十二月初九，很冷，天下大雨又下大雪（天降大雪）。神光就“坚立”，坚定站在那儿不动，到天亮时雪已经超过膝盖了，一双脚可以说有一半以上是埋在雪里，如果是普通人可能已经昏倒了，那是辛苦的哟，不要说到膝盖都埋在雪里面，光只是站在雪地里过一夜，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如果是普通人会昏倒。那脚可能报销，会残废（冻坏了）。“师悯而问曰”，大师就怜悯他就问说：你那么久站在雪中你是要求什么呢？

【光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

神光就悲哀流眼泪说，因为达摩祖师都没理他，他在那边站那么久，都没理他，没跟他讲话，所以现在达摩祖师开口跟他说，问他，他就很悲伤，又很高兴，流眼泪说：“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广度群生。

【师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达摩这是心肠很狠的，说什么呢？你听我说吧，他说：诸佛的无上妙道，

“旷劫精勤”，是诸佛“旷劫”就是无量劫。无量劫的精进勤行，“难行能行”，难行而能够行，“非忍”不可以忍而忍下来，这样子去求到的无上妙道，诸佛的妙道，是诸佛这样子求来的“道”，所以不是简单地呀，“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哪里可以像你这样一点点的小的德行，一点点的小智慧，然后这样子的“轻心”，这样子的“慢心”，“欲冀”，“欲”就是希望。想要希望得到“真乘”，真实的佛乘，像你这样微少一点点站在雪中，一点点，过一夜而已，你就想说你已经很行了吗？这样你就想得到诸佛的“真乘”，“徒劳勤苦！”你只是徒劳勤苦而已。用的，这样没用，你目的地心肠很狠吧。如果是普通人就说：喔！师父你实在很没良心呢，我是如此地虔诚站在这儿一晚，雪下了满身，脚都埋在雪里面，这样的辛苦，而你这么没良心，你还这么说，没把我抱来疼一疼。

**【光闻师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

**师知是法器，】**“神光”听到达摩祖师这样教诲，教诲，激励，这个“励”是激励。所以“潜”，偷偷地。偷偷地去取一个利刀，把自己的左臂断下来，断掉，就偷偷拿一把刀把自己的左臂斩断，拿到达摩祖师的面前。“师知是法器”，达摩祖师知道他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

**师遂因与易名曰慧可。】**

他就说：诸佛最初发心要求道的时候，这是“因地”的意思，“最初”就是因地。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为求佛道，“为法忘形”，为了法，“忘形”，“形”，就是体，或是身，为法而忘身，所以自己的形体、身体都忘记了，所以种种的难行苦行。而你今天断臂在我面前，“求亦可在”，想要求（道），这样也是可以了。这什么意思呢？“为法忘躯”嘛，对不对？第一个，那当下断掉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世间人说：这叫做“破像”了，破相了，破像，那用佛法来说就是“破相”，破什么“相”，破“我相”、“众生相”，对不对？因为“众生相”六根俱全，都不惜“六根”全不全了，这样，所以那“我相”也没有了，也不会想到说以后少了一只手，不方便了，等等，所以当下那个就是大发心，当下就已经跟诸佛“最初发心”的时候同一个境界，所以就可以“接法”了。

达摩祖师就帮他“易名”，帮他改名字叫“慧可”。智慧尚可，智慧还可以啦。他的智慧如果还可以，那我们就是还不可以啦。

**【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师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

神光就问说：诸佛的法印，那“法”就像“印章”一样，“印可”的意思，“可得闻乎？”可以听到吗？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禀给我听吗？

达摩祖师就回答他说：诸佛的法印，“匪”，这个“匪”就是“非”，不是，非从人得，不是从人那里可以得到的。什么意思呢？i.e.就是啊，必须自悟，也就是说“芝麻里”（日语：亦即。）必须要自悟。

**【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刚刚那一段就是“断臂求法”的典故，对不对？现在让你亲身看到了，这也是很有福报啦，对吧。有的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个从哪里来的。下面这个就是“达摩安心”。“我心未宁，乞师与安。”我的心“未宁”，“宁”就是安啦。我的心不安，希望师父为我安心，替我安。

**【师曰：将心来，与汝安。】**“将”就是拿、取。你把心取来。你把你的心拿来，我替你安。

你说你的心不安，那心拿来，我帮你安。

【曰：觅心了不可得。】他就说：我找我的心都找不到，不知道在哪里。“了”就是全，全不可得。意思就是找不到啦。

【师曰：我与汝安心竟。】达摩祖师就说：这样，那我已经替你安好了。找不到，就安好了。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当下无心”，心不可得嘛。如果找得到，就有毛病了，找得到就有毛病，“心”就变成“有相”了，“有相”就有毛病了。如果找不到，这样就达于“无相”，“无相”就没有毛病。这里只能这么简单讲而已，如果要更清楚，就看这一本，如果要更清楚，就看这一本（《禅之甘露》），这一本里面有讲到。《禅之甘露》里面，你慢慢去看。不对哦，是这本的续集才有，抱歉（日语）。记错了的样子。啊，不好意思，是下一集。下一集《佛性三参》才有，不过现在也没时间讲，那你们就敬请期待。英文的已经写出来了，中文还没翻而已。这个“我与汝安心竟”。就是“达摩安心”啦。“觅心了不可得”，心就已经安了。

【后孝明帝闻师异迹，遣使赍诏征，前后三至，师不下少林。

帝弥加钦尚，就赐摩衲袈裟三领，金钵、银水瓶、缁帛等；师牢让三返。帝意弥坚，师乃受之。】看到这里。

后孝明帝听到达摩祖师的异迹，就派使者拿皇帝的诏书，前后总共三次来到少林寺，但是达摩祖师他不下少林寺。

这个孝明帝就“弥”，就愈加，愈。愈是钦敬。“钦”就是钦敬。“尚”，崇尚。于是就赐给他摩衲袈裟三件，金钵，银的水盆及缁帛等等。达摩祖师，“牢”就是坚固的意思。坚让三次，但是这魏明帝的敬意“弥坚”，越坚定，所以达摩祖师就接受了。

【自尔缁白之众，倍加信向。】

自从那时候，“尔”就是那里，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家出家二众，就越对他越有信心。

【迨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到了满九年双后，他就要回去西天了，就命令门人说：时间即将近要到了，“汝等盍”，“盍”就是何不。你们大家何不（大家）说说你们所得的？“得”就是证得，证得的，你们各自所证得的，何不说一说呢？

【时门人道副对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这个时候有一个门人叫“道副”，他就对达摩祖师说：如我所见，最高的道理就是说，“不执文字”，不执著文字，但是也“不离文字”，也不离开文字，“而为道用”，但是文字也可当作修道及传道之用，这个“道”就是修道、传道，因为那意义要藉着文字嘛。

【师曰：汝得吾皮。】达摩祖师就说：你得到我的皮。“皮”就是表相，表面上的，你得到了。

【尼总持曰：】有一个比丘尼，这个“尼”是比丘尼。【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闍佛国，一见更不再见。】她说：我今所解的，所理解的，“如庆喜”，庆喜就是阿难。就像阿难见到阿闍佛的国，国土一样，这就是《维摩诘所说经》里面说的，“一见更不再见”，一见，更不求再见。为什么一见更不求再见呢？就是“不贪爱其境”，那“见阿闍佛国”是什么意思呢？“阿闍佛国”就是“诸佛境界”，见诸佛的神通妙用境界，那就是大悟的意思，见到诸佛的神通妙境界，那见了以后呢？也不贪爱其境，所以亲见如来境界，但是也不染著。

【师曰：汝得吾肉。】达摩祖师就说：那你得到我的“肉”，比较深了，“皮”的下面就是

“肉”。

【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另外一个弟子叫做“道育”说：“四大本空，五阴非有”，“五阴非有”也是空的意思。“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我所见到的地方，连“四大本空”，这个“空”以及“五阴非有”这个法也不可得。所以无一法可得。包括前面那个，所以就是“毕竟空”。“毕竟空”就是“第一义大空”。

【师曰：汝得吾骨。】这样你就得到我的“骨”，骨就是骨架、支柱，“一切智慧的骨架”，支柱。就是“第一义大空”。

【最后慧可礼拜后，依位而立。

师曰：汝得吾髓。】

最后慧可就起身礼拜后，就依照他应该站的位子站着，都没讲话。

达摩祖师就说：“汝得吾髓。”你得到我的“神髓”。

这是什么意思呢？礼拜，因为“诸佛无上妙道”，都被前面那些师兄弟说完了，他没什么好说的了，就不用说了，这是头一条，第二条呢？诸佛的妙道这么高，我即使要说也说不完，也无法说，只有顶礼而已，只有礼拜恭敬而已。拜完呢？“依位而立”。“依位而立”就是依法而行的意思，照规矩来这样。所以自己应该站哪里，就站哪里。没有我执、我相、我见，不与人争。前面那些人都争妍斗艳，都发表大家各自的心得嘛，那他呢？诸佛的妙道，无言，没什么好说的，无言之教。“离言”（离言法性），蛤有礼拜而已。所以就得到神髓。

【乃顾慧可而告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展转囑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并授汝袈裟，以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顾”就是回顾。回过头来跟慧可大师说：古时如来以正法眼藏付给迦叶大士，辗转一直传，传到我，我现在交给你，你要好好护持，我现在再传给你这袈裟，当作“法信”，就是法的信物，“信”是信物，当作徵信用。“各有所表”，这“各”就是指“法”跟“衣”，二件事情，法跟衣都有所表示，代表，“宜”就是应该，你应该可以知道才对。

【可曰：请师指陈。】慧可大师就说：请师父您“指陈”指出来，明白说。他说：你应该知道，对不对？他就说：请师父指示。

【师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后代浇薄，疑虑竞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凭何得法？以何证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后难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无碍。至吾灭后二百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潜符密证，千万有余。汝当阐扬，勿轻未悟；一念回机，便同本得。】看到这里。

达摩祖师就说：“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内传”，在内，传这个法印，来“契”，契合所证的心。在外相，就传给你这个袈裟来定宗旨，因为后代“浇薄（浇薄 jiāo bó 1.薄，不厚。2.贫瘠。3.指社会风气浮薄。）”，民情浇薄，根器浇薄，后代的民情、根器都浇薄，“疑虑竞生”，怀疑就都会生出来，就会说：因为我是西天的人，而说你是中国的人，怎么有可能说西天的人传法给你呢？要怎么证明？你现在受了这个“衣”跟“法”，“却后难生”，这个“难”是留难，以后“却后”就是以后，以后如果留难产生的时候，就是人家要问难说：怎么有可能说西天的人传法给你呢？“但出此衣”，你就拿出这个“衣”，就是“法衣”，以及我传的“法偈”来表明说：你是西天的祖师所传的，没有错。“其化无碍”，如此要渡化众生，就没有障碍。“至吾灭后二百年”，到我灭度后二百年以后，“衣止不传”，这个袈裟就不再传了，就是到六祖大师

为止，二百年，“法周沙界”，衣虽然不传，但是，这个“法”会再传下去，一直到“周”这个“沙界”，恒河沙界。然“明道者多”，但是啊，“明”就是知，知解这个“道”的人很多，但是，“行”就是修行。修行这个“道”的人就很少了，“说理者多”，说理的人很多，但是，通达这个“理”的人就很少了，“说”就多少说一点是可以啦，但是要全部通达，这种的就很少。“潜符密证，千万有余”，但是另外，“潜”就是暗中。暗中“符”就是符合，暗中符合这秘密的诸佛所传，所证之心的人，“千万有余”，就是还很多，就是暗中在修行，而能够契合的人是还很多，“汝当阐扬”，你要好好阐扬这“无上法”，“勿轻未悟”，不要轻视尚未悟到的人。把这个“勿轻未悟”，用红笔打双圈。所以，不只说不能够轻自己的师父，连没有开悟的人，也不能轻视他。乃至说一切人都不能轻，“勿轻未悟”，不要轻视未开悟的人。“一念回机，便同本得”，如果一念之间回光返照，这个机锋，就好像他本来得到的一样，所以如果是证到那就都一样了。

好，说到这里。

【听吾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吾本来兹土”，我来“兹土”，这个“土”，这个地方就是我来这个中国。“传法救迷情”，“传法”是为了解救这个“迷情”，沉迷或是迷惑，迷惑的有情。“一华开五叶”，“一华”就是达摩祖师自己，“开五叶”，“五叶”就是从二祖到六祖，总共有五位祖师，“结果自然成”，就是从六祖大师以后就禅宗大行。我本来来这个中国，这个国土传法，是为了要救这个迷惑的有情，“一华开五叶”，“一华”就是达摩祖师自己，“五叶”就是从二祖到六祖大师，总共五祖，“结果自然成”，就是六祖大师以后，这禅宗大发。

顺便补充讲一下：刚才说二祖大师断臂求法，他要断臂之前已经就出家很久了，所以有人刚才在问说：断臂不是“六根不全”，不是不能出家？他已经出家过了，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是祖师呢？已经修很多了，所以我们跟人家不能比，不要常跟人家比，那你要比，你找比你笨的人比，不要找祖师来比。继续看。所以依照戒经来讲是五根，六根不全不能出家，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意”就是说“心”，“心”不全是什么？譬如说有神经病，这不能出家，还是发疯的，有的人说：发疯了，赶快让他出家，赶快剃了，看疯病会不会好？这是不可以这样的，那要等他疯病好了，再出家，不能，不能帮他剃了，才看他病会好吗？不是这样。正好相反。

【师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此盖依宝林传之说也。按宣律师续高僧传。可大师传云。初达磨以楞伽经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若如传所言。则是二祖未得法时。达磨授楞伽使观之耳。今传灯乃于付法传衣之后言。师又曰：吾有楞伽经四卷。亦用付汝。则恐误也。兼言吾有。则似世间未有也。此但可依马祖所言云。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则于理无害耳)，】大师又讲说：我还有《楞伽经》四卷，亦用“用”就是“以”，再拿来传给你，我们来看这下面的小字：下面有：“按宣律师”，“宣律师”就是“道宣律师”，道宣律师《续高僧传》：“可大师传云(曰)：”“可”就是慧可，慧可大师传，“云”说下面可加一个引号，“初达磨以《楞伽经》授”慧“可曰(云)：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这个道宣律师的这个《续高僧传》上面的《慧可大师传》这部分的上面讲说：当初这个达摩大师以《楞伽经》拿给慧可大师的时候，就这样说：我看这汉地，就是中国，只有这部经可以，就是“传佛心印”，“仁者依行，”你如果照这个下去“行”，就可以“度世”，度

众生。再看下面：**【即是如来心地要门，】**这大字的，看那大字的，**【令诸众生开示悟入。】**这个，就是讲这个《楞伽经》就是佛祖如来的这个“心地要门”，“心地法门”的最重要的法门，心地法门就已经是最重要了，但是这个《楞伽经》是所有“心地法门”里面最重要的法门，所以叫做“心地要门”。“令诸众生”，这部经可以令众生，诸众生“开示悟入”，开示、悟入佛的境界，**【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试之，置石石裂。缘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逾海越漠，为法求人。际会未谐，如愚若讷。今得汝传授，吾意已终】**就说“吾自到此”，我自己到这个地方，到中国之后，“凡五度中毒”，总共有五次中毒，人家下毒的，我常常，“我常自出而试之”，“自出”就是把它吐出来，吃下去又把它吐出来，那就是神通，对吗？吃下去，怎能吐得出来，那毒，不要说是毒吐得出来，你饭吃下去，就吐不出来了，对吗？吐也吐不完，是不是？但是他用神通力，就把它吐出来了，“自出而试之”，把它吐出来，而试，“置石石裂”，把它吐在这个石头上面，那个石头就裂开，你看那毒有多毒。“缘吾本离南印”中，我本来是离开南印度，来这个东土，看到“赤县神州”就是中国，有这个“大乘”的气象，所以我就超越这个大海和沙漠，为了法来求人，“际会未谐”，但是这因缘就不凑巧，所以去梁武帝那里就不适合，对吗？所以“如愚若讷”，所以我说，我说你不懂，所以他就坐，坐禅，坐九年，面壁九年，所以就好像傻子，又好像“讷”，就是不讲话，像哑巴，好像傻子、又像哑巴，这样坐九年，所以祖师的辛苦，实在是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知道了，如我们就讲说：我拿这个法宝要来给你们，那你们又害我，不要，不要理你们，要回家了。“今得汝”，现在得到你来传授，我的这个心就已经达到，心意就达到了。好，下面看这段小字的，这段很重要，这段就是跟……，就是说，达摩祖师怎么传那个，传法给二祖大师：**（别记云：师初居少林寺九年，为二祖说法，只教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别记云：师初居少林寺九年，为二祖说法，只教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有一个别记讲这个达摩祖师当初住在这个嵩山少林寺的时候，九年，为二祖大师，后来为二祖大师说法，就只有讲，教他这个而已，都没有教什么，只教这一句，这四句，“外息诸缘”，外面要“息”这个诸缘，所有的“缘”统统要停住，“内心无喘”，内心无喘，这心肝不能喘，“喘”是什么意思？“喘”就是微动之相，微动之相，心肝有稍微动就是“喘”。“外息诸缘”，你如果没有息诸缘，你就会去外面去攀缘，攀缘的时候，就乱跑了，乱跑那就不是，不是“微动”，不是稍微动，是“大动”，那外息诸缘就，这个“大动”就没有，但是外面的大动没有了，内心因为业习力的关系，所以还是会“有所动”，还是会“有所喘动”，这个“喘”用得很漂亮，怎样，好像在呼吸，又好像，又好像那个气喘，得到气喘，那样气喘，你没办法，（呼吸会有声音，）他会喘啊，所以我们众生因为业习的关系，业习的关系，所以也会喘一下，喘一下，心肝头碰碰喘，喘一下，喘一下，那是“心”的微动之相，以业习力故，“心如墙壁”，这个时候就要，这个心训练到好像，好像“墙壁”一样，这样就可入道，“可以入道”，可以入道。这心好像墙壁，什么意思呀？坚定不动，坚定不动，所以，本来那心会一喘一喘的，一喘一喘，这样不行，一喘一喘，这就好像泡沫一样，像水，像泡沫一样，所以“不坚固”。所以这个会喘一喘一喘，要训练到最后就不会喘了，不会喘了，不但不会喘了，变成由泡沫的气体、液体，然后“气体、液体”再训练变成“固体”，固体又变成好像“墙壁”一样，乃至像“金刚”一样，坚固、不动，就像墙壁。那“心”如果“坚固不动”，那就得“金刚喻定”，金刚喻定，十地菩萨的定，或是“等觉菩萨”的定，入金刚，等觉菩萨入“金刚喻定”，断最后一分无明，所以，这心好

像金刚一样，如入金刚喻定，就像墙壁一样，这样就可以“入道”，“入道”就是悟入佛的无上道，所以达摩祖师传给慧可大师，统统没教他什么，只教他这四句偈。照这样去修。【慧可种种说心性理道未契，师只遮其非，不为说无念心体。】这慧可大师讲很多关系到这心性和这“理道”，都还没契合，达摩祖师“祇”，这就是跟那个“只有”那个“只”是一样。“只遮其非”，就只有遮他的不对，就把他不对的地方讲出来而已，也就是把他那个消极的部分、错的地方“只”出来，“不为说无念心体”，就没有告诉他，什么是无念的心体，“无念的心体”是什么？换言之，就是真如本性，所以就没有跟他讲，这“真如本性”的事情，“真如本性”的体是什么？叫什么，都没告诉他，只告诉他，这个，这样不对，那个不对，如此而已。【慧可曰：我已息诸缘。】有一天慧可大师就跟“达摩祖师”说：我已经“息诸缘”。“息诸缘”是什么？这诸缘不是只有“外面的缘”，就是“息心缘虑”，已经到达息心，“心”都不会走动，不攀缘，没有“思虑”，这样。这叫做“息诸缘”。【师曰：莫不成断灭去否？】“达摩祖师”就说：这样不变成“断灭”了，会变成“断灭”吗？因为你所有的“缘”都“断”了，“息诸缘”了，这样会变成“诸法断灭”吗？【可曰：不成断灭。】这“慧可大师”就说不会，不会变成“断灭”，不会变成“断灭空”。【师曰：何以验之云不断灭？】“达摩祖师”就问说：要怎么证明？“验”，考验、证明。说没有断灭。【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这慧可大师就说：因为我“了了常知”，“了了”就是清清楚楚。清清楚楚而且常常觉知。清清楚楚，常常全都念念，全都知觉。“故言之不可及”，所以用话去说，就说不到，就是那种，“了了常知”这种境界，已经超过言语所能描绘的了，那因为我有“了了常知”所以“没有断灭”，如果“断灭”的话，那，连那个“知觉”都没有了，但是学佛是为了求那个“知觉”、“觉知”，所以如果修到变成不知不觉，那什么“忘我”那种都不对，就变成“断灭”去了。【师曰：此是诸佛所传心体，更勿疑也。】到这个时候这达摩祖师才给他印可，这个地方就是印可。“此是诸佛所传心体”，这个就是诸佛所传的心体，“心体”就是本心之体，真如本心之体，就是本性，真如本性之体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了了常知”、“息诸缘，而了了常知”这样。“息诸缘虑，了了常知”，这个就是诸佛所传的心体。“更勿疑也”，不要再怀疑。这个时候才指出来，而且印可，这样。而开始的时候，怎么不跟他开示说那些诸佛所传的心体是怎么样，告诉他，先跟他开示呢，因为如果先开示的话，他就心里有一个先入为主，然后会有执著，然后就会照着师父所指示的法，去找，可能就会出问题，等到他自己亲自看到了以后，亲自到了那个境界以后，然后呈出来，然后再给他印可说啊，这个就对了，这样，没有错，这样。你自己如果没有亲见，因为在心里面嘛，你再怎么讲，也讲不到，因为“言不可及”嘛，所以只好自己亲见了以后，然后“印可”。这样而已，可以这样。

【言已，乃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止三日。】

有期城太守杨炫之，早慕佛乘，问师曰：西天五印，师承为祖，其道如何？

讲到这里，这个话以后，就跟他的徒众到这个禹门千圣寺这个地方住了三天。

“有期”，就是又过了一會兒，有一个期限就是……。这“期（期 jī：一周年，一整月。）”念“基”，就是“有顷”的意思一样。过了一會兒，这个，那个城，那个城市的那个太守叫做“杨炫之”，就是这个城的主官就对了，杨炫之，他是很早就仰慕佛乘，就过来问这个达摩祖师说：“西天”祖师“五印，师承为祖”，这西天“五印”，五印度，五印度的师承做祖师，从这个诸佛传下来，那“道”是何情状呢？

【师曰：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达摩祖师就说：要“明佛心宗”，要“明了”，佛心宗就是禅宗，禅宗就是“诸佛心印”，传诸佛心印，那么明佛的“心宗”，这“心宗”是在一起，不是“佛心”在一起，明佛心宗，心的宗旨，心印的宗旨，那而且“行解相应”，行和解统统相应，有行有解，行和解有相应，“名之曰祖”，这样才可以称作祖师的“祖”，

【又问：此外如何？】又问说：这样除了这样以外，还有什么呢？

【师曰：须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祖。】达摩祖师又说：“须明他心”，就要明白“他心”，就是众生心，这样就要有“他心通”，就对了。“知其今古”，还要知道今古，这就是“宿世通”。“不厌有无”，“有无”就是“空有”，于“空”于“有”都不厌，“于法无取”，在诸法“无取”，无取就无舍，然后“不贤不愚”，不取贤不舍愚，不取于贤，不舍于愚，对“贤”好的，不取，对“愚痴”，就不舍，“无迷无悟”，彻见真如法中，实在无迷无悟。“若能是解”，如果能够做如是的理解，就叫做“祖”。

【又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适听师言，罔知攸措；愿师慈悲，开示宗旨。】他就说：弟子归依三宝，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智慧还是昏蒙，没开智慧，那对佛的真理还有迷惑，“适”，就刚才。刚才听大师你这样说，“罔知攸措”，就手足无措，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听这个道理，这样深，不知手措，不知道何去何从，愿大师你慈悲，再开示这个宗旨。

【师知愚到，即说偈曰：

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看到这里。

这达摩祖师知道他“愚”就是诚恳，诚恳已经达到至庆的境地，所以就跟他说了这个偈：

“亦不睹恶而生嫌”，不会看到不好的，心里面就生出嫌，不嫌不好的，“亦不观善而勤措”，那也不会看到好的，就“勤措（“筹划办理、用”或“施行。”）”，勤劳措施，所以不嫌恶、不喜善，看到好的，就特别去捧他，这样子。“亦不舍智而近愚”，但是反过来，相反过来，也没有舍智慧，智慧也是要有，不是说智慧也都不要了，就去亲近那愚痴的，就自己去愚痴的事，这样，“亦不抛迷而就悟”，也没有把这个迷惑，迷惑的人把他抛掉，然后只是亲近开悟的人。“达大道兮过量”，通达大道，而超过一切量，“量”就是“言思境界”，言语思惟境界就是量，“通佛心兮出度”，“度”就是脱，通达佛心。“出”就超出，超出而度脱。超出一切法，而度脱。“不与凡圣同躔（躔 chán：〈动〉1.践,践履 3. 又如:躔躔的(快速舞动或转动);躔陞(指石级)4. 运行 5. 日月星辰在黄道上运行 〈名〉麋鹿的足迹。又泛指脚迹,行迹。)””，念“缠”，“躔”就是“践”，或是“履”的意思。“不与凡圣”，凡圣就是一般之凡圣，没有跟一般凡夫还是圣人，“同躔”一样，走一样的路，“超然名之曰祖”，超出凡圣，超出一般的凡圣，这样子的超然，就称为“祖”。

【炫之闻偈，悲喜交并曰：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有。】这个杨炫之听到这个偈，就悲喜交集，就跟大师讲说：希望大师您久住世间，来度化“群有”，群生。

【师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万差，多逢患难。】达摩祖师就说：“吾即逝矣！”“逝”，就是离开的意思，这里表面上也当作是“去逝”的意思，我很快就要走了，不能在这里停留很久，“根性万差”，因为末世众生的根性，“万差”，很多的差别，“多逢患难”，我在这个地方都遇到很多的患难。

【炫之曰：未审何人？弟子为师除得。】这杨炫之就说：不知道是什么人跟大师过不去？“弟子为师除得”，弟子我可以替大师你把他除掉。杀掉他，把这恶人除掉他。因为他是太守，太守是很大的，县长就已经很大了，县老爷就很大，太守更大了。所以他做得到。

【师曰：吾以传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无此理。】达摩大师就说：我是传佛世尊的秘密，要来利益迷途的众生，“害彼”以“自安”，如果要害别人，那自己得到安乐，必定是没有这种的道理。

【炫之曰：师若不言，何表通变观照之力？】

【师不获已，乃为讖曰：

江槎分玉浪，管炬开金锁。五口相共行，九十无彼我。】

【炫之闻语，莫究其端，默记于怀，礼辞而去。】

这个杨炫之就跟达摩祖师讲：大师你如果没说，“何表通变”，“通变”就是通权达变，“观照之力？”要怎样表示这个通全达变。

“师不获已”，不获已，就是说跟他说不通，因为他是要表示他对大师很尽忠，所以一定要替大师帮忙，把他的敌人都除掉，这样。他（炫之）不听。他就跟他说这个讖语：

“江槎分玉浪，管炬开金锁。五口相共行，九十无彼我。”

这个讖语，炫之听了，“莫究其端”，就不知道那个意思，他究竟在讲什么。非常抱歉，这我也不知道，查所有的资料，也都没说到，等以后我如果见到达摩祖师我再问他，不好意思，阿弥陀佛。因为这好像授记那样，这种讖语有一点，那种谜语的味道，最主要是在下这个智慧还不够，所以不能够解这个祖师的讖语。不好意思。

“炫之闻语，莫究其端，默记于怀”，那就礼辞而去。

【师之所讖，虽当时不测，而后皆符验。】这个大师所讖的，所讲出来这个预言，虽然当时不能推测什么事情，但是以后都应验。

【时魏氏奉释，禅俊如林。光统律师、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鸾凤也。睹师演道，斥相指心。每与师论议，是非蜂起。师遐振玄风，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竞起害心，数加毒药。至第六度，以化缘已毕，传法得人，遂不复救之，端居而逝。

即后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岁十月五日也(依续法记：则十月五日乃孝庄帝永安元年。即梁大通二年戊申岁。其年即明帝武泰元年也。二月明帝崩。四月庄帝即位。改元建义。至九月又改永安也。后云。汝主已厌世。谓是岁明帝崩也。据传灯云。丙辰岁即东魏文帝大统二年。西魏静帝天平三年。梁大同二年。与厌世之说全乖也。又太和十九年。乃后魏文帝时。即南齐明帝建武二年乙亥岁。殊相辽邈耳)。】这个时候，“魏氏奉释”，这个“奉释”就是“释”，佛门，尊重佛法，北魏的那个皇帝都尊重佛法，“禅俊如林”，禅，禅家的俊秀，高僧大德很多，“光统律师、流支三藏者”，这光统律师和菩提流支三藏是僧中的“鸾凤”，就是很行的人，“睹师演道，斥相”，看到达摩祖师“演道、斥相”，就是这个破斥法相，“指心”，直指人心，常常都和大师论议，是非蜂起，就引起很多是非。“师遐（遐 xiá：长久，远。）振玄风”，达摩祖师，遐振玄风，“普施法雨”，就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偏，“偏局”就是彼等偏局之量，就是其他，著相修行的人，他们是一偏而局促，“偏”就是一偏，“局”就是局促。一偏局促之量，“自不堪任”，自不堪任相比，就和达摩祖师不能比，“竞起害心”，所以大家都起，要害他的人，“数加毒药”，下了很多次毒，“至第六度”，害五遍以后，到第六遍的时候，“以化

缘已毕”，因为已经传法给二祖大师，“化缘”，已经完毕，传法就得到人了，所以“遂不复救之”，“遂”，自不复救之，自己就没再救自己了，以后都用神通力把那毒吐出来，这次就没再吐出来，结果，结果就让它中毒，中毒，“端居而逝”，就端坐而逝，坐化。“即后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这就是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的事情（西元496年）。看下面那大字的：【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

后三岁，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

云问：师何往？

师曰：西天去。

又谓云曰：汝主已厌世。

云闻之茫然，别师东迈。】看到这里，那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在熊耳山。起一个塔在定林寺。

后来三年以后，魏，北魏的这个“宋云”，有一个人叫宋云，他奉使去西域回来的时候，就遇到达摩祖师在“葱岭”，见到他，那“达摩祖师”手拿一只鞋，一只鞋，“翩翩独逝”，翩翩然，很潇洒的样子，自己一个人在走。

这个宋云就问这大师说：你要去哪里？

大师就说：我要去西天。他又告诉他：“汝主已厌世”，你们的国主，你们的国王已经死了，“厌世”就是死了。

这宋云听到就“茫然”，就跟大师分别向东去了。

【暨复命，即明帝已登遐矣。

迨孝庄即位，云具奏其事。帝令启圹，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若依续法记：则后三岁乃庄帝永安三年庚戌岁。当梁武中大通二年也。其年十二月庄帝方崩。奉使回时帝尚在耳。若据传灯。则后三岁乃己未岁。即西魏文帝大统五年。东魏静帝兴和元年。当梁武大同五年也。如此则岂复有孝庄帝耶。又称宋云遇师于葱岭。尤误也。宋云使西域回时。已在魏明帝正光年中矣。然则遇师于葱岭者。盖是魏末别遣使往西域回耳。但当云：后三岁魏使有自西域回者。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问师何往。曰西天去。又谓使曰：汝主已厌世。使闻之茫然别师东迈。暨复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而孝庄即位。奉使具奏其事。帝令启圹。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后来，回来复命，“复命”，就是报告他，出使西域的事情，那个时候，魏孝明帝已经“登遐”，就是已经死了，等到那个“孝庄帝”即位的时候，这宋云就“具奏其事”，“具”就是完全，完全地启奏这件事情，启奏皇帝说这件事，就是说他在“葱岭”遇到达摩祖师，他告诉了他什么话，说，跟他说那个国王已经过逝了的事情。这个皇帝就命令“启圹”，“圹”就是坟墓，把他的墓启开，开棺看，只有看到一个空棺，达摩大师已经没在里面了，只有一只鞋在里面。所以可能要走的时候太赶了，所以忘了一只鞋。其实那是故意的，所以后代如果画达摩祖师相，或是雕刻都拿一只拐杖，拐杖上头，拐杖上头上挂一只鞋子，这样。【举朝为之惊叹。奉诏取遗履。于少林寺供养。】“举朝”，整个进行都为这件事“惊叹”，就奉了皇帝的命令，就去拿那只他放下的那只鞋，回去嵩山少林寺去供养。供养那只鞋子。【至唐开元十五年丁卯岁。为信道者窃在五台山华严寺。今不知所在。】很可惜，到唐朝开元，“唐玄宗”开元十五年的时候，让那信道的人偷去五台山的华严寺。那只鞋被偷走了，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人很“毁类”，（台谚：不珍惜祖物。）“今不知所在”，现在不知那只鞋到那里去了。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毁类”，

其实印度人比我们还“毁类”，世界创造力最强的就是印度人，其次是中国人，创造力最强，但是，保存力量也最低，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次之，所以保存力也次之，这样子，破坏力也是第二强，这样，（日语：心情不好）就把它烧掉。

【初梁武遇师。因缘未契；及闻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师碑，而未暇也。后闻宋云事，乃成之。代宗谥圆觉大师，塔曰“空观”。师自魏丙辰岁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当云自魏至庚子岁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七十五年矣。凡此年代之差。皆由宝林传错误而杨文公不复考究耳）。】“初梁武遇师”，当初梁武帝遇到达摩祖师的时候，因为因缘不合，所以达摩祖师就去北方，到后来，听到达摩祖师在北魏，在北方，北朝，魏邦在化行的时候，“遂欲自撰师碑”，所以他就要自己，梁武帝就自己要写大师那个碑文称赞他，所以就……，你看，就要等他有名才可以，对吗？等他有名才要写，写碑文称赞，那碑文都是“颂”，都是讲好话的，对吗？而且也跟“朕”有关系，所以（是）著相之人。（“后闻宋云事”，）怎么说呢？如果说，他，这个梁武帝，他虽然没有悟道而根基也不高，但是如果有恭敬心的话，达摩祖师可能也会留在那里，但是他没有恭敬心，他觉得自己很伟大，所以，遇到没问说：我，弟子，应该怎么修，不是啦，他说：你看！我造寺，度僧，这个写经等等，有什么功德？好像很伟大，对吗？所以对于这个有道之士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只会著我相，想要求功德，讨功德（秀自己），所以不只有说，他著相而已，而且也是没有敬，没有恭敬心，所以他（达摩祖师）就不在那边。后来因为他要写这个碑，“未暇”，就是没时间，“后闻宋云事”，后来又听到宋云在葱岭遇到达摩祖师这件事，所以“乃成之”，就把那个碑文写出来了。到代宗的时候，就给他谥号“圆觉大师”，他的塔叫做“空观”，这大师从这个魏，魏朝的丙辰岁“告寂”，就是圆寂以后，到这个宋真宗，宋朝的真宗景德元年，那时已经四百六十七年了。

## 第二十九祖慧可

原文【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师者，武牢人也，姓姬氏。

父寂。未有子时。尝自念言：我家崇善。岂无令子？祷之既久。一夕感异光照室。其母因而怀妊。及长。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

自幼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而不事家产。好游山水。后览佛书。超然自得。即抵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静禅师出家。受具于永穆寺。浮游讲肆。遍学大小乘义。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终日宴坐。又经八载。

于寂默中。倏见一神人谓曰：将欲受果。何滞此耶？大道匪遥。汝其南矣！

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

翌日觉头痛如刺；其师欲治之，空中有声曰：此乃换骨，非常痛也。

光遂以见神事白于师。

师视其顶骨，即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当有所证。神令汝南者，斯则少林达磨大士必汝之师也。

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传衣事迹，达磨章具之矣。

自少林托化西归，大师继阐玄风，博求法嗣。至北齐天平二年（当作天保二年乃辛未岁也。天平东魏年号二年乙卯也），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师曰：弟子身

缠风恙，请和尚忏罪。

师曰：将罪来，与汝忏。

居士良久云：觅罪不可得。

师曰：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

师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

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

大师深器之，即为剃发，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于光福寺受具。自兹疾渐愈。

执侍经二载，大师乃告曰：菩提达磨(旧本云达磨菩提)远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吾，吾今授汝，并达磨信衣，汝当守护，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

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

大师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

璨曰：师既预知，愿垂示诲。

师曰：非吾知也。斯乃达磨传《般若多罗悬记》云：“心中虽吉外头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兹。当谛思前言，勿罹世难。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时传付。

大师付嘱已，即于邺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是积三十四载。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

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

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

又于笕城县匡救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林会。

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槃经》。

学徒闻师阐法，稍稍引去。

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邑宰翟仲侃。

仲侃惑其邪说，加师以非法；师怡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时年一百七岁，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岁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问长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只如师子尊者二祖大师。为什么得偿债去。长沙云。大德不识本来空。彼云。如何是本来空。长沙云。业障是。又问。如何是业障。长沙云。本来空是。彼无语。长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灭亦非无。涅槃偿债义。一性更无殊)。后葬于磁州滏阳县东北七十里。唐德宗谥大祖禅师。自师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当作一十二年)。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师者，武牢人也，姓姬氏。

父寂。未有子时。尝自念言：我家崇善。岂无令子？祷之既久。一夕感异光照室。其母因而怀妊。及长。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第二十九代的祖师就是慧可大师，他是武牢的人，武牢人，他姓姬氏，和周公同姓，他的父亲叫做寂，他父亲还没有孩子时，自己想说：我们家

都是做好事的人，怎么会没孩子呢？所以他就祈祷要有孩子，祈祷很久以后，有一晚就感到这个“异光照室”，有一种特殊的光，照耀着他的房间，这慧可大师的母亲就有身孕了。后来，慧可大师长大以后，他父亲就因为有这个，要出世时有这个光照室，这个“瑞相”，所以就给他取名作“光”。所以姓“姬”名“光”。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师者，武牢的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时。尝自念言：我家崇善。岂无令子？祷之既久。一夕感异光照室。其母因而怀妊。及长。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

**【自幼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而不事家产。好游山水。后览佛书。超然自得。】**自小时候，就“志气不群”，和普通人不同，“博涉诗书”，对所有的诗书通通有涉猎，学问很广泛，“尤精玄理”，对这个，尤其是对这个“玄理”，“玄理”就是“道家”的理，道家、老庄之理。老子跟庄子的玄理尤其是“精”，精通。但是“不事家产”，不喜欢做事，喜欢游山玩水，后来看到佛书以后，佛经之后就“超然自得”，就“自得”，就自己心里面有一点悟了。“后览佛书。超然自得”。

**【即抵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静禅师出家。受具于永穆寺。浮游讲肆。遍学大小乘义。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终日宴坐。又经八载。】**

**于寂默中。倏见一神人谓曰：】**他看佛书就“超然自得”以后，突然就超出一切，心里面就有所得，就有所悟，就到那洛阳，洛阳的龙门香山，依这个“宝静禅师出家”，受具足戒，在这个永穆寺受具足戒。“浮游讲肆”，“浮游”就是到处去听经，“讲肆”是讲堂，到处的讲堂去听经，“遍学大小乘义”，所有大小乘的道理，通通学习，三十二岁的时候就回香山，他的故乡，不是啦，那个香山，那个他师父那里“终日宴坐”，整日都静坐，再经过八年。“于寂默中”，寂默中就是寂默之中，当然他就可以入定了，“倏见一神人”，突然间见到一个神，就跟他说：

**【将欲受果。何滞此耶？大道匪遥。汝其南矣！】**就跟他说：你就将要受这个“果”，接受佛果，怎么还住在这里呢？“大道匪遥”，“大道”就是佛道，离开你没很远，你该向南去。

**【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

**翌日觉头痛如刺；其师欲治之，空中有声曰：此乃换骨，非常痛也。**

**光遂以见神事白于师。**

**师视其顶骨，即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当有所证。神令汝南者，斯则少林达磨大士必汝之师也。**

**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传衣事迹，达磨章具之矣。】**看到这里。

“光知神助”，神光知道是神在帮助他，所以，“因”就是所以，所以就改名叫做神光。

“翌日”就是第二天，感觉头很痛，好像刺他、刺他，他的师父想要帮他治那个头痛，空中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这是在换骨，“非常痛也”，非平常之痛，不是平常的头痛。所以，吃药也没效。他要帮他治疗，就是要熬药给他吃，要汉他的头痛。

神光就于是就把在定中见到神这件事告诉他师父，他师父就看他的顶骨，就是头上的那个骨，“即如五峰秀出矣！”就好像五座山，这样凸出来，就跟他讲说：“汝相吉祥”，你这个相很吉祥，应该“有所证”。这神命令你要向南去，这就是讲少林寺的达摩祖师在那里，达摩大士在那里，一定就是那位大师就是“汝之师也”，“必汝之师也”，一定就是你的师父。所以他的师父就是古时的修行人都是这样，很有器度。

“光受教，造于少室”，这个神光受他师父的教示，于是就亲身去少室，“少室”就是少林

寺（所在的山），是嵩山，“中岳嵩山”，嵩山总共有三十六峰，三十六峰，三十六个山头，在东边那座叫“太室（此处应为“太室山”而非“大室山”）”，在西边那座叫“少室”，西边那座山叫做“少室”，少室山，它（嵩山）总共有三十六个山，东边那座山叫“太室山”，西边那座山叫做“少室山”，少林寺就盖在“少室山”那个地方，后代如尊称“达摩祖师”的时候，都没直接讲，常常都说“少室”，那“少室”就是代表少林寺，这个是“少室山”，那也就是指“达摩祖师”，那这个“造于少室”，这个是指达摩祖师，可以说是去少室山的少林寺，没错，但是就是讲去亲见，亲身去见达摩祖师的意思，这里“少室”就是代表达摩祖师，用那个山名来代表他。“其得法传衣事迹”，他这个二祖大师“得法”和“传衣”的这件事，在那个前面达摩章通通讲得很清楚，所以这里就没再重讲。

【自少林托化西归，大师继阐玄风，博求法嗣。至北齐天平二年(当作天保二年乃辛未岁也。天平东魏年号二年乙卯也)，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看到这里。自从达摩祖师在少林寺，“”，“”就是假藉。“化”就是过世，死了。假装说死了，就回去西天，去印度了，“大师”，这个大师就是二祖大师，二祖大师就继承“阐明玄风”，“玄风”就是禅宗，“博求法嗣”，就到处去求，“博”就是到处的意思，到处去求这个继承他的法的人，因为要找一个传法的人，也不简单，弟子要找师父没那么简单，师父要找弟子也不简单。“至北齐天平”，“北齐”，这是南北朝的时候，这北齐天平二年的时候，有一位居士，“年逾四十”，已经超过四十岁了，没讲他是什么名字，“聿”就是自，“自”，自己来，自己来，就是没人介绍，自来设礼，来顶礼，【而问师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

师曰：将罪来，与汝忏。

居士良久云：觅罪不可得。

师曰：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这个居士就说：弟子我“身缠风恙”，就是风湿病很重，请和尚替我忏罪。

慧可大师就说：你把你的罪拿来，我替你忏。

这居士就很久之后，就说：我找这个罪找不到。

慧可大师就说：这样我就已经替你忏罪完了。现在就要应该要依靠这个，佛法僧来住，佛法僧就是三宝，依三宝而住。

【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

师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

他就问说：现今见到和尚您，这样我知道你就是“僧”，“未审”，不知道、不清楚。不清楚什么叫做“佛”和“法”，因为你说要依靠，这个“佛法僧”来住，“僧”我已经知道，但是“佛”和“法”是什么呢？

“师”，二祖大师就说：“是心是佛”，这个心就是“佛”，“是心是法”，这个心就是“法”。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心”划起来，所以“佛”和“法”是什么？都是“心”，“法佛无二”，“法”与“佛”无二，因为这个“法”跟“佛”都是“心”，所以“法”与“佛”就无二了。这个法和佛没有两种，因为都是“心”。“僧宝亦然”，那僧宝，也是一样，“亦无三”，所以僧宝，“僧”也是“心”，所以不是“三种”就是“一种”，所以“三宝”就是“一心”。

【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这个居士就说：我今日才知道说这“罪性”，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如其心然”，跟“心”

是一样的，“心”是什么？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的意思。如其心，也是如此。那个“然”，是如此的意思。那么“如此”的意思就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佛法无二也”，就这样“佛法无二也”，“佛”和“法”就不是两种了，因为跟“心”是一样。

【大师深器之，即为剃发，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大师很器重他，就帮他剃发，就说：你就是我的宝，那就要这样，应该要称为“僧璨”，这“璨”就是宝的意思，一种宝，这宝，有光辉的宝，光明灿烂的“灿”，有光辉的宝，这样。这种的叫做“璨”。所以，这祖师替祖师剃度，那都是很有福报，这剃下去就是宝，很好，不像现在都剃石头。【其年三月十八日于光福寺受具。自兹疾渐愈。

执侍经二载，大师乃告曰：菩提达磨(旧本云达磨菩提)远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吾，吾今授汝，并达磨信衣，汝当守护，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看到这里。

那年三月十八，三月十八，在光福寺，在光福寺就受具足戒，“三祖僧璨大师”就受具足戒。“自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风湿病就渐渐好起来了。

“执侍”，就侍候“二祖大师”，经过两年，大师就跟他讲：说菩提达摩祖师很远，从这天竺——西天来，以“正法眼藏”秘密来传给我，那我现在传给你，达摩的信衣，通通传给你，那你要好好地守护，不要让它断绝掉。看我说这个偈，“传法偈”：

“本来缘有地”，“本”，从本。“来”，以来。从本以来，“缘”，菩提缘，“有地”，皆因有“心地”，“地”是“心地”，从本来以来，菩提缘，都因为有心地的关系，从本以来，这菩提缘，通通是因为有“心地”的关系。“因地种华生”，“因地”，因有心地，因为有心地，“种”，菩提种，本性之种，“华生”，菩提花果增长。因为有心地，那所以本性之种能令这个花果生长。“本来无有种”，然，究竟而言，本来实无有种，但是依究竟来讲，本来实在是没有“种”，没有所谓的“菩提种”，因为“菩提种”也是由本性依缘幻化而生。“华亦不曾生”，这菩提的华，“华”就是跟“果”一起讲，菩提花果，也不曾生出来，就是“万法本不生”，那皆是真如依缘如幻所生，都是真如依缘如幻所生，本无所生。

【大师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

璨曰：师既预知，愿垂示诲。

师曰：非吾知也。斯乃达磨传《般若多罗悬记》云：“心中虽吉外头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兹。当谛思前言，勿罹世难。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时传付。】看到这里。】

大师，二祖大师传（，传）给三祖大师以后，传这“衣法”以后，就跟他讲说：你受我教示，就要住在深山里面，不要出来“行化”，不要出来说要度化众生。什么原因呢？“当有国难”，这个国家有灾难。

“璨曰”，这僧璨大师就讲说：师父既然预知，知道这个事情，这样，希望师父您开示详细一点。

“师曰”，这慧可大师就说：这不是我知道的。这是达摩祖师传这个“般若多罗”就是二十七祖，就是达摩祖师的师父。《般若多罗悬记》说：“心中虽吉外头凶”这句话，“心中虽吉”就是“吉”就是自己悟到，自己开悟了，“外头凶”，就是外面国家有这个凶难，就是说这句，这个事情。“吾校年代”，我比较这个年代，比起来，看起来，这是刚好这个时候，“正在于兹”，

“兹”就是“此”。“此”就是“现在”。“当谛思前言”，所以你就好好来思惟这个前代祖师所讲的话，“勿罹世难”，不要去“罹”就是“遇”，遇到世间的灾难，所以有灾难的地方就要避免，不要说有灾难的地方你故意要去，我很勇敢，去找死，这样，不须要，那佛法里，佛法，佛法跟外道不一样，外道有所谓的“殉道”，外道有“殉道”，佛法没有“殉道”，为什么呢？

“道，不用你殉。”道是“自古常然”，不用你殉，除非是你自己的业因缘，你人欠人家债，那你就还，这样而已，那“道”，道是超过一切，不是你一个人所有，也不会因为你死掉，所以“道”就更明，所以自古以来，佛道没有人“殉道”，也不需要人“殉”，“佛道自古常然”，那所谓“殉道”那都是自己“自我膨胀”，以为自己很行，你死，你死，只有你自己在死，所以，不须要。所以，“勿罹世难”。就要远离这世间，那这个世难都通常跟什么？跟政治有关嘛，对不对？这个修行自然要远离“政治之难”，不须要跟这个政治搞上，然后受政治迫害而死，这样子，所以佛道的修行人，都预先就会知道会有事情，然后我就不要去碰它，就对了，这样像那个西洋有那个耶稣，耶稣不是被钉在十字架吗？他为什么被钉十字架，你知道吗？因为犹太人是被罗马统治，对吧，就是奴隶，整个国家都是罗马的奴隶，那犹太人想要推翻罗马的统治，那希望耶稣，因为他已……，他是那个宗教领导人嘛，希望他把宗教稍微一转，变成政治，像穆罕默德一样，然后领导犹太人反罗马人，然后变成政治领导人，然后把罗马人赶出，赶出以色列。但是，耶稣不愿意，耶稣不愿意，所以就被犹太人出卖，然后就去密告那个罗马总督 Pirate，那罗马总督就（，就）说他有这个政治嫌疑，所以就把莫须有的罪名给他，所以他为什么死了，就是莫须有，因为怕他有谋反，就像有谋反的嫌疑，就像有一些台湾有一些宗教人物也是因为他的势力太大以后，然后就被政府把他赶出去，这样子，就怕他有嫌疑。然后那个罗马总督在审问你，只要看那个，那个审问，那个耶稣《圣经》上面写的就知道，他审问的时候，耶稣嘴巴太硬，他如果嘴巴软一点就不会死。问他说：你是上帝之子，听说你是上帝之子？他说：“这是你说的”，耶稣说：这是你说的。这样子。你看那总督会气死吗？所以就被判死刑，然后耶稣被出卖是被谁出卖的？被他的门徒出卖的，他的门徒去密告，然后得了赏金，有悬赏，得了赏金，然后耶稣被捉去了以后呢？那个罗马人，罗马兵去问那些门徒，没有一个门徒，愿意承认说那个是他师父，你看有失败吗？十二个门徒都度不了，还度谁？还被自己的弟子给出卖，实在有够可怜。好在不是我们的佛法，然后那种，那种死刑也是很惨，钉在，用钉的，用钉子钉在那里，这钉一支这钉一支，那脚，用那个钉子钉下去，那也不把你，也不把你弄死，那就让你在那边饿死渴死，这样子，后来有一个，那个看守的那个、那个士兵，罗马兵看他可怜，就捅一刀，让他快点死，这样。然后他受刑的时候，跟他同时受刑，是两个贼，这样子，所以把那罗马人，就把那个耶稣当作贼一样来审判，一样受刑，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讲“勿罹世难”，所以耶稣不是因为什么，为了宗教或是为了什么？真理而死，是为了政治而死，这是西洋那个《圣经》里面，后面的那个英文的，就有附这个东西解释，如看得懂的人，你可以去看。“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但是我也有“宿累”，宿世有一个，有一个债，那现在就要去还。“善去善行”，你就好去好行，善去善行，“俟时传付”，等候时机传法。

【大师付嘱已，】大师这样交待以后，【即于邺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是积三十四载。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

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

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

大师这样交待以后，就在那邨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都归依了，这样经过三十四年，“韬光混迹”，“韬”就是收，把他的光芒收起来。“混迹”，在混在众生平凡那个迹相里面，“变易仪相”，改变他的威仪之相，那就“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这个都是随宜去度化众生啦，“或习街谈”，或是在街上跟人家讲话这样，“或随厮役”，或是跟做工的人在一起。

“人问之曰”，有人就问说：大师您是道人，修道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跟普通人混杂在一起？

【又于笕城县匡救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林会。】又在那个笕城的那个“匡救寺”，在那“三门”下谈这“无上道”，就是谈禅，听的人“听者林会”，“林会”，就是好像树林一样，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人去听。

【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槃经》。

学徒闻师阐法，稍稍引去。

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邑宰翟仲侃。

仲侃惑其邪说，加师以非法；师怡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时年一百七岁，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岁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问长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只如师子尊者二祖大师。为什么得偿债去。长沙云。大德不识本来空。彼云。如何是本来空。长沙云。业障是。又问：如何是业障。长沙云。本来空是。彼无语。长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灭亦非无。涅槃偿债义。一性更无殊。】这个时候，有个法师叫做辩和法师，他在那座寺里讲《涅槃经》，而“学徒”就是这辩和法师的学徒，听到慧可大师在开阐禅法，就有一些就跑去听。这辩和法师就非常地生气，就在“邑宰”那个官，那个笕城县的县宰，在县老爷那里，他的名字叫翟仲侃，那个地方毁谤他。而翟仲侃这县老爷受他的邪说来迷惑，就用“非法”来加给这个大师，那二祖大师就“怡然委顺”，“怡”就是安然，安然“委顺”，委曲而承顺，委曲而受之，“识真者”，如认识真理的人，就说这是偿债，偿宿债，所以佛教就是，都是个人的事，没有把自己扩大，说为国家民族牺牲什么的，那都是个人的债务，就要还。那个时候，二祖大师已经一百零七岁了，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接着，)看那下面小的字。皓月供奉问长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有一个皓月供奉问这个长沙这个岑和尚，问他这样讲，说：古德说：古时的人在讲，说“了”如开悟。如开悟了以后，就知道这业障本来就是空，“未了”，那如果还没有真正开悟，也是还要还这个旧债，所以那要真正开悟才有，才可以，那如果没有真正完全开悟，就还要还旧债。【只如师子尊者、二祖大师，为什么得偿债去？】他又继续说：那就像这个师子尊者和二祖大师，他们都已经开悟了，为什么还去还旧债呢？【长沙云：大德不识本来空。】这个和尚就回答他说：大德，你不认识什么叫做“本来空”？所以你才会问这种话。【彼云：如何是本来空？】他又问说：那什么叫做“本来空”？【长沙云：业障是。】这长沙和尚就说：业障，业障就是“本来空”。【又问：如何是业障？长沙云：本来空是。】又问说：什么是业障呢？那和尚就说：“本来空”就是业障。【彼无语。】他就没话说了。逻辑有一句话就是 Tautology，套套逻辑（循环论证），【长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灭亦非无。涅槃偿债义，一性更无殊。】这长沙和尚就讲一个偈：“假有元非有”：说“假有”，“假有”就是讲我们这个身躯，我们这“五蕴身心”是假有，“元非有”，“元”原来、本来。不是非有，不是没有，这“假有”还是一种“有”，对吗？它只是“假有”而已，但是“假有”不是什么都没有，这样懂吗？“假灭亦非无”，那这个“假”

就是“假有之身”。“假有之身”如果灭掉了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灭”，也是“有灭”，所以“假有之身”如果灭去的时候，也不是“没有灭”。假有的身心啊，元非有，原来不是都说没有，“假灭”，这个假有的身心，如果灭去的时候，也不是通通没有，这“假法”还是有幻化存在，这样，就是说，轮回。轮回虽然是“空”，但是“轮回”还是存在，因为“因缘”没有灭，因缘不会灭。“涅槃偿债义”，涅槃，涅槃就是“偿债”的意义，偿债的深义，你如果得到真实涅槃的时候，那么就了了，这个偿债的真义。“一性更无殊”，那一切法，就是“一性”，而没有任何差别。那么，所以已经悟到“菩提涅槃”的人，悟到“真如本性”，菩提涅槃的人，一切法都是“一性”，所以对他来讲就没有差别了，那既然对他来讲都没有差别，那他本来可以不用还，他可以跑得掉嘛，绝对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菩萨出世为安众生心”，因为你欠他一条命，他再久都会记得，那你没还他这条命，他再久他心都不安，他心都不平，对吗？虽然让你跑掉了，但是他，他就不安，那因为他不安的关系，所以就影响他开悟，所以，既然对这个开悟的祖师来讲，有还无还对他都一样，他都没差，所以为了要安众生的心，为了要使他“安心”，所以就会还他一条命，这样。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啊，才是说他已经“证道”，证道的人，他明明知道，所以才故意去还，还他一条命，要不然像他这样，他早就可以，可以跑掉了吗？而且更何況他是本来就知道了，所以要跑掉更容易啦。【后葬于磁州滏阳县东北七十里。唐德宗谥大祖禅师。自师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当作一十二年)。】后来，这个二祖大师就葬在磁州滏阳县的东北七十里的地方。到唐朝德宗的时候，就赐给他一个号，叫做“大祖禅师”。自这个二祖大师到这个宋真宗景德元年的时候，刚好四百一十三年。接下来这个“僧那禅师”，这不要看翻过去。这个“向居士”也不要看。我们只是看“祖师”而已。这虽然有传，但是都不是“祖师”，“相州隆化寺慧满禅师”，这也不要看，接下来看第三十祖“僧璨大师”。

### 僧那禅师

僧那禅师，姓马氏。少而神俊，通究坟典。年二十一讲礼易于东海，听者如市。暨南祖相部，学众随至。会二祖说法；与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尔手不执笔，永捐世典；唯一衣一钵、一坐一食，奉头陀行。既久侍于祖，后谓门人慧满曰：祖师心印，非专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发随意真光之用，则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务苦行而不明本心，为憎爱所缚，则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险道。汝欲明本心者，当审谛推察；遇色遇声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是无耶？是有耶？既不堕有无处所，则心珠独朗，常照世间而无一尘许间隔，未尝有一刹那顷断续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经》四卷。谓我师二祖曰：吾观震旦唯有此经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又二祖凡说法竟，乃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护持；非人慎勿传之。

付嘱已，师乃游方；莫知其终。

向居士。幽栖林野，木食涧饮。

北齐天保初，闻二祖盛化，乃致书通好曰：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

本；扬声止响，不知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谒，聊申此意，伏望答之(弄影当作弃影。唯恐当时笔误耳。盖第三十卷镇国大师答皇太子问心要云。若求真去妄。犹弃影劳形。若体妄即真。似处阴休影。此用庄子之说。劳形谓走而避影也)。

二祖大师命笔回示曰：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礼覲，密承印记。

相州隆化寺慧满禅师，荥阳人也，姓张氏。

始于本寺遇僧那禅师开示。志存俭约，唯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乃舍之。自言一生心无怯怖，身无蚤虱，睡而不梦。

常行乞食，住无再宿；所至伽蓝，则破柴制履。

贞观十六年，于洛阳会善寺侧，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见昙旷法师，旷怪所从来。

师曰：法有来耶？

旷遣寻来处，四边雪积五尺许。

旷曰：不可测也。

寻闻有括录事，诸僧逃隐。

师持钵周行聚落，无所滞碍；随得随散，索尔虚闲。有请宿斋者，师曰：天下无僧，方受斯请也。

又尝示人曰：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论议，殊乖大理。故常贵楞伽经四卷以为心要，如说而行；盖遵历世之遗付也。

后于陶冶中无疾坐化，寿七十许。

### 第三十祖僧璨

原文【第三十祖僧璨大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初以白衣谒二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

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

至隋开皇十二年壬子岁，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来礼师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师曰：谁缚汝？

曰：无人缚。

师曰：何更求解脱乎？

信于言下大悟。服劳九载；后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谨。

师屡试以玄微，知其缘熟，乃付衣法。偈曰：

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

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

师又曰：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何滞此乎！

即适罗浮山，优游二载，却旋旧址。

逾月，士民奔趋，大设檀供。

师为四众广宣心要论，于法会大树下，合掌立终。即隋炀帝大业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

唐玄宗谥鉴智禅师觉寂之塔。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岁，凡四百载矣。

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风，深得玄旨。天宝乙酉岁遇荷泽神会，问曰：三祖大师葬在何处？或闻入罗浮不回，或说终于山谷，未知孰是？

会曰：璨大师自罗浮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

今舒州见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

常谪为舒州别驾，因询问山谷寺众僧曰：闻寺后有三祖墓是否？

时上座慧观对曰：有之。

常欣然与寮佐同往瞻礼；又启圻，取真仪阁维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泽神会，以征前言；百粒随身。

后于洛中私第设斋以庆之。

时有西域三藏犍那等在会中，常问三藏：天竺禅门祖师多少？

犍那答曰：自迦叶至般若多罗，有二十七祖。若叙师子尊者傍出达磨达四世二十二人，总有四十九祖。若从七佛至此璨大师，不括横枝，凡三十七世。

常又问会中耆德曰：尝见祖图，或引五十余祖，至于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为验？

时有智本禅师者，六祖门人也，答曰：斯乃后魏初佛法沦替，有沙门昙曜，于纷纭中，以素绢单录得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领中，隐于岩穴，经三十五载。至文成帝即位，法门中兴，昙曜名行俱崇，遂为僧统。乃集诸沙门重议结集，目为《付法藏传》。其间小有差互，即昙曜抄录时怖惧所致。

又经一十三年，帝令国子博士黄元真，与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烟等，重究梵文，甄别宗旨，次叙师承，得无 谬也。】

【第三十祖僧璨大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初以白衣谒二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

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

至隋开皇十二年壬子岁，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来礼师曰：】

第三十代的祖师是“僧璨大师”，不知道是那里的人，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当初时，是以“白衣”，就是在家居士的身份去参谒二祖大师，受到传法之后，受剃度传法，就隐居在那舒州的皖公山。

那个时候“属”（就是当），“属”就是当。当这个周武帝破灭佛法，就是毁佛法，像现在的红卫兵一样，这大师就往来在那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没常常住在一处，因为，因为

这周武帝破灭佛法，那佛法就变成“非法”，变成非法，变成“非法的信仰”，所以他就搬来搬去，这样才不会被捉到，所以他们在破灭佛法时，就没很多人讲说去抗议抗议，然后被狮子吃掉，被大象踩死，这样那种事就没有了，全都躲起来了，没有因缘，没因缘就躲起来，所以就不殉道了。还有，你殉道，成就你自己（的意愿），但是令众生造罪，对吗？所以膨胀自己，又使他人造罪，这样不好，所以佛法慈悲和智慧无边，就是这样，想得这么远，这么长。（居无常处，）总共有十几年。通通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没有人知道“三祖僧璨大师”，就变成叫做海外高人。

到这个隋文帝（炀帝）开皇十二年的时候，（壬）子岁，有一个壬子岁，有一个沙弥叫做道信，那时才十四岁时就来参，参礼这“三祖僧璨大师”。隋皇帝，开皇隋文帝。隋文帝开皇十二年西元593年，593AD。（道信）来顶礼这僧璨大师，就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师曰：谁缚汝？】**

**曰：无人缚。】**

这个沙弥就跟大师说：希望和和尚您慈悲，来赐我一个解脱的法门。

这大师就问说：什么人把你绑住了？因为你要解脱嘛。要解脱，就是有人把你绑住，才要解脱。所以他说：什么人把你绑住？

这沙弥就说：“无人缚。”没有人绑住我。

**【师曰：何更求解脱乎？】**如没有人绑住你，你为何要求解脱。

**【信于言下大悟。服劳九载；后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谨。】**这“道信”沙弥言下就大悟。没人绑，那你要求解脱，没人绑，那是谁绑（你）？自己绑自己，对吗？他就大悟了。那自己绑自己，就要自己解脱。“自心缚自心”。大悟之后就服劳，奉侍这大师，做种种的操劳九年。所以古时候人都这样，开悟了，就要奉侍师父作劳务，不是说我开悟，我就很伟大了。“吉州受戒”，就到吉州受戒，受大戒，“侍奉尤谨”，奉侍大师更加地谨慎。

**【师屡试以玄微，知其缘熟，乃付衣法。】**三祖大师常常用这个“玄微”之法，微妙的法来试他，那（样试后，三祖大师）知道他的因缘已经熟了，就付给他“衣法”，说这个传法偈，

**【偈曰：**

**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

（“华种虽因地”：）“华种”，“菩提花”跟“菩提种”，虽“因地”，虽然是因为有“心地”。“从地种华生”，虽然是因地，但是从这“地”，用这个“地”，所以有“种华”会生出来，生出果来。“若无人下种”，如果没人来下种，就是没菩萨慈悲来播种子，播这菩提种，这“人”就是菩萨。“华地尽无生”，“华”跟“地”通通无生，就是“无法生起”，究竟也是“无生”。

好，讲到这里。

**【师又曰：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何滞此乎！】**

**即适罗浮山，优游二载，却旋旧址。】**先看到这里。

“师又曰”，僧璨大师跟“道信大师”讲，说：“昔可大师”，“可”就是慧可大师，二祖大师，以前二祖大师，慧可大师把这法交付给我以后，就到邺都行化三十年再圆寂。我现在有得到你（去）的传法，“何滞此乎！”我就不需要再住这里。“滞”就是滞留。我就不需要再住在这里了。

讲完之后，“即适”，“适”就是到，去或是到。所以马上到罗浮山，“优游二载”，住在那儿两年，“却旋旧址”，“却”就是返还的意思，再回来。再回来旧的地方。

【逾月，】过一个月，【士民奔趋，大设檀供。】这“士”就是读书人。读书人跟一般老百姓通通去找他，设大供养。

【师为四众广宣心要讫，于法会大树下，合掌立终。】僧璨大师就为在家出家四众“广宣心要”，广宣诸佛心要。“讫”：完毕。广宣诸佛心要完毕之后，就在那法会大树下，“合掌立终”，合掌以后，“立”就是马上，不是站着。马上就往生，圆寂。所以说走就走了。【即隋炀帝大业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到隋朝，那隋炀帝大业二年（西元607年）十月十五日的事。

【唐玄宗谥鉴智禅师觉寂之塔。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岁，凡四百载矣。】唐朝的唐玄宗，就是唐明皇，就赐给他一个号，就是“鉴智禅师”，他的塔叫做“觉寂之塔”。到宋真宗景德元年时，就已经有四百年了。

【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风，深得玄旨。天宝乙酉岁遇荷泽神会，问曰：三祖大师葬在何处？或闻入罗浮不回，或说终于山谷，未知孰是？

会曰：璨大师自罗浮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

今舒州见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

常谪为舒州别驾，因询问山谷寺众僧曰：闻寺后有三祖墓是否？

时上座慧观对曰：有之。

常欣然与寮佐同往瞻礼；又启圻，取真仪阁维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泽神会，以征前言；百粒随身。

后于洛中私第设斋以庆之。

时有西域三藏犍那等在会中，常问三藏：天竺禅门祖师多少？

犍那答曰：自迦叶至般若多罗，有二十七祖。若叙师子尊者傍出达磨达四世二十二人，总有四十九祖。若从七佛至此璨大师，不括横枝，凡三十七世。】看到这里。

“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风”，当初这个唐朝时有一个“河南尹”，河南的那个“府尹”，“尹”是那个府，河南府的那个主官，叫做李常，素“仰”，（“仰”）就是敬仰，他很敬仰。“祖”，祖师就是僧璨大师的风范。“深得玄旨”，常常去参僧璨大师，就得到玄旨，就知道法要，有开悟，就对。“天宝乙酉岁”，天宝年，去遇到荷泽神会和尚，这李常（素）遇到他，遇到荷泽神会和尚，就问这神会和尚说：三祖僧璨大师他是葬在那里？“或闻入罗浮不回”，有听过别人讲说，僧璨大师他入罗浮山以后就没再出来，“或说终于山谷”，也有人说他在山谷（寺），山谷（寺）里面去世了，“未知孰是？”不知道那种说法是对的？

“会曰：璨大师自罗浮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这个神会和尚就说：僧璨大师，他自从罗浮山回来，“归山”，回来之后，回来山谷（寺）之后，一个多月才示现寂灭。

“今舒州见有三祖墓，”现在舒州有三祖的这个墓，三祖就是第三代祖师，就是僧璨大师的墓，“常未之信也”，这个李常就是李常（素），李常（素）边个府尹就未之信，不信，“未之信”就是“未信之”，这是倒置。

“常谪为舒州别驾”，这个李常（素），“谪”就是贬官。被降级去做舒州的别驾，因此就

问这个（山谷、）山谷寺的寺众里面，问他们说：“闻寺后有三祖墓是否？”听说这个寺后面有三祖大师的墓，是真的吗？

那个时候有一个上座叫做慧观，就跟他讲说：“有之”，是有啦。

“常欣然与察佐同往瞻礼”，这个李常（素）就很高举跟他的官僚一起去瞻礼，“又启圻，取真仪”，“真仪”就是真身，就把他的墓打开，棺木掀开，拿他的真身，为“阇维”，荼毗，火化，就得到五色的舍利子三百粒。“以百粒出己俸”，就拿其中的一百粒，“出己俸”，“出”就是拿出、提出。自己拿自己，他的官俸，就是他的这个薪水，拿他自己的薪水来建塔，用自己的钱，一百粒就寄给荷泽神会和尚，来以徵，徵信，“以徵前言”，跟他对照这个证明，说他以前说的事情是真的，一百粒他自己拿去，随身带着。

后来在于洛中，他后来就搬到洛阳，“洛中”就是洛阳，在他自己的“私第”，他自己的房子，“第”就是房第，自己私人的房子里，就“设斋”，“庆”，就是供养，设斋供养。

那个时候有一个西域来的三藏，叫做犍那，他们这些人在会中，这李常（素）就问这个三藏，犍那三藏，就说这西天禅门的祖师总共多少个？

这犍那禅师就说：自“迦叶尊者”到“般若多罗”，总共有二十七祖，“若叙师子尊者傍出”，如果把那个“师子尊者”他傍出的，不是直传，就是旁边再出来，再传出去的，“达磨达”四世，二十二人，这样总共就有四十九祖。若从“七佛”至“僧璨大师”，这个横枝都没算这样就有三十（七），总共，“凡”就是总共，共通通有三十七世。

**【常又问会中耆德曰：尝见祖图，或引五十余祖，至于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为验？】**

李常（素）又问这个会中年纪大又有道德的人，就问他讲：“尝”就是曾经。有看过这个祖师的图，祖师他们的传承图，这个“图”是传承图。“或”有的。有的是引五十余祖，有的是写说有五十多位祖师，至于这个“支派”的“差殊”，（“差殊”）差别，宗族通通不一定。有的是只有一个“空名”而已，其实并没有那个人，“以何为验？”要怎样徵验，要怎样去检验这一个确实是，哪一个是对的？

**【时有智本禅师者，六祖门人也，答曰：斯乃后魏初佛法沦替，有沙门昙曜，于纷纭中，以素绢单录得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领中，隐于岩穴，经三十五载。至文成帝即位，法门中兴，昙曜名行俱崇，遂为僧统。乃集诸沙门重议结集，目为《付法藏传》。其间小有差互，即昙曜抄录时怖惧所致。】**先看到这里。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智本禅师，他是六祖大师的门人，就回答说：这就是因为在那“后魏”的时候，那当初“佛法沦替”，“沦替”就是快要被灭亡，快要灭去那时，有一个沙门叫昙曜，一个出家人叫昙曜，在纷纭中，“纷纭”就是纷乱，局势很纷乱的时候，在那局势很纷乱的时候，用这个“素绢”，白色的绢，丝布，那“录”就是抄录，就抄这个诸位祖师的名，“或忘失次第”，有时候可能是忘记他的次第，“藏衣领中”，因为那祖师的名可能是一二位或多少位写一张，放在，放在他的衣领里面，那现在拿来要再抄在一起时，那个次第忘记了，所以就乱了。“隐于岩穴”，他就躲在岩穴里面（整理者疑素绢置隐于岩穴）。经过三十五年以后，至这文成帝当皇帝时，这法门中兴，“昙曜名行俱崇”，这昙曜这个出家人因为他的名、名声和他的修行，“名”就是声名，“行”就是修行，名声和他的修行都很高，“崇”就是很高的意思，都很高，所以皇帝命他为“僧统”，僧统，“僧统”就是僧人的统制。中南半岛，就是小乘国家也有僧统，

有的说是“僧王”，称作僧王，全管出家人的事，我们古时候中国的时候也有，在家人皇帝管，出家人“僧统”管。“乃集诸沙门重议结集”，于是他就集合沙门、出家人论议，要怎样结集禅宗之法，目为，“目”就是“题目”，帮他取一个名，叫《付法藏传》。这一部书，专门写禅宗传承之事。“其间小有差互”，其中有点小差别，“差互”就是差别。“即昙曜抄录时”，就是昙曜他在抄的时候心里很害怕所致。因为那时佛教让那个魏朝的皇帝要灭去，所以佛教就变成非法，所以在抄的时候很怕。经过，经过，【又经一十三年，帝令国子博士黄元真，与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烟等，重究梵文，甄别宗旨，次叙师承，得无 谬也。】又经过一十三年，这皇帝就命令这“国子博士”，这是一个官名，这国子学博士等于，差不多现在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意思，黄元真这个人跟北天竺这个三藏法师“佛陀扇多”和“吉弗烟”等等，再重究梵文“甄别”，“甄别”就是分别，鉴别宗旨，接下来就叙述师承，师承的次第，“得无 谬也”，这样才能到现在就没“ 谬”，没有错误。“ 谬”就是错误。（整理者敬注：此段法师讲时有“ 谬”，识者鉴之。）接下来：

### 第三十一祖道信

原文【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者，姓司马氏。世居河内，后徙于蕲州之广济县。

师生而超异，幼慕空宗诸解脱门，宛如宿习。

既嗣祖风，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仅六十年。

隋大业十三载，领徒众抵吉州；值群盗围城，七旬不解，万众惶怖。

师愍之，教令念摩诃般若。

时贼众望雉堞间若有神兵，乃相谓曰：城内必有异人，不可攻矣！

稍稍引去。

唐武德甲申岁，师却返蕲春，住破头山；学侣云臻。

一日往黄梅县，路逢一小儿，骨相奇秀，异乎常童。

师问曰：子何姓？

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

师曰：是何姓？

答曰：是佛性。

师曰：汝无性耶？

答曰：性空故。

师默识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于父母所，乞令出家。

父母以宿缘故，殊无难色，遂舍为弟子，名曰弘忍(旧本无名曰弘忍四字。今此添入。若不言名。以至付法传衣者。是何人耶。兼后有忍曰二字。亦自不明耳)；以至付法传衣。偈曰：

华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

大缘与信合，当生生不生。

遂以学徒委之。

一日告众曰：吾武德中游庐山，登绝顶，望破头山，见紫云如盖，下有白气，横分六道，汝等会否？

众皆默然。

忍曰：莫是和尚他后横出一枝佛法否？

师曰：善。

后贞观癸卯岁，太宗向师道味，欲瞻风采，诏赴京师。

上表逊谢，前后三返，竟以疾辞。

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来。

使至山谕旨，师乃引颈就刃，神色俨然。

使异之，回以状闻。

帝弥加叹慕。就赐珍缯以遂其志。

迨高宗永徽辛亥岁闰九月四日，忽垂诫门人曰：一切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护念，流化未来。

言訖，安坐而逝，寿七十有二。

塔于本山。

明年四月八日，塔户无故自开，仪相如生；尔后门人不敢复闭。

代宗谥大医禅师慈云之塔。

自圆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载(当云三百五十四载)。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者，姓司马氏。世居河内，后徙于蕲州之广济县。

师生而超异，幼慕空宗诸解脱门，宛如宿习。

既嗣祖风，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仅六十年。】看到这里。

第三十一代祖师道信大师，他姓司马，俗家姓司马。他们“世代”，世代都住在河内，后来就迁至蕲州的广济县。

这大师出世时就“超异”，真超越，跟普通人都不一样，“幼慕空宗诸解脱门，”自小时，自他幼年时，就仰慕“空宗”，空宗，就是以空理为宗旨。

以空理为旨的宗，有两种：一种是大乘的，一种是小乘的，“空宗”就有这两种分别，小乘的就是“成实宗”，大乘就是“三论宗”。“三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其中“中论”跟“十二门论”是龙树菩萨作的，“百论”是龙树的弟子“提婆”作的，这个是空宗，那“空宗”相对的是“有宗”，空有二宗，有宗，小乘就是“俱舍宗”，大乘就是“法相宗”，小乘的“俱舍宗”是讲人空，大乘的“法相宗”是“境空心有”，那“空宗”里面，“成实宗”是“人法”二空，人法皆空。“三论宗”——“心境皆空”、“第一义空”，那其实次第应该是“有宗”在上面，“空宗”在下面，就是说：因为“空宗”是要（“破斥”，）破斥“有宗”的。“有宗”又称“有部宗”。

这里“幼慕空宗诸解脱门”，这里的“空宗”是指大乘为主，有的人误解以为说这个“禅宗”是“空宗”，这个是错误的。“禅宗”不是“空宗”，因为“空宗”的话是“三论宗”，才叫“空宗”，或者“空宗”大乘的“三论宗”，空宗，另外一句话就说，讲“一切法空”叫做空宗，比较正式的名字就是“第一义空”，讲“第一义空”的。接着看：

“幼慕空宗诸解脱门”，从小时候就很仰慕这个“空宗”的诸解脱门，“宛如宿习”，就好像说“宿”，“宿世”，古时候就有学过一样，看到时，就像古时候有看过一样。这祖师里面有很多都这样，是很有趣的事，但是这好像很不可思议，其实从我们凡夫也有这种经验，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好像在那里看过，对吗？其实从没见过，这样就是，过去债务没还完，再来相遇，也有的是，如果是缘，曾结了好缘，这一世再遇到说：嘿！我好像认识他认识很久了，就一谈就很合契，好像做朋友很久，那样。一拍即合，那样子。“宛如宿习”。我看以前，我看《六祖坛经》也有这种感觉，这好像有看过的样子，不知在那里看到过，其实并没看过。

“既嗣祖风，摄心无寐”，继承祖师，三祖大师的祖风之后，就“摄心”，摄心不乱，摄心不乱，“无寐”，都没睡。“胁不至席者”，“胁（xié：从腋下到肋骨尽处的部分。）”这个旁边就叫胁，都没有躺下去睡，六十年。那我们如学到法时，我们都很高兴，就睡它三天，而别人，人家得到法是六十年都没睡。佛教是，吃没关系，但是少睡一点，不要多睡，没吃会死，没睡不会死。（“隋大业十三载，）所以，普通时候就不能睡，听经当然不能睡，你如听经在睡觉，以后就会变成蛤蚧，这佛祖说的，不是假的。“天眼第一”阿那律陀尊者，那是因为碰到佛祖，所以眼瞎，却有天眼，但是你听我的经，你若眼瞎，就没有天眼了，眼瞎，接着变成蛤蚧，这样。

**【隋大业十三载，领徒众抵吉州；值群盗围城，七旬不解，万众惶怖。师愍之，教令念“摩诃般若”。**

**时贼众望雉堞间若有神兵，乃相谓曰：城内必有异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看到这里。

隋朝大业十三年时候，他，道信大师就领徒众到吉州，这个州城。“值”，碰到，遇到。遇到强盗去围城，“七旬”，七十天，通通，那些强盗都没跑，不解围。“万众惶怖”，都很害怕。道信大师就怜悯大家，就叫大家念“摩诃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啦。

这些贼众看到“雉堞”，“雉堞”就是那个城，城墙，城墙上面有一格一格，那短墙，城墙上面的短墙，叫做“雉堞”，那个地方，雉堞的中间，因为守兵都在“雉堞”的中间，那些强盗就看到雉堞当中，好像有“神兵”，天兵，就互相说：这城内一定有“异人”，高人，不可攻了。

所以就“稍稍引去”，就离开了。

**【唐武德甲申岁，师却返蕲春，住破头山；学侣云臻。**

**一日往黄梅县，路逢一小儿，骨相奇秀，异乎常童。】**看到这。

唐武德甲申年时，“道信大师”就回去蕲春这个地方，住在破头山。“学侣”，就是学众，来学的人，“云臻（zhēn 到，来到。）”，“臻”就是到的意思。就很多都到那里。

有一天，要去黄梅县，（去）黄梅县的时候，在路上大师遇到一个小孩子，“骨相奇秀”，他的骨相真奇巧，真秀丽，跟普通的孩子不一样。

**【师问曰：】**这大师问他说：**【子何姓？】**“子”就是你，你，这是尊称。这很客气，请问你贵姓？

**【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这个小孩也很调皮说：性是有，但是不是常性。因为那“性”跟那“姓”不同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性”，是有，但是不是“常性”，因为你的“姓”一定是不能改，那就一直都这样，对吗？他把它转成说：我的“性”是有，但是，不是都不能

改的，不是都没动。所以可以“随缘而变”，这是佛性啦。

【师曰：是何姓？】大师又问说：到底是姓什么？他说是什么姓？

【答曰：是佛性。】他说：“是佛性”，是佛性。

【师曰：汝无性耶？

答曰：性空故。】

这大师又问说：你是无姓吗？

他说：因为是“性空”的关系。

【师默识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于父母所，乞令出家。

父母以宿缘故，殊无难色，遂舍为弟子，】“师默”，应该念“志”，“默识（识 zhì. 记住。2. 标志，记号。）其法器”，“默识”，“识”就是“誌”，那“誌”跟这个“志”是一样的，是记的意思。大师就默默地记住他。知道他是法器，“即俾”，“俾”就是遣使。就叫侍者，遣侍者到他家里去，去他家向他父母说让他出家，乞求令他出家。他的父母宿缘的关系，所以都没困难，都没难色，这个都是他父母宿世的缘，善根，他那个小孩也有那个善根，那如没那个善根，他孩子要出家，这是宝贝呢。要出家，还得了，就要啼澜哭泪，对吗？接下来就拿扫帚把师父打出去，接下来又去政府去告说：这个和尚要来拐我的儿子，拐带人口。“遂舍为弟子”，所以他舍这孩子让他出家，做道信大师，道信大师的徒弟，【名曰弘忍(旧本无名曰弘忍四字。今此添入。若不言名。以至付法传衣者。是何人耶。兼后有忍曰二字。亦自不明耳)；以至付法传衣。】“以至付法传衣”，后来就付法和传衣。【偈曰：】道信大师的“传法偈”就是：

【华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大缘与信合，当生生不生。】（“华种有生性”）“华种”，菩提华，菩提种，“有生性”，皆有生长之性，菩提华跟菩提种通通都有生长之性。“因地华生生”，因有心地，谁有心地？当然是众生啦，因为众生有心地，“华生生”，这个“华”，就是弟子，就是师，因为众生有心地，所以这个“华”，为师父好像是“华”一样，那就生弟子，所以就“生而又生”，师生弟子，弟子生，又生师，这样又为师，所以生，这个“生生”，就是“生而又生”，师传弟（子），师师相传，生生不息，佛种不断，叫做“生生”，生而又生，因为众生有心地，所以这个菩提华果，“生而又生”，因为（众生，）众生有心地，所以这菩提的华种就“生而又生”，师师相传，生生不息。“大缘与信合”，“大缘”，一大事因缘。一大事因缘，“与信”，“信”就是净信，“大缘”，就是师，师父，“信”，净信的是弟子。为师的，因为有“一大事因缘”，遭遇与有净信的弟子，“合”，和合，因缘和合。当师父的人，当师父，因为一大事因缘，跟有净信的弟子，因缘和合。“当生生不生”，因此就会，“当”就是将来会，一定会，就一定会生起，“生不生”，生而不生。“生而不生”的什么呢？生而不生的菩提华果。因为有一大事因缘的师父，与有净信的弟子，因缘和合，因此就会生起“生而不生”的菩提华果。因为有了一大事因缘的师父，与净信的弟子，因缘和合，这样，所以一定生起“生而不生”的菩提华果。

【遂以学徒委之。

一日告众曰：吾武德中游庐山，登绝顶，望破头山，见紫云如盖，下有白气，横分六道，汝等会否？

众皆默然。

忍曰：莫是和尚他后横出一枝佛法否？

师曰：善。】

“遂以学徒委之”，所以就把这“学徒”，“学徒”就是所有的徒弟，把所有的徒弟都“委”，委任。“委”是委任。都委任他，都交给他，交代他，让他教示。因为已经接法了，所以让他当老师，

有一天他就向大众说，说：“吾武德”，武德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的武德年间，这“武德”是年号，唐太宗武德年间，我去游庐山，登到“绝顶”，最高的那个山顶，去看那破头山，破头山，看到紫云像是“盖”一样，那下面有这个白气，横出来，分成六道，“汝等会否？”你们大家这样有了解这意思吗？

大家都默默地。

这弘忍大师就说：“莫是和尚”，莫非这是和尚您，“他后横出一枝佛法”，“他后”，就是他日。“他日”就是以后。莫非是和尚您以后会横出一枝佛法，这意思。

“师曰：善。”这大师就回答说：对，是这个意思。

【后贞观癸卯岁，太宗向师道味，欲瞻风采，诏赴京师。

上表逊谢，前后三返，竟以疾辞。】

后来唐太宗贞观，唐玄奘大师三藏法师也是在“贞观”那个时候，癸卯岁的时候，唐太宗就“向”，就是向往。向往这个道信大师“道味”。“道味”，道风。想要看大师风采（采），就用“诏”，就是圣旨叫他来京城。

“上表逊谢”，这大师就“上表”，作百姓或做官的人，写信给皇帝叫做“表”，那种公文叫做“表”，上表，“逊”，谦逊，很谦逊。“谢”，婉谢，谢绝，不去。“前后三返”，总共有三次。皇帝请他三次，他都没去，“竟以疾辞”，都说他生病不去。很大胆。

【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来。

使至山谕旨，师乃引颈就刃，神色俨然。】

第四次的时候，这唐太宗就生气了，说，跟那个钦差大臣说：“如果不起”，如果说请这一次请不来，就拿他的头来见我。钦差大臣说看，这个“天颜大怒”，可能怕到拉青屎。

“使至山”，这个大使到山的时候，“谕旨”，就宣旨，宣圣旨。这大师，他圣旨宣完后，大师就“引颈”，把这个头伸出去，脖子伸出去，好！你要拿头，给你。这样。“神色俨然”，都不怕。我看过一本书，好像是《普陀山灵异记》或是什么样的书，是煮云法师写的。有一个出家人，普陀山的住持，皇帝好像派一个宰相，还是什么人云普陀山去朝山，哦，他怕得，怕到不敢出来，叫人代替他去接，接那个宰相。实在，跟祖师实在不能比。

【使异之，回以状闻。

帝弥加叹慕。就赐珍缯以遂其志。】这个大使“异之”，感觉很奇怪，很奇异，回来就“以状”，“状”就是情况。把那个情况“闻”就是报告，“闻于帝”，报告给他听，报告给皇帝听。

“帝弥”，“弥”就是愈。就是因为这样这个皇帝唐太宗，唐太宗那时候叫天可汗，对不对？天可汗是因为匈奴，四方等，都被他征服，非常伟大，但是叫一个和尚却叫不动，寡人气死，因为这样所以更加地惊叹仰慕，赞叹说，连要取他的头都不怕，实在没办法。所以就赐给他珍贵的“缯”，“缯”是一种很细致的丝布，“以遂其志”，“遂”就是完成。他的心志。谁的心志？就是唐太宗他要供养的心，所以祖师有祖师的格，对不对？禅宗的历代祖师都是这样的，

有一个格，不为浮名所动，浮名权势所动，不为浮名俗利所动。

【迨高宗永徽辛亥岁闰九月四日，忽垂诫门人曰：一切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护念，流化未来。

言訖，安坐而逝，寿七十有二。

塔于本山。】看到这里。

“迨”就是“到”。到唐高宗永徽辛亥岁，唐高宗永徽差不多是西元650到656年，这中间是永徽年，那一年闰九月初四的时候，忽然间就跟门人说：“一切诸法悉皆解脱”。为什么呢？因为本自解脱，无有系缚，解缚由人，你要解脱，或是系缚，都是由人，看自己啦。“汝等各自护念”，你们大家都各自护念，护念什么？护念这一句话：“一切诸法悉皆解脱”。一切诸法悉皆本自解脱，这个法是最高的，所以你们要好好护念。“流化未来”，传到将来。

说完后就“安坐而逝”，坐化，世寿有七十二岁。在本山建塔。

【明年四月八日，塔户无故自开，仪相如生；尔后门人不敢复闭。

代宗谥大医禅师慈云之塔。

自圆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载(当云三百五十四载)。】

“明年”是第二年，第二年的四月初八，塔的门无缘故，自己就开了，“仪相如生”，安坐，没有火化，就是全身的，“仪相”，就像活人一样，活人，可能胡须跟头发又再长出来，高野山的弘法大师，也是这样，他是在那边入定，跟那个迦叶尊者一样，在高野山的 Okunoin 里面入定，他不是圆寂，是入定，所以第隔几百年，那个主持要进到里面去，帮他剃头发，换衣服，那衣服都烂掉了，看哪一年我也去看看，普通人是不能进去的，我是只是说说而已，去把他偷回来，偷回来台湾供养。“尔后门人不敢复闭”，后来他的门人不敢再把塔门关起来，门打开就是要让大家看，仪相如生可能是很庄严，要给大家看，所以后来大家就不敢把门关上，就让大家瞻仰。

代宗，唐代宗时就给他谥号叫“大医禅师”，他的塔叫“慈云之塔”。

自他圆寂到皇宋，如果是作者的那一朝，他就加上一个“皇”什么的，譬如说如果是明朝就是“皇明”，或者是“大明”，这个“皇宋”就表示这个作者是宋朝人，因为这个作者是道宣律师，道宣律师是宋朝人，他是宋真宗景德年间的人，所以这本叫做《景德传灯录》，意思是这样，到这景德元年时，总共有三百六十五年。接下去：

### 第三十二祖弘忍

原文【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师者，蕲州黄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

童游时，逢一智者叹曰：此子阙七种相，不逮如来。后遇信大师得法，嗣化于破头山。

咸亨中，有一居士，姓卢名慧能，自新(旧本误作鄆字)州来参谒。

师问曰：汝自何来？

曰：岭南。

师曰：欲须何事？

曰：唯求作佛。

师曰：岭南人无佛性，若为得佛？

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岂然！

师知是异人，乃诃曰：着槽厂去。

能礼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劳于杵臼之间，昼夜不息。

经八月，师知付授时至，遂告众曰：正法难解；不可徒记吾言，持为己任。汝等各自随意述一偈，若语意冥符，则衣法皆付。

时会下七百余僧。

上座神秀者，学通内外，众所宗仰。

咸共推称云：若非尊秀，畴敢当之？

神秀窃聆众誉，不复思惟，乃于廊壁书一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

师因经行，忽见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赞叹曰：后代依此修行，亦得胜果。

其壁本欲令处士卢珍绘楞伽变相，及见题偈在壁，遂止不画，各令诵念。

能在碓坊，忽聆诵偈，乃问同学，是何章句？

同学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则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叹赏，必将付法传衣也。

能曰：其偈云何？

同学为诵。

能良久曰：美则美矣，了则未了。

同学诃曰：庸流何知，勿发狂言！

能曰：子不信耶？愿以一偈和之。

同学不答，相视而笑。

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烛，令童子于秀偈之侧写一偈云：

菩提本非树，心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假拂尘埃。

大师后见此偈，云：此是谁作？亦未见性。众闻师语，遂不之顾。

迨夜，乃潜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诸佛出世，为一大事故，随机小大而引导之，遂有十地三乘、顿渐等旨，以为教门。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叶尊者；展转传授二十八世至达磨，属于此土，得可大师承袭，以至于吾。今以法宝及所传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护，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能居士跪受衣法，启曰：法则既授，衣付何人？

师曰：昔达磨初至，人未知信，故传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争端，止于汝身，不复传也。且当远隐，俟时行化；所谓授衣之人，命如悬丝也。

能曰：当隐何所？

师曰：逢怀即止，遇会且藏。

能礼足已，捧衣而出。

是夜南迈，大众莫知。

忍大师自此不复上堂，凡三日。

大众疑怪致问。

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询之？

复问：衣法谁得耶？

师曰：能者得。

于是众议卢行者名能，寻访既失，悉知彼得，即共奔逐。

忍大师既付衣法，复经四载，至上元二年(乙亥岁乃唐高宗时也。至肃宗时复有上元年号。其二年岁在辛丑也。)忽告众曰：吾今事毕，时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寿七十有四。

建塔于黄梅之东山。

代宗皇帝谥大满禅师法雨之塔。自大师灭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师者，蕲州黄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

童游时，逢一智者叹曰：此子阙七种相，不逮如来。后遇信大师得法，嗣化于破头山。】

第三十二代祖师弘忍大师，他是蕲州黄梅的人，俗姓周，“生而岐嶷”，“岐嶷(qí nì:《诗·大雅·生民》：“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朱熹·集传：“岐嶷，峻茂之状。”后多以“岐嶷”形容幼年聪慧。读 yí 时，仅指九嶷山。)”的意思，那个字读 nì，是有知识的意思，如果孩子从小就灵巧，很懂事叫做“岐嶷”。一般小孩都傻傻的，但是这个孩子很聪明，很懂事，很有知识，叫做“岐嶷”。

“童游时”，小孩子时候在游玩，曾经遇到一个“智者”，一个智者，有智慧的人就赞叹说：这个孩子“阙七种相”，就是缺少，少了七种，“不逮如来”就是与如来差不多，“不逮”的意思本来是“不及”，“不逮如来”不必等，“逮”有“等”的意思，等待的意思，这个逮有两种意思：“不及”的意思，但是这里不是“不及”的意思，是不等待，不用等待，意思就是“不输”，与佛祖差不多，因为是祖师的格，所以“不逮如来”，就是与如来差不多，不输。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字很深，不能解错。“后遇信大师得法”，后来就遇到三十一代祖师道信大师，就得到法，继承，“继嗣法化”，继嗣这个法化在破头山。(台语)应该念破“破 tiǔ 山”。

【咸亨中，】这个是皇帝的年号，咸亨年的时候有一个居士，【有一居士，姓卢名慧能，自新(旧本误作鄞字)州来参谒。

师问曰：汝自何来？

曰：岭南。

师曰：欲须何事？

曰：唯求作佛。

师曰：岭南人无佛性，若为得佛？】看到这里。

在咸亨年中有一个居士，姓卢名惠能，从新州来参谒。以下都在《六祖坛经》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就简单讲一遍就好。

弘忍大师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岭南来。

（弘忍大师问：）你需要什么事情呢？要作什么？

他说：“唯求作佛”，我只要求作佛而已。

“师曰”，大师就说：岭南的人没有佛性，要如何作佛？因为岭南都是野蛮的人，没有佛性。

【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岂然！】这惠能就说：人就有南北之分，而佛性难道也是这样？“岂”，岂是。“然”，如此。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说有南北之分呢？

【师知是异人，乃诃曰：着槽厂去。

能礼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劳于杵臼之间，昼夜不息。

经八月，师知付授时至，遂告众曰：正法难解；不可徒记吾言，持为已任。汝等各自随意述一偈，若语意冥符，则衣法皆付。】看到这里。

弘忍大师就知道他是“异人”，不是普通人，就呵斥他说“着”，就是带，带他去槽厂去舂米，惠能顶礼后就退下去，去碓坊服劳役，在杵臼之间，日夜都没有休息。

经过八个月，八个月都没有休息，没睡觉，不是没休息而已，没睡。

“师知付授时至”，大师知道要传法的时间到了，就跟大众说：“正法难解，不可徒记吾言”，不可。“徒”，只是。只是记住我所讲的话，把它背起来，“持为已任”，“持”就是拿。拿为已任。“任”就是“有”，把我的话背起来，当作好像是自己的，这样不行，没有用。只是背我的话来当作是自己的，这不可以，不可以只是这样子。“汝等各自随意述一偈”，你们大家各自随你们自己的意思去作一个偈，你所写的意思如果暗中有符合，“冥”就是暗中。“符”，符合。这意思是如果暗中有符合，那么我的衣法都交给你。

【时会下七百余僧。

上座神秀者，学通内外，众所宗仰。

咸共推称云：若非尊秀，畴敢当之？】

这个时候，“会下”，大会之中，有七百多个出家人。

上座的名字叫神秀，他的学通内外，大家都宗仰他。

“咸共”，大家都共同推他出来，说：如果不是“尊秀”，“尊”，尊者神秀，“畴（同类，类别。我们这类人。）”，畴是谁。“谁敢当之？”谁担当得起呢？

【神秀窃】“窃”是私下，偷偷地，私下的意思。神秀私下听到，【聆】“聆”就是听到。

【众誉，】“众誉”，大家的称誉。【不复思惟，乃于廊壁书一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

这神秀啊，私下听到大家对他的褒奖，就没再考虑，所以就在“廊壁”，走廊墙壁的旁边，写了一个偈，说：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

这个意思《六祖坛经》里面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就不用再分析了。

【师因经行，忽见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赞叹曰：后代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弘忍大师由于经行，因为经行时，忽然看到这个偈子，就知道是神秀所写的，就赞叹说：后代如果依照这个偈来修行，也可以得到胜果，“亦得胜果”，你看那个语气啊，弘忍大师这么说，固然是要替神秀保持面子，因为他是传授师，他是大众的传授师、阿阇梨，所以不能让他没面子，第二个也是因为这个偈子，也真正有价值，不是垃圾，不是都没道理的，只是说不是最高的而已，不能真正说与佛祖的法，“佛心”刚刚好连在一起，但是说不能“跟诸佛一鼻孔出气”，这个是“禅语”，“跟诸佛一鼻孔出气”，但是也已经是相当好了，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入手的时候的一个法门，而也必须要这么修，就对了，但是不是最高的境界。所以他就这么说：后代如果依照这样来修，也可以得到圣果。殊胜的果地，殊胜之果。“胜”是殊胜。

【其壁本欲令处士卢珍绘楞伽变相，及见题偈在壁，遂止不画，各令诵念。】这个墙壁本来是叫一个“处士”，处士就是居士，叫卢珍这个人，要画楞伽会上变相，楞伽会上，楞伽法会上佛菩萨及大比丘众的法相图，叫做“变相”，因为禅宗最高的就是《楞伽经》，所以就要画“楞伽变相”，表示“传佛心印”，“及”是等到，等到看到这个所题的偈子在墙壁上，等到他看到墙壁上题了这个偈，写这个偈，“遂止”，于是就停止，就不再画这变相图了，所以祖师的度量很大，本来他已经请卢供奉，从很远的地方请来，特意要画祖师传承及《楞伽经》的变相图，而他却在那儿写了偈子在那里，这如果不是得道的祖师，师父，就会叫来臭骂一顿，这我本来是要画“变相图”的，你现在写在那儿做什么？写到别处去，重写！（法师笑）所以就不再画了。“各令诵念”，就叫大家都诵念这个偈。

【能在碓坊，忽聆诵偈，乃问同学，是何章句？】

【同学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则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叹赏，必将付法传衣也。】

这惠能大师在碓坊里面，忽然间听到有人诵这个偈，就问同学说：这是什么章句？

同学就说：你不知道和尚要求法嗣，叫大家要叙述一个心偈，这就是神秀上座所写的，和尚非常赞叹，所以一定会付法付法传衣给他。

【能曰：其偈云何？】

同学为诵。

能良久曰：美则美矣，了则未了。】

惠能大师就问他说：那个偈子是怎么说的？

同学就替他，“为”就是替。就替他诵出来。“为之”，省略掉那个“之”，就替他诵这个偈子。

惠能“良久”，很久，很久后就说：“美则美矣”，美是很美啦，但是“了则未了”。是还没开悟的意思。“了”就是开悟，或是究竟的意思。

【同学诃曰：庸流何知，勿发狂言！】

能曰：子不信耶？愿以一偈和之。

同学不答，相视而笑。

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烛，令童子于秀偈之侧写一偈云：

菩提本非树，心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假拂尘埃。】

这同学就骂他、诃斥他说：“庸流”，平庸之流，你这个平庸的人，平庸之流，“何知”，你

哪能知道什么呢？“勿发狂言！”你别说疯话了。

“能曰”，惠能大师就说：你，“子”是你啦，你不相信吗？那么我愿意以一个偈来跟他“和”。这好像古时候作对子，作诗唱和。这个“和”念hè。

同学没有回答，大家都相视而笑。

到了晚上时候，他偷偷叫了一个童子，带他去走廊下。惠能自己拿蜡烛，叫那个童子在神秀的偈旁再写另外一个偈，就是：

“菩提本非树，心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假拂尘埃。”

这跟《六祖坛经》里面的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意思差不多，那这个意思在这里就省略掉，你就看《六祖坛经》所说的。

【大师后见此偈，云：此是谁作？亦未见性。众闻师语，遂不之顾。】“大师”这是说五祖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后来看到这个偈，就问“此是谁作？”这个是谁作的？“亦未见性”，也是没有见性，大家听到这个话就“遂不之顾”，“不之顾”就是“不顾之”，倒装语气，就不再去顾它，这《传灯录》是比较简单，祖师五祖大师是拿鞋子，把它擦掉，这里没有写。

【迨夜，乃潜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诸佛出世，为一大事故，随机小大而引导之，遂有十地三乘、顿渐等旨，以为教门。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叶尊者；展转传授二十八世至达磨，属于此土，得可大师承袭，以至于吾。】“迨夜”，“迨”就是到。到了晚上的时候，“乃潜”，“潜”就是暗中，就暗中叫人到碓坊里面叫，“召”就是叫。叫惠能行者，“行者”，带发修行者叫行者。到方丈室里面，跟他说：诸佛出世，是为了一大事因缘的关系，“随机大小”，随众生机之小大，随着众生的机缘，根机的小或大，“而引导之”，如此来引导他，所以所说的法就有很多的差别，“遂有十地三乘顿渐等旨”，所以才有十地三乘顿渐等旨要旨，以为教门，这些都是方便的教门。“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叶尊者”，他就用这个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正法眼藏来交付给上首的大迦叶尊者，用微妙秘密圆明的真实正法眼藏，这最高的法，这“秘密”就是说累世单传，都只传一个而已，得法的，得祖师法的，只有一个而已，所以是秘密的，其余的人知道，只是多少知道一些，不是全部知道，而最高的法，只有一个人知道而已。就传给大迦叶尊者，辗转传授过来，总共有二十八世，到达摩祖师来到我们中国，传给第二祖慧可大师，“承袭”，到现在就传到我，【今以法宝及所传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护，无令断绝。】现在啊，我以这个法宝，及所传的袈裟，“用”，用是“以”。“以付于汝”，拿来交给你，你要好好地保护，不要让它断绝，听我的偈，【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这个“传法偈”也叫做“法印”，“法印”的意思是什么？人家问说你是谁传的？我说是谁传给我的，他传给你有些什么？有袈裟，有衣跟钵，还有什么？还有法。法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偈”——“传法偈”，证明说这个他传给我的，这个“传法偈”就是他所修证的，心得神髓，精髓，他所修的法的精髓，都在这个偈里面，所以用这个来做“印证”，印证所以叫“法印”，那法印的意思是什么呢？也是以法印心。

【能居士跪受衣法，启曰：法则既授，衣付何人？

师曰：昔达磨初至，人未知信，故传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争端，止于汝身，不复传也。且当远隐，俟时行化；所谓授衣之人，命如悬丝也。】看到这里。这惠能居士就跪着

受衣法，然后启秉祖师说：这法，“法则既”，“既”就是已经，法已经传授给我了，那这衣要付给谁呢？“衣”就是袈裟。五祖大师就说：古时候达摩祖师刚到中国来时，大家都不信他，很多人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这正法已经来到中国，所以就传这个“衣”来表明这个法已经有传了，当作一种凭据。“今信心已熟”，现在因为中土的人正法已经很普遍，禅宗正法已经很普遍，所以信心已经成熟了，这个衣是争端，是争执之端。“端”就是因。是争执的原因。“止于汝身”，传到你为止，就不要再传了，那你要“且当远隐”，你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躲起来，等候时机再来行化，“所谓授衣之人，命如悬丝也”，这得到衣的人，他的生命就像悬丝一样，我一吹就断了。

【能曰：当隐何所？】

师曰：逢怀即止，遇会且藏。

能礼足已，捧衣而出。

是夜南迈，大众莫知。】

惠能大师就问说：我应该躲在那里？

五祖大师说：“逢怀即止，遇会且藏”，这也是在《六祖坛经》的部分，都已经说过了。

惠能就顶礼，捧衣出去。

当晚就向南方走，“迈”就是进。大家都不知道，大众都不知道。

【忍大师自此不复上堂，凡三日。

大众疑怪致问。

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询之？

复问：衣法谁得耶？

师曰：能者得。

于是众议卢行者名能，寻访既失，愚知彼得，即共奔逐。

忍大师既付衣法，复经四载，至上元二年(乙亥岁乃唐高宗时也。至肃宗时复有上元年号。其二年岁在辛丑也。)忽告众曰：吾今事毕，时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寿七十有四。

建塔于黄梅之东山。

代宗皇帝谥大满禅师法雨之塔。自大师灭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从“忍大师自此不复上堂”，弘忍大师自从惠能大师得法离开后，他就不再上堂去开示，总共共有三日没有上堂，大众就很怀疑，很奇怪，就问。

祖师就说：“吾道行矣！”我的道，“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去，已经走了，我的道已经走了，就是说惠能走了，第二个“行”是大行，我的道以后会大行，“何更询之？”你们还问干什么？现在问也没有用了。

“复问”又再问：衣法是谁得到了呢？

弘忍大师就说：“能者得”，“能者”，“能”：(一)就是有能力的人，第二个是说惠能的“能”。有能力的人得了，或是名叫惠能的人得了。

于是大家就议论说：这卢行者的名叫能，惠能，所以可能这“能者得”就是这个意思。“寻访既失”，“失”就是不在。大家去找这个能行者，果然不在了。“愚知彼得”，“愚”就是虚的意思，“虚”就是用猜的。猜说一定是他得到的，所以大家都去追他。

“忍大师既付衣法”，这弘忍大师已经付衣法之后，又经过四年，到上元二年的时候，忽

然跟大众说：我现在事情已经办完了，所以这时候我可以走了，“潇潇洒洒娑婆行”，“即入室安坐而逝”，就进到他的房间坐好，当然这个没有写洗澡、换衣啦，一定是要这样的，洗澡、换衣，薰香沐浴，坐着就走了，世寿一共七十四岁。建塔在黄梅的东山，所以黄梅的东山法门，就是因为他的塔建在东山。

代宗皇帝就谥他一个号，叫“大满禅师”，他的塔叫“法雨之塔”。

自从大师灭度，到皇宗景德元年时候已经三百三十年。意思也就是说自大师灭度到我现在写这本书时，到现在总共三百三十年。也可以说从现在算起那是三百三十年的事。“现在”就是宋真宗景德元年。

好！这个《景德传灯录》就说到这里。我们先做个小回向。接着再讲结论。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回向于法界，普愿见闻者，速悟无上道。

###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者。俗姓卢氏。其先范阳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岁丧父。其母守志鞠养。及长家尤贫窶。师樵采以给。一日负薪至市中。闻客读金刚经。悚然问其客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客曰。此名金刚经。得于黄梅忍大师。师遽告其母以为法寻师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刘志略结为交友。尼无尽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读涅槃经。师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告乡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请供养。于是居人竞来瞻礼。近有宝林古寺旧地。众议营缮俾师居之。四众雾集俄成宝坊。师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岂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乐县西山石室间。遇智远禅师。师遂请益。远曰。观子神态爽拔殆非常人。吾闻西域菩提达磨。传心印于黄梅。汝当往彼参决。师辞去直造黄梅之东禅。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师一见默而识之。后传衣法令隐于怀集四会之间。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届南海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讲涅槃经。师寓止廊庑间。暮夜风飏刹幡。闻二僧对论。一云幡动。一云风动。往复酬答未曾契理。师曰。可容俗流辄预高论否。直以风幡非动动自心耳。印宗窃聆此语竦然异之。翌日邀师入室。征风幡之义。师具以理告。印宗不觉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师为是谁。师更无所隐直叙得法因由。于是印宗执弟子之礼请受禅要。乃告四众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萨即指坐下卢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请出所传信衣悉令瞻礼。至正月十五日。会诸名德为之剃发。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师受满分戒。其戒坛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记云。后当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侧手植二菩提树。谓众曰。却后一百二十年有大开士。于此树下演无上乘度无量众。师具戒已。于此树下开东山法门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谓众曰。吾不愿此居要归旧隐。时印宗与缁白千余人。送师归宝林寺。韶州刺史韦据请于大梵寺转妙法轮。并受无相心地戒。门人纪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然返曹溪雨大法雨。学者不下千数。中宗神龙元年降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

也。经云。若见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若无生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简曰。弟子之回主上必问愿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师曰。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简曰。明喻智慧。暗况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师曰。若以智慧照烦恼者。此是二乘小儿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师曰。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无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无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有诏谢师。并赐磨衲袈裟绢五百匹宝钵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宝林为中兴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饰。赐额为法泉寺。师新州旧居为国恩寺。一日师谓众曰。诸善知识。汝等各各净心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能含藏长养成就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溥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先天元年告诸徒众曰。吾忝受忍大师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汝等信根淳熟决定不疑堪任大事。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生。  
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师说偈已复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净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师说法利生经四十载。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国恩寺。建报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辩。来谒师云。善捏塑。师正色曰。试塑看。方辩不领旨。乃塑师真。可高七寸。曲尽其妙。师观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礼谢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速理舟楫。时大众哀慕乞师且住。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日。又问。师之法眼何人传受。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莫有难否。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听吾记曰。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言讫往新州国恩寺。沐浴讫跣趺而化。异香袭人白虹属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时韶新两郡各修灵塔。道俗莫决所之。两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烟引处即师之欲归焉。时炉香腾涌直贯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寿七十六。时韶州刺史韦据撰碑。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塔中有达磨所传信衣(西域屈眊布也。缉木绵华心织成。后人以碧绢为里)中宗赐磨衲宝钵方辩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闻塔中如拽铁索声。僧众惊起。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寻见师颈有伤。具以贼事闻于州县。县令杨侃刺史柳无忝得

牒切加擒捉。五日于石角村捕得贼人。送韶州鞠问。云姓张名净满。汝州梁县人。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师首。归海东供养。柳守闻状未即加刑。乃躬至曹溪。问师上足令韬曰。如何处断。韬曰。若以国法论理须诛夷。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求欲供养罪可恕矣。柳守嘉叹曰。始知佛门广大。遂赦之(尔后甚有名贤赞述及檀施珍异。文繁不录)上元元年肃宗遣使。就请师衣钵归内供养。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城云。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后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获。如是者数四。宪宗谥大鉴禅师。塔曰元和灵照。皇宋开宝初。王师平南海。刘氏残兵作梗。师之塔庙鞠为煨烬。而真身为守塔僧保护一无所损。寻有制兴修功未竟。会太宗即位留心禅门。颇增壮丽焉。大师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灭。至今景德元年甲辰岁。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标为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胜纪。今于诸家传记中略录十人。谓之旁出。

###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于未来际	修行无上道

附录二：

六祖法宝坛经义解附录——

### 如何习禅

#### 引 言

讲一个前言，引言。

我引两个诗人所写的，“屈原”的《楚辞》里面的《卜居》，楚辞》里面，屈原的《楚辞》里面有一篇叫《卜居》，开始时就有一句话说：

**吾宁悃悃款款**（悃悃款款 kǔn kǔn kuǎn kuǎn：诚挚。诚实勤恳的样子。），**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吾宁悃悃款款”：“悃悃款款”是很忠心的意思，“宁”就是宁愿。我宁愿很忠心地，“朴”是朴素，这个心很朴素的忠心。

这个我们要知道，屈原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楚怀王，他是楚国人，楚怀王信奸臣的话，而不信屈原的话，但是屈原是三闾大夫，官位很高，但屈原说的话他都不听。后来楚怀王就被秦始皇骗去了，骗到秦国，把他关起来，而且死在秦国。这都是没有听屈原的话的关系。

屈原因为国王不听他的话，还把他赶走，等于放逐一样，他就到汨罗江的附近，搭了一个茅棚在那儿住，就在那个时候写了这个《楚辞》。

他说：我是不是应该，宁愿很忠心，很素朴，朴素啊，做一个很忠心的人。

“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将”，或者。“将”是“或者”的意思。还是要送往劳来，“送往”，“往”就是要走了，如果人家要走的人，我就赶紧送他。“劳来”，如果人家要来，我就赶紧款待他，迎接他，这个就是客人啦，“送”要走的客人，“接”要来的客人，然后款待他，也就是说前门迎宾，后门送客，那就是做一些应酬的事，叫“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样才“无穷”。

富贵无穷，富贵繁华无穷，我是应该要这样很忠心去做，很素朴，没有虚华。或是要跟大家应酬，送来送去的，请来请去的，让我的路越走越大，官越做越大，我的富贵就无穷，没有边际。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对？

因为他（屈原）是忠臣，没有跟其他人交际，没有跟人家应酬，好好地做自己的官，可是这样子就不行啊，这样就没办法，行不通呀，所以他就有这个冲突。后来投到汨罗江。

大家为了纪念他，就包粽子。端午节的来源，就是这个故事。对不对？这是古时候忠臣的故事。

我引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现在的佛法，很复杂，我现在说这个，主要是对出家人说的，在座的也是以出家人为主，因为僧是修行的主体，出家人应该以修行为主，所以“吾宁”这“吾”就等于像出家人一样啦，我们现代的出家人是不是应该要对佛祖的“经法”，对“佛门的修行”要很忠心，很素朴，没有虚华，这样去做才对，或是说一天到晚，迎宾送客，应酬、开会，有的没有一大堆，然后名满天下，富贵功名无穷，哪一个比较好？我应该怎么做才对？善思念之。

这不只是出家人，在家人也一样，你如果真正要学佛，你应该怎么做才对？是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对佛祖的教法很忠心地去修。或是说：好啦，随便啦，一切都是方便就好，反正我交际地很广。大家都很赞叹我，说我很发心，是那一个比较好？

第二个，陶潜，陶渊明，知道吗？“不为五斗米折腰”，什么是“五斗米”呢？“五斗米”啊？他是一个县太爷，县太爷一年的收入是五斗米，他收入五斗米，但是对上司要打躬作揖，所以叫“折腰”嘛。还要逢迎，吹牛拍马，这样当官才能当得久，古时候就是这样，不只是古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官场就是这样，他觉得这样很没意思，官，不做了。（这样，课不讲了。）

陶潜就是陶渊明，他文章跟诗写得很好，有一篇叫做《归去来辞》（即《归去来兮辞》），其中有说，这是他解官，辞官，不要做官的时候，写了这一篇，等于是他辞官的宣言一样。

**归去来兮**（兮：助词无义。）！**田园将芜胡不归**（胡：何，为什么。）？**既自以心为形役**（以心为形役：让心灵被形体所驱使。意思是说，为了免于饥寒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做官。形，形体，指身体。），**奚惆怅**（惆怅：失意的样子。）**而独悲？**

这正好是我们学佛，现在学佛用得着。

“归去来兮”：这个“兮”没意思，语助词，归去来，这就变成跟台湾话一样，“返来去喔”这样的意思，“去来”那个“去”没有意思，“归来兮”，归来，回来，“返来去喔”，“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芜”就是荒了，荒芜。这田园都要荒弃了。

“胡不归”：“胡”就是为何，为何。

（“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们家的田园都将要荒弃了，怎么不赶紧回去。

“既自以心为形役”：“既”，既然。既然自己，“自”，主动，你自己自愿的。“以心”，以心就是将心，将这个心“为形役”，为形体，或一切的形相，外在的形相所役使，做奴隶，你自己自愿把这个心出卖，给外面一切的外相做奴隶，给他“役使”奴役。

“奚惆怅而独悲”：“奚”也是为何。为何还要“惆怅（在有的版本此处为“惆怅。”）”，就是心里面惘然，六神无主，叫做惆怅。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现在这个心就已经卖给人家做奴隶了，卖给“名”做奴隶，卖给“钱财”做奴隶，卖给“官位”做奴隶，或是卖给很多，其他一切做奴隶，这是你自愿的，这样你何必“惆怅”，何必心里不欢喜，“独悲”自己悲伤，就不必悲伤了嘛，那是你自己要“卖身”的，不是“卖身”是“卖心”，因为整个“心”都卖掉了，出卖自己的“心”，自愿做奴隶，这样何必怨叹呢？就不必怨叹了，知道吗？

现在《归去来兮》现在用佛法来说，回来啊，要回到哪里，不要去外面奔波，反观内照，回，往自己自心，自心自性薰修，不要再往“六尘六境”、外面的名利等等去奔波。“不往外驰”，不往外奔驰，因为要坐禅，要习禅，这是第一步。你如果这一步做不到，一直在外面到处乱走，身体到处乱走，或是心到处乱走，而说“坐禅”那都是白费的，都没效果，那只是在打广告而已，所以把这个当作是“前言”，“习禅的前言”。

所以“归去来兮”返来去喔，“田园将芜”这“田园”在哪里呢？“田园”就在这里，这心中的田园，都要荒掉了，尽长些芒草、野草，道路阻塞、蟑螂蜘蛛一大堆，所以路要清一清，芒草割一割，田园须要整理，“田园”是什么？田园就是我们的“本乡”，你到他乡外里去奔波、去流浪，现在不再流浪了，回来了，归依、归依自性三宝，要回来。“归”，归依的“依”，“归”，“依”，这样。所以，这不是只有在家而已，出家也一样，有出家没归依的，也有，很多，所以出家而又没有归依，这是非常地讽刺。所以，回去吧，回去整理自己的田园，这田园都将荒掉了，怎么不赶快回去呢？你自己的“心”要拿去给人做“抵押”，要去贷款，那当然不自由，贷款了头一胎、又第二胎，好几胎，变成还不完，你光还利息就还不完，最后会变成怎么样？法院就查封了。

所以不必怨叹“六道轮回，永无出期”，这一切都是自找的，你会变成被奴役，被外在的形质所奴役，都是自找的，自己找来的，古人说：没有父害你，也没有母害你，都是自找的。这个“祸福自取”，所以就要“自求多福”，因为一切都是自找的，所以“祸福自取”，所以你自己要求要这样的，所以你就得到这样，用英文说就是：You want it; You got it. 你要是这样，你就得到这样。接下去说，这两篇辞都是说：不要去外面应酬奔波，回来。那就是讲“不要往外奔驰”，“往外奔驰”的相反，就是“往内”。这两篇辞都是说：

### “向外奔驰”“往内推求”

不要去外面应酬奔波，回来。那就是讲“不要往外奔驰”，往外奔驰”的相反，就是“往内推求”，这两个是一切的修行最重要的概念，一定要知道。“往外奔驰”就是一切的凡夫、一切外道、一切世间生死，流转、烦恼、六道全都是“往外奔驰”。“往内推求”呢？就是佛道、

出世间法，解脱、菩提、涅槃，解脱、菩提、涅槃、佛道全都是“往内推求”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件事，一切都是“往内推求”，不要“往外追逐”。但是因为是在讲禅宗的经典，所以鼓励大家“发无上心、修无上道”。而这个怎么修呢？这样又太抽象了，所以我把它，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的心得。

因为虽然在家时就开始学佛，而出家也有几年了，但是要得到这个心得并不简单，因为你看：不是说在家者不知道方向，出家者也不一定知道，而知道了还能确定，这都是佛菩萨护念，所以也是“摸摸游（台谚：四处摸索。）”，真的不知要做什么？因为佛法无边，佛海无边，虽然众生在生死海里漂荡，但是入了佛门，也变成是入了“佛海”里面，你也不知道应往何处去，“佛海”是如此的广阔，佛海有船，但是船也很多艘，不知要搭上那一艘，对不对？所以是很为难的事，但是我现在就在这个因缘，这是我自己自修的，说一下给大家做参考，给你做参考，如果有缘你就同样发这种心，大家来这样子修，这样是最究竟的，虽然这是很困难的，但是佛法哪有简单的，佛法哪有简单的，所以不能把佛道看得太简单，现代人就是把佛道看得太简单。啊！这样就好了，譬如说，念个佛号就好了，或是说持咒就好了。哪有这么简单，没这么简单的了。没有一尊佛说是念一个佛号就成佛了，有这样的吗？没这样的。有哪一尊佛是持一个咒就成佛的，也没有这样子，都要广修无量的智慧方便福德，成就无量的智慧方便福德，两足尊嘛，才能成佛道呀。我们说学佛如果不是这样，学佛，就不是学佛了。怎么说呢？学佛就是跟着佛来学，跟佛学。可是这个实在是不简单，你一定要发大心，不得少为足。那就要订一个最高的总目标，总目标是什么？

### 修行的总目标：

“解悟无上禅，心入三摩地”。

三昧——修行成就的菁华。

自度、度他、超凡入圣皆依三昧。

各宗成就时，皆是三昧现前。

“解悟无上禅，心入三摩地”。

“悟解无上禅，心入三摩地”，这是最高的。

“悟解无上禅”，无上禅，这有很多经都要会解，可以了解，能够悟到是最好，能解能悟以后呢？又“心入三摩地”，这“三摩地”就是三昧，后面这一句，就是我的一点点心得，事实上也不用那么谦虚，可以说是我最重要的心得啦。这是真实的修行，就在这里。

三昧——修行成就的菁华。

因为一切修行都是为了“三昧”，一切修行最高的成就的代表也是“三昧”，就好像说你看无论哪一部经，《华严经》、《大般若经》、《法华经》，任何一部经，或是《涅槃经》、《地藏经》都是“佛入三昧”，对不对？先入了三昧，然后自三昧中发出智慧光芒度众生。在讲经说法之

前要入三昧，加持众生也是入三昧，像你看《地藏十轮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跟大菩萨说，地藏菩萨“是菩萨每日晨朝自入首楞伽摩三摩地，加持十方众生”，所以地藏王菩萨每一天早上都入“首楞伽摩三摩地”，就是“首楞严”，（或者是）“首楞严三昧”，以“三昧力”加持十方众生，所以他要入“三昧”，才能够度众生。像我们凡夫即使有这个心，但是要如何加持众生，有这个“心”但却无这个“力”，你如果入三昧，那个三昧就有“三昧力”加持。所以一切修行，一切都是为了“三昧”，修行成就的最高的精华是“三昧”。

### 自度、度他、超凡入圣皆依三昧。

自度靠“三昧”；度他靠“三昧”；超凡入圣靠“三昧”。自度乃至菩萨从小乘的观“四谛”、“十六缘”是在“三昧”中观，在“三昧”中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然后大乘菩萨也是在三昧中乃至要成佛之前入“金刚喻三摩地”，金刚喻定也是“三昧”，断最后一分无明烦恼，这是普通的修行，普通的菩萨跟二乘的修行，乃至大菩萨的修行，像刚刚讲的地藏王菩萨，还有佛也是一样。譬如说：佛在讲《准提神咒经》以前，就先入“准提三昧”——“七俱胝诸佛所说准提三昧”，然后再说出“准提神咒”。入“大光明三昧”然后就讲《放光般若经》。所以一切的成就都在“三昧”里面包括了。《华严经》里面：佛最高的三昧就是“法界三昧”或是“华严三昧”，或是“师子奋迅三昧”，所以有很多的三昧。

### 各宗成就时，皆是三昧现前。

不只是说修行自度、度他是“三昧”，像我们一般修行的各宗派的成就具体的表现的时候也是三昧。

禅宗——真如三昧、一行三昧

净土宗——念佛三昧、般舟三昧

密宗——本尊三昧

唯识——唯心识定

天台——法华三昧

华严——法界三昧、师子奋迅

举一个例子，从禅宗开始，所以这里写说：各宗成就的时候都是“三昧现前”，那是什么“三昧”呢？诸佛菩萨的“三昧”且不说啦，连“禅净密律”各宗派都有三昧，在具体成就的时候，那不成就不不用说啦，成就一定有“三昧”，那如果没有“三昧”呢？那就不是真实成就，就还没有真实成就，等一下就讲到如何判定成就不成就。

譬如说净土宗所说的，最简单的净土宗来讲吧，也是有三昧的，什么三昧？“念佛三昧”，这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念佛，但有几个人入“念佛三昧”？你如果是“念佛三昧”成就，那就一定是念佛成就。还有“般舟三昧”，就是“一切佛立三昧”，这都是净土宗所修的“三昧”。所以连净土宗也是有三昧的，然后附带讲古代的人，念佛都是打坐念，不像现在，现在的人因

为心乱，所以要站一站、坐一坐，走一走，这样才不会睡着，美名之为“绕佛”，其实是怕你睡着，你知道吗？变一变花样，才不会钓鱼，钓一大堆，土虱、鳝鱼，“善鱼”或“非善鱼”都钓。

禅宗修成就的时候，“真如三昧”或是“一行三昧”。密宗则是“本尊三昧”，“本尊三昧”是什么？你若是修哪一尊本尊，就入那一尊本尊的“三昧”，譬如说本尊是“大日如来”，就入“大日如来三昧”，就在“三昧”中得本尊的加持，那就很快地成就了，入本尊三昧就是成就了，但是因为入“本尊三昧”，本身就成就。可是因此成就更成就，什么意思呢？“入本尊三昧”就是与本尊合为一体，那就比让本尊摸头更好。对不对？那就是“摩顶授记”嘛！说得较粗的话叫“摸头壳”，其实就是“摩顶”，“摩顶授记”那一定是得大成就，如果修“不动明王”就得“不动三昧”等等。连修“唯识”也有三昧，“唯心识定”。地藏三经那一本叫做；不是，那一本叫做《占察业报经》的下半部就讲到这个，上半部讲“占察”，但是你要知道“占察”是一种智慧方便，是叫你不要去卜卦的方法而已，下半部是讲甚深的“唯心识观法”，所以连唯识也有三昧。天台修“法华三昧”；华严修，华严修成就就是“法界三昧”现前。

所以各宗各派都有“三昧”，修成就的时候就三昧现前，“三昧现前，超凡入圣”，一切成就。

话说回来，什么是“三昧”呢？“三昧”就是定慧等持，定慧等持，因为“定慧等持”，所以修定之前不是要先持戒吗？所以三昧里面“戒定慧”具足，这样子，因为“戒定慧”具足，所以“解脱、解脱知见”也在里面了，所以“三昧是一切的精华、神髓”。

这是我自己很辛苦得到的一点心得讲给大家做参考，大家互相鼓励，好好地，如果要真实修行，就这样子。希望今生得好因缘，如是修行，如是成就，那就诸佛欢喜，不要出去呱呱走，在家种菜就好了。

## 如何解悟无上禅？

### A 通达一代圣教

B 善知五味禅：凡夫禅、外道禅、二乘禅、菩萨禅、如来禅  
文字禅、口头禅、野狐禅。

好！接着，因为讲说第一个是最高目标，总目标是“解悟无上禅，心入三摩地”，先讲如何“解悟无上禅”，如何解悟无上禅？

第一个要“通达一代圣教”，对一代圣教要通达，所有的经教要通达，这里说的主要是指出家人，在家者也可以这样，但是在家者有个限制，就是戒经不能全看，出家戒不能看，没修密教的人，密教部不能看。佛祖如此交待，我们就这么做，不要铁齿，通达一代圣教。

再过来“善知五味禅”，要知道什么是“五味禅”，五位禅就是“凡夫禅、外道禅、二乘禅、菩萨禅、如来禅”，这五种禅都要知道。要如何知道？要简单知道就是看我那一本《禅之甘露》里面就有解释，你好好去看，你如果真正要修至少要修菩萨禅或如来禅，二乘禅也要修，但是那是一个方便，入门的手段，也是要修。所以开始的时候，要先通达之后才来修，要善知这“五味禅”，才不会走错路，否则你修来修去不知在修什么。

譬如说个比较简单的。那天有一个高中同学来找我，他说他跟一个都是在学佛，一个都是在家人，他说他也在坐禅，那他坐禅怎么坐呢？他说开始时，有时集中在这里（法师指头顶），有时集中在这里，这如果了解的人、内行人一听就知道这个不是佛法，佛法不如是，你如果常常放在这里，以后你会头痛，你若放在这里（法师指肚子），以后会肚子痛。真的！因为意识集中在这里，所以血液都聚在这里（法师指头顶），那头就会痛，会脑充血，这不是开玩笑是说正经的。所以要有智慧才不会被乱拐、乱骗还不知道，而他也不是故意要拐你，他是自己不知道乱说，以讹传讹，所以要知道“正法”。所以“凡夫法”、“凡夫禅”、“外道禅”全都要知道。接下来又说他还修“灵魂出窍”，那就知道这不是佛法，“灵魂出窍”那是道教，所以乱修、盲修瞎练。所以有这“五味禅”，这五位禅因为《禅之甘露》里面有说到了，你们自己去看就好了。

【附：《禅之甘露》之“五味禅”（《禅之甘露》第四章）】

### 五味禅—心识之构成与禅之实践

#### 一、心识之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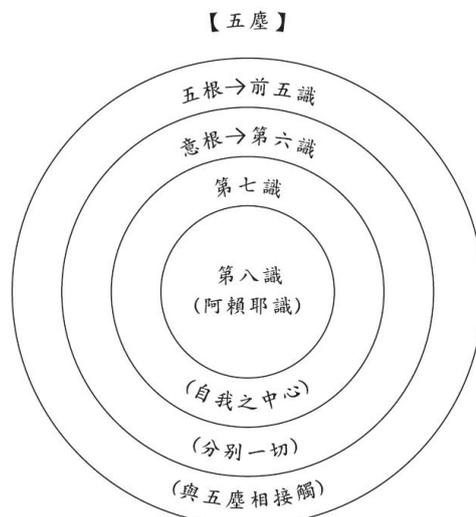
梵文，罗马拼音为 Dhyāna，其意义为“禅”；这个汉字，在日文中的发音为“ピン”，读成 Zen，因此西洋人多把禅称为 Zen，而非 Ch'an；Zen 系依循日文之读音而来。禅可分成五类，称为“五味禅”。

为了详细阐明禅之“五味”，我们先来进一步了解一下“心”与“识”。因为习禅的主要工作就是修“心”，令心离杂染、得定、得三昧，再以三昧力转识为智（转八识为四智）；这便是习禅的理与事之主轴。因此习禅者必须对心、识有概括的了解，否则如何在“心地上用功”呢？

“心”的第一层（最外一层）包括前五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前五识是由内“五根”（眼、耳、鼻、舌、身）与外五尘（色、声、香、味、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眼耳鼻等前五识本身，仅能对外境作最起码或最初步（粗显）的判别或了别，并不作微细的分别，换句话说，它们只是“向内提出报告”，而“没有很多意见”的。

心识的第二层是第六识（意识）——诸识中职司一切微细分别的，即为此识。以此缘故，第六识就成了我们心识它的功能是将五根从五予以分析、分类、衡量、识常自以为是老板，也就在握，主控一切。其实，第七识——而已。不过，第七识（第七识）找出种种正当者，第六识有点像个中介微细、机巧的方式，去满中心识（亦即第七识，我执

中判断及理智的运作中心——尘处所搜集来的种种影像，反复推敲。我们的这一层心是说，它总以为自己是老板它也是听命于另一人——第六识颇能替它的幕后老板的理由，而将其合理化。再公司经理，因为它会用极其足在它背后比它更深一层的中心）。



心识的第三层是第七识（末那识），它是我执的中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我，或我相执着之处。而这个我虽然深沉隐晦，但它却常经由第六识而显现其作用于日常生活中。前六识（即最上面的二层心识）对外在世界所作的反应，其实暗中也都是由第七识来作裁决的——亦即，前六识可说是暗中完全遵照第七识的吩咐而行事。虽然如此，但我们凡夫却难以亲睹第七识这个自我的真面目，因为我们早已经把它完全遮盖起来了——我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利用第七识手下的那个头头（第六识）所制造出的种种合理化借口，而把第七识这个自我的真相给掩盖住了。

心识的最里层——第四层——是第八识，亦称阿赖耶识，位于我执中心之下。阿赖耶是储藏之意。因此，第八识为心识之总仓库，亦是众生一切业力的大堆栈。

有了前五识再加上第六识的作用，便能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采取各种适当的反应与动作。那些行动如果反复多作了几次，就会形成习惯（业习）而往下压入第七识层中，随后再存入第八识层。众生的种种业习虽然存进了第八识层，然而日后它们仍常会出其不意地，以令人错愕的方式，再度涌现出来。而这些出人意表所涌现的东西，一般凡夫无以名之，便神秘兮兮地赋与灵感或心血来潮等名。

潜藏于第八识的业，常会于适当的时机再度浮现出来；这种情形不仅在白天清醒的时候为然，晚上作梦时也会发生；而据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言，它大部分是出现在我们的梦里。

习惯对我们而言，既是福，同时也是祸——说它是福，是因为如果没有习惯，我们简直无法生活了：倘若我们在做每一件事之前，都必须先想想每一个动作应如何进行的话，我们的生活岂不举步维艰？——然而，习惯对我们来讲也是件祸事，因为我们皆在不知不觉中为其所役使，例如抽烟、喝酒等恶习，便是令人难以克服的苦恼。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皆称为业，或造作。（业有三种——身业、语业、和意业。）我们在清醒时有意做出的行为，待其完竟之后，便会被压入下面不易觉察的意识底层，收藏在那里，随时备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记忆。因为意识有此记忆的功能，因此往昔所造诸业的记忆，就有如西装店里现成的西装，或免下车的汉堡外卖店（Drive-in Hamburger Joint），随到随买，不用订货。其结果是：依据过去经验的记忆，我们要做什么都不必事先考虑一下：我们只要随着过去的业习做去便可。换言之，我们日常所作之事，绝大部份是被过去的业习牵着鼻子走的。过去之业实在太深奥、太难了知，远非我们凡夫想象或思惟之所能及，而这些过去的业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突然不可思议地涌现出来。在夜间即成为梦境，在白天便成为灵感、或白日梦、或忽然乍现的念头、影像、或片断之回忆等。现在我们来看看诸识与五味禅有什么关系。

## 二、禅之实践

禅定可分成五种，或五个层次，称为五味禅

- 1、世间禅
- 2、外道禅
- 3、小乘禅
- 4、大乘禅（菩萨禅）
- 5、如来禅（佛所行禅）

下面各节分别说明每一种禅定与诸识之间的相互关系。

### 1、世间禅

世间禅或世俗定，是一般世俗人所修的拟禅定法门，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养生、养身或充电，有时也为了想求取一些不平凡的境界或觉受——例如：令心跳暂停，或腾空而起，或纳身入盒（钻入一个小盒子里——如某些瑜伽术者所为）等。有些人的确能摄心专一到令呼吸暂停一段时间，或能让人活埋几小时或几天的地步。要达到这种境地，确实须要心思极度专一才行。不过这种绝活儿，充其量也只不过像一种特技或特殊功能。然而须知特技表演不论具有多么令人惊悚的效果，也都无法为人带来任何真智慧，这是确定的；更遑论能令人开悟或得解脱。它当然也不能令你心地发明，或令你的烦恼心安定、止息、或断除任何烦恼。

简言之，最重要的是，它不能帮助你自己或他人增进一丝一毫的智慧，用以灭罪、生善、或断惑证真——它充其量只是如同艺人的娱乐节目，如此而已。

这种世间禅是依于五根（眼、耳、鼻、舌、身）而修的。五根在与五尘（色、声、香、味、触）接触之后，便油然于心中生起前五识。五根是生理的，五识是心理的。进一步说，五识是由五根向外攀缘或攫取五尘而产生的。色、声、香、味、触五者，之所以称为尘，是因为它们能扰盖我们的心——令我们的心眼盲目。五根攫取了诸尘纳于心中之后，我们的心于是乎开始慢慢咀嚼、反复品尝这些尘，而且还乐此不疲。世俗定即是如此在五根与五尘上下工夫，以期在前五识上产生让俗人惊叹的效果。因为凡夫定是这样修练的，其成果自然只是最初级的，而且十分肤浅，故为智者所不取。

## 2、外道禅

除了佛教之外，别的宗教也有修定的，但是佛说，诸外道所修者大多是依于邪见或谬误的信仰，是故多离于正道而行。其过咎乃在于他们不往自己内心推求，而常向外驰逐，以求救赎他们的罪或灵魂。其中亦有幻想追求要将自身与外界某物、或某人、或某个概念冥合为一体的，自称如此他们便可返本还源，例如婆罗门之欲与梵天冥合，基督教之欲与天主合一（commune with god）或道家之欲与万化冥合等等，皆是异曲同工，亦皆是往外驰逐、全然谬误的妄想。

这一类外道禅是依于五根、五尘，辅以前五识以及少许第六识而修的。由于他们已经应用到些微的第六识，因此外道禅比世间禅要略高一筹，或者说：略深一等。不过这仍旧不是我们所想要修的禅定，因为我们知道：第六识是依于第七识（我执中心）而作种种了别、判断，是故这种以我为中心所作之修练，通常也都是如第六识一般，虚诳而又错谬的。再说，这种禅定也不够深入。

上面提到，我们的五根将五尘之影像摄取进来，纳于心中。此五类影像一经我们的五根摄取而产生五识之后，不可思议地、于一刹那间，我们便会立即作如是思量：这是善的、还是恶的？是可欲的、还是不可欲的？——诸如此类，正当内心油然欲作如是分别的同一刹那，第六识便被引生了。第六识不但受了末那识（第七识）的污染，而且还受其指挥：更进一步而舌，我们所有的判断、意见、及一切价值观，全是第六识在第七识的染污及指使之下形成的。职是之故，外道禅亦是够深入，因为外道禅只触及了第六识的表面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外道禅实系深受第六识及第七识的桎梏与欺诳。

## 3、小乘禅

小乘行人由于悲心有限之故，只求自度，而不发广度众生的大愿。因此，一旦他们自己有能力脱离轮回，就再也不回到这苦难的娑婆世界来受生。以其最终目标只为自利，故他们从未把目标订在佛法的最高、最究竟处，自然也就不会证得无上菩提。他们对阿罗汉果已经感到心

满意足，因为阿罗汉果已足够令他们自己了脱生死，虽然犹不足以度脱其它的众生、甚或一切众生——那是必须具有佛菩萨的大悲心与无上智慧，才能承担得起如此巨大的如来家业——独善其身比兼善天下到底是容易得太多，这是无可置疑的——可见追求佛道是多么艰辛、困难而又费时弥久的一大事！

这一类小乘禅是依于欲息灭前六识之原则而修的——前六识之息灭，小乘行人即称之为涅槃。事实上，小乘的涅槃仅致力于前六识之压制，令其眠伏不起，或看似已灭，名之为灭。这与菩萨道行人所认许的修法大异其趣。因为这种修法，或许能令行者自我沉醉于空寂之中（即所谓的沉空滞寂），然而却漠视或完全无视于正在六道中熬炼、挣扎的芸芸众生、或正在解脱道上奋斗、摸索前进的其它有心修行的众生之亟需援手之焦虑、痛苦。

#### 4、大乘禅（菩萨禅）

大乘禅的修行人与小乘禅行人的作风回异其趣，大乘禅行人并不只专注于他们自身的解脱；他们在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到某个程度时，便会进一步去努力学习利他之行（帮助他人解决问题）。

大乘禅的修行，主要在于灭除第七识及初步熏修第八识。由于灭除第七识（我执中心），故能令行者全心致力于利他之行，乃至罔顾自身之利益；有时甚至由于利他之行而为自己惹来麻烦，亦在所不惜。此外，在第八识的初步熏修，也提升了菩萨禅行人的悲心与智慧，使之更深入而趋近于无上菩提。

#### 5、如来禅（佛所行禅）

如来是对佛的赞誉之词，其意为乘如实之道而来或如是而来。如来禅又称为正法眼藏，因为这种禅是由佛传给初祖大迦叶，再由大迦叶递相传授予各代祖师，故为最高形式之禅。

如来禅主要是熏转第八识，故比前一类菩萨禅要深入得多——深得让我们无法用言语道出，故说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如来禅成就了，便能完全觉了，究竟转本识中之尘垢为功德，转无明为般若，转贪、瞋、痴三毒为戒、定、慧三无漏德。三以蔽之，其所得之极果即为证入佛性。不过，我们应加注意：在这一阶段中，所下之工夫不在于灭除，而在于转变！因为到了这一阶段，行者的智慧已经成熟而且茁壮有力，直可转化一切，所谓化腐朽为神奇：无有一物而不可为我所用，亦无有一物闲置而不能。这便是如来神力（超越凡俗的力量）之所加，亦即是真如之不可思议力之所用！

如来禅之关键在于无所依——它不依于任何一物，不论其为何物——形貌、相状、颜色、气息、乃至佛法，任何一物都毫不依止。你应如是以无所依的法门去修习如来禅。这等于是对你说：你须到天上去，但是没有梯子给你爬，也没有绳子让你攀缘，更没有飞机可乘，甚至纵身一跳也不行——你只管去就是了！

这话听起来倒十分像个公案；你可知道，它的确是个公案！——而且它是最难参的一个公案！（顺便提到，另外还有一则与这差不多性质的公案，是这样说的：你说吧！——但是不可张口）这是禅，如来禅。无庸说，如来禅是引导我们趋向无上菩提的最高层次之修行。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七日 讲于纽约·庄严寺】

现在说另外一种禅——“文字禅”，这《禅之甘露》里面没说到。什么是“文字禅”呢？

就是讲一些“文字言说”的，说得口水泼泼泼，但不是真实的修行，是在玩文字游戏，叫做“文字禅”。像我在说的《景德传灯录》里面说一些达摩祖师的降伏那些外道，那些说都是“文字禅”。讲得好像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

另外一种的就是“口头禅”。什么是“口头禅”？“文字禅”是比较长的，“口头禅”是比较短的，但是都是用嘴巴讲的。“文字禅”是作一大篇，作很大篇幅看起来好像很有学问，如果是“口头禅”，头脑可能比较简单记不住那么多，所以只有一句而已，就像是“啊！不著相啦”这样一句。一句而已：“不著相啦”，或者“诸法如如”，像这样一切都用这一句去对付，然后却没有讲实修，只用嘴喊的，这叫“口头禅”。呼口号的“万岁”这样子。这个叫做“口头禅”。

如果嘴讲而没应心，只是用嘴巴喊的，就叫做“口头禅”，讲出来的那些话都好像是“禅语”，所以叫做“口头禅”，口头上在习禅，事实上没有真正地有“禅”，这样知道吗？这种就是“口头禅”。这“口头禅”本来是，本来是针对古早的人（“古早人”：闽南语：是以前的人，古人的意思。）在批评，说只会用嘴巴讲而没有真正修，就是“光说不练”的那种“禅和子（禅和子：这里是“参禅人的通称”的意思。另有“有亲如伙伴之意”。）”，他们修的那种叫做“口头禅”，后来才变成中文里面一个 term (term [tɜ:m] 专门名词。)，一种话，就是常常说、常常说，那叫做“口头禅”。这是这样子来的，那语言是这么来的。

接下来，说“野狐禅”。什么是“野狐禅”？“野狐禅”就是“百丈野狐”，这听过吗？百丈禅师“百丈野狐”，百丈禅师，鼎鼎大名的百丈禅师，就是百丈丛林《百丈丛林清规》，订丛林规矩的那位百丈禅师，他是很有修行的禅师。

有一次，他正在讲经的时候，他在说法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家出来向他顶礼，那位老人家问他说：大师！我有个问题，请您帮我代转一语，帮我代转一句话。百丈禅师说：是什么呢？（老人说：）我一直很久了，一直无法改，你帮我改一下，转一下看看。他（百丈禅师）说：什么呢？那你问看看？（老人说：）“大修行的人还落因果也不？（他说：修行的人还会落因果吗？）”百丈禅师就跟他说：“不昧因果。”不昧因果。

这是很有名的“公案”，这个老人家听到之后，就非常地欢喜，“欢喜踊跃，顶礼三拜，”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又再顶礼三拜，跟（百丈）禅师说：启禀禅师，因为我过去也是修禅的人，五百世前，我是习禅的人，但是因为人家请教我一个问题，我说错了就坠落狐狸，做狐狸精做了五百世，今日很幸运遇到你这个大修行、有道行的人，帮我“代转一语”，只是转“一字”而已，我就解脱了，希望禅师您后天在后山——百丈山的后山去找，山谷里有一只狐狸，希望你（按）照出家人的礼，把我火化。百丈禅师隔了一天后就叫大家去找，果然在山谷里找到一只狐狸，已经死了，就把它火化。

顺便说到，最近报纸说有一只狗，因为佛寺收留它，听经，死了以后烧一烧，说有舍利子，不要去信那个，如果有舍利子，这只狐狸一定也有舍利子。百丈禅师就说这个因缘，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是差了一个字，他说五百世之前，它是大修行人，有人来问他，问他说：“大修行人，请问禅师，大修行的人，还落因果也不？”这个狐狸精——五百世以前的禅师就回答说：“不落因果。”不落因果，只是说“不落因果”这四个字而已，就五百世做狐狸。遇到百丈禅师出世，只说“不昧因果”差一个字，一个“不落因果”，一个是“不昧因果”，差一个字而已，这样就解脱了。这有什么差别呢？

现在就是“如理思惟”，就是“参”啦，“大修行的人”就是很有修行的人，叫做“大修行的人”。“大修行的人”会落因果吗？他说“不落因果”这样就堕落，变成狐狸精，他说这句话有什么过错呢？大修行的人他还是在因果里面，对不对？百丈禅师跟它说“不昧因果”什么意思呢？大修行的人，“昧”就是不明白，也不会隐晦，“隐晦”知道吗？掩盖，大修行的人也不会隐晦因果，也不会“不明因果”，这个“昧”就是不明，不会不明因果，那就是“深明因果”，大修行的人也是知道这因果，所以不会去“破坏因果”，它如果说大修行的人“不落因果”，这样就是“破坏因果”，“破坏因果”那就一切的佛法都破坏了，那就使众生不修行，就永远堕落、永远轮回，因为不修行就无法出脱，所以这就“破坏一切佛法”乃至“破坏一切世间法”，全都破坏了，因为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都是“因果法”，都是有因果的，有因才有果。对不对？有“发心”才有“成菩提”，对不？所以仅仅差那一个字而已，就很厉害了。所以你看，讲经说法可以胡乱说吗？不能胡乱说的。说错一个字而已就五百世做狐狸，何况如果说了很多错的，准死的。所以如果不确定就少说比较好，要说的话确定才说。这种就叫做“野狐禅”。

什么叫做“野狐禅”呢？就是自己不知道，却跟人家胡乱说，这样的“禅”就叫做“野狐禅”。乱说，跟人家乱说，然后让人家乱解，乱做，这样叫做野狐禅”。

例如上次我说过的，有人教人家坐禅的人，闭关坐禅出来以后，怕吹风，七月天还披着一条棉被到处走，因为怕吹到风也有这样的，七月天披棉被是很热的，不是吗？而里面满身大汗猛发，那就是“野狐禅”，“会误导众生的禅叫野狐禅”。简单一句话，不是正法的禅，会误导众生的禅，自己变成野狐，别人也变成野狐了，这样叫做“野狐禅”。所以这可以简单一句话说，“野狐禅”就是会会误导众生的禅”。

“口头禅”就是拾一字一句、捡一字一句，一知半解，常常挂在嘴边说，这有个比方，好像花花公子常常骗人的爱情，碰到女孩子就说：“我爱你！我要娶你”这样。那句“我爱你”就一直说说不完。女孩子听到就被骗去了，我们众生听到那个“口头禅”，一知半解，一直说，说久了，你也相信了，这就是“口头禅”。所以一知半解，常常挂在口头上滥用、随便搪塞，这种的。不是真正了解的，譬如说，“禅”，无上法里面最高的，“不分别”、“如如不动”、“不执著”、“随缘”等等，这些一天到晚乱讲，这样就变成“口头禅”。

“文字禅”就是“文字言说戏论”，就是“文字禅”。

好，这就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所以头一部分，要习禅之前先要了解，如果会解，又能悟是最好。

接下去，第二部分：如何心入三摩地？这就是要如何修？如何修三摩地？

### 如何心入三摩地？

甲 发三种心，修三种行，成就三种身。

一、发心不染污，修不污行，成就无漏戒蕴、金刚戒身。  
俗——发“出家心”。僧——“发心出家”。

甲 “要发三种心，修三种行，成就三种身。”

### (一、) 头一个，“发心不染污”

“发心不染污”，不染自身、不染自心，不污自心、不污自身，不污佛法、不污众生，这样。不污佛法、不污众生，主要的不污如来的戒法，这样叫“不染污”，那就是发心持清净戒，这不简单喔！要发心持清净的戒，然后“修不污行”，发心后就要去修，只是发心没有效，但是真正发心就很好做，那你说我都做不到，做不到就是没有真正发心，发心发的太小，一点点而已，如真正地整个心大发，一定做得到，所以你能够做多少就是看你发心多少，发心多少，你就能做多少，然后“成就无漏戒蕴”，要修无漏戒、无漏的，“无漏”等于就是“戒波罗蜜”，要成就“戒波罗蜜”成就“戒蕴”，“戒蕴”（的）“蕴”就是身体里面就有一个蕴，叫做戒蕴，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叫做“戒蕴”，就是“无漏五蕴”的一个叫“戒蕴”，这在讲坛经时都有说到，你要复习。

成就“无漏戒蕴”以后，再“成就金刚戒身”。什么叫“金刚戒身”呢？

因为这个“戒”非常坚定，非常坚定，“坚定不动”就叫做“金刚”。“坚定不动，不可破坏”，坚定不动，不可破坏称为“金刚”。这个要记得！“坚定不动，不可破坏”，叫做“金刚”。那个“戒”，你的那个戒，“戒身坚定不动，不可破坏”，就叫做“金刚戒身”。

这样，就是头一种的修行。这又分成两种：俗跟僧。

“俗”是俗家人，“僧”是出家人。

俗家人要发出家心，听到别怕，要发出家心，你虽然不能出家，但是你的“心”要像出家一样，但是你心好像出家，却不能说我已经出家，这样就是妄语。不能说“我的心已经出家了”，甬说，你心已经出家，身没有出家，就因缘没有具足，没有真实出家，所以你虽然心已经出家，你自己知道就好，遇到任何人都不可说，连我的师父也不可说，连对佛祖也不可说，甚至连做这个想也不可，因为什么，你的“尘缘未了”，尘缘未了，所以你不能真正出家，虽然你这个心已经都全心在修行，但是你的尘缘还在纠缠，欠人的，或是被人欠的，都收不来、走不开呀，所以就不要喊，不要说，但是心里面自己要“发出家心”，那“心”就跟“出家”一样，这样子的话就能修这三种东西。

那“僧”呢？“僧”的话就差一点点而已。俗是“发出家心”，僧是“发心出家”。“要发心出家”，“发心”又“出家”分两部分，你要“发心”说“我出家”，这怎么说呢？因为虽然“身出家”，但不一定真正出家，怎样呢？还在想家里的事呀，想我阿娘、想我阿爹，想我兄长，想侄子，考大学有没考上，我爸爸六合彩又杠龟（扛龟（gāng guī），“零分、落败”的意思，起初多用于彩票业，现在渗透入其他领域。台湾传入大陆的词汇。），我妈妈自助会被倒，光想这些，一天到晚打电话，念佛的话就回向给我爸爸，看这一次六合彩会不会中，这那有效。

俗——不造恶业，心自离俗。

僧——不越经忏，少作佛事。

不办活动，不开会，不应酬，不搞花样，不出噱头，如实、如说、如理修行。

这就是刚才那个再进一步。

俗家人就“不造恶业”，“心自离俗”。不可再做坏事，造恶业。这所说的恶业就是杀盗淫

妄，要持五戒。你要做正牌的学佛修行人，因为我们现在是说要修“无上法”的，持五戒是最基本的，五戒的戒条就不能再犯，要修持五戒清净。“心自离俗”：虽然身体还在俗家，但“心”不能待在俗家。

（桌上闹钟铃响：叮……）怎么那么快。

僧呢？出家人啊，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最彻底的，会得罪人，不好意思，如果说不对的，多多包涵，阿弥陀佛。不赶经忏，少做佛事，赶经忏，那就不要出家嘛，因为你一天到晚赶经忏，这样枉费出家人，那你说经忏也要有人做呀，做就让别人去做，你不要做，你如果要修道，你不要做，就好像有人说：不是有一个问题说，世间上需不需要有妓女？那你说妓女也是要有有人做才行，有人去做，那你不要做，你不要做呀，烦恼它做什么？你烦恼那王老五，没有办法解决吗？你那么慈悲所以，你去做妓女吗？会有这种事吗？那就不对了，对不对？同样的呀。所以专门赶经忏的事情，自然有人去做，你不要做就好，你好好修行就好。你如果好好修行的话，我跟你讲：佛祖说的，你不会饿死的。

因为佛祖说，释迦如来说：有一个外道的人问说：世尊，时机这么不好，到处都在饥荒，你的弟子没有在种田，也没有做什么，你不怕他们饿死吗？世尊就说：假使四天下都饥荒，又年年的洪水、兵灾等等，兵灾、洪水、瘟疫、饥荒，赤地遍野，但是我如来弟子，但是我如来门中弟子，不会有一个饿死的，这是一个 promise（承诺），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出家人饿死的，出家人是不能吃到肚子这么大而已，但是不会饿死。你尽管放心安啦。好像不必烦恼阿共仔会不会打过来，安啦，不会的，你好好地修行都没事的。少作佛事。好了，休息吧。

上一节讲到的是“三皈依”里面的头一条，“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对不对？简单说就是这样，对不对？每天都是念但是否知道这个意思，上一切所发挥的其实就是头一条，然后“发无上心，体解大道”，就是“解悟无上禅”，“发无上心”以后“修无上道”，那怎么样修，现在就说怎么样“修无上道”了。

继续说：“不赶经忏，少做佛事”。这佛事也不能不做，但是尽量不出去做，就在家里做，但是也不要变成职业性的啦，非做不可的时候，实在没办法，譬如说是很护持的弟子啦，信众啦，没办法就做一做啦，不要以此为业，这样就变成“既自以心为形役”，才来抱怨说都没有修行，没时间可以修行，“奚怅惘而独悲”，对不对？而说出家也是很忙，都没时间念佛，那实在很好笑，变成好像佛祖在《百喻经》里说：有鱼在海里面，结果却因为口渴而渴死，所以跟出了家却没有时间念佛，同样的意思，鱼在水里面却口渴而死掉，这不是一样。所以出家人就不要说，没有时间念佛，没时间可打坐，没时间可看经，那就变成在水里面还渴死。

“不办活动”，这活动很多种，很多很多，我不要说，说了都得罪人，不要说，你们自己去看就知道，在佛法里面没有活动，不需要活动，“活”可以不要“动”，不要死，但是可以不要动，种种的活动，只要跟佛法没有关系的都不要做，如果跟佛法关系很少的也不要做，要完完全全是佛法的东西，可以做。要百分之百的那种才好，如果百分之五十，那太淡了，那不好，喝下去屎尿多。“不开会”，修行哪须要开会，不用开会，哪有什么会好开的，祖师都不用开会。“不应酬”、“不搞花样”，自己想好多花样，你自己去看就知道，在那些杂志拿来看，都是嘛，别人去搞，你不要搞，也不要说别人，就好，你也不要说别人，我是现在跟你们说，总的说一

下，细目就不用讲了，你自己去体会，不要批评别人，批评别人，因缘不足的话，他也不高兴，我们是白费了。“不出噱头”，搞一些花样噱头，来干什么？推销啊什么的，没意思，真实修行，这个都不要，“法”是“一道清净”。

“如实、如说、如理修行”：“如实”，实在，真实在去修。“如说”，如如来所说，如佛所说；与如自己所说，不相违背，自己这么说，就要这么做。不要自己说的一回事，做的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变成外道，变成世间的“哲学”，“哲学家”就可以这样，讲了满篇道理，但是自己的生活一团糟，乃至自己的心理也一团糟，乃至自己都发疯了，但是他还是哲学家，发疯的哲学家很多，自杀的文学家很多。

“如理修行”，按照道理，佛祖所教的道理去修行，不要自己发明，没什么好发明的，你没有那么行，要承认这样，也不要说，佛祖那个已经两千多年了，已经过时了，不要这样说，这样就谤佛，谤法，甚至戒律也是一样，甚至有戒场里面说，是不是我们来修改戒律，大家投票表决，我们就曾经去表决过，很好玩。那戒律是绝对不能改的，你如果不能持，你就要承认。其他的经，后代的祖师，或者菩萨都可以多少说一点，只有戒经一定是佛祖说的，没别人说，没菩萨说，也没有其他祖师大德说，都不够资格，只有戒经一定是佛祖说的，所以没有人可以改佛祖的戒律，要不然你改一点，我改一点，取最后就都没了，所以不要愚痴。如果做不到，就要忏悔。看你是那一条做不到，因为我们业障重，要这么承认。譬如说：

不坏毗尼，依法而住，坚持如来禁戒。

No Excuse.（不找借口。）

No holiday.（没有放假，无有休息。）

天天如是，日日如一。

寡欲知足——摄息诸缘、远离染缘。

“不坏毗尼”，“毗尼”就是律、律藏，不破坏毗尼，说这戒已经过时啦，这条戒不甚重要，不用持了，就把它改掉，这种的就是“破坏毗尼，依法而住”。

“坚持如来禁戒”，坚持如来所定的戒，禁戒。说这条你不要这么做，其实这都是在保护我们，否则枉费你修得很卖力，结果你如果有一些不如法的，就无法成就了。

我们说“法”不可思议，不是只说，这“无上禅”这种“法”不可思议，佛所规定的“戒律”也是不可思议，所以真奇怪、真厉害。譬如说，不砍伐树木，坏鬼神村，坏鬼神村，出家人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我现在说一个经验，美国“遍照寺”有很多杂树，杂木，很乱，我上次去整理，我都是叫他们去做，我都没做，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我做的，就是在山门口，有一些小的杂树丛，那天正好没人，只有我跟真隆师而已，我就自己拿一只剪子，因为真隆师有事外出，去拿放生的鱼，我就去剪，也没剪多少，这里就脱白，现在还会痛，已经多久了，超过半年了，有半年多了，不可思议。因为是比丘，我如果是在家众就没事，但是佛祖就规定比丘不能，自坏鬼神村，我当时我就知道了，脱白时我就知道了，只是这样而已，怎么会脱白，如果说是做很大的动作而脱白，还比较有话说，至是这样这样，剪一下剪一下，竟然会脱白，那真的很奇

怪，就是脱白了。所以佛祖的戒律，佛祖的一切法让你没办法铁齿，所以要非常地警觉、警觉。所以下次不敢了。（法师笑）

No Excuse. 不要找借口。这持戒啊，不要找借口。No Excuse. No holiday. 没有放假、没有假期。有句话说“道德无假期”，所以持戒也没有假期。譬如说：哎呀！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特别一下，那就放假了。或是说：今天我孙子娶妻，那就特别一下。第一天都一样啦，有日出、日落全都一样，所以持戒也要一样，“天天如是，日日如一”，每天都一样，这样才能够成就。

最重要的（这用红字写的），“寡欲知足”。寡欲知足，“摄息诸缘、远离染缘”。“寡欲知足”，你不要说“无欲”，至少你要“寡欲”，这不只是说出家人而已，在家人也一样要这样。你如果真的要修行，“寡欲知足”要知足，你现有的一切，要知道满足，说这样已经很好了，物质上不必再去求，怎么样地改进，你如果要修行，你如果不修行就不用说啦，我现在所说的都是要修行的，“摄息离诸缘”，远离乱源，会让你的心乱的地方、来源都要断。这样子说，有人听到就吓到了。

接下来：

离俗为僧——为胜义僧，不念世法，不贪恋俗缘。

不随俗浮沉、特立独行。

不办与世俗染法相应、相关、相结合的组织、事业、活动。

这也是说出家人“离俗为僧”，为“胜义僧”，要“离一切俗”。怎么样“离俗”啊？离“俗缘、俗行、俗想”，离一切的“俗言、俗行、俗想”，“俗家的、俗气的”言语，不要说，少说，不说不会死。“俗行”，一切世俗的行为就不做。“俗想”，世俗的思想念头，就不要去想，这叫“离俗”，这样才是“离俗”。

不是“剃头、披袈裟”就是出家了，要“离俗”。离什么“俗”？离这“三种俗”——“俗言、俗行、俗想”，都要“离”，这样才是“真实出家”。这样叫“胜义僧”，胜义的，

接下来，“不念世法”，一切世间法，不去思念它，不贪恋“俗缘”，一切“俗缘”，俗缘不贪恋，过去的家庭、夫妻、父母、兄弟，乃至田产、房屋都不贪恋，妻子儿女都不贪恋，这样才叫“舍俗出家”，叫做“不贪恋俗缘”。一切的“俗缘”都不能贪恋，这样才叫“真实出家”。

接下来这一条：现时我们的佛法，欠缺什么样的人呢？欠缺这样的人，欠什么？“不随俗浮沉”的人，因为跟这个“胜义僧”相对的有一种僧侣，有一种叫“名字僧”，有一种叫“持戒僧”，一种叫“俗僧”。“俗僧”就是一天到晚都是在“想俗世间的事情”的人，叫“俗僧”；“做俗世间的事情”的人叫“俗僧”；“说俗世间的事情”的人也叫“俗僧”。

现在佛法里面就缺少这种的：“不随俗浮沉”。好像世俗一样，浮浮沉沉，虽然出家了以后，出家界也变成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跟俗家界又合在一起，所以也是一齐浮浮沉沉，那“出家界”跟“俗家界”合在一起，“俗家界”主要就是名利嘛，“出家界”如果跟名利相应，就会合在一起，就互相勾结、勾搭、牵扯，然后在一起浮浮沉沉，就“随俗浮沉”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

的是“特立独行”的人。

“不办与世俗染法相应、相关、相结合的组织、事业、活动”，都不办，这样才能真正修行。那你如果说这些都是“方便”，那你搞了半天你“只有方便，没有究竟”，你永远也“不得究竟”。你说是“结缘”，那你永远都是在“结缘阶段”，你那个佛法是“结缘的佛法”，“结缘”也是“攀缘的佛法”，所以永远也“不得究竟”。他人“不得究竟”，你自己也不会“得究竟”，所以这样就辜负了出家的意义。这是出家人啦，那在家人，你依此判断就知道了，也是要自己修“究竟的法”，亲近的法，必须不是这些才行，要不然浮浮沉沉，虽然说是“学佛”，但是也是浮浮沉沉。一样的，我举出这个大标题、大目，所以不办这个“与世俗染法相应”，相呼应、相应的，或是有相关的，有关系的，与世俗染法有关系的，或是与世俗染法相结合，所有的组织，现在组织很多，尤其是在社团开放了以后，解严了以后很多呀，佛教也很多这种的，越多，本来就很多，现在更多。“事业”，佛法里面不用办什么事业，只有自利、利他、习戒定慧，就是“事业”，其余的都不是正业，也不能说是“副业”，那就是不务正业，所以有活动，摇旗呐喊都不对。譬如说：举行“佛教徒大团结”，开会、举旗子，这些都不用，为什么？修行，佛教徒大家都修行，就团结了，“于法中团结”了，自然就团结，那如果大家一天到晚在开会，“佛教徒大团结”，不管是台湾佛教徒或是“世界佛教徒团结”，那个都是有“团”无“结”。所以我这个说完会被骂死，但是我不说不行。我已经说得很含糊了，不说不行，没说的话大家傻傻的，不知道，不会分别。

现在的众生就是佛法说的“愚痴坚固”，你不说得清清楚楚，他不会很明白，但是我所能说得最清楚的也仅此而已。再往下说就不好了。你自己去想，想得通，就是你的，想不通的话，sayonara ([ˈsaːjəʊˈnaːrɑː]: 再会、再见。)

离弃“相似法”、“结缘法”、“讨好法”。

(远离一切生死轮转法、本命转业。)

入究竟法(自入、教他入)。

不污佛法，不污自心，不污他人。

离弃“相似法”，把一切的“相似法”，像丢弃木屐一般丢掉它。离弃“结缘法”，一切结缘的法都不要，不必结缘啦。要结缘，就用正法来结缘，那是真正“结法缘”，其他的都不要结缘，缘太多，就变成攀缘，所以现在不需要结那么多的缘，在正法里面结缘就好了，那才是正法。“结缘法”、“讨好法”，这“讨好”，“讨好法”，就不要讲太多，你自己去想就好了，但是我想你大概也想不到，想不到就算了。“讨好法”，因为法不能用来讨好的，法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你这样修，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不能说：好啦好啦！随便啦！这样子就是讨好，听懂吗？为什么要讨好？那还不是名利当头，怕跑掉了，所以喊价拍卖，“讨好法”就是贱价出售，Bargain Sale (大减价、大廉价、廉价销售。bargain[ˈbɑːɡɪn]廉价 sale[seɪl]销售，出售，卖出，贱卖)。

“远离一切生死轮转法”，上面所说的那些都是“生死轮转法”，一切都远离，一心只依照

这最高的“法”去做，所以就变成“不二价”商店，不必等我要打折，这样子才能“入究竟法”。入究竟法呢？是自己“入究竟法”，也教他人“入究竟法”。要修，就好好修，如果不要修就算了。“不污佛法、不污自心，不污他人”。

接下来，第二种，第二项：

二、发心不乱，修不乱行，成就无漏定蕴、金刚定身。

A. 远离乱源——五欲六尘、凡外权小。

不自乱，不受他乱。

二、“发心不乱，修不乱行，成就无漏定蕴、金刚定身”。

要发心不乱，要发心说：“我心不要乱”。这要发心喔，这不是说去修就有的，你没有发心，只是去修，你坐在那儿就睡着了。为什么会睡着，就是没发心，不知在修什么？“发心”就是“发心不乱”，“发心”了以后就开始修行了，发心、修行，“修不乱行”，不乱行的修法很多种，接下来会介绍。“发不乱心”、“修不乱行”，以后呢？就能够成就无漏的“定蕴”，成金刚不动不坏，不可破坏的“定身”。那怎么修呢？

第一个“远离乱源”。一切会乱的、心会乱的地方、来源都远离，包括五欲六尘都要远离。

第二个要“远离凡夫、外道、权教、小乘”，一切这些不究竟的法。再来，因为远离乱源嘛，所以“不自乱”也“不受他乱”，当然也“不乱他”啦，这就非常不简单，但是凡夫不要说不自乱，不受他乱，却会去乱别人，别人没事，你却去乱他一乱。

B. 时时以正方便，摄心不乱。

行住坐卧、读书、念经、作务、吃饭、语默动静不慌、不乱、不急、不速、不爱、不愁、远离悲喜、不作世情。

“以正方便”，时时以正方便，“摄心不乱”。

“正方便”很多，譬如说“念佛、持咒”，或是“观法”都是正方便。行住坐卧或是读书、或是念经、或是作务、做寺务的时候、或是吃饭、或是语默动静，不管是在讲话、或是默默的时候，有动作或不动的时候，都要以“正方便”来摄心不乱，这是说得比较高的，现在说这个虽然比较低，但是这是一个方便，可以做得到，要去做。第一个“修不慌”。遇到事情不要慌，心不要慌，“不慌”才能“不乱”，还有一个，我用红笔划起来，“不急”，心不要急，人家说：“人还没到声音先到”，那众生是“人未到心先到”，所以那个心很急，你要知道现代的人会生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心急，因为心很急所有的病、差不多所有的病都是从这里来的，胃肠病啦、心脏病啦，头痛啦等等的病，差不多都是这样，新陈代谢的病，所以要修“不急”。因为要习禅，所以更加要修“不急”。不急不速，不要（赶紧），慢慢来，但是也不一定要故意，慢半拍啦，刚刚好就好了，心不要乱。

“不忧”，这也要修啊。不忧要怎么修呢？我有一句话说：“不提前担心”啦，不提前担心，时到时就当，时到时就担当，没米才煮甘薯汤，所以不提前担忧。事情还未到不必忧心地等着，如果你忧心地等着，那你就是愚人，所以“不提前担忧”，修不忧。

这都要发心，一条一条修，大部分我都有修过，不过都修得很差，就是了。

“不愁”，不要愁眉苦脸的，一个脸像苦瓜，一天到晚扮苦旦，表示说你很有修行。

“远离悲喜”，遇到忧心的事情不要悲伤，遇到好事别太高兴，这样就是远离悲喜。一般人、凡夫就不是这样啊，如果有高兴的事，就高兴到跌倒，那如果有担忧的事，就啼澜哭泪，修行人，不可以这样了。“远离悲喜”那就要“善观无常”，“无常、空、无我”，“无我、我所”，要观这些，才能做到这一条，“无常、空、无我、无我、我所、非我、我所”，要时常观这个“非我、我所”，一切都是“非我、我所”。如何观呢？常常念、常常念，常常想，这样。譬如说你如果对统一发票（彩票、奖券等），统一发票是没关系了，那不是赌博，没关系，统一发票你如果说对到了一万元，刚开始起欢喜心的时候，就赶快想说：这不是我的。“非我、我所”，就不会那么高兴了。

“不作世情”，“世情”就是世间的那种情绪，世间的情感，不要跟俗世间的情感相应，这样就是“修不乱”。因为这些都是“乱”的，会使你“乱”，使你心乱。

不是说光看一个《六祖坛经》，就会习禅，或是说参一个公案就是习禅，要时时在这个自心上用功。

然后接下来：

### C. 常乐坐禅——定时习坐

#### 乐求三昧——一心求定

上面那些平常要做的基本功夫，才能做这个“常乐坐禅”。定时习坐，常乐坐禅，喜欢坐。不会说坐禅的时候很辛苦，那就没意思了，要乐于坐禅。“常乐坐禅”心就比较定啦。然后“定”时，一天里面要定时坐禅，以出家人来说，最少早晚要坐一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最好能够坐四次是最好。

“乐求三昧”，这个是我特殊的心得，这个就把他限定住，不会漫无天际，漫无边际这样，不知道要修什么？那就是求三昧，乐求三昧，一心求定。这非常不简单，必须因缘具足，善根、福德、因缘都要具足才能修三昧。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希望大家都有因缘能够修，这样，这是很不简单的，希望大家这一世都有因缘，这样就速入无上道，不是用嘴说说而已。

那如果三昧成就，超凡入圣，你说要去阿弥陀佛那里如弹指顷，对不对？因为三昧成就了嘛。

### 三、发心觉知，修觉悟行，成就无漏慧蕴、金刚慧身。

#### （一）善察自心——觉自心现量。

#### （二）在自己念头上用功。

## 直指自心：自于心中灭无量罪。

第三种就是“发心觉知，修觉悟行，成就无漏慧蕴、金刚慧身。”

“发心觉知”，要发心说：我要时时觉知，这叫做“发心觉知”。然后“修觉悟行”。“发心觉知”以后就“修觉悟行”。觉悟不要沉迷，不要迷了，因为我们众生都是迷，内迷自心，外迷世界，每天都迷，糊里糊涂的。现在就发心，时时都要觉知，不要被内心或外境牵走，走入迷途，这样。所以你可以觉知多少，都看你发心多少，你如果真正发心了，那就可以觉悟多一点，然后才能够成就无漏的慧蕴。金刚慧身，不可破坏，坚固不动的金刚慧身，而这要怎么修呢？

头一个“善察自心”。要自己能观看自己的心，我这个心现在是什么情状？什么样的现象都要知道，“觉自心现量”，这就是《楞伽经》上说的话。《楞伽经》的“五法”里第一个法（“觉自心现量”、“离心意识”、“得自觉圣智”）——“觉自心现量”，自心所现出来的“量”，“量”的意思是可以觉察到的东西，自己自心所现出来的东西，要知道，不要糊里糊涂的。所以有知有觉。

第二个，“在自己念头上用功”。觉知了以后，只是觉知没有用，觉知了以后，你要在那个念头上用功。觉知以后就是什么？觉知“念头”嘛，那个念头你觉知，而且会分辨那个念头是善、是恶，是不善不恶、是无记等等都要知道，乃至善善恶恶是大善是大恶，是小善是小恶，是中等善、中等恶，或是善恶混，这些的都了了知，然后知道了以后，知道它的形状、相状了以后，再在那个念头上用功。怎么用功呢？就是“伏、止、断、离”，“伏、止、断、离”，基础、基本功是这样——伏、止、断、离”。

“伏”是用种种法门去伏它，譬如说，念佛、念咒把它降伏，把那个念头降伏掉，用念佛的佛力及自心的力把那个念头降伏掉。

“止”呢？通常就是要入定，用定力把这个恶的念头把它止掉。

“断”的话是已经成道果了以后才有办法的啦。

“离”，离的话就是依大乘法，“不取不著”就是离。

如果说大乘法还有一个就是“照破”。“照破”，就“照”了以后一定“破”。那个“照”怎么“照”？用“般若慧”照，用般若智慧的光来“照”，照破。

接下去，“直指自心”（这是我自己的心得说给你们做参考。）——于自心中灭无量罪。在自己的自心里面，我们的自心会产生许多罪恶，念念中都会生许多罪恶，那许多的罪恶都要灭掉，譬如说看到俗家好就会忌妒，忌妒心一起来时，你就知道这是罪恶，就要把它灭掉，在自心中灭掉。如果看到好的东西就想要，那是贪心，贪心也是罪恶，那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要在自心中把这个无量的罪恶灭掉。为什么说无量罪呢？因为这“一念之恶”可以造无量恶，这“一念之恶”是累劫以来的业习力连续不断所产生的，所以不是现在忽然产生的而已，八识田中有一个业习力在支持它，令它现前，所以“一念之恶”就是“无量恶”。这是用究竟法来说，“一念之恶”，它不是只有一刹那的，它是在八识田中有很深很深的“恶根”在里面，所以要在自心灭这个无量罪，无量罪恶的资源，所以这个叫做“直指人心”，“直指自心”。所以你看照这

样修，这些都是“心地法门”，照这样修你就已经很忙了，那有时间去到处乱走，对吧？那还有时间开会？没啦。

(三) A. 于内念念觉知。

念什么知念什么；

念佛是时知我在念佛；

嫉妒时知我在嫉妒（知我心有嫉妒之相现起）；

贪心时知我在生贪心；

退心时知我退心；

找借口时知我在找借口；

恶法（恶念）知已舍；善念知已令增长。

第三个，于内念念觉知，这是教你真实的法门，这就是真正的所谓的与你们结缘，结个无上法缘。

怎么叫做“念念觉知”？你把这句话记起来，“念什么，知念什么”你心里面在念什么？你必须要知道你心中在念什么？举一个例子讲：“念佛的时候，知我在念佛”，因为有的在念佛不知自己在念佛，一般都是这样，变成一个念佛机，自己变成念佛机，电池装上去，开关一开就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一直念下去，不知道是谁在念，所以你如果说参话头，说“拖死尸的是谁？”就是我这个一样，因为念什么，不知念什么？所以“念佛的时候知我在念佛”，这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的，这是我的心得，你就照这个去思惟，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那再有呢？“忌妒的时候，知我在忌妒”，忌妒的时候知道我在忌妒，因为众生忌妒的时候，不知在忌妒，有啊，都是这样的，所以才会忌妒，有众生忌妒的时候知道，但是不承认，对吗？譬如说：我那里有忌妒，我只是怎样怎样，借口来了，对吗？不承认，那承认以后，不悔过，也有啊，好像说，忌妒就忌妒呀，这也没什么，所以那就不能不知过啊，不知过就不能改过，所以忌妒的时候，知我在忌妒，而且知道忌妒之过甚重，其罪甚大，这样。还有知我有忌妒之相现起，忌妒的时候知我在忌妒，这句话是解释这一句（在忌妒的时候知道我在忌妒）的。什么叫做“在忌妒的时候知道我在忌妒”？就是说，我在忌妒的时候知道我的心内有忌妒的相现出来，有忌妒的“心念”现出来，那时候马上就知道，这样就叫做“忌妒的时候知我在忌妒”，这种就是所谓的修“无上禅”，“无上禅”。因为不是，就是说，不是只有打坐才是禅啦。“禅”是什么？禅是“悟”的意思，“觉悟”的意思，所以你如果“时时觉悟”就是“时时在习禅”。

再过来，“贪心的时候知我在生贪心”。因为贪心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贪心，不只是说在贪心的那一刻不知在贪心，贪心过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有贪心，更何况说那个当下，那如果说贪心的时候知道我在贪心，那就是在“当下知道”，贪心完了之后才知道那就量“后知后觉”。当贪心的当时知道就是“有知有觉”，当贪心完了还不知道就是“不知不觉”，那贪心快现起来的时候就预先知道那叫“先知先觉”。对不对？所以要修到什么地步，经比这个高一步才对。

如果真正的“无上禅”的话，在快起来时就知道，现在这贪心快起来。怎么说呢？譬如说，如果看到一个境界就知道说：喔，接下去会起这个贪心出来了。这样就是“先知先觉”。那如果说看到了起贪心，看到了起贪心，看到的那时不知道接下去会起贪心，但是起的时候马上就知道，这样就是“有知有觉”。起了之后才知道，“后知后觉”。起了之后还不知道，“不知不觉”。凡夫都是“不知不觉”。一般的修行人都是“后知后觉”，那比较高的就是“有知有觉”，佛菩萨是“先知先觉”。对不对？那“先知先觉”可以“治因”，所以“菩萨畏因”。对不对？“凡夫畏果”，“畏果”就是已经起来以后，然后，已经起来、已经做了以后，啊！惨了，会受因果，那时候才在害怕，这样叫做“后知后觉”，就“畏果”。

接下来，“退心的时候知我在退心”。因为在修行的时候，常常会修得有些懒，懒的时候就去找一大堆借口，比较聪明的人就去找一大堆无上法，说：啊！“无所得啊！”、“不可得啊！”然后就休息。反正“不可得”嘛！所以我就休息了。“空”啊，那“空”嘛，我就休息。休息了，就越空，但是要休息的时候要懈怠，要懈怠、要放逸的时候，你知道那就是“退心之相”。所以，“退心的时候知道退心，放逸的时候知道自己放逸，懈怠的时候知道自己懈怠，”都可以推啦，我现在是举很多例子来说，这都可以推，你可以做，写起来以后，去做那填充题：什么时候知什么什么时候。给你出一个习题写一百个。（法师笑）好，“找借口的时候知道我在找借口”，但是找借口的时候，通常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在找借口，自欺欺人、自骗骗人。

接下来，“恶法或恶念知已舍，善法或善念知已令增长”。以觉“自心现量”，自己心里面的念头如果知道，知道以后是好的念头（好事情）。坏的念头要赶紧舍，好的念头要让它增长。

接下来：

### B. 于外：身体做什么，知在做什么？

开门时知我在开门；

起床时我在在起床；

刷牙时知我在刷牙；

倒茶、说话、聊天、拜佛、打坐。

刚刚都是讲内心的，现在讲“外面”的，“内心”是这样子修，那“外面”就是身躯，身体在做什么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般的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人是习惯的动物”。对不对？所以从一大清早就可以开始知道、可以开始修这个了，明天一早起来就可以这样修了。如何呢？“起床的时候，知道我在起床”，你知道吗？从来不会知道；刷牙的时候知道：嗯！我在刷牙。从前都不知道，都变成机器人，不知道是谁在刷牙；洗脸的时候知道我在洗脸；洗手的时候知道我在洗手。念念觉知啊，现在一般都变成机器人了，变成习惯了，习惯动作，那就变成业力，“随着业力漂流”，都不用想了，跟抽菸（“菸”同“烟”）的人一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抽一去香烟出来，就在抽，开始的时候都要想啊，拿出来一支塞进嘴里，点上火再想说我要怎么嚼，要怎么吸，怎么吞，到后来就练得很熟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抽烟了，根本连何时自己抽出一去烟也不知道。我们也一样，我们生活太久了，所以在做什么动

作都不知道，所以“做什么，知道在做什么？”这可不简单喔，你去修看看。如果这样子去修，生活就很有趣了。

开门的时候知我在开门，穿鞋子的时候知我在穿鞋，起床的时候知道我在起床，刷牙的时候知道我在刷牙，“刷牙的时候知道‘我’在刷牙”，这样等等。倒茶的时候知道我在倒茶，“说话的时候知道我在说话”，那“说什么话也知道我在说什么话”，那么说话就不会失觉察，这样子讲话就不会得罪人，对吧。聊天的时候知道我在聊天，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就放牛吃草跑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所以一聊就没完。“拜佛的时候知道我在拜佛”，这不简单，这是普通生活，但是修行也是一样。“打坐的时候知道我在打坐”，“我身在坐，我心在坐”。

哎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接下来，结论：

### 结论：

用心生活；用心修行、办道——名为“用功”。

一切觉知，有知有觉；

不随业习而行；

不随顺无明而行；

随顺觉悟。

因地总相：念念觉知。

果地总相：正遍知觉。

“用心生活”，这生活啊，我们一般在生活上都没有“用心”，都是随这个“业”在造作而已，所以都没有用心，现在开始要“用心生活”。“用心修行”、“用心办道”，念念觉知。有觉有知地生活，有觉有知地修行，有觉有知地办道，有觉有知地念经，有觉有知地诵咒，有觉有知地做早晚课等等，这样子叫做“用心”。所以禅师他问说：请问大德用功，还是不用功？那他回答说：用功。那“用功”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用心”。这个称为用功，“用功”就是“用心”，“用心”就是“有觉有知”，有觉有知，“一切觉知”，有觉有知，一切都觉知，知觉，有知有觉。

“不随业习而行”，我们都是“随业习在漂”，所以随“为业水所漂”。“不随顺无明而行”，因为“业习”就是“无明”，不明不白，一天到晚随着这个无明的业习而行，要怎么样？要“随顺觉悟”，“随顺觉悟”。

最后这个最重要“随顺觉悟”，随顺觉悟，“随顺”觉悟的心，“随顺”觉悟的法，这样叫“随顺觉悟”。不要“随顺无明”、“随顺不悟”、“随顺不知不觉”，发心觉知“修”觉悟行。

这总结就这样：“因地”的总相如果“念念觉知”，因地的時候，发心修行的时候，菩萨行的时候，念念觉知。“果地”的总相就是“正遍知觉”，正遍知觉就是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或三藐三菩提，所以你在“因地”时就要念念都觉知，“念念觉知”就是：如《地藏本愿经》

里面所说的“念念修行”，念念修行。怎样念念修行呢？就是“念念觉知”就是“念念修行”，这是非常地困难啦，一个小小的失觉察，“一念不觉”就跑掉了，跑掉了怎么办？再把它拉回来，好像放风筝一样，放风筝、风筝，你们曾放过风筝吗？放风筝，风筝会“发疯”（乱飞），对不对？“疯”的时候，它若“疯”的时候，你就扯它一下，再“疯”再扯一下，它就不会再“疯”了，那这个心的风筝也是一样，开始“疯”的时候，把它扯一下，它就起来了，当然你的风筝要绑好，尾巴要绑长一点，比较重，比较不会“疯”，但是我们这个“心”常常发疯，好像《楞严经》上里面，“演若达多”无头，以为自己无头，就到处要找头，发疯、抓狂。所以有因才有果。对不对？“因地”的时候，你修“念念觉知”，“果地”的时候才有可能得“正遍知觉”。正遍知、名行足，对不对？那个“正遍觉知”，所以不是说你稍稍坐个禅，或是念个佛，将来就会成正遍知觉，不是的，一定要时时刻刻都“念念觉知”，这非常地困难的，因为在家人不必说啦，这俗务，俗务缠身，俗务缠身太多，让你烦恼的事情太多，这个李白的诗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不满一百岁，但是常常心里面忧愁有一千年那么多，一千年以内的忧愁都在我的心里，虽然我还没有一百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要念念觉知，将来才有可能得到“正遍知觉”，在家人俗务缠身，实在没办法，所以要常常去道场修行的原因是这样，但是，那不究竟，在家人要在自己家也能修行，这才是究竟，不然让你一个星期顶多了不起，让你来两天三天，好不好？你有可能一天到晚去佛寺吗？一天到晚在佛寺也不正常，这样僧俗不分，“僧俗不分”也不好，所以最好是自己住在哪儿，就可以在那儿修行，出家人是住在佛寺，所以要在佛寺修行，那出家人呢？最好是大家都一个专门修行的时间，等一下会讲，很精彩。

## 乙、勤修三慧——闻、思、修 善养慧根，成就慧力。

“勤修三慧”，三慧是什么？三慧就是闻慧、思慧、修慧。

“闻慧”就是看经、听经。“思慧”：依法思惟。“修慧”就是在定中修，就是“静坐思惟佛法”叫做修慧。

勤修三慧以后呢？“长养慧根，成就慧力”。勤修三慧然后这“慧根”才能增长，这“慧根”不是凭空而来，是依这“闻、思、修”来的，然后有“根”以后才有“力”，好像树木一样，树木如果长出“根”，“根”深入地下，抓得住，那么这棵树就挡得了风，风吹时不会动，有力量，如果树根太浅，风一吹就倒了，那就没力气，所以“根”如果短就没“力”，“根”若长，若深就有“力”，所以慧“根”如果很大、很粗、很壮、很长、很深，这样一切外道、凡夫、愚痴的法都动不了他，这样叫做有“慧根”，这样的人叫做有“慧根”，这样一切外道、凡夫、不究竟的法他一看就知道，就能够判别，这样的人叫做有“慧根”。所以有“慧根”是这样看的。如果有“慧根”，有力之后，有力就能自度度他，可以度众生，“慧根”自度，“慧力”度他，这样。

接下去这也是我自己特殊的，虽然特殊，但是也不会太特殊，也都是佛所说的，是我运气

不错，去体会到它，这样而已。

丙：求佛哀佑，如实缴修。

一、拼命礼佛

二、努力诵经

三、专一念佛

四、一心持咒

五、定心习禅——正行。

一、二为前方便；三、四为加行。

“求佛哀佑”，其实这个我们早晚课都有在念，早课都有念，首楞严开始的时候，对不对？

“求佛哀佑，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那个“求佛哀佑”，因为什么呢？我们末法时代罪障太多了，罪障太重，这罪缘，“罪缘”太多，所以要靠佛祖加持，求佛祖怜悯、同情一下，同情票，投我一票，这样。

“如实缴修”，照实在这样下去，开始修。怎么修呢？就是实际修啦。

头一个、“拼命礼佛”。拼性命拜佛，如果要拜佛，当然了，种种的经忏都是拜佛，但是最好的是拜“千佛”，那是从死的拜过来，看会不会拜死，但是拜不死的。拼命地拜佛，消业障。

第二个、“努力诵经”。业障，这粗的业障消了以后，念经就念的比较有味道，会“入味”。这两个是“前方便”。前方便是什么？方便前，“方便”之前的方法叫“前方便”。

第三（四）个、“专一念佛”或是“一心持咒”，这就是“加行”。这个（指上面第一“拼命礼佛”和第二“努力诵经”）是“前方便”。这个就是“方便”了。加行方便，加行。“加行”是什么？加功用行。什么是“加功用行”？拼下去就对了，拼了，这样叫做“加功用行”。加行，不能懒散地做，这要很精进、很勇猛地做，一心，专心去念佛，一天最少念一万佛号，这样。拼了，或是一心持咒，看你了，这要由师父传授，看持什么咒，去持咒，这叫“加行”。

接下来，“定心习禅”，这是“正行”，有“加行”就有“正行”，这正行，一开始都是慢慢深入的，慢慢深入，法门越来越细，越来越微妙，这样。这个真正最后的目的，定心去习禅，“正行”就是静坐、打坐，但是修的时候，末法时期你要修行，一定要这样子下来，那这个照“首楞严法门”也是这样修的，“首楞严法门”也是开始的时候，二六时中不停地礼佛，礼佛忏悔，持“首楞严”。

好，刚刚说到“正行”，“正行”又分两种：

正行 { 1. 教理——般若慧观，禅定止观法门。  
2. 实修 { A. 专修。  
          B. 随缘修。 { a. 早晚静坐。  
                          b. 日用中摄心

一个是“教理”，一个是“实修”。“教理”就是一切经教的道理。要了解，经教里的“般

若慧观”都要了解，要了解“般若慧观”，了解这“禅定止观法”。“禅定止观法”这些都要知道。接下来道理知道后才“实修”，开始“实修”。“实修”分两种：

一种是“随缘修”，一种是“专修”。

“随缘修”就是日常生活中修。

“专修”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闭关”，“闭关修”或是专“静修”，静修，这当然要有很大的因缘，才有可能这样。那你要“福德具足”，福德要具足很多条件，不是说：喔！我喊要闭关就闭关，没办法这样的，我说要闭关就闭关，那就随便找个地方，随便就“闭关”，这样会出问题，“福”跟“德”都要具足，“福”是外在的，“德”是本身的修行，本身的修行，包括你的知识，跟修持“学”跟“修”两方面啦，“修”跟“学”两个方面就是“德”要具足，这个“福”就是跟众生的“缘”，要有人护持，要有个清净的环境，不会嘈杂等等，这就是“福”，所以“福德”要具足，还有自己有把握，有善知识指导，这样就“福德具足”可以“专修”。

接下来说“随缘修”。（“随缘修”就分为。）如果还不能“专修”之前，先“随缘修”，“随缘修”就是不管在什么因缘之下都是这样做叫“随缘修”。（“随缘修”就分为：）头一个就是“早晚静坐”。早晚，早晚定个功课，静坐。第二个、“在日用中摄心”。“日用中”就是日常生活中，用一个法门摄心，看你要念佛或是持咒都可以，一般就是这两种。

#### 丁、如何判别所修：

善知三量：现量、比量、非量。（圣言量）

如实能止、能观、能降、能伏、能断、能灭、能离、能转、能觉、能知

以上就介绍得差不多了，这就是修行要怎么修，差不多是这样。“如何习禅”，从开始“觉知”，然后这个“闻、思、修”，“闻、思、修”然后下面就“证悟”了，现在再来说一条，这很重要。“如何判别所修”是对或不对，或是什么境界，这个要知道。就是“善知三量”。

什么“三量”？就是“现量、比量、非量”，“现、比、非”三量。

什么叫“现、比、非”？

“现量”就是说像佛菩萨，佛跟菩萨的境界就是“现前的量”，他已经入了那个境界，叫“现前之量”，叫“现量”。

“比量”，比量就是比照而知，比照，比喻而知道叫“比量”。这个“比”就是“比照”或是“比喻”，譬如说的意思。譬如说你没去过纽约，那我拿一张地图给你看，说纽约就是在这里，拿一些相片让你看，那你就说：喔！纽约原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你虽然看很多相片，看很多旅游介绍说：纽约有什么什么，地理、文化、经济等等你都知道，但是，你也可以背，也可以都知道，跟人家介绍，但是你本人并未亲身去过，你未曾看过，这样的境界就叫做“比量”。

“比量境界”这样知道吗？不是自己的亲身经验，不是亲身经验，那体验，这样叫做“比量境界”。

那“现量境界”是什么？“现量境界”就是说，同样的事情，我去过纽约，对纽约所有的

地理、风情、人物都了解，这样叫做“现量境界”，有亲身经历的意思，“现量”就是亲身经历。“比量”就是（从）种种的言说，譬喻而了解，这叫做“比量境界”。换一句话讲：现量境界，现量境界就是“证悟”的境界。比量境界就是“解”的境界。

现量——证悟

比量——解

那“现量境界”、“证悟境界”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而且说得到、做得到，这种的叫做“现量”。

“比量境界”是了解而已。说得到、做不到，这样。譬如说：“三昧”大家都会说，“一心不乱”大家都会说，但是真正能“一心不乱”的人，叫做“现量境界”，那能够解释给人家听说，什么叫做“一心不乱”啦，那个叫做叫“比量境界”，自己做不到的，这样子叫“比量境界”。

别一种就是“非量境界”。“非量”是什么？会说，但是都说错，这样子叫“非量境界”。这样知道吗？所以你要这样去判别，你自己怎么修，你修得对不对？修到后来是自己或是别人，别人修得对不对？教你教得对不对？你就由这“三量”去判别，也是“现量”的、或是“比量”的、或是“非量”，他是自身已经能做得到的境界，或是说他照佛所说的这样，正确地为你解释，或是他所说的根本是不对的，这叫“非量”。这叫做“三量”。

另外一种叫“圣言量”。“圣言量”就是圣人所说的，“圣人”就是佛祖，佛祖所说的那个法叫“圣言量”，这是另外一种。这“圣言量”就是依“现量”而说的，所以“圣言量”是依“现量”而说的。所以“圣言量”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错。一切“现量”的境界都是“圣言量”是错不了，这样。当然我们凡夫是没有“圣言量”，我们凡夫没有证到圣果，所以就不可以说是“圣言量”。

还有另外有一个词，有人说的就是“证量”，“证量”就是跟这“现量”差不多，但是“现量”是整个都现出来，“证量”是局部的。

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呢？因为你在修行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说：嗯！我自己好像很行了，我好像不错。那时候你就用这三种“量”来评估一下，我到底现在是一怎么样？那你说：嗯！无所得，无所得，结果那“无所得”是“比量”，知道而已，不是真正无所得。那你说“空”，我现在好像“空”了，没有啦，你只是知道比量（而已），“比量的知解”，没真正空，你如果空，就是现量知解，“现量的觉悟”，“现量觉悟”是一怎么样呢？就好像阿难以后，可以从那个钥匙孔钻进去一样，这样听懂吗？可以分身，化身千百亿，那种的成就“现量境界”，可以放“白毫光”，震动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是“现量境界”。其他的呢？其他的都是雕虫小技，听懂吗？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开悟了，你就说不然你的白毫光放一下光让我看一下。他如果白毫能放光，然后照耀三千大千世界，这样他就真正是成佛、开悟，其余的，没这样的话，就是“乌说”（日语：胡说。），“乌说”跟“胡说”蛮相同的，所以就用这样来判别，所以依这“三量”来判别，就不会自欺，也不会欺人，那也不会迷掉，这样知道否？

如实、如实，前面是“善知三量”，判别所修的时候，第一个是“善知三量”。

第二个呢？就是“如实能止、能观、能降、能伏、能断、能灭、能离、能转、能觉、能知”，前面都加一个“如实”啦，如实能止、如实能观、如实能降、如实能伏、如实能断、如实能灭、如实能离、如实能转、如实能觉、如实能知。“如实”，实实在在。

“如实能止”，“能止”什么？能止烦恼，烦恼一起时，能把它停止，有办法吗？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所以“如实”可以做到叫做“如实能止”，止烦恼。烦恼什么？烦恼是贪嗔痴、愚痴，忌妒等等乃至昏沉、掉举。“昏沉”也是这种的，也是烦恼，所以听经的时候打瞌睡也是烦恼的一种。“放逸、懈怠、不正知、散乱”，这些都是“烦恼”，这些烦恼“如实知道”，而且“如实能止”、“如实能观”，“止”了后能够观，“观”到自己照刚刚所说的：“放逸的时候知道放逸、散乱的时候知道散乱”。“散乱的时候知道我在散乱”。

“如实能观”，观得清清楚楚，这个“散乱”如何“起”、如何“住”，如何“灭”，它的“生、住、灭”都知道，生住异灭，“善知四相”，这叫“能观”，那就是有“慧眼”、“深具慧眼”，可以“深观自心”，要如何修呢？要有很大的慧根，介绍你们一部经，你去看，看得懂就好，看不懂以后再跟你们说。《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教你如何“观自心”，如果这部经看懂就会观自心，看不懂就慢慢来，就努力地拜佛、念经，看哪一天就忽然一念开窍，就会“观”了。你如果不会“观自心”，那么你其他修的等于是一个“助缘”而已，慢慢来，能够“观自心”的话就能“直指自心”，“直指自心”就“见性成佛道”。

“如实能观”、“如实能降”，“降”就是“降伏”，“如何降伏其心”，这是《金刚经》的法门，然后用“《金刚经》的法门”来“降伏自心”。“降”跟“伏”是一样的意思，“如实能降、如实能伏”。

“如实能断”，断烦恼，断种种“恶法”，断种种“不善法”，“恶、不善法”都可以断，“恶法”跟“不善法”不一样喔？断“恶法”跟“不善法”，“恶法”跟“不善法”是不一样的。“恶法”是比较不好的，“不善法”是还没有那么坏，不过也是不好，断“恶、不善法”以及种种烦恼叫“能断”。

“如实能断”、“如实能灭”，如实能够灭烦恼。

“如实能离”这个就是菩萨法了。（上面的）这个是“声闻法”，“能断能灭”是声闻法。“如实能离”这是菩萨法，就是修“圆觉法”，“圆觉法”就是“能离”，这个“离”是一个很妙的法，你一“离”了以后就不用“断”、也不用“灭”，自然就让它这样，它就自然就灭掉，这是很巧妙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就要有“心力”，你要有那个“心力”能够自己“抽离”，这个“离”就是“抽离”、抽离。“自心抽离”一切的境界，这个要怎么修啊？在坐禅的时候就可以修这个法门。譬如说观那个“痛”这时候，就可以修这个法，这个以后再说啦（这卷带子录不完）。

“如实能转”，这个是大菩萨法，“转烦恼为菩提”、“转染为净”，“转识为智”，把它“转”一下，这个是菩萨法，这个是大菩萨法，等于不只大菩萨，“成佛法门”也是用“转”的。“如实能转”，烦恼一“转”就变成菩提，这个是“一念之转”而已，你那个“念头一转”，就转了，但是非常地困难，因为要很有“力”、够力，“心力”，心力要够才转得动，不然就转不动。

那最后呢？就“如实能觉”、“如实能知”。你是不是能觉能知，用嘴巴讲的没用，我现在

说一个给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学佛之后，可能都有这种经验，有一天忽然发现说：啊！我过去三十年都做错了。曾经这样吗？“觉今是而昨非”，发现了以后，痛哭流涕，有的人只是叹一口气，有的人会痛哭流涕，看你觉悟的程度如何？所以每一个不一样，但是有的人学佛是傻傻的，开始时是随顺因缘，“随业而学佛”乃至“随业而出家”，没有真正自己发心出家，那么“业力推动”，他就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因为是“随业而出家”，所以也糊里糊涂的。“随业修行”、“随业出家”，那个不会“觉知”，一定要“觉知”以后才是真正开始起修，因为“觉知”以后“发心”，“发心”以后“起修”，这个要“如实”，实实在在知道，不是糊里糊涂，那个“觉知”实在，除非你自己有经验，否则实在很难讲，我刚才讲的一大堆生活中的细节，譬如说：“刷牙的时候知道我在刷牙”，你不要看这个很简单，事实上非常困难，你如果能修到那种地步的话，就是真正在开始修“念念觉知”。

### 有根、有力、有觉、有道。

如果依照上面所说的修法，就渐渐如实能够有“根”，如实有力、如实有“觉”，如实有“道”。

“如实有根”怎么说呢？好像树木有根，有根，根很粗大、又深，这样就有“力”，有力的话就挡得住风吹雨打，台风啦、风霜雨露都抵挡得住，就是有“力”。

“有觉”，“有觉”以后才会“有道”，“有道”就是“成道”，有道力。

### 一乘法宝要目：

法华为因，坛经为根。楞严为本，金刚为门。起信为方便，楞伽为究竟。圆觉为清净，华严为庄严。

再来：“一乘法宝要目”。这是我大概最主要的“一乘法宝”，如果要修“一乘之道”、一佛乘，就照这样去修。

“法华为因”，“法华”是讲“一佛乘”那为因，以《法华经》（《妙华莲花经》）为因。

“坛经为根”，六祖坛经当作根。

“楞严为本”，楞严是修行的本，因为讲“本起因地”，讲“如来藏”。

“金刚为门”，《金刚经》是讲菩萨的“无上乘门”。所以以《金刚经》为门。

“起信为方便”，《起信论》（《大乘起信论》）讲种种的方便，一乘方便。《起信论》有如小《楞伽经》一样。

“楞伽为究竟”，《楞伽经》看不懂之前，先看《起信论》。《金刚经》看不懂之前先看《坛经》，然后《法华》、《坛经》，然后研究一点唯识学以后，再看《楞严经》，然后这样看下来，“楞伽为究竟”、“圆觉为清净”，然后这些都能知能解，然后修《圆觉经》，圆觉是清净，“心地本自清净法门，本起因地”，然后最后“华严为庄严”，这是大乘“一乘法宝”，这样去修。

以性为体，以相为用，以显为表，以密为里。

接下来，“以性为体、以相为用”。“性”就是性宗；“相”就是相宗，法相唯识。“以显为表、以密为里”，以显宗为表，以“密宗”为里，以“显教”啦，不是显宗，以“显教”为表，以“密宗”为里。

以上就是把所有的种种的教门简单地介绍一下，那你就去修。

接下来是鼓励的话：

“惟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屈原

这句也是屈原说过的话，“惟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不悔”。“惟”没有意思是发语词、语助词。“予”就是我、我的心，只要是我的心，“所善”认为是好的。“虽九死”，虽然九死，也不悔。只要是我的心感觉是好的，虽然死九遍我也不反悔、不后悔。

若药不瞑眩，厥疾不廖。——《诗经》

接下来这是《诗经》，中国的《诗经》中说的，孟子里面有引这一句话，“若药不瞑眩，厥疾不廖”，如果药吃了，“不瞑眩”，头会晕，就是有副作用啦，那个病就不会好。“廖”就是癒，所以俗语说：“三分病用七分药”，或是五分药，三分病用五分药，五分病用七分药，吃完了，有一点点的副作用，那种的，有一点知道，这样才会有效。这意思是什么？我们众生、我们的病、我们的业习很重，所以要努力拼一点，所以你不要努力一下就说：好了，可以了、够了，我已经很认真了。不可以！这样还不够，你要怎样？要“拼过头”才可以，要“拼过头”才行，如果这药让你吃了，不会晕晕的，那对这个病就没什么效。

另外还有几句话给大家做参考，鼓励鼓励。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一个词家有一句话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听过吗？好像是刘永的词。这衣带，这本来是爱情诗，但是后来就把它当作是做学问在用的，这“衣带渐宽”就是“衣带”越来越宽，衣服越来越大也就是人越来越瘦的意思。“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了他啊，消得变成憔悴，为了想他想到人都消瘦无肉，意思就是说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人很用功，用功到人都瘦了，但是也不后悔，这是这个意思。学佛的人也要这样呀，虽然用功到人都瘦下去，但是也不能、不会后悔，甚至说如果有“夺命因缘”，也不违于如来的法门，即使会死也不怕，那如果会死呢？死了就算了，其实不会死，不管你持戒或修定，持戒譬如说过午不食，肚子饿得要死，其实不会死，死，死就算了，这样，不怕死，尽量照如来的法去做，如果修禅定，譬如说脚痛，痛得要死，不会死啦，脚也不会断掉，你尽管坐，没关系。

还要一句话：

精神愈用则愈出。

“精神愈用则愈出。”这是宋代理学家说的话。你如果用功用到后来，觉得很累很累，那你就想这一句话：“精神愈用则愈出”。越用，我越有精神，就不会累了，因为这个累是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所以“不念疲厌”，大《大般若经》里面讲说：“不念疲厌”。因为你“念疲厌”那所以会疲厌，“不念疲厌”，“不念饥渴”，你不去念我肚子饿，那它就不饿了，因为你去念肚子饿，“念”就是“想”，“想”说我肚子饿，那就越想越饿，如果不想就不饿，如果肚子饿，打坐就不饿，念经也不会饿，就是没有打坐、没有念经，没念佛的时候在饿。

没有为道而活，也愿为道而死。

还有最后一句话，不必写了，我用讲的就好，就是“从来没有为道而活，但是也愿为道而死”。这就很简单，要发这个心：“没有为道而活，也愿为道而死”。

什么叫做“为道而活”？“为道而活”的意思是说，与法已经合在一起了，已经“心入于道”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心入于道，然后在道中里面活，在佛道里面“佛法中住”，佛法中活，但是为了求佛道而死，我也愿意。

以上就是“如何习禅”，希望以这个因缘，希望我们今生今世都有因缘可以好好地、真实地修。修什么？简单一句，两个字而已“三昧”，一切都在里面。其它的都是“方便接引”，“三昧”一切都是如实、真实，有那个事，有那个东西在。

佛祖、一切佛、菩萨的境界，也是“三昧”。

###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